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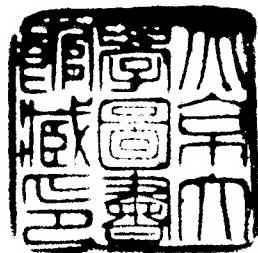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一七二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35-3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一七二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3 印張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 圓

史部第一七二冊目次

史部・地理類

天下郡國利病書不分卷(二)

〔清〕顧炎武撰
涵芬樓輯四部叢刊三編影印手稿本

.....一

天下郡國利病書不分卷

(二)

〔清〕顧炎武撰

涵芬樓輯四部叢刊三編影印手稿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天下郡國

利病書一百二十卷》提要

陝西上

備錄

不為拘邑明甚又案左氏云事原郭郭文之昭也又云郭侯實伯代晉詩又云四國有三郭伯晉之是郭為國之同姓與晉為二國然則所謂拘邑者得非郭伯之故地耶而字形不同然亦未必然

漢書云池陽縣有蕤山在北師古曰蕤山即今所呼蕤山長安故園云池陽今二原縣案今蕤山在涇陽縣北則池陽為涇陽明甚故園謂為二原而以涇陽為古沈陽雲陽地恐未然也後漢書云雲陽有荆山為歸鼎處今其下有荆渠不聞涇陽有荆山也

地通記云池陽有蕤山有鬼谷章又記鬼谷在潁川陽城不在池陽胡松與知舊書云涇州以涇水得名而中山在其城北一里許其

天下郡國利病書卷第十八 陝西上

下為涇河漢人帝時匈奴入蕭關燒田中宮即此地予嘗至涇州其中亦告曰此田中也西門外有山突起如萬斛因其上有王母祠俱言漢武帝幸田中即此予亦信之案後漢書石扶風涇縣有田城名田中注云來歙創道處則田中之不為涇州明甚

漢有涇陽縣屬安定郡非今之涇陽也當在平涼府西北漢書云涇陽縣西有平頭山為黃涇水所出顏師古曰平音案此山在今靈州東南上俗語歌謂之河老山而郭璞注山海經乃曰涇水出朝那縣西平頭山案朝那今固原州不聞有平頭師古之言似為有據

後漢書云朝那有秋澗方四十里停不流冬夏不增減不生草木案胡松與知舊書云朝那澗有二供在今固原境內一在州東二

十里一在州西三十里水各方數十里深不可測傳有蛟龍藏其中世遠忘其本及土人呼為東西海子而西海子水流百數十里經隆德靜寧界即好水川也宋英吳人戰塲在焉然則漢書所謂停而不流者蓋獨指東澗言耶抑漢時未有西澗報款即秦文王祖楚處

平涼西有瓦亭驛在華亭固原界上亂山紛錯至不可列騎其道西北通固原以交寧夏西南通六盤山走甘肅亦要地也案後漢書鳥枝縣有瓦亭平即華亭前漢書作鳥氏則瓦亭之為其來久矣

漢書北地郡有歸德縣縣有洛水出北蠻夷中入河是不獨河南郡州各有洛水而已

天下郡國利病書卷第十八 陝西上

長安圖志載唐太宗時陵在醴泉縣北五十里九峻山上其規模皆不宗所自經籍貞觀二十八年八月畢士先葬又德皇后長孫氏為刻著書之形跡六駿之像以旌武功列于北闕其諸著書長貞觀中擒伏歸和者琢石肖形狀而刻其姓名凡十四人六駿一曰青驪平實建德時所乘二曰什伐赤平王世充時所乘三曰特勤驪平宋金剛時所乘四曰颶露紫平東都時所乘五曰拳毛騧平劉黑闥時所乘六曰白蹄烏平薛仁果時所乘各有贊語四言四句此則翁仲石馬所自始也至武后之葬乾陵則石刻諸長六十一人高七尺石人二十高一丈五尺石馬十六高九尺飛龍馬二高一丈五尺石獅四其二高一丈五尺其二高六尺二尺朱雀二高六尺不止如昭陵而已至今猶雜臥草樹間

臨潼志謂臨潼在秦為櫟陽漢萬壽上里其地改為萬年縣業水
經注濁谷水出原注鄭渠又東經不上陵南此在與沮水合至白
渠與澤泉合俗謂之渠水又謂之渠沮水絕句渠東建萬年縣故
城此為櫟陽渠城即櫟陽也漢高帝葬皇考于是縣起墳陵著
邑號改曰萬年也地理志曰馮翊萬年縣高帝置關關曰縣西有
涇渭北有小河由是觀之萬年在渭水之北涇水之東高陵阜平
之間不在驪山趾下明甚

公劉房卻在今邠州三水縣梁山在其南今在水壽縣西南去邠
不百里而遠西南距岐山三百餘里蓋子所謂去邠踰梁山邑于
岐山之下言正符合或謂為韓城之梁山非是邠州志載履跡坪
臨卷諸跡跡至亦甚蓋后稷今武功不在邠州也其所謂皇關陵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册 陝西上

五

陰室猶為近似

涇州西門外有田山上有王母祠志謂為漢四道渠文帝時句
奴入蕭關燒回中宮武帝幸回中似不在此涇水經涇州城外
唯城東南下涇水注之涇水出隴州北強清縣東北流入涇詩所
謂涇水之即若此

阜康山在蘭州南城外有五泉雷魯之盛第堂無草木望之土
石陵阜爾其高數百仞梯豆數十里山下沃野可耕一望平曠東
至蘭王溝約四十里居民頗之

鄯善故渠漢國文王取之作營邑在長安南七十里有漢渠在紫
關峯下環抱山麓方廣可數里中有英蓮鳧雁之勝杜子美有半
陂以句純漫山之句皆此

說經臺在留縣東二十里終南山脚上松栢石連迤邐以去最
上有洞可容數十百人蓋此子與關尹喜傳經處

秦漢時有函關而無潼關潼關之名不知所始惟水經云河水
南至華陰潼關渭水從西來注之注云河在關內而流潼關山
因謂之潼關有渭水注之渭水出松果之上北流逕通谷也亦謂
之通谷水東北注于河述征記所謂潼谷水者也或說因水以名
地也河水自潼關東北流水側有黃坂謂之黃坂城倍絕關涉此
坂以什潼關所謂折黃卷以濟潼關矣據此則潼關漢魏已有第
非以潼水得名耳今城中有水北流俗呼為潼水則古之所謂潼
水矣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册 陝西上

六

阜康然世謂之風陵載延之所謂風陵也下關橋女婦陵

元學士潘昂霄窮河源記

河源在吐蕃界耳思西鄙有泉百餘泓或淙水沮洳散渙方可七八十里且泥弱不勝人迹近觀弗克傍立高山下視巖若列星以故名火墩腦兒譯言星宿海也群流奔湍近五七里匯二巨澤名阿剌腦兒自西徂東連屬各壘廣輪馬行一日程迤邐東駕成川號亦賓河二三日程水西南來名以里木合亦賓三四日程南來名慈蘭又水東南來名里也木合流入亦賓其流浸大始名黃河然水清人可涉又一二日岐裂八九股名也孫幹論譯言九渡通廣六七里馬亦可渡又四五日程水渾濁土人抱革囊乘馬過之民聚部落糾集木幹象舟傳毛革以濟僅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册 陝西上

七

客西人經是兩岐東廣可一二里或半里深莫測矣朵耳思東北鄙有大雪山名亦耳麻不美刺其山最高譯言騰乞里塔即崑崙也山腹至頂皆雲冬夏不消土人言連年成冰六月見之自八九股水至崑崙行二十六日程河行崑崙南半日程既又四五日程至地名闊即及闊提二地相屬又三日地名哈刺別里赤兒四達之衝也多寇盜有官兵鎮防崑崙迤西人簡少多摩山南山皆不啻峻水亦散漫獸有犖牛野馬狼豹獐羊之類其東山蓋高地亦漸下岸狹隘有狐可一躍之者行五六日程有水西南來名納隣哈刺譯言細黃河也又兩日程水南來名乞兒馬出二水合流入河河北行轉西至崑崙北二日程地水

通之北流少東又北流入河半月程至歸德州地名必赤里始有州事官府州隸河州置司土蕃等處宣慰司所轄又四五日程至積石州即高貢積石云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册 陝西上

八

升菴集按不記云河有兩源一出蔥嶺一出于關合流
東注蒲昌海伏流地中而出積石其山多玉石武帝因按
古圖書名河所出山口崑崙班固以塞為未嘗見崑崙
唐薛元鼎使吐蕃自龍溪關出塞二千里得源於關
廣碧山中高田下所謂崑崙水東以流石積石河相連河
源澄碧冬春可涉下積合流色赤蓋遠他水并涉遂謂吐
蕃亦自崑崙崑崙在唐西南故唐高宗高宗傳事取之說
而歸是於薛然皆非身目聞見之實論元豐元年七月命
知寶佩金虎符得永河源自河州中關月始抵其處學士潘
昂常述其所見為志謂河流出吐蕃界曰思而觀之
自發源至湟地南北漢澗分流合冰莫知起程至積石始林

天六郎國利病書

原第十八冊 陝西上

九

本幅茂及考臨川朱思亭得詳世梵字圖書其間分會釋
折自志或異而崑崙積石地域遠近大要相同大略謂河源
東以流所歷皆西蕃地至蘭州凡四千里而訖里以入中國
又東以流過碣地凡二千五百餘里考諸書便而積石至
碣大月次大宛大夏唐唐其餘諸國皆得之傳聞徒見鹽
澤使流至打積石再出遂謂此為河源誠未睹崑崙班固
非一宜美元鼎難亦以彼事推以元鼎之言為近然亦未究極至
崑崙山水委曲可信故參傳以元鼎之言為近然亦未究極至
元有天下薄海內外皆置縣使通道路絕域如行國中郡
守身又特以河源事推所詣多鄉道猶按其所紀載常有
證據無後知于關廣澤崑崙積石皆河流所經至源稱

連壁之常山之蛇張蓋見其尾元鼎見其腹而都安所
至即書所紀庶幾見其全體矣

天六郎國利病書

原第十八冊 陝西上

十

泗水 源出於定陶峽山脈之陽里谷在當地至鉅野利平填淤
可以緩自破漫灌遂為沃野○秦名鄭國渠初韓欲滅秦使無東伐乃使
水工鄭國間秦令開涇水欲以灌田中作而覺秦故改國○臣為韓延
數年之說皆謬為萬世利也乃使卒就渠迄至填壠之水溉屬田之地四
畝餘頃收皆益一錢子足是間中無復屯田○漢名白公渠太始二年趙中
大夫白公奏穿此渠首起谷口尾入櫟陽注渠謂之白渠田渠起後
餘頃固名曰渠民得其號歌曰田于何所池注渠謂之白渠田渠起後
渠為烏雲渠為雨澤水一石其沃數斗且溉且溉長我禾黍永食京師
億萬之口○唐永徽間雍州刺史長孫祥奏渠上確礪以後水利至大
唐中田纔得六千二百餘頃廢後三年嗣薛王知柔奏京兆界以鄭白
渠溉農民不聞歲乃調三輔治復舊道灌漑如約迨無旱虞○宋名豐利
渠大觀中開成方渠脫涇水入渠者五尺下與白渠會流七邑田五千九
十餘頃所謂決堰者是也淳化初有民杜思瀚上書言涇水內舊有石壘

十

以堰水入白渠溉田歲收三萬斛其後石渠塋三白渠水少溉田不足於
德中節度判官施鑣業率民用犂耨邑藏杖戴河高壘水入渠民難
獲利築古遏湖水暴至則堰極壞於林治堰復授于民○塋役終不罷
舊已依古遏湖水暴至則塋壘石渠可得數十畝不取一勞永逸矣詎從之○
元名王御史諱亦名新渠切大德八年涇水暴漲毀塋壘渠陝西行省命
屯田府總管吳谷伯顏帖木兒及涇陽尹王瑤疏導之趁涇陽三原塋壘
高陵用其人工及渭南塋陽陽以石復塋壘所以葺之以共三畝人興作水原塋壘
流如舊其制歸前朝因貯之乃復塋壘以葺之以共三畝人興作水原塋壘
共及瑤復任陝西諸道行御史臺監察御史建言於聖烈渠上更開石渠
五十一大閘一大深五尺自延祐元年興工至五年築成塋水入渠至下
切御史宋東亮又於崖岸高處開通渠堦以便水行省從之詔罷丁夫
開虎巷八十四窟淤平土壘四百五十餘畝陝西行省左丞相帖木兒
陽春楊弘緒治九畝田四萬五千餘畝而隴泉涇陽三原高陵潼關
連雲陽富平咸被其利至○國朝河底低深渠道高仰水不通流成化間
興撫陝西都御史項忠上奏于○朝得允遂起陂泉歷塋高卑而導渠
富平六縣家水利人戶仍舊通而軌通之於平地則度塋高卑而導渠
山石則聚大陂鑿而導渠安左前後三衛屯田二百八十九項五十餘畝
二頃八石除穀又渡西安左前後三衛屯田二百八十九項五十餘畝
訓牧穀三四艘柙古今水利有消長嘗聞前人相視斷渠其說有三一曰
盡修渠堰之制二曰復置板閘之防三曰開運出土之便然其要又在導

一

漕運漢書制諸侯安足河渭漕輓天下兩給京師諸侯有贊順流而下
足以委贖哉說見也武帝時大司農鄭當時言于帝曰吳時關東漕粟從
上從其議定都焉武帝渭上度六月而罷陛下民田萬餘頃可得以其
此損漕者矣而臨此關中之地得穀上以爲然張湯穿渠以言振寬便利
○公府有上書欲通渠利道及漕事下御史大夫大張湯問之言振寬
道故道多坂阻遠今穿渠利道少阪近四百里而渠水通涇斜水通渭
可以什船漕從南陽上污入渠絕水至斜間百餘里以車轉從斜下
渭如此漢中梁可砥而山東從涇無阻便于砥柱之漕且作斜材木竹若
之槎楸子已蜀上以爲然科漕子所爲渠中守穀數萬人作斜材道五百
餘里道果使便而膏關城北來至潼關漕運四百餘里關中賴之命名曰
水多滿石不可漕開興城北來至潼關漕運四百餘里關中賴之命名曰
富人渠○開皇二年以京師省廩尚庶謀爲水旱之備詔于蒲陝以東
人龍于洛陽運米四十石經砥柱之險達于常平廣通倉者免其征或
引渭水自大興城東至潼關者苦之四年詔左唐子文權率水工鑿運
便以渭水自大興城東至潼關者苦之四年詔左唐子文權率水工鑿運
引渭水自大興城東至潼關者苦之四年詔左唐子文權率水工鑿運
煬帝大業元年發河朔諸郡男丁百餘萬開通海渠自西苑引唐在長安
穀洛水達于河又引河通于淮海自是天下利于轉輸
魏天寶二年京兆尹韓朝宗引渭水入金光明門置潭于西市以貯材木
廢元年京兆尹黎幹自南山谷開漕渠抵景風門置潭于西市以運南山薪

倉廩即暇下貯湖水通部運水細使自太原倉所積更無停蓄所有銀
 萬金漢即國中年月稍欠及隋亦在東映歸河公有舊食所以國用常賤
 上原然其言至二十二年八月置河陰倉在河陰倉河西柳崖倉三門東
 集津倉二門西豐倉三門山十八里以避滿險自江淮而所竭漢金和
 河陰倉自河陰送細金嘉禾天送細金原倉謂之北運自太原倉汴下渭
 以實關東上大德率以程卿為費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元江淮河
 南轉運使以鄭州刺史崔希遠河東少尹蕭吳為副凡三運運七百萬
 石省陸運之備四十萬實置制米都倉嘉禾棧江淮之米載以大輿而西
 至子決三里百車而斛計備錢十此諸卿所省之數也明年權卿梓待中
 而蕭吳代為二十五年運米一百萬石二十九米既卿太守李齊物警三
 門山以通運關三門巖嶺險之地停員掌引鐵舟于安流自齊物始也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册 陝西上

十七

天寶三載李整代蕭吳以澆水作唐運漢以來各人東而蕭吳也

順治十七年八月御史高

疏言當年蜀省初闢地

農民逃大兵雲集糧餉為急故議處發銀兩于秦七漢
 等省廣招買糧米運送略陽轉輸川北為進取之資
 每米一倉斗價銀一錢三分運價銀一錢五分各府州縣
 距略近者數百里遠者不下十里其間山徑崎嶇車載
 難行多用騾運每壯騾一頭止載五斗窮民肩荷不遇
 二斗有餘跋涉長途苦楚萬狀方得抵略交倉盤費數
 斗始完糧一斗大約往還月餘度骨消磨殆盡至飢寒
 老弱病死中途者半來不知凡幾矣以秦民如此一難然
 徑運事而挽船水天仍用秦蜀之民至兩保軍後運重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册 陝西上

十八

度又經二十餘里船則官船水手水夫實皆派取百姓計
 每運米一船用木手二名每名工食銀十三四兩不等水夫
 六名每名工食銀十二三兩不等凡此皆里下私相幫辦經新
 無門者大川北州縣指灰墻之後只此一事每歲運至四五
 次賠累至千兩有濟于兵食民苦亦所不辭然倉米
 庫經船載池爛陳朽不堪嘗散給兵丁半賤鬻而
 于市買應口熟食為一時充腸計是以有用之金錢填
 無益之豁壑無怪乎兩省歲一轉輸而川兵時困乏也

宋鄭文寶子仲賢父彥華為平午衛大將軍靈州為繼遷所困又
寶議以銀夏斤國不毛利在青白鹽請禁陝西勿市而食河東鹽
以固繼遷乃詔陝西敢市與鹽者抵死數月民犯者眾或人之食
益危邊防小康保舊族是為餘亦販河東商販少利率而出唐鄭
彥汝輩之陝民無食鹽乃分制結錢若水馳視產地禁使仍市
戎鹽乃定 戎鹽今花馬池大小鹽池也宋人不能禁諸境外而
今鎮禁諸境內風漢之民是以走鹽而冒禁私販者眾矣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冊 陝西上

十九

范文正集

連兵堡在鎮戎軍西南與德勝堡相連又定川岩諸舊亮城皆在鎮戎界書有
舊城至此公道建侯往救應

長武寨在涇州西賊寇連公與鄧錫瑩部領軍馬維邠州取長武路往涇州
集應後又關賊分軍由奔保安軍上而公又起檢宋長部巡檢趙明部領舊
漢軍馬往長武救

萬安鎮在保安軍八十里初延州有一將軍為石保安軍駐劄費用糧草供應不
辦乞公將保安軍所駐軍馬相連於萬安鎮就食糧草却將萬安鎮一將軍馬
相連延州亦八十里

馬鋪寨通連後橋白豹寨每有賊馬出來公修此寨時兵馬不多只是據河西
山嶺特重下若不與進退其苦城十日內泥築并泥飾了當

木波寨在環州正當賊來大川路惟賴諸寨舊部熟戶固其防北公恐熟戶二
心未可倚仗遂保舉神世衡知環州以軍寵舊部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冊 陝西上

二十

定遠砦在環州公嘗令劉貽孫至此相度唐霸泉一帶三寨接連鎮戎軍去處
明珠派賊二族在環州之西鎮戎之東二族之北有唐霸泉公併兵於其地修
起城寨拾二族

華池鳳川平戎三寨皆在慶州東平戎去延州德靜砦七十里華池去德靜一
百一十里鳳川去德靜一百二十里公指揮慶州并諸寨統權往入中白米却
告示客旅路令於東路延州界界平戎鎮添價入中白米

廣州路有美泥官泥大換城等處小點公只差兵士百十八防托如賊馬大賊
入寇便令郭德進大城寨內一處防守所費不致耗陷軍民人心稍安

障寨在石可底軍大山軍之間公以大山軍城中無水募地置換難守委乞於
中路障寨莊擇地共修城寨

東關城在哥嵐軍山寨外公以哥嵐城小將東關城築作大城估計到土五
十二萬七千九百四十五上

神雲堡銀城寨在麟南五十五里公令經略司相度與麟合八戶耕種住生饋情

神樹寨并堡子府州於斜谷端正平等處置大寨兩生又置堡子三生
華寨城在秦州田現寄請修築公奏乞作田現於秦州賜指揮

傳空平明珠等族所居公嘗令將領境內地族帳

金明城在延州公奏議近重脩金明城其北得北而人東北廢却承平南要長
軍白車等寨後東西四百里更無藩籬可以禦寇候金明城了方脩寬州以禦
東北

恩川寨在慶州東城被山坡直下臨注或有西賊圍閉矢石入城禦捍不下公
驛李至諒宋良同往恩川相度得本寨東峰六臺山上四面窄固及山脚下有
好水泉可以置寨令李至諒李士等量復興工山上只築女牆四面削崖近下
低處築城圍入水泉續又據本州通判范祥相度今新脩舊城分擊衝養修舊
軍營舊房單場廢署及城上皆安置敵樓

唐龍鎮與吳州對岸在府州之北魯州之東其東南大山軍對岸公奏乞移該
唐龍鎮七鎮人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册 陝西上

二十一

故寬州在延州東北三程公言昨廢却承平寨門等處惟此一處最為控扼舊
賊驛監修官相度一併下手脩築後又奏乞以寬州城為青湖城

柳城縣在柳州南至同州河各四程北至柳州兩程至延州五程公言朝
廷建柳城縣為軍以康定為名管柳城縣并於同州割一縣為之屬建倉庫營
房所有同軍府衙南稅於此送稅後公又令知柳州李至諒相度不諒差劉家
樓將帶近人往柳城縣廣城墻高一丈八闊四尺五寸由城一尺五寸舊馬欄
瓦舍三百間整修馬二百足安下得兵士四千五百八人兼修舊圍二十八箇計
度到二萬九百九十五工

延州城在寬州東南四十里公嘗請於朝乞以延州縣為延州城云城中八烟
不少更有井泉臨於寬州城

肅遠馬嶺定遠寨和安寨等皆在環州界初諸寨城墻低下墜斷濬狹公驛環
州郭廟兵軍士及和堡八大情弊

細腰城公令將領等所築公又勸令本城至環州及定遠三十七里西至鎮戎

軍統熙寧六十里南至原州柳原鎮七十里量其地界連近所脩城寨地土并
使進番到九屬環州東本是環慶路軍事修築東細腰城東北板井川是西賊
來路在細腰城定遠寨之間作屬環州地方緩急若有奔衝即須定遠若與細
腰城互相救援就環州節制是順奉乞朝廷撥屬環州

萬安寨在延州西北往保軍路中路舊無城若公差周美郭慶楷部役延州
廣施而施八戶并兩軍脩築計度到六萬一千六百五十七工并脩築敵樓戰
棚

甘泉縣城在延州南八十里公差任世京郭坊州丹州八夫脩築計六萬五千
三百四十五工

承平砦在延州東北二百里在青湖城西八十里把截得承平川大路寨北大
里河約六十里自承平砦在大里河北居住公嘗請復舊北砦以通蕃賊不便

營寨非地在延州東二十五里就屋為城青化鎮在州東六十里公差陳永隆
郭鎮臨興營寨林西縣人戶修築計二萬六千五百五十二工

延州初脩之時則節度使司郭安馬大為之圖畢工之後只請得二十八駐
郭安寨在延州東北二百七十里在青湖城正北七十里北至綏州四十里去
無定河二十里公嘗欲脩之以兵去水泉稍遠未肯許世衡欲於青湖城北四
十里南鋪鋪南安寨中路創修八山寨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册 陝西上

二十一

一寨把截安遠寨月龍口賊馬來路

郭家川寨在延州初胡繼諱乞修築子城公差敏直楊麟興工麟州中繕計七
萬四千工延難了當公差推官何涉與胡繼諱相度於郭家川莊北南吉樓
山上脩築一砦計三萬三千餘工下面川口是德靖砦係安遠寨來路地勢最
要害只差本寨熟戶人工官給日食料差兩軍三百八人往援助工

三關城在延州公驛招討鄯善諸州差到兵士五千八興脩

義遠鋪在延州康定二年四月公差使臣趙毅西賊抵北奪得八馬驛馳牛驛
牢山驛新居驛在麟州至延州一百六十里間當因朝廷上言減廢公嘗與明

史 172-12

鑄至此事馬廩支無支請事科去處公言廊延路前是屯兵去處日有軍馬使
及節選往是輝建州備補二樣爭有進往使命軍馬或遇晴明直到中路甘泉
莊即支給一日口糧等物若遇雨雪及山河水漲即於新店岸止宿
騎馬在輝州及邊界與敵或事乾與寨相望八十之間為義舉朝則二部又
阻其南有明珠城之族公言言能進兵據葫蘆島為城壘北新賊路則二族
自安宜無異後竟於此地築城移明珠城二族
水為城在輝州之西春庭之末公言奏言其應軍馬由倭龍二州十程始到如
能進情水為城斷而賊入春庭之路兵利甚大非徒通路之勢固以張三軍
之威者也

大學衍義補

自昔守邊者皆製木代之舊漢唐因隋其邊城營堡往往皆仍故迹惟我
朝守邊則無所因襲而創為之制焉蓋自唐天寶以後河朔以北多為方鎮所
有其朝廷所自禦費實屬以著南詔而已五代以來石晉以燕雲賜契丹而河
西盡為契丹氏不人內地為邊境金元以來永貞無有所謂邊者我
得天下於中國蓋當吳越宋之際適於西北邊城立為府衛統重兵據要害
無皆在邊境而未嘗連城境外如唐漢之世也洪武之初也北邊防重鎮回
成大同回回日寇回回東回回不寧永樂初年於八罕惟存回回鎮寧安守鎮寧於
水樂之仙橋仙橋初於正統之世吳錦花為池等堡皆建邊境之事之於
正者也方今北虜入寇之地其要害之虞 朝廷處置固已嚴密但所謂黃河
全有尚若關東河也前代所以嚴重之費以其邊城之防守在內而其地在外
故也今日吾之守鎮動有在河套之外者秋高馬肥風寒河凍彼戎兵輒而入
屯結其軍以為吾內地之機幸其素無深謀未用華人之計不為據地之策是

以出未出往有鎮即去以若無足為意者然謀事貴乎先防患費乎後往者假
固書所入矣諸者慮其為吾內地也百計詳所以驅而出之者未得其便幸其
自去矣遂無一人諸及之者萬一兩來何以處之夫大事之未來者難未能
先行其有無計之萬全者不可不先為之計也自邊境為之慮今日西北諸邊
但宗以宗所以滿蒙之其固已詳盡惟此一處滿蒙之及非邊之也華蒙未萌
也今則已著著矣所以先事而豫為之防者茲其時大自昔中國守邊皆當將
守其內而拒及虜於外也則虜及入吾之內而吾之所守者反在其外焉
故所以從入者必有其路所以七聚者必有其所以食用者必有其物皆一
一推求其故於其所經行之路則預扼其要衝於其所屯聚之處則先據其形
勢而但幸其眼之無憂而必為後日之憂慮諸者若謂置為鎮寧則鎮寧為
難所至於漢人之勞費蓋思結連之建國元昊之列郡皆在此地河從得食未
不其明言其地饒五穀尤宜種麥麥人於境外糧臺之地而為之屯營以此乃
在黃河之南必置之地也日請丁合朝議當此無事之秋虜人遠避之虞遠曲

古語事體大吏將莊其地非舉可合以開墾以爲可役或於河之南華城池以爲之鎮或於河之北城墻重塞以爲之北原或沿河之堤設營堡以防其侵或事必出於萬全然後行之不致致其利害足以相實始仍其舊可也

聖明置都指揮使司以領衛所置總兵恭將遊擊守備以司攻守

大理以憲臣監以御史撫以都憲統以總制各衛所官軍分番

數閱置屯遠戍要在三邊四鎮延綏寧夏之地其內地鄉兵則各

州縣巡捕之實歲時教閱以護守城池備邊盜賊者也陝西都

司領衛二十五守禦千戶所四 西安左衛 西安前衛 西

安後衛 延安衛 堡十五墩九十七 神綏德衛 墩十 慶陽衛 堡

墩一百一環 平涼衛 堡十墩七 固原衛 寨二堡五十 靖虜衛 堡

縣堡一墩一百一 寧夏衛 堡十 華昌衛 堡八十九墩十 秦州衛 堡寨

十一 漢中衛 一堡 華昌衛 堡八十九墩十 秦州衛 堡寨

十一 漢中衛 一堡 華昌衛 堡八十九墩十 秦州衛 堡寨

十一 漢中衛 一堡 華昌衛 堡八十九墩十 秦州衛 堡寨

十一 漢中衛 一堡 華昌衛 堡八十九墩十 秦州衛 堡寨

十一 漢中衛 一堡 華昌衛 堡八十九墩十 秦州衛 堡寨

十一 漢中衛 一堡 華昌衛 堡八十九墩十 秦州衛 堡寨

十一 漢中衛 一堡 華昌衛 堡八十九墩十 秦州衛 堡寨

十一 漢中衛 一堡 華昌衛 堡八十九墩十 秦州衛 堡寨

十一 漢中衛 一堡 華昌衛 堡八十九墩十 秦州衛 堡寨

十一 漢中衛 一堡 華昌衛 堡八十九墩十 秦州衛 堡寨

十一 漢中衛 一堡 華昌衛 堡八十九墩十 秦州衛 堡寨

十一 漢中衛 一堡 華昌衛 堡八十九墩十 秦州衛 堡寨

衛堡三墩二十 洮州衛 榆林衛 堡八寨十五墩 寧夏衛 寧夏前

衛 一寨二十七 洮州衛 榆林衛 堡八寨十五墩 寧夏衛 寧夏前

衛 一寨二十七 洮州衛 榆林衛 堡八寨十五墩 寧夏衛 寧夏前

衛 一寨二十七 洮州衛 榆林衛 堡八寨十五墩 寧夏衛 寧夏前

衛 一寨二十七 洮州衛 榆林衛 堡八寨十五墩 寧夏衛 寧夏前

衛 一寨二十七 洮州衛 榆林衛 堡八寨十五墩 寧夏衛 寧夏前

衛 一寨二十七 洮州衛 榆林衛 堡八寨十五墩 寧夏衛 寧夏前

衛 一寨二十七 洮州衛 榆林衛 堡八寨十五墩 寧夏衛 寧夏前

衛 一寨二十七 洮州衛 榆林衛 堡八寨十五墩 寧夏衛 寧夏前

衛 一寨二十七 洮州衛 榆林衛 堡八寨十五墩 寧夏衛 寧夏前

衛 一寨二十七 洮州衛 榆林衛 堡八寨十五墩 寧夏衛 寧夏前

衛 一寨二十七 洮州衛 榆林衛 堡八寨十五墩 寧夏衛 寧夏前

集十六墩 高臺守禦千戶所堡四十三鎮萬守禦千戶所堡十二墩
八十六 古浪守禦千戶所堡四墩 白馬城堡六

固原鎮 弘治十四年大節由花馬池寇平陽臨肇兵部建議設大臣開府
固原總制三邊軍務母歲六月至九月巡撫陝西都御史駐劄于此
弘治十八年總制建議移陝西鎮守總兵於鎮標練防禦兵備遊擊及守備
亦駐于此固原守備所守地方自下馬關至西安州蘭州靖邊將分守靖邊
守備地方自乾盤池至平涼靈州千總官所守地方自榆林至靖邊堡其
分守各將駐劄于蘭州城守備官則駐劄于靖邊衛北河套將駐劄于
北河套分守地方自臨肇以至靖邊著落事其岷州衛駐劄遊備及守備
與治番番河州衛而駐守備官

榆林鎮 巡撫都御史管糧倉事總兵副總兵遊擊方面都司俱內駐劄
榆林鎮本鎮所守中路十二營堡東由高家堡西至清平堡東路各
將駐劄于神木堡分守九堡東由黃甫川西至榆林堡西路各
將駐劄于靖邊營各將駐劄于新安營分守十三堡由東龍
州城至鹽場堡

寧夏鎮 巡撫都御史管糧倉事及管糧通判總兵副總兵遊擊方面
都司俱內駐劄並設參議及東路各將駐劄于花馬池分守
地方自花馬池至鹽場堡中路各將駐劄于靈州分守地方自靈州
至寧州城西路各將駐劄于寧夏中衛分守地方自廣武營至常樂堡
甘肅鎮 巡撫都御史行太僕寺正卿少卿管糧副使及總兵副總兵遊
擊行都司都指揮俱駐劄于甘肅城莊浪衛駐劄各將分守
沙井驛以西鎮標以東內西寧衛駐劄兵備副使及守備官京州衛駐
劄副總兵分守各將及領班都指揮打班堡以西真景驛以東肅州衛
駐劄兵備副使及各將分守地方自涼州驛至嘉峪關

潼關衛 隸中軍都督府而官軍則陝西例得調用內駐劄兵備副使
潼關衛兼分巡同安轄河南蘭州靈州山西蒲州地方
七堡一百一十二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冊 陝西上 二七

愚按三代而下兵防之跡我

皇明為盛我 皇明兵制之備將士之憂陝西為盛漢唐方隆之
時世以帝女大孫嬌嬪和戎宋以金幣和戎張元一浮屠士耳一
佐元吳即舉世不能以禦其武備皆可和矣追原其故前代之得
天下皆有資于匈奴故世受其惠我

太祖皇帝則不然龍飛淮甸用夏變夷掃蕩乾坤洗滌日月使宇
宙無腥羶之氣華夏還禮樂之風既非前代創業者所可班矣其
兵防之制盡善而陝西又加審焉統于兵部則固官司馬之制也
屬于五府則府兵寓農之意也諸節既各有兵而腹裏又有防秋
之制諸將既各有兵而應援又有遊擊之制關津既各有兵而凡
城市鄉村又各有民壯兵快保甲之制郡邑既各有兵而深山窮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冊 陝西上 二八

谷人有巡檢巡捕虎射熊之士况八郡三邊之地人閑騎射士
長鎗畧故麓川有僉賈三原杜氏而平利襄有受賴石渠王公而
平戎在禁近則五土一王戮之而平虜圍京城則臨土二石破之
而平南山王虎之亂京師御史傑用土兵而平北山薛賊之亂王
都御史克封用民兵而平慶賊四川之亂幸奄率蘭中甲士而平
劉賊中原之亂威寧偕蘭州儒臣而平往平與紳之變乾州用二
三士夫而平近日鎮徒之亂撫臣用二三守令而平蓋關中無士
非將無民非兵無危之士古稱千城片壤之憂今常折誠況大謨
而之險地藏九死之區虜敢匪姑蹈我機隙則外有殺戮之禍內
遭覆巢之慘其不具之哉今考內外兵防之制志其大槩如此

天啓四年四月丁酉巡撫李若星疏請添設知府
時之遼東甘肅止設衛所不設府縣以數百萬軍
民付之武弁之魚肉顧武弁有吮止飽之膏血而播酷
虐以開怨府屯儲深堀武弁之陵轢而懷反側以釀
亂階在遼東則顧歸 肅不顧歸中國而三韓已淪于
腥羶在甘肅則顧歸海虜不顧歸中國而五涼幾
莽為兵藪總因無守令撫攝甚疾若保護其妻孥
遂為然若其樂生之心鉅而走險掉臂不顧然則
知府一官可不必議添設乎近任 皇威人心稍戢雖
有免免一戰金瘡創死塞道又有河橋焉乎水之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冊 陝西上

二十九

戰少有搖難然海虜互流萬術今古六王保台吉兒
弟多人擁兵謀市每欲大入多成親孫屢聚沙嶺
偵探聲應往往逆後備甘肅之危幾因里卯並可
優游坐視不急為料理乎

陝西行太僕寺所屬 平涼衛 慶陽衛 秦州衛 固原衛

陝西苑馬寺所屬 長樂監 開成苑 安定苑 弼隆苑 廣

寧苑 黑水苑 靈武監 清平苑 萬安苑 定邊苑 慶陽

苑 同川監 已上四 天興苑 永康苑 嘉靜苑 安勝苑 威

遠監武安苑 隴陽苑 保川苑 泰和苑 熙春監康樂苑

鳳林苑 香泉苑 會寧苑 順寧監雲驛苑 昇平苑 巡寧

苑 永昌苑 甘肅行太僕寺所屬甘肅州左衛 甘肅州右衛 甘

州中衛 甘肅州前衛 甘肅州後衛 永昌衛 涼州衛 莊浪衛

鎮番衛 山丹衛 西寧衛 肅州衛 古浪千戶所 鎮夷

千戶所 莊浪千戶所 甘肅苑馬寺所屬 以下 甘泉監廣牧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冊 陝西上

三十

苑 麒麟苑 溫泉苑 紅崖苑 祁連監西寧苑 大通苑

古城苑 永安苑 武威監和寧苑 大川苑 寧番苑 洪水

苑 安定監 武勝苑 永寧苑 青山苑 大山苑 監川監

暖川苑 盆水苑 巴川苑 大海苑 宗水監清水苑 美都

苑 永川苑 黑城苑

程大昌郭杜記 杜縣與五代鄠城、潯相並附，故古事著迹此地者多也。詰謂城南韋杜去天尺五，以其迫近帝都也。今循杜縣地望，從而及東，以次言之，無其有倫也。縣境西北郭縣、東松蔭田，故宣帝徵時上下諸陵尤愛郭杜之間。杜即杜縣也。郭即郭縣也。或言杜縣之東有杜原，而此之下杜在其下方，故以杜名。此全不審也。凡世之名地而分上下者，以水之上下游而言之也。中國之水多折必東，故東地常居西地之下流。今杜縣正在杜陵之西，而反為杜原下流者，南山凡水皆蔽東地之高，而皆而西，鬱結以行，故杜陵遂為杜縣上流，而杜縣反為下杜也。杜縣之北，即漢都城之覆盎門矣。故此門一名杜門。杜門即青門也。在漢都城為東面而來第一門，即郭平權介之地也。宣帝既更杜陵，又即縣南四十

里葬許后，故其地又號少陵原也。凡宜春下苑皆少陵地也。其地亦屬曲江曲江之北，又為樂遊原及樂遊苑。漢宣帝樂遊廟也。樂遊園詩曰：公子華筵地勢高。秦川對酒平如掌。秦川即樊川也。坐中得見秦川，則可知其高矣。凡此皆古事之在杜境，而惟方可明者也。

輿平志

嘉靖四十一年知縣章輝丈量地土分為六等 一等為荒蕪菜地 二等水澆稻莊地 三等平地 四等高原平地 五等城地沙地 并渭河邊出塋種地 六等渭河邊出塋沙地 并陽子田子觀興平田畝北所謂高原而南則下流也。北利渭南利旱地，水有高五十丈者，稍旱則涸，南則又有渭河之害。王府外軍無以河灘為言，不知初創蓋指臨川寺一帶老岸也。今以新灘者皆欲占據則河之廟日倒北矣。蓋言其地乎。

項思涇陽縣惠渠記、書載六州而以水為先渠之脩所以
其夫水府之利以足夫民食也故予於鄭白渠不得不因其陳而
謀其重脩加意而開廣之也按志鄭白渠在涇陽縣西北七十里
仲山下原有古跡洪惟一所分開涇水以溉田畝自秦而下歷代
鑿之者不一故渠亦因之而變名有六惟鄭白渠獨加顯焉其曰
鄭國渠者蓋六國時韓若秦害乃使水工鄭國說秦鑿涇水既田
以為閼故名也曰白公渠者蓋漢涇河被水衝佚水不能入渠太
始二年詔中大夫白公於上流接開石渠引使通流故名也謂之
六輔渠者漢倪寬為左內史請鑿六輔渠以溉田遂名焉謂之豐
利渠者宋大觀中詔開石渠疏涇水入渠者五尺下與白公渠相
會工畢而賜名焉迨元至大元渠涇河又佚水不能入渠監察御
史王塔又於上流接開石渠故名為王御史渠又曰新溝焉然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冊 陝西上

三十三

此六渠皆歷代所鑿泉涇陽三原高陵臨潼櫟陽雲陽富平八
邑田土皆不一鄭國四萬餘頃每畝收一鍾漢百二十七百餘
頃宋二萬五千七百七十有三頃至新渠莫詳其數而世以為利者若
此元之公亦因之依渠道高仰水不通流廢弛湮塞幾百年
矣予昔在公同處依渠道高仰水不通流廢弛湮塞幾百年
蹟而疏之也前人之功庶保其復續而今之為利得不同於昔
相達詢謀僉同而其實以聞上可其奏命下之日予櫟泉等六
邑家水利人戶於彼就役之先以右布政使楊公璿董其事未克
成而以陞任去後以右布政使姜公良右布政使張公用翰余公子
俊按察副使郭公紀左參議李公奎繼之務畢其工有底於成然
後渠成水行功克就緒矣考之疆界不異於昔計今溉田有司則
八千二十二頃八十餘畝西安三衛屯田則二百八十九頃五十

餘畝每畝收穀三四鍾比舊田畝蓋減其穀較視昔有加者俾非
民有欺隱畝有開闢抑古今水有消長或因兵燹抗旱之不齊與
是皆未可知也急則慮軍民弗堪在繼政者賦不加增徐加致焉
今渠成二司諸公屬予取名為文以紀其實抑嘗聞前人相視斯
渠其說有三一曰盡修渠堰之利二曰復置板閘之防三曰開通
出土之便今渠脩矣土通矣但板閘之防不可不加意焉蓋駝
灣百餘步渠身兩壁開鑿切口二道當時設此恐遇涇水暴漲及
洪堰倒塌之時即下此閘以備濁水淤澱渠道平流一閘在運水
槽近下十步渠身兩壁亦有切口四道蓋住罷澆田之後水既無
用遂開此閘乃退此水由槽還河又當河漲之時或涵湧之浪不
能猝下或已下而散漫用防不虞此皆古人良法不可廢而不行
今二司又將各閘修脩以時開閉則濁泥不得入渠疏通之功可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冊 陝西上

三十四

以減半迄今而後雖天不雨而有霖雨之休雖地不利而有得利
之美隨所意用而自無不足則吾軍民之仰賴何可既取渠
名曰廣惠後之繼政者時加脩葺可保悠久否則予不敢知也
上饒婁謙平涼利民渠記 陝之平涼郡治東抵涇州有平衍壤
地廣袤數百里而涇河之水定從流其間引以浸灌則土田膏液
年穀可擬豐登尚何堪旱之足恤乎特圖志所載故無渠堤而居
人習以成俗舉目前填闕之水則信其奔流置為棄物成化甲辰
歲夏秋不雨屬歲大侵侍御史中丞南舒鄭公時是受簡命重託
鎮撫閩中當符移六道周諏民隱興堰或以佐耕至冬會印焚有
警告變日急上命版曹亞卿楊川李公行界以節鉞之寄越今年
乙巳春推轂入境內即檄潁守臣疏決河渠以勸農事其弭災興
利之心蓋與中丞公不謀而自同也愈憲陽城李君經分道閱西

昔以所部平涼之地論列請命二公曰急圖之勿後也憲使巡平
羅君明而此聞之亦力贊興事維時李君續食平涼敦琢官屬荒
度土功適郡之豪右強梁阻詰百出居則不暇顧恤教然調役屬
工始自府治城北瀉腹泉以灌蔬圃而官民賴之遂分引涇水五
里鋪至東二十里鋪為一渠楊家磨抵四十里鋪為四渠袁家莊
至七十里鋪為二渠迤東至九十里鋪北引涇水一渠南引金龍
池白水驛河二渠合流花家莊東行三十里逾平涼境連亘開一
大渠又流四十里抵涇州城西會泗入涇官路之南渠不可通乃
疏百泉王村等溝析為七渠涇河之北河岸漸高又疏金池瓦窰
等溝析為六渠州城西引泗水幫城北析東山下隆注附郭田園
獨全成一溝別為一十一渠州城之東地高河下難于築堰隸南
山者引水家溝至范家溝作一十五渠隸北山者曰路家溝至白

水溝作為一十一渠而計之以渠則六十有二以道里幾二百里
許以溉田則三十頃有奇也渠之制深十五六尺淺者亦居其五
之四廣六七尺窄者亦居其三之二長短大率不齊惟視水力所
至故不限寸丈尺也渠當路衝則就渠自去通為渠以便行
旅又建石刊木架水槽以接不通壘堰壩以固河防始事于是歲
三月之朔民歡趨之百日而告成部吏工匠皆無所預惟拱手以
受李君成并而已未幾亞卿公按節平涼因命之曰利民渠于是
渠水衍溢土脉漸漬麥年獲收成之望秋田遂長養之天其功甚
大而費則省

崇禎二年知縣路振飛申文竊昭涇陽連南有
涇河一帶直通渭水渭水商賈船艘相望而涇
則任其壅滯舟楫難行是天地以自然之利予涇
人而不知也其可以運糧往來姑勿論即如石炭
一即涇邑人掘地狹莫可獲薪而止藉藉往來
上些須供炊爨焚往來之刀甚艱故每炭一石賤
不下四錢貴則五七錢不止矣民間有淫而水壘
而不能舉火者非盡無米之苦也本縣有見於
此每至涇岸則臨流相度閘之每子每子曰涇河

水急石多淺深不一商船不敢往來本縣使吏
同水大沿河踏驗雖甚淺處水亦尺許深者
竟如象衝巨艦一毛矣職然謂是可舟也然又
恐倡爾難行民間謂此小費及阻後米興利
之端乃先自為力船使水大駕臨漳縣地名
交口運炭一次往來止三日而炭已卸裝視任
輦者盤費者什之七又令水夫馬守倉等各
渡餘船併前船預支以工食運運數次在前每
斗炭四分今止工分五釐至於雨雲數望輪蹄

阻礙其為利甚尤信乎日悅河道疏通而渭州
之粟之本主雜貨亦安往不供浮民困哉伏乞
批示今後造船往來任民自便商賈無稅私船
不攬河中倘有沙石處官為設法疏濬庶令
民情欣然樂輸而利益弘矣

渭南志薛鵬蛟序渭南稱望縣疆域甚狹廣五十里而近來百里
而遙南有山嶺北有沙塬渭不灌漑時有衝沒而賦溢漢中一郡
渭南不當漢中二十之一民之貢以稅之多若矣逮隆慶初有令
文地均糧有司不能履畝但令自報奸民或隱或寄或竄之軍也
王莊或為鄰封所據縣吏乾沒其間地以益少稅以益多而民愈
苦矣萬曆十二年有再丈之令有司廢格不行四境於邑

山川曰靈臺山在縣東南峭拔方整其色蒼蒼上有塔七取象
於北斗曰七星塔稍西曰半截山有廟祀齊神東曰羊峪河又東
曰黑掌峪又北曰寺峪峪口有泉凡十故其村曰十泉村坡曰露
子坡黑掌之東曰葫蘆峪又東曰箭峪山曰箭峪山有嶺焉曰箭
峪嶺又東南曰青岡坪到東西川之南曰大嶺故其川總曰大嶺

川又東南曰小秦嶺嶺北屬渭南南屬商州其羊峪黑掌葫蘆三
峪之水俱東北合流于赤水亦水在縣東舊名清水源靈臺之西
南曰曹峪舊志云宋曹皇后故里考宋史后真定靈壽人仁宗后
也云故里誤矣峪有水曰曹峪水其北川曰曹峪川又西北曰伴
紅坡曹峪水經其北北乎道曹峪之西南曰鳳凰山山之南巔然
高聳者曰玄象山晉王嘉後隱處一日倒數山其峪曰倒數峪相
傳因唐穀白額虎于此故名俗又曰大峪其水曰伴紅河源自玄象
山西北入于道大峪之西曰小峪山水曰小峪河又西為黃狗谷
谷之中曰清水河一曰清澗北流與小峪河俱入于道小峪河經
花園村東清水河經西故其川曰花園川宜鞏川之西曰望平嶺
嶺之西南曰武渠溝由黃狗谷入折而東南南有山二曰南月圓曰

北月圖、清水河經其中、南月圖山嶺有池、曰仰天池、嶺之四可耕者千數百畝、池當其中、四面俱懸崖千尺、通唯一徑、蓋可避世者、又北出谷口、折而西、曰馬鞍嶺、又西南曰分水嶺、東北麓水入于渭、西南麓水入于藍田、故曰分水嶺、嶺有墩子鎮、東南曰阮峪、入峪東南有庄二、曰南古、曰北古、由北古去之東至香閣保、其南古去之南曰七嶺、踰嶺即大嶺之南北川、又南為大廟、阮峪之中有嶺、曰白楊溝、曰鐵洞、曰松栢、渭南藍田人雜處焉、由分水嶺西北經中宋村之北、曰牛思嶺、嶺東北曰嚴坡、東曰嚴嶺、相傳嚴子陵隱居處、峪之南曰馬峪、有泉曰石泉、故其鄉曰石泉、鄉泉之東南曰石鼓山、潛水出焉、舊志云、潛水出石樓山、考一統志、石樓在藍田、蓋石鼓山為石樓耳、潛水北流、經石泉、嚴嶺、望平嶺、西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册 陝西上

三十九

武渠溝、東至清澗、頭始與清水河、小峪、羊河、曹峪、洋水、河諸水合而北流、至豐原北麓之北、經靈時臺之左、循縣城北入于渭、渭發源肇昌鳥鼠山、東流至臨潼交口渡之東、入渭南境、又東折而至縣城之北、曰上漲渡、又東南流至倉堡、曰下漲渡、又東北折而流曰蔡渡、又東至大李渡、入華州境、其東南附城、曰神川原、有南坡二、在右者附城、盤折而下、曰西坡、收之下、折而之東、遵原之北麓、舊有井凡九、曰魏王井、相傳西魏王都長安所獲者、今埋塞莫可致矣、附原麓者曰風雲雷雨山川壇、壇之東南有泉、其水且故曰甘泉、附秦寧宮、曰旋而下、曰東坡、坡底有井、亦清冽、又東有泉、曰蔡泉、一曰蔡順井、凡此皆魏王井也、又東原上有嶺、凡五、如八指、曰五指山、迴抱關門、地峻後毀、削亡存矣、小原之南、高者曰

豐原、東西亘縣境、南抵豐臺、玄象諸山、雜大旱不至、無水、故曰豐原、原之中、潛水經焉、故其川曰渭河、川之東曰東原、西曰西原、原東原之西、有胡坡、以地有胡城、故名、又東曰柳侯坡、有池焉、曰豐池、在柳底村之西、舊志云、後魏永熙元年、水自湧成池、故曰豐池、胡城之東北、盤旋而下、曰龍尾坡、坡東、西各有泉、東曰梁泉、西曰姜泉、東而遵原之麓、舊有瀉水渠、今廢、梁泉之東曰明光谷、又東曰三娘坡、其北當原之岸、橫聲下臨大道者、曰倉堡、常以舊有倉堡城、故名、折而東南、曰廣鄉原、東接赤水原之北、隴二水出焉、有谷二、曰東陽谷、西陽谷、其水各以東西陽谷名、東陽谷、晉王莽初隱處、其水北流、至官路、南北突如、脊故其水外東西流、其地曰分水嶺、其水濁、其澤膏、其利灌溉、嶺之東南曰靈臺坡、坡之南曰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册 陝西上

四十

釣魚峰、以王嘉釣此名、其東即赤水、赤水與東西陽明光谷之水俱北入于渭、其龍尾坡、西當渭川口、曰風門、風門西阜之側、當原之半、有泉湧出、懸流如練、曰瑞泉、每旱取水禱雨多應、故名、其上曰朝元洞、又上曰秦女峰、北折而西、曰灰壩、世傳始皇焚書、所燒上曰灰壩坡、又西曰羅家坡、又西曰雙城坡、又西曰芝山、又西曰沈家坡、有谷曰杜化谷、其水濁、其澤沃、其利灌溉、又西曰果店坡、又西曰城店坡、又西曰冷水、發源于馬峪、老池頭、北流經南雄底、又北出于江村、渠泉二里間、東曰駒兒嶺、嶺之北曰莊溝水、水西北流、與冷水合、又西北至三岔河、又西北曰青原、一曰新豐原、即西原也、又西北至臨潼、零口鎮、冷水至此入渭、青原、東曰莊溝、坡之清澗、頭東原有泉焉、曰龍泉、其水清、其利灌溉、宜稻、龍

泉西南有泉，曰豐源泉，其地即西魏豐源縣，折而東北，曰霧子頭坡，坡之東姚堡之北，曰呂家溝，其縣城北秦村西南，曰豐草，其土潤，其植蒼，其形蟠螭，西北抵富平石川河，東南至水手里，曰龍背，故其案曰龍背寨，又折而東北，曰齊家灘，又北，曰七岔口，又西北，曰交斜鎮，有池，曰古湫池，又東北為來化鎮，有池，曰蓮花池，即蓮勺縣故址也，又西為耳泉社，有井二，曰東鹹井，西鹹井，其水流，其味鹹，又折而西北，踰下邳西至棠村里，有原焉，來自三原界，東抵下邳，舊曰杜原，後以某公改曰仕原，其鄉曰仕原鄉，又折而西南，曰杜橋嶺，又下邳東南有陂，曰金氏陂，漢昭帝以金日磾有功，賜此陂，唐武德初，引白渠灌之，置監苑，渭上子曰按龍尾坡，舊有泄水二渠，以防大水驟至，則由渠分派，西入渭河，東入明光谷，後渠

通漸淤，每值暴雨，則水自豐原直下，奔潰橫溢，汜湧于東關，危垣傾廬，毒不可言，今漸成大壑，西逼城塹，東逼民居矣，及今不埋為患，曷恤，蓋欲預防，亦唯修復二渠，故道，毋致浸淤爾矣，軫民虞者鑒焉。

古蹟 縣故城，按長安志云，在縣城北，周一里餘，二百八十步，崇一丈，注曰，縣故城，符堅所置，又云，括地志曰，縣故城在縣治東南四里，西魏文帝大統十六年築，注曰，括地志所引，當是南新豐縣志，又云，縣城周三里餘，二十步，崇九尺，括地志謂隋煬帝大業九年，築則今縣城基是也，下邳廢縣城在縣北，遺趾尚存，其居屋生計，猶井井殷，庶可觀，耳泉城在下邳東，一統志云，赫連勃勃所築，胡城在縣南，舊傳休屠王部落，降漢者居此，故又曰休屠王城，胡

城之南為姚堡城，又南為張堡城，又南為嚴堡城，青原堡城在縣西南青原上，舊時臺一，一統志云，在縣西南，秦宣公作以祀青帝者，今其趾猶存，步高山在縣西南，一日市丘城，與日步壽宮皆秦建，舊志云，渭水南總五水，單流北注，經秦步高宮東，又歷新豐原東而北，經步壽宮之西者是也，即是度之，則步壽宮當在鳳門之東矣，崇業宮在縣東，舊志云，隋煬帝大業中置，遊龍宮在縣西，兩京道里記云，唐開元中脩，取黑龍飲渭名之耳，耳泉宮，唐王客外郎盧象駕辛耳泉詩云，傳聞聖主幸新豐，清蹕鳴鑾出禁中，細草終朝隨步輦，出楊幾處繞行宮，十官扈從驪山北，萬國來朝渭水東，此曰小臣徒獻賦，漢家誰復數楊雄，夫渭南本漢新豐地，故西原稱新豐，後魏徙治于明光原上，稱南新豐，則新豐為渭南昭然。

矣，雍錄謂閭中古宮以耳泉名者三，一在渭南，秦建，一在雲陽，漢建，一在鄠，隋建，夫渭南雲陽鄠皆有耳泉，故其宮皆以耳泉名，渭南者在城東南，神川原北麓，即秦耳泉宮，攷之史記，始皇迎太后于雍，入咸陽，後居耳泉宮，夫稱復居，蓋自秦先世矣，非始皇建也，隋世襲秦舊耳，又史記始皇道九原，抵雲陽，閭輔記曰，耳泉宮，一曰雲陽宮，又曰林光宮，漢書注曰，林光宮，秦二世造，然則雲陽耳泉宮，秦時已有，非漢始建也，是三宮皆秦建，雍錄以為秦漢隋誤矣，物定余按舊志在下邳南渭河岸上，漢舍名也，西京雜記又物定舍收貯五穀，各定其性，水不泄壞，故曰物定，秦漢隋唐皆於此置倉，後廢，俗訛為武底，鴻門亭，長安志云，即漢高帝見項羽處，坡口名半日村，太平寰宇記曰，村以山高蔽虧，陽影常照，其半，故曰

半日、今攷鴻門亭乃在臨潼東北、地有鴻門坡、故以名亭、兩京道里記曰、新豐、漢高帝項羽慶東去渭南境二十里、至所謂半日村者、亦無可攷、而長安志載之渭南、不知何居、唐卽士元有半日村別業、士元嘗爲渭南尉、置別業于半日村、錢起有題士元半日村別業詩、士元亦有酬王季友題半日村別業詩、西魏孝陵、按長安志、在縣東南、里廣鄉原、據今乃在東原郭許里田村之東、攷長安志、富平亦載有後魏孝武帝陵、及攷北魏書、武帝永熙中、丞相高歡謀逆、進逼維陽、將軍王思政勸帝西長安、帝至稠桑、略陽公宇文泰遣大都督趙貴等迎帝於東陽驛、入長安、高歡於是立清河王、使都鄴、是爲東魏、始分爲二、長安稱西魏、既而帝崩、葬孝陵、卽廣鄉原、原有谷曰東陵、故驛曰東陽驛、以泰初迎帝於此、遂葬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 陝西上

四十三

原之上、富平者誤之耳、

渭南志 漢初北地渭河、南東置鄭縣、西置新豐縣、河、北分置下邳、蓮、句二縣、屬內史、建元中析內史爲左右內史、以新豐、鄭、下邳、歸右、蓮、句、歸左、太初中、改右內史爲京兆尹、左內史爲左馮翊、而以渭南爲右馮翊、時縣歸京兆尹、或曰、建武中、省密時入新豐、舊史失傳、三國時、魏改京兆爲弘農、爲奉國、尋改爲京兆、固曰、縣地仍歸之、晉復改爲京兆、馮翊二郡、而以新豐、鄭、歸京兆、北下邳、蓮、句、歸馮翊、荀秦復割新豐、鄭二縣、地改置渭南縣、於今治、歸京兆、元魏孝昌中、徙置今縣治、于明光原上、爲南新豐縣、仍置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 陝西上

四十四

渭南郡、西魏時、析置豐源中涓三縣、改南新豐爲渭南縣、後周建德中、渭南縣、豐源中二縣、並廢入河南縣、歸雍州、隋開皇中、後從縣于京兆、卽唐武德初、以渭南縣、歸華州、尋改歸雍州、大授中、改東口、爲渭州、渭南縣、主、大足初、廢渭州、併入渭南縣、歸雍州、周顯德中、改歸華州、宋建寧初、改華州爲鎮國軍、而以渭南、南下邳、歸之、皇祐中、改鎮國軍爲鎮潼軍、二縣、歸如故、熙寧中、省渭南縣、爲渭南鎮、併入鄭縣、元豐初、復置渭南縣、仍歸鎮潼軍、金政鎮潼、爲金安軍、二縣、歸如故、元政金安軍、復爲華州、省下邳、入渭南、名曰併管、仍

隸華州 明興洪武初並仍元舊十四年始去併渭下
邽名邽曰渭南縣仍隸華州嘉靖三十九年改直隸
西安府

渭南志 南師仲南酒橋記、渭南當午道之衝而水之稱巨者
二在北曰渭在南曰涇渭發源天水之鳥鼠山從西北來去邑不
五里復折而東上下兩渡俱可以舟楫則發源境內之石鼓山去
邑七十里餘而石泉巖嶺武渠渭涇清水小峪羊河曹峪諸水匯
而北流出豐原之口經畤時之石統西門而入于渭旱則成陸潞
則建瓴其波濤泛濫視渭如險焉

漢武帝元光六年大司農鄭當時言其時關東漕粟從渭中上度
九百餘里特有難處引渭穿渠長安並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徑
易漕度又可溉渠下民田萬餘頃天子然之發卒數萬人穿渠三
歲而通人以爲便 按渭南舊志謂漢漕渠在縣北一里則當時
渭河去縣遠可知漢陽志謂秦時鄭國渠水注織漢時由石川河

注渭今攷石川河乃在下邽西北而當時渭水故道今不可詳矣
渭河東西亘縣境百里餘率二三年一徙或南或北相距十里
餘兩岸民田無論沒于河者空輸上稅卽淋而出者盡爲沙隼不
堪耕種矣終年通負閭閻破產皆或 縣東關北崖下昔有稻田
數百畝恒稔米且佳蓋崖下有泉十餘又開穿井井一丈可用桔
槔取水溉田嘉靖中余猶目睹其盛乙卯會地震泉半涸而桔槔
亦廢又嘗見涇河西涇人恒築堰作渠自風門連之西關北至槐
街計畝田可數十頃間亦作桔槔以濟旱涸乃地震後亦盡廢不
理矣謂非人力情而生計疎邪 南宗伯曰水利自古記之自渭
水不肥田之說興而渭南水利遂報廢夫漢武穿渠易漕溉渠下
民田萬餘頃居者稱非渭水都閭渠以溉築堤障之隨時導利因

勢防害史義伯言之既詳行之有驗非口說者倘採擇而致行焉
實萬世之利也 荆水介於渭華之隄渭水而居者為東西關而
隄渭有堡附堡田往稱膏腴顧自嘉隆中奔流數薄堡牆漸圯迤
北尤衝決甚昨龍變為沙汀不翅千畝多矣田日破礪而賦猶取
盈居民殊苦之張尹棟觀水度勢謂非隄莫以障其流障之而殺
其勢且足引以溉田也遂規事籌費狀上都御史蕭公可之檄下
棟乃力工構材邀父老之良者董其事於是海厥上流自堡東南
隅循許抵北隅植柳以萬計築土其中高七尺厚十尺而殺其上
得厚三分之二延是而下正當衝決之衝乃密堅堅木麓以條石
巨百尺高厚視上隄下穿水眼以通灌溉且度沮洳廣袤宜播種
復授方畧自堡東北隅開渠至西北隅匯於北門左之古渠地流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冊 陝西上

四十七

枝外凡隄內所預各次第疏通歲就條條灌則計畝定呂時刻豫
杜貧豪紛呶不逾時而工告竣矣自秋大水不為堡患田亦獲甯

武功志 洛水在縣東南外今謬為武水自縣岐
間來縣北受洛水南受渭水入渭鄭漁仲序
地理略謂天下如指諸掌而信洛由富平入渭
說蓋指地志未審豳岐涇渭脈絡所在富平在
涇東洛在涇西要有岐梁之水越涇而東再至
富平始入渭也詩云自土沮洳漢書之聲在洛縣
今邠封里有洛村是也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冊 陝西上

四十八

武功郿郿辨、世稱郿為武功地有斜谷水太白山全
然其實不然按元和志在渭水南為漢郿縣地而南
二十里有故郿城有后樓姜嫄祠顯洪路史亦云考五
代都雍總圖其說以渭為經歷秦水大散陳倉至武
功受斜谷水東為郿縣又東遂雍今南治也其郿平
陽郿俱傍渭水南而北與雍岐周相直然漢地理志
石扶風有郿郿武功各為縣郿下註周后稷所封郿
下註有成國渠為石輔都尉治武功有太乙山太乙山皆
在縣東惟斜谷水出嶺山北至郿入渭有斜水祠不
言武功即郿為后稷封域而唐志以郿為郿縣地水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冊 陝西上

四十九

經注武功駐郿使查瑛據武功水東唐書地理志及
胡三省註通鑑俱謂郿有東西原為武功所據地則知
縣東南有太白山又南為武功山此山之水則為武功水經
流縣境今天其稱名定處耳故地理家但指全境以
郿即武功并有其山水云至漢永平八年始自渭水南徙
武功於故郿城在今縣東北四十八里與唐志路史合
惟隋從武功於中亭川則雖今治遠七十里頗不干涉矣
鄭樵述地理略謂渭水東過隴州河漢受汧水又東
過鳳翔郿縣受斜谷水并太白山皆在今縣境內故唐
太史志武功謂武功太白山斜谷水屬郿若據今武

功縣以言郿郿并求武功太白山斜谷水何從得之則
知世以郿為武功者蓋據古地望非可繫於今也

平陽封域辨、按魏書地形志太平真君六年分雍
道周城隸秦平政郿曰平陽隸武都武都者號也與郿
平陽同域者也史記秦寧公徙平陽世紀曰郿上平陽
亭徐廣曰郿有平陽鄉故通鑑前編本經世書直作
寧公徙郿是也乃括地志云平陽故城在岐山而西十六里
為寧公徙郿處有平陽鄉有平陽聚胡氏註岐山縣
亦云武德七年移治龍尾城在平陽故城東北凡兩見則
何也按都雍圖說瀕渭水南自西而東曰郿及平陽始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冊 陝西上

五十

及漢郿縣地直北則為雍與岐周又按秦都世吹自周東
遷始有岐西或營邑在郿或徙居平陽或居封宮平
尊平陽皆此地也至德公復徙居雍則平陽在今縣境
而瀕渭當岐而南此與或言武功并當陽聚東南者
合而雍又越渭在平陽周城而北矣胡氏註通鑑於元載
請割郿號稱後魏於郿置平陽周城二縣西魏復改
平陽為郿城後周廢郿入周城蓋周城界雍郿間可以
言分雍置周城亦可言於郿置周城平陽也則括地志
以平陽在岐山而西蓋魏王泰正統武德七年後言之與魏
志胡註未始相悖獨雍歸收秦雍字以平陽封宮屬

華山下則隔越六七百里斯為不審的耳大昌新安人具所述雖錄如以卻在平陽而此類多不可據

郇子郇國 按國名記夏后氏後有微註曰郇子當

本扶風郇陽今岐主郇縣有郇鄉則從微內則在聊城或云在魯故亦註曰郇春秋莊公築郇公羊傳作

微然則古微郇同音而通用歟又稱周後有晉侯爵

珣郇也在猗氏臣瓚引汲冢古文音武公城以賜大

大原氏點是謂而叔又云文公成晉今河東有荀城為古荀國然唐置郇州于郇鎮鳳泉武德三年州廢考氏族略周文王第十七子封郇侯左氏傳曰畢原鄭郇文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冊 陝西上

五十二

之昭也郇侯賈伯伐晉是也其國故城在郇州主水縣其後以國為氏然漢志有扶風故有枸邑註曰臨郇詩豳國公劉所都此郇州三水之枸從木河東有猗氏無苟字惟注瓚以苟當在晉之境而從州至風俗通引左傳則稱今渭水南有故郇城在郇從邑此則詩所謂郇伯而唐改郇為郇州者也

終南山太白說 終南山橫亘關中而南而起秦隴微藍田

凡維岐郇郭兵要萬里遠且八百里而延袤峰嶺其南者皆此山也故韓愈南山詩曰而南雄太白突起莫

間遙漢都配德運分宅片丁戊道遙超坤位詠詩陶乾寶如關中記謂終南山主號名太白山主別號此其例

也水經注武功終南引杜預為據而曰此山亦名中南亦名太白其曰終南國無間乎武功與萬里至云太白則有歸

武功為冬夏積雪望之皓然故名雍錄謂古圖志無言太白即太白者謂長安志萬里炭谷有太白祠始可

命為太白而非武功之太白則古文以武功終南為太白者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冊 陝西上

五十二

殆誤認武功太白而與或正之耳其山高大多出物產夏書曰終南傳物產詩曰終南何有有條有梅梓李也冬物者即東方朔所謂玉石金銀銅鐵豫章檀栢百工可以取給萬民可仰足者也自竟周漢皆謂終南饒物產不當別有一山自名厚物班志引古文而以太白為終南山山為厚物也誤矣蓋以太白不白終南則可而分不白太白終南為三則不可故李吉甫在元和間核關中終南所歷而著諸郡縣自郇郭武功至長安萬里皆著終南且曰在華陰萬里則太白專屬縣境不白專屬萬里而南山在關中者統名曰終南山云

斜同谷說 古今志載斜者皆謂南以同谷惟何氏前
大紀不然謂自秦入蜀有三谷四道而南曰斜谷南曰駱
谷從洋入東南曰斜谷從郿入其後道有出從咸和階
文出者為階中陰平道蜀文從蜀出之從兩當出者為成道
漢高帝攻陳倉由之從褒鳳出者為今連雲棧道漢王之
南鄭田之從城固洋縣出者為斜路道武侯屯渭上由之
此四道三谷今未履其地但就其所分疏求之夫既以駱谷
為南則斜谷當在西南且斜路三谷地望各異何得混稱
一適為武侯屯渭所經由即其後谷在蜀漢西北不得為
自秦入蜀之路若從秦川言則南曰駱谷在整屋西南

為郿則斜谷身乃訛而南曰東南將以郿在整屋之東半
載故程大昌述高帝之入關也正月羽封沛公為漢王
都南鄭封秦將軍即為雍王都廢丘四月漢王入關中
至南鄭雖中不見地書以地望言關中四面礙山不可
直達其有微徑可達漢中者唯子午關在長安南以而
有駱谷關又西則斜谷也此關中非駱谷則子午耳若
大散則在西南不為咸陽對出非其地矣其年五月漢王引
兵散難則自斜谷出蓋雍之陳倉也漢兵既出秦即
走廢丘遂定雍縣東圍廢丘即自斜谷復道樊噲周勃
引兵下郿安得謂駱谷在南而斜谷又在東耶又按鄭

氏地理略常蜀魏時陳倉東距郿十五里為郿城亮攻陳倉
不拔又攻郿不能克乃引還國志雖無其文而通仲博
雅必有所據則高帝後亮亦攻陳倉及郿而不獨屯渭
上由斜路道矣蓋駱谷出扶風隔南山中有三嶺一曰
沈嶺近芒水在整屋一曰衡嶺一曰分水嶺因郿斜谷
水所從出以入渭者也乃知斜路三谷在南山中其脉勢
皆互相聯接緣本著末則郿與整屋皆有駱谷而雍大
記乃統稱斜路道之所以記事者又有主係而事由斜
谷主說見次柳氏舊關及張衡著舊傳

甘泉 秦宣太后殺義渠王于甘泉 始皇二十七年作
甘泉宮前殿 二十五年欲游天下道九原直抵甘泉乃使
蒙恬通遼自九原遼山經谷千八百里道未就而得行出
二世起林光宮從廣谷五里 漢文帝三年帝如甘泉
十年冬行幸甘泉帝自甘泉之高以國事太原
十年冬以入冠候騎至雍甘泉道與驛之出塞而還
武帝元朔四年冬行幸甘泉 元狩二年遣騎將
軍者王病軀于匈奴休屠王祭大金人祠諸甘泉以為
天神主 五年天子病鼎湖甚坐幄無所不致不愈
游水登根言上卿有坐病而鬼神下之上召道祠之甘
泉及病使人問神君神君言曰天子無憂病少愈
神與我會甘泉於是病愈遂起幸甘泉病愈已還酒
壽宮壽神君神君最貴者太乙其佐曰大紫司命
主屬皆從之帝可得見聞其言言與人壽等時至時來
來則風蕭然居室帷中時言言然常以夜天子松然
後入因坐為主人閑飲食所以言上使人受其言命
之曰重法其所結世俗之所知也無絕殊者而天子心
獨得其事秘世莫知也 元鼎二年十一月上行方于
少君于甘泉宮 四年六月汾陰出金鼎于魏后
土官旁河東太室以聞天子使驗問出得鼎無若詐
乃以禮祠迎鼎至甘泉從上行屬之宗廟及上帝藏
於甘泉宮居後皆上壽賀 五年上幸甘泉立太一祠

壇所祠其如雍一時而有加焉武帝增環居其下四
方地為酸食厚位從者及北斗之十一月辛巳朔冬至
昧與天子始郊拜太一祠朝日夕月則拜而見太一如
雍郊禮具祠列大鴻壇三旁東炊具南司云祠上廟
光公卿言皇帝始郊見太一雲陽有司奉瑤玉嘉牲
薦饗是夜有美光及黃黃氣上屬天太史令談相
官寬舒等曰神靈之休祐福兆祥宜因此地光域立
泰時壇以明應今太祝領秋及臘間祠主歲天子一郊
見以季延年為陽律初廟作十九年之歡以正月五年同
事甘泉園丘使童男女七十人俱歌昏祠主明夜嘗若
有神光如流星止集於祠壇天子自竹宮遙拜百官侍
祠者數百人皆肅然心動 元封元年帝行自雲陽北
歷上郡西河五原出長城北登單于臺至朔方還祭黃
帝家榆社還甘泉類祠太一又令民能入粟甘泉者有差
以復終身不苦給一歲之中甘泉舍滿 二年作甘泉通
天臺臺從公孫卿仙人好種居之言也六月詔曰甘泉宮
中甲座芝九莖連葉上帝降臨不異下房賜朕弘休其
故天下毋自復作賜重陽都百戶牛酒作芝房之歡冬
十二月帝還祠太一拜德星贊饗曰德星昭昭厥維休
祥壽星仍出燭耀光明信星昭見皇帝敬拜泰祝之
饗 五年冬帝南巡狩至甘泉唐遂北至琅邪並海
還幸甘泉 太初元年冬十一月栢梁臺災祠后土東臨

勃海望祀蓬萊春還受計於日泉 天漢元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時 四年春正月朝諸侯王於甘泉宮 不始五年春正月行幸甘泉宮饗外國客令天下大酺五日 征和二年春行幸甘泉宮盡起黃門蘇文亡歸日泉言狀 四年夏六月自泰山還幸甘泉 後元元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時還幸安定 二年秋七月朝諸侯於甘泉宮 宣帝神爵元年春正月帝如甘泉郊泰時 二年正月上行幸甘泉郊泰時 四年上行幸甘泉郊泰時有柳在五米集甘泉泰時殿赦天下 五鳳元年上行幸甘泉郊泰時 甘露元年行幸甘泉郊泰時匈奴呼韓邪單于遣子石賢王歸妻漢堂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册 陝西上 五七

入侍 三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時匈奴呼韓邪單于稽侯挹婁朝 黃龍元年上行幸甘泉郊泰時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 元帝即位遵舊間歲正月一年甘泉郊泰時施恩澤惠事所過毋出田租初元三年正月行幸甘泉郊泰時賜雲陽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 三年罷甘泉宮衛令執中農百官各省費 四年行幸甘泉郊泰時赦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銀寶高年弟所過毋出租賦 永光元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時赦雲陽徒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高年弟行所過毋出租賦 五年行幸甘泉建昭三年行幸甘泉郊泰時赦 咸帝建始元年作長安

南郊罷甘泉祠從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張譱之奏也是日大風壞甘泉所宮折拔時中樹木十圍以上者百餘 永始三年冬十月庚辰皇太后詔有司復甘泉泰時 四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時神光降集殿大赦天下賜雲陽吏民爵女子百戶牛酒銀寶孤獨高年帛 元延三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時待詔揚雄奏甘泉賦 四年行幸甘泉郊泰時 和二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時 月帝崩皇太后詔有司曰皇帝即位思順 心尊經義定郊禮天下說意懼未有望豫故復甘泉泰時汾陰后土唐幾復掃星帝恨難之卒不得其祐其復南北郊甚安如故以順皇帝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册 陝西上 五八

之意 哀帝建平三年歲疾乃令太皇太后詔有司曰皇帝孝順奉承聖業靡有懈怠而久疾未瘳夙夜惟思殆繼體之君不宜改作其復甘泉泰時汾陰后土祠如故上亦不能親至還有司行事而禮祠焉 平帝元始五年復南北郊罷甘泉祠

雲陽 少昊青陽氏葬雲陽 秦始皇二十七年以擊胡蓋收河南地因河為塞築四十四縣城臨河徙通成以充之而通直道自九原至雲陽徙五萬家於雲陽後不事十歲 漢武帝太始元年徙郡國吏民豪傑於雲陽 昭帝後元二年秋七月進尊趙婕妤為皇后起雲陵以其地置雲陵縣 始元元年夏為太后起園廟雲陵 三年秋魯民徙雲陵 四年春三月甲寅徙三輔富人於雲陵賜錢戶十萬 成帝鴻嘉二年春行幸雲陽 王國魏司馬宣王撫慰關中罷雲陽為縣以

其地置撫夷護軍 晉元康初趙王倫遷征西將軍開府依同三司鎮關中後罷護軍氏亮及又立護軍 秦府置子截縣山北永安鎮置三原護軍 即地長官三原故縣也今在平縣境近而不直後原 後魏太武帝太平真君七年罷護軍於永安鎮置三原縣又別置雲陽縣曰別置別在雲陽山前非縣時故地 俱屬北地郡 建德三年廢建德道置雲陽郡 周高祖有疾還至雲陽命中山公護受遺輔嗣子冬十月乙亥崩于雲陽宮 武帝建德二年秋七月庚申行幸雲陽宮 四年秋八月丙辰行幸雲陽宮 六年 月癸巳行幸雲

陽宮 宣帝宣政元年夏五月癸巳帝不豫止雲陽丁而還京 隋文帝開皇三年罷雲陽郡 唐高祖武德元年新雲陽置石門仍置三原縣于永安故城 三年以石門溫湯置泉州 太宗貞觀元年廢泉州省溫湯更石門曰雲陽 八年省雲陽更池陽曰雲陽 十三年春三月壬寅雲陽石磧方丈置則如灰夜則有光棧車木則焚 武后天授三年以雲陽溫湯醴泉三原置鼎州 大足元年廢鼎州以雲陽縣隸京兆府 代宗永泰元年詔李光進屯雲陽 武宗會昌四年冬十一月撤

雲陽 後唐莊宗同光元年以雲陽縣隸順義軍 宋太宗太平興國二年以雲陽縣隸慶州 淳化四年以雲陽縣隸慶州 金宗正元年路至正元年移縣治於三水改為三水縣 十八年復從今治屬鳳翔府郿州 皇明政奉元路為西安府以縣屬焉 成化四年分建三水縣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 陝西上

六十三

欽升修車薪城者而歸之魏明也。若謂漢明時已嘗補鑄則董子也在東觀記其龍馬字取之以為錢法決不肯毀也。而存大此自可以為證也。○祭天金八以爲天神之玉而祭之即佛像是其遺法也。按入世像像不問範金鑄土木給而其像通身黃色則皆未諸鑄金也。武帝既得此像悉收而祠諸其矣以其得自休屠之地也故繫之休屠也。漢志謂得此像悉收而祠諸其矣以其得自休屠縣耳。祭天金也。休屠之降而為渾邪王所殺武帝嘉其向已遂并與金像而尊之既已祠諸其矣又取休屠王列之與祀而名之以為路徑神也。凡祀祀之曰礮者休屠太子也。武帝以其父故而寵之。賜姓曰金則又本之金像也。已而礮之母死帝書其像於其東而題之曰休屠王嗣氏也。夫惟其像祠其父姓其子其母直皆以其來降而尊異之也。自此以外史無他門也。班固漢人也其著其寶首尾如此之詳至曹魏特並康注釋漢志始曰匈奴祭天處在重陽縣其東山下秦奪其地後徙其像於休屠之地而又為去病所獲也。

自此說出而晉史謂是亦皆據信入之正史而世次先後致之未敢遂以爲然也。石休屠金人水經路神祠之職。杜佑曰昭顯以秦二世元年自玄擊走月氏則秦二世已前月氏之地未為匈奴所有休屠未得王其地安能徙像以實而不為月氏所祀也。則謂秦而徙休屠者在地實理之必不可者也。則孟康之語顯為無據不得多求矣。夫金像之所自來則於是有致而非避秦以徒之謂也。張壽傳曰月氏者張騫所達關一小國也。張騫出州也。神連天山也。本皆月氏地也。沙州大山之間有城焉名為昭武昭武者即佛之號釋迦棄其家而從佛之地也。月氏既為匈奴所破則遂散寓于葱嶺之西為十餘國凡冠昭武為姓者皆棄種也。塞則釋望之說者也。此地與葉釋教而月氏國最故金像遂在其地而為去病所得也用何託以爲主然而云自來地而從之月氏也。古語年久以引以今人之意本不事其地其金人乃自休屠之地移徙來者非自月氏而徙也。○揚雄其東賦曰華玉木之香慧兮望馬馬之瑞璠在思識之曰果木土非其壤於美善而無證也。李善引者武故則曰上起神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 陝西上

六十四

歷前庭極玉大珊瑚為扶智玉為葉若如所言則是木也。蓋用珊瑚玉葉飾為之其謂華而青碧皆扶智玉之色而已。非真有是不根著其地也。至黃圖則又有異矣曰其來此地岸自絕今為玉木根幹盤峙三二百年木也。十道志所記亦同。楊廣開輔古語云者老相傳或以為此木即楊雄之謂玉木青葱者也。詳此二說又直謂木本也。而名之以為玉木馬耳即本賦上下文求之則雄補殆可額推也。曰璧馬耳之瑞璠則非有真馬耳也。蓋以璧玉刻為其形馬耳世間無雙馬璧耳也。又曰金人此以承唐者唐詩也。則此木未加珍矣。故珍之以見其盛也。於是合三者言之則玉也璧也金也實非土毛而皆假物為之則漢武故事所著大焉可據也。若指其來以爲根亦日一特所是然楓葉望秋先零不實四時其皆不長恐非雄之所誇也。○蒲葦山即葦葦山其山陽為州其南為湖縣其西為治谷皆黃帝諸陽之說帝王世紀曰黃帝諸陽於柏山焉或謂於蒲葦山之陽長安志載葦葦山事曰黃帝諸陽此山今河南開鄉有開湖縣亦傳為黃帝諸陽蒲葦山既在開州湖縣治谷及仙里仙發諸村

則此成仙去之謂也。善明而開無他左証也。楊雄去此地近當以世紀為是。又史載黃帝諸陽蒲葦山也。按黃帝諸陽及此至於蒲葦山今岐山東惟峨山為大焉紀事云葦葦山又名慈峨山。四庫縣圖記曰山頂有雲氣散未雲陽志曰葦葦一名葦葦山又名慈峨山。四庫縣圖記曰山頂有雲氣即兩人以為候者黃帝諸陽於此山觀此則此為蒲葦山其証甚明。謂蒲葦山為蒲葦山者信然矣。又按仙去之說蒲葦山云耳。而秦皇漢武好仙方士於其術故以黃帝為東龍上天此妄誕無稽之語也。後人不察以為實珠不知天一曰而旋一周朝在九霄之上則夕在九泉之下其運轉之疾無可比及人坐車輪而運於地者頃刻畢接乃運於天之上其能生也。○丹仙之樹梨園在七化門北七化門者紫苑南而西頭第一門在芳林景耀門之西也。中宗金學士自芳林門入集於梨園分朋接河則梨園在太極宮西紫苑之內矣。開元二年其教坊於蓬萊宮上自教法曲謂之梨園弟子至天寶中即東宮置

宜本此說。今女子數百人爲梨園弟子。即是梨園者。按樂之地。而預教者名爲弟子。其先至某宮某院。皆不在梨園之內也。上素能音律。時有年輩。年數。後皆能以後。聞安祿山。獻白玉。蕭管數百。皆陳於梨園。自是音響絕不類人。聞此之玉。蕭所陳者。乃始正在梨園也。長安志又曰。玄宗幸此。梨園。因幸梨園。又令大常卿王涯。取關元。推樂。樂童。按之。名曰。梨園。樂成。獻諸梨園。梨園。帝按之。身。昌。較。此之會。昌。殿也。者。即在梨園中。送。梨園。弟子之。辨。岐陽石鼓元。和志曰。石鼓文。在鳳翔府。天興縣。南二十里。周。王。之。都。秦。漢。唐。石。鼓。居。之。北。山。石。形。如。鼓。其。數。百。十。蓋。記。周。宣。王。田。獵。之。事。即。史。記。之。迹。也。今。武。帝。祠。有。石。鼓。文。多。剥。落。其。可。辨。者。惟。魏。文。帝。太。和。六。年。月。未。暇。命。其。明。元。年。也。有。父。經。父。程。邑。士。人。欲。議。政。和。六。年。月。未。暇。張。先。李。法。石。身。政。神。浩。樂。胡。能。李。王。仲。武。導。張。仲。恭。尉。步。子。李。寄。居。劉。直。道。緣。仲。秋。檢。路。也。因。恭。詢。武。帝。廟。時。李。昌。乙。卯。月。詳。到。自。大。同。元。年。也。十。月。三。日。字。樣。按。此。皆。南。漢。以。後。繁。臨。姓。名。其。所謂。石。鼓。西。原。者。蓋。以。形。言。而。非。歧。陽。之。石。鼓。也。石。鼓。西。原。之。辨。蔡。楚。獨。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 陝西上

六十五

所。又。天子。出。車。駕。次。東。謂。之。內。漢。有。大。駕。小。駕。有。法。駕。大。駕。初。天。於。其。東。備。之。有。官。自。其。儀。注。名。曰。年。來。自。漢。中。興。以。來。希。用。之。果。豈。此。記。則。惟。郊。天。其。東。乃。又。入。駕。大。駕。行。則。御。皆。從。若。有。法。駕。已。下。則。公。卿。不。從。矣。若。夫。漢。昭。儀。之。謂。法。從。者。漢。昭。儀。中。有。從。官。馬。人。或。非。之。故。立。爲。之。名。而。曰。法。從。也。言。天。子。在。行。其。多。貴。皆。當。以。法。行。從。也。楊。雄。見。之。果。設。卻。紀。之。諷。則。其。預。立。此。名。蓋。以。自。之。不。非。公。卿。應。行。正。治。也。石。鼓。儀。法。從。之。辨。



鳳翔府志 田賦 田以出賦賦以準田古之制也。是田而各有是賦也。宜若一定不易而往。有不。推知也。故里甲貧民多至流移豪右者或據其。又。入。聲。勢。而。流。移。者。懼。自。遠。徙。于。是。戶。口。漸。減。算。交。倚。重。反。覆。相。幻。以。故。詭。寄。田。糧。多。寡。交。錯。諸。役。紛。紜。日。異。月。殊。虛。陪。課。程。指。名。責。實。此。奸。偽。日。滋。積。弊。日。深。若。一。長。吏。清。心。嚴。法。而。可。華。法。者。也。至。如。鎮。原。縣。分。糧。三。百。石。派。于。鳳。翔。縣。各。里。鳳。翔。縣。派。牛。站。於。平。涼。府。各。通。運。所。若。干。每。年。徵。銀。靡。定。寶。雞。縣。地。方。遼。僻。人。多。說。行。歲。徵。稅。程。稽。遲。涉。難。沂。陽。縣。雪。白。里。原。自。麟。遊。縣。出。分。者。徵。納。賦。稅。并。各。雜。役。十。惟。一。二。玩。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 陝西上

六十六

法。久。而。負。國。深。頑。民。老。不。識。官。長。面。若。觀。風。居。子。經。累。全。陝。調。停。酌。中。使。斯。民。共。需。聖。王。之。化。無。有。保。不。均。之。嘆。焉。其。物。產。也。大。時。之。失。宜。地。氣。之。運。動。昔。日。所。置。者。今。日。或。特。矣。日。浸。月。滋。而。八。屬。名。產。土。物。則。爲。生。民。日。用。之。養。物。類。之。有。無。不。可。以。相。通。此。造。化。機。織。之。妙。當。達。居。子。豈。能。容。心。於。其。間。耶。

漢中府志水利

南鄭縣 廣水河堰 石梯堰 楊村堰 老漢堰 紅花堰
黃土堰 石門堰 石子拜堰其山河馬嶺野羅虎頭見復
城堰志蓋兩縣共利之也

褒城縣 山河堰在縣南長三百六十步橫截龍江中流而東
遠資以溉田乃漢相國蕭何初築為豐儲計曾參落成之古刻
云巨石為主壩石為輔橫以大木植以長格列為井字蜀諸葛
亮駐漢中其蹟末吳玠吳璘相繼脩築至今利賴其下鱗次諸
堰皆洎源於此 金華堰東南六里乃山河堰水析流之總渠
也 第三堰南五里乃龍江下流分東西兩渠南渠漢中共之
者 高堰 算珠堰 大斜堰 小斜堰 龍潭堰 馬湖堰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册 陝西上

六上

野羅堰 馬嶺堰 鹿頭堰 鐵爐堰 四股堰 流珠堰南
八十里星溪噴迅勢若流珠亦蕭何所築也嘉靖二十八年堤
岸傾圯用力定結邑監生歐本禮相方度宜濬源導流編竹為
籠資之以石順置中流限以椿木併版數月方克畢工至今賴
之

城固縣 楊填堰縣北一十五里出渭水河宋開國侯楊從義
於河內填成此堰故名城固縣用水三分洋縣用水七分 五
門堰縣西北二十五里出渭水河元至正間縣尹蒲庸以脩築
不堅改創石渠以通水利弘治間推官郭成重開之俱有記
百丈堰縣西北三十里橫截渭水為堰閘百丈故名 高堰
盤蛇堰 橫渠堰 郭公堰 承沙堰 倒柳堰 西小堰

上官堰 晏兒堰 周公堰 沙平堰 東流堰 坪沙堰
西流堰 流沙堰 鵝兒堰縣東北十里寶山之麓相傳二龍
化鵝戲水堰前故名

洋縣 斜堰縣北五里堰居漢水下流歲苦衝崩萬曆十七年
知縣李用中以石條橫麓數丈許仍束開土渠消澆資之 土
門堰縣北十里 漢濱堰縣北一十五里堰水所給甚速下有
斷澗二歲每為板槽引水值水橫發槽輒淹落田涸穡民甚苦
之萬曆十五年知縣李用中創石槽二極為完固始永濟矣有
碑記 茅溪堰 二郎堰 高原堰 三郎堰
西鄉縣 金洋堰在縣武子山後有大渠一支分小渠二十有
五其名不具載 五渠堰 官莊堰 平地堰 空渠堰 東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册 陝西上

六上

龍溪堰 西龍溪堰 驚軍壩堰 洋溪河堰 高川河堰
高頭壩堰 長嶺岡堰 黃池塘堰 羅家坪堰 板羅開塘
堰
沔縣 馬家堰 石門堰 白崖堰 石燕子堰 天分堰
山河堰 金公堰 三岔東堰 三岔西堰 石刺塔堰 羅
村堰 金泉東南四十五里源泉湧出灌田千餘頃 莫底泉
東南四十里泉出不竭俗傳無底灌田百餘畝
寧羗州 七里堰州西七里嘉靖間知州李應元脩浚田十餘頃
他近溪處所多有小堰

按築堰溉田為利最大厥工亦最難歲出
格貨歲動天力苟無法以變通之則利
源反為害蓋矣故議者謂修閘之宜置也
拍築之宜堅也衝崩之宜繕也堰長之宜
擇也大冊宜清稠口宜石而灌序之宜定也
蓋閘置則堵可省築堅則堤無潰衝崩
繕而補脩有數乾沒者何所作其好堰長
擇而替率得人規避者何所施其巧大冊
經以清斯無偏若主夏稠口砌以石斯無
盜挖之弊若上四下六之次序有定則上壩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八冊 陝西上

六十九

下壩之分願各得所賴水利者信乎其為
美利而積于不涸之源流于不竭之溉矣

茶課 西鄉縣二萬九千六百八十五錢何
大復曰漢中茶產于西鄉故謂西鄉茶地全
關主不然西鄉茶地惟王里耳三里王縣又
四百里經于新虎冠堡之密比以賦其民
晝夜治茶不休男廢耕女廢織而莫之能
辦也於是乎有通戶焉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八冊 陝西上

七十

陸文裕公知命錄

咸陽西三十里馬嵬鎮在馬入西四五里即馬嵬坡楊妃葬處夫然一壠當路像岡之上人云楊妃粉黛土四尺餘可傳如碾破石研之可傳想亦一時傳會之談

漢中形勢絕佳渭南諸山深厚七百餘里擁蔽其後而西已界東接荆襄不惟輓輸之易而饒沃亦甲天下曹洪謂三藏三金皆不及非虛語也吳時亦一都會之地

益門鎮在渭南二十里而風景氣候與關陝迥別秦漢界廣天地自然之理也自此入連雲棧七百餘里惟鳳嶺嶺巔關二處最險鳳嶺則連連而高難關則陡峻而裹自入武關而西棧關始相連焉有甚孤危處其天下之險道也武關以北棧道才十一里接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册 陝西上

七十一

宋大安軍圍岐云橋關共一萬九千二百一十八間護險偏欄共四萬七千一百三十四間本朝洪武間晉定侯所修連雲棧橋凡四十五處共九百六十七間方正學發襄城過七盤嶺宿獨架橋關詩一橋支一百四十二間今橋無數處有一橋才十餘間而行旅無阻想漸次開闢矣

金牛車載蜀記胡曾錄之前人多有辨其非者今訪縣而百里金牛驛在馬西十里餘入所謂五丁峽峽本天成斷非人力所能與實漢水之源至若險陡院隘處似有斧鑿如棧道者或五丁所為得疑可也入峽二十里東而相對兩巖上有石鐘石鼓形像兒然民間有語如地鈴者曰石鐘對石鼓金銀有萬五若人識得破買了與元省賈胡過其下疑有寶鑿之金鐘形有殘關焉

寶雞南二十里為大散關和尚原在馬山自西來即秦嶺一支不獨為秦蜀之界亦中國南北之界也凡水在嶺南者南行通名曰江水在嶺北者北行通名曰河朱子釋河亦曰北方流水之通名

獨為秦蜀之界亦中國南北之界也凡水在嶺南者南行通名曰江水在嶺北者北行通名曰河朱子釋河亦曰北方流水之通名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册 陝西上

七十二

延緩鎮志

河東劉敬寬曰。接榆塞。古朔方地。河汎自西而東。由寧夏橫城折而北。謂之出塞。北折而東。東復折而南。由黃甫川入葭州界。謂之入塞。紆迴二千餘里。環抱河南之地。謂之河套。自古郡縣備錯其中。明初卽唐受降城故地。營東勝。跨河北以衝套中。我人登城一望。則平沙漠漠。無林阻見百十里而遙。匹馬一人不能隨。敵觀望城引去。遂遠若沙漠。河限之而套爲內地。時倭河冰。乃乘間入犯。我所防者秋冬耳。春夏得以其餘力田套中。修城守。其往來侵邊。惟遼東宣大軍夏甘肅莊浪一帶。頗茹其毒。而延慶無恙。意河套蓋之也。迨東勝不守。外險既失。彼始渡河。無所忌矣。先是鎮兵駐經德。苦於造制。遇敵入犯。比出兵。無不及而返。其後都御史余子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冊 陝而上

五三

後撫延緩相度形勢。東至清水之紫城。西至寧夏之花馬池。舊邊橋二千。里。增置營堡。創榆林衛。移經德重兵鎮於此。清麓吹入。有伍藉。炮臺及界諸者。能資之糧。其才。爲建學。立師教之。又開界石。外地興屯田。歲得糧數萬石。事皆創始。而經畫煥然。自是榆林雖遠。弘治中。朝廷清明。河曲無患。然東勝緣已不復。法久復玩。邊牆日頽。薄不治。而配加斯蘭。每歲八月。自河西入套。中圍獵。春出。則宣大以爲常。七年。大節寇固原。詔起都御史楊一清。總制三遷。於是始復中搜套。復東勝。議而卒不果行。孝宗之後。逆理專政。以修邊過費。而邊備日弛。嘉靖中。總督侍郎曾統上復河套議。而外梗之。又前之言套可搜者。非一人。而王越行之有明效。使當時力主之。何至有後患哉。

中路論曰。榆林城在常樂保寧之中。文武開府其間。五營重兵。彪騰虎踞。且左右水固天設之宸疆。全鎮之上游也。保寧波羅相去八十里。中雖有響水一堡。去邊七十里。萬恃無定河爲限。所慮者水堅之時耳。今河水淺不足恃。宜於保寧波羅之間。添置一堡。稍響水之兵守之。俟遠感武清平邊垣。雖險阻。高峰峻坂。似若可據。然衝口晉多川面平衍。如西川小理河沃壤。最爲首衝。若或大舉南馳。則安定白落卧牛諸城悉破。其害矣。且東起常樂西抵波羅。沿邊積沙。高與塙等。時雖鏖削。旋壘如故。益人力之不敵風力也。保寧昔稱水澤之區。年來渾水漸涸。爲無所飲。倘保寧日耗涸。則歸德之餉道可虞。是今之有當加意開鑿者也。然猶有隱憂焉。保寧常與實既歸德。而河大川之衝。駐陰上郡在。可慮。今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冊 陝而上

五四

雖設有中協副將一員。可以聯屬一路。但兵不滿二千。馬止於數百。苟且支吾。以幸無事。豈克策哉。
東路論曰。榆林東路黃甫川堡。與晉之守窰樓子堡。僅一河之隔。迤西至雙山一十二城。因車交錯。波重高崖。蜿蜒四五百里。東南通臨大河。故東路之利在險也。雖間有竊掠。而大舉深入。則皆多未。然秋則慮入雙山之大川。南近水脂。爲最衝。冬則慮黃甫之河水。一馬可度。隨時設備。其容緩矣。且密通葭州府谷神木吳堡諸邑。軍民雜居。牧保爲難。爲東路計者。當以捍禦責之將領。收敵責之有司。庶壁可堅而野可清矣。
西路論曰。延鎮西隣寧夏。與花馬池接壤者。定邊之鹽場堡也。定邊僻而東。爲靖井龍州十五營堡。皆依山踞壘。倚險可守。然寧塞

柳樹洲。平川錯雜為延安之門戶。居常小竄。秋高犬舉。較之鎮靖靖邊。猶為要害。柳樹湖。東西則曠野平原。無險可據。新安邊新興石灣三山。皆堡。設在腹裏。諸者欲分其單丁。添貼守瞭。未必非補偏之一策也。磚井。身定遠五十餘里而遠。欲於瓦剌梁增設一堡。如鎮羅堡故事。以便接應。或以兵糧無相。竟同藉食。奈之何哉。定邊西郭之外。南北二沙。實為憂患。除之復聚。徒煩倉師之勞。不若增築磚墩之為因地制宜也。

砥齋集 延安屯田議

屯田之制。實始金城。相其臨戎廣野。使戍卒耕稼。其間以十一二輸官。十八九自贍。歷代行之。法旨意美。明太祖屯田徧天下。九邊為多。而九邊屯田。又以西北為最。其墾田之令。以邊方閒田。許軍民開種。永不起科。開屯之例。軍以十分為率。以七分守城。三分屯種。有額內額外之殊。然法久弊。生瘠田荒。蕪不治。腴田為豪強兼併。或官校侵奪。汨沒混亂。徒有其名。此體國經野者所盱衡而歎也。今延安綏德宜君等處。各設兵防。人不下數千。大亂之後。閒田頗廣。誠大修

屯政。尚任責成。諭令所在地方有司。并鎮守將官。一心規畫。設給牛種。每軍一人。量給閒田若干。務有餘裕。則軍為樂業。措置已定。請旨永著為令。內省帑運外省。民輸期年之間。將變荒磧為豐壤。易流徙而樂康。足食足兵。未有善於此者。經界在田。開列在籍。非高遠難行之事。非幽隱難察之情。特在以實心實任之耳。至如地方水泉。可引灌漑者。令有司相度。高下經營。蓄洩有成功者。特與薦剡。尤所謂富國至計。一曰之勞百世之利矣。

慶陽府 安化縣 驛馬關在城南九十里周二百四十
步內置巡捕司 魏安鎮在城北一百五十里道路寬平最
為要害宋范仲淹置鎮于此增築周圍六里城門樓櫓
悉與又多設倉廩且通定邊花馬池諸處又相為應
援是以控制外夷藩籬中夏矣 五交鎮在城東北一百
二十里北至寧夏界五十里 馬鋒寨在府北七十里
橫山寨在府北一百里 綠連寨在府北一百里 魏安寨
在府東二百里東接延安府界 金湯寨在府東二百里
白豹寨在府北三百里 界集寨在府北三百里 大板岩
在府北三百里 柔遠寨 見上 宋范仲淹所築周二里今廢
魏安東谷寨在府東北一百七十里通安寨川范仲淹置

里 白牛寨在縣東三十里
環縣 清平關在縣東二十里 蕭關在縣西北二十里即寧
武地名昌鎮在縣西北三十里通馬嶺咸州寧塞范仲淹
築 馬嶺鎮在縣南二百二十里 安化寨在縣東三十里
安塞堡在縣西北四十里宋范仲淹築 平遠砦在縣東五
十里東控大現川宋范仲淹築 團堡砦在縣北一百五十里
宋范仲淹築 徐家寨砦在縣北一百三十里 木鉢城見上
寧州 懷德砦在州東五里 早社鎮在州南三十里 新
莊鎮在州西三十里 焦村鎮在州西五十里 南義井鎮在
州北三十里 鳳凰堡在州北五十里嘉靖中築
真寧縣 橫山寨在縣東三十里 豐興堡在縣東南二十五
里 湫頭堡在縣東南五十里 姜家堡在縣東七十里 解
家堡在縣東北四十里 山河堡在縣東北六十里 西峪堡
在縣北二十里 高石堡在縣西北二十五里

其難得者疏 延慶道通者其民多穴居若人於山嶺無險處故其堡寨以崇崖冠
分兵營以依險處在延慶日又皆和與俗習謂之老山寨可以避虜雖不可以避盜凡
較家之村寨處之故皆崇崖山麓一有賊匪不并而害大者皆十八小寨非若數百人抄
所固有一大寨關之勢若廣其難得者多係以器無不可守者

平涼府志

山海經西去平七百里曰高山是時洪水未溢高下不平直道而後高治洪水
水溢土崩山川崩分升高原險峻絕道阻行今平千里矣高曰涇屬
渭內平涼之水涇河為大分水之源實維高山之山東南向西北為蕭關
大原固勢難不絕或謂平涼自秦漢出秋關東北而平涼之平涼也
而平涼之平涼也之涇河平涼平涼三原以涇渭而入黃河涇渭東南而通于涇
東通平涼而西通平涼水北通涇州之西以入涇山多石砂水皆涇水南境
通門川諸水乃東通赤城良原靈臺通涇諸水北至平涼以入涇涇原屬平涼
南陽之水通涇州之北以入涇山多黃壤水皆涇水以東水通平涼平涼可舟
曰涇後涇舟走也自前以上涇源峻駛奔流可方也或謂平涼以治穀造紙
灌漑田園亦意衡沃利宜相無矣或出高山之陽高山西南陰德靜平是謂山
後之水乃由平涼之清水縣以入渭高山西北鎮原之陰固原諸水通為東西
海子北為黑水東北以入黃河寒不住道涇淺下縣舟楫頗為磨礪足涇故

其利微矣或出高山之陰

平涼城南北之水皆入于涇涇出府城南而七十里至頭山下今日築東嶽
之轉也嶽山頂也地屬華亭曰華亭百泉之說也前即狀頭山期即狀在華亭
其下為洞今華亭無信三水通涇州而回中而東入涇皆可引而為渠轉而為
渠以治穀者亦分涇田園民所利也百泉涇東通空同至龍尾山之陽則六
盤牛營迤東北山諸水通涇而涇流始大東去府城西北一里而達涇高為中
四外三渠陽亦渠東西二十里為廣以百數或信五七百金分涇涇固歲畝五
十金以上或至三十金少者畝三五金池塢臺棚花并竹木相望而楊柳尤多
皆諸渠泉貴產也并以石榴山茶牡丹芍藥葡萄為麗魚以金銀紙箔為上竹以
鳳尾為貴他物難枚舉也其地廣成以米水旱不列旱則平涼涇以增灌而
其或開濬水大至涇乃棄故道而大決諸渠渠深數尺池臺棚棚棚城地盛觀滿
為碌碌唯東方為存其半西北所餘無幾也今方議求導引之術法當于城西
為大堤以行涇而由蓋水則以通渠不可緩也北城之間溫泉出焉即古柳湖

歷考諸州縣志尤老所傳與今所見舊租迥異立法之弊有十二而難盡不與
焉 國初以江南賦數多失實陳尸部侍郎郭恒等而秋糧事繁之民皆充軍
天下空虛而人實卅自占戶半數十名種有官者或至百石初諸將失剋定一
而元將王保休大掠而民而北州縣空虛民草丁馬戶無妻易丁名曰好漢一
糧有司將之於是時法簡吏清民唯糊口僅得而已已後無私復種以地所出大

全

小麥較三年所子繁一夫一婦牛二耕望田二頃荒肥暢茂風雨時調可獲
三百石以十之一納官三十石而至足輸倉即受國無留難索取折銀也故
在賦易足民之望于官里長總一事是之牛車並行每歲不過銀三分而一家
之資足之民人不曾益而食也故公稅皆利熙寧丁無業者一也而絕每十戶
有一二口馬而八九已代輸不支矣立法之弊一也白占種雖多荒地山林亦
廣國將以不民使生息開墾也子孫多而開墾得者地必大子孫寡者不能
守其原業田畝日削不刊之弊二也不均易訟爭訟爭必責求府縣取財故田
園折而輸米至強強軍校侯使陳之弊三也健訟者勝不訟者負負者多奸
猾肆志風俗之壞四也又增監院衙所旗校官吏諸人十梧州縣盡奪民地地
無定分而無室家強軍校益乘勢使漁遊民而賣其職附勢射利富強兼并官
法莫之能禦而里甲日益侵削不存十之二三又以十存二三之民與軍而此
輸十夫七八之糧與糧勢必流亡大弊五也

高皇時駙馬都尉歐陽倫駁遷遷載松花蘭州大
使以聞即誅倫及阿魯諸官

史而當不便時驟造非奉 符驗違定數孰敢言違故驛道清樂而里中不
擾今事之有費倚民取辦而是者因緣為奸民一舍里中充驛造契虛廢要
子而卒亡其善乃設其機有可死之志無生之樂盜賊群起法不勝奸矣伏冀
之回倘文難廣設或職增募軍旅而民病愈甚矣此其大弊六也三歲考績三
考無修私治以前未之有改典典憲簡嚴都御史御史風裁彰明故吏久而民
不煩也是二察院者如網有細綱舉而目張如稍有竊窺固而無漏今則漏網
存每計日牟利迭進起來取辦頃刻已資陪償生理滅矣大弊七也官既知其
弊宜大有以排之乃以官更犯法之物創歸于公官之迫是境不能免其一而
輸公復加為二民力且盡公無所得大弊八也民少官多復必增又重以土兵
援編復大增而民丁少日增日盛其弊九也糧改徵銀難未敦倍輸銀加耗又
折估之水平又壟地利病蘄溝所收不給官種何以自給其弊十也力差准銀大
審一人終歲坐食以役非十全不能而踰庠諸役又將資公費終歲至百金以
上其無十一也今復後之目曰實物並無異也澤至遲矣曰層銀曰捐費實費

八

禮也曰州是給使也曰序曰斗母財也曰弓兵曰民壯曰機兵捕禦曰土軍征伐也曰鋪司兵巡邏也曰暗天曰馬夫曰牛夫供饋公命也皆官所需而不可缺一焉者曰里中老人非後也所以養治教者今令韓而後而役民壯機兵非制也甚又以里中充糧以市民充糧原設衛所大則征討小乃捕禦無衛所者乃設弓兵兵之檢者司釜兵壯今平涼衛所四印餘軍不以捕禦而為衛官壯使也司以十數而弓兵咸納月估不以捕蓋不應公役而加以兵壯重以上軍額錢之軍食民租永民徭隱使弗究而民之代軍役者四萬其額十二也曰民校司軍新封郡王也曰養牲戶曰樂舞生曰齋郎奉王祭也人曰度戶增備備陵而私役民殆無法矣群牧所弗養牲軍校之餘不充樂齋齋郎給薪封之校尉皆非也民校取一人馬足矣或戶取之戶長病輒行賂所免或粵州縣取之言慮其與司議解銀十二兩所以免役也既又提校而解銀其絕而弗副者軍不恤收而新封者又輒簽民為猛兵大非理後民弗忘也而又率其進是文外之貨斯民是以重病其幾十三也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十八冊

陝西

金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十八冊

八十四

不遠九里之城三里之郭王而圖者一焉其護衛一屯四所之營四十戶而依
衛與役十百厚收一千飯依內占相折不啻萬人馬王而郡者二十有與役
戶各百者四又有奉祀 安王墳五百七十戶近雖取屬平涼衛而為奉祀命
役有戶五十者二其餘戶不減三十戶而社人不與焉蓋又不事焉也將以
不至物難之通方矣往者數百人大者以十數又不事焉為城郭不事益辰
而向者平涼衛官兵之居而三分之一縣之所存蓋無幾何故民不支百堡之
多徙屋而居山川民居盛衰亦如之嗚乎產金之山靡植乎羊採珠之淵不種
魚置茂林之蔭園生瓦板乾治之婦不育子姓此豈段愛理勢熱也城郭聚而
民聚審純結裏而閭里托私家強而官政交有由然哉則時奈何曰世祿之

2-43

即竭其故一聞此後不遊即死而公特百復亦供廢矣其傳者因于難行遂捕
市人以乞之而城郭市廛盡開其鳴呼嗟嗟仁人居于寧不思所以拯之乎
陝西行太僕寺之職司牧而都司所統而等四十八衛所清水等七十四營
堡騎兵之馬政以

勅命制軍更軍士以會計其養死而糾治之歲終則以其數報于 朝視其
乞乞者補其軍士之數者其時以並而騎兵之馬為價年額九千二百八
十六兩五錢九分府貯之以待市馬而時給之

范馬寺之職主二聖七苑牧馬之政事凡舊馬市馬之牧養處其地宜均其事
力而給飼之以時其水草字畜而稽其數以歲終報之 朝相牧者收其皮同
籍前之直而字畜其種所宜之入以並市馬而德衡其價率會其要而考其
或以罰其不登者軍需馬則以其馬之弗字者予之子馬之良者必視其軍騎
射之良否而高下俸之則無爭而馬政平其善之入近亦視其地之肥瘠而間
賞之凡使馬亦度其牧之能否而嚴緝之則牧不病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册

陝西上

八十五

天有大和天子有牧僕之職自軒轅以來增典經史不絕于道周始詳說王征
犬戎書以不享在今平涼之域而八駿皆足相也孝王命秦非養馬所渭大蕃
息宜王中興此物則北伐擒仇南平利壁大苑鄭國皆以事馬之盛為言秦
烏藏谷牛馬即馬氏入而漢文景時所殖成群六郡良家馳驅是利馬後之
是郡田牧數年得畜產數萬入養馬亦于涇渭近及司馬置八坊其地止千
二百三十頃樹首首皆同牧養三千官家無幾衣食足是資不取諸官
益合牧而散畜之牧事其事不難以耕而太僕張萬歲王毛仲官職雖尊自本
帝國生是北方貴庶牧事躬親無難集追呼之捷科索之煩順天因地馬
畜滋強萬歲至七十萬六千七千仲至六十萬五千六百有奇也利馬群驛雲
錦地狹不容增置河而史贊其盛國傳至今天豈有它術哉法簡而專誠而不
二改也至崇祿以驢誅毛仲後遂以付母孫山綠山統北方三道又便燕雲京
西牧馬地既隔越而職事難重以固胡叛逆覆用餘謀庫室其餘存者猶足
以資乘車之中興志亦命張改崇牧牧亦不能走馬乃籍隴民田入戶言

其不便牧事遂廢庫亦盡龍由此言之人事得失馬政盛衰蓋昭然矣自宋以
來馬政民則原馬還重錄日不撥給照順留考馬以給戰士金元悉從民
牧與與隨宜取用官以兵事

皇朝通符同庫大振馬政自大將軍得李思齊李茂之騎繼破王保保庸馬能
雜馬數十萬御史大夫丁玉涼公益玉四任而部族悉服乃製 金牌合符
番人以馬充之

朝廷以茶馬養體統正而名義嚴馬日蕃庶始置范馬寺以監範巡以御史
日久法弛私治未年 命都御史楊公一清董治之公振肅紀綱增 屬寇
格整田益市民馬一時觀美熙三年二 計利深矣數年之後所利不補所
費何訖是 牧獲注煩故生糾紛未歸難禦邊塞之風 與驕從熟

集通呼非字子重累之所能堪乎且牧地十七萬七千餘頃養馬一萬四千餘
匹牧軍才三千二百餘人田重牧輕便而牧銀三兩有奇公同銀三千餘而責
之三千三百餘人何種難重每歲各入 習習監養渴不絕代歲月繁促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册

陝西上

八十六

南北皆俗其宜道路往來常費牧人之不支如此州縣地不踰二萬頃馬驢站
僅二十餘萬輕重之相懸如履嘉靖三十七年平涼通判嘉慶陳應祥舉籍平
固以地皆為牧地民村各室廬皆度為牧代之養馬價駒逐蹄二稅權制先定
川縣田稅後以陳地為牧本自相間安得齊一應詳務虛名而民重被病牧既
火獲種馬日削責民市馬吏緣為奸民不堪命英世之君子其思有以善後
乎粗舉其大端云

馬於兵政為最大故古以司馬名官官重兵而優與馬則兵得以致護牧為而
馬愈不獲重馬為司道深則兵困而馬日耗大要騎馬之資在將領而不在于
僕牧之官使馬勿耗在司發之簡便制牧之以時而不在于法令之具備也官
不待入則法愈嚴而水益滋不可不以情察也

固原北四百里有大小二鹽池哇水日聚成粒無事費食所謂青鹽入藥者也
原設批驗所二一在原州一在慶陽府北紅綳堡主鹽牧監引巡撫都御史
張公教率以固原經過監車於靜涇二州立廠市收課以備賑濟弘治十四年

總制秦公繼統陝市固原固原兵備主其謀引銀移批驗所駐慶陽慶陽兵備主其引銀以備差用固原五堡嚴置老人半行每廠五百引引以市馬騎銅板印票兵備道給老人送州印鈔以資盤數商名方許市每車收門銀一斗五升石收票銀五釐州庫收備軍需批驗所引收外引銀一錢州庫收備買馬而半行又納州公用銀十八兩嘉靖二十八年知州倪雲鴻又增斗底年銀一錢五分計一廠五百引共銀七十五兩又備公用以盤里甲之固原半行過取斗底而象標馬半行倍收私放官火利而商與里甲文文病良有司司可以取之也

總兵官洪武初即有此師蓋大將元帥職也子兵無所不統給將軍印以便征伐陝西唯馬銀不給印初以僕伯都督為之連總兵出鎮銀多僕伯火習違事而武臣以執制致仕都督者蓋新乃性任以特等推屬指揮假以署都督無事之師而元帥兵故入微位重鮮勝任者為諸紳視之益輕矣

固原塞軍東勝屬之大同守在外而河套馬口地無事設兵地雖空虛而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册 陝西上

八十七

邊民降者和牧魚鹽仍漢舊自食其利官不局民軍不煩餉公私俱利成化以來始棄東勝塞軍東入起勢必增兵固原以北民思為兵種費增多官費充供中舍馬塞殿院東徙回野抵抵軍民爭訟毋後真居公私交病誤音以口舌之寸在九邊而固原延綏最倚入衙所倚重以守有主則兵兵為尤重焉虜寇侵犯不時調遣無節度于各抄馬者指能而兵紀生息理勢然也節緡財用以捕賊勝之計計進近利害以息命馳之與仕債紳侵漁以拉折衝之兵居十五日望之嗚乎豈為還以言哉

官軍常牧馬東面海難難為寇先據水泉則文趙張之殲焉于黑水蓋以而海牧馬誘之深入而先北麓水泉迎擊其渴別公天和遠識杜東置城以便耕墾利廣而難患稀花牧軍則牧有東面海之患是諸諸茶馬御史下通判陳應祥檢治應祥希御史意盡以予花軍司兵者不敢請自是戰馬無所牧而生食官習括之不給固光日甚矣設軍起范范馬也至固原五六百里道遠之絕膏焉要探故城峯州下馬則以碩金轉輸范至有倫盤旋是而伯廣公松威利會是乃

反設法禁諸城蓋頃便直至固原以固之又河東益自黃河南徙重以地震水洩解也他日焉而河則旱少多胡台而旱胡耳及水堪食則奇益美而關輔病乞道至平田洪河至此一變道宜民非上智豈能者其能識之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册 陝西上

八十八

涇州唐生王寧窮涇記 涇水紀于禹貢廣輿記音儒
說文涇水以內訓曰兩水合流之謂也又曰小水入大水之名
質其實窮涇二州有專名之者有通名之者專名者以
義也通名者以類也以類通名如會于涇涇東通洛涇是也
蓋涇自鳥鼠而東迤邐出井頭而北來三水高陵而西
于河經龍門東注涇州洛田縣耳東北入河既皆小水入大
水且兩流合為一以故不曰涇渭而曰渭涇不曰河洛而曰洛涇
由是推之則凡諸州之水類於是者皆不拘於定名而得通
稱為涇也以義專名者涇屬渭涇是也涇在華亭城東三里
乃兩水合流而其北源而小隴山之馬峽俗呼北河南源而
出隴山之仙姑峪俗呼南河北河環朝那山前蓋山有古朝那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冊 陝西上

八十九

王廟其西北有漱東至特東三里而別稱為西山南源瑞王
母山山巔有古王母宮東至西里別稱為儀山俗呼為西頭山
儀州俗以是名也儀而兩山南北對峙豁開如門故兩水合
而東流名之曰涇也又二水交流而下亦專名為涇也涇應為深
潭一名合水水之北岸一臺而廣平夷荆榛瓦礫錯雜相傳
為王廟也北涉而山之巔遙見東南隱隱峰巒侵入太虛隴州
吳山也沿涇峽峽石三十里皆斷崖堆壁神禹疏鑿之路也
峽行十五里南嶺有女神之廟扁曰抵涇元君土人呼底如
娘涇讀為焉孺同音廟東十五里至石堡涇北受柴即水
源出朝那湫山之陽而陰即為涇水又東五里至安口峴牛心
山南受武村水涇至是蓋大北有斷萬山白馬鋪鎮柴郎而

采南有五馬山自石龍寺武村而至兩壁削立峻巖百仞東
涇于中堂流湍激經行五里為屯城唐李元諱屯兵扼吐蕃者
也屯東為老信川涇水益大深不可涉湍不可亂行旅皆懼而
濟又東二十里北過老信縣城老信人曰涇水遠北又東七十
里東過涇州過田山乃屬於涇水臨此千醫學小惠副虎谷王
公按涇州誌諸生坡乃涉水登王母宮寧從行王公東眺曰
北流而南者何水乎寧對曰涇也南流而清者何水乎寧對
曰涇也公曰是果窮涇州屬涇之涇乎周職方其川涇涇乎
若公劉有涇鞠之即吾過臨西行三十里涉一大河北入涇是
何名乎寧曰會寧臺之遠漢也公曰果子註涇鞠之即曰臨
地曰廣也詎且廣求之斯地有百泉乎寧曰至華亭西北三十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冊 陝西上

九十

五里山朝那漱陰有泉百餘為涇源乃百泉也有涇原乎寧
曰亭曰會寧臺之西沂陽隴州之北華亭龍門之東有廣原唐
尉遲敬德破突厥郭子儀破吐蕃之西原也李元諱開美
田中頃號曰良原今為涇州原公曰此與吳山南北乎寧曰
正相南北公曰必臨西至百里外有兩水合流始可謂之涇
矣若其窮之乎寧計華亭至涇程一百三十五里果符公
言還白之公曰朱子註詩言涇水出吳山西北者以名山而志
名水窮源所流也今遂謂出隴州東入于涇今隴水乃潁入
渭至涇遠矣且將置涇原於何地乎按寧主論涇謂小水
入大水是矣然遠漢難經流重臺源出武村而南遠則川諸
水合良原重臺諸漢以入涇皆涇也

華亭縣志 高其泗水之源周曰盧國後為戎那屬

義渠秦滅之遂朝那縣屬此地則其南屬隴而郡隋大業初改朝那曰華亭唐屬隴州貞觀中置儀州尋廢後唐同光中復儀州宋初因之附華亭領安化百泉咸平中復割鳳翔之安化赤城隸之徽宗時省州為華亭縣與安化赤信屬渭州金立渭州為平涼府改安化曰化平元併化平入華亭 先是韓宇廣閣後割肅關北三十里為群牧所縣西六十里為韓府散依田東三十里為武安監而地沒秋令仍併故韓府地入華亭都盧城在縣西北境今都盧山下有故址書牧監徽盧

天二即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册 陝南上

七

彭模傳曰盧彭在西北

按石傳與盧

安化城在化平里

宋建縣金改化平今為鎮

縣北百二十里

朝那湫在縣西北五

十里湫頭山山最高池廣五畝清涼莫測秦惠文王將伐楚投祖文于此 泗水原一出縣西北馬峽口諸泉為北源一

出縣西南仙姑山諸泉為南源蓋縣三里合而東 古百泉

在縣西北昇頭山山與空同連廣即昇頭山陰山下有泉百

餘流為涇是曰涇水之源詩云逝彼百泉今距縣五十里有

百泉縣故址品山其上有湫頭秦朝故湫也又曰烏龍山其上有昇頭

下有百泉流為涇西北曰高山山海經所謂也蓋西北曰六盤其東曰虎亭山東二

十里曰金佛峽石障峽也又曰十里曰牛營山古曰秦關又西北二十里曰輪焉

各元安而王天張房皆隴也高山東下曰都盧呂聚料平又東連雲山

障第峽在縣西北虎亭東二十里峽奇險水聲激宕如彈第唐宋為戍守要地唐有併寺俗稱金佛峽 古虎亭在縣西北一百八十里後漢隗囂遣牛邯軍虎亭唐肅宗幸靈武牧馬于虎亭宋吳玠與金人戰于虎亭大破之今置驛仍設守備一員統兵駐防 古肅關在縣西北接界三百里漢文帝時匈奴入肅關即此東接鎮原北通固原鎮今曰牛營山 牛營山在華亭鎮原之東北與隴山之北接固原五十里 古高山在縣西北境 即六盤山 山海經數歷之山又西百五十里曰高山其上多銀其下多青石礧

天下即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册 陝南上

七

黃及自大興三年高平郡界有山崩中出數千斤雄黃其山

多棲其草多竹涇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渭其里多磬石青碧

縣西北石香磬峽松子峽暨朝那湫之下流匯於馬峽口

縣北大山經縣城北而東曰北河縣西南之水源於齊山

循仙姑山經縣城南而東曰南河皆匯於東峽口是曰泗水

西北大會坡諸水曰新店川柴城川東出東峽之東西南十八盤諸泉曰木賊溝延官溝水磨川武村

川東至斷高山之麓皆匯於泗水又南則七鄉三鄉二川

東經崇信之赤城蓋臺之民原而東入于涇又南則海龍諸泉循東南而下入于渭又大會坡西北十里曰百泉流為

白岳川暨西北聖安川化平川龍家峽川皆匯于空同之
前峽又西北曰馬夏山前後暖水川鮑永川皆出沙棠川匯
于空同之後峽又西北曰嶺陽川蔡家川九亭川俱出金
佛峽循府川而東至于龍音寺之東麓與空同前後峽之
水合是曰涇諸水皆東流惟蕭關韓耳朵之水北流不
與涇相通循固原而北入于河 馬鋪嶺關地界平涼
金佛峽關 三御關地在崇信隴州之交並華亭而
三以上三關舊各設巡簡一員今革

武全文內源辨曰後世稱渭水者以誤治誤千載滋疑止蘇米子註詩渭水出吳山西北秦內註
為黃出弦蕭敷之西北遂不得詳於其地而以隴州汧源縣為渭水之源今考隴州汧水皆由
汧入渭不與渭通此不待辨而知其無涉也惟吳山諸蕭敷之說先儒即莫無據而秦
稱之考古志華亭有龍山有渭水此說甚確則渭水出華亭固無疑矣吳山即龍山華亭
與隴州山連壤接境內諸山皆屬隴人曰小隴山且唐宋之際縣屬隴而宋入平涼也則米
子所稱吳山西北安知不在華亭境內而必龍山耶敷之說猶數任今隴州蕭敷是辨
應之而敷之說亦非則其後人不深考而北之義誤以渭
水為汧則泥古所執不當于南黃涇屬渭而又公劉禹錫之什果何所辨也是下可不
辨

武全文涇源辨曰按地志涇水出原州百泉縣界頭山山海經則曰敷屋山之西百五十
里曰馬山涇水出焉考馬山在平涼即西水由瓦亭川而東併頭山在平涼西南下有
百泉流為涇晉雅于郿城之西敷之說以地志為據則百泉為源馬山為支以山海經而

後引百泉為支馬山為源而說並存則是水南北有二源與內相承然二水之第一泉諸
水皆從一火從一水入大水以火納小不以小納大則涇源當在并頭以地更計之
高山之水源百二十里地頗遠并頭距平涼四十里地較之且瓦亭至空同之西并頭
出高山之東則入平涼以遠者為支近者為源下者為源上者為支者無之則
山而從其勢約流而考其源百泉之水自空同而東下山環水湧其勢約流於華亭
最南高山之小西出毛亭川地遠而細比亂于涇勢則以涇為源然則山海經稱涇
水出焉山何以故曰高山支接終南原本華嶽峙隴山西北并頭峽東向山北之如松山
皆環於故志山者谷卑而從高簡是水者谷小而從大統并頭下高山而涇水同之
宋王註謂源曰吳山與隴馬山同也

鞏郡記

鞏郡迫近戎羌雖河迤西北俱有邊鎮而隴迤西河之干江之許不可無備也是以國家既已分置衛所矣又設參將守備以統之關之而邊徼之防禦始周且嚴其諸却虜和番高城深池貿易茶貨馬歲聽總督尚書撫綏中丞經略巡按侍御糾察而其防益密矣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册 陝西上

全五

馬政 茶馬 歲徵茶于漢郡一百故事官軍轉運今招商採運矣 設轉運茶站于秦州隴西伏羌寧遠今以交于洮州茶馬司今令商設批驗所于洮州 茶引有數視茶商有數引 茶商有數視私茶有禁 私市有禁 通番有禁 出境有禁 歲易馬於蕃因勞番 巡按御史監察其事 邊備按察副使 參將都指揮招諸

番及其馬於岷而勞之易之 勞遠近若干

族 易番漢若干匹 袍罕若干匹 洮陽

若干匹 其馬行行太僕寺烙記給各邊

官軍騎操 發苑馬寺畜牧 牧推 鹽馬

歲徵鹽于西和 一十三萬二千九百四斤十一兩于

漳 五十二萬六千六百七十七斤 有開月二十四萬三千五百一十一斤

每上馬鹽百斤中馬八十斤 其馬給軍騎

操或折銀給軍易馬 亦行行太僕寺烙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册 陝西上

全六

記 亦發苑馬寺畜牧 私市有禁 私行

有禁 洪武間歲差行人司行人省論 永

樂間歲差監察御史巡察 弘治間特差

左副都御史楊公一清總理 正德間仍差

監察御史巡察

兵政 設洮州衛於西頃之東洮之陽岷州衛

於岷之南洮之陰靖虜衛於積石之南焉

蘭山之麓而固城所於武都山之西白水江之

東階文所於羌之隘龍蜀之阻而單昌奉
州諸衛為一輔龍關北關為一翼若長城記
之起自黃河則其要會焉 洮州分守參將
都指揮二人以陝西都指揮為一駐節于洮
岷州守備二人亦以都指揮或署都指揮或
指揮以都指揮體統行事者為一駐節于
岷 靖虜守備都指揮一人駐節于靖虜
西固城守備都指揮一人駐節于西固 階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冊 陝西上

九十七

文宇備都指揮一人駐節于文

烏鼠子曰隴西近羌北近戎故其地皆雜
以武羌今戎稍在塞北而羌去塞西遠
矣是故洮岷守以參將并西固階文御以守
備而秦鞏諸衛階禮諸所每歲都指揮
或指揮一統旗軍丁壯一統游兵以備禦于
原州于莊浪甘涼州聽總督司馬撫綏中
丞屬總戎都督列屯于諸邊營以防虜然

靖虜衛近邊虜苗寇即可至靖虜至靖
虜即可至安定會軍故靖虜防以守備而
安定會軍皆屯以指揮近言者 奏以秋冬
分守參伯駐會寧分地憲僉駐安定而通
渭亦防以官兵其諸守備嚴矣但將不皆
願牧兵不復漢唐不容不屋 當寧西顧
也故告諸蕃邊者
番無稷也羌人以牛羊乳及蕪根為食以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冊 陝西上

九十八

茶為飲非茶則無以為飲而食亦不多漢郡
產茶民不得自相貿易也於是立中茶法命
秦隴商領茶引采茶于漢運之茶馬司權
其半易馬於番漢亦而其馬分給于苑馬
寺諸苑牧之以免禦邊官軍是故歲 勅
侍御史監察之而行 行太僕寺 苑馬寺
卿佐領其事 國家於蕃邊不其詳盡矣
哉 烏鼠子曰 國家馬政兵政備矣然兵

不加強者豈有他哉食不足耳差不推邊
儲之多通而屯田亦未必皆治也甚矣天下
衛所屯田之無補於官也凡郡縣之野田地
膏腴者皆軍屯而歲無積月無支止懸一空
創耳影射之奸兌易之詭夫何可勝言哉

九域志 秦鳳路

通遠軍 鎮一大甲祥符七年置威遠 威遠軍東南
若熙寧八年改為鎮 一百里

城一 元豐四年置 定西 軍北一百 若六 建隆二年置
水軍大橋元

年置米遠三年置軍通熙寧元年置通渭熟羊六年置
鹽川元豐六年以蘭州通渭軍七千廢米遠若

永寧 軍南一百 寧遠 軍東南七十里 通渭 軍東七十
鎮廣英咀兒堡

一熟羊 軍北四十 鹽川 軍西三十 通西 軍北六十
堡一

熙寧四年置 三岔 軍北三十
十五里

秦州 監一 開禧初於清水縣置鎮治太 太平 州東七十
里

城二 建隆二年置伏羌若熙寧元年 伏羌 州西九十里
鎮得勝橋林

大像芳園探長新木聖林兩鎮 甘谷 州西北八十五里 鎮龍
石人馳項者不一堡

五堡 若六 建隆二年置定西開禧初置多州原發元年置
三陽大橋二年置安遠慶曆五年置肅州治平

細道 定西 州西北四十里 鎮寧 縣上缺下缺 三陽 州北
里

里 鎮渭源安下縣平開禧初縣日縣 多州 州東四十
里

林長山郭馬靜慶定平 安遠 州西北二百 龍城 州東二百
水國郭馬靜慶定平 二十五里

川 州縣二 堡三 開縣九年直床樓寨太平興國四年置

治坊八里收 床樓 州東八十里 鎮南石古道中城東城定我定

堡 治坊 州東八里 鎮南石古道中城東城定我定

峽州和政尉 峽五 前縣二年直隆江峽尉上州興寧二年

臨江 州南二百 嘉州 州東八里 床樓 州東一百

嘉州 州南二百 堡三 興寧七年直隆江 遮羊 州東一百

藏 州西一百 鐵城 州東八里 監一 興寧九年 滿山 州西一百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 陝西上 百一

烏葭子曰代傳至宋而後天下有城有若以備

敵城以備敵至若設知若城六設主將而還

徵土地始紛一矣

武經總要 秦隴鳳翔階成路

秦州天水郡 本秦初封之地在渭水之南諸羌難處

至宣帝時後為內地工塢邊城在宣帝時東入隴州界

故隴山路而一著界一百九十里南鳳州界一百八十里東

以隴州界一百四十里宋朝廷為雄武軍節度使已蜀之境

隴州界一城其而又按境境以著隴山之外今之都舍也

直轄二十三以中營一知州舊屬通都此使便今直屬

鳳翔階成六州軍由步軍都都署以下兵官以州為治所

峽二十三 州境曠遠曾璋在邊增築多門治

坊床樓靜我三陽定西伏羌永寧小洛州成康

十若後壕三百八十里 永寧 建隆中興西以控龍谷

舊號而書若生道中賜今名直轄田以爲險固東至伏羌

若二十里而南至永寧若二十里而南至小洛州三十里

哥城九伏羌 本唐初伏州後改為縣天寶後陷于吐蕃宋

定西若四十里南至永寧若三十里 小洛州 在伏羌若而南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 陝西上 百二

為美我所據雍州知州溫仲舒發兵 取順教時劉詠中使

視之言得此甚利遂置若今為內地祥符中再修東至永

寧若三十里而南至永寧若二十里 哥州 太平興國中在赤城川東

關七十里而南至坊若四十里而南至床樓 定邊 至平一百八十里

若六十里而南至邊城而南至州百五十里 定邊 東至隴州定成

鎮四十里而南至清水水北 治坊 太平興國中在赤城川東

外藩界五里南至床樓若四十里 床樓 開寶中在赤城川東

東至治坊若四十里而南至靜我若四十里東至州百五十里

東南至清水水北 治坊 太平興國中在赤城川東

太平興國中在赤城川東 下界小堡五里東至床樓四十里南至

城二城相據東至馬棚嶺六十里南至白石堡四十里北至九龍

漢項主族散居西北邊陲落不相統一款塞

者謂之熟戶餘謂之生戶陝西則秦隴原渭環慶廊延四路河東則隰石麟府三路其酋長則命之戎秩賜以官俸量其材力功績聽世相承襲凡大首領得為都軍至主自百張以上得為軍主又其次者皆等級補指揮使以下職名其立功者別建為刺史諸衛將軍諸司使副使至借職殿侍充本族

巡檢緝捕族帳謹固疆界器械糧糧無煩

于公上番部巡檢有諸司使副使承制掌班供奉官至殿侍受俸準正員官添支亦如之諸

刺史諸衛將軍者授俸準番部官首領都軍主副軍主副都尉候指揮使副兵馬使者其月給自三千至三百為差每歲冬人給伯服紅錦者七種紫綾者三種以官差以十將以下皆給土田景德中鎮戎軍曹瑋言番

部兵最為精銳其列抄皆朝廷補授多老弱願凡四者有擇軍人充從之

路總六百七族十五萬五千六百人馬三萬四千

三百足其隸廊延路皆居延州保安界隸

秦分軍路者居慶州界隸涇原路者居原

渭州鎮戎軍界隸秦鳳路者居秦鳳州界所

以離戎醜之勢張番翼之衛也又若戎兵防

邊之制前世常皆代更之東原為費甚大

故置錯建策不如選常居者為軍具田器

及募民徙塞下所以賊難邊之用得習俗之

便國家用是法於西陲募土人為弓箭手

給田二頃出一甲士至三頃方出戰馬二匹稅租從

役悉為蠲復器械糧餉畢其自給分堡

堡使相聚居設營抄之名備卒伍之制亦

置指揮使仍置弓箭手巡檢以護鎮之每

戰則常為諸軍前鋒凡四百九十二指揮三

萬二千八百五十八人馬九千五百九十足此修塞

禦戎之至要也

故渭州龍西郡

漢陽有故名曰龍城今朔城處其
西故曰龍西縣秩首等十二縣風俗
尚武乃習戰射而漢大郡良家東漢十二郡騎士其一出
龍西唐置州升為都督府廣德中而武犯還龍西秦渭
李為虜境廢城在秦州水寧者北七十里熟戶張香兒
族張之所來至秦州三百里而武岷州三百里而武成州四百
里北至鳳
州四百里

金州會寧郡

古西羌地秦併天下屬金城郡漢帝
分天水龍西縣按各二縣屬金城安定
二郡此為秋楊縣地屬金城後魏置會寧縣西魏因之會
州唐廢唐復建州東至故原州四百里而武涼州六百里
南至蘭州四百二十
里北至靈州六百里
關二 馬蘭 會寧關西 會寧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册 陝西上

百七

州西北一
百八十里

洮州臨洮郡

本羌戎地秦分三十六郡而臨洮即其
地洮水出西羌中北至枹罕東入河周
恭帝置州唐隸隴右道天寶初哥舒翰破吐蕃于臨洮
城西二百里遂以其地為神策軍後唐貞觀中建為保
順節度塞外十鎮洮州則其一也今魏川大首鎮順
羅立文法制諸羌致塞為藩臣其部族在洮河之地唐
定中命為節度使以嘉慶王東至岷州百七十里
西至蘭州南至靈州百七十里北至河州三百一十里

莫州軍

在洮河唐
風中道
山海三 洮水 漢書洮水出西
羌中北至枹罕
東入 青海 在吐谷渾國甘松之南洮水之西其海周四
千餘里有水山其俗多羊軌放牧馬羊其

上言得龍種吐谷渾帝得波斯馬故入海國生駒
駒能日行千里故稱青海駒隋時駐主張社吐谷渾出
伊吾遂城于青海唐天寶中築神威軍于青海上吐
蕃攻破焉舒翰築城于青海之中龍駒皇吐蕃遂不
敢近

金山

會州之西青海之東甘肅之南魏川之北隴人
唐世居金山之陽山之西南薛延陀舊地

岷州和政郡

秦隴西郡之臨洮縣地蒙恬擊胡出
後魏大統中置岷州唐武德初置都督府天寶初改各
和政郡至德後陷于虜東至故渭州三百里開元中置
公驛西至洮州一百七十里南至隴安二
百五十里北至蘭州秋通驛五百二十里

文州陰平郡

古西羌之地漢隴西南安陰平道
屬武都郡而魏置文州西至龍州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册 陝西上

百八

四百里南至蘭州二百四十里東至枹罕界一百二十里北至
階州六十五里西南陸行六十里扶州界又九十里至扶州
又三百里至枹罕西北吐 橋一 陰平 蜀艾伐蜀因陰
藩界大恭嶺二百二十里 通道作橋
自此橋始

右若与九域志所載小有不同

國朝

隴西關六

後川 烏隆 三角 西十
陽 藥鋪 赤山 峇一 熟羊 西四
里 里 里 里 里 里 里 里

堡三十六 紅岸 謝家 鐵山 劉家 汪

家 汪家高山 新添謝家 太平 韓家

張家 鄭家 石門 供縣 齊家 馮家 汪

家 宋板坡 藥鋪山 供縣 魏家 楊林 坡

林 郭家 姬家 關南 劉家 供縣 石家

唐蒙 陳家 烏隆 高家 李家 韓家

戴家 董家 王家 榆木岔 蔣家 供縣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 陝西上

百九

營七 汪家 暢家 李家 張家 袁

家 紅岸 王家 何家

會寧 堡一 水泉 北四百二十里通 正川 北

寧遠 關五 廣吳河 西三里 水關 東南四十里 倚

馬務 四十里 大樹 八十文里 砦十四 紀

家 西三里 石門山 四十里 灘哥 南三里 馬務山 六十

左界嶺 僧官寺 供東南 松山 頭三十 木家嶺

里斗底山 南 討細平 七十 党總旗 東 大

平頭 二十 祿寺川 馬龍川 供三

伏羌 砦六 永寧 西四十里 小洛門 五十 大洛門

六十里 家 威遠 七十里 宋祥 堡一 連龍谷 宋度

祥行中修 有中藥見上 堡一 連龍谷 宋度

通渭 關三 華川 西四十里 開門 東三十 石遠

關 今 堡子百餘 中林山 西五十 石硤嘴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 陝西上

百十

湯峪 供二 渭陽 三十 石峴 六十 錦雞硤 七十 城川

六十 高山子 東五十 石山 六十 高寨 六十 甘果 九十

塔泥 南二 党卜灣 五十 蘇羊坪 六十 椅子山

六十 連隆 七十 孫家坪 三十 確子川 穗西坪 供

六十 隴陽 五十 李家嘴 三十 石峰堆 四十 白陽

五十 石併 油房溝 供東 石硤 堅難 供六 耕

種 五十 蔡家 七十 紅土嘴 七十 雞窩 東而九 響

寶一石觀木嘴一百二里 幽江一百二里 四箇墩子五里
 寺羅坪一百一十里 賣廟川里九十石溝東北七長義
 金五里大灣 深溝 董合 斗底 大盆灣 縣供
 境七高屋 縣境五 山岩 縣境八 懸空 蛇尾頭
 十里 縣境一 坡龍溝 縣境二百里 石皆堡
 九十里 第九盆 堡 青嵐峒 東三 泰
 安定 關一 峽口 縣境 堡 義盆 四十里 害口 盆南山 大西口 中灘 縣境六 三九盆

中灘 小南盆 縣境七 石峽 大西口 張生 縣境八 大西
 盆 高山寺 縣境九 唐家 縣境二 旱盆 好地掌 縣境四
 八泉子盆 縣境五 馬家營 縣境五 蓮子盆 縣境五 姚家
 盆 縣境六 蓮子盆 富家 縣境六 白骨盆 平川 縣境七
 比盆 縣境八 韓家 縣境八 第二堵 縣境九 馬堂 縣境一
 泉峪 內觀營 縣境四 大撒口 七里站 縣境五 楊寺
 青土坡 縣境六 南盆 東嶽 縣境七 烽火盆 縣境八 石家

五十 中川 縣境六 花川 縣境七 車道嶺 縣境九 滿家峽
 口 縣境一 九條盆 縣境一 南山頂 縣境一 關川 縣境二 紫
 一熟羊 縣境一 南六十里 又見西
 漳 堡二 關四場 縣境三 盆 縣境三
 西和 堡三 初山 縣境七 鐵城 縣境二 縣
 藏 縣境一 營一 鄧公 縣境一 國公 縣境一 縣境一
 遺址尚存

天下即國利病書 第十八冊 陝西上 阜二
 咸關一 黃渚 縣境一 堡一 白還 縣境二 縣境三
 秦 關二 西關 縣境二 縣境三 縣境四 縣境五
 震 縣境四 沙龍頭 縣境五 橫河谷 縣境六 杜
 樹平 馬跑泉 馬房山 東新谷 花南務 縣
 牛山 白石谷 縣境六 賈家川 縣境七 北福務 縣境八
 東放牛谷 縣境九 瓦子平 縣境一 杏樹灣 縣境二
 車嶺 草川 牧丹園 堡盆谷 馬鞍山 縣境三

呂家平 剪子嶺 蜘蛛谷 俱州北 三陽川 在州北 女

兒溝 姚家莊 俱州南 堡三 皇郊 州南三十里見 劉

溝 宋徽寧二年夏人寇 鵝牛 州北三十里三陽川即伏羲臺對臺

徽關 州南五十里宋吳玠破金人撤離喝處 仙人 六十里吳玠破金人處

晉泥 在晉泥店宋乾德中節度使有彥進所 鳳州 在河池取青泥關路下與州克勤

階關 在晉泥店宋乾德中節度使有彥進所 峯貼 在晉泥店宋乾德中節度使有彥進所

峯 在晉泥店宋乾德中節度使有彥進所 石 在晉泥店宋乾德中節度使有彥進所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 陝西上 章三

里黃柏 東三十里 白馬 蝦蟆 俱東三百里 山榆 南百里

七溝 峯十三 峯貼 西百里 五虎 東百里三十里 峯貼 西百里

墩堡 西三十里 龍王山 三十七里 黃虎壩 四十里 峯貼 西百里

小山平 俱四十里 清江壩 五十里 陳家壩 七十里 峯貼 西百里

平 七十里 白鶴橋 八十里 水碓峪 九十里 虎壩 八十里 峯貼 西百里

屯王十一 橫川 白馬廟 朱欄 孤兔廟

石碑 有宋吳玠 小川子 索池子 中 壘泉 小溝

兒吳家平 大麥谷 小麥谷 黃家 索落

高橋 泥陽 小泥陽 府城 中 大營 平落

東風城 沈家灣 馬嘴石 石嘴頭 拋沙河

西高山 南平 高家村

秦安關 三 臥馬 東一百二十里 驢移 北四十里 關 今道址猶存

馬頰 北三十里 峯 三十一 叭叭 乾礮城

東 十 白鶴灣 二十里 高峰 四十里 九龍山 六十里 獅壁 九十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 陝西上 章四

臥馬關 里 花山 南五里 荆家灣 三十里 田天溝 第

七溝 中下 俱東南上 觀平峽 西二里 黑土山 三十

里 廟坡 西南三十里 玉鐘峽 北三十里 錦帶山 四十里 河西

五 岳家堡 三十里 曜紫嶺 三十里 馬頰溝 上 中

下 四十里 神仙嶺 西北六十里 總 東三十里 好地嶺 四十里 馬駱川

里 堡五十二 河西 婆羅灣 西斷山 馬頰

安川 武峽 大山 第七溝 田天溝 東川 圓

樹中鎮 黃漢溝 羅池 乾湫 二馬頰 二馬
 塢 南溝川 龍城 斷山 二乾湫 石峽 南山 三
 甸川 照坡 高妙 二麻谷 宜磴 錦帶 暖
 泉 把龍 葉鹽坡 板坡 龍灘 葉甲 玉鐘
 南鎮 水火峽 王甲 臥鐵山 高甲 神坡 了
 中難川 開門關 龍堡 衍閣 臥龍 螺泉
 郭嘉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 陝西上

百五

清水鎮 六 白沙 東三 百家 盤嶺 七十 恭
 門 東北 關家 八十 張家川 七十 堡十四 寶家
 花廷 俱二 韋家 六十 谷麻 七十 崔家 治坊
 劉鎔 俱十 化林 西七 甲家 七十 大原 百 如刺 峽 東
 分 杏林 俱五 任家 里 杜家 東四
 禮 關八 洮平 西二 牛脊 西南八 野麻 二百 夾
 箭嶺 南百二 銀尾子 百九 尖岔 北八 大樹 百 潭

渡 東南 萬 砦三十六 紅土山 東四 高坡山 蒲濟
 溝 東二 黑漆廟 長道 俱四 隔虎谷 六十 殿其
 灣 梨園谷 裕子山 俱七 保子山 左谷溝 稍
 谷溝 俱八 南丹谷 寬川子 余旗 黑谷 馬
 槽溝 俱九 北坡 橫河 俱百 翟家 南十 漢陽 大
 山溝 俱二 水磨川 雷王山 俱六 核桃山 西谷溝
 俱八 麻池子 泉谷 俱九 大潭 百二 上河壩 五十 香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一 陝西下

百六

樹凹 高家山 俱四 平泉 五十 秋子山 西十 寬谷
 沙馬山 俱三
 兩當 砦一 馮家 在縣東南五十里山巔之上平麓如
 人多避此砦的
 砦址微然南在
 文 關三 玉晶 東百二 火燒 北十 臨江 東百二 砦十
 三 安昌河 西七 哈喇 里 陰平 九十 大黑溝 東
 北 俱百一 馬營 百二十 鎮峯 百二 鐵爐 西南四 松平

西北百陽湯 百六 九原 百三 陽湯屯 百四 臨江屯 百
三十里 從一 樓舍 西北一百
里

洮 關九 高樓 街東五 三岔 里 黑松嶺 三十
里

八角 北百四 大嶺 七十 黑石嘴 東北四十 石嶺 北五十
里

徽 三十 舊洮州 七十 北五十二 鄭旗 四十 張
里

雄 三十 東石旗 三十 秦百戶 二十 溫旗 二十 楊
里

花 三十 龍邑劉 三十 馬旗 二十 朱旗 五 張旗 漢
里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冊 陝西上

百七

五馬 仰得溝 十五 劉旗 三十 張仲和 里 上廬
里

都 十 下廬 都 十 威旗 十五 後川 前 五十 後川
里

後 五十 占旗 五十 武旗 五十 水磨溝 四十 陳旗 四十
里

石 里 早堡 四十 小兒灣 三十 石門 四十 韓旗 四十
里

五里以上 劉順川 里 著泥 十五 楊誠賢 二十 孟繼旗
里

三十 李剛 三十 楊昇 四十 舊洮州 五十 沙巴兒 四十
里

馮旗 四十 孫百戶 四十 火燭 三十 王標 二十 殺人
里

三十 白土 二十 水磨川 十五 羊徽 三十 甘溝 六十
里

里 治里 九十 劉家溝 九十八 角下 一百二十八 角下
里

里 景石城 上 一百六 景古城 下 一百五 阿骨山 一百五
里

趙總旗 一百四 蓮花山 一百四 秋谷 一百三十 堡
里

二十二 寶樞 五十 常旗 十五 綏郎 四十 黎園 十
里

龍邑劉 上川 十 丞相溝 五十 黃胡子 五十
里

俺奔 五十 楊昇 四十 普藏 六十 古尔 五十 土
里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冊 陝西上

百八

門兒 三十 驢房 十 石嶺兒 十五 大草灘 二十
里

八角 一百二 白松溝 五十 小嶺兒 四十 甘溝 新 六十 亂
里

石灘 八十 石廟兒 八十 茹尔 羊 九十五 里 以上
里

峽 砦 五十八 谷龍溝 東 二 野人溝 里 茶坪
里

峪 十五 梅川 三十 班哈山 五十 申都溝 八十 永寧 七十
里

里 紅土坡 二十 紅壩 五十 冷落山 五十 趙趙 七十 各
里

路山 六十 磚塔寺 七十 酒店子 十 東林 南 三十
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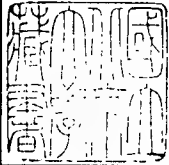
祿徽里十五 西園口六十 陵元赤里三十 占藏龍二十
 谷剛都五里 柏楊林一百一 分水嶺四十 大溝十五
 甘三里 哈答川六十 黃家寨七十 新橋四十 脚
 力南八 顯角九 高橋九十 何家一百二十 宕昌四十
 老鼠川一百七 新城市一百五 曹家莊五十 駱駝巷
 里中三十 廟兒溝二十 深溝四十 下冷地谷六十
 里野狐橋四十 上冷地谷七十 橋頭里四十 坎十 他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册 陝西二

章九

一里 鹿兒嶺四十 馬相溝三十 高石塢五十 章
 哈溝四十 老鴉山三十 鎮羌三十 吾麻溝四十
 三十三 岔西八 木香四十 柏木赤四十 柏石溝
 西南五 水磨溝四十 馬塢七十 師婆溝四十



陝西下四川 備錄

登昌府志肇為國家西北門戶舊屬乘垣無一牆之固
室僅衣帶之隔階文西固之間番族動輒蠢蠢三
宿兵地莫重於此者故自周秦開疆漢唐置吏以
不尋於干戈飭備當如何者今新疆雖建邊長兵
雖設餉廩卒饑堪虞倥傯惟恃其不來單弱何稱於有備故廟
堂西顧而嗟疆臣蒿目而籌無不為三向兢兢云

洪武二年夏四月大將軍徐達遣兵隴右肇昌元守將總帥注
唐歸附 秋七月大將軍徐達遣將來伐南境秦徽階岷西禮
成文北境安會渭秦俱歸附 三年偽夏平章丁世貞會吐蕃
攻文州守將朱顯忠死之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九 陝西下

馬戶口為將守城賊與存城亡豈有求活將軍耶忠知
下有將心獨顧家兵二百人突圍力戰死於陣死三日救至番
邊四手議征西虜征西將軍馮勝副將軍傅友德陳德出隴西
攻下其肅河西平 五年夏四月鄧愈沐英等征西番分兵為
三路併力齊入番部抵川藏獲其巢
二月曹國公李景隆率師建岷州衛於祐川 十二年秋七月
西平侯沐英率師建北州衛於北州 十三年開設文縣守禦
千戶所
千戶張嘉儀火燒闕斷臨江橋以叛命平寇將軍再政討平
之命遂叛政兵至連戰大敗軍皆降嘉儀入林擒得諱之天

順二年設靖虜衛於舊會州
改司已已之變虜復猖獗城闕迭烈選路水復河入寇遂
復設文縣 成化四年置北岷邊備以飭兵馭將防制番虜
文和分隸之 八年春設立全陝巡撫以察吏撫民督儲制番首
以右都御史羅汝敬為之
臣王紹建議用重臣廷議設都御史督理之嚴贊兵務後設八
監察御史糾察法事理其都御史巡撫全陝遂為定制
年設分巡隴右道以臬司副為之 正德七年蜀盜攻陷徽
州城邑焚掠殆盡 八年夏六月蜀盜復至徽州南鄙搜察愈
事李璋帥三衛兵迎擊破之 十年套虜深入搶擄臨之蘭金
華之安會渭秦 十五年八月西固番侵掠階成總制尚書王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九 陝西下

璦達鎮守劉文帥問罪破其八族受降而還
者三十六年設歸鞏兵備道以臬副駐蘭州 嘉靖四年
隴東流賊百餘攻秦安邑令張繼先督民兵二百人戰於東龍
谷執其魁餘散去 五年賊復至三百餘人據秦州桃花山四
劫知州王卿都指揮尹謀討平之 十三年春正月猓賊馬興
鳩衆千餘入據階州鐵爐山以叛殺千戶王靈鳳 秋八月套
虜入犯自秋歷冬掠安定會寧通渭 十四年夏五月賊與再
犯徽成鼓指揮王煦
御史黃臣親督大軍討與平之
選白漢指揮神繼率大軍遇於石門大戰破之萬曆三年夏四月

當配力啞犯階州執守備范延武守備被執者以刀挾之令跪
當之四年春三月分守參議劉伯燮副總兵孫國臣與師問罪
得配力啞誅之人軍以正月至階州入材探路口兵不得交相
待月餘計無所施啞思道者狀謝罪請降歸國
臣議曰師老矣姑因之略經蜀九九與和約給賞南門入五午
西門出六十五人者始覺連執啞殺之其首於番界
設兵糧道駐靖虜衛 十八年海虜大舉入寇逾臨洮掠渭源
遊騎至郡東焦家舖城中戒嚴總兵劉承嗣副將郭鳳遊擊孟
孝臣郭有光四將共戰於朱家
山敗虜遁 四十五年秋八月新疆傳警分守隴右道按察
使朱燮元督蘭靖峽將張世成楊麒提兵躬禦却之時公兼攝
臨鞏道附
警星夜馳至洪水督蘭靖峽將張世
成楊麒往禦之虜聞有備夜遁去 秋九月川虜犯舊洮州兵
備右參政畢自嚴督同副將李國柱提兵躬禦却之虜牧兩川
中隔番帳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九 陝西下

道探不繼速又烽火傳以夜半猝至故戊卒進番隨履其害
公聞警馳至而副總兵李國柱率洮州兵亦至相持數日我軍
以大將軍砲擊之虜死砲下者甚多 四十八年秋七月海川二虜
多懷斬獲四級虜始遁去 四十八年秋七月海川二虜
犯洮岷守道張公士俊聞警馳赴督兵將禦却之明北岷道關
公代署警報
踵止居民連連走避近歲嚴公星夜至洮岷督各
將領清野堅壁以待虜知有備留牧十餘日漸遁

警昌府志警備論曰警備官政事也舊志不載豈以府屬遠衍
衛所週羅區區警備為迂為細乎不知事雖細而關係甚大言
若迂而利害最切是不可不紀者蓋華南苦番北苦虜而中路
橫加以保夷曠徒會靜之間鞠為盜藪今且聚眾入城明火肆
劫克醜群聚拒捕戕官雖嚴荒民窮哨聚出於有因然玩愒廢
弛戎心啓於無忌使處處皆嚴巡微即奸徒何地安着故兵撤
州郡而五胡興職罷典兵而群盜起自古天下多事發難於夷
狄者什一有事於揭杆者什五有稠疆也細乎鉅乎州縣未必
皆有衛所而處處俱設教場非徒設也迂乎切乎故修則為費
政廢則為故事記警備者蓋預備以待警非因警而始備憂深
思遠之明哲當無俟余言之早矣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九 陝西下

墩堡 此民間墩堡也其沿 府界事
遼墩堡見遼政別攷
隴西縣 關 後川 葉舖 赤山 隘五
截道 深安 烏隆 錦布 堡四 赤亭 科羊 白土坡
荆河岩 若 汪家 宋坂 榆木 石門 鎮三 熟羊
錦布 北二十 墩六 赤山 岳家 北山 仁壽 烏隆
烽火臺
秦州 關三 秦州關 子鎮 石棍 現子 堡八 牡丹原
皂郊 剪子嶺 鐵爐坡 三陽川 劉溝 街子口 東柯
峪 砦四十 沙龍頭 橫河谷 程家平 馬跑泉 馬房
山東柯峪 花南務 卧牛山 白石谷 紅崖子 原店
牛澗谷 賈家川 俱州 小寨谷 女兒溝 瓦子平 平關

杏樹灣 青草嶺 牡丹園 草川 堡窪谷 馬鞍山

姚家庄 徐家店 姑林平 店頭廟西州 百頃原 北稻

務北州 呂家平 剪子嶺 放牛谷 蜘蛛谷 鹹泉谷

花園頭 鐵爐坡 松樹坡西州 三陽川北州 鎮四 社樹

坪 草川舖 上三十 下三十

徽州 關二 真關有署有官有吏 仙人

鎮 木廬 大鑽

階州 關三 望城關 七防關 石關 白馬

民堡四 段河嘴頭 麻池 仙人 礮子 桑家 潘家

大坪 橋南 高杜 月圓 宗家 崔家 閻家 如水

陳家 姚家 李家 徐家 何家 下曹 上曹 董家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九冊 陝西下

五

趙家

註堡官六人各管四堡遇變發若軍挾刀同禦

安定縣 關一 堡口有署有官有吏 隘四 青嵐峪口注三 大

西口 雙峪口 峽口 堡二 永城 高山 張生 中灘

唐家 雷家 韓家 平川 東岳 青上 袁家 李家 關川

場寺 岳家 烽火 石家 蘇家 滿家 圓嘴 關川

皆九 泰義 永安營 小南岔 姚家 北岔 泉

子岔 棧子岔 烽火岔 九條岔 鎮二 秤鈞灣 西華

會寧縣

關二 烏蘭 青家有署有官有吏 堡七 河崖

白楊 白虎山 高廟山 紅山 庫家砭 王家崖 張

東園 胡家山 高山 趙家山 西南岔 麥子岔 高原

灘 大廬 金龍峪 野力麻 鎮五 程家 乾溝 郭城

陡城 水泉 墩 桃華山 老李岔 西寧城 開店子

礮子 碾奪山 嶢崖山 木灰山 萬家山 稍岔 俄

東峪 安馬岔 東岔山 韓

地方保甲各備器械以時療望斥候有警則舉烽為號

通渭縣 關三 閉門 華川 石門 隘七 田家砭 砥

石砭 淡家砭 石嘴砭 袁家砭 金帶砭 蘭家砭 堡

二 中林山 石峴子 湯峪 高山寺 石山 高壩 乾

鍋 蘇羊坡 椅子山 石崖峰 蔡家 白楊 鷄窩 紅

土 長義 斗底岔 高崖山 若 懸空 第八岔 若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九冊 陝西下

六

渭陽 堅鷄 四羅 山岩 坡龍 鎮七 雞川 安遠

蔡家 白塔 李子 義岡 舖路 新增墩臺八座知縣劉

建盤路坡 馬兒灣 十八盤 蘭家砭 吳家河 倒迴溝

貓兒現 野狼現 臥馬 躍移 馬類 隘四 確兒峽 神

仙嶺 鷄子嶺 斷山 堡三十 西河 西斷 安川 武峽

大山 東川 圓樹 中嶺 高崖 南濟 石峽 南山

三旬 照坡 高妙 麻谷 宜磴 錦帶 暖泉 把龍

拔坡 龍灘 葉甲 玉鍾 南嶺 王甲 龍鐵 高甲

神坡 了中 雞川 琵琶 衍閣 卧龍 螺泉 郭嘉

皆二十 响八 乾磴 白鶴 高峯 九龍 獅蠻 卧馬

花山 劉家 田夾 第七 觀耳 黑土 扁坡 王鍾
錦帶 河西 岳家 耀子 馬頰 神仙 地 馬頰
鎮三 蓮花 隴城 雞川
寧遠縣 關 大木樹 馬務 水關 文盤 隘六 魯
班山口 花崖山口 石門山口 大陽山 硤石硤 木林
峽 堡八 喝龍 焦贊 沙團 雷家 廣兵 滴水 佛
兒 花崖 砦五 瓦舍坪 祿龍廟 立界嶺 僧官寺
馬山 松山頭 党總旗 水家嶺 大平頭 紀家 祿寺
川 馬龍川 雙龍山 討納平 野寺 鎮六 離哥 鄉
徽 青瓦 四門 納泥 樂善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九 陝西下

七

伏羌縣 關一 槐樹 隘 天門山 黃羊 在邑東南二十
一丈高 一丈五尺 底闊八尺 頂闊四尺 門北向 塋深八尺 口闊
一丈 老人一名 經管有警 牧保石人 中里二里 人民備中
石硤 頂闊五尺 門南向 塋深一丈三寸 塋高一丈五尺 底闊一丈
倚山三面 阻水生 險峻 有見龍 在邑西南 離城四十五里 永
警 牧保中 塋下 塋上 三里 民在邑西南 離城四十五里 永
二尺 一面 倚山 三面 應 塋 險 牧保 永上 安遠 渭陽 三里 民
泉洞 險在邑西 二十里 石崖之半 高 永新洞 在邑西 三十里 石
險 鎮 永寧 小樂門 禮新 岩 廣遠
清水縣 關一 盤嶺 隘五 王屏山 小隴山 坂坡峽
石牛峽 軒轅谷 堡五 杜家 華林 申家 寶家
華延 舊城 治坊 如刺 大元 杏林 常家 峪麻

崔家 倒林 鐵石 鎮八 白沙 床樓 弓門 治坊
張家 百家 湯峪 閭家
西和縣 隘三 土橋 屏風峽 青陽峽 堡七 岐山
鐵城 木門 保子 橫嶺 仇池 寶泉 谷藏 砦南
岍北岍 鎮 盤觀 白石 永寧 大潭
禮縣 關五 兆平 牛脊 野麻 尖岔 木樹 隘夾
箭嶺 隔虎谷 馬槽溝 堡二 岐山 砦八 紅土 高
坡 篋箕灣 保子山 南丹 大山 雷王山 楸子山
鎮二 長道 大潭
兩當縣 隘三 董真谷 銀蓮峽 青杠坡 堡 天門
榴散 寨山 賈家 砦一 馮家 鎮五 楊家 劉家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九 陝西下

八

合四 前川 楊坪
成縣 關一 黃渚 堡 白蓮
文縣 關三 王壘 火燒 臨江 隘四 陰平道 吧咱
叱諾尾 鄧文城 堡 王皇 黎坪 馬家 趙村 清泉
鷄子 棲舍 那寨 喬帳 庵理 鄉岩 張家 麥鵝
松樹 新舍 侯家 救書 老羅 草坪 潘家 劉家
風坡 鄭 左家 砦 安昌 哈喃 陽湯 大黑
漳縣 堡二 鳳臺 鹽廠 鎮 三岔 墩四 閭家
鳳凰 葉山 空耳頭
遼政 今天下號稱奉寧已 顧獨患苦虜九邊之患 虜秦為最
秦患虜虜右為最 益東夷靡以貢市雲中上谷 羈以市賞國家

歲不過費一郡之租一象胥願之疆臣期而畢事有高枕卧耳
然猶叙勞績焉無奈套虜之點而海酋之驚也是飄欵不受驚
縛者套虜西則靖固戒嚴海虜東則臨警驚擾今且牧西川矣
然又苦番番自癸酉大剿之後南境稍戢往獨急蘭靖近松虜
逐新疆略西北無虞而今特所宜急籌者無如北岷舊兆州矣
兆州原設守備改營將今又以副總兵領之編兆設鎮戎備非
不周然舊兆州之兵食獨單非完計也說者以為鎮戎為海虜
設而駐臨兆鞭雖長不及馬腹若虜入兆境而待應援江雖決
無濟渴麟今即不能移鎮戎於兆州秋防時移住三月亦得備
堂與固不若備門戶也舊兆設守備不若設守禦千戶所募而
守固不若自為守也矧前所也寨在焉又甚便乎籌邊者其以

天下即國利病書

卷第十九 陝西下

九

為然否

兆岷邊備道駐節岷州公署兄建置 夫武署為邊政攷也而
先之以監司者何蓋監司奉 聖書而鎮邊庭外以靖疆固圍
內以察吏安民凡所以規調兵食驅策將領拊措疲瘵綢繆戶
牖者皆揆文奮武之專司其運籌折衝將吏咸稟受節度焉固
師中之大人而建節之大帥也故首列之 副總兵府在衛城
西
舊兆州堡在兆州衛西七十里原兆州衛舊地移衛而東以其
地為堡自海虜通兩川遂為重地原設操守隆慶五年改設守
備
靖虜衛 永安堡在衛東北一百三十里隆慶元年虜酋賓亮

率輕騎自老龍灣路永渡河內掠白草原會寧地方當事者議
於隆慶五年建堡聚家川名永安後靖虜守備於此改北路遊
兵戍守仍隸靖虜參將

打刺赤堡在衛東八十里本來之鎮戎堡築以防夏者堡廢趾
存成化十年巡撫都御史馬文升復修因地衛兵單以本衛中
千戶所官軍填補駐操守一員

乾鹽池堡在衛東一百二十里週四里有奇宋之定戎堡舊趾
也成化十八年巡撫阮鶚修築以本衛右千戶所全伍官軍填
補副操守一員 平灘堡在衛西九十里舊蘭州地成化二十

二年虜犯大浪口守備廖武獲捷乃建堡摘撥步軍九十八名
操守領之隸隸於本衛 蘆塘堡在衛北二百二十里黃河外

天下即國利病書

卷第十九 陝西下

十

新疆內原松虜者力免牧地自新疆落建堡內設參將一員領
蘆溝守備一員小蘆塘索橋防守二員專備新疆與靖虜參將
犄角而守亦與洪水三眼井為聲援 蘆溝堡在衛北一百四
十里萬曆乙未秋套虜從長灘永溝特常入犯丙申議建此堡
內設守備一員領中軍一員坐堡一員專備套虜

分疆論曰分疆信地也自古防邊者先分布矣警備不豫則蹕
隊可乘晝地不明則推讓易起必統領者若元氣周流脉絡關
節無不貫注而後榮衛調分職者若臂指流行五官四體無不
暢暢而後一身強此分疆責成意也至若遊兵應援無定具常
山率然之形比隣同室相關駭被髮纓冠之義又非分疆所必
限矣

鞏南境北岷邊備道駐節岷州衛有中軍有把總有操守有衛所官軍道屬西起舊北州朵的河歷北岷西固階文界四川青川所延長一千九百里西南起兩川古豐州東北至鞏昌府漳成二縣界橫亘八百里

北州副總兵駐劄本衛額舊北州階州西固文縣四守備岷州一操守有中軍有兩哨有衛所其地隨道屬第一意治兵不與民事衛境東至岷州界五十里至衛一百二十里西至番界一百里南至生番界一百三十里北至臨北府二百三十里舊北州堡地界西迤邐牆二百里東至北州七十里南隣番界八十里西北去番虜三百里岷州衛地界西至北州一百二十里南至階州界四百里東至西固界二百里北至臨北府二百三十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九

陝西下

十二

里西固守禦所地界東至階州一百六十里西至番族二十五里西北至番族三十里東南至階州界一百二十里南至番族二十里西南至番族一十五里北至本備三百三十里階州守禦所地界東至成縣二百八十里西至西固城界一百六十里南至文縣界二百五十里北至西和縣界二百九十里文縣守禦所地界東至四川青川千戶所界四百里西至古扶州生番界二百里南至上丹堡生番界五十里北至階州界一百一十五里

靖虜兵糧道駐節本衛有中軍有兩哨有衛所官軍道屬東起固原西安州界西抵蘭州一條城北至新疆南臨安會延袤約一千里本衛駐紮將一員領永安守備一乾監打判平灘大廟

略思吉分水嶺水泉陡城防守各有佔地與蘆塘峯將騎南而守有中軍有把總有衛所官軍蘆塘堡地界東至倚黃河三百里北抵邊牆一百里西望洪水三眼井東南接永安堡地界西領索橋堡至河北頭塔兒溝至河東縣大廟蘆溝二堡南接裴城水泉二防守蘆溝堡地界東界鎖黃川二百八十里西界永安堡南界本衛一百四十里北界中衛香山二百四十里其乾監打刺等十一大堡各有分界志不詳

要害論曰要害者為害之要地也必彼可為害我可扼吭如北岷之舊北州堡縮着虜腰顧北境靖虜之鎖黃川永安蘆溝諸堡杜山後之窺伺過踏水之奔衝斯稱要害所當備矣其他瓊瑣山谷微微蹊徑奚要害之足云然衛志有之姑存其名以備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九

陝西下

十二

攷

北州衛舊北州入距一踣自丹把川由剗竟三岔至控堵牆透官洛惠藏入一踣自西邊挖牆填塹渡朵的河犯舊北州窺岷一踣自九條嶺入一踣自馬蓮灘透馬旗堡入犯衛窺岷一踣自格連川透主門堡直犯臨北一踣自黑石嘴透遺樓寺窺岷一踣自白松嶺大草灘大山口窺臨北岷岷為秦隴藩籬北又岷之襟喉舊北又北之門戶北當孤懸絕域環諸番迫強虜備稍疎岷先震隣臨華不得安枕則夫以上皆極衝要害而戍堡單弱自非增九條丹把之戍相為犄角恐舊北孤危不可恃也

岷州衛一路烟判勿杓等族生番自中寨駱駝巷大溝入一路鐵占等七族生番自馬輝倉鹿兒壩後溝入一踣麻子川偏番

夕引打刺等族生番自分水嶺入一路自西灣潭寨西通海虜
東犯臨軍最宜首防一路官洛惡藏等族屬番自看古灘鎖溝
偷入作賊以上雖有入犯之路然無擁衆之強或乘間竊發則
藏厥渠魁倘大肆猖獗則傾彼巢穴未足深慮所可慮者火酋
諸虜駐牧西海往來兩川朵的河遺孽生齒日繁逾兆閭岷規
犯臨軍包頂土門往往得志緣其深入不忌料我護後無人急
須足兵益餉扼要設防壯在之入大勢伐穿竄之狡謀斯番虜
無制之要計也

西固城守禦所一意備番他無所防然番入之路有二一踞自
消水溝入犯兩河口沙川寨等處一踞山後坡平道兒等族生
番自核桃坡入掠橫岩近郊一路自黃水灣錯落坪透澗溪溝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九

陝西下

十三

入犯平定秦寧處一路自西寨坡入有邊牆一道堵之一路自
柳壩通西禮階峽

階州守禦所設所雖止防番然去郡漸遠礦盜茶徒徇夷亂民
不時竊發之來去亦各有踞今記之二踞自角弓峪通西禮生
番盜賊出入之路一路大竹坪林堅險峻礦徒徇民往往竊據
一路自三岔口黃楊坪通水竹慈竹戎至城下昔據守備范延
武從此入一路自大石河乘其坪曠無險恣意出沒入路非一
盡備不能盡由人情偷情彼此推諉故彼得出其不意及釀成
大患動兵糜餉為害非小易者專責成俾不因循債事七防
責任巡檢豐泉責任遊獵大竹坪責任防礦大石河嚴編保甲
特其盤詰各盡厥職何憂寇盜

文縣守禦所二一路自哈南寨入一路自陽湯寨入一路自松平
寨入一路自東屯入昔人建有守備行重可知矣按邑志曰昔
人建置軍民相參堡寨聯絡備非不善奈何番南戰軍守者輕
其考與上下斷弛乙丙之難率由四路入如蹈無人之境非細
事也又四寨之外皆搜捕把梓之村守者公然深入米取作器
貿易大開門戶是誨之盜也司守者尚其單風弊悞偵探明烽
煙嚴盤備庶可無後患矣茲又以守備坐城中不足耀武何若
移駐東屯行署又四路適中之地東望王聖南鎮虎穴節短應
速似亦策之得者

靖虜堡一路自塔兒灣乘水渡河由鎖黃川青沙現入犯安會
一路自迭烈遜老龍灣入犯靖寧隆德一路自梁泉經青沙現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九

陝西下

十四

無所不犯一路自莽牛口經打刺赤入犯衛南境一路自哈思
吉入犯一路自烟同溝經營房灘入犯安會一路自三角城入
犯附論曰靖虜甘苦松套二虜交証其要害頗多自新疆既啓
松虜遠遁連內建堡設將置戍開屯蘆塘與紅水東西犄角靖
之西北境即稱內地可矣惟是東境尚苦套酋往往踏水深入
住猶竊出山後今公然取道山前鎖黃川海納都一帶曠遠雖
防隆靜安會每被其蹂躪永安裴城二堡兵單不足禦遊兵觀
望又不得力今雖建蘆溝堡設守備差足輔車若欲為靜隆安
會萬全計非鎖海二川適中處再建一堡置將備兵不可也然
建堡置將豈易言哉

關梁 北州衛 黑松嶺關東三十里 黑石嘴關東北四十

里 大嶺關北九十里 石嶺關 八角關北一百四十里
舊兆州關西七十里此係要害 羊徽關北六十里 鳳山橋
北四十里 舊橋東南四十里 新橋西南四十里 岷州衛
石關兒東一百三十里西控虜羌東維秦隴天然之鎖鑰也
野狐橋西四十里由兆入岷必經之路 西固城守禦所
化石關北九十里 平定關西北三十里 綏城橋東南七十
里 鄧鄧橋東北一百里 蘭峪橋東南二十里 兩河口橋
階州守禦所 望城關北一百八十里 七防關東八十里
石關西二十里 白河橋東南二十里 石門橋北五十里
棧道東一十五里 文縣 人曉關東南十里 昔元人燒
關入蜀故名 王臺關東北二百里昔鄧艾入蜀之路 臨江

橋山勢巉巖長虹特起昔張飛據此以斷援兵
馬政附論曰有兵則有馬馬之須於兵甚急也我國家之馬政
其決不當備矣然無如西塞之招商權茶羈番馬之為得策
也蓋番地不產五穀所食惟青稞菽豆碾作炒麵雜以蕪菁酪
漿非若飲輟病廢食不可須臾離后 潛制其命者初奉金牌納
馬者不過必力等若干族因立守禦所於浩靈防之成化以來
黑章順等族叛服不常阻塞道路守禦廢而荒穢自亦不刺駐
牧西海兆河二衛番夷大懼其害往往失故土躬近漢疆欲資
我保護多內附求納馬蓋虜為驅魚之獮番者依人之鳥於是
置兆河西寧三營司額設監收一員各大使一員董之者兵憲
而臺史監察之為西南永利黃犂之南境故攷之

岷州衛志曰國初議招番軍止八名耳近年增添太多耗費愈
甚而民兵又有戍涼戍兆戍階之分自兩虜窺兆聲震於岷當
道者見番軍不得力欲以其餉募兵以資防禦意番軍難以
遽革而客兵徒以糜費莫若限番軍之數以省餉拙迴戍兵以
壯衛則兵食不加而自足是岷之長策也

兵衛論曰衛以兵為名非止防夷亦以禦侮則兵是賴也衛額
五千而凡兵財半餘皆安在乎即半亦未必盡在衛一遇操閱
額倉卒雇市人以充額即失額主者不問矣是尚謂有兵乎無
兵矣尚謂有衛乎弊由清勾為故事而考課不嚴征調祇虛文
而稽覈無法加以屯糧兌支成風俗軍無固志主管以賈脫為
應得下循常規欲衛之有兵不能也無兵矣尚論閑練耶番械

耶說者謂非痛革衛弊大加振刷不可第上之繩約解縱又收
拾不務下之心志習熟促併翻駭恐猝未易振也以當承平
不妨相安無事一旦緩急能無束手是當事者所宜念也

納馬夷人 本衛境六十六族 列嘓族 尼麻族 上下社
巴族 巢高族 郭着族 哈爾水車族 駝龜族 納即族
井藏着若族 香藏族 木舍族 列嘓板地族 卜割族
川多族 底思當下族 碾斑族 卜割方 喘哥兒族 夫
刺族 躍藏族 步你巴族 雀哥族 勞哥族 答失下族
滿松族 哈杓族 奔古八族 六卦族 安藏族 割來
十族 多竜族 祿爾族 阿爾十族 芳原族 相古族
爾着五族 苦苦族 多藏族 阿讓爾族 割的族 川卜
族 郭頭六族 抄多族 尾子族 哈古四族 麻六族
安龍族 攪龍四族 捏日族 雞棚族 沙麻兒族 答些
族 團嘓族 阿讓爾族 着泥寺 着若寺 上治三族

天下即國利病書

卷第十九 陝西下

十七

水九族 惡藏族 官各族 阿中族 大巴族 落巴族
賊狸族 黎多族 答力族 岷州境七十六族 節藏族
多牟族 小五平族 竹力族 西宗族 青沙坡族 哈呢
族 大的族 捏東哈族 巴竜族 榆樹族 惡卜赤族
忍藏族 水平族 三角坪族 驚兒族 居木族 青石山
族 真文族 占藏族 小青石族 割工族 竹林族 上
格刺族 竹泉族 竹席族 下格刺族 栗中族 栗林族
麻子川族 七的族 多納族 峯崖山族 真庄族 七
龍族 長倭山族 陰山族 板藏族 昔藏寺族 峯崖族
尖藏族 竹園庄族 壩匡族 六工族 西寧溝族 刺
即族 居占族 太平頭族 刺答族 湯吉族 坎卜他族

北嘓族 着嘓族 上羅卜族 塞卜族 在堡族 下羅
卜族 哈即族 多和族 上邑離族 竹林族 鵲中族
上索嘓族 北嘓族 八哈族 很窩峪族 南哈族 塞多
族 下索嘓族 貴谷族 湯的族 慈斑堡族 割刺族
刺哈族 鋒鐵城堡
番之環北岷而居者生熟不下六七百族其納馬入貢者財十
之二三無論生番跳梁即熟番居近川口者如必力阿力他杓
剛刺耳加五種隨帳輕遷與虜不易而驚驚亦與虜同近雖貪
於若就撫賞恐野性終不易馴是番族中所當加意防範者也
防禦論曰防禦者扼要而禦患者也自古蕃邊者尚之為其足
以制敵而自衛也今之所謂防禦者吾感焉喫緊要堡當防必

天下即國利病書

卷第十九 陝西下

十八

矣迴斗臂小聚零星羸卒或三五十名或一二十名縛柴欄馬
壘石塞整小入不足以堵截大舉或互以損厥此何為者也查
形圖本不過塗塞標號糧籍不無虛冒何若專力要堡其他無
益分布各站總計不下五六千人似宜收回本鎮以壯軍伍但
當遠斥候謹烽燧則收保塞而備禦先戰為先發守為有恃勝
莫固在我矣何賴瑣瑣之細謹乎故今第詳其大者餘惟記名
以備覽

揚恩首陽山辯

首陽山，在中古以前，一山耳。自孔子稱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其名遂與五嶽爭高。後世好奇之士，爭欲私之，說文以為在遼西，劉延之以為在偃師，馬融以為在蒲坂，方輿勝覽以為在隴西。曹大家註通幽賦，亦云在隴西。莊子云：北至岐山，西至首陽。故索隱以為在岐山之西。案中遂有五首陽，後來不知何時斷以河東蒲坂者為是，即其地祠而祀之。至今相因以為此夷齊餓處，他首陽皆廢矣。野史揚子曰：河東

之首陽，非夷齊餓處也。然則何者為是？曰：隴西者為是。何以明其然？有五証焉。史稱黃帝採首山之銅，鑄鼎闕泉。註：山在蒲坂，止名首山，不名首陽。禹貢曰：壺口雷首。至於太岳，註：雷首在蒲坂南，止名雷首，不名首陽。春秋傳曰：趙宣子田於首山，止名首山，不名首陽。使蒲坂果為首陽，何為經史俱不著陽字？唯唐風有之，而毛氏通考則曰：采苓乃秦風之首，誤收唐風之末。篇次相連而錯耳，亦以首陽在秦不在唐為斷。此可據明甚，乃安成劉氏註唐風，求首陽不得，以意

度之曰：即古之雷首。夫雷首可以為首陽耶？書曰：道

渭自鳥鼠，傳曰：渭水出隴西首陽縣，縣以山名。今鳥鼠與首陽並峙，昭昭若此，傳為漢儒所作，去古未遠，今捨經傳明書之首陽不信，而猥以首山雷首當之，奈何？不信孔子而信劉氏耶？此一証也。又論世者原心，夷齊既以耻食周粟而去，亦必遠引，其心始安。蒲坂去豐鎬不四百里，固周之畿內，地避周而顧，居畿內不食其地之粟，又食其地之薇乎？隴西古西羌地，至周孝王時始封，非子於秦，開天水，郡則周初尚未

屬版籍，夷齊固樂居之。此一証也。夷齊之詩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是明言山為西山也。蒲坂之山，據堪輿大勢為北山，據周都為東山，據蒲坂為南山，非西山而云西山，夷齊豈不辨方隅者耶？隴西在天地之西，首陽又在隴西之西，顏師古亦云：當以隴西為是。此一証也。又山名首陽，以居群山之首，陽光先被之耳。蒲當與地胸腹之間，不得言首，又負坎而立，亦何得言陽？即稱山南曰陽，亦蒲之陽耳。首陽云乎哉？不過以雷澤發源為雷首，以中條起處為首山，於首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十九冊 陝西下

主

東樓取更千百羊無拈出者可為太息矣夫忠孝節義天下之公理賢人君子古今之共師吾而誠有志乎千古猶旦暮萬里為比隣河東隴西孰非我閭在此在彼豈必深辯但以神之享祀必顧其安而祠之毋神當求其是二賢之神遊於隴西今時之祀舉河東謂二賢昧初心入周畿而歆之乎是更千百載猶饑也可哀也當道賢人君子誠念此而興復遺跡表章崇祀比於河東世世勿絕則二賢之心白而風化所關非小也斯區之所以致辯之意矣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十九冊 陝西下

١٠٠

險要擬以防番然去耶漸達礦道茶徒細覓亂民不時竊發其來

去後路里紀之以格偵防 一路自南子峪通而獲生番殺賊出
入之路 一路大竹坪林整險峻確使細民住居備極 一路自
三岔口黃楊坪通木竹慈竹或至城下昔年據守備范廷武從此
路入 一路自大石河家其坪嶺無險急出沒 以上三路不
能人情險峻概未詳述通商市利致使傳出其不意焉為地方
大患耳若身有責或或加約其防範偵探不固始情事則又
可虞者
之責也
確賊 大倉廠 小金廠 鮮家溝 施窩子 大竹
坪 保成縣軍屯 寶泉山 堡 縣 賊入 署 署
有防守官軍 寶泉山 堡 縣 賊入 署 署
細賊 馬陳二姓每數十人按寨子馬標是後拾探得財即去而
各屯軍營富留分利最置最禁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九 陝西下 二十三

土著 土著工接祇下通而獲生番殺賊出
入之路 一路大竹坪林整險峻確使細民住居備極 一路自
三岔口黃楊坪通木竹慈竹或至城下昔年據守備范廷武從此
路入 一路自大石河家其坪嶺無險急出沒 以上三路不
能人情險峻概未詳述通商市利致使傳出其不意焉為地方
大患耳若身有責或或加約其防範偵探不固始情事則又
可虞者
之責也
確賊 大倉廠 小金廠 鮮家溝 施窩子 大竹
坪 保成縣軍屯 寶泉山 堡 縣 賊入 署 署
有防守官軍 寶泉山 堡 縣 賊入 署 署
細賊 馬陳二姓每數十人按寨子馬標是後拾探得財即去而
各屯軍營富留分利最置最禁

北岷 舊北州堡在北州衛西七十里南接生番西隣川虜二
夷內設必從此入臨鞏門戶北岷咽喉西北諸道該首衝重地
也內設防守一員有中軍有坐堡額兵一千見六百員名馬四
百宜十八匹 按北州衛原以防番無虜患自正德間亦不刺
窩據西海而北始防虜額年內犯往往得志至十八年由官洛
直犯臨北始折將兆非昔日之兆視諸違為首衝舊北州當
其鋒而年不他官洛惡藏土門等皆其入路近雖築壘一道低
薄難恃虜來動以萬計而衛兵不足三千眾寡之形未陣先辨
何以足兵何以足餉何以為久安長計任疆場之寄者枕戈而
籌之可矣 古爾占堡在堡西十里有防守官一員旗軍二十
七名馬一十七匹 官洛堡在堡西二十五里有防守土舍一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九 陝西下 二十四

人管番夫一百三名 惡藏堡在堡西二十里有防守土舍一
人管番夫一百三名 進東陽昇等一十二堡堡雖小俱係要
衝其防守軍各不過二三十名地衝者彼備單若此扼蕭蕭以
捍衝流舉杯水以澆與薪寧有幸乎保疆者何以善之西固迤
東專力備番堡無要者
靖虜衛 蘆塘堡在衛北二百二十里黃河外今為內地南倚
黃河不慮路永之入西連洪水氣勢相依以靖鎮而論新疆界
一要堡也內創設參將一員有中軍有兩哨有坐堡軍屯環列
以禦松育 蘆溝堡在衛北一百四十里東連蕭蕭扼套虜之
衝而連永安綏松疆之要新設守備一員領中軍一員坐堡一
員撥正遊等營軍一千二百一十名守禦 打刺赤堡在衛東

七十里駐標守一員嘉靖十七年中千戶所官軍三百八十七員名守防 乾鹽池堡在衛東一百二十里駐標守一員以本衛右千戶所全伍官軍二百一十九員名守防 平灘堡在衛西九十里舊蘭州境成化二十二年虜犯大浪口守備廖斌禦戰大捷乃建堡撥本衛步軍九十八名戍守遂隸於衛駐標守一員領官軍一百三十八員名守防 永安堡在衛東北一百五十里裝家川隆慶元年虜自老龍灣犯入郭城驛至衛城外擄掠甚慘固原軍門王公崇古議建今堡靖虜守備移駐防守仍隸靖虜營將 小蘆塘在衛東北二百里黃河外本年同建此堡分撥標下兵一百五十名防守官一員為輔車之勢 索橋堡在蘆塘東四十里黃河北岸本年同建轉輸民運以便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九冊 陝西下

二十五

支給防守官一員領軍一百名專一防河管理船隻則法如新法條鞭之為北境累矣何者蓋南境氣候既燥物產優饒有木綿梗稻之產有蠶絲楮紵之業又地僻力餘皆植不碍民間貧富不甚相懸一切取齊條鞭矣不可北境則不然地寒涼產瘠薄即中路又苦衝煩貧富相去何啻倍蓰然條鞭未行之前民何以供役不稱困蓋富者輸貲銀差無適貧者出身力役可完且一身既食於官八口復幫於戶詎惟存貧無復資養吏習民安燕其效矣自條鞭既行一舉徵銀富者無論已貧者有身無銀身又不得以抵銀簿書有約催科稍迫有負釜孟走耳微輸不前申解難緩那借所不免也以拆墻壘壁之計凡捉襟露肘之形官民不兩病乎驛所之病亦復類此前

已暮言之蓋彼以包賠致流窳是走避而累戶口此以應急捐遑遑又因差而累錢糧條鞭之於北境宜耶不宜耶名曰均徭均那弗均耶必百姓日均斯均矣

里社論曰夫戶口里社所以記版籍也然版籍如常而民生日瘁者何則名存實亡籍在民流徧枯賠賦日損不支耳蓋征發者搜籍取贏賠賦者分外竭力盡則通勢所必至則今之版籍乃貧小之贅疣公府之虛券也以虛券而責實征譬之丰足製長衣奚止振袵露肘贏夫肩重擔鉅無顧仆傾踏又如肉耗之人儀貌容觀豈不偉然而精神氣脉消殫殆盡止可苟歲月而能當寒暑哉且如安定籍二千二百矢實任止四百是以四百應二千二百之役也通渭籍一千六百矢實任止六百是以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九冊 陝西下

二十六

六百供一千六百之用也又富者以羨貲買輕貧者以無力肩鉅他邑皆然隴西尤甚官避耗耗之名而開除不列民困賠累之苦而控訴無門此而不變勢將何極嗟之奈何則崇殘甲以措里嚴欺隱以清門是今日所宜急講也語曰不患寡而患不均均則徭賦通均居者無偏重偏輕之弊供輸平等流者有漸還薪復之機夫以虛大致逃亡是求多反損之道也以措減還流窳是名損實益之法也此可為尹晉陽告敢為王膠東望北驛通論曰今之驛遞在在稱病矣其病始於召募自余記省二十年前官民相安不聞稱病也蓋彼時酌丁力念編其所食者皆丁多糧廣之大戶蓋糧廣則地腴力厚出僱不難丁多則衆擎易舉流行無滯即以各屬票計之每歲戶不下二千餘本

驛所編馬驢牛不及二百頭豈二千戶之中不能選二百需大之戶乎此所以二百年來不稱病也召募乃於原額丁糧之外率增十分之五以給募夫又令其自行打取夫需戶應役時其闕戶出備視原額不啻倍之雖倍而力大不覺也今即增五分反免五分之費是於舊差中減五分也若零丁小戶丁糧之外原無他役今率增之五分是貧小之民替富民包賠也定門則何為又自行打取則小民之疇難蓄藏方應里積備皂之吞噬而破家短孺又遭站戶之統制力難自活有負釜孟逃去耳試查二十年以來戶口十分減去二三否則其病不但在驛所而且及戶口里甲日耗所由來已故條鞭雖良法而俗有弗宜未有不反為害者今募夫小民均稱苦累有願復橫編之請語曰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九冊

陝西下

二十七

則則變長民者其何以調劑之

臨洮志

洪武二年大將軍徐達進兵克秦隴乃遣為勝統諸衛兵進征臨洮李思齊窮迫遂以城降。預時戴德各將本部兵征蘭州克之。錢元王保自甘肅以兵來襲蘭州奄至城下守將指揮張溫擊卻之。大將軍帥諸將西征吐蕃克河州。元帥何繼祖普化鬼不著追元德王至西黃河底黑松林殺阿撒秃子于河州。四年議征沙漠以宋國公馮勝為征西將軍傳友德陳德為副率道出臨洮攻其巢。五年鄧愈沐英等至西番分兵為三道併力齊入番部川藏覆其巢。勝討得男女一萬以馬五千牛千。三十一年三月萬王自甘肅移蘭州。歲不常進。總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九冊

陝西下

二十八

諸珍弘治十五年兵備副使高顯官備揚佑統兵襲番寇鎮南溫古云失加敗之。正德九年命總制都御史彭澤逐北虜。諸位牧而海漢命總兵官徐謙帥萬人征之。十年套虜深入掠臨洮等處總制都御史鄧重調官軍不能禦。十三年虜復潛入臨洮。嘉靖四年設欽差戶部郎中任蘭州督理其國邊儲自姜志德始。先是五年御史潘岐建言添設戶部員外周汝勤本表載去本年以兵部尚書金澤氏郎中胡宗明題改設戶部郎中。八年北氓番侵臨洮總制尚書王瓊遣鎮守都督劉文等進兵擊破之。十八年設臨洮兵備道勅命按察司官駐蘭州整飭軍務。二十一年春正月北虜潛入蘭州大肆搶掠。萬曆三年西寇劉春他等入犯郡境殺掠人民固鎮總兵孫國臣統

兵分五路由舊泚州入剿大賊之光即雅官劉希稷監軍新首百軍連克萬餘十八年七月十三日虜酋火落赤由河境入犯臨泚監軍兵備倉事即宗賢固鎮總兵劉承嗣督蘭州遊擊孟孝庄兵馬大戰於和政驛敗之新首十餘級火酋次子把罕死十五日即四部皆慶道路諸塞人心危懼孝庄自改河領兵潛至南川下營賊勢稍解十六日遊擊劉子都搜虜至十九原虜自河西紅道峪潛入子都遇戰奮擊賊勢大衆力屈而死十八日臨泚知府岳維華分遣民兵相檣擊虜新首五十餘級先是賊方入境維華調度守城且喜登樓不辭虜屯營朱家山二十七日總兵劉承嗣督領泰將節鳳遊擊孟孝民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九冊 陝西下 二十九

郭有光等提靖固延寧四處兵馬與賊大戰時秋西霖霖漢旬日不止盧甲弓箭俱濕我兵不得驍賊東勢大舉承嗣遂收績是時死于陣者指揮李如圭戶縣水熟李國瑞把總何天衡虜追承嗣甚急孝庄死救入營得免火酋始入犯甚狂逞兵無紀律我兵零星堵剿遂至郭麻灘失勢竟去路不得先發虜所折各口奔出留精兵尾後至八月初二日盡出境李慶原塘男婦一百六十十九年正月火酋即落潛住奔刺之南山固鎮總兵尤繼先統領番漢官兵襲之擊大創賊兵斬首一百七月陝西建撫都御史葉夢熊防秋駐臨泚自北邊遠近嚴戒秋初二十一年移陝西條將彭振雲領兵防範臨泚水幾改副總兵二十三年改

副總兵馬臨泚鎮以五府都督官守之故生營都司一員千把陣夷便二十四年正月昆着等苗糾合真相等監假揭番虎犯內地兵備倉事張棟會同臨鎮總兵官劉繼遣大兵入剿賊迎敵我兵全勝追至巢穴虜復大潰餘奔逃新首一百二十獲頭畜一萬二十六年三月虜酋着力兒等往收松山緣我兵收降劉新教多謀欲變犯兵備副使張棟會同臨鎮總兵官陳霞調大兵分五路堵剿至六箇井大破之迨四月連虜遠遁新首六十一顆收獲馬臨泚中羊細聖器械無算四月虜復寇馬蘭兵備副使張棟遣蘭河二營兵馬由照山子渡河追襲虜大敗自是虜不敢覲松山斬首二顆生擒一名五月虜沙害海等率衆自大岔口歸山虜酋長品甚衆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九冊 陝西下 三十

降棟收之發臨蘭二營給月糧馬匹聽棟遣男婦三百名以馬十一月總督尚書李汝政陝西巡撫賈待問以松虜遠遁檄臨軍兵備副使劉州俊議處恢復自府祖連胡虜十三支降城至府化初宋勝地一失李羅擒套松山盡為虜虜有這要眉間款市此皆有力克宰僧何赤光等南壁據松山等處于楚蘭靖每被茶毒涼莊遂成一線被且呼朋引類搶掠松山等處于楚蘭靖每虎內境二十三年李繼遣兵深入松山連殺松廣賊首由于乙味奴真賊永首于乙未之秋丁酉冬則破羊川之犯我成春連賊奴真賊永首于乙未之秋知西海不無漢松山不能守旋遭沙磧通夏蘭而松山獲焉十二月連臨泚府同知馮恂蘭營遊擊中國物久延賊恢復閩達時帶領兵馬自金城關由大岔口出塞踏勘便撒子紅水盧塘等處該葉長邊楊等勤得雙墩子以東至紅水河四十里山無去不堪挑葉應砌石牆自鹹灘墩至小盧塘舊墩至索橋三十里川險間與或築牆或挑壕各相便宜

二十七年正月、虜聚衆屯鹿角內、地臨華兵備副使
荆州俊遣河營副總兵周國柱統兵擊敗之。新首十五、虜生擒
七十五匹、馬 二月、總督李汶會同陝西巡撫賈待問、其南巡

撫徐三、與臨鎮總兵官孫仁兵備副使荆州俊等親詣松山條
議修築、分工舉役、運各營精銳兵馬、設伏要害、去歲陝防虜援
河東自永安堡來、擄起、虜盧塘川等城三度、補備盧塘湖大城
一度、至雙樓園、分界河而西、自水堡、備進玉門兒等城三度
備備於沙營城一度、至雙樓 兵備副使荆州俊據蘭營報遣

通丁真、其往松山、蘆塘巡哨、遇虜對敵、勝之。新首二十三、虜
設五將、領兵馬糧芻以備分守、自永安川以東、故蘆塘、茶得一
永泰川以東、故紅水遊擊一員、中軍一員、把總二員、生擒虜道
馬步兵一千名、三眼井、掠守一員、生擒一員、馬步兵五百名、各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九 陝西下 三十一

子蘭州衛分撥糧料使 三月、副使荆州俊調集兵馬、搜剿虜
酋遺孽、松山犁然盡、伏兵行、直抵青羊水、剿陣斬虜首二十
餘級、松山 四月、虜酋潛入松山、據築、謀奔故巢、副使荆州俊
發兵伏黃沙掌、襲擊、敗之、追至中微、虜遁去。新首七、虜奪連
五月、虜酋兵住抗却、將糾衆渡河、侵犯內境、州俊遣哨丁崔彥
明等伏和高坪、俟虜半渡、齊出撲射、敗之。新首二、虜人馬被
虜賊潛至靈臣山、擒掠番漢、牧牛羊、荆州俊遣兵由藏山對
敵三次大破之。新首二
番川藏六卜等千餘名、火酋覺發兵來奪、州俊隨遣官兵迎護
降者、過虜連戰大勝、虜披靡遠遁。新首十
九、虜奪連等甚多 三月、

州俊建弘濟橋于周子浦、以濟緩急。前與河由周子浦通、止
洶湧不可通、故於此築橋、由臨洮、經急不阻、相濟、當者久之
連、橋通、則皆有登、皆備浮橋于其計、聞四十一丈、紅十二、 六月、總督李汶檄各政荆州俊、加備紅水三眼井二堡、二

十九年二月、荆州俊計蘆松山善後事宜、先是紅水止、故中備
馬遊擊、增兵馬、又以城地窄狹、復舊城 五月、火永等前結
東西、南三面、長情新滿一百四十九丈 伏兵勝之。新首三十四、虜奪連馬二
三、年正月、參政荆州

俊以番虜、喀羅台失等率衆歸附、投之、境、延視、至却、邊界、口、呼
羅台失等男婦一千七百 虜土、威恰等、便掠河境、州俊發
六十五名、携馬牛、騎、虜土、威恰等、便掠河境、州俊發
漢官兵至石尔半、大破之。新首五、生擒七、獲牛羊二千
三百有奇、糧甚多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九 陝西下 三十二

二月、荆州俊遣哨丁真、其兵、值虜至下浪五都兒、遇敵勝之。
新首四、虜連馬
一百三十有奇、苗子、棉庫兒、寇逼河境、州俊遣番兵哈番板
等擊破之。新首二、虜連馬二
八、月、虜也、據松山之北、總督李
汶檄洮州二鎮兵、由蘆塘出、邊、傷、賊、大創。新首二十一、獲
連馬四十三匹
八月、至十月、州俊收紅水等處、降、虜、共八起、十有五、九月、
真相台吉等、首、挺、兵、謀、雪、土、威、恰、雙、州、俊、協、同、總、兵、官、孫、仁、綱
遣、諸、營、兵、至、節、子、岡、大、戰、獲、全、勝。新首二百十三、虜連馬百
十月、虜南寇、內、地、州、俊、遣、官、兵、巡、哨、至、沙、窩、遇、戰、勝、之、餘、虜
北、遁。新首三、虜連馬
一、百、五、十、名、甚、多 十一月、西、毛、六、丑、力、節、等、作、逆、臨、鎮、總
兵、官、孫、仁、督、兵、由、名、昌、五、路、進、剿、大、威、之、仁、帥、先、年、同、鎮、總、兵、官、
官、孫、國、臣、子、人、前

鑄銀爐一座 河州磁窯七座 瓦窯十一座 鑄銀爐三座
茶馬地畝 成化改元兵部以馬政議行屯田于渭遠衛所
每地一頃歲徵銀一錢以備買馬之用名曰地畝
格頭 成化丁酉以所給戰馬倒折係在家者奏准在外各邊
照京營馬隊官軍事例馬主出格頭銀兩則次以罰調養失其
及走失被盜者名曰格頭 係都指揮者出銀三兩 係指揮
者出銀二兩五錢 係千戶鎮撫者出銀二兩 係旗軍者
出銀一兩五錢 係走失被盜者各加銀五錢 朋合 成化
丁酉以所給戰馬倒折係在陣者奏准在外各邊照京營馬隊
官軍事例每歲以六個月為率各出朋合銀兩則次以備置買
戰死馬匹每月都指揮指揮一錢 千戶鎮撫七分 旗軍五分
名曰朋合
收領 先是地畝格頭銀兩欽于無事之日類解陝西行太僕
寺收貯以備原衛所官軍買馬拖欠則催徵告領則覈給嘉靖
己丑總督王瓚奏請各衛自行收支節省冗費後因衛所作獎
茶院批行該道勘實方給領如拖欠三年以上者雖有銀兩不
准給發若積貯難支亦不准別衛借用邇來衛所徵解多不及
時獎且滋生萬曆甲辰巡茶御史史學遵按洮清查嚴覈其地
畝等銀不時徵解如期而收領之獎實且盡思矣

鹽池 河境原近西海當廣環據漢武丙辰征虜將軍鄭愈窮
追番部至崑崙山迨路疏通奏設必里衛分二十一族頒降金
牌二十一面為符納馬永樂丙戌都指揮劉到奏立字禦十八
設屯十一處成化以來黑章哱等族移帳侵擾屯寨阻塞道路
累嘗撫化而叛服不常正德初虜酋亦卜剌等部落潛據西海
河洮二衛屬番大罹其害失其故土侵逼漢疆遂設河州茶馬
司額設大使一員監收官一員 歲用茶 每歲用茶易馬實
番等項共五萬一千二百有奇 歲中馬 每歲中馬原額
半例一十五百四十匹分給各鎮官軍騎征餘者發牧作種
成子後因庫有積茶番有餘馬節次增中河州增至三千四百
五匹五司歲計一萬二千餘匹至與子歲巡茶御史單三才因
為增多引茶款大題准每 歲給馬 延寧輸流一千三百匹
歲餉銀三千四百四十匹 蘭州歸德景右等營三百七匹 河
州營五十匹 范馬寺九十三匹
納馬番族 河州紅藏族 老鴉族 弘化族 珠珍族 靈
藏族 加哱族 西番州族 連子州族 斃覺族 白章哱
族 金哱族 劉哈族 子剛巴族 羅思囊刺族 龍卜族
保安站族 思拜思族 朵工族 列思巴族 雙達族
引剌目族 黑達子族 英雄族 撒刺族 邊多族 火藍
族 拾藏族 鉄巴族 朵藏族 川藏族 看亦哱族 思
囊哱色納族 哱泥族 青寺尔族 龍凡尔族 朵日族

果尔族 阿思工族 汪東族 川撒尔族 大安族 巴哈族 吉巴族 乞召族 火尔藏族 吉咂族 羌刺族 遠竹族 沙藏族 些兒加族 使哈族 乞加加族 火加右族 牙卜藏六族 亞加加族 冲不噶事族

稅課 蘭州稅課局帶收甘州官茶，先是用耳肅孤懸河外原，非行茶地方，亦無招中事。現嘉靖癸亥，巡茶鮑御史看得該鎮番族願多比照洮河西寧事例，題准于耳州建設茶司，因商人苦于運找，調停折中，收貯蘭州自隆慶庚午歲起，將洮河西寧三茶司商人擇其勤年完茶數多者，各給甘州茶一引，運至蘭州稅課局帶收，其應易馬者，迎運甘州。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九冊 陝西下

三十七

應給商者，今本商運至西寧等處貨賣，則商有一半脚力之省，稱兩便矣。通來官司及找運，漸起弊端，商願積累萬層甲辰，巡茶御史史學遷按洮州，該局收納不得，留難仍緝脚力，沿途竊茶者，重治之，商頌在道。

堡寨 狄道縣所轄八堡六座 鄭家堡 漆家堡 沙泥堡

駱家堡 楊家堡 康家堡 臨洮衛所轄堡五座 官堡

高崖堡 何家堡 慶平堡 銅鼓堡 渭源縣所轄民堡

四座 馬家堡 耿家堡 王家堡 南川官堡 蘭州舊轄

民堡八座 桑園兒堡 柴家堡 連家堡 張家堡

黃峪溝堡 八盤堡 阿干鎮堡 小馬蓮灘堡 蘭州衛

舊轄堡一十六座 把石溝堡 什字川堡 西古城堡 積

積灘堡 馬家溝堡 安寧堡 十里店堡 東崗鎮堡 東

古城堡 夏官營堡 柳溝店堡 朱興營堡 石頭溝堡

井車店堡 三角鎮堡 茨坪劉家堡 中護衛所轄堡六座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九冊 陝西下

三十八

臨陽堡 一條城堡 買子堡 秦旗營堡 佃子川堡

張家堡

新疆 紅水河堡在州北五百四十里，周圍一百二十丈，高三

丈一尺，闊二丈，壕深一丈五尺，闊稱之，內設遊擊中軍公署各

一所，經過公館一所，倉場各一處，關王廟宇一處，營房俱全，後

因改將增兵，復議舊堡三面接築新城，一百四十九丈，角臺樓

諸門洞全，外條耕牧圍座一處，三眼井堡在州北五百里，城

池高闊如紅水，內設操守公署一所，經過公館一所，關王廟宇

一處，營房倉庫俱全，以上二堡，高層二十七丈，兵備副使荊州俊創

建，永泰城在松山紅水迤南一百二十里，周圍四百八十丈，高四

大關三大內設副總兵一員十把總官五員馬步軍二千名倉場各一處倉官一員備定堡在天池水永泰迤南一百五十里周圍一百六十丈高三丈五尺闊二丈五尺內設操守官一員馬步軍一百五十名鎮虜堡在漢巴川保定迤南一百二十里周圍高闊尺寸大額設官軍名數與保同按此一城二堡華利水及高層三十里總兵李汝金巡撫顧其志據奏添設蓋謂紅三二堡去前遠甚城以提舉因是度程至家堡建立三城與紅三相背而前副總兵統轄盧溝等要勢右列要便若皆指備一有變自不患金縣所轄民堡八座清水堡定遠堡宋家堡觀家堡邵家堡龜谷寨堡寶家堡上劉家堡河州所轄民堡十一座和政堡定遠堡銀川堡長寧堡德勝堡韓家堡戶家堡吹麻堡黑石山堡高陵山堡紅土坡堡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九 陝西

三十九

河州泰將營所轄堡一十座大通堡党家堡弘花堡龍溝堡景古城堡馬家灘堡雙城堡吹麻堡千觀堡堡陟石關堡河州衛所轄寨四座十里屯寨水泉坪寨安遠坡寨古城寨歸德堡營所轄堡一座寨六座歸德堡周鑑寨王源寨劉慶寨李到寨康泰寨楊萬寨保安寨守所轄堡一座保安站堡新修起臺堡大城一座周圍一百六十丈關城三面一百一十丈高三丈五尺闊二丈五尺內設守備中軍公署各一所通性公館一所關王廟一所營房俱全高層二十九年兵備右泰政州後創是關隘狄道縣關一座摩雲嶺關在縣北一百五十里蘭州關一座金城關在城北二里黃河北岸宋紹興四年置據

河山之險以為固國朝景泰間守備李進鑒石里建高層二十五五年兵備副使張棟易土為磚有記河州關二十四座積石關在州西百二十里紅藏關在州西七十里老鴉關在州西九十里土門關在州西九十里魏樹關在州南七十里殺馬關在州南八十里陟石關在州南八十里崔家峽關在州樊家峽關在州五臺關在州西山小路關紅崖子關莫望關石嘴兒關桑只巴關紅板嶺關西兒關喬家關雅塘關思巴思關大馬家灣關小馬家灣關麻山關安龍關塞垣蘭州泰將所管邊牆四道河南大邊一道東自靖虜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九 陝西

四十

衛大狼溝起至迤西沈骨破止通長四百餘里河北邊牆一道自塩場堡起至沙岡墩止長五千六百二十丈桑園兒小邊齊峴口起至小水河止長四百五十丈桑園兒築砌邊牆共長七百一十三丈紅水遊擊所管邊牆一道新邊自盧塘交界永泰川起至迤西扒沙交界雙墩子止通長九十里河州泰將所管邊牆四道大通河邊牆一道自大通河起至迤西清止通長八十里河北大通堡邊牆一道長二百九十九丈河南大夏河邊牆一道長一百四十丈石砌高溝邊牆一道長二十五丈

烽火蘭州泰將營所轄墩臺一十七座狼子山墩古城

角墩 高嶺兒墩 烟洞溝墩 峯臺山墩 一路峴墩 定
 火城墩 老鶴窩墩 黑磁洞墩 三十六盤墩 看泉山墩
 彬草山墩 石山墩 土人川墩 望遠山墩 羊角山墩
 滾巴川墩 座營二處 野狐橋圍庄 猴手山營房 蘭州
 衛所轄墩臺二十七座 黑石頭墩 白虎山墩 鎮寧墩
 東崗鎮墩 沙崗墩 齊峴口墩 寶家崖墩 鷄爪山墩
 上張堡墩 結家嘴墩 第三都墩 閭家坪墩 扎馬臺墩
 古浮橋墩 深溝兒墩 土圍山墩 黃上坪墩 狼兒山
 墩 卧龍川墩 車道嶺墩 密不老墩 水泉兒墩 安家
 山墩 崔家崖墩 青石嘴墩 高山墩 橫嶺墩 中護衛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九冊 陝西下 四十一
 斬轄墩臺四座 曾各兒墩 王信溝墩 尖山兒墩 西
 坪墩 紅水遊擊營所轄墩臺三十一座 永太墩 青石嘴
 墩 文山墩 龍山墩 麻黃墩 沙梁墩 城東墩 城南
 墩 城北墩 西界墩 黑石墩 平川墩 鎮虜墩 平虜
 墩 城南墩 城北墩 舊古墩 板井墩 威遠墩 靖邊
 墩 鹹井墩 驢孤泉墩 三山墩 八字山墩 靖虜川山
 墩 碩羊山墩 駱駝山墩 龍頭山墩 鎖寒山墩 平川
 墩 威胡墩 營房二處 驢孤泉營房 鎮寒川營房 河
 州參將營所轄墩臺七十座 崔家源墩 乾溝源墩 小黑
 水墩 張百戶寨墩 紅板嶺墩 乾溝山墩 劉家山墩

安家山墩 孔家寺墩 青石山墩 朱家臺墩 党家源墩
 党家山墩 大通源墩 黑山石墩 勉哥山墩 黎哥山
 墩 小川山墩 龍山崖墩 苟家山墩 康家山墩 段家
 山墩 弘花寺墩 上沙子墩 下沙子墩 滿古都墩 哈
 屠墩 火燒溝墩 白路灣墩 川城兒墩 苦水泉墩 焦
 家山墩 党家山墩 高嘴山墩 韓家寺墩 雙城山墩
 川撒山墩 節子凹墩 箭山嶺墩 旦隴坡頂墩 果麻嶺
 墩 經廠嶺墩 酸茨石嶺墩 李子坡墩 打兒加墩 葱
 花嶺墩 石嘴嶺墩 山寨嶺墩 任家山墩 王爾山墩
 石嘴嶺墩 丘家嶺墩 槐山嶺墩 火燒嶺墩 威兒古山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九冊 陝西下 四十二
 墩 的巴山墩 槐關嶺墩 亂藏山墩 趙臺墩 潘家嶺
 墩 栢楊中嶺墩 牛頭山墩 石嘴山墩 牛安山墩 桑
 柴凹墩 八陽山墩 老馬安山墩 映藏山墩 青山墩
 鹿場山墩 歸德遊擊營所轄墩臺十座 山坡墩 官田墩
 下馬廠墩 撒通山墩 寺前嘴墩 馬連墩 王屯寨墩
 周屯寨墩 通小山墩 蘆子溝墩

河州志烽墩二十二處 崔家原墩州西二里 乾溝石墩州西十里 小黑水山墩州西十五里 張家寨墩州西三十里 船坡墩州北四十里 白馬廟山墩州東五十里 紅崖子山墩州北二十里 安家山墩州東北五十里 下野哥山墩州東北百里 劉家山墩州東北二十里 乾溝山墩州西北百二十里 孔家寺山墩州西北百五十里 青石山墩州北百五十里 朱家山墩州東北百五十里 党家山墩州北百二十里 大通原墩州東北百五十里 黑臺山墩州北二百六十里 免哥山墩州東北三百七十里 梨哥山墩州北三百八十里 小川山墩州東北二百九十里 党家原墩州北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九冊 陝西下 四十三 二百三十里

萬曆二十七年李汝疏

看得松山既空故種已復其經理善後最為喫緊而善後二者非築邊達堡設官屯兵其道無繇也今會官踏看松山東西一帶延袤四百餘里堪修長邊一道河東自永安寨橋至小松山堡墩墩分界共一百八十里河西自泗水土門至小松山堡墩墩分界共一百二十里在河東則唐塘川應設參將一員兵馬二千名築城一座唐塘溝口以西無水河應設守備一員兵馬五百名築堡一座唐塘湖設防守一員兵馬一百名築堡一座在河西則八沙營應設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九冊 陝西下 四十四

參將一員兵馬二千名駐紮舊城一座河壩嶺應設守備一員兵馬五百名築堡一座裴家營土門兒各設防守一員兵馬各一百名築堡一座屯戍協守相為聲援等因得旨 國初騎胡虜於王受降城外則河套賀蘭尚且無虞松山故自寧遠即威化初虜據套雖或不無而江然至佳有時松山非甌脫誰是降萬間款平一起招致賓客等語望無其中若浪從此遂成一線而蘭靖莊涼則無虞無時不恭毒且偽造妖言紅旗傳播嗣主起於草地以從逆通難倭入屢挫親犯猶昔幸今恢復亟宜

修守盡得自涼之河水以至靖之索橋橫道不過四百里許乃舊自永安原阜公蘭渡河而往浪以至涼則一千五百里捨此四百里不守而欲守一千五百里之邊果孰難而孰易修此四百里之邊牆又何難而何阻助得自鎮番以至中衛障塢相望迄今舊址猶存其修邊也雖皆主於築牆然過沙崗則挑塢過崖絕則削塹取其足以過奔軼斯已也工俱自今春三月起至冬十月止為便

吐蕃傳初太宗平薛仁果得隴上地書車執侍涼州破吐谷渾高昌開四鎮玄索繼收黃河碣石宛秀等軍中國無存候警者幾四十年輪臺伊吾也田禾穀穡望關連門得候書曰西極道九千九百雲示戍人無萬里行也訖元後隴石隴而西山三州七關軍鎮監牧三百所皆失之思宗嘗覽天下圖見河湟舊封赫微思經略之未振也宣宗大中三年二月後三州七關明年張義潮奉瓜沙伊肅等十一州地圖以獻會昌五年七月詔五年十月沙州人張義潮以瓜沙伊肅等十一州前隸唐十一州歸于唐十一月置歸義軍張義潮為節度使其後河州清州兩州高正心獻款收二州咸通二年義潮奉涼州來歸七年僕固俊收西州收諸部十月斬悉熱

長慶二年劉元為使吐蕃歸湟水至龍泉谷而北望靺鞨川哥舒翰故壘多在湟水出象嶺抵龍泉與河合其西三百里曰紫山直大羊圍國古所謂羌塞者東距長安五千里河源其間流澄緩下指合衆流色赤行益遠它水并注則濁

故世譽謂西戎地曰河漢

西寧衛東至莊浪衛境三百里、西至西石硤七十里、又西出塞外、至罕東衛故地五十二里、南至黃河三百里、北至大通河三百六十里、東南四百里、並河州界、東北六百零五里、至古浪城、西南一千五百里、抵安定衛故地、西北六百零五里、接永昌衛境、以五行都司一千二百四十里、東至陝西布政司二千三百里、界有古之西、樂都、西海、洮河、四郡之地、十五為蕃部所居、而納馬易茶、猶為版屬、

洪武元年正月、甘肅省理問所官都賁哥、呈言歸附、此二部始祖、二年、都督沐英略地崑崙、討蕃部、平之、四年、五月、元西寧州同知李南哥、以州歸附、此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九 陝西下 四十七

東部三李始祖、五年、始置西寧衛、八年、立安定阿端二衛、十年、四月、命征西將軍鄭金剛、討軍沐英討土番、至崑崙山大破之、十九年、命長興侯耿炳文、城西寧、三十年、軍東甯、長鎮南吉、刺斯入貢、置軍東衛、以鎮南吉、刺斯為指揮、僉事、置西寧茶馬司、招軍東等四衛、甲申等十三部、納馬易茶、永樂四年、置苑馬寺于碾伯城、置曲先衛、洪熙元年、安定王叛、命會寧伯李英、西征、至崑崙山、擒索闐平之、宣德八年、改西寧衛為軍民指揮使司、領左右中前後左右六千戶所、弘治五年、遣指揮哈林、詣西寧、求安定王、族孫快巴、襲封哈密忠順王、止

德四年、以虜頭目阿公、充所承相、亦不刺、入西海、攻破西寧、諸蕃、先是、虜小王子、哈爾、亦不刺、欲殺之、二藩、附奔河、不、撫、部、落、至、河、州、乞、開、地、居、牧、哈、爾、將、更、開、門、不、敢、應、凡、十、餘、日、哈、爾、大、掠、入、西、海、攻、破、西、寧、要、定、王、率、部、奔、其、即、詣、諸、蕃、散、亡、遂、據、有、其、地、此、西、海、住、虜、之、始、七年、閏、五、月、海、虜、入、犯、北、川、守、備、江、淮、進、至、早、坪、山、擊、敗、之、七月、指揮、甘、俊、襲、擊、海、虜、于、紅、柳、灘、八年、正月、海、虜、犯、南、川、守、備、金、亮、衛、主、偏、通、額、賴、指、揮、使、陳、汝、死、之、九年、命、總、制、都、御史、彭、澤、總、兵、徐、謙、西、征、海、虜、比、虜、亦、不、刺、復、入、西、海、先是、總、兵、徐、謙、即、著、八、討、虜、西、海、虜、聞、而、渡、河、大、掠、洮、岷、虜、苦、未、久、復、回、繼、為、小、王、子、所、收、阿、公、充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九 陝西下 四十八

願、亦、不、刺、三、番、供、以、從、未、幾、亦、不、刺、聞、小、王、子、復、有、殺、害、意、仍、渡、入、西、海、十一年、正月、海、虜、犯、南、川、守、備、神、機、禦、軍、偏、通、滿、百、戶、葛、鎮、丁、顯、死、之、巴、沙、答、咄、諸、蕃、部、殺、百、戶、傅、五、戰、水、磨、溝、死、之、總、兵、徐、謙、率、兵、馳、赴、巴、沙、等、殺、蕃、敗、之、十四年、十月、降、小、部、烏、思、巴、合、諸、蕃、南、殺、于、戶、李、海、戰、死、之、十二月、軍、順、部、番、鎮、南、溫、右、六、失、加、侵、掠、弘、化、奇、兵、備、副、使、高、顯、守、備、楊、佑、卿、兵、龍、步、至、擺、羊、或、山、破、之、嘉、靖、二年、閏、四、月、海、虜、入、犯、北、川、守、備、楊、佑、卿、于、清、水、溝、敗、之、八年、以、虜、阿、公、充、所、入、西、海、與、亦、不、刺、結、姻、九年、殺、蕃、掠、碾、伯、四月、指揮、彭、果、擊、殺、蕃、于、土、官、溝、敗、之、十年、海、虜、入、犯、西、寧、守、備、彭、果、敗、之、十

五年正月舍虜入犯而寧閣后總兵官曹繼參將哈
魯敗之 二月寧備在麒麟伏兵思邑務峽擊虜虜
敗之 十六年二月寧備在縣敗海虜于錢保寺 二十
年正月舍虜入犯下川口都指揮柳鳳標走之 吉囊
犯而寧總兵楊信副總兵王輔等敗之 二十三年督
哱部番酋却星吉出掠寧備許世爵進敗之 俺
答阿不孩來牧海虜回犯涼州 十二月寧備許世爵
撲殺番酋 二十三年五月海虜犯南川寧備許世
卿王狗公峽 以虜回而海歸套 二十九年舍加
定部番攻掠張伯官備唐勇擒獲敗績 三十年
督哱部番攻掠紅崖堡百戶劉清總旗孫瑞先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九冊 陝西下

四十九

等死之 張伯謹守賀有年並擊殺番戰死
兵備副使范慈置定而門子水溝南控扼致番
三十二年寧備郭曉擊虜于燕麥川 三十二年設
加和而舍加定聚督哱諸番部攻掠堡寨兵備副
使范慈率兵討破之 三十三年署事參將金鑑
禦海虜于沙棠川敗之 三十四年閏二月參將張
廷輔擊殺番于沙棠川敗之 三十六年海虜犯南
川大掠五日而還 六月督哱部番出掠紅崖溝 十
諸部致番死之 八月督哱部番出掠紅崖溝 十
月致番出掠水磨溝復掠鐘家莊 三十七年五月
致番出掠白石溝 七月紅帽兒番入掠明臺寺

十月督哱部番入掠楊官溝 十二月督哱部番入
掠寧不只溝張伯謹守嚴威擊走之 致番復
掠西水磨溝 三十八年正月刺哱部番出掠上官兒
溝掠寧楊真標走之 參將張世俊擊殺番于
乾溝敗之 一月刺哱部番復掠黑松峽于家寨
九月海虜犯南川莊浪參將周欽合禦之 三月
海虜入犯一川參將張世俊遣指揮羅松伏兵沙
山尾擊敗之 四十年三月致番掠顯只溝掠寧
嚴威擊破之 四月華哈占咄致番從南山掠馬哈
刺溝 參將崔麒麟禦海虜于擺羊戍山擊走之
隆慶三年思我思哥部番出掠兵備副使侯東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九冊 陝西下

五十

東督參將陳懷掩擊獲其豪酋 十戶錢世登
由紅帽兒賊戰死 六年參將蕭文奎帥奇兵
掩擊却舍加部致番斬其豪酋 萬曆九年哈咄
部番入掠思打公峽百戶郭承勳劉世爵進出塞
外中伏死之 十三年兵備副使燕好爵帥兵擒哈咄
部番破之 十四年舍虜在燕麥川掠張伯等處諸
番部 十五年九月舍虜入掠燕麥川番部兵竭舍
事萬世德御走之 稍虜再犯北川萬世德禦走之
十六年九月海虜九刺他卜番入掠南川番部副總
兵李魁等擊于王狗公峽死之復獲其軍 十七年哈
咄部番入犯三川防守百戶劉存仁進戰死之 九月

查虜入寇入拉雅等處 十八年正月督師
制番入拉沙常川防守百戶劉世昌進戰死 五月
順義王擒力良送佛主而海因拉沙河三州 七月
紹遠兵部而高鄭以離略而海 招虜軍傳阿赤
兒入拉雅小部番 十九年正月略略而高鄭以離
副使石積參將都德招招諸王番部五萬八千有
奇 九月總兵張廷賢事金事而世德參將魯光
祖等出塞逐虜至而海焚仰事寺 二十三年九月
戊寅海虜入刺他小番大寇南川兵備副使劉敏
寬參將達官禦守控公桑硤城 十月辛酉
海虜入刺他小番聚眾細刺諸虜入寇而川都御史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九 陝西下

五十二

田樂副使劉敏寬仰參將達官遊擊于張應學
余世威鄧榮祖等合禦于唐驪溝大敗之 壬戌
都御史田樂監軍同知龍膺親督諸營兵追
虜出塞至白石崖大敗之 二十四年張城刺哈山
通歸德路 議置五州城於五朔山而 九月而軍
營哨騎同刺小部番禦虜于而海之明沙斯首
十五級 海虜水凡諸部通居鹽池臨大兩渡河
而南 己丑龍膺 二十五年七月永召小寇而川兵備
劉敏寬參將趙希聖禦于刺牙壑兵敗希聖
死之北川官備王汝翼中軍彭大猷死之 二十六年
永召小歸金火落赤牧而海請款許之 是年海

虜大舉入寇副總兵李魁禦于清溝硤死之 三
十二年火落赤犯而川兵備李有寶參將張大猷破
虜于巴爾平 三十四年城威遠北川平虜南川伏羌
是年思各達犯騎南川守備李希梅死之 四
十三年火落赤平子黃台吉牧而海 四十七年黃
台吉犯沙常川兵備李作舟副總兵王汝金禦于
燕麥川却之 七年黃台吉犯而軍兵備宋祖岸
副總兵梁甫等禦却之 崇禎三年黃台吉兄弟
殺王師金虜王超免大類日威鎮入據海兄弟志
殺之許款 七年十月二十七日鎮海民馬安邦殺
循孔聞竊同妻女自焚死太監張守禮守備丁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九 陝西下

五十二

孔徹中軍李本隆百戶張商靖等死之時賊不盤固
買馬激發 十一月李教治東乾而細班着不領真
平之 十年金酋九刺大骨什巴都爾黃台吉攻哈
爾超免殺之收其眾許款 十二年十一月巡撫呂大
器勅已嘔加爾桑番斬殺二千五百 十六年十二月
偽防衛使齊之宸制將軍魯文彬至而軍 十
七年正月上官都廷課子興周執文彬殺之 偽總
兵賀錦破而軍興周後擊錦于南川伏羌堡王
殺之興周入而海

朝漢武三年西平侯伏波九年在西將軍都俞遣羌人至北威云崑崙此始子孫號
將焉及傳令之以也烏菟為涼酒泉太守上言酒泉南山即崑崙周勃王先西海諸
此山宜立西王母祠以採朝蓬無疆之福輒從之西王母既祠泉後范得遂以是為歡
之臨羌而注班固地理志有亦約勝書張大之酒泉之南山非昭見之西北然尚本
紀云河出崑崙崑崙崑崙三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為光明也其上
醴泉華池去崑崙五萬里地之中也龍魚河圖云崑崙山在崑崙也水經云崑崙
在西地云崑崙高萬里河水出其東北流准而子云高萬千里有奇上有木朱樹
沙棠琅玕在其東絳樹在其南碧樹在其北佛國調西域志云阿播達大山其上有大
水即崑崙崑崙崑崙崑崙傳云天生恒水之源乃極西北出崑崙山經天子傳云天子自
崑崙山入子云周見而山之數自宗周灋水以崑崙于崑崙崑崙池上萬有二百里
道元注水經按是數說參以山海經謂里至五殊非所詳究蓋故之山海經而不特崑
崙有海而大荒之別也山海經之海而西經云崑崙崑崙之墟在西北帝之下都方今
萬萬何百神之所在河水出其東北隅入焉所導積石山郭璞注云子海也海外復有

其北河源與國司水溪自煙西至狼澤引起事陳戊巳依討屯于事帥都護之府蓋于烏曼介河流域之中督察動靜是竟鎮于闐之流入于蒲昌漢之官卒目所經見班固記之據非懸道計度之辭水經所載十三國郡道元亦引固言入證佐佐物全非誕妄至云燒澤之水出端耆轉為隱海之脉當其源流是會于綽無不墜之是即河水所潛出于積石亦是臆造歸漢以系彰彰者嗣後唐咸亨元年薛仁貴征吐蕃著敘諸人非以二年以河關靜邊鎮置積石軍又之遂訛河關兩山夾峙河出其事者為高資所事之積石別入補以高資西王母之祖范釋臨羌之紀崑崙既在河關之上蓋為積石明證乎水經云河水而王積石山下有石門河水自以西南流鄴道元謂之重源東方朔十洲記云崑崙接積石國建崑崙之支隨與水經而王積石山之文合山海經云積石之山其下有石門河水自以西南流萬物無不有郭璞注云山在金城河關縣西南先志後漢書云段熲為護戎校尉至燒當先且闐王休歸於餐雲四十餘日遂至河首積石山出塞二千餘里隨其河源即積石鎮命劉雄鎮之統邊化赤水二縣在古赤水城又在曼頭城西半大迹連破吐谷渾處所謂得地

東西四十里南北二十里其郡縣城後天下經非者之者也注云有積石山河水所出
又有烏海其說中謂李靖使居集事而在此谷澤軍火都州為謀所敗後幾千更
都山窮是出塞登漢哭山後戰于烏海破天柱都于赤海居集道示竹堂荒之地
二千里迤次星宿川連拍海上望積石山龍河源自是以以上為言計積石在河間
也唐置軍而更名積石不傳其舊稱猶之征吐谷澤近在青海而以居集為積石
道都善道亦水道其末道望澤道也實其地亦亦置河源軍于郡城縣其
河源郡之故地可證也述主開元中集事即作史記正載云河州有小積石山以河
源出大集處入後澤東南潛行入谷澤界大積石山又東北流至小積石山指河源
所出者為大集處似以積石山為小集處矣又以河間為小積石山谷澤界者為大積
石其名跡未盡淵也肅代之末必著據有河津華夷隔越既為五朝歷數年
難無經載長慶中劉元為使吐蕃開張手以河間為積石山為大集處以積石為
之流是宿川為河源也而然後之通典載陽玄之廣記為積石之通者以主都展都實
清品曹等不悟其真軍名所起起沒早相逐遂致誤元為之說據抵山海水經以班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九冊

陝西下

五十五

因郭璞鄭道元之傳鳴呼曲士拘儒雖見不廣凡于知識未達者輒為荒謬誠語
所謂火所見多所恨去鼓筆札而余前人之與古蹟受誤千載如長夜至于郭書
之志行奉為指南而我明後河間者建立為積石之說蓋其可
辨荒妄之疑終古下後深可慨惜矣各有難余者曰南書荒僻折文蓋火教之在
所相去似不應遂泛離極全城之而而滑于折大則瞻見之有荒妄獨不可以理
推之而乃信不可知之數牒以重辨乎余曰不然水經云河自朔方北得運渠搜地其
渠搜在介休林北折支渠搜亦差火假之相去入遠矣折支即河曲也所處是都實所
稱九渡水是已又稱九渡至是各行于六日程河始行荒僻而荒僻處在折支
之上入黃唐山在折支下而黃唐山之水滑出積石既有經證于漢而荒僻處在折支
獨無是理于折支下而黃唐山之水滑出積石既有經證于漢而荒僻處在折支
而後見南書亦說誤失余賦黃河之說陳群籍究其源委今通其故乃備列之
以發千百世之覆云

雲山西北去衛治百餘里有積雲四侯不消劫之右銀屏相傳有靈其形頗類龍謂之

會垣大可動餘味極脆美

雲山西北去衛治百餘里有積雲四侯不消劫之右銀屏相傳有靈其形頗類龍謂之

吐谷澤千度來川命元壽南之金山是也

熱水山西南去衛治五百里山南出熱水流入青海山北出冷水即西澤河源古所謂澧水也

拔延山在衛治西北化隆縣境隋煬帝征吐谷澤大獵此山長圍周匝二千里隋地志云

澧水即其地

遼東山在衛治西北谷澤界隋開皇間山嘗稱萬年者三詔諸郡國仍遣使獻于其

其日景雲浮于上致光嗣聖間

大非山近青海吐谷澤界衛山入寇

都曼山在衛治西陰拔吳仁以輕騎破吐谷澤安

廟山在衛治西縣任城王道宗破吐谷澤伏允于此

彌山在衛治西按山海經云彌山去太華二千八百五十七里是錄于西澤界水出焉而流

于海則是山在西澤之東而為西澤境內之山也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九冊

陝西下

五十六

朔山在衛治西澧水所經也

唐述山南去衛治二百八十里鄭道元云山甚靈有白朱之上土石數百丈亭亭然其貌

勢高遠望望來者謂之託背上其下層層巖壁崖岸無隙巖巖之多少名

室馬室中若居積聚名謂之積聚世士鮮有者遠者每見神人往還復見日見其靈

因名其山信其靈之居謂之唐述唐述唐述唐述唐述唐述唐述唐述唐述唐述唐述唐述

石城山西南去衛治二百八十里即石堡城崖壁峭立三面險絕惟經可上隋史舊唐書

城山詩曰石城門峻嶺間開東鼓鼓風風落石是也

同利山在東南去衛治二百八十里大山連延高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

金城山在衛治西北七十里依名魏娘山恐即隋陽南安郡巨山也

蘭山在衛治西北水名衛界隋陽南安郡巨山也

刺刺山在衛治西北水名衛界隋陽南安郡巨山也

上機山在衛治西北水名衛界隋陽南安郡巨山也

即衛治西北水名衛界隋陽南安郡巨山也

縣城在衛治北二十五里天中宣威自衛新學敗者已必都進次此山
刻須去衛治六十里上有五峰

縣城在衛治北二十五里水經注云港水東南流至霧山注治靈河

縣城在衛治北二十五里其土亦因名山山有石洞其後園志羅紅蓮詩其言是也
山口東去衛治二十五里漢名道阻道元謂之漆地極險阻為漢都程來咽喉地唐人嘗
築省軍城控制要害

清江在東德因故營北二十五里

新廟在衛治西寒外唐李玄敬與李善長書云海收績遠矣此其舊營李善長書云
新廟在衛治西臨以著界開元中主分界碑

大相廟在衛治西南許仁貴征吐谷渾置軍于此廟廟道廟在牛心川

星廟在長寧谷隋楊高征吐谷渾過此

北磧廟在唐西寧州北和中置制元塔
衛城在唐西寧州西平太守中置道見杜預夏蓋王里城東都護嚴無金人嚴於

天下即國利病書 卷十九 陝西下

新廟城首履與金人戰元塔

牛心城在衛治西南李靖征吐谷渾敗其兵于此

關谷在故臨羌縣西漢護羌校尉鄧訓據擊羌是唐唐龍泉谷在衛治西八里有龍

泉鼓即西川楊龍泉谷也唐劉元為使吐蕃發漢水主龍泉金鼓并什錦鼓多在漢水

劉元為使吐蕃出漢水龍泉則泉谷在龍泉谷也
漢城在衛治西南段顯率為役損城先棄今城在宋清平故城南唐中置鎮積善

大凡城在黃河北魏書唐廢

今縣城在衛治南二百八里宋王賁遣李賁跡南山徐敷谷討湯叛先棄三年棄

縣平堡于此月音谷在漢九音飲驢西

唐關谷在九音谷西漢水波連破西是唐
和國谷在故漢水縣西漢隴西太守連主將擊先唐

劉元在漢水縣諸者張乃長史高城擊現常戰漢于此先谷在衛治西北臨水衛城東
道先林村傳言戰處

相與谷在衛治西北今謂之北川隋煬帝征吐谷渾入此

縣城在故唐靈州西漢馬武與先人戰處

朱谷在大峽口西二十五里宋王平征駱駝羅微唐軍出朱谷口即此
和國谷在城西南道元云今達林東西二縣水又期頓駱谷二水北注之吐即抵內

西川南流注漢水是至大峽口入漢也

丁羊谷屬古漢州境出金宋和政開全坑得鑄成金
見劉元在唐東唐太僕卿楊義臣屯兵于此國出谷渾

劉元在唐東唐太僕卿楊義臣屯兵于此國出谷渾
河是也

衛城地名在衛治西北臨水舊衛城唐李元振書南涼以北涼兵至此大掠五千餘戶而還

九曲在衛治西南唐天寶中哥舒翰收復其地
西海西去衛治三百餘里水經注云西平二百五十里有說子也世謂之青海龍驤所

謂耳宋元海周數伯里北有鹽池有魚鱉皆有黑點海中者山主宋宋合遊北馬其

天下即國利病書 卷十九 陝西下

上得龍種日行千里稱青海驃王孫漢平本先唐西海地置郡即此隋煬帝王馬

拔于此水龍種昔後唐在尉遲川西 衛河南去衛治南二百八里按水經河水逕西海郡

南入北流入西平郡界逕黃河城南道元注云西北去西平二百七十里入東是白土城南今

與漢水合 漢水其源出西塞外流經衛治北東主漢九音縣東入黃河古漢中之名縣是也

謂之西寧河通志及竹都司志疑蘇不達河者非也水經注云漢水逕龍泉城而西皆在臨新

縣西水經注云山即西塞外之石峽也自塞外以至西平城此處無南注之文安得指衛治之北馬

漢水也 漢水可西門東去衛治二百五十里今謂之通河舊志謂在衛城西二百里者似非按漢

水云漢水東至九音入漢水即道元水經注云漢水出西北塞外是數道漢水東至九音縣北此水

鮮秦秦時故城南又東逕秦山北又東逕秦縣城東流注于漢水又東逕九音縣北此水
大通河非漢水至大通河起于宋縣入通城于河上亦猶宋改鄆州為西寧州漢水為

西寧河也 劉元在衛治西南是故縣東北流入漢水
衛城水出衛治西南唐川東北流注漢水

劉元在衛治西北今謂之北川隋煬帝征吐谷渾入此
縣城在故唐靈州西漢馬武與先人戰處

朱谷在大峽口西二十五里宋王平征駱駝羅微唐軍出朱谷口即此
和國谷在城西南道元云今達林東西二縣水又期頓駱谷二水北注之吐即抵內

西川南流注漢水是至大峽口入漢也
丁羊谷屬古漢州境出金宋和政開全坑得鑄成金

宜奉水在衛治東北七十里水出宜奉縣西南流至石碛堡南入澧河

勸水其源出平泉東南動且縣音勸且先獲所居也此流至大碛口入澧水按水經注還水有勸且之名即此號也關駟云金城河與勸且河合是已刺谷水出嶺南入山中

已水出嶺南入山中與刺谷水合至石碛堡關北入澧水 六谷水在欽陵先縣東南北

流入澧水 唐述水遼遼山南注澧河 大谷水在流河故城地 盧水按隋志在化隆縣

境刺谷水在衛治東北一說志謂來自青海遼遼境入澧水南有谷口非矣

牛心川在衛治南舊志指為即張川古麒麟河俗謂之牛川按鄭道元水經注云牛川水出

西南出中東流遼遼山南注澧河又此遼遼山南水東北入澧水又遼遼山南水東北入澧水

去關州在衛治南五十里程余京峽西水流注牛心川 刺谷水在衛治西北按一說志謂伯雅

川舊志謂中魯川一名幹余京峽西水流注牛心川 刺谷水在衛治西北按一說志謂伯雅

云水出松山今奉天川南入澧水即隋書所入長寧谷也隋書帝紀四月帝巡河右至西平

五月庚辰帝入長寧谷 刺谷水在衛治北水遼遼山南注長寧谷 注長寧川

刺谷水在衛治北水遼遼山南注長寧谷 刺谷水在衛治北水遼遼山南注長寧谷

刺谷水在衛治北水遼遼山南注長寧谷 刺谷水在衛治北水遼遼山南注長寧谷

刺谷水在衛治北水遼遼山南注長寧谷 刺谷水在衛治北水遼遼山南注長寧谷

刺谷水在衛治北水遼遼山南注長寧谷 刺谷水在衛治北水遼遼山南注長寧谷

刺谷水在衛治北水遼遼山南注長寧谷 刺谷水在衛治北水遼遼山南注長寧谷

刺谷水在衛治北水遼遼山南注長寧谷 刺谷水在衛治北水遼遼山南注長寧谷

刺谷水在衛治北水遼遼山南注長寧谷 刺谷水在衛治北水遼遼山南注長寧谷

刺谷水在衛治北水遼遼山南注長寧谷 刺谷水在衛治北水遼遼山南注長寧谷

刺谷水在衛治北水遼遼山南注長寧谷 刺谷水在衛治北水遼遼山南注長寧谷

刺谷水在衛治北水遼遼山南注長寧谷 刺谷水在衛治北水遼遼山南注長寧谷

刺谷水在衛治北水遼遼山南注長寧谷 刺谷水在衛治北水遼遼山南注長寧谷

刺谷水在衛治北水遼遼山南注長寧谷 刺谷水在衛治北水遼遼山南注長寧谷

刺谷水在衛治北水遼遼山南注長寧谷 刺谷水在衛治北水遼遼山南注長寧谷

刺谷水在衛治北水遼遼山南注長寧谷 刺谷水在衛治北水遼遼山南注長寧谷

刺谷水在衛治北水遼遼山南注長寧谷 刺谷水在衛治北水遼遼山南注長寧谷

刺谷水在衛治北水遼遼山南注長寧谷 刺谷水在衛治北水遼遼山南注長寧谷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九 陝西下 五十九

低東東北流澧水 刺谷水在衛治北水遼遼山南注長寧谷 刺谷水在衛治北水遼遼山南注長寧谷

刺谷水在衛治北水遼遼山南注長寧谷 刺谷水在衛治北水遼遼山南注長寧谷

刺谷水在衛治北水遼遼山南注長寧谷 刺谷水在衛治北水遼遼山南注長寧谷

刺谷水在衛治北水遼遼山南注長寧谷 刺谷水在衛治北水遼遼山南注長寧谷

刺谷水在衛治北水遼遼山南注長寧谷 刺谷水在衛治北水遼遼山南注長寧谷

刺谷水在衛治北水遼遼山南注長寧谷 刺谷水在衛治北水遼遼山南注長寧谷

刺谷水在衛治北水遼遼山南注長寧谷 刺谷水在衛治北水遼遼山南注長寧谷

刺谷水在衛治北水遼遼山南注長寧谷 刺谷水在衛治北水遼遼山南注長寧谷

刺谷水在衛治北水遼遼山南注長寧谷 刺谷水在衛治北水遼遼山南注長寧谷

刺谷水在衛治北水遼遼山南注長寧谷 刺谷水在衛治北水遼遼山南注長寧谷

刺谷水在衛治北水遼遼山南注長寧谷 刺谷水在衛治北水遼遼山南注長寧谷

刺谷水在衛治北水遼遼山南注長寧谷 刺谷水在衛治北水遼遼山南注長寧谷

刺谷水在衛治北水遼遼山南注長寧谷 刺谷水在衛治北水遼遼山南注長寧谷

刺谷水在衛治北水遼遼山南注長寧谷 刺谷水在衛治北水遼遼山南注長寧谷

刺谷水在衛治北水遼遼山南注長寧谷 刺谷水在衛治北水遼遼山南注長寧谷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九 陝西下 六十

南門水過是已隋改馬澧水縣即本之老鵝城地也 龍王縣故城在衛治二百五十里西龍王縣

龍王縣故城在衛治二百五十里西龍王縣 龍王縣故城在衛治二百五十里西龍王縣

龍王縣故城在衛治二百五十里西龍王縣 龍王縣故城在衛治二百五十里西龍王縣

龍王縣故城在衛治二百五十里西龍王縣 龍王縣故城在衛治二百五十里西龍王縣

龍王縣故城在衛治二百五十里西龍王縣 龍王縣故城在衛治二百五十里西龍王縣

龍王縣故城在衛治二百五十里西龍王縣 龍王縣故城在衛治二百五十里西龍王縣

龍王縣故城在衛治二百五十里西龍王縣 龍王縣故城在衛治二百五十里西龍王縣

龍王縣故城在衛治二百五十里西龍王縣 龍王縣故城在衛治二百五十里西龍王縣

龍王縣故城在衛治二百五十里西龍王縣 龍王縣故城在衛治二百五十里西龍王縣

龍王縣故城在衛治二百五十里西龍王縣 龍王縣故城在衛治二百五十里西龍王縣

龍王縣故城在衛治二百五十里西龍王縣 龍王縣故城在衛治二百五十里西龍王縣

龍王縣故城在衛治二百五十里西龍王縣 龍王縣故城在衛治二百五十里西龍王縣

龍王縣故城在衛治二百五十里西龍王縣 龍王縣故城在衛治二百五十里西龍王縣

龍王縣故城在衛治二百五十里西龍王縣 龍王縣故城在衛治二百五十里西龍王縣

龍王縣故城在衛治二百五十里西龍王縣 龍王縣故城在衛治二百五十里西龍王縣

張縣分渡河即地為漣河即音與即衛治南由小音與城南音永軍中分西平即界直
即統左南等縣 鄆州故城在衛治西南二百二十里小橋石山北流河即東宋帝景平五年
吐谷渾河對馬漣河即此水經注云流河即有二城東為衛治南之馬漣河即東宋
軍塞城後廢今為舊城所居 西海郡故城在臨羌縣故城西南三百里王莽遣樓
早承先擊屠屬秦蓋西海郡是也 龍興城故城在東地關關中三州志曰城在臨羌縣
西三百里王莽蓋西海郡治此城龍興治無戰事于城此 洮中城故城在小月支平
州志曰西平縣之南有月氏國 麟臺郡故城在衛治西北臨州界鄰道元所謂活
置水東而運西平之鮮谷塞是也 和城故城在漣水運亦城此

漢光武城故城在後尉治在臨羌縣故城西南漢章帝建初二年以武城太守傳言而護
羌校尉移居臨羌即是城也 臨羌縣故城在衛治西塞外王莽更曰蓋先漢武帝元
元年封孫都為侯國謂之綠城非也 臨羌縣故城在關關中臨羌縣在郡西百公
里水運其南城有東西二門西此隔有子城 龍興城在衛治西南今之西川地鎮海堡東
郭南城在衛治西四十里 由城城在衛治北平里東為永年城死處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九冊 陝西下

六十一

臨海城在衛治西哨廳羅置通音海高昌舊國 廣威縣故城在鄆州北陰縣唐元
天中北次天寶元年更置是名 遠化縣故城在鄆州西里東音蓋屬漣河即 永川縣故城
在衛治南二百里王厚云沿河西至鄆州六十里唐貞觀中更置後改永川 省東改城在漢
口宋築之以控制要害 輔國軍故城在衛治南二百二十里金漢金城即河關縣地唐武
中更置魏城右都府後漢武蓋舊宋改復置漢武城元符中為漢武蓋所據大體中
城征獲司以城降即其地置積石軍 西塞軍故城在積石西唐為軍中更置

宛城在積石西公里唐天寶中哥舒翰置宛城為軍以界河曲是也
廣公城在鄆州城北二里去衛治西南二百里舊名結羅城宋崇寧中收復改是名
永川城在廣公城東二百三十里屬樂州 石堡城在衛治西南二百公里唐開元七年吐
蕃陷此城留年據之侵擾河右命信安王瑒與河西諸將討諸將或以石堡險遠難
攻得不聽引兵深入意改援之命曰振武軍于九年復為吐蕃所陷置延光之不克八年
哥舒翰復援之置神武軍于德通城本縣今古城宋改和和劉浩解振武軍圖築此城龍
湖在石堡城西唐天寶中哥舒翰築蓋神威軍 古州龍城在石堡城東和和河經劉

法入賊身人于此後賜名振武城 石城南近黃河昔段熲擊于先于石城後河墜坑而死有
八百餘人即于此也 左南縣故城在衛治西南黃河在石城西一百二十里王莽更曰永軍中更置
張瑄從左南縣河而截趙縣故城是也 白土縣故城在衛治南近黃河在唐志山音永軍中更置
云河水東流運臨津城北白土城南三州志云左南津西六十里有白土城城在入河北而為綠
河濟渡電魏涼州刺史郭淮破羌連塞于白土即此蓋夫 鄆州城在衛治南近黃河在唐志
連元初以并即為護羌校尉治有郭名 黃河城在衛治南近黃河在唐志云河水東流運黃
河城南鄆道元注云西北去西平二百七十里前漢張駿分漣河即地為漣河即此城而
水經黃字訛之耳歷代故城無黃河即縣之名也 逢留河城南臨黃河永元蓋
失代蓋高為護羌校尉治唐新復八百餘級故其縣數萬鮮於逢留河上築城
以蓋奉作大船于河味作橋 河源軍故城唐置在鄆州城西南去衛治一百二十里云
趙克國傳便地 白水軍故城在鄆州城西南去衛治一百二十里唐開元中郭知運張懷亮置

綏安城故城在鄆州城西南二百二十里南涼時麟遊於綏安即此 定安城在綏安城西南百里
綏安守城故城在衛治西南二百五十里 今州守城故城在衛治南一百公里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九冊 陝西下

六十二

安人軍故城白安仁在衛治西南 威戎軍故城在衛治西北二百五十里唐開元七年吐蕃攻
吐蕃置 樹敦城在衛治西北二城為吐谷渾巢穴元魏泰帝三年涼州刺史史寧破吐谷渾
南山與安厥木杆分道後之 曼頭城在水城隋大業中裴矩擊吐谷渾破三城開源軍在
唐公城南下五里 開源軍在鄆州西平里 安州軍在鄆州西南公里
安州軍在安州城南四里 郭治堡在通濟橋北 人固堡在古骨龍城後唐建武或和八年
賜名 石門堡在德通城北舊名石門子宋政和中賜名 明通堡在積石軍故城公里
明通堡在故漣州界王厚收復 南州堡在積石軍故城公里
九次城在永寧城東界于七里 安龍堡在故漣州西南四里 德固堡在德通關西水二
德固堡在宗余南去故漣州分界十一里 綏遠堡在衛治東北舊名宗余是也
寧塞堡在鄆州城東下七里南去黃河于五里 懷和堡在廣公城西五十三里
懷和堡在衛治南保數谷 清平堡在保數谷西三十里在故衛和縣南五十里舊以在
遠化縣東 綏遠關舊名漢金平在漣州西即今之大峽口也
洮源關在衛治東北故治豐縣漢光武建武先寒諸羌數萬拒洮源關馬武與馬援擊

破之即是廢也 虎臺西北衛治五里有臺高九丈八尺相傳南涼王所築先登後降手

名虎臺或其所築也或曰將臺亦傳南涼王所築 王劉劉劉劉在尉道川西

尉道川祠在此川鄭道元云在長安南山上春秋祭之 西平劉劉劉劉在尉道川西

故李增築而西北三城以爲節治 長安劉劉劉劉在尉道川西

十三州志西平里遠夫音建長安縣于此 則劉劉劉劉在尉道川西

劉劉在積石山北後漢段熲破先農 則元分界碑在赤嶺西唐開元中許吐谷渾王

市信安釋張守珪安封界于赤嶺之西 洪濟渠在積石山一百公里有金天里唐

哥舒翰拔洪濟渠長慶中劉元岳使吐蕃由洪濟渠南行尋河湟是也

通渭橋在渡河上即據武城浮橋

西平衛城在渡河中西漢爲金城即西平亭魏晉爲西平郡元魏隋爲鄯州大業中徙

西平郡爲鄯州西平郡府治吐蕃破後唐復徙鄯州唐末改爲西平州元國之在洪

武十九年令長興侯張大率兵西討衛軍士築之秦劉元西平州城之半周固九里二分

唐爲西平 則劉劉劉劉在尉道川西

中歐漢州陸梁節度使治堂和改爲州明洪武十九年置嘉靖間又置石千戶所嘉靖

二十二年增置守備萬曆十二年改置嘉靖府城高四丈下厚二丈五尺廣袤三里三百八十八

古鄯州城東去衛二百七十里西漢爲龍文縣故地焉西都尉治焉小昔與城明洪武十九

年置嘉靖萬曆十二年置守備 鎮海城西去衛治四十里唐都尉治焉故城地明萬

曆二十一年置嘉靖府 已州城在張伯大南八十里明洪武十九年置已州馬驛城九年

置防守官 利州城東去衛治七十里漢安縣故城地明洪武十九年置嘉靖萬曆十九

年置嘉靖萬曆十九年置防守官 水溝城東去衛治一百七十里漢安縣故城地明洪武十九

年置嘉靖萬曆十九年置防守官 鐵廠在北山五十里萬曆二十四年都御史田樂



西寧衛志

西寧方隅千餘里其地廣袤其地土著聚其北來後松房西開海自衛治東北

著力免免是哈壇已都沙刺納刺水即卜元利他卜妻校難走之西寧和以版

經懸碑九柳之野唐書中左右前後無所傳伏建皇朝難落自事不暇天所

特者通平疎障門內連牆水洞城堡營寨墩墩墩墩墩墩墩墩墩墩墩墩墩墩

修足少特焉因之改

堡寨南川去衛治南十五里有沈家寨十五里有新家堡水磨堡入一里馬陳家堡

下里有總堡水泉堡堡寨寨寨寨寨寨寨寨寨寨寨寨寨寨寨寨寨寨寨寨寨

添堡又三里馬井寨山城五里馬孫家山城耳寨山城四十里有毛家寨又童

爲伏先堡置守備官去東南五十里有乞連寨一名田家寨又東南五

里馬石嘴堡萬曆二十四年議大脩邊障增置有虎與溝馬營又八十五里

國有刺哈山城增置將領官通歸德路

西川去衛治西五里有楊家寨十里馬堡莊山城劉家寨又五里馬高臺堡龍家

天下即國利病書

二十里有古園兒堡深溝堡又五里馬三旗堡三十里有陶家堡又五里馬

馬堡堡寨寨寨寨寨寨寨寨寨寨寨寨寨寨寨寨寨寨寨寨寨寨寨寨寨寨寨

二十一年拓建嘉靖府城又有巴浪堡西隴堡寨寨寨寨寨寨寨寨寨寨寨寨寨寨

堡寨寨山城三台寨寨寨寨寨寨寨寨寨寨寨寨寨寨寨寨寨寨寨寨寨寨寨寨

七十里有紀定堡萬曆二十二年新置防守官又五里馬石峽山口馬營西北四里有沈

家堡萬家山城又五里馬王家堡西南八里有康縣溝馬營

北川去衛治北十五里有早坪堡劉家寨下寨二十里有劉家寨上寨又五里馬小寨堡

寨寨堡高峯山城八里馬孫家下寨二十里有孫家上寨紅崖山城雙廟堡又

五里馬三家堡四十里有總堡舊置中備官又有營堡堡堡堡堡堡堡堡堡堡堡

又五里馬新寨堡五十里有小乾溝堡楊家寨寨寨寨寨寨寨寨寨寨寨寨寨寨寨

十里馬觀寺堂大寨公里有河灘寨又十里里有商店堡二百里有馬哈刺堡焉
鞍山營一百二十里有深溝堡罕拉堡努木只溝營又三里為七里店堡二百二十里
有碾磨城又三里為水磨營五里為周子堡二百四十里有湯官堡湯官堡石嘴堡主
官兒堡其石嘴堡北十里為滕善溝馬營一百五十里有雙塔堡高廟堡羊腦子
漢馬營李二堡又五里為滿池營周庫營二百六十里有紅水堡薛旗營李招哈山
城又五里為趙家下園莊堡二百七十里有虎狼堡堡去里店堡趙家上園莊堡
一百个里有阿鑾堡店園兒堡老楊城堡標爾溝營自老楊城四十里為水磨堡
竹林溝馬營二百里有虎刺旗山城其南十里為路家堡又五里為松樹溝堡
二百十五里有木刺溝添堡其南十五里為李二堡二百三十里有肩嘴堡去家
十里有肩嘴堡三百二十里有上川口堡其南五里為吉家又八里為滿家堡又
南五里為柳家山城又南五里為巴州寨又南五里為細香堡二百五十里有下
川口堡其西南十里為李鉄堡又五里為武家堡紅嘴堡又五里為高廟堡又五
里為北柳堡哈家堡又五里為德堡鎮遠堡又十里為慈利寺堡又三里為郭

五里磨寨入中中族著南川兵出峽口西寧兵出分水嶺西川兵雙山堡兵出松
兒尖擊子礮伯兵平戎兵赴寄方才溝應援虜入入諸兵于伏堡上下合擊之
祝爾朵峽檳榔街距衛治南九十里伏先堡四里關門三里應援漳四里西
川七十里塔兒灣五十里磨寨入則中中族著南川兵出關門西寧兵出通渭漳西
川兵出塔兒灣分擊磨寨入則諸兵於水草溝上下合擊之
水哈子峽檳榔街距衛治南八里伏先堡五里又關門三里應援漳四里西川
四里雙山堡三十里班撒兒關門三里礮伯二百十里平戎一百四十五里寄方
才溝八十里磨寨入中中族著南川兵擊關門西寧兵出通渭漳西川兵雙山堡
兵出班撒兒關門分擊礮伯平戎兵赴寄方才溝應援虜入入諸兵于中中族上
下合擊之
經納峽檳榔街距衛治西南一百二十五里西川七十里班撒兒關門四十里塔兒灣三十里南
川五十里南川關門四十里磨寨入則班撒兒族著西川兵擊關門西寧兵出塔兒灣
南川兵出關門分擊磨寨入則諸兵又於班撒兒關門上下合擊之

出賣失加蓋當面軍六面角下付元元生真云云上商人與舊人同者共

兵又于土巴營上下合擊之

大荆門水洞障極衝距衛治七十里北川于黑河東老幼堡二里西川八十里清水海
腦十五里唐寨入則北川兵在禦水洞障右禦門西寧兵出河東老幼堡西川
兵出清水海腦分禦唐寨入則諸兵又于台城上下合擊之

六九

蓋北川兵拒韓西軍兵出毛家山北川兵出崇善邊分禦虜大入則諸兵于毛家山上
下合擊之

圓樹兒攔極衝距北川三十里西寧八十里其邊牆五里西川九十里毛家山五里唐崖入則六石岷族蕃北川兵拒標西寧兵出北其邊西川兵出毛家山分禦虜大入則諸兵又于毛家山上下合擊之

北川劉拔山山崖極衝距北川中備堡三十里圍樹兒嶺十里西寧十里北溝驕
六里虜寨入則白疊腦牙家二族著拒擄北川兵出圍樹兒溝西寧兵出小其
溝分禦虜入則諸兵又于其溝上下合擊之

北石峽捍禦距衛治一百里與屯堡十五里峽口十里木爾即山十五里北川十里木爾各
漢于五里磨寨入則薛咄族著祁家土兵與屯堡兵出峽口西寧兵出木爾即山北川
兵出每水溝分禦磨寨入則諸兵又于石峽口上下舍駐守之
連攢燕春川長遠極距衛治一百二十里磨泥溝二十里與屯堡二十里北川六十里西川百

千里上沙兒十里紅塵子卒星冷刺只邊六千里廣寒入則皆啞族蕃柳家土兵出漢

以漢西寧兵與乞堡兵出燕家川以兵出西沙兒分禦嶺由兵由紅蓮子應援之
會剿只海于奉臺欲備虜入則諸兵于興定堡上下合擊之

營盤盤口樺火衛距衛治東北一百六十里礦伯六十里藥單臺十五里烏谷刺溝二十里古

鄧一百三十里虎據潭二十里虜寨入哩雲寺著出太權張伯兵出藥草臺西寧兵

丁亥庚寅大竹巨附台東第二二百九十里上川口七十里古鄆八里普化寺山四十里

自一百里至末刺集六十里鹿狼道七十里虜零入普化寺著上川口兵出本峽

古鄆兵赴虎狼溝夾擊虜人入諸兵于普化寺山上下合擊之

各兒溝擇次衝距衛治東南三百九十里古鄯一百二十里各兒溝口三十里張伯二百七

十里張家小寺十里已州溝一百六十里唐零入哈喇寺舊古鄯兵出看兒漢口張伯

兵赴張家寺西寧兵赴已州澤克教虜人入謂兵于張家寺上下合擊之

以上峽嶺皆海虜入寇道也。且西寧舊防茫未防虜故惟柳城多虜。然於中軍不

七十

十一、一、二而還列也。近者寬頤馬秋高、應憲，至各營將士聞警，莫之至於邊境。諸
番各有派定圍隘者，不豫申勝信，時漫無適從。觀則鋒圖說列布，悉知朝聘
寒來，則各趨佔地虜衆大集，則齊赴合營，機宜務欲按圖去馬，無明再調以戰。字
或虛，幾乎然此道其常而已矣。關變化難執，一得而運用在處。心也。如虜分道而我
據則分而應之，伏而擊之，如虜分道而我無復則擇而擊之，舍而擊之，如虜謀不縱我
偵，據明則集兵控而以待之，如烽火失傳，阻障而疎，則銳衆相繼而面之，修導其
常而勿皆通達其變，而勿膠務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主於不敗不失為敵
人之敗，夫然後為善之善者與。

舊時中藏軍中洪武元年相推居牧歸德破後賊寨孤山灘首心雄首士
衛治罕餘里有城廓廬室田畝為李忠三百六十首有奇授指揮王威騎馬二百
有奇其俗多乞丐男子衣一截上條格下下差綴縫各衣獸皮黃錢有妻室者
號被燬而下貴者首項飾珍珠珊瑚琥珀瑤瑪瑣珞海環之屬飲食位牛草
餅魚名路間獵豕牛黃鹿麋虎野牛馬獐兔食之歲以麝香梅牛膽虎尾土豹

朝賀次日宴于衛堂頒賚而去

下。厥后數處外去中甸百餘里有上下二歧。西隅爲米達米。接于旺而。東爲河表面。二百里無城郭。多見帳棚。間有廬室。之。于。千。四。年。有奇。國師一風俗。各舉中甸。往往不車。國。于。先。是。烏。思。巴。曾。謂。苗。叛。掠。于。牙。牙。溝。播。其。虛。報。謂。部。衆。隨。正。德。而。年。十。月。獲。入。大。博。洋。蓮。華。子。出。塞。中。伏。被。執。寸。生。其。死。自。是。叛。亂。靡。定。不。由。屬。也。上。後。顧。更。入。明。寺。獻。僧。關。而。聖。討。要。約。萬。曆。八。年。松。房。宰。僧。阿。赤。兒。入。其。其。部。十。九。年。經。米。面。書。鄭。潘。因。其。控。報。道。復。數。領。南。聖。討。收。撫。之。間。族。子。有。奇。有。格。路。故。去。今。族。多。已。族。沙。尔。无。族。阿。班。族。連。古。族。亦。悉。叛。族。思。察。族。哈。魯。夫。加。意。族。上。下。族。南。家。族。朵。朵。只。受。奴。德。下。族。降。藏。族。出。加。族。托。撫。族。亦。即。陽。族。哈。日。下。余。巨。族。沙。利。下。余。巨。族。東。余。族。奴。德。下。族。族。余。加。族。其。多。層。族。據。今。即。緬。族。族。其。族。阿。下。答。余。加。族。下。余。巨。族。星。台。結。族。哈。已。族。實。已。族。獲。加。族。阿。下。余。巨。族。且。各。下。余。巨。族。哈。哈。余。巨。族。計。

天下郡國利病書

續編 第十九冊

七十一

加族哈余加族阿多下性族哈族擦余加族看哩卜余巨族利加卜余巨族余余即族第卜族多操族思加巴族東余結族官撒余族押余結族麻余結族龜巴族丁剛族倉思巴族薄卜不余巨族加洛卜余巨族約余莫卜巨族哈余結族倉餘余巨族哈余囊答族約余囊族阿余族別余結族答余加族康卜利族巴結族班家族實加卜余巨族生重族重余族加利族麻族總思加族波族族余望重族沙卜利族托失卜余巨族余美族余達明族余甫你族阿洛受族坎奔族實余事族亦余哩族爾卜族東奔族族羊點實族合哈馬五百五十有奇

咽喉一回盡吸漢武三年招撫居塞外西樓下墜下火關辛啞者屢飯食皆同往轉達
 二族服順唐定嘉靖甲午年出掠烏魯則海輪船火絕高曆十九年經累而書郵達達
 使相濟之互聞其族有領南族迭徹族六下敗阿余該族朵藏族哈撒撤族思余加
 族和余加族多余利族余加藏族的哈族思冬幹族哈下即族合余族思細加族光
 嫩族答余巴族朵余只族思打章族哈加族博朵族宜他族必厥余族沙下族思
 冬正族已余章族丹麻族哇則宗牙族罕更余加族總計輪馬三百匹有奇中多五福

劉敬寬後招徠者焉

事順順一略略略略略三年招撫居巢外在占嘔東古都之西南也無廣宣着
 帳戶四百口九百餘其俗是與占嘔同則據廣宣正德四年著前領由漢古六矣
 加復據弘化千守備楊佑襲破之嘉靖四十年由南川樺馬略刺海萬曆九年八總忠
 打公破百戶郭永勳劉世爵進出塞外中伏而死三年女備劉俊燕好爵帥兵接
 其巢穴新賊二百十有奇獲生畜二千有奇有牛十舟而歸十七年犯三川防守百戶
 劉存仁連戰死之輸馬遂絕十九年總畧而書郭添招放不至二十三年女備劉敏兒
 遣人慰諭納并其屬族有授官族科元族答加族廣總給馬四十有奇

打卜支族居牧塞右部西北之松樹灣倉寧伯李氏族也口二百有奇歲輸馬二十五
 渚巴旗居牧塞內左部西之口二百五十歲輸馬二十有奇

古迭族在古鄯西與打卜受隣指揮來和族也口二百有奇歲給馬二十

珍珠旗居牧歸破兵備劉歡寬新招撫之戶百有奇口五百歲輸馬一百餘匹
即今卜族居牧古郭西慧峰寺屬族也新開輸馬二百有奇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十九冊 陝西下

五

恩恩迷厥曰景遠下昭洪武三年招撫在江陵下西去衛治一百里餘至孟古沙河即地有上下二族其飲食者度不異下又有哈族而弗明實曆十九年親至焉上即遣使招撫三族未歸敵輸馬約千匹並饋不齊時或不至二十二年各復別散寬相諭乃歸歸順焉我西海耳有新獲功

中藏殿漢武皇帝招撫三族之臣居敬上思果達西近青海漢西海郡縣旌父已歿亡
日覺難麻族住居牧仰華寺寺林來徒養輸馬三十有奇

隋秦叔達武三年招撫舊塞四外周紹西北三陽有城却廬空塞外者列帳有
屠豎徒塞內俗同中土納也有國師指揮歲餘馬一百三十有奇其父屬有奔
巴余族居西石峽戶百有奇二百五十年歲輸馬二百五十

西納厥洪武二十一年招撫是牧寨由直水北去衛治五十里勒討演教寺土寇居西納川河北黑嘴兒其有緣地土住牧土場自鎮海西門已上至小度緣大度緣西塔塔往下其河邊河北多乞古城西納川上寺既達漢小山破口止

下有各巴羅師光科爾國師哈爾得各巴羅師西納平戶魯加年為羅爾其
百戶十二員又所轄降卒十八族千九百西納平戶魯加年為羅爾其
卷完下降卒國師降卒要領降卒百戶降卒完下元頭目且金思加人僧哈住喇參
合官卜扎失英巴頭目英爾其合人班的頭目即爾各頭目設納先達討阿紀
爾各頭目黑等日安下威降恩個降卒指揮小圖師利卜牙明爾班的撤爾
罕本大人攝即族塔爾寺班沙爾昂藏族長頭目俱住居西納川屬薩海等地方
恭待所轄各各給馬不一

巴洲羅漢武三年相繼居牧蓋外去衛治此二百餘里北至大通河西至北川塞外
接大通城廣袤五百餘里無慮全多喇嘛其俗與諸番商無不與所屬有督
思俄等哥等小族特降阻教出標正統十三年番酋瓦洛茂遣指揮和爾捕獲之
天順元年四出使把涼永莊浪西改破城倭成股官軍劫掠生番無不鎮觀會請
擊主總兵官衛額副總兵兵馬師兵由駱駝山討之俘斬七十七百有奇至正德十年
又入據水磨溝百戶佛吉戰死之是年總兵官徐謀率兵襲擊之獲之其族遂散而各

天下即國利病書

卷第十九冊 陝西下

七十三

囉族漸強盛

囉族已沙小族也巴沙散騎全有其地南北百餘里東西三百里之屬散處各目為族
無統儀有大督囉族小督囉族上囉族中囉族下囉族六古囉族諸囉族則介
的族已囉族巴的族設加族思冬沙族阿洛受族思哥達族刺囉族亞魯族
阿思加族冲囉族馬其沙族馬其冲約族思魯囉族諸有族奉阿族思加族阿洛
原只族比俺囉族哈爾族土巴族金加族高余定族恭位族麻介日族麻居
族而思各速族有國師金印小札介的族其將也刺達族居入通川者則給馬子
莊浪大督囉戶千五百四十方利其使已囉戶二百口八百有奇當甲勝兵二百
海廣云紅帽番前督囉番刀恒是主嘉靖九年按察伯目錄上宣撫指揮彭果
錄載之二十二年首長却星言出據守備許世爵是載之二十九年余加定族攻掠
伯守備唐勇間連獲其果爾多族獲又兵還著賊匪于道我兵獲其戰馬
失兵遂敗諸指揮陳龍趙威死之殺傷百餘人所獲俘獲生事至正二十九年聚眾攻
掠紅崖堡守備俞京師兵往救往不敢進麾下指揮趙芳百戶劉清總族孫瑞光

今人李繼志率眾散三千人出塞先逃與戰勝後藏所聞漢軍先至奪其金
之若中二刀繼志中刀刃京間敗逃棄營通軍士大亂喪亡不可勝計官軍二年未
遇敗而清軍遂成是年又犯張伯律守指揮賀有年連擊死之三年該知和
介加定族諸族攻掠堡寨兵備則使犯其寨其寨二十四年閏二月入掠寨將族
轉敗之于沙雲川二十六年六月余加定又潛其營守指揮彭汝海戰死八月按察
海月錄水磨溝後掠鐘永並三十七年十月掠楊官溝三月掠弩木只海守指
揮嚴威擊走之是月復掠西水磨溝三十八年正月則囉族出掠上宣撫二月復掠
松硤十寨寨四十年三月却人德顏只海守嚴威擊走之至萬曆十八年正月入掠
沙雲川防守百戶劉世臣是書其詳璫我二地茶番人民不可屈指計而我兵不能不討
種額日然及隆慶為國十九年總兵而官鄭洛故著族以逐海廣邊使獲之得已
七族而入督囉族歸馬于二年兵備按察使劉欽寬恭將連雲寨房中出勝兵三百
五十勒戰破屠之後所畏威乃全諸族處給馬五百五十有奇額無棄命之主顧其
全族戰勝士制勝不能保其帖然也

天下即國利病書

卷第十九冊 陝西下

七十四

思俄思哥族亦已沙族屬也居衛城北塞外督囉部中天順七年已沙糾犯沙雲川降
慶三年出掠羊家道上年將陳惟捷擊之至其帳賊聞知也誅其首惡不敢復出後
肅州南山僧永居其族凡外囉族屬威師事之習其教焉歲給馬三千有奇
已囉族法武三年招撫初居牧比塞外與已沙族已沙族糾其族又其族所屬阿余加
食族囉七年入掠沙雲川大破之其妻漢弱王德士年總兵徐謹襲已沙而已沙散
亡流處沙雲川北川略則只邊居履宜歲給馬三千兩效明焉
札介的族居紅崖邊隔有城堡慶慶宜其肅州西山僧為思俄所率來塞間
族給馬三千有奇
麻刺族居牧塞外顧伯比勝蕃漢有城堡居慶宜戶八十餘口二百歲給馬三千有奇
麻刺族在塞西紅崖邊居慶宜有僧自南來居此遠聞族給馬三千有奇
西衛軍則屬西去衛三思西所之別也法武三年首長領南吉刺斯入貢因思俄以為
得今事給金牌給馬而恭恭永樂三年吉刺斯同兄塔力襲吉刺斯兄弟有馬以塔力襲
為指揮奴奴為指揮今事各賜冠帶給宣德三年初指揮印賢往其衛招撫獲亡正

統六年又遣都指揮哈喇卜花往諭之正德四年為北虜所佔先斬其部下劉德勝等
其地部族數萬約一百餘口在乞達其依中故若欲收復西歸為其所攔阻僅奉
輸馬二千有奇

四先衛在罕東衛北亦西戎部也元置由先恭林師元府水寨四年置衛以八散西思
為指揮同知給金牌給馬易茶宣德四年散西思改遣指揮李大討之五年都督史
繼以安度王亦魯丹指揮桑哥等進討平之正統二年其頭目黑麻兒遣指揮大丁等
入貢方物七年遣指揮和買往其衛招撫指揮者有字都立諸蕃厥後德四年為先
虜攻破部族散亡

刺夷衛在由先西南方草灘哈密志順脫脫之族也洪武六年命宣威將軍朵只魯
招其主煙帖木兒七年遣使入貢八年其衛洪熙元年致命會寧伯李英進討更
置番騎寨圍俘獲人畜萬三千有奇獲聞必款得其主復遣會之遣使雲勇
將士功賞有差奉款之給金牌給馬易茶宣德五年以其兵討由先阿端達年其國正
統六年遣指揮哈喇卜花往諭其部十二年部人占麻力遣使其軍遣指揮和買指

天下即國利病書

卷第十九 陝西下

下五

獲弘治中哈密為之書著所破連大臣總署哈密為有先定王亦魯丹其先
忠順王脫脫同族遣指揮哈林其衛求為後得族孫陝已三年令指揮和買取陝
已母却其子方十弟打思哈等赴其州降達魯魯今忠順王方陝已後也其衛為先
攻破後其地僅存遺孽江蘇余加守僧俗四百有奇後居沙棠川厥後復被破
馬一千有奇

阿端衛在由先西南方草灘之別也其地廣袤千里洪武七年酋長撒力長凡兒遣使貢禮
甲刀劍賜以織金文綺命其為西都給與印書由阿端曰阿其台若先由黑里金在焉
衛使遣使入貢宣德中與由先衛叛都林其衛以受之其子打思哈等七年遣指揮和買招
撫其諸族屬正德中為北虜所破散走歸走河間今不知所在矣

海府西岸原係美蓋唐亦卜刺于正德初以獲罪酋長叩關乞降彼時守臣倉卒無
應遂致闖入海上破安定衛擄其金印像其地焉正德九年以後總督彭澤楊滄
王璽王雲等相繼經略至嘉靖三十八年倭寇由鎮入西海分犯涼州西寧散隨草
久牧之四十一年以中滿腹足而歸還東岸上獲食菓居海上焉唐亦不倭來是俗等

寺魯衛在來不統十六年先刺他下歲犯徐西岸獲殺到將李應天千把總指揮人
領大官軍餘員全軍覆沒八年明成王朱海上奪虜下先免給唐書信回亦先逃
聚散青海出搶掠

上通大直都統經略於嘉慶王東歸松套各虜亦隨之往後連次落亦其相台台刺
台吉必刺台吉哈達把都兒而犯先介台吉有力先等即與水師下營獲獲獲永
即下先刺他下歲部族并收著計數萬人納刺必刺台吉約千人哈達把都約
五百人入貢頭目即落如獲數百緡收武宗塔介諸蕃及漢歸德收哈密諸蕃
約三千餘家注牧蘇拉二川其酋兄弟所部亦僅數百水有河南著族共二千餘後
北渡與天齊來去靡常其害秋海者則先納刺必刺哈達而犯先介秋部也
永元二酋自于三西南而川大邊控緡級七百有奇擊先無事已欲不許遂
進海賊大者納刺諸酋亦乞款不許俱各逃後無復款窺伺邊境者

經各都各備禦海府事宜疏奏曰西海者見著往秋之區風厲極盛之虞可以據著可
以窺漢化著為虜流害甚易由車行百里許而出石硤即為東敵行四五百里為

天下即國利病書

卷第十九 陝西下

下六

青海周環七百里其西有大小盤池而南通馬思藏西北通瓜沙喀皆可收可據予廣
漠無際欲獲兵於此親利難獲難失進兵之路惟西寧順焉而西寧以有為都司可進款惟
可以防其北清而到海則遠東有歸避河口可渡然惟可以扼其南而到海則又遠即使
兵食足而西寧美十日之糧而石硤進兵涼州一月之糧而海都口進河東美日餘之糧而
進口是則未必然得志而飽則賊者何也我進則賊退我退則賊進我進則賊退我退則賊進
軍深入糧難移何以隨戰隨退大接何以救援此海上出兵之難也且其地熱計有可
舉之軍數端曰威借路其鎮一路乃入海門戶也敵使鎮巡諸道皆通 明古關是則該
八番則該鎮守則該則該之勢必斷海府之勢自孤雖有小醜穴中果其諸虜有實然
未敢欲種於西在各鎮則事無果以牽之在其鎮則賊歸而後以禦之諸虜有不顧
而外畏乎此蓋食海府之第一義也二曰自治自治之策莫要於設將增兵制番西
寧之疆都海上視之猶疆陲東西南北山川沙漠川是臨海通番重衝此川原設守
備四川近設遊擊增兵二千五地分守獨漢川平原廣所應設守備一員省張伯如言
補之庶使防禦西寧東將應取馬輪守則總兵與軍分分三幅乃漸稍著御使常

自成都府錦官驛由府衙之新都軍站廣漢驛北由潼川州境古店驛站至域驛建寧軍站望華驛秋林軍站雲縣驛保寧府境富村驛站柳道驛龍山軍站錦屏水馬驛提樹軍站施店軍站柏林軍站柏林通運所龍潭軍站閬津水馬驛沙河軍站神宣軍站神宣通運所抵陝西寧羌州境為北路自廣漢驛西北由成都府境金山驛西平驛武平驛小溪驛漢子驛水進驛小河驛三合驛抵松潘衛為北路由成都府境唐安驛邛州境白鶴驛雅州境百大驛雅安驛新店驛胥口驛黎州境沅茶驛越嵩衛境河南驛鎮西驛利濟驛龍泉驛瀘沽驛建昌衛境漢龍驛瀘川驛阿用驛祿馬驛會川衛境已松驛大龍驛會川驛腰驛茶溪驛抵宜南武定府北界為西南路由府衙之龍泉驛陽安驛南津驛珠江驛安仁驛叙州府屬之龍橋驛重慶府境奉高驛東華驛來鳳驛白市驛朝天驛渡江由百節驛百渡驛東溪驛安穩驛揚州境松坎驛桐梓驛播州驛永安驛柏川驛仁水驛涪潭驛黎溪驛奉黃驛白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九 四川 七十九

泥驛抵湖廣播界又自柏川驛西南昌田驛沙溪驛黃平驛抵貴州之興隆衛界為東南路由成都府境永興驛太平驛來水驛安遠驛林驛抵茂州自茂州折而西北由長寧驛來遠驛歸化驛鎮平驛古松驛亦抵松潘衛為西路又自錦官驛通運所水路由成都府屬廣都驛水馬驛龍爪驛眉州境武陽驛眉州驛石佛驛青神驛茅門驛嘉定州境平羌驛雲驛嘉定州通運所三聖驛沉厚驛下壩驛叙州府境月波驛宣化驛真溪驛牛口驛汶川驛叙州府通運所李莊驛龍驛瀘州境江安驛董興驛納溪驛瀘州通運所瀘川驛黃巖驛神山驛牛腦驛史壩驛重慶府境溪東驛石門驛石羊驛雙溪驛銅鑼驛魚洞驛朝天驛重慶通運所木洞驛龍溪驛蘭市驛涪陵驛東青驛都陵驛花陵驛雲根驛忠州通運所潛溪驛豐州府境涪陵驛縣驛萬縣通運所巴陽驛五峯驛南沱驛永寧驛夔州通運所高塘驛抵湖廣已東界為東路又自陝西漢中南界水路由九井驛朝天驛問津驛龍灘

驛虎跳驛香溪驛盤龍驛順慶府境龍溪驛平灘驛嘉陵驛重慶府境太平驛合陽驛上沱驛重慶府入大江為北路又自叙州府水路由馬湖府境羅東溪泥溪驛入東川軍民府自瀘州境納溪驛納溪通運所渠壩水驛大洲水驛峽口水驛入永寧宣撫司為南水路又由永寧永安驛永寧驛永寧通運所普市驛摩泥驛赤水驛阿永驛烏撒府境層臺驛周泥驛長甸驛黑張驛普德驛驛抵貴州北界為陸路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九 四川 八十

松潘 威茂 安綿

松慶威茂皆氏羌居之自漢以來叛服靡定

國朝洪武十一年御史大夫平定將軍丁玉克服其地設松州潘州茂三衛
溪威州二千戶所洪武二十年併松潘二衛為松潘衛軍民指揮使司宣德
四年調威茂所屬衛所為小河千戶所增置威茂溪調威茂都指揮使司
軍吏番戍守先年兵備提督皆待即都御史成化初改設按察司副使總理
松茂兵機後因南路梗塞茂松不相通又龍州相去遼遠分設松茂威茂
綿道兵備又設鎮守總兵官以侯伯都督充之掛平蠻將軍印成化初改分
守副總兵協守左右將軍南路東路二遊擊將軍俱以都指揮充之正德五
年添設石泉壩底守備以都指揮體統行事又松潘障臘地方相隔六十餘
里皆有隘口可通北虜嘉靖十一年虜賊深入為害巡撫都御史宋滄議於
障臘後山嶺建晴鷹墩而小高嶺建禦寇墩設戍守之嘉靖二十年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九冊 四川

八十一

欲差巡撫者御史劉大謨巡按御史王珣奏設守備指揮亦與都指揮體統行
事增官軍二千員名展修障臘城堡建軍官廳營務神宇于時松潘倚築遠
牆一萬三千五百三十丈深挖坎井二千五百六十四口及於大壩建立一
堡修築城垣內建官廳營務房西山平壩更修一墩以防虜騎侵擾之患有四
州三近障臘今阿失寨即上潘州班族則下潘州二州之間則中潘州去
松不二三日故城遺址尚存惟松州今為衛城軍屯堡與障臘諸番大牙相
參原照之利頗豐雖無厲禁然亦不相侵奪自松達茂不三百里路循河岸
夷嶺棋布山岩視之如塔房保縣有堡過漢索橋則古維州故城三面臨江
殊險隘蓋董卜韓胡宣慰司與雜谷安撫司交界處城與李德裕等選擇遺
址尚存舊碑景泰間為叛夷王永所毀州址今高難谷洞寨遙北則古無憂寨
然皆名存實亡不復為我有也大抵松慶威茂溪漢夷相半然皆置衛所備
守不廢若蓋松慶所以扼塞吐蕃蓋則松茂脈絡昔人謂吐蕃入寇必自黎

文南詔入寇必自沉黎吐蕃南詔合入寇必於灌口漢口失守則黎南
然則三城連綿灌口疊茂喉襟威茂灌口障臘岷山全蜀巨屏實天設險
以限蕃夷者也 松潘則副總兵一員駐劄松潘遊擊將軍一員駐劄小
河千戶所左參將一員駐劄龍安府遊擊將軍一員駐劄障臘屯堡把守指
揮五員分督關堡自松潘以東望山關雲閣關風洞關松林堡紅崖關三合
堡鎮遠堡小關子堡松子堡三路堡師家堡四望堡抵小河千戶所蜂崖堡
葉堂堡馬營堡水進堡鎮夷堡鐵龍堡龍州宣撫司又自松茂以南紅花
屯堡熊旗屯堡西寧關山屯堡安化關鎮華堡新塘關艾蒿堡歸化關北定
關蒲江關平夷堡金瓶堡鎮平堡鎮番堡靖夷堡平定堡抵疊溪界又自松
潘以北穀粟屯堡高屯子堡羊裕屯堡唐舍屯堡諱那屯堡障臘屯堡抵吐
蕃洮河界以上關堡并墩臺共八十七處戍守主客官軍會餘遊兵共一萬
一千六百八十四員名每歲額生松潘寺一十六倉糧米共九萬九千三百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九冊 四川

八十二

八十石有奇按松潘乃西蜀之重鎮諸番之要區東連龍安南接威茂北抵
胡虜西盡吐蕃西北又與洮岷連壤鎮城衙門關堡之外四面皆番故經界
若謂蜀之各鎮惟松潘純乎邊者也萬曆六年兵備副使楊一桂以人荒沒
古孟骨等寨番民連年侵擾條陳十款一曰肅清惡寨二曰克實行伍三曰
議處兇殺四曰揀撥戍守五曰革去遊兵六曰定安要害七曰聯絡墩堡八
曰設立草場九曰招復逃亡十曰年終獎戒呈允施行切中邊務 茂慶則
右參將一員駐劄茂州有茂州衛遊擊將軍一員駐劄疊溪千戶所各路
把守指揮五員分督關堡自茂州以北鎮成堡椒園堡長安堡歸胡堡松溪
堡長寧堡穆庸堡寶大關新堡馬路堡小關子抵疊溪千戶所北行至漢關
墩新堡堡番寨堡太平堡永鎮堡抵松茂界又自茂州小東路土地嶺堡鎮
夷堡關子堡神溪堡土門堡抵平堡抵安綿界又自茂州南路連播墩黎園
頭白水墩堡猛頭獨脚門樓墩連墩四箇墩羊毛坪五星墩文嶺撫村大宗

渠石鼓村七星閣鴈門堡者據堡抵威州、有千戶所至汶川堡微底閣抵
灌縣界又至威州西路則保子閣坡底堡壩州堡乾溪堡鎮夷閣新安堡抵
保寧保縣堡四圍皆苗境以上閣堡并墩臺共一百二十處戍守主客官軍
兵快老苗共一萬四千二百五十二員名額生廣備等二十四倉糧米一十
萬三千九百一十七石有奇 安綿則守備指揮二員以都指揮體統行事
一駐劉石泉縣一駐劉平苗堡把守指揮四員分督閣堡所屬各路曲山閣
橋鼓坪堡後庄堡有漢堡疊溪堡西漢堡疊溪堡水閣視豐堡綿理堡馬
尾堡白水堡龍坪堡三江堡截子堡徐坪堡平通堡大方閣大印堡茅莊堡
山茅堡徐塘堡壩底堡石板閣石泉堡白印堡青崗堡石泉城上權閣平苗
堡莫洞咂堡赤土坪堡共二十五處戍守官軍兵快共六千四百五十二員
名額生大印等倉糧米共三萬一千一百一十八石有奇嘉靖二十三年遊
擊周庚妻鼓討賞番人者兒拓等二十四年白草等一十八寨苗蠻聚聚於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九冊 四川

八十一

羊甫白泥一帶劫掠攻克平苗莫洞二閣截占渡平以阻石泉兵糧之路巡
撫都御史張時微督同副總兵何卿調集官兵勦平之

蜀中風俗記

蜀地理志云、人貪鰓魚、俗不慈苦、而輕易溫然、然地沃八穡膏腴、
吳人惰物態、於是一方、清地理志云、蜀地回塞、山川重阻、水陸所
湊、貨殖所萃、蓋一節之會也、風俗大抵與漢中不別、異人敏慧輕急
貌多嚴陋、頗慕大業、時有斐然、多溺於逸樂、少從宦之士、或至者年
向首、不離婦邑、人多工巧、較錫雕鏤之妙、殆倍於上國、貧家不務儲
蓄、富室重於趨利、異處家室、則女勤作業、而士多自閑、聚會宴飲、无
足意、錢之戲、小人薄於情禮、父子率多異居、異居野富、人多視固山
澤、以財物相役、故輕為嘉藏、權傾州縣、此亦其一厄也、益都耆舊
傳云、楊鏡曾相仲績、舉河東方正、授郡令、晉有德惠、人為立祠、樂其
風俗、于是后為漢書、楊雄之先、楊季官至廣江太守、元祿間、趙仇趙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九冊 四川

八十四

以廣岷山之陽、田畝有田一壠、有宅一廬、世世以農桑為業、其俗之
限、可知也、溫江故郡所分、益州記云、彭之土地肥良、比于郫邑、號
小郫矣、江原之地、特好美田、蜀公云、益州所產、悉仰于蜀、即此、華陽
國志稱其俗好歌舞、尼弦促管、聲元激切、而陸游謂唐安有三十宮
柳、四十琵琶也、永康圖經、其俗剛悍、頗尚氣節、而紹興風縣西五十
里有盤蛇關、以扼西山之走集、而邊徼從此分矣、廣茂、古丹縣地
土地剛而、不生穀粟麻蕘、惟以麥為質、自古及今、並無兩稅、農字記
云、州本羌戎之人、好弓馬、以勇悍相高、詩禮之訓、闕如也、男子衣褐
羊皮、結髮、婦人多戴金花、事以慈慈、而穿懸珠為飾、疊石為碑、以居
如浮圖數重、門內以梯上下、貨藏于上、人居其中、而固于下、高二三
丈者、謂之紐羅千餘丈者、謂之鋼、亦有板屋土屋者、自汶川以來、皆

有屋宇不立佃業約額以面皆纖毛苞蓋屋如穹廡其地多冰寒盛
寒疑乘不祥夷人冬則避寒入蜀歸貨自食夏則避暑及落歲以為
常故蜀人謂之作五百石予也。西入松州。苦寒特甚。日耕野望。夜宿
細房。刻不與以成交易。及羊勝以斷吾山。人人精悍習戰。蜀
州治陽安。宋閬中。孫陰記云。東晉。西成都。有東之朴。有西之文。
蓋嘗出為落塊奇之士焉。錫與黎持遠。沈記云。陽安。陽子會府。而有
江山之勝。處於高所。而有魚稻之饒。民事。徵於此之旁。則十無一二。
凡德於吏者。樂趨焉。人曰。之為。西州。道院。寰宇記云。郡有獵人。言語
與夏不同。雖與但鼓笛而已。遺棄乃以竿懸。置其門庭。煩於別所。
至其體。雖。以不。盛。置於山穴中。按手。肩云。此四郡。據也。而今則
大。實。形。矣。資中。或治。留石。或徙。內。江。皆謂之中水也。周經云。王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九冊 四川

八十五

獲起資中。以文調。于其東。梓為多士之國。劉光祖記云。蜀東十數
即山水之秀。不敵與資中。抗。文物亦然。陵州。以鹽井為業。以道。陵
得名。丹。洲。集云。州在崎嶇山谷之中。城。邑。廣。與。密。嶺。湖。壑。相。為。上
下。所。領。縣。四。戶。口。裁。三。萬。稅。錢。止。千。三。百。緡。担。不。滿。萬。石。土。田。瘠。鹵。
民。頗。善。耕。穡。然。其。性。推。賢。各。守。護。本。業。不。意。作。新。訟。事。人。郡。縣。志。云。
俗。應。慈。而。好。靜。公。議。而。無。私。有。百。淳。質。之。風。今。亦。恐。漸。訛。矣。漢。益
州。或。屬。治。漢。或。治。錦。竹。古。語。云。人。早。不。早。蜀。有。廣。漢。蜀。記。云。漢。以。縣
鎮。故。廣。漢。謂。之。湖。府。也。新都。與。成。都。廣。都。各。為。三。都。之一。故。號。為。城。
兼。有。金。堂。山。點。錦。竹。以。善。詩。力。孝。安。曰。沅。城。以。任。安。教。授。俗。傳。涿。涸。
德。陽。有。望。秦。之。望。彰。明。有。廉。趙。之。泉。皆。以。八。重。也。郡。國。志。云。左。歸。
界。東。面。二。川。北。負。漢。嶺。風。氣。所。滿。各。得。其。偏。故。其。俗。文。而。不。華。淳。而

不。魯。剛。而。不。很。柔。而。不。鎮。三。國。志。先。主。入。漢。宴。于。山。上。顧。謂。龐。統。曰。
此。州。之。民。其。富。樂。乎。陳。壽。唐。昌。市。記。云。諸。葛。武侯。以。蜀。壯。麗。故。今
傳。邑。錦。曰。而。市。意。在。留。其。勸。力。而。侯。之。征。後。人。每。及。上。春。以。蠶。為。名。
因。定。日。而。有。祈。社。也。寰。宇。記。云。龍。州。風。俗。與。劍。州。同。然。山。高。水。峻。
人。多。瘠。而。疲。羸。蓋。山。水。之。氣。使。然。江。油。全。解。許。氏。謹。序。所。向。皆。山。
石。少。平。陸。鮮。穀。稻。八。悉。仰。食。于。綿。劍。鄰。邑。舊。經。云。若。居。各。處。多。學。道。
經。罕。有。儒。術。嘉。州。教。授。任。熙。明。題。名。記。云。蜀。為。西。南。巨。屏。綿。漢。以
來。號。為。多。士。吳。盛。於。眉。益。二。邦。而。嘉。定。次。之。張。剛。通。義。國。序。云。後。世
以。蜀。學。比。齊。魯。而。蜀。之。學。者。亦。獨。盛。於。通。義。政。和。御。筆。西。蜀。惟。眉。州。
學。者。最。多。俗。語。雖。傳。記。云。其。民。以。詩。書。為。業。以。故。家。文。獻。為。重。夜。熙。燈。
誦。讀。聲。琅。琅。相。聞。矣。蘇。軾。通。志。據。記。云。吾。州。之。俗。有。近。古。者。三。其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九冊 四川

八十六

士。入。大。貴。經。術。而。重。氏。族。其。民。尊。吏。而。畏。法。其。農。夫。合。耦。以。相。助。蓋
有。三。代。漢。唐。之。遺。風。而。他。郡。莫。之。及。也。始。朝。定。以。聲。律。取。士。而。大。聖
以前。學。者。猶。襲。五。代。之。弊。獨。吾。州。之。士。通。經。學。古。以。西。漢。文。詞。為。宗。
師。方。是。時。四。方。指。以。為。迂。闊。至。於。郡。縣。胥。吏。皆。挾。經。義。策。應。對。進。退。
有。足。觀。者。而。大。家。顯。人。以。門。族。相。尚。推。次。中。乙。皆。有。定。品。謂。之。江。鄉。
非。此。族。也。雖。貴。且。富。不。通。婚。姻。其。民。事。太。守。縣。令。如。古。君。臣。既。去。輒
畫。像。事。之。而。其。賢。者。則。記。錄。其。行。事。以。為。口。實。至。四。五。十。年。不。忘。當
面。小。民。常。誦。善。物。而。別。異。之。以。待。官。吏。之。來。家。藏。律。令。往。往。通。念。而
不。以。為。非。罪。薄。刑。小。罪。終。身。有。不。敢。犯。者。歲。二。月。農。事。始。作。四。月。初
吉。親。祖。而。率。族。紐。者。畢。出。數。十。百。人。為。曹。立。表。下。城。鳴。鼓。以。致。衆。擇
其。徒。為。衆。所。敬。畏。者。二。八。一。八。掌。鼓。一。八。掌。減。進。退。坐。作。推。二。八。之

鼓之不至，至而不力，皆有罰，量田計功，事而會之，田多而丁少，則出鈔以償，七月既望，新又而事，則什鼓以減，取罰金與償衆之錢，買羊醢酒，以祀田祖，作樂飲食，醉飽而去，歲以爲常，其風俗甚如此，故其民皆聰明才智，務本而力作，易治而難服，守令始至，視其言語，輒了其爲人，其明且能者，不復以事試，終日寂然，而不以異過，則陳義秉法以懲初之，故不知者以爲難治云。又同桂花關記略云：邛崍要州，地物繁雜，但師酒工，亦備大米，章達形，資蓋于他邦矣。華陽國志云：秦惠文始定六國，賦供其家供于蜀，資我營土，家有鹽銅之利，戶專山川之材，居給人足，以富相而政，車王孫家僅十數，程郎各八百八，蕭鼓歌吹，擊鐘肆樂，富侔公室，豪過田文，漢家食貨，以爲稱首，蓋亦地沃土豐，倉儲不期而自至也，宋張上封曰：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九 蜀 四川 八十七

此郡昔有回利，今有回害，曰茶，曰鹽，曰酒，曰鐵，他郡或有其一，或有其二，而吾邛獨全，吾以爲利，國競豪富，今以爲害，民皆貧矣。梁益志云：大小溪在邛州西北，山谷高深，沱多雨，舊說邛州常多風，邛州常多雨，故謂黎風雜雨，九州要記云：沱黎雜，即諸葛武侯征羌之路也，每十里作石樓，今鼓聲相應，今夷人效之，所居悉以石爲樓，地多長松而無雜木，孫漸清樓記云：傑亭即茶，舊唐書云：邛州茶，宋初曹光實父子以忠義食，迨里極始有登科者，葉字記云：邛州舊郡與漢人傳教，不使見錢，漢用鈔，茶布，舊用紅椒鹽，商人云：邛州之夷獠，婦人峨七月而產，產畢置兒水中，浮者取養，沉者棄之，千百無一沉者，長則拔去上齒，如狗牙，以爲華飾，今有回牙長於諸牙而倍高者，別是一種，能食人，無畏齒者，俗信妖巫擊銅鼓以祈

續至今，廬山縣新安鄉五百餘戶，即其遺人也。叙南古戎，漢西戎，即叙之義，蜀人呼叙爲遂，不知何所本，華陽國志：緡其民微五婦，鬼妖，圖經云：夷夷雜居，風俗各異，遂戶果，髮髻詭順，背附掌而歌，江陽土地難通，山川特異，鹽井魚池，一即鹽池，華陽國志云：俗好文刺，少儒學，多獷野，蓋天性也，漢光武時，被誦不使施帶者數世，其後文風，則自宋尚書楊汝明始，創立峰書院，以爲士友會課之所，而士翕然興起矣。我漢晉有諸葛武侯廟，每歲蠻人貢或相率拜於廟前，慶符有吻應廟，乃祀馬謖者，歲以三月二日，款祭爲潮之夷，歲者百十萬，擊銅鼓，歌舞飲酒，窮晝夜以爲樂，其所儲蓄，常盡，亦已謂之諸葛窮矣。漢葉字記云：大凡蜀人風俗，一風然，遂蠻夷，邛州有徐戶，即其也，今渝之山谷中，有俱往，鄉俗稱爲高柳，謂之關廟。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九 蜀 四川 八十八

不解絲竹，惟吹銅鼓，視不素以別，四時父子同譚，大要共名，祭鬼以祈福，是所異也。華陽國志：涪陵山，微水，獵人性獷勇，多獵獲之民，縣邑何黨，關訟必死，無醫藥，少文學，漢時亦中軍，常取其民，蜀丞相亮亦發其勁卒三千八百，爲連弩士，其性質且難從，他所風俗不變，已子之時，陵墓多在樹，其墓穴在沮，今東突，跌下舊沮是也，又立市于龜亭北，嶺，今新市里是也，龜陵志云：風土煦燠，五月午半，梅已熟，便可食，新七八月間，收制已畢，故有樂溫之號，水經注云：平都縣有天師治，兼建佛寺，甚清靈，縣有市肆，四日一會，南賓郡所轄也，志州題名記云：有已獲子，似節元壽之遺風，故士頗尚氣，有日與蜀人廣休任俠之餘烈，故士多個僕，勇善，直四賢閣序云：邛日開元以前，訖于會昌，劉士安，後敬與李宏，惠而樂天，四君子者，相繼出守，常然。

備有生藏、忠民母以此自負、而郡守至者必矜其獻、數則繼繼
近則楚、候如己蜀、立漢樓東、為一都會、路達關邊、亦無館舍、凡至宿
泊、多倚漢店、就水造樓、鑽不出火、黃昏直與泰不虛、香曰、果屏棄不
毛之鄉、以禦魑魅、耳日昏暮、然中一老農耳、其作縣題名記云、黔江
縣治所、蓋未開黔中、即時歌羅警署、落也、于今為縣、二鄉七里、戶千
有二百、其秋賦備後、不登三十萬錢、以地產役于公者八十有五、其
義二十、凡百、招諭民自將其眾者五百七十、其使于公之人、賀野農
事、大略與尋常異、將領不殊也、使之非其義、或跳梁不為用、以訟失
其情、或據掠以償、暗則小智者亦混雜、而為欺、儒則細察、吏亦
能用其柄、市爵賄以百計、市蜂蟻以千計、貨則美以長吏為侮、寬則
以利啗胥吏、而吏貪、猛則為獸、而泰著中矣、至今得其人、攝治從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九 四川 八十九

澤、民以安堵、而異時號為難治、吾不知其說也、常懷志、即與楚接
人多勁勇、少文學、有將帥才、宋何郊大子殿記云、夔為州於己東最
大、其風俗嗜好語言、較楚則不甚遠、當列國時、楚勵勵多良才、夔為
楚疆、至今未聞有田儒翰者、民家子弟、壯則逐魚鹽之利、富有餘貲、
輒以奉事鬼神、定則不暇知耳、李貽孫都督府記云、其入夔、與俗信
鬼、其稅易征、其民不偷也、宋肇詩序、雲冬暖、雲不到地、惟山高處
向、杜詩注云、峽上峻嶒、暖氣既遠、故民燒地而耕、謂之火耕、開州
部梁而浦雲、皆漢胸臆縣也、注云、其地下濕、多胸臆、故名、此嘉
為漢善中人、趙之則云、蓋山學記云、士以耕文相高、有溫道柳公綽
之徐烈、梁山華趙名、其民未嘗造難聽之訟、以酒有司、守居蕭然、聞
句無訟牒、至聽下、單面之田、獨平衍可耕、前治後峽、狹以愛、皆崇

山、是委、南浦記云、土地多泉、民粉魚、而觀於此、置魚、最難也、
川圖經云、水航於蜀、陸肩於羅、樓羅丹泰、層用珠玉、土居十萬、水
居三千、凡九城、志載男女不耕桑、貨賣用雜物、以代錢、常氏馬鳴山
志、稱其持金易絲、桑者不絕于道矣、入寧監圖經云、一泉之利、足
以奔走四方、吳蜀之貨、皆萃於此、監地、極胸臆多瘴、土人以藥、更無
茶飲之、可辟瘴氣、以吳味、名曰辣茶、趙名記、大華縣在東南、野兔
者、寡、而封吟之內、皆樂善之編氓也、大竹枝者、開闢之細、樂風俗
之大端也、四方莫盛於蜀、蜀尤盛於夔、杜子美白帝詩云、破曉秦山
果、長歌唱竹枝、蜀州圖經云、正月七日、市士女、渡江南、頗有續、
作鷓鴣子、擊小鼓、唱竹枝、歌開州志云、俗重田神、男女皆唱竹枝、
山志云、琵琶峰下女子、皆善吹笛、嫁時群女子治具、吹笛唱竹枝、詞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九 四川 九十

送之、則愛俗、此此如是矣、劉尚錫竹枝詞九首序云、四方之歌、異音
而同、樂、歲正月、余見是平里中、兒、聯歌、竹枝、吹笛、擊鼓、以赴節、歌
者、揚袂、狂舞、以曲、多為繁、於其音、中、黃鐘之羽、卒章、激訐、如、吳、繁、雜
得、傳、不可、分、而、含、思、宛、轉、有、洪、漢、之、韻、昔、屈、原、居、沅、湘、間、其、民、迎、神、
詞、多、鄙、陋、乃、為、作、九、歌、到、于、今、則、楚、歌、舞、之、故、余、亦、作、竹、枝、九、篇、俾
善、歌、者、咸、之、附、于、末、俾、後、之、聽、已、欲、者、知、楚、風、之、自、焉、 遵義圖經
云、其俗、教、風、淳、固、以、耕、植、為、業、鮮、相、侵、犯、大、資、忠、順、意、慕、華、風、 元
史、地理、志、云、夷、夷、雜、處、遵、文、教、守、禮、法、夷、推、智、披、聰、以、射、獵、伐、山、為
業、信、至、鬼、好、詛、盟、 方輿、勝、覽、云、累、世、為、婚、姻、以、銅、器、禮、刀、弩、矢、為
禮、燕、樂、以、鑼、鼓、橫、笛、歌、舞、為、樂、會、聚、費、深、版、出、入、負、刀、弩、交、易、與、華
人不、遠、此、亦、夔、縣、之、大、較、也、 應、劭、風、俗、通、云、閬、中有、渝、水、資、民、多

居水左右、大抵勤勇、初為漢前鋒、洊為善、帝善之、因、此武王
伐紂之歌也、乃今樂人習學之、今所謂已渝舞也、陽書地理志、稱其
風俗與漢中不別、實非無文、不若趙、魏、雖是室門、食必兼肉、好祀
鬼神、尤多忌諱、家人有死、輒齋其家、定、崇、重、通、教、猶有張魯之風焉
每至五月十五日、必以酒食相饋、賓旅聚會、有甚於三元時、按唐漢
志、北八十里、有岐平鎮、每五月初間、四方商賈、輒聚貿易、以萬計、號
為岐平會、亦古今相沿之俗也、宋本守李獻卿南樸詩序云、地接
風流、民淳事簡、陽思恕記云、其地平衍而沃、其民恭儉而文、在西面
為佳郡、不減成都、利州圖經呼為小益、對成都為大益也、舊志云、
自城以南、純帶巴音、由城以北、襟以秦嶺、漢李元蜀記蜀山曰錦
谷、殷頌道經澄實、北來博負者、不容易肩、謂之左擔道、故少陵想生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九 蜀 四川

十一

詩云、靡荏苒、匪遐不作、保寧一役、四月新錄出、輸縣官贖
過此則通矣、負俗因謂之盤盤、十通記云、廣漢之地、有鹽井、銅山
之富、蔬食果實之饒、此後漢為、漸利舍之說、所由作也、王堂遺觀校
南嶺、初南東川節度使制云、梓潼與吳、贊、秀、相、翔、者、矣、舊、經、稱、其、俗
好勝尚義、不恥貧賤、士通經學古、罕為異習、豈非相沿以使之然歟
大同樂開堂記、江為梓之三萬戶、縣生處既眾、分地既廣、其爭鬪之
難、凌越之訴、舊已遍作、紛午交、鞭之度、而械之獄者、亡虛日、所決
一未、狀異、頤、則號、冤、唱、屈、奔走、跳、于、勤、農、使、前、者、絕、復、續、焉、士、大
大、以、無、可、奈何、而、適、為、之、今、有、何、嘗、不、望、名、而、起、畏、河、南、廖、君、自、福
昌、移、治、于、此、聞、其、所、以、為、政、之、大、抵、也、無、急、繁、無、緩、縱、勢、以、術、之、結
以、鵬、之、掌、撫、素、應、規、傷、陶、突、善、端、嘉、興、觀、聽、而、盡、民、自、我、台、無、敢、欺

漢書本述歲已底無事云、蜀山谷間民皆寇白、言為諸葛孔明孝
服、所居深連奇、後並不除出、已卯建著錄、今蜀人謂之戴天孝、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九 蜀 四川

九十二

川西井 蜀都縣有鹽泉之利華陽國志蜀都廣都非有鹽井人
有小井十數所皆為郡平縣有陽明鹽井人云李冰誅齊水厥穿
廣都鹽井諸池池蜀於是鹽有養生之鎮或即唐志云唐武德二年
分魏城置鹽井縣其地有鹽井民得採汲為四方貢得之地極廣
蜀分製法平縣分兩州魏城今屬左綿也軍宇記云益都鹽井最廣
而鹽井最大在仁壽縣縱廣三十八丈深八十八丈汲以大牛屢制
見後善善後廣井更闊後善井今之資井是也人云仁壽縣立井
二井井曰營井在縣南二十五里唐人景元年開水沃遂廢至宋乾
德三年重開日收鹽四十斤曰滿井在縣南四十里唐武德初開水
沃遂廢至宋太平興國三年重開日收鹽三十八斤五兩三升廢曰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九冊 四川

九十三

利病書石井井利同井 有廣日井取主女美廣其鹽味甘為良人
有廣日井古鹽井也其修有神廟謂之廣社云 又費平縣一井曰
上平在廣州東北九十五里唐初日收鹽一石七斗五升與百姓分
利後蜀廢乾德三年重開日收鹽一百七十斤益州記費平有主井
寬有兩道二十八領二日一夜故鹽四石如霜雪也 軍宇記云井
研縣二十一井曰研井在廣州南百三十三里唐時日收鹽八斗
觀二十一井崩壞唐中二年重修後蜀漢宋乾德三年重開日收
鹽四十九斤曰思廣井在州南一百九里唐時官私日收鹽五斗五
升龍翔元年壞上元元年重開後蜀漢宋乾德二年重開日收鹽
三十斤一兩曰接井在州南百里日收鹽五十三斤八兩曰律井
在州南九十里日收鹽五十五斤四兩曰在州南百五十一里日收

鹽三十一斤俱乾德重開已上五升存曰源井曰還曰賴倫曰石烈
曰范曰宋曰補曰柳泉曰賴即曰進曰新曰重打曰潘今曰小羅曰
依即曰帶已上十六井廢 軍宇記始建縣七井曰羅泉井舊廢至
宋乾德三年重開日收鹽三十五斤今存曰塔泥井石鹽井賴胡信
井亦石井賴子井賴漢井已上六井廢 又同丹湖集云井研縣自
唐廢已未始因上八鑿地植竹謂之中蜀井以取鹹泉鹽色復
宋其民盡能此法為者甚眾遂與官中略出少月課乃得之為羨恐
相錮城廣事山澤之利以供修廢之費家至有一二十井其次亦
不減七八端時朝廷嘗亦知其如此創置無已深慮後久事有不使
遂下本路轉運司止絕不許開運今本縣界內已墾及百家其所謂
中蜀井者以其臨時易為藏掩官司悉不能知其的實多少數目每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九冊 四川

九十四

一廣廣役工匠四五十人至三二十人皆是他州別縣冷無根者
之族於罪通逃變易名姓來此隱身貨及子居無事則俯仰依板與
主人營作一不知意則進相扇誘群黨謀議算案工是經寬不主聚
賭博八縣京欲得盜盜所不至已後人投一處習以為常按始建
令八井研縣 沈存中夢溪筆談云廣州鹽井深五百餘尺皆石也
上下甚寬廣獨中間稍狹謂之杖鼓腰舊日井底用栢木為轆上出
井口日不輪重轆而下方能至水井側設人車絞之歲久井轆損敗
屢欲新之而井中陰氣襲人入者輒死無緣措手惟候天雨則陰氣
隨雨而下稍可施工而晴後復有八作不醫蓋井上滿中貯水盤
底穿小竅鹽水一如雨點謂之雨盤令水下終日不絕如此數月井
轆為之一新而後井之利復舊

川南丹 華陽國志南安縣有鹽池瀨李冰所平也在漢有鹽井按
今嘉州之紅崖是其故處矣。寰宇記云榮州有鹽井五十七所。魏野
傳記云彭山有瑞應井。味稱傾得隆。晉陶綰雜錄云。然後成元。晉崇
軍兩寶。止以食者多病飲也。杜預益州記云。益州有卓王孫井。
舊常於此井取水煮鹽。又八井。井而五里有靜邊鹽井。皆印州地。華
陽國志。孝宣帝地節中。穿蒲江鹽井二十所。增置鹽鐵官。寰宇記。蒲
江縣金釜等八井。見歲出課鹽六萬三千石。東坡志林云。蜀主海鹽。
取鹽於井。陵州井最古。清井富。鹽亦久矣。惟印州蒲江縣井。乃祥
符中民王鷲所開。利人為至。尊為雅安志。州南十五里。多白石鹽。上
八鑽取之。名曰鹽崖。華陽國志。江陽縣有富義鹽井。以其出鹽最
多。商旅輻湊。言百姓得其饒富。故名。按此井深二百五十尺。鑿石以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九 四川

九十五

蓬萊泉口。俗亦稱玉女泉也。乾德四年。割為富順縣。而縣廢。管鹽井
大小六。歲出鹽貨三十餘萬貫。勝覽云。鹽井惟富順鹽最大。舊日為
額八百餘斤。今日額千百五。餘斤。楊光清。操堂記。三。榮富順。產鹽。其
地號為貧泉矣。富順志云。富義井在縣西一里。近年為溪水淤漲。灶
丁淘遠近。舊井。賄讓。而此井。遂廢。今鹽井十四。曰。鄧。漆。園。秦。家。富。小。
新。羅。米。謝。家。米。周。家。狗。鳴。鶴。園。興。羅。井。月。岩。漢。口。石。欄。相。者。是。兵。
寧。縣。清。井。在。縣。北。寶。屏。山。下。地。肥。勝。云。有。井。脈。有。二。一。目。對。漢。敵。
思。寺。山。趾。度。漢。而。入。當。後。有。光。如。虹。氣。流。而。清。直。鹽。井。所。一。目。寶。屏。
清。山。而。入。謂。之。雌。雄。水。初。人。未。知。有。井。吳。人。羅。氏。漢。人。黃。姓。皆。同。牧。
而。辨。其。脈。發。議。刻。竹。為。碑。淳。于。漢。流。約。得。之。者。以。井。歸。之。漢。人。得。碑。
闕。於。官。井。遂。為。漢。有。後。人。三。廟。記。蕭。羅。二。碑。按。十。州。五。唐。記。嘉。寧。十。

州。獻。其。鹽。池。官。後。為。清。井。豈。一。統。志。亦。云。長。寧。治。北。清。井。二。脈。一。鹹。
一。淡。取。以。煮。鹽。寒。其。一。則。皆。不。流。謂。之。雌。雄。井。矣。唐。貞。觀。五。年。置。南。
通。州。析。置。鹽。泉。縣。以。隸。之。王。象。之。謂。叙。州。近。邊。之。地。別。無。鹽。泉。意。者。
即。今。長。寧。之。境。則。唐。初。必。輸。官。矣。元。歲。課。辦。鹽。三。十。萬。斤。今。歲。課。辦。
鹽。四。十。二。萬。五。千。五。百。斤。按。唐。筠。州。下。有。鹽。水。縣。者。是。志。云。筠。連。縣。
南。二。十。五。里。亭。臺。山。像。若。亭。臺。故。漢。邊。有。鹽。井。即。不。補。井。吉。州。劉。
立。之。通。判。清。州。州。有。鹽。井。蜀。不。姓。王。蒙。止。者。請。歲。倍。輸。以。自。志。蒙。止。
與。莊。獻。明。肅。不。后。連。姻。轉。運。使。等。皆。不。敵。子。象。召。曰。倍。輸。於。國。家。猶。
秋。毫。耳。李。何。便。貧。民。失。業。遂。就。不。與。見。歐。陽。修。傳。華。陽。國。志。定。作。縣。
清。澶。水。實。則。徵。白。厚。沙。矣。有。鹽。池。積。薪。以。晉。水。灌。而。後。焚。之。成。鹽。淡。
宋。真。皆。細。之。張。蘇。往。事。吳。仲。答。禁。不。明。不。肯。服。蘇。橫。而。殺。之。李。實。餘。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九 四川

九十六

川東井 華陽國志巴郡臨江縣。東面百里。接胸腹。有鹽泉。在
鹽二溪。一。即。所。仰。其。泉。門。亦。家。有。鹽。井。注。水。經。云。江。水。又。東。逕。臨。江。
縣。南。王。若。之。鹽。江。縣。也。自。縣。北。入。鹽。井。溪。有。鹽。井。營。戶。注。漢。井。水。
矣。即。志。云。武。隆。縣。距。白。馬。津。東。三。十。餘。里。江。岸。有。鹹。泉。初。康。定。關。有。
程。運。使。舟。次。龍。岸。關。江。中。有。破。黃。氣。襲。人。謂。此。必。有。鹹。泉。駐。舟。召。工。
開。之。果。得。鹹。脈。是。時。兩。岸。新。基。繕。足。民。未。知。煮。鹽。之。法。乃。於。忠。州。邊。
井。灶。戶。十。餘。家。教。以。煮。鹽。之。法。未。幾。有。四。百。餘。灶。因。是。兩。岸。林。木。莫。
茹。童。然。寰。宇。記。彭。水。縣。東。九。十。里。有。鹽。井。一。今。煎。鹽。元。縣。南。北。五。十。
里。井。九。山。側。亦。有。鹽。井。荆。州。圖。副。云。八。陣。圖。東。南。三。里。有一。鹽。
泉。而。百。步。南。北。廣。四。十。步。鹽。上。有。鹽。泉。井。五。口。寰。宇。記。云。夔。州。永。安。

官南嶺土鹽井以木為桶常取鹽即時煮乾不復浸又云諸葛
鹽井有十四自山下至山上其十三井常空留夏水漲則鹽泉逆還
盡至於江水之所不及則川記云胸臆縣北岸有湯溪溪南有鹽井
百二十所按湯溪水湧出望安縣北六百里又水經注胸臆縣東
鹽井一百所巴川實以目給粒大者方寸中夾隆起形如張傘故因
名之曰傘子鹽有不咸者亦必方異於常鹽主德晉書地理志記曰
入湯口四十三里有鹹石大者如升小者如拳煮之水竭而鹽成蓋
蜀火井之倫水以相得乃佳矣水經注建平郡北井縣南有鹽井
在縣北故縣名北井建平一郡之所資也 宋開寶六年以夔州大
昌縣鹽井歸置大寧監治距寶山十有七里距大昌六十九里其土
多石則製不受潤治官民生業多獲厚利及板以凡者無幾矣小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九 四川 九十七

鹽井火飲食難貯不復凍餒不結不耕特鹽以易衣食 淳化中將
作鹽丞雷說知監見井場人戶爭汲強弱相凌多怨于說乃于穴
傍砌石為池以潄水外設橫板三十數承以修竹謂之箕筒蓋鹹泉
初出勢暴不可遏故疏池為壚而三程之泉流既平均即入箕無復
奔衝不平之患也矣至嘉定中歲久弊滋事關于朝遣學州資官令
孔嗣宗措置窮訪民瘼有不便者皆除之泉自穴入箕跨溪為渠而
分之南得十三北視南加二各立長以目其平歲一易其法視舊
益詳矣民為立祠號孔長官祠 殿氏遊蜀記云通閣二州有鹽漆
之利富強長井場鹹洩出大江離骨富中湖名羊門而崖峭峻鹹
源日出遂成咸鹽軍宇記曰開縣溫湯其井有三曰稻禾曰龍虎曰
杉木俱出白鹽

川北井 華陽國志巴西郡南充國縣和帝時置有鹽井蜀都賦註
見國縣有鹽井數下益州記曰南充縣西南六十里有昆井即古鹽
井也南都志縣西五十里寶馬寺有寶井出鹽可易一歲八共資
之故名軍宇記云新井縣武德元年割南部晉安地置界斷有鹽井
因新立名 晉不唐地記曰梓潼縣出傘子鹽九州要記云云縣
鹽井二近江水溪鹽井不咸能為縣管井七見前三朱餘鹽軍宇云
却縣鹽井四十三縣二十二縣見前縣志云梓潼舊無鹽井有僧
一新者不知何代人指地教人鑿井鹹泉湧出為利無幾及宋土人
置寺奉其遺像為塔祀之 軍宇云治城縣管鹽井五十五所十眼
煎餘塞入云富國監者不梓州却縣富國鎮新井煎鹽之場也宋置
監以量其量兼領通泉縣為等井地至梓州九十里又云通泉縣管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九 四川 九十八

鹽井七十四所 蜀記云嘉江東鹽亭井古方安縣也周地圖記渠
大同元年於此上亭因井名縣管鹽井三縣一有女徒山在縣東二
十五里從開川新井縣界來故老相傳昔有女徒十八於通泉縣東
督井配役還賊於此乃於山頂置柵壁環道破賊塔為之置祠今富
順鹽井皆婦人推車汲水因此而論則女徒之山可錄矣軍宇記東
漸縣管鹽井四見前三井餘廢永泰縣管鹽井五
井課 杜氏通典云蜀通鑑綿等十四鹽井總九十所每年課鹽都
當錢八千五百十八貫註云茂州鹽井一所課都當錢二千六十一貫
綿州井四所都當錢二百九十二貫資州井二十八所都當錢一千
八十三貫瀘州井五所都當錢一千八百五十貫學州井十三所都
當錢四百貫梓州都當錢七百一十七貫遂州四百一十五貫閬州

一千七百貫、普州二百七貫、果州二十六貫、
二集、石福閣即大蘭溪、後井出賣水、一日夜得四十五畝、米百餘、
利失業、共安二年、停賣水、依舊稅、無二、米加課利、歲有三十、
百二、莫、為、時、井、莫、宋、乾、傳、三、年、平、蜀、陸、州、通、判、費、建、重、開、井、一、
舊、夜、汲、水、七、十五畝、每畝、出、鹽、四、丁、日、獲、三十、斤、至、雍、熙、元、年、春、
冬、日、飲、三、千、八、百、一、十、七、斤、秋、夏、日、飲、三、千、四、百、四、十、七、斤、蓋、水、源、
二、有、長、短、也、
朝、野、雜、記、仙、井、歲、產、鹽、二、百、餘、萬、斤、課、錢、至、司、諸、江、
至、之、課、總、所、所、六、年、監、二、百、五、十、餘、萬、斤、歲、取、其、四、分、課、總、所、清、
井、監、四、十、餘、萬、斤、歲、取、其、五、萬、餘、緡、為、軍、食、之、用、自、祖、宗、以、來、民、
間、自、賣、鹽、歲、輸、課、利、錢、八、十、萬、緡、趙、鼎、祥、變、鹽、法、增、至、四、百、餘、萬、緡、
人、逃、絕、之、井、許、八、增、其、額、以、承、認、鹽、既、益、多、並、不、可、售、紹、熙、三、年、楊、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九冊

四川

九十九

蜀、總、計、校、開、助、簡、二、千、鹽、田、是、極、易、日、後、井、戶、稍、絀、而、民、間、食、鹽、
愈、貴、矣、
太平興國初、有司言、蜀、川、鹽、歲、收、額、一、萬、八、千、五、百、
餘、斤、及、開、寶、中、知、州、李、保、率、唐、格、無、以、希、課、最、於、歲、額、外、別、役、部、民、
賣、鹽、民、甚、以、為、苦、轉、運、使、以、願、詔、悉、除、之、
慶、有、舊、志、昔、大、寧、鹽、井、
課、監、淳、熙、中、臣、部、使、者、楊、公、輔、更、法、歸、之、漕、司、監、不、復、與、熙、寧、中、歲、
額、四、百、餘、萬、斤、紹、興、中、以、二、百、四、十、萬、斤、為、額、則、年、加、十、萬、斤、為、二、
百、五、十、萬、斤、
宋、史、熙、寧、中、蜀、鹽、私、販、者、衆、禁、不、能、止、欲、盡、賣、私、井、
運、解、池、鹽、以、足、之、議、未、決、神、宗、以、開、修、起、居、注、沈、括、對、曰、私、井、既、容、
具、課、買、則、不、得、無、私、易、一、切、算、之、而、運、解、池、鹽、便、一、出、於、官、售、此、亦、
省、利、罰、罷、遺、利、之、一、端、然、思、為、改、漕、開、吳、界、小、井、凡、多、止、之、實、難、若、
外、俟、加、督、恐、所、得、不、酬、所、費、諸、運、使、據、估、本、傳、云、市、易、司、是、蜀、鹽、不、

某、欲、盡、賣、私、井、而、解、池、鹽、給、之、言、者、論、二、事、如、織、管、不、宜、沈、括、持、
衡、帝、顧、曰、卿、知、藉、事、大、曰、知、之、帝、曰、何、如、對、曰、欲、開、欲、何、用、帝、曰、此、
邊、以、為、取、勝、非、事、不、足、以、當、之、括、曰、古、人、所、謂、兵、車、者、輕、車、也、五、御、
折、旋、利、於、速、今、民、間、輪、車、重、大、日、不、能、三、十、里、世、謂、之、不、平、車、但、可、
施、於、無、事、之、日、爾、帝、曰、八、言、無、及、此、者、蓋、問、蜀、鹽、事、對、曰、臣、恐、得、不、
足、償、費、帝、領、之、明日、二、事、俱、廢、

井、注、
類、要、云、鹽、泉、有、蛟、英、引、泉、踏、漬、每、一、罌、用、一、沃、其、見、與、洪、
平、丁、月、旦、日、以、新、葛、浸、即、守、作、樂、臨、之、井、民、相、慶、謂、之、蛟、英、泉、
志、
林、云、慶、曆、皇、祐、以、來、蜀、始、開、簡、井、周、圍、刀、鑿、如、盤、大、深、者、數、十、丈、以、
巨、竹、去、蔽、北、相、銜、為、井、以、編、桶、入、汲、水、則、鹹、泉、日、大、人、以、竹、之、差、
以、者、出、入、井、中、為、桶、無、底、而、數、其、大、懸、熟、皮、數、寸、出、入、水、中、氣、自、呼、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九冊

四川

一百

以、而、停、開、之、一、簡、可、致、水、數、丈、凡、簡、井、皆、用、機、械、利、之、所、在、八、無、不、
知、後、漢、書、有、水、輪、此、法、唯、蜀、中、鐵、治、用、之、不、略、似、鹽、井、取、水、筒、不、子、
皆、不、識、矣、以、意、擬、非、也、
近、時、射、洪、士、人、為、權、謀、鹽、井、周、說、云、鹽、井、
其、來、舊、矣、先、世、嘗、為、皮、袋、井、圍、徑、三、五、尺、許、底、有、大、塊、利、饒、課、吏、工、
力、浩、鉅、非、一、數、畝、見、後、今、皆、湮、沒、殆、盡、不、可、考、民、徠、故、業、以、餉、課、率、
多、從、竹、井、制、其、施、為、以、某、在、井、底、置、之、凡、底、以、相、井、地、多、於、兩、河、夾、
某、山、形、險、急、得、沙、勢、廣、鵬、工、立、石、圓、蓋、去、面、上、浮、丈、不、計、尺、尺、以、見、
堅、石、為、度、而、鑿、大、小、竅、為、大、竅、大、鐵、針、主、之、小、竅、小、鐵、針、主、之、針、一、
也、大、針、則、有、針、頭、扁、寬、七、寸、有、輪、鋒、利、穿、鑿、與、井、口、比、口、傍、樹、而、未、
橫、一、木、於、上、有、小、漆、木、矢、以、大、掌、繩、針、未、附、於、橫、不、漆、子、上、離、井、六、
七、步、為、一、木、橫、解、大、掌、繩、而、橫、看、之、漆、竹、繩、針、自、上、下、相、乘、矣、臣、氏、

穿針後生口後因遺漏轉令其數圓通初則灌水擊之及二三丈許處家四出不用客水無論上石針觸處俱為泥水每擊一二尺近以分起針用筒行一概約丈餘通即以繩繫其筒筒末為皮錢拍其底至泥水所在石以持繩仰頭吸飲水入飽滿攪出泥水漸盡後下針擊為次第疏擊不計功程凡入較至二三十丈許見紅石者以不嚴密成矣隨議下竹有木竹擇竹二種木竹取堅也刻木二片以麻合其縫以細灰膏其後擇竹出為湖山中亦以麻裹之木竹末為大麻泥膏膏節合下盡全竹四漬淡水降濕不能浸沒通截去大針頭用針柄擊小孔數法如大針擊至二十丈中見白沙數丈有鹹水數担名曰鹽脉水主鹹水不遠尋擊之而鹹水漸涸自見也水有腐水書在力不不濕然味近淡有鹹水書在計有數然味亦不見意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九冊 四川

五

有一担而費時五六升者有八九升至十二三升者頗遇何如兵部上既既始樹標築高可以敵標上為大溪有駝駝盤刺筒索吸冰如前吸冰水法而偏細則管於車床也床橫木為盤盤有兩車作圓池狀左右從昂逆施左得地石便右得地左便循環用力索書筒出鹹水就灰芭漆水而煎境有結兵牌盤者蓋三八為之力厚者則制牛車車狀大力速而功倍也此自成井而論兵若拙擊之際針偏中折而管其中者或遭於泥作阻者其出法亦巧而為害亦異針帶八掌者而管者以攪鍊釣出為力易易指針半管或止針頭者取之之法則為鉤立於如指手欲不替入木數寸以竹三尺許臂碎一尺臂抱木不全盤鐵上一尺亦臂碎則活擊指于針不令拘泥偏向中一尺通其款以持指于針假道後重八尺亦不令拘泥針頭而

從上管字指于針而筒中擊不擊擊立小數擊則必復刺針頭者宋十可以游目度難款不出不可得矣若被淤泥填滿大小數諸開格症然若者擊為指于以和解其膠蜜搜子者雖條之有嚼益者也未甚者擊為指于以衝擊其脂數指于者指于針之有嚼益者也其解既析則為利筒以取其流利筒之刺與管筒殊不通其韻而每節之擊擊為方口後升中吸泥亦如汲水式善水可以疏通而泥則斷斷不可是則區區以作法意也嗟夫一井之成其次第節目如此亦云勞矣乃勞歸紅丁利歸商販富仕住邊遠紅仕及終歲窮乏瘠竭若何而微輸又苦急矣至有坍塌而乾賠國課者有通勇而逃徙流離者是在上之人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云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九冊 四川

五

寶宿山周所示也本莫石蜜出益州乃西成味砂糖為之成餅塊有黃白色者字號茂集連三州產蜜資州者甘蜜容蜜隨筆云糖霜之名唐以前無所見日古食蔗者始為蔗漿宋主招庵所謂糖霜為蔗有松漿是也其後為蔗漿孫亮使黃門就中藏吏取交州獻甘蔗是饒是也後又為石蜜南中八郡志曰蔗甘蔗汁釀成能謂之石蜜本草云冰糖和乳為石蜜是也後又為蔗酒唐書上國用甘蔗作酒紐以紫小瓶是也唐太宗遣使至摩揭陀國取熱糖法即錫蘭州上諸蔗擇灌如其刺色味愈於西域蓋無只是今之沙糖蔗之技盡於此不言作蔗然則糖霜非古也歷世詩人傳奇寫莫亦無一章一句言之唯宋破過金山寺作詩送達摩寶云浩江與中浚共此一口味冰盤薦琥珀何以糖霜美黃魯直在戎州作嶺各梓用糖煎長

老翁糖霜云遠寄蘇霜知有味勝於雀子水晶鹽正字掃地從誰說
我古猶能及薄夫則遠寄蘇霜見於文字者實始二公甘歷所在皆
被獨福唐曰明者湯廣漢遠寄有糖冰而遠寄為冠四部所產甚微
而顆碎色淺味淡續以遠之最下者亦皆起於近世唐大曆中有鄭
和而者始采小漢之嶺山教民黃氏以造霜之法嶺山在縣北二十
里山前舊有蔗田者十二畝糖霜戶十之三蔗有四色曰杜蔗曰西
蔗曰力蔗本單葉蔗也曰紅蔗本單葉蔗也紅蔗止堪生啖乃蔗
可作沙糖而蔗亦可作霜色淺土人不甚貴杜蔗紫嫩味極香用
作霜凡蔗最固地力今年為蔗田者明年改種五穀以息之霜戶器
用曰蔗削曰蔗鑊曰蔗箕曰蔗鑽曰榨斗曰榨鉢曰漆甕各有制度
凡霜一甕中品色亦自不同堆疊如假山者為上圍枝次之甕鑊次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九冊 四川

五

之小顆塊亦之沙脚為下紫者上深琥珀次之淺黃又次之淺白為
下宜和初主翻創歷奉司遠寄常貢外歲別進數千斤是時所產益
奇糖壁或方丁應奉司罷乃不無見當時因之大獲欺本業者居其
大而末復更爭主灼作糖霜諸七處且數其說予刻刺之以聞廣見

王廷相嚴茶議

萬中有至細之物而為莫大之用君子不可以輕視之者茶是也五
穀饌饌非不美也食牛羊乳酪者則不以為急而常惟惟非不廢也
御事廣遠者則不以為重茶之為物而或吐者古今皆仰給之以
其體肉之食非茶不消青標之熟非茶不解故不能不賴於此是則
山林草不之棄而關繫國家政理之大經國君子固不可以為重
而議處之也蜀茶自唐王播始權稅以利國宋初則買茶於秦鳳熙
河等路博馬人置茶場於成都買茶貿易取息以為熙河博馬之費
建炎以後罷成都茶場設買馬二務一在成都買川馬一在興元買
秦馬元惟成都茶於京兆鞏昌治商發賣惟取其利我朝洪武中
川陝皆置茶馬司收已茶易馬願獲其利至成化中議者以馬之用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九冊 四川

五

急於三邊而川馬遠不可至茶之利分於川蜀而北河所利則微故
川中茶馬停止而獨行於河州是以川茶惟嚴禁而諸番無以仰
給兵近年以來法弛八坑雖有禁茶之名而無禁茶之實商賈滿於
關隘而茶船過於江河權要之人每私主之以圖利通者巡按盧公
稍一盤詰即得十數餘萬則其平日可知也夫茶可以利朝廷也
今利歸私門矣可制諸番之命也今仰望於商人矣以中國御番之
大權而倒持以授之於商賈不惟自失其利國之具而反害之矣為
今之計莫要於嚴茶之禁絕商賈之販使茶利之權在官則諸番可
以坐制何也茶者番人之所必欲得者也私茶不行番人仰於官矣
以茶易馬雖不可遽復而使之輸青標以服役獨不可乎或者曰青
標之輸彼之買實也茶則行之實利也彼來賣之我以是實之不幾

於周易子、僕之利於我者微、而我之失其利者大、不幾於失倫矣、
是皆以小利言之、不知僕輸於我者、我實於僕德也、我固以行其
萬里之道、僕亦以爲萬分之常、久之邊防可以寧謐、而我亦無調
度之費、戰伐之苦、以此較僕、所得孰大、小哉、大者、仰答於宸極、在國
也、邊鄙固之無虞、利在民也、一禁茶之問、僕權歸於國、而利及異民、
較之縱禁通商、僕利歸私室、而害及於邊者、所得孰多寡哉、

蜀都雜抄

岷嶓潛沉之夏難解、今蜀山連綿延亘、凡居左者皆曰岷、右者皆
曰嶓、凡水出於岷者皆曰江、出於嶓者皆曰漢、江別流而復合者
皆曰沱、漢別流而復合者皆曰潛、恐蜀方言偏、故岷謂之汶、今汶
川是也、漢謂之沫、或謂之沱、或謂之羌、今沿漢水而東、有寧羌州
有沱縣、又東有洋縣、即古洋州也、洋漢發相近、豈皆得名於漢水
云、

按華陽國志云、漢有二源、東源出武都武道漾山、同名漢、南流
漾爲漢、是前源出隴西嶓冢山、白水經葭萌入漢、始源曰沱、故
曰漢沱、

成都學宮前碑、題曰初尚卿預予始至視學、見而疑之、昔允彝

禹祠興、冀爲中州、兩河之間、禁教豎焉、而與地尚未拓也、後千餘
年、而固始有江漢之化、至秦盛強、蜀始通焉、彼所謂蠻貊魚鳧、
靈聖帝后、文物未備、且在東周之世、蜀之先可知也、禹都在今之
安邑、縣旁曰嶽、封爲崇伯、崇、今之郫縣、其地遠絕、何得禹生於此
乎、新志亦以此爲疑、問之人士、皆曰禹生於汶川之石紐村、禹兄
在焉、檢舊志、稱唐元和志、廣柔縣有石紐村、禹所生也、以六月六
日爲降誕云、是蓋幾於巫覡之談、至宋計有功作禹廟碑、始大書
司崇伯、得有華氏女、治水行天下、而禹生於此、其言頗爲無據、有
華氏於縣、亦不經見、按華、今之陳留、與崇近、縣要當或有之、縣爲
諸侯、祇有封宗、九載弗績、多在河北、今諸處之縣城、是已安得治
水行天下乎、又安得以室家自隨荒裔之地、如石紐者、夫予益疑

之雖有功亦曰稽諸人事理或宜然蓋疑詞也此必水光^元和志之誤而後說益紛紛矣此雖於事無所損益而蜀故不可以不辨按楊雄蜀都賦止云為治其法左思三都所賦人物奇若相如君平文若王褒揚雄惟若美弘杜宇惜若公孫劉璋皆列獨不及高生耶至宋王騰不平左詞作賦致獲顯極辭鋒亦云峨山事法歷經營於高蹟其後云鯨馬父而高子此舉人倫之辨亦不言高所生也又按華陽國志載高治水命已蜀以蜀梁州高娶於梁山平王癸甲而去生子發呱呱不及視三過其門而不入室務在教時今江州之梁山是也帝高之廟錫存焉志作於晉常璩可謂博雅矣況留意蜀之材賢能亦不云高所生也今徒以石組有兩穴二字證之又安知非後人所為耶高穴實在今會稽定石在焉古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九 四川 百八

稱穴者案詞也高平水土時已為司空恐不穴居今言穴蓋葬處非生處也古今集記則云峨山水源分二派正南入濫村至石組過汶川則為之所尊江也而石組蓋高蹟之類而非謂高所生也又按雲山亦有數說江州今重慶之巴縣有山曰益鳳陽之懷遠古鍾離也自有雲山母石在焉江州治水所經鍾離市都為近未知孰是蘇鶚又云梁山有回皆高蹟也併指會稽與當塗云宋景濂遊山記甚詳然亦不能決孔安國曰梁山國名非山也史記所載皆高之子其母梁山氏之女又似姓氏猶今司馬氏歐陽氏之謂恐亦非國名也聊附所疑於此

鄧剛中愚耕亭記 嘉陵之源發于鳳之大散旁由故鎮轉繞潼關循崖而出力未能載自漁關下武興洋三泉而流二百六十里至於亭下人順流入閭東走安漢疾趨于合之漢初則會東西二川併勢望峻峽之道爭門而出而視漁關不知其高幾里皆終歲漕餉之所涑水既不得平流皆因地而淺深自灤漲逆數至漁關之樂水號名難者六百有奇石之處於歌莊者又崎嶇難於諸難之間米每相衡旦晝犯險率破大竹為百丈有力者十百為集背負而進雖於水漲號呼相應却立不得前有如竹斷舟退其過石而碎與汨俱入者皆蜀人之脂膏也小人恃有此頗復盜用官米度賑厚非大則鑿舟沉之歲臨刑辟與籍入亡家者亦粟粟而有故漕粟之及漁關者計所亡失常十二吾然後知田之不可不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九 四川 百八

耕也武侯以草履素定之責頻年兵出皆以食盡而餽則而南轉餉之艱蓋千古矣吾君誠心善隣邊鄙不營命中外以寬厚之澤蕩洗煩苛累年十萬今皆棄考掩甲而臥吾誠能借其餘力雜耕闢外卒以平歲緩田為準不計銀灰事得粟一鍾即減漕粟三鍾之力俟諸營儲食能如是錯所為足支五歲則時故畝祖當下天子之詔凡此皆其臨流之所深念者

楊慎禹穴考、司馬子長自叙云、會稽探禹穴、此子長自言徧遊萬里之目、上會稽總吳越也、探禹穴言巴蜀也、後人不知其詳、遂以禹穴在會稽而作地志者、以禹廟旁、如春曰者、當之噫、是有何奇而辱子長之筆耶、按蜀之石象、禹生之地、謂之禹穴、其石香深人迹不到、頃巡撫儀封劉達夫修蜀志、搜訪古碑刻、禹穴二字、乃李白所書、始知會稽禹穴之誤、大抵古人作文、言簡而括、若禹穴在會稽而上云上會稽下又云探禹穴、不勝其複矣、如禹貢曰雲土夢作又雲在江南、夢在江北、五言而括十餘里、又曰蔡蒙旅平、蔡山在雅州、蒙山雲南、今名蒙樂山、上有碑、具列其事、亦四字而括十餘里、鄭言孔頴達蔡沉夏僕皆所未至、而緣云蒙山亦在雅州、

顏真卿鮮于氏離堆記 關州之東百餘里有縣曰新政、新政之南數千步有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九冊 四川 百九

山曰離堆、斗入嘉陵江、直上數百尺、形勝巖壑、峻峭上岬、峰而下迴、漱不與衆山相連、獨足之謂離堆、東南有石堂、而即故京兆、鮮于居之所、開鑿

我眉縣志 鹽法自古有之、逮管子以是而富國、吳王以是而禁

民、法網遂密、小民不得恣其欲矣、然皆以煮海為利、所出無窮、所入亦無窮、若西蜀所煮者、不過一鹽井耳、瀆之甚難、味二三十丈、不可竟棄、取之甚苦、非四五日不可貯、且所煮之數、不足以償其所稅之數、峨眉舊原、無井、即間有一二、隣接縣境、近皆塌塞、枯涸、今止於民糧徵派、乾賠每年納鹽課銀三百七十六兩零五分、三度民窮、固甚可憫、而國課又難驟蠲、反覆籌之、無所措置、有司徒具熱腸、其轉移軫恤之權、實自上操也、

按、自我眉西去、為龍池、為中鎮、為獵獵地、多產銅鉛、木枝亦有銀鑛、苦不可得、惟埋為嘉、誘人入山、需與夷為好、獲牛馬、厚利特鬻、時鉗其首、塗以漆、令牧羊、羊并六畜、每日以蕎麥餅充餐、又有名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九冊 四川 百十

為土老、受雇工值、為人操小舟、送木片出灘、最險、落下如入阱中、土老与小舟同入水、涸吏并浮出、然南溪敘戎之民、以誘畧為業、故巡簡司帶兵鎮守、

建昌沿邊諸堡

建昌衛所屬抵房堡瀘州堡高山堡沙坪堡德力堡黃泥堡
建昌前衛所屬青山堡松林堡平蠻堡鎮夷堡寧番衛所屬
瀘沽關鐵廠堡北山堡太平關冕山堡巡哨堡李子坪堡雙
橋堡白石堡三橋關越萬衛所屬青岡堡蔡家堡木瓜堡鎮
遠堡坪壩堡苦茶堡平夷堡八里堡河南堡晒經關堡白馬
堡鎮蠻堡李子坪堡臨河堡沙水關小哨堡長先坪堡溜水
堡新添堡黃泥堡九盤堡會川衛所屬虎頭關甸沙關迷郎
關隘井衛所屬茅口堡雙橋堡涼山堡篤窩堡新添堡馬壩
堡土功堡雙橋堡杭州堡紹興堡六馬堡鎮南堡定遠堡鎮
西堡新化堡明遠堡濟平堡康寧堡共六十二處各於本衛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九冊 四川

頁一

撥軍守備成化二年設建昌兵備道副使十六年設分守太
監嘉靖四年設守備官一員以都指揮體統行事守備寧越
地方駐劄鎮西守禦千戶所嘉靖七年又設守備官一員亦
以都指揮體統行事守備黎雅地方駐劄雅州守禦千戶所
嘉靖十年巡撫都御史宋滄巡按御史丘道隆題奉

欽依取回分守太監蓋建昌一鎮土沃物繁雖孤懸一隅而漢
夷相安較之松茂邊情萬不相侔隆慶三年改建昌兵備
副使為兵備道兼管分巡督理糧儲隆慶六年逆苗安文等
因與上官瞿氏爭聚統率夷賊首惡阿貴佐權拍白牛蘆阿
阿支撒他等臨城攻搆擄害地方萬曆元年四月十九日文
等率各夷蠻劉佳木拖村四郎河等夷虜劫人財建昌道兵

備副使楊正會同監理通判王爵輝行各衛官齊集兵夫人
等嚴守城池先令旗軍周英等前去安文等賊營宣諭利害
楊為撫安以便整頓將原募兵勇八百餘名分劄城關要害
調取土官安鎮土官家丁逆止楊姑咱計始撤刺各率部兵
馳赴土官院南門橋截殺各賊恃其黨眾於本月二十一日
突至本司城下並親督兵驅戰殺以方略官共奮勇截殺擒
斬數百人奪獲甲馬器械若干自是夷虜既遭懲創始知
國法而建昌六衛軍民得安枕矣萬曆三年巡撫都御史曹
省吾巡按御史郭莊題奉

欽依將建昌前衛併入建昌一衛

建昌兵備節 條議 建夷貢固一隅蠻烟瘴癘自大渡河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九冊 四川

頁二

起至金沙江止一千五百六十里皆危峻峻嶺而五衛八所
各據要領又皆與西番接壤百十餘寨掣肘為隣我漢人所
藉以往來者止有一線鳥道迴繞曲折殆三千餘里以三千
餘里之鳥道經百十寨夷之隘口雖有營堡稀若晨星堂能
保無疎虞此其無月無日無時無刻而皆當為防五衛八所
每歲額辦屯糧五萬餘石村屯星散既不能如松潘之歸一
兼以前歲大舉比之遵義兵不滿四萬限不過五月元兇雖
已投有通苗堂龍盡職伏莽假患尚繁有徒 建南係全蜀
藩籬查蜀志唐天寶以來南詔歲為邊患大曆十四年十月
南詔合吐蕃師一十萬三路入寇而一路自黎雅過印味關
陷諸郎巴太和三年復陷印萬逼成都劫王帛女子以去咸

迨十一年冬蠻賊圍成都矢石如雨蜀地大震十四年又入寇迨浮橋渡大渡河至新津而還明年始脩復印硃閣大渡河諸城柵內地相戢至宋藝祖以王斧畫大渡河而還患遂與宋祚相終始自大渡河起至金沙江止計脩營五十六處增新營七十七處共一百三十三營堡夫還職之漢夷並設也謂九種醜類非漢土司不能聯屬也查

國初率番土酋怕兀他從月魯帖木兒為亂我

太祖命總兵徐凱征討遂廢土改衛止將環居西番編為四圖聽我薊虜會川監井雖設土職火頭然皆各有分土不甚驚驚越萬印部土官嶺折應自嶺鳳起構難移之柘香坪今可無慮獨建昌安土官雖有總轄之名號原無一定之寨分先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一九冊 四川

重三

年舊居衛城萬曆丙戌每夜出城劫村甚者左右兩所官軍不堪荼毒至有半寨攻城以討賊者丁亥周德副光錫請於西臺奏調土漢官兵勒伐始定雖將土官移居于城外之東街第去衛城不數步夷丁出入終不能禁此所謂腹背之一大症也查安氏世職以來安華安仁安夷安忠四世相承謂夷猶多懾服嘉靖末忠妻鳳氏權攝夫職是以成尾大之患鳳氏死疎屬安登冒嗣夷心不服是以有所養卒逆止之變安登死其妻翟氏紹良更無能節制是以安文頻歲為叛至有臨城劫掠之慘翟氏紹良死安世隆嗣而其妻沙愛以踰城淫奔為安世隆所逐又為群奴力怕等復煽諸夷擁沙愛為主且與世隆相讐終是以貽本遺不了之禍今安崇業

又以遠枝承繼且性狡猾通者奉

旨聘勸屢漏洩實放及聞善後留兵益缺不樂每日常頭喪氣如有所失此苗不死建南之禍未息也茲幸天斬其嗣援建昌通學生員僉呈乞傳土官之繼仍復

國初責成四把事約束之例以絕禍本以救邊民第土嗣雖絕尚有土婦先年夫亡妻繼之規倘翟氏不釐履職則異日孽嗣已絕即不議繼可也初四把事原同土官管束却夷者彼皆係籍夷種熟知夷情今其茅男子侄又多入泮屬我編氓儻四把事果堪約束亦可以代土官之責更為駕馭之便本邊自善後滇蜀之路大通商賈絡繹即五衛耕屯起脚之夫亦往來織每一瘡發道瑾相藉其最慘者曰大渡河曰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九冊 四川

百十四

金沙江曰甸沙關而甸沙關二三百里驛站甚長

重慶

重慶二府去會城頗遠所屬通東太平大寧太昌等州縣山深地曠流移通逃易於嘯聚為盜正德間群盜益盛廷瑞即本鄉廖麻子等相繼倡亂為蜀中大害又所屬黔江武隆彭水忠涪建始奉節巫山雲陽等州縣界與湖廣之施州衛所轄散毛施南：崖中路等夷司大才交錯加之播酉石柱等司土漢相雜爭鬪劫害無歲無之弘治元年設兵備副使駐劄達州統轄重慶黔江并湖廣等州施州忠州等衛所而達州東鄉太平三州縣又調聚重慶新寧梁墊長壽銅梁合巴蓬渠營山岳池隣水大竹等衛所州縣軍快共一千名團操防

樂嘉靖十年於黔江千戶所與散毛宣撫司交界設立老鷹等三關五堡就於該所摘撥官軍守把嘉靖二十年改調九永守備官一員於施州衛駐劄約束散毛施南中路寺司蠻夷兼制酉陽石柱二宣撫司石耶邑梅二長官司黔江守禦千戶所并聽川湖守巡官節制嘉靖末大足縣民蔡伯貴以幻術愚衆攻破合州定遠等州縣黃中盜據雲山中旋即剿除萬曆初添設捕盜通判一員 嘉靖麥子山延袤數百餘里東抵湖廣當陽房竹及本省寧昌等縣北鄰陝西平利及本省東大等縣西南三面與本省奉節雲開萬等縣連界內有紅線岩錦羅壩栗子岩雙古墳四處原有古岩舊墓可容百萬餘人壁立萬仞四面俱是懸崖止有一線之路可通上

有平田古井足供水食山腰天生石門一座若被賊把守再無別路可登山內雖有新舊居民千有餘戶但地廣居散力分勢寡難以守禦况北連萬頃梁山常有各省流民一二萬在彼砍柴以供大寧鹽井之用一遇飢荒即投入山據險流劫尤為可慮 法上

已過

通江介秦蜀之境嚴爾孤城設在萬山間崇林絕一勝數百里風號巨寇出沒之數或弘間脚盤猖獗陷破城邑都御史林彭先後提師數年始平嘉靖間何賊猖亂擾險糜費兵動三省凡四載始誅招安至隆 當寧西顧今萬曆丁巳秦中黔叛唐王蜚嘯聚山林竿旗提刃割殺生民掠男女畜金

帛器用歸密秦山旋歸旋復至山中標榜亡賴子多從之當路遭守備卸起龍斬首數十級

國初吐蕃諸州酉陽石柱永寧平茶石耶邑梅諸部咸以土人須之蓋以夷治夷不欲煩中國意也獨芒部等四軍民府假之名號兼設流官豈以聲教漸被猶可從漢道處之耶累歲都重剿平通則建昌底靖各土夷畏威順治乃芒部改為鎮雄龍氏未復實授懲創方切悔艾可知而東川烏蒙二府又復凋弊孱弱自植弗暇羈繫為宜外惟烏撒岷強一隅往往侵掠隣夷踰為奸利視諸番高再奢羅等部反有意外之虞豈其習使然哉亦有所恃故耳蓋其地有鹽池銀礦之利歲亡舍死率以為常勢不自戢不止也故議者謂永寧參

將施瀘二守備皆切要慎重之地而敘瀘重慶二兵備其防尤不可緩焉建南雖未即開設即縣近經條畫善後廢幾少安水蘭之役外橋內訌黔中復主偏聽頃賴一兩臺題奏覆分已妥慎險阻易為憑凌大羊不難蠢動所為建堡設險練兵貯積上則調情攻心以成羈縻恩威或未可偏也

益州府志云萬縣南岸一帶地方曠接施黃各工司
 環列四境蜀漢紅蓮兩縣後竹園之至元都入萬
 州相連遠他民又類稱乃致此巧之徒詎廟其甲政
 黃中：亂致有醜不成之若甲雖勤平而處其未安只
 間狡猾之民動犯法禁稍聞捕緝即從入黃名曰投商
 間引工兵劫掠我之民侵奪然黃屋又已南常豪猾吏
 僅拉壯悍匪至盤據自守名曰主寨因見地方曠遠
 黃持者丁梁隊不但袒肩不服拘噴責以先年黃中既
 平之後即歸院道酌度地方善後事宜有議後而酒
 縣治山結遯民者有漢李補巡邏刺射劉黃荆塘者日守
 觀之舊舊影若久要長治之策也詠捕守者子內據外之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九冊

四川

百十七

備也



四川

備錄

蜀中邊防記

川西

松潘 漳臘 小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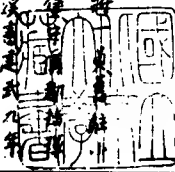
松潘道屬府松潘衛與副總兵官一員分城而居恭將
河千戶所分移駐龍安城駐擊將軍一員駐紮漳臘
一員駐紮平番堡其餘把守練兵官各有差 按後漢書建武九年
司徒掾龐參上言舊制涼州都護護羌校尉節領護理其怨賊歲
時巡行問所疾苦又數遣轉供通導動靜使塞外羌夷安耳且州
郡因此可得微備今松潘備兵即有護羌使者之職也 尋江涼縣
紀云松州平番縣羊膊山下有二神木乃大江始發之所自羊膊嶺
散漫而東灌龍東南百餘里至白馬嶺回行二十餘里至龍洞水障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二十冊 四川

十

諸於走也 志曰江發源於臨洮之水塔山至山頂分東西流者即岷
江也山草地甘松嶺八百里至漳臘其水漸大漳臘曰錄刀灣遠松
潘于下水關入紅花屯連疊嶺至穆廟堡黑水從南合之入深溝經
茂州而至于威遠轉銀嶺合草坡河至營岩入灌口分道而下四威
至玉壘山為玉輪江至汶為卑江至灌為沫江一志又曰衛北三舍
有龍潭四序淵澄其深莫測有嶺謂之小分水嶺又有不分水嶺山
高峻而水派流在衛北二百里外 四夷傳曰西羌之來出自三苗
其先高伯夷南炎帝之裔帝世育子姜水而以姜為姓故諸羌亦姓
姜其國約近南岳及舜徙之三危今河關之西南羌地是也漢於賜
夫至平河首縣地千里賜支者折支也王政修則臣伏德散失則寇
亂本無君長夏不及南周之際所從侯伯征伐有頃天子爵之以為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二十冊 四川

十

漢成是差刻者秦厲公時為秦所執以為奴隸是八謂奴為無七故
號為無七差刻後得亡歸將其種人南出賜支河其後子孫各自為
種或為楚牛種或為羌是也或為白馬種廣漢是也或為參狼種
或為是是也至差刻曾孫忠及弟舞獨留漢中忠生子研故羌中號
其後為研種漢景帝時研種留何求守澗而塞於是從留何等於狄
道安故及武帝西巡諸羌乃渡河湟築合居塞始置護羌校尉從後
初種五世至研研最豪健以研為種號十三世至燒當復豪健其子
孫更以燒當為種號漢成是差刻之世以牛即為護羌校尉即此地也及燒當
敗眾走還據西海先武之世以牛即為護羌校尉即此地也及燒當
至漢成世居河北允谷種十八萬而先零卑湊皆從富數侵犯
之漢成父子積怨從大橋中入掩擊先零卑湊大破之掠取財畜奪
居異地大橋中由是始強漢成死子湊自立附落轉盛常雄諸羌在
晉四附以其地舊漢山郡宋齊不得之後為西魏所有高魏高祖至
傳王儉舒右者詔白水羌也常為羌界口稱節王王其子舒彭遣使
內附拜龍驤將軍益州刺史日松縣開國子節至王請以封爵授子
食彭高祖許之拜高祖遣思將軍山松縣開國子節為小通朝貢相繼
關中獻少聰後魏末平節至高祖始親有其地後周保定五年於此置
龍洞防天和元年改置扶州領龍洞防隋初廢州郡以其地併入汶
山同為二郡唐武德元年置松州貞觀二年置都督府松州歸德關
關祖黎可遷奉嚴諸羌彭祖直歸位玉璋拓臺播等二十五萬
州州未撤之後生羌相繼叛叛不常儀鳳二年後加整比督文扶當
拓靜第六州都督嘉慶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

弗克清、八年、復調川貴官軍協力從事、始克成功、正統四年、都指揮趙諒誘執蠻酋國師商已、以犯邊聞、遣都督李安征之、尋諒誘要蠻乃服、然猶二、三、十四年、始設松潘巡撫都御史一員、以都御史冠漢及侍郎兼轄兩路、之、厥有成績、給還京提督文臣不復更置、但以備兵使者整飭之而已、天順五年、蠻酋我釋通入龍安石泉等處、成化十三年、勢益猖獗、復初撫臣張瓚調漢土官兵五萬、由東南二路分進、剿賊向羊嶺、飲漢等二十一寨、斬蠻首級四百餘顆、於是商已等二十六族、諸軍門獻馬勒款、各諭以利害、遣之、十四年正月、復攻黃頭復水諸寨、前後殺獲男婦七百餘人、諸其碉房九百、墜崖死者不可勝計、亦一大創矣、弘治間、姚梁如致南路梗阻、正德二年、副總兵楊宏誘殺總兵李國師、寧即王出、自後不守小寇、小等動稱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二十冊 四川

五

報響、松城之外、不敢盡收、嘉靖十一年、副總兵何卿來節制諸軍、相機討焉、都等十一寨、皆次第平、而諸軍門送款者日至矣、卿亦視松州、諸所播種、百廢俱興、藩籬以固、兵威亦震、百蠻喘息、不敢動、垂五十年、未嘗日警、復萌成心、時出殺人、剽掠行旅、萬曆八年、兵使者楊桂是以有三寨之役、人雪山、國師喇嘛等四十八寨、勾虜為患、連以茂茂、十四年、都御史徐元泰是以有會剿之役、及丙申九月、秋高虜突、由寨峪黃勝場分道馳入、圍漳臘、守備張良賢率兵破之、斬首六級、又攻鎮虜、百戶杜世仁先戰、斬首四級、城得保全、世仁死焉、人攻制虜臺、前後斬首十一級、虜遁去、良賢追至思谷、去人破之、斬首十六級、虜乃失利去、初虜之入也、襲我無備、偵者不知其數、及遁去、也視營壘、不下五千餘人、未幾有番婦逃回、言所斬虜

級中、有大落赤之娃、小土子、在焉、虜以此必欲報響、故昔之松、在舊、今之松、在虜矣、四夷考曰、松潘西至流沙、關相連、天竺、南連紅土、北至番、多係北虜出沒、地勢遼絕、非可限域、惟是南連、東連、東通小河、龍安、北通漳臘、墩臺、守禦凡八十七所、成守主客官軍、合餘兵一萬一千六百八十餘人、歲額坐遺者一十六處、種九萬九千三百八十餘石、而增設之處、不與焉、東路經畧志云、松潘以東、望山關、雲關、風洞關、松林堡、紅崖關、三舍堡、鎮遠堡、小關子堡、松丫堡、三路堡、師家堡、四望堡、九十二處、松小河千戶所、四崖絕壁、一線之通、附近水牛毛、公羊洞諸番、未甚管攝、今以三舍關為始、第其里次、三舍者、主衛城九十里而遠也、為小河通中地、有把守指揮一員、管轄上至望山、下至四望、共十三關堡、羊腸鳥道、峭壁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二十冊 四川

六

危滿、岷嶺、萬狀、番夷往往潛伏、而窺伺焉、三舍上十里為伏羌堡、伏羌上十里為紅崖關、紅崖上十五里為松林堡、志云、黑松林關在治東七十里、松林上九里為風洞關、志云、風洞關在治東五十里、洞深不可測、多惡風、午輒大作、作則灰沙蔽天、人馬皆辟易、寒氣襲人、觸之多瘧疾、否亦喘急、旬日、蓋山嶺鬱蒸之氣所發也、關北鹽井墩、即古鹽川、餘幾風洞上五里為雲關、志云、治東三十里、雲關山、四時積雪、不消、俗呼為寶頂山、關在山下、雲關上十二里為望山關、關上八里、即松州也、三舍下十里為鎮遠堡、鎮遠下八里為小關堡、志云、小關子在治東百二十里、小關下八里為松坡堡、松坡七十里為三路堡、三路下八里為師家堡、師家下八里為四望堡、又二里為小河所矣、南路經畧志云、松潘以南、紅花屯、熊積屯、白寧關、小屯堡、安化

關、鎮華堡、新壇關、文萬堡、歸化關、北定關、滿江關、平定堡、金龍堡、鎮平堡、鎮善堡、清美堡、平定堡、凡十有七處、松豐溪界、四夷狄、回南、路西、向寧關起、以至平定堡、河東大姓、實牛毛土官管轄、河西小姓、實牛毛土官管轄、即志所謂牛腦羊腦也、不服冠帶、不受約束、喜則同部落席地歡飲、怒則持刀彼此相擊、尊卑之序、渙然矣、萬曆初年、河東頗詳、德隆十四年、征之、獲其巢穴、斬首二千餘級、焚燬房千餘座、始傾心向化、理以管轄、守地方、迄今不敢犯、河西時有長江之阻、逆我文者、異時亦實擊、移通深著、偏岸羅拜、龍溪許之、有國師喇嘛、澤仲者、潛獻皮帶于工、師伏於鐵牆邊、以掌制我、東便邀擊、事覺就擒、其謀始破而勝落也、歸化關志云、在司南百里、蒙字記、霸州有歸化縣、置在移村、各有部落主持、無徵科、令難失故處、而關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二十冊 四川

七

名是固之、地形險要、上至西寧、下至鎮江、關堡凡九、把守指揮一員、以龍溪等寨大小橋梁、為諸番所出沒也、歸化上七里為龍驤堡、龍驤上十里為新鎮關、新鎮上十里為百勝堡、百勝上五里為安化關、安化上七里為雲屯堡、雲屯上八里為西寧關、志云、在治南三十里、西寧上八里為祖漢屯、則南路之首也、鐵牆溝諸夷在其界矣、歸化下十二里為北定關、志云、北定關有柵、柵二邊、史劉方立、改正德六年、僧道宣欄王出、謀為不軌、守將指揮邊補只寬、百戶劉賢方捷、攔鋒死戰、輔寬過等、於黃土坡、質被殺、執至寨、縛柱、將剖其心、二將罵不絕口而亡、事聞、與子孫進一級承襲、輔寬子孫、嘉靖七年、與南路、至北定關、遇積梁茹兒等、番輸年其價還承襲、軍鋒史小西等、數人與戰、已取、伯天雨溪、諸番四集、輪被傷、承襲負輸行數

十步、至崖不能進、執刀亂揮、知不可支、乃伏於輪、身主僕俱被害、事聞、贈輪都指揮參事、承襲百戶、史小西等、俱拿、齊獲、由為北定下十有一里、為鎮江關、新拓大小兵別等寨、在其界內、蒙字記云、歸化縣有大龍耳山、小龍耳山、在霸州西北一十里、號符堅城、人云、於小龍耳山上、村置牙利縣、即大小兵之故迹也、鎮江下四里為平善堡、平善下八里為平美堡、其地寬平、僅容千騎、為四十八寨、飲盟、飲面之地、即黃沙嶺矣、萬曆十四年、建城堡、設守備一員、把總練兵官一員、管轄、自西寧關至平定堡、為鎮平關、上七里為金龍堡、金龍堡上六里為平美堡、鎮平下七里為鎮善堡、鎮善下八里為清美堡、清美下八里即平定堡也、平定下八里為永鎮堡、係松茂二鎮交界處、鎮平堡則指揮一員守之、北路經界志云、松潘以北、穀東屯、高屯、千羊格屯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二十冊 四川

八

唐舍屯、諱師屯、海驪屯、以上凡七堡、松吐著、洮河界、四夷考云、海驪堡設在河東、王城三十八里、松州之背也、舊制駐紮守備一員、管轄上下關堡、為真黔口上中潘州上下羊洞等隘口、自海驪北去、迤邐幽遠、一望無際、善萬騎可從容矣、近改設遊擊一員、以鎮壓之、良舊所重也、海驪上十五里為鎮善堡、在東河、元山子、志云、堡在漳、漳東北十里、堡後天險、墩堡前觀化墩、河東于裏臺、河西制磨臺、聲勢相望、且北為敵、貢壤舊品字、隴坑數百、中置鋒刃、不發、口覆邑土、以掩其形、人北去三里、曰城牆岩、東臨河、西臨山、麓、據城寬深丈許、橫截六百餘丈、明新破路、河西川、於溝壕壘之、制亦如之、越潘二十里、登河玉嶺之巔、可瞰黃勝草場、志云、黃勝在漳驪西南十里也、場之東有河玉口、凡二十里、透嶺出川、黔則可南、可北、惟所馳

縣議者于大治觀化二墩先拓寬廣石砌牆垣一周外掘壕塹以防
衝突亦係舊址其云鎮虜堡上二十里之柏木橋即界外矣 漳
縣下七里為虹橋關係松城北隘志云松州北二十里有落虹橋長
二十丈街道所必經也虹橋下七里為譚郎屯譚郎下七里為塘舍
屯塘舍下六里為羊格屯羊格下六里即松城又虹橋下八里為高
屯高屯下七里為穀粟屯穀粟下十里亦即松城也離松十四里
為流沙關乃北虜經田地每秋防必加意焉松城下五里為紅花屯
紅花下七里為雄漢屯雄漢左十三里為東勝堡嚴熟番交實可稱
無事惟是虹橋西北十五里為絕塞墩北界黃山夫殺磨塘黃梅草
場等處路通洮岷先年陳陳率兵由此進入解松圍今為番虜阻
以其往來射獵于斯也下潘州白利等處快牛羊地遠來或由阿玉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二十冊 四川

九

嶺或曰鐵門墩出松塞於新命諸寨貿易各斤歲以為常稍失防範
警端輒起且阻絕長溝故援難及形勢孤懸所最當善度諸者于墩
前石砌牆城一座直抵河下以通水道又依山極險絕其東高則于
舊堡乎何有 古蹟志云潘州故城在衛北七百五十里漢武帝時
逐諸羌渡河湟居塞外築此城置護羌校尉以禦之宋時分上下中
潘三州今河失塞即上潘州城址即下潘州界二州之間則中潘
州也其地愈北山愈平夷舊漳縣之設在下潘州 侍郎羅綺漳縣
新記云距松衛治之北百里曰漳縣即古潘州也城之故趾尚在
其下有巖穴空洞幽邃廣可容列騎深亦不知幾許有城牆泉冬夏
泮然不涸其土地膏腴山川秀麗蓋自唐當時所開拓雖該版圖而
上番酋長猶然竊據所謂但聽命之而已宋元以來無復中國有

朝混一華夷極大極地莫不臣服洪武十一年王師始下潘州入興
編民賦役無殊乃於其地建置屯堡使士卒耕且守數十年足
食足兵遣人安堵宣德丁未守將失職倉夷蜂起梗我餉道焚我關
塞而潘州復為所據者凡二十有八年景泰辛未予奉命來鎮駐土
不揣愚昧平復之乃大集諸酋陳以逆順禍福無不稽顙聽命於是
復增置城池樓櫓凡數守之兵視昔有加焉不彈一石之粟不勞一
人之力而數千百頃沃饒之地遂復為我有又晏然置城於其間俾
兵農雜居累歲豐稔邊人安枕是朝廷威德所及予何功之與焉或
者以潘州之域與唐世蕃邊稱相類後先予亦豈敢多讓景泰六
年記 曹學佺曰今之漳縣去松州一舍而遙非百里外之漳縣矣
前張復紀勢使然也予以庚戌署潘司事料松邊兵食聞難處任牧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二十冊 四川

十

於漳縣城內有百五六十帳殊駭聽聞乃徵漳縣遊擊何奮武得回
探云謹按漳縣一鎮五隘九屯一十八墩堡延袤二百餘里襟帶山
河襟屠夷虜所由來矣前不具論萬曆二十四年公落赤入寇彼時
內有守備張良賢故應以敵其鋒外有合備梅角以牽其勢雖虜衆
攻圍鎮虜三晝夜而不能破于時掌堡百戶杜世仁也豈異人位而
具父子督軍兵數百人乃能射死小王子斬首數十級松潘卒賴以
無事而合備遂因之往牧焉續在三十三年廣將李宗聖代庖漳縣
又有合兒碩魯咱毛兒積等難獲踵投店會治兵使者亦暑官也傳
然有張俊之意輒撫賞安插牛馬羊隻布滿山溪毛張總處星列草
地猶肘腋間虎豹門庭內牧犬羊逐之恐驚喘自北來也聽之恐
觸不無所終也彼其從來漳松之間豈惟共我水草利我鹽茶凡若

靈州六年置西涼州八年改爲靈州 楊州六年置 洋州十年置
崑州開州十年置 古俱貞觀之時招慰竟項是者舊屬隴右道改隸
松州都督府永徽已後或叛或降制置不一今治廢舊柳溝占跡而
已 唐書吐谷渾西羌名正益州西北至青海二十五里古析支之
地漢西羌之別種也魏晉以降西羌微弱周滅宕昌鄧至之後竟項
始強南詔春桑迷桑等羌北連吐谷渾其種每姓別自爲部落一姓
之中復分爲一小部落入者萬餘其小者數千騎不相親一有細封
內費聽氏往利氏頗起氏野磨氏房當氏米禽氏招拔氏最爲強族
貞觀五年詔遣使開其河田地爲六十州內附者三十萬以有羌諸
招拔亦謂者吾爲漢主伏允所驅與之結婚棄抗官軍後與異從子
恩頭結率服與諸酋帥歸款列其地爲數嶺嶺可等三十二州以松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二十冊 四川

十三

州爲都督府舊唐存撫之拜赤詞爲西戎州都督賜姓李氏自是從
河首積石以東爲中國之境後吐蕃強盛招拔氏漸爲所迫遂請
內徙聽移部落不遠州因置靜邊等州以處之故地陷于吐蕃不
者爲異後吐蕃謂之緋蕨人有黑虎項在赤水之西李靖之戰吐谷
渾也漢主伏允舍于黑虎項居以空闊之地及吐谷渾舉國內徙其
黑虎項酋帥號執善王亦貢方物其雪山虎項姓破世氏雪山山之
下貞觀初亦嘗朝貢人有白狗春桑由爾等諸羌自龍朔以後並爲
吐蕃所破而服屬焉 有附國者在蜀郡西北二十餘里即漢之西
南夷也嘉民夷即其東部所居種姓自相率領不屬統一隋大業五
年附國王遣其弟子宜林率嘉民夷等六十八朝貢嘉民有水闊六
七十丈附國水闊一百丈並南流以俱爲船而南有海綽夷風俗

亦同西有東女國東北連山綿亘數千里極竟項及諸羌其地南
北八里百東西千五百里無城柵近山谷傍山依俗好復仇故壘石
爲巢而居以避患其巢高至十餘丈下至五六丈每以木隔之是
方三四步上乃二三步狀似浮圖下下似閣門從內上通夜必
閉閣有二三萬餘家俗有重罪止于罰牛妻其妻母公姨兄弟死父兄
亦納其妻好歌舞歌舞吹笛死者無服制置尸于高牀上沐浴衣服
被以羊甲覆以數皮子孫不哭帶甲舞劍而呼云我父爲鬼所取我
欲報冤殺鬼 其人姓捷使擊劍漆皮爲甲中爲衣長六尺以竹爲
弦以及爲臂形如劍或戴幕最不多毛靴全利牛脚皮爲靴項繫
銀錢手貫銀釧王與酋帥全爲首領曾前懸一金夜徑三寸其土處
氣候涼多風少雨土宜小麥青稞山出金銀多白銀水有嘉魚長四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二十冊 四川

十四

尺而鱗細 東女國者西羌之別種也以南海中復有女國故曰東
以別之俗以女爲王東與唐州竟項接東南與雅州接界隔羅女蠻
及白狼夷有八十餘城王之所居名康延川中有弱水南流亦同牛
皮爲船以渡戶四萬餘家女王號爲寶就其女官曰高霸平諸國事
在外官俗並男大爲之其王侍女數百人五日一聽政女王死國中
多散金錢動至數萬更于王族求令女二人三之大者爲王次爲小
王若人王死山山王崩立或始在內婦孺公無憂奪所居皆更起屋
王至九重國人至六重王服青色綾裙丁領似其細香地重婦人輕
又大又子同于天皇以十一月爲正王至正月全至者皆酒醉語山
中歌謠夢于室大咒呼鳥獸時有鳥如鵲飛入王者陳中國前其腹
視之百一散赤炭必登若有霜雪必多災異其俗因之名爲鳥卜情

大業中蜀王秀遣使招之拒而不受。唐武德中，女王湯修氏始遣使
貢方物。自永徽七年，至于天寶元載，朝貢不絕。其後復以男子為王，
貞元九年，其王湯立意，與哥邏國王並帥庭，而狗國王羅施忽思祖
國王弟鄒吉知，而水國王始薛內士，其水國王並帥庭，而意國王
湯慈贊，清遠國王蘇唐唐，吐蕃國王並親，各詣劍南西川，乞內附。
其哥邏等國，皆散居西川，於水國，即唐初水國之弱水部落，其意重
國在水西，故亦謂之弱水西意重王。舊唐書分隸邊郡，祖父例授將
軍，中即果毅等官，自中京多故，皆為吐蕃所役，其部落入者不過
三二千戶，各置縣令十數人理之。土有耕業，歲輸于吐蕃，主是意與
之同盟，相率獻款，兼賞天寶中國家所賜官詔二十九道，以進。節度
使韋皋處其眾于維州，保等州，給以鹽糧耕牛，咸樂生業。三志等數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二十冊 四川

十五

國王自來朝，召見于麟德殿，授立意銀青光祿大夫，歸化州刺史，節
度使。知該不有少卿，兼丹州刺史，薛尚志，少府少監，兼霸州刺史。
董師庭，行至歸州，卒。贈武德州刺史，命其子利羅為保寧都督府六
史，贊歌薄王，立意妹乞意，漫願有才智，從其兄來朝，封和義郡夫人。
其大首領董師等，皆授以官。俄又授國王兄湯厥銀青光祿大夫，
試太府卿，青蓮王弟蘇歷，銀青光祿大夫，試衛尉卿，南國王薛莫
庭，及湯慈贊，並親，並女國唱後使湯佛庭，美士，錄南印唐，并授銀青
光祿大夫，試大僕卿，其時西山松州生羌等二萬餘口，相繼內附，其
結信部落主，夢憲，龍諾部落主，薛憲，皆授試衛尉卿，立意等并赴明
年元會，詔賜以金帛，各遣還。至八月，召利羅至京，統押羌蠻，及西山八國
使，其子鄒吉，全猶代襲刺史等官，然而潛通吐蕃，故謂之兩面羌也。

威州保縣 茂州 疊溪 汶川 灌縣

威茂道開府茂州，轄威保疊茂諸將領，而恭將一員，駐劄茂州，駐擊
將軍一員，駐劄疊溪，是左右之。威州通志曰：唐貞觀初，松
茂威保以樓于吐蕃是也，亦謂之西番。先本羌屬，凡百餘種，散處河
湟江岷間，其酋發羌唐等，皆折支水西南，涼州利磨孤之後也。
利磨孤有子曰樊尼，初利磨孤卒時，樊尼尚幼，弟解種嗣位，以樊尼
為安西將軍，後魏神龍元年，解種為西秦乞佛瑊所滅，樊尼招集
餘眾，投沮渠蒙遜，以為勝松太守，及蒙遜滅，樊尼乃率眾西奔，濟黃
河，適積石，居於布川，其遺落川，於是中道國，開地千里，樊尼威惠夙
著，為唐所信，皆撫以恩信，歸之如市，遂收姓為軍，勒野，以充警為
國，詔許訛謂之吐蕃，其國都城，號為邏些城，隋開皇中有論贊素香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二十冊 四川

十六

告鮮河而唐貞觀中，始南中國，既而滅吐谷渾，蓋有其地焉。按吐谷
渾，鮮卑種也。沈約宋書曰：魏縱亂蜀之歲，鮮卑阿利道只從于西
攻吐谷渾，秋來沈約工至龍洞平康，元嘉二十七年，鮮卑慮索等復
生，遣使上表云：若不自國，欲率部曲入龍洞，越馬門，并求索車，獻
馬九疋，女國金酒器，胡王金釧等物，不相賜以章車者也。唐初貞
觀八年，吐蕃弄贊奉表求婚，不許，乃遣兵攻破境，項及白蘭諸羌，率
眾二十餘萬，頡松州西境，遣使貢金帛，去來迎公主，人謂其為四
君大國，不嫁公主與我，即當入寇，遂進攻松州，都督韓威，輕騎襲
反為所敗，遣人入報，太宗遣使部南，高儀召集牛進達等，率步騎五
萬以擊之，進達先鋒自松州夜襲其營，斬千餘級，弄贊大懼，引兵而
退，遣使謝罪，因復請婚，太宗許之，弄贊乃遣其孫，相東贊，欲禮獻金

五千兩其餘寶璣數百萬傳三年令益州長史李孝逸萬州都督
王泰等發劍南山南兵募以防禦之往劍南兵募於茂州之西南
築安戎城以重異境所有生羌悉著歸粵攻陷異城遂引兵守之
時吐蕃盡收羊同克功及諸羌之地東興涼松茂萬等州相播南至
望羅門西又攻陷龜茲疎勒四鎮北拉突厥地方萬餘里自漢魏以
來西域之盛未有也開元二十四年敕範常侍崔希逸為河西節
度使於涼州鎮戍時吐蕃與漢樹榭為界置守戍使詔以岐州刺史
蕭英為戶部侍郎判涼州事代希逸為河西節度使鄯州都督杜希
望為隴右節度使僕僕神土吳為益州長史劍南節度使分道經營
以討吐蕃仍令毀其分界之碑二十六年四月杜希望率衆攻吐蕃
新城拔之以其城為威武軍發兵一千以鎮之其年七月希望入從

鄆州發兵奪吐蕃河橋於河左。薛瑒泉城吐蕃將兵三萬人以拒官軍。希望引衆擊破之。因於鹽泉城置鎮。西軍時王其人率劍南兵攻具安戎城。先於安戎城左右築兩城。以爲攻拒之所。頗兵於蓬婆嶺下。軍劍南道貢禮以行之。其年九月。吐蕃悉銳以攻安戎城。官軍大敗。兩城并爲賊所陷。吳昫身走免。將士以下數萬人。及軍糧芻化等並沒于賊。其坐左臺。荊州刺史。以華州刺史張省爲益州張史。劍南防禦使。主客員外郎章仇兼瓊爲益州司馬。防禦副使。有詔文吏。素無攻戰之策。兼瓊奏專具戎事。詔而瓊入奏。瑒陳攻取安戎之機策。上目瑒徒有爲无得報。故瓊知益州長史事。代省節度。二十八年春。兼瓊遂與安戎城中吐蕃盟。鄆甸。及雅州別駕董承業等通謀。鄆甸等遂翻城歸款。因引官軍入城。盡殺吐蕃將士。使監察御史許遠率

兵鎮守之上關甚悅。中書令李林甫等上表曰：「以吐蕃此城，正當衝要，憑險自固，恃以窺邊，積年已來，端聚爲患，城有百萬之衆，難以施攻，陛下親行，和策不興，師旅頻令，中使李思敬曉諭羌族，莫不懷恩，翻然改順，自相謀陷，神算運于不測，唐略通于未然，累載逆誅，一朝肅滅，人臣等今日奏事，陛下從容問臣等曰：『卿等但看回鶻，不久當漸摧兵，德音纔傳，遠關戎捷，則知聖與六合，應如響至。』前古以來所未有也。請宣示百僚，編諸史策，手制答曰：『此城徭屢年中，羌引吐蕃，連破圍守，歲月既久，攻伐亦多，異地險阻，非力所制，朝廷厚誨，不令取之，朕以小畜無知，事須處置，授以奇計，所以行之。』獲彼我心，歸我城守，有足爲慰也。其年十月，吐蕃人引衆寇安戎城，及維州，爭仇弟境，遣裨將率衆禦之，仍發閬中編騎以救援焉。時虜聚衆，賊大之。

自引退詔改安戎城爲平戎城大曆三年劍南西川亦破吐蕃萬餘衆五年五月徙置安戎於靜恭五州之山後要害之地以備吐蕃大曆十一年正月劍南節度使崔寧入破吐蕃故洪等四節度兼突厥吐蕃並蠻羌羌項等二十餘萬衆斬首萬餘級生擒虜兵馬使一千三百五十八獻于闐下牛羊及軍資器械不可勝紀十二年九月八虜坊州掠党項羊馬而去十月崔寧破吐蕃望溪城十四年八月命不常少卿韋倫待節使吐蕃親蕃俘五百八歸之十月吐蕃率南蠻衆二十萬來寇入界州過汶川及雅口一入扶天過方維白嶺一自黎雅過邛崃關進陷郫邑乃發禁兵四千八百及無州兵五千八百同討入破之十二月崔寧復奏於西山破吐蕃十萬斬首八千生擒九百人德宗之世萬年韋臯爲西川節度使破龍溪蔡西山堡以

納降先示以雲南蠻衆數十萬與吐蕃和款蕃人入寇必以爲前鋒
四年吐蕃利官崔佐時入南詔蠻說令向化以離吐蕃之助佐時至
蠻國手咀呼城與王吳年厚折然接遇請絕吐蕃遣使朝貢其年吐
東蠻國王螺傍員夢衡自馬等相率入朝南蠻自馬州南沒臣蠻吐
蕃絕朝貢者二十餘年至是復通五年吐蕃遣大將王有通前督精兵
以入蕃界與東蠻於故萬州臺登北谷大破吐蕃青海臘城二節度
斬首二千級生擒龍十五人其後崖谷而死者不可計餘與元八年
畢攻吐蕃于維州敗之獲具人將論贊熱獻于京師先是蠻州城爲
吐蕃所毀塞外無保障元年詔城蠻州兼唐且來襲令畢出師章鳳
之畢命大將軍勛張分兵出西山蠻關破殺和城通鶴軍定廣城
踰南博嶺蓋圍維州傳檄勸以下羊溪等三城永劍山屯焚之而進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二冊 四川

十九

元帥論奔熱來與戰破其軍拔白崖焚定康城凡平獞堡五十餘
所斬首二千八百級分城蠻州因是西山羌八國酋長皆請入朝十
年畢復敗吐蕃克戎和城獨維州不下十年畢果破吐蕃一萬餘衆
於黎州萬州吐蕃遂大搜關禁蠻道舟潛謀寇邊畢悉挫之於是吐
蕃酋兼監城等九節度蠻龍官馬定德與大將八十七人舉
部落來降定德有計略習知兵法及山川地形吐蕃每用兵定德常
乘驛計事蕃中諸將果與成算至是自以行邊失律得罪而歸心
焉十七年吐蕃昆明城管壓些蠻千餘戶入降贊普以其衆外潰遂
北寇雲南陷麟州德宗遣使至成都府令畢出兵深入西山以紆北
顧畢乃令鎮靜軍兵馬使陳洵等統兵萬人出三奇路威戎軍使崔
克亮兵千人出龍溪石門南路維保三州兵馬使仇冕保霸三州刺

史重振等兵二千趨吐蕃維州城中北路兵馬使郭玘等四千趨吐
蕃接歸老翁城都將高周王英俊兵二千趨故松州龍東路兵馬使
元膺等復分兵八千人出南道雅黎萬路入今鎮南軍使御史大夫
章良金兵一千三百續進維州經略使路惟明等兵三千趨吐蕃通
祖偏松等城黎州經略使王有進兵二千入過大渡河深入吐蕃界
萬州經略使陳孝陽兵馬使何大海章義等及壓些蠻東蠻三部落
主盡那時等兵四千進攻昆明城諸濟城自八月出軍脅入至十月
破蕃兵十萬六板城七軍鎮五戶三千生擒六千斬首萬餘級遂進
攻維州破軍海至轉戰千里蕃軍連敗於是寇蠻之衆引而南下
贊普遣論奔熱以內大相兼東境五通節度兵馬都統群物入使率
鉅唐十萬來解維州之圍蜀師萬人據險設伏以待之先出千人挑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二十冊 四川

十二

戰奔熱見我師大衆衆來進發伏掩擊鼓譟奮勇自潰虜衆十
萬殲其者半生擒論奔熱獻諸朝進舉檢校司馬中書令南康郡
王衡黎紀功碑褒賜之畢治蜀十三年凡破吐蕃四十八萬斬首五
萬餘後自南詔入寇敗元鎮而郭到代之病不能事文宗太和
四年以李德裕檢校兵部尚書成都大劍南西川節度副使知節
度事嘗四觀察處置西山八國雲南招撫等使德裕乃大葺關防繕
完兵甲入遣八人南詔求其所得工匠得僧道工以四千餘人歸成
都伏發禽擒皆有條次成都既南失姚陂而亡松緬由清溪下沐水
而在蓋爲蠻有始章畢招保南詔復萬州傾幣以結蠻好數之戰陣
大法皆以畢啓戎資蓋養威癰疽畢未決兵至元鎮時過隙而發故
長驅深入以制千里焉無子遺今癰疽尚新非痛矯革不能創一方

賊乃割善邊樓、樓南道山、險易與壁相出入者圖之左、與吐蕃密
通者圖之右、其部落衆寡、銷鋒連近、曲折咸具、乃召習邊事者與之
信書商訂、凡虜之情偽盡知之、又料擇休養舊獯、與州兵之任戰者、
發遣彈老十三、四士無敢怨、人請甲八於安定、有八于河中、等八於
湘西、田是蜀之器械皆犀銳、率戶二百取一、使習戰勿貨事、後則
農急則戰、謂之雄量、才策其精兵、因南無保善保惠、而河東善、左右
連擊、騎士曰龍星、聲勢奇鋒流電、震擊哭賊、總一十軍、禁伏善城、以
制大渡清溪閣之阻、作禦海城、以控學控犄角之勢、作素連城、以扼
西山吐蕃復印味、從萬州治臺營、以奪壁險要、閉去舊兵羸弱者
四千餘人、復募少壯得千人、募北兵得千五百人、與土兵參合、轉習
相訓習、日益精練、切蜀人多醫女為八妻、德裕為著科約、凡十三而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二十冊 四川

二十一

上、就三年發、下者五歲、及則則歸之父母、以繁生道、咸惠大振、太和
五年、吐蕃細川將悉但謀以城降、相距成都四百里、因山為固、東
北由常嘉嶺而下三百里、地無險、長長川不三千里、且吐蕃之來
異皆成之、地以割虜人者也、其地南界江陽、北山、連嶺而西、不知其
梗、北望隴山、積雪如玉、東望成都、若在丹崖、一面孤峯、三面臨江、是
西蜀控吐蕃之要也、至後、德、河隴陷蕃、唯此州尚存、吐蕃利其險要、
將婦人嫁與此州、二十年後婦人生二子、成長及蕃兵攻城、二
子內應、其州遂陷、吐蕃得之、號曰無憂城、貞元中、韋皋鎮蜀、略西
山八國、萬計取之不獲、至是悉但謀遣人送款、德裕鼓其誘、遣人送
錦袍金帛與之、託之候取進止、悉但謀乃盡率郡人歸成都、德裕乃
發兵鎮守、聞之于朝、時牛僧孺沮諫、言吐蕃之境、四面各萬里、失一

紐州、未能損其勢、比來修好、約罷戍兵、中國警戎、守備為上、彼若來
責、何事失信、養馬射、如川上平涼坂、萬騎縱田中、怒氣直隸、不三
日至咸陽橋、此時西南數千里外、得百紐州、何所用之、彼棄誠信、有
害無利、此匹夫所不為、況天子乎、上以為然、詔德裕以其城及悉但
謀等悉歸之、吐蕃慘之于境上、極其慘酷、德裕終身以為恨、會監軍
使王踐言入朝、嘗言悉但謀死、詎遠八旬化意、帝亦悔之、武宗朝、召
僧孺出為淮南節度、德裕面奏曰、臣在先朝、出鎮西蜀、其時吐蕃紐
州百領悉但謀、雖是雜虜、大樂皇風、將彼堅城、降臣本過、臣尋差兵
馬、入據其城、飛章以聞、先帝驚嘆、其時與臣不足者、望風靡、遠獻
款言、上聞辰曉、以為與吐蕃盟約、不可背之、必恐將此為難、使臣却
境、臣還却此城、乘就逃悉但謀策、今彼自欲復降、臣使追從送還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二十冊 四川

二十一

昔白起殺降、終于杜郵、致禍陳湯見從、是為郭文報仇、感歎前事、愧
心終日、今者幸逢英主、奈偏台司、輒敢追論、伏希省察、且紐州城高
山絕頂、三面臨江、在戎虜平川之衝、是漢地入兵之路、初河隴盡沒
此州獨存、吐蕃將婦人嫁與此州門子、二十年後兩男子長成、竊
開疊門、引兵夜入、因路陷沒、號曰無憂、因併力於西邊、遂無虞於南
路、焉陵近司、有奸果朝、貞元中、韋皋欲輕略河隴、須以此城為始、盡
說焉陵、悉但謀年、吐蕃愛惜此邑、遂遣男論恭來後、紐州高峻、臨
衝難及於層霄、鳥道虛虛、猛士多虞於礪石、莫廣公輸之巧、空獨彼
將而還、及南蠻負恩、掃地驅劫、臣初到西蜀、衆心未安、外揚國威、中
輯邊備、其紐州就臣信令、乃送款與臣、臣告以須俟奉命、所冀探其
情偽、其悉但謀尋率一城之兵、衆并州印中、供養途相繼、空壁歸使、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二十冊 四川

16711

流涕具部送者便遭着卹譏誚曰既以級降何須送來乃却將此降人發於漢界之上恣行殘害用固撫綏乃空撫其嬰孩承以誘殺臣聞楚靈誘殺蠻子春秋明譏固文外迭節叔蘭辭深鄙況乎大國負此異類絕忠款之路以充虐之情從古以來未有此事臣竊痛悉但謀舉城突陷固臣以此無辜乞恕忠魂特加褒贈帝意傷之尋詔贈急但謀石衡將軍初贊皇作西南偏邊鎮其序略云吐蕃聞蒙河隴失險結從南詔偏以謀殺并路坤維於圍扎林守臣章舉擊清漢通要結蠻姦荷鹿效順乃纂集事狀爲卷十七贊皇結轍關戶誨盜爰命德裕改紀異政乃定善邊鎮立雄邊子弟作仁善禦侮未遑三城以扼虜衝儲應敵去而備地也凡兵將糧械之數城鎮墮落之名歲計經用之目議求利病轉爲一書諸節虛實外夷情狀條分縷析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二十卷 四

十四

平一貢，其地有上個下個，去無幾，城百里，土特倍之，前臨沱水，後倚高山，南接三姐，西接孟董，南松達恩，北松東布，人聚至八棱嶺，與難唐密通，歲終賽番，共萬餘，備糧械，入個防寨，至次年除夕，更抵保董，敗軍以雜谷爲之，障保也，達恩蠻長官，金川樺師，及打喇兒單坡六索龍山，以西諸寨，皆隸焉，達恩蠻長官司，在雜谷西五十里，其先嚴泰與澤岡功，給印信，授爲長官，纂字記云，隋開皇六年，以石門鎮近白狗羌，故于金川鎮，置金川縣，唐武德七年，以舊緄州貞觀初，廢，三年復置，按今金川寺，其故處也，寺僧已素監藏，及莽葛刺，以有戒行，得攝蕃鄰綱，永樂初，黃毛韃犯界，金川僧招麻喇防禦，有功，事聞，賜號演化樺師，及勅命銀印，俾具徙世守焉，地唐標谷安撫之東，皆十五寨，東北至八棱嶺，西至保縣，南至樓城百五十里，復漸衆，弱

見於傳各處其族子蓋上界上而無故地是食世守地事誤。却
利兒寨上舍居城南路在文鎮河西先曹劉黑虎處為遺墓正德間
歸順委准納貢頒賜勅書冠帶無印信過貢赴離谷起又人有月臺
墓墓。保志云西北生黃有墓十八墓三個墓墓下之處也謂
之孟董墓亦名董卜姓胡唐時哥漢君等董卜庭墓求內附處其眾
子組備等州唐小鐵園山主縣可七八日糧東地離谷八樓嶺橫坡
河在東如卜河在北即古之孫水也南流離州以平度為嶺既渡則
驢皮子岸上陝乾復用成永樂八年歸附進貢投軍慰使司都指揮
同知貢道有三一由離谷八樓嶺出保縣一由清溪口出崇慶州一
由靈關出離州近與離谷不睦故直由雅安又因松茂威靈大勢
如一身無松潘首也豐漢功與順也茂州腹也東之土門西之威與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二十冊 四川

二十五

汶保其子足也然餘皆在江內惟保獨居江外縣以東為舊蓋即前
上里之編戶較去者地上相連想來失路懷異志而滿華情莫此若
矣又云縣北熱番二股一路為水田望上龍山等寨向背不常一路
為近縣玉山十二寨稍稍易馴正北野番有樂荒樓城五十餘寨且
連松州黑水誠為野蠻國初御史大夫丁武用色銀鑄錢以誘之即
此夷也。離州志曰白狗嶺與大雪山連後有白狗羌居之其字記
曰白狗國者西羌之別名與會州連後勝兵一千武德六年有使朝
貢開元二十九年十月白狗國四品龍官麻屠封及狗丹川五品龍
官屠河封等至京各賜金紫玉帛以遣之貞元九年七月其王陀羅
忠與女國等詣劍南西川節度使韋皋內附詔授試太常卿兼保州
司馬至今子孫承襲其爵云。據白狗國女國俱在西山八國之數享

事使衛康節制西山八國樂此也。曰夷者。離州。舊蓋。舊
名邑可改者曰孟董。梁黃。樓城。月土。星上。龍山。龍溪。大寺。小寺等寨
設一關六堡以攻之。關曰鎮夷堡曰保縣曰新安曰乾溪曰西平曰
壩州曰破底而破底附近龍山竹穴寺小寺諸堡不子預等寨而龍
山最強舊有龍山成有城唐書廣德元年吐蕃陷離州龍山城是也
壩州堡附近龍溪卜而木土諸寨與北路累苦三姓生番相通。唐
廣德後既有蓋藏。轉以備兵劫奪為事。按即保霸蠻也。方與云。威州
保霸蠻者唐保霸二州大寶中所置後陷沒。唐置八世有其地。與威
州相錯。因蓋藏為嘉祐熙寧中常請朝命政和初知都威。龐恭孫建
言開拓置官吏。地以保州地為棋州。霸州地為平州。校其酋刺史團
練使。樓宋史置八世知保州。太平興國六年保州刺史董奇死。以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二十冊 四川

二十六

其子紹聖繼之。又云。董仲元者。黎職二十餘年。安靜無事。嘉祐中。益
州鈴轄司未具善撫蠻夷。乃真命為刺史。其時有鶴州。亦遣八貢焉。
鶴州未詳。疑即古定康縣。今之金川。宋政史謂西南邊地有鶴州保
州矣。四夷風俗記曰。離州諸番。日務射獵。夜宿棚房。炙羊膀以卜
吉凶。分善惡以為黑白。以獸死為善終。以相殺為所打。父子兄弟大
則擊鼓。轉眼相背。不知骨肉。有大小姓。猶言大小族也。董卜金川。俱
屬小族。離谷連恩。俱屬大族。志云。其生一座雙子。乳石者為小。又云。
射龍牛者為大。射綿羊者為小。二姓相問而居。丁大夫先復其地。
始分之。蓋使大牙相制云耳。歲時不用官曆。知歲時者為滿公。如
辰年。則畫十二龍。或掛或行。因形而推之。他像亦然。番僧不佛經。推
算日月。及甲子建除。毫釐不差。太平以十月為一歲。嫁娶。當者

以猪羊毛織有為參焉禮其賜號為成德生子也數人係於路口其女潛出要其家方焚香羊年會觀人死則生尸于水架上置之倉倉衣帽弓矢俱如生俾賊端公吮之獻以猪羊用大鏡之

男子剪髮止留其頂髮下垂綴用作力麻不單褲不洗面婦人俱編髮如繩飾以海巴碎螺 茂州華陽國志非魏國漢時作以東北君長十數稱號最大武帝元鼎六年所開以為汶山郡至宣帝地節三年夷人以立郡賦重帝乃自并蜀郡為北郡都尉其山有六夷七羌凡各有所落其王侯領知文書後漢書時復分蜀郡北郡為汶山郡蜀建興十年汶山平康夷反姜維討之始服纂字記云石室縣魏夷人所造者十餘天山巖之間往往有之 宋史茂州是蠻地方數千里舊領九州皆蠻族蠻自推一八為州將常在茂州安處分舊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二十冊 四川

二十一

州無城惟植廣角蠻以昏夜入州掠人畜貨賣遺州將往贖之習以為常不神宗熙寧八年范百常知茂州民請築城既而蠻酋詭稱城侵其地乞罷築百常不許九年三月始興工靜蠻數百合至百常率州兵擊斬數人蠻乃退百常遷民入牙城明日蠻數千八四面焚廩角及廩舍引梯衝攻牙城城石而下百常悉眾乘城拒守二酋長為不編所殺蠻兵乃却茂州南有魏宗閣通承原軍北有龍東通通綿州皆為蠻所據百常募人問道詣成都又書不碑數百投江中告急蜀綿兵救之蠻始解圍蜀和自是蠻人稍定百常亦以築城生患生奪一官既而生是合群蠻復至相距七十日詔遣內押班王中正將陝西兵來援入恭州宕州謀殺頗眾蠻遂降政和五年有直州將郭永壽陽延俊重承有某各以地內屬詔以永壽地建嘉寧軍延俊承

有地置延壽軍然與寧州皆非扼控之所未幾皆廢 一統志云國朝設茂州以統羌民設茂州衛以統軍伍軍居城內民居城外是凡和蠻騎牛羊棘來相各一乃轉劍門於壩壩道康皆集引於劍門下過刺于羊衣而飲之極地為坎轉是坪坎中加耒耜及刺於上投石擊擊坪以上埋之至師祖云有遺誓當如此坪 土夷考云茂州東路生苗白草最強大而白草又與松潘黃毛麴麴相通桃紅青片板舍次之白苦水磨岐山又次之有把守官轄桃坪神漢夾山等凡七關堡 桃坪者去白草青片諸苗不四五十里志謂古桃關也見水經註關通而城之路北當風穴一二里間晝夜沙石飛揚不息裏字記云故桃關在汶南八蠻界公私之路俱從於此有緇緇漢漢認守桃坪者為麗不風 麗不須長官司茂之麗不里也國初以苗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二十冊 四川

二十八

長歸附後承直郎世襲長官歲常貢馬二匹所屬王亭神漢十二寨俱為緇緇有保長統之 人有靜州長官司茂之靜州里也 裴官貞為與麗不同正德間與岳希遷節孝為亂攻茂城斷不通七口節貞弟車勾潛引水以活我軍事平使車年襲繼管注虎核桃溝八寨緇戶為緇有保長統之認守北定門至關子堡按靜州即唐之悉唐非矣宋史曰隆靜當舊時飛名恭等九州蠻皆屬茂州也 環茂州而居州不過數十里而已按唐茂州都督府屬茂州九靜州其一已見前矣 雖異二州後進為正州即今疊溪所也 其各名與宋史不同附載之以俟攷焉 茂州唐武德元年臨潼是歸附置臨潼縣臨潼縣有端三縣貞觀元年州縣俱省三年又分茂州之端溪置端溪州縣有端溪臨潼縣三縣與州同置 吳州貞觀五年生是歸附置西封州

八年，改爲英州縣，有大封墓仙義川。徽州，唐貞觀五年，西羌百頌
等州貞觀化置縣，有大徽海耳大進，向州，唐貞觀五年，生羌歸化
置縣，有俱左向二。母州，本徽外款才羌地，貞觀六年，置西母州，九
年，至西字，縣有母山，唐山玉漢金水。寧州，貞觀五年，生羌歸附，置
西母州，八年，改爲寧州，縣有小川，徽當壁川，唐傳泰平。荊州，貞觀
七年，白狗羌降附，置西荊州，八年，改爲荊州，縣有迷都亭，勸北思。
恭州，開元二十四年，分靜州廣平縣置恭州，仍置博恭烈山二縣，天
寶元年，改爲恭化郡，乾元元年，復爲恭州，本屬隴右道，後割屬劍南
道，其屬縣有和集，唐恭烈山。土夷考曰：茂州南路生羌，惟西山、三
墓界在西南兩路之間，橫強蜀邊，餘皆熟蕃，有把守官，轄屬門文鎮
七里，宗梁四關，堡河以外，則屬岳希連也。岳希連長官司，開初歸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二十冊 四川

二十九

附，賜襲長官，三年，貢馬二匹，正德間，長官坤卜作亂，伏誅，使其弟坤
元襲職，管渡西水西，湯湯勒都等七寨，隸茂州衛，當去歸戶於州水
西里，有保長親之，認守勒都龍嘴等地方。上兵考曰：茂州北路有
長寧安撫司，其先唐時，塞首也，國初歸附，僅有從征功，賜勅，世爲
安撫司，月俸四名，三年一貢，大木襲官，使土舍護印而已，姓蘇氏，管
擊漢軍貢等六寨，有把守官，轄長寧貢大韓胡松漢等八關堡。
長寧堡貢大關，附近巴結五族及大小層目，極最強悍。韓胡堡
附近哈列寺，韓胡水營，漢等寨，而哈列寺皆番僧也，原給有勅書，
三年一貢。徽國堡附近後溝馬郡及河東之法虎橋共六寨，俱靜
州舊是也，往來茂地貿易，與居民便。松漢堡附近苦七族，番衆
二十有奇，嘉靖間，改國堡城，絕我餉道，要我重賂乃解，至今尚虞費

撫費四百金有奇。經略志云：正德十三年，巡撫都御史宋濬克平
喃祿白草諸寨，諸夷獻使地二千餘頃，又克平茂州縣公寨，十五年，
長寧等處深溪諸寨，番蠻聲言復讐，宋濬實策，兵備副使朱統督同
參將暨擊將，率兵糧，攜其首惡，餘黨俱以次降，年例貢需，盡行
裁革，至今西陲安靖，諸蠻不復弄兵，開邊障矣。予分守川西，詢諸
有司，諸戍軍曰：大戍軍之設，善調邊地空虛，人烟稀少，故令漢彭雙
溫等處，抽丁充戍，其法誠爲至善，然歲久月易，其中有富調停者，何
也？戍軍每年九月撥發，十月到邊，往往非死則病，非病則逃，毫無實
用，試言其故，蓋漢彭等處，風氣溫和，即冬無霜雪，而蔬菜俱備，茂豐
塞垣，風沙慘烈，難與小滿水，而百物不產，以故戍軍到邊，寒燠不合，
飲食不調，多生疾病，當有日促迫上道，哭別父兄妻女，若永訣者，至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二十冊 四川

三十

戍資之戶，強壯之丁，多有展轉規避，惟無告窮民，不獲已就列，或又
割戶共催一乞，以無賴之徒，以充數，比及到邊，身無完衣，腹無飽食，
囊無半粒，手無寸鐵，倉卒挾械而行，致使番夷倚山而笑曰：戍軍來
也，病者病，死者死，逃者逃，邊徼曾不得借具一臂之力，嗟嗟，似此累
衆，在安寧虞候，狼云有餉有兵，倘一旦羌夷竊逞，而欲其斬將奪旗，
捷仗用張得乎？是至苦者莫如戍軍，至無用者亦莫如戍軍也，然則
其術而可，亦惟是裁省抽發，召募土著，乃爲常勝之兵焉，何也？茂豐
不產五穀，不養蠶桑，人所爲命者，惟恃軍餉耳，且如五口之家，須應
軍二名，乃得溫飽，不然而應軍一名，且見菜色，如無軍可應，則無生
可度，動輒迎刃如今之權郡，僕漢往往有茂豐逃民，蓋以此也，倘以
職言爲不謬，得戍軍之糧，召募土著之民，八人有糧，八人可兵，不出

三年、延建者必回故里、地方之集、然日有遺棄之軍、其日在積、在
平、無事、以壯國威、苟一旦臨戎、則人自為家、家自為守、可必具
固、在內地無成軍之苦、在邊境有敵勇之卒、顯意是當、雖後、亦無
所用、其謀矣、繼書生也、不敢言知兵、但此明白易見、斷乎其可行
者、通變宜民、是在今日、果隨移會該道、轉行部、府、州、縣、以保
州、縣、回、覆、問、通、司、署、司、署、得、成、軍、之、議、因、因、政、策、非、止、一、次、每、當
度、不、大、者、蓋、由、行、月、二、種、全、改、步、改、未、得、其、肯、登、故、也、何、則、若、月、種
者、相、軍、之、額、不、可、移、動、者、也、行、種、專、為、更、番、以、守、設、身、若、免、其、成、是、
而不、動、其、月、種、則、人、皆、樂、從、矣、且、衛、所、得、格、差、操、之、役、軍、戶、永、免、津
貼、之、累、而、所、利、更、廣、矣、查、威、茂、一、帶、地、軍、以、三、十、六、七、等、年、計、之、各
該、一、千、二、百、餘、名、折、支、司、府、民、七、百、五、十、五、兩、共、五、千、五、百、二、十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冊 四川

三十一

餘兩、此其大較也、合無比松邊例、裁去班軍前項銀兩、支發該道、自
行召募、每名工食、每日給銀二分、共募兵七百七十名、與主軍分認
地方、差使、不得紊亂、仍附官兵會計之後、請發、不得別立名色、增械
是、尺、藉、難、補、而、量、方、得、買、用、也、時、如、議、行、之、豐、漢、古、亦、是、地、漢
為、盤、陵、縣、舊、蜀、郡、晉、屬、汶、山、郡、後、周、置、翼、州、隋、初、廢、郡、以、縣、屬、會
川、八、景、初、屬、汶、山、郡、唐、武、德、元、年、復、改、汶、山、郡、為、會、川、
領、翼、州、翼、州、在、封、三、縣、其、年、即、以、三、縣、置、翼、州、五代、至、宋、元、皆、為
是、人所、據、不、置、州、縣、本、朝、洪、武、十、一、年、平、羌、始、置、豐、漢、石、十、戶、所、錄
茂、州、衛、二、十、五、年、改、守、禦、軍、民、千、戶、所、其、地、東、西、廣、六、十、五、里、南
北、長、九、十、五、里、東、至、龍、牛、山、五、里、西、至、黑、水、生、番、六、十、里、南、至、茂、州
界、三、十、里、北、至、松、潘、界、六、十、五、里、周、經、性、獷、勇、悍、不、習、詩、書、近、漸

染、聲、教、習、尚、不、能、是、者、不、通、漢、語、衣、履、不、備、而、人、化、耐、饑、寒、
石、為、礪、以、食、所、名、本、此、且、工、產、龍、牛、七、色、酥、油、射、香、香、猪、白、蜜、福、牛、
馬、雞、其、山、北、有、盤、陵、東、有、摩、牛、南、有、排、柳、北、有、雲、峰、各、去、所、城、五
六、里、城、三、里、即、漢、江、也、今、出、松、州、與、黑、水、合、流、入、茂、州、城、南、自、主
摩、牛、虎、一、鎮、及、接、引、至、城、下、居、人、及、之、不、暇、有、古、積、兩、臺、今、為、觀、在
治、南、有、石、輪、寺、沿、崖、皆、佛、相、志、云、唐、貞、觀、中、李、將、軍、所、錫、也、在、治、北
四、里、廢、翼、州、城、在、治、南、唐、武、德、元、年、置、取、郡、南、翼、水、為
名、六、年、自、左、封、移、州、治、於、翼、州、咸、亨、三、年、置、都、督、府、移、就、是、州、城、內
上、元、二、年、罷、都、督、移、置、舊、治、大、寶、元、年、改、為、臨、翼、州、乾、元、元、年、復、為
翼、州、廢、盤、陵、縣、在、治、北、漢、治、盤、陵、縣、舊、蜀、郡、亦、改、為、步、昌、也、唐、武、
紀、衡、山、縣、不、漢、盤、陵、縣、地、註、漢、書、盤、陵、故、城、在、翼、州、翼、水、縣、西、有、盤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冊 四川

三十二

陵、山、唐、改、為、斜、翼、縣、古、七、頃、城、唐、貞、觀、十、七、年、移、理、於、七、里、溪、二、十
三、年、以、英、國、公、李、世、勳、為、豐、州、都、督、大、寶、元、年、改、為、衡、山、縣、又、曰、翼
水、縣、亦、盤、陵、縣、地、隋、初、置、取、縣、西、南、翼、河、為、名、按、後、周、之、龍、水、縣、隋
改、翼、水、水、在、所、治、南、五、十、里、一、出、松、潘、一、出、黑、水、翼、如、也、即、以、江、矣
廢、悉、州、城、在、治、東、南、四、十、里、唐、顯、慶、三、年、割、左、封、縣、界、內、悉、唐、川
因、三、為、悉、州、領、悉、唐、左、封、縣、二、縣、以、屬、唐、元、人、其、首、領、有、董、偉、壯
封、任、刺、史、自、後、打、年、以、左、封、縣、令、董、俱、悉、陳、任、刺、史、兼、初、以、父、死、子
繼、咸、亨、元、年、移、治、左、封、縣、初、元、年、移、治、雁、平、川、廢、左、封、縣、城、同、悉
州、唐、武、德、元、年、左、封、縣、不、屬、翼、州、在、當、州、東、南、四、十、里、唐、顯、慶、元、年、乃
於、縣、治、悉、州、焉、廢、歸、城、縣、唐、武、德、二、年、置、廢、翼、州、唐、大、寶、五、載、分
臨、翼、郡、之、昭、德、魏、州、兩、縣、置、昭、德、郡、乾、元、元、年、改、為、翼、州、取、其、符、縣

為名，其一曰興行縣，唐大寶五年，分歸州昭德二縣，置興行縣，州所治也。其二曰歸川縣，唐先天二年，割歸州興水縣置，大寶五年，改屬興州，其三曰昭德縣，舊縣曰興州，昭德元年，改屬興州，仍改名昭德縣，五載，改屬興州，按通典有歸川，昭德二縣，唐書云，開生條新置，即不述年月，今茂州歸宗關名本此，地亦相近。四美考曰，疊路生番最惡，而立巴諸為尤甚，牛尾麻搭楊柳參兒次之，凡四十八寨，其地南連黑苦，西連黑水，北接松潘，頻年虜去漢人，多賣入黑水，加兵征之，即逃入黑水，黑水蓋廣饒之地，遠近莫知所紀極也。志云，疊漢千戶所領長官司二，曰疊漢司，在治北一里，曰疊路，在治西十五里，疊漢即洪武十年，以上南歸附，世其官，永樂中，頒給印信，除流官吏目一員，凡三年，貢馬四匹，今長官即孟賢，轄河東熟番八寨。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二十冊 四川

三十三

皆大姓，及馬路小關七族土舍，卻從智，轄河西小姓六寨，此六寨素與鄰地土原遠，牛羊樛參，路積名，難熟番，與生番等耳。營即長官，噶保，萬曆十八年，與黑水松坪攻我新橋，明年，伏誅，先是，漢關墩附近勒骨諸小姓，屬於營，至是，改屬卻氏，新堡附近為已儲不養，衆逾千數，具人形如魍魎，性喜黠盜，難定歲賞月禮，解耗而已，自嘉靖二十三年以來，屢經渡河，虔劉我官軍，攻掠我城堡，殺掠不悛，數將貫盈，諸者，歛於舊關，腦格橋進兵，及馬路堡後，長寧沙壩，潛師遠其後，上下失政，可大創也。永鎮堡附近為牛尾寨，萬曆八年，十二年，與麻格濟惠，頗詳殺掠，十四年，征之，逃入黑水，獻出番牌枝降，埋奴為誓，乃免。太平堡附近為楊柳溝，河西強種也，與松潘之大小，年別同姓，而稱猾，萬曆十四年，征之，不獲，後四年，乃糾松坪白泥。

黑水三千餘里，同陷新橋，十九年，復大征，亦埋奴求免。灌縣，汶川，西連志云，灌縣松澤關，景泰七年，立去，置小轉胡可十里，番民至關市，易唯入黃茶，樂而已，去關七十里，為虎龍關，加渴丸之地也。加渴丸者，亦置小轉胡支派，止統中，調征草坡，宣慰司遣僧額面列恩也，來赴，賜號崇教，訓善國師，給勅印，使分督摩多集塔藏果舊寺等十三寨，都綱麻喇者，改化喇，孟量，梁黃之，調發協征，遂就汶川，達裏山，廟居焉，國師久未水襲，以上合獲印而已，松澤等關，是其總守，汶路生番，惟草坡營，有三寨，在河西山外，一徑通量，一宣慰，一徑通孟量，梁黃，而以假通驛，十八年，征之，始溪營，轄番於汶川，總約束於黑水矣。黑水土巡檢司高氏，其先曰銀兒，直隸霸州人，洪武七年，授職防守河西，往蘇村寨，三年，貢馬二匹，正統七年，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二十冊 四川

三十四

單坡以汶川，司印為所劫，景泰間，重頒校之，調征龍溪，南諸寨，屢立戰功，隆慶間，單坡復攻破蘇村寨，遂移往河東。龍安府，青川，石泉，安縣，安縣道關府，綿州，轄龍安，青川，石泉，綿州，諸將領，守備指揮一八，北都指揮，駐石泉，而龍安參將同城以居。龍州，古名羌地，漢曰陰平道，註云，有夷之地，曰道，如剛，色通甸，色通之類是也，北都都尉治此，永平後，始稱郡，自後或稱江油，或稱平武，或曰龍州，或曰龍門，或改靈應郡，或改龍州，時代不同，因革亦異，不審定聞，臨印八薛嚴以進士，永守是州，捍衛有功，得世襲焉，家譜為戰國薛居州之後也。國初，其裔薛文勝，歸附，乃授知州，時千夫長，龍西李仁廣，提領官高郵王棟，給我勅，鎮當平，賜李州同知，王州判官，宣德中，以征松潘，攻

涇州為重鎮，薛氏世宣撫使李為副使，王為參事，各統兵五百，分守白馬、白草、木瓜三寨。嘉靖末年，薛氏乾謀逆，伏誅，遂改宣撫司為龍安府，劃成都之石泉、保寧之江油及青川千戶所隸焉。隆慶初，庶務繁工知事王氏率兵俱襲土通判劉衡本府分守如前，仍移小河參將於府城彈壓之，附郭平武縣屬曆十九年始設也。江油地雖腹裏，然其運糧之咽喉矣。益州紀曰：江水自白馬嶺迴行二十餘里至龍洞，入八十里至西陵縣，又百二十里而至北郭，北郭即龍州也。白馬嶺，即白馬嶺地，隸王通判，在府正北三百里，北通階文，西抵漳臘，其生番號黑八，延袤數百里，烟房不計，有石邑可舉者，凡十八寨，寨多不過四五百人，少可百人而已，設有散牌總牌等名目以約束之，番僧蓄金諸款以誘化之，法甚密也。嘉靖元年，白馬跳梁，用兵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二十冊 四川

三十五

五千，分五路而進，一由鐵龍堡，一由黃羊關，一由三舍堡，一由北碕關，一由兵陝西，田階丈八八創之，而喘息聽命矣。白草嶺，隸李通判，在府西南四百里，東抵石泉約七十里，西抵南路生番，南抵茂州，當北松平武縣境，蓋層江番蠻蕃遊種也，上下白草凡十八寨，郭西番強，恃其險阻，往往割奪為患。嘉靖二十五年，大征，因兵三萬七千，一由龍州，一由石泉，一由霸底所斬獲甚多，事平，增設漢大魚永平，與連諸堡，事繁實，新豐谷，予以白旗，永塞入龍之路，於是霸底河西風村等十一寨，永平河東北草等十七寨，連數百里，男女四千餘人，相率來降，許其番裝，項中送子讀書，習學華語，歲輸種場為賦，編走為一，一帶為十村，由平一村以至平十村也，射溪溝一帶為八村，自一化以至八化村也，村立一長，長即舊番牌之號，又有風村、顧等二

十寨，尚仍舊名，不同時歸順者，事在萬曆十七年。木瓜嶺，隸薛知事，在府上游，近小河千戶所境，上通從種，賴不蕃，雖有五寨，約男女不二三百人，先是隸於薛氏，受其歲貢，嘉靖二十三年，勾引白草番反，為之鄉導，事平，止許歲貢，至小河領實，不得度大魚關，青川千戶所、白馬嶺之後，路東抵白水陽平關，陝西軍先川界，西通白馬嶺，轉古城驛而抵龍安，南至椒園堡，蓋林密菁，多盜賊，北通青嶺，嶺直達潛入，寨宇記云：後魏之馬盤縣也，有馬盤山，高三千三百丈，其形似馬，盤旋而上，階改馬盤為青川，隸國經云：清水出峭胡山，關五天，東流入利州界，其水清美，亦云峭胡水矣，志作醜胡，蓋美之，國經曰：青川東三百四十里為白水江，鄧又伐黃，嘗作浮橋於此，樸華陽國志平武縣有峭胡，自景谷有步通，徑江油左，踏出洛，鄧又伐通也，志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二十冊 四川

三十六

云：所十里有大雄山，岷山出于雲表，即北碕關也，近入設增城營焉，完固增字，稍前為瓦舍關，乃熟番保堡，住種地，其衆怯弱，易馴，按實與考有思，兼安撫司設於此矣。石泉北，隸王永平，西連青川，城底諸番，最稱強悍，霸底守海駐別縣城，復工堡在縣西北，稍南為青川，各相去十里許，分二堡，間有青川口，路通霸底河，東河而白草，青川諸生熟夷，隸石泉守備提調，東二十里為永平堡，設在山崖，形勢斗峻，控制白草諸番隘口，永平西三里為興寧關，關南里許為大草坪，大草北十五里為萬安，東二十里為善定，俱永平把守，指揮提調，北四十里為霸底，其地東抵通寧，西連白草，南距石泉，北連青川，其南十五里為石泉關，東十五里為石泉堡，又五里為白印墩，霸底把守指揮提調，大印堡設于山集，巍然大險，亦白草

看出沒之要路也堡西二十里爲莊堆人五里爲山茅山茅東一舍爲徐塘徐塘北一舍爲伏羌伏羌北兩舍爲大方嶺關與大卽相首尾矣故當大卽把守指彈提調安縣東至洛城西極綿竹南通羅江北至石炭境內雖無夷族然一旦隣雠水曲山疊諸關堡則大池入壩白草青片等寨亦具接應也曲山關介在富縣石泉平武三縣雖水關爲富縣綿川通中之地而山負水平斜仄饒關西一舍名綿塘堡綿水發於此關東一舍名豐溪堡乃白草番後路形勢孤懸安縣前馬洋堡設有官軍脚廣富縣水關把守提調

建昌商團府建昌衛轄行都司三員一署篆一操練一屯局改屯
局為遊擊將軍守備二員一駐鎮西所一駐駐州所近又增設會盟

第二十冊 四川

三十七

守備一員領衛六曰建昌曰建昌前衛同一治曰會川曰鹽井曰越
萬曰寧番曰馬邊建昌衛本原即都團地淳熙元封六年以廣漢
之西都蜀都之南劃為萬越領即此水經注曰高山有舊水言越此
水以章休盛也土俗改為集萬矣萬水即繩若水以隨水地而更名
焉即項即都蘇子蘭臺金會無大若定若三鋒畢水安上馬湖十一
井此治即都治治會無遷徙不常丁道志云魏晉以遷蠻獠恃強
剽掠乍服乍叛至晉復來納款因為萬越領即以統之按魏志作傑
郎即傑也先蜀晉之詠傑陳每三年一擢髮其日率牛羊以祭天及
祖父始加梳世俗傑頭之說本此夏竦記後周武帝征越萬蘭地
立蘇州取具巖歌為稱隋高祖四年改為西寧州入改萬州唐武德
初萬州領越萬即都大蘇即臺金五縣二年又置昆明縣三年置

總管府。貞觀二年，割柘州陽山、溧源二縣來屬。八年，又置和集縣。大
寶元年，改趙萬郡，依舊都督府。乾元元年，復爲萬州。至德後，沒入蕃。
貞元十二年，復。和中，徙治臺登縣。按漢臺登在今治北百里外。隋
臺登在大渡河北，未詳孰是。總志：唐懿宗時，郡爲蒙詔所據，改曰建
昌府，以烏白二蠻實之。元至元間，置建昌路，入立羅羅斯軍總司，以
統之。國初，洪武間，克元將月魯帖不兒費哈剌，因罷軍總司，置建昌
衛，改建昌路爲府，設嚴政衛爲軍民指揮使司，編戶通計六十七里。
其形勝金沙江盡巔，大渡河界後，牛欄江鎮左，打冲河界右，其幅
員東西廣五百五十里，南北袤九百二十里，東至烏蒙府界五百里，
西至常郎堡，生吐蕃界五十里，南至雲南武定府界七百八十里，北
至寧番衛百九十里，至越蕩衛二百八十里，至鹽井^升三百里，至會川

第二冊 四川

五十八

衝五百里。至省城千四百八十里。九州要記云。舊之而有文夷。人身。青而有文。如龍鱗於臂脛之間。將婚。會於路。歌泣相感合。以爲夫婦焉。又有穿鼻傳耳種。瘡氣有聲。着人八死。着人不折。號曰鬼巢也。有價夷。在邵界千里。常居不上作屋。有尾。長二丈。若摘尾。立死。若欲地上合。則預穿穴以安尾。亦名尾。牘有不耳。夷死。積薪燒之。煙止。則大殺牛羊相賀。以作樂。若遇風煙。旁散。乃大悲哭。本志云。東門丁御蠻。群居竹籬板舍。不事修飾。刻木爲信。櫛不過腔。或時乘馬。則併坐橫足。酋長死。無子。則妻女繼之。俗尚火葬。而樂送以鼓吹。爲送終。有疾者不用醫藥。召女巫。以錫膏卜。事無巨細。皆決之巫。善製堅扇。利刀。又能作弩。置毒其末。沾血則立斃矣。上南志云。建昌城外二河。回懷遠。曰簞溪。縣流八瀟水。以合金沙。瀟水在治南十里。外有

元福寺，舊名山寺也。元史云：其水渾廣而多瘴，鮮有人行，春夏常熱，可堪。歸祿，諸葛武法渡處，南在下流，與會川街相近。志云：海子在城東十五里，人多游汎其中，人東南十五里曰螺髻山，以形似名。東百三十里曰雪山，群峰競秀，四時皆異。近松坪賦乃之界。按漢置越為郡，所領縣十一，曰郫都、曰廣、及郫都長官司是。曰定襄，今之鹽井，曰會無，今之會川，曰蘇示，今之禮州，曰大基，今之黎州，曰馬湖，舊曰臺登，解已見前。曰三緋，今屬雲南，惟安上縣有水路，諸葛武侯由之入越。舊志：前將高定元，自單水多為壘，守處孟廣，該單水曰紐水，蓋陽國志以為去郫三百里，或去郫八里，百俱晉時也。有名而已。是在道將已失攸矣。志人云：治南一百八十步，有德昌舊版，三十里有武侯故城，東一里有永定舊州，二里有孟獲城，東三百里。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二冊 四川

三十九

自元時北征，國初改為碧社，東西百里有元時中縣，其元曰中州也。上次考云：元至正間，置建昌路，以其地為建安州，隸雲南行中書省。洪武四年，鎮國上將軍羅羅斯宜，使安普卜之，孫配平眾歸附，遂命以招安安夷，有以校昭勇將軍，子孫世襲。尋改授上指揮使，帶衛建昌衛，不給行印，置院於城外里許，使居之，所屬有四十。八馬站，以頭吐番贊八子伯夷摩些格統領，繼而回龍諸夷，獲散居山谷間，北至大旗南，及金沙東，抵馬家，而訖，皆開延袤，殆十餘里。昌音，舊威龍三州長官司，隸之，有把事四人，世襲其眾，皆節制於關。衛諸帥，西夷大酋，此始為編首云。配六世孫安忠，無後，妻鳳氏，管事。鳳氏死，族人安登結聚，復無子，妻翟氏，管事，以族人世隆嗣。世隆復無子，繼妻陳氏，管事。近日保氏死，以族姪安崇業嗣。所轄有四驛，曰

保康，何用白水瀘沽，各以百里為差，併涼山拖郎，相繼熱水等夷，亦皆以勦強為面背矣。按保氏與崇業不相能者十數載，入養那故為假子，其惡奴謀斬從史之甚，乃歲相讐殺，無寧字，予以庚戌署蜀事，移會該道，悉心調停，稍就約束，因看得夫亡妻繼，因諸夷家風也，然亦有說焉。舊令保氏者，實逆奴，養假子而謀絕安嗣，禍之不淺。日相尋于子父，其誰能許之？今那故殺矣，強斬逆矣，安崇業嗣定矣，是子復仇之義，得而姑姪子母之分明也。如此，即順夷謀之，請奉鈴來之誠，其于理法，亦未嘗廢也。崇業父子承宗桃以他日，修職業于茲時，如山之固，豈溪河之清乎？時崇業管土，捕獲總繼不久，即與長官司矣。禮州千戶所二，曰後曰中，在衛北六十里，漢之蘇示縣也。顏師古曰：示讀如松，後漢書永平中，趙萬太守已郡張賓收化清，永得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二十冊 四川

四十

吳人初在郡十七年，卒，夷人愛慕，如喪父。母蘇析，吳二百餘人，痛于羊道喪，至今奔本縣安漢，起墳祭祀，即此夷也。華陽國志：漢末，蘇示縣吳主及弟阮崇，數背叛，安南將軍馬忠誘殺之。固地圖經云：武帝天和三年，周越萬，立蘇示縣，於縣置亮善郡，志謂隋名蘇松，唐名蘇析，皆一義也。唐末，吐蕃烏白蠻逆據其地，號摩龍城，元置禮州，今為二所，固異名。原部注漢書云：蘇示縣西北有尼池，按今曲池是也。師古曰：尼池，尼古夷字，東字記云：尼池，名本出山海經，未詳。打冲河千戶所在，衛西無百四十里，唐之沙野城，元禮州之地，本名黑會江，人名納夷江，涼吐蕃，流合金沙江。德昌千戶所在，衛南百四十里，元置建昌路，尋改德昌，本朝于此置所，固異名。昌州長官司在衛南二百里，宋之所居部也。至元中，置昌州於此，德昌路總管府居其

中洪武元年，唐尼姑歸附，使世襲昌州知州。二十七年，平月魯帖木兒之亂，改長官司，選朝覲之歲，其所管兵民不冊附進。普濟州長官司，在衛西南二百四十里，本圩甸夷也。後屬岳部，猶魯世居之。元置普濟州于此。國朝洪武十八年，土官吉撒加歸附，賜給印契，改普濟州知州，後改爲長官司。威龍州長官司，在衛東南四百一十里，夷名巴采，有三部，至元中，併三部置威龍州，屬龍德昌路。洪武初，土官向氏來貢，給授印契，世襲與昌州普濟同。惟所認糧差多，迫負不及二司，如約兵。上南志云：大渡河入雲南之輝達，夷名巴翠，部人名沙姆，部具薄，猶荒種也。九種志云：格鏡之人，身體矮小，居山野，男女俱用白布纏頭，身穿短衣，常帶弓箭，捕獵，則種雜糧爲生，病以牛羊猪脂爲藥，婚姻酒食類西番，喪葬親族，獨於燒骸處扶一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二十冊 四川

四十一

單根，賴小舊內，同家以祖宗云。

會川衛

上南志云：會川在溪風邑之望，臺臺之野，而越舊郡之會，無縣也。漢宇記云：會川縣，本溪印都縣地。唐上元二年，移印都縣於會川鎮，城內安置，以川泉並會，故名。南詔得之，置會川都督府，號清寧郡。宋時屬大理，爲會川府。元置會川路，治武安州，隸羅羅所軍。趙國初，復立會川府，領武安、永昌、麻龍等州，尋改爲會川衛。軍民指揮使司，領運易千戶所，城週十二百五，又有奇，編戶十八里。志云：安武，舊州在衛南十里，永昌，舊州在衛西五里，即會同府也。麻龍，舊州在衛東五十里，地名摩羅龍，元時屬開辟部，東南百里外，又有舊通安州，舊委州，舊隆州，俱元時置。華陽國志：會無縣，山色青碧，故具東南焉。

始望動諸山，或產石礫，有三色，或產石青，有四色，或產鑄銀。志云：治內，寶藏寺，落成，木榜而密勒山，銀場始出，因以寶藏爲名。人有勝功，金碧交輝，遂潤之望利也。篆字記：會川縣南有八家，諸葛武侯駐師此地，士卒多傷疫死，設此葬之，會無川傍，川上有深藏，藏中多仙人，葬莫測其來，遠望如懸膽，其指內多碧骨如珠。華陽國志：會無縣，路通寧州，渡瀘得往，狼籍，故瀘八邑也。今有濮八家，家不閉戶，其穴多有碧珠，八不可取，取之不祥，本志云：衛城東有玉泉，色近黑，民賴以灌田，常以仲春月祀之。十通記云：瀘水出番中，入黔府，歷邵界，出柏州，至此，有瀘津關，關上有石岸，高三十丈，四時多瘴氣，四五月間，猿人衝之，故武侯侯以夏渡爲艱，水激急而多噴石，土人以牛皮爲船，方涉，洋淡水經註云：瀘峯最爲高秀，孤高二千餘丈，是山於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二十冊 四川

四十二

晉人康中，前震動郡邑，水之左右，馬步之徑，數通，而特有瘴氣。人云：晉明帝太寧二年，李驤等侵越，萬以臺舍，隸寧州刺史王遜，遂將軍姚岳擊之，戰于堂根，驤軍大敗，岳追之，至瀘水，越水，死者千餘人，遂以岳等不窮追，怒甚，發上衛冠，恰裂而卒矣。志云：會川南八十里，瀘沽河，源出少相公嶺，入金沙江，又云：西南二百五十里，金沙江，源出吐蕃，東流合瀘水，至黎溪，接馬湖，江有瘴瘴，隆冬入溫，雖但楊皆流注，惟雨中和夜，瀘無害，失岸皆石，江中沙土色黃，故曰金。一在武定之南，一在姚安之左，容齋隨筆云：淳化間，嘉州士人平佑，顯使南詔，至姚州，其節度使趙公美以書來迎云：當境有瀘水，昔諸葛武侯飛回，非貢獻，征伐不得渡此水，若必欲過，須飲祭，然後登舟。今遵本部，將黃金龍二條，金錢三十文，並設酒醢，請先祭享，而後渡焉。

華陽國志、三縣縣、一名小會無、音三播、通達寧州、漢唐得蟠蛇縣有
長谷、古時坪中有石猪子母數十頭、長老傳言、其母猪於此、一朝
猪化爲石、迄今夷人不敢牧於此、水經注曰、蟠蛇水入東注于緄
水、緄水入達、三縣縣、人遂姑復縣北、對三縣縣、水注之、三縣小
會無也、故經曰、渚生會無注若水、水至會無縣、縣有數畝、河水出縣
東高山、山有天馬徑、厥跡存焉、民家畜牧之山下、或產較駒、言是天
馬子、河中有貝子、拾銅以羊飼之、則可取也、按後漢書、安帝紀曰、永
初六年、詔起舊郡置長利、高望、始昌三縣、皆爲死矣、又益州郡置
萬歲、徙爲郡置漢平苑云、遷易千戶所在、衛志云、南六十里有達
國、初爲會川千戶所、洪武十五年、改今名、衛志云、南六十里有達
即蘭、即漢書記之迷水鎮也、有漢也、方三百里、深淵、下流淺狹、有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二十冊 四川

四十二

似倒流、故名漢池矣、土夷考曰、達易土官賢姓也、初雲南景東所
焚夷、頭同河、縣從其屬宋住、種洪武十六年、歸附、以隨征東川、芒部
二府、幼發、校世、服制十戶、該所印信、以武弁推選、今土官賢氏居城
外、專理巡捕、管束八百戶、焚夷而已、土夷考云、會川衛東南十里
爲石寶堡、入四十里爲虎街堡、四十里爲姜州堡、會鹽字備司駐劄
其中、衛西南三十里爲普山口、入八十里爲大境腰驛、去驛五里爲
五里坡、入丁五里爲達、即蘭、路通紅小、蓋夷寨、五里爲七墩堡、路
通黎溪、夷寨、黎溪、舊州、在衛南百五十里、唐時南詔開羅、從
白蠻、以此、即白夷也、城後爲羅羅蠻所據、宋屬大理、元始置州、凡種
志云、白夷八頭、素黑、恒戴茅冠、失帽、以猪田爲生、婦女養豬、收豬、編
作亦巧、謂之白夷、銀無、論貴賤、人有數妻、妻妾奉天、是嚴婦女、不始

忌、大宿妻房、妻事之如婢、飲食凡草木無毒者、六畜外、蛇、蛙、蠅、及
飛生蟲、皆瀾食之、語云、青青白夷、果、動動白夷、肉、婚姻、男家先用碗
水澆女足、謂之水洗婦、數陣所獲、謂之王旗、婦、初生小兒、即抱於河
中、洗之、男女、日浴於河中、居多、近水、來、裝、日如、遠、行、故、遠、徙、無、定
焉、死、有、棺、槨、葬、埋、名、墳、曰、羅、休、又、有、一、種、俱、厥、夜、變、爲、鬼、盜、人、財、物
及、掘、新、墳、尸、兒、便、變、爲、形、市、之、志、云、黎、溪、驛、北、有、荷、花、池、堂、與、香、來
可以、辟、瘴、爲、夷、方、勝、處、驛、王、七、墩、十五、里、入、八十、里、爲、塔、中、渡、巡、檢
司、人、四十、里、爲、松、坪、關、關、近、滇、境、上、金、沙、江、去、松、坪、關、可、三十、里、云
鹽井街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二十冊 四川

四十四

西、渡、瀘、水、者、則、微、曰、歷、沙、夷、志、謂、摩、步、八、病、則、刺、而、取、四、有、誓、則、擊
石、或、捷、狗、者、也、漢、字、記、云、昆明、縣、本、漢、定、南、縣、也、唐、武、德、二、年、於
此、置、昆、明、縣、蓋、以、南、接、昆、明、夷、爲、名、天、寶、中、人、置、昆、明、軍、以、鎮、撫、之
通、志、云、唐、末、南、詔、得、高、以、昆、明、縣、爲、香、城、郡、宋、時、爲、寶、頭、甸、部、屬、人
埋、隨、元、至、元、中、於、黑、白、鹽、井、置、鹽、課、司、人、於、此、置、地、柏、興、府、隸、羅、羅
斯、軍、府、司、國、初、改、柏、興、千、戶、所、旋、改、今、衛、入、于、二、井、置、鹽、課、司、司、在
治、東、華、陽、國、志、定、有、鹽、池、積、薪、以、膏、水、灌、而、後、焚、之、成、鹽、漢、末
火、皆、細、之、張、蘇、爲、不、守、往、爭、夷、帥、岑、榮、本、明、不、肯、服、蘇、稱、提、殺、之、後
賞、賜、餘、類、皆、安、官、定、有、之、漢、字、記、云、定、昔、氏、取、井、水、充、積、薪、以、燒、火
過、以、水、澆、灰、即、成、黑、鹽、煉、之、縣、人、有、鐵、石、山、山、有、磐、石、火、燒、之、成、鐵
爲、劍、戟、挫、剛、利、此、在、衛、西、北、七、十、里、泰、志、云、衛、南、十、里、柏、林、山、山、多

和梅其孫奉天柏興府之名取此西三十里有解熱和山產金為利
賈獨勤鑿所居隋唐之世于此置金州焉王夫考云鹽井之沙坪鹽
在瀘河西去是邑僅四十里又十五里為松房堡十里為瀘州堡元
瀘州治所也河東之角高山堡路通馬番馬羅諸夷去高山二十里
為沙坪堡通麻科七打牙嶺諸夷人十里為德力堡通保馬羅諸
夷人十里為河口驛即打冲河也去驛三里河東為中前所河西為
中左所上南志曰衛東北百八十里打冲河索橋兩山壁立水勢
洶湧狼牙相抵舟楫不通橋兩崖用大石堆砌樹洞門二座每洞樹
將軍柱一百八根洞門外立井口人柱四根上穿鐵鎖十八條繫於
將軍柱上鎖上鋪板三十六道兩旁用小鐵掛繫如橋橫四十二丈
遠望之天險也莊安世渡瀘初畧回鹽井城池賴壞已久軍民避散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之二十 四川

四十五

日出一山分高山山口之壁八路楚然衛輝名原勒為荒草推原具
故蓋由索橋之險難通糧運不又是以皆轉徙而之河西矣迄今然
為空寂事成世莫計此四千二百一十八分有奇而附城之屯所出
不過百步而已瀘州一帶蛇連八十里必經索橋約路二百八十餘
里又夫人所通與功兒十福橋以來仇殺無虛日不為湖湖魚耶
上夷考云去打冲河二十里為梅子堡通保馬羅諸夷人十里為
保馬堡十里為紹興堡又五里為平川驛五里為杭州堡又十里為
照橋堡十里為土功堡又十里為馬理堡十里為新添堡又十里為
馬營堡十里為涼山堡又十里為高山堡十里為葛口堡又十里則
新治也四有鹽井驛自衛至雲南水寧府界七百八十里廣江府界
五百里馬川出官司在衛南三百里元之落蘭部也其村落多白

吳居之鹽井志云向夷之近漢者能知天變遇日月食少長男女爭
擊其行宜乃成贊仰天拜懇婚姻婚水為媒証產子三日則浴之反
丸用塊石為羅休老婦人穿無指備裙謂脂粉為解衣又能種瑞
香簪以繡染為五色絲絨提機作花每段寬尺餘長二尺一人相若
為錦細者為絨上夷考曰馬刺人名瓦刺土官姓河氏國初歸附
授職世官舊部仍俾親管雖本衛統轄百二十名其地接壤雲北勝
州梅鏡無黨人亦優馴打冲河守禦千戶所國初立中左一所今
分為五在衛北百六十里唐為沙野城今沙平堡遺所其舊址也元
為是昌府瀘州之地左所土千戶所姓利洪武二十五年征月魯
帖木兒賈哈刺土八刺他初順來歸其子利馬非後有馬赴京投本
所刺千戶永樂十一年陞正以別于四所地與西江水寧二府為隣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之二十 四川

四十六

而江上官不民每乘便之土地夷民失其禾石所土千戶所姓八先
年與各所同進馬後議為馬偏濟驛進克貢中所土千戶姓利前所
土千戶姓何後所土千戶姓卜已上五所供土著人國初歸附校
官勇馬事創督同但與麗江接壤為所警實不克自振惟日事謹免
害而已
趙萬衛印都長官司附
志云漢印都及蘭二縣地也印都即富衛治蘭縣即印都長官治在
是昌北二百八十里石城週二百九十五丈不及四里治北半舍外有
舊城軍宇記所謂奴諾城諸舊武侯征蠻所築想軍之所以奴諾川
為名矣其界東至馬湖沐司司南至寧苗小相公嶺西至喇八關
外北至大渡河南岸高山峻嶺皆十之九地土瘠薄不產五穀惟畜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原 第二十冊 四川

四十七

爲報讐此後每夜輒聞雷風四十許日百姓相見驚感詰汝頭即思
戴魚是夜方四十里輿城一時俱陷爲湖土人謂之高溜河惟城宅
無恙迄今猶存漁人採捕必休止宿每有風浪輒居宅側恬靜無侵
慮靜不漬猶見城郭樓櫓宛然按國朝嘉靖十五年二月二十八日
廿時是昌寧番二衛震地和震北者數陳司及二衛公署內外民居
城垣一時皆塌墜犯都指揮一八指揮二八千夫長四八百夫長一
八所鎮撫一八吏三八士夫一八人學生一八土官土婦各一八軍
民兵糧不計水湧地裂陷下三四尺衛城內外若浮塊而已震至次
日初六鋪不休陷河之誤始是實然衛南有羅羅河東流與大渡
河合衛北魚洞河湧出吐著又流與羅羅河合按南中八部志印都
非東南數里有河縱廣二百里深百餘丈河中長魚一二丈頭特大

是視之如戴鐵釜卽魚洞河也或云卽是臨河志又云南十五里金馬山文昌帝君降生地有祠焉卽化書所稱誕于越萬之間矣南四十里小相公嶺石燈崎嶇自麓至頂十五里武侯所開也志又云西五十餘里入寧山四時積雪與小相公嶺接其名阿嘉山北三十里石晶洞中可容十餘人南北崖傍有石版扣之有聲鏗然謂之鐘靈字記云卽部縣本漢蘭縣漢書蘭作蘭師古註音蘭周武帝天和三年置卽部郡于此隋開皇三年罷郡改爲縣仍帶卽部鎮唐書至德初南詔陷萬州勿鄧兩林蠻遂羈屬吐蕃貞元中復納款以勿鄧鬼主臣嵩兼卽部團練使封長川郡公而兩林都入鬼主臣那時遣章舉書乞兵攻吐蕃舉遣將劉朝彩等持兵應之入破吐蕃于北谷詔封莒那時爲順政郡王臣夢衡爲懷化郡王已而夢衡復

天下郡國利病書

續編 第二冊 四

四十八

附吐蕃，罕召至琵琶川，斬之。去永闡，賈初，印部都鬼王阿伏韋蓋子
八貢，通志云：元初置印部安撫招討司，已改印部州，國初，領英伯歸
附，尚稱招討使，於是，以爲印部軍民，川永樂中，改長官司，使領以世
守之，屬越舊衛。上失考云：萬曆初年，土官廢，柏死，罕子恩丹負印
去，柏庶沙氏爭之不得，遂酋阿堆等擁沙氏，焚利濟站廬舍，掘兵臨
城，總戎劉繼諱被勒處沙氏，悔殺阿堆等自贖，顯遂以印歸之後，
沙氏淫於族人阿榮，負印去，榮死，其子碩鳳起，嚇他蕃，利殺應界，當
事者固平鑒之師，誘鳳起擊之，收其印而誅行刺者百餘人，印無所
歸，誠而置之庫中，所部夷無統，群行爲盜，己酉，丙戌間，黑背夷阿方
等，手刃送哨官於小相公嶺，創其脇，而普雄舊站哨等，乘勢蜂起，郵
傳告絕，遠近震憾，歲丁亥，勦入兵，斬誠千數，道路始通，鳳起旋亦病

亡、其東近城者數百家、相率歸附、因置平夷歸化二堡、以居焉、詳見城志三校、下、他部落乃奉應昇妻李氏為主、歲時起居不絕、而猗猗鐵口、善雄三村、最覺聲、為駕馭得宜、亦足藉其死力、以捍野外生番也、土夷考人云、大渡河南岸、為臨河堡、與河北羊坪、崖漢水口、相對堡之上、通大小冲山、及海臨嶺、與村舊焚八聚落也、九種志云、焚八重儒、敬佛、唐修城郭、與漢人無異、相見之禮、惟長跪不拜、亦有讀書人、學番、臨河堡之下、通羌皮羅里麻溪、片馬、麻諸夷、山徑峻絕、通望山、在其處、寰宇記、黎州通望軍、在大渡河南三十里、唐至德元年、在通望山下、山自河南與朝陽泉山相連、入萬州界、過臨河十里、為鐵壁堡、又名大樹堡、在兩山峽口、北臨大渡河、與河北羊腦山相望、為大小冲、番往來之所、立里為火燒堡、立里為李子坪、七里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二十冊 四川

四十九

全懷經、志云、關在越嶲衛東三百里、高嶺山、關傍廣谷、即三藏法師西經處、未詳、人十里至白馬堡、為擇獨鐵口、諸番市易處、十里至河南驛、八里至八里堡、路通草八相、橋普馬等寨、人十里、即平夷堡也、在高山峽內、路通平坑紅水黑水等寨、十二里至古隘堡、路通那磨、姑馬洗、乃易集戶水八拍等寨、其南隘廣不盈丈、兩岸壁立、十尺峽內水深、涼余流、即草寨所置清溪關也、詳見黎州唐城諸仗義二城、俱在其處、二十里至平壩堡、新于北設食馬、有古隘口、路通泥水二十戶等寨、與燒夕諸夷相屬、又十里至鎮遠堡、東連燒夕、椒園、燕于諸夷、西通洗馬姑、亦利軍必落等寨、人十里、為鎮夷堡、在高山、稍平坦處、人十五里、即鎮西千戶所、鎮西所、寧越守備駐此、城城、負南高阜、南臨深坎、西通竹麻、哨所、迷羅等寨、東通燒夕、瓜羅、米

神柯羅、回諸夷、屹然一要害、去所立里、為海棠關、人十里、為鎮西驛、人十五里、為清水堡、東通戴羅白石乾溪、西松竹麻洗馬姑等寨、有兵戍之、人二十里、為蒙業堡、在峽內平地、亦于此餉、餉傳馬、又十五里、為梅子堡、路通燒梅、得那補、蝦頭、等寨、其初無慮日、二十里、為利濟驛、十五里、為青岡關、關北通梓兒、始青岡、南通廣洪、魚洞、諸寨、越嶲之門戶也、魚洞者、水入魚洞河、矣、人十五里、通清堡、在萬水西岸、十里、為越嶲衛、衛在萬水西廣平之地、群山環遠、西通羊園、北通富山、東通普雄、大小赤口、馬湖、諸夷、即即兵官司、舊設治東、屬其驛、調去衛十五里、有龍泉山、寰宇記云、要衝城下有龍泉水、出龍泉山、下為龍泉驛、又十五里、為妙米關、在高山峽內、關即草寨所募要衝城矣、有鎮雄堡、去道五里而近、路通普雄、兩河口等處、十里、為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二十冊 四川

五十

通相堡、一名小哨、十五里、為老長坪、在小相嶺之北、西通羊園、北通東通普雄、黑骨頭、諸夷、人十里、為相嶺關、關設在小相嶺、絕頂、又十里、為清遠堡、在相嶺南、通寧番、衛界三渡水、外生番、東通相嶺、那磨、沈、噶等夷、通此有新添九營、白石登相四堡、共四十五里、以備行者、人十里、為雙橋堡、十里、為獐獐關、舊為緬蠻、穴也、九種志云、緬人、性最惡、利不為信、男子捕獐、獐皮、綴名、饑饉、素以怕獐頭、夜不解刀、居山頂、以板蓋屋、刀耕火種、性喜獵、凡有獲、以炙羊、榜、獐、占吉、出、入、必以咒器、男女、紅髮、盤頭、上下、身、衣、土、綉、花、衣、衣、赤、脚、無、履、外、被、細、布、袍、為、上、蓋、饑、食、蕎、麥、飯、始、相、以、牛、羊、為、禮、酒、席、鋪、松、毛、於、地、盤、脚、坐、松、上、男、女、分、席、殺、牛、羊、刺、皮、備、用、火、燒、米、刺、碎、和、蒜、菜、謂之、喫、粒、飲、泡、酒、不、碗、不、杓、即、具、器、皿、食、肉、以、竹、簽、為、匙、夾

僅男女俱無宿衛，富家以綿段縷之，故謂之縷人，謂之羅羅也。過關立望為營村，八里為地哨堡，地稍寬平，人丁里則寧番衛之麓山關矣。

寧番衛

元時於印都之野立府，名曰蘇州，備蘇示之義以名之也。國初工官相凡它從月魯帖不兒為亂，于是廢為衛，降官為指揮，環而居者皆西番種，故曰寧番。城週凡二十丈，在建昌北百九十里，東連越萬界北至西天馬思藏，而鄰三渡月落口，編戶僅四里，有冕山鎮西禮州營等四千戶所，相鈴東馬渡，渡初若曰，舊額寧番一衛為屯者凡九十有二，今無一八存矣。行數十里，雞犬無聲，八煙絕跡，間有一二存者，亦刀鋸之才遺耳。結軍為衣，但處一臂，此其狀何可令人見者。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二十冊 四川

五十一

上南志曰：衛南五里曰南關山，山勢屹然于千針也。晉曰銅，華陽國志曰：印都南山出銅，即此志人曰：衛南三十里西山下舊名，長七八間三尺八寸，擊之聲如雲板。志人云：東百二十里有溫泉，四時皆暖，可以療疾。華陽國志曰：印都縣有溫泉穴，下流可治疾，病餘多惡水，水仲鑽之，不可污穢，及沈亂氣，則使人被惡疾，水經註云：昔李驥敗李流於溫水，是也。上兵致云：寧番蠻穴，曠疆操刀耕人種，要從無常，不以積藏為事。上南志云：西番人身長大，身強，占住山頭，阻甚，思男子髮結成條，由多所積，身帶穴器，故惡不索，婦女亦結編髮，帶珊瑚翠石為飾，身著短衣，蓋以羊皮，食以青稞，磨麵作餅，酥油煎茶為飯，風俗，女在父家，為非無禁，嫁後有犯，夫亦逐之，所生男女亦棄去，酒席泡酒，耗于牛肉食之，病不服藥，請僧誦經，殺牛

所僕及起時，生前所偏，連喜點，實謂弓刀裝飲，盛以木桶，於山前蓋一小亭，待飲到，永不復觀。工夷故曰夷之錯居，衛東南東北者，頗馴，惟西去月落三渡水，妙竹等一十九寨，恃其險阻，常引水外生苗，不時入寇，自萬曆丁亥，建立定番堡，募兵戍之，稍斂跡，不敢出沒，凡盤白石瀘沽峽，老君閣等，舊稱險絕，一大荷鍾，千騎辟易，其間銅槽鐵廠諸夷，不肆其野蠻，行者股栗焉。冕山橋設千戶所，一冕山者，山形如冕，方山也在所西三里，所去衛八百里，元蘇州地，我朝正統七年置，以備寧番者。上考考云：冕山橋去冕山關五里，在孫水之游，橋因溪址而冠，以今名焉。按史記：司馬相如定西南夷，橋孫水，顏師古曰：于孫水上作橋也。孫水源出于臺登，俗謂之長河，志云：衛治東有長河，南流會瀘沽水，過建昌衛，而入金沙江，即孫水也。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二十冊 四川

五十二

冕山關堡，與建昌大牙相錯，建昌之瀘沽驛去冕山所六里，與桐槽站同處，驛舊建昌，而供張特乘，則寧番土官職也。去桐槽八里為太子關，關在孫水上，有渡，軍守之，丁里為鹽井哨，路連東山，鐵廠軍民雜聚，冶鑄之所，入去建昌之瀘沽關，即瀘沽峽，兩山壁立，峽深百餘丈，關不置，孫水流其中，冷有聲，人行東山，崩上，俯視，魂搖南北，長五里，中有觀音巖，老君閣，棧道危峻，談瀘沽，巡檢司於瀘河東去此司五里，為鎮夷堡，過此歷五十里，為平蠻松林深溝，漢平哨之名，又十里，則建昌衛之禮州城矣。城在瀘河東，自禮州行四十里，歷安寧北哨青山，理經四堡，又十里至建昌衛，衛在山麓，瀘川驛在城西，臨山堡在城南十里，瀘水之上，驛馬驛在瀘水北去建昌城而舍，自標馬所南行，僅已西，廣角四里者，黃泥什結諸舖至所用驛凡一

州黃往來通計藏數州虜百計竊賊嚴兵以守之。彼來警者數據賊
乎。大層之歲。以著南詔合入寇。悉眾二十萬。三道而趨。四谷欲取蜀
以爲東府。乃遣神策將軍李晟發郾陽兵亦以三道而環救之。晟
追擊大破之于大渡河外。吐蕃南詔士卒饑寒殞于崖谷死者不勝
計。吐蕃怒殺誘導使之入。而南詔始請內附。李晟奏宜招納之。以紐
吐蕃之黨。復與其年存約。築大城於境上。置戍相保。永固一家。出朝
廷所賜器物。皆工歌女命之曰。當于子孫傳。蓋忠于此守而戰。戰
而復守之之策也。宋太祖平蜀之後。取地圖觀之。乃以土谷畫大渡
河。曰。與夷爲界。凡我疆吏固守封圻而已。此閉之之始也。元以蒙古
爲疆除難。建昌會同置府。即部徇與置州。若內地然。至我太祖混
一宇內。神武不戢。異大無外。普以倡之。次爭歸順。乃兼授夷漢之官。
漢相文武之道。爲衡所者。九爲學抄者。三爲長官司。若由五而開堡。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二十冊 四川

五十五

輯述蓋不啻棋布而星列矣。此復閉之之由也。讀者曰。漢武帝窮邊
種遠。遂一時之侈心。而基後世無窮之禍患。爲計失矣。然風氣欲開。
則有以使之不得不開者。固非具計失也。又曰。宋太祖重內輕外。不
欲以無益之地。而損百結有限之財力。爲計得矣。然風氣閉。則有以
使之不得不開者。亦非具計得也。讀者曰。今之世。思無武侯侯。使有
侯者出。七縱七擒大威所懾。北面稱首。終身不敢貳。然宋及十集。而
夷帥割胃叛矣。至于延熙。則不守張嶷始復乎。定趙萬耶。矣。安見其
親親于侯之盟誓約東也。又曰。今之世。思無李晟。使有李
者出。提兵轉戰數千里。斬首數萬。賊斷吐蕃之臂。而臣服南詔。如指
掌然。然宋及數年。益州永昌蜀郡諸夷皆應趙萬叛矣。不和威迫之
歲。則南詔且再入成都矣。又安見其親親于昔之救死扶傷也。大抵
犬羊之性。嗜殺而少仁。好誦而無信。以戰爭爲日用。以掠劫爲耕作。

其始而請置吏也。貪賂耳。其有時而乍降服也。畏威耳。是故欲窺中
國之虛焉。而叛。或時部落之強焉。而叛。或附之困憊也。而叛。或責之
嚴急也。而叛。或彼人誘使之而叛。或自己讐殺而叛。或見可欲也。而
叛。或修復舊怨而叛。蜀嘗有數十年耕鑿山谷間。鳩鳩以遊。與蠻
并保安靜。而無事哉。我明開國。不煩一鎗之矢。一介之使。與大錫鉢
尺寸之金帛。而望風輸誠。請爲臣妾。得報可。而拜一官。數傷印。殺以
珍示于族類。保守具封疆。以比諸漢宋之爲開。而黠武。閉而橫威。或
致勞民傷財。之怨。與夫大地退守之辱者。其得具失爲何如也。國初
至今。二百五十年所矣。在寧番有土酋。相凡他。從月魯帖木兒之亂。
而總兵徐凱定之。在越。有土官。嶺。及黑背夷。河。弓。四乞之亂。
而總兵劉顯定之。所開入征。不過此兩者。其他重地。而守。聚族。而度。
納。相。稅。餉。郵。傳。本。嘗。叛。敢。效。而。乞。之。大。以。將。不。必。忠。武。南。康。神。策。也。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二十冊 四川

五十六

以戰不必七縱七擒。殺獲數萬人。之眾也。而安堵之日多。蠢動之日
少。以比諸唐蜀之今日。服之明日。復反。長史重執縛之際。內地受剝
膚之虐者。具大具暫。又爲何如也。獨此數年間。漸不馴于漢法。而勾
引于生苗。或跳梁于冕山所。或嘯聚于鄧家灣。或利濟站之圍。而解
散復合。或梅子堡之從。而殺戮相當。近者南關之烽火。且逼近于大
將軍鎮。西之梗塞。且垂漢于大渡河。亦可謂猖獗之甚。滋蔓而難圖
者矣。以故打書之。昔。思。無。虛。日。孤。軍。之。待。援。如。渴。大。而。頃。下。執。事。者
憂也。生請先言時勢之難。易。今昔之不同也。而後及于剿撫戰守之
機宜。可大何謂難。大蜀以國事行諸葛。出將入相。惟其任之。調兵調
食。如出一手。人且積蓄數年。民營用足。而後及于師旅。今不能也。既
當者平之時。人多掣肘之患矣。武侯征而服之。用其豪傑。出其軍實。
不。當。兵。不。得。策。但。使。夷。漢。相。安。寧。心。比。後。宋。青。再。一。渡。潘。公。亦。不。能。

五十七

樂

樂

樂

夫田豈盡拋荒乎無乃僅半資債帥之腹而入豪強之手乎亦無乃所以資寇兵而備邊疆乎則簡將而重訓練之胡可已也增募之兵以四千計亦不為少矣游擊材官各以若干隸之矣合用命者不能十分之一豈敢寡不敵衆豈敢後奉制乎無乃貪餽而動失虎豹在山之勢乎亦無乃望風而遁之勢乎必擊之賊兵是責成而嚴賞罰之胡可已也此在大渡河以南者言也河北富林至于黎州非所備黎州之地乎漢置兩都尉一治旌牛主外夷一治青衣主漢民唐李賢置資七萬人于雅黎蓋重之矣今僅僅一游戎提兵不滿五百且控制大全六番地于河以外不暇措顧無乃太疎乎蓋欲據建昌先開越巂欲據越巂先開黎州此必然之勢也文武將吏如關司之台裏威茂之幹理宜皆高坐無事若加以職微事駐此地練兵理餉豈非治兵與相勢分而莫與越巂相表裏有急赴援聲息易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二十冊 四川

五十九

通一二日開利微竟連成都矣且二十年前全蜀無兵也八征之後各以其州縣之繁簡為召募之相繼歲約餉餉十數萬矣捕之役則而代彼成者蓋三分之一今播事太平十餘年可分其半于黎成都之免役而遺者移其成于黎今之可得客兵三千兵而黎雅之地亦自有軍也自有屯也恐名存而實亡者亦不下于建南所以簡措而訓練之責成而實罰之者亦當以建南為例可得主兵數千矣又合而計之則黎豐之萬人其應幾乎難然此善後之慮而永遠之圖也若大目前將工已渡清矣衝鋒陷敵之功非有投石起距之勇者不能揚棄入穴之險非其游兵閑適之奇者不能總其樂其少也曹敵也不如會集于河南北之關與其驅市人而用之不暇乎生作進退之法若大見可而進相機而動難呼吸不能備其變矣豈樹三寸管作壁上陳言所能逆測哉



黎州 雅州 峨眉縣 天全

水經注曰江水自管道與深溪分至蜀都臨邛縣與渠俱水合而漢自徽外成都西沈黎即來按沈黎即管道漢字記云徽外縣也蓋臨邛縣之舊也蜀記周祖王三十年詔蜀侯領置守蜀守張若因取管及其江南地史記管都古西南夷自越巂以東北居長十以數管都最大秦時管都即徙至漢興而罷自唐蒙使略通夜郎而印非之居諸為內後及漢詔且蘭印君并殺管侯乃置管都縣註漢書曰旌牛非歲貢旌牛尾以為節旌也元鼎六年以為沈黎縣至天漢四年并蜀為兩都尉兩都尉一居旌牛主徽外夷一居青衣主漢人後漢永平中益州刺史梁國朱輔據微有大略宣于漢德威懷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二十冊 四川

六十

遠矣自汶山以西前代正朔所不加白狼蠻不唐蓋等百餘國戶百三十餘萬口六百萬以上舉種奉貢編臣僕輔上賦曰臣聞詩云彼徂者岐有夷之攸傳曰岐道離僻而人不遠詩人誦詠以為符驗今白狼王唐蓋等慕化歸義作詩三章路經印朱入山崇高峻峭危峻險百倍岐道雖勇老幼若歸慈母遠矣之語辭意難正章不異種焉數殊類有徒為郡縣田桑與之習狎願曉其言報令訊其風俗譯其辭語今遣從事史李陵與恭護送詣闕并上其樂詩首在聖帝舞四夷之樂今之所上庶備其一帝嘉之命下史臣錄其歌焉遠夷樂德歌詩曰大漢是治與天合意吏譯平城不從我來聞風而化所見奇異多賜糧布日美酒食賜樂肉飛在仰忘備蠻夷貧漢無所報願願主長壽子孫昌熾是夷慕德歌詩曰蠻夷所處日入之部慕義而化

歸日出主。聖德深恩。與人富。象冬無霜雪。夏多和雨。寒溫時適。即人
 多有涉危歷險。不遠萬里。去俗歸德。心歸慈安。是夷懷德。歌曰。荒服
 之外。土地境頌。食肉衣皮。不見鹽穀。更譯傳頌。大漢安樂。獨負歸仁。
 觸冒險峻。高山峻嶺。緣崖峭石。不薄發家。百箱到洛。父子同賜。陳祀
 正典。傳告種人。長領皮僕。肅宗初。輔生事免。是時。即創府舍。皆有雕
 飾。蓋山神海靈。奇禽異獸。以炫耀之。人益畏懼焉。和帝永元十二
 年。犍牛徵外。向狼犢薄。蠻夷土酋。贈等。並率種人十七萬口。歸義內
 屬。詔賜金印紫綬。小橐錢幣。各有差。安帝永初元年。蜀郡三寨種夷
 與徵外。汗初種。并兵三千餘人。反叛。攻犛陵城。殺長吏。二年。青衣道
 夷。邑長令。與徵外三種夷。二十一萬口。賣黃金犍牛牦牛。樂土內屬。
 安帝增令曰。霸號爲奉通邑君。延光二年春。犍牛夷叛。攻犛闕。殺長

史云：自魏天張高與西都尉擊破之，于是分置蜀郡、蜀國都尉，領
四縣，如人字。恒帝永壽二年，蜀郡夷叛，致略更民，延熹二年，蜀郡三
夷，夷寇略陵，致長吏四年，建爲屬國夷寇郡界。益州刺史山昱擊破
之，斬首十四百級，餘皆解散。靈帝時，以蜀郡、蜀國爲漢嘉郡，十六
國春秋曰：李雄有蜀，置沅黎漢源二郡，周地圖記：天和初，破羌夷，得
此六國，二黎川，又沅黎縣矣。襄宇記：云隋開皇改黎川爲會州，煬帝
初，發州併其地入臨邛郡，唐置南登州，大足元年，新漢源飛越二縣
入萬州之陽山縣，置黎州，神龍三年，發開元三年，又置，天寶元年，改
爲洪源郡，乾元元年，復爲黎州，領羈摩五十五州，唐宗元置永平軍，
宋復爲黎州，繼臣十陽軍節度，領漢源、通望二縣，治在漢原，通志云：
元屬吐蕃，唐憲宗永貞初，同仇洪武八年，有漢源縣，改爲黎州，長官司。

十一年，愷安撫司，并置大磧河守禦千戶所，隸四川都司。屬上川南道。元和志曰：黎州之地，閬沱若而，徵特阿處，越爲印蜀之東，樊渠直侯，寶堂記云：金蜀五十餘州，沉黎爲襟喉地，以南騰六詔，而西接吐蕃也。後漢書：作都夷，其人披髮左衽，言語多好髻類，居處略與江山夷同，土出長年神藥，仙人山園所居也。蜀郡記曰：諸山夷，後子城七月生，生時必臨水，咒出，便投水中，浮則取養，沉則棄之，按沉黎之名，或取此而鑿子正，以爲黑水所經矣。宋史：黎州諸俗，尚鬼，以主祭者爲鬼主，其酋長號曰都鬼王。宋郡守余按朱鑾堂記：蠻酋越緬，擅表雄警，交錯于閬閬中，窠宇記：番部蠻夷混雜之地，尤無市肆，每漢八與番八博易，不使見錢，漢用緇銅茶布，番部用紅椒鹽馬之類。志云：國初安撫司使馬哥德，葬沉黎城，今司治也。沉黎釋在

吳北二里而漢唐宋之黎州則埋在漢源縣今廢爲鎮王司南二十
五里。纂宇記云漢源縣漢況黎縣地宋三郡于此。清仁壽四年置
縣以八川之源爲名。長安四年巡察使殷祚奏置黎州後刺史宋乾
徽奏廢入雅州開元三年人置黎州以縣來屬。按此卽舊黎州也。
方輿勝覽云黎城中有漢趙雲不守任賈蜀漢姜維趙雲馬忠諸祠
人有王潮書院宋閣禧初知縣薛鉞建志云發漢源東有唐三王墓
唐史卽黎間有三賢王使伺南詔卒葬于此蓋恭化王劉忠遂和義
王却金信義王楊清惠也北夢瑣言卽黎之間有淺蠻島世襲曰
王號曰劉王楊王却王歲支西川衣賜三千金俾使西南勸耕雲南
亦資吳硯成都蠻盧恒持兩端而求利焉。過元戎十寨卽率界上諸
長詣府庭號曰泰元戎不察自謂威惠所致吳來恭必潛稟于都押

衡以候可也。或元戎慰撫稍至，幸方即教具紛紜，于時即使多大儒不欲生事，却押衡書具利，亦要姑息，故聖英得以慈懷無忌，王建始鎮蜀，起其舊賜，新都押衡山行章以狗，即映之南，不立一橫，不成一卒，十年不敢犯境，末年蜀人將征，徵外蠻，為三王澤，滿軍獵于其邑，而斯之時，號英斷，慮思屹然矣。輿地紀勝云：黎州初設茶馬買馬兩務，成都則市于大黎，珍銀等州，號川馬，五代王是入關于星宿山官馬八千，私馬四千，建趙家騎士，有國之後，于大黎，雖茂等州市胡馬，十年之間，遠及茲數，按通鑑，韓德知益州，移水屢駕馬場于川黎境上，以灌茂地，接蕃部，歲來互市，現我西川，故徙于此，舊載在川南，以今度之，與入渡河相近，但今市馬者由川北之中江縣，而轉敗入黎州，其時勢與事不同如此。志云：聖鐘山下有古城，昔八于山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二十冊 四川

六十三

中開鐘聲，及五色光，臨之而得巨鐘，故曰聖鐘山，城即古黎州城也。人云：古黎州城在大渡河外，按元和志，南唐以來，徙治在大渡河內，而水源在城外，事與始築合，城東南西南三面，溝絕潤，惟北面稍平，地多升泉，與諸城鎮成峰火相通，誠西南之要隘矣。志云：韋舉所築土城，圖初安，屢侯即故址，砌為石城，今大渡河守禦千戶所也。在司治西北，關偶。大渡河源出吐蕃，經黎州城南九十里，東注嘉定，入于江，臨河有大渡巡檢司，成之，隋人渡縣設，今廢為鎮，若唐之大渡縣，則在蘆山縣界。方輿元唐時，大渡之成一小字，則惟黎即嘉成郡，皆據宋初建隆三年，王全斌平蜀，以圖來上議者，欲因兵威復趙舊，藝祖以玉斧畫此河曰：外此吾不有也，于是為黎之權邊，昔時河直平廣，可通漕船，自玉斧畫後，河之中流，忽陷下五六十丈，水至

此澎湃如瀑，從空而落，奔騰號怒，波濤洶湧，船筏不通，名為噴口，殆天設險，以隔吳狄也。父老云：舊有寨將，欲截杉木板，由陽山入嘉定，貿易，以數片試之，板至噴口，為水所吞，沒須臾，片片自冰水浮出，壁八圍之，益不敢窺伺矣。輿記云：大渡河在通望縣南一十五里，自吐蕃界，經雅州諸部落，至當州東，流入縣界，志云：廢通望縣，在司治東南九十里，其北有羅目溪，水入峨眉，有通望山，自大渡河南，與衆山相連，入萬州，按通望本漢旄牛縣地，在大渡河北，漢水西，今有古旄牛城，在俗呼為牛頭城，語訛也。隋大業二年，改為陽山縣，因縣南朝陽山為名矣。志人云：大渡鎮西有陽山，廢縣，唐初屬黎州，後屬黎州也。十道志云：隋仁壽四年，罷大渡鎮，置黎州，大業二年，廢黎州，入立陽山鎮，唐武德元年，改置陽山縣，屬黎州，貞觀二年，割屬萬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二十冊 四川

六十四

州開元初，改為會昌縣，貞元五年十月，劍南節度使韋皋遣將王有道等，與東蠻兩林且那時，勿節夢衡等，帥兵於故萬州登臺北谷，大破吐蕃，青海，獲城二節度，殺其大兵，高使乞賊，逃遁，志多楊，萊新苗二千餘級，其投產谷赴水死者，不可勝數，生擒龍官四十五人，收獲器械一萬餘事，馬牛羊一萬餘頭，及遮遮者，吐蕃號勇者也。或云：南結贊之子，頗為邊患，自其死也，官軍所攻，城柵無不降下，著衆日，數年，間吉復萬州之境，貞元十三年五月十七日，吐蕃於劍南山，馬嶺三處，開路，分軍下營，僅經一月，進軍通臺，登城，萬州刺史璽高任率領諸軍，將士并東蠻子，合勢接戰，自朝至暮，人破不成，生擒大龍官七八人，陣上殺獲三百八，餘破刀箭者，不可勝數，收獲馬畜五百餘頭，器械二千餘事，不初六年，李德裕復修印味關，移萬州於臺

城以行壁兵。華陽圖志云：臺登縣有孫水，一曰白沙江，入馬湖水。水經註：孫水出臺高縣，即臺登縣也。南流逕即縣人南至今會無入。若水，志云：孫水，俗謂之長河，天全長河西，以在孫水之西也。九州要記：同臺登縣有奴諾川，觀鶴山，黑水之關，若水出界下，即黃帝子昌意降居處，水經曰：若水出蜀郡旄牛徼外，東南至故關，即善長注曰：按山海經南海之內黑水之關，有樹名曰若木，有若水出焉，又云：灰野之山有樹焉，青葉赤華，厥名若木，生黃龍山，西附西極也。淮南子曰：若不在是木西，不有十景，其光照下地，故在命祖縣天關，又義和未揚，若事何元是也。然若水之生非一所，黑水之關，厥木所植，水出界下，故亦受其稱焉。若水沿流，開闢蜀土，黃帝長子昌意德為不足，紹承大位，降居斯水，為諸侯，娶蜀山氏女，生顓頊於其野，有聖德。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二十冊 四川

六十五

二十登帝位，水少，少時金宮之政，以水德寶歷矣。水經注又云：大渡水出徼外，至旄牛通，南流入于若水，入遼，越而大雅縣入緄山海經曰：已遼之山，緄水出焉，東南流，分為二，其一枝東，東流，注於江，其一南，南流，注于道，至八筏，與若水合，自下亦通謂之緄水矣。寰宇記云：登飛越縣，本沱縣之地，唐僖宗四年，分漢源於飛越，水置縣，屬雅州，人足元平，舊黎州，據志：飛越山下有唐時三壩城，即三交城也，疑即古飛越縣矣。人云：唐飛越縣在舊縣西北，百里飛越山下，其山兩面皆光，為沱縣西境要害之阻。方輿云：漢水發源自飛越，飛越縣界字記云：漢水在漢源縣西百二十里，從和姑鎮山谷，中經飛越縣界，至通盤縣，合大渡河，不通舟楫，每至春冬，有瘴氣，中入為瘴，瘴志云：漢水俗呼沙河，洩出越山，流經司南二里，東入于江。方輿云：唐

統緒城在大渡河南，太和五年，節度使李德裕築以警界，統緒漢為名也。贊皇又築伏義城以制大渡清溪之險，據今司南九十里，有古清溪關，乃軍事所繫，心通好而詔者，自此出，即部經姚州，而入雲南，謂之南路，在唐為重鎮，為立鎮，據志：田在資將軍利嚴道三年，能除悉而蠻，為善言曰：巴蜀而通于我，而通于蠻，宜其有以制之者。當廣德建中間，西戎飲馬于岷江，其眾如蟻，前鋒寇從，皆環立屬之中，持倍尋之戰，徐呼援，失且數，且進，蜀邊關如相擁，羅方如孫登矢如飛，皆折，亦存，鐵不能斃一戎，而況陷其陣乎？然其戎兵踐善地日深，而疫死者日眾，即自度不能覆，亦知引去，故蜀人為之語曰：西戎可，而蠻殘我，自南康公擊清溪，漢道以和，群蠻，俾由蜀而東，又擇蠻子弟，聚于錦城，使習書算，業就，輒去，復以他繼，如此，垂五十年，不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二十冊 四川

六十六

絕其來，則其學於蜀者，不啻千百，故其國八皆習知，已蜀土風山川要害，又皇帝三年，南蠻果能入成都，門具三門，四日而旋，其所剽掠，自成都以南，越萬里，北八百里之間，民為空，加以敗卒，貧民持兵群聚，固緣劫殺，官不能禁，因是而蜀十六州至今為瘡，自是以來，群蠻常有屠蜀之心，唐則恩惠聚眾，動則練兵，講武，而又俾其習於蜀者，同連帥之問，漢察兵賊之虛實，或聞蜀之細民，苦於重征，且將啓之，以事非常，吾不知群蠻此舉，大知以南，為國家所有，失年歲登卒，以成南者，皆成都，蜀民飽餓，飲水十九如飢，雖知鉦鼓之數，不習山川之險，吾嘗聞其來，朔風正嚴，緩步相逐，日次一舍，固已呼然，瘴矣，而況瘴重，既即嚴，瘴東甲而趨，拔戟而關，即加之為將者，刻薄以自入，餓餒者，縱吏以聚，聚非官當給，事則以苦而為良，當賑粟，則以

妙而難知如此則遺卒怨望之不暇人安能殊死而力戰乎此已蜀
所以為憂也然則知將軍言蜀為國家計者孰若認真道流禁越
萬三城太宋得度其要案其壁壘得自尋卒以守之且兵藉於顧
則易為侵卒出於遠則習其險而人各於其部籍相美地分卒為池
春夏則新營以修營衣食秋冬則嚴壁壘以候歸老卒連帥即能督
之歲遺康而更視其卒之有無動其守之不注者以聞如此則韓官
無餽餉之費好吏無因緣之盜兵足食給卒無怨於將軍如也
何曰將軍曰如此何患遂書曰詔按子議撤殿成軍聽其自募
莫本此策而日後有求復者請是責庶幾呼然矣志云司治五里
有印保山子印保之八人最從此山而來也亦界山矣漢書作報華
屬國志作味水經作來關路記作萊其說不同方輿勝覽距州七十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二十冊 四川

六十七

里印味關舊有楊氏婦連關其上傍有關道碑水經注云漢武元封
四年以蜀郡西部印作縣理旄牛道大漢四年置都尉主外夷在印
東山表自蜀而渡印作縣有弄標八渡之難楊氏關路之岷是
也漢書王陽為益州刺史行部至印味九折坂歎曰奉先人遺體
奈何數乘此險後以病去及王尊為刺史至其城問吏曰此非王陽
所畏道耶吏對曰是尊以其叔回之王陽為孝王尊為忠後今
有祠在山下又有以叔福在司境內太守李石為碑記云九折坂峻
絕造天曲迴九折乃得度其難九兒歎水冬絕行逆也按九折坂
地望諸書以為在百丈驛想必後人移置近界矣勝覽云茂茂山
在州西北五十餘里有前茂後茂以山多茂故名秦時州八百十為
群入山斬取結興關始立茅組以贈學歲收路錢八十千土人名為

錢茂山勝覽又云白崖山在州西北二百五十里山外即生蒼界
峻峻不通人跡志云西在北二十里山之石有風穴如升不知淺深
穴口四圓洋洋如汗間有氣出騰空如白雲須臾風起怒號如雷里
人見雲即知風氣散則風定細則風止盛則風猛至其穴風雖少而
民多瘴癘之風如鼓而瘴亦衰山之北人有穴穴如車輪俯而入其
中空闊數十步泉聲琤琮石髓凝結其幽歛不可名狀俗呼仙人洞
即此張華博物志云蜀南沱縣高山中有洞似猿長七尺能人行
名曰復路見婦人輒盜之入穴俗呼為夜人穴而者即落最畏之按
襄宇記謂在漢源縣境或即印味山中即記人謂山峽有一石洞壁
間有夜人像土人謂之該寧產將軍洞按在今慶寧縣襄宇記唐
乾元中黎州所統五十五州皆徵外生獠舊屬而已其名曰羅羅州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二十冊 四川

六十八

索古州秦上州報榮州劍川州合欽州下蓬州楊坡州博盧州明川
州胞服州蓬六州大渡州米川州木密州河東州諾諾州南康州昌
明州歸化州象川州蘇州和良州和都州附樹州東川州上貴州
滑川州北川州古川州南寧州北地州蒼榮州野川州印陳州貴林
州羅州保羅州浪備州即郭州上欽州時蓬州保馬州城查州印
川州羅印州脚川州開望州上蓬州北蓬州刺重州大護州瑞劍州
明昌州按只五十四州少一州承舊唐書之誤也時代已遠或翻為
丘墟或混為部落或為關堡別名皆不可攷經略志曰黎維諸夷
即大金六蕃諸部散居二州之間者不時羣為邊患孝宗乾通四年
威州保寧縣探知風流等部欲入抄掠知縣張大體聞絕蛇沿山路
不許來往番從蛇沿嶺後所至路至村獵劫軍撫司安知永康軍李

擊等討之。番部來降。十一月。砂平番高志良至。個門互市。與民居。關山。不勝。乃詣幕官。諭陳新。炳以責之。志良。明。年正月。朱玖。個門。制。置。司。遣。李。俊。樂。之。兵。未。去。志。良。已。有。悔。意。欲。償。還。所。境。膚。舍。更。以。錢。贖。罪。守。臣。不。能。身。任。其。事。付。之。兵。官。兵。官。既。邀。功。而。嗜。功。亦。觀。敵。怨。遂。潛。入。砂。平。焚。其。屋。廬。番。人。初。皆。潛。伏。官。軍。乘。勢。捕。掠。番。鳴。角。聚。眾。以。出。遂。失。利。番。人。進。至。寧。遠。山。而。還。乾。道。九。年。青。羌。以。番。奴。兒。結。等。生。黎。州。負。其。馬。價。使。探。安。靜。寨。推。官。黎。南。老。等。禦。之。敗。死。安。撫。司。委。給。糧。手。房。坐。往。援。始。赴。州。海。罪。買。馬。如。欲。十。一。月。復。犯。安。靜。至。大。小。嶺。殺。虜。軍。民。千。餘。黎。州。守。尉。降。年。及。通。判。呂。宜。之。招。印。部。川。蠻。兵。傷。力。擊。之。乃。過。淳。熙。二。年。五。月。奴。兒。結。等。同。元。虜。廣。人。詣。州。州。撫。之。然。以。互。市。久。不。得。通。方。怨。望。而。白。水。寨。將。王。文。才。又。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二十二冊 四川

六十九

與。婚。姻。誘。之。據。和。黎。州。陸。東。之。計。象。文。才。十。年。秋。明。於。黎。州。設。安。撫。司。六。金。六。番。設。招。討。司。蓋。以。夷。治。夷。之。意。也。自。洪。武。至。今。邊。方。以。賴。維。州。所。屬。與。招。討。夷。人。或。時。有。爭。訟。者。蓋。境。土。相。連。勢。使。然。耳。四。夷。考。云。洪。武。初。黎。州。長。官。司。上。舍。馬。馬。德。征。討。有。功。加。陞。安。撫。司。以。乃。德。為。安。撫。副。使。萬。曆。十。九。年。副。使。馬。祥。無。後。其。妻。翟。氏。掌。司。事。取。置。姪。子。德。之。將。有。他。志。祥。理。土。舍。應。龍。居。松。坪。遂。與。兵。攻。城。取。印。番。眾。因。而。乘。會。割。劫。于。時。泰。將。吳。文。傑。方。有。征。東。之。役。移。師。剿。平。之。二十四。年。奏。將。該。司。降。為。土。千。戶。所。安。撫。降。為。千。戶。於。司。南。三。十。里。大。田。山。嶺。立。千。戶。所。俟。應。龍。之。子。新。受。承。襲。司。署。改。為。祖。黎。趙。擊。厥。上。七。枝。編。為。民。戶。大。渡。河。千。戶。所。當。差。下。七。枝。仍。舊。屬。松。坪。馬。氏。約。東。馬。大。松。司。東。三。十。里。馬。天。冲。山。險。絕。無。路。止。通。樵。採。而。已。唐。古。

木。碑。所。云。泥。黎。界。上。山。林。參。天。蒙。霧。晦。日。者。也。西。二。十。里。為。黑。崖。關。非。係。本。司。管。轄。上。七。枝。等。夷。又。一。路。由。松。子。岡。至。今。續。寨。直。抵。長。河。則。為。入。西。大。馬。思。藏。進。貢。路。南。至。大。渡。河。可。八。十。里。中。立。大。武。鋪。瘴。香。樹。黑。石。流。沙。等。堡。直。抵。瀘。河。近。河。有。懸。崖。山。夏。秋。之。交。境。多。瘴。瘴。飛。禽。群。集。至。立。冬。前。瘴。已。乃。飛。去。土。人。避。瘴。恒。以。高。為。候。故。名。銷。瘴。山。也。東。南。則。安。撫。所。轄。下。七。枝。熟。夷。之。界。具。名。曰。落。山。曰。呼。喚。曰。沙。焉。曰。伯。三。曰。甘。奴。曰。阿。羅。曰。他。他。人。自。砂。米。城。以。松。坪。寨。連。接。岷。凡。二。百。六。十。里。高。山。峻。坂。密。樹。深。箐。為。安。撫。族。人。居。之。按。九。州。志。黎。州。右。傳。之。地。多。長。松。不。生。雜。木。即。松。坪。寨。是。也。志。云。司。南。百。里。臨。大。渡。河。有。畢。畢。所。築。要。衝。城。俗。呼。沙。米。寨。亦。作。妙。木。城。矣。岷。眉。岷。眉。非。邊。徼。松。坪。本。小。赤。口。等。處。原。設。六。城。西。南。二。面。臨。夷。三。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二十二冊 四川

七十

十。里。至。高。橋。十。里。至。土。地。關。二。十。里。至。龍。池。場。二。十。里。至。大。團。關。及。中。鎮。地。檢。司。五。里。至。鐵。索。橋。五。里。至。射。箭。下。坪。三。里。至。射。箭。上。坪。北。縣。之。舊。界。也。坪。外。八。里。至。黑。龍。溪。四。里。至。虎。皮。岡。始。分。兩。岐。右。路。由。上。馬。務。溪。至。口。嶺。為。印。部。司。新。附。籍。之。民。名。歸。化。嶺。有。陽。化。堡。設。馬。由。金。口。嶺。二。十。里。至。楠。木。園。五。十。里。至。天。池。八。十。里。至。萬。家。石。三。十。里。至。松。坪。則。黎。州。土。舍。馬。應。龍。所。居。矣。左。路。由。下。馬。務。溪。至。古。金。寺。渡。中。鎮。河。有。中。鎮。地。檢。司。又。入。十。七。里。而。至。太平。墩。墩。又。兩。岐。右。路。過。楊。村。行。百。里。乃。至。緬。甸。獨。御。亦。新。附。夷。種。也。左。路。上。暨。鬼。洞。同。勢。險。峻。樹。木。叢。雜。八。冬。祖。查。煙。霧。不。散。而。害。曾。積。即。夷。人。亦。鮮。踪。跡。入。十。五。里。至。空。木。即。永。寧。墩。八。里。乃。至。松。坪。今。蔡。平。夷。堡。處。城。池。鐵。鎗。咸。備。焉。由。松。坪。五。里。至。今。溪。二。十。里。至。熱。水。河。十。里。至。四。百。

因入二十五里而西河設有鎮遠墩過墩四十里為較馬懸崖峭壁中連河流八通北者兩頭牽索緣崖而下山下處名為瀉馬槽入五十里則不為夷種之巢穴也木瓜有二有小木瓜旁通西赤口去墩少只二日過木瓜橋頭稍前十里為人不瓜即今三枝降夷處所一放山瓜一枝應瓜一枝小特瓜過大木瓜五十里為利濟山極高峻與大凉山相連入五十里至大赤口口外則為湖之地矣之是分自大赤口只十二枝賊乃小特其最著者世居西河為馬湖土官安氏鈴轄自改流日諸瓜叛入印部歸順氏其地自西河至大赤口涼山雪山等處周圍蟠據北連建城越西接嘉嶺南通馬湖崖穴踞徑四藏而八達焉嘉靖末諸瓜番收番盛心懷內懷印部長官領招已不能數及死其妻馬氏為賊賊乃產招等叛出凉山會同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二十冊 四川

下十一

西河臨瓜白傑出沙坪於是嘉嶺為一帶鄰近居民不能安枕建昌上下而三通督印部發兵至焉驅逐殺之在師未集潛從冷溪而渡直趨苗難生制我死命而小鋒於是為殲矣乃議人復分為是赴馬湖中鎮三路而進直趨巢穴今始惶駭請降歟血自誓不復反主將檄令各推酋長納貢罷兵於是山瓜推牛微為長應小推何喜為長小特推阿魁為長各約來其部落永作屬夷歲貢良馬三匹匠輪三金峨嵋縣為進之十三枝瓜夷積聚窟實年多不過六七十頭馬四五十匹羊二三百隻兵威費官兵糧餉三十二百五十兩有奇賊復侵佔田地自七營子至米麻嶺共四百六十四畝歲徵租可四百四十七石有時說者謂其常圖叛云 雅州 為貢和夷底續雅安志云和水在州南四十里源出蠻界羅巖山而入平羌

以圖籍云和川路在嚴道縣界西去吐蕃入渡河五日程從大渡河西郭至吐蕃松城四日程是蠻溪蠻山接野馬通結空不知里數 巢宇記云雅州管轄和川夷陽等縣廣四十六州其首曰羅巖州去當道四百八十里曰當馬三井東餘名散鉅茶斜茶嘉東羅林龍羊林波林燒龍蓬等處散川蠻川蠻木爛百蠻以上十八州去雅州近者四百餘里遠者不及五百里去羅巖自一里至六十里為極近當馬去羅巖二百里馬 曰當品嚴城中川鉅夫昌昌鉅井百願會野以上八州去雅州近者二百六十里遠者六百三十里至白蛟近者三里遠者六十里 曰當仁雅海作重福林諾雅金林平恭命巖大馬羅蓬以上十州去雅州近者五百七十里遠者六百二十五里至會野近者三里遠者六十里通羅巖共三十七州和川路之界也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二十冊 四川

下十一

其次曰論川州去當道五百八十里曰連南州去讓川州二十五里至州五百六十里畢摩州去榮龍州二十里至州五百六十里榮龍州去畢摩州二十里至州五百六十里雅州去金川州一百一十五里至州五百六十里金川州去雅州一百一十五里至州五百六十里東嘉州去金川州一百一十五里至州五百六十里西嘉州去東嘉州一百一十五里至州五百六十里通論川共九州更陽路之界也 巢宇記云順元中吐蕃七部落來降界近雅州因安置於和川等路其名曰吐蕃龍官楊矣達費東尼等部落六十八在豐宿川安置吐蕃軍城首領龍官劉矣本等部落在本部安置吐蕃會野首領龍官高萬摩等部落在本部安置吐蕃通祖城首領龍官馬來燕等部落在更陽路安置吐蕃國師馬定得并龍官馬德摩等部落在久馬州

安置吐蕃和梁州降戶首領龍官劉定等部落在夏陽路安置吐蕃
莫離城首領羅羅莽等部落在和川路安置梁宋和州西山路
蠻有部落四十六唐以朱智為歸州太守與國初首領馬令膜等
朱貢并上唐朝初吉普來凡七通臣賜花帶其首領授以官 上南
志云雅州通西蕃路有三曰靈關鎮門始陽也而鎮門最高要按
靈關鎮在廬山縣北八十二里蜀都賦所靈關而為門是矣四夷狄
云鎮門等處要撫司元時設在雅州尋改吐蕃宣慰使司國初宣慰
余思德王德貴歸所始降司馬州人鎮門百戶所設近大金六番之
界所有茶課司以平互市之官也 志云始陽山在廬山縣東十里
俗呼羅羅山其字記以為蒙山西魏置始陽縣於此楊周修云史記
西南夷傳自萬里東越居長以十數斯非都最大注斯及非都二國

名也。徒音斯相如。難蜀又略斯榆。謂新興標榆也。此斯即南夷之徙。玉篇作歟。注。狄國。夷爲防風氏。周爲豳。漢之賓樊地在蜀之邊也。

圖經。廬山縣新安鄉五百餘家。獐獐也。其婦人婚七月而產。置兒向水中。浮者取養。沉者棄之。千百無一沉者。長則拔去上齒。加狗牙。各以爲華飾。令有四未長於獐牙而唇高者。別是一種。能食人。無長齒者。不能食人。俗信妖巫。擊銅鼓以祈禱焉。土夷考云。紫經縣界懸崖接道之間。有緇道長百尺。及飛越顧縣西北有紫巖矣。編氓始半里。其地名紫眠閣。與西蕃相接。廣可四十里。袤百里。自覺溪飛水小路。直達冷嶺苗。以上關堡。大渡河官軍戍之。東西峻嶺中流一河。大壩箇中等五姓夷。結節以居。五姓各立老人。有訟不立公庭。惟聽老人處分而已。然賦稅亦不後時。蓋爲茶商捷徑。有利焉。正西萬里。

乾河直通碣門，則天全招討之地矣。陳子昂諫雅州討生羌書，得
仁郎守麟臺正字臣陳子昂昧死上言，竊聞道路云，國家欲開蜀山，
自雅州道入討生羌，因以襲擊吐蕃，執事者不審圖其利害，遂廢梁
原已蟻兵以拘之，臣愚以為西蜀之禍，自此結矣。臣聞亂生必由於怨，
起，雅州邊羌自有國以來，未嘗一日為盜，無罪受戮，其怨必甚，怨甚
躍謀，必蜂蟻西山，西山盜起，則蜀之邊邑不得不連兵備守，大兵不
解，則蜀之禍構矣。臣聞吐蕃桀黠之虜，居長相後，而多姦謀，自敢抗
天誅以來，而十二餘載，大戰則大勝，小戰則小勝，未嘗敗一隊，亡一
矢，國家往以薛仁貴特討郭勢超武之將，屠丁萬衆于大非之川，一甲不
歸，人以李敬玄劉蕡禮為廟廊之宰，守十八萬衆於青海之深，身為
國殤，是時精甲身工，勢如雷霆，然竟不能擒一戎敵一獯，至今而關

以委身西羌得西羌地不足以稱積財不足以富國徒殺無辜之衆以傷陛下之仁靡費隨之無益聖德又恐使倖之利未可圖也夫蜀之所資恃險者也人之所安無役者也今乃開其險役其人險則使危人役則傷財使然未見羌戎已有存留在其中矣往者益州刺史李蒙真將圖此奸利傳檄稱吐蕃欲松州遂使國家留軍以待之轉餉以備之未二三年已費二十餘州雖然入費竟不見吐蕃之面而常真賊錢已計巨萬矣蜀人殫破無不堪飲此之近事猶在人口陛下所親知意者必有存留欲圖此利復以生羌為計者哉且蜀人他者不習兵戰一虜持矛有人不敢當人山川阻曠土中夏精兵處遠今國家若擊西羌指吐蕃遂能破滅其國奴虜其人使具君長俸首北闕計亦可矣若不到如此臣方見蜀之邊陲不守而為羌夷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二十冊 四川

七十五

所橫暴昔年有見被髮而祭伊川者以為不出百年此其為戎矣臣恐不及百年而蜀為戎也

天全不番招討使司

古之羌之地晉以前無聞焉宋齊梁土豪迭相雄長名實益州西魏為始陽縣地屬梁山郡後周因之隋初即廢屬雅州唐為麗州隸雅州都督府魏志云五代王孟之間有高景閣藏楊炎失采只兒二唐歸附始置領門黎雅長河西魚通寧遠六軍民安撫司宋隸雅州元惠宗時復置六安宣撫司屬吐蕃等處宣慰司後改六安招討司人分置天全招討司國初併天全六安番招討使司隸四川都司其地東西廣百九十里袤二百一十里東至雅州界五十里西至長河西司百四十里謂之乾溪南至榮經縣界六十里北至寧關道及董

韓胡百五十里至成都五百四十里為南詔之咽喉轄部落凡六曰馬村蘇村金村楊村龍東村西碛村或謂六番之名始此非五代開門黎雅等六名也上南志云洪武六年詔西夷酋長至京授職賜印因俗為治立都指揮使司二曰馬思藏曰朵日指揮使司一龍營衛也宣慰司三朵日及董卜韓胡長河西魚通寧遠也招討司六萬戶所四及別思察安撫司木瓦都指揮葛利湯千戶諸部落是為三十六種以時朝貢焉志云天全招討司設在領門城即元之領門安撫司也中有領門百戶所屬雅州千戶設在正副二招討及朵日宣慰界漢河以西又有與官招討司及魚通安撫冷磧十八寨為三十六種番夷出入之路志又云司治有諸葛武侯廟治東二十里有臥龍山傳相武侯征孟獲駐宿其上又十里有泉從石龍口噴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二十冊 四川

七十六

出謂之龍泉其源發大慈寺山寺在司東四十里又十里則多功山也昔大禹疏鑿以通峽水故名志人有鎮西山姜維伯約駐師其下在司東二百十里又二十里有女城山相傳楊招討家女將守此壘石為城尚存又有玄谷白崖皆出聖燈芝藥至為高峻清絕在東南八十里白崖矗立如雲在司南里餘近白崖又有玉壘巔冬積雪土人以玉壘呼之圖經自長河西至董卜寨二百餘里皆遠雪山而行路由打箭爐而進有哈日寺在馬思藏中元世祖欲郡縣六番之地以吐蕃僧八思巴為大寶法王帝師領之嗣者數世其弟子賜諡司空司徒國公保金章王印前後相望入寶法王而下有大乘法王闡教王闡化王護教王護法王通謂之烏思藏六番也以其地連天竺有大西天小西天之域焉雪山盡處有大鐵圍山山有法佛德行刺

麻等寺、游梁雜記云、烏思藏所產、細金泥、水幅、佛像、銅像、金佛、像、金塔、舍利、各色足力、麻、鐵力、麻、繡、繡、左、右、華、角、珊瑚、哈、以其、貢、進、由、量、小、轉、胡、長、河、西、乃、日、思、之、境、自、維、州、入、京、人、衆、大、貢、二、法、王、差、僧、徒、關、化、關、教、補、教、費、善、進、之、志、云、天、全、男、不、習、工、藝、婦、不、事、紡、績、惟、以、耕、種、爲、業、番、漢、滿、居、碛、房、絕、願、治、化、惜、義、日、生、

下川南

叙烏瀾通關府烏湖、魏、魏、叙、二、衛、烏、蒙、烏、撒、東、川、鎮、雄、永、寧、等、府、司、參、將、一、員、駐、劄、永、寧、遊、擊、一、員、駐、劄、建、武、建、左、右、之、但、永、寧、者、兼、貴、州、迤、西、等、處、地、方、故、稱、川、貴、參、將、云、漢、書、西、南、夷、傳、嘗、蒙、至、夜、郎、夜、郎、者、小、邑、貧、漢、繒、帛、以、爲、漢、通、賂、終、不、能、有、也、乃、且、聽、蒙、約、還、報、以、爲、擬、爲、郡、治、道、自、焚、通、至、牂、牁、水、經、若、水、又、東、北、至、牂、牁、朱、提、縣、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二十冊 四川

七十七

西瀘江水、鄧、道、元、曰、朱、提、山、名、也、應、劭、曰、在、縣、西、南、以、氏、爲、健、爲、屬、國、也、在、郡、南、千、八、百、許、里、建、安、二、十、年、立、朱、提、郡、治、縣、故、城、郡、西、南、二、百、里、得、所、籍、堂、琅、縣、西、北、行、上、高、山、羊、腸、纒、屈、八、十、餘、里、或、擊、不、而、升、或、繩、索、相、牽、而、上、緣、涉、者、若、將、陷、天、人、有、牛、叩、頭、馬、搏、頰、故、具、艱、險、如、此、也、舊、志、唐、置、晏、高、蜀、定、建、寧、等、十、四、州、錄、成、州、都、督、府、唐、未、廢、四、州、存、十、州、宋、神、宗、時、十、州、夷、內、附、錄、瀘、川、郡、前、晏、高、等、州、皆、在、焉、元、置、成、高、等、州、連、四、州、錄、叙、州、宣、撫、司、至、元、十、三、年、重、撫、使、皆、順、招、諭、苗、長、得、蘭、紐、得、貢、以、等、平、衆、歸、附、因、設、入、瞻、總、管、府、得、蘭、紐、授、都、總、管、得、貢、以、充、同、知、其、羅、星、長、官、以、黎、州、同、知、李、奇、爲、之、上、下、羅、計、二、千、戶、俱、得、姓、者、爲、之、與、地、志、曰、叙、州、三、路、壁、西、北、曰、重、璧、止、西、曰、石、門、東、南、曰、南、廣、璧、重、璧、在、烏、湖、江、右、贊、侯、國、也、

其、南、量、氏、南、廣、璧、在、廣、符、縣、石、門、舊、部、與、璧、池、土、羌、接、唐、與、播、等、十、二、州、之、地、具、人、精、悍、喜、戰、賊、自、烏、湖、南、廣、諸、族、皆、畏、之、蓋、古、浪、稽、魯、望、諸、部、也、志、云、宋、大、觀、中、夷、酋、羅、永、順、楊、光、榮、李、世、恭、等、各、以、地、內、屬、詔、建、延、純、祥、三、州、在、廣、符、縣、西、元、史、四、十、六、國、蠻、夷、所、領、豕、販、夷、地、在、廣、符、南、唐、定、州、之、文、江、縣、也、具、長、官、司、在、高、縣、西、三、十、里、

落、睡、卿、文、獻、通、考、云、羅、蠻、不、耕、姓、氏、所、生、男、女、長、幼、次、弟、呼、之、具、丈、大、稱、阿、謨、何、改、婦、人、所、與、阿、等、之、類、今、稍、從、漢、俗、易、爲、羅、楊、等、姓、依、樹、積、土、以、居、具、上、名、曰、杆、欄、杆、欄、大、小、隨、其、家、之、口、數、杆、欄、即、夷、之、御、盤、也、制、略、如、樓、門、由、側、闕、構、梯、以、上、即、爲、登、所、餘、則、以、藤、爲、又、云、夷、有、姓、氏、男、婦、織、布、繒、頭、衣、裳、俱、如、華、製、竹、篴、以、班、布、爲、之、女、緇、髮、爲、髻、纏、以、班、布、繒、頭、銀、兩、耳、各、穿、兩、孔、上、貫、釵、下、貫、環、富、者、豐、貴、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二十冊 四川

七十八

之、衣、而、左、右、下、着、補、裙、間、以、紐、絲、長、覆、膝、下、初、娶、不、論、物、采、惟、通、婚、約、殺、牛、豕、以、爲、禮、即、引、歸、惟、老、死、後、方、入、室、婚、價、飲、食、喜、味、料、料、人、云、樊、有、姓、氏、用、白、練、纏、頭、衣、尚、青、碧、背、領、袂、緣、俱、刺、文、繡、棠、梓、覆、膝、亦、織、班、布、以、爲、行、纏、當、佩、雙、刀、善、使、勁、弩、女、緇、髮、纏、髻、飾、以、簪、墜、衫、之、前、後、左、右、大、編、珣、璣、長、裙、細、褶、膝、以、下、亦、刺、文、繡、行、纏、以、青、紫、出、則、着、單、復、姓、淫、婚、則、論、財、喪、則、戚、戚、成、娶、過、鼓、作、樂、至、夜、男、女、雜、選、自、有、香、膏、下、曰、不、同、于、中、國、李、京、雲、南、志、云、白、人、者、漢、武、帝、間、焚、通、通、西、南、夷、道、成、州、舊、縣、是、也、今、轉、爲、白、人、矣、白、人、語、着、衣、曰、衣、衣、吃、飯、曰、咽、美、茹、然、採、曰、折、薪、常、曰、暮、酒、曰、晏、熟、點、曰、博、泥、博、曰、博、博、男、女、首、戴、以、工、製、如、中、象、漁、人、蒲、笠、差、大、編、竹、爲、之、覆、以、黑、皮、親、舊、難、大、別、無、拜、讓、唯、取、工、以、爲、次、男、女、披、纏、相、髻、婦、人、不、施、脂、粉、酥、

澤其發以青紗分編繞首盤繫以縷項里巾金環象牙鐙簪衣
襖方幅以平身細縷為上服處子嬌嬌出入無禁居屋多為回廊如
鼓臥食貴生如猪牛雞魚皆生鹽之而以蒜泥而食母歲以臘月二
十四日祀祖如中州上家之禮六月二十四日通夕以高竿縛人炬
照天小兒各持松明火相繞為戲謂之驅瘟人云土獺繫在叙州
南馬家北皆是男子及十四五則左右擊去兩齒然後婚嫁猪牛同
室而居無七載手捧飯而食之踏高橋上下山坂如奔鹿婦人跣足
高髻擇皮為冠耳墜大雙環衣黑布衣項帶銀牌以為飾出入林麓
望之宛如猿猴人死則以棺不蓋之置于千仞懸崖之上以先墮者
為吉山田薄少刀耕火種所收稻穀懸於草棚之下日旋播而食多
以採荔枝販茶為業云 唐書戎州都督成德軍州九十有二宋初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冊 四川

廿九

見集字記者今叙清只載四十餘州而已他不可攷樂子止同羈摩
諸州除漢唐南蠻界一十五州其餘雖有名額元無城邑散在山
岫不常具居撫之難馴樓之易動其為刺史父子相繼無子即以具
實有可者公舉之或回春秋有軍謀則追集赴州著夏人衣服却歸
山岫雅蠻跳足或披縷或衣皮從蠻夷風俗無稅賦以供官每年使
司須有慶賞不拘文法公並存之要知古跡而已 阮州在戎州南
二百一十七里管轄六日泉青溪臨川悅不爽口胡境 移州在州西
南五百八十七里管轄三楊富領何湯溪 扶德州唐開元十八年
七月割入在東南四百五十七里領扶三德茶水柯溪 筠州在四
百一十七里管轄水筠山羅余臨居唐開元十八年 連州在
州西南四百餘里筠州析出管轄六書高都軍通遊羅龍加平清塔

肇川後周二年開山洞置大寶元年改為固忠郡乾元元年復為肇
州在南三百一十里領縣五修儀比來都善播郎各按即縣地肇
州者今之羅星渡修儀者今在城之高樓坡晏晏今江安縣界之晏
晏村此丘今之九塞播郎今貴州界之安靜長官司都善一名都壇
今名梅保此本志所載也 宋州領縣四戶六十九柯龍柯支宋水
唐書輜綱平叛按高州西五十里有宋水 南州在州西五百三十
五里管轄析出管轄三播政百榮洪爐 德州在州南五百六十四
里管轄二羅連萬崖 為州在南四百九十里管轄二扶僧羅 涪
州在南四百二十七里管轄四臨洋資夷慈藥曹口 志州在西四
百五十六里管轄四浮梁雞惟夷資河西 盈州在南五百六十七
里管轄四盈川宜養播陵施燕 獻州在南六百六里管轄七名顯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冊 四川

三十

武昌州在南一千二百一十七里管轄七洪武羅虹琅林美郎朱
賓羅新錦婆梁 導州在南三百九十六里管轄七名顯 播狼州
在南二百八十七里管轄三播勝從願咄化石十七州唐時隸戎州
南廣漢洞獠 播州在州南八百里大寶中因雲南叛叛被破今
移置西南四百九十三里管轄二名顯 靖州在西南五百一十里
管轄二靖州分屬 邛州在西南九百里大寶中因雲南叛移在開
邊縣界三縣一百二十七里管轄二宋徙唐興 播陵州在南五百
七十七里管轄二名顯 鉅州在西南四百五十七里元無縣從開
邊縣析出 哥靈州在西南一千四百里管轄三名顯 切騎州在
西南一千一百里管轄四柳池秦樓摩託通識 品州在西南二千
三百九十五里管轄三八松林花攸口 從州在西南二千六百四

十二里、管縣六、范化昆池、武安、羅林、祥山、南寧、羅州、在西南九百九十七里、管縣三、名缺、涪州、新寧州、俱歸馬湖、石十二州、管縣三十七、唐時在石門路、並無稅賦、供輸相承、在圖經上標名額兵、石門全叙川之慶符縣也、長寧州、領縣四、戶三十八、管縣、管店、青盧、羅門、涪州、大觀元年置、領縣三、戶一十五、新定、固城、高州、領縣三、戶二十一、柯巴、移南、後西、按長寧、涪州、俱長寧地、高州、今之高縣也、晏州、儀鳳三年、開生擒置、大寶元年、改為羅陽、即乾元元年、復為晏州、領縣七、戶七十七、思峨、柯隆、新黃、伏來、哆南、羅陽、思晏、按興文縣有晏峯、即思晏縣也、七縣、今為岩矣、定州、領縣二、戶一十六、支江、扶德、按筠連有定州溪、舊州治在溪南、蔭州、儀鳳二年、招生擒置、大寶元年、改為黃池、即乾元元年、復為蔭州、領縣三、枝江、黃池、按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二十冊 四川

八十二

洪縣、國有古蔭川、即上下羅訂、初州、儀鳳二年、開山洞置、大寶元年、改為都寧、即乾元元年、復為初州、領縣七、戶百六十八、羅圓、播羅、施陽、羅富、羅藍、都寧、羅寧、道微、溪洞、輸納、半稅、按洪縣、百都寧、縣與建武相次、奉州、儀鳳二年置、領縣三、戶三十九、柯里、柯巴、登羅、按宋史、奉州、乃涪州、即西南邊夷、思峨、州、大寶元年置、領縣二、戶三十七、多溪、洛溪、按涪州、舊有思峨、洞、已上供輸、消井、鹽、竹、也、蔭州、儀鳳二年置、領縣一、胡茂、順州、載初二年置、領縣四、戶五十九、白水、順山、董嚴、宋、以上輸半稅、龍州、大定元年置、領縣二、白水、日泉、折州、儀鳳二年置、領縣四、折溪、越貢、折州、以上連接、縣所生鹽、承前不輸、稅、石十三州、唐時結、涪州、建武十年所

春秋、樊侯、故地、漢為西南夷、都叛、不服、諸葛武侯、征撫之、置銅鼓、理鎮諸山、稍就帖然、唐儀鳳間、開拓夷徽、於本部置晏州、羅陽、即領七縣、宋熙寧間、晏州、儀鳳、故地、隸涪州、即政和間、吳、上羅、羅、隸五斗、雲、後隸九縣、大德、隸九縣、山、都寧、元至正間、本即歸附、陞為茂州、統轄水都、四都、山、都、六都、本朝、改州為縣、隸叙州府、水都、則陽、順、陰、山、都、則緬、得日、是、先後、凡十有二、征、俱、弗、克、萬曆元年、劉平之、同、兵、九、間、月、告、成、事、始、改、改、縣、為、興、文、水、都、雲、覆、應、歸、緬、戶、於、山、都、六、鄉、通、中、處、建、武、寧、城、拓、地、五、百、餘、里、東、至、永、寧、寧、無、不、平、長、官、司、八、十里、西、至、洪、縣、百、五、十、里、南、至、鎮、雄、府、安、靜、長、官、司、八、十、里、北、至、叙、府、長、定、縣、百、五、十、里、設、鎮、守、總、兵、安、邊、同、知、生、管、守、備、及、建、武、守、備、千、戶、所、環、回、山、而、翠、連、雲、貴、襟、三、水、而、清、派、敘、瀘、招、集、流、移、建、學、育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二十冊 四川

八十二

才、夷、風、土、變、矣、萬、曆、丙、申、丁、酉、間、甯、南、八、落、軍、具、部、入、寇、松、潘、乃、移、總、戎、之、西、改、設、遊、擊、於、建、武、建、武、兵、亦、移、入、松、而、所、存、無、幾、焉、武、寧、蠻、好、者、心、極、離、名、曰、子、按、書、以、編、記、年、月、葬、味、以、弄、向、天、謂、之、刺、北、斗、相、傳、語、初、死、置、於、樹、以、斧、刺、之、下、具、後、為、象、臨、本、志、云、平、蠻、城、即、九、絲、城、壁、立、萬、仞、周、圍、三、十、餘、里、上、有、九、溝、四、水、極、廣、可、以、播、種、墾、通、一、徑、為、道、與、大、險、也、至、鎮、一、丁、五、里、為、左、榜、山、今、立、頭、牌、尾、三、堡、墩、矣、大、壩、總、管、承、元、至、元、十、三、年、蠻、夷、生、無、使、督、順、道、官、招、諭、成、州、商、民、得、關、稅、得、貢、出、年、歛、蠻、民、歸、附、十、七、年、朝、見、遂、設、不、屬、總、府、管、得、關、稅、按、都、總、管、得、貢、出、克、固、知、具、羅、星、長、官、以、黎、州、同、知、李、奇、為、之、上、羅、計、夷、苗、得、賴、阿、實、以、至、元、十、三、年、歸、順、校、上、羅、計、蠻、夷、千、戶、下、羅、計、夷、苗、得、賴、阿、實、以、至、元、十、三、年、歸、順、校、下、羅、計、蠻、夷

十八

馬湖府

軍字記我州都督更有蜀摩州五按部令之馬湖舊也其在慶誠
我州或錄石門路 州在戎州西北七百三十三里營縣五州標
天池方院羅藏播驪 驪州在西一千三十三里領縣二斛不羅相
浪州在西一千三百四十三里貞元十三年五月十七日西川節
度使韋皋奏置營縣五各缺右三州在馬湖江 瀘州在南九百一
十二里營縣三拱平播空羅空 折蓬州在南九百三十三里營縣三折
蓬羅各折戎右二州在石門路 土夷致云馬湖即驪州地也舊有
驪浪驪瀘折蓬五州舊為高州在府東南百里外舊叙州府猶有故
址可尋而驪浪驪之在西南者計三千里外與建昌印都相連漫無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二十冊 四川

八十三

所考折蓬州亦府西界總之昔為蜀摩而已因切安濟驪附後土知
厥立傳至安贊而後改底官為弘治九年詳請還舊中仍以泥溪沐
川平夷蠻夷四長司隸之泥溪平夷皆土姓蠻夷又姓沐川悅姓也
環而望列于外萬曆十七年始設屏山縣附郭為東界叙府百一十
里西界建昌千二百里南界馬蒙百四十里北界建昌為二百里 水
經注曰營縣故疑為郡治也縣有驪山每建興元年置平夷縣有營
水出營邑西不狼山東與溫水合溫水一曰暖水出驪為驪縣而南
入營水營亦出驪縣南與溫水合關謂之關水俱南入營邑營水
於其縣而東注于延水延水入與漢水合出驪為漢陽通王莽之新
通也按營縣半屬于夷地矣 土夷考云泥溪防府而居其東西北
三面連接馬蒙與獨細雜處所田文賦與華民一體奉征調可得夷

兵三百八安寧改他檢司約束 平夷地土最狹錯於泥溪蠻夷之

中犯去各四丁里東去泥溪三十里有舊驪寨我朝薛文清公瑄父
為平夷司吏因隨任請書於此 營夷司民少夷多故以名司其夷
種有四山龍潭青岡黃即磨坡等處與建昌馬蒙沙焉接連有兵征
調可得夷兵十設有驪驪驪三堡及龍潭地檢司防家司治二
十里有水海舊有龍生於水中馬湖得名本此 沐川司東界宜賓
北界驪山南界泥平蠻三司西抵建昌越萬印部新設安邊檢守備
司皆其轄內地故最廣田土亦饒而民狡好訟離府可三百里過此
自西迄北大涼山以外皆皆夷地又法所不能盡拘矣 安邊廳在
新驪驪即驪驪驪也東接驪為南接本府各二百里西接建昌十三
百里北接大涼山五百里十六年馬湖改流于此建城設安邊同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二十冊 四川

八十四

知一員駐劄其間又于煙草峰設守備司以資彈壓北有水池為後
營南有大河壩為前營中有兩河為中營三營官兵約千四百四十
餘人以成犄角二營蓋于諸夷所出沒處既具攻而守之也其水池
一帶則界老營山大河壩一帶則界大涼山雷鼓黃即等處則界分
水嶺庶幾西陲一砥鎮云

瀘州衛

洪武初調陝西長安衛軍征雲南因使駐守瀘州成化初以都掌之
水運于平江渡後在州南百里城垣三百丈去衛南一舍有洞歸堡
而舍有定遠堡三舍有太平堡東南百里有水峽堡北五十里有江
門堡百三十里有平州堡西北百六十里有三層堡又二十里有渠
壩堡其地東連羅羅驛子北抵九支控州西通長茂九姓馬湖建昌

南接東川芒部烏蒙山，橫斷西南夷要害之防也。本志、東水、水爭衝，而全九姓長官司，各十里，南至太平長官司，五十里，北至納縣縣界，四十里，轄左右中前四千戶所。

烏蒙軍民府

古為蠻地，漢為牂牁郡地，唐時為蠻仲牟由之裔阿統者，始遷於此地，自十一世孫烏蒙始，號烏蒙部。宋時封阿仲為烏蒙王，元初歸附，至明，元置烏蒙、隸路，烏蒙為蒙等處宣慰司，其時李京景山為宣慰使，兼管軍民，即著雲南志略者，元末，故上有阿普者，任為總管，洪武初，招集諸酋效順，於是改宣慰司為軍民府，以阿普為土知府，設流官通判，經履歷，慶各一員，隸四川布政司，屬川南道，編戶一里而已，其人有羅羅、夷人、土僚三種，錯雜而居，男子年十四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二十冊 四川

八十五

五，則擊至左右兩麓，乃發出入，佩刀相見，以主謂為禮，祭不為相，以居，東西廣五百一十五里，南北袤七百六十里，東至烏撒府界二十五里，西至建昌衛界四百九十里，南至東川府界百三十里，北至敘州府界百三十里，至成都千三百里，志云：缺壩山在治東三里，以形似名，涼山在西百里，高廣千尋，絕頂平曠，蠻人避暑之地也，寧山有積雲，春夏方消，在府西百三十里，其西南有撒曲河，源出淨山，北流與龍洞河合，龍洞河在司東北一舍，源出石洞中，以為洞者有龍，金沙江在西南二百里外，源出吐蕃，流入府界，與烏蒙江合，志人云：夷語以五為我，以橫為未，東二十里即我未山，有五峯，橫列故名，以平垣為朴，東面一舍有朴，蓋四望平坦也，以相對為陣，東面十五里有陣特山，以與府山相對也，以後峻為撒達，東

北八十里一山峻絕，故曰撒達山。

東川軍民府

古東川，司烏蒙仲牟由之裔，為彈得之，故曰那孔，那夷，屬南詔，蒙世隆置東川，即後烏蒙，開時，轄蠻，自號軒部，元初置萬戶所，至元中，改為關州，即軍官，後改為東川府，隸烏撒烏蒙等處宣慰司，洪武初，仲牟由之裔，孫氏設姑歸，乃授為東川土知府，隸雲南布政司，十六年，改為東川軍民府，添流官通判，經履歷，慶各一員，立營長六，頭目九，管編兵，隸四川布政司，屬川南道，編戶一里，元志云：東川有烏蒙，白蠻，蠻人，羅羅，四種，烏蠻，舊而強，白蠻，貧而弱，居多版屋，俗尚戰事，類土番，二風，樊羅，通詔之夷人，而羅即樊也，性勤而悍，摘歸來，繫於項，覆以白布，夾中，水以浸，後以葉，樊人，推警，被德，戴德，並用，種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二十冊 四川

八十六

兼其，腰，躡，履，復，以，貿易，為，業，東西廣四百二十里，南北袤三百七十里，東至烏撒界百二十里，西至會川界三百里，南至雲南尋甸府界二百二十里，北至烏蒙界百五十里，至成都千四百四十里，志云：府治在萬嶺山下，山形上闊下銳，如後，治內有六石如牛，狀如之有聲，夷人以為石鼓也，治南有白雲山，山頂有四時泉，西五十里，納雄山，夜靜時聞人聲，以為神也，歲五穀熟，必於此告成焉，東川大王祠，蒙氏所建，釋雲弄山之神也，山高峻，可百里，上有十二峯，下臨金沙江，在府西南二百里，一名烏龍山，金沙江，一名納夷人，名黑水，源出雲南武定府，下流入海，應郡夷人，鑿不為槽，以渡此水，牛欄江在治東南三舍，源出尋甸軍民府，下流合金沙江，江間水急，夷人用藤索橫江，貫以不，過者，縛身，肩，上游，索以渡，土夷，云：嘉靖中，土官

張信於十六思紀大恩要所編自掌所事李十六冠以事當繼製有
事該處與日地社通秋大龍而與阿福爭印地埋日聯攻後頗稱多
事為蓋府難隸于蜀川而城郭衙舍設在漢熟之中道路險巇兵馬
兼程以是為驚警云

烏撒軍民所

舊名巴凡几姓後名的已甸唐時烏蠻之南非曰烏蠻者居此至阿
蒙始得已的甸其東面入有芒部阿蒙二部皆他處所據宋時烏蠻
之復曰折恩者始并其地號烏撒部元至元中始內附置烏撒路招
討司專政烏軍民總管府人改軍民宣撫司後改烏撒烏蒙等處宣
慰司元至元四川分省石本即者以其地來歸於是改烏撒軍民府以
即者知府事隸雲南布政司十六年改隸四川設官與烏蒙東川同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二十冊 四川

八十七

今土官安氏其爾也 經略志云烏撒府編戶二里兵而舊置甲於
諸夷積累日深有可慮者其產有刺竹及猿山產倍伐傑帶二湖羊
腸小使十倍焉通也 國經云烏撒之地東西廣四百四十里南北
長三百五里東至揚州至恩司界二百五十里西至烏蒙府界百九
十里南至雲南瀘州界九十五里北至芒部府界二百一十里至
成都千二百五十里 志云七里關在府東南百七十里 人云東
門之外石乾關有石如峯狀立關下又云有老龍關善飲關俱在府
東三百里貴州畢節衛八代之 志人云東南三百里有大德山東北
百四十里有馬門山而產銅鉛如門然東二百里有翠屏山 又云
東南百七十里石洞洞容百餘人窮處又得石寶遊者以距人不
知遠近而出 盤江在治西百五十里流入叙州養馬川在治東百

四十里夷人牧馬之處一名野馬川治西一舍有七渡河而三舍有
可渡河而南百十里有九十九渡水

鎮雄軍民所

通志云古為茫溪大雄甸昔烏蠻之南阿較與其子芒布居此地其
後冒盛因相名號芒布部不置西南番部不入檢司元至元中置
芒部布路隸烏撒烏蒙宣慰司 本朝改為芒部布政司初隸雲南洪武
中陞為芒部軍民府隸四川布政司舊川南通 弘治間土官龐德
先擊水西女冲中生于回慶與素繼襲烏撒女冲叔生姪子龐
內擊殺水西則烏撒之助烏撒則為龐政之黨嘉靖三年姪子素
繼襲應子政謀素殺之都御史王執奏調官兵擒政及其姪素繼
擒之奏改流鎮雄府設經歷照度教諭各一人立陳德長官司於却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二十冊 四川

八十八

後戚信長官司於甘黎歸化長官司於夷良安靜長官司於落角以
重慶府通判程流為訊知府明年流乃勇民占種夷田於是水西東
幾勾引龐之黨沙保為亂沙保者故水西驍奴也與素部下所得御
子水等破府城遂沉劫其印川貴會奏斬三首首兵剿之沙保詐稱
已死土官弗察誤以獲關各陞賞有差七年沙保等復聚寇獲慶關
會議土官土舍或爭鬪或爭殺與師問罪而前定之後建議者即欲改
設流官及流官番設而土兵隨叛殺入奪地比昔尤甚蓋作惡者不
過一二人今乃以一二人之惡而遂致改易一府一州拂其本心違
異約信所謂犯眾怒也是以蠻亂屢亂而兵革卒無寧日合無凡有
土官惡逆被戮殺者通拘所部頭目令其自保應盡力足以制服夷
眾之人或土官之子孫弟姪族人俱為眾所推服者於是議以龐勝

為知府為轉永寧宣撫都尉女奢氏為妻更名隴安後女官知府安
儒沙保地萬願寧安死子隴清體素清生子朱鳳早卒次子朱龍尚幼
生母奢氏更名隴高護印撫子而隴清妻奢氏與之爭日記各私所
好仇殺二年妻官勛處令二婦同掌兵女姑息及後者氏貴而朱龍
妻隴氏每贊水面安竟臣盤據吳地仰為揚去隴不絕如綫屠屠代
申早以永寧之役竟臣發兵助惡始驅之去而蜀中欲立阿克默中
欲立善德相持良久者次起一旦填溝壑乃兩廢之差官會勛以夷
漢目他所共鎮立者為主于是始易阿破為土知府而竟臣不敢復
垂涎矣國經云芒布部廣袤二百七十里東南俱抵烏撒不及三
十年以阿祿蘭為界西至烏蒙界二百四十里北至洪縣二百二十
里以樂安山為界至成都可千里司北百八十里勿食料漢涼出樂

安山也。司南二十里外。且斗河。湍出六丈。簞。經七星關。其山川險阨。地勢崎嶇。左峙鍾陵。右繞略硤。其風俗勁而愚。朴而野。男業耕。獵。婦絕粉黛。崇信巫鬼。其土產有石瓜。樹生麻。堅如石。能已心痛。志云。芒部司西南有鎮街。其俗夷人。每遇子日。則交易於此。又云。夷語以首爲鳥。以丘爲通。司北立里爲通山。如人翹首而立。故名。以清氣爲鍾陵。司東二十里。鍾陵者。夷氣也。以松爲託。以沙石爲謬。司西南二百里外。託諾河。岸側多松柏沙石。故名。又有略硤雄山。見通釋。

通志云晉置永寧縣屬蜀南郡宋及周隋因之唐改置蘭州屬並州宋初川廢爲江安合江二縣之境後設永寧路遷至馬口崖漁槽漢德元因之領筠連川騰川縣隸四川行省尋改軍民宣撫司明土珍

改設水寧鎮遷都元帥府仍設宣撫司國朝洪武中宣撫使保孫歸附改爲水寧長官司割筠連屬叙州後仍陞宣撫司屬川南道司治舊在馬口崖卽宋乾德所改也開熙間遷於界首國初土官保照因蠻夷千戶所舊址遷馬環城皆山疊翠如屏紅崖鎮北瀘溪橫南亦山水之滙也唐書大發軼伐面詔由西路進起瀘州泝水寧走赤水達曲靖曲靖古味縣也設都傳目元始志云番市驛在司東五十里摩尼驛在南九十里又五十里爲赤水驛又四十里爲阿水驛赤水有衛番市摩尼有千戶所皆屬黔土夷攷云衛西至納谿縣南至鎮雄府各四百里北至合江縣百六十里東至播州界二百五十里織官宣撫仍舊加設土官同知一員人流官經歷教讀稅課局邊遠所大使各一人并九姓各平二長官司編戶七里其風俗刻不爲

德巢居舊寨不事商賈惟務農業。盜警跣足懸帶方弩已習者舊志云永寧卽古寧州。陝西南有閭濮鳩獮獯越艮身毒之民土地冰腴黃金光珠琥珀翡翠北雀筆象鷲象錦綉綵帛文綉又有豹獸食鐵猩猩能言其血可以染朱炭有大竹名篋竹卽相去一丈文一斛許志云赤水河源出芒部水腦湖流經司東南遶赤水衝衛東十里石雲山窮冬積雪夏生方流沽溪在司南半舍淨出蠻界流入瀾滯溪溪在九姓司東馬口崖下司北有海漫山延袤八十餘里起伏不絕如海之汙漫故名西北兩舍有高瀑目山頂飛來如足鍊也西南一山圓瑩如珠曰西珠山有仙臺臺在西山烏降山下銅鼓夷崖相傳有女子名滿者有道行及笄不字能前知吉凶卒葬于此九姓長官司唐宋以前俱蠻地元立夷民羅囊九人爲總祀至元

初稱爲九姓羅氏黨蠻共六百十人。國初改九姓長官司。編戶五里。初宣撫奢竑。名其妻曰世襲。妾曰世續。而無子。取親姪崇德者撫之。萬曆十九年。世續爲崇德。掠印自貢。入養水而安。僅位妻弟。阿和爲子。世襲之。兵連禍結。且二十餘年。後以崇德之弟崇明嗣其官。世印得之。而印是爲安。免位携之。鎮雄兵三十五年。都司台書張仲武買世續子庭。而印不可得。遂拘繫之。惡日關宗傳等請兵水面。朱襲水軍。城中有備。不得志。而移楊于摩尼。普布二所。焚劫殆盡。摩尼乃爲黔省。怒蜀甚。而大中必爲公。惡免位之黨惡也。動大兵以馳之。詳見鎮雄下。蘭局亦從此結矣。

上川東

遵義通開府夜郎與總戎同城而居。近以建南有事。大將軍移鎮。以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二十冊 四川

九十二

遊擊一員。代其材官將領。各有差。廣袖通者。兵兵五千名。敵其食餉而已。說者謂蕩既入。當以備供糧。分烟內地爲也。然登庭不決。則任事之難矣。漢書。南夷君長以十數。夜郎最大。在蜀侯徵外。其國臨牂牁江。江廣數里。出番禺城下。按戰國時。楚頃襄王所莊蹻。從沅水。夜郎居至且蘭。據船于岸而步。戰。滅夜郎國。因留王滇池。以且蘭有桀。船牂牁。乃改其名為牂牁。行桀船也。武帝時。使唐蒙通夜郎。國於是。以夜郎旁小邑。立提爲郡。成轉相讓。數歲。士罷餓。離暑濕。死者甚衆。而南夷人數反。發兵與擊。耗費無以。帝患之。使公孫弘往視。問焉。還。言其不便。乃且罷。獨置南夷而特一都尉。元行元年。張蒼言。使大夏時。見蜀布。印竹杖。問所從來。曰。從東南身毒國。可數千里。得買貴人。夜或聞印。而可二十里。有身毒國。于是乃令王然

于始便始昌等。聞出西南夷。往身毒國。至滇。直皆爲昆明。所閉莫能通。身毒。及南越。反。上使發南夷兵。且蘭君小邑。乃與其衆。及漢發巴蜀。抄射擊破之。遂平南夷。爲牂牁郡。夜郎侯始倚南越。南越滅。恐覆遂入朝。封爲夜郎王。昭帝始元元年。牂牁侯談指同。站等二十四邑。凡三萬餘人。皆反。遣水衡都尉發蜀郡。健爲兵。擊牂牁。大破之。後始歸。葉榆人復反。鈞町侯亡。波畢兵八擊之。有攻漢。亡。波爲鈞町王。至成帝和平中。夜郎王興。鈞町王禹。滿。以漢。俞更舉兵相攻。牂牁太守請發兵。誅興等。漢以道遠。不可擊。遣太中大夫張匡持節和解。並不從。杜欽說王禹。曰。臣使和解。賢矣。王侯不從。不。障國威。其效可見。恐諸君。遂快。復守和解。太守。察動靜。有變。適以聞。如此。則復。曠一時。王侯得收。獲其衆。中國其謀。當助衆。各不勝。急。必相珍滅。自知。羅成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二十冊 四川

九十二

往犯守。創。遂。最。濕。暑。毒。卑。之。地。雖。有。恃。吳。將。費。青。士。若。入。水。火。往。必。焦。沒。智。勇。亡。所。設。施。屯。田。守。之。費。不。可。勝。量。宜。固。其。羅。幕。未。成。不。疑。國家加誅。陰和旁。即守射。練士。馬。不司。農。先。橫。調。各。積。要。害。處。選。任。輸。不。守。往。以。秋。涼。時。入。誅。其。王。侯。尤。不。執。者。即。以。爲。不。毛。之。地。亡。用。之。人。信。不。勞。中。國。宜。罷。郡。放。棄。其。人。絕。其。王。侯。勿。復。通。如。以。先。帝。所。立。累。世。之。功。不。可。廢。壞。亦。因。宜。其。萌。芽。早。斷。絕。之。及。以。成。形。然後。興。師。則。萬。姓。被。害。矣。處。于是。爲。陳。立。爲。牂。何。不。宗。至。牂。何。乃。從。吏。數。十。人。出行。縣。召。與。將。數。千。人。往。立。數。責。因。斷。興。頭。出。曉。其。衆。皆。釋。兵。降。興。子。即。務。收。餘。兵。迫。編。有。二。十二。邑。公。人。擊。子。之。華。陽。圖。志。元。鼎。二。年。牂。何。郡。當。縣。十七。戶。六。萬。及。晉。書。縣。四。戶。五。千。而。已。公。孫。述。時。三。蜀。人。姓。龍。傳。戶。重。氏。與。牂。何。功。曹。謝。道。保。郡。聞。世。祖。在。河。北。

使使由番禺江出劍貢世祖嘉之號為義郎傳義之名始此方輿云
義長軍陷以射獵山為業信足鬼重詭視好詛盟外敵內附安土
重義凡交易刻木為券契結繩以為數其券點龍言請屈服種人者
謂之肯老其婚姻以銅器釵刀弩矢為價其無樂以銅錮鼓鑼笛歌
舞為樂其不居無賦也之國架不為閭甍竹為壁間道出前以備不
虞出入海刀弩自衛至與華人交易者無侵犯有禮義之風凡賓客
聚會酋長乃以漢為貴其民端麗淳固以耕殖為業大資忠順志慕
華風矣漢書記云西南諸夷漢犍牂牁郡地唐置貴珍莊瑛播郎特
夷等州按播州之名始此其地北距荊州百五十里東距辰州二千
四百里南距交州千五百里西距昆明九百里無城郭散居村巷土
人多露齒稻粟皆早熟無徭役隋大業末首領謝龍羽據其地勝兵

數萬、四夷云、拜柯蠻姓謝氏、舊臣中國、也爲本土牧守、隋末大
賊寇絕、晉武德二年、其酋領謝龍將遣使朝賀、按拜州刺史、封侯即
公、榜兵數萬、于是列其地爲拜州、屬黔中羈縻、後爲正郡、裴
字記云、拜州轄三縣、曰建安、郎川、埋、同負化曰新興、其地與播州同
唐書、武德二年、立元州、因是置播祥等郡、梁八十通志云、開元初、猶
有此郡、後以郡屬記錢、乃無此名、裴字又云、元州、拜柯都尉居之、縣
有梓潼、底火、思斗、思滿、歷代史云、元州在拜州北百十里、開元二十
五年、其酋領召迫來朝、王建僭偽、不通中國、首領立姓龍方張石羅
而龍氏第八後唐天成二年、拜柯清州刺史宋朝化等來朝、其後孟
知祥據西川、復不通、乾德三年、平孟昶、五年、知西南夷、南寧州著落
使龍方張等並來貢、詔授方張歸德將軍、南寧州刺史、蕃等使開寶

四年，彥瑒奏于漢壇，詔襲父職，太平興國五年，吳主龍煥始遣子并諸州蠻七百四十八人，以方物名馬來貢，雍熙二年，吳主龍煥瑋遣子備權南，華州華京番落使，遣祥柯諸州酋長來獻方物名馬，并上書乞氏所給符印，授漢壇歸德將軍，南寧州刺史，其後吳主龍煥瑋境相繼遣使貢方物，授漢壇寧遠大將軍，封化王，景德四年，西南蠻羅履升都指揮使，願士龍等來貢，士龍種落魁健，未嘗來朝，令始至，詔館餘賜于如高溪，播州志云，唐末，南詔陷播州，人衆入楊端應募復之，並有其地，四傳至楊昭，無子，難時不益州刺史楊延昭之子充使廣西，與昭通譜，以其子貴遠後之，從狄青南征楊文廣，即延昭之孫也，在播州者，傳至黎而益人，鑑乃其裔云，四夷述云，宋謝鑒乘師姓謝氏，南蠻別種，在黔州之西數百里，地方千里，有酋長

即謝元帝也。具一旅不能支。自云高姓。不可下城。貞唐觀三年。元海
入朝。冠烏熊皮冠。若令之旄頭。以金絡額。以毛旆。事皮行膝而者。復
時中書侍郎顏師古奏言。晉周武王天下太平。遠國歸款。太史乃集
其事爲王會篇。今屬國來朝。至如此輩。章服實可圖焉。今請撰王會
圖。以從之。聞其地爲應州隸黔州都督府。南謝首領謝續與西謝蠻
酋優與元帝俱來朝拜。爲南壽州。州史復改爲莊州是也。其地宜
立穀無文字。則不爲契。散則山谷倚樹爲巢。舍無賦稅之責。皆自爲
生業。刀劍不離其身。男女椎髻。以椎束之。後垂向下。冠熊皮。被猛獸
革。南接守宮獠。西連夷子。北至白蠻。按南壽州。卽分牂牁所置夷云。
莊威土時有莊蹻。將甲士二萬人入牂牁。故取莊爲州名。開元十道
記有此卽蹻。後之志錄并發元領牂八皆貞觀以來相次建置。永徽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原 第二十冊 四川

九十五

等校官，具詳衙暨兩州戶口殷繁，人力強大，新例諸番，悉皆歇課，請以此二州每三年一度朝賀，仍依特行例輪還差定，以才幹位望為衆所推者充之，初奇、宋鼎已改官訖，餘並依奏。宸宇記曰：唐時黔州都督府管播州下五十二州，曰南寧州、李清溪、鎮唐、禾置、在黔州西南二十几日行，從南寧州至雞盤土部落，八日行，與雲南南蠻界，曰克州、曰埃州、曰健州、曰莊州、曰明州、曰特州、曰矩州、曰清州、凡九州，每年朝貢，曰柯州、黎州、荏州、蠻州、邦州、錫州、勞州、義州、福州、鉅州、偶州、萬州、今州、都州、普寧州、總州、那州、勳州、功州、敦州、侯州、晃州、茂龍州、整州、楚州、樂喜州、契州、漆州、延州、豐城州、訓州、卿州、撫水州、思唐州、逸州、殷州、南平州、盧州、善州、接州、鴻州、和武州、峰州、亮州、凡四十州，洞內羈摩而已。土夷考云：東至偏橋衛，南至養龍坑，楚黔二

天下郡國利病書

續原 第二十冊 四川

九十六

州僕我。應龍曰：我不殺此奴，今欲无耶？乃立殺張苜，併制張之母等。
 張聞族奏應龍殺妻，傷妻母兄弟等命，下川貴勸處。應龍初亦抗拒，
 不出，已聞議撫乃使首出聽勸，勸龍華佐，罰贈金四萬，免死，會朝鮮
 告急，應龍計以征倭贖前愆，朝廷可其奏，遂得解網。然數日晷進
期乃
 進二十三年，應龍子以贈金未完，死，布州獄中。應龍親率蠻兵，驅僧
 千餘名，發喪，二十六年，托獻大木，所過無不疎減，朝廷應龍難輕勸
 問皆務姑息，非鎮撫蠻夷之策。於是天子赫然震怒，命將興師，大
 集三省之兵，猛將謀臣，星輟雲合，而又特遣總制侍郎卬珩以臨之。
 貴州又可不撫湖廣，江鐸撫編徭，李化龍總督川貴湖廣之師，會進
 重慶府，二十七年正月進兵，六月初六日，破海龍關。二十一日，俘入
 重慶，死于逆事。平，剖播為二，四川遵義府屬三縣一州，貴州平，越水

舊、回縣一州、改流設官、詳平播金書中。土夷狄人云、播州長官司治附郭、長官王姓、其地在松永安縣、今松海龍閣、開羅楊氏、顧裏播事、江長官王播、標甘為應龍死、黨亦其勢、不得不、今多屬、尊義縣吳漢民各半。餘慶長官司在司南百六十里、元至正間、毛忠從宣慰楊加、領征蠻有功、授抄射本部長官、後改為餘慶州、俾毛氏世為土知府、本朝仍為長官司、其地接連播州七牌、苗寨、左抵瀘溪、右抵雅水、上連烏江、下至老黃、於播最近、楊氏不靖、毛羅寧字為、播平後、改餘慶縣、屬貴州平越府。白泥長官司在司東南三百里、宋景定中、楊萬從征八播蠻有功、授白泥長官、元改為白泥州、日本朝復改長官司、其地上抵草場、下抵偏橋、鎮遠帶其左、黃平列其右、土田開鏡、士為強健、實甲諸司、與楊氏不睦、七姓之一也。容山長官司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二冊 四川

九十七

在司東三百二十里、長官張姓、其地界湖貴間、於八司中獨為外服、溪山荒曠、土田兩瘠、中國商販不到、其人以射獵為生、以劫殺為業、自嘉靖間、為錄洞苗所殘破、數十年來、民夷皆聚、土田荒蕪、長官不能治也、舊有播州、播平後、改省、屬貴州平越府。其州長官司、今改真安州、詳見名勝。重安長官司在司東南四百里、宋元黃平府地、國初、張保保招撫苗蠻、有功、授正長官、為錄從宣撫楊鑑征麻哈、有功、授副長官、多生苗、去播最近、今屬黃平、故知有黃平、不知有播、國經、其地東至宣化司界、北至播義司界、各二十里、南至凱里司界、西至清平縣界、五里。草塘安撫司在司東二百二十里、介覽水黃平之間、其地環江、土饒裕、頗有華風、宋成淳間、有雲南貴客、商賈入、澳、因邊警、授楊宣慰、邦憲為頭目、元世祖時、雲貴播

邦法有勳功、授都日華民府知府、治有草塘地、國初、宋顯威從楊鑑歸附、改授安撫、其地東至黃平司、椒溪暖水界、西至高平覽水二司界、南至平越縣界、北至播州楊梅浪子界。黃平安撫司在司東南三百里、舊為黃平府、其地屬鎮子、持世守之、元世祖時、黃平蠻叛、楊宣慰漢民討平、其將羅李明功多、遂以土改羅氏、改錄播州、洪武初、羅錯從楊鑑歸附、授黃平安撫、其地廣饒廣闊、有城垣足據、地宜貴之門戶、為諸司之襟帶、蓋而南一要境、舊設通判一員、總轄諸司、人設千戶所、駐劄司城、饒通判調用、城中夷漢雜處、昔播苗不通、首為與難者也、其地東至湖廣偏橋衛五十里、西至貴州平越縣南、至清平衛各三十里、北至白泥司界、百五十里、播平、改黃平州。覽水安撫司在司東一百二十里、宋紹興間、開設、長官楊鑑、景定中、進士、備通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二冊 四川

九十八

明、播人、善其族也、洪武初、猶恭歸附、授安撫、臣通于播、亦與楊道交惡、其地東至播州四牌界二十里、西至黃龍關十五里、南至水西界二十里、北至麻子水界二十里、播平、改慶安縣、屬平越府。南平 平茶 邑梅 西陽 史記、高帝為漢王、發兵入、遷徙三秦、秦地既定、乃還遷已中、復具渠、此羅朴、皆鄧度、夕、襲七姓、不輸租稅、餘戶乃歲八錢、口四丁、宋火、渝州蠻、古以播七姓蠻、唐之南平蠻也、其地而南、播馬蠻、昆明哥蠻、大小播州、部族數十、唐之治平中、熟夷李先、哥、秀等三族、據其地、各有寨數十、寨間、以威勢脅誘漢人、有不從者、屠之、漢人土田、往往改見客戶、謂之奴身、稅賦皆里胥代領、藏匿亡命、數以其徒、偽為生擒、劫掠邊民、官軍追捕、輒遁去、習以為常、至昭陽民、現守令、勸耕、捕

華城堡繕器甲遠近患之熙寧三年轉運使孫國判官張議使兵馬使爲保并兩社安行商之以此獨福開議因進兵復置化紫平萬三族以其地賦民凡得租三萬五千石轉輸一萬六千石以資化紫爲隆化縣隸涪州建寧縣扶歡兩峯其外細佛嶺者隸涪州南川縣地皆膏腴自先吉等平他部族據有之朝廷同補其土人王才進克巡檢委之控扼才進死部族無所統數出盜邊朝廷命熊不討之建萬南平軍以渝州南川涪州隆化隸焉渝州志云黔涪徽外有西南夷部漢牂牁郡唐南寧州牂牁州東謝南謝西趙元州諸蠻相爲讎屬宋初以來有龍蕃方諸張番石蕃羅蕃者號立姓蕃皆嘗奉職貢受爵命治平四年十二月知靜蠻軍蕃落使守大聖人土龍異閣等八見詔以異閣爲武軍將軍其屬二百四十一人各授將軍及郎將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二十冊 四川

九十九

熙寧元年有方異現三年有張漢興各以方物來獻投異現靜蠻軍漢興揮蠻軍並節度使六年龍蕃羅蕃方蕃石蕃八百九十八人親貢丹砂檀烏賜袍帶錢串有差其後比歲繼來龍蕃衆至四百人往近萬里仲宗憫其勤詔立姓蕃立歲總一貢人有定數無輒增及別立首領以思公杜之機和宋欲求結次諸國貢奉錢客者四方館撰儀皆著爲式元豐中張蕃乞添貢奉八至三百詔不許故事以七十人爲額不許七年西南經蕃乞貢方物領依立姓蕃例注籍從之元祐二年西南石蕃乞以定等齋表自稱西平州武聖軍體部言元豐嘗令以五年一貢爲限今年限未及詔特令入貢五年八年詔聖四年龍蕃皆貢方物龍代於諸姓爲最大其貢奉凡類數使者但衣布袍至假伶人之衣入見蓋實貧陋所冀者恩賞而已元符二年又有

年爲蕃人貢詔以進奉人章公慶慶市公利等爲郎將諸蕃部族數十獨立姓最蕃程氏章氏比附立姓號西南七蕃云

西陽宣撫司

隋圖經集語云黔中是武陵郡西陽地按漢西陽在今涪州人脚界與黔州約相去千餘里今之三亭縣西百九十餘里別有西陽城乃劉蜀所置北漢之西陽也貞觀地志言劉蜀所置西陽爲漢西陽蓋誤認漢涪陵之地也寰宇記云西陽古蠻夷地春秋屬楚地秦昭王取之隸黔中郡漢以西陽縣地置武陵郡尋置牂牁郡吳分置黔陽郡隋以縣屬巴東郡唐武德初徙縣治務川四年召慰司冉安昌以務川當牂牁要路須置郡以撫之復於縣置務州領務川涪川狀陽三縣至貞觀元年以發夷州之休遠寧夷思義高資明陽丹川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二十冊 四川

一百

六縣發思州之丹陽城樂感化思土多田立縣其年省思義明陽丹川立縣二年入省丹陽一縣四年改務州爲思州以界內思印水爲名其年以涪州扶陽二縣八年入以多田城陽二縣俱割入費州入廢感化縣十年入以高富縣割入黔州十一年入省伏遠縣但領務川思土寧夷三縣開元四年入以川東立思印縣二十五年割寧夷縣屬夷州大寶元年改爲寧夷郡乾元元年復爲思州黃巢二賊西陽蠻叛駟馬將人才征之有以留守其地立化時中國無主冉氏遂據之按志宋政和元年復于務川縣置思州領縣三西陽隸焉復陞爲州知州冉守思善於撫字商人陳之元李冉氏也知本州明土珍得據以自陽州爲沿邊溪洞軍民宣慰司國朝洪武初冉如彪賴土歸附仍爲西陽州後陞爲西陽宣撫司今冉氏子孫世襲領石卯洞

長官司、水樂中、改隸重慶府、建立學校、俾新軍習、三年入觀、十年大
通、略北諸郡縣、志云、司西北百八十里、內陽山、入點江、縣界、即圖
志云、小白山、八龍、傳界、即玉昌、縣、通處也、水經注云、白水北岸有熱
陽縣、許慎曰、溫水南入點、蓋覺水以下、津流注之、通稱、故縣、故名、
西、脚、漢口、在、建、陵、縣、故、城、上、五、十、里、左、合、白水、白水、人、東、歷、其、故、城、
北、人、東、造、而、陽、故、縣、而、東、出、也、兩、縣、相、去、水、道、可、四、百、許、里、於、
陽、合、志、云、司、東、南、九、十、里、三、江、山、江、津、出、而、陽、與、二、小、漢、會、合、平、茶、
水、東、歷、辰、州、大、江、其、地、廣、袤、七、百、里、東、至、保、靖、宣、撫、司、界、至、彭、水、
縣、界、南、至、平、茶、長、官、司、及、思、南、沿、河、界、各、三、百、里、北、至、大、田、軍、民、千、
戶、所、界、四、百、里、當、思、南、之、要、衝、隆、利、湖、之、邊、境、山、溪、阻、深、易、為、憑、
古、號、難、治、八、分、三、種、曰、拉、梭、曰、苗、家、曰、南、客、噍、則、補、羅、山、林、其、則、散、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二十冊 四川

百一

廣、嚴、穴、借、貨、以、則、不、為、矣、始、則、累、世、為、親、編、戶、十、三、里、其、舊、有、九、
溪、十、八、洞、鑿、相、是、九、江、後、漢、西、南、一、帶、近、為、鎮、軍、而、殘、破、境、上、日、削、
莫、克、振、復、漸、常、苦、患、于、我、焉、石、郎、長、官、司、西、陽、舊、地、也、先、朝、自、不、
楊、昌、安、者、竊、據、其、地、思、安、不、象、楊、業、之、裔、宣、和、間、征、任、有、功、變、人、畏、
賊、因、世、為、石、郎、上、知、府、洪、武、初、楊、金、隆、歸、改、立、長、官、司、設、長、官、二、員、
皆、楊、氏、世、職、別、設、流、官、吏、目、一、員、主、其、租、稅、附、屬、西、陽、觀、亦、不、親、至、
東、映、人、織、布、以、為、衣、俾、長、刀、而、補、獵、編、戶、二、里、鎮、鑿、洞、而、帶、五、溪、
連、點、彭、而、接、別、楚、東、至、石、凱、子、界、西、至、平、茶、司、界、南、至、邑、梅、沙、十、
北、至、而、陽、石、關、洞、與、鎮、軍、而、密、通、地、勢、孤、懸、不、滅、于、二、洞、也、志、云、
石、郎、人、呼、石、版、為、已、墳、治、南、一、里、已、墳、山、言、此、山、多、版、石、也、人、二、里、
有、石、崖、上、人、呼、為、密、那、屋、屋、下、有、洞、世、傳、有、道、人、修、行、其、中、每、以、餅、

餅、獻、遊、者、在、洞、中、猶、見、其、麵、餅、出、洞、外、則、石、矣、

平茶長官司

奉、舊、縣、中、部、三、國、舊、吳、為、野、陽、縣、地、隋、屬、已、東、郡、唐、武、德、初、屬、思、州、
天、寶、間、屬、寧、夏、郡、立、代、伯、于、焉、宋、政、和、間、始、得、其、地、置、平、茶、洞、元、初、
改、為、江、足、子、平、茶、等、處、長、官、司、隸、思、州、安、撫、司、以、其、地、校、楊、大、富、為、
土、知、府、洪、武、間、楊、拉、那、歸、附、改、授、長、官、司、隸、西、陽、宣、撫、後、改、隸、渝、州、
觀、資、賦、稅、大、略、與、西、陽、同、編、戶、三、里、所、屬、有、五、種、夷、言、語、俚、語、
補、綴、大、略、略、說、野、麻、棉、布、坐、落、治、病、歌、唱、送、殯、號、為、南、客、其、地、廣、
袤、一、百、二、十、里、東、至、石、郎、長、官、司、界、一、十、里、西、至、貴、州、馬、羅、長、官、司、
界、一、十、里、南、至、洞、仁、府、界、一、百、里、北、至、西、陽、宣、撫、司、界、五、十、里、以、二、
西、為、藩、籬、石、郎、為、襟、帶、也、志、云、治、南、諸、葛、洞、相、傳、武、侯、征、九、溪、蠻、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二十冊 四川

百二

信、宿、洞、中、石、存、存、人、云、隸、於、洞、中、以、一、握、粟、秣、馬、化、為、石、粟、至、今、
神、之、而、三、十、里、曰、歲、山、高、聳、神、天、上、人、言、此、山、白、則、有、年、積、雪、為、白、
也、山、之、水、一、流、入、東、南、名、噴、溪、以、溪、聲、如、鳴、噴、一、流、入、西、南、為、滿、溪、
以、其、水、常、溢、不、流、治、北、有、高、秀、山、升、崖、翠、壁、望、如、畫、圖、土、夷、致、所、謂、
地、多、秀、山、聲、神、萃、望、者、矣、其、人、競、悍、善、戰、萬、曆、初、年、為、湖、之、役、長、官、
楊、光、祖、之、功、為、多、

邑梅長官司

宋、末、不、存、楊、光、甫、據、其、地、元、改、為、梅、鄉、以、楊、氏、為、土、知、府、明、至、珍、
潛、據、改、為、邑、梅、沿、邊、洞、軍、民、所、洪、武、初、楊、金、奉、歸、附、立、為、長、官、司、編、
戶、五、里、初、隸、西、陽、水、樂、初、改、隸、渝、州、其、地、廣、九、十、里、袤、三、百、三、十、
里、東、至、湖、鎮、溪、十、戶、所、界、七、十、里、西、至、貴、州、馬、羅、長、官、司、界、二、十、里、

南至平頭者可長官司界一百里、北至西陽軍司界一百三十里、
其八諸異蠻音、不穿姓而用不長槽為的而吞福溪源苦葛水代蠻
而鮮宿而始細以牛隻為等、疾病以牛視為醫、競相樹、味公素、雖有
勇敢、徒以階、然不能禁草而之醫食也、志云、司西南六里壽山
林不盡茂、此山曾漢唐建翠、四時不凋、東三里黃牛山、相傳土官
楊四哥高嶺始自馬羅過此、見土地膏腴、宜耕種、因喜、推黃牛以享
衆、故司為南八里有此山、昔八輩、蓋此山、驍固著、生世長又後四
時皆司、土民未食之、西北二十里、凱歌河行者至此、必誦而渡、俗呼
凱過河、河十有凱子寨焉、

下川東道

名姓宜撫司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二十冊 四川

百一

奉屬黔中郡漢置祥柯郡、晉初為後即郡、漢字記、後即郡有且蘭縣、
漢武時、使發南夷兵征南越、且蘭人從、乃及漢、發已蜀、於射擊、能之、
遂平南夷、以為祥柯郡、樂史註云、今治州之義泉郡也、後周於石姓
地置施州、唐改為清江郡、方輿勝覽、施州、東晉、宋、桓元、誕、夏、不陽蠻
中、築城臨施水、號施土城、子孫襲土、至後周保定初平之、以其地置
施州、而清江郡隸焉、州乃施土之餘城、故以為名、尋改為壽州、人改
為庸州、人為清江郡、恭帝復置施州、土失改、唐改施州為清江郡、宋
改清江為南賓縣、按唐武德二年、分浦州武寧縣西界置南賓縣、屬
忠州也、武寧今改巡檢司、在司北百里外、志云、司東北百四十里
有山、形如張蓋、俗曰石涼傘、即石幢之說也、按漢字記、祥州有庭安
縣、漢祥柯郡也、有西連石門四十九頭、不諸山、有古祥柯郡城、

陽國志云、祥柯郡上當天、故多雨澤、今有古城在郡西、即漢大後
之時所保於此、有石堂關、華陽國志云、且蘭縣西南有地、名石堂關、
柱蒲關、漢書亦云、祥柯郡有柱蒲關、石姓之名不此、志云、司治南
山、石姓大、峯門山、兩崖壁立、中通行、有古壘、據方輿勝覽、東門
山、石姓、西、北、五、十、里、東、即、後、即、故、地、古、朱、夷、身、分、界、入、貢、之、門
戶、也、人、之、竹、土、伺、在、歌、羅、寨、西、北、五、十、里、東、門、山、崇、寧、關、賜、靈、應、廟
額、歌、羅、寨、在、後、即、縣、唐、置、珍、州、乾、德、四、年、蠻、酋、珍、州、利、史、田、景、遷、四
州、細、土、以、西、江、為、界、自、是、西、江、以、北、所、謂、後、即、縣、故、地、蓋、入、施、州、矣、
竹、土、即、後、即、侯、也、勝、覽、又、云、施、州、驛、北、有、馬、公、求、未、詳、志、云、司、西
北、二、百、里、外、有、馬、頭、山、山、頂、有、馬、黃、廟、祝、馬、伏、波、黃、山、谷、處、蓋、山、谷
入、黔、州、安、置、取、通、施、州、故、人、慕、而、徇、之、其、封、城、東、至、黔、江、縣、界、二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二十冊 四川

百四

百里、西至都郵縣界、南至武清縣界、各百七十里、至忠州界百二十
里、編戶三里、其民悍而好戰、兵馬稱強、間有所調遣、輒踴躍赴興、
地紀勝云、施之地、雖細夷、後、猶、近、華、風、故、鄉、音、則、蠻、夷、已、舊、漢、言、語
相混、其山、岡、砂、石、不、通、牛、犁、唯、後、不、燒、食、以、種、五、穀、陰、冬、可、單、盛、麥
可、伏、矣、方輿考云、施州蠻者、要路衝外、熟夷、蓋、唐、彭、水、蠻、也、咸、平
中、施、蠻、嘗、入、寇、詔、以、鹽、與、之、且、許、其、以、粟、轉、輸、蠻、大、悅、自、是、不、為、邊
患、後、因、饑、人、以、金、銀、倍、賣、其、質、于、官、易、粟、官、不、能、禁、照、寧、六、年、施、詔
州、蠻、以、金、銀、質、來、者、倍、質、通、知、七、年、不、贖、則、變、易、之、者、為、金、熊、不、經
制、清、井、事、蠻、酋、田、現、等、四、州、施、點、北、近、蠻、子、平、精、謀、戰、關、越、後、朝、注
書、謂、結、為、義、勝、軍、其、後、清、州、清、井、石、康、蠻、叛、皆、獲、其、同、夢、祥、羊、談
忠、為、間、夷、人、祥、符、中、書、寇、掠、邊、臣、務、陳、來、使、人、招、其、酋、長、祿、之、以、券

東自後有欲而馬之者不得已。人。一。卷。括。之。其。間。紛。爭。者。至。有。自。陳。若。某。人。獲。殺。孫。人。遂。得。一。卷。九。段。其。民。信。之。互。相。計。較。為。寇。甚。者。則。受。多。春。照。第。中。會。之。前。後。凡。百。餘。卷。子。孫。相。承。世。世。不。絕。因。其。各。盜。意。謀。鋤。之。罷。其。舊。卷。一。切。不。與。自。是。夷。人。崇。服。不。復。犯。塞。渝。州。志。云。宋。景。定。中。蠻。酋。不。為。馬。行。州。同。向。土。壁。平。帥。入。敗。元。兵。繼。平。元。漢。同。美。按。鎮。國。上。將。軍。領。鎮。帥。印。石。姓。安。撫。司。入。使。世。守。且。土。元。改。石。姓。軍。民。府。存。隆。安。撫。使。司。後。以。生。失。作。亂。為。定。虎。什。用。獲。交。實。改。隆。安。撫。使。司。明。士。珍。得。據。時。為。先。制。牌。印。按。石。安。撫。司。國。朝。洪。武。七。年。克。復。安。撫。使。馬。克。用。出。降。洪。武。年。隆。安。撫。使。司。石。姓。安。撫。司。石。姓。世。襲。鎮。守。慶。嘉。靖。四。十。二。年。改。鎮。慶。州。土。兵。考。云。施。州。思。路。安。撫。司。石。姓。馬。氏。姻。戚。同。事。邊。界。備。終。不。休。蓋。馬。氏。內。不。和。於。妻。夫。外。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二十冊 四川

百五

不。睡。於。族。人。習。殺。計。奏。動。身。十。次。北。一。日。矣。近。人。與。其。同。知。陳。思。廣。計。奏。擊。安。撫。中。本。結。經。略。志。云。重。慶。二。府。所。轄。播。磨。石。姓。等。土。司。及。黔。江。武。隆。彭。水。思。南。沿。建。始。奉。節。巫。山。雲。陽。等。十。州。縣。皆。播。磨。與。湖。廣。施。州。衛。所。轄。散。七。施。南。唐。崖。思。路。思。遠。忠。孝。容。美。等。土。司。之。地。播。磨。相。關。不。牙。交。制。弘。治。元。年。於。是。州。設。兵。備。副。使。統。轄。播。磨。安。撫。江。等。地。及。湖。廣。播。磨。施。州。等。衛。所。止。德。關。監。郵。作。亂。調。各。土。司。征。剿。因。而。曉。知。蜀。道。險。易。居。民。村。落。不。時。出。沒。行。劫。施。衛。官。旗。貪。其。子。女。財。帛。之。遺。相。與。素。裏。為。最。運。例。增。議。故。諸。夷。得。逞。嘉。靖。十。年。於。黔。江。十。戶。所。散。毛。宣。撫。司。中。界。設。立。老。層。等。三。關。五。堡。二。十。年。川。湖。會。題。設。九。水。守。備。官。一。員。施。於。衛。駐。副。保。其。物。東。兩。省。徵。上。夷。司。川。湖。守。巡。得。膏。節。制。之。北。史。後。周。恭。帝。二。年。巴。西。人。難。淹。扇。動。群。蠻。以。附。

渠。擊。師。向。鎮。漢。向。白。虎。等。應。之。而。立。于。王。人。攻。陷。信。州。因。為。廣。田。唐。等。抄。斯。江。路。大。子。榮。復。據。州。之。政。陽。卻。日。福。仁。州。刺。史。并。隣。州。刺。史。而。微。亦。舉。兵。逆。命。詔。田。弘。賢。若。敦。潘。和。李。靈。哲。等。討。破。之。周。武。成。初。又。擊。州。叛。州。軍。討。定。之。尋。而。冉。公。賢。向。立。于。王。等。又。攻。陷。而。帝。殺。開。府。楊。長。華。並。相。率。作。亂。前。後。遣。開。府。元。契。趙。聖。剛。等。總。兵。出。討。難。關。前。其。族。類。而。元。應。未。降。天。和。元。年。詔。開。府。陸。騰。督。王。亮。司。馬。商。等。討。騰。水。陸。俱。進。次。于。湯。口。先。遣。當。之。而。今。賢。方。添。增。城。池。嚴。設。行。禦。道。具。長。子。而。黎。次。子。南。王。鎮。其。支。屬。於。江。南。險。要。之。地。置。立。十。城。連。結。密。陽。壁。為。其。聲。援。令。賢。率。其。卒。固。守。水。邏。城。騰。乃。總。集。將。帥。謀。進。施。威。欲。先。取。水。邏。然。後。經。略。江。南。騰。言。於。眾。曰。今。賢。內。恃。水。邏。金。湯。之。險。外。託。洛。陽。輔。車。之。援。非。復。資。糧。克。實。器。械。精。新。以。我。懸。軍。攻。其。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二十冊 四川

百六

嚴。軍。視。一。戰。不。難。更。成。其。氣。不。知。賊。軍。湯。口。先。取。江。南。南。其。毛。胡。然。後。建。軍。水。邏。此。制。勝。之。計。也。眾。皆。然。之。乃。遣。開。府。王。亮。率。眾。渡。江。司。日。攻。孤。其。八。城。而。山。重。奔。散。獲。賊。帥。冉。公。并。生。口。三。千。八。降。其。部。眾。一。千。戶。遂。所。募。鎮。戍。數。道。分。攻。水。邏。路。經。石。壁。城。險。峻。四。面。壁。立。故。以。名。為。唯。有。一。小。路。緣。而。上。壁。壁。以。為。峭。絕。非。兵。眾。所。行。騰。被。中。先。登。眾。軍。繼。進。滿。經。危。阻。累。日。乃。得。登。且。騰。先。任。隆。州。總。管。雖。知。其。路。壁。即。皆。伯。黎。毋。安。而。與。全。賢。有。隙。騰。乃。招。誘。伯。黎。等。結。為。父。子。人。遂。錢。集。伯。黎。等。既。是。為。鄉。導。水。邏。側。人。有。乃。勝。城。者。是。是。阻。要。全。賢。使。其。兄。龍。其。弟。之。騰。人。密。告。龍。無。云。若。平。水。邏。使。其。代。全。賢。處。之。龍。其。大。悅。遣。其。子。詣。騰。乃。身。加。禮。接。賜。以。金。泉。鑒。貪。利。既。深。仍。請。立。効。乃。謂。騰。曰。欲。翻。所。據。城。恐。人。力。寡。水。騰。許。以。三。百。兵。助。之。既。而。遣。

二十八衛救復進龍其力不能禦遂平台勝城晨平水邏警衆大潰
斬首萬餘級全賢遁走而獲之司馬裔人別下具二十餘城獲警印
并三公等驍乃積其骸骨於水邏城側爲京觀後望遠望見輒大哭
曰此狼突之心難矣時向五子王據石壁城令其子寶勝據雙城水
邏平後頻遣騎之而五子王猶不從命又遣王亮屯牢坪司馬裔已
嬰城以固之騰慮雙城孤峭攻未可拔賊若委城而散人難追討乃
令諸軍圍迫立柵道其走路賊乃大驚於是縱兵擊破之禽五子王
於石壁獲寶勝於雙城悉斬諸向首領生禽萬餘以信州舊居白帝
橋更於劉備故宮城南八陣之北臨江岸築城移置信州又以左縣
信陵補縣治築城置防以爲襟帶焉天初六年蠻梁母祖蕭母龍
及反詔大將軍趙閣討平之自此蠻群懼息不復爲寇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二十冊 四川

百七

川北

板橋堡

華陽國志秦昭襄王時白虎爲害自秦蜀已漢惠之秦王乃重募
中有能然虎者邑萬家金帛稱之於是其胸膠膠何射虎秦精
等乃作白竹弩於高樓上射虎中頭三箭白虎常從群虎驟急盡搏
然群虎大响而吼秦王嘉之曰虎歷四郡害千二百人一朝悉除功
莫大焉欲如要王嫌其美乃刻石爲盟要復其人頃田不租十妻
不算傷人者論然人者顧死須錢盟曰秦犯夷輸萬龍一雙夷犯秦
輸清酒一鍾夷人安之漢興與關中范目從高祖定秦有功高祖因
復之率以射白虎爲事戶歲出資錢口四十故世號白虎復夷一曰
板橋堡今所謂石頭虎子者也順德之世板橋數反太守蜀通即趙

溫思信降賊於是若導出九轉之木胸胞有連理之木元和二年板
橋復叛以害三蜀漢中州郡連年苦之遣御史中丞蕭瑒督益州兵
討之連年不克天子欲大出軍時征伐殷繁問益州討曹者以討峻
益州討曹操程包對曰板橋七姓以射白虎爲業立功先漢不爲義
民復除猛侯但出資錢口歲四十其人勇敢能戰昔是數入漢中郡
縣破壞不絕若讓得板橋未屠誦盡號爲神兵羌人畏忌傳諸種
羣勿復南行後連年二年是復入漢故守連連復板橋板橋之若微
板橋則蜀漢之民爲左社矣前車騎將軍馮異南征難校丹陽精兵
亦倚板橋近益州之亂來蕭以并涼勁兵討任無功太守李嚴以板
橋平之功如此本無惡心長吏卿等更賦至重僕從過於奴婢等
楚陸於因唐至乃據妻賣子或自剗陳寬州郡牧守不埋去關庭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二十冊 四川

百八

連連不能自關舍怨呼天叩心窮谷怨於賊後因乎刑醢邑復相斂
以致版反非有深謀全計階號不執但逞明能牧守益異資穀安使
實募從其利陳自無安集不煩征伐也昔中郎將尹軌征美樓動益
郡百姓謠云唐來尚可戶將殺我孰徵還後美自破退如往惡見權
之遣軍不知任之所即天子從之遣太守曹諱軍討降敵一朝清敵
按此蠻北道已梁開常有之 寰宇記云漢末天下亂自己而之宕
梁遣子漢中楊中城抄掠行賊旅爲楊中已魏武克漢中李特相將
五百家歸之魏武人遣子略陽地復號之爲已也 後漢書云板
橋蠻其在黔中五溪長沙間則爲蠻之族其在峽中已梁間則爲
唐君之後按杜元庭錄異記李特字玄保唐君之後昔武落鍾離山
崩有石穴二所一赤如丹一黑如漆有人出於赤穴者名務相姓巴

氏有出於黑穴者凡四姓：陳氏、柏氏、鄭氏、五姓。借出爭長。於是
拾相約以劍刺穴。能者為厚居。因姓其著。而務相之劍。懸焉。又以
土為船。離書之。而浮水中。者曰。若其船浮者。為厚居。務相船人獨沉。
於是遂稱厚居。乘其土船。將其徒卒。當其水而下。至於醫陽。醫水神
女子止。厚居曰。此魚鱗所居。地人廣。大與居俱生。可止無行。厚居曰。
我當為居永厚地。不能止也。醫神夜從厚居宿。且執土為龜。諸神
皆從。其飛蔽日。厚居欲殺之。不可別。又不知天地東西。如此者十日。
厚居即以青擇遺醫神。曰。此宜之。與汝俱生。不宜。將去汝。醫神安
而醫之。厚居至。石上望。層有青擇者。跪而射之。中醫神。醫神死。群
神與俱。康者皆去。天乃開玄。厚居復乘土船下。及夫城。夷城石岸曰。
集水亦曲。望之如穴。故厚居數回。我新從穴中出。今又入此。奈何。厚居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二十 四川

頁

即為前。廣三丈餘。階級相承。厚居登之。岸上有平石。長五八方。厚居
休其上。投策計其。皆者石。長因立城。其旁而居之。其後種。種遂繁。泰
并天下。以為。然中。海。賦。之。廣。出。錢。四十。萬。已。人。呼。賦。為。實。因。謂
之。實。人。也。土。相。是。李。梓。州。詩。美。女。輸。梓。柳。不。此。後。蓋。而。望。之。則。種。初
出自。果。邑。之。間。自。漢。中。遠。于。印。侯。川。洞。之。間。所。在。皆。有。俗。多。不。辨。姓
氏。又。無。名。字。往往。推。一。首。帥。為。主。亦。不。能。遠。相。統。編。父。死。則。子。繼。若
中國之貴族也。神主各有數角一雙。使其子。子。自。吹。擊。之。按。蜀。本。無
種。李。勢。時。諸。種。始。出。已。西。梁。川。廣。漢。陽。安。資。中。建。為。梓。潼。山。谷。間。十
餘。萬。落。以。似。劍。縣。為。益。州。人。愚。自。神。元。子。敏。蜀。之。後。乃。不。能。制。人。蜀
人。東。流。山。隘。之。地。多。空。據。是。扶。山。陰。谷。與。蜀。人。參。居。近。者。頗。輸。租。賦。
在。深。山。者。仍。不。為。編。戶。至。果。武。寧。梁。益。二。州。處。最。險。狹。以。自。保。關。公

私。願。藉。為。利。後。魏。正。始。初。梁。將。夏。侯。遵。舉。漢。中。附。魏。魏。遣。南。書。郎
密。為。梁。益。二。州。刺史。以。鎮。之。其。後。以。梁。益。二。州。控。攝。險。遠。乃。立。巴。州
以。統。諸。種。後。以。巴。南。帥。嚴。始。興。為。刺史。人。立。隆。城。鎮。管。轄。二。十。萬。戶
所謂。北。據。是。也。嚴。始。興。相。布。魏。明。帝。孝。昌。中。據。城。叛。梁。益。二。州。遣。將。討
之。攻。陷。巴。州。執。始。興。斬。之。後。梁。益。入。梁。自此。人。備。梁。夷。後。周。武帝。平
梁。益。之。後。令。所。在。鎮。戍。其。與。蜀。人。雜。居。者。亦。頗。從。賊。後。然。天。性。暴。亂
旋。欲。屠。殺。每。歲。命。隨。近。州。鎮。出。兵。討。之。獲。其。人。以。充。賂。謂。之。壓。獠
或。獲。有。兩。旅。往。來。亦。資。以。為。貨。公。卿。達。于。民。庶。之。家。有。獲。口。者。多。矣
然。其。種。類。滋。蔓。保。據。最。堅。依。林。走。險。若。獲。平。地。惟。人。無。知。始。因。禽。獸
諸。夫。二。中。最。難。以。道。義。招。懷。也。依。樹。積。不。以。居。其。上。多。曰。千。樹。千。樹
小。大。隨。其。家。口。之。數。好。相。殺。害。多。仇。怨。不。敢。違。行。性。固。禽。獸。至。于。悠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二十 四川

頁

悠。父子。不相。避。惟。手。有。兵。刀。者。先。殺。之。若。殺。其。父。走。避。于。外。求。得。一
狗。以。謝。其。母。然。後。敢。歸。世。得。狗。謝。不。獲。雖。恨。若。報。怨。相。攻。擊。必。殺。而
食。之。進。相。劫。掠。不。避。親。戚。責。諸。狗。而已。亡。失。兒。女。一。哭。便。止。親。戚。此
後。指。校。相。責。避。責。者。啼。叫。不。服。避。避。之。乃。將。買。人。捕。逐。若。亡。報。獲
便。釋。之。但。經。持。者。即。服。為。賤。認。不。便。飲。更。稱。良。矣。就。捕。持。者。不。論。古
夫。用。竹。為。簞。群。聚。野。之。以為。音。節。能。為。細。布。色。至。鮮。淨。大。狗。一。頭。買
一。生。口。性。尤。兇。鬼。所。殺。之。人。美。貌。鬚。眉。必。剃。其。面。皮。籠。之。于。竹。乃。燒
鍊。之。曰。鬼。鼓。舞。祀。之。以求。福。利。俗。尚。淫。祀。至。有。責。其。昆。李。妻。等。者。
乃。自。責。以。供。祭。焉。鑄。銅。為。器。大。口。寬。腹。名。曰。銅。甕。甚。薄。且。脆。易。于。熟
食。而。陽。樵。根。據。婦。七。月。生。子。死。則。豎。棺。埋。之。木。耳。舊。實。年。西。好。廣。角
為。器。其。死。則。屈。而。燒。之。埋。耳。後。小。骨。類。人。黑。如。漆。小。寒。則。持。沙。自。處。

但出其南島、續博物志曰、海國論云、蜀中本無蚊、晉末李雄之亂、山
谷洞中壤壤而出、轉轉而入、自為夫婦、而益多、夫土乾則生、地濕
則生、蚊、積穀則生、蠶、腐肉則生、蛆、蛆化為蠅、蠅入自生、蛆入自生
蠅、豈有窮乎



天下即國利病書
編原第二十冊 四川
頁一

浙江上
備錄

江防輯畧浙江之源始於贛縣林歷山一線之微（贛縣林歷山一線之微）塘江之黨子門而入海焉故黨子門者乃省城第一門（第一門）外峙乃第二門戶此外無山惟羊許山獨立海中東接衢洋而控吳淞江口此為第三門戶羊許二山有防然後石墩鳳凰（石墩鳳凰）塘黨子門可守黨子門可守然後省城無恐此其大畧也沙起錢塘東至吳淞曾無間斷海外諸沙亦向此而轉惟平坦延曠故賊皆可登是蘇松抗嘉四府連環一脈利害安危輔車相依者也然險要之防有二曰海洋曰江洋往者倭寇結巢金山拓林貽害浙之昌化富陽石墩漁浦此海洋之患也沿江多盜劫掠客船此江洋之患也今欲求省城無虞當守附海之三關欲求三關寧謐先防大海之羊許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二冊

浙江上

一

羊山孤懸大海去乍浦太遠我舟頓此設遇東北颶風賊舟便捷彼此聲驅勝負難必許山寨門淺狹止可避東南之風賊乘東北風利吾開舟亦為並駕惟海盜白塔山去秦駐山不遠四風皆便賊由大洋而來隨處可繫是海盜一關尤四面之控制也惜乎逼於內地非早見預待之所賊由羊山直進紀海盜者必藉乍浦三關兵船以禦之乍浦海中有山至下八山為極遠此外則茫洋無山矣倭船之來必到八山之盡陳錢壁下山取水候風流紀先年兵船畏彼中風濤危險止分守八山之內港每年黃魚生發之時各府漁船俱聚八山相近內洋下網遂致倭賊抄掠人船引劫各處隆慶三年軍門谷公中虞設立遊哨兵船委把總一員直哨壁下等洋遇賊即剿然後內

港無虞若八山無哨邏之兵萬一倭賊擄漁樵人船揚帆至黨子門再驅土人駕使入江為害不小雖有紹嘉二區防範兵船然遇露雨黑夜咫尺難辨海洋遼闊深不可虞是黨子門之險與下八山之哨首尾相應尤為緊要若嘗聞之海軍父老言邑中南有諸山寶惟江門東有黃灣尤通海港而端相距百四十里而中無城守先年島夷屢犯首趨龍嶺後據石墩人民死徙不可勝紀苟有巖城扼其險要使賊無駐足之地東不得以過素花而至硤石南不得以犯省會而浮錢塘縣治得此兩翼庶不獨當風濤之衝凡此皆防海之總要也江洋之患須嚴督巡江兵船之哨探戒備沿江漁船之剽掠是防江之總要也又聞之錢塘江兵船二十艘原議汛期出黨子門哨探平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二冊

浙江下

二

時分定地方上抵富陽迄南與嚴州兵船交會捕盜近來玩愒殊甚每日泊船徐范二村江濱專攻手藝不習兵防且目兵脆弱船械朽敝豈惟不能出洋江上亦難展布虛糜糧餉恐誤軍機所宜速行議處者也若訓練江洋之水兵控扼海洋之門戶庶乎江海互攝內外交防省會無虞兩浙無恐守兩浙者即所以倚角蘇松守蘇松者即所以鞏固金陵唇齒而全首尾相應制內禦外之長策無踰於此矣

聯蘇松嘗與并浙之嘉湖杭嚴八府屬一臂撫以保江南腹心議
今西北盡我馬之場矣識者謂江南 量必當軍固以備 巡幸且財
賦所自出也賦其腹心則在蘇松嘗鎮嘉湖七府之地以形勢言之北
則長江天塹南則錢塘襟帶東則大海汪洋西則萬山屏蔽真山川天險
以衛其神皋乃以地本一區偏分直省臂指不應吮腹不適若合七府
為一督撫駐劄鎮江則應蘇杭改吳淞副將為大將改海鹽參將為副將
設鎮江京口一副將如昔山之蛇以鎮江為首蘇州為腹杭州為尾湖州
帶山松江黃海為左右翼嘗嘉為喉腸胃諸經絡嚴州雖稍遠狀地
連杭界萬山巖抗蔽嚴塘不可它屬以之為足狀後可以扼險守要而
南都之左馮翔以固不然自蘇松密與杭嘉湖接壤諸地既無山海之阻
又無間阻可塞則然中斷韓之人身恰至腰臂分焉而截其何能生今試

天下即國利病書

卷第十一册

浙江上

三

言其造腹水陸之不可分者有八江海入口臺北自鎮江京口南盡杭州
錢塘江之蟹子門自京口鎮而下為常州之孟河江陰之黃田港蘇
通鎮為蘇州府之福山港海鹽港係江海接界遠近嘉定縣之吳淞鎮
大海鹽鎮太倉州之劉家河鎮海鹽港為松江上海縣之黃
浦口淞口海鹽港現 再至金山 而直隸之兵防已盡逼此為
浙江之乍浦港新海鹽港蟹子門而大海從蟹子門而入錢
塘江直抵杭城下上湖蘇州以上諸山溪灘千里之間費者實珠以沿遠
水路之不可分者一太湖浩蕩廣八百里在蘇州之西常州之南湖州之
北所屬縣有長洲吳縣吳江蘇武進無錫宜興等縣歸安長興德清湖
等縣與中腹水路之不可分者二平望江黃湖海鹽等處為蘇嘉湖三
府之咽喉所跨縣有吳江歸安烏程嘉興秀水嘉善縣與中腹水路之不

可分者三潮天獨壁瀝山沉湖湖州等處為蘇嘉三府之間道海船可
入所跨縣有長洲崑山蘇華亭青浦嘉善海鹽秀水嘉興等縣與中
腹水路之不可分者四運湖如帶長巨八百里自杭之北新關至鎮之京
口壘杭嘉蘇嘗鎮五府以中腹水路之不可分者五海塘長巨五百里自
杭之蟹子門蘇起至松之黃浦口塘岬島澗如城一騎可到中間設五寶
山新川沙北塘青村等處皆北 南漕運經松蘇杭金山衛水
陸兩路已上直達乍浦新海鹽等處皆北 南漕運經松蘇杭金山衛水
將以彈壓之而金山以上為直乍浦以下屬浙彼此不知堅瑕莫辨必沿
海陸路之不可分者六宜興以上即至溧陽應東擴直接蕪湖若從蕪湖
運糧竟入常州內地稍南安便從廣德入湖州之長興縣宜興長興二縣
對峙所當聯絡陸兵固守此中腹陸路之不可分者七官塘延亘如運河

天下即國利病書

卷第十一册

浙江上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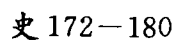
之界可以馬步並進中無險要可斷此中腹陸路之不可分者八有以八
不可分又有三大害一曰吳耕浙販浙之米價每溢於吳浙商船糧運
不絕居民之射利者又樂與之以致吳民嘗苦饑而浙商倍獲利自用兵
以來江廣之米漸以難致全賴此本地之粟而秋成之後搬運一空吳人
不辭越境而敵諸高此其為害者一曰吳盜浙竄嘉湖之間潮蕩眾闊
爰有巨魁鹿匪奸盜每聚至千人劫掠于吳而逃庇于浙官兵互相推諉
文移莫可勾攝此其為害者二曰吳盜浙權蘇松沿海亦有強盜而不
設運司分隸于浙夫鹽產于吳而稅歸于浙當此兵興之際獨不可以佐
吳力乎況乎私鹽出沒亦不能行其清嚴以其為害者三夫直隸四府皆
衛江海浙之四府惟杭嘉臨海我蘇松四郡既出兵力以衛浙而浙反以
累吳平時尚然若一旦有事必至吳堅彼瑕必備彼隙一處潰防則在

無用故以八府合屬一撫以統三鎮而杭嘉四府亦宜設處兵餉以佐協
守則地勢既專地利亦盡安保江南之急者也其浙撫則核駐浙東紹興
以保障寧紹溫台處全衢七府以爲江南屏蔽外敵可耳蓋浙海要衝皆
在浙東若寧波之定海關以及台溫南北洋諸境并溫處萬山如天台
雁蕩溫括蒼處四明寧四大山亦皆在浙東浙撫允宜坐駐紹興以控浙
外海并攝諸山伏莽之寇此不易之定論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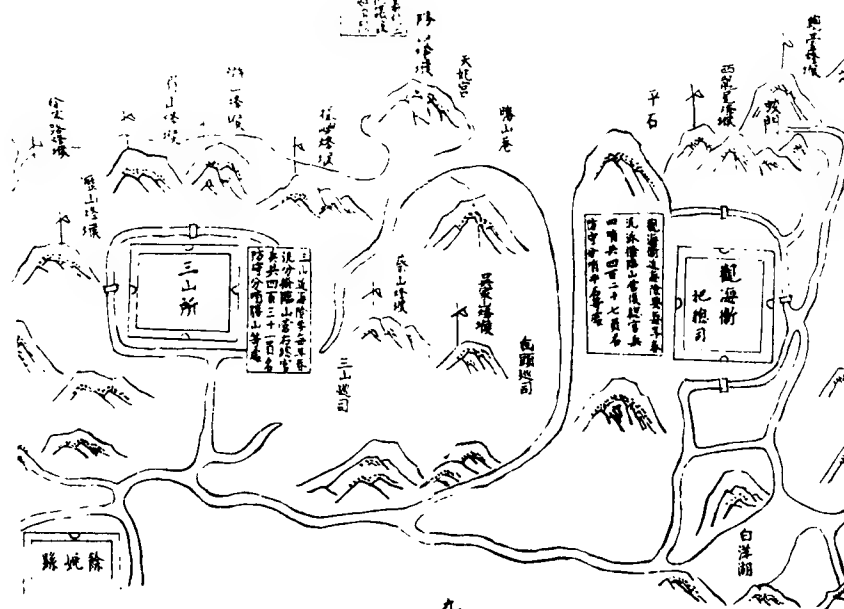
萬曆四十二年巡撫御史楊鶴疏 浙直沿海自信國公經畧以來至嘉靖末
年築城建堡設營寨塔布星安足可防禦但今議者尚有邊議謂舟山仍
宜復縣以固浙東之藩金山亦宜建縣以聯浙直之勢矣浙城宜移近李安
洪以扼三江之水口水亦宜分一衛於崇明以控蕪松之上將是亦一議也
說者謂倭奴與三吳對峙東南東北正東風俱可入犯乃日夜夜時時到
到所當防者要中惟春汛遊兵一營出守洋山以三月初十日從五月二十
五日收撤止防七十五日况修理船隻糧餉往往至四月初始過洋是
一汛實防止四十五日耳而冬防則不渡海矣清明以前小滿以後倭奴遂
不可搖帆乎夫洋山馬蹟蘇甯滿臺等山我兵防守則為信地萬一未汛之
先收汛之後倭奴突至而據之是一對馬島故事矣以吳下形勢言之洋山
蘇甯海外之天險也滿臺也南沙海上之要害也屏翰也吳淞劉河則蘇松
之門戶也福山楊舍則

留都之門戶也今惟守門庭而忽藩屏非勝集也請宜於蘇甯縣中屯駐兵營
兵船於內高山置機數百上帆檣盡在目中沃壤屯田千餘名官兵可供精
餉歲可省帑金萬餘倭奴入犯可以扼吭而拊其背止也蘇甯一山一嶺一海
中通倭之去與倭奴之來必由之路使此處常有官兵則勾引接濟之露絕
而寇伺竊發之禍消海中增一道金湯吳下多一重藩屏海上更無憂於
此惟是渡海也固是一大作用難與拘攣者道耳臣巡歷越東周行海去見
溫台寧紹皆介海濱而錢塘乃在裏海以臣計之昔日倭舟今日之倭舟日
禦倭之局非昔日禦倭之局台州四塞之國昔牛倭寇內犯先寇戚繼光後
倭始盡溫州環海而居然崇山疊嶂難以散掠此皆非倭所利也寧波為浙
之門戶重兵扼控定海是矣然欲避實擊虛必不更往人言范松之龍山平
石甯為間道使倭由之入攻如斜谷秦隆平入蜀我友在外彼友在內是
不可疎於防也雖然臣所慮者乃在錢塘甯子門之險卒未易犯其上游三

	x
--	---



原編第十一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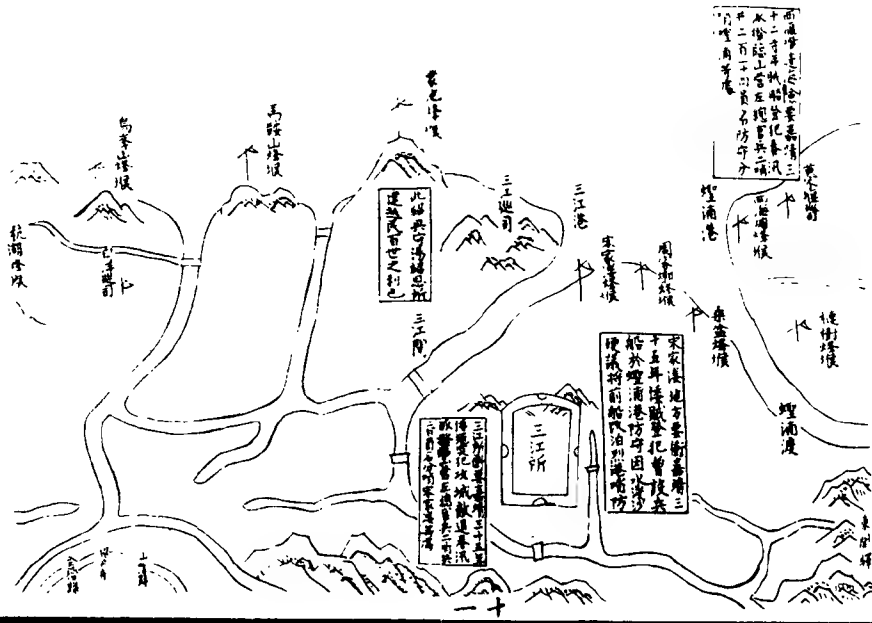


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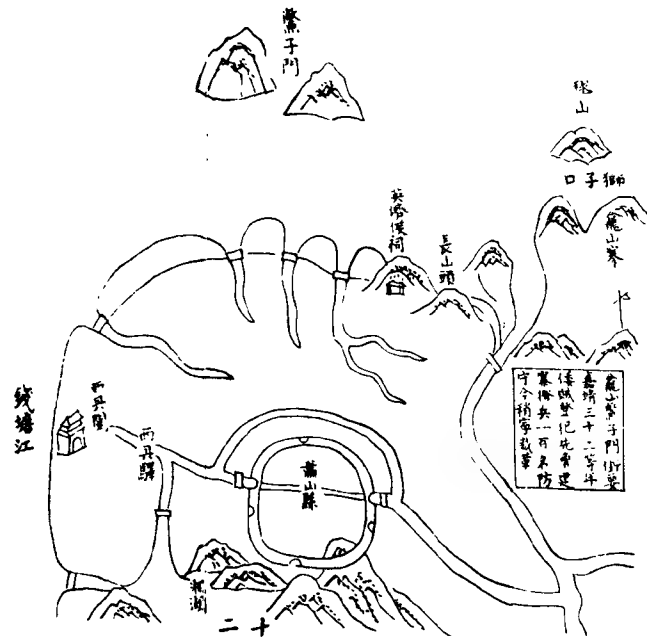
原編第十一冊 山橋水



原編第十一冊



原編第十一冊



洪武四年十月日本國王良懷遣其臣僧祖來進奉寶馬及方物并僧九人來朝又送至明州台州被虜男女七十餘口先是趙秩等往其國宣諭秩泛海至折木處入其境聞者拒勿納秩以書達其王乃延秩入秩諭以中國威德而詔旨有責讓其不臣中國語王曰吾國雖與扶僻在扶桑未嘗不慕中國之化而通貢奉惟蒙古以我狄誼華夏而以小國視我王曰我與彼亦夷也乃欲臣妾我而使其使趙姓者誅我以好語初不知其現國也既而使者所領水犀數十艘已環列于海岸賴天地之靈一時雷震風波漂騰無遺類自是不與通者數十年今新天子帝華夏天使亦姓趙豈昔蒙古使者之靈仍乎亦將誅以好語而襲我也命左右將刃之秩不為動徐曰今聖天子神聖文武明燭八表生于華夏而帝華夏非蒙古比我為使者非蒙古使者後爾若悖逆不吾信即先殺我則爾之禍亦不旋踵矣我朝之兵天兵也無不一當百我朝之戰輒離蒙古戈船百不當其一況天命所在孰能違豈以我朝之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一

浙江上

十三

以禮懷爾者與蒙古之襲爾國者比耶於是其王氣沮下堂延秩禮遇有加至是奉表箋稱臣遣祖來隨秩入貢詔賜祖來等文綺帛及僧衣比辭遣僧祖來克勤等八人護送還國仍賜良懷大統曆及文綺紗羅六年倭夷剽掠海濱德慶懷康永忠上言曰臣聞禦寇莫先於振威武武莫先於利器用今陛下神聖文武定四海之亂君主萬國民庶安樂臻於太平而北虜遺孽遠遁萬里之外獨東南倭夷負其禽獸之性時出剽竊以擾瀕海之民陛下命遣海舟剪捕此寇以冀生民德至盛也然臣竊觀倭夷居海島因風之便以肆侵掠其來如奔狼其去若驚鳥來或莫知去不易捕臣請令廣洋江陰橫海水軍四衛添造多槽快船命將領之無事則沿海巡徼以備不虞若倭夷之來則大船薄之快船逐之彼欲為寇不可得也上善其言從之十四年七月日本國王良懷遣僧如瑠等貢方物及馬十疋上命却其貢仍命禮部移書責其國王反征夷將軍

是年十月冊虜溫三府山寇吳達山葉丁者等通結作亂命延安侯屠勝宗石軍都督俞德德總兵討之明年正月賊平人賜田一莊

十五年倭國使臣隔延用來貢儀倭指揮林賢交通樞密使胡惟庸誣為寇盜以計擒之還夷使執其貨物中書省舉奏其罪流賢日本十六年六月夷船一十八隻寇金鄉小瀨寨官兵敵却之明年胡惟庸僞差廣州人李旺克宣使以還林賢率倭兵四百餘人與僧如瑠來獻巨燭中藏火藥兵器圖謀亂逆比至惟庸被誅朝廷治其逆黨嚴賢極刑夷兵發雲南守禦諸詔切責倭國君臣詔曰蒙來失獻中土受鍊金元入主二百餘年移風易俗華夏履歷凡有志君子孰不與忿及元將終英雄時聲教紛然時朕控弦三十萬礪刃以觀未幾命大將軍肆九伐之征不逾五載戡定中原蠢爾東夷君臣非道四擾鄰邦聞知帝賜傲慢不恭敵民為非將必殛乎故茲詔諭想宜知悉仍著剴與曰日本雖朝貢詐暗通姦臣胡惟庸謀為不軌故施之命信國公湯和經畧沿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一

浙江上

十四

海設防備倭元嚴下海通商之禁永樂二年四月對馬望岐等島海寇劫掠穿山百戶馬興拒戰死之尋遷蘇松諸處日本國王源道義出師獲渠魁以獻而盡殲其黨類四年上嘉其勤誠遣使齎璽書獎諭之給勘合百道定以十年一貢船止二隻人止二百道例則以冠論仍命俞士吉充都御史齎白金絲幣并海舟二艘賜之封其國之山曰壽安鎮國之山勅碑其上上親製文曰朕惟麗天而長久若日月之光華麗地而長久若山川之流峙麗於兩間而承父者賢人君子之全名也朕皇考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啓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尊高皇帝智周八極而納天地於範圍道冠百王而亘古今之統紀恩施一視而薄民物之尊嘉日月星辰無逆其行江河山岳無易其位賢人善俗萬國同風表於茲世固千萬年之嘉會也朕承鴻業享有福慶極天所覆咸造在廷周爰咨詢深用嘉歎適者對馬臺岐暨諸小島有盜潛伏特出冠掠爾源道義能服朕命咸殄滅之此為保障誓心朝廷海東之國未有賢於日本者也朕

常稽古唐虞之世五長建功漢魏即成周之隆豈微塵漢車遺亂累光華簡冊傳誦至今以爾道義方之是大有光於前哲者日本王之有源道義又自古以來未之有也朕惟維唐虞之治舉封山之典時命日本之鎮號為壽安鎮國之山錫以銘詩勒之貞石榮示於千萬世明年倭復入寇平江伯陳瑄督領海運與倭寇值于沙門島追至朝鮮洋盡獲其舟斬獲無算九年以後貢者僅一再至而其寇紛門寇沙圍諸處則時或有之十九年犯遼東之馬雄島為總兵劉江盡殲于望海場又明年倭寇浙東為朱亮祖破之于溫州徐忠破之于桃渚

永樂間安吉吳貴歸作亂長興相繼動官兵屢失利陽武侯薛祿帥兵討之御史祝某監軍奉命克定之日盡殲二邑祝偕祿至境上一鼓擒其首惡因議二邑之民費從者少稅馳奏請貸恐不及事兼程而進倭復才半月祝竟以勞卒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二冊

浙江上

十五

宣德三年閏四月行在兵部奏浙江布政司周幹言浙江海鹽縣地臨海岸每有倭寇洪武中設海軍衛及激浦乍浦二千戶所陸置烟墩水溝戰船聯望巡守因得無虞永樂七年盡拘軍船赴沈家門立水寨防守撤去烟墩倭寇乘虛連年縱掠水寨相去海蓋千里不能故援民甚苦之請如洪武中防守今蒙展勘皆以為便上曰古人云利不什不變法凡謀事須為永久之計其再令巡撫大理卿胡榮與三司計議果孰為便然後置既而倭國入貢輸額頗增定格例船過三隻人毋過三百八年倭王源道教卒遣使吊祭十年嗣王上奉謝恩正統四年五月倭船四十餘艘夜入大嵩港聚破所城轉寇昌國城亦陷時倭倭等官以失機被刑者三十六人惟爵縣所官兵擒獲一賊首名畢善慶疎之七年倭船九艘使人千餘入貢朝廷責其越例然亦其其化姑容之

十四年廣州葉宗劉作亂宗劉宣平人嘗為礦盜習武藝後充廣州府隸後府

官有違行者輒用之以自衛積久玩愒多不法恐見收遠遂率眾為亂推陳鑑前為主陶德二為輔自領兵陣以殘狠立威相傳有二飛船能殺人官兵追之屢敗績賊乘勝進攻府城兵備倉事王晟躬往招撫肩輿出城入賊陣賊就殺之以於旗幟子甫六歲亦自投城下死之御史李俊知府張佑憑城固守官軍與鄉兵協力出戰初以防牌衝陣賊運矛鉤牌又用巨竹叢稍剪出鋒芒黃以沸油番為堅利名曰龍銳用之開陣濟以銳砲會都指揮脫某者部下皆北軍精弓矢果戰果勝賊不能當遂易視之賊棄間倖至不甲而戰矢盡枝窮賊倉猝夾擊軍敗止餘一騎攢指刺之脫猶死戰不撓葉宗劉曰是何此人難殺之甚陳鑑前山上應曰殺人先殺馬既仆人將安從宗劉用其說脫為所殺時福建沙縣民鄭茂七反改號偕偕與盧警應率陽侯以征南將軍掛印征關道經廣州葉宗劉偽設田夫百餘耘于野中伏槍泥潭下唱山歌以眩之道傍列陣挑戰軍陽侯左右曰受命征關賊不征軍賊軍陽侯不聽遂出與戰賊佯北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二冊

浙江上

十六

引入山隘田夫奮鎗驟後殺敗官兵獲征南將軍印賊行支移輒用之以自倭且分兵通鄞茂七茂七亦畏其很且狡又惡征南印章拒之曰汝今未能破一城尚須自力據城邑以待我賊隔百計攻城力戰遣呂公車高臨城上城上人怖並禱于山神麗陽公呼聲動地須臾輪摧車傾城中士氣咸奮賊窮蹙巡撫兵部尚書孫原自許賊自新者免死立功者賞官於是賊自殺賊定盟出降臺臣見之猶自疑畏稱賊前曰陳先生誘入因車至京議將免死還脫都司子疏雪父冤陳鑑前伏誅葉宗劉歷功北還賞以武職逃歸伏誅景泰六年倭寇寇健號官軍城守不得入天順二年遣使來貢成化二年倭倭入貢遂破大嵩諸處官兵因潮落沙淺夜圍其舟牆燈達曙不移舟已棄潮退去燈皆懸于蒿尾皆皆卓于沙上乃詐設以欺追兵臺關大臣坐失機獲罪十一年遣使周瑞入貢勒輸倭王宜恪遵宣德中事例正德二年孝豐廣昌賊湯毛九作亂時知州廖紀遣義勇嚴雷率民兵往捕之

雷為所殺自是聲益揚後十三年巡按御史鮮克以聞命都御史張津督兵討之會金壇令劉天和有能名津檄至軍門贊畫賊聞風請降遂平四年倭使來索卿來貢請祀孔子儀制朝議弗許素卿即郵人來謁少卿于夷商湯四五即越境亡去至是克使人貢謁在倭國偽稱宗室苗裔傾險取寵爭貢要利沿海奸豪效尤通番逆習以為常云

六年江西永新黃浩八供里供高糧長多通員官府微之忌同役避微者相率入據姚源洞官軍攻之擁眾通甯山北衢州之關化據溪嶺及華埠都指揮李隆督兵征之還歸江西浙兵既散賊復至李隆復進兵海寧呂千戶號獵刀一矢不虛發賊敗走呂追之恃勇深入至一山灣遇賊死之官兵使潰李隆所統者止餘六騎播散招兵力乘賊絕陸自賊以繼之潰兵未集賊望見山頂有甲兵百萬連營走且鄉連呂千戶首以款追兵李隆整兵守關化白都司守馬京街賊夜所營屠之都司其洪戰于嚴坑賊先堰水以待官軍渡溪則決水以截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一 浙江上

十七

其後都司指揮千戶百戶皆為所屠李隆竭力拒守京軍至賊退歸江西合兵勦除之

十四年浙江鎮守太監畢真初由率滿震濠賄賂貴鎮守江西改遷浙江實與濠定謀將據浙響應以江西都兵數百自隨至浙時或服入城標弓矢耀威武以警服一方入府衙陰制監甲兵品甚多各與左右約恃豪起意即應機舉火焚城市廨院三司如出放火即投之火中御史四川張潛知之戒民間蓄水謹備計不得施濠敗報至真即擁所部奔逃出城門戒嚴不得開市巷皆設兵圍守連縛其械送京師處以極刑

嘉靖二年四月倭船三艘擄稱西海道大內謹與國遣使索贖入貢越數日倭船一艘使人百餘倭稱南海道細川高國遣使索素卿入貢導至寧波江下時市舶太監顧恩私素卿重賄望之宗設之上且貢船後至先與盤餐運致而夷仇務各流壘市宗設之黨追逼素卿直抵紹興城下我兵戒嚴倭乃還至餘姚

逆擊軍波衛指揮袁曉越聞而適時倭倭都指揮劉錦追賊沒于海定海衛指揮李震與知縣鄭餘慶併力固守一日數警而城卒無恙既而倭為暴風漂入朝鮮國王李懌僑獲中林望古多羅械送京師發浙江按司與素卿監禁候旨法司勘奪者九十數次而夷因竟死於獄倭奴自此懼罪遁跡不敢啟關者十餘年十七年五月倭船三艘使僧石島周良來貢朝廷復申十年一貢之例旨令送還正德以前勘合更給勘合遵照入貢二十三年四月使僧釋壽光等百五十人來貢驗無未文且以非期却之二十六年四月倭船四艘使臣周良等四百餘人來貢仍以非期發外海舉山停泊一年期至方許入貢十九年福建黎因李七許一等百餘人違撤下海同做款奸民王直五等徐惟學等謀葉宗滿謝和方廷助等勾引番倭結集于鄞衢之雙嶼出沒為患巡視都御史朱珣調發福建都指揮盧瑋督舟師擒其渠穴俘斬溺死者數百餘黨遁至福建之浯嶼復帥鐘勤平之狀仍躬督指揮李興帥兵登木石寨擊賊港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一 浙江上

十八

賊舟不得侵入諸奸豪通番貿易者各以失利口語藉口統辭官去東南自此多事矣二十七年王直仍招集倭夷聯舟樓泊島嶼與內地奸民交通貿易時廣東海賊陳四等自為一黨王直用計擒殺叩關獻捷乞通互市官司弗許三十一年二月王直令倭夷突入定海開移泊金塘之則港去定海水程數十里而近亡命之徒從附日眾自是倭船通海為患是年四月賊攻海仙寨百戶秦彪戰死已而寇溫州尋破台州黃巖縣東南震動三十二年四月賊薄省城指揮吳應重率僧兵禦之于赭山力戰死之賊陷昌國城百戶陳永持兵相拒斃賊數人死之自是倭船至直隸蘇松諸處登切皆休烈港王直為獨堵恭將俞大猷以舟師擒之直復至倭島是月復攻陷臨山城六月寇嘉興海鹽澈浦乍浦直隸上海吳淞江嘉定青村南匯金山衛蘇州崑山太倉崇明諸處或聚或散偏于川隄凡吳越之地所經村落市井皆為丘墟而柘林八團諸處皆作賊巢三十三年二月賊由諸山錢塘至曹塘涉三江瀝海餘姚直走定海之

王家園復有盤據普陀山焚劫海盜龍王塘乍浦長沙灣嘉興善諸處有
攻直隸之崑山蘇州松江諸城者既又奔蕭山分寇臨山滬海上虞轉攻嘉興
官兵與賊戰于孟家壩指揮李元偉千戶薛綱宋應蘭死之又賊徒四十餘突
至百家山百戶趙軒梁喻戰死大寇沈家河智扣山黃海諸處都司周應順戰
死寇滿門壯士所乘舟遁出金山洋突入松門閩海于重門台州又賊二百餘
人登自海門港直趨台州仙居新昌縣縣七千紹興柯橋村又賊二千餘人焚
劫嘉善廣西領兵百戶賴榮華戰死三十四年正月領兵僉事任環與賊戰于
吳淞江采湖港斬首二百餘級既而我軍失利四月賊眾四千攻圍金山城寇
常熟先是徐惟學以其姪海^{如明山}質於大隅州夷貨銀使用惟學至廣東南
粵為守備指揮黑孟陽所殺後夷索故所貸於海令取償於寇掠至是海乃偕
夷酋辛五即聚舟結黨聚至數萬人南徙浙西諸路據柘林乍浦餘眾數千寇
王江溟巡按浙江御史胡宗憲令人截藥酒誘賊中盡死者過半仍督恭將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一冊

浙江上

十九

廣鐘與總兵俞大猷統浙直狼土等兵大戰賊大敗斬首三千級賊復一支走
崇德以向省城一支寇蘇州常熟多內地通番奸民為之嚮導常熟知縣王鈺
與致仕恭政錢洋俱為所殺已復攻圍常之江陰連月不解賊已復兵于府兵
不至知縣錢鐸死之賊復寇唐行鎮游擊將軍周瑞迎敵死之別有賊九十三
人自錢塘白沙灣入奉化仇村經金岙突七里店敵殺軍波衛千戶葉紳由甬
東走定海崇丘鄉復折而趨鄞江橋歷小溪樟村敵殺軍波衛千戶韓綱走通
明獨渡營賊時御史錢鏞便道將還惡縣通與之偵遇害已而過蕭山渡錢塘
入富陽嚴州寇徽州之績溪縣屠鍾先以勁兵出口溪扼之賊奔太平府渡
采石江道南京城下京營把總朱襄將後被殺城門盡開賊鼓行東掠蘇州復
有賊千餘由徑泥山登犯觀海慈路龍山定海縣諸處六月復有賊數千自柘
林走海寧直抵杭州北關外宅聚劫掠時朝廷以御史胡宗憲有才畧可大
任遂進都御史提督軍務與督察軍務工部侍郎趙文華協謀奏乞遣使諭倭

王以珥邊惠令生員蔣州陳可領充市舶提舉以嵗是年九月賊徒二百餘人
登樓舟山之謝浦復有賊數百由海門登劫倭居黃巖官兵追之賊奔奉化走
鄞江橋出四明山至紹興之崑山宗憲督恭將盧鍾帥梁高等兵擊斬之十
一月賊眾二千餘人乘舟遁出南匯口復有攻犯溫州瑞安者守備都指揮劉
隆戰死隨流劫倭居天台至嵗之清風嶺崇憲督恭美兵盡殲之又有福建
流賊由台溫至寧海抵奉化之楓嶺敵殺慈谿領兵主簿畢清義士杜文明與
象山流賊合夥突過四明山攻犯上虞虞煙浦港寇蕭山壁于錢清胡宗憲親
督兵備副使許東望等統麻陽土兵進剿斬首五百餘級餘孽復由諸暨出東
陽臨海至太平浦岐巡司得舟而遁三十五年二月使夷生員陳可領僧毛
烈及夷商松門妙善等七百餘人乘舟進泊於馬塞港自言直抵倭島通諭
豐州馬肥前平樂蘭諸島悉已禁止寇掠無稽之語湯不足信開市之議私
相許納款請罪之表未至而福州直隸沿海告警者踵接據夷商自日本來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一冊

浙江上

二十

者云日本國主懷弱不制諸島各恃強爭據王直所窺即西海道有豐前豐後
筑前筑後肥前肥後薩摩日向大隅九州其所稱曰前平曰馬肥曰飛蘭曰花
脚諸曰島淵曰太村津曰何馬屋沙曰他^家曰卒之毛見曰沉馬曰美^日曰空
居止曰通明曰巨甲曰廟里曰日高諸處皆筑肥豐州之地總轄于豐後州王
大隅州懸隔一海亦為德令山口王居日向薩摩之間亦漸併于豐州王矣九
州入日本國越斯港而東水陸程遠計經旬月舟行而西僅五六日而已入我
浙江直隸界矣天朝頒賜勅令貯肥後州亦有貯山陽道周防州者各道入
貢必納貲請取勘合而行頻年寇運寶九州島夷也時徐海久據柘林乍浦是
年四月將寇南京折西諸路出嘉興至皂林遇遊擊將軍宗禮帥騎騎五十人
突之獲賊甚多既而復戰死之賊遂攻圍巡撫浙江都御史阮鵬於桐鄉寇甚
時胡宗憲新受總督軍務兵部左侍郎之命舊兵不滿千人乃用計啗賊圍解
賊乃別遣夷船二十三艘領眾千六百登劫鳴鶴場又夷船八艘賊眾千餘登

却臨山三江越數日而賊合攻觀海龍山賊突入慈谿縣海時縣原無城賴知縣柳東伯印印而走賊殺柳官副使王鎔知府錢煥焚劫士民極其慘毒從火亭港出欲窺寧波府城盧瑋帥兵乘輕舟沿江上下隨賊向柞用烏嘴號擊之賊疑退也海口擄掠貨財多所遺棄賊後至皆拾取之是月賊聚五百餘艘突南奔將往福建溫州府同知黃銅領兵至分水嶺堵截賊伏山谷中繞其後殺之賊遂趨莆田之廣登岸流劫而西復入浙境據德居縣時阮鶚始出自桐鄉國中宗憲徵召鶚督兵備副使許東望恭將廣鐘台州知府譚綸指揮伍維等進剿盡賊賊於德居又賊一支寇五隸江北揚州又一支寇江陰無錫諸處所向焚劫先是趙文華督察軍務復命至是進工部尚書奉勅提督軍務許以便宜杆葉總領涿州保定河間及河南山東徐沛等兵南來各賊聞大兵至退還常州桃花港陸續出海洋去訖時宗憲日與徐海對壘殺死士入海營中反聞海果縛其黨陳東等八十餘人乞降宗憲計戮兵且至併許之

天下和國利病書

卷第廿一冊 浙江上

二十一

及文學至遂與定謀進剿大賊賊于沈家底徐海溺斃其尸象示於是辛丑即帥餘黨乘舟進至烈港宗憲約文華復用兵要擊之得斬三百餘幸五即與葉森等因至京師獻俘告廟劉尸象示餘賊據定海丘家洋夜潰圍踰挑花嶺渡季溪走鄞之西鄉由元貞橋走奉化寧海與官兵戰于台州之西頭門把總范指輝死之遂從寧海走溫州至福建得舟而遁謝浦之賊移據家山自秋及冬屢攻弗克胡宗憲督廣陽兵當歲除乘雲夜襲破其巢悉斬之三十六年四月賊寇直隸之通州海門突流揚州廟灣港宗憲遣副總兵盧鍾連擊衝沉其五舟斬首四十餘級賊出東安縣復依船為巢池河守禦劉頭將百人擊破之斬首百餘級餘黨遁去七月生員蔣州與倭酋德陽左衛門善妙松樂門等五十餘人乘舟進泊舟山宗憲上其事于朝九月王直等亦偕夷商水手千餘乘舟進泊岑港聲言欲詣軍門乞降然而五旬不至宗憲乃設間諜委曲諭之貞乃遣其養子王叔來見仍遣之還十一月直乃築崇禎軍門遂執之下按

察司賊上疏得旨謀直于夜襲示海濱妻子檢功臣之家屬

紹興府志 倭至紹興城下月餘不能入素卿匿於城西之青田湖索謀求之下獲逆泊寧波港指揮來進退之賊續賊攻定海城不克遂出備倭都指揮劉錦連擊於海洋復敗賊船去被風漂一艘於朝鮮朝鮮王李倬擒其帥中林望古多藏賊致京師先是素卿已下浙江按察司徵運下浙江並勸募之費死於獄十九年閩人李光頭歎人許棟連福建徵入海引倭集於甯衛之雙港出沒諸島海上屢擊之二十七年巡視都御史宋公統運都指揮盧鍾守擒李光頭焚其營房戰艦皆焚之擒許棟賊洲藪空島而歎人王直收其餘黨為亂三十一年叩定海關求市不許遂移集烈港官兵襲之移島蹟漂三十二年四月賊蕭顯自平湖來泰將湯克寬邀擊於蟹子門破之是月乙未賊陷臨山衛已兵恭將俞大猷破走之八月賊林碧川等自崇明修船為歸計都御史王公忬度其必入浙預令都指揮劉恩等指揮張四維百戶鄭城分為二哨一自觀

天下和國利病書

卷第廿一冊 浙江上

二十一

海臨山趨乍浦通其來一自長望沈家門設伏邀其去賊果南進官兵與遇於普陀臨江海洋敗之十二月賊寇澀海所城千戶張應奎百戶王守正張永俱死之三十三年正月蕭顯敗於松江南奔入浙鎮撫彭應時禦之賊死賊進至海鹽之二十里恭將盧鍾連擊敗之賊南趨山進走止也三江應曹賊澀海餘賊挂於龍山圍於定海困於慈谿盧鍾及劉恩至張四維潘季分道夾擊大敗之斬蕭顯九月林碧川沈南山等率眾自楊奇入掠浙東蕭山臨山澀海上虞十月寇觀海衛十一月賊自仙居向諸暨知縣徐繼用贊畫周述學計鳴金鼓發火砲賊遂由山徑入山陰境至府城南鼓不敢入乃往柯橋適鄉民挑水于貫其時使為導長子紹之而而密謂鄉人曰俟賊過某橋若急毀之我死不復遂陷賊於化人墳四面皆水總兵俞大猷會稽典史吳成若率兵奮擊賊劉之斬首二百餘級賊竟殺長子三十四年四月拾浦賊自錢倉白沙灣劫掠寧海趨樟村百戶葉紳劉參祥韓綱俱死之遂至上虞東門外燒居民房屠戮

以通御史鄭人錢鯨殺之至皇澤兵備副使許東望知府劉錫典史吳成器各率兵圍之至亥賊棄兵僞遁走五月楊奇賊犯餘姚省祭官杜提率鄉兵禦之斬首一人從賊三十二人梟死而賊犯鴛鴦場盡鎗擊賊之松浦賊寇壽溪所不免進寇餘姚初餘姚清門外有橋先三日毀之賊至通潮漲甚不能渡望洋而歎江南鄉兵奮擊之賊去寇三山所把總劉進恩受院微也部甫離所一會許聞報即馳還固守霖雨城地數十人或勒勒思突走朝思曰世受國恩今正報效之秋豈可以事權主輒規避也遂躬擐甲所督戰後作水城障之賊上矢石如雨不能中賊朝思曰此幻術也投以生犬資發天中其箭貫喉而斃賊驚潰走朝思追斬數級六月楊奇賊自觀海出保都指揮王需等邀擊於霍山深敗之沉其舟是月恭將盧鍾敗賊於馬鞍山新林後追敗於勝山龜盤洋十一月松浦賊復自溫州登海慈惠化進犯餘姚泰將盧鍾復過於大亭令所部兵能傳語者修飾船賊曰餘姚兵盛不可敵吾等宜南行遂遁入四明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冊

浙江上

三十三

山中茲地險僻遠避寇者恒之馬居民弗虞寇至不為備焚劫在倏時大害鍾尾其後經歷文某與樓戰于苦竹廟副使孫宏斌又調奇兵與戰于折閣廟子翁家村皆不能勝至竹嶺餘地謝生軍及之謝生者太學生名志望大王公曾孫也捐家貲募勇數五百人分三隊張左右翼禦賊賊自卯至午殺賊九人射傷二三十人天盡力疲獨奮呼陷陣生親其賊意其帥也盡力殺之會盧鍾亦至復戰于竹嶺子梁謝賊少却走其家賊復至上虞東門河南毛胡夢雷其從兄應龍標六寺率鄉兵邀賊戰于東關死之賊順流而西是時提督胡公宗憲方在浙西剿川沙之賊移檄諸將無力戰者乃率大兵與於是會事李如桂王詢指揮楊永昌知事何常典典史吳成器等併力追戰于瓜山又大戰于三界先是許東望請以山陰人金應陽為督軍圍練鄉兵千餘人宗憲又益以武生項益隆所領廣州兵二百人至是與賊迎戰于五婆嶺將賊百

餘官兵數千見賊即走處兵與賊血戰自辰至巳五十六人死手陳而應陽手刃數賊竟死之賊亦被殺死十餘人是日宗憲斬不用命者兵五人于五雲門翌日賊遁丁村盧鍾追擊之斬首二十六級賊大懼以銀物餌之我兵潰次日暮何常典哨賊被殺宗憲督兵攻長山聞報大恐援師欲自劍李如桂奪劍救免丙午宗憲壁龜山之顛盧鍾以丁村功獻宗憲恐賊渡錢塘江也促鍾毋戰鍾曰士疲矣休養數日乃可料賊須鍾了非狂毛頭所能也宗憲伴諾與山陰人故部中王壽計之盡出諭親兵曰爾等奉命未立戰功今賊將滅而諸將退還不進且盧泰戎以毛頭目爾等能無耻乎乘其不意襲之賊可盡也衆踴躍請效死即令兵成器率以進不數里遇賊死戰無不一當十賊遂大敗擁海而走奔匿於龜山之坡下小堡內我兵乘勢圍攻之賊登屋擲瓦以禦之以槍以矢投石以盡乃下死宗我兵急攻破之志斬首以獻時日且臆宗憲命取賊心噴之逆鋒陣首級二十餘顆置案上每顆為飲一觥賊屍諸營方知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冊

浙江上

三十四

破賊相率入賀宗憲謂鍾曰再進一二日何如鍾大慙服聞十一月松浦賊復自溫州南鹿山來至平陽之三港守備劉隆千戶鄭綱百戶張澄皆戰沒賊遂趨台州漸北向欲與紹興賊合提督胡宗憲令天台以南知府譚綸兵擊之新昌以北谷美宣撫田九霄兵擊之兵成器為先渠十二月乙未賊抵新昌吳民屠殺戮一二百人七醴泉知縣蕭鵬率民兵拒之不克賊亦去聞紹興賊已破畏譚兵及土兵猶豫莫定所往至味之上館嶺會容美兵陳而得田九霄以正兵當其前田九霄獲兵雖進左翼則留守王倫伏兵當之右翼則駐應率師伏兵當之以一部諸賊出戰良久伏兵起左右夾擊而指揮吳江平部兵遠賊後且多張旗幟為疑兵賊四面受敵連大清且戰且走我兵追之入清風嶺傳斬一百七十餘是賊之未敗也松浦賊又有自福寧州來者越平陽仙居至奉化與錢倉賊合幾七百人入紹興勢益熾蔓田九霄既破賊清風嶺提督胡宗憲復命副使許東望杭州府同知曲入統同九霄往追之遇賊於西小江橋僅隔

一河宋憲於馬上自持一幟作指揮狀示之賊止聚觀宋憲笑曰此易與某居不顧而南其氣未可乘也即率兵渡河九宵迎其前入繩集其後賊見兩兵夾至大怖走復指臣民會官兵圍之三匝縱火夾攻死者甚衆周述學曰賊至夜必南遠急設伏邀擊山陰知縣葉可成曰西嶺之巔可伏也從之時值大雨夜二更大霧咫尺莫辨賊衆衝圍與史吳成器鼓善戰驅兵奮擊頗有擒斬賊脫走者衆葉由西嶺而遁夜將半嶺畔伏兵起賊驚潰遂大敗之斬首及焚死者二百有奇餘奔太平蕭歧港官兵追之賊堅壁不出乃夜連發以大器賊驚起自相攻殺比明乃遁出洋得脫者無幾矣三十五年四月賊周圻勾引蓬洲賊數千人自鳴鶴臨山三江登據次日合寇觀海衛帶見寇龍山所庠生李良民率兵禦之乃解去掠慈谿縣時縣無城被寇善慘賊知縣柳東伯募都長沈宏舉募之斬首數百級賊遁入掠餘姚盧鍾遠之於夫亭大敗之五月賊分二支復入一樓慈谿縣一攻龍山所：中兵擊賊數十人死乃解去盧鍾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一冊

浙江上

二十五

復追敗之擒周圻餘黨遁入五峙溪八月庚寅盧鍾擊蘇常道賊及寧紹餘黨至黃蓋山三江海洋與戰于金塘島晨之間大敗之沉舟數十斬首六百五十有奇乙未賊八百餘至慈谿復止王二家為巢寇寇龍山所恭將盧鍾威耀先副使許東望王詢各率部兵二千把總盧錫等亦率部兵二千遊擊尹來衡率北兵三千遁于馬門嶺寺處連戰皆敗九月己未提督阮公鶴親督官兵來捕：破之賊夜遁竊又督東衡銜銜道至桐嶺謀中伏賊夾擊我兵大敗賊至崇清出海三十六年十一月壬子王直款定海關執無印表文稱豐洲王八貢且要求互市先是曹門大臣以直為亂因於徽州收其母妻及子下金華府獄後胡宗憲為提督乃出之給以美衣食奉之為餌會朝廷遣寧波庫生蔣淵陳可倫充市舶提舉宣諭日本國王宗憲因宣諭令招保王直王直至是直來宗憲已晉總督列狀上請詔下許命相機擒斬宗憲奉詔秘而不宣馳駐餘姚以要王為死間論直來見直遣義子王淑及葉宗滿先來至餘姚宋憲密陳軍情納

其降且與連隊臥因露諸將請戰書十餘通于儿六而會翻作寐諱大畧欲全活直之意然激出猶詢城守具察兵數宗憲恐其遠去乃命二人同往見梅院藩臬廷履之又命直子澄以血書諭直復投金帛問其黨直乃因要正報曰即歸命但部兵無統欲得王淑撫之盧鍾曰以大易虎不可失也宗憲遣之越數日直不來復命劉朝恩陳先坦夏正兵成器陳可願往說之且以要正善捕為質直乃入見盧鍾於舟山中所城宗憲馳至定海直來見宗憲語慰之遂執送按察司獄疏直罪狀上讀三十八年十二月得旨斬於杭州市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一冊

浙江上

二十六

嘉靖三十一年倭有犯吾境者海限餘程十持大槌踏其二帥其晉珠鉅三十
二年倭登自勝山港掠第四門四月攻臨山衛陷其城三十三年倭大掠梅川
上林龍泉等鄉三十四年五月省祭官杜槐率鄉兵禦倭斬首一人從賊三十
二人斃力竭死邑城戒嚴特黃山後清二橋甚壯鄉屬紳以倭將至議毀之
人猶二三已竟拆為後清橋廢沒十餘人怨晉道後三日倭至連潮漲甚不
能渡江南鄉兵遂為聲援不敢進倭列江濱聞邑募獵夫射虎者踞城樓上登
管射中一人其矢傳毒血濡壁立死倭與尸各其冬倭復歷奉化轉戰至四明
之斤嶺先是邑人以四明山僻多避寇于此倭得至各島散覓被擄尤慘時太
學生謝志望文正公玄孫也募勇敢五百人分三隊張左右翼禦倭戰自卯
至午殺賊九人射傷二三十人矢盡力疲猶奮呼陷陣生執白督倭意其帥也
棄刃殺之生之客身擁蔽生而被殺者亦十數人會泰將盧鍾兵追及與倭戰
于斤嶺于縣橋倭盡焚其廬舍却走已獲由百官流曹城江邑庠生胡雲雷與
納其降慰諭之已果自至倭患遂漸息矣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一冊

浙江上

二十七

浙江通志 余嘗觀志地里者必及其形勢風俗而兩浙之地里則諸者
又謂浙西宗統而最嘉湖為支即浙東一宗紹而寧台溫三郡為支一宗
金華而衢處二郡為支孟習見趙錢都杭勾錢都會稽隋唐置司金華枝
葉庇本之義也若以天下大勢觀之江浙地非上游自古英雄起事率非
首務但今財賦盡在東南而吳越唇齒未必非奸宄之所窺伺杭嘉寧紹
台溫六郡漸海倭奴島夷頻年騷動固當慎固封守矣若南都宣潤諸處
天塹浩淼復浙之輯敵衝嚴當開欽欽道之衝山嶺險巖復浙之咽喉古
稱會稽丹陽總屬揚州蓋寬相依倚者也苟居多故之時宜濶不守衛嚴
不備則乘間竊發遂難支持是故金元南下駭驚江皋長驅明越方臘荷
鉏奮臂橫行杭婺諸郡此皆前事之明鑑也宋陳同父獨謂杭城可獲蓋
亦未之思耳至若處州一路高元幽阻兵臨他境若高屋建瓴水且其地
金穀所生其人鷙猛好鬪乃竊據根本之地亦不可不先事而簡防也此
兩浙形勢之大都也

貢賦志 國朝兩浙民數自洪武迄茲百九十餘年來宜益滋殖乃考今
籍戶口土田不多加多賦役不加少至于等則名多又紛糾瑣屑不可盡識
彈書是何議民之詳也即今倭夷入寇兵事倥傯財用匱乏大財用匱乏
則徵歛之名多賦役繁重則規避之弊巧相因之勢則然耶聞諸人之言
曰田苦則多賒苦名多其實不均長奸滋弊失其次第苟廢上中下三則
計畝均賦約以布縷粟米力役之征而盡廢無藝是或救弊卹民之一道
嗟乎賦猶不均况均田乎名猶不定况責實乎義實難矣高貢周官亦過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一冊

浙江上

二十八

鹽課 析濱海而鹽策興漢初吳王濞嘗以鹽校尉于馬嶧城以養海軍武帝時始置鹽官法毋得私鬻豫吳置司法都尉權其利唐置鹽鐵使設場監于湖越杭州歲得錢累十萬緡宋置都大發運使及提舉官設鹽場于杭秀明溫台五州今商人輸芻粟得鹽南渡後鬻漕司元置浙浙都轉運鹽使至元十四年置司杭州大德三年置鹽場于浙東西至正二年置檢校批驗所四于杭嘉紹溫台國朝仍置都運司專掌鹽政增置嘉興松江寧紹溫台四分司皆置課又置寧波批驗所而分溫台批驗所為二掌掣掣又置鹽課司于鹽場隸都運司者二曰仁和許村隸嘉興分司者五西路鮑郎蘆蘆海沙橫浦隸松江分司者五浦東袁浦青村下沙青

第廿一冊

浙江上

主

浦隸寧紹分司者十五曰西興錢清三江曹娥石堰鶴龍頭清泉山穿山大嵩王聚昌國岱山蘆花隸溫台分司者八曰長亭杜濱黃巖長林永嘉雙穗天富南監天富北監塢立官一人大者二人團立總催十人凡為塢三十五為團五百有一為丁七萬四千四百四十有六丁皆給灘蕩授糞器率辦鹽一引官給工本米石引四百觔歲得鹽二十二萬二千三百八十四引三百四十九觔二兩洪武十七年易工本米以鈔引二貫五百文二十三年改辦小引丁歲十六引鹽工丁八引餘工丁四引二百觔歲得鹽四十四萬四千七百六十九引一百四十九觔二兩邊商中鹽者每大引輸銀八分官給引目支鹽于塢率小引二而當大引一引耗五觔各為塢場載其引角一而歸之已告驗于運司截引角一已掣繫于此

驗所又截引角一盞過二百有五觔者沒其餘已驚於限地南止溫處西止徵信北至鎮江西北止廣德其地之吏又截引角一乃反引於官一司詰禁如律二十七年復竄戶雜役有差永樂初改令違商每大引輸米二斗五升或粟四斗還量米粟責賤道哩近遠險易以為引曰正統二年庚午岱山蘆花場于大蒿場三年遣御史巡督鹽課改令邊商兼申淮浙鹽淮鹽十八浙十二淮鹽輸米麥浙鹽得輸雜糧又用侍郎周忱議以寬去場三十里若為水鄉寬不及三十里若為濱海浦下水鄉丁歲出米六石給濱海丁代煎四年復寬戶稅糧毋送還工本外自此寬給五年併昌國場于穿山添設下沙二場三場置場官歲辦鹽課率以十八給商之守吏者曰常股二貯場倉

總序
第十一冊

浙江上

三

候遷之召中曰存積價存積重常股輕十四年增存積益為十四景泰元年遣侍郎清理鹽法改令水鄉竈丁歲輸米六石貯場倉官為給濱海竈又增存積益為十六三年罷巡鹽御史尋復建六年運司同和黃彪疏罷水鄉輸米仍煎鹽成化五年戶部疏令水鄉竈丁歲辦鹽二引以上首輸米四石三引以上者米六石并故所得草場仍給濱海竈代煎七年定存積為十四常限十六至今十年巡撫右副都御史劉敷以濱海通課累水鄉疏改水鄉鹽引折銀三錢五分場各輸于其長運司會而輸諸戶胡備邊用必以松祿之資十二年詔數水鄉蕩價解運司此車馬費二十年御史林猷以販鹽多耗疏令濱海竈並許珍半償浙西引三錢五分浙東引二錢五分歲十月輸京師此煮海水折二十一年皆遵商浙鹽價每大引輸

銀一錢六分松江府知府樊瑩疏請以為價抵水腳課鹽之半並蕩戶牧
之除半於各縣秋糧加耗餘米帶徵而丁盡歸有司應民役此州縣之
增弘治元年侍郎彭韶疏濱海折半鹽價浙西引輸銀三錢浙東引一
錢七分五厘二年疏濱海折餘鹽引價一錢四分此本處賣又疏減水鄉
歲課引輸銀三錢濱海歲課常服引輸銀一錢五分存積輸鹽如故三年
御史張文疏今濱海鹽丁去場三十里內皆煎辦三十里外者輸銀視水
鄉浙西引三錢浙東引二錢十二年御史監章增餘鹽價引一錢八分都
御史王瓊御史邢昭繼增之引價二錢正德六年增邊商浙鹽價每大引
輸銀一錢八分八年減餘鹽價引仍一錢八分九年御史師存智疏請以
本色引鹽即于兩浙開中引價三錢鹽貴則稍昂其直批驗所割沒餘鹽

亦遂與商賈輸價與批驗所引五錢温州二錢紹興四錢杭州四錢五
分歲輸于戶部凡商鹽餘鹽反見東不得過三百斤違者沒入之嘉靖六
年增邊商浙鹽價每大引輸銀四錢引價於七年御史王朝用疏今濱海
折色鹽水鄉舊引輸銀二錢三分七厘貯運司而以二錢給商賈鹽曰
買補三分七厘鹽諸割沒餘鹽價銀仍輸于京師此給商賈十一年戶部
疏減甘肅浙鹽價每大引輸銀三錢御史李馨疏均兩浙給出買補鹽數
東西各九萬九千三十引其在溫台者兼支二萬六千八百五十五引派如故
今為鹽場三十有五團五百有一丁一十六萬五千五百七十有四率二
人而輸一人之課濱海本色鹽歲二十一萬三千二十二引七十九斤二
兩有奇中為存積鹽八萬五千二百八引一百九十一斤十兩有奇常股

鹽一十二萬七千八百一十二引二百八十七斤七兩有奇折色鹽歲一
十二萬七千三百四引一百八十三斤十五兩有奇為銀三萬一千七百
六十六兩七錢有奇中為給商銀二萬五千四百七十兩一錢三分有奇
解京銀六千二百九十六兩五錢七分有奇水鄉折色鹽歲十萬四千四
百四十二兩八十五斤十五兩有奇為銀二萬九千一百八十三兩二錢
九分有奇中為給商銀二萬八百八十八兩四錢八分有奇解京銀八千
二百九十四兩八錢一分有奇草蕩價銀歲八千八百七十七兩六錢九
分有奇餘鹽銀以撫寧多寡為累無定額

呂志論曰嘗謂義以生利以和義故為政上者利民其次不與民爭毫末之利以致大利下者務自利予請漢食貨志觀所稱太公立園法管仲權輕重周景王更鑄大錢退而考鹽法之類末未嘗不用憮然也夫鹽之為利固王者所與百姓共也謀國者以為加賦於賦誠不若取財於川澤是故不得已專之顧其始也一引之真為粟數斗而其後或三倍焉夫直廩則市者眾市者眾則粟常積故官無轉輸之勞無寇抄之虞而諸邊富強直高則趨利者不赴趨利者不赴則粟常乏故金幣積于內帑而塞下不得食轉輸寇掠官以為任而商不與其憂其在緣海鹽積而不售竊販鬻以自給則私鹽之盜起夫此豈非與民爭毫末之利遂以失大利哉是故王者不言利非惡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冊 浙江上

三十三

利也知害之有重於利也商利之臣其言非不可聽也其在目前非不足以為快也然而其究未有能利者也孟子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嗚呼可與語仁義者斯能明利害之實也夫

蘭谿志 三代之時以鹽先貢而已官未嘗權之以為利也自齊相夷吾而鹽利始興漢用桑孔而鹽禁始重其源一開不可復塞唐劉晏上鹽法轉重之宜今亭戶輸鹽商人繳其兩之此商鹽所由始也郡一有常平倉鹽每商人不至則減價以難官收厚利而人不知貢此官鹽之所由始也國朝有戶口支給之食鹽有客商中賣之引鹽商鹽客商輸粟于邊官給引引鹽于鹽其貨賣然庸甚私販之為患也特差御史一員往來巡視而軍衛有司皆有巡鹽官員關鹽所在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冊 浙江上

三十四

又有巡鹽大甲關津巡防之要為之鹽法其禁之嚴如此又恐其舊引之影射而為弊也故立鹽出曉而經過關津鹽引有截角之法賣鹽既畢而住賣官司舊引有繳納之例其防範之密如此食鹽有司開具戶口名數令人赴運鹽使司關支回縣而計口給散平民官吏則令其納錢鄉民則令其納米各隨所便其後有司以關支搬運之艱故其鹽不復請給而細米細鈔則仍舊舊云

寧波府志 國家開設鹽司雖直是國裕邊亦以惠

奏元、法至一矣。其後課者不力，因以給商，乃每引暫折銀三錢以界之。此之中則利且數倍，成化間，巡鹽御史林誠以為利歸于商，孰若利歸于國，奏以重丁鹽課一半徵銀解京，是謂折色一半存場給客，是謂本色。夫官戶所業者鹽耳，不徵鹽而徵銀，非私鬻不辦。私鬻則品範不可盡詰，細亦難疏，而鹽政自此壞矣。已而有巡鹽應捕之設，意在整頓，而鹽政亦不復為市。是又益之蠹也。乃後斷以期月，程其所捕，不如數者，罰之出銀以輸歲算，其費非十倍於稅銀不止。又況田野之遠，不習江海，車馬市糈先之，被給弄而官家室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一冊

浙江上

三十五

者十且八九，其害可勝言哉。謂宜懷中制學之初規，嚴私鹽之屬禁，罷免程之侵，歲以額餉民壯，定其班次，而期日使之分著，舉捕欺詭，宜可少戢，即捕不加數，而罰銀以償，終不至如後編之甚，而亦無負乎鹽司之徵矣。

會稽縣志、兩浙運司三十五場，寬丁十六萬五千五百七十有四歲，辦額鹽四十四萬四千七百六十九引一百四十九勛二兩，而甘肅夏國原延綏大同宣府榆林代州等九邊，各置鎮鎮兵多寡所在不同，姑以每鎮萬人論之，必七千為三，三千為客，而鎮臺召商中納如滿千引，必派七分為常股，三分為存積，甘肅陳遠引輸銀三錢，其他八鎮引輸銀三錢五分，即前七百引為銀二百四十五兩八分而三之中，取二分留米一分留草，其賣之遺金以給主兵，而前則費引到場，據次支支常股之鹽，而餘存積三百引，則與守支異日矣。必臨調官兵然後召商中納，其價獨貴，易難給兵如前，而費引到場，得越次先支，此國初法也。成化以後，漸亦難行，如商引合支常股，而本場獨有存積，合支存積而本場獨有常股，既不得通融，復不許更煮，又或鹽積而商久不至，則耗盡商至而鹽久不出，則病商，於是當事者疏請，合計全浙鹽丁共九邊報中引目，不論常股存積，悉裁撤，概銀於寬丁引二錢三分七厘，總輸於運司，商至引給銀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一冊

浙江上

三十六

二錢一分八釐，隨得運達報中環轉不休，而引目仍聽其轉賣，浙內商今內商得以自貿，蓋通初法盡改矣。

中下三則其地不產鹽又去城最遠此私販絕跡不到之地是無上則行鹽甚易派引原自不少其地雖不產鹽而去城少近私鹽往往出沒其中是為中則行鹽稍難派引亦不及上則之半然而統謂之引地雖其近派額數或有教有不教賣銷或有前有不前而要之有司責也嚴私販則官引通官引通則額銷足一申飭之力不必另議獨是下則地方或坐落斥鹵之鄉或附近煎熬之所家家戶戶買食私鹽即律亦謂老幼軍民在所不禁以故其地派引多不過幾百少不過幾十而又有冰票不派引之地蓋票鹽較引益為賤去私鹽之價不甚低昂行之頗便臣查直隸如嘉定青浦江等縣浙江如嘉善崇德樂平等縣皆派引原少俱宜以行票之法兼疏引引如嘉定一縣昔派冰肆千引而賣銷不前者近經臣請示通融該縣士商遂據臂爭先領領銷引壹萬貳千雖見在議行然民樂賤惡責情可見官鹽一賤則孰肯

三十七

不食官鹽而又冒禁觸法以食私鹽者是所以使私販不禁而自絕官鹽不
疏而自遏之一法也然此惟宜通融行于下則附近鹽場原不便於行引之
地若朝東暮西倏忽移者則好人必且乘機射利泛濫引界其為鹽法之蠹
將又甚焉抑且嚴行中禁引地止令通融一處無令接入別境違者仍以私

販究問

金瓶梅
梅亭煎鹽之法海潮年生沃沙日暴沙南用鐵刀刮鹽聚而苦之乃淋釀取

灑然後試以蓮子每用竹筒一枚長寸許狀老碗石蓮五枚細筒中擲酒三
 或餅不浮則為薄不浮則謂之退海蓮子取其浮而在若三蓮浮則油成四五蓮浮則油
 此可用餅足蓮用或謂之頭碗石蓮試以餅一枚寸許為足蓮足蓮方可飲酒若無
 足蓮必傷人此是酒太甚之弊耳為人然後為度此餅用竹筒中分三片入酒中
 蓮梗浮則極醲謂之足蓮酒亦謂之飲酒二蓮擲浮次之若三蓮俱直浮其
 酒薄不可用此餅用竹筒中分三片入酒中
 煎中滴不漏而盤不焦灼一盤可煮二十過近亦稍用鐵盤

孤樹囊談 漢 劉班戶口食鹽于天下而歲收其
錢曰戶口鈔蓋以鹽課鈔也今鹽不班已數世矣
而民歲折銀錢戶口鈔如故天下咸病于是然者一
人言從上裁祖宗之良法莫如不得推行而未
法之弊又不得停止良可慨夫

素

錢塘縣志 陳善曰築塘之患有二曰估價太廉也責成太亟也往者萬曆乙亥塘決六和塔之下數百丈命人修築予嘗一至其地詢諸工匠每石一塊止銀八分每人一工止銀二分天官以廉直而覓工人以刻期而供役故事圖苟完不為久計所築之塘惟用爛石草草壘成不實以土潮水一至尋築尋圯其何以善厥後哉必也於近隄淺沙之上立過浪木橋數百千以捍之而其壘砌之法不恤工力務為遙圖多委廉幹之吏分投察視或編立字號各任其責所任已完更番代換毋令其久後思歸忘於將事至於橋木必須易朽以松庶可永久而又徵宋人捍江兵士之意每歲編置巡江夫數十名令其徒來察視江塘少有傾頽即加修治歲予修理及時而工力可省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一 浙江上

三十九

顯患既弭而隱憂亦消百世可久之策也

西溪叢語舊於會稽得二石碑論海潮依附陰陽時刻極有理不知其誰氏後恐遺失故載之觀古今諸家海潮之記者多矣或謂天河激湧潮亦云地機翕張二語經唐掌以日激水而潮生封演云月周天而潮應挺空入漢山湧而清隨德之言析木大梁月行而水大衆謂是淨珠派異無所適從余隱探微宣仲確論大中祥符九年冬奉詔按察嶺外嘗經合浦郡廉州南濱而東過海康州歷陵水州涉思平州往南海嶺進由龍川縣抵潮陽州海出守會稽越移茲句章已上諸郡俱沿海濱朝夕觀望潮汐之候者有日矣沙潮退也得以求之刻漏究之消息消息十年用心頗有準的大率元氣壅滯天隨氣而漲歛演初往來潮隨天而進退者也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一 浙江上

四十

以日者象陽之世陰生於陽故潮附之於日也月者太陰之積水乃陰類故潮依之於月也是故隨日而應月依陰而附陽蓋於朔望消於朏晦也虛於上下弦息於擇胸朏之初潮而致潮有小大焉今起月朔夜半子時潮平於地之子位四刻一十六分月離於日在地之辰次日移三刻七十二分對月刻之位以日臨之次潮必應之過月望復東行潮附日而又西應之至後朔子時四刻一十六分月日月潮水俱復會於子位其小會則月離於日在地之辰次日移三刻七十三分對月刻之位以日臨之次潮必應之至後朔子時四刻一十六分月日月潮水亦俱復會於子位是知潮常附日而右故以月臨子午潮必平矣月在卯酉沙必盡矣

或遲速消息之小異而進退盈虛終不失其期也或謂曰四海潮
平皆有漸惟浙江海至則巨如山岳奮如雷建水岸橫飛雪崖倚
射澎湃奔激吁可畏也其漲怒之理可得聞乎曰或云夫岸有山
而日龍北曰錢二山相對謂之海門岸狹勢逼湧而為濤耳若言
快逆則東溟自定海縣屬吞餘姚奉化二江以縣屬為一屬作
之浙江尤甚狹逼潮來不聞濤有聲也今觀浙江之口起自茅
風亭地屬北望嘉興大山嶺水濶二百餘里故海船舶般更
避沙渾不由大江水中沙渾沙惟泛餘姚小江易舟而浮運河達于
杭越矣蓋以下有沙渾南北互連隔礙洪沒覺過潮勢夫月離震
兌他潮已生惟浙江潮水不同月經乾巽潮來已半濁浪堆滿後

水益來於是溢於沙渾猛怒頻湧聲勢激射故起而為濤耳非
江山濤通使之然也

寧越情狀

寧越之南巨于東西者曰捍海塘唐書地理志曰鹽官海塘長一
百二十里開元特重築口重築則前此有昭宣帝天祐四年秋
八月吳越國築捍海石塘時錢鏐為吳越國王口石塘則前此所
築自是始宋孝宗淳熙四年臨安府築海塘是年九月海塘為潮所
衝壞二百餘丈事聞詔築之按史止言臨安府不言寧越府屬
利法不得更至寧宗嘉定十二年鹽官海失故道潮衝平野二十餘
里至侵縣治鹽官海失故道潮衝平野二十餘
入海中聚落田疇喪失其半鹹水滲及四郡時守臣上官鹽官舊
去海三十餘里無海患故舊灶頽廢課利易廢去年海水忽漲橫
衝沙岸每一潰裂數數十丈日僅一日鹽官港濱為一壑今潮

勢深入逼近居民萬一春水驟發怒清奔湧海視伎之呼吸桑滄
百里之民寧不俱焚魚腹乎況京畿赤縣密邇都城內有二十五
里塘道通長安勝工惟臨平下接崇德漕運往來客船絡繹今海
水入塘兩岸田畝皆被淹沒及今不治恐裏河堤岸久之亦必潰
裂乞下浙西諸司條具築捨之策務令捍堤堅壯土脈充實庶不
後難前創昭從之嘉定十五年都省臣上官鹽官海塘衝決工
命浙西提舉劉登專任其事度上官鹽官東接海鹽西跟仁和北
抵崇德德清境連平江嘉興湖州南湖大海原與縣治相去四十
餘里數年以來水失故道早晚兩潮奔衝南北並至縣南四十餘
里盡淪入海近縣之南原有捍海古塘長二十里今東西兩段並
以衝毀侵入縣治兩旁土存中間古塘十餘里萬一水勢激漲不

息、不惟鹽官一縣不可保存、而向下地勢漸平、恐鹹汎沿漫、得蘇
秀湖三州等處田畝皆不可種植、其害非獨一邑也、詳今日之
患大槩有二、一曰平地陸沉、一曰鹹潮泛漫、陸沉者固無力可說、
其泛漫者、因捍海塘衝損、每遇大潮、必盤越北注、今亟宜築土
塘以捍鹹潮、其所築塘基、南北各有兩處、在縣東近而則為六十
里鹹塘、近北則為末花塘、在縣西近而則為白鹹塘、近北則為淡塘、
嘗驗而處土色、虛實、末花塘淡塘差勝、鹹塘土各近裏、未至與海
潮為敵、勢當東就末花塘、而就淡塘修築、庶可禦鹹潮之盤漫、其
縣西一帶淡塘、連縣治左右共五十餘里、念先修築、若縣南去海
一里餘、縣治民居盡在其中、幸古塘尚存、此何可幸之慶外也、今
得現管攝石、就古塘加工、築壘一里、既為防護縣治之計、其縣東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一册

浙江上

四十一

民戶日築六十里鹹塘、萬一又為海潮衝損、則前功盡棄、當計用
木石修築、末花塘以捍之、上詔可、
元世修塘總紀 鹽官州治舊去海岸三十里、有捍海塘二、後又
添築鹹塘、在安勝亦嘗崩陷、至成宗大德三年、塘岸崩、都省委禮
部郎中游中順、尚書郭 暨本省官相視、會處沙漲、難于施工、
張中順、至仁宗延祐之己未庚申間、海汛失度、累壞民居、陷地三
十餘里、時省憲官共議、宜于州治之北、添築土塘、然後築石塘、東
西長四十三里、未幾、沙後漲、復議、至泰定即位之四年二月、風
潮大作、衝捍海小塘、壞州郭四里、杭州路工官、與都水庸田司議、
欲于北地築塘四十餘里、而工費浩大、莫若先修鹹塘、增其高濶、
填塞溝港、且濬深、近北備塘濬、用椿密釘、庶可護禦、江浙省獲

下本路修治、都水庸田司又言、宜速撥丁夫堵閉水衝入處、其不
致工後于錢塘仁和及嘉興等附近州縣諸邑人戶內斟酌差債、
不則淹沒不已、旦夕誠為可慮、工部議、海岸崩損、重事也、宜移文
江浙行省督促、庸田司提運司、及有司發丁夫修治、毋致侵犯
城郭、移官居民、五月五日、平章完滿、送兒茶乃史參政等奏、言江
浙省四月內、潮水衝破鹽官州海堦、全庸田司官徵夫修堵、又令
僧人誦經、後差人令天師致祭、臣等集議、世祖時、海岸崩損、遣使
命天師祈祀、潮即退、今可令直省舍人伯顏奉御、有今天師休前
例、祈祀、則曰可、既而杭州路又貢八月以來、秋清洶湧、水勢愈大、
現築沙堤、塘岸東西八十餘步、造木樁石圍、以塞其要衝、本省左
丞相脫歡等、議要置石圍四千九百六十、抵禦衝噴、以救其急、擬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一册

浙江上

四十四

比浙江之石塘、庶可為久遠計、其工料用鈔七十九萬四千餘錠、
撥四萬六千三百餘石、接續興修、致和元年三月、省臣奏、江浙省
併庸田司修築海塘、作竹簾蔭、內實以石、辦次費、以禦潮、數今
又淹陷入海、見圖修治、倘得堅久之策、移文具報、臣等集議、此重
事也、旦夕駕幸上、都分官扈從、不得圖議、今吳戶部尚書李家姪
工部尚書李宰寬、樞密院屬衛指揮青山、副使洪瀾、宣政院南
哥、與行省左丞相脫歡、及行臺宣政院庸田使司諸臣、會議修
治之方、合用軍夫、除成守州縣關津外、酌量差撥、從便添支口糧、
食役丁力、附近有田之家、及僧道也里、可溫答失蠻等、戶內照債、
凡工役之時、諸人毋或阻壞、違者罪之、令行事務、提調官移文、稟
奏施行、有旨從之、四月二十八日、朝廷所委官、暨行省臺院及庸

四月等官議普大德廷祐間，啟建石塘未就，奉定四年春潮水興，常坤築土塘，不能抵禦，議置板塘，以水湧難于施工，遂作蓬簾木機，間有深沈，欲預前議，置石塘以固久遠，為地脈震深，此定海浙江海濱，地形水勢不同，由是置石固于其壞處，要之以救目前之急，已置二十九里餘，不意崩陷，見成効，庸田司與各官同議，東西接疊石固十里，其六十里塘下舊河，就取土築塘，鑿東山之石，以備崩損，文宗天曆元年十一月，都水庸田司言，八月十日至十九日，正當大汛，潮勢不高，風平水穩，十四日，祈請天妃入廟，自本州每廟東海北麓岸，鑿鑿相接，十五日至十九日，海岸沙漲，東西長七里，南北廣或二三十步，或數十百步，漸見南北相接，西至石固，已及五都修築，擇海塘與鹹塘相連，直抵西門陣樂石固，東至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一冊 浙江上

四十五

十一都六十里塘，又東至大尖山，嘉興等三路所修處海口，自八月一日至二日，探海二丈五尺，至十九日二十日，探之，先二丈者，今一丈五尺，先一丈五尺者，今一丈，而自六都仁和縣界嶺山雷山為首，添漲沙淤，已過四都五都，望官州郭東西二都，沙土漲徑水勢俱淺，漲沙東過錢家橋海岸，原下石固石橋並傾圮，水患民安，于夏天曆二年，遂改置官州曰海寧州。國朝永樂六年，海寧縣海濱，陷沒，諸山巡檢司，九年秋，招修海寧海塘，先是工都工官，海寧仁和二縣，風潮潮風居民，漂蕩廢舍，坍塌城垣，請發軍民修築，詔許之，自是工役起，是年冬十一月，塘成，合仁寧二縣，計修築者萬一千一百八十五丈，十一年夏五月，大風潮，仁和縣十九都二十都皆淪入海，詔兵部侍郎張果往築

海寧後軍民十萬，計浙東西諸郡，俱為務勸，死者載道，三年間費不啻十萬，而惠率如舊，後者錄是年止官仁和仁寧二縣，修築不于八月二日為首，改置海寧縣，必與嘉興十六年之遺案，于定後，嘉興禮部侍郎易美，祭海神于海寧，祈禱海濱，縣屬海濱，連年修治，迄難成續，故有是命，既祭，后患頗息，十八年，通政使黃福上言，今歲仁和海寧二縣夏秋霖雨，海潮泛漲，塘之淪入海者千五百餘丈，諸山岳門山嶺有海道，今皆淤塞，致潮勢愈猛，患滋大，請亟修築，詔從之，成化七年閏九月，工部侍郎李顯奉命來寧修海神，十二年夏，浙江守臣王言，杭嘉紹三府海寧海鹽等縣海塘，衝壞數多，亟宜修治，部議令各府先以在官物料支用，不足則于附近無災處，折借備濟，詔從之，十三年二月，海寧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一冊 浙江上

四十六

縣海濱，時潮水橫衝，一潰數俱，倘潰城邑，願海之神廟，廢舍器物，海寧縣官工其事，于府上之鎮巡，因命採石，能平安吉諸山，初用漢復絕法，不戰乃斷水為大壩，編竹為長絙，引石下之，泥漲乃定，仍作新堤十里，以防洪，一特富民爭相樂施，凡七越月而竣，城隍廟內，設三或化開海寧縣水災偏城下知府陳建，疏萬曆三年夏五月，龍風大作，海嘯海濱，及海寧民溺死者百餘，漂居者二百餘間，塘圮，鹹水湧入內河，塘田地八萬餘畝，時縣官估計應修塘，凡二千三百七十八丈，計修築工料銀應五千二百二十八兩，四年九月，令知縣蘇潮新蒞任，巡接徐秋察其才可任事，遂以塘付之，潮定議以五年二月十三日，癸亥，至四月而後竣，計費銀一千九百七十六兩，崇禎元年七月二十三日，海嘯海寧

殺人無算，是日午前，風日清朗，拂過午，狂風猝發，雷雨如注，申酉間，已報海濱，登城望之，見潮頭直聚樹枝，衝舍蕩析，潮海居民有舉家徙者，有一室十九口，止存二老，逃至皮弄，風濤稍戢，厥明縣官出勘城東，而被災者凡四千餘戶，路隔斷，不見見云，事聞於朝，議修築海塘，時縣令謝紹芳屬僚官張瑞保董其役，張事以修河塘法從事，未幾，潮嘯之，旋築旋圯，踰年，績弗成，于是三臺畢，始相視，議工費，無撥會題，率邑履畝加賦，一分合計之，得九千餘金，而道府捐助又各有差，于是即要劉元瀚奉命來董其役，陳善海塘，據曰：海寧縣治南瀕海，海之上即塘，塘距城僅伯武東抵海濱，而抵新江，延袤百餘里，塘西南有嶺，山南與龔山對峙，夾為海門，是為海潮入江之口，說者謂海清浩漣，至此束不得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一冊

浙江二

四十七

驟激怒而東迴，及其迴也，又有石墩山以障之，則蓋怒而于堤東西激激，乃中于寧，有寧邑舊志，塘之外有沙場二十餘里，沙場之內有陸地草場，桑拓園一百六七十頃有奇，乃今悉墮入海，孤城若塊，萬姓如魚，既更內饑，滄桑之變，在轉盼間，寧乎危哉，宋元以前勿論，我明自洪武至萬曆，海凡五變，五修築矣，永樂九年，海大決，保定侯王瑄奉命，徵九郡之物，立厝十三年，而始奏功，嗣後咸化甲午，弘治壬子，嘉靖戊辰，迄今萬曆乙亥，海或潰或決，塘隳築隨地，雖勞費不貲，永樂之憂，公私亦既歸然矣，海決寧邑而後及九郡者何也，寧地于吳為障，子越為首，地形最高，故俗謠相傳，謂吳江塔廟與長安壩並有，如寧海一決，注之列郡，如建甌然，則障寧者，即所以障列郡也，萬

曆五年春，巡撫徐公按治寧海，多潰闕，萬之賴，因與水利陳公諸會謀，合處察縣尹漢南，蘇公可屬大吏，即以其後安之，蘇亦鼓然有任，閏三月而後竣，修塘一千六百六十三丈，築新塘三百二十丈，其費公帑止一千九百餘金，亦可謂事半而功倍矣，然余更有說焉，海寧之塘，與海鹽異，鹽塘有大堤，亦有大利，寧塘似無顧慮，而實有隱憂，蓋鹽塘有內河可開，故潮勢至此既為分殺，而引其流，更能使築塘患為膏腴，是大患解而大利興也，若寧塘逼近城郭，無內河可開，幸潮勢緩于鹽耳，設一旦海嘯，其薄邑治，其為隱憂可勝道哉，聞寧邑劉君擇海塘夫一百五十名，每歲編派役銀三百兩為之，今者誠加意海防，每遇潮汛，即遣官巡視，預有傾圯，即安廉能吏，願銀修築，毋令潰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一冊

浙江上

四十八

河不止，此亦撤桑之計也，萬一天祐寧民，塘十年無恙，則銀之積蓄，萬級與大役，亦不必派及平民矣，至如築塘之法，余海有取于海濱，乙亥之決，海濱為甚，其修築也，造完前冊石塘七百五十丈，及原欠石塘八十三丈二尺，修砌半冊石塘一千七百九十二丈，築舊土塘二千二百一十六丈，築新塘七百一十丈五尺，斯間內河白洋三千三百九十五丈，而其為費也，始計之謂非三十萬不可，及撫臺徐公親行海工，今有司詳估價值，曰十六萬足矣，余乃憚然，顧其太簡，及工告成，費止十萬餘金，減原估五萬四千有奇，是徐公之施德于浙民大也，至其慮海濱之為害也，有鹽浪木椿以砥之，慮其且薄堤岸也，為斜階以順之，其累石也，工則五級六欄，下則一縱二橫，石齒鉤連，若鉅齒

然即日計捕之其能獲乎修寧塘者誠一準海鹽新塘之式是
則一營承惠之計也安得任事者徐養二公齊與之籌海事哉
按陳先生議其言寧塘之利害與望莫似也而其所以異則非也寧
城之臨海者在而而寧城之遠海在東餘三方皆背地皆有內河可
開安在海濱之勢可執而寧獨不可執哉余竊謂塘之患大率之患
小鹽東面距海塘自北而南潮則自東而西清頭直衝塘腹故塘旁
圯而為害烈若寧則南而距海塘自東而西潮亦自東而西清頭直
衝甬杭海門寧特其經行處耳當經過時遇旁有隙實自然不免
湊入蓋障實之引潮以入非潮之決塘以入也此寧患之所為小
于塘而其為力亦易于設者也乃當事者動憂金錢不繼夫寧自
嚴戶建堤後額設海塘夫一百五十名年備後銀三百兩為修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之四

浙江

四

築費亦既著為今矣倘能以此三百金隨時補綴小有潰決即關
啟塞亦何至一潰不可支者如有力者而趨重無分毫及塘似
乃今一議工役非請給工司則如孤編戶蓋塘不修而民以海
塘修而民又以塘病此其故難言之矣而說者曰成展之變安見
寧患之小乎鹽夫成展之變誠微之塘弗能禦也是費由人力哉
宋神宗熙寧元年詔杭之長樂考之杉青常之雙亭三塘監護使
民蓋以管幹河塘系衙常同所屬公使巡視修固以時啟閉從損
舉而浙河渠宜頗滋積也長安三關鉅聖開提刑鮑公積築系
沙灘水為之復隄于其大紹興八年運使吳公詩書以石追紹興
二年提舉張公重修設開兵百二十人為額每歲有屋車注有具
崇寧二年又于開字古民曰以審兩澳環築以復其後澳併復

居民侵之矣類亦後廢缺遺失舊制嘉定元年歲饑邑令潘景榮
曾足議復澳之舊而費大役廣議卒中議始元宗紹興元年鹽官
今陳熙修築二十五里塘塘在縣西北由縣治達長安鎮舊因河
流決溢而產傾圮其為民病怨慕民決河即以其土築岸堤舊加
廣一丈加高二丈以石甃之遂無崩決民號為岸掌堤宋○
中浙却水漲諸陽諸錢議賑時兩浙轉運使毛浙上言錢不可緩
宜先治水乃撥錢民有國時故集廷長安權至鹽官徹清水浦決
其水入于海未何事時人極稱即志附于宋表元順帝至正十
年海寧州建魯花赤當佐知州張光祖修長安三關長安舊有兩
澳環築以禦工與九十三畝下澳一百三十二畝水多則蓄于兩
澳旱則瀉注于三關入元澳為民所侵廣田司命佐與光祖修復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之四

浙江

五十

之西河灌田歲同杭州城北工塘漸河由仁和抵鹽官昔稱
千頃今委數十頃而地高水下常苦旱自先賢故相入河引河溉
田而歲始足元世宗陳善治河議曰海昌父老嘗為余言邑
中水利計修治者先著河之淺深塘之險要與茭蘭之堅脆惟
茲諸河淤石深九曲深闊之東長安郭店之南皆平淺運河淺
二十五里河亦淺市河尤淺故園花自轉塘以長安自鹽以下
郭店自鎮以下運河二十五里河皆田漕兩病是所宜亟復者也
其塘則園花固新塘固六十里塘舊固而運塘築後決其勢險
必塘破塘在海尤險尤宜為之計久矣繼舉之虞不可一日忘矣

北新開志 建置

前主事高凌漢曰：弘治前船稅之收者錢，與鈔正德間船稅之收者則折銀也。北新開在正德以前船料輸戶部者不過三四千兩，商稅發布政司者亦不過四五千兩，初未有餘銀解之南部。弘治六年詔：淮安揚州杭州錢糧少處南京戶部各差官一員照彼中則例每鈔一貫折銀三厘，每錢七文折銀一分，當時法簡稅少，不傷民之心，亦不盡官之法，解不必如舊額收，不必有羨餘銓部亦不以此考殿最，自後員廉名希最遺求倍舊額以解者為定例，有增無損作俑者可尤也。

則例 王廷幹曰：開之弊茂良有言：法本無弊，而例實敗之。法者公天下而為之者也，例者因人而立以壞天下之公者也。昔日之患在用例破法，比年之患在因例立法，故法常寬，例常新，用例破法，其害小，因例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一冊 浙江上

五十一

立法其害大，今觀則例中色目太多，取民已甚，似亦因例立法者，欲禁有所錮，則必妨經費，如更請時需折估盡損，以予民是亦寬分受賜之心，於國計民生未必無少補也。許天贈曰：三代取民皆什一，獨不為征，商例漢武帝商賈有美則例之始矣，然例貴適均，若漫以已責輕重其間多取以自封，或例所不載必牽合使無遺算，獨不哀我憚人亦可少息乎？凡行例以百一其凡可按籍而稽，然間有重者三五十分稅一，右紅黃銅膠藥之類是也，輕者三五百分稅一，若銅卑庸錫箔之類是也，前主事吳世亮曾為改定第減不任德而增反叢怨人情何厭，勢不能久，則信乎任事之難矣。輻謂：衆多益寡，此補物平施之義，即身府事功亦何足避，敢附所見以質後之君子，當必有斟酌而通行之者。荆之琦曰：則例之名起於周官經治之成，漢家決事之比，而以定商稅則

自宋藝祖之務務門始我 明會典亦具載焉，是皆慮賦吏旁侵防奸

阻說免不得已而立之，平俾無斂於繩之內，且然則緣物定例，與時遷用日加，則則例日加繁，而例外之例復有比例焉。今日之比，後日之例更以一時權宜執為數歲常額，而商立槁矣。夫稅出於商，而船料所出亦商也，且稅出產稅行貨稅，任賣總一物值而輸於官者，事止百一，此豈立法初意哉？愚謂稅從重者可比例增收，則稅從輕者亦可比例蠲免，小船免矣，窮賤小商獨不可免乎？零寸蠲矣，畸零折估獨不可蠲乎？今國步多艱，大農仰屋，廷議且資餉各關，何敢遽議裁損，要于則例之中常存寬恤之意，通于情與法之間，度本末而立之，是亦催科中無字也。

人役 主事吳世亮人役議曰：本閩人役有無工食而徒役其身者，此輩豈當知禮義重廉恥乎？甘心凍餒而不志去哉？其玩法害人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一冊 浙江上

五十二

所必至者，故余自到閩，有一名工食始留一人者，役其餘無工食者皆盡去之。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廿一冊

五十三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十一冊

五十四

七千餘兩每年四萬九千七百尚有寧海額其帶數自四十二年內奉 恩詔
減免三分之一自此止徵解一萬四千四百六十六兩六錢零 天啓元年九
月二十一日為欽奉 明旨廣集廷臣會議違餉軍 國大計在此一舉懲乞
聖用此斷力行事奉戶部劉村加原額一半增銀二萬兩 天啓六年五月初
一日為遵 旨會議事奉戶部劉村議增銀二萬兩 崇禎元年十月內題為
軍餉雜費等項每兩加美五分增銀四千兩 二年五月內題為會議已經
奏斷事每兩加美五分增銀四千兩 三年三月內題為遵 旨酌議措餉未
盡事宜事每兩加美二錢增銀一萬六千兩 七年十二月十六日題為酌增
權類以補舊餉之缺事奉戶部劉村每美餘銀兩加銀六分增銀六千二百四
十兩○至此始有十一萬二千四百四十兩之額矣

鈴鑑 杭州為稅課司局者七杭州府稅課司在省城內洋壩頭去分公司東南
二十里城內商賈所聚 江漲稅課分公司在武林門外去分公司東南十里路通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十一冊

五十四

南通省城商船自長安鎮入者過此關而至省城自曰：墳良山門陸家場德勝廟等處出者過此至長安鎮設關以稽商稅兼收船料過此則為城北務稅課分司矣。板橋關屬錢塘縣調露鄉去分司之西北一十里西南通臨安餘杭等縣東接大關省城北通嘉湖蘇杭等處舊為女兒關隆慶元年該員外郎鍾君道憲修各關棚勘得板橋委係總路若於此立樹則楊家老人等橋直至餘杭一帶俱免釘橋比女兒關為便遂改差官解於板橋開收錢而錢糧亦稍增焉。觀音關屬錢塘縣調露鄉去分司之西南五里通餘臨於昌等四縣舊時商貨從此出者與守關人後交通指以進大關稅過為名一舉混過近歲另設免票有票可查方與放行。各差官有守橋門仍置木棚以防走漏處許天贈曰按官制天下稅課司局凡四百六十餘所其所收錢皆存留為官吏旗軍俸鈔之用蓋以通鈔法而紓民力其與古之供王膳服者異其杭州府及仁錢二縣所屬七務課司局西安二溪鄉在山野蔽入有隱隱平雖名為饒亦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一冊

浙江上

壬午五

止通長安一路獨環城內外商賈轉運設四稅課司可盡商利但司局之外有小關小關之外有各橋門增一關則啓一害後一人則生一害彼司局官吏及守關人員皆皆如法楚重廉賦加以巡邏總小甲之費率已皆積提而委之以收錢錢驗票由司務關款不欺公玩法得承故或索照票常例或發通客行囊或與脚夫索錢倘徑偷排或與船戶扶同曉夜包送隱匿者悉脫報納者復留奸弊百出不可勝計嗚呼下之嚴關常稅上之寬嚴惟已攬者冗濫者需索者故者痛治以法雖不能盡絕弊端歲少微即商民之利多矣唐曰治道去泰甚惡於關政亦云

匯行 閩法橋有匯行區者照省城內外小河剝運船隻起料行則牙人報名給票為商賈貿易者也。大明律私寬有禁各區行始赴開告帖焉。許天贈曰前主事高君受漢論本關船料正德以前嚴折限僅三四十兩所徵料止船之出入本關者而已迨其後將城河剝運船及諸牙人皆輸錢而匯行之名始

嘉靖初年鈔尚少課亦稍增今歲料六七千兩而匯行一千六百餘兩已居四分之一其於國課不為無裨矣總而計之區船一千二百餘隻行戶三千五百餘名每名率鈔少者僅二三十貫舊數稍不支則經收管數催徵諸保並得使漁為最故記籍必明上納必償給票必審庶可絕諸弊且區鈔責綱首其辦納為便獨行戶四散或居山僻之鄉或在浙直之界夫有司止徵一州縣錢糧猶往、適負期即臣督收于政令不及之地未竊意省城行肆未必人、辦錢何必遠求莫若立為定制限以道里市鎮在百里內許牙行不時告認其餘隔屬地方一切停罷可也惟徵之法附開定立行有稍違責諸保人處亦省事之一端歟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一冊

浙江上

壬午六

餘抗縣志 本朝田土多因前代舊籍自是有官田職田（舊籍）廢寺田祇候等田地蕩亦如之洪武初令各處荒閑田地許諸人開墾永為己業所謂地無不耕之去而民用足矣今將官民田地名品等則通具于後使人知所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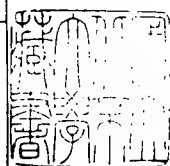
官田籍沒之田官募人耕種者 國朝以前皆有之又開墾荒田官湖田供為官田洪武初宣城等府歲半徵收餘數外州縣皆全徵 職田品官職分之田孟子曰卿以下必有圭田隋開皇間始名職田宋天聖間詔罷天下職田尋復之至紹興間職田納產鈔若干則田已召募民間耕種矣 沒官田籍沒之田宋紹興間人戶田產不上砧基簿者皆沒官 國朝凡民間有犯法律後籍沒其家者田土合拘收入官 廟剝田宋大德五年宋熹知漳州請以廢寺閑田召人承買不惟田業有

歸亦免租稅失陷 國朝廢弛寺觀遺下田底今各該府州縣踏勘悉撥與招還無業首為廢寺田 府縣學田宋天聖五年建府學田大德五年增縣學田宋熹奏乞學田召人承買紹興六年餘抗進士葉真等狀請佃到本縣止戈鄉潘維正官田八頃七十三畝許佃戶承買指揮納鈔入官 國朝府縣學田租稅此也 白雲宗田元仁宗朝堂臣言白雲宗總攝所統江南為僧之有髮者不養父母後損民勸還民籍延祐六年中書省臣言白雲宗總攝沈明仁強奪民田二萬頃私賂近侍已奉旨追奪清汰其徒還所奪民田大德十年罷江南白雲宗僧錄司汰其民歸州縣僧歸各寺田悉輸租 畏吾兒田元太宗時畏吾兒國來歸至元二十七年抄收色目畏吾兒人戶今 國朝稱畏吾兒田是必得罪沒入之田也 財賦田元置財賦提舉司立籍財賦佃戶

國朝稱財賦田此也 站田元立站赤戶以富民充之又立站鋪以貧民充 國朝稱站田此也 引兵田宋建炎間置諸縣弓手元設弓兵以防盜驗民戶丁田多寡立定額數 國朝稱弓兵田此也 鋪兵田元設鋪兵先以富民充後後民有規避差發者罪之 國朝稱鋪兵田此也 稅便田元中統五年每戶限田四頃除免稅以供騎馬祇廣今 國朝稱祇候田或起于此 蘭有明前代田籍有之名 國朝復業人民丁少而舊田多者不許依前占獲止許儘力耕墾為業 戶絕田戶內丁口盡絕之田前代嘗搜括逃絕田廢召人租種嘉祐二年詔天下沒入人戶絕田募人耕收宋隆興元年人戶拋下田屋如有歸者依舊主業出二十年無人歸認亦依戶絕法 國朝戶絕田多類此 重租田宋右之田平時儘意加租一石抄沒入官其簿籍租稅即為原

額 緡地抗志有雜產今雜地恐類此 白地元中統五年詔凡種田者白地每畝輸稅三升紹興間括民白地錢金陵志有白地房廊錢今 國朝白地恐此類 官山宋孝武時官品第一第二聽占山三頃其餘品第有之亦有沒入官山 國朝官山租稅恐多類此 鹽糧課鈔皆始於南唐此類外之征非正賦也官不能自當而俵散抑配之法行計口以課鹽錢望戶而徵鹽米宋元因之迨至 國朝鹽亦官給計口徵米以充邊儲天順間市民罷米折鈔今鹽無可支民之輸納者如故又鹽米隨秋糧上倉不無帶耗之徵鹽鈔逐戶碎收難免指丁之害弘治間都御史張公鑑嘗知本府深究此弊後巡撫南直隸作支移之法就於該年均徭里甲內帶審不過十大戶出銀抵補足以注一邑之弊此一策也若鄉民鹽口原額不過一萬六千二百八十一只使任意里書不照

原領逐戶逐丁科派害豈勝言哉如得照依正統年間知縣郭南所奏將秋糧撥剩餘米存留在倉抵補別項稅糧免其重徵則先王惠養之政通變之術莫過於此若再十年一次編定設有消長重為增損惟在不失原額戶給小票以憑收照宿弊永可除也愚領志事慈意搜研稽攷問俗傳其獎源如此不可不直書云



浙江下
備錄

嘉興府志 固初凡電丁皆發團煎鹽正統中侍郎周忱疏議亦備揚州
濱鹽遠場為水鄉應備鹽水鄉電出工本米後濱鹽水鄉改
議水鄉自納折色鹽銀設百夫長集收百夫長往過徵鹽商之利處化
未都御史彭韶改議水鄉電歸民役其折色銀歸糧耗帶備鹽商之利
補以贖下不足補以水鄉初三場各有草蕩若干頃電戶既給田地復給
草蕩薪芻易辦自鄉電歸民原撥草蕩乃立蕩戶嚴征其入曰蕩價三場
各設收頭征之欺莫視百夫長尤甚嘉靖中有司改議蕩價併歸秋糧而
水鄉蕩蓋給資竄於蕩雖優而民則病矣昔商人中鹽一引才輸邊粟
二斗五升恒操其贏電戶辦鹽一引給工本鈔一千五百文可易米一石
故課易辦邊有餘積民戶口得於運司支口食鹽自給有司固征其入曰
鹽糧自鈔法不行電戶日以耗散商人每引增至銀二兩口食鹽亦不復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之廿二 浙江下

給商民蓋受病之然鹽口之稅官吏每口一十二兩市民六兩每兩納鈔
一貫鄉民二兩二兩五錢每兩納米四升三合二抄五撮鹽雖不給而原
額固在有司併其額入稅糧內帶徵食鹽而私鹽日熾矣有司知其原
優其需制單為以歸電不以稅民鹽口以惠民不復併稅則私鹽息而商
利倍是儲蓄亦有賴哉
本境之水其大者三曰漕渠在縣北曰長水塘曰海鹽塘而漕渠最大隋大
業庚午楊帝帝餘孽渠擬通龍舟起餘杭盡京口廣十餘大勝千斛之舟
本朝周為北運入本境歷崇德桐鄉秀水三縣凡一百二十七里西南
自湖之德清縣金萬鄉聚二十五里至崇德縣縣城北出又二十里至石
門塘折而東等環如帶曰玉漕在縣北里東北諸鄉民互市于

此亦名石門市入桐鄉境一十八里東連皂林市在清風鄉古皂林守西
宋置石門鎮入桐鄉境一十八里東連皂林市在清風鄉古皂林守西
大將軍俞通討張士誠獲其首六萬于此今縣志載巡司及館又東二十
里便民倉及民林驛在焉今縣志載巡司及館又東二十
五里入秀水境又東三十里達府城出杉青關在縣北五里宋嘗置更有
牛橋今置受穆溪水在縣東北四里水為北漕渠運河又二十三里為
王江涇在曹家之東相傳王亦名閻川東三里為閻家湖相傳閻人尚書
王江涇氏江氏居于此
在官塘之東宋魏買塘西有王江涇巡司東北界于吳江長水塘之
水源自海軍諸山出峽石東北流二十里出吳老橋入嘉興縣境東過練
塘在縣南二十五里一名練塘吳王其支流北注秀水西界之幽湖在縣
四十又北十里入桐鄉界之濮院鎮而合於漕渠其正流三十里至城南
潛為鴛鴦湖在縣南三里湖東有煙兩樓五代時中吳節度使葉陵王錢
元華築臺為望眺之所以其在府治之南又謂之南湖云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之廿二 浙江下

又支流東北三里為螺潭在秀水縣與鴛鴦湖水並注于彪湖在縣南二
場湖中有一北經宣公橋備城而北與秀水合並會于北渠分流入相
家湖又東北十五里其一北流入嘉興境之蘆墟塘在縣西三又東北二
十七里入吳江界其一東流為黃溪在縣北一十六里北流為斜塘在縣
十四里一名平川一名西塘又北流二十里入吳江界其一東北流四十
里合玉稻潭北九里港在縣西北諸水入祥符蕩在縣北二十四里東北
流十里入吳江界一自照春橋在縣東二百步東行八里至鳳凰洲中涇
天馬今呼馬今呼雙溪會龍諸橋之比為六里街人煙物貨空集倍於
城中鳳凰洲逆流中據分會龍以東之水南曰漢塘北曰華亭塘漢塘
和七年東入平湖縣境行五十餘里為市西河八里嘉興五十四里東經

指為橋柱云宋志海鹽東南五十里有貯水陂南三里有藍田浦東三里

下廣一十五丈上廣三之二高十有八尺內實土如其高後夫二萬五千

人廉銀四萬五千兩後十餘年海堤夫龍王廟和縣王壘修築餘二百尺矣未秋潮大作泛溢百里舊堤悉圯督水卽中林文沛完所圯堤無慮數十處而王所修獨存乃按王所築法擇方石縱橫交錯補葺諸圯自丁义口南抵宋庄所葺凡一萬三千七百尺後十歲倉事蔡時立分地程工法度堤丈尺酌勢順易配以里甲使人自爲力期以三歲會成增補教場堤亦一千七百尺大都海塘受惠東北風爲烈而天關連南當其衝教場迤北勢差緩矣正德以來天關外堤毀微而內堤獨當其衝勢甚卑耳夏後知縣爲議作堤堤蓋卽以今之內堤作外堤也因條八事竟弗克施後倉事黃光昇通約前法築堤志勦力殫續用可迭按海堤自金山內徙漸及百里濱海居人值三秋大迅潮天連兩東北風張甚或山摧海噬海人云山摧風潮來海性風雨多皆不誼據謂海中海鷗嗽：鳴或是年後小東連望之山思皆在日性諸如疑萬喙聲也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二冊

浙江下

五

至七日遷于輒憂海溢余聞海人言爲之惻然余嘗遊會稽觀湯守紹恩所築三江閘植址滄溟橫亘千尺未嘗不嘆其奇詢諸父老輒言湯守之誠懇竟以集事然其事人類朱子築黃巖塘法用鐵爲盛丈巨鑿置之潮衝潮至強所敵不復作豈金固止水物耶今龜諸以東海塘墳起五十里餘姚蘭亭諸鄉海水北却亦十許里具可種藝明越海堤宋元以前修治最數入國朝來工役頗省實大勢致爾鏡觀東除隆各轉徙則即境捍海之役亦安知後此無息有時耶

海鹽縣志食貨篇 凡賦役以戶口田土編里甲出稅糧與泛差其正也稅糧改爲增耗爲均則泛差改爲甲首錢爲均惟爲條費銀與今之均甲爲鈔其變矣而課程而鹽課又其時焉凡此皆東南所同舉獨余邑法之與遞相爲救而新調於平者率漸歸於重數十年來有一厘改定有一增派征歛之日繁亦時勢所必趨也茲以歛若數及諸所條議備著於篇在邑乎他郡國舉可推已償亦經國君子所以采究者焉

戶口 戶口隱漏爲當今宇內通弊不獨東南然也迤東南隱漏所錄獨多者又自有說 國初編審黃冊以人戶爲主凡一百一十戶爲一里：長之就役以丁數多寡爲次是賦役皆以丁而定丁之查覈安得不明也後漸參驗田糧多寡不專論丁而東南開墾益多地利逾廣其勢不得不騎重田畝以食派里役於是黃冊之編審皆以田若干爲一里不復以戶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二冊

浙江下

六

爲里人丁之附田以見者盡從分說寄之人所捏造而非真公滋生者不入冊烏有者終游移至田去名存無人頂認而籍滋脫漏之奸民增賠賂之累矣此江北之以丁定差者今尚有真戶籍江南之以田定差者今縣無實口數獎所爲獨甚也

勾軍 萬曆四十三年御史李公和華通行浙省將軍戶分爲七款一爲有軍在衛並無繼丁在籍一爲丁盡戶絕止存軍產一爲丁盡戶絕尚存戶名未除一爲原註奉詔近經辦歸一爲新軍全家赴衛本籍並無戶丁一爲新軍雖有戶丁在籍不係在衛所生以上六款備將畧節刻爲書冊銷除還勾照冊回籍其有軍在衛有丁在籍者自爲一款另給備簿簿籍真以備勾補其概文曰勾補軍丁在國家爲必不可廢之法在民間爲大不患聞之事 但宗朝當遣清有御史巡行天下專勅清查民間紛然不

勝困累 今上二年先廷臣奏請始罷專道而并歸本院蓋欲與百姓休
息德意四十年間雖守成憲非奉卑不行勾非足冊不消清似若令小民
去湯火而冀極廣而飽知本原之地未經搜剔若左休養仍湯毒義好
巨憯盤據為害災孽外下而洋不究於上所從來失試舉其畧國初法意
主歲事率引例故連成獨多每一州縣無不以千數計積傳至今有一邑
而萬計者此為千萬之家相傳二百五十餘年子孫之消長家業之興
廢倉桑不知幾變乃按籍而稽軍丁者如故也當未奉勾單之日人以萬
於樹無相涉也然執意十年則有兜底冊之權造乎五年則有繼丁冊之
權造乎此二冊者依張筆墨何以出思花派之無名卡抄寫工食何以給
患需索之無術卡有派有索而民復可知已然此猶論於無事之時也一
奉勾單所勾多不過三四名少不過一二名耳部檄一下縣界隨出追呼

天下即國利病書

第廿二冊 浙江下

七

臨川某家嘗習巧者百計營脫悍者健足策避展轉結動乃得一丁起解
而半案之措費軍妻之食娶長解之路費卒然料款紛紜告擾一家之人
肝腦塗地矣然此猶論於有丁之家也其有丁盡產絕無從勾捕單到之
日有司漫難中覆不得不行互取給於是無親房則問族屬無族屬則問
里長產孽指東畫西姓名移花接木得錢即始為回銷無脂仍不與開除
一苗嚇詐何異劫擄然此猶論於勾單之有據者也甚至單中所載有姓
名而無住址有縣分而無都圖事涉渺茫真可窮詰則乃遍行搜查此類
盡復尋之彼都一里完又覓之他里捕風捉影沿門挨戶究竟終是烏有
初發不勝株連徒貽差腹何益行伍然此猶係奉勾之不能已者也至若
籍年好書通同清軍縣丞衙老竊家藏底冊世傳本錄自恃慣熟幾如拆
之也族民畏服弄恰似羊之見虎歲時買求各有定額即無單勾之數亦

非造冊之年又不必縣官之片紙點墨而歲一度下鄉索取常例小民
見之尊如神明奉若祖考上則銀錢布花下盡泰福雞犬爭先獻納莫之
敢後其實此事原為祖宗門戶見丁科派富者不加資者不減富者指處
猶易貧者出辦殊艱本院為諸生時親見寡婦孤兒之家苦無立錫朝不
及夕僅富一冊亦為軍書常例奪去仰天悲號頓足痛哭言之至此令
人哽咽乃有司何嘗得知天高難呼窮民無告種情狀有更僕不能悉
者嗟世之大進不道率服上刑然一命既了別無憂其子孫安然無
恙鄰里豈曾受累乃問軍之家雖罪犯深重然規死刑猶下一等倘世
被害無貽是法反加於小錮之上豈立法之本意哉吾儕拜官於朝食土
之毛貞在地方要以動恤民隱為急即法不可廢奈何令吾民有此推骨
剝髓之患根深蒂固之憂本院為此日夜思所以剔法之蠹濟法之窮因

天下即國利病書

第廿一冊 浙江下

小

而博訪故實斟酌事宜今特與諸有司之實心為民者約將此事立一成
規可使一定之後貽百姓以安枕之利世無清軍之擾但願各有司查
照後開條款如治家事細心料理不使中間再有遺漏則無量功德各屬
任之本院職掌攸關得免於瘴癘之憂為榮多矣於是本縣入循環簿聽
勾補軍戶止存二百有奇向來清勾之累解發之苦不祛而盡楚矣
國初籍諸工匠吏胥赴京工作名曰輪班匠原籍有月糧工所有直米成
化末年始有出銀代班之例其定為每名每年出銀四錢五分自嘉靖四
十一年始蓋舊規班數少者一年多者四年以四年一班當出銀一兩八
錢計之故年徵銀四錢五分也
稅糧 溯初江南正賦止有兩稅而轉輸之費俱不入額蓋其時莫昂金
陵地近易達故即以運納借之民力不稱厲也迨改宅幽燕道里艱阻小

民遠運抵京正糧一石率用米至子三石財殫力罷勢須厘改宣德五年周文襄公忱始於額外加徵耗米用以充軍支運而漕政因之漸寬其法正糧一石加耗七斗而支充遠近就中伸縮有差於是民得免遠漕之苦法行至今所謂稅糧改爲增耗者此也然是時田土起科尚分官民等則民田以已業稅輕之極畝止三升而耗之增也無幾官田以承佃稅重之極畝至七斗而耗之增也愈極雖嘗調劑其間重者准折金花輕者盡派白糧而則之名目既衆下之奸弊自繁業者既賦額以求售豪強者復行賄以游移版籍同彼絲茶訟牒幾至山積於是嘉靖二十六年知府三原趙公瀛創議田不分官民稅不分等則一粟以三斗起徵而山蕩灘浜池淺水面瘠薄之地亦各自爲一則以出正耗之征焉至今百餘年間田冊載如稅額井如維三尺童子可按畝輸賦不至爲豪里猾算所欺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二冊 浙江下

九

則趙公之遺法存焉矣所云增耗復變爲均耗者此也
泛差 晉漢洪武令甲凡十年編實人戶分上中下三等大小雜泛差役照所分等則點食所謂雜差役者即今均平中額辦生辦雜辦各款均係中各衙門人役工食聚諸委瑣之費爲而稅中所不載者自有此不得已之徵索也但兩稅出於田畝一按籍而數定雜役食自丁力非精衡則等消輕重稍或失平苦樂遂至偏頗故事里甲應各辦之次年即會均徭民頗病其數天順中改爲上下五年名曰兩役其役之在各辦者則里長歛錢從事稱甲首鈔提牌承應計日而輪無事或不破一錢事繁至立費千錢既有此不均而均徭之役於各衙門者遠則爲銀差值費猶有限近則爲力差身家累更無窮巡邏斗級傾產於官物之包暗應捕巡盜亡軀於豐對之報害而獎叢法窮又不得不改絃而別調矣嘉靖之四十四

年南海龐公高鵬來巡浙土潤浙兩役爲民大害迺始覈核一縣各辦所費及各役工食之數一切照畝分派隨秋糧帶徵分其銀爲二款一曰均平銀一曰均徭銀歲入之官德官自爲買辦自爲雇役而里甲之提牌輪辦與力差之承應在官者盡罷革焉此雜差役改爲一條鞭之始民至今得保有田廬婦子者皆龐公賜也兩役外尚有驛傳一款先亦選丁糧役買者發江北養馬及充本府水站防夫正德中改入秋糧而民兵之設其工食即照里配入秋糧者亦在嘉靖五年之初是皆先龐公而作法爲行條鞭者之權輿矣胡震亨曰余觀於計籍而不能無慨數也往龐公均平款及丁田料銀三千五百有奇今三辦銀五千一百有奇矣均徭銀四千二百有奇今合之民兵五千五百有奇又合之驛傳兵餉則一萬二千一百有奇矣內府供辦之額尚仍其舊有司宴饋之禮非遠於初或冗後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二冊 浙江下

十

之失裁及兵額之漸溢繁成繁治之費盡從田畝而徵雖前弊得清於歸一而後害又伏於偏重矣昔并賦之下、猶能自慙其難供今盡賦之田田安能自辦其無出此兩役未罷之初民猶有顧減之路條鞭一設之後民日受例增之累也誰其節省以慰吾老羸之望乎則以俟待籌之耳
糧長 洪武初州縣糧萬石例設糧長一人主徵收運納之事已後增設糧長正副各都區二人每年令赴京面聽宣諭關領勘合事竣仍親覈奏繳有犯雜犯死罪及流者徒者止杖而責之其待之厚如此是時全浙糧長僅百三十四人而盡一邑可知矣父老相傳古有大糧長聲勢赫奕如官府者是也後民貧不能充其選區或分三四人正德中遂有串名法至嘉靖間吾邑額定糧長大抵四十二人爲常均平事例行後照里分每歲輸一百六十一人爲糧長徵收秋糧其運納銀米諸差亦食其入爲之

復名之曰解戶蓋其役與國初之糧長同而其人之分任者較之國初不止數倍矣又里長十年之中充糧長者一次充見年者亦一次見年者即直日提牌飲里甲錢以奉各辦之役者也條鞭行而見年無所事遂取十甲分為上下令見年亦僅徵五甲糧稅兼任城垣圩堰等役以分糧長之勞其法意甚善而行之既久弊漸多僅三百二十畝之家十年中進支兩役欲產不耗且破不可得矣大事令民役糧長最重見年次之詞劇之使重者減而輕則廢政具有條議存焉

萬曆三十五年光祿寺丞即人徐公必達具題白糧利弊因開官解一款云差解各役惟解米非民不可若絹銀等差決宜官解但水脚寧過從廉即於條鞭內派徵蓋官代民解而民厚出水脚以供官與民兩得也疏下戶部屢令後北差除白糧外其絹銀即付之總部南佐南差除糧白外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之十二 浙江 十一

其絹銀等差即付之管押縣佐又須度其道里酌其費用率加厚水脚派徵通縣以官府代民解之苦亦恤下之仁以合屬答官解之勞允供上之分則所省於需索雜費不知其幾云奉 旨依擬行
三十八年通行欽解事宜 布政司為議立委官欽解類解錢糧以清弊竇以省津貼事照得兩浙為東南財賦之區亦為奸猾積弊之藪然而浙西為甚嘉湖尤甚白糧解戶重役惟嘉湖有之百姓已不堪重累而又加以各項錢糧頭緒繁多故有一項之銀即有一項之解各縣俱於開徵之前編食解戶其中鎖利縣開契不勝窮及編食既定徵完各項銀兩給批起解戶承領銀批到省勢必投欺彼欺家與吏胥內外相構衙門為壟斷百計需求上納錢糧有打點使用之費後批掛號有稽延盤纏之費甚且有積猾包攬併其銀而侵用之并其批而沉匿之種弊端莫可

究詰故近日嘉興海鹽士民習見解戶之苦乃於解銀項下議增津貼付之官解然見所議津貼數多加派日繁民命日蹙幾不聊生矣本司承乏錢穀有激於衷爰陳一得之愚求以革弊而甦民困聞他省曾有類解之法今欲行之杭州等九郡有欽解之法今欲行之嘉湖蓋道路有遠近錢糧有繁簡不可執為一例也嘉湖錢糧最多弊孔亦最多且去省甚近舟楫往來甚便委官欽解每府不過數日可完假如各縣錢糧本司酌其緩急定為先後填簿分發各縣徵收照限起解每於釐月初旬將徵完某項某項錢糧若干即填入格眼簿內逐款類報本司一面將銀傾銷足色成銀聽候本司委首領官一員即發所填簿收執順路挨次到各縣與縣正官當堂逐款照簿憑領定法馬一：分明惟京庫銀兩照京庫法馬兌準俱要足色足數逐款用縣印竹紙實糊銀上外用綿紙包裹竹紙細條封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之十二 浙江 十二

口仍用縣印縣官親填職名花押各項銀數逐款開列總類一批給付委官回司後收本司止驗封收銀該庫官攬無能高下其手委官亦止照封役納衙門各役可免措索之需至發解之日本司即以原封給發其有零數者免找間或偶拆一封稱兌若有短少責在該縣印官賠補如或印封損動而有虧欠者於委官名下追補收完之後本司徑差吏赴院掛號掛完俟下次委官發縣附卷查盤如此則一批而可兼數十批一可免掛號銷號之煩一可免侵欺營運之弊一可免食解貼解之苦不惟諸凡積弊掃蕩無餘而目今縉紳耆老紛一條議俱可存而不論矣 時左轄吳公諱用先直隸桐城人 注
胡震亨曰官解之法善矣議者猶思須解之官他日或以煩勞辭役有仁政不終之慮意惟有嚴核督役之銀使督皆不竭稍寬路費之額使人情

樂趨廉幾法行可久即紳徐公必達有疏云藩臣吳用先行官辦法省食各縣解戶甚多父老黃弟誦德但美耗淨盡折充作實廉官實吏書并貧人情資父生他心且合計以圖變法或必勅撫按者為定例而後可又云各縣空役貼銀必如海鹽切議院照辦官及承役人對支為要欲維法於不壞者公教言盡之美

北運歷年條議 按北京白狼押運一役惟東南五郎有之吾邑狼僅四千船止十歲而大家巨室立破於是役者不知凡幾矣萬曆三十五年即紳徐公必達為光祿寺丞管理白狼因上疏極陳其弊一曰軍前民後之組成說二曰監兌供億煩費三曰官戶難催四曰船難催費多索詐延挨五曰水脚短少不時給六曰各關搜貨納稅稽留七曰風濤漂沒八曰丁字沽利船張家灣車運繁雜九曰到京露積最苦風雪偷盜十曰批文耽

天下即國利病書

卷第廿二冊

浙江

十三

閏十一日差解煩多股實不足並切中利病得 旨多所厘革今嘉湖巡道方公應明官引軍是父志利契尤深因米公疏及前後臺省疏附以己意為北運便民响察碩六議為邑新在必行擬其大要於左 禮科都給事中陸樹德疏曰東南財賦之來有軍運以充軍儲有民運以給官庖人皆知軍運之重不知民運之苦尤有深可憫者夫軍運以十軍運米四五百石民運以一民亦運米四五百石軍運船皆官所造而軍不知民運船則民自僱而官不知軍運以軍法結為漕法一呼百應人真敢犯民運以田里小民供役遠道語言鄙俚衣服村賤人得而侮之軍運經各該分司衙門無抑勒需求之苦民運經各該衙門動以違違情由問擬工價并諸雜色使用每一處輒費銀十五六兩亦不下十兩軍運過洪閘一錢不煩其夫閘夫共與稅民運無過一共用銀十餘兩過一閘用銀五六

錢所過三洪五十餘關費可知矣其最苦者船戶皆江佳好民前造此船裝載內保每准船價及浮駕夫價計不下二百餘兩銀一入船戶便長不啻奴隸每日供奉船夫及掌駕夫不啻奉其父母蓋報在船中即報長身家所係各督力氣曲為順從勢不得不然也其最所畏者軍運每交軍民運有等惡吏之集故將已船撞擊民運之船民船板窄而軍船板薄微有損傷即便停攔鴛鴦入民船百般挾詐不厭其欲不已苦之在途者縷：若此其他入京攬頭之需索入倉交納之艱難又有不可勝言者盡斯民助力之賄竭斯民悲歎之氣米始就倉固苦極矣嘉靖十年以前民運尚有保全之家至嘉靖十年以後凡克是役未有不被家者近來東南流離日衆通負日多邑里蕭條盜賊滋起莫不由斯根本重地一至於此誠不可不深慮也臣產東南親見此苦常切痛心詢諸父老咸謂宜將

天下即國利病書

卷第廿二冊

浙江

十四

白狼并入運軍順便使民出所有以益軍：出除力以代民似亦無不可者但今年限期已迫尚未敢輕議上 請今所當議者合無將民運并入議軍兼責之漕臣令各該察政一體督促進開總運奉政督催至京則軍運不敢肆其凌虐船戶不得恣其奸貪而洪閘亦可無需索之患如有此等許不時呈告以憑察治伏乞 勅下該部會議施行仍要申示各該衙門人役不得過為抑勒以滋民怨以生物議廣乎民困少慰民心惟趨而益以彰我 皇上惠養元：之初政矣 工科給事中歸子顧疏曰職惟國之賦役莫重於東南而賦役之艱難莫重於民運民運之苦弊不在額外之有加益而在額內之有虧損核算之方計不必議加以其本無而但當議還所固有試舉其受累之甚大都有一曰水脚之侵沒二曰沿途之需詐三曰交納之留難請不避煩瑣一 具陳焉夫運糧之有水脚每

船不下百金一無虧損似亦可濟春辦之耗折長途之勞費交納之賠償獨奈何使漁者來也米未下船而先行催諸牌票百出索取千方船尚未募而妄為好否貸更吵口而談長令拱手而聽各官原有費額另納公堂使費銀兩各項原有編銀復索轎夫修船工食既有總部協部之官已而添官押修廩長立而馬益廩原有償運償卸之後已而添役押幫役人多而羊益積且扛頭把持而水手任其催募覓覓紛紜而揮駕聽其遲速蓋糧未行而水脚已耗過半矣是水脚之侵費不可不重加裁革也至如糧船之行往往六十餘里涉險數十餘處其間觸石驚濤之險橫風犯雨之危小民已不勝聞而皇店皇木之暴戾抑勒開津開壩之阻滯留難快船官座船之敗壞需索重重疊出不惟詐財且阻去路而早則起車遲則守凍耗費不貲且州縣查驗矣又有淮安理刑之驗通州糧衙之驗何為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二冊

浙江下

十五

者也况淮安之驗其少則罪之通州之驗其多入罪之少不可多不可為之民者安所逃罪去若不於沿途一帶禁革使得於受害地方官廣告明重懲以法民困何甦是沿途之需詐不可不重為議處也若夫交納之累尤有不可勝言者五經科道七經內官掛號三十二衙門亦云瑣矣煩矣而糧米入城先講使用初入倉庫各役先索常例管門者有錢把斛者有錢夫收糧用斛耳而有數銖粒於掌上有選銖粒於盤中若選畢則每石而收之收重有罰收輕有罰總之各衙門之收米不一有每石費五錢者甚至有一二兩者况近時之新斛比國初之斛多有異同賠補甚難且遲留有罪遲限有罪京中之罪未償而府州縣銷批之罪又至噫可嘆也則交納之弊又不可不重為裁革者也浙江巡按方公大鎮疏曰臣嘗訪白糧斛戶之苦大都二端其一在未斛之前苦於水脚之侵

分其一在既運之後苦於開津之多故水脚侵分之弊近在地方臣等力得而禁之而對津多故之弊遠在道路臣等口得而言之力不得而祛之臣召經知縣戶細詢其狀則曰自南而北有許暨開納料之稅有揚州鈔關驗契之稅有淮安工部板開納鈔之稅有清江浦戶部納鈔之稅工部抽單之稅有徐州戶部報贍口之稅普寧店之稅有臨清納鈔公堂之稅有廣安店之稅有工部領磚之稅有丁字沽皇店之稅巡關司追納底載之稅計每船費銀七十餘兩而臨清一關尤甚焉此外又有新河倒班催募短緯倖夫之苦有臺兒莊濟寧南旺袁老口阻淺起利之苦有河西務另雇民船倍出水脚之苦有王家務遇凍貨房凍米搬運狼藉之苦有起車陸運倍出脚價并車夫偷盜之苦有德州河西務等處皇店照票勒索之苦有軍船凌機暑雨蒸折之苦有交納內供用庫光祿寺保識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二冊

浙江下

十六

多索使用及勒耗米之苦有交納祿米倉篩頭歇家長班等權掣斛之苦有南北十五衙門批迴投銷守候留難之苦計每船又費銀三百餘兩而僱船僱夫與席草包索飯食神福一切諸費又不與焉蓋白糧一船員富戶之虛名列處以為奇貨而漁獵之不厭在上在下不惟不體念且如齟齬也此所謂遠在道路臣等口得而言之力不得而祛之者今若不察道路開津之弊為之區處而但於地方議津貼議造船喋喋不休是地方施之於糧斛者日彌繁而糧斛施之於道路開津者亦日彌多漏卮尾閘終無益於糧斛之毫厘而年食廩絲使有損於地方之什伯矣何以起異越之瘡於溝中而枉席也方公北運議曰或問曰侵莫苦於北運身既親之矣可得歷而言與對曰北運之不失也始有所羈而不能先也中有所阻抑而不敗先也前有所畏避而不欲先也何謂始有所羈而不能先

夫運必資舟楫無水脚價則失其資矣今不請托則不得也不免吏民間則不得也不營求比限則不得也不增求放車則不得也不扣除公堂則不得也未涉江淮已為魚肉安得外理米春齊東風之便乎是水脚價為北運之命脉最宜當官而見給糧時而發給破陋規而全給者也何謂中有所阻抑而不敢先白糧上供漕糧軍餉輕重自殊乃先漕後白強軍既逞橫江湖之上而上人更助漕沮白不買幫則不得行也打詐欺索百疏而不一戢其最苦者漕白相值遇險破舟而令白賠漕私詐未遂續求公斷私詐十餘金而不得公斷百餘金而莫誰何此實一開則從來漕規一變是倒授強軍以恐喝之柄也後之糧解特益喘息而不敢動矣第不知白糧遇漕破舟將借誰以償其苦也不幸惟是淮上游徒賄得糧盜未消之批遞搜糧艘沿河刁棍怙恃村里烏合之衆強禦糧行部官觀園

而目擊之非不執有三尺彼借口差委將解諸院道實繁有徒將發開該管有司又非所屬之吏也不過稍加督責否則惟聽聽其欲去失即去已竊程數十里矣甚至開關之間止司啓閉商賈攸往一見糧艘無禁而生禁必得重賄以導之行則觀奇貨而思居不啻市無賴之人也是處皆北運之強禦何如重部官之權俾得直陳軍丁強橫詐害之狀以為軍官殿最備兩臺考察之一端則軍官自為制以民糧分入軍幫可以一府之民糧合入軍幫亦可也至開關為擾彼自以官品償之若規徒為梗則有司之不自戢其手下也在兩臺一傳示而有司禁之自此由是運官更時其起居審其風波無急無怠則眾役無險危之苦自無死亡之患也何謂前有所畏避而不欲先也苦莫苦於守凍彼何敢後而忘其苦意也較守凍而苦又甚焉苦矣蓋守凍臨濟每名打點不過五十金而一至河西天

津之間則內監以起車為例所費不貲每名非二百金則百五十金也照額不及獲和水去獨取水數且有連車推入私室者矣且有搶奪近地而無人問之者矣且又日當月運不及其半而春融水解數萬可與暮至者矣即部院布以寬政或車十之一或始議終免而一聞起車之議則一番催促一番打點米幾而催促隨之是以起車為虛名而吏書受實利先至者首被害也何如守凍遠者用五十金而不驚其心也且勿論往歲即今之後議起車者數矣民之私用不知其幾而所車不過二千石不識內府何以支其虛以待水泮之際哉似不如永載起車之利以塞吏書口實則各役無陸運之費爭脫守凍之苦又何樂栖河上踰歲而不得至也然愚人有說焉白糧之弊國家利於早各衙門吏書利於遲則安受守凍之金故先至者非起車則無苦之計矣甚至交納衙門及一切保識

欲借先至之人開增例之端勢不得不倍加權抑而使之遂所求也所以然者何也彼皆視條陳為虛文徒指獎立法而事竣之日無人據往議而按其實信其賞必其罰是以小人無忌指獎而獎在立法而法亡矣使誠能悉糧解始末之苦則人踴躍而前來離本地所省已多然後照往歲有司扣除水脚之數改造糧船如漕船式則不數年可造輕舟數十白糧未有不早供公家之需而勿重煩廟堂之議也

推收萬曆三十九年知縣喬議魚鱗冊乃原丈之根其中號段賣者照此號而除賣者照此號而收號內有分收若干者俱照除註明有何差訛重造之弊自賣主或為不明或記號差訛或此戶已收而彼戶未推或此圖已推而彼圖失收或一號而兩主重收或兩號而誤歸一號或有分收不為註明而一併除去或祖舊冊而訛以傳訛又或有方收此甲復

收彼甲項刻而兩三轉移首致便里長無處辦糧里書亦忘其源派大造
原派食由於此今本縣照每割原丈冊籍刊刻收號票如一圖天字一
號起至幾百號止即照區圖多寡族號填實推票印發里書每里照圖原
丈分發收田者看其某號即與該書獨票此據以為除彼據以為收分收
者里書另寫一號票用私記合同印給于官票之上仍付區總處掛號方
准准收如此揭一乘去一號矣焉有重收之弊一推一收照號追冊焉有
增減之弊此圖有推彼圖無收不推作除此圖有收彼圖無除不推作收
有田之家應收田畝毋論十號百號俱許揭票總釘交與里書立戶有何
差訛其中如有方行新收入甲又復轉收別區別圖以希規避者查出即
付究罪里書同坐

天下即國利病書

卷第廿二冊

浙江下

十九

輸商粟於邊赴場支鹽掣賣洪武初亦以四百斤為一引後行改辦小引
大引給工本鈔一貫是戰給鈔八貫辦成化中分引目之半為折銀嘉靖
中復改本邑為折色鹽銀半解京濟邊半給商自赴場買鹽運聚盡變
納校本邑之舊歲課日証率又從有司責辦鹽課不盡出鹽場出民田
補十七八矣一日帶徵水鄉鹽折銀寬分賣盡水鄉自正統中巡撫周公
忱始時鈔去不付工本無出因分付場為賣寬令煎辦運場為水鄉寬令
代出工本米後水不能辦則約折色鹽課：又不能辦則改水鄉寬令
民授民後銀歸民民帶帶徵成化末都御史彭公詔議也是為民代水鄉寬
輸鹽銀之始一口重徵水鄉為賣民為認納銀水鄉為賣歸鹽課寬賣民
糧帶徵失後復公百年而連司以廢欠尚借多奉院徵下縣問故時水鄉
為屬縣否屬縣則宜增稅課未給鹽往課也課以民為私若于對因縣加

稅若干一蕩價也民代輸者一民蕩代輸者又二萬曆三十九年事也邑
人侍御彭公嘗請之憲未諭兩浙鹽課萬曆四十二年監院楊公鶴徵
鹽料提補前價可為若以但一時承委官奉行未竟元一縣派加該邊
鹽課推應皇仁本院上疏部覆量減一半凡里里加派自四十二
年為始照數減免云云本縣民蕩初派每畝一分六厘七毫今減為八厘
三毫八絲特賜公亦未之此蕩為民蕩只照蕩例或米若知為民蕩必
應正金今鹽利實入縣官者益無幾而鹽地與蕩價寬丁佃之海上民
坐享其入歲不下三四千金有司欲問之則說以蕩困聲上聽不容其實
曲護之不知民實為憲國憲故未嘗困抑又不第無困已也始乎調停卒
乎偏袒肥不可返鹽政之失實不能無遺憾於作法者已茲以國初迄
今鹽課額額列於後庶幾時厘正者有所稽焉知縣樊維城議國
初寬戶辦蕩官給鹽地草蕩及工本鈔米以為之資草蕩新採有限全額

天下即國利病書

卷第廿二冊

浙江下

二十

鈔米每引一石者足充年益費故所收鹽利為最多後鈔法壞工本無出
寬丁從業者以酒地草蕩佃之人取息抵課而家於水鄉稱水鄉寬其仍
居海濱稱賣者僅餘三之一焉昔之名臣如周文襄者來巡海上亦姑
隨順人情免水鄉之煎辦而令其代出鈔米以給濱蕩運米寔難辦法終
不行迨彭公詔巡視直隸其困地之為民水鄉盡得落籍而應辦鹽勛則
帶民糧徵銀解運司本縣田畝始有二十三十金之加民代水鄉寬受累
此時水鄉所遺草蕩若即併歸濱蕩獨可計草價以派鹽勛少損民田帶
徵之數乃官與徵銀一千八十兩解運司代之趙集至前任夏始議併給
濱蕩失之已晚顧又予之蕩而買之草價反將此一千八十金者帶徵於
民糧復以兩場為惠不均更包補飽即四百六十金以均之合前共三千

五百餘金而此外係銀抵課本縣及嘉平二縣代解者復有五百五十金之多重且見賠不一而足於是兩場課銀盡皆民為竈出糧土為鹽田出海砂所辦者猶有千金餘飽即直三百五十金而己更以官吏工脚之俸糧工食縣司所設之鹽課給實計之所費又七百餘金取以相當實入之利益復無幾焉竊謂國家鹽筴之失算無如此也而場甚也總之一鈔法不行之本端無以生息遂行權宜苟且之術貽累于民而無益於國至此今欲修復之亦求之國初給竈之舊而可矣夫國初所用給竈者非前所云一本鈔及通地草場三者耶工本鈔不易復通地草場自在即適地時有坍塌之無虧損有墾闢者又在今兩場處丁所受草場每丁多者三十餘畝少者亦不下二十畝每畝佃客納草價五六分與竈丁其耕熟者分為上中下三則增派稅銀自三分至一分五厘解運司大約竈丁

所得草價多者每畝一兩餘少者亦不下八九錢而適地之佃與人者又可得銀二三錢不止至開荒丁所納于建司者每丁稅額實不過二錢有奇而已向惟貢其煎辦每年每丁須納鹽三千六百斤值銀七八兩之多故給之草場給之工本未復厚如此今因工本米不給鹽課俱帶徵于民糧止貢其納銀二三錢矣此即適地之入足以之有何所困而必須優厚之也乃空顧此草場與之今歲草價之厚入豈非當事者失于籌及相沿冒濫未敢半扣雖司積資貯吏欲留此以取分于需戶故相隱而不發至今乎天民為地困因使為鹽課出辭亡論矣焉聞國家地土也草價固國家地土所產也不辦鹽而收有此理否即辦鹽而以一二兩之入輸一二錢之稅下而納一入有此理否民之田可令代徵竈之場胡不可加徵也憲之官可自佃之而後鹽場之價謂不可改之為稅如民田

一例徵之以補鹽課以抵本縣帶徵之課也計兩場耕熟之蕩海砂可得三四萬畝飽即可得數千畝今分三則起稅解運司者不過千金若以民田稅銀額論之尚可加銀五六分當得銀三千也其未墾者畝可徵銀二三分兩場為畝九萬餘又可得銀二千餘也今莫若盡以其蕩歸之有司將佃客姓名籍之于冊一如編審里長之法荒熟各自為里畝多者為役頭畝少者為甲戶立限徵銀解之運司除抵海砂課銀一千有奇飽即課銀三百有奇外尚多三千餘金則以一千金抵本縣代納之蕩價以二千金抵本縣帶徵水鄉之鹽銀綽然有餘民可勉而國計可裕其兩場適地尚有一萬六千餘畝減佃價之半而徵之尚可得銀一千六百則或歸場官收解或歸有司照前法徵銀亦無不可總之今日海上煎丁俱非真竈編排直捷徵銀自易正不必令多人豫于其間恐其中飽而無益于

國也斯議也不知者以為創說而實非創也蘆灘已先行之矣考之兩浙疆規載萬曆四十二年蘆灘場處趙志奎等建議照蕩食後毋沿照丁給蕩之空名鹽院楊以為不易之論將蕩戶名下實查蕩產畝數按籍食差其貧竈之有丁無蕩者盡免其役因其法入之復命疏中至今蘆灘稱便夫蘆灘亦海邑折之平湖者也三場事體元同蘆灘可行海鮑獨不可行乎但行之則于民于國便于奸竈于鹽司胥役俱不便耳夫立法而欲使小人稱便欲使小人無梗千古無有源于計者要在獨斷獨行而不為所撓阻斯得矣

成海濱倭亦名曰日本其國西南至海東北大山地方五畿七道三島即班固書所云會稽海外有東鯨人若是也其人顴頭髮跣足輕生好殺多狡謀喜為盜賊漢唐來通貢中國未聞入犯後至宋沿海關市舶徑道

益通元人承之奸闖出入者遂多勾引廣於是患始興先是元至大中有倭泊慶元使掠繁華兆矣而國家初平海內所成咸詳惟方若張官在海上海故即軍通誅不能出者則竄而之海島糾羣倭入寇掠以故嘗之發乃在開國時高皇實錄載洪武二年倭犯山東淮安明年犯瀾東福建其五年寇我澈浦殺害人民而長老亦言洪武四年有海民沈保童用竹筏載倭登掠海鹽事縣首被倭患如此上念區寓新真海壇獨嬰憂亟遣帥巡禦又即家起信國公和相視並海要害築城置衛所統官軍各占信地戍守其法甚備於是盜之衛所始建一曰海衛衛指揮使司在縣城內一曰澈浦守禦千戶所在澈浦鎮一曰乍浦守禦千戶所在乍浦鎮今析屬平湖二所隸衛隸浙江都指揮使司以內隸於左軍都督府有烽墩有寨凡五十有七聯布海岸南屬之海寧所北屬之金山衛境汛月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二冊

浙江下

二十三

各以軍五人守之瞭海洋船火報警息有戰船為大青為風尖為八槳凡七十有二其五百料者以軍百人駕之汛月出海洋巡倭大汛二三四五月小汛九十月此五月風多促東北來倭入犯易也之三城鼎足稱重其後澈有小營旋就屢率先臣鄭曉曰洪武末年海中方張諸通賊壯者老若死以故沿海即縣得休息謂此也永樂中益嚴汛守其七年有沈家門遠哨之議沈家門在定海海洋外舟山普陀間倭人入貢每泊船於此信國經理時因立水寨防禦至是調衛所戰艦協哨蓋欲聚重兵一處壯而漸聲援然此山去東浙為近去西浙實千里而遠非本衛對要必守之地洪熙元年巡撫浙江右布政使周幹請撤路近海各守信地宣德初行在兵部又以為言皆未果撤至正統間倭警作頻年寇大驚寇扼者且寇我乍浦者再朝廷命侍郎焦公宏巡視海防因漸有厘改焉先是衛

五所並在衛署至是以乍浦新中惠所軍單弱奏調後所移署乍浦城貼守其北十里梁庄堡地尤衝增拓為城以指揮一人統官軍戍焉徐泰日治之地海島為要海鹽乍浦為要乍浦當西海口可泊性：欽寇：國朝既設守禦所正統間倭夾登岸吏兵不能支故復以後所協守至今海口官設備監巡事也而澈浦所亦調湖廣海寧三所軍遇汛協防添築二所城及縣城南北二牆望臺併省烽墩與寨為三十七所其沈家門戍亦以其時撤回增設騎標馬一百五十四足傳遞塘報在海岸設防而戰艦則減為小尖哨船二十備乍之西海口不復遠汛申飭雖詳事稍異開國時疾成弘而後海上久無事罷三所之戍澈者諸升履尚文雅純言兵軍亦服四民業者多虛尺籍大司馬譚公綸有云自昔衛所空虛使存尺籍納充吏承其次賂官出在為商其次業農其次役占其次撤演雜利或通同賣放圖附近宗種歲或常例皆不操守至於補伍實數則反為廢難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二冊

浙江下

二十四

殘廢老弱不堪之軍軍伍不操戰守無至嘉靖中海船廢盡馬類亦減武備棄耗極而倭變適大作初國家仿宋元遺制開市舶寧波嘉靖之二年因是有宋素卿宗設之開此而董船司禁番船往來顧不能盡如禁率泊近縣移與內臺市內豪吏狡積漸除員弗償諸奸商盜壟憤起為賊勾倭人沿海寇犯不休朝廷為設巡撫及總制大臣秉轄浙直福督勒若朱公統王公忬張公經李公天龍及胡公宗憲先後來並師而衛所軍不堪用則募民為兵用之兵制因大變都督萬表云向來海上船出近洋漸弛引引番船紛然往來海上各認所主水觀貨物裝載或五十艘或百餘艘成群合黨分泊各港又各用三板草撇船不可勝計在於沿海東其強悍以為護翼嚴州許二住雙嶼港最稱強後被朱都御史遣將官領福兵破其巢穴焚其舟艦擒殺殆半就雙嶼港築寨截許二遺去王直亦撤州人原在許二部下官儲素有沉機勇人多服之乃領其餘黨改住烈

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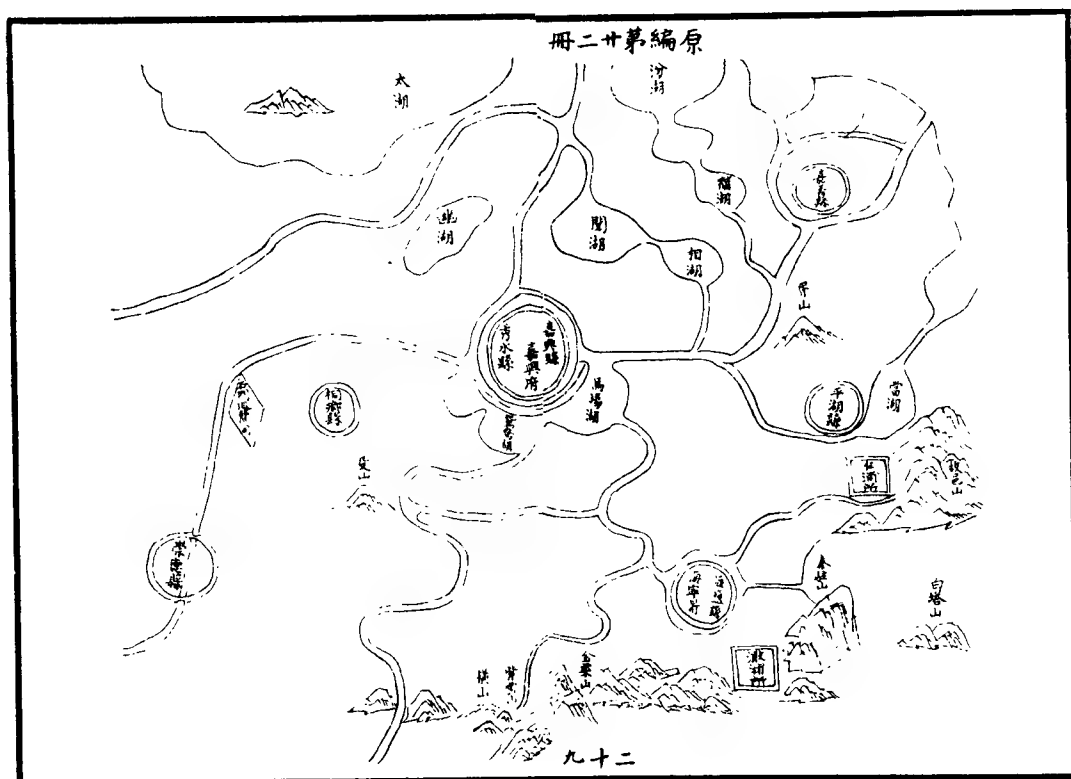
144

2-219

三

主

史 172-220



嘉善縣志
知縣章士雅正疆界議

九字內之設為州縣者鮮不畫疆分界而治矣獨嘉善則可異焉其初割嘉興以分縣而壤地在華亭吳江之間其田額視各縣獨重蓋全浙之稅莫重于嘉善而嘉善之稅莫重于嘉善每畝賦額無論田之高下悉以三斗三升三合起科而僅平又五升有零其視嘉興多九升八合三勺矣視有水多三升三合八勺矣其視崇德且半倍矣田不加賦而賦有偏重且地勢卑下東接三湖西連震澤凡遇水災半為陸沉而積逋數倍於各縣矣以故奸民自嘉隆來往往將田說收嘉善以就輕糧其始則曰與彼處兌換而究則免者復去而去者不返此弊之流至萬曆九年丈量持甚蓋當時以佐貳掌印推選三千三百四十畝一分而餘田沉埋如茲以三萬畝之虛糧復加本縣民亦何以堪近里通錢來等雖呈呈院道而彼頑民與積書互相交結變幻百端如監生金圻一人而隱田千畝不惜賄貨以植黨與說詞厯呈駁亂視聽本縣徒費暮年之力而尚不得一畝復還蓋其隱去田糧不在此縣亦不在彼縣而置子無何有之鄉食王土而不輸王貢獲利已久本縣以空文求討而彼以實力求脫聞往年守令亦有以此召謗而不得竟其事者是以奸計益多良民益病可為拊膺痛恨者此也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二冊 浙江下

三

崇德志 崇德田地相傳故曰杜僅是支民間八箇月之
食其餘月類易米以供公私仰給惟替日是種故替務
最重凡借貸契券必期替畢相償即冬間官賤起徵
數多不敢賣米以輸恐日後米價騰踊至八九月以米從當
鋪中質銀候替畢加恩取贖然當鋪中待街搭色輕重其
間度因很難一出入子錢外不止耗去加一矣以故民間輸
納利替畢不利田熟也而後進以之難有由然矣

安吉州志 論曰若水發源天目戴泉潄澗衍迤四境而豐邑居其
上游即旱澇稍易為備惟吉山鹽地蔽其勢仰故不能殫所受僅
東外二溪而復轄于梅溪其道隘故不易泄考其初兩畝諸湖小
山諸塘間用導川畜澗以供灌溉而分眾流今二溪既沙石善於塞
又旁緣竹樹為梗而湖塘業已半為桑田益隘且傾故往雨暴至
輒懷襄崩割少曠遂成焦土如是而望歲無凶歎民不耗病難矣議
者謂水道亡策獨湖塘故蹟墮者浚之廢者復之梗者除之廢幾鍾
洩之上計或乃以工力繁浩且徵民成業為虞昔李冰鑿離堆史起
決漳水豈其不捐一錢不被一塵而古今以為常績顧利害小大經
理方畧何如耳苟不惟民患是圖拘文牽俗環曰毋動為擾不已過
乎乃近時復有沿溪水利之稅是以尺寸遷徙靡常之地而加恒賦
以重困吾民益非法矣

紹興府志軍制

皇明紹興府設三衛五所隸浙江都指揮使司仍總轄於右衛指揮使司此其
軍制也而各衛所復有帶管及召募名色廂軍例也弓手領於巡簡司據
營土寨縣馬規模與宋不相遠其軍始調自南北從征者繼乃抽台溫等處
民四丁之一以充伍為指揮將也十戶則營將百戶鎮撫隊將大務取防海
居常則用以弭寇賊民既出食食則守本業率妻孥戢力也無預兵承平久
無所事軍江南諸省率用以轉漕拾及持糧浙雖有海備亦半漕馬費國者
或謂東南士卒罷於轉漕殆非也余竊為職方主事當攝入衛班軍班軍
數萬人自正德來俱作役司空度匠作曰白金五分歲可省冬官六七十萬
金若以還營則為隊而已矣入衛者習為工或不具兵器聞輸作則便聞營
標乃顯不甚稱便也昔人有言曰巧於用短兵亦宜然故九邊軍亦大率用
輸作而揣其鋒於家下築城垣治器械功均灼矣康復月給不虛耳司寇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之二十三

浙江下

三十三

只獨司農萬師也何為罷手衛軍既驕驕者又以死事錄功有司惟用之
正德中王晉漢奉兵乃起民兵之議今民世快手捕盜等名色是也亦廂軍
類也而沿海則多用義兵先是嘉靖中金衢比鄰有礦賊踰山拔義兵義
兵鄉兵擊勝之斬數魁其技以長槍勝鄉人私相傳習得兵法自遠近競募
南至閩廣北至薊威義兵故患少子弟不習為耕則習為兵食好衣以
侍募義兵為人大患之而性昔兵法或乃發不知徒日皮於藝州也衛家說曰故
者不挑補選者不請以軍政何賴然額額固省矣今俗呼衛者曰軍而募者
曰兵兵禦敵而軍坐守兵重軍輕軍備衛於兵壯軍乃復充兵其變勢也不
以清將何之乎石曼卿以建鄉兵顯名至或周之捍敵則笑曰此得吾意也
不若募散行者餘姚江南兵自具食無通帥却職於後清撫謝士軍勇取五
百人聲稱：四馳竟敗死衛人其目衛是雖稍猶廢矣况驅市人而戰者未
故曰廢也兵曰增軍曰損兵曰驕軍曰懦此無足志者志異日之兵復如軍

耳義烏之待募者可親矣通捕裁餉遂有去年二月之變而汛時恐缺需則每
每以海艘傳羽書令人耳目驚也兵不戰不利戰又下策不忘戰之術蓋難
言哉

嘉靖初巡視海道副使駐省城巡歷全浙沿海二十三年移駐台州二十七
改駐寧波三十年後地方多事分守泰議駐紹興身改使整飭兵備稱兵
巡道隆慶二年以海道兼理寧紹兵備紹興仍以泰議分守 先年浙江沿
海原設總督備倭都司一員考選把總指揮四員統轄衛所而分定臨觀為一
總嘉靖三十八年分守定海總臨觀全浙共六總三十一兼添設泰將一員
駐定海分守寧紹等處三十四年賊破臨山衛則添設總兵官一員駐臨山三
十五年移總兵駐定海而泰將駐臨山專統陸兵三十六年六把總俱授以都
指揮體統行事隆慶二年泰將改駐舟山專統水兵以定海遊兵把總調臨山
領陸兵萬曆十二年裁革陸兵把總俱屬臨觀把總統轄駐臨山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之二十三

浙江下

三十四

兵部尚書譚公綸昔為海道副使嘗建議云衛所官軍既不能殺賊又不足自
守往往墮罪於行伍空虛後存尺籍似矣然浙中如寧紹台溫諸沿海衛所環
城之內並無一民相雜廬舍鱗集豈非衛所之人乎顧家通設資者佳小納充
吏私其次賒官出外為商其次棄其家養其兵其次倭倭其兵其次撤演難耐其
識乎通同該倭回附近原籍歲歲收常例其次舍人皆不操卒即此八項居十
之半且皆精銳至於捕盜食餉則反為疲瘵殘疾老弱不堪之輩軍伍不操戰
守無資弊豈坐此至於逃亡故絕此特其一節耳今可委賢能有司同該把總
官往各衛所督同掌印等官不必論其任分先核城中街巷計有若干每衛每
巷共有門面若干戶分格眼紙一張諭令自開房屋幾間男婦幾口某係精壯
某係老弱至於畜養床鋪若干亦俱實開貼於大門上乃各委官持簿領額各
位官鎮巡街後戶逐一面詰諒官旗有無隱漏并執結明白然後比對戶口
丈冊庶幾可得十之七八於是取其見在人教通行挑選精壯者存留食糧老

以為之聲援不惟聽其自便為主且資其捍禦失其取給於區之稅以助軍興之第一耶

說者曰劉傳之紫海易陸難水戰又以擊沈賊船為上計轉賊次之陸戰以摧鋒陷陣為上計斬獲次之惟重水戰之當即賊不得登岸是民不知有兵而境晏然此海防要策也

山陰桐橋西去府城三十里水汴漫多支流深澗曲難以屯兵利主不利客

三山關北去府三十八里山會蕭賴比蓄水宜防室古博嶺西南去府城四十

五里此諸暨楓橋接築園北胡將軍大海先諸暨自臨路來戰越即嘉靖三十

三年倭夷據山陰亦由楓橋進山間寇退俱由此入境舊有楓橋巡簡司今

基址尚在似宜復設扼扼嶺西去府城五十二里上連鏡湖下接小江

會稽曹娥東去府城九十二里江水滿急隔斷兩岸通江而營利守不利戰

石堰東去府城三里諸水之會可駐兵衛城駐日嶺西南去府城八十里諸暨

未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二冊 浙江下 三十七

界元不棄延譽聚鄉兵處

蕭山西與鎮西去縣城十里通錢塘江險宋時有寨

新林鋪東去縣二十里宋時有寨 劉嶺嶺下則如三鎮西南去縣一百里唐

劉漢宏嘗分兵據守錢修擊破之 諸暨長浦西南去縣城五十里元時有閘

閘嶺西去縣城五十里元時有閘 湖嶺嶺南去縣城五十里元時有巡簡司

對界東去縣城八十里唐宋有寨 五嶺嶺西南去縣城六十五里

國初李將軍文忠築新城拒謝再興 餘姚李家園東南去縣城三十里是四

明東門元時有巡簡司 梁新西南去縣城四十里人烟湊集亦一巨鎮是四

明西門 蓬竹嶺西南去縣城三十里與上虞接壤 上虞梁湖西去縣

城三十里是曹娥江東嘴 百官瀆西南去縣城四十里亦隣於上虞時舊縣

城 廟前山東南去縣城四十五里元時有巡簡司當三縣界地甚僻

佛跡山西北去縣城四十里宋元有寨 留界店東北去縣城十五里

冰清嶺嶺北去縣城四十里 白峰嶺西南去縣城八十里唐宋有長樂寨元

有巡簡司 三界北去縣城六十里

新昌黃平嶺北去縣城五十里其地形可入而難出唐王式敗梁甫於此

三湖瀆西去縣城十二里唐宋甫敗三將處 閩嶺東去縣城七十里接天台

界以上皆內地宜設備者也

三江所不瀆於海地勢稍緩然去省城八十里海上有警烽火於此通島嘉靖

三十五年倭寇突犯改城我兵敵退

臨山嶺當衝要東接三山西抵滬海嘉靖三十二年倭賊攻陷 滬海州東衛

臨山西北黃家壩 三山所界於臨觀之間東西兼顧 觀海嶺三山為右

翼龍山為左巖居中節制應援地屬惡路而轄於紹興大勢也不欲以全險

與爭波也 龍山所北對金山蘇州大洋東對想港伏龍山獨臨海際去所

僅十里乃賊船往來必由之路臨觀一總之咽喉也封守慎固省城安枕而卧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二冊 浙江下 三十八

失地屬定海嘉靖三十四五年間倭賊屢登犯 金家嶼丘家洋連

界東對想港海深北望洋山三姑大洋嘉靖三十六年倭船盤旋月餘為我

兵所獲者受腹東由馬門廟屬浦湖一帶至慈谿縣立於寧波府極為險要今

汛期撥標兵分哨若漁船下海捕魚則輪撥臨觀兵船一棹繫泊浦洋海深盤

結紆網

閩四三江所一曰大開閘 觀海衛三曰文亭四曰長溪四曰桂湖

臨六臨山衛三曰泗門四曰烏盆四曰化龍 三山所一曰眉山 滬海所二曰施

湖四曰滬瀆以二處海水衝激夷船易泊特立寨安官一員鎮軍五十名守之

今廢

敵臺四三江所一曰蒙池山 臨山衛一曰羅家山 滬海所一曰西海塘

龍山所一曰龍山 烽嶺三十七三江所六曰航馬山曰馬鞍山曰馬峰山曰宋家灣曰周家墩

水利志 八邑自隸新昌外其六邑俱以湖為水虞農大望之為命盛衰時爭
於或至開相持然上下歷代則日增湖日損至今侵湖者猶日未已地狹人
稠固其勢也適來天田之漲起湖中熟田率多起糾糾長老云湖中不宜有田
有田妨水利起糾糾非便而或者又謂不起糾止損縣官糧田固在返湖應除田
亦不緣遂忘累家為一說莫知然否總之湖為遠利今侵者雖莫能禁然要為
平法為起糾糾之則田湖者乃為公家增賦豪戶競爭先失無侵者糾糾的丰
存之嚴禁禁禁固時為師亦中策也水自溪入湖洩于河注于江達于海防其
氾濫則堤塘堰壩時其修則開水門分引水則礮礮田通舟無礙矣其利害

宜矣
海塘長而工力大起蕭山之長山依餘姚之上林接慈谿至定海遠近五百
餘里中更七縣而五為紹興境 蕭山北海塘在縣東北折林白鶴兩鎮之間
長二十里而自長山之尾東接龜山之首為海水出沒之衝 山陰海塘在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之二十三 浙江下

四十二

府城北四十里且清風安昌兩鄉 會稽海塘在府城東北四十里東自曹娥
上虞界西抵家灣山陰界延五百餘里以蓄水溉田 海塘在府城東北
八十里周延德鄉鎮比三千七百一十一丈 上虞海塘在縣西北寧遠
新興二鄉東自餘姚蘭風鄉西抵會稽延德鄉 餘姚海塘在縣北四十里縣
之北塘東起上林西盡蘭風七鄉十八都 蕭山西江塘在縣西南三十里邑
之盡處也塘外為富陽江受金衢嚴椒四府之水其上源高勢峻遠近蕭山在
其下流獨賴此一帶之塘捍之 自桃源十四都臨浦而至四都諸家塘南北
四十里所以防上江之水在縣之西謂之西江塘江至四都則折而東矣故自
四都而至龜山東西六十餘里所以禦大江之潮在縣之北謂之北海塘皆沿
浙江為之

會稽縣志 山陰量山移中所條量法 山有高低險峻犬牙平岡

凸凹深淺遠塢一聚量員以致奸弊易生隱缺無計今開示量山通
年將山分作金木水火土五形明立五般算法則行算無差 弓步可
核如金形山法當三等量算木形山法當橫直丈量水形山中廣
幾處大形山一直量至山峯橫量山脚折算積實見數土形山或量
中廣或分二段半月形量算或四不等亦可一灣一塢統作一號者
內分一則一面一麓查照形式分量運段填寫 弓步一號之內大約
凸凹若務要中廣方得實數 〇又者民趙德仁等呈內云量山不比
量田俱是斜尖凹凸不等號大則弊多號小則弊少凡百畝以內定
有彎龍不能盡錄入冊務須分號方無遺漏或以三直三橫法量搜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之二十三 浙江下

四十二

獎始盡今呈數法伏乞裁處 乞令通年量山每號就註某山名某
形某以某法量之如此開造冊報臨撞易知 山如船形者內有灣
凹蛇形者中起高龍如兩傍牽量便是作獎必須當心直量中間處
橫量以按形準之方為無弊
國初山賦甚輕每畝科鈔五文而徭則以百畝僅準為一丁故山常
無定畝即私貿易者亦多不清核諺曰呼山喝水言但以目力具大
約也歷百七十年有司丈量皆不及至嘉靖二十五年會稽知縣張
繼實始大田因并及山沿海老人某乘此謂山利頗厚始請改五十
畝為一丁實則未經履度也迨軍興用缺兵食歲增派田照丁派山
照畝則一丁之山視田數加二倍而山之不足畝者始重困矣嘉靖

四十四年知縣張進思至復議核之令民自報則山額視舊歲十四邑人李本移書為陳核法且請優輕賦如舊而進思以權去莊園積繼之亦將優山隱山者不利其優競以難阻時本已歿會有待書草以白者國從之定制仍百畝準一下而缺額則每畝驟增以取盈焉雖數未盡核數未盡均然準丁一市民頗便之於時山陰知縣楊家相亦量山陰山其缺數亦以其地及償焉諸邑無量者

禹堯相云會稽水源自西南而流入東北在昔與海潮相通海湧不節民受其病自漢馬臻築鏡湖以受諸山之水沿隄置斗門堰以時啓閉水少則洩湖之水以灌田水多則閉湖洩田之水以入于海九萬膏腴咸沐其利厥後增築海塘開玉山陡門而湖之堤漸廢宋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之二十二

浙江下

四十一

時雖有復湖之議而今則有不必然者矣何則會稽支分派別之水其源數十其橫而受水者則曰運河焉自驚鼻山逶迤東北出入于巖萬壑中而流者曰平水北會西湖謝湖周湖孔湖鑄浦上灶諸水經若耶焦風涇而分為雙溪西會禹也通鴨塞港抵城隍而入于官河遂由石堰而下前此無又源出寶山者曰御河北流會鰲池西折通洞浦入官河而為獨樹洋遂由董家皋部二堰而下前此無又源出諸葛山曰青塘等溪西入盧家港南接富盛溪北流入官河為茅洋為白塔洋遂由樊江茅洋政平陶家水山五堰而下前此無又源出白水崗曰倉塘溪會謝趙康家泉湖西湖等湖出于潭入于河

遂由夏家黃家彭家三堰而下前此無再東為東閣河有白米堰東流為曹城南折為萬源前此無俱舊有斗門遺址尚存也凡諸河道縱橫一皆鏡湖遺跡而諸堰下注玉山斗門以入于海用是觀之田之沿山者受浸於泉源而其濱海者取給於支流既獲其利又免其患而利而無收者實賴後海塘以為之蓄洩也是以前乎漢而無海塘則鏡湖不可不築後乎宋而無鏡湖則海塘不可不修然又有可慮者蓋浦陽暨陽諸湖之水俱入暨陽江西北折而入浙江其勢回環不能直銳遂踰漁浦流注錢清江北出白馬等閘以入于海迄今閘久淤塞水道不通一有泛濫則必東注而以會稽為壑雖有玉山斗門不足以洩橫流之勢每於蒿口曹娥賀鹽黃草灘直落施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之二十二

浙江下

四十二

等處開掘塘缺雖得少舒一時之急而即欲修補以備蓄蓄則又難為工矣是以不免恒有旱乾之虞為今之計莫若浚諸河渠而使之深則可儲蓄而不患於旱近守南大吉之法可遵也又增修堰閘而使之多則可散洩水勢而不患於潦舊令曾公亮之迹可復也又修築海塘而使之完且高則可捍禦風潮而不患於泛濫近歲知縣王敬上塘榆柳之議不可易也三事既舉黎民尚亦有利哉若夫縣之東北有湖曰賀家周圍數鄉雖曰魚鱉芡蘆其利頗博但地勢最下非若昔之鏡湖水高于田則今固不能使此湖之水倒行而逆流也又有縣之東南沿舜溪兩岸而田雖地勢高峻然各有泉可蓄若曰珠曰捨曰湯曰長曰塘曰石浦曰舒屈曰招福曰丁家曰鶴鵲曰瀝

上曰漚下曰白湯曰洗馬等湖惟各因其勢而利導之則其田皆可獲矣此皆在所必講者也

金階云按諸鄉之田一節至二十節三十一節其地卑其土泥淖其

水鍾聚不患其不蓄而患其所以洩之者有弗時也山鄉之田一節

至三十節其地高其土砂礫其水涌不患其不泄而患其所以蓄之

凡八節都其地高其土砂礫其水涌不患其不泄而患其所以蓄之

若有弗豫也山鄉東南又有范洋之湖二十節為衆山之溢溜由決司

洪水泛溢所謂內漲也內漲不泄遂成積患故漲于內者求所以泄

之而已諸鄉東北又有纂風之鎮三十節為大海之濱颶風時作巨濤

噬汰所謂外漲也外漲不防遂成冊江故漲于外者求所以防之而

已一縣之水其利害大畧如此今之志水利者不究其原而徒泥其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二冊

浙江下

四十五

迹於利害所在漫不加省抑惑矣矧河道縱橫錯雜其名瑣屑又不
能具載今姑求其源迥其派以志其水道所經俾後茲上者得考其
利害而為之興革云爾

宋會稽志、蔡城之法城自高四丈城闊五丈上欽二丈若城自高三丈五

尺則址闊四丈三尺七寸上欽一丈七尺城外築寔城去大城十五步一城

面已城城高與寔城外築寔去大城三十步上施鈎欄凡為三壕第一重

闊二十步深二丈水深四尺至七尺第二重連城五尺壕之內岸築羊

馬城去大城五步高八尺址闊五尺上欽二尺自三三尺開箭炮外至壕根

留一步埋設鹿角大城上每三十步置馬面敵樓各一座女牆相去各十步

凡樓櫓之法曰齒鍾版曰拐子木曰伏免子曰手把腰福曰薦架曰踏空版

曰板柱版曰護柱版曰胡孫柱曰郭水版曰馬面曰櫓曰馬根踏道曰城肩

輓踏道曰苞曰草樣曰牛草曰甌曰大小索曰鐵鴈鈎此其名數之大略也

並塞控扼之地人習知故其築城也易為力而堅緻可守內地既非臨邊

又即邑安固無寇盜之虞若久雖與版築或出草創故書便舉欲在官者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二冊

浙江下

四十六

知城池之不可忽如此

邵武志凡築城大約隔兩箭路即築方臺出城外
不建樓其上俾三面發矢以敵攻城者故名敵樓亦
名箭樓

山陰縣志 越之地南盤山谷而高北抵滄海而下高者水之所出

總其派蓋有三十六源焉下者水之所歸故海為越水之壑也宋以前鏡湖諸三十六源之水多則泄民田之水入於海水少則泄湖之水以溉民田湖水由堰關達于玉山斗門在縣東北三十三里唐武德間計八門北五門隸山陰南三門隸會稽三縣之水出三門入巨海地力盡而歲事登旱潦不能使之病此古山陰之水利也自後鏡湖廢為田源既漫流水無所潴蓄以浣江之水灌于西江浣江在諸暨與東陽為浦江之山陰遂成水合流入西小江經蕭山入于海巨浸時遇霖潦水勢泛溢惟一玉山斗門不能盡泄知府璉及知縣煥雖更局施諸閘以濟之局在縣北三十里小江之北其間有閘三閘成化十三年戴璉所建南閘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二冊

浙江下

四十七

五閘正德六年林瑛所建有即推官蔣誼反尚書王鑑之所議民將阻記其墓曰紹興古會稽郡山陰縣舊蕭山良田千畝頃一遇霖雨則水漲小江決不可復開塘決不可再築故於山陰新鑑林各置一閘以泄江南之水又於扁施甲運各置一閘以泄江北之水復於蕭山之麓山陰之新河各置一閘以泄湖潮及麻溪之水而後水有所歸無復向日之憂也而三縣之田可以望秋成矣王鑑之記其墓曰山陰附郭之邑而山而負水之田視水之盈縮以為豐凶正德戊辰泰和張族主奎出宰吾邑謂農事莫重於水利恒切究心以三邑之水皆宗於玉山扁施二閘早則儲之以資灌漑晚則決之以防浸淫然環郭之地亘數百里溪壑暴漲二閘豈能遽退故於涇渠之傍倚玉山扁施增置水閘以分泄玉山斗門之水則三江之至拓林也司除矣復於扁施故閘左右增置斗門六洞以泄小江南北暴漲而三邑居民亦可均受其利矣

而猶未能分殺其暴漲也乃為決塘之計塘決而狂瀾迅漲勢不得不驟洄然後苦疲民以築塞功未成而患早乾矣水之為害非不可

去也患去之無其方耳今之言者罔不以水利為建明然圖其功而過於鑿水利雖不言可也善慮者亦行其所無事而已今積堰既決諸暨之水已無所患惟既崩金華諸水運由漁浦入錢其境內水之以溪名者曰相溪曰上淺溪曰餘支溪曰白龍溪曰南池溪曰蘭亭溪曰雞渚溪曰芝溪曰虞溪曰白石溪曰道樹溪曰大梅溪曰巧溪曰麻溪曰帝子溪皆水源也水之以河名者為運河為城河為府河多為市民填佔架橋嘉靖三年知府南大吉為鄉都諸河皆水道也按圖籍多方溪闕特備周諮河未竟而去為鄉都諸河皆水道也水之以湖名者曰青田湖曰猴條湖曰芝塘湖曰瓜渚湖曰黃湖曰牛頭湖曰黃蛇湖曰白水湖曰感聖湖曰秋湖皆水澤也水源必決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二冊

浙江下

四十八

之使速水道必浚之使深其諸水澤宜查復舊額令圩人杜侵填廣停蓄以資灌漑焉若今三江之應宿閘則所以為蓄泄之計者至矣三江閘去縣北三十八里三江城蓋海門山墳地當尾閘為三邑之西門外凡二十八洞築堤百餘丈水口萬川會流泄之易如建瓴知府湯紹恩于是建高水塘築土壠開新河經理咸備侍郎陶諧記曰紹興屬邑八惟山陰會稽蕭山世田最下若於秦守此者普設玉山扁施兩閘以泄之原甚則野決海塘以疏之然兩閘口狹甚水至此則却行汎沒數百里夫海塘則潰漏猛悍並大為田惠嘉靖丙申西蜀湯公紹恩來守相繼之求所以制水者乃走海口曰三江者相度之得海口山首尾相連數十丈間有石橫亘如甬公乃馳歸謀於僚屬即白於御史周公汝員既得可乃擇幹民百餘人以長之役丁夫數千人築巨石與山前石相牝牡以抵颶以林考灰上縱橫梁駕之中槽以復板為洞二十有八其長望首尾之山石刻水則以隸其北按以土堤數十丈始若卓莫則先以鉄鏈用箇絡於北山石投之左右亦用石其長

四百丈廣四十丈有奇闢始於丙申七月六易朔而成其費銀九六
 千兩有奇賦於三邑之賦丁夫料於編氓率吏番以役塘始於丁酉
 三月五易朔而成其費架數視闢後丁亦然又以其羨置小諸池而朝
 要處者五於是水不復架付塘亦不復再決且以其羨置小諸池而朝
 沙為閘與土塘所遇不得工斬得田萬餘畝堤之外有山巖之路為
 塘亦動可得田數百頃其田如可滴可蓄其溝由可蓄其澤可為其
 陂可系其途可通商於是舉也既有塘以為之蓄而又有閘以為之
 泄則勞不慮乎溢而旱不慮乎涸矣故今之誦者曰前乎漢而無海
 塘則鏡湖不可不築後乎宋而有海塘則鏡湖可以不復也若夫縣
 之東南田附山麓地勢高遠然各有泉可給是以或引之而為溝或
 障之而為塘或浸之而為湖或鑿以內之玉山閘為拖閘漣溪閘玉
 山之北一河正德六年知縣張洪所建 撞塘閘在玉山閘之東北一平水閘在三江城
 年知縣張洪所建 撞塘閘在玉山閘之東北一平水閘在三江城
 嘉靖十七年建 為內防以知府戴琬原定水則而時遵其啓閉焉其於旱潦
 何患哉知府戴琬原定水則而時遵其啓閉焉其於旱潦
 則下五寸種低田水宜至下則稍上五寸亦無傷低田狹已

旺及常時以米糶未收時宜在中則下五寸決不可令過中則也收
 稻時宜在下則上五寸再下悉妨農插矣水在中則上各閘俱用開
 至中則下五寸只開玉山斗門匾施龍山閘至下則上五寸各閘俱
 用開正二三四五八九十斗門匾施龍山閘及父旱用上築其水旱
 非常時月又當臨時觀視顧其時力之所未及庸有待於善繼者
 以爲開閘不在此例也
 閘以速成石檻尚未平築且木板猶多滲泄今宜於旱乾之候修治
 石檻更易木板中實以土勿令洩泄方爲永利其土塘宜於兩涯
 築以堅石以防潰良有司因其迹勿壞其緒振緝而使之大備焉越
 之人行萬世永賴之也至於官塘舊名新堤即運道塘在縣西一十
 使孟簡所築宋朝弘治南塘即鑑湖塘自府城南偏門西至承渡
 間知縣李良忠修築以石塘斗門六十里漢太守馬臻所築以捍
 湖水者也有一十七堰附屬然今堰開或通或塞或爲巨壩畝爲民
 壩估諸情十有一堰附屬改築水許東西橫亘百餘里爲居民
 禦界塘在縣西五十里唐垂拱三昌安塘在縣東北十里昌安門外
 捍禦與蕭山分界故名直抵三江海口三十里洪

武二十二年築城三江因爲設塘置舖舍焉堤在縣西南一百餘里即臨浦壩每遇江水漲漫則溢入馬山之著三縣之患或者謂直貼堤內釘搭閘木砌石而高築之則障民田通行旅固不可弗之繕治其後海塘主縣北四十里宋嘉定間太守趙彥欽築起基湧迄于王家浦共六千一百六十大甃以石者三之一是塘賢則所瀾大海怒濤巨浪盡衝夜激若修繕遇時則田廬爲之漂沒矣以禦風濤捍潮汐民之免於魚鱉者胥此也特省而甃築不廢非海邑之大防乎大鏡湖不可復矣議是三者蓋不必鏡湖而利甚博也予爲邦土計叙其簡且要者著于篇俾言水利者緣舊而高功勿徒紛擾云爾

浙江通志、余嘗過鑑湖父老諸生性：論及水利余進而問之其言曰
自禹功告成于會稽而南山之下始有土田越人濱江者獨居島中由于
沙上是時立國于山南生聚未繁自越范蠡北徙城于卧龍山麓漢馬臻
築塘于城南受千歲萬壑之水積以成湖曰鑑湖 通二十餘堰慎畜洩
節旱澇灌田九千餘頃遂使沙養化為膏腴時尚未有後海北塘故鑑湖
塘堰不可廢唐宋以來後海北塘成蓄水于北塘之南 塘之北者在會
稽有三大湖一曰賀家池一曰俞林大坂陂一曰東大池在山陰有三大
湖一曰青田一曰瓜渚一曰狹獐在蕭山有一大湖曰相湖灌田共數十
萬頃奈何滄桑變易而湖沙日漲葑泥壅塞西南有富陽江所引五郡十
縣之水東南有浦陽江所引五洩溪七十二湖之流會于沙際阻澁不得
入海時或雨山雨 震起旁溢攻潰堤塘遂以蕭山：陰會稽為壑象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二冊 浙江下 五十二

之後海風潮忽作若三日不退則村落為沮如十日不退則生靈為魚鱉
矣且又往往時運道一在湖中一在江海上在湖中者來自曹娥備湖塘經
城南至西興在江海上者來都錢塘時元閩廣運入錢塘者尤經紹興北
海上凡塘下泊處輒成大市今皆廢矣前人謂西江古道當通鑑湖舊浸
當開此時正宜開通而其勢頗難惟在決去泥沙增高堤防疏築舊洞開
壩通開則斯民庶乎其無旱潦之虞矣余謂之曰世有神禹則天下無龍
門不然開工固難決沙亦不易也有長民之責者可不隨時相度以為之
所哉

夫湖以溉田而浙東尤資其利但防滄桑變易而
泥沙日漸日漸增長、民遂因以為田自是爭訟日

繁而寧紹為甚、有司知任個故事只欲廢田為
湖而不知泥沙壅遏不能積水雖廢其田無益
也、況湖亦未必盡可為田、其稍低處所、就責限
為田得利之人、後主泥沙淤塞成河、通、俾、通流、稍
有淤淺、即時挑浚、則田不妨而湖不涸、而利俱
存矣、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二冊 浙江下 五十二

上虞 萬曆元年鄉民王茂貞上 奏得 旨下工部查移而臺行會稽知縣楊維新上虞知縣林廷植會勘得三湖創自漢唐諸水窪田實五鄉民利祇因各湖高阜虞所原額田小民因將近田湖地 祭次佔種各經 奏勘立碑禁葦豪民仍復侵佔至嘉靖三十九年以後佔 種該令復退為湖以後凡有仍前佔者無論多寡比依強佔官民山蕩湖泊開撥杖一百流三千里盜決者比依盜決河防毀壞人家漂失財物淹沒田禾犯該徒罪以上為首者問發充軍事例隨行上虞縣照原額築塞孔堰開修理小穴等開每開該開夫二名湖東湖西先人二名以司啓閉管指濟開仍舊為便不許遷移倘將改正過緣由刻立碑石以垂永久萬曆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奏可

知縣楊為據勘疏 查得上妃白馬二湖自東漢有之後因漲田不足唐民屠五鄉者割田為夏蓋湖形上妃高與夏蓋埒接諸山澗之水由蘆草堰入于夏蓋湖白馬比夏蓋星低則築孔堰接山澗之水由石堰入于夏蓋湖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二冊

浙江下

五十四

而夏蓋則總納二湖之流傍通三十六溝開疏派于各鄉灌田十三萬有奇當一邑之半譬之人身以上妃白馬為咽喉夏蓋為心腹昔曾勒之碑石云佔湖一畝妨水利一十六畝七分祇緣湖濱高阜處有額田而得田家遂倚田侵佔然猶未敢公然無忌也至嘉靖四十一年署縣林判府丈田缺額而佔田者乘機實入冊中為廢湖張本雖經王茂貞具奏奉 旨行委會上二縣知縣勘議得三十九年以前者准為田以後者悉划復為湖其孔堰則堅築之使無洩也己復詳奏後至萬曆九年又經大量即三十九年以後續佔者且混入冊夫至萬曆十三年來知縣議復西溪湖割去民田給帖撥補而奸民移址改換借號影射悉行侵佔且于香水澁則開孔堰排己之浸溢以便東作夏水澁則盜決石堰反利人之灌蓄以購灌澁是上妃白馬獨有利無害而夏蓋湖不惟無水之源頭昔也由喉注腹今則由腹而逆出于喉屢經荒草者蓋以此而今權宜利害有兩顧慮查得茂貞奏復抄招三湖額田

共二千五百六十畝九分即將三十九年以前者准為田止田九百四十一畝連前不過三千五百餘畝今據白馬湖居民稱額田七千餘上妃稱額田三千餘況有夏蓋未查除前三千五百外蓋皆續佔但原卷已燬幸有四十一年魚鱗圖及林通判丈量十二格冊可考也欲為久遠之計合照萬曆四十年之議將原額田并三十九年以前入冊若及未知縣撥補西溪湖田四百九十餘畝查出某湖若干分別丈量許其為田令得田之家自築高堤用防水潦以外悉退為湖此一議大有益于五鄉十三萬之田而頗不利于兩湖數千畝久假不歸之田非卓有主持力排羣議者不能行其孔堰照今所勘水勢自橋板量下低至三尺八寸積水以此為準則白馬不但額田無妨即續佔者亦與田底平也寧至淹沒上妃湖尤無碍合將開改溜水石壩舊開門廣止六尺以直而瀉今增一長二尺以擴而瀉道有餘則自洩止平石則則常瀉矣其三十六溝易洩去處如朱家灘亦宜改為平水石壩洩其汎溢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二冊

浙江下

五十四

固其傳書如前制其長壩謝家壩係土築而不免拖船宜改築以石其陸家溝河清溝其土薄也漁者易于盜決宜令得利民修開四丈餘則夏蓋即不能實受二湖七十二澗之水苟非大旱亦可無患彼白馬佔田之民猶以苦水高澁不知壩之取準于田底則斷無沒田之理至妄謂民為魚蠶今勘居民住址去額田高蓋豈復有低窪田者耶則改溜水石壩之議所宜亟行矣此一議則大有利于上妃白馬而小不利于夏蓋不必接動上妃白馬佔田之家而亦可少安五鄉人民藉除之慮似為易行至于夏蓋新池新田若必嚴為判限以杜將來效尤之勢不然則日侵月削數十年後不至如上妃之盡佔為田不已也 知縣徐待聘申文 上妃白馬在夏蓋之上流接諸澗水停蓄夏蓋故必二湖之水滿而溢然後上妃由蘆草堰白馬由石堰轉入夏蓋由夏蓋分注三十六溝以資七鄉之灌漑而論勢則湖東低于湖西不止尋丈若東壩孔堰使二湖之水下走餘眺則二湖可成沃壤夏蓋之水

反由石堰盡流至孔堰為二湖佔田者之利而夏蓋漸為陸地是昔之夏二湖也所以培夏蓋之源而今之佔二湖也徒以決夏蓋之水三湖者將存一湖而其源不長其固立待矣自湖東刁民之盜佔而又懼湖西之必爭也于是投托勢宦以相影射獨不思田為湖者何心佔湖為田者何心顧以升斗之微而忍為刁豪者樹赤幟亦可怪已湖西之與湖東爭利膚之安也為公也府縣之伸湖西而抑湖東從民之願也亦為公也良民敢怒而不敢言有司能議而不能任所以墨奉 明旨雖經詳而屢議屢罷上妃白馬之佔田日加益也為今之策莫先于塞孔堰孔堰塞則田不洩水不洩則田不成湖東雖欲竊據無所用之其次改長壩修溝閘增湖塘以至查數佔田帖因申嚴政決盜壩之數者不可缺一庶三湖還其故道而七鄉受其永鞠矣

一塞孔堰上妃白馬之佔田也皆由附近居民私開孔堰將二湖之水一洩而東注餘塘不煩工力便成膏腴故佔田者四起而夏蓋湖之水源已

獨湖東湖西之爭未已者全在此若改堰為溝水石壩壩則流平則膏腴上妃白馬之水仍歸夏蓋湖而七鄉十三萬之田俱資灌溉矣而湖賴田之形原高子湖後藉口于潦之高害者妄也其改壩規制丈尺具前議中 一改長壩長壩餘塘接壤乃三湖各溝閘諸水所合流之處其瀾于壩勢如建瓴故孔堰固三湖之尾閘而長壩尤三湖之漏卮也雖常建閘以時啓閉近因與船政避梁湖之官稅往取道百官等鎮以達長壩而該上豪民又利其私稅遂使閘無寸板一任水之奔注船之往來恬不為怪閘旁壩原係土築船既由此拖過則壩易坍塌又何怪三湖之水不瀉而一遇天旱即苦弗歲也七鄉民所以請改閘為壩而壩必用石也其謝塘之利害亦如長壩一條溝閘夏蓋湖東西共有三十六溝以分注其水又有塘以擇海之鹹水有閘以瀉湖之淡水其西固無恙也惟東二都至五都如陸家河清及小穴夏山等處泥土淺薄易于淤決故土豪因而偷水灌田又因而拖船捕魚近


該勸視大非舊制若春雨連綿山水泛溢其潰也可立而俟矣應令管湖老人及圩長將各溝作連修溝無致傾潰其閘亦以次修理堅固庶鹹水不入淡水不出而七鄉之田無旱乾之害也 一增湖塘夏蓋湖三面枕海其北與抗之鹽官相望所恃障海捍田者全賴湖塘今塘皆坍塌低狹僅存一線之路蓋非獨湖東之盜決其北新漲沙地漸成沃土及屬之鹽戶者假寬名色斷然決湖之水以自利水多從旁孔出故塘之削也滋甚及今不為修築或風濤衝激或雷雨浸漬將海潮直入其腹內其始尋丈其寬滔天悔何及乎應照原議今得利人夫修築閘四丈有餘以防奔溢之患 一查佔田帖因佔田非由祖業非由價買夏蓋湖之竊據者較之上妃白馬稍難上妃白馬一決孔堰便成田矣若夏蓋之佔湖者雖假工力藉經理然大山下荷葉山馮家山驚兒斗等處在在皆有肥田皆不止數百畝而每畝皆歲收十鍾自種自食以官湖為己業尚亦有利哉近又有借還湖之名而敢為佔田之

倡者則西溪湖之業主是也未知縣議復之日恐豪民為捷遂以新漲沙地給帖抵補而湖田亦在內有帖止一畝而包佔幾十畝者又有假托有帖而移址換段恣其侵漁者非獨復一初廢一湖于民情為甚拂而以有限之官湖供無窮之欲壑其勢不併夏蓋而盡田之不止今除嘉靖三十九年及萬曆四年入冊作額田外均應裁之以法亟為剷復者也不然今年具奏明年具呈今年勘議明年荒招而卒無了案使佔田者坐享其厚利誠不知其所終矣 一嚴故決佔種法不立則民莫知所從法不嚴則人又易犯三湖之水灌田據湖經稱佔湖一畝妨碍灌田一十六畝七分其非他湖之比也明甚今上妃白馬僅存清流皆為刁豪佔據而夏蓋亦漸失其舊壩奉 明旨剷復卒束之高閣而未終局者則以上之姑息太過故數十年築道旁之舍致佔田者日加益也夫強佔官民山蕩及故決河防律例凜然誰敢干之豈堂三尺獨不行於三湖耶此後應照律例究擬仍追籽粒廢佔者決者懼

法而不敗肆無忌憚亦復湖之一端也。海塘在縣西北率遠新興二鄉東自餘姚蘭風鄉西抵會稽是德鄉元大德間風濤大作漂沒寧遠鄉田廬縣役闔境之民植堤畚土以捍之費錢數千緡完而復圯後至元六年六月潮復大作遂成海口臨毀官民田三千餘畝餘姚州判葉恒相度言海高于田非石不能捍禦府委恒督治適濤代去縣尹于嗣宗募民出粟築之至正七年六月大潮復費府檄吏王永謀募求勸民田出粟一斗以相其後伐石于夏蓋山其法塘一大用松木徑尺長八尺者三十二列高四行參差排定深入土內然後以石長五尺闊半之者平置木上復以四石縱橫錯置于平石上若五重大才相銜使不搖動外沙穴竄者疊置八重其高逾丈上復以側石鈐壓之內填以碎石厚過一尺墮土為塘附之趾廣二丈上殺四之一高視石復加三尺全潮不得浸入塘底凡一千九百四十四丈歷加修築通明壩^{在縣東三里}宋嘉泰元年置海潮自定海歷慶元南抵慈谿西越

餘姚至北堰幾四百里地勢高仰潮至輒迴如傾注上枕運河下通省河商船必由于此宋蔡舍人肇明州謝表云三江重複百怪垂涎七堰相望萬牛回首蓋自浙江抵鄞有七壩此第五壩也中壩一都^{又名新通明壩}去縣十里在鄞縣山下急遞舖西南永樂間鄞人知度以船經舊壩難流壅漲蓋運到需大汛始得通舟常坐困建言將縣東北舊港開浚自黃浦至鄞鹽山置新通明壩往來便之嘉靖初有奸民私置壩窪洩水知縣楊公紹芳廉知之遂鳩工堅塞焉^{梁湖壩十都在曹娥江東岸每遇風潮衝損移置不常}元後至元間慈海壩^{邑簿馬合麻重建入我}明嘉靖年間江潮西徙漲沙約七里縣[○]若凌為河移壩江遂以通舟楫壩仍舊名^{萬壩}壩近嵩山長十丈紹台^二府往來必經之地

嘉泰志辨鄞道元注浦陽江之誤今按上虞縣志曹娥江始寔名浦陽其源自東小江亦由浦江來十道志婺州浦江之導源出此是知浦江一源而分二派一北由諸暨直下至山陰蕭山間為錢清江郡所謂逕諸暨與泄溪合餘暨之南與浙江同歸海至會稽與浙江合自臨浦南通者皆是一則紆而東至嵎縣出始寧門乃折而北至上虞會稽間為曹娥江郡所謂東回北轉逕則縣始寧虞餘姚西北者皆是也謝康樂山居自擊而賦又自為注不應有誤逕謂昨發今宿若錢清似不須隔宿餘暨乃蕭山舊名非諸暨曹娥未溺之前江固當有名且今曹娥廟當運河渡口故其名特著若稍南稍北又自不以曹娥名謂當時曹娥名未著亦名浦陽似是郡說亦未甚舛悞但則寔未至浙東抵樞輻輳括不免稍有淆錯耳



Seal of the National Diet Library (国会図書館印)

而前曰歲退舍曰縮。歲其國有兵不復睹其國有憂將亡。吳越均在
星已然。吳在越北。越在吳南。豈是時歲之所入。適歷北而南。吳當其

遠度而城越當其進度而贏故越有吳兵卒不使吳得機而吳因以亡矣此當驗之吳吳而進越不當言越之得歲而吳之不得歲正不可以此而分星紀矣有辯星紀之非吳越者曰吳越南星紀北然以曆家仰儀之理推之仰儀反以觀天取則星紀在北而光獨於南其以吳越當之者從星紀之所獨也春秋元命包牽牛流為揚州分為越國虞翻曰會稽上應牽牛之宿下當少陽之位此又不及蓋舉其中牽牛則前後二星皆舉之矣故言吾郡之分星其為星紀也信矣若其他有應在星紀而不專於吳越者又有占吳越而不止於星紀者天官書歲右轉居吳與斗牽牛俱出東方名曰監德其失次有應見柳早水晚旱班志亦曰歲星正月晨出東方名曰監德在斗牽牛失次早水晚旱按二史所具星同然却為魏又班志孝景大刑豫分是星紀又應則豫又班志孝景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二冊 浙江下

六十一

元年正月癸酉金水合於婺女婺女粵也又為齊二年七月丙子火與水晨出東方曰守斗十二月水火合於斗吳也又為粵按吳越固天然又三年有七國之禍吳勝東勝西淄川齊遂破滅伏尸流血其下孝武建元三年四月有星季於天紀至織女織女為婺占曰有女變陳皇后廢則女又元鼎中樊噲守南斗南斗越分越有呂嘉王后之亂漢兵誅南越不止會稽之越元帝初元三年四月客星大如冰在南斗第二星東五月渤海水大盛六月閩東大饑琅邪人相食此則南斗亦占齊分矣帝建平二年二月彗星出牽牛夏賀良等請改元建號曰陳聖劉太平皇帝未幾卒有王氏之篡此牽牛又繫漢星經北斗王衡第六星王揚州以五巳日候之以丁巳日候吳郡會稽此吳

應北斗之第六星一行所論星紀分野自廬江九江蜀淮水之南盡臨淮廣陵至於東海登又逾南河得漢丹陽會稽豫章西瀛彭蠡南涉越州此牽牛畫蒼梧廣西南海東古百粵之國趙佗之粵猶是求之自有大司徒保章氏之說而鄭玄所定分星因焉時所謂吳越者自勾吳於越之地言之也周之初淮夷獨在中國之外於吳越宜益遠矣虞肇十二篇貢九州則司徒保章之星土宜止此而春秋乃以吳越定星紀是已濶於周禮之初意况自吳越之外而有一行所陳如斯邈哉及推之遷史班志星經等著而星紀之占又不止吳越吳越之應又不專星紀班志復曰牽牛日月五星所從起曆數之元三正之始而遷史亦曰斗牛女察日月之行以揆歲星順逆此豈星紀之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二冊 浙江下

六十二

次本有定分而其所聞者大有限於吳越之區者乎若夫北斗王衡執天之樞九星宜各有分主而吳越亦與丁巳之占豈其他所入之度有深淺緩急而其歲月日次亦有辛壬癸甲久近晨夕之異致乎此固今靈臺司曆者之職而分符治郡者所當窮脩而俟應者也子虛之言曰天道遠人事通舍是則吾不知之矣

寧波府志海防書 祖宗之制於邊海郡縣經營控制為備蓋至
嚴也語形勢之遠起遼海而終瓊崖考浙之東西首激乍而連瀟
共吾郡南達台溫北連溟渤並海幾六百里置衛者四曰觀海曰
定海曰昌國而寧波衛則附於郡城衛之障置所者十曰龍山曰
穿山曰霸衛曰大嵩曰錢倉曰爵駱曰石浦前後所舟山則懸峙
海中而中左二所在焉所之障置巡簡司一十有九曰螺峰
曰岑江曰岱山曰寶陀四司環置舟山之曰甬東曰大嵩縣即
曰柏浦曰向頭縣意曰結埼曰塔山縣本曰長山曰穿山曰霞嶼曰
管界曰太平縣定曰爵駱曰陳山曰石浦曰趙臺縣家莫不因山
整谷崇其垣墉陳列兵士以禦非常復于津陸要衝置為關隘曰
東津曰西津曰桃花今據即縣國初皆置船防守後我輩曰定海關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二冊 浙江下

六十三

在南門外最高處衛署舊制額設指揮一員旗軍五十名盤結舟
航以防倭寇官哨船亦泊於此今增楊守民兵福善大小戰船
停泊曰舟山關縣今增置福善等船防守曰文亭關曰長溪關
曰杜湖關曰石浦關今增置塔山巡曰竹頭寨曰
長山寨曰小洪港隘曰青嶼隘曰磯頭隘曰錢家隘曰梅山隘曰
慈惠隘曰橫山隘曰螺頭隘曰破盤隘曰小沙隘曰沈家門水寨
曰路口嶺隘曰岱山隘曰大展隘曰何家壩寨曰仁義寨曰赤坎
山寨曰黃沙寨曰姑蘇寨曰土灣寨曰南堡寨曰游僊寨凡二十
有五皆屯兵置艦以為防守其中若定海關舟山關湖頭渡寨沈
家門水寨游僊寨南堡寨小洪港隘最高要害自昔至今尤致嚴
焉定海置烽墩一十三穿山烽墩十霸衛烽墩六大嵩烽墩六舟
山烽墩二十五觀海烽墩六龍山烽墩六昌國烽墩三石浦烽墩

二錢倉烽墩五爵駱烽墩四咸設旗軍以瞭望聲息晝煙夜火互
相接應若霸衛之三塔山舟山之朱家尖壘時最高所望獨遠故
設總臺多撥旗軍或嚴尤或設總督備倭以公侯伯領之巡視海
道以待即都御史領之洪武三十年以後總督領定臨觀三衛設
一把總指揮松海昌三衛設一把總指揮金盤二衛設一把總指
揮海軍衛設一把總指揮分方備禦各有攸司海上諸山分別三
界黃牛山在慈惠縣北大海中馬墓長金冊子金塘大樹蘭秀劍
山雙嶼雙塘六橫山山壇頭等山為上界灘山嶺山羊山馬蹟兩
頭洞漁山三塔霍山徐公黃澤大小佛頭等山為中界花惱
求芝絡華彈丸東康陳錢壁下等山為下界率皆潮汐所通倭夷
貢寇必由之道也前哲謂防陸莫先於防海沿邊衛所置造戰船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二冊 浙江下

六十四

以定臨觀三衛九屬所計之五百料止定海一貨四百料二百料尖缺
等船一百四十有三昌國衛四屬所四百料等船六十有七量船
大小分給兵仗火器調撥旗軍駕使而督領以指揮千百戶每值
風汛把總統領定臨觀戰船分哨於沈家門初哨以三月三日二
哨以四月中旬三哨以五月五日由東南而哨歷分水礁石井港
崎頭洋孝順洋烏沙門橫山洋雙塘六橫雙嶼雙嶼礁洋抵錢倉而
止每哨抵錢倉所取列單凡莊山積囤大佛頭花惱等處為賊舟
之所經行者可一望而盡由西北而哨歷長白馬墓龜嶼洋小春
洋兩頭洞東西雷抵洋山而止哨至亦取凡大小衛灘嶺山丁興
馬跡東康陳錢壁下等處為賊舟之所經行者可一望而盡即由
此南通於甌越北涉於江淮皆以南北兩洋為要食而南北之哨

則以舟山為根柢昌國戰船南哨則抵於松門北哨則抵大嵩分哨之期有同於三衛而與松海哨船別統於紀總至六月哨畢臨觀戰船則泊於岑港定海戰船則泊於黃崎港昌國戰船則泊於石浦關祖忌觀風大作舟必避之仍用小船巡邏防守備至客也今日之倭奴更不可以春汛期自三月至五月為汛期六月七月八月汛復可渡海亦有停泊海島乘而備禦宜益加嚴矣皇上軫念間而至者故今四時防倭也而備禦宜益加嚴矣皇上軫念元震耀神武命將興師以誅不庭舉祖宗之舊章而振飭恢弘之設總督直隸福浙軍務大臣及巡撫都御史命卿佐以督察軍務督視軍情三十八年命右通政唐順之督視軍情以藩臬分任兵備調發廣東橫江烏尾船二百餘艘改造福清船四百餘隻俸造五百料等船於軍四民雇稅倉沙民船復數百隻召募福六料銀增給價值改造福船

建甌廣和徐山東松潘保靖永順桑植麻連鎮溪大康及蒼屬等兵不下十萬勅鎮守總兵駐劄臨山今改劉定海責備守副總兵駐劄金山今改劉吳湘責備分守各府一奉將台州一奉將溫處一奉將資把總統轄諸衛舊制四把總今分為定海烏昌國任與兵備同把總統轄諸衛舊制四把總今分為定海烏昌國總供以都指揮體統行事復有游擊游兵統兵等職以督水陸之兵以備指揮領之一時任事之臣非不殫殫謀畫務底安攘而對承日繁烽烟未靖者蓋以蹊徑日開而告急者多則疲於奔命庾幫日匱而費用者之則窘於設防糧餉不時而凍餒者眾則怯於應敵主兵不實而召募者多則難於行法此皆用兵之大患也試舉目前之事籌之倭奴入寇自彼黑水登舟行一二日抵天堂

山復一二日渡官緣錢壁下漸經濁水西北過步州洋亂沙入鹽潭可犯淮安入廟灣港可犯揚州再越而北則犯登萊矣西南過韭山大佛頭積固山入黃華港可犯溫州入桃渚海門松門諸港可犯台州再越而南則涉閩廣矣正西過茶山入瞭角嘴大江口涉谷積復福山諸港可犯通泰承儀常鎮過馬蹟灘許羊山鹽崇明七丫白茅劉家河吳淞黃浦白沙灣諸港可犯蘇松過大小衢徐公石塔山馬鞍山登岸莊西海口西嘴頭可犯嘉湖入鯨子門諸山錢塘江則薄於省城登龍山烏嘴頭可犯蕭山縣過漁山兩頭洞三姑山入煙浦三江可犯紹興臨山滙海三山過霍山洋五嶼烈港未登掘泥烏山平石則薄於吾郡之觀海龍山慈谿登五家洋官庄龍頭則犯定海之西北界過岱山長塗蘭秀山

劔山登千甌大小展則東北一面可入於舟山過烏沙門順母堂登沈家門謝浦則東南一面可入於舟山過大小于山十六門礮山盤嶼登開山螺頭則西南一面可入於舟山過東西肯長白礁馬寮港冊子山登岑江破處則西北一面可入於舟山由舟山之南經大嶺洋入金塘蛟門則竟趨於定海城下過穿鼻港入黃崎港則犯穿山過崎頭洋雙嶼入梅山港則犯甯衢過青龍洋入大嵩港則犯大嵩由東西廚入湖頭渡則犯奉化縣及象山縣之東界過韭山海關門亂礁洋登蒲門則犯錢倉所過青門閣登白沙灣游堡寨則犯爵露象山之南界入石浦關則逼石浦城與昌國衛宋時嘗於招寶山抵陳錢壁下置十二水埔以瞭望聲息在當時已病海氣凜凜風雨冥晦難於接應今浙直兵船督泊於苕苕

把總等官謂宜自春歷夏及小陽汛期直隸船北哨至茶山嶺南

嘴海洋江北淮揚沿海復設總兵南哨至羊山馬跡灘許衡

山等處蘇松常鎮兵船於海兵外浙船南哨至鎮下門南鹿玉環

烏沙門普陀等山溫台兵船又分別北哨則交於直海於道兵外

又分一枝哨守馬跡一枝哨守兩頭洞一枝陳錢為浙直交界分

哨守衛山一枝哨守長塗一枝哨守普陀

路之始復交相會哨遠探窮搜遇有賊舟即為堵截馳報內境俾

為預防復於沈家門列兵船一枝以一指揮領之為墓港列兵船

一枝以一指揮領之把總則駐劄舟山兼轄水陸而鮑參標下各

選練精兵三千以聽征勦定海則屯聚重兵屹為巨鎮賊或流突

中界則沈門馬墓兵船遙北截遇長塗霍山洋三姑與浙西兵船

天下即國利病書 卷第三冊 浙江下 六十八

為崎角而吾即之北境可以無虞遙南截過普陀青龍洋韭山青

門關與昌國石浦兵船為特角而吾即之南境可以無虞賊或流

突上界則總兵官自烈港督發舟師北截於七里嶼觀海洋而泰

將自臨山洋督兵船為之應援南截於金塘大嶺洋崎頭洋而石

浦梅山港兵船為之應援則沿海可以無虞是故今日之海防會

哨於陳錢分哨於馬跡羊山普陀衢山諸處為第一重出沈家門

馬墓之師為第二重總兵督發兵船為第三重巨艦雲馳倭夷之

舟航弗與也火器嚴發倭夷之短兵弗與也以我之衆制彼之寡

以我長技制彼短技折蛇豕之勢而免內地震驚之虞斯策之上

者也萬一踈虞而賊得登陸由低泥歷烏山鳴鶴場喻杜湖嶺入

慈谿由平石歷沈思橋喻孔家嶺入慈谿渡大亭走車廐稠嶺寨

石塘灣涉鄞之西鄉可達於郡城則觀海向頭松浦之守下可以

不嚴而慈谿新城之建實所以扼其衝由丘家洋越為門嶺由官

庄越桃花嶺由龍頭越鳳浦嶺渡青林李溪可達於郡城則龍山

管界之備與嶺口把截之兵不可以不嚴而丘洋金畧石牆之募

實所以扼其衝由定海港可直走寧波則西渡東津梅墟桃花渡

之備不可以不嚴而招賢山築城設險實所以扼其衝由要蓋山

走梁湖通明壩入四明梁衙出樟村小溪標社可達於郡城則臨

山歷海廟山之防不可以不嚴由四門石堰渡姚江入樟村以達

於郡城則三山之防不可以不嚴由小沙港循長山橋鄞山橋七

里店走甬東可達於郡城則港口置兵船防守港口置城發貢重

八集船十隻汛期則巡邏哨探則容其無虞與甬東巡司之備

天下即國利病書 卷第三冊 浙江下 六十八

不可以不嚴由穿山礮頭喻育王嶺歷寶幢盛店可以走甬東則

穿山橫港水陸之備不可以不嚴由尖崎踰韓嶺涉東湖可以走

甬東則甬衢大嵩霞嶼太平之備不可以不嚴由趙畧白沙灣走

象山渡黃溪歷仇村道陳嶺入乾坑橫溪姚江可以走甬東則錢

倉爵谿諸濱海之備不可以不嚴由昌國石浦桃渚健跳黃巖寧

海經鐵場紅密黃溪青嶺入奉化渡蔣家浦越鄞江橋達郡城之

西南則紅密黃溪口與諸險隘之防不可以不嚴通設諸門青門

臨凡此皆倭寇所經之故道為郡城根本之慮凡在事任者所當

宣猷而致力也然郡之舟山故縣治也四面環海其中為里者四

為畧者八十三其五穀之饒魚鹽之利可以食數萬之衆不待取

給于外初以承平無事止設二所守之軍卒不過二十四百有奇

而歲月既久逃亡且大半矣重以城垣低薄不足為固萬一夷且生心據以為穴則險阻在彼非有勁兵良將卒未易以驅除而彼方挾其利便四出攻剽則濱海郡縣容得安枕而卧乎此今日之所當首以為憂蓋不止如豐興烈港之為賊窟而已也夫海防莫急於舟師合定臨觀昌各港福蒼官民船可二百艘八釐小網船倍之今復增造福蒼沙船五十隻舊例船價六分則徵於里甲四分則扣於軍備以充造作三年則輕修六年則重修九年則拆造其價扣除於月糧變賣於釘版而仍給公帑以佐之今之造船給稅又數倍於昔矣昔之出海旗軍食糧八斗五斗安家三斗隨行今之給餉水兵者又數倍於昔矣公私安得不割且昔日之水軍固皆足藉之編伍未始徵兵於外方也間有老弱雜操傭大冒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二冊

浙江下

六十九

克固可簡而汰也自巡撫朱統過懲前弊謂土軍積脆不振乃悉從罷免專募福清兵船用之戊戌用之收警率以亡命剽掠之徒而克敵懷干城之後于時識者已謂前門拒狼後門進虎而將來之患豈不可法除矣即今分舟而伍則詭名以冒糧一或不遂即有脫巾之變奉調而行則劫掠以飽欲一或抗拒即有殺戮之慘及其臨陣格賊也非其生同里閭則其素所交通之人也啗以甘言嘗以隱語即倒戈而反走矣故屢戰而屢北自兵興以來以福兵而取勝者能幾何哉夫習知其不可而必欲用之有禦寇之名而無禦寇之實此誠所謂大舛也為今之計漸罷客兵而兼用土著使久而習其揚帆拔舵之法戰攻衝擊之技宜無不便者況寧紹之民流亡且諫提克水兵者亦不下萬計彼閩人固能施長技

於浙海也浙人又能施長技於直海也歸吾浙人而行於浙海又奚不可哉此言用土人可或謂今之水戰止能要擊去賊而於來者未能遏其鋒夫來賊銳而去賊債擊情易而攻銳難人情所習知也然擊來賊者譬之撲火於方然之始火滅則棟宇可以無虞擊去賊者收燎於既燼之後此其利害則有間矣自海上用師擊來賊者僅一二見戊午年奉將張四維擒朱家火之寇而要來賊者亦不過文其縱賊不追之罪耳今若以擊來賊之賞優於追去賊之賞以縱來賊之誅嚴於縱去賊之誅而當事者同心協力急如救焚盡遣海外方來之寇則遼鄙又何不寧耶此言水戰以擊來賊為奇功或謂我兵陸戰每退怯而鮮成功夫倭奴常敗于水而得志於陸者非其勇猛有殊也交兵海上吾特以戰艦之高大帆船之便利火器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三冊

浙江下

七十一

之多取勝耳至登陸而沉船破釜所以一其志也環龜自守專其力也顧能飽以饑我遂以勞我伏以同我倖北以誘我蓋其以狡猾習兵深入重地之窮寇與吾柔脆之兵相角逐勝負之數可坐而策也誠能察彼已之情即以其勝我者而勝彼彼得勝者復以威克欣愛行之寧不足以殄滅兇頑耶此言陸戰當以謀勇兼全勝古之善用兵者必先明其實罰故金帛之錫茅土之封非濫捐之也莊賈之誅宮嬪之廢非妄以立威也以為不如是無以驅之死地耳國家著令於敗軍之罰嚴矣見律載今復秦擬五等賞功之例曰論首級凡水陸主客官軍民快臨陣擒斬有首真倭賊首一名從賊一名類首陣亡者陸殺三級不願陸殺者賞銀一百五十兩獲真倭漢人賜從賊一名類首陸殺者一級不願陸殺者賞銀五十兩獲真倭論奇

功如在海洋遇賊有能要擊沉船或連連登山使賊不得登岸如賊既登岸有能衝鋒破陣奮其聲勢或連出或過下船使地方不致受禍或所部兵少而擒斬多者均可以奇功分信地守功論總督即時具題巡按作速勘報超格陞賞

實入者固當律以守備不該之罪若能奮勇殺賊獲有首級功罪相當者亦許酌量若罪小功多者仍以功論如賊從別港路出境有能邀截擒斬打獲船隻所得貨物盡行給付仍照例陞賞至於賊蹤出入本港粵圍連取賊計職任又官自海防兵同知以下所領軍兵民勇五百名部下臨敵奮新真係每名五名類陞一級十名類加一級千名部下每五名類陞一級十名類陞實按一級者以則則連陞至三級而止如獲功之前或以後失事革職者准收贖若總兵副總兵之與巡撫將之與兵備水陸士卒俱聽統領戰守機宜俱聽調度除在下有違節制者免究外其餘功罪悉將照所屬分論兵滿隨之總副合所屬通論巡撫隨之但今經理之初省將臨山總兵分理海防金山副總兵分理陸地其餘功罪亦當查照分別重輕俱聽總督巡按酌量時勢究覈情實明白具題曰處報效凡有官員舉監生員人等督領家丁赴軍門隨賊臨戰得獲功次及仗義輸粟者俱聽軍門及撫按官隨職

萬備猶恐不足以折其姦謀我之財力果足以辦此乎且市非計日限月之可期也彼之求市無已則我之備禦亦無已果能也兵而不散已乎此皆利害之較然者也乃謂可以足邊儲而弭外患不已大謬乎此言番船是故修治垣墉慎固城守一策也編立保甲內寓卒伍一策也議察非常嚴禁闖出一策也綏撫瘡痍固我根本一策也此皆所以治內也修復壑堡嚴明烽燧一策也繕治器械查復戰船一策也出哨會哨悉遵舊規一策也據險守要聯絡響應一策也此皆所以治外也至於練主兵而免調募之擾足財用而資軍興之需聚芻糧而給餉以時嚴賞罰而功罪不掩設畫樹防出奇應變為吾之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則在中外任事之臣加之意可也

漏戶籍勾補者百無一至即有至者本管過為疎求收伍未幾而旋即竄匿矣至於犯法充新軍所在種之夫豈少也而法網不嚴曾未有隸尺籍而荷戈受者兼之汰黜之令過嚴異姓充投及無妻者輒與罷軍雖贅塔義子一切不錄軍安得復舊額乎歲撥糧儲止準見在軍伍他皆謂之美餘歸諸計部其存留者又拖欠於姦民侵欺於豪長官司置不為問而庫庾之儲曾不及逋欠之半復安得復舊額乎故軍日銷糧日耗以至不可開閱雖謂之無兵亦宜況可恃之以折衝禦侮為萬里長城乎軍既銷勢不得不募客兵狼耗勢不得不額外科徵則今募兵他省動越數千里徵發僅千百人未及至而已捐官幣民需不訾矣況至者未必皆精以之赴闕性貪餌致敗恐官府之詰之也即又棄戈而鼠走所

天下即國利病書

卷第廿二冊 浙江下

七十三

過道路率又逞其狼吞貪殘之性白日剽掠昏夜則汗漬婦女一或揮恒則露刃而誅殺人無忌由此而觀客兵有害無益明矣况使之久居內地間熟道路習知土風民俗之事必有不戢自焚之禍如元末苗帥楊完者流毒吳楚蓋可鑒已為今之計莫若奏復全額原糧盡充該衛所養兵募兵之用不得復以羨餘解京而悉禁拖欠侵欺之兵不得以國賦潤豪儈如又不足不得已而加賦於吾民當不如今日之甚矣其足兵也仍嚴行清勾之法移查原籍有無丁壯可補者補之即贅塔義子年力強壯俱准收充原額如原籍果繁亡絕即於所在衛所開見在丁壯補足行伍不必執空籍以靡歲月其犯罪充軍者嚴為解發明隸尺籍如近年兵部題準事例不得有所隱脫又不足則召募土著之人膂力精壯者

程能試補仍復其身而給之食立以程限以二十歲為始五十而罷復為民有疾病輒復民者聽不苦之以終身不陷之以永遠則人皆鼓舞爭為兵矣仍籍應募他即者責令來歸其冊籍則歲注之給以懸牌嚴其虛冒私替之弊當其精壯善鬪之時得以盡力武事而不出二十年後復為平民則皆知自而重犯法不至叫呼無賴為王人如此則軍無缺額糧不虛糜而必無不任戰之民死于無罪者矣夫吳越之人以舟楫代輿馬以江海為坦途伍員對閭閻以舟軍之教比陸軍之法大翼富陸軍之車小翼者當輕車突

行樓車走軻者當輕走騾

為長技以火攻為要術乎舊制官哨戰船勢鈍而難進銅鏡碗口力疎不足以及遠適乃更用福蒼等船即大小翼

天下即國利病書

卷第廿二冊 浙江下

七十四

樓船之遺制用八漿小漁船以突冒周旋其輕捷視驪騎以發貢佛狼機代砲石以鳥嘴銃代大黃恭連弩而舊迅者物無堅不碎又制之最良者也群而肆之刑賞以勸懲之有不足以賈勇而威敵哉况保鄉井之人與去鄉井之人其踪跡不同也自衛其骨肉廬舍與衛人之骨肉廬舍其情不同也官司自馭其民與馭千萬里外不根之人其約束不同也主兵漸強則客兵自可次第罷遣斯非計之得者乎若夫三軍之司命則在將帥今之世祿統機固宜力冀戴長於馭眾者矣寧無腹削以自肥用賄以干進者乎界之兵柄求無取事不可得已昔者晉悼公使欒糾為戎御以訓諸御知義使荀賓為戎右以訓勇力之士可以時使山林草澤行伍之間未嘗無干城腹心之士也歐陽修所謂求賢勞之士不必

限以下位。畧之人不必試以弓馬山林之士不可薄以貧賤以非常之禮待人。亦以非常之效報國又謂取禁軍而軍年少有力者不拘等級因其技同每百人團為一隊而教之拔其技精而最勇若百人之中必有一人得之以為裨將合十裨將而教之又於其中擇有見識知通變者十人之中必有一人得之以為大將此一人之智勇乃萬人之選也即是說而推行之拊髀之恩庶幾可慰乎若夫各縣民壯巡司弓兵皆屬編戶之儒而司防禦之責者也今官府既占之以為勾捕跟隨之役而積年市猾又據以為窟穴或以錢乙而代趙甲或以一人而包數人支糧有名而成關無實官司查點則倩募以代應不知弓矢何物擊刺何技又可驅之以赴敵乎今宜如海道副使譚綸編立隊伍團聚訓練責統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二冊

浙江下

十五

領之官嚴勾稽之法明賞罰之令不許差隸尺籍不許私擅占役是亦足兵之道也議者謂盡罷兵費兵餉諸証而總括一縣丁田增編民壯擇其壯勇有抵禦者鄉舉里保以之訓練以之調遣亦可以漸代客兵而禁驚亡竄皆不足患矣議者又欲以鄉兵代官兵奏疏文徵積滿案牘而迄未有能行者何也懼調遣之失業也糾聚之妨農也差官審編又不以賢能正官而率以佐貳首領所至之地富者行賄求脫強者挾詐求脫故冊籍未定而委官之業索已滿其充數者非貧難下戶則蠢愚無智而鄉長甲長則無賴得暇也謂宜明示號令不調遣遠出不糾聚妨農委賢能正官親詣閭閻村落備查編戶隨其住居相近團聚大庄以二十二家為一甲就中選有力量者二名立為甲正甲副置牌一面上書甲正

某人甲副某人居民某人某人仍於五甲之內選其才能服眾者立為鄉長使之統領總置一牌上書鄉長某人管一甲正幾名某人某人甲副幾名某人某人各該居民若干某人某人列於各甲正甲副之後仍令每家書寫排門份壁互相識察各備鋒利器械一件每鄉長管下置大旗一面及合用銃炮等項聽從鄉長統領前至空閒處所演習武藝一遇有警即便升旗舉炮各率牌內之人同赴要害地方設法把守併力截殺仍於通行街巷路口樹立壯固木柵堆積石塊以便拒守其居民或多或少或宜隨宜團練不拘定數仍照兵部題奉欽依事理保甲領袖先行給與冠帶以為激勵有功之日一體陞賞庶幾家自為守人自為戰不待調發之勞而坐收保障之績矣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二冊

浙江下

十六

田賦書 自昔神農教耒耜軒轅立經畫田制肇失然而正畝區間民粒有樹藝之利而無公歛之法故後世並耕之說資之及后稷教稼穡夏禹定九貢等田之上中下而成其賦商復為助周復為徹制什一以正其供而天下之中止始度矣春秋作田賦書作丘甲書四征公室永視和滕子時賦已無經況戰國瘠民以厚兵重歛以崇侈大桀小桀益不可勝言矣漢高之興易暴為仁丈量維之又玄然以尚儉其取民之制至三十而稅一或并蠲不征其為民惠澤甚溥也然當時議者又有名三十稅一實什稅伍之譏此豈非額外之橫征弗孚於德意哉唐之租庸調最為近古國朝之制大略倣之即田而稅輕者庶幾於三十之一等田限而重者已幾於十之四五限又合戶之身田而總括之以為五年十

平丁差之制則其役歛之重又甚矣洪武四年始令戶部給天下戶口由帖畧如今花戶短冊之制存戶存丁男女存事產既而為鵬輪圖則備坊巷河渠隣比居址而不及事產嗣後信國公湯和大計吾郡之田而尺籍之每邑凡幾鄉之田凡幾萬千百十頃頃分畝坵分字號經界既正編為排花鱗次而不可亂其稅則上下其田之則而差之凡民田之重者畝不及六升而輕者纔一升有奇其肥瘠之數蓋大較不甚相遠也而田之名目則種不一民田而外有官田有僧田有道田而僧道又別有舊田有續田官田有抄沒有為事有塗漲有撥賜有書院有學有庄有院諸名色不可殫紀而其稅且倍蓰或什於民田官田重者畝五斗或七斗有統即之周凡田共二萬三千八百六十五頃四百一十二畝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之二十三

浙江下

平江

有奇凡稅共一十九萬一千三百六十二石有奇各隨民之所占而隸其籍某戶占某鄉某號田若干頃畝為稅若干石斗升合勺田有買賣稅有去來十年則大造黃冊而開會之某戶買某戶某鄉號田若干頃畝為稅若干石斗升合勺某戶除與某戶某鄉號田若干頃畝為稅若干石斗升合勺此其手實於官登之同版宜畫一不可姦也然其弊有不可勝言者大約田不均而名目煩則其弊在法而不在人賦一定而科歛重則其弊在官而不在法田盡一而欺隱作則其弊在民而不在官夫楊州之田下其壤定矣吳越有畊民而無其地其地使矣故郡之田雖錄以五分鄉以數十辨其肥瘠可略見也即一鄉之中近河渠而沃衍者為肥其餘為瘠河渠之源者為肥淺者為瘠瘠而有源者為肥無源為瘠

初以肥瘠稅畝然未必一皆中况農之勤惰又自為肥瘠瘠于其間又非鄉田為之也聞之故老云鄞田翔鳳鄉最肥佳時信國量田民故決湖滄其田信國謂為水鄉特輕其稅畝升八合有奇即此知科則之重輕亦非平賦之準也田始占於寺曰僧田始占於觀曰道田始入於官佃之民而官收其租曰官田今此三田皆散於編氓而戶占之矣即如廣德湖之官田遠自宋熙寧間官收其租以為公費今之稅額即當時之租額也易而勝國又易而國朝乃其額則因宋之佃租以為稅法其他均一鄉也而肥瘠頗殊隔一勝而上下特異此可不為之變通哉故嘗類郡之田而約其數鄞之官田得民僧道田六之一慈奉定得十之一家得四十之一統而均之不過稍益民僧道田之稅額而官田之重稅可辦矣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之二十三

浙江下

平江

可均農田可免重稅可正編賣近因官田價廉乃可革欺隱弊戶見後此善之善者也嘉靖辛卯間鄞令黃仁山曾欲舉此適定海令宋繼祖大為會計冊而上之報道嫌於變亂版籍卒格不行若其田賦之輸奉有著令每歲畢則徵夏稅秋畢則徵秋稅五年則徵丁田十年則徵徭役二稅有本色則輸米麥有折京則輸銀解京而秋米本色自嘉靖初以轉輸海倉不便且海下官兵又便於得銀故復半為本色半為折銀價銀五石之府庫按時而給謂之府折其官之催徵先期立為限程俾見年里役料其不率該催促其輸遲年分其辦細戶上其供上下相安無異議矣丁田正差以人為丁以田準十五畝為丁至黃仁山始視差法準十畝為丁此略從輕民之意也然田之重已加十五矣仁山又於附藉寄庄尤

每田二十畝則增一丁則又加十五矣然此特以懲詭戶之弊也今則不論詭戶皆如仁山加之丁矣官田舊以稅重凡丁差皆不及今及今則半民田矣又一切諸料價及兵費皆以田派曰以輕無田之小民也然田未必皆賤又時有水旱凶荒之災計租之入大約雖賤田亦半稅於官矣又通倉修城大戶以田倭米大戶以田買硝磺等大戶以田一切額外之征以田其賠償之費至售田以供而尤不足故里人之謗曰將錢買田不如窮漢憂糧又曰有田庸戶門因田成禍門傷哉風矣國初田糧皆有定數自洪武以來凡幾造黃冊失然今之糧皆洪武初年之糧而今之田則什二三耗非洪武初矢大抵水衝沙塞淤沒根深及逃絕棄業者無歲無之而新漲海塗江途諸田又不報官起科然則田安得不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冊

浙江下

七十九

耗乎又况猾民作姦乃有飛洒詭寄虛懸諸弊故無田之家而冊乃有田有田之家而冊乃無田其輕重多寡皆非的數名為黃冊其實偽冊也何言乎飛洒詭寄人多田患苦重役乃以貨暗姦書某戶洒田若干畝某戶洒田若干厘某戶洒糧若干升斗某戶洒糧若干合勺積數戶可洒田以畝計洒糧以斗計積數十戶可洒田以十計洒糧以石計而書手則歲收其糧差之羨其被洒之家必其昧不諳事或朴儒不狎官府者也甚有家無立錫之業而戶有田畝糧差之需至歲傭其身以輸猶不給孰知而閭之乎何言乎詭寄多田之家或詭入於鄉宦舉監或詭入於生員吏承或詭入於坊長里長或詭入於宦戶貧甲或以文職立寄庄或以軍職立寄庄或以軍人立寄庄夫鄉宦於各縣占產寄庄猶可言也而

本縣寄庄何為者哉軍官占產寄庄猶可言也而軍人寄庄何為者哉率不過巧為花分以鄰國為壑耳何言乎虛懸趙甲有田而開與錢乙錢乙復開與孫丙孫丙復開與李丁李丁復開與趙甲李丁有開趙甲不收則併田與糧而沒之矣然飛洒者損人以裕己者也詭寄者避重而就輕者也至虛懸則一切欺隱以負國課耳又有弊者則專貨書手悉以田歸書手戶糧亦隨之書手乃徑豁其田而糧則於十年之中歲酒合勺於一里百戶之內漸以消豁此以影射為姦者也又有糧存而田不稱則捏則官田以一埋十此以挪移為姦者也又有買田十而止開其八九仍遺一二於原戶又或收田而不收糧俾賣主受其害而已得藏輸此以買戶為姦者也又有田本輕則而開作重則田本八九而多開為十以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冊

浙江下

八十

賄於人因得輕稅之因此以賣戶為姦者也又有買戶已收其田矣而於賣戶則不為除使一田而兩戶糧差此以乾沒為姦者也或欲加之糧也則不加其戶之田畝而以重則移輕則或歲為之飛洒見其糧之增也則反誣為虛懸此以欺罔為姦者也凡此神妖鬼怪不可殫述填於紅圖不可改矣則改於黃冊印於黃冊不可易矣則公為洗補不得於小里則貨都總妄生於小里不得於都總則貨縣總妄生於都總雖歷屆更代不常其為故智一也不惟是也每遇一丁差之際即類取富戶之賄為之厚減其產以呈於官俾得輕鮮適有發其隱者即復賄賄賄該吏盜庫冊洗補而改移之如趙甲本田若干移之別年錢乙之戶假以為證既而首者知之復發其事乞證於府冊蓋是時縣之吏與同弊矣復謀盜府

冊洗補而改移之如縣冊首者優知將優發之無何即賄以乞免而其事竟不白嗣後發乙知之曰我無田是趙甲竄而歸我將首之甲無何乞券於乙其就乙戶而廣其丁差且賄之凡此皆意外不可窮之姦幸已發之而官不為之竟其姦然則睥睨者又何所畏而不為哉今欲使開會者惟排花因字號不得無因而冒開則排花之存于民間者多非洪武間之舊而字號之制於詛址者或子孫分析則以一號而分為二三或富戶兼併則以二三號而合為一號又皆漫不可據以高信也欲於開會之時官為履勘俾戶據田號親為丈量則於丈量之時又潛通里書裒減以從輕既不得一皆實而况籍之於丈量之冊者又未必一一對記於黃冊此又徒為之勞擾也欲以稅非為準則郡之故事實錢實弊者

自恃無他率不稅弊而中有姦弊者反稅契以為他日事發之誣此又稅契之不可憑也凡此弊端雖巧於為術者皆未有能剔其隱然則終付之無可奈何而已乎嘉靖六七年間即丞曹山嘗為之法視戶之田多糧少者謂為飛洒則以田而賦糧多田少者謂為虛懸則以糧而賦田若近矣而孰知姦民之善弊者糧麗於人則必扣糧而賦田既虛懸則必捏則以從糧實未有多少形迹之可稽其有多少形迹可賦田而賦糧者多良民之被害於弊書者也故山清查之法為良民之害者十七八而所得於弊戶之情者纔十二三又非計之得者也嘉靖十年鄭令黃仁山素威嚴因令書手皆得自首其弊凡四五屆黃冊之隱皆悉陳于官是時書手憚山峻罰首告略盡奉化令陳錫又設為投匭使人皆匿名

投首間所得姦弊亦十七八然二令竟不能終黃冊之事以去而民之姦且復故矣昔信國量田之時任嚴刑重懲斷且當聖代開國之際猶不能改前朝官僧等則之制以重貽後世裡則影射之姦而況於今日習熟神鬼之徒又何以畏其後哉自今觀之積蠹雖難以盡蠶而清查亦不容但已試舉其淺近者言之凡有數端一曰開首告之門凡書手之弊本人知之他書手知之各戶之弊本人知之本里人戶知之今須先令各書手各人戶自首其弊或嚴刑以威之使言或寬法以誘之使言其自首不盡者許他書手出首又不盡者許本里知因人出首自首者惟免本罪其首他書手他人戶者亦惟免本罪應得之罪即以弊書弊戶之贓贖充實其有不自首而事發覺者則重懲之而沒入其田凡得書手之

弊竇則把其陰罪而今舉首以自贖又兼行投匭之法以一例十以十例百循而求之弊源或可塞也二曰嚴保勘之法冊之將造也令各花戶各將舊管新收開除實存分為四項某鄉某項某則田若干糧若干麥若干其新收開除者備開收除某都某箇某人合過年里長所管十甲首為一冊互相保結又合一箇十里長所管百戶為一冊互相保結又合一都百里長所管千戶為一冊互相保結其冊一樣二本官為鈐印一存在官一給與執燭以後但有虧弊連坐保結之人其各年各都各箇田糧必須總數相合有一不合即為姦弊尤不可不究也三曰清書手之戶姦書作弊多以己戶為之出沒須查其田多而糧少或田少而糧多或前局少而今局多或前局多而今局少或有田而無糧或有糧而無田或

欲操權以民田為官田或欲酒糧以官田為民田一、究其下落則不必盡窮花戶而其端已可舉見矣。四曰明收除之數。夫追冊收除不過一買主一賣主而已。即寄在他戶亦即所寄之戶開會。此除彼收本無不明。而毒人則詐為展轉。甲除與乙戶乙戶又除與丙戶。甚至四有除而無收。即為虛懸。如前所云。其為此者非實有是數。當不過塗人耳目。使官府不能窮詰耳。今若嚴為之禁。如趙甲既開與錢乙。則錢乙不得復開與孫丙。而周戊既開與吳己。則吳己不得復開與鄭庚。但有展轉。即係虧弊。寬間如律沒入其田底。其可也。五曰革田糧重會之弊。夫追冊開會。田糧本一事也。如某除與某人。某鄉某則某項田若干。該糧若干。該麥若干。其買主照數收戶。各以過橋數為據。此其授受甚明。而其事甚約。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二

浙江下

八十三

也。而茲書欲為露弊。乃賄買該吏欺誑官府。會田一苗會糧又一苗。會參又一苗。既得縱其求索。而糧不隨田因得。以輕為重。以重為輕。以多為寡。以寡為多。弊始百出矣。如謂數目難清。則田糧相隨者反難。而田糧分為二者反易乎。如謂查算不及。則一番反不徑約。而兩番反為便利乎。此積一兩數十年之弊。所當力變者也。六曰禁洗補之弊。今天民間之質劑。不敢洗補。防變詐也。士人之書疏。不敢洗補。嫌不恪也。況黃冊之造。以獻天府。以定官賦。以察民偽。重大莫加焉。乃容有洗補乎。蓋姦狡之徒。正以此付其變幻之術。重改而輕。改而重。多改而寡。改而多。有改而無。改而有。趙甲改而錢乙。錢乙改而孫丙。或掩飾既遂而復反之。或清查不及而卒不變。姦始不可窮矣。今宜於清審既定。通造黃冊。雖一

字不許洗補。如其有之。當痛懲其人。即十易不為過。蓋巧者足以眩人之目。而一鑒之於天日。則噫。患畢見。以是禁推埋之姦。亦或一道乎。七曰重詭寄之役。民之為詭寄者。非好為是。紛也。不過欲避重役。而就輕役耳。近者縣令曾承芳。凡於寄庄附籍等戶。皆貪以重差。此最善於釐弊者。間有跡同而非詭者。則在臨時審察之大率。真者十不過一二。而庸者則十之六七也。其寬戶亦宜定為之限。每戶辦鹽一丁。准免田差若干畝。蓋丁優免之外。悉照民戶編差。則詭寄寬戶者。宜可少。筆矣。拙而論之。昔之冊無弊。而繼則有弊。雖也。弊少而今則弊多。豈今之人盡不如昔哉。亦由官府有以驅之耳。官府之驅之者何。政苛而役重。民困不啻水火。其犯王誅以逃。一旦之命。豈其得已哉。何言乎重役。館驛夫倍役日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二

浙江下

八十四

者率百數十金。巡鹽應捕倍役。日者率四五十金。府縣庫子倍役。日者率二三十金。司獄司獄卒倍役。日者率一二十金。一入其中。富者破家而貧者亡命。豈其初則然哉。用度日侈。誅求日濫。包攬之市棍日肆。吏卒之需索日繁耳。又況皇木解戶之類。倭米大戶之類。應者若喪魄。談者輒為吐舌哉。故今欲革黃冊之弊。非調停重役不可。非均官民僧道田之則例不可。非舉按前數條之積弊不可。而大要則在賢有司耳。有子產之智。則民不能欺。有西門豹之威。則民不敢欺。非此二子而有懲。則為民興利除害之心。即不能盡洗而更之。亦可以得十之六七矣。其調停重役語。在徭役志中。倘採而行之。不惟一方之利。雖以推之天下可也。

上直江東錢湖議

東錢湖一名萬湖故會合七十二溪之流停蓄甚

湖之至北三縣七鄉之河其利賴甚博也自昔畫七鄉之河足資三次飲渴之
益雖七鄉亦地而苗不患摘種為沃野至於今則淤葑不治而侵塞填壅者相
率興之漏洩無禁遲早開故不盈半河窪者不支十口而亢者一不沾溉欲民
之無怨不可得已是故清湖之議在今日當亟講而力行之者也清治之日有
八一日因湖設防以止水所以廣蓄而捍潰也今湖之為塘者八其尤
長者則高林塘方家塘梅湖塘也天塘短則兩山夾海塘或獨魚手其勢常
固塘長則兩山不接當官土所成其勢善顧非至堅厚不同黃辛方家塘決二
十里之外皆為魚蟹其已事可徵已今欲清湖使深土無所歸宜以所濬之土
即加塘上倍濬二丈增高五尺則雖侵湖二丈之水而所濬之土既得所歸限
防之築又足以益固可永免潰決之虞矣二日明水則大湖水蘇漫莫知多寡
必置水則以準之照後蓄淺以時而湖水可常盈也日沿湖居民或侵填以爲

天下即國利病書

卷第二冊

浙江下

八十五

居或與湖以爲同林土薄勢卑湖水一盈輒掩其則至有竭滅以就依者御
東張某雖言改正然亦未能盡當應則也今必於同隄之後準定水則使一湖
之清恒足三河之目即入若至同林皆所不恤則所害者少而所利者衆矣
况其地木交湖不治其旱亦已半矣而况可復加湖乎三曰嚴侵塞之禁侵
湖之家以水爲高春夏水漲則欲濬之欲湖之無固不可得已故
既立水則之後七小引不及之地白得爲業者必嚴加丈量秋從重則起科而
籍之以排花紅亦使之寸不得濫則東梓之害庶足以然白得之利而民或者
其有營心矣蓋已取之業不忍遽廢是以是柳之湖見而猶有仍前侵塞必重
爲之罪此并生其德之及里張氏並湖之民皆許舉首則屬禁之嚴其民知
重犯法矣四曰重局濬之罰東錢之湖有四曰錢塘曰梅湖曰平水曰高林皆
湖之所由以爲盈涸者也此亦塘長塘大皆取分租小戶乞之既不能多捐功
力又不肯委惜於清湖使設不用校築但取茶茅雜土上壘之恐其決也則

咸從低下不此水則相平水一踰則蕩無限止盡皆溢瀉且以捕魚爲利時常

偷獲平時無半湖之蓄又何望其爲旱乾之備哉今必取此湖當戶是點礮天
而塘長亦以士人之家任之則彼當自顧惜而溢濬之患可止矣倘或仍踵前
弊閘門不固土築又高或包攬與人或巡哨不謹則重加贖罰不少寬宥能無
惧而知謹乎五曰去荻葑之害夫湖之所以淤塞者以荻葑蓴蒲芡茨之屬
滋更其中日久湮積而荻葑之害實居大半自昔至今亦屢嘗濬之矣然或少
除葑草而根在復生或雖之未出湖隄而旋復委置其在今日則葑浸益甚矣
謂宜課七鄉食水利之田始令先出銀一分不足則增加之務以荻葑盡去
爲止而所去荻葑必募船裝載出湖直至江許交卸差其船之大小而償給以
直令細民樂于應募而絕其種之復生則民固不免于出銀之費而要之以佚
道使之者也雖畫七鄉之民而戶徵一人助役但毋令輸司馬有不禁趨者哉
即思生一時而惠及百年長民者宜不憚爲之矣六曰公水草之利凡湖中水

天下即國利病書

卷第二冊

浙江下

八十六

藻之生可以真田佳特沿湖居民隨其居址山場所近各出力採賣雖其利甚
微然亦足以爲小民之一助乃今豪貴之家依勢作威恣行標管至真田之時
重價勒民貨賣巡湖之民或有取其豪裡者輒肆管轄誣一償百大借七鄉公
有之物奪小民進便之利此豈人情王法之所宜哉濬河葑葑之後當無此患
但水土之性自能化生不久滋蔓則作備之後豈能免專利者之心哉此在當
路者不畏強禦嚴爲禁止而一以公之于民則濟民者庶不至于病民矣七
曰築隄以通道交葑可以舟載而濬湖淤土不可以舟載今日高林東水等塘
凡往轉輸及上下水者皆舟于湖屢有不測欲去淤土而便行人莫如即其中
徑直處取淤土而爲之隄起即家山塘楊家山麓計其長不過四百餘丈濬四
丈高四之一固之以版植之以木則土有所歸湖之濬停益富而行者有陸走
之便甚大利也或者以買石固隄費富不貲不知湖心之土欲以力致他所其
費何如也以此買復事爲失計哉若梅湖與大湖之間舊有一隄宜亦增高倍

唐以去兩涯下之淤斯可失八曰固土以成山夫湖之淺澤可濬也而間有不可濬者何也溪澗沙土隨橫濬而出壅塞浮漲幾與堤平豪貴之家遂借為田墾湖小民率行佃種如近年下水湖口之為者此廢湖之漸甚不可不慮也蓋既耕為田其勢苦淺必洩水以使水淺則難漲皆出於九而耕之者墮至矣如此不已湖欲無廢不可得已然漲土積高不可以頃畝為策必欲盡出于湖之外即百千之衆誰能舉之不如因高成丘隨其所存聚為山阜傍樹榆柳使不為波濤所衝如方家湖塘之下有河一帶非舟楫所通即以傍近淤土填之既而或田官賣以充湖之費又其地近山谷者即隨高低大小聚而墾之則淤土可以盡去而蓄水必多七鄉灌溉之利萬世當歛誦之矣或曰子之議則得美其如工費鉅萬民不能堪何我郡人有言不一勞者不永逸不督費者不久安西門約為十二渠民頗煩苦之約曰民可以樂成不可與慮始今父老子弟難患苦我庶百歲後期今父老子弟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二冊 浙江下

八十七

思我言也其後渠成民牟利之數百歲後猶頌其功不棄况今民失湖利教若早災思欲治久矣因而率作之是為所歛此聚時并患苦而無之矣何不仰參想之有我今觀唐之陸南金宋之李夷廣凡濬湖有成績者皆祠之不忘蓋可知矣何獨至於今而疑之乎

宋吳潛以觀文殿大學士沿海制置使判慶元府寶祐六年准樞密院劄子勘會登日急賊謀臣測合嚴行措置仍自金山以至排徊頭初立烽燧接連澈浦行下定海水軍一體措置聯絡聲援專委官同統制按察險要均布地界置立烽燧分為三路皆發報於招寶山自招寶山至海洋壁下山者共十二鋪招寶山帶東北取至烈港山一鋪約一潮可到傍近雖有七里嶼鐵杆山俱是小山每有風潮海浪皆衝激而上不可置立烽燧烈港山西北取至五嶼山一鋪約一潮可到傍近別無以次山嶼五嶼山東北取至宜山一鋪約一潮可到傍近別無以次山嶼已上三鋪若天氣清明烟火旗號僅可相應遇海氣真濛霧露遮蔽風雨晦冥皆難應驗宜山西北取至三姑山一鋪約兩潮可到傍近別無以次山嶼相隔稍遠不問晴明陰晦烟火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二冊 浙江下

八十八

火旗號皆難相應三姑山東北取至下干山一鋪水路約一十五里下干山東北取至徐公山一鋪約一潮可到傍近別無以次山嶼其二鋪汛息與烈港至宜山三鋪同徐公山帶西北取至鷄鳴山一鋪約四潮可到傍近別無以次山嶼其汛息與宜山至三姑山相類鷄鳴山直東取至北砂山一鋪止隔一港烟火旗號皆可相應北砂山直北取至終華山一鋪約一潮可到傍近別無以次山嶼終華山東北取至下山直西至石衙山一鋪風水便半潮可到稍遠一潮傍近別無以次山嶼二鋪汛息與徐公山至鷄鳴山鋪同自石衙山東北以至西北別無山嶼皆深洋大海浩：無垠是為壁下山一鋪其自招寶山沿海抵向頭寨者共九鋪招寶山二十里至陶家酒店一鋪陶家酒店約十八里至貝十念五家前一鋪貝十念五家前約二十餘

里至澗浦山正覺寺前一鋪澗浦山頭約一十五里至沙角山頭陳亞三家前一鋪沙角山頭約一十餘里至伏龍山尾徐亞三家前一鋪伏龍山尾約一十五里餘至施公山王友二家前一鋪施公山約一十八里至周家塘鹽場周太家前一鋪周家塘鹽場約二十里至下澤山頭林太家前一鋪下澤山頭約一十餘里至向頭山分戍營外翁太家前一鋪其自招寶山沿江達本府者共五鋪招寶山約一十五里至后橋渡沈李二太家前一鋪后橋渡約一十五里至馬阻匯徐益戶家前一鋪馬阻匯約一十里至路林楊再八太家前一鋪路林約一十二里至白沙王太家前一鋪白沙約八里至本府者教亭一鋪用兵五名合千人一名往來照管巡轄及招寶山一鋪增差合千人一名沿海以至向頭沿江以至有城亦如之鋪兵口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二冊

浙江下

八十九

泰每半月一書支給每夜發更時自看教亭膏號火平安牌至帳前傳入押教報履蓋法當於奉國樓置立一鋪相映以內即耳目易駭遂從者教亭密傳一牌竟連轅帳而沿江沿海歸火疾馳觀者懷懾

舟山志

舟山古邑治四面環海東接普陀桃花南連崎頭橫水西接長白馬墓北連長塗劍山自所城至東塘頭烽墩程一百里至南舟山烽墩程三里至西破礮烽墩程六十里至北干礮烽墩程三十里其地之險者東則塘頭螺門一帶地勢遼闊而塘頭極險遂利者常於此處勾引盜艘南則曹山謝浦梅家塾螺頭天童窰通所城關係匪輕而梅家塾直對曹山大洋倭奴曾經入擾西則岑江破礮大沙小沙千礮馬嶼一帶地形廣遠雖有馬墓兵船然相去遙遠嘉靖時王直輩曾自岑江登岸竊撫蘆花舉結巢北則柯梅白泉大嶼釣嶼等地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二冊

浙江下

九十

而柯梅亦曩時倭夷蟠踞爲巢穴所當在在嚴防者也蓋舟山周圍皆海賊舟無處不可登岸而東之沈家門切近烏沙門去普陀不遠一望海洋浩淼無際島夷相連嘉靖乙卯夏倭船百餘隻突犯普陀而入擾之遂至東陲鼎沸及徵兵七省黃金錢四十餘萬幸而撲滅皆繇平日無備致此禍患實南北兩洋扼要之區爲舟山最衝險之地宜設重兵以守之今泰將標下官兵分派三信一時有警策應不前深爲可虞按地之極衝者沈家門誠重矣而新出塘頭亦正不輕皆昔倭倭奴汎突之處今屬盜賊窺伺之區次衝者岑江破礮二處塗淺易登入犯爲最且自蛟門至橫水崎頭等洋海面四

遼均宜設兵船防守。天定邑為寧郡咽喉，而舟山為定邑門戶。據外正所以安內，舟山固則定邑固，定邑固則寧郡以遼紹郡俱固。有地方之責者，不可不深長慮也。

東五潮至西莊石馬山，與高麗國分界。西二潮至蛟門，與定海縣分界。南五潮至隆嶼，與象山縣分界。北五潮至大嶺山，與蘇州府分界。東南五潮至韭山，與象山縣分界。東北五潮至陳錢壁下，與海州分界。西北三潮至灘山，與嘉興府分界。水程：定海關東約六十里至金塘，金塘約九十里至舟山，舟山約一百四十里至普陀。定海關南約三百里至昌國青門，青門東約一百五十里至韭山，青門南約二百里至牛欄基，牛欄基約一百里至金嵩門。定海關北約六十里至烈港，烈港約百里至兩頭洞，兩頭洞約二百五十里至羊山。

翁洲山自山明之東湖小白巖幢育王迤達而走大謝伏黃
牛越金塘策子而崛起於岑港之西山山稍北發二大脉而
南北岐之西北一帶約六十里餘曰烏丘山紫窟山大沙山
青嶼山五百嶽山大周嶺山寺嶺山大頰河山長青嶺山平
石嶺山山椒多方廣石碧流雙洞馬鑾山平衍環帶原隰之
立城於其間綠五雷山小苞山虞鑾山小蘆山千甕山文殊
北面土健不寒三江山橫縮而東曰長鑾山大虞山東湖山白泉山田畧山
祝家山丘家山北埤山吊峙山柯梅山地曠坦田膏腴折而
嘉靖間倭結巢折而

全

為炭山余山小梓山而盡此界曾都鄉其去海中附麗者曰岑港
 山總嶼兵船泊處西堠山挑担山西莊山象龍山長白山馬墓山北
 泊處官山岱山蘭秀山瀝門山長塗山定北分南潭山浦東
 山紫微舉山天童山南山溪口山王家嶺山折而為虹橋山
 青嶺山突兀而起曰雙髻山宋志雙髻山二峯如髻矗立天
 出諸山環繞起伏咸所自表特出群嶺衆山羅列城之四
 也相傳葛祖川煉丹處鎮鰲山舊縣治據其麓山判而為
 二支脉左曰州衙山晚嚴多怪石翁山一名觀山去城東南
 直處嘉靖癸亥春都督盧鏜知縣何曰舟山形如舟因名其
 意都指揮李興達文筆於其上今廢
 開山圖峯聳為城之內案右曰晚峯山城西五里屹起長
 上有洋山廟蘭山梓堠

崗山王家山金家山引而為茅嶺山馬橫山裡舉山野舉山
螺頭山城西南有島突起海心其狀如螺故名縮一脈發自北之五雷山迤東
而行曰頰河嶺山金字山疊石嶺山東阜嶺山東灣山王家
山龜山山之外曰淡水坑山東江山青雷頭山石衙門山東南
海中數峯崛起潮汝經流其中揚舉山陳舉山小嚴山涌東
旁為十六門亦名為十六門楊舉山陳舉山小嚴山涌東
山謝浦山鼓吹山世傳徐偃王戰塲山嶺平坦可容數百人每風雨隱隱有杳聲石弄山石
玲瓏雲影桃花山東海中世傳安期生煉丹之所劉嶺山石
穿漏故名桃花山嘗以醉墨題石成桃花紋故名謝浦山又名蒲山又名蒲仙翁煉藥
摘墩山沈公嶺山石門山吳山翁浦山四十里舊仙翁煉藥
於北宋乾道中耕者得一銅甕無足有耳耳不穿竅中容一
斗其煤墨未泯識者為煉丹甕也徐偃王嘗居此城址猶存

九十四

唐置翁山縣
以此命名
嶺山龍塘山田嶺山王大厓山大蒲畧山蘆花山丘家礮山
嶺嶺山昔有人登山常見老僧趺坐石上因疊石爲塙而禮焉故名之小厓山下塘
山沈家門山駐兵哨補陀洛伽山稱海中央約一輅可到佛書
岑山或謂梅庵丹於此因危有善財岩潮音洞乃觀音大
士化現之地僧德韶鑿石筌橋宋寧宗題額曰大士橋趙孟
頫有詩云練師雲飛海上山掛帆三日此巖雨常福須齊
千佛一遺風光焰布學潮李東華李瑞氣不取水而雨塵雲
報生林華崇通東蘆山藍修竹環之風枝掃拂常無塵垢
仰幸九寺到北來遊
王峯山在翁山踴子尖巔下岡巒秀拔寺鐘山有香山之巔
林樾蒼潤時有白霧蒙抹其巔寺鐘山
世塔砌猶存旁有一井佛嶼山在秀山之巔一峯特立儼
如陰晦隱隱如鐘聲如佛像旁脫如背翼一佛石

石山在岱山北海中 黃公山東海中虎穴晉黃公名順母
 山東海中石如牛嶼山西南海中隔岸止 盤嶼山與竹嶼
 對峙山勢黃楊山城東北嶼岩險峻一 西蘭山大若山裡岸
 盤旋故名浮雲 嶼岩山膝舉山 峯峯山俱南 小竿山大竿山
 崑斗山麻隣山 蛟山登部山 秦山黃公山 徐公山雙嶼山
 石珠山俱東南 東勾曲山石馬山 隣山俱東 浪港山深水山
 蛇山竹山 洋山東蘭山元霍山 西枯山東晚山 東枯山桑子
 嶼山舊名 石蜀山東 胸山穿石山 北壁山大衢山 小衢山三星
 山桑石 嶼山西須山 須皓山洛華山 青閣山馬跡山 丁興山洋

山陳錢山一名神前俱東北海中大磧山東乳山東岱山西胸山大洋
山吊嶼山俱北海中回峯山西良山二姑山西岱山正繁山吳農
山如岸山橫子山西桑山五嶼山宜山龜鱉山俱西北海中嘉門
山小爺山三山大爺山砂羅山俱西海中

金家畝地窄
 水田火多
 王家嶺畝地廣
 紫微畝地肥力倍姓值儉歲不至荒寺無幾
 虎侯家畝地頗
 天童畝地曠高下相值裡畝上瘠多野畝頗鹽倉
 芋畝地平安

畝田地
 鹿頭畝鹿頭
 黃泥畝土
 石頭畝土
 西畝肥土
 大砂畝
 地曠居民多資
 岑江畝衝要海口賊寨甚多嘉靖丁巳冬倭寇據此焚掠一空今居民雖築牆自衛教父亦環顧青畝土瘠小砂畝土瘠居民捕蛇甚多資偶禦以逆賊衝
 五百畝土曠居民已上屬富都鄉馬畝下百餘頃杜家畝
 延康新堡廣士戌春把總章千碗畝山水頗奇小路畝瘡黃
 沙畝土瘠後畝
 西畝窄
 白泉畝土膏
 茅洋畝地潤而瘠畝
 孟家畝窄柯梅畝向奉僑夷北垵畝地頗釣嶼畝土鹽而肥因近海口每被登劫長畝瘠炭山畝低外畝多塩大展畝民以樵漁為小展畝地窄倫嶺畝土頗小蒲畝而腴蘆花畝地曠大畝
 生小展畝地窄
 倫嶺畝土頗
 小蒲畝土窄
 而腴蘆花畝地曠
 大畝

肥藩邵縣地腴嘉靖丙辰春倭夷百餘自謝浦梅家整健巢相半邵縣於此冬十一月恭哥張四維統湖南桑植兵剿殲之蒲裴
 半多資處南裴而腴司基裴祝家裴施家裴
 土顏吳山裴地腴肥鄭裴土濱裴土寶龍塘裴瘠荅浦裴
 腴東湖裴土卑麻裴瘠陳家裴平甬東裴坦曠顯大楊
 蟲瘠而小楊裴瘠而東裴瘠而西裴瘠郎家裴顯大蘋裴
 而下頰河裴民籍樵附洞裴已上東北隅地

舟山關港城南三里官峯港港去城北四十里相傳六朝

白桃推西後二門會竹嶼溪頭之派而漫張於西南之大洋
謂之橫水港八

雙嶼港去城東南百里南洋之表為倭夷貢必由之路嘉
靖間總制軍潘公紳命備倭都指揮盧璣率兵戍

嶺塞之時朱公紳嘗語曰每港警報必由一舟開報陳
中遂烈港去城北百十五里通近金塘山嘉靖三十五年都

番臺烈港去城北百十五里通近金塘山嘉靖三十五年都
石更名馬墓港去城北海長峙港去城南關外一二里都

平倭港馬墓港中百餘里長峙港去城南關外一二里都
港在岱山穿鼻港潮入松子渡舟過橫沈家門港總哨兵白

沙港大小漁船泊此石牛港總哨兵恩山港通城樵溪青龍港停泊
泥港兵船吞港在盤峙之東南

炸嶼二八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廿二冊 浙江下

舟山 外湖 螺頭 鹿頭 近海民火勢洶 蒲洪 西山

破嶼 崎嶇 即大沙地 戚 郎家磯 袁家磯 山江 與沙

登賊常 千磯 朱家尖 已上屬 謝浦 石橋 包家

石磯 北家門 接待 赤石 小展 釣嶼 程家

石磯 塘頭 西磯 順母塗 已上屬

注十九

寨三

沈家門寨 原係水操之地有軍防守近皆取回番船去來皆

向居民築牆大嶺阻截總路近徑由水路或千磯寨 西磯

間道而入營被劫掠更須懷懼庶克有虞

寨

隘六

破嶼 隘 與外港相對居民螺頭 小洪 路口嶺 岱山

大展 臺 青雷頭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廿二冊 浙江下

史 172—255

自夏少康封庶子無餘為諸侯以王祀事是為越國而郭即句章三縣為越東
采邑司踐無餘後也周敬王四十六年為吳所滅率復封之既而返國嘗勵
志遂成吳欲置夫差甬東君百室是其地也周屬越秦屬會稽句章郡至漢
帝陽朔元年以冠擊侯句章後漢晉齊梁皆因之唐武德四年析句章置董州
八年廢董州為鄞縣則其地為鄞明皇開元二十六六年置明州析鄞置翁山縣
周採訪使齊幹之言也代宗大曆六年廢於袁晁之亂五代改鄞為鄞則其地
又屬鄞宋端拱三年置鹽場熙寧六年析鄞東之海中洲即使薛茂之言也
以蓬萊安期郡都三鄉置尉以王開於盜賊之事已而劉縣賜名昌國蓋王安
石字縣尉其繁劇故分之元豐元李復益以定海之金塘鄉共四鄉為下縣而
明之屬縣凡六矣紹興十三年戶部員外郎沈麟編鄞縣戶計萬餘而丁口再
倍建炎中高宗航海舟次昌國縣金人自明州引兵攻定海縣破之遂以舟師
絕洋犯昌國縣欲襲御舟至崎頭風雨大作和州防禦使張院提領海舟張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二冊

浙江下

九十九

公裕引大船擊散之唐乃去元至元十五年陸為州至正十八年為方國珍所
據國朝洪武二年改州為縣十二年立昌國府置千戶所時明州衛守禦千戶
慕成立地五百丈未竟次年指揮許友展路兼山成之洪武十七年我太祖
以東南控海之地之兵以守恐致寇害命設衛所及本寶螺岱四巡司建於縣
兵民又安教化流洽海東一隅規模宏遠誠駕本縣元為我明達臨指揮於
以親皇祖撫御鴻敷建於不拔孰不顧此以俾世世無改哉迨二十季滿
信國奉詔處置地方據圖到各所在地圖章衛縣學校而達其民於內地矣
縣為二所屬定海縣信國是舉與我皇祖改州為縣增立衛所之意不
亦天淵也耶

舊邑曰翁山宋志云縣城周廣五里熙寧六年析三鄉益之改名曰昌國始築
城壘池至元中陸昌國為州自宋元以來倭患微弱不足為患明漁之民惟知
供賦各安其生國初變氣漸熾我太祖絕其朝貢嚴以備之洪武二季增

昌國城池改州為縣設立衛所懷兵恤民以固封守城高二丈四尺此唐一
大周圍千二百一十六丈延袤五里闢東西南北四門門各有樓穴水門於
東南各置吊橋羅以月城城之上有雉堞二千六百七十三擊鋪六十六外為濠
自東南及西一千二百六十丈北際山不設十七年改昌國縣二十季滿信國
公徙衛於象山縣之東存中中左三千戶所屬定海衛置縣存民五百餘戶
屬定海縣勅命總帥居守永樂十六年都指揮谷祥以地衛要害加修繕正
統八年戶部侍郎黃公宏以城大兵少載東北隅半里今廣四里半濠濠城廣
城門凡四門各署名南曰文明濠橋外木柵曰迎恩東曰豐阜外木柵曰賓儀
西曰太和外曰西安北曰永安外曰北固西北跨鎮鑾山東抱霞山餘皆平陸
嘉靖四十季都督盧公鏗海道總兵公翰增築敵臺三十處以備用武歲久傾圮
萬曆甲寅李訓鎮張公可大修築增埤濬濠以次完工修完城身九十八丈九
尺女牆一千四百一十三尺四門大城樓四座兵馬司房四座前樓五座敵臺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二冊

浙江下

二百

八座敵木門十八扇吊橋二座石堤四十二丈此因其舊而葺之者又南門月
城一座二十丈水門一座九丈兵馬司房三座總臺鋪一座前樓四座敵樓五
座高鋪三十八座
共武二十年廢昌國縣定海縣謀得沿海地衣原設總督備倭都司後倭寇為
患曾開撫經策應不前添設參將一員駐劄定海分中寧紹地方嘉靖三十四
年倭破臨山衛城撫按題請添設總兵官一員駐劄臨山三十五年又議得
定海為倭率貢道關隘尤衝乃改駐定海其參將改駐臨山隆慶二年軍門
谷題改駐舟山

胡宗憲舟山論 信國公湯和經畧海上屢置周密獨於舟山似有未妥者蓋
洪武間倭犯中界犯玉環犯小瀝寨皆浙東海濱信國所親見也其來也自五
島開洋衝冒風濤困眩精神者數日至下八陳幾而始少憩然孤懸外海曠野
蕭條必更歷數潮泊普陀島沙門之類而後得現我兵虛實以為進止若定海

之舟山又非普陀諸山之比其地則故縣治也其中為里者四為寨者八十三
五穀之饒鹽之利可以食數萬數不待取給於外乃倭寇貢道之所必由寇
至浙洋未有不念此為可巢者往往率其登據卒難驅除可以鑑矣我太祖
神明先見置昌國於其上屯兵戍守誠至計也信國以其民孤懸樞之內地改
隸象山止設二所兵力單弱雖有沈家門水寨然每山地大四面環海賊舟無
處不可登泊投東皆務之間假風潮之順襲至舟山海大而哨船不多豈能必
禦之乎愚以為定海乃寧紹之門戶舟山又定海之外藩也必修復其舊制而
後可

衢州府志 防礦兵 嘉清四十五年設兵三總共一千六百二
十三員名正內一總支徽州協濟兵餉俱屯樟浦城訓練嗣後地
方稍寧減兵一總免支徽州協濟兵餉俱屯樟浦城訓練嗣後地
兵一總聽守備管領一總於所屬指揮千百戶中選堪用一員領
之聽守備節制萬曆十九年間因夷情重大添設威遠營官兵一
總計五百七員名聽守備訓練萬曆二十年七月分發二哨調征
寧夏仍存三哨與防礦官兵併為左右二營每營復為五哨共計
官兵一千九十員名正萬曆二十四年八月內奉文挑選每營復
併四哨并中軍員役共計八百八十二員名正續又奉文減去右
營營主將左營營主隸之實存官兵八百八十一員名正每年兵
糧俱繫本府給發

開化縣志 開採 萬曆二十六年礦稅事起有謂開化六都大
火塢八都烏嘴塢及四都三處礦洞可開者時採礦曹內監委官
馬忠扶諸商至縣起工先挖大火塢開兩月採礦砂四千斤約百
斤算得銀一兩不償所費於時邑侯劉防範周詳奸徒欺蔽及內
監親臨度不數不爾隨調停上下然礦利既目擊烏有又不肯空
運使不已議將雲霧山官木召拊得四百金抵充礦價內監既去
礦洞仍封苛歛不行民不知後地方晏然仁侯之力也後三十年
而有議採木雲霧之事

雲霧山者邑宦宋氏山也僻在二十四都界德興延袤頗廣而中
阻深嘉靖間吾氏與宋構訟吾縣甚揚言此山藪盜為不軌以肇
當道而傾宋勸者至則植鐵舉煙感之宋宦長者不與爭入此山

於官而訟遂息官為令每五年一焚林著追萬曆中劉邑侯有擢木抵礦之議土人李年成等納價四百緡之蓋宋氏所遺盡於此苗美不知何故山名四馳奸徒垂涎天啓初有聲兩臺顧自備工本採木助違胸者事下本邑已而竿櫓紛至皆大力者主之王侯曰此非躬勘無以寒曉口遂深入其阻據實申報邑人亦始知此山之實無木也然奸徒意未已竟走京師適大工興旁搜利孔言路遂有據其說以聞者甚謂山方千里木可棟明堂地可興屯旨既下浙上下愕始利害巨測邑巨姓及隣山居氓洵：將巡徙而但虞方下車毅然身任之亟往勘如玉侯言則陳七不可一不必侃：爭之未幾道尊^{此字}尊舒^{本字}獲勘知候議不可奪遂許撫臺潘疏請罷採當是時當銳意黃山之役以為雲霧即黃吏別於是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二冊

浙江下

百三

浙縉紳在京者合疏稱雲霧為浙與黃山了不相干因以伸撫臺之言竟得 旨報罷第嚴居民竊取之禁

金竹嶺延簡司在縣北六十里因六都八都礦洞地方連慶州礦賊竊發特設防警於此通未礦雖久閉而蔽嚴之界多盜巡簡連住為金鎮以便彈壓巡緝第當以禦暴為功勿以蔽蓋為利則官與地宜矣

華埠兵營在縣南三十里隆慶間二十七八等都屢被流寇劫掠因設營於此把總一員哨官五員每哨管兵百名以時操練各處巡哨寇盜跡兵民相安後兵輕調發遂不復設止本府兵二十名每季更番戍防葉溪蓋開常王之交寇盜出沒地也近年盜屢發長峯地方邑侯但史議華埠與葉溪領相去十五里華埠一

大村落人煙輳集無所用兵惟葉溪嶺最為孤寂山北界德興王山：南即開化常山四縣陽界足音罕至宜行旅住：白晝破劫而葉溪為孤峯絕頂以二十人而終日枯坐一窮山四顧無隨其勢必不能持久今本縣親履其地再四籌度與其虛設此哨有防護之名無防護之實政不如移守石門於防守最為喫緊蓋石門為常山要地而長峯一帶逼近石門其中窮源僻壤層岫疊嶂木人跡不到而竄盜賊出沒之區其緣崖而上即為葉溪嶺以故大盜每暗伏叢薄欺行客之不見一到前即擄劫而去徑過葉溪莫可踪跡是守長峯正守葉溪之扼要也雖長峯為無人之境而與石門鷄犬相聞合將守葉溪兵移守長峯而即以石門為歇場晝則分班巡哨夜則團聚石門長峯無人家蓄木惟柴棘最深尤易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二冊

浙江下

百四

藏垢納污伏乞牌行常山縣每年秋冬放火盡焚其林廩盜賊無埋身之所而望風巡哨者亦易於瞭視不復再有豺狼當道之苦矣遂移成塢口白石寨在縣西六十里二十五都每遇盜賊竊發男婦登此寨避之賊不敢近

蘭路縣拓城謀邑東衝發兩江之水而東輸於錢塘南欲拒北則邑為衝發之門戶北欲禦南則邑為抗嚴之屏蔽門戶破而後衝發可攻屏蔽固而後抗嚴可守且當衝處要衝時有礮寇之變城僅大餘東南則民居接比於城高且過之西則面溪臨險而民皆架屋其上故雖名為城實非可緩急恃也建議者謂非拓城不可守顧東南遙邇山麓若易為力而北隅卑下受諸谷之流而當其衝勢不可以城禦卒之以費不貲而無所子謀議竟寢

東陽縣馬腰嶺寨在縣東南二百四十里地勢險峻延袤三十里金華台州之咽喉也嘉靖三十五年主簿陳仕舉禦倭寇白峯嶺寨在縣東七十里石拔紫紆東通嵎縣嘉靖三十五年築以防倭烏竹嶺寨在縣東北四十里上接鸞嶺以達諸暨之烏岩與萬嶺大小嶺相連嘉靖三十七年鄉民團結防倭夾溪嶺寨在縣東百里嶺與天台相毗錯岩障截嶺水東兩崖下漚為十八洞嘉靖三十四年築

湯溪縣山口寨在縣南十里二都大岩寨在縣東南二十里十三都蘇村寨在縣南五十里十六都皆本朝正統十三年按察副使陶成華禦括寇

金華鹿田為蘭路之間道大陽嶺為浦江之險道若陽輔倉為武義湯溪之險道義烏路多平衍惟東北要害蘭溪舊有下淮戍三河戍當建德之交防賊寇之正道也盤山絕頂有古城岩與松山相聯絡相傳黃巢為寇鄉民于此避亂北可以入浦江東陽東通仙居縣及玉山廢縣元初台寇楊鎮龍自此入縣治雖置永年巡司其勢弱故馬驢嶺白峯崑山夾溪皆當防守又烏竹通都越亦為要路義烏南通永康東通東陽而西通諸暨元末張士誠嘗自諸暨入寇永康王道自却金館可抵處州其間道去縣八十里為崇溪可通縉雲仙居舊有孝義巡司在靈山去縣百里與崇溪聯絡其傍青山青石三峯密浦皆新截嶺由孝義五十里至馬驢嶺為

最險又一道自縉雲出至永康擇溪歷金仙寺取道雙牌嶺青山度勝龍橋以達東陽之石門安文黃陣坑大盆山武義間道自麗水宣平皆可入正統末括寇至羊棚嶺為巢穴浦江西北抵富陽與嚴陵僅隔一水其山險菁密我朝天兵取婺州大海先已攻下蘭路可謂西扼其吭笑及聖祖親征乃自蘭溪入浦江義烏取道至郡城則又東拊其背由是遂降湯溪東北為輔倉若陽實與金華接壤處遠可避兵然與括之邊昌宣平相鄰故蘇村為要道又大岩地方東通金華西通龍游北通蘭路此當三路之間道也若出口則為平原若從瑛公嶺可入處州其傍有大竿小竿之地

者爭之肯而亂之階也有虞氏藏嶺之山用塞窮削之俗爲世慮深矣居官金玉錫石之地設礦人之官爲厲禁以守猶懼民之有爭心也物其地園而授之巡其禁令古聖王豈不欲指利以予民而蔽嚴爲之禁者防其源也惟元時江西豐城民告官金經久地產竭卒以貽患永樂中浙溫處閩福建嘗開場置官令內臣主之督以憲臣已不償所費而罷由此觀之山澤之利有限或暴洩隨竭或採取歲久而盡非人力所可必得之物而不軌逐利之徒睥睨其間通用啓亂故利孔不可伏開於上自上開之則愴臣增譴之說乘是而進而監採以爲民厲利權不可擅於下自下擅之則奸民鑄鑠之樹乘是而起而倚山以爲盜數上下之俱傷必歸此矣縣之南五十里爲八寶山以坐落第八保故名而流俗傳以爲寶者舛也山廣袤可五里許林麓錯繡中蓋有龍潭馬跡之遺焉其壤興永康接壤而逼近廣州嘉靖三十七年

百七

永康監商施文六載盜過閭里熟視八寶山之麓一帶小山土色焰燿產礦輒起盜心乃構黨方希六等九十餘人由獺坑到山窺掘近坑居民規知之稔報平望倍磊之豪有力者而陳大猷宋廿六等聚族謀曰夫也而貪無藝實逼處此以與我旦夕爭此土也吾屬無噍類夫則投袂而起共率子弟諸坑手搏方希六呂廿四等十四人解縣而趙公故長者念隣屬不忍棄之城旦鬼薪茅善諭遣之而賊於是稍戢是年六月十九日施文六復託衆千餘人搥坑而賊故恃頭領金周謝素驍電能飛刀刺人則大張赤幟於山林示為國增謀招引亡命益無所顧忌陳大成等仍督衆子弟奮前捍擒十一人解府收繫而郡侯李公因出示坑場殺死者不論烏人奉是撤也以徂則無不控拳礮刃願為上用者於是已得趙公趣兵勤賊之令陳大成遂統率陳榆陳祿陳文登等親兵數百追逐上山是時薄暮日光反射天忽微雨賊望之色盡赤目眩氣奪我兵周旋以整疾戰遂戰死首惡施文六金周

百、

祿等遇于全庄截殺斬其七人時賊全隊屯扎山上自萬關尖至當嶺旌旗蔽山我師譏不亟之彼且盤據難以卒拔乃期會各都兵初十日屯平望十一日次坑已進至上陳塘堰賊下山接戰陳祿陳安廿二陳希四等率衆奮擊陷其前鋒赤岸葛仙寬崎青口田心諸兵從旁擊其左右賊衆大潰兩聲殺數千人會次日天大雪奔喙餘孽重之以凍餒即幸脫鋒矢死相枕藉已有逃至武義白溪口固視夥之繼奔若我兵追躡爭渡溪水相繼蹂踐溺死不可勝數于是已平曠賊四府陳公臨坑慰勞居民觀尸積成兵用石封殮民始願安業不敢復言曠事矣自是之後邑侯相繼間臨巡捕官每歲冬到坑封驗一次已三十八年有坑絕之說已四十五年有官兵之戍互相嚴守隄防甚密今上即位之二十一年遭陸多故帑藏空虛或欲開礦以佐軍國下其議於府縣于是本縣知縣周士英為具陳曠所以不可開狀事遂

民兵書 蓋召募非古也古者兵出井田司徒教民司馬教習無事則以時
屬民而較登其夫家之衆寡急則比什伍簡兵器以鼓鐸旗物帥而至人盡
兵也安所事募者起于兵農之分而師武之不足也自漢帝盛兵以威四
夷增置羽林技射之屬而又不愛通侯爵賞以風海內則募兵始此而兵制
寢壞陵夷以至宋季大盜群起往召募增兵創立名號高階陳義從積射
等類冗濫不可較而國力枵然迄不振以亡唐初制府兵平日皆安居田
畝國大師下符契于州刺史乃發事竣將解兵歸朝而士卒賜賚加賞遂罷
歸蓋猶兵農合一之遺焉已變而為驍騎已又變而為藩鎮其極也將卒獲
悍跋扈非為用宋制禁廂兵曰保捷曰振武慶曆西師之後大募兵充禁旅
防守不耕而聚食者百十萬而是時所募之兵皆坊市無賴安養養勢不能
不惰驕及驅之赴敵多替嘗而不肯應賞稍不稱輒圍視而呼蓋名雖為
兵而實皆廢不可使之入也明興分軍民籍而募民力最養兵共守戍衛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二冊

浙江下

百九

民天下久平衛所軍日耗而變制正統末令府州縣招募民壯所在官率領
操練有警調發而民復有兵正德中計丁銀編機兵銀人歲工食七兩有奇
大縣至累千金于衛兵外復取民財而購民為兵其天下益多故財耗兵脆
衛軍僅名額而機快徒虛名曾不復一旅一卒之用有急輒復募以已難
而徵兵之令紛一下即縣矣嘉靖二十八年題准土著居民有能率衆報効
招至百名以上者給官帶三百名以工者授散官則名色踴目之嫌也四十
二年令副將遊守等官自募家丁報名在官一體給報則將官私募之因也
萬曆三年議准募浙兵三千人各給鳥銃赴鎮以備衝鋒攻擊則南兵調北
之漸也自是之後北尊胡則募南尊倭則募中尊寇賊則募師旅並動百姓
罷敵然而募者猶踵接鳥邑夫以百里之生聚而當四方之徵召日削月耗
猶為鳥邑有人乎語曰母為戎首反受其禍蓋謂鳥邑耶國家無大兵集二
百餘年于茲矣烏俗之子僕然雖其天性然哉然乎平日久耳日所漸清語

俗被服率多晚於快樂聞金鼓則心倭觀旌旗則已安試之兵不習也長老
曰為兵之起也則以饑饉先是嘉靖三十七年處州不逞之徒煽誘入我南
鄒并煙木刊民大震恐倍倍焉陳氏首糾義旗東其師擊之盡殲死者以澤量
而民因是駭玩兵器於掌股之工武夫之勳興自此始已倭寇路起恭將
戚繼光購勦賊之首事者而陳大成等率衆應召三十九年統兵赴台防守
四十年破倭於白沙洋俘斬以千計調往江福援勦流寇及攻乂七賊巢所
向於滅以軍功顯而子弟多食租稅應金以訖閭里人益驚于戰功矣由
此觀之初兵之起也敵加于己藉以自按是謂應兵其既也費其餘勇惟利
是徵是謂貪兵卒之事變多故徵發中驍武勇陵遲耗盡萌起物感而臺固
其變也今上即位之二十年孽臣劉東陽以寧夏叛築壁堅守王師環而
攻之已又決河灌之弗能下于是議者發烏兵三千人趨之兵出之日而人
人憂其弗反也至則踴躍泉間而入上功募府所獲輜重不可勝數君子謂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二冊

浙江下

百十

是役也水攻不如吾甲攻之剽而疾也是歲也閩白倡亂海島席捲朝鮮而
墟其國我兵是以有遼左之役遇倭于塞蹄王師不戒敗績我兵死事者百
餘人報至而哭泣之聲相聞閭巷于是倭勢日益猖獗與吾界鴨綠江而國
揚聲入犯而深計者且謂戎心叵測指淮口則咽喉絕扼天津則腹背斷蹶
吳越則手足痺躄留都則根本搖而士氣久靡官衛列屯之軍徒負尺籍名
至不能受甲乃紛一議募而徵師于烏則自抗省至則自吳淞至則自留都
至則自淮揚至則自遼津至衛巷之間靡然發動而一二緣事將官假借總
哨餉餉統傳子弟垂索至千金而不佐國家之急是後干戈日滋行若齋居
者送中外騷擾而相率賂略豪耗而不瞻賦稅既竭猶不足以繕器械大司
農於是稍一議罷而所遣天津兵三千人中道發回士卒以月糈不給輒脫
中鼓譟賴富事者曲慰旁乃止自兵散田里農種失業衣食乞糶輒多寄寄
拊提抽其踰隘之燕戶靡不舉拊揚者皆項利里也無幾何而浙真所募之

兵餉復寬而外弟高用主者治通避之罪曰是前之三尺籍固在而奈何
縱之去也則烏是問蓋至是則兵與民交受其欺而後知兵之流毒遠也善
乎司馬光之論民兵也當韓魏公柄國政欲刺陝西民為義勇司馬光力爭
以為不可嘗曰凡民生長太平不識兵業所事惟田畝力作雖日教閱獨旗
號鮮明鉅鼓備具可美觀而止一遇寇難即瓦解星散潰敗立至自後放汰
運糧則惰游已久不復肯服按力猶如異時又田產空盡流落無歸若
為盜弱者轉死長老至今邑長嘆此可為永戒而不可復也況今既賦歛
民之粟帛以贖軍又復藉農民之財以為軍是一身而兼軍民之任也民之
財力何得不屈此前事之不忘後事之鑒也夫為今實難是覽里老之呈牒
可悲為呈稱念邑僻處山鄉向服禮教不諳兵務始自嘉靖三十七年勦賊
礦賊有聲倭寇擾浙因而召募無有寧日京省守禦兵居多十室九空朝
不保暮近來京師各省寇盜相屬下縣招兵官府窮于支應小民艱于供使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二冊

浙江下

百十一

應募者皆精壯壯家者盡老稚田業失種稅糧何供切念普天俱屬王民焉
俗獨罹剝削慙惟轉詳俯極民困錄里老以言小東寤嘆于憐人北山
感慨于王事為蓋燕之矣安有為一方沾危若是而不驚者萬曆二十二
年知縣周士英上計于 朝已歲事竣乃為我父老具疏以聞曰臣聞民者
和國之本也兵者衛民之具也國藉兵以威而民伍軍弱則兵病欲實其兵
而數疲民以逞則民病古者寓兵於農而民不廢耕作是以無所受其病而
無獲其用今者驅農為兵而民盡入兵籍是以未盡獲其用而偏受其病臣
痛惟浙東義烏一縣兵不得解甲而為民不得息肩而無事于兵者三十
餘年而未有如今日之甚者也臣叨任義烏親：職守何敢越俎而議以干
罪戾然歷任以來伏觀徵兵之令無歲而不至荷載之夫無家而不出人民
流竄而戶口消耗里分無併而殫差困踣邑有頹頹之風民多死傷之泣詢
之父老得之道路無不痛心疾首拙言兵害則臣亦安忍避一時之忌諱而

貽百姓無窮之禍哉夫為邑地方百里舊俗淳樸民居樂業並未知兵自嘉
靖間處州礦賊作劇臨城而兵始興繼以倭奴侵擾練兵浙東而兵始著嗣
後礦成厲階久不得卸其子兄不得顧其弟妻不得有其夫歷年求散于北
運散于閩廣者數數萬衆倭平而生還者十無二三民方殄死扶傷之不懈
而後重之以徵召之紛：禍將安極臣初到任不旬月而金陵淮揚前鎮吳
淞浙省等處募兵官員踵接肩摩一時贏糧景從之金陵者二千有奇之淮
揚者一千有奇之吳淞者五百有奇之薊鎮者一千有奇之浙省者一千三
百有奇又民不超官募則趨私募時零比錫結隊往役者難以備載輿兩彈
丸之邑生齒幾何而比歲役募已五六千人則是空邑之子弟以赴之而閭
里戶丁何得不屈臣按 祖制洪武三年以版籍覈天下之丁甲丁二等曰
成丁曰不成丁民始生登其名字籍曰不成丁年十六曰成丁：成而後六
十而免府州縣驗丁冊口多寡事產厚薄以均適其力蓋至慎重也查得烏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二冊

浙江下

百十二

民戶口自嘉靖四十二年以至隆慶五年共一萬五千五百一十丁萬曆九
年戶口僅存一萬二千九百三十三丁反至虧失原額比十九年定圖報丁登
冊充足額數而各里以人丁虛耗紛：控告不下數百輩臣諭以申請詳錄
民乃安定良由師旅頻仍丁壯雖散年老者未行歸除童推者先以編役而
逃亡遠竄者則累及里役之包賠此民之所以為：苦不寧也且今獎賞百
出奸偽多端盡國耗民其害有五臣請得而熟數之古之凡民長大壯健者
皆在南畝農隙則教之以戰今一遇兵興輒奉徵生募以尺度量民之長大
而試其壯健者招之為兵其所留以緣南畝者皆老弱也夫八口之家能耕
者不過二人役募者多則力耕者少使良時委而不開桑柘棄而不採欲令
家豐人給不可得也害一人情唯安于土著而重去其鄉故人：自愛而知
畏法自兵端一開而民尚邊為奸數輩懷者家于其通責者家于是鉗徒者
家于是雖有作奸犯科推埋剽竊之策而自扞文網輒避之尺伍以解免而

○上法若土苴也言二兵不素定而一時號召大抵取盟于城市之游惰朝甲暮乙東寓西投無端變態影射按籍而信其人多不可曉者比及逃亡移文勾攝棧里排莫可定詰求色徒耗衣裘而鞭撻害三今之把總割付非虛名耶然上設名色以誑民而下假名色以鈎利紐榜之子謂充頭目餽遺如市多者百金少者不下五六十金甚至有廢產破家簪轡被絛而訐告者計民間金帛之費屑置于道路而肥募官之手豪者比是也害四夫既以募民為兵則其姓名已隸于官府之籍行不得為商居不得為農而仰給于官芻蕘不可以罷去設汰之使啼破退而顧其田廬之荒棄計畫無聊求有復能生還者也此不為溝中瘠則為荏苒待哺耳是使民掉臂有事之日而美兵滿池者必此失業無賴之流也害五蕞是五害而上猶罵為無已臣竊恐非直為一家一邑之憂而土崩瓦解之形將在于此當事者豈可泄泄然而不為之處哉豈愚以為今之所號南兵大率浙以東人也浙東六郡

而安居三之二然吾試未之思之民非果有投石超距封官蹶張之能也一旦聞召而填足袒裼以應者則其家不聊生而指以鋤口耳他郡山嶺震穴之民負其剽悍忠勇而顧顧用者無處不有自今請奉明旨申禁各省衛所衙門勿得重以招募招募民勇不得已餒兵求浙謂宜疏請于朝勅部以數下之撫院一下之省一下之府分督所屬州縣隨地招募不拘方隅各極簡選精銳可致仍令已募之兵年五十以上顧復為民省贍其方募而待用者年二十以上則收限十年而除其贍如是則方始募之日上已明示其聚散之機至役竣而次之則給恩且使民心知其不出十年而復為平民則計必虧後不至呼無賴而自棄其身於寇寨民得吏代而為兵得復還而為民此蘇軾募兵之議可通于今日也而要之中原之長技有不專在浙省又以為遠募之兵各須資遣道路遼遠勞費倍多始發有征行之難事久有逃亡之患今之遼東山陝等處古稱用武之地村落百姓習於戰鬪

成軍皆成化中北虜毛里孩建寇足綏先臣虛祥言營兵少而延安慶陽
府邊民多號勇與剽掠世與秦諸縣募民丁之壯者編成什伍號為土兵
得兵五千餘人免租六石戶二丁委官訓練贍調而延兵威強虜遂不敢
竄弓內向此在延綏一鎮行之已有明効若使九邊在訓練習土著撫以恩
厚民必歡欣踴躍輸出死力又安在其不如漸兵也夫惟土兵以漸而多則
民兵可以漸省而無用民兵可以無用則烏兵可以息有而歸農休養生息
數十年之後戶口可充征賦可繕廢乎其猶有支也臣不自揣越分惜言自
和無所逃刑然竊念渾冀邊之治勅海晏令民去刀剗而買牛犢毅然收富
庶之效臣今之治善烏也憶民輟鋤獲而佩刀劍豁然畏樂生之心則豈惟
有員皇上今日所以課責群吏之意而戶祿苟安于旦夕使人竇謂臣傳
舍其邑而秦越其民也則臣亦無以下謝諸父老矣伏乞 皇上憐臣大馬

微誠俯垂採擇勒部重詳從長計處以極一方之倒懸宗社幸甚生靈幸甚
奉 聖旨兵部知道而大司馬以時方用兵不報二十三年東征兵卒以徵
賞鼓譟至移兵潛數不分玉石無辜誦有就戮者數十人其慘蓋不可勝言侯
編戶書 徐幹曰夫治平在庶功興庶功興在事役均事役均在民數周故
民數者為國之本而庶事之所自出也周禮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
上皆書于版歲登下其死生三年大比以萬民之數詔司寇司寇獻其數于
王拜受之登于天府如此其重也閭之治古之世民各安其居樂其業車
馬不疲罷于道路萬民不失命于寇戎蒙傑不著名于闕責不立功于疆孟
七十以上所養也十五以下上所長也十六以上所彊也則民數之苗
庶茲殖豈非其累世所休養致然哉逮至漢唐叔季富害生而兵凶作丈夫
從軍旅老弱轉輸贖戶版之紀綱周輯土斷之條約不明富人多丁者為宦
學擇老以免責而下戶殘廢幸避為浮人而土著益寡則其弊不在官而在

民長吏以增戶闢稅為課績而各招浮薄折實力張虛數以邀譽諸死徙關稅者抑配于土著而土著益困則其弊不在民而在官自昔嘆之矣而今之弊則不在民不在官而在遠徵令遠與邑爭民之走集如市亦極散已記曰凡民自七尺為諸三官農攻農工攻器賈攻貨時不共是謂大害吾未見奪之以兵事而使聚者也我 國朝令民以戶口自實洪武十四年始頒冊式於郡縣軍民人匠等力各以本業占籍男子始生登其名于籍曰不成丁十六曰成丁成而後六十而免婦女若不成丁不後十年乃大計生莠老幼存亡而更籍之冊成一以解京餘司府縣各存其一凡百差科悉由此出無復前代紛更之擾然洪武間民南脫湯火而就社廣按馬籍人戶二萬八千九百七十二丁口十四萬三千九百三十三厘成弘以來休養生息戶口固宜月積歲滋乃今版籍所載戶不及二萬口不滿八萬額猶減于國初時也然則登耗之故可知已自嘉靖兵興徵書旁午民之揭家而徙者由西畿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二冊

浙江下

百十五

以及遠像蔑地不有粟而聚焉不下萬指戶殘于奔竄口斃于殺傷則又何怪乎其逾指于昔也迨萬曆二十年輪值大造各里報丁填圖而縣尋陞遷未及清數存亡虛實之數遂至里有賠累不堪者為訟諸藩司下其牒于縣于是二十三年知縣周士英履加詳審除虛加無米丁三百五十四丁增有米丁四十八丁通共實在人丁一萬四千六百五十二丁蓋據丁產為案所豁除者多羸弱下戶逃亡物故之派而量于有糧人戶酌增數丁以補其闕是亦割此益彼補偏救弊之權然固是而深嘆縣之樂大都患在不均夫寬狹疎腴不同鄉而同役貧富有無不同貨而同征奔亡僑徙不同隸強弱聚寡不同殖而同派丁多家給者以衆輸加輕丁少家寡者以力單加重又版籍漫漶里胥夤緣為奸多巧避失實豪右售賂轉相蔽匿貧弱抑勒輒報科差而里之豪有力者藉口差徭名目即又更賦諸十甲十甲多單丁大易虐使住陽浮科歛之所出有倍于所徵者強若吞食饕餮弱者推肌利

體相推于逃亡死徙而民益感然則長民者將任其若存若亡而不為之籍耶則非國家之制也將一計而籍之而增闔戶稅耶則又非生民之道也計莫若與時推移每及擴造之年視耗損益均劑之而徵丘文莊丁田相配之法以田一項配人一人當一夫蓋役田為母人為子隨母而益損兩籍即豪有力數溢于額輒哀之口即羸弱下戶額不及數仍減莫即戶歲滿足成賦不責其美即未浮則例除攤減不為如科常使民寡征求之擾而優其力國有民人之實而無其名是謂不齊中之齊而公私兩便之術或不出此若必科民數而盡籍之冊將戶未必增而民死告屬孰與夫聽民自便之為得也後之籍民者毋寧使人謂令：實生我而謂令後我以生乎田賦書：我國家稽古定制即田而稅其每畝取民者有夏稅有秋糧有鹽米有額辦有生辦有銀力差自軍國重需及職貢供餽一縷一粒悉財度畫一若為令是時干戈甫定列屯聚食者莫過千萬而免租之詔無感無之其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二冊

浙江下

百十六

為民惠澤至渥也歷二百禩于茲財賦雖輸天下度田非益寡而租稅非日減也長吏引銀持壽邑有若干步畝之數矣而國計庫：憂不足于上民墜田廢草善治之則畝數益而食不能人二餉者猶衆也則惠生于上溢而下漏溢則物力必屈物力屈則民貧民貧則奸邪生而扞文罔避國稅之移紛紛起矣烏廣輪方百四十里噴噴封萬頃居民墾列而慕黨大都整田什居伍山澤園陵數收什居三陸地坑塢什居三野多坡坂土雜沙石不皆可田而又數若早曠望歲于天者多失天之權則人地之權亡非他有技巧能以傳播博生也嘗考國初官民田土八千七百四十一頃夏稅麥二千一百一十七石有奇秋糧二萬二千五百七十五石五斗有奇宣成以後歲耗米一千三百七十七石隆慶二年裁定夏稅仍舊額秋糧二萬一千二百石八斗有奇其賦法夏稅石徵銀二錢五分秋糧官米石徵銀二錢五分有奇民米本折色石徵銀或五錢七錢有奇總之稅糧每歲共徵銀一萬二千四百一

十四兩五錢有奇。田三等曰官田。曰僧田。曰民田。官田有抄沒學院義莊諸名目。賦最重。而免其差。僧田屬之寺觀。半占于民。而賦稍重。餘盡為民田。而等賦各以其地宜為差。具如期徵輸。初夏稅秋糧之入。區設糧長收解。已豪右力能為之。民輕重。得陽浮科歛之輕。轉為貿易久之。謀不上。而為者將國稅高漲。浪事覺。至買田宅。質事子累。親戚倍償。自滅世。于是編里甲。而差次分上中下三等。從公食充。以均其力。又其後諸名里甲。值後者公私費鉅。不嘗給不能一二。而共者十百中人之家。大率破而。聖朝釐正。更創則十段錦一條鞭之法。行而民咸稱便矣。夫十段錦之行也。自嘉靖四十四年始也。其法每年集該銀力差各若干。總計拾甲之田。派為定則。如一甲有餘則留一二甲用不足。即提二甲補之。十年輪次編食。而後後解費。于是乎給其極也。多為市猾所攬。收至解戶有分毫。不沾惠者。而差解亦病一條鞭之行。行也。自隆慶四年始也。其法通計每歲夏稅秋糧存留起運額若干。里甲銀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二冊

浙江下

重上

力能差諸費額若干。照數編派。開載各戶。由帖立限徵收。其往年編某為其役某為戶。貼戶者。盡行查革。若起運完輸。若諸役錢皆官有。自支撥。勢不得復取。盡于民。固便然。設若猶以為旦。而號之晨。祇無終歲之樂。戶。而比之縣官有駭。朴之頃。甚至事有不得已。或借私以補公。勢有不吝。或移甲以紓乙。其弊焉可勝數也。雖然。齊民。坦于所習。中士。溺于所聞。自條鞭行。而見年里役。糾其不棄。該催促其輪通。年分其辦。細戶上具供。工下相安。蓋已一成不可變矣。吾獨怪夫法。久民玩。奸偽萌起。一切欺罔。以負國課者。比比是也。方洪武十九年。上念民貧。富不均。而賦稅多。不以實自占。住。以田飛渡。說寄。賴推。那。運。國子生臨縣。將各鄉田。去一一經量。編盡。顯。編。以記之。自後歲久。冊漸漫漶。至亡失不可問。而田得賣。賣得過。都。圖。推。收。產。偽。樂。最。如。明。告。許。日。滋。至。嘉。靖。間。而。極。為。磨。初。我。皇上用。賴。臣。議。行。大。量。法。天。均。天下之田。于是知。縣。范。偽。履。詎。清。丈。以。等。則。既。多。而。里。胥。得。工。下。

其手莫可方物。乃純縣之田。分為八鄉。以一法。量之。稍別科則。民田重者。畝不及四升。而輕者。幾三升。有奇。是時法嚴。令具人習步。量而賦。均。民間。產。糧。賠。累。之。弊。盡。汰。獨。其。高。田。與。水。田。同。則。如。同。明。等。鄉。被。害。猶。索。永。祈。二。鄉。高。居。八。九。水。才。十。一。而。以。崎。嶇。峽。峭。之。田。輸。陸。海。沃。野。之。賦。有。禁。田。之。出。而。終。歲。不。足。餉。口。者。則。民。且。欲。脫。履。去。之。矣。又。國。家。諸。料。價。及。兵。費。皆。以。田。派。計。租。之。入。大。約。半。稅。于。官。額。外。之。征。歲。倍。諸。不。暇。論。即。如。派。田。派。初。每。畝。稅。三。分。之。一。計。增。兵。餉。三。千。兩。有。奇。及。倭。平。而。此。賦。不。為。蠲。除。者。為。定。額。萬。曆。二。十。年。有。島。夷。之。亂。搜。募。兵。防。守。而。拔。戈。占。籍。之。徒。率。皆。衣。食。縣。官。莫。能。給。則。又。復。議。派。兵。餉。田。地。山。每。畝。加。銀。一。厘。五。毫。已。二。十。一。年。每。畝。又。加。一。厘。五。毫。通。算。總。加。三。厘。共。增。兵。餉。銀。二。千。五。百。四。十。七。兩。有。奇。沿。至。二。十。四。年。奉。撫。院。劉。汰。沉。兵。減。除。餉。銀。六。百。八。十。五。兩。六。錢。有。奇。然。總。之。自。嘉。靖。至。今。餉。銀。猶。派。徵。四。千。八。百。六。十。二。兩。七。錢。有。奇。而。民。困。未。盡。起。也。夫。數。口。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二冊

浙江下

重上

之家一人。雖耒而耕。不過十畝。中田之獲。卒歲之收。不過四石。妻子老弱。仰而食之。時有潦旱。災害之患。而徵賦兵革之煩。費額歲無休時。故富者鮮什百人之生。而貧者多不濟本之事。遂絕棄業者往。而是而里魁風猾。舞文作奸。害穴蠹食。其中至不可殫詰。諸如故老。所傳。魚。鱸。圖。及。賦。役。冊。業。已。化。為。烏。有。而。姦。利。萬。狀。有。巧。層。所。不。能。得。而。況。其。凡。乎。試。舉。其。積。弊。言。之。有。由。之。家。患。苦。賦。重。賄。賄。奸。書。將。米。糧。歲。運。合。勺。于。百。戶。之。內。積。合。勺。成。升。積。升。成。斗。積。斗。成。石。漸。以。消。器。而。被。灑。者。竟。莫。知。所。從。來。而。歲。為。之。賄。賂。名。曰。飛。灑。又。患。田。併。戶。則。米。多。米。多。則。差。役。益。重。則。分。折。其。田。或。詭。之。親。屬。或。詭。之。佃。僕。又。或。為。之。寄。庄。而。彼。此。規。避。以。俾。脫。重。後。名。曰。花。說。又。家。自。為。戶。戶。差。業。該。承。領。而。故。以。其。米。留。掛。于。銀。戶。常。祠。藉。口。眾。共。不。落。戶。賬。緣。歲。昏。賴。名。曰。虛。懸。又。有。地。無。立。雖。而。戶。留。虛。米。者。有。田。連。阡。陌。而。籍。無。指。石。者。有。留。賣。戶。不。過。割。及。過。割。一。二。而。代。為。包。納。者。有。過。割。不。歸。本。戶。有。推。無。收。有。絕。無。

機而影射脫漏者在冊為紙上之桑在戶皆空中之影以致冰糴編差無所
歸者委捐敗陋貧弱賄賂而民愈益窮戶口消耗逃亡多有難者藉逃避高
推委而推愈益虛自非綜核清查一大振刷之則又何以其後哉故嘗為
之說曰今之官不勝其煩而民不勝其擾者則賦數之混淆不為清也冊籍
之脫畧不為覈也推收之勞亂不為禁也王制十年一大造全開載事產奪
薄操籍科征而軌近直循故事以虛文應耳即兩為覈實徵亦大率繫祖名
甚且聯二姓以朋充其而民間田報又載：牧除迄無定轍以致冊籍紛更
里胥因之恣奸飛騰增賦信意出入若爾絲牛毛莫得而窮竟其端緒有自
來矣昔立文按者論欲令縣冊詳于司府如諸司職掌所載凡各田土必須
開具各戶若干及條段四至俾官民有所稽考實證不至混而無別今其若
做而行之皆令里書查實都高事產各歸子戶條造的名登之徵冊先將田
地山塘每畝該米該麥該銀該糧科則先列于首以縣額而至鄉額都額高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二冊 浙江下

章九

賴甲賴俱明註丁田銀米優免實數數目序列于次至于花戶逐名之下則
詳開田若干地若干山若干該徵米若干銀若干附列于後圖畝而總于都
都總而會于鄉、會而完于縣務期總徵相符不得合勾外課每冊連二副
印鈐一存縣一發該苗各甲收執照數徵輸然里胥必且以為花戶多收
除不一而有託煩擾為口舌者余謂當冊成之日仍宜酌定五年一次推收
著定為例其每歲田有買賣或價已杜絕令賣契之外另書推米付約一紙
赴官稅印收照以杜後詐就報即令得業人稟白代納直至輪年方許推收
有故違者書後生阻究罪自後每年照額科徵以省臨期查算如是則以一
苗之會造而貽累年之便利何憚而不為此夫畝數辨則人有定輸美花戶
詳則報無吞賴矣推收定則藉無窺奸矣繳契實未必能悉除而由此以漸
推之奸狀可窮而竟也嗚呼樹木者憂其蠹癭苗者除其蟲蝨收民者不可不
熟察此論也

整星所含辯 封域分星妖祥之說見于保章氏久矣然而謂整星為整星
所含者其說則甚長不可以不辯竊攷星經周天五十一萬三千六百八十
七里六十八步一尺八寸二分此天之圓數也夫圓數三則徑一實得十六
萬二千七百八十八里六十一步四尺七寸二分此天之徑數也至于二十
八宿度數每一度計一千四百六里二十四步六寸四分有奇則凡三百六
十五度四分之度之一正合周天之數明矣若以周天之數限于十六餘萬里
之內自昔帝王而下闔地之最廣者無如秦始皇漢武帝唐太宗計其四封
之境亦不過二萬餘里此外為里者猶十四有餘萬今星家論者星宿所入
度數止以角亢氐為鄭分一曰轄房心為宋分尾箕為燕分斗為吳分牛女
為越分虛危為齊分室壁為衡分奎婁為魯分胃昂畢為趙分觜參為魏分
井鬼為秦分柳星張為周分翼轸為楚分若以地域二萬里計之不過得星
之一十五度耳而乃以三百六十五度盡入于二萬里之內其理果何謂乎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二冊 浙江下

百廿

此外十四餘萬里或大海或廣漠四夷及百蠻在其間若星宿或無所隸屬
焉此其可疑者一也又況尾箕為東方之宿而乃主北方之燕危虛為北方
之宿而乃主東方之齊奎婁在西而東主魯井鬼在南而西主秦畢昂正西
而北主于趙角亢正東而中主于鄭以至吳越居東南乃屬北方斗牛女之
分室與衡陽乃屬東方房心之分周在河陽既以屬南方七星張之火而班
固後以子為周趙在河北既以屬西方昂畢之火而班固後以寅為趙則東
而南北互易其位靡有定據是星之與各自異方矣此其可疑者二也又如
北斗之度居于天中猶可謂主于九州若夫五車九坎皆在牽牛之南偏居
一方而亦分主列國何耶此其可疑者三也至論其躔次之疏密地壤之廣
狹則又有疑焉宋衛之與燕趙越甚遠而房心尾箕實連而為次魯衛與趙
疆理不入而至室昂畢實實而為列自斗牛以至室壁皆北方之宿也而南
起二廣東直江浙過宋魯而北終于齊衛則自吳越而至齊至衛皆連乎是

七宿者也夫尾箕乃幽燕之分而斗牛二宿承之閩廣幽燕吳越相望判乎其不相入矣自井鬼以訖翼軫皆南方之宿也而西起秦雍南帶四川又北析入于三河成周而南始入于楚帶乎衡湘則自秦雍而至楚至衡湘皆連乎是七宿者也角亢乃鄭之分與楚為隣翼軫而下角亢連之秦雍荆衡里道絕遠宿乎其不相比矣星甚相通其地絕相遠其故何耶此其可疑者四也而又于南則分野太疏于北則分野太密宋鄭二國同在豫州之東為里幾何而乃當夫角亢氐房心之五星皆衛二國密比乎交徐之間所封尚狹而乃當夫室壁奎婁之四次周遼洛陽其地尤偏而分秦與楚之外亦獨占夫柳星張之三次北之分野可謂太密矣斗牛女止三宿耳而南起二廣東抵福建二浙北至江南兩淮遠據江南之九路并鬼二宿耳而北起于秦南及四川以至于瀘南溪洞雲南大理諸國及西南之二方南之分野可謂太疎矣或疎或密兩疎不等其又何耶此其可疑者五也或者求其說而不

可得則曰其國始封之日推歲星所在而言謂如歲星在斗牛而吳越始封而斗牛屬吳越自以謂得其說矣而不知太史公天官書謂水火金水土各以其舍命國則不但獨指歲星而已也雖然二者之義家則于斯皆謂未然何者姑以婺女一星攷之星經云歲星明則天下豐女功儲大國亢富夫二十八宿隨天運轉靡一息之或停揮光所燭下及萬方何有乎分野之有婺星凡十一度計一萬五千四百七十里豈但臨乎婺郡而已此星一明豐及天下其照臨之遠且大槩可想矣竊以謂天道流行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初何有于限畧星天星也亦何限哉大抵宇宙間萬象異形而同體三才異位而同神蓋自有交相感應之理此其機括之所係淵乎至哉嘗攷左氏所載高辛遷閼伯于商丘主辰故辰為高辛星遷實沈于大夏主參故參為晉星夫商丘豈必上當辰大夏豈必上當參唯人既主是星而為之祀則是星之休咎亦隨其地而應焉杜預註謂主辰主參為主祀是也能知乎此則要所謂

前之五疑者有不待辯而自明矣是以胡人共主于昴宿則昴亦應之其餘僅夷諸國亦必于星宿各有所主特口華不得而盡聞耳然後知分野之說即星之所應言之則可以地驗之則不可此杜元凱主祀之言實為古今確論雖聖智莫可易也蒙近為寶婺觀作重建記謂郡因所主字而祀之非有局于分野既不誤于歲星所封亦不拘泥于五星所舍命國之論實有合于元凱主祀所註足以釋千古之疑而舉天下莫能破為明道先生謂天地間只有一箇感應應而已更有甚事伊川先生謂感通之理知道者然而觀之是雖縣為事物而言然主祀之義亦可驗于此矣家庸取是而為之辯金華鄭宗鑑題

金華縣志 王構記元至正十年肅政廉訪使董守憲均役之法 下令使民有田者各以狀自陳所有之田幾何復俾各都之役於官者曰里正曰主首者與練習田事之人復訟而覈其得業之人為誰又稽故所藏籍以質其是否三者克合乃定著為籍其以田之苗相次而疏其號名以稅之數與得業之人於下者曰流水亦曰魚鱗以人之姓相類而著其籍之數於後者曰類姓以稅糧之數相比而分多寡為後先者曰鼠尾每籍於部者三上於廉訪司一上總管府一留本縣為籍既定然後按籍而賦其法即每都之田而計各戶稅糧之所在役即隨之而受役之田恒不出其都界以田多之最多者為里正次為主首而主首有正有副正者在官副者則相助徵督稅糧為其田多者無受他都之役而不可辭少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之二十二

浙江下

百四

者獨其所助而無恃免高下兵較若畫一 蘇伯衡記洪武四年郡倅王綱量田之法 今都擇一人為萬里長保擇一人為萬里長都保以五十步為一里築版一馬表其都之界保以三十步為一里築版一馬表其保之界田以區為率樹木表一馬書其甲乙之次樹樹表一馬書其多寡之數自占書於表而樹之田間擇吏之清強者分董其役 金華土田自洪武四年勸量後至弘治十八年上司復委本府推官葉相重行檢踏開除新增一、明白重造流水籍冊見存本府庫屋其各都苗都長甲長俱各收執一本凡有爭訟易於查考近因歲久損失及有盜換隱匿之弊宜於歲終拘集點視庶幾久存亦清訟案奸之要務也 軍匠 國初軍保多取於歸附投充之衆其後又多以罪謫發本縣各都

番軍戶見在共二百三十戶俱有籍冊可查其清理之法有因逃故而解補者有戶無壯丁而以幼丁紀錄者有原逃不在而後解者有在營有丁而解者有丁盡戶絕者有後無名籍者有改調別衛而誤勾者有同名同姓而冒勾者有分析在前而充軍在後充軍在前分析在後者有以義男女婿而冒替者每年本縣拘各里：先清審其結造冊送府本府又行清審造冊送清軍御史及布按二司查照其應解者本縣就食里長押解取具批理附奏 凡工匠之役于京師有輪班者有存留者又有機藉而執役於府之織染局者其事不一輪班以各色人匠編成班次輪次上以一季為限工滿放回週而復始有五年一班者有四年一班者有三年一班者有二年一班者亦有一年一班者今則皆以四年而一班其或造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之二十二

浙江下

百四

作數多則擾其工馬諸匠皆免本戶差役二丁若單丁重役者減其役老疾無丁者免其具其存留在京各色人匠則廩食于官每月上工一旬而以二旬為歇役其練于織染局者則拘役在官通年織造段足以供用焉後因存留者或有逃故而輪班者又或失班乃 命清軍御史及各司府州縣清軍官員清理解部而造冊以繳報近年又有納價准工之例則在乎清理者之審其宜焉

永康縣志

役之別有坊里長有釋長有均徭有解傳有民壯本非役而人以役視之者有老人坊里長在周為鄉里之職初不以為役也漢承秦遺事長或送徒或為馬皆得使馬則漸近於役矣唐及宋初皆置里正而後役為保正長按唐書審官時御史韓琬言往者里正每一員缺死者輒數十人近年差人以充猶數亡逃其卒倚於役而人畏其難則唐中葉以後事也宋初為差役與軍為額役元祐後為差役堂寧又為額役其後民困之好義者間役之難又相率為義役終

宋王即國利病書

卷之二十三

浙江下

貢生

宋王世公事於朝私請於野以為一大議論而斯民之畏役者其困卒莫之少時也夫既以為役矣乃無稽定不易之次但隨時差充則勞逸踈數將有倚徒不齊者民有得無偏困乎額役聚眾人之財以養一難之役若可無偏困之累然徒得浮油之人充之古人所以制鄉遂之意蓋為然無後存矣至於義役民則義矣持何以處司役者乎元以五十戶為一社置社長一人鄉里正一人主首一人嘗觀黃文獻公所撰義役記其制亦猶夫宋而已今制每里役長一人籍定其以十年而編其役期之先後無

得而私為驗其丁籍之多寡以為任役之輕重其役費之于手奪無得而私為其籍每十年徭徧一更造人有生止則登下之由有賣買則推割之其兵不任役則選同甲以此甲之次丁籍足任者代之戶有逃絕必補其數此法行之差役額役義役諸紛紜之端皆可以無譁矣但其役之設也不以承勾攝督催徵而已後乃凡百料徵皆在馬嘉靖四十五年侍御龐公尚鵬按浙加惠里甲振刷風弊凡公用支應夫馬等項俱酌定其數一例編錄徵之于民而用之于官

釋長即漢之番夫與宋之戶長也 今制每里設正

天下即國利病書

卷之二十三

浙江下

貢生

釋長一人副二人每屆歲輪一人赴京關給勅令親詣教諭歸乃下鄉催辦稅糧完納填窩勸令送難奏繳北京既建仍歲降勅令南京戶部關繳如初蓋責與之意其重如此歲久消之有司乃稱令家戶朋充今且有十八而朋其一者矣近乃舉而率之率之誠是也如高皇帝之約東何有忘於奉國恤民者尚無廢書一哉
均徭自釋里正役之外凡諸執役于官者通曰均徭即周禮所謂服公事者是也均徭非役名乃所以制役之意蓋自昔之議役者其制莫善於此矣按宋史其役有衛前即令之解戶庫戶有承行手力

散從之而今之軍額多兵舊志與寧願從歲收免役錢九千八百貫有零非盡為役費也按官吏備小軍皆取足於寬剩錢之數故其取之多如是諸賢所以亟爭之也元之役有抵候替子有手兵有站天有鋪兵與今制亦略相出入其所以為役之法莫得而詳今制凡雜役皆點差而以上中下三等定其輕重蓋有司得隨事專制非若里甲有一定之役次是以放富差貧即移作弊之戒於律今每丁軍馬弘治元年始定均徭之制其制略里甲定籍年役一甲以五里與里甲互役總輸一縣之丁種配諸常役之數通融而審編之凡役期之先後役直之輕重

未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二冊 浙江下

百廿

有司者皆莫得而高下焉此誠所謂均徭者矣且里甲之差額之法分為銀力之差銀差者徵銀入官以充顧直而免其役即照寧免役法也力差但準銀以定差而不徵銀聽其自便或徵或倩人代役即元祐差役法也其參酌事理由畫人請又如此近或有非役而因事徵銀者亦附焉蓋有取於宋人寬剩錢之類歟

驛傳即元之站天也自漢以來驛傳之馬皆官置之站天之名始見於元蓋自此遂為民役矣國初驛站之役皆點充所謂丁金也其後漸之通輸田糧册補之所謂糧金也將額遠方馬七疋本縣華

漢驛馬五疋驛三頭驛五頭應運天三十五名諸役之中其最重難無如遠方馬頭者矣於是議者定為免役徵銀之例而意始除近又通計一縣民籍之數配以所須馬價等銀計米徵之歲後稅糧徵完解府以候遠近諸驛之關領者給焉

民壯 古者鄉邊之民居則為農出則為兵農雖兼兵之役而未嘗別出養兵之費亦庶幾勞而不費者也後世為兵者既列也坐食官資農以為養及兵之不足又集農以充兵之役馬亦異乎古矣宋河以有手箭手快而有義勇或給田以募之或免役以集之猶未戶使之為兵也自熙寧中王安石

未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二冊 浙江下

百廿

創行保甲之法而民始有兵之里民壯之役亦頗類此洪武初立民兵萬戶府簡民間武勇之人編成隊伍以時操練用以征戰事平還復為民此民壯之稱與也然其所立止要害預兵之處所闕亦止武勇任兵之人而已曷嘗通行周邑戶使之為兵哉太平之後旋已罷矣正統十四年今各處招募民壯就令本地官司率領操練巡警調用事定仍復為民民壯之名始于此其費視親耕居其什一後乃老弱殘疾皆免名以為衣食不過以充候人之役而已

老人即漢之三老掌教化者也洪武中今天下州縣

里設老人一名以耆年有德者充之置申明亭頒
教民榜凡民間細事俱聽直亭老人會眾判斷
有不順者乃經府司其赴京奏事稱耆老即後以
官任亦重矣後因所任非人有司繁輕過之於是
耆年有德者多避不肯為而其樂為而不辭者舉
皆人役也是豈不祖設立老人以助宣教化之初
意哉

風俗 邑之弊俗所重宜更者有八曰淫女曰火葬
前已具之曰健訟民間少失意則訟則務求勝
既問無冤矣不勝必番訟之所爭之端甚微而積憂
則事為訟者累千數事不止每赴縣會喊者持數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二冊 浙江下

百九

詞于地院則曰豪強于鹽院則曰與販于或院則曰
增設于藩司則曰侵欺于臬司則曰人命強盜于水
利道則曰行塞隨所在徭役之唯觀唯理即涉虛
坐誣不恤而被訟者且破家矣曰起滅民之陰鷲而
點者上不能通經學下不肯安田畝以其聰明試于
刀筆理輕為重飾無為有一被罷絡宰不可出凡
健訟者之為害皆此輩尸之也人有指斥其惡者
則以他詞中之以即有司且有拘制上下莫誰何若矣
曰杜郵城中歇保戶與訟家為地者每偏相佑佑曰
為陳案以亂是非或伺而進之俾其情不獲上達稱
為抗則結果廢辱使負屈而去故人家有訟必重

賄歛保之弊點者以為羽翼蓋未至于庭而所費
固已不貲此貧弱所以重受困也曰攬細淫淫無
藉之人代當轄里而包收之管點收頭而侵剋之求
田間舍娶婦嫁女或以乾諸聲妓之娛園顧後患一
遇追得多方詭避及發覺則諸宗族親戚鄰里
及垂所排意之人令其陪償或牽連數十人又并免
完則有司官吏或併受課殿之罰公私並受病焉
曰聚集民徒而不知法者過有爭競輒逞兇聚眾
多或百人少亦不下十數人鳴鑼持杖交相擊鬥不惟
大獄結之而起而習亂之風不可長也曰役兵自海
塘告警金華之民黨緣募兵僥倖為把總者往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二冊 浙江下

百廿

往富累萬金貴登高品初無汗馬之勞胃膺勝
敵之賞以致力田之民竟手執鐮刀劍以應招募者
所在成羣始自義烏連及東陽今且浸淫而至于
永康矣以今則坐失耕稼之夫以後則釀成盜劫
之患其為害不淺也陰符經曰大生於不福發必
起奸生于國時至不潰易曰渙其羣元若此正識
微虞連之君子所當深之以元吉之治勿使其時至
而潰者也塞涓涓以杜江河之流伏臺碧以省斧
柯之用其在子茲乎然挾弊之術豈有他哉然以
明斷之以公操之以信果如雷其罪必懲國省則
一舉而民志定民俗變矣



寧海縣志 宋胡融曰寧海水利麟之傷矣然皆不得其要須冒爾為之
卒無成績且如官莊大舉竹口梅林九項田疇開闢雖號出穀處賦曾溝
血與夫河渠無可倚賴周世宗顯德中祖令孝孫元祐中本路羅提刑適
非不究心于此未踰年歲寧皆廢壞故吾鄉之田凡在路北者凶歲多豐
歲少大抵河渠之利獨便于蘇潮抗越何則土平水緩勢不湍激故也吾
邑界兩山之中春夏溪流暴漲奔放衝突聲如雷震小堰埭一掃而盡
豈容蓄蓄故嘗為之說上策莫如作陂下策莫如浚池相視吾邑土疎而
多沙石山峻而不甜鏤無逶迤漫泉沮如大澤可以作陂上策之說不可
行矣不得已則有下策耳合以十畝為一應人戶有田在高仰者一依此例推
而行之如此則吾邑之地皆成良田矣雖曰下策猶愈于束手而無策
者乎

天下即國利病書 原編第廿二冊 浙江下 百冊一

永嘉縣志鹽課 永嘉場在二都東隣大海其鄉一都至五都 國初以
瀕海故盡占籍為寬 戶一千四百正丁一千九百九十每大丁一貼辦
小丁五額辦鹽六千七百四十五引三百三十五斤二兩五錢歲支工本
鈔一千三百四十九錠八百三十文每錠分與沙壩一畝仍官給鐵鍋牢
盤一口及山蕩採煤以資耕種區分二十四團總催八十名分立八旬每
旬歲一人徵收課鹽貯之倉場候商人執引以次照支請之常務後因邊
儲急用召商中納越次支給謂之存債成化間御史林誠以倉鹽多耗疏
令沿海寬鹽並輸半價始分折本二色其折色鹽三千一百五十三引三
十一斤該銀一千二百六十一兩二錢三分一厘輸運司解京本色鹽三
千五百九十二引三百斤十五兩二錢內存積四分常股六分後因商人
支給不時而倉廩所積復有溢漏耗損之患官府必責其取盈總催往：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二冊

浙江下

百廿三

破產以償不勝困累弘治間侍郎彭韶廉知其弊奏并徵折色計銀一千
四百一十五兩三分詳納運司給商任其到場買鹽聽製商憲一特稱便
嗣後鹽法漸壞優恤固加 國初所給工本米繼易以錢及鈔法不行工
本遂廢而人負庸二役縣有里長場有總催縣有甲首場有五長縣有收
頭場有解戶縣有支應場有直日龜之與民苦樂居然可見焉有司者顧
以寬得鹽利每困苦之凡雜辦徵輸悉與民埒且商人到場買鹽貧窶率
先貸其銀而商人乘之以射利數月之間必取倍稱之息每鹽一引視常
價僅得半之用是日苦窘急逃亡數多而額不可減正德間當道議將寬
戶田每五十畝准一小丁以足原額之數歲幾得通變之宜然舊額沙壩
外有沙城灘護節年歲潮衝塌沙壩半入于海耕辦寡貧益不堪命邑人
封通政王鉅深用閭閻嘉靖十三年間具奏乞照各場水鄉例將舊徵折

色鹽課數之通縣并諸修築沙城事下巡鹽御史楊春芳行知縣周琬會
議奉按驗將折色鹽銀派通縣照田辦納龜田稍蘇至嘉靖二十七年巡
鹽御史鄭懋卿因諸生張吟馬翰等言乃就沙城舊址築以石堤保存餘
沙分給各龜每丁所得視舊額不啻減半云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二冊

浙江下

百廿四

永嘉縣志 先是浙東設總督一員金盤名色把總一員嘉靖三十五年始改設恭將駐劄盤石衛復設欽休金盤把總專管水關統領兵船駐劄瑞安隆慶年間移駐寧村所其南北要隘如黃華蒲岐石馬梅頭飛雲鎮下門等處俱設名色把總帶領水陸官兵畫地防汛無總不分水陸俱設兵五百名以募兵兼衛所選軍充之 黃華開飛雲關各設總哨官一員哨官一員黃華關屬樂清縣地方原係水寨派盤石衛官軍防守嘉靖三十一年改設總哨官帶領民捕軍隊舵兵泊梁灣海洋飛雲關屬瑞安縣地方原係水寨派溫州衛官軍防守嘉靖三十年改設總哨官帶領民捕軍隊舵兵泊鳳凰海洋江口關屬平陽縣地方原係水寨嘉靖三十八年改設總哨官帶領民捕軍隊舵兵泊洋嶼海洋鎮下關屬平陽縣地方原係水寨設金鄉衛官軍防守弘治年間廢隆慶四年題設總哨官帶領民捕軍隊舵兵泊官舉海洋 恭將標營左右中前後五營每營設名色把總一員哨官五員各領官兵一校標營平時屯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之五 浙江下 百廿五

神盤石衛汛期出守黃華蒲岐梅頭海口專禦洋田暮曹田日圍一帶地方左營平時屯捕蒲莊二所汛期出守上魁海口專禦鹽浦鎮下一帶地方并哨福建流江界右營平時屯捕盤石後所汛期出守石碼海口專禦三嶼盤盤沙前南濱平山白沙一帶地方中營平時屯捕金鄉衛汛期出守大瀆海口專禦石塘墘頭七溪大小漁塢一帶地方前營平時屯捕平陽縣汛期出守仙口海口專禦柘城汶路口眉石宋埠陡門江聚一帶地方後營平時屯捕海安梅頭汛期出守前後圍海口專禦場橋長沙永嘉場沙村黃石浦一帶地方珠奕營名色把總一員哨官五員領民兵一校平時屯捕炎亭專禦珠明石坪大舉紀漕洪須一帶地方 隆慶元年因警息議定調發以下二營前來協守此處島嶼不 大汛以春分二月中此陽和方深東北風盛作日本島夷與諸國互市或乘風剽掠可以猝至溫台故防之夏至後南風盛海水熱蛟龍起颶風作彼既難來我亦難哨故此時撤防小汛以十月小陽東北風與南風時或連作故防

之冬至後海寒北風欲湧故十一月撤防惟四月漁船出洋乘涼溫米壯男不敢深入內地九月十月海外諸國互市者皆乘東南之風中香山遇船劫掠故小汛亦不可不防也 鎮有三關曰黃華曰江口曰飛雲而黃華懸於海外倭船外洋來者必經其地故於黃華海口聯艦哨守則北可以扼梁灣之衝南可以扼南麂之衝分布制截寇自不得深入此禦倭之策莫先於防海也 又按民間田地起科徵稅歲供官軍月糧承平日久徒藉虛名以糜廩食自有倭患以來官軍一無所用於是酌議募兵率用土著間收義烏武義之民分撥各總大約共若干名又於常賦之外科派練兵銀以給兵餉視官軍月糧不啻倍之而駐兵諸官猶選民人衙知兵事者充為名色把總世官指揮千百戶等間一委用迄今四十餘年海上不無警報募兵不敢議撤而衛所官軍盡為虛設此東南疆圉安危至計不可不加意而振刷也又稽初設官軍時付伍悉充而民賦所輸計足供給今官軍消耗將半而民間賦額然猶不減此其故非奸胥侵漁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之五 浙江下 百廿六

則豪軍冒領近議欲重追除狼以充運軍之需是豈法紀所宜哉

永嘉縣 沿江有三洲 西洲 蒲洲 任洲 入甌江有十三浦 上成
浦 竹浦 桑浦 甌浦 西郭浦 外沙浦 黃石浦 白沙浦 梅寨
浦 雙頭浦 河田浦 象浦 通江凡四港 安溪港 孫溪港 荆溪
港 納溪港 甌海一名廣海去即城東六十里江流東至盤石率村會于
海洋茫無際涯是謂甌海自率村而南積沙成域以捍潮勢沿海皆沙塗亭
民取鹹潮澆沙鹽而養蠶 甌海之長潮西至白沙安溪門楚嘉亭甌江北
永清定安起居門西郭通吳埭清溪頭岩門竹浦塔山林頭吳渡上成浦
口江南界外村西洲縣頭溪東溪至艾洋渡接青田縣界 由北岸則
自縣溪河而西至馬車頭接慶元縣界 溪口小荆：溪港口北至潮際接橫溪
自上游溪港口接橫溪白沙支洋至安溪港亦接青田縣界
舟過北岸由十石入 運潮東去北至館頭 縣界
橫溪港至潮際 縣界

未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二册

浙江下

百廿七

瑞安縣 安陽江門外 舊名安園江吳時名羅陽江唐時名瑞安江又名
飛雲渡江之源有二其一自建寧政和縣界溫洋迤邐而來至百丈口而羅
溪而三坑之水轉至同山南口為小溪二溪流轉合流而入于其長潮西上
江凡數百里其水江南北岸諸山之水流注而合入于江
一抵三港一抵陶山港潮際其退潮江口東接洋嶼入海南次橫河次俞木
抵平陽縣境 縣界
平陽縣 橫陽江在縣西南二十里一港入順溪分源東流合睦村周與入
東南流合橫口三橋出還口江一港自橫溪出匯梅浦一港自開嶠諸山潤
谷出松山平水一港自來蘭洋分東西源出燠溪而止 海在縣東二十五
里北自瑞安縣界榆木浦起經斗門仙口自仙口南經江口小茹南監和溪

監亭抵大興王孫蕭門自蕭門抵鹽項嶺俞山自俞山抵福寧縣烽火寨止
橫亘三百餘里

沿海巡司一十處管烽墩九十三所 館頭巡簡司管嶺 白沙山 南
岸山 三嶼山 嶼頭山 黃華山 洋田山 盤嶼山 田灣山 館頭
山 茅竹山 下關山 上關山 瞿嶼山 中界山巡簡司管嶺 楓葉
山 東白山 家隸山 黃家山 殊磊山 川石山 大興山 長沙山
沙下山 沙雁山 洛灣山 北監巡簡司管嶺 楚門山 茗坑山
烏岩山 蘇家岡 後轄山 西園山 湖頭山 礮頭山 前山 化山
下山頭 蘆灣 小廣巡簡司管嶺 馬鞍山 靈門山 魚井山 于
江山 十盤山 三山 石橋 西門 烏沙門 亭頭 東門 蒲岐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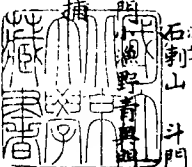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二册

浙江下

百廿八

簡司管嶺 岐頭山 水興山 高松山 南浦山 鰲嶼山 蒲興山
扼頭山 梅頭巡簡司管嶺 鮑田 前山 錢家步 前塘路 巖井山
白巖 南岸渡頭 橫河 塘路 鄭家庄 下村巡簡司管嶺 擲頭
墩灣 劉家山 小王孫 大王孫 後堰 關山 玄中巖 下村頭
小漁野巡簡司管嶺 大渡山 卑灣 上洋山 莫山 鳳凰山 白
崎山 浪盪頭 半塘 江口巡簡司管嶺 興門山 蔡家山 麥城山
福全山 司前塘 塘岸 仙口巡簡司管嶺 白洋 石剝山 斗門
虱門 塞平山 烽火山 防禦倭寇官軍戰船于蕭門小漁野前與
中界山楚門等處海口灣泊限備遇有警急即便策應追捕



江西

備錄

形勝

大江延西川谷環崇惟十三郡羅列國結吳頭楚尾
粵戶閩庭形勝之區險巖阻并彭蠡汪濊戶狹峰
左江右湘風氣澄清勿謂壤遐近于藩籬綿綿延嶺
控帶荆衡既同我國亦誠歐北附安封域仰佐昇平
東有海鹽章山之銅三江五湖之利亦江東之都會
此漢書吳分野

水陸四通山川特秀明抱荆淮翼蔽吳越唐書此
襟三江而帶五湖控蠻荆而引頸越唐王勃滕
洪江饒度吉信撫衆悉屬治所唐韓愈滕王閣記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三 江西

一

為淮海之襟帶作吳楚之把握唐封
南脈丘嶺北奠九江宋范致

江西路環數千出為郡十有三為縣五十有三控引荆
湖襟帶吳越為上流重地宋李綱

江西一路輔翼建康駐蹕之所蔽障閩廣接連荆湖自
江以北控引淮西李綱

鍾陵真區楚澤全壤天關翼軫之疆地扼江湖之國王

江西之為省東接閩浙西連荆蜀北踰淮汴以達于京
師據嶺海之會斥交廣之境蠻服內向島夷卑朝提封

數千里隆其則其治所也元吳其江西行省急政碑
黑田斗牛地蕪吳楚據百粵之上將壯雄藩之重輔明

嚴藤王剛賦

統主府論之江西諸水輦匯鄱陽湖瀉注大江匡廬山
障之饒州在其東稍西北而南康又稍西北而九江其
北東接徽衡池廣西接蕪黃武昌大都為豫章北戶云
以繁劇論則饒州為上九江南康次之以衡要論則九
江為上南康饒州次之此其大凡也明王世德三郡圖說
環郭外者為龍沙龍沙之外潯潯長道為大江大江之
外荻岬羅列為西山西山之杪北峙為匡廬大江之限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三冊 江西

二

東瀝為彭蠡

明潘忠悅有樓記

江右地分河山間方廣數十里統十有三郡明錢智孔亭記
負江依湖南臨兩廣北接宣楊西控楚東盟浙明方城元錫

南昌在湖之南湖東為撫州東南為建昌又東為廣信湖
西為臨江西南為袁州又西南為吉安湖西北為南康
又西北為九江東北為饒州而九江牽制沿江諸郡且
片南康露通巨湖吞沒寔要害之重關也臨州鄰湖而
負山南安贛州去湖益遠在省治極南以丘嶺為屏輪
而汀漳雄踞諸山跨格林菁茂密斯為蓋蔽此設督撫

重臣以臨之

江西三而距山背沿江漢當吳楚閩粵之交南昌其都
會也九江為江楚鎖鑰贛州介在南服南安阻虎廣嶺
南康饒州夾彭蠡以列郡而康不連饒吉安撫州人才
甲諸郡建昌事簡而殷瑞州地僻而阜廣信衡而荻臨
安衡而遠袁州露近楚境此江右之大較也劉斯樞程賦說會

南昌府

在江湖之間東南一都會宋曾鞏修城記

潯水北經南昌城西歷白社又北歷南塘其東為東湖
曾鞏徐高士祠記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三冊 江西

三

該郡之勝實為東湖宋楊億池虛閣記

大江之西度都會而山水佳者洪為最宋余靖洪州全記

列岫橫青龍沙飛白蓮透窺兀于江干之西明范涑鍾地母自度州北折千里或浸為湖或僻為阜似日者似

月者似帛踞者似龍蜿蜒者悠々累日息于潯江之濱

明萬泰南昌志

平原綿衍新法交流南昌志勝志

群山翼赴眾水朝宗同上

新建江右之鉅邑也境益會省明陳宏緒新建志

層峯疊嶂秀出雲霄多仙靈窟宅明俞均新建志

厭原奇爾漢江匯環蓋都會雄觀新定前志國記

洪都壯邑厥水惟豐池水曜龍光容浴日宋列卿豐城志序

豐城為縣壯哉一旦紫氣騰時上薄斗牛而物華天寶

人傑地靈益翁炳煥宋徐廣卿豐城志序

豐城為吉贛下流地勢窪甚春夏水暴至沮為巨澤縣

兀然焉中宋劉德秀豐城堤記

章水經北曲江匯東帶二水之長流襟三江之長雄宋王

孝友堂水記

羅山峙其南賴江環其北元雷州志

豐城古澤國也當五郡之水衝明李聚仙豐城志序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三

江西

四

進賢為豫章壯邑延袤凡數百里明王一夔進賢志序

台山列屏曲水縈帶明陳應元進賢志序

邑東有河其源出臨川之柵欄行廻百餘里合東流至

邑明王英進賢縣志序

北湖澄洲嶺山砥柱洞陽瀉其西瑞洪浸其東明王英進賢縣志序

豫章郡三江之都會奉新縣五嶺之西衝宋楊萬里南津縣志

氣象平衍而勢洪博北趨江淮南抵閩粵道路四通商賈

會通宋杜如篾奉新縣志序

南昌之為邑唯斯吳為最為州敵其陽其地有高山峻

嶺明吳序奉新縣志序

奉新在豫章西山之西越嶺之東山川秀麗明趙理奉新縣志序

山從修寧若拱若揖若波之湧若龍之蟠若驟之騰似

旗者似鼓者似筆者似劍戟者未奔數百里乃指為大

陸行為周原宋萬恭靖陸行記

納谷雄盤桃源紆阻清安形勝志

武寧為龍興西南壯邑山刻而水駛元范村武寧志序

武寧最山川勝處西江為尤勝華阜九宮綿豆二山秀

出雲表蓋吳楚相入雲也宋楊似武寧志序

環武城皆山蒼崖翠壑古澗生風峭壁層巒飛泉瀑布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三

江西

五

宋白玉姑武寧縣志序

武寧為縣僻在萬山中管修江上游水泉灌溉之利峰

岳層巒之美亦望縣也明陸深武寧志序

陸有剡閭列棧之雄水有五峽諸灘之險武寧志序

寧州者江右之大西蔽也明萬忠謀寧州縣志序

南山排于前鳳山峙于後清流急湍環抱左右明楊冠雲亭記

南昌郡故川陸一大都會也仰度古以控嶺表倚瀟浦

以通江淮而形勝之險寔與諸郡共之東南則章貢時

汝諸水建瓴而踣于鄱陽南新豐進賢瀟湖號稱澤國其

西層巖島錯錯楚驪妍胡易于噴聚自平華陽砥以
後奉者二邑至今晏然若寧州似在昨隅鎮之以兵甲
戎之以銅鼓石營市乃有倍然與國瑞昌之冠寧多流
入于海或災時則蓋尤不可無備戶之防焉南昌城

瑞州府

西江道院南服名邦宋京院既
瑞為州任大江之西其地僻絕學軍
斷岩深壑宛若洞府志
瑞今古均郡治在鳳山之陽錦水自西南來折而東注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三冊 江西

六

瑞為山明東城
瑞城臨錦水西水在南山曰南城在北曰北城明
高安郡于江西餘道院郡治在山間而最高處有碧落
堂下俯萬山一水穿城南北岸為家麟：樓臺皆可指
數明
豫山而錦水昂然一仰之勝明
前瞻荷嶺後倚華林南唐
高安今縣章橋邑居溪山之間宋
高安為江西上縣元
上高為江西下縣元

上高城周五里蜀水中亘為閘者四分峙水南北所以
嚴內外謹出入也宋
上高治北而市南一溪自為載發源合新昌水下走高

安

山川狀秀帶麓如染明
負鼓峰迎錦水明
林盤盤新川原迴遠宋
溪山深窈左右拱揖宋
前則諸壑或列後則壑嶂屏張桂峰卓于左螺山踞于
右盤踞合月灣而東環東溪合北流而西達明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三冊 江西

七

南屏翰苑北枕石門桂嶺螺山東西對峙益溪一泓曲
折于福陂鴈洲之間新
郡在會賓西南山新水迴雖屬上游枋漸險隘此高安
上高之名所由起也上高又在高安上游南濱萬載地
接陟陂新昌本割兩高之地為縣形勝在季孟間西接
皂山北接八疊則亦駸々淳楚而悅矣瑞
袁州府
州小地狹宋
山水秀麗宋
枕吳頭而盤固壓楚尾而仰上連屬群峯迴環千里宋

開仰

屏秀江淮襟帶湖湘山平廣而無高陰水遠秀而無深

陰宋此開

城郭并邑在遠邈衆山之中如圖無屏障宋祖無梓

氣雄形壯誠江右一巨鎮明張泰表

袁州江右大郡當湖湘之孔道明中時行袁

袁郎東十五里曰上浦當楚蜀滇黔孔道明御史

袁州大郡也山水秀麗為江右奧區明吳節袁

狀元洲雄居中央迴瀾砥柱一郡鎖鑰明袁

宜春為郡在江右上游山川完固唐集宜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三冊 江南

八

袁為州負山帶水一水清瀉東北入于大江負城南屋

東乃驚濤奔駭激射不可以舟宋勝陸

袁在為山中山勢嵯峨盤曲從西南來有峰独秀出于

城南者曰湖岡明江東洲

分宜為袁距邑山水秀朗仙臺外倚于仰山秀江東馳

于彭蠡明江都中

分宜邑治前賦秀江源發于楚萍至此渟滯而邑西東

限以兩山束以巨峽明張萬分宜

終岡列嶂屏圍四山周合宛若城堞分宜形

袁之西南有縣洋鄉水山淑清羅霄楊岐秀氣所挺宋

清之萍

袁州之萍鄉以繁劇祿厥壤沃而僻宋卓

山水明秀拱揖環抱明前趙

北介兩省當漢南蜀楚之衝明長

北祖楊岐之脈鳳翼飛翔南濱洛嶺之朝笔宋卓

自羅嶽右臂徐仙川澄玉鑑州撫金紫宋卓

北勢隱然負山帶江宋徐

萬載介群山之間宋楊

山有金雞白塔紫蓋之名水有龍江錦江清泉之辨若

之可稱者仙游龍威也橋之可題者漫虹南浦也誠一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三冊 江南

九

郡之勝也宋即

萬岩邑也其山岑崱其水紫迴宋紫

宜陽多山水而為特佳勝明潘文

萬載當即北更北則寧州境東上高西列洋宋

障之郭子

左驚峰右在崩月臺居前紫蓋翼後萬載

臨江府

據瑞筠之皖皖枕金鳳之遙迤東據閭阜之萬峰西亘

崇山之巨嶽南環玉筍北接劍江清

當南粵愛吉舟車四會之衝清江

臨江大郡，據傳現大蒙丘，其北閭皂峙，其南新江喻水會流而來，金鳳、荻洲障漚，而瀟、瀟、西江之雄也。明王臣臨

臨江若太陰半月之形。地理

鄧居江藩之樞，振表控瑞，通梁、粵、帶虔、吉。郭子章

臨介在江楚有閭皂，玉筍以作其鎮，賴表喻峽以表其

流，芭穉靈異。臨江

靖江縣治在蕭水之上，章山之陽，石龍、金鳳、地靈、攸存

明教義清江縣志

臨江為江西大郡，而清江又而郡之望，邑毋控上游山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三十 江西

十

環水有。明錢溥清江縣志

清江之有水，惠自昔已然。明程遠重修沙泊題碑記

清江居豐城上游，水自古文經玉峽，歷金川至龍洲，鳳

城蕭灘則曲折回互，均地勢相環抱。明張肅清江送別詩序

當水陸之衝，通八省之利。明熊化樺樹鑿記

淦居洪州上游，有金沙、玉筍之勝。明張鑒新淦志序

占西江之上游，表東南之孤清。明金如誠玉山賦

新淦山自下螺川無以甚，異城頭山突起，其側又一邑

之門戶也。明曾國事城頭文昌塔記

新淦為吉州，俱屬湖西，其邑群峰卓舉，川光明媚。明都元標

新淦

東有柱天二峯，而迎章貢二水，南障玉筍，羊角北峙，鳳

山盤障。新淦縣志

章貢之巨浸，澎湃西北，涓湘之碧淵，縈繞南山。明陳以運新淦志序

其治在四大山之中，看水洲。明李新淦志

臨四邑，獨喻限長江上游。明劉新淦志

葛峰環其東，蒙嶺據其北，鍾山、鼎山之秀，位乎西南之

郊，昂瞰山，嶺隱然居其中，世傳玉皇真仙。明新淦志

表江之水，遠迤東來，朝悠揚，崇迴于席，瞰中峰之下，以達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三十 江西

十一

于大江。明傅鵠新淦志

蒙喻邑之鎮山也，岡阜盤礴，連延諸泉，隨之而注，以達

于淦水。明新淦志

峽江據臨上流，道里而會，星使輻輳。明曾同昇峽江志序

峽故隸淦，為古鄒壤。明錢德洪峽江志序

吉安府

府治據江上流。宋朱希新淦志

南據贛江北，臨淦水面，控袁州，長沙環抱，幾千里。宋朱希新淦志

吉安府

明峽制廣，居處湛淞，浙江山映帶，在肩宇間。宋劉彥登

五峰相次顯類五老方輿勝覽

神岡揖其前螺山歸其後江流迴合東走其下古所謂

天作之邦郭子章

吉州廬陵古稱大縣宋胡銓吉州志

吉安于江西為劇郡廬陵于吉安為劇縣元楊法斯

山環水外水環郭外廬陵志

目螺川而望東南其青者皆青原也墨唐青原山水記

泰和提郡上游城于古而昌地控連水陸交廣者由之

行商往來通貨南北明王陶泰和縣志

泰和古尚平郡地勢西北高而東南低故大江北浪流

天下郡國利病書卷第廿三冊 江西

為四溪而入于江明萬金法

前抱澄江後引科嶺金魚掉其左龍洲翼其右此西昌

山川之勝明徐執倫泰和縣志

吉水山漸開遠溪益深廣明劉定之吉水志

三面阻江不陸而固陳氏文

吉水角山襟江沙嶺紫紵飛鳳翥之概傑出于青原

白鷺閣明王惟重修吉水縣志

仁山岸稔文水縈迴郭元標吉水志

東山蜿蜒其後字水交流環其前五岡躡而玉峽峙北吳

峰太平仁山墨潭映帶左右控上游而為吉郡之喉嚨

非他縣之可擬也古水形

廬陵之東邑為永豐有山紫有水溶思江縣志

永豐江右名邑與文江安成西昌並峙而爭雄明吳思期

江志

永豐三面距山有繡嶺五花之險郭子章

安福介吳楚之間開闢專城有掌固之職明張藝山

山水既麗東陽白雲諸峰獻秀出奇不可名狀汧水折

北而東走嶽若蒼龍安福志

武功山自萍鄉踏山蜿蜒而來將起二峰曰汧曰滿武

功當二峰之中號為三奇明趙儀可武功山志

天下郡國利病書卷第廿三冊 江西

龍泉據吉州上游西枕衡南控虔州東連分水北轄

新州固四塞之區也郭子章

地界兩川神府所轄明徐執倫

當水陸之衝舟中清運交會于茲明王汝南

俯惶恐雖背粵王臺峰笑容而列金鷺由章貢鼓棹中

流劃然開目為廬陵最上游之勝方安

陳白沙以金鷺嶺勝于孤峰笑容山過于桃峽許云水

作青羅帶山為碧玉簪可以知形勝矣同上

右枕重岡前引列峰元李

寧撫吉上游崇山峻嶺介新之西偏寧志

寧處萬山中險阻四塞非舟車輻輳之會郭元章記

撫州府

與兩粵七閩犬牙共強唐獨山又杜

居山川風雲之會二水繞郭五峰鎮城宋州中深仲

漸汝水以為郡靈谷銅陵諸峰環列如屏障宋謝道

川脉山崎嶇奇秀江右之巨鎮也宋趙與輔

連山高陲野林荒墟遠近高下壯大閭閻雄奇可喜之

現眾拱之東南地望記

地方千里介江湖之表實集批

撫為江西大郡其地西南負山至郡治而衍平曠然數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三十三 江西 十四

百里下控江湖明邵寶批

因崇邱以為城依大溪以為隄明成化亦重

州治邑五峰于內因山為城因川為池明志

臨川附郡郭幅員五百餘里郭子章記

宜唐崇仁水源之所自出也逕運而東凡一百二十餘

里今夫流遠近者五曰西寧曰芙蓉曰巴源曰松山曰

羅山凡一山之水支流再三舒徐入境洄旋于崇仁之

邑治兩溪始平宋何興

西峙者羅山南峙者巴山宋李燾

崇仁撫之壯邑明時季

縣山背江風物繁衍下瞰臨水極目如練重阜外羅平

原中豁崇仁

金谿撫之東境元程文海

金谿之山翔躍猶虎明宋濂

金谿縣南時水與清江合流于汝名曰東清其地為四

達之衝宋洪金

山谿紆阻非兵車之衝明徐善慶

西連閩建北接安東明趙東

地界號信州汝之閩山川秀異明徐志序

上華前峙卓笔后拱含輝嶺秀占溪山勝處襟帶八閩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三十三 江西 十五

奇分五嶺金谿

宜黃上接虔化旁倚南豐宋郭德

宜黃二水分流于東北一水自南遠東趨北者源遠而

流稍大一水自西遠南趨東者源近而流差小元吳澄

見橋

宜黃居臨汝上游當宜水黃水合流之間明譚

宜黃縣在一隅而山水清越明周

撫之屬邑五惟樂安縣在萬山中并憐不道崎嶇扼塞

行者病焉元吳

桃山踞湖象山危岡峙左右前則大華芙蓉鹿角白石

諸峯林立環治有漢曰金鬚此一方勝樂也明謝直卿

樂安距府遠介于吉賴郭子車

山高而水駛地固而氣完洪安記

康鄉宅與竊故為寇區明王宗沐

接桃峯之勝挺長林之險郭子車

豁深而谷窈石峭而泉冽郭子車

建昌府

林奇谷秀水繞山環刁高

地氣殊異山川炳靈唐顧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三冊 江西

十六

建昌為郡據江西一道東南上游其地山高而水清宋

子建昌華建

山清水秀冠于江表宋蘇文寶

吾不知幾千百之廣但覓上走而石頑頂天而直上

驗地勢之所極固亦東南之藩津宋今

左臨盱水右瞰麻源宋今

建昌在江西號為佳郡地介粵閩宋陳

東南連甌閩屬章貢而西北鄰鄱疆界相入錯綜如螭

呂祖中建昌

抗禦七閩索制八粵五嶺咽喉襟三吳喉帶蓋江藩南鎮

閩鍵也郭子車

攬烟雲草木之奇俯千岩萬壑之秀孫大

盱水南道閩廣北抵荆湖明劉

阻山帶河風氣茂密宜稼明江

軍山峙于右何竺峯峙于左明王

倚琴臺以為之固繞盱水以接其流明

南豐盱水上游東南勝邑層巒疊嶂環峙四封明

光

南城之東南鄒山閩松壤析為新城縣其山独秀奇明

麗吳漢道新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三冊 江西

十七

其山磅礴而清潤其水通暢而洄沉宋

崇川欽形勝地所謂勝如奧如者鄆閩以外皆有之明

春堂記

天降崇峻石峽強峨不郭而固不池而險新

簞曲日峰束岩石峽四面環向明

廣昌居盱江上游其地多佳山水宋

東鄰南豐西接寧都石城四境之內山高而秀水深

而潔清明

前對磐石後擬危岡群嶺協筆于聳左島石列屏居于

右廣昌形

山川綱目 漢湖 崇祀 明鄭文憲

漢地解度一隅環四面皆峻嶺急流 明鄭文憲

漢陽登陣惟列紫水帶環 明呂元

去郡取遠陽粵于新城金谿求移閩之光澤 郭子章

廣信府

信之為郡江以東望鎮也牙閩控越襟淮而浙臨燕為

要衝之會 宋王雷

形勝地勢來自靈山中道起石如龍鬚隱見五郡而伏

據玉律峰出其隅森立猶東窗陰陽之勝甲于天下 宋

牙門 元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三 江西

十八

當吳楚閩越之交為東南望鎮 宋李弥大

提省會上游靈鷲千霄自武夷來秀色吞匡廬而水溪

觀玉紫遠彭蠡 郭子章

北枕靈阜南帶水溪東挹琅峰西瞻層嶽 廣信府志

山川明秀原隰豐衍 上饒府志

江西山水冠天下而上饒又冠江西 饒州府志

玉貌稱形勝而靈山尤秀絕 宋韓愈

岩壑深秀縣北南北街 元張翥

玉山犬牙閩越蓋豫章第一門戶 郭子章

連閩越控大楚乘船之使聚粮之旅過是却而問津者

鐵相壁巖柏鐫 明李陽

武安三山列于前懷玉三清掌于後米水紫迴映帶左

右 玉山志

弋陽萬溪峰當西南水陸之衝其龜峰為縣安峰南岩

峯岫莫不爭奇獻秀若渴虹奔騎絡峰而來 弋陽志

漢山 漢山志

萬溪弋陽之別名也介乎閩浙之交山川秀麗稱東南

諸邑最 明李陽

山川之美著自古昔軍陽龜峰奇秀迥絕而萬溪武石

諸水紫迴映帶誠一方之形勝也 明黃易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三 江西

十九

南襟百粵北帶三吳台嶺前瞻庐峰四盼 南唐陳喬

居吳楚之中界提蓄水之上流而控閩東連江浙後

枕峰巒之雄秀前臨溪水之紫迴 明王增祐

象山奇偉神水深長中伏龍蟠歷代出神仙之地川鳴

谷應至今祀忠孝之神 廣信府志

鉛山為八閩門戶鉅鼓之音晝夜不息其地苑高控流

環數百里之勢 明丁洪

鉛山據江右上流襟喉八閩控帶兩浙 李全

鉛山在郡南偏片閩地相錯如榜山高而峻水清而駛

慈泉飛進那郭而入于江晉書

東倚驚湖之勝迤西聯銅室之名山南抱八閩之喉吭

北接兩浙之要會縣志

五山輻輳蜿蜒如危宋兵備志

永豐古揭境當吳越之交多深山巨谷明石懷永

由仙霞而東為浙之西戶由盤亭而南為閩之北門萬

山聳突如長蛇如天黿縣志

南距磁山北控靈鷲拓陽諸閭抱其左而歛一峰障其

右縣志

縣依高山皆岩石當一郡壘牆之閒往路旁達閭歟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三十三册 江西

二十一

明興竟谷縣志

興安崇岡叠嶂山勢盤折在信州則為西境亦稍北

于閩矣縣志

興安境側賦影而地當孔道明歐陽

南距閩越北接徽寧明歐陽

饒州府

彭蠡既靖縣志

地若層浦邑帶鄱川唐王德

饒為沃野唐元

漸江之地饒為大集唐元

洪匡鳳游之所磅礴鄱湖錦江之所涵濡靈淑之氣蔚

為人豪明陳子

南接豫章西接楚東姑蔑北嶽岸東北隅蘇西南父西

北瀉延袤千里山川序列道路四通明饒州府

水匯西南山環東北縣志

餘干吳楚冠冕左抵羊角峰右戍弋陽溪後枕平曠遠

倚吳山前襟越水縣志

其地濱彭蠡而接廣信負山阻水元李

饒為江右大郡土地肥衍明舒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三十三册 江西

二十一

樂平山水重岡盤紆由東而東縣治寔據其北明許

樂邑既勝于水復雄于山明陳九

北至康峰南崇章嶺內河源發鍾山分兩支而環縣治

分河注淙洎水橫一邑而沮鄱江洪岩鬱蔥萬山森秀

樂平形

北嶺如拱如揖洎江如環如抱明黎

樂平東抵德興西連鄱陽北界浮梁而南則廣信接壤

馬土地方平山氣巖峻縣志

浮梁山水之勝名聲陽百里內奇峯層嶺間見離出

供龍山

二水環縣諸峰玉立元李平浮梁化武堂記

上建徽祁下通都縣居二省三郡八縣之間浮梁縣志

浮無天險而色山阻河城郭之固五方之豪叢于景鎮

上同

饒邑多以水勝獨德興在為山中岸岸迴環蒼翠萬狀

可至匡廬東距浙北距新安三省交牙四塞為境明魏志

德興縣志

烟火百里雞犬相聞明董仲可重建德興縣志

廬山色終大湖限帶明夏寶德共縣志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三冊 江南

二十一

五真山峙其後雲錦溪環其前宋安仁縣志

萬年四會之區統鄉一與環也明王泰萬年縣志

其山險其氣勁郭子章卿已表記

環山疊嶂高阜停雲萬斛峰拱于前萬年峰盤于後石志

南康府

廬山南園之德鎮

梁元帝碑

瞰七津真如掌瞻九河真如帶梁沈旋前縣志

南瞻五嶺北瞻九州唐歐陽詢西林寺碑

匡廬奇秀甲天下唐白居易草堂記

匡廬天下之名山江夏之勝縣南唐馮延巳開元花奇記

蜿蜒蟠聯指列條教亘五百里寬濶城星渚之真區洪

州諸郡下流之屏障山莊志

靈谷烟雲巖山風月新翰志

前匡廬面彭蠡南國咽喉西江鎖鑰南唐志

星石浮南艱山鎖北山津雄奇帶礪險固南唐志

本軍遠臨大江舊有石砌堤寨居住西汜水汊藏泊舟

船朱子已修

彭蠡之險在吾戶外宋呂祖張紫陽遊記

山岳配天廬山標其秀江湖配地彭蠡擅其雄盤趾在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三冊 江南

二十三

巍層淵秘邃宋晏殊重修真如院碑記

廬阜諸山倏然特起駢首而立者八九又高且大青丘

焉有冠劍巍巍之貌無草木淋漓之容宋趙師寔六老堂記

踞匡廬而瞻彭蠡足稱與區明張位重修白鹿洞記

岩壁幽邃林木翳然其名教一樂地也明萬寅亮重修白鹿洞書院記

自丘老峰來絕壁懸天一峯南下如頓萬馬可三十里

崛起一山而四山環之白鹿書院志

左轟揚瀾翼若游龍而蓋平山橫亘其間如榜斯揭

也

彭蠡湖匯江西十三郡六十餘縣之水由湖口以出下

江每春夏雨集峽水盛長江流湍急而湖水停緩復為

江流所通則水益漲源派漫數百里明陳敏校更

奔軍都昌縣地寔瀕江然上有紫蔭下有桔溪大小五

寨近者四五十里遠亦不過百餘里遠處可一線望把

裁朱子都昌新

都昌依山枕湖全省要會之地明萬曆新

環山帶水形甲東南明王先正修

兩水接之其狀如帶西山雲局環之其狀如翼宋王

記

修江衙前名山峙後唐集建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三冊 江南

二十四

建昌鄱湖上游控修江諸阜洪所恃北門也宋繁建昌

四面諸山環拱若抱澗清潄歷如函明徐祐安

自匡廬雲居遂行而成邑明楊三省

望峰西山映帶左右龍江澄碧涼

記

九江府

過九江至于敷淺原有

海陽陸通丘巔北道長江遠行岷溪亦一都會也晉地

源二分于岷岷流九沙乎海陽鼓洪濟于赤岸淪餘波

步采桑江賦

南面廬山北背大江註圖

山無丘嶽江北四溪明一

左枕彭蠡右倚通川勝覽

海陽乃天下江山眉目之地白王

德安接岷山之脉彭澤杜文宅之峯蜀江下湖口孤山

峙鄱陽窺吳楚襟喉江右衝要江

東連安慶西接蕪湖黃南與南康建昌鄰而北渡黃海京

師孔道出焉鄒子章

山擁千峯江環九派勝覽

左實彭蠡右環金帶明劉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三冊 江南

二十五

控匡廬而注彭蠡龍虎馬兔環拱而翼衛明姚文燕

接岷山之脉向博山之陽形如鳳舉欲若屏開勝覽

東北張兩湖之水西南降萬壑之峰形若柘鵝梅如盤

石勝覽

古赤而邑幅幅不知幾百里其西南隅薄于柴桑之壤

乃均江州蘄州二衛屯田相錯如鱗明李盛春

雖外群峰環拱如舞如飛山明而水涵文德翼

瑞昌于九江縣最僻縣居潞溪之北亦山邑也鄒子章

記

湖皆密地也然秀色悅人文潤吞江明葉初春

湖之為邑亢而窄張駿湖口水

鐵屏橫峙石鍾環抱捷江湖之險當吳楚之衝湖口形

彭澤地狹山峻唐狄仁傑

彭澤居彭蠡下流洪大江阻險障明雷孔

環山為治狹狹其西北而江走其下明丁潘彭

披彭蠡跨海門砥柱橫江帆城四塞彭澤形

去小孤山十里而近其境西南接湖口都昌東北踰馬

當山交望江之右之境盡為而小孤又江右一門戶云

郭子章卿

邑表說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三

江南

平水

南安江西之南境宋蘇軾南

南紀交廣北距湖湘宋范大

凡臺省命使之宣布廣海篋篋之獻納莫不道出蘇耶

元張猛重修

控廣引閩捷上流道遠微元任序

南安介萬山間游掌平之地為郡治峯巒連絡不斷鳴

溪曲澗自縣都而下其淵其源明金淵金

度嶺兩廣往來襟喉萬足踐履冬無寒土明徐悅重

當五嶺之最東廣興地

高度嶺接高原臨章水抱上流金淵南

接南荒之地迫東粵而帶柳桂表以度嶺旭山涯以章

水容江蔭然南微形勝郭子章

嶺嶺峙其南黃嶺盤其北龍泉山谷峻深溪洞綿亘惟

邑處四境之中章水緣繞秀峰壁立宋鄭霖新

港離南楚小邑寬從西江上流衣冠文物之名區賦

舟車之都會元王元

隄岸曠衍波瀾先成秋秀峰屹立雲表勢若揮天其餘

江山環挾如畫明經

江之南諸溪谷之水盡流而會于馬山之麓明陳榮

郭子章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三

江南

平水

度嶺所衍章水所經而邑治建馬東南與區也明劉

薄能

南安壤地橫水劇盜盤踞之山溪深阻險惡攻不可入

明劉節王

上游之地山崎峻而水激枯元孔思之上

溪洞廣袤而邑落其中民以山環而俗淳亦以山深而

藏寇元洪文

上猶民稀而地僻歲稍山山洞悉滋噴聚為寇明黃仲

記

上猶為江藩邊邑接壤雄彰萬山會焉郭子章

崇義縣南郎興原明萬曆縣志

梁山學立路如鳥道明縣志

贛州府

度於江南地最曠大山長谷荒翳險阻交廣閩越銅益

之暇道所出入宋王安石

貢源出新樂章出大使合流域郭于文為新奇峰怪岩

環視萬狀宋趙升章

南州自豫章古上其大州曰吉人其大曰虔李觀

按既閩百粵之區介湖溪萬山之阻宋洪

天下郡國利病書

贛之為州據江西之上流而接南粵之北阻於襄陽一

路之兵鋒而外提二境之戎柝其地重大陽南

贛之為邦其山嶺而隔其水滿而清宋洪

南方之山衡為宗自衡表而南稍東為大庾表而北又稍

東為盤古其地界開越鼓吳上游今隸贛宋曾千

贛于江西為樞府其城據章貢二水合流之處山川雄

秀明彭

宅江西之上游當五嶺之要會其地片酬廣湖湘諸郡

邑犬牙相錯明縣志

南贛四省咽喉而粵則南贛肩背鄰衡其公服也丁漳

其右臂也明何

新地最雄鉅嶺州摩八章貢漱石郭子章

贛州據吳之背枕粵之項而粵郡則又藉之咽喉也陳

梁山環列孤峰中峙宋周

雲邑形勢據贛上游山水之所會凡邑之所通也明

青山黛環巧比疊閭城為壯麗地大以延明

由千嶺隘南接信豐而連龍南由豈口隘東接會昌而

迫安遠山澤不逞之徒間道竊發故惟城為要明

邑介山公間羣山繞秀若拱若揖一水潄綠映帶其前

天下郡國利病書

前臨南山後峙浮屠碧桃之水繞其東九日之岡盤其

西明

通天下大縣四十其餘于江西之贛者二而興國居其

中宋

興國地僻谷荒山峻水悍郭子章

兩部壯其祖龍五嶺提其泛駛紐以潏川抱以潏水明

興國

兩部壯其祖龍五嶺提其泛駛紐以潏川抱以潏水明

興國

興國

賴十縣水多飛流奔湍行崖峽間寧都獨平川漫流明

地志年分之二
賴東之邑寧為大明黃克淵

寧都為賴大邑東有佛祖嶺西有金精山奇環之石拱

於南梅江之水繞於左明陳德學都

賴之局曰會昌州環接閩廣寬達徽重地

其地僻遠且陰明李龍會

會昌寔巢洞出沒之區平角水在上游合潯耀兵當水

偏一面郭子章那

安遠若邑也盤踞峻增巖迴瀾渺誠僻險一亭堪明林

天下郡國利病書原第廿三冊 江西

三十

安遠

源江在章貢雖僻遠名邑也明元標安

於山於翠源水浮清馬鞍列嶂熊顧浮几崇巖廣谷聳

拔有堪供游憩險絕有可資保障縣志安遠

瑞金地接閩汀在局邑最為僻遠重德綿江

萬山連亘人跡稀少其深阻寔常為盜區明羅德瑞

襟山帶江風藏雲聚明諸全制

軍門龍山峙其前銅外龍霧狀於後陸山關嶺之共左

螺峯石塔抱其右明諸全制

龍南僻處萬山中視他邑規模差小以要衝言則非小

也明楊拱龍

紫林里落紛錯相望雞埕井門層疊綿連捷三江之會

者是為邑城明王宗徐龍

南際萬山盤錯崇巒百餘里水行者必道龍頭會一邑

干脈之注湍悍峻駛亂石交錯其中慶利如劍王宗徐

新開龍

石城環縣皆石巖之如城有龍巖瀑布石踞參天之奇

郭子章那

四山如城龍淵虎踞石城形

定南新創邑據度上游故為盜區郭子章定

天下郡國利病書原第廿三冊 江西

三十

長寧帽山掃天駟水經地志安

水利

江西水之上源其大者為章水漢志曰豫章水山海經水經曰贛水出南安縣却東山沙谿洞屬崇義縣西南界方石五色水如滴漏至洗心橋始大東流經大庾縣合嶽山和海水雲山霽水了山溪嶺水大里水黃公坑峒山水傀儡山天明水大庾嶺嶠水北流入之廣東仁化所出之平政水合涼熱水案字記云昔呂豫水東北流入之經南康縣西南為南塋口合遙塘蕉溪諸水及布尾之封候水鍾山西符水禽山禽水過山過水東流為芙蓉江澄綠泗深東山有港有橋皆以芙蓉名此西北崇義縣有樟山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三

江西

三十二

之潛水湖南益漿之麟津水牛皮尾水玉泉山之義安水大嶂山之帶園水即山經上猶縣界上猶江源出湖廣郴州桂陽縣流經琴江口營前彭山水入之過大嶂嶂合稍水出山名料水村出料造水出山名開水石門水出百未洲水皆從東南流入章水至南康沙口又東經贛州城西環城而北以貢水合貢水漢志曰湖漢水貢水發源福建汀州新樂山西流瑞金縣陳石山綿江水流至五十里入之人合高村智水銅鑄山瀟水羅田浮園水經流會昌湘水上源為羊角水北流過龍石綿湘二水始合為湘洪水湖深多怪石蛟龍居之盤古山墨斗灣

諸水皆合而入貢水安遠潯江水南流入之經雩都南

為雩水合金溪水出峰化龍水出山羅茅溪水出慈

東北石城之琴水出鷹子岡合嶺水寧都之梅水出梅

嶺在邑北一百二十里合白沙江出武岡曰鹿江橫

溪又合東江之鰲溪小溪西江之龍雩溪桃溪出飛

村吳口渡西南流入雩水遠城而西出雩都峽其北興

國之湫江源出桐林坂及蜈蚣山合淡水出太平黃田

水出清龍下川出曹溪長信衣錦二尾西南流入雩水

其南則定南員魚溪出南坑岫龍南枕水出東桃山合

第竹萬溪諸山水為二江口經信豐為桃江源出龍南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三

江西

三十三

桃嶺合貢田江出德興大竹園保昌縣方溪水出龍

江水出嶺大寨口水出大庾安樂卿三江水一為新

會昌界一為周坑江出會昌縣山下坪坑洞禾溪口

水出寺坪經江出會昌縣縣上下坪坑洞禾溪口

水出長綿水山出安息江水出安遠東北流至双溪口

又北為瀉溪又北會于雩水故雩都為衆水之匯也貢

水又西經贛州城東環城而北與章水會二水合而為

贛此贛都官尚書劉澄之說相沿已久雖鄴道元識其

以字號水亦未逮夫水寔若謂縣治居二水之間因以

名縣則說尤允矣城中鳳皇嶺為金獅三池福壽二池

之水通之長步水出黃家山東流入之龍溪水出黃竹

嶺北流入之梁水出龍頭嶺而流入之皂水出東流皂
中入之凡北流三百里歷十八灘經萬安龍溪水而流
入之綿津溪水出双坑及長仙合流入之密溪水出雲
公嶺而流入之水甘冽可渝苦十八灘中惶恐灘最險
上有神潭、傍種茶甚美故諺云密溪水神潭茶賴江
折而東流蘇溪水由九石坡入之雲岡水出朝天橋入
之韶江水合黃鵠水東流入之武翔溪受風雨雲雷四
潭之水而流入之其西龍泉溪江水源出左右二溪至
李涵溪合為一東北流入之紐泰和江流湍激故曰湍
江永新板鐵山出之牛吼水合龍泉之射洲江東流入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三 江南

三十四

之麻斜溪水合李陵溪水出西江口入之賴江又北經
永豐西報恩江發源寧都西北界古名瀨水以漢李予
歐寶戶墓被虎、衡白鹿以報故更名西流合烏溪黃
竹溪白水麻江龍門江諸水流遠邑城下流為英潭其
南沙溪發源興國界西北流合孤江儲溪出戶陵
張家渡入賴江、水又北經吉安城東白鷺洲在焉宋
江文忠萬里始建書院合習溪水塘漫螺湖水出五里
坑及橫石江水界吉水安福之盧水發源廬山而受
永新之禾水勝紫水及溶江在永新合毛停水闊水郭
水出郭山上同水出進赤谷水出分智溪出里春桑
荷

溪湖出 東流與王江會源出陳會山之舟湖水合修水
于高江下達于王江又東流合泰和之禾水一名早禾
江經戶陵神岡山下同入于賴其自富田合明德水而
入者為戶陵之王江廬水下流與清溪水相合者為戶
陵之戶水賴口又北經吉水南為文江永豐英潭之交
會也江中有青洲洲二水統之狀若吉字故漢曰吉陽
縣曰吉水又云兩水交合如文故名之亦曰字水合義
昌水上通前流陽豐永豐縣溪沙口諸水入之南溪水
出中鵝鄉東流出拓口入之紐缺江東流折北曰為王
峽鎮江水于中而不得溢合停頭水出七幕膳水石出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三 江南

三十五

自自古山漕溪逆南流入者為仁和自漕溪北入者
為蓮花潭水經新淦西涓湘水發源高嶺合秀溪水而
流入之藍陂溪發源百文峰合金灘水東流入之賴江
又經臨江郡城南為清江水蓋東江賴江二水會于萬
頃洲南繞城而北故名臨江明成化末賴水暴衝蛇溪
水為銅鰲江後田畝以千計直北流三十里與表江會
於是臨江城臨表不臨賴也表江者發源萍鄉羅霄山
下為羅霄水水流至宜春西為稠江折而北澄清深碧
名為秀江合解橋江其源為清江仰山水凡曲水鵝陂
水經公宜南為清源渡合赤江楊江野江介溪竹橋諸

水東流經新喻南為渝川縣本以渝水名唐後訛而為
喻西合巖塘江阪江盡江東合距江里灼江類江
發源嶺山合八十長宜江出黃諸水凡九十九灣八十
四源即長平江水
八淮蔡州東瀛洲畔亘以障之下清江而合于諸江
又北流至清江鎮淦水發源離嶺會沉香溪水一名閤
山水出羊湖而注之蕭水亦名小陽水出古清泉里二
源匯于耆甲由蕭州橋歷蕭灘鎮東注之經豐城西為
劍江繞而北歷苦竹楊林金雞諸洲豐水出稱山東北
流由三溪會羅山之富水東流而受百斤湖廣百餘頃
餘株湖長十餘里光銅湖五三赤湖廣二里湖田平港
頃株湖山千餘頃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上冊 江南

三十六

湖百餘頃諸水入會嶽峰之極溪水合流出小港口入
新江之水北流零點水出杭州橫江河合隱溪水西流
入之送龍露洲即金鐘口是也杭溪水出介山淮為藥
湖合端州水東流入之端州水自萬載西南入登山有
金鐘湖東流為龍江乘魚鱗潭合康樂水東流注上高
南為凌江新昌之東溪來自奉新山溪來自寧州皆南
流入之合益溪在新昌清溪秀溪一名登溪有香白竹
港出高諸水又合滕江水受小水出烟易渠水出龍斜
口水出蒙六口水出上石洪港水東流南高安城南為
錦江一名蜀河漢志曰蜀水分一支豆南成為市河東

會于象牙潭受鐘口出府龍口出城華陽小喻龍陵
山東梅口斜溪諸水東流抵新建界黃源山下黃洞源
城山芭蕉源諸水入之北流經南昌府城西為章江
源水出西山山風雨池注梅嶺下為呂源水合白石源
水入之寧州修水出黃龍山與湖廣通城縣遠連界水
行修遠故曰修江郭璞識云有水名修有魚名隰天下
大昆北地無憂受杏北水出華亭山百萬水出大武寧
鄉水出天馬山連湖廣陽興縣東津水出津山而注水
淮水田三十頃下鹿源水腰帶水出山迤州城東受安
平水竹山毛鶴源水出湖廣及泰安鄉口梁溪諸水
平水竹山毛鶴源水出湖廣及泰安鄉口梁溪諸水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上冊 江南

三十七

東北流註武寧縣南合義溪水官塘源港亦名腰帶水
魯溪水南受清江出銀山長田出牛楊浦石鏡出山鳳
口出三北受茶塔山東北受陵田仁鄉著溪出了東
受嶺溪出山諸港水東北流靖安城西以溪水出毛竹
山州界一夫歷南源諸都東北流達于進里一夫歷中
下煤坑達于桐城合流受桃源水南流石掌灘水東
南流抵奉新與瀉水合出邑南山龍溪水玉山華林水
林紫紆西來入之而皆會于修水安義之尾江水北州
水東陽新注水合于邑東為三合水并蛟源山度白武
斛源二水俱出諸水東流合于修水入東北流註建昌

縣南合埭陵水雲居山之楓林西江白沙雲門諸水東流入之入合珠溪水一名清樹灣溪元和間出明月珠大如鴛子即此達于章江會于彭蠡星子六溪十八湖之水入之德安博陽川東南流入之又北為女兒港德化水入之港口白沙水積初日照之燦然金色曰金沙洲明師職陳友諒之卒于洲上是為西鄱陽湖南昌城中之水曰三湖九江三湖者蘇國遙北曰北湖由廣濟橋至港恩橋曰東湖同仁坊二小橋至西李宮抵水閣閣曰西湖總名曰東湖古稱十里後僅廣五里歲額魚課一百二十金明萬曆中郡邑捐納禁不復漁九江者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之五

江南

三十九

義取洪範九疇所以洩三湖水廣潤門二津惠民進賢順化永和德勝五門各一津章江門二津各引水歸濠水閘橋置內外開湖水盈則放水西達章江湖供溢則開外閘使江水不得浸入乃開內閘引湖連濠繞廣潤章江德勝永和四門而東注歸蠅子又溪二湖出牛尾閘趨楊家渡入于湖湖水發源血木嶺過匡山北流為巴溪又北為小敷溪過白水鎮註廣昌縣南為平西大河合南村石壁青銅諸港水北流經南豐西會滄浪水出新城界軍港山出軍蔓翠湖諸水北流經建昌郡城東州門為盱江說文日始出曰盱清明之意也一名盱眙

江盱村有老母生三子服三鉢衣食魚日于鰲沮澤中取二鯉久之能變化遂仙去也合東江出石山石頭港水一名梅溪出林新城飛為水亦名悲猿港合省溪西流入之東北流經金溪西合齊岡清江石門塗嶺后車溪出縣東潛港諸水經撫州東為汝江上流為金谿水出上幕嶺水色如金與苦竹赤橋亦二水合流由夢港環城而北江廣流緩渚渚如湖名曰瑤湖宜黃章水發源碧源嶺北流與軍峰宜水合又北流與黃土嶺黃水合二水合而名縣也崇仁巴水出臨川山為臨水之源出東北流至飛陀大盤山宝唐水會之芙蓉山之書堂十洞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之五

江南

三十九

二水分流會于李河埠而與之合東流會華蓋之西寧水曲折數百里合青水東流道黃州有長橋束之水灌則湧激如奔馬過左港合羅山水東流合孤嶺水北流合天浮山水為峰山水石牛源水經白鷺渡為臨川至西津合汝水其北連蔡水發源長江出黃塘橋東流入之水比化水独重昔人取以充漏刻無差節諸水相合由金玉臺出為鵠石折而北過虎頭洲至金雞城東即三港水合金標延橋之水西流入之東北流合西落水入武陽水進賢通清港水出香炒山流為九曲至城溪灣合縣山之院津水復將源北流入洪源湖一名日月

湖有小山東為日西為月潤則二漲則一中有石灘
城云日月湖明良將出石人淮合狀元生東歷回龍洲
連軍山湖：延袤五十餘里北為白沙湖與南昌大沙
小沙三湖接邑西羅溪湖水流為清溪合南陽水為青
嵐湖與洞陽武陽合為三陽水至南昌東北入湖玉溪
出崇玉山而流合沙溪水平溪水又永豐溪源出福建
建寧縣亭西流入之通廣信城南為上饒江西流合儲
溪宋溪葛溪諸水皆出天山為弋陽江一名信義港自福建
邵武分流入之西流合明溪水通桃花淮經貴溪南鄉
溪水合著溪湖陵戴星諸溪水迤白芑洲洲上昔產麝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三冊

江西

四十

金香草故名青溪也經安仁南為安仁江一名錦江亦
名雲錦溪水雲滿溪如錦也白塔河合王石馬石露湖
河陂諸湖之水與之會藍溪水三源合流入之建昌之
盧溪水流百三十里亦入之西北流經餘干桐口港分
二流西北流者由布村趨危窰河受潤陵水三源一出
出臨川大梅嶺一道樣林雲霧洲至瑞洪鎮入于湖東
出進賢三嶺北流者由八字嘴又分二支一支受古坪水二源一出
出進賢三嶺一支受古坪水二源一出出青
大洪趨為田道黃坊合沙港水一由破穴入市河中
有越水波鼓或圓如鏡或長如練味甘且重陸羽取烹
茗謂味似饒湖水故名越也出西津俱會珠湖越饒河

口故老云餘千水國塞破穴則危窰為大阿塞布村則
沙口西津為大河也都水發源江南祁門環中合大共
山之霍溪禾成嶺之栢溪及柳水嶺武陵嶺盧溪山諸
水西流出經浮梁東之梅村始容舟三十五里會天甯
水十數里會橫樑港水至減家灣合江家山水南合歷
降水鯉魚橋水黃坂水柳家灣水西合大溪水洗馬橋
水盡鳩溪水流為昌江迤景德縣經饒州鄱陽南為鄱
江樂平泊川發源德興泊山下泊漣里西流與大溪會
溪出江南婺源合浙江開化實港水至湖口與長樂水
會水出天茅山合桐川橫溪瑞港出石諸水至桐山港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三冊

江西

四十一

口合建甌水：出弋陽露山下俱西流坤大溪入樂安
江：水源出徽州芙蓉嶺內河吳溪諸水皆西流入之
萬年之蛟河漣竹屯河文溪南溪諸水文皆源出之九
足水注之而入鄱江：受北珠南珠根木角尾大雷白水
諸湖之水環饒州城西折而北至雙港口分為二一
支西經棠陰鎮出饒河口會餘千水入于湖一丈西經
堯山港由老鶴港匯為烏玲湖出虬門入于湖是為東
鄱陽湖：潤四十里袤三百里南跨南昌西接南康東
抵饒州盡為諸江之水古稱彭蠡一名官亭一名楊澗
近鄱昌者為左蠡湖近湖口者為土目湖北為皂湖白

洋湖又北為西倉湖旁渡湖為白虎塘皆在莊山亦名大莊山上下由湖口出大江此豫章水味源同地之大概也瑞昌芦泉泉石房大狀梅溪白尾諸泉潄為赤湖流為滾溪東流九江城西入龍開河東道滋潤港白樂天大輓商船琵琶處南通源溪港宋時周元公所寓也東流入潯陽江湖口沙頭港發源黃土嶺按沙頭河入大江沙頭一名麒麟河係明萬厯中增設湖口關稅商舟往來所泊易以嘉名如楊港曰武昌港黃牛洲曰文昌洲老鴉磯曰鳳皇磯之類是也彭澤青山大泊諸湖漢子脂脂背其橫山諸港皆濱大江此雖水之別入于江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三

江西

四十二

而在漢志豫章郡境內亦常隨地以附見者究心水利者盡詳考焉

九江市志 設開用鈔法料船丈尺惟之自宣德四年始九江開與臨清淮安金沙並設戶部主事分司監之歲測而仁宗景泰元年始至省自李藩始初以部題領精微批行事其奉 勅書并給開陵自隆慶三年始開特准特復之時分司特易以府俟其遺分司不復易自正德五年始隆慶三年命九江楊統近南三開商稅行各府印官收解其河西務臨清淮安許州委盧幹佐貳五日一送府州庫府州正贖解移文主事稽查各具數報部萬曆二年以九江開去府城二里許大江洪波激舟維艱無處所已照河西務等例詔許之今每季開府佐名謂之協關然亦未嘗與開事 勅書仍令主事填單發九江府掌印官驗收解如前例矣

船料不下五尺大不濫三丈六尺五尺鈔二十貫五百五十有五錢四十三文奇十之一第一貫折銀三錢七分折銀一分大則漸差上之初本色既折色既兼本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三

江西

四十三

折以為常今江省至京尤易諸開空而不課九江課空課脚船凡船監船大苗船速苗船上水輸下水下水連行免船九尺以下者月二行一大以上者月一行除行不免水腳無漲船不料漲船料如常船今不刻船連行舊課一萬有奇累增二萬五千兩天啓元年軍興用不足如增課之半

嘉靖四十二年給事中張鳴瑞建言請移開湖口下撫按議未便添設湖口祿畢安處入鄱陽湖往來舟船有佐董之以其料附開隆慶元年御史張啓元言湖口向山夾峙岸石巉阻無通江水數處屬商遊罷湖口嚴萬曆戊辰春九江奸民馬萬善先以領解虎皮牌樓入京耗竈盡計無所出與其黨朱國泰熊文耀楊華春誘中人以礦稅之利建湖關圖上俞之為遣奉御李道萬善等號為本頭與以部下無賴秋九月至湖口始立

厥初料贍中分江閩額抄既見貨稅可居奉請征商遂有督理湖口靳黃安慶之說括行試贍入籍籍歸泊父暴雨疾風粟足相結或數畝奔舟維繫不固旋有則上下者輒張弓火射之痛哭之聲不絕聞黃牛狀為文昌故楊港為武昌港欄柵萬洲八里江名為蟻世寶令近岸得洞悉偵物之玄理而緝錄著之巡撫劉世臣追糧舟入湖不及駕言南東縱之奏入有旨逮南康守吳寶奎皇子令吳一元巡司某連之日寶秀夫人役縲此至子武林葛寅亮兵備江州絕道使不受謁遣徽守備江西同知湖口縣為約束時緝其橫踞寇之微次者惟楚黨三木市中先是稅廠獨本監功念見者昨古葛下車發禁緝告令數十櫓重揭之廠壁商民始知有憲至紀綱失父之撫按文章奏請撤監稅最後道亦自辭詔暫令南九有司領其事以其金錢附省監滿相恭昌登樓盡罷之

天下即國利病書

原第廿三冊

江西

四十四

事宜志事以時起以時終不可預然而歷觀前畫以迄於今舉所樂杜所扶無以異也設者以有餘玩者以不足民耕而獲即樂歲不饑也益之以楚乃贍官無固食家無蓋藏負米而入市攜重而出糴一有緩急不五日城中食盡矣宜官為當平以儲之戶宿歲糧社稷隸於公則稅隸於民而官指之則主者莫如官為之所以儲之而主者在民購其穀而勿掙也徵糧後贍戶胥昇之官庫者守其藏以為出納邑所同也差書所獨也兼算掌出納而邑無藏矣非惟無藏也并無數非惟無數也并無錢穀然固結而不可解者何也差書之始進有豪為捐金以為之費於官曰公堂自官以下役於官者無不賄也約五百金而官之不肖者錫其半然後公帑惟豪所為美比始痛革勒在丹書城旦其胥而甚昵者罷其金然猶得

無有耽首采南康有差書九江有差書九為甚九江之差書瑞為甚民無通糧易徵也而漏庖于遠夫其弊始于胥吏而成于官逮者多役人之藏食與各兵之餉這一歲則起什之二二歲三歲則起其半其半者此其不肖不獨在胥吏也均一歲而與奪異均一役而運送異或預食數年之餉或經數歲藏糧則賄之至不至與夫胥吏之為也是在令送吏而後殺耗兒夫而錢穀清胥吏盡藏徵之有以飽乾溪而出空由以抵之令無賄者目相兒又武秉急而質其由或乘縣令之憤而冒兩由質由與執由者雖冒由與本由雜而錢穀如亂絲矣杜遠不杜兒書米已也衡七兒夫其亂尤甚藏額子粒二萬三千四十石有奇除軍舍月口糧生抵一萬四千九百九十四石有奇外實徵八千四百十六石又除運軍糧粟兌銷外實徵見米三千一百八石有奇聽給官軍俸糧其並奏折銀亦除

天下即國利病書

原第廿三冊

江西

四十五

生抵兌銷外每年實該折銀七百兩有奇聽給各官鈔銀固有餘粟帑有餘金而今官軍有榜數年之腹者又兒夫亂之也今總撥而出納之外自軍三有分數俱親為比徵而貯之即庫以時給國初戰爭之餘民多死徙田蕪穰發衛士耕而戍之其後流徙之歸者禽所棄者高衙使大皆衛屯也久而衛官併吞其業貪軍實其業奸軍展轉其業今惟供士民之詭靈而已焉此贍始清其受屯之人及除丁而籍之亦再籍之然不足以塞責十之一夫屯既不必耕而卒既不必屯矣一卒之田私受授者為緣二十以上三十以下以平值算之有三於此者若官為之而取其歲粒以餉卒之腹更飽而國且得金錢十萬又得擇趨卒而食之矣即不然若屯者保任既明人嗣其職令無得朝甲而暮乙其尤愈於籍子即籍也五年必更藏之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編 第三冊 江西

四十六

天下郡國利病書

總序 第廿三冊 江西

四七

馬不食報矣而引馬折馬卹馬不除猶困也馬戶吐剛而茹柔勢不及則玩不應以困行者勢及則馬行者所困役夫亦如之上官之承貪達官之奴隸異省之郵符皆害馬與役夫者也卽邑不能抗無如驗號于道而嚴

曹翰克江州鹽城七尺今城或非時昔然碑視不計焉丈而已其因山累之者跋牒牧之江沅燂腫可以及碑此法所忌也張直指議案四尺度稅羨四千有奇張去左藩貸以餉宗遂不果誠欲輦之終不果已乎黃梅德化錯壤而殊首盜與民俱不可問此其小者也浸假江上有事其能指臂使而德虎鷹乎一取則俱瑕矣吳子秀議以黃梅歸九江郡遇有盜起南北夾攻之議雖不行不可易也

訟之無情無如盜與七殺訟殺者必令其負屍而驗之市人及邑門郭人及郭門驗弗踰日弗安佐驗傷與陳牒合則理之虛而不合則存其詞而稽之以證再訟令之職也本竊而詞以初者未竊而詞以初者舍盜而指

其警者與盜通而誣人以貨者捕之與盜市者捕之噫人者燬煉人者告盜而與盜解而自息者六舉盜而以爲私者八保任盜而以爲私者明者難贖者易憚者不再計此可以觀政矣

江防之役遏其下河則無獲守備之獲盜者今必無刑焉而送道面識之則無贖

陳氏之餘聚族而居洪上下者阻而道盜憚而犯禁輕而易動雖然猶喜其朴也信之易子惠之易懷信惠既行威之易威也瑞昌據其口緝捕館處其懷安得良吏而與之

瑞興鄉立而瑞人跳而爲興而報不可催肇陳口緝捕館立而奸不可問夫肇陳係樹于楚而兼轄于江其後與將三省共供之其賢者不至不肖者與樹胥交手而肆其虐既援江以虐江復依楚以抗江是官爲樹胥役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三冊

江西

四十八

而轄是官者爲官役也起何陳之姓者必自此矣

兩省交轄其勢固然莫若罷緝捕館移瑞昌縣治于肇陳或屬之江或屬之楚皆可異日必有思余言者

衛軍分直信地向無一人成者官司經臨則或先以少錢覓土人應須吏防陷江巡則其胥先告衛軍隨以往若無失伍然幸其不常戍誠常戍是即不濟于江若也余盡撤其軍千二百人歸營園之有三益夫訓士則無如弱矣收輕則無如重矣弭盜則多一實無如杜一實矣

煙墩 正德間江上多游寇兵備副使馮顯十里設墩效邊陲之制灌江十餘所白石磯一圓風磯一柘磯一茨石磯有墟墩時家路口一官湖一鳳凰山馬朝一赤胡巷一江南地形蛇曲林木叢蔽水氣昏朦不便偵瞭寇之來也以舟東風之便待舉烽火援不能先墩無所用之今廢

廬江四辨 廬藩之言辨矣然亦東漢地理志水經註潯陽記周景式廬山記有以啓之嘗即其說求之所能疑者六焉其一山海經言三天子都今閩西註云在歙東浙江出馮水經言浙水出三天子都註云在黟縣乃今徽州之境秦郭即漢丹陽郡故鄣縣地廬山相去數百里而謂之天子都然則廬山在歙東耶亦有所謂浙江者耶其二山海經言廬江出三天子都入江彭澤西水經言廬江出三天子都北過彭澤縣西北入江漢書地理志宛陵縣彭澤縣在西南又豫章郡有彭澤縣萬貢彭澤縣在西北彭澤縣與彭澤縣爲二地要之遠於柴桑廬山安得以為名耶其三西漢郡國志註云廬江出潯陽東南北入江又漢廬江郡即今廬州安慶地皆不在彭蠡西廬藩曰廬江在彭蠡西漢何取其四秦無廬江郡漢初亦無廬江郡立於漢武帝時周景式廬山記潯陽記曰廬山秦屬廬江郡何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三冊

江西

四十九

取其五潯陽本以斬之潯水得名在江北漢書郡國志註云禹貢九江在南北地與潯陽接廬江可以有潯陽潯陽安得有廬山耶其六漢時廬山南北皆豫章郡柴桑縣地屬吳國不屬淮南三國志周瑜治兵柴桑不言潯陽以江南惟柴桑也是時柴桑有潯口關其後晉惠帝元康元年始以豫章等十郡置江州無潯陽其後永興元年始以廬江之潯陽武昌之柴桑置潯陽郡治江州其後安帝義熙八年省潯陽入柴桑縣其後唐又改柴桑爲潯陽縣然則江南有潯陽蓋晉永興後東方潯陽潯陽江時不在江南以移江南時不屬廬江廬藩曰廬江有潯陽潯陽有廬山又何也或曰以廬山之爲南都也後遂傳會爲天子都以合於山海經不識然否棠塘紀聞王莽以豫章郡爲九江柴桑縣爲九江亭則九江之名說也久矣

上饒知縣李鴻封禁考畧

要害信古荒服所謂吳頭楚尾是也秦尚為不墜之土漢武帝征閩越由分水關入而道路始通不及貢賦東吳始建郡治析為二縣歷晉至唐從廢不常乾元初信州始有畫城云宋平江南分為江東路于鉛山分水關置驛由崇安入閩又于永豐拓陽關亦置驛由浦城入閩是為二大關相去數百里而其間空棄數百里在水崇安之東松陽浦城之西者則所謂封禁山是也在昔寇亂大抵由此驛驛是以傳禁不通入閩入我明而始益嚴局鑄因以得名其隸建寧者姑未暇述其在廣信者實名銅塘俗傳產銅殊未可深曉今江西通志及郡志皆云此山在府南百里險絕陡峻極為一郡要害山有九井幽路偏側偏倚歷險阻始達餘則不可復入矣人跡既遠平險遠近皆不可得而知也峭壁崇其攀援難僅得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三冊 江西

五十

至朱半首則進為水澤臨為絕壁猛獸之所居也前世傳此山週圍數百里實廣長各三四百里北東西三面則屬廣信衛邑之上饒永豐玉山南東西三面則屬福建一軍之浦城崇安雖縮帶三省而去折九為客通水盤小路一通衢之江甯一通處之龍溪皆僅數十里是謂三省之交其在水石石陽二關別有小徑可通往來者往時大盜葉宗留鄧茂七陶得二等令其黨陰通間謀人不復知載在鴻猷錄可考之自始山接弋陽貴溪別通鄧其延平建寧三郡皆在萬山間遠者相去數百里近者百餘里嘉靖四十年鄧延平寇至貴溪江寧山峯經弋陽亦被焚掠皆由此通賴都御史譚綸總兵戚繼光擊却之即其地也水脉數十條總為三支一支合上饒永豐貴溪下流入胡而合於江一支合崇安浦城由福川一支自永豐上江山會台獨經城塘皆入於海此其塞境相通之大槩

也封禁一山有內外新舊二處其界則始前代永樂宣德間鎮使入山

久之鎮之山崩沒死者甚衆今名陷坑俗名陷人坑此為封禁內山之門戶也自此而外如葉坊舒里已坑與永鉛二縣所屬各隘諸土名不可勝記則自正統初年宗留之後禁為設禁今已盡成宿莽矣內山深遠好究易于託跡非從外禁以固護之則冠盜冒險一入即可列柵自守固以其間時出剽掠為害甚要矣前自北山徑路稍通之後即為亡命淵藪其始托名採木實則利于銅鐵或妄意其間有銀鑛也考之往牒大抵盜首以此誘聚流民流民不知從而繩禁始則各據所有以銅鐵貿易性相矜以利又割取自長之叔葉或擊鮮烹肥恣意無禁初不憂其乏已而積久食盡于是劫之為盜自相節署出沒無常實計出于無聊耳凡盜入據舊巢見在不煩再闢且山居饒材易為富樞游手好閑者所在而有利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三冊 江西

五十一

之所任人必爭趨旬月之間數萬之衆可立聚也山故多銅鐵可成矛戟藤竹之屬可為弓矢彈盾以戰以守隱然一巨敵也仰攻深入豈易為力哉歷代法令唐郡治初開為亂者衆史載唐李暉盜依以為巢宋范汝為內訌開即延間有賊黨據此造器械以助為自范寇平後始立諸寨閭志懽存後之增設諸隘自此始元時尤為盜藪法令最嚴常慮宋室遺胤有潛入以圖興復者是以累加防守通民遊獵輒加重刑或合山焚之國朝上遣大元帥胡大海經理東南詔以上鉛永屬廣信福建以浦崇屬建寧浙江以江常屬衢州龍景屬處州禁互相侵越以此山獨當三省之中非荒度所及茅令封守如故而已最後草編時發乃因有司所請以上饒四十九都五十二三四等都永豐十五十九等都鉛山十三等都每

都各置十堡添設里老盡地盤詰不許闖入犯者處以極刑家屬流放
永樂十年 詔三司會議銅塘果否荒僻不堪建治據實以聞得各省會
勘如前准令各縣分別所隸縣逐通區每歲本府行上永路三縣會同福
建浦崇二縣官查考一次詳報各該上司即有疎虞 奏聞 宣德七年
浙江豪民項三等聚眾潛入銅塘又于四十二等郡地名包公火五十都
地名橫山頭五十三都地名洪水坑等處起立礮場一十三座聚眾萬餘
因而流劫撫按三司臨勘具 奏尋 勅福建行都司合兵擒獲擒送伏
誅 正統七年浙江處州賊王能鄭祥四蒼大頭葉宗留等聚眾千餘入
山盜礦十年掠永豐調南昌前衛廣路二所官軍及六縣民壯與王能等
戰官軍被殺者甚眾永豐知縣鄭顯同老人余斌入山招撫賊首王能等
三十五人德命給與割付將永豐二十四都廢荒地給與耕種以充快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三

江西

五十二

手協司六縣民壯于永豐之橫山頭設教場以時操閱復令以計誘鄰鄉
四蒼大頭等三百餘人悉斬于永豐之十五都獨宗留等與其部下遁去
十三年二月宗留聚眾盤據處州少陽坑九月歷雲和至收和之少豐官
無所得謂其徒曰與其取于山勞而無功孰若取于民眾從之特餘黨高
數百人勢遂復振掠政和縣還慶元遣人招龍泉良葛山人葉七為教
師由浦城流劫建陽所過焚掠分衆扼守鉛之車盤嶺行旅斷絕聞賊即
茂七亦起于邵武東南大震 上命都御史張楷偕都督劉得新陳榮師
兵往討聞延至廣信宗留率其黨時出抄掠楷留不敢進聞中日益告急
浙江藩臬請楷便宜移兵先擊宗留可無後顧江西按臣亦言葉冠近迫
尺危在旦夕大臣為國家排難專之可也楷不知所從有指揮戴禮奮自
願往勸之楷乃命率兵五百以供十三年十一月賊至黃柏舖戴禮兵擊

之死傷相半宗留衣襟率眾前中流矢死官兵不知為宗留也賊退奔入
山後據葉希八為渠帥劫車盤嶺率眾駐十三都欲由銅塘回浦城都督
陳榮謂楷曰受命討賊今延平事急而鉛道不通大軍難通二賊並熾今
遣部將往剿延謂我輩逗留將若之何楷不得已乃命榮率兵二千與戴
禮合至鉛之視公橋車無紀律遇賊突前邀戰官兵大敗榮禮皆死楷
懼聞劉得新已率江西兵趨建寧遂取道徑往閩中行委浦城縣丞何率
軍快數十永豐縣令鄭顯亦率本府六縣民快以應十一月十五日與希
八合戰橫山敗績顯被執不屈罵賊死鎮守侍郎楊寧時在會城乃與三
司議調南昌前衛及廣路二所官軍并集六縣民壯會于橫山相持數月
僅無亡失而已 朝廷聞敗遣尚書金謙寧陽侯陳懋侯定侯孫瑄平江
伯陳豫等率京營及南直江浙等兵討之以中官曹吉祥王瑾為監軍兼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三

江西

五十三

制三省吉祥等素作威福陳豫等以討留之于浙而與慈及即中陸移兵駐
廣信分道入福建未至希八乃使人從鉛入閩道厚自結于茂七互為聲
援此人使出官兵首尾不能相應楷至建寧屢戰時有小勝輒以便宜
賊黨連有內却楷陰以計招下其黨張由孫羅汝先等許以擒賊立功由
孫等誘即茂七出戰敗死并擒其侄伯孫與家屬悉俘獻 京師聞寇悉
平希八以失援勢稍弱然猶據銅塘且耕且守之而復由浦城政和與閩
得二楊布陶秉倫等合掠處州及全衛等處 詔令張楷修師討寇冠楷
至有千戶沈俊者自言其部下皆麗水人親屬多陷賊中遣所親信以徃
宜可得要領楷從之乃令入山曉諭至以老母百口為誓得二出見楷優
加賞資令招除黨希八尋亦出降始知宗留已死陳豫等時在廣信得報亦
以銅塘寇平聞遂罷兵因與守臣會議善後事宜乃奏以附近民山凡去

銅塘數十里內皆悉加封禁如上饒五十二都三堡至八堡民田糧七八石及五十三四等都東至永豐十五等都西至鉛山十三等都山塘地皆不得耕種謀居民通賊者盡行誅戮家產入官被施者重行給復從之他所滿城崇安視此例凡諸洞向通往來之路悉斲石為障餘當溪水之衝不可施以人力者仍如宋元故事于上饒高洲楓林張灣永豐設砦山軍連港頭凡六隘擇素有恒業居民充為老人添設快牛月給口糧令各分守信地既以寨官隨軍操演禁不許停捕異郡商民及於隘內往來以月之朔望申報違者稽沒戍邊自是禁防愈密而地方始得寧息矣正德十年奸民某者始在外山盜木漸入內地採鐵聚眾應鉛山民周吳李為亂巡撫都御史韓雍督兵征勦盡獲亂民因即舊界立石示禁每隘各立寨官復益兵快劉諸里老協同管守 嘉靖三十四年南昌人某同

未下即國利病書

原第廿三冊

江西

五十四

方士陶仲文奏請重建許旌陽鐵柱宮因言工費動以萬計今幣藏空虛實不能給請以廣禁外山所蓄樹木採取庀工不足則以平洋坑所產礦銀助之得請仲文又以錄法傳幸持之甚急該部覆行撫按勘報三司會議官言平洋坑封禁山皆從仙霞嶺發脉南幹自卓萍直走 留都載在天下輿圖及朱子大全可考也開鑿貽害請為萬世培固 陵寢為地方極活生靈並賜停止奏上 肅皇帝未之許也會閣臣揭言鼎建真君宮宇凡以祝 皇上無疆之福也人臣仰荷 國恩即竭貽藏捐私財助之固所不恤况乃取于山林之產米穀以傷動龍脉上聞 陵寢非巨等所敢任也不如令江西布政司發庫金數千建之便 上從之言者亦不之罪 四十二年龍游人祝十八聚礦徒數百從江山經玉山程村姓浦城欲邀眾分劫平洋銅塘為官兵所拒不得進退至常山復據集四百餘

人殺傷縣兵突前至草海過玉山屯吳村令其黨余銜為現為拓陽巡簡司所執事聞巡撫江西副都御史胡松奏曰今廣信上永二縣所轄銅塘平洋地方宿帶衛軍當開折之交有岩洞豁聖之阻隱鉛礦材木之饒為方可數百里正統間開闢給民七等蓋當治其中知縣劉顯追捕被害該前守臣請兵勦滅遂將前山封禁內有官民米七十餘石議令該都十里均賠其後輸納不前復奏令均派縣縣有籍可覈自正德以及嘉靖之初間浙諸寇性：竊據地方居民被其蹂躪至于累年而後定即今流規東江閩用兵多事之時糾黨操戈託名盜探意實伺便劫掠臣會同巡按江西監察御史陳志查得銅塘山場之與平洋坑均為盜所垂涎而平洋坑地尤南城江山二縣之界重山復嶺疊嶂層巖一轉折十數步之外即主客隔我不相睹接凡茲醜徒潛伏草莽倚侶後先則為道路之行人

未下即國利病書

原第廿三冊

江西

五十五

俄而暗號一呼從之齊集則數百千人可立而聚往江常浦三縣各相視為秦越且地方最急亦多觀望成敗幸其得則則可通行分滿以自為利是以甘心為之耳目居僻接鄰者亦復不少矣謂必原比照汀州武平之屬崇北前州程鄉之屬漳南故事而以福建浦城浙江之常江山山所屬之血亭溪源萬泉仙霞小竿諸巡簡司悉聽江西分守湖東巡官轄提調責令盤詰探報可以先期為備如過各賊屯聚一體召集鄉兵有尾應援阻截連擊數畝則移文建寧兵道嚴金衢溫處等巡各道連發後兵協力驅逐逾期者聽江西撫按參論仍乞 勅下兵部查議果于事體可行請賜不坐名勅書一道專令分守湖東道參議駐劄廣永豐縣巡訓練營御等兵控扼禁煙近折潛消幸今永豐繕造有城落成伊邇可以屏雄藩輸其于閩浙三省撫按司道止于文移往來一切參謁儀文概然無與庶

予于軍中據于官司常于強不礦產賦之軍餉而交納之委司既而塞
武進上 諭下兵部如議 康熙二十八年江西礦稅奉 命據左衛百
戶提應恩奏臣同上民窮文窮安東仁吳華等疏請奉 命據玉山等縣
地方勘行雲路山場里連開化等處山勢峻峻內有無他等字疏慮大頭
蘆東坑雷瑞大溝岸塘塘等處身一四五十 里過開百十餘里產大
木森肥礦沙場或官不徵限民不田種向來總督浙江江西都使史劉繼
於本山分水四至之外地名荒田場官與西營黃司領界立碑封禁蓄養
此木數百餘年若有以待 皇上今日營建大工之用伏乞 天恩加勅
藩相督集杭無木廠商承將本山官木大者解為 三殿之材小者著商
變價又可增課數萬兩等因奉 聖旨這奏內江西山場地方出產大木
或可三殿有用不必差官以滋騷擾就着本司欽差督理礦稅開採木密

事內官黃相曾司撫按等官查勘明詳具奏詳部重用其所工官山等處出產土面青便有該省缺差開礦內官劉忠書同彼處撫按等官查照開採詳進並用土限其巡該部院知道黃信知有陳九韶議以是山自葉宗留窟穴溫礦以來雖久已封禁安輯而不託生心利者荒僻而動令若開山通路不植解空砍伐之場便為礮場勢必并採木而申言礮利矢山勢頗闊隨其指向礮琢向處不可開挖始猶報監開礦為名久之奸徒聚結累月連耳官未必及其什一之利而胥吏之輩皆因此始于是撫按會詳于廣信府所屬七縣包約山價銀三千兩續議加增土產折價銀一千兩二併解進助兵其土產折價歲以為常事竟寢

吉安志云征役舊于十甲之內十年輸當一差難曰一勞九逸顯其厚在
之年數輩役重力且不勝况以民事官人役之初常例費已不貲而責辦
於上需索於下有輸銀一兩而費至十倍百倍數百倍舉事姑若苦辛不
均於是豪民巧宦以官之低昂吏得私易之而低皆反昂皆反低民
之窮困十力而九墜憂恐賠易為添編分均徭里甲民兵峰傳名曰田差
計四差之里通融各為一則攤分十年輸納十庫諸條出自官幕夫一分
為十則從輕徵價於官則民便輕重通融苦樂適均則差平而吏不得持
低昂之柄是宜乎萬口稱便矣然議者或謂旦而號之農商無終載之
樂戶而比之縣官有駁朴之煩則不若徵其價而仍復輪差為便斯蓋
長吏自為計之說也夫十而一之孰與夫一而十之矧齊民朝不謀夕誰
乃歲積其一以待十年之輸也今歲輸十之一從輕易辦一輸之外民可

開戶而非詭謂其無終藏之樂耶其視輸差之嚴苦於弊多費重以致黨
兒破產者萬一相慰矣大都茲法之行利於下不利於上利於編氓不利
於士夫利於閭閻不利於市貨必欲維之而使不變其說有二夫議去皆
始乎貨則其將畢也不弊蓋始事亦嘗從寬議矣後乃一二沽名者減其
數以悅上之人從而悅之於是數覆而用不歸夫千金之子尚交而市
義猶且見大而指其細恥現乃主一卽一邑額使之秤薪而數糶束縛之
若瀛薪然豈可久之計哉又茲法之行本以恤民而所官募之人若庫役
斗級禁子扛夫之類此輩獨非民也不損其直而使之微有利焉斯皆所
以永條編之法者是在乎良有司加之意耳郡民識蒙條編之利獨百世
守之弗易惟就中少救其偏蔽可也倘舍此而復輸差則何異季任席而
塗炭之仁民者其必不忍於斯矣

贛州府志 成化十九年以閩廣交界盜賊生發于會昌龍南石城設守
脩行司安遠瑞全設隄備行所又于會昌設長沙營設羊角水隄備所龍
南又設隄備行所成化二十三年流賊攻破信豐縣城江西巡撫李都御
史昂請罷原設會昌守備改設恭將統領汀州及武平上杭各衛所官
軍并額常與軍民共七千員名駐劄會昌防禦弘治四年以地方寧息
議裁恭將照舊設守備官嘉靖十五年南贛督撫王都御史凌疏請設坐
營官于鎮城專司團練嘉靖三十六年范都御史欽請優參將嘉靖四
十年陸都御史穩因廣賊張璉稱亂兵權無統會題改南贛恭將為伸威
營副總兵官統部下南贛雄韶惠潮汀漳柳桂撫吉各府衛州縣軍兵三
千駐劄平遠縣以便調度其南贛恭將改設守備長沙營羊角水各添設
把總一員嘉靖四十一年江西紀功設御史額言題改副總兵為鎮守總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三

江西

五十九

兵重其事權仍駐平遠後兩廣軍門急在防倭移總兵于潮州嘉靖四十
三年吳都御史百朋議得潮州相距南韶諸郡道里甚遠如使水陸二寇
俱發總兵何能兼制得准南贛內地應順先年復設恭將統領贛營汀漳
南韶桂長沙營羊角水堡等處守備生營把總等官專一防禦山寇仍
聽總兵節制其南贛守備應行裁革隆慶五年改建恭將衛門于鎮城萬
曆四年江都御史一麟劾平黃部賊巢奏設長寧縣議將長沙營把總調
守長寧
屯田 論曰贛衛所屯糧歲計二萬有奇將以充軍實裨國計也迺今歲
額不充一軍以上率仰給于有司軍未贍而民已告病此其故何也蓋謂
屯官之例時其柄也書藏之竊弄其權也豪強之并兼其利也豈不誠然
乎哉年來出內屬之有司戾而販朴未省適負猶多又何也得無以積弊

相沿父則難變耶夫屯田一人止許一分一戶止許二分此成法也占種
屯田典賣屯田與人至五十畝以上軍發還衛民發口外此明例也法例
昭揭如日星而軍若民公然并壟之豪強之有所謂者占田二三十分甚至
五六分積歲應納之糧分毫不能輸無敢詰問其他城社之姦販于包侵巧
于影射晏然坐食而公家之賦若罔聞焉所苦者直一二貧軍耳債家既
奪其田復重其息糧則今之代比差則今之白當追呼逼迫即廩倉要挾
不能保安問田之有無加以竊運之賠累雜役之奔馳奈之何其不逃且
竄也 高皇帝度諸道膏腴田七分予衛士使各屯種以自食其力載之
魚鱗圖冊纖悉具備軍料其法嚴壞至此極矣茲欲窮源及委查照魚鱗
老冊根尋原屯坐落一踏勘丈量係原業者仍歸本主係典佃者即令
退還其逃絕荒田另召餘丁承種屯額既清屯政自舉一切奸弊將無所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三

江西

五十九

容然此一大更章非饒有才有才不能任非假以事權不可行非遲以歲
月不克就談何容易無已則以一歲官中俸糧盡數扣充是年衛官造冊
送府查覈扣充屯糧既盡然後取補于有司是或一便也不則令屯軍當
秋收時俱納本色上倉即充每年積穀之數扣銀在庫給軍蓋屯軍上納
子粒此 令甲也亦一便也若曰扣充有應算之難責之能者數目不患
其不清納穀有守候之難監之有司入倉不患其不速是在處置得宜耳
雖然立法易行法難行法于一時易行法于久遠難何也以行法者不皆
立法其人也即如萬曆間鄧丞相公汝東自擊運軍之苦建議以田定運
田分上中下三等上田連運三年中田二年下田納糧法初行時簡易直
截上下稱善公去而法稍變矣欲變法而先去其藉矣藉去而田則貿亂
互相推展矣以肥為磽以成熟為荒廢每至臨運擇者巧脫貧者泣隅驅

之上運如赴湯火卒之運事敗而官與俱敗是豈法之咎哉嗟乎有治人無治法蓋自古記之矣

鹽稅國朝天順五年戶部陳即中倭倭都御史歐陽梅江西南安贛州二府相去兩淮遠濶濶險峻鹽商少到軍民食鹽全仰給于廣東商人贛南贛二府發賣者于南雄府每引納米二斗折銀二錢充餉而後出境成化間本府倉立鹽行每年徵銀四十兩謂之水面弘治九年金都御史澤駐節于虔有兵事加水面至百二十兩正德六年兵備王副使秩滿得贛鹽先家兩廣總督衙門許行南贛二府發賣南雄照引追米納價類解梧州軍門充餉今議許下衣臨吉三府發賣由南雄曾經折梅亭納銀止在贛發賣者免稅下衣臨吉者每十引抽一引關鹽自汀州過會昌羊角水廣鹽自黃田江九渡水來者未經折梅亭納米在贛發賣每十引抽

天下即國利病書

卷第十三冊 江西

六十一

一引蒙至衣臨吉者每十引又抽一引以助南贛軍門軍餉正德九年題奉欽依廣鹽止于南贛衣臨吉仍行准鹽正德十二年都御史王公守仁疏請通鹽法暫行衣臨吉三府事寧停止嘉靖五年都御史潘公希嘗復題廣鹽行衣臨吉地方經南雄太平橋稅過者每十引抽一引米米稅者每十引抽二引每引折銀八錢時府庫以備軍餉及南贛衛所官軍月糧各限備官軍口糧之用嘉靖十三年巡鹽御史執奏議請仍舊嘉靖十五年都御史王公浚奏除衣臨二府仍行准鹽南贛吉三府行廣鹽抽稅如前以十分為率量存其二以備軍餉支用八分解部濟邊萬曆十三年巡鹽御史力請改吉入淮度量疏爭之戶部從中持不決下兩藩議廣東也鹽倉事陳公性學議得廣之鹽引每歲一十二萬有奇其行于江西五府者強半自衣臨之路不通鹽多壅滯民困漸滋聚商紛紛求復衣臨

舊額乃今忽有改吉入淮之議不益商民之困乎夫江廣地方性帶群蠻

謀會百弊停收之警歲常有之兵饋多取給於商稅以南贛吉三府之民歲且消盡二十餘萬計稅餉之所入大約吉安十之八南贛十之二若以吉安復食淮鹽是十去其八矣餉將焉賴哉况保昌縣產銀數多先經兩院具奏以鹽稅抵補五千五百餘石數十年來民獲蘇息此行鹽之利也又南雄府有黃田江南大坊等處撫民強者驕弱弱者肩挑咸藉通鹽以資衣食東海之良民新民軍駕船以供日用若改吉入淮之議成開塞西關貨積而稅減不惟兩自兵需無出保昌浮糧何以抵補新撫負販之徒何以倚賴二十七場之龜丁家口必束手坐困而百萬船夫生理無條奈之何不窮且益也大鹽法之行固以利國亦以便民南雄地方界連南贛二府而南贛又接壤于衣臨吉安其鹽順流而下計日可至勢易而費

天下即國利病書

卷第十三冊 江西

六十二

省故其價也賤若淮鹽數千里迢水而上工領浩多難石收發舟行累月不能至而又有覆溺之患勢難而費倍故其價也貴以民清度之末有不苦貴且難而樂賤且易者禁其所樂而役之以所苦其誰與之今天下一家或淮或廣孰非王民州廣鹽久行何必過為更張廣而益淮哉吉安之人聞此議而淮商又黃致其間以故賈販不敢承買廣鹽而廣鹽集於南雄境者日蹙商人告引者數月矣此非特兩廣之憂亦南贛諸郡之憂也倘軫念兵餉重務會同江西撫按酌廣將廣鹽照舊行南贛吉三府廣國計民生兩得之矣于是戶部復以吉還廣先是司權之官每季委屬府佐貳官管理季終更代萬曆十年南贛張都御史煥奏改本府捕盜通判專理權務捕事改屬清軍同知專官自此始萬曆二十七年稅監潘相到贛將創立衙門坐收兩關之課賴李督府堅持不阿止以解部八分

額數割以與之、即各邊每歲虧二萬之餉而兩關則免重稅之苦矣。
雜稅 正德六年、王副使扶既酌議抽鹽之法、又將廣閩各項貨物逐一
估定價、則立嚴盤掣、抽分助餉。

解額 兩橋稅銀每歲大約三萬有奇、在稅監未到之前、以十分為率、監
稅八分、解部二分、留餉糧稅五分、解部五分、留餉解部總以二萬留餉、總
以萬餘計、此其常也、舊例五年一解、如部有急、咨取或三四年一解、其解
五六七八萬不等、總視每年收數為盈縮、自謝部御史立月比之法、隱漏
漸少、故解部與餉用外、尚有餘積、可備地方緩急、萬曆二十七年、稅監至
增收上水貨稅、約近五千兩、又於下水原稅內加增近一萬兩、每歲共約
新舊稅銀近五萬兩、以三萬八千五百兩解稅監、轉解餘則存留備餉、每
年定夏冬二解、數儘監額、餉自是不繼、動及舊存、以致庫藏無二年之

天下即國利病書

卷第廿三冊

江西

六十二

積殊可寒心、萬曆四十二年六月奉 旨、減免新增稅七千兩、而起解猶
三萬有奇、今幸稅監盡撤、上下水加增稅悉蠲、商賈通行、公私庶有濟、
嘉靖二十一年秋、安遠黃鄉保新民葉廷春、特聚生變、人情惴惴、兵備副
使薛公甲計擒之、并其二子伏法、眾遂定、黃鄉離安遠縣治三百餘里、與
廣東平遠和平龍川等處接壤、中有大帽山、綿亘數百餘里、人跡罕到、大
盜窟穴其間、最後有葉芳者、自程鄉入、併諸賊有眾七千、分為七哨、自號
尚總、先任巡撫司公南招撫之、王公守仁嘗用以平福岡、利頭及宸濠、然
驕橫不受約束、芳死、其兄廷春代領其眾、肆暴尤甚、至逼旁近居民、處彼
者百七十人、東新舊督撫交代之際、將為亂、幸薛公先計擒之、還葉金為
千長、撫定其眾、新督府廣公守愚至、議於地名田背、築城添設巡檢、司
併移安遠提備之兵駐劄其地、與弓兵相兼防守、又議會昌長沙營增築

牆垣、蓋造營房、分原守千人為三班、一班防守、二班留衛、以省行糧、又遷
羊角水堡、築城三百餘丈、中建公館、營房、以便官軍居民、護守議上、悉從
之。嘉靖三十年冬、和平岑岡賊李文彪、稱亂、都御史張公恒督兵討之。
高砂千長陳貴爵、將與賊通、漏師賊襲、執指揮金爵、高貴狀招不許、大兵既
集、賊出戰、貴爵為外應、我兵北賊、遂圍擁潭州府通判謝承志、南安府推
官沈沂、黃憲即應魁入營、求招、乃遣指揮謝勅往諭賊、貴李于文謀、以貌
似文彪者殺之、匪其首、并還被擄官諸軍門、請降、遂撤兵、後偵知其偽、再
遣勅入巢、功責賊、聚將于文概、送棘門伏誅、併殺陳貴爵、而文彪竟得逃
死。三十六年三月、龍南賊賴清、規據下歷保、以叛、近保被脅者皆從之。
清現本平民、素有機知、嘗從征三洲、有功、後充本縣老人、若為人解紛、息
鬭、縣官常委用之、偶以族人獄事干連、法應配、時一印倖署縣事、墨甚闊

天下即國利病書

卷第廿三冊

江西

六十三

清現家頗饒、索賄：入不敷其意、再四逼迫之、無奈逃匿、而倖踪跡之益
急、因而聚眾拒捕、遂反、龍南之橫江、信豐之員魚、遵安遠之大小石、伯洪
俱為所陷、合岑岡賊李文彪、高砂賊謝允、攬號三巢、而清規為繼、嘯聚十
年、殺人以千萬計。四十年、饒平賊張璉、故為斗鷹、侵欺桂法、遂以失計
良家子梅乳、閩廣諸巢、賊附之、夏五月、流入興國、自龍砂出、累口萬安、及
泰和、殺汪副使一中、執王恭、議應時勢益猖獗、還遇永綽鄉長信里溫、股
等處焚劫一空、新督撫陸公穩遣安遠令石廉、領黃鄉葉槐等兵禦之、擒
斬數十人、賊敗走出境。四十一年奉 詔、會師二十萬、分為七哨、大剿
張璉、兩廣兵駐潮州、福建兵駐漳州、江西兵駐建昌、贛兵駐汀州、監軍御
史段公顧言、駐節贛城、紀驗功級、時督撫陸公穩、總江浙勁兵六萬、屬前
泰將大猷、將之、連出攻漳州、諸帥吏虛擄其巢、璉並回自保、於是、大猷計

誘賊黨郭王鏡等實捷以獻兩廣以饒其地不肯予虞哨聲連去遂既擒諸賊賊與無固志或撫或勸悉就平定乃班師 四十五年都御史吳公百朋親督奉行營女關等官兵進剿下壓傷其巢賊首賴清現伏誅先是吳公疏請討賊奉 詔起期進兵而都守王公衆力主招撫則請卑騎入下壓兵公佯許之清規急欲緩兵聞府主來撫率眾頓顙待命且開道獲送出境吳公乘賊懈亟移鎮信豐檄兵備泰政李公佑督諸路兵而萬三千有奇于六月初二日分哨進攻初三日長沙營把總暴以平首破楊梅牌賊右臂兵逼大巢賊出戰皆失利我兵遂奪神仙嶺險隘賊懼退保壘壘坑司知李多作督黃卿兵衝擊停斬甚多賊猶據寨頂固守縱火四面焚之賊轉樟木嶺各路兵奮力夾攻賊度不能支復奔入羊石鏖鏖二寨清現率親信五六百人踞銅鼓嶺為龍川地皆懷智高所據為害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三冊 江南

六十四

穴者汝嗣運動率六千人從間道圍三寨而自以兵殺後又聚天車為仰攻計坐營王如會冒矢石先登七月初四日破曉發寨初六日破銅鼓嶺清現計窮謀夜走竄盧簡為隘兵所扼反走困苦竹嶺茂林中副總孔宗周使知之劉兵搜獲清現自絞戮其屍髮長七尺下唇平高砂耐允樟梅罪自贖諸軍門款地乞招頭為編戶乃即其地建定句縣是役也督兩吳公主之兵使李公佐之而會險推堅策制勝則祭泰制汝蘭之功為最云 萬曆三年都御史江公一麟知府葉公夢龍計疏黃卿保賊首葉指等萬其巢穴黃卿寇盤據有年流毒地方葉公故惠州人檢知其害意欲圖之而未有間三年四月內會其保民劉載永嚴順民等請增設縣治公與江公謀曰是其眾可陽也宜先招集其各保子弟來即城就整師讀書習禮已而果有四五十人來即指亦遣其子六人至然心實急忿載

永軍所為變視之七保人從此亦與之構怨稍：瓦解葉公乃密致載永順民及尹明遜溫時選等數人于即齋與同寢食蓋伐謀伐交日夕計畫甚秘又遣梁正環陳俊賴琪等陰執招降旗數十免死票三千又懸賞格令之伺便行事散其黨與而署既定已償得其肉潰狀九月乃發兵二十日分道入正環等暨立降旗分散免死票衆各星散無與官兵敵者指勢派走匿賴舍廟兵圍之火其廟指遂焚死事平奏立長寧縣諭曰余次營建志蓋深有感於今昔之故云 祖宗時自城垣廨署下及舟梁器具一切繕治咸極堅緻精良久而母壞其後所費浮濫額乃確獨煥厥曾不能當其十一報竣未幾旋即圯敗藏：耗費官帑無已時並工拙之相懸哉非然也 祖宗時法令肅恭上下無敢隕越有所興作重視唯謹財力相履不使費緣奸利得滑其間非堅緻精良曷以適責乎近世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三冊 江南

六十五

士大夫務為宏遠心厭薄米鹽瑣碎興作不甚嘗省臺之從史冗員受成而已物料工作百不如前而旁侵私割沿為故常即有覺察又虞重拂人情小：補葺調停以幸無過雖為執其咎者有虛費而無實用賦此故也杜見留都原奉城云廢縣官錢若尾閭萬曆戊戌溫陵李相國為南少宰攝工曹議修外羅城一百三十里則併力而先事一隅須乘果堅壁乃漸及四隅今罷役且二十年無再築者歲：省水衡萬餘金公私賴之然則粥亮之業蓋自克勤小物始也夫

張弼均利記曰梅嶺道路乃南雄南安兩府共給其役共享其利者故驛驢載少壯擔負皆於中途博換蓋因民情土俗以為定例自前代已然而洪武初亦因之而設小嶺中站遞送官物公私皆習而安之無所爭也自景泰初因軍餉而以南贛皆為廣東行鹽地方則南雄之貨過嶺者益多駭擔可得厚利南雄之民始創南貨過北者直至南安城下北貨過南者直至南雄城下之議其議似公未悉委曲故官無確斷民起私爭殺傷狼藉文移旁午商旅不通兩府交病凡二十年間屢斷屢爭卒無寧歲蓋由未盡委曲不知中途博換之故斷不可易也其故何哉蓋北貨過南者悉皆金帛輕細之物南貨過北者悉皆鹽鐵糴重之類過南者月無百駄過北者日有數千過

北之貨偏多則南雄獨擅其利矣南雄擅其利而應夫役之常固宜南安既失其利而夫役之常則不可辭無利有害將何以堪此民之所以必爭雖嚴刑重罰而不能禁也自古中途博換而不可暫易者其中委曲乃如此不明乎此所以久而未定弼自成化戊戌之夏到任軍民男婦哭訴者日數百徐閱成案既爭而斷既斷復爭由當時文移詳得其肯綮致是紛也遂據父老之辭明利害之要者達諸江西廣東藩臬與巡歷鎮守諸處檄弼至中站會南雄知府貴溪江公璞合兩府軍民父老訪議定中途博換法分爭始息

度置柯陳議

郭道卿

湖廣武昌之與國興咸寧及江西九江瑞昌寧州武寧為隣而飛龍山最險惟有一路可入柯氏世據其巔本係漢晉長之裔也柯凡三族共數千人而陳氏亦巨族助唐擊蠻為進主分其界于長江湖度都陽間行級各郡縣二藩如山有司莫之誰何因循互閱恐激之而叛某邑先以延歲日耳數武昌捕之則以瑞昌為窟九江捕之則以興國為窟當承平之世各藩之界而乃容此惡類以爲大盜首乎然其符不能給者四五十餘年職憲設問而致柯柯彩風極于微因遂官去其餘黨為多未捕督謂安姑且置之職曹守汀聞正統間寧化縣陳正景者武斯其鄉江西建昌御貨元依之初為防甲長後坑田王氣因匪捕誘亂而沙尤之寇露起至陷為城殺大俘及方面有司勞 朝建侯伯領索軍死之乃詳由于獲之不早也今柯

黨瑞昌之政其曰度子與國而不敵取其賦稅有司雖高由處焉其田為瑞昌里而令其輪佃乃疏志耶自和而不後賊聚開藩固弘治間泰藩蔡湖因省城南門外有車家如柯者入 質聚泰而滅之沒其產獲其地著其本泉題曰車家絕地以示戒後之因犯新首以此為臺樹閱人頌之考其遺風而保善類潮于孫雲程輩蓋皆其除惡安善之報也今泰必覆勦則洩而逃或聚而叛此固不可家除者若必如湖之滅其黨或亦非從周治之義但聽其志難安知其不為正業茂之者乎今宜錄其微節而諭餘黨毋恃負固今輸賦稅或割其數里一歸之瑞昌專責其守令勿使而落互避或好瑞昌武寧與國咸寧而劉焉一縣即然不可至于其邊中或設兵民館或設守備司或李翁九江通或李屬武昌道而粵督撫衙事字依舊分轄則二藩大害以除可無他日憂矣

廣德縣志序 設使 古者列國皆有史官記時事今府縣有志定做之贛州
府古廣州也有府志矣後志度星何也御史大夫治之所司也 在贛而所
轄之屬則在於江湖閩廣之交為府八為州一為縣六十四為衛七為所二十
八非贛志之所能該也故別為志云蓋之建自弘治乙卯迄于嘉靖甲寅已六
十年凡 錫命之隆征討之績撫綏之義開諭訓迪之詞前志或有有所遺
近事多未之載此續志之所以不能已也爰命教諭陳傑訓導汪人倫等徵諸
文獻借諸故蹟輯而續之而立例而脩詞予固不能辭也

贛州府 贛縣之東路通寧都有文雅一隘而通南康有黃土嶺一隘而通信
豐北通萬安有婆一隘一軍都縣之東路通石城有東龍田堡二隘而通興
國有青塘一隘而通寧都瑞會前有排雲白虎長勝下河四隘北通廣昌有秀嶺
一隘一利順流賊於正德五年臨縣劫掠二次入本縣東山與老賊李聚等
潛伏鐵馬寨等處立號分撥劫掠富嘉靖三十一年知縣潘翔典史梁富春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之十三 江西

六十八

贛縣解送 軍門報斬特決 興國縣之東路通寧都有九子礮寨上南村洞
劉坑梅管水綿寨油洞花橋八隘而通萬安有桂園溫坡埠頭金嶺三隘而通
贛縣有龍沙廟前街樹皮墟下坡頭坪龍子四隘北通廣昌有迴龍溪頭方石
嶺按延四隘 贛縣之東路通武平有分水羊石湖界三隘而通信豐有春
山一隘而通信豐安連縣有清溪羊角水二隘北通寧都都一 一本縣羊角
水陡嶺所及長沙營府衙府各於嘉靖二十二年募築城垣各一座戍兵防
守 一本縣中坑嶺舊為盜賊出入要衝正德辛未及嘉靖甲辰乙巳賊首鍾
仕高李侍裕何積玉蔡子類鍾廷廷等各來攻劫知縣汪穎徐麟先後統兵殺
退 謝劉之東路通長江有古城一隘而通寧都有平地嶺一隘而通長沙
武平有乾陽樓新進二隘北通石城有登公樓一隘 一本縣弘治十八年流
賊入城劫掠縣署萬曆賊連被殺嘉靖十八年流賊侵境知縣王武統兵捕獲
賊首劉柏一等十九年王武奉委統兵入勦圍剿山獲賊劉梅等各解送 軍

門斬首戮示 石城縣之東路通寧都有姑嶺一隘而通寧都有鐵樹一隘而
通瑞會前有藍田秋溪二隘北通廣昌有寶崗嶺口南嶺三隘 一本縣姑嶺界
連寧化前後二十里許並無人煙客商往來多被掠奪嘉靖二十八年奉 軍
門起遣營分兵把守 信豐縣之東路通會昌安遠有石口楊鶴二隘而通
大庾保昌有九里竹蒿二隘而通龍南有皮頭半岡楊梅三隘北通贛縣南康

一本縣石竹地險山固舊為盜賊立永全等巢穴今已聽撫安靖 興國縣
之東路通會昌有黃竹湖藤嶺屬洋坪十二排四隘而通龍南有長布上保二
隘而通興寧和平程鄉有老虎劉華都司三隘北通會昌有聚坑礮一隘 一
本縣廣昌所在黃柳田背城望官軍分屯把守 一本縣大帽山去治所二百
餘里該界連開廣遠僻處為賊首張番壇等據住正德辛未年苗蠻糾集廣前
懸繩峰掛坑險黃沙大劉富賊黨謝得珠等大峰障覓濟五子石十二年香爐
嶂鷓鴣南軍山筆園子聚賊黨黃錦等丹竹樓溪地雙橋黃竹初功山寒地既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之十三 江西

六十九

背賊黨何積欽等流劫各府縣地方都御史周公請官軍移其巢穴追捕前賊
時葉芳等自應援招安捕石溪等地居住當差 龍南縣之東路通安遠和平
有油潭水楊陂二隘而通信豐有樟木黃藤二隘而通和平翁源有樟園南
運口二隘 一本縣高砂上蒙新興下歷太平等保舊為盜賊除九富王受黃
秀機譚宗尚徐允沐賴振孫等巢穴正德年都御史 奏請討平向化 興國
縣之東路通瑞會前有龍潭葛鄉二隘而通贛縣有牛嶺峽口二隘而通信豐有
豐田馬嶺二隘北通興國有礮下左坑佛嶺三隘 鄉兵信豐石貨 贛縣長
河 龍南高砂 南嶺 汝龍 安遠黃柳 雙橋
南安府 大庾縣之東路通南康信豐有赤岡雙坑划船三隘而通桂陽有吉
村右源沙村浮江內良五隘而通保昌仁化有梅嶺遊仙二隘北通龍泉崇義
上嶺有牛尾佛子雲山龍華等屋樟坑六隘又茶山里民集城堡一座 一 奉
賊謝志山等正德十四年盤據本縣南源山作亂都御史王公奉請勦平其左

漢等集今列入案裁錄 一奉賊李文彪等嘉靖三十一年流通本縣李江等
處部標御史張公去本縣主簿關安同官軍投退 南廣縣之東路通馬安
賴州有潭口隘雲西通大庾崇義有耳竹西望麻斜道塘四望南通信豐賴縣
有龍岡牛牯二堡北通龍泉上塘有塘江城塘崇文塔崇文塔湖頭油槽河田
石塘李姑十望 一奉賊謝志山等正德十三年流住本縣歸湖結黨作亂都
御史王公奏請討平其黨湖等集今列入案裁錄 上德縣之東路通崇義有
漢竹南北村二隘西通崇義有賴塘三門麻陽三隘南通信豐有石龍一隘北
通龍泉往東有烟口足地平富盧王天雷五隘 一奉賊謝志山等正德十二
年本縣傳水茶茶捕捕長坑坑合黨高武劫殺民財都御史王公奏請討平其
黨等處劫殺人財都御史張 委本縣主簿林桂同官軍拒賊得捷退前
剿難傷為橫水桶岡之地都御史王公年定復立縣東通上衝西通桂陽有長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三冊

江西

七十一

流：決古尋撫都關田五隘南通大庾有蛇頭小坑二隘北通龍泉桂東有上
保嚴湖石王三隘 一本縣關田縣都等處被李文彪等流劫住到知縣王廷
輝典史等依院兵校退招撫回案
南雄府 保昌縣之東路通信豐有平田均不替石南三隘西通姑輿有百
順側一隘南通龍南有冬水一隘北通大庾有紅梅百步半頭三隘 一本縣
中站被李文彪等起來走劉中奉軍門守巡衙門會議建立城池撥官軍於營
房把守 始興縣之東路通信豐有沙田花腰石柱丫山猪子峽京口五隘西
通曲江有楊子坑一隘南通翁源有河溪廟一隘北通保昌有上堂黃塘二隘
一本縣總寨被李文彪等流劫古住同知包耀投退
韶州府 始興縣之東路通姑輿有古羊總舖木坪小坑四隘西通乳源有林
楊白茫黃公嶺三隘南通翁源有白沙一隘北通仁化有上道一隘 一本縣
幽美烈漢溪漢堂竹等處界連樂昌舊傳賊巢穴申奉上司任勒平靖 一本

錄河而破大小羅山堡賊由黃公領趙林橋突入佳剎剎賊官軍追捕奔逃
與德縣之東路通翁源有沙口三板灘二營西通陽山清遠有流寨黃前二營
南通南連有蚊石大廟二營北通曲江乳源有麻步大塘燕石虎尾金早魚
梁丹竹連七營 一本縣縣背黃村城坑坑將軍破竹坑奇塘觀音大坪等處
界連清遠陽山多係強盜巢穴不下百數今以知縣謹廷詔招安軍靖 仁化
縣之東路通保昌有臥門四一隘西通樂昌有七里赤石二隘南通曲江北
通桂陽有城口一隘 乳源縣之東路通曲江西通陽山有黃金洞一隘南通
英德有月坪高車嶺沙嶺脚三隘北通宜章樂昌有破蔑均大布黃公嶺平隘
頭四隘 一本縣小水山被峯人袁周胡團等通引賊首鄧仲王等於正德年
間刻擄柳桂地方申奉撫按衙門遣通判王政督率官軍討平 翁源縣之東
路通河源有甲子嶺冷水嶺惠華坪三隘西通英德有江鎮一隘南通英德有
佛子四一隘北通龍南姑輿有桂山丫大平連南北廣東桃嶺銀場五隘 一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三冊

江西

七十一

本縣黃嶺為賊首劉楊保等巢穴申奉撫按衙門調兵討平 樂昌縣之東
路通仁化有銅鑼坪一隘西通乳源有塘口村一隘南通乳源北通宜章有象
牙山一隘 一本縣象牙山老虎峒山米岐嶺坪坪石峒涼口峒等處舊為
賊首高快馬繁福金季斌富伯全等巢穴正德十二年王兵備奏請調取各省
官兵剿平
潮州府 海陽縣之東路通饒平西南通揭陽北通大埔南連 潮陽縣之東
路通大海西通清海揭陽南通惠來北通有城 揭陽縣之東路通海陽西通
長樂南通潮陽北通海洋 一連州守禦所在龍江有石磴飛泉七成徑陸內
官頃等處開隘 程鄉縣之東路通大埔西南通興寧北通武平 饒平縣之
東路通詔安西通府城南通海豐北通和平 潮來縣之東路通潮陽有箭竹
四一隘西通海豐有大林一隘南通大海有天門前一隘北通揭陽有虎頭沙
一隘 大埔縣之東路通永定西通府城南通饒平北通程鄉 一本縣原係

饒平清遠二郡地方內有小靖有牛坪墟坑等處界連上杭舊為盜賊淵相傳大滿巢穴討平都御史蕭泰靖立大埔縣一有牛坪新民劉金等結夥阮公仁為盜流劫龍巖連城地方嘉靖三十二年軍門遣官領兵擒賊阮公仁等斬首劉金劉全獲報一嘉靖三十三年倭寇掠大寧尾等船乘風從漳州外洋突來潮州柘林等處地方打劫指揮黑孟陽進兵禦戰擒斬徐湛溪方四溪首從若干人

惠州府 歸善縣之東路通海豐西通東莞南通大海北通博羅一本縣南去大海界洲及記心洋二處舊為海寇巢穴今皆安靖海豐縣之東路通惠來西通歸善南通大海北通長樂博羅縣之東路通歸善西通東莞南通歸善北通增城河源縣之東路通龍川西通龍門南通博羅北通龍

一本縣岑岡去治所三十里許北通龍南上下歷及安遠黃陂保等處舊為招撫賊首李繼巢穴嘉靖三十一年賊子李文彪作亂流劫各府縣地方都御史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三

江西

七十一

張公道官軍傷其巢穴分兵追捕至崇義徑下令指揮謝勳招回見今安靖興寧縣之東路通程鄉有連心一隘西通長樂有筠竹嶺一隘南通長樂有水口一隘北通安遠有龍歸羅岡二隘一隔善海豐長樂河源龍川界上條頭大山等處積年賊首楊立等聚眾作寨四出劫掠嘉靖三十三年南東金事元瑛擒獲首從若干人申呈軍門奏請定罪

汀州府 長汀縣之東路通寧化有桃陽洞一隘西通瑞金有古城龍山黃峰嶺九條四隘南通上杭武平連城有佛子長橋分水四三隘北通石城有鎮平寨一隘一本縣鷓鴣龍山黃峰嶺長橋等處界連上杭武平瑞金諸邑其間崇岡糾結舊為盜賊巢穴今已蕩平上杭縣之東路通龍巖有虎崗麓堂上南坪三隘西通武平有葫蘆岡與大同荷樹岡賴溪口四隘南通大埔有軍營前新長嶺郭公棟銀子均銀水塘水溪口寒陵七隘北通長汀有羊蹄嶺桃排彩眉板疊嶺五隘一本縣上南坪界連龍巖軍營前界屬境內舊為寇盜

巢穴今已征討而舊用賢之後舊用貴益心復明聚眾劫掠嘉靖三十二年都御史談公嚴令防截適有巢內劉鳳爵將用貴生儒來降斬首示威縣署撫安鄉化縣之東路通清流有金錢隔一隘西通石城南通長汀連城有木馬竹萬嶺二隘北通建寧有石溪紫雲巖塘車橋四隘一本縣整頭界連石城前後二十里許並無人煙往來客商多遭殘害嘉靖二十七年同知勞偉經過其地申奉都御史議建營房十間令華化石城分兵把守後華化裁免至今地方安靖歸化縣之東路通將樂及沙縣有下坊沙溪二隘西通清流有三溪寨水口五通坊三隘南通永安北通寧化有嚴前胡坊嶺三隘連城縣之東路通永安有秋家風橫山二隘西通長汀有新泉一隘南通上杭龍巖有白南朗村豐頭廖天山四隘北通長汀有石圍城烏石二隘清流縣之東路通歸化有鐵石虎山二隘西通寧化南通長汀連城永安北通寧化有金錢隔一隘永定縣之東路通南靖龍巖有西坪水槽楓溪湖雷吳坑五隘西通上杭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三

江西

七十二

有指揮鼓樓同鄉豐登黃師四黃沙港五隘南通大埔南靖有前竹凹新村危子坪月流岐嶺苦竹六隘北通上杭有虎崗黃沙潭長流險石四隘武平縣之東路通上杭有金雞嶺嶺南二隘西通安遠有鄭家坪嶺龍岡二隘南通程鄉有礮石鉢孟水口三隘北通長汀有湖界牛軛嶺嶺頭三隘一本縣境內嚴前象同鄭家坪嶺龍岡鉢孟水口與大帽山掛坑障巖峰諸賊巢俱相隣近先是張當糧李四仔何積玉謝得珠等聚眾作亂正德辛未年都御史周公討平

漳州府 龍溪縣之東路通同安有柳營江龍嶺二隘西通南靖漳平有大潭一隘南通漳浦有福河一隘北通長泰有華封大寨涵口苦竹汰口良村六隘一本縣八九都月港本名月泉距漳城四十里逼近海濱俗習賭博喜好事關後該安邊館于茲諸島夷舟舶所繫泊處也長泰縣之東路通同安有白桐一隘西通龍溪有鷓鴣一隘南通龍溪北通安溪有磨鎗上寧林口三隘

本縣朝天嶺高山險阻去治城三十里鶴林口等處舊為盜巢穴今皆
討平 潭平縣之東路通安溪有石碓石門華口南坑村卓安頭五隘西通龍
巖有三峰朝天嶺二隘南通南靖有雲洞香樹嶺下馬坑三隘北通大田有禾
頭白泉長塔三隘 龍巖縣之東路通漳平有倒嶺一隘西通上杭永定有水
槽東坑蕭坑黃坑四隘南通永定有綠嶺一隘北通大田有寨門山嶺狗骨嶺
二隘 一本縣深山巨壑去處懸崖係舊苗匪居時或乘隙嘯聚劫掠惟綠嶺隘
界連永定舊為盜賊出沒要路嘉靖三十二年流賊突來烏泥隔等處作亂知
縣湯相統兵殺退 南靖縣之東路通龍溪有寶潭一隘西通永定南通漳
浦有深溪三角楓林三隘北通漳平有深溪涼路員沙河溪貓子峰查嶺來
妻關七隘 一本縣寨嶺界連龍巖舊為盜賊出沒要路嘉靖 年申奉
都御史 守巡衙門會議行縣將寨嶺設立隘所防禦 平和縣之東路通南
靖有盧溪東園二隘西通饒平大埔有象湖山朱公舍二隘南通漳浦南靖有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三冊 江西

七十四

半地三角連二隘北通永定有赤棟高礮二隘 一本縣盧溪寨胡等處舊
為南靖縣地界連汀州連龍巖賊屠師富李子欽等據以弄兵正德丁丑年都
御史王公討平諸隘縣治 南靖縣之東路通大海西通詔安南通大海北通
龍溪 一本縣二十三都洪武年間立鎮海衛東北為吾興水寨西南至詔安
及廣東大城所界枕山面海維峙一方外布五鍾銅山壁壘三所安集及陸寨
拳山陳平古樓山泊浦洪坑大灣燈火山東山羊林益倉黃崎新山埕東灣洪
淡南山十七煙墩哨船二十隻官軍分守 詔安縣之東路通漳浦有澤田一
隘西通饒平有紅花一隘南通大海北通平和有九上落一隘 一本縣二三
四五都舊為漳浦縣地當閩粵之交山海之會盜賊出沒不靖嘉靖九年都御
史周公請討南詔等里立名詔安縣
郴州 郴州之東路通興寧有西塘洞一隘西通桂陽州有長塘舖一隘南通
宜章有指嶺一隘北通永興有白芒一隘 宜章縣之東路通桂陽陽樂昌乳源

連州有里田松華新車黃竹塘四營西通臨武有黃沙一堡南通乳源有芭羅
東源鳳頭大極 於山門高山山口南源九營北通郴州有樟橋一營 一本
縣華山峒舊為僑賊王福安李稿等巢穴正德十三年招撫向化 桂陽縣之
東路通龍泉上嶺有蓋將一隘西通宜章有瑞龍溪一隘南通仁化有山口一
隘北通桂東興寧有何家山一隘 一本縣熱水及藥水嶺老虎大人延壽城
溪峒東坑嶺嶺寨等處舊為賊首黃錦蘭劉伏興等巢穴正德十三年招撫
向化 興寧縣之東路通龍泉有新坑一堡西通永興南通桂陽北通郴州
桂東縣之東路通上嶺有米口一堡西通興寧南通桂陽北通崇義有煙竹一
堡 永興縣之東路通湘縣西南北俱通郴州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三冊 江西

七十五

嘉慶二年，龍南稅折極昂，有稅始於南安和府，派辦參設一助該縣夫馬之費，一為督署軍餉之需，復因商賈用兵，議移折梅之稅於龍南尾南北貨物一併抽稅。正德十六年，奉旨停辦，而折梅亭照舊抽稅，然每年稅入止有二百餘兩，助公不多。後民實甚乃奏請停辦。六年，三利新民曾惟德王尚琦等糾集龍南縣民譚崇尚李正建反於龍南，太平保軍盧督撫右副都御史潘希曾命賴州府通判重鳴鳳指揮劉鍾由龍南進惠州府推官李喬木指揮周輝由和平進南雄府推官趙珩領始興等縣官兵策應以討之。二月壬戌，江西兵與賊戰於太平保，失利復命同知伍佐指揮姚璽統轄兵繼之，又檄都指揮吳山督江西兵陳登督廣東兵協力進剿。三月壬辰，戰於龍南，太平保嶺新賊首曾惟德等甲申戰於中，利嶺新賊首兒吹南等丙戌廣東兵追賊至九連山前，奪回被虜官員童鳴鳳等擒斬賊首從八百六十八名，類奏後奉勅優賞。十五年，首撫石制都御史王浚陳時政四事，其一控制要害以固地方，竊見大庾一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五冊

江南

五十六

方下接福建和平上通汀南貴竹寨，又與海陽之豐政程卿之萬安都去大埔有二日之程，實隘口要害之處，盜賊出沒之區，請於此添設一巡關司以控禦盜賊。再照三河巡關司近大埔三丫河口，不過盤詰奸細而已，切見東去地名烏槎而大產村又有分水一河，由梅子潭出至烏槎，盜賊出沒必由此過，度商船多被劫掠，合將三河方兵原額五十名加添三十名，一以盤詰三河一以防守烏槎，如此則大產控其喉，烏槎扼其尾，而盜賊自不敢犯。又議南贛東臨吉五府得行廣鹽乃兩廣南贛二督府前後奏請以濟軍餉也，正德十四年常議罷矣，而御史潘希曾奏請復之，數年以來積稅二十六萬解送戶部，大工木料之用，今若一切議罷，則府庫虛竭，倘有警急何以取用？合將東臨二府復行進鹽，南贛吉三府許行廣鹽，其抽稅以十分為率，如過地方無事量留二分以預備不虞，八分起解以為各邊軍儲之用。十七年立大產巡關司，十八年流賊入寇瑞金，知縣王欽率兵擒之。十九年流賊入寇都瑞金，知縣王欽

擊復之。二十年，程卿賊首王五蔡子顯等聚眾劫掠鄉保，安遠縣告急乃命贛州衛指揮斯和爵主簿蔡思賢等領民兵擊捕，與賊遇於白土，賊伏兵四出，殊死出禦，官兵敗績，斯和爵蔡思賢等遂死之。二十一年，葉廷春者，潘總葉芳之兄也，芳死，廷春代領其眾，劫掠鄉保，逼居民歸官，懼其為變，副使薛甲委官校葉檣斬葉芳并其子葉桂，葉材殺之，乃授葉金為千長，俾統其眾。白土之敗，官兵破散，都御史李顯以聞，欽命守巡官以下俱戴罪擒賊，雖賊首魁蔡子顯黃濟孫等而其餘黨潛匿出沒未能盡掃。二十一年，督撫左俞都御史虞守愚設計懸賞格獲賊蔡子昌王汝榮鄭昌友等三十九名，殘寇悉平。二十二年，大埔流賊謝相等寇永定，與史莫往戰，死夏四月，大埔典史鄧世貴剿平之。捕上杭盜王五等會昌監業珊龍南盜陳英蕭拱等，各獲衆數百，先後並發出洋，劫掠居民，其謀害者無慮數十家，府縣以警急報自，庫中力廉督各連章率所司多方緝捕，由是永定縣民其于葉王等皆獲，連章獲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五冊

江西

五十七

首從賊王五等四十餘人而上杭，斗鋒平李都縣官兵捕獲葉珊廖漢等二十餘名而會昌之盜平。龍南縣官共獲陳英等悉平之。城判南水沈答云：據按羊南水者，接壤廣東之惠潮福建之汀漳諸寨，賊欲過江西必從此入，從此而西則經長沙營以犯南贛，從此而北則經會昌以犯吉撫，諸部皆營路，戶隱往來所必由也。先年置堡瞭望，窮之會昌千戶所亦專為江西而設，緣置堡之初主於將遠未暇慮及民居，其地有居民千家，悉置堡外，堡中無居民，止有募軍五十人，每賊一至僅足閉門自守，居民咸逃避山谷，賊肆行劫掠，飽其欲而後已。諸部縣令候壁旁居民周其試等赴江泣訴，自咸化年間至今，賊賊焚劫七十二次，舊民存者今止三分之一。目今道察領出為朝廷史築堡城以蔽民居，庶哉室家有託，有事願為盡力保守，且思惟古之作事者，因民則易成，有備則無患，今利害如此，而民又樂為之事，無便於此者。况民居休養，則顧家之念重，因而用之皆勝兵也。卒有小倖，自可捕獲，萬一有大寇，數十屯駐其中

上之可以相度機宜得其果穴下之可以聯絡聲勢適其奔衝賊欲入則狼顧
恐吾之議其後欲據人無以資上其伐謀其此之謂乎 詔可遂城之 城則
綱設巡簡司統署云臣所管轄地有供係江湖間廣邊界去處高山大谷接嶺
連峯昔人號為盜區然其最劇莫如黃鄉新民其地屬贛之安遠名雖一鄉實
比大縣中間大開一山環遶三百餘里正德年間已前大盜如李四子張時旺
張仕錦何積玉朱貴強等恃險憑高聚寨其中因而掠掠居民攻陷城邑害
及四省最後有葉芳者自廣東程鄉入井諸賊而有之有聚七十分為七哨自
號為頭言滿有其眾也先任巡撫鄒御史周南度未易破因而招撫至於鄒御
史王守仁用以平桶崗平利頭平辰清之變雖多賴其功然驕橫頗甚不愛約
束其後西廣提督鄒御史姚鏌奉 命征岑擒調至中途一嘯而散葉芳故後
其兄葉廷春代領其眾比年以來肆暴尤甚臣未至前三月旁近居民被其逼
竄縣城者百七十餘人縣官惶惶朝夕防其為變幸該道官委官校葉檣新渠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三冊 江西 七十八

魁并其子葉桂葉材及捕獲葉興呈解軍門正諸典刑遂葉金為千長撫定其
寨臣至之日又遣其子入學以安其心各民始知向背去年賊首曾守華擁眾
三百餘人出而搶掠與葉金爭為千長各民因而誅之頭目人等并葉芳子葉
拾捕諸軍與併自緝解縣到臣 面諭以 朝廷德威各民且喜且懼咸願修
築城寨設官自衛以保地方為之保障臣度事理可行因訪諸知事者咸云
葉堡有三利險勝有軍兵則昔年強使之徒有所畏憚而不敢為惡一利也留
此一堡人心為之固則惠和諸盜不敢入二利也各賊所聚憚者黃鄉
土兵在外有官兵護其寨子既無內顧之憂且不敢生事三利也又云易失者
時難東者俄往年諸賊迭相盤據而官軍不能制者積未至也今日不煩一卒
而各賊以次投首各民自願更化者機已至也夫今不為永永圖卒有奸人復踵
故習并葉金之眾而有之雖動與大衆編應歲時未易圖也况各新民已有葉
產妻于不比往年流離無定如遂為之謀巡簡司葉檣葉界提議以詳其變而

又立小營以化其俗誠圖大於細計之得者也臣又再訪地方人等所言亦各
相同當要瑞金縣知縣趙熱贛州衛千戶楊忠皆帥各民前去相度地名田背
者為各賊出入咽喉之地先與築砌牆圍蓋蓋屋即欲運葉金入居其中地
方已定人心已安如蒙 皇上俯從臣言乞 勅下該部添設巡簡一員鑄印
選官仍舊臣移安遠提備之兵駐紮其地與千戶兵相兼防守并 賜與司名堡
額以為永圖則彈壓有要而贛州以南可得精兵數千萬一有事因而用之權
草破竹之勢也疏入 明旨允下遂城之 營則沙連巡簡司居之疏卷云臣
理按贛之長沙營設於成化十九年先因會昌賊朱昭綱反叛 朝廷命總兵
官率兵討平之始即其地立營添設守備官一員統兵千人駐紮其地每歲奏
報率以為常其地介安遠會昌二縣之間密通贛之黃鄉閩廣之蒙洞皆寨溪
南等諸寨洞賊欲犯南贛必從此入當時奏其未為無意祇緣未嘗築有城壁
守備官惟還不常兼之已後賊勢猖獗孤軍無所憑藉守備官寄居會昌城中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三冊 江西 七十九

各軍散寄民居遂致頽圯不修至今空有限備之名而無防禦之實臣到任之
日訪知其故即行該道轉行守備指揮金恩會昌千戶所千戶石璧相度地宜
修復故壘仍添砌牆垣一百五十餘丈蓋營添設衛門還守備官入居其中目
今軍有憑藉可永守矣臣又思茲地頗險旁有山巨長數十里一人守之可使
千人不過目前仰賴 皇上德威地方頗為無事以茲險地少置兵亦足備禦
今屯兵千人歲費行糧五千四百石似為太冗但係 制額素恐萬一地方有
事未敢輕減臣量為處置將千人分為三班歲輪一班防守二班留衛所差撥
有事則三班齊發庶幾需額不失歲可省糧三千六百石以十年計之可省三
萬六千石儲積以待亦足以備不測之患再照營之東有河口巡司一所設於
營未立之前衛門又廢巡簡衛民屋以居止有弓兵三十人不足為地方之輕
重臣欲遷入堡中與軍兵相兼防守則官有歸着氣勢亦增似為兩便臣前具
題乞隨宜遷改衛門即此意也如蒙 勅下該部詳議施行則糧餉不廢而軍

兵亦足地方之保障益固矣疏入 詔旨悉從其議遂營之 二十三年義民賴榮祖擒賊首朱假子及斬其弟榮昌榮德 大埔賊首黃慶頭上杭溪南賊首黃得旺等連結寇標義民賴榮祖擊獲之 流賊入歸化知縣陳防率兵與戰擒之 二十四年溪南盜張文政伏誅其黨劉全殺其衆以降 立八面山營寨 二十五年漳賊曹崇權等為亂知府顏四科督兵剿平之 二十六年覆鼎山盜起先是將鐵雷士賢雷是貴湯信四李四一等俱係流民占畝大坂地方各員武勇因天旱乏食聚徒百餘奔入覆鼎山中假稱都總將軍名號劫掠鄉堡事聞督撫右副都御史朱純命都指揮僉事俞大猷領漳州之兵指揮陶以居領泉州之兵西路夾攻七月十七日直抵安溪龍溪二縣交界覆鼎山下立營各賊驚潰將賊巢盡燒隨擒得首從賊湯信四等二十九名平之 懸絕峰盜魁武平千長鍾仁鳳擊獲之 二十七年督撫右副都御史龔輝遣兵勦白葉洞賊陳榮玉劉文養等平之 勦永定縣苦竹大山賊蕭鐵古等平之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五冊

江西

八十

疏地方三事一設堡鎮以掩險要臣聞禦賊之計防守為先防守之謀得地為要蓋白葉坂之地後有覆鼎大珍小珍前有露林白巖石有荒田大坂尤龍左有佛耳諸山俱各群峰神天深林蔽日其為盜賊之所踞據者勢使之然也其盜賊入寇之路西則由新坑口雲嶺而犯宜招龍洞里及龍溪縣諸處東則由白葉坂經佛耳山麓而犯多卿舊寨下湖歐德諸里及安溪縣諸處蓋白葉坂為賊之腹心而雲嶺則其咽喉也為今之計合無於白葉坂雲嶺地方各築堡鎮一座周圍大約闊一百二十丈高二丈五尺於中建置官舍四圓列以營房以為官軍住劄之所其防守之兵合無比照汀州府龍溪縣事體白葉坂堡於泉州衛撥軍二百名雲嶺堡於漳州衛撥軍二百名各差素有勇畧千百戶一員統領前去該堡防守以上官軍俱一年更替每軍一名月給行糧四斗官給俸米一石仍許帶軍伴二名亦照軍士支糈以上俸糧行漳泉二府支給輪替之時各衛所掌印官預先挑選發後交替如期不許遲誤龍溪安溪二縣巡

捕官每月一巡漳泉二府巡捕官每季一巡兵備道半年一巡又相查點督責如賊犯西路則雲嶺堡當先而白葉坂堡出兵應之賊犯東路則白葉坂當先而雲嶺堡出兵應之呼吸相通聲勢聯絡處處東西有備而賊無可乘之隙矣一給山田以便耕守臣查得覆鼎山白葉坂之麓俱有山田詢諸土人半係賊人之所開墾半係富主陳鄭等物業係賊人者賊人賴以養贖係陳鄭等者因道路遠達不能自耕性招募外郎流移之人耕種夫流移者平素習非之人也業主利其耕田而不問其來歷流移者樂有所托而因肆其狂圖是前因盜之招也及成之後所積之穀難以搬運又無外人販運不過賣充賊人之糧是前田又盜之資也今陳鄭等已經擒獲若不及時區處則聚眾之徒冒認為業其招募流移之人佃耕如故也既有招募則賊徒之所以乘機而竊入者如故也賊徒既入而群呼聚眾其所以蠭聚為害者又復如故矣合無行漳泉二府督令龍溪安溪二縣掌印官拘集各該里長親詣覆鼎山新村坑口白葉坂地方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五冊

江西

八十一

復社嚴查為田若干畝載黃冊米若干新墾未升科若干係某人家業或某賊占耕一聞報責令俱籍入官其在新村坑口者與雲嶺堡軍耕種其在白葉坂者與雲嶺軍及官兵耕種每年收其三分之一付本堡統兵官掌之以為納稅修城之用分巡道明立簿籍稽查出入其二分與耕者以為衣食之資候還冊年分即以二堡立戶載其產稅永久不許私自典賣如是則且耕且守不惟官兵有所賴而風聲感召民必翕然趨之大約不過十年深山窮谷當無不墾之田而此然二鎮當不殊於郡邑矣 移大產巡司於小靖 遣兵討武平懸絕峰掛坑障反招賊劉海等賊之 議處地方事宜疏畧云該縣白葉洞苦竹大山懸絕峯三處為閩之邊鄙江廣界衝極其險要之地盜悉出沒肆毒地方已非一日雖嘗節行擒捕未獲底平頃者仰仗 聖威廟果集魁黨與擒剿始盡巢穴一區地方稱慶及今珍賊之餘黨為善後之計已將南詔所官軍每年撥軍一百名委千百戶一員統領於白葉洞住劄防守及將武平縣寨洞寨

巡簡司官兵移置懸絕峯仍編于共三十名以協防守其各營堡公解即建於各賊巢穴去處其永定苦竹山通賊要路如坪水潭望天坵洋竹山并南靖龍巖二縣下無山巢嶺線嶺等處俱行各立隘所即傳本地功多力寡人所推服者給以冠帶帖為捕盜義民及立千百長名目責其率兵防守其餘分班巡邏入山伐木與勤田召佃收稅入官以充官兵工食官軍行糧除銀兩納浮糧及建立營堡公解隘所動支銀兩一應事宜悉聽所議仍行該道逐一委官悉心料理務臻成敗以絕盜源 二十八年移象洞巡簡司於懸絕峯并立開隘藉賊田以資兵餉 二十九年龍南民教變道會昌知縣涂麟撫平之 三十一年流賊入保昌官兵討平之 和平本開新民李瑞舊為池大督賊黨脫罪招撫所部僅存先年越過龍南縣高沙保殺死謝碧家屬三百餘口因此員罪案該日暨旗暨兵大肆倡優督撫右副都御史張垣集兵討之以十二月十二日收外巢賊見四圍兵集併入岑岡大巢有高砂千長陳貴爵與賊通我軍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三

江西

八十三

賊也并誘執千戶宋思哨官唐孟晃等以緩我師至十五日我師方得齊會各哨進兵黃卿千長葉金兵衆奮勇先舉衝鋒破巢各哨鼓噪而入俘獲頗多奪回被虜千戶宋思等三員賊悉聚以遁留伏兵二十餘截帶我軍號色混入我軍遂殺千長葉金百長葉寶等七人我兵少却遂潰圍而出十七日我兵追賊敗之於懷坑二十日夜賊使張仕成等却營我軍擒之二十二日敗之於青草洲二十三日敗之於梅子山二十四日追賊於五花嶂至有殺傷二十七日晚通翁源據險我軍追之與之相持二十九日與賊交鋒連日多有擒斬賊始竄遁我兵敗之於沙水於路險於開因於寒洞於峽道賊勢少衰又據陳貴爵通露鏡色賊通我軍殺傷及死者四十餘人 三十一年正月知縣施廷美經歷吳保等乃召老人劉相千長謝九樟及其弟陳貴慶諭以朝廷正法示以威宗亦族之禍貴慶乃各請以大賊視賊遂斬貴爵及其子四人并從逆余仁球首級六顆並送軍門乃下令釋其餘黨令再整義兵從從煙遂移鎮南康賊遂

據沙溪我軍敗之初四日賊襲我軍於德下虜指揮金爵為質使賊黨揚月亮乞招乃還南安府惟官先所如賊巢按其真偽謝承志即應魁以兵繼之賊見沈沂至且喜既而望見官兵機賊疑為襲已也遂殊死出戰我兵遇險未及成列遂與交鋒連戰連勝謝承志推官沈沂贊畫即應魁俱被圍擒入營四月獲遣指揮謝勳如賊巢諭以賊滅首惡開釋脅從之令賊黨李子文乃陰謀於各酋以其狀似文魁者押至謝勳前斬之出其首并釋被虜官四員同詣軍門乞降遂撤兵招撫後黎李文彪亡命未死前報係偽仍遣謝勳入巢切責招撫張仕誠等李子文乃陰令文彪出逃以掩欺欺張仕誠痛恨李子文始為偽級船接今又主令文彪出逃共將子文械送軍門考問得實遂死於獄 大埔城首溫師榮蘇玉等哨寨李子寨為巢劫掠鄉村平和知縣趙進督鄉兵平之 委潮州衛官兵成大埔縣烏槎堡 城車站 三十二年大山羅山諸賊來流劫英德乳源二縣虜千戶白璵 盜劫南雄上翔地方知府高冕督兵戰却之官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三

江西

八十三

兵討永定入埔諸賊其黨擒首萬用貴陳秀奇阮公仁以降 三十三年倭犯潮州柘林官兵擊敗之 廣之惠州有塔頭大山與會島嶼天字嶺清溪嶺白雲嶺洋島潭龍潭圍墩黃沙藍溪金魚丫營等山盤據諸善海豐惠來龍川四縣聯絡險阻上抗縣盜楊立楊二糾合閩亞蘇江小等巢穴其中惟陳宗祐為首劫掠四方嘉靖二十九年湊聚鍾連通陳耐等五百餘人號為大總天總滿總會總等名目山內剽立營寨開張五色旗號殺人焚掠分宗出劫余大老祐等傍巢結屋為之緝探接濟節耳打劫善揚惠來海豐等縣上年緝知陳宗祐潛匿潮州府城擒獲之而四出劫掠不絕須臾道會事尤瑛調兵征剿平之 楊立除黨溫素自稱飛天大王劫掠揭陽等縣千戶王日秋等據丹竹樓陽峒知縣吳卜相計擒之



湖廣上

備錄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四

湖廣上

一

全省圖經○荆域故稱山水環奇，郡邑蕃布，談者各稱其勝。耳食於所聞，致相牴牾，總之則折衷於禹貢者為著。昔禹之導山也，始於沂，岐以次及于熊耳，外方桐栢至於陪尾，導嶓冢至於荆山，內方至於大別，岷山之陽至於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嶓冢導康輿，混為漢，又東為滄浪之水，過三澨至於大別，南入於江，岷山導江，東別為沱，又東至於澧，過九江至於東陵，東迤北會為匯，東為中江，入於海，夫熊耳西導，嶓冢栢之源至陪尾，以奠漢陰，諸山然後上迤岷嶓析為二導之至其歸也，則嶓冢漢漾咸至大別，屬之江，岷陽江沱咸過九江，受漢水之輸達諸海，故曰荆及衡陽，惟荊州，江漢朝宗於海，此其大勢也。據以考論全荆流峙之次，則西北而折東南，南合之相比攬，結若天塹焉，豈非形勢難其之國哉！通鑑舊志原本於禹迹，詮次之令後此得觀覽焉。南紀之山自岷嶓西北行入于嶺，嶺首沂隴，負終南之陽，標二華，揭熊耳，掩上洛，進而北入庸廩之墟，其郡為鄖陽，有錫義山焉。漢水經之東，接穀山，遮桐栢至枹枳，枳太平，其州為隨，槎水出其東，其山曰厲山，有二穴，其下有九井，為炎帝之所出也。其岷起為大洪，彰蔽雲日，麓走京嶺，板以五葦之山，進漢而趨羣岡，翼之，其山曰純德，其郡為承天，渰水出焉，折而東，歷隄院三塞，躡二吉，安壽之間，至章山，陪尾，郡為是曰德安，渰水出其西，漳水合之，若蟠螭然。東度九嶂，連岷峨，武磯至於臨臯，赤嶺其郡為黃州，又東出為分流，白雲至於鳳凰，其州曰蘄，巴淝之水出焉。以上禹貢熊耳外方至於陪尾之支黃州以接迤陪尾併

之入自嶠家遠漢源西上趨而南得南漳之荆山高貢山迤而峙於均州之南境攢立截業其山為太和是為神阜祝釐之宮郡曰襄陽隆中在其西鹿門在其東波漢之陽岷山屏焉從郢城今宜城縣逾漢入于荆門經內方高貢山由西山蹟故鄢至於章華原野明四望如砥其郡曰荊州上控三峽江水出焉播為大江帶于郡遵綠林出高氏故堤望壽寧引句難諸漢高貢三嶺在今沔陽州接黃蓬歷為林陽臺臨竟以盡于大別其郡為漢陽漢水經之入於江以上高貢山嶠家至於荆山內方大別等漢水為漢入江之支自岷山西南出微外包夷落其南入狼山經施州衛之連珠黔水出焉咽抗諸蠻板蔽武陵當洞度之西其峙曰二酉之山武山之石室也其郡為辰州是多溪流辰沅紀之從壹頭達思梅覽

九嶷江注焉沿東陵掠金紫上赤壁瞰陸口達下雋龍泉摩鷄翅以極于黃鵠之磯是為武昌會郡復從樊口歷黃始龍蟠盡與國州之域北望蕪黃群山對踞矗立如壁江漢從夏沔合流東扼其中乃下彭蠡東北放諸海而壑以上高貢山嶠家至於荆山內方大別等漢水為漢入江之支山堂考索江南所峙以為固者長江也四川之地據長江上游而下臨吳會蓋江水出岷山經夔峽而抵荊楚則江陵為一都會沅湘眾水合洞庭而輪之江則武昌為一都會豫章平西江與鄱陽之波浩瀚吞納而匯於漢口則九江為一都會

督撫巡撫湖廣兼督理軍務都御史一人開府會城楚之全境咸歸節制景泰年設○提督軍務撫治鄖陽都御史一人駐鄖陽府先是鄖縣地界雍豫間山箐茂密僻遠即治成化元年饑民嘯聚山谷撫之復叛兵部尚書白圭帥師往征乃平七年叛都御史項忠驅之去二十年叛都御史原傑平之 朝議建撫治鄖陽即鄖竹山地置竹谿縣割鄖陽地置鄖西縣并鄖房竹山土津等縣隸之其河南割南陽汝州唐縣地置桐柏南召伊陽三縣陝西商州割其地置南召山陽二縣併割漢中洵陽地置白河縣尋以荆南上下閩南高洛汝南道諸郡皆屬撫治弘治五年都御史戴珊疏於鄖陽府增置保康縣嘉靖間割德安隸撫治隆慶末議裁去萬曆二年都御史孫應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四冊

湖廣上

四

鰲奏加提督軍務之銜○總督川貴湖北都御史一人嘉靖二十九年麻陽苗叛命都御史張岳討平之尋鎮其地開府沅州四十二年議革後以巡撫貴州都御史兼領湖北一道○臺察清軍巡按監察御史一人舊制十年一差按歷即國勾稽軍籍登耗覈其數上之大司馬後革兼領於巡按御史萬曆二年部議復差○省轄清軍右布政使一人○清軍副使一人○屯田副使一人○分巡武昌蕪兵備僉事一人以上俱駐會城○分守上荆南道蕪九永兵備參政一人駐澧州○分巡上荆南道蕪施歸兵備副使一人駐荊州○施州兵備僉事一人駐夷陵今革以荆南分巡兼領之○分巡下荆南道蕪鄖襄兵備副使一人駐襄陽○分巡上湖南道蕪柳桂兵備副使一

人駐衡州○辰沅兵備副使一人駐沅州○蘄黃兵備副使一人駐黃州今革○分巡荆西蕪兵備僉事一人駐沔陽○下江防兵備僉事一人駐新州○上江防兵備僉事一人駐岳州○帥領鎮守湖廣掛平蠻將軍印總兵官一人 國初開鎮辰州後使常德今駐會城先年侯伯若都督無常員今皆用侯伯參將都留守司守備衛所皆轄領之○鎮守參將一人轄鎮溪軍民所苗民土軍草子坪長官司滑石江土巡簡司守禦灣溪陰隆江爆木洞口大四新地寨陽都容牛隘南陽等堡○清浪參將一人領清浪守備一轄平溪清浪偏橋鎮遠四衛鮎魚站南寧嘴平溪寨太平嘴岳山嘴梅溪站梅花嘴通濟柳塘平嘴平蠻嘴德勝永定嘴武安大勝嘴相見站等堡○靖州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四冊

湖廣上

五

參將一人領靖州永道武岡柳桂守備四轄靖州銅鼓伍關三衛沅溪等九所麻陽哨小坡蓬溪哨三堡○興都留守司正留守一人○副留守一人○僉書一人領衛三頭陵承天沔陽守禦所二德安千戶所隨州百戶所○湖廣都指揮使司軍政掌印一人○僉書二人領衛二十有四武昌武昌左黃州蘄州岳州施州九谿永定長沙茶陵寶慶衡州永州寧遠辰州沅州平溪清流偏橋鎮遠常德靖州銅鼓伍關○鄖陽行都指揮使司掌印一人○僉書二人領衛五鄖陽襄陽荊州荊州左瞿塘守禦所八均州竹山房縣枝江夷陵遠安長寧忠州○三江守備一人初黃州岐亭設守備一人後革萬曆二年都御史趙賢御史李拭會題請復岐亭守備移駐於三江口轄武昌

武昌左黃州新州四衛并赤壁巡司弓兵主巡徽江洋有警則與洞庭守備相策應秋水涸則巡緝麻城黃陂黃安以防山寇○鎮草守備一人轄地與參將同○清浪守備一人轄平溪清浪鎮遠偏橋四衛點魚等十七堡○靖州守備一人轄地與參將同初參備同駐靖州一城萬曆二年兵部以給事中張楚城疏請將參將移駐銅鼓守備移駐伍閣下其議於所司時都御史趙賢御史李杓會議題覆移守備於伍閣參將仍駐靖州不時巡歷銅伍二衛從之○永定守備一人景泰 九永守備一人駐九路正德間併入施州嘉靖初

駐九路如故隆慶二年議以岳州通判理餉於九 守備移駐永定轄九路永定二衛大庸安福添平麻零四所并桑植安撫司上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編第廿四冊

湖廣上

六

下二崗○洞庭守備一人轄岳州衛澧州所華容鹿角安鄉瓦口四哨○郎寨守備一人駐襄陽轄襄陽鄖陽二衛竹山房縣均州三所○永定守備一人轄永州寧遠二衛錦田枇杷挑川寧遠江華等所白鶴岐鎮等十五營堡關隘○柳桂守備一人轄柳州桂陽宜章廣安寧溪五所○荆瞿守備一人轄施州衛大田所施南散毛忠建金尚龍潭東鄉忠路大旺馬羅容美盤順木柵忠孝鎮南東流臘壁唐崖上下判峒各宣撫安撫長官蠻夷官諸司

蠻夷間考湖廣僅帶江湖澤多田少民俗信輕鮮思積聚且道通九省冠蓋輻湊郵驛若之即今

宗室之繁難賦日重採辦之後財力愈難故其民半皆流而難治此其大較也武漢德安民貧地瘠水天陵竅所在費冗事繁刑岳潛沙之間頻遭水患且東之近日鄖黨大水至後田廬盡沙地銷猶汰稅糧中于他郡黃州流頑常德因德辰沅平為賊穴麻陽漢陽諸蠻連結水保每肆劫掠至歲支靡一害安撫司此衛永備饒資度簡靜庶幾可為然已非復舊時比矣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編第廿四冊

湖廣上

七

武昌府地居津要三國特為吳用武地夏口曹曰吳嘗置督將於此東漢兩浙西路安撫使兼得上游口建康居東南要津特大江以爲襟帶自豫章而東長少而北江陵而西江行數千里控扼之會皆以武昌爲得據據建康以抗魏則前倚爲用武之地故周瑜呂蒙因之以破曹據據則羽晉元帝南遷首府因以龍驤將軍馬太守故孫策之亂卒賴其功宋齊之儀中軍龍驤不以武昌爲長驅無所忌憚遂致張弼等以鄂岳爲一近視宗室委以重臣至牛僧孺罷相文宗復以鄂州爲武昌置節度使特命僧孺守之則歷代兼制江湖之意大畧可見故知武昌實江東鎮戍之中非但捍禦上流而妃順流南下控扼數千里曰大江峭峙江口與大別對曰黃鵠山環山而城天塹爲固乃今雄鎮藩服控馭吳楚馬東北爲夏口城見梁爲曹公城梁武帝起義兵遣曹景宗築曲水城及宋爲萬人敵城山頂舊有城建吳中卒元作前守休岡自陰揚火截流敵不能窺焉命其上以涉擊射之施建固名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四冊

湖廣上

八

外此險而可據皆江夏東北四十里曰烽火山其上爲烽火城見二百里曰金城山吳將陸抗北三十里爲許黃州鎮南五里爲鮎魚口鎮南六十里爲金口鎮各設巡司武昌北枕大江西北五里曰樊口漢僅容一舟吳船東一里爲金子磯設巡司西四里爲樊山吳吳晉以來戍守有樊山磯東爲鷄鳴閣爲上磯磯在上磯湖口東三十里爲赤土磯設巡司西九十里爲白湖鎮南百二十里爲金牛鎮各設巡司按縣南有鎮山半馬磯磯石其江洋闊隘曰三江口口而金牛鎮乃取要蓋山冠出沒之勢也其江洋闊隘曰三江口地左通南吳右通大魏三江合流是東漢劉九年設有巡司嘉靖中嘉靖乃設巡司東出漢萬曆二年下江防於寧遠止議呈巡撫都御史趙賢巡按御史李欽行布按二司覆議詳允會題添設守備一司管轄武左黃新四衛於三江口住劉防守與洞度守備進馬表

東上下應援即於各衛輪撥軍餘共二百名并僱募黃岡縣練華赤壁巡司存留官兵一百名有奇責付木官管領哨守無事則訓練武藝有事則操舟截捕沿江有嘉魚西七十里曰赤壁山烏林磯見西黃子磯世傳黃蓋置箭于此北爲嘉魚西七十里曰赤壁山烏林磯見西北八十里爲石頭口鎮設巡司東北爲岳公城宋岳武穆征楊么四十里爲牌洲鎮設巡司蒲圻南八十里爲羊樓鎮設巡司咸寧西五里爲成山古寨前見崇陽南六十里曰東關曰高視山扼盜經由要路近設千通城東南五十里曰幕阜山前興國南九十里爲闔閭山其下爲闔閭城世傳伍子胥屯兵於此史記吳子胥城武昌記云吳王闔閭與此西北三里爲古龍關東六十里爲富池鎮北六十里爲黃額口鎮鎮各設大治東九十里曰西塞山寨即道士坎磯也設巡司吳據鎮各設大治東九十里曰西塞山寨東攻黃祖劉備諸葛亮拒玄皆破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四冊

湖廣上

九

之於此唐曹王韋攻淮西亦於此山口東北四十里西南六十里爲里磯湖寨東九十里李家港寨東北四十里磯山寨花油樹堡堡寨見山路通江西瑞昌盜賊出沒之衝嘉靖中同知職一員領兵哨守西南四十里爲黃茅寨形勢峭峻通山東南二十里大治民兵哨守日勝臘臘嶺堡成化間縣設三十五堡嘉靖間地方屢警知縣吳關三寨六堡二十一巡簡司十有二夫鄂都自赤壁鏖戰吳人能以弱制強此有天幸非地利也逮聖祖生縛陳理之後百姓不見兵革已二百年矣上下晏然遂稱樂土焉顧城守之勢雖倚江爲壑而周覽四遐曠無崇山複嶺爲之扼塞乃上接洞廬下通彭蠡又故盜藪也倭而烏翔倭而歎逸闐然一葉前激往來往歲一擊青山已

亡陳利兵而誰何者况其甚乎頃歲始集機衝練勇敢於鄂時其江
溢令考鉅而遊耀之雄矣顧上下西江防之門戶未建中樞之制智
者有隱慮焉

漢陽府魏晉宋皆為沔口重鎮水以入江處謂之沔口屈完謂楚漢
荆州也沔陽後移理夏口晉陶侃為荊州刺史鎮沔口宋紹興中賊
人李成晉漢上經營襄陽口元鎮為荊州刺史司權備賊情上疏曰
昨據本路制置使岳飛申諸處探報李成劉麟會合金寇有直趨
黃漢江之計臣以本路正當要衝控扼江湖實係行省利害今李成
尚留漢上雖未聞進擊之耗而經營策劃用意不淺蓋輕兵追襲為
患速而小占據上流為患緩而大上流一失即自漢陽而下沿江諸
郡皆順流可至之地不可一日弛備非特防秋而已所有漢陽沔口
係漢江下流湖北歸司所據更望降旨嚴切戒約過為嚴防庶免意
外不虞長江之險與武昌共為門戶大別山春秋時秦侯吳子唐
侯伐楚舍舟於淮汭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四 湖廣上 十

自豫章與楚夾漢子常濟漢吳之所守者功機也即吳王磯在府城
而陳自小別至於大別即此吳之所守者功機也東北吳親相持時
皆守此磯磯之旁為鐵門閘古置商舶鱗集關外屏則今漢口為
以高險固磯之旁為鐵門閘古置商舶鱗集關外屏則今漢口為
陽設有而蔡店沔口新灘百人磯俱屬漢陽各劉家隔鎮設巡檢司
巡商司一人要皆防禦當嚴之地漢沔之間湖泊連綿荊楚茂密盜
專駐捕盜一要皆防禦當嚴之地漢沔之間湖泊連綿荊楚茂密盜
倡亂於漢川之同壤嘯聚萬人立寨沔陽麻洋橋稱大王鄉鄉鎮邑
屋控官軍臺區寨間以右布政使鎮副使將昇漢土共擒之嘉靖
間漢川風門河一帶上下數十百里聲盜出沒截殺商船知縣昌鹿
時率兵捕之盜拒戰劉應時左耳去隆慶元年聲盜白晝入劉家隔
市鎮殺捕盜人役解其肢體地凡為關一巡簡司六地接會即
方圍保不敢窺其窟如如此

一泛溢導之不法防之難遏則蕩為沮洳之場吏第束手耳故其民
不得已棄耒耜而乃命于湖澤可念也然兩縣土風慄悍漢川為甚
劉家隔吭扼推梁腋引吳越為商舶之輳稍攝繁殷乃遊民時羣不
逞出沒飄忽莫可誰何所為不虞之戒彌甚武昌云

黃州府於三國為魏重鎮見介淮楚之會為黃之左臂曰新陽金華
為江湖紀成誠意公謂新江為長江彭蠡上下相接波濤澎湃蓋崇
諸省要會舟楫往來必由之徑也長江彭蠡上下相接波濤澎湃蓋崇
關天整英雄雄每憑恃焉故蜀漢拒魏必伸好江東以藉長江之險金
人渡淮岳節使乞親至斬黃以議攻却高皇帝於此首瞻偽漢成
萬世鴻業迨嘉靖中撫臣屢疏始設憲臣專督江防與洞庭上游分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四 湖廣上 十一

上下馬嘉靖丙辰巡撫翟督請設江防未行戊戌巡撫陸
十為團風鎮設巡一百里陽邏堡設巡簡司見前百里有武磯
上三百三十里曰沙武口即沙洲口夏貴乃若麻城北接河南光汝之
竟山谷盤阻窮民通匿割牧為茲有司捕間彼此相持憑藉險僻以
為窟穴宋時據地設險五關其要也五關宋建後地李奎奉乞復之
沙木陵陰山即五關之目也其間俱屬麻城麻城頭關北七十里抵
商城縣界形勢峻險今立巡簡司鎮元定宗元年冬據高戶史權權
兵淮南攻此關寨連圍黃州張泰從世祖攻鄂亦乘此關世祖乘大
勝關與宋兵遇於沙窩寨子弘治擊破之遂與守關兵戰大破之○
黃土關縣北九十里抵光山縣界形勢險峻金與定五年復伐宋據
散安自本名阿海出息州軍於七里鎮宋兵據淨居山連兵擊敗之
宋兵保山寺縱火焚寺乘勝追至洪門山宋兵方渡溪立棚安其軍
至戰奪其棚宋黃統制圍共五千保此關絕險素有備堅壁不出

安真分左右軍會麻縣之守關者李真不能戰攻之潰遂奪此關入
梅林關拔麻城縣抵大江至黃州亮之遣克鄒州略麻城縣宋宗
室男女七十餘口獻之○白沙關縣北九十里亦抵光山縣界去黃
土關舊通人往來俱由此關山路崎嶇而上下梁武帝置沙州
治白沙城後魏因之又置是李即領是寧縣○大城關縣北九十
抵羅山縣界元世祖己未八月入此關宋成軍皆過寧遠縣希憲招
諸軍破之思羅民之被俘者○陰山關縣北六十里不基高嶺而
橫斜盤據高臨下北望二十里皆在日中唐初破黃土白沙亦
由小運以犯大城騎兵數千先至關內通射者六七人與之遇遂
用弩連斃兩騎唐騎其有伏因退走不敵犯關後魏任城王澄督淮
南道其長成王奇道頭攻梁陰山破外此為修善關在五關一
之新其成王龍驤將軍都督侯梅兩祖云
百里為長嶺關北抵高城縣界嘉靖中盜起九龍灣兵備北八十
里為水陵關縣分界界此北隋廢一曰魏廢關唐元和十二年李
為水陵關道古代卿公韓鎮鄂討吳元濟道古自將出武陵關士卒
勝不能制故戰不力敵易之梁天監三年夏侯景為征遠將軍西陽
武昌二郡守道將攻平靖水陵陰山三關克之陳因定州刺史田龍

以誠乎地險也守土者內修諸黃陂西三十三里為石陽故城吳征
關外嚴列戍于守固其康樂
關石陽不克而還即此劉表為荊州刺史以此地當江北八十里為
漢之口置吳侯後魏使黃祖于此築城鎮通因名黃城鎮
大城潭鎮設司斬水西北二十里曰神山吳孫權進兵赤西南四十
里為蘭溪鎮西七十里為巴河鎮各設巡北為勝家河堡黃岡縣城
之交為南旅通達項年盜賊出沒萬曆乙亥知縣劉憲藉於虎道立
堡勝家河堡以衛官一員住衛督率守禦兵本縣六十一名黃
岡縣城羅田縣田為鳳凰關關有石刻云鳳凰把關又有銅鑼關
各一十三名羅田縣田為鳳凰關關有石刻云鳳凰把關又有銅鑼關
關○松子關○平湖關八開關惟豐為光山寨○鼓羊寨○熊岩寨
門青苔松子寨子銅鑼寨最為要害
振諸寨○觀音寨○望英寨○斑竹寨九寨皆係山據險
勝淮豫之辭去治遠遠盜賊由此出沒武備不可弛也東北一百
里為多雲鎮設巡西七十五里為勝家河堡嘉靖二十二年本縣劉
謀詳撫按處給銀五百餘兩撥行本府同知陳然勘得勝家河要
地聚羅田縣城二縣民力創置歲委本府衙官一員二縣各縣民兵
六十人更番守禦近議華○官兵付多雲黃安劉三縣肇置嘉靖四
巡簡帶官往來督捕為便德本舉付也
麻城縣人李大夏等稟稱本縣金陽山等寨地僻民頑黃城邊關地
近信陽光山羅山等州縣路過牛頭山等寨地僻民頑黃城邊關地
制盜賊出沒被劫切切乞於姜家畈設縣治保地方事下巡撫
陸盜備行各司道勘議于時委黃州府同知朱福徽經始建縣原設
岐亭捕盜通判掣回本府其民壯移留新縣守城巡按唐繼祿疏畧
曰姜家畈其地雖屬麻城而中和鄉兩河口諸處則隸於黃岡黃陂
二縣由販而東乃桃花鎮則宋元之故縣而岐亭鎮則隋唐之龍集
縣也自古兵爭陸權俱常設關置站矣建縣一統則東路赴舒
新西路赴鄖官使絕不經付政令卒難宣達宜于稅糧被其遠德
而土累有司棄土使其剽擄而下傷民命且密通承天陵獲接連德
安舊縣三縣之要害一方之總憂係東十五里曰三角山嶺接
馬建設縣治在今日所當急為之所者
家山嘉靖四十二年流寇嘯聚本府同知朱福徽知會河南信陽兵備調兵協剿焚其巢穴北九十里抵黃陂界

曰老君山西九十里為仙居山亦盜賊出沒南十五里為五雲山
霞舉止通一徑中有稻田登之可瞰城中虛實此誠蕭牆之險不
于焉據者須邑人取定向為基議堂于山中仰天為基側遊僧惡
足矣
縣北百里曰天堂山上為黃楊寨其土寬平可容千家以牛逐
為黃楊寨所據今為遊僧所專有此地四隅各遠縣治且寬平峻
險跡為賊盜淵藪宜防制○山有石刻二一云端平初義漢西淮
為陸機乳丁而歲浮光失守彼時欲立寨安衆而難得地利獨此山
峙峙形勢險峻四面如壁止通一人徑來石數家厚冬夏不絕遂集
衆在上創寨由是光信校破之民擁堅來依屯聚十萬衆果能全活
戊戌丞相史嵩之撫浙海孟珙制置差官應實請總衆防拓江而
命加職歲捍守獲後淳祐三年義陽李太守知黃州麻城民戶復
業給授本職先守茲寨有功遂擢再往經理九封捍禦五關其一嘉
熙元年刻云紹定乙未丙申荆襄失守連年侵入淮西有彼近光州
山縣第三都水吉保標正將部本却民修開小臺山石門以防拓老
小壯舊兵數攻為雙山關一費九折怪石欲墮驚濤如雷過其下
不利通兵船而去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之十四

湖廣二

十四

者雖勇夫健兒未嘗不汗淚髮指北三十里為中和鎮為雙城鎮諸
諸關不足言險矣今設巡簡司
巡簡北五十里為呂王城西六里為金局關又曰黃旗城北百二十
里為石門關蘄州北百八十里為大同鎮西八十里為茅山鎮各設
司北十里曰梵子山元末兵亂土北一百二十里曰燕子嶺元正
于此築紅巾賊東南八十里曰翻車河城縣南背項羽歸漢于此
斬秦將有五水壁左馮居岷山川世為廣濟南九十里為武家穴
抄掠宋世沈慶之於西陽上下謀伐蠻夷
西南七十里為馬口鎮各設巡黃梅北二十里為龍平山一名鳳平
形勢峭險
宋時威方嘗南百里為清江嘴鎮設巡西南七十里為新開口鎮設
於此置寨
簡凡為關二十堡三寨十有二巡簡司十有八黃州之於荊城豈

不稱要地哉凡郡之帶漢者襟江者枕沅湘與洞度者其流皆匯於
武昌以下黃州而黃州乃以百雉之城橫葉而東握之猶門戶之於
堂奧也乃其所籍與守者朽蠹純卒母足以當緩急異時洞蠹綠林
闐然一葉徃來箭激巡徵之夫第目逆而送之太平愉情之習大抵
然矣在元末季斷黃椒擾墓於海內此已事之鑒智者可勿慮乎頃
三江之備豫矣疑未可以空名擁也蓋笑其以綢繆焉
承天府春秋時即郢名都在晉則石城重鎮也即跨大江之東因山
城即此圖經云子城三面墻基皆天近扼襄鄖遠控黃鄂漢水瀕郡
造也本朝築城浚池以為垣蔽
之西浸匯如襟歷潛湧入大江帆檣南指彭蠡建康皆下流也山川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之十四

湖廣上

十五

環阻封疆雄固龍蟠虎踞足稱帝宅閱宮攸真屹于輦萬世之
基頃年撫臣建議欲益兵荊州而割漢黃軍伍以衛郢城良有見于
輔車相依之勢也斯固扞護國陵之重計矣嘉靖庚子都御史戴
為安陸州治所舊時議割安陸等州縣軍衛以屬撫治蓋當時有事
之際實欲藉安陸等處內地之兵以成控制三省之勢今既為陵
廢重地則又當藉荆襄即三府之力以為保護之規向年割承天以
屬巡撫不但於控制三省規模稍失而且於陵廢重計慮亦未周
萬一即棄有警則二府之地既已坐困而內地又無可調之兵法當
受獎但承天府既既已奉有特旨今留守二衛其勢再難分割當
以物之所據必先於邊今荊州跨楚地上流古人以為最重之地實
安陸之邊也原設左右等衛為楚地萬年重計尚當於荊州益兵今
又割左衛以益承天勢愈單弱若荊州有事則承天必不能安枕而
卧矣或謂是軍士未動之際再加無益漢陽沔陽黃州內地軍衛各
割一二所奉為護衛其險而近即者鍾祥西北十五里為飛山其上

高飛山堡四面陡絕其土平廣夷人保西十里為馬王城楚馬山峴前
滿全威遺其遺陽承岳武國馬氏連呂師周討之援羅福石直抵
飛山分軍布棚全威大駭承岳戰死師司被其軍縛降者為鄉黨
之盡平蠻穴斬高諸葛營諸葛亮撫綏峴諸西樂城周三十里甚險
容寨谷道通益州山多即據諸葛亮築山防之梁州刺史楊亮乃即
險之固保而居之高符堅所敗後刺史姜守備任亦相仍此城東
容寨溪水注之俗謂洛水南邊巴嶺山東北流左有故城憑山即險四面陡絕言漢昭烈遺黃忠據此以拒曹公皆古所必
守也今之關三陽春門外為南津關城北十五里為直沙關南三十
五里為唐港關十人戍守後並有其一諸地險京山西九十里曰耶
屈山山勢突起綿亘數十里潛江曰俞潭城在蒙沔陽之關四為荆
江口關城外兼江口關城外北四十里為范既關六十里為侯埠關
高沙鎮為茅鎮鎮各設巡司屬尖刀嘴之東北抵漢川界曰鷄公洲大監
倡換劫殺人財嘉靖甲子分巡吳會事議呈而院詳委屬沙鎮之東
沔陽衛百戶一員督領有兵駐防守通來稍獲寧謐
曰鄂洲腦聯綿起真白湖四望一空懸懸潛匿枝通伺商船經由荆
謀哨船五隻定委沔陽衛指揮一員督領沔陽州景陵東八十里為
乾鎮設巡司荆門大江北岬與荆門山相對曰虎牙山其上為虎牙關
州南五里有虎牙溪昔公孫述遣田戎守休二山作浮橋拒漢兵
漢遣岑彭攻之偏將軍魯奇船逆流而上直衝浮橋因飛炬焚之彭
長驅入西曰蒙山上有西堡寨世傳元王辰中紅巾北一里為東關
宋知州羅炳與南二百里為東寨紅巾賊起千戶東南一百四十里
紅巾賊戰于此
高沙洋鎮宋將邊居諸寨為東為建陽鎮北九十里為樂鄉鎮百二

十里為仙居鎮各設巡司二十里為收溪寨當陽東四十里為磨城為
綠林寨前北六十里為長坂前百里為漳河口鎮設巡司凡為關九寨
四堡一巡司司七
德安府北通豫淮南開江漢廬山之高貴山峯感之黃茅鎮隨州之
栲栳山皆與申之三關形勢聯絡上接襄陽下連泗鳳圖經所謂中
絡也華章微議云漢中之地屯黃岡漢陽以斷安復之衝屯襄陽
漢而自長樂平林新店陽城石井河步石河而入安河固足以入
漢自桐柏范莊馬湖補口勸羊湖營河而入隨河亦足以入漢矣然
應山大崎尚有鄉兵團結上門九里尚有舊關故臺敵雖赴險而亦
亦不足畏至若自唐州湖陽分界山至襄陽自車橋湯川至鄧州自
湖陽走馬崗道人林石山至隨州則北自唐鄧南至漢水無林可依
無關可憑雖有漢河守把之卒而地無關隘不足以扼其衝雖有華
陽寨林義勇之兵而勢非險阻不足以抗其銳賊若動征此徑突入
漢右復取樊城柳林山各石塘長蘭白木等寨直渡漢水北據荆門
虎牙斑竹馬梁諸關以為自固之策南據江陵東陽潛江以為屯守
之計置襄陽於不攻而前寨荆南則襄陽已在其圍圍之中棄光化
於不守而遠遷巫峽則光化已居其業括之內所謂三巴之險已塞
而吳蜀有離折之憂荆襄之區不完而江淮無犄角之勢此隨州東
陽之虛實荆襄之得失條焉近日諸將惟以重兵固守神馬樊城
而車橋胡家上石反現為不急之所賊賊兵大入於安復即隨之境
自今宜令行下帥臣搜尋險隘分兵一帶峰巒險峻惟諸關焉道僅
固守差官節制明立斥堠近置築鷹一帶峰巒險峻惟諸關焉道僅
通往來焚北要害莫重於此隋以隨起唐於安陸置都督府金元南
侵以得三關為利自古用武之地也正德中流寇入境嘉靖中移鎮
平靖關南與申陽共守之應山縣知縣王朝珍戰得城外四山環遠
縣登之可窺城中虛實縣東叢山峻嶒武勝關黃土關土門冲草市
冲九女岩等處隘口僅通盜賊出沒之虞付諸闕尤為要害比年流

賊劫掠皆由行若開入假令狂夫須眾先據有居屋更既之警請將
平里市巡簡司官兵從至于此使之常川巡邏各關各夜一遇
有警率復設憲臣專督江防湖禁以飭備焉其諸地險安陸為諸葛
寨在羅放村舊傳南二十里為高殿鎮雲夢東十五里為興安鎮
簡應城北二十五里為崎山鎮設巡司孝感東北三百里為九里關即古
大段北百二十里為新店小河溪設巡簡司漢王常史兵新市
年兵備余一龍遣兵守東四十里為馬溪河設巡簡司隨州接壕河南曰
李家堤隨當晉魏之衝先孝賊寇境隆慶間添設同知建公署於連
器械申防北八十里為竹水關西北八十里為唐縣鎮一百八十
里為山店為梅丘鎮為合河店各設巡司西八十里為鐵嶺寨南北二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之四

湖廣上

十八

林寨○北八西南一百二十里曰大洪山連接京山高十餘里四面
十里天王寨此險上有田時中樞大湖
雲氣森茫可容竄伏靖康中避寇應山北六十里為平靖關即古
之人立寨自保賊竟不能破今設
惟這關巡簡司諸關寨黃土關東一百二十里為武勝關即古
皆險固平靖尤為要隘今設
公四年恭侯與吳子唐侯伐楚遂塞大隨直轄即阮謀三東北二十
者漢東之隘道昔人謂堅守三關則安陸以南可以無虞塞左傳定
里為鳳見關百三十里為武陽關北九十里為白鴈關東二十五里
為黃陵寨宋人避北四十里為鍋底寨興安寨險峻加子諸東北四
十里為牛心寨鵝鵝寨八十里為漢寨舊傳婦人聚寨避兵處○
北六十里凡為關八寨十巡簡司十德安郡邑其山皆自隄阮之
塞蜿蜒而南出為高原其平陸曼衍山溪而集澗澗激觸時或瀾漫

然立可待涸故鮮水患猶足為樂土乃今廬井田時如故而彫弊之
形漸見者何也賦役日起而游民之耗食者眾也至于孝感商境與
羅山信陽三方介踞復嶺長林蓋昔周平王所為戍申之地而卒伍
弗守潯然迥野故盜得恣睢焉過始繕治塔堡陳兵而扞扼之董以
百夫長然後疆禦漸戢而申安之間稍稱莫枕矣故軫民之勤與
之休息驅浮細而緣南畝不爾歸其籍諸戍卒守望者令與團保相
表裏而嚴其逸盜之罪嗣後無弛備焉即民其有賴哉
荊州府自古為重鎮居江左上游春秋時楚子自稱歸從都荊者傳
諫吳表言大江之南上流介巴蜀要會湖北要會在荊峽劉表時軍
最急者荊南之公安石首黃江陵昭烈時重兵屯油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之四

湖廣上

十九

只關弱孫權則併力爭南即陸抗父瀕城東北納沮澤諸隄綿亘數
百里為江陵天險曰海濱亦曰北海見三國時北得之則援吳楚上
游以制南土南得之則據襄漢要地以圖北方故魏武一平荆渚遂
欲睥睨長江周瑜方鎮海陵報計長驅中土若西陵則為之門戶西
即夷陵吳人於江鎮要害處鐵鎖橫截之又作鐵鎖置江中以逆巨
舟鐵鎖王濬作大筏觸鐵作火炬燒燬於是船無所礙遂克西陵陸
抗上疏言云臣父遊昔在西陵陳言以為西陵國之門戶雖云易守
亦復易失則匪得其一即即荊州非吾有也如有不虞當以死力爭
之襄陽則為之北津自江陵而固則北津也本朝鄧鄂之地鎮
以重臣有聲援犄角之勢無南北必爭之虞嘉靖間宛許寇亂已切
于隣之震吳且秋巨寇師尚而居守慮攻封疆吏能無先事之防哉

通者樞臣建議欲於荆渚厚益兵衛以增重式廟議見承天蓋亦宋

人固江陵以重上流意也宋理宗時中書舍人遠南劉子一日固江

歸一帥總制江陵且機湖南九郡之廣幾形勢便順事力從容經

理上流莫急于此建武初孔雅圭從南即太守魏人入城上未日句

奴為患自古而然今宜早發大軍廣兵勢微厚甲于岷峨命桂船于

浦海俾沿江入美雲傳萬里自青但獲機勢森嚴據險要以奪其魄

斷使神分而慮屈何憂王門之下無敵塞之期哉其諸地險江陵

西三十里為虎渡口鎮東南十五里為沙市一百二十里為郝穴口

各設巡公安西北三里為油河口設巡石首東二里曰龍蓋山石

簡司龍穴唐李衛公征蕭南六十里曰焦山與東山控接華容縣界

就取道江陵屯兵此山相傳焦公於此擢兵

東六十里為調絃口設巡監利南一百四十里為白螺磯東八十里

為瓦子灣西三十里為密圻各設巡南九十里為西坪寨昔人屯兵

置有巡百里為紅崖寨設巡夷陵境為蜀城陳宣帝征江陵後周軍

高陸抗城山下西北五里為赤溪東合大江晉陸抗討步二十里曰

峽口山兩岸壁立蜀江西來波迴最惡梁武帝紀北十五里為南

津口設巡金竹坪設巡簡司長陽為梅子八閭俱在江南四在江北

今設巡家園漁南七十里為古捍關本假山縣地蓋楚霸王相蜀

守巴即距捍關之口張儀說楚船載卒下水而浮不至十日而距

捍關據險論楚自巫山起方城屬亞歷中設捍關以距秦是也又界

魚腹有江關公孫述傳使任滿下江州東據捍關道戎杜滿出江

閣下臨沮夷陵間是也又七里為紅崖寨又十里為戎杜寨又三

十里為小城寨又五里為山為招來堡近夷人界弘治中設技宜

寨又三百五十里為珍珠寨為招來堡近夷人界弘治中設技宜

都東北五十里為普通鎮設巡簡司按吳應台議成化間流賊出沒

舍新志謂極當截革但地僻山多鼠竊貽患何如存羊頒示畏警茲

欲增修不如暫罷守禦一年散放弓兵工食用以近山買田種官之

家聚依寺構司為官之巡所遠安南七十里為南寨堡成化中設遠

唐規制更都而地方永賴矣楚相皮伐舊險置閣以相防捍東十五里為南

邏口西九十里為牛口鎮各設巡二十里為猫兒寨與山東一百二

十里為落葉橋路上即寨長四十里寨為高鵲寨鎮以金竹坪巡簡

巴東北三十五里曰石門山前西南五十里曰安居山山高千四

而懸崖絕壁上有三峰一稍平坦西北六十里曰小戒山其山極

可恃二路險峻難上昔多避兵於此西北六十里曰小戒山其山極

通一道從產界間過止客一人過此山則五十里為連天關設巡南

地平曠客百餘家昔時居民多避兵於此

巡簡司十有八夫荊州地得而物豐懸衡區夏故三國鼎踞關然

交而爭也夫亦以其形勢便哉國家分樹同姓以行部使者專按

其地即領州縣多夾江而參布之若鎖鑰然故餘二百鎮而提封晏

如以勢得也顧松滋而山地與山半江陵而下地與澤半依岷之民

慮旱而厥守在夷環沮之民慮潦而厥防在寇比歲江水數溢民靡

寧宇其高原則燧轟黑鼠為灾稱應極矣乃三峽之北洞庭之西所

謂夷若寇者亦時煩刁警焉今楚諸郡吏束手而乏善策者不荆

獨哉戒戎備謹隄防乞蠲恤補荒冊其要務矣

岳州府古有苗氏之地九江翁會介澧巴陵之交曰洞底蓋實建

康上游東南巨浸上流最急者岳之北也宋紹興間楊公據以為

繁岳置制擊之其技始窮楊公乘大水破岳州仍走入洞底浮舟以

碎湘州船置使岳飛伐君山木為巨筏塞諸港以腐木亂草浮上

流而下浮水淺處遣善罵者挑之且行且罵賊怒乃戰則草木礙塞

舟輪不行飛船擊之賊奔港中為巨筏所拒官軍乘筏每歲夏秋之

交岷峨水溢自荆渚汎湖波濤浩渺冠盜乘之操舟嘯聚莫可

詰禦按荆冠入湖有三道或由荆江順流直抵城陵磯或由調弦口

故成化中指揮卜馬祥劉震三面乃今設立江防統率守備而禁斯

厲矣洞底湖延袤千里自古賊期數東接長沙府設有虎角營南

屬三關前司及湘陰岳石六子口虎角四哨官軍防守西南

接常德府設有古樓馬港小江三巡簡司及洪沅沅江明山三哨官

軍防守東北下流通嘉魚黃一帶長江灣沱尤多運通河陽湖流

賊出漢沿江設有城陵白螺鴨欄等埠石頭潭州新灘百人磯八

簡司及東江茅埠竹林灣三哨官軍防守西北上流荆河設有瓦子

灣密折黃家穴三巡簡司及華容安鄉漢口三哨軍兵防守嘉靖初

設江防兵備會事統攝之先是成化間設巡視或職以都指揮體統

奉勅守備自設江防而守備之勅裁矣若夫邊境隣接敵夷重

其守備所轄自相陸沅江下通監利嘉魚云

固互林險厄斯大洪武間山酋覃屋連構諸峒為亂尋致易平據夷

率服洪武三年冬覃屋叛以江夏侯左丞周德興帥兵至德興里特

率衆守關德興拔其關賊乃大潰明年三月擒屋以歸又洪武二

十二年春千戶吳德忠請九峒峒蠻復叛上命東川侯明海討平之

建九峒永定二衛以塞峒峒襟喉九峒去府八百四十里永定去府

漆平縣寨寨九峒東通容美宣撫西連桑植餘十八峒為桑植○

俱惡利縣地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四

湖南上

二十一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四

湖南上

二十二

美平○朝南○郭步○人土○黃河○魚龍○夾石○若南○捍坪

屬桑苗撥出沒初置漆平麻寮以捍於東其隘各十漆平麻寮皆守

寧印土官千戶一員巡捕漢官千戶一員漆平所屬十隘為黔兒○

龍溪○長縣○麻園○遠望○漁洋○石碕○忠靖○走避○細沙

麻寮所屬十隘為黃家○九女○靖安○攔刀○青山○山羊○櫻

桃○曲溪○梅梓○宋所屬各土官百戶一員寧印以防守容美

門應利二縣民充之置安福以控於西其關有四黎桑植二峒夷

寇○四關為九淵○關口○野平○江每關旗甲一人督同而永

定西通永順永順宣慰司亦苗夷出沒北抵九峒控扼南與九峒

相為唇齒距九峒衛一兵防夙廢清浪以其半鎮成廣西今竟不復

三關之險僅寄空名三關○龍林去衛西北百二十里○後坪去衛

把守○黑崇去衛東南百三十里先年設百戶一人把所藉以捍禦

守桑植等處峒寇今防守藉於九峒本關亦盡廢矣

者為大庸一所守禦千戶所去衛三十里其衛所軍士俱國防江

岩下青苗茅岡一隘而已正統中招撫才五十戶其苗高峒長今

亦徒存守隘之名而非我族類矣其金藏桑備禦之關有隱匿焉外

此稱險者巴陵南五十里為鹿角鎮設巡簡司按巴陵有道士洲地

利于東陵之上蓋提波慈清以濟臨湘北十五里為鴨欄鎮西南四

十五里為城陵磯客設巡簡司又設平江東南二里曰昌江山吳將

屯兵東北百里為石牛山山多岑石有大寨石大者可長壽鄉有長

壽鎮設巡華容南為古樓寨南五十里為赤亭城前六十里為明山

壽鎮簡司

鼓樓成化初洞處賊出沒州衛東北百十里為黃家穴設巡澧州泗

水口為狼倉哨州北七十里東接安鄉湖北連荆江每值水漲荻

創設巡邏千戶一人東三十里為嘉山鎮設巡

三江湖關七十五里為古城岡今營門遺址此嶺兵之所安鄉為小黃山

元熊義山慈利高白抵城前見寶即洞前見為安福寨又為索口寨○西

澧州東九十里為羌口鎮成化初洞賊出沒乃其北連慈利則石門

夙稱嚴邑可令失守執成化二十一年以縣無城池議撥凡為關十

有八寨九隘二十有二洞二十哨八巡簡司八

石門慈利山嶠崎嶇望紫蒙茂是通九苗洞處滋潛達于岷江建瓚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四冊 湖南上 二十四

而下揚輪風驚頃刻千里荏苒之盜時或肆志焉故分澧守臣飭備

九乘江防專道彈壓洞口用以扼吭豁峒橫銷江湖而坐銷逆節也

法曰恃吾有以備之豐之控日虞其反側蓋反然矣江防上游得

亡軍弱之慮乎誠募勇敢益餼糧選地而署之令民又各以其族自

為圖係諸翼夷者驅寇者令詞察之軍衛之職守望也或選懷愉情

猶以為市而縱其出沒者必置之法焉即有狡若揚公技若槃駭不

煩尺組縛矣若乃華容安鄉歲苦水患遂棄而虞幾無人色已陵江

湘廬井不改彫瘵半之邦本之慮不當憐而憐恤之乎

襄陽府為歷代攻守之地中興伐楚詩頌殷武伐淮引唐節為屏蔽

河南唐依荆渚為唇齒方城漢水屹然天塹故進可以遏秦越退可

以保上流其險誠足固也春秋時楚成恃此旅拒桓師齊桓謀楚次

不供成王恃有方城漢水南宋時為偽將李成所據遣將岳飛收復

之紹興中葉陽為成據米勝非謂當先取之上曰今就委岳飛如何

命飛收復率王萬壽自鄂渚趨葉陽米勝非許飛遣事建節趙鼎請

乃以兵與張憲連擊賊兵又復鄂州軍勢大振上謂宰相曰岳飛既收復

來朕當統諸軍分途迎敵使之無遺類即中原可復初飛遣張憲引

復鄂州董先頗有攻李成聞鄂州失守乃奔葉陽遂去與虜偽合兵

屯節之西北飛遣王貴張憲至城下賊兵來戰董先出奇兵邀擊大

破之賊將高伸入城據守將士蜂附而上遂克之飛移屯德安捷奏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四冊 湖南上 二十五

至上曰朕素聞飛行軍極有紀律未知能破敵如此也

之地皆今日當守之域顧所轄州縣間列萬山中逋流嘯聚為患巨

測乃設臺臣開府即陽聚地合馭其臺臣先後建白備禦之謀詳矣

巡撫原係疏見文編又巡撫王恕疏略曰秦陽荆州二府地方接

連陝西四川河南要害去處因無盤詰各處流移軍匠僧道入等往

往來彼此耕山或結庵成久為非看得房縣板橋山鼓城縣石花街

南漳縣七里頭葉陽縣油坊灘富陽縣漳河口俱係強盜出沒聚

去處合無將前項地方每處設立一巡檢司會同守禦川盤詰問

罪還從無文引者不許擅入前項申嚴預計責在官封疆者非乎其

諸地險襄陽西南三里曰虎頭山其上為虎門堡新城堡見西三十

里為油坊灘賊多出沒西北三里為樊城關設巡司為柳關西有七里

店開七十里為雙溝鎮設巡司九里為老龍堤關東臨漢江西抵萬山
此擇十里為東津渡關高頭堡石門堡南七里為鳳林關九里為觀

音關關宜城東為犇丘城南漳西北七十八里曰荆山三面險絕惟
西三百里為礪礪關西七十里為頭鎮東五十里為方家堰西南

百五十里為金廟坪以上三處各設巡司西三百五十里為隘門關穀城南

六十五里為高山堡西五十里為石花街設巡司光化西二十五里為

左旗營設巡司均州西八十里為黑虎廟設巡司東南八十里為小江口

關北五里為槐樹渡關六十里為油瓶關凡為關十有二堡五巡簡

司九按唐憲宗經畧諸鎮守臣李吉甫嘗圖上地形生覽要言簡定
兼畫後三百六十有三年刻板于襄陽豈非以襄為要地哉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四册

湖廣上

二十六

襄陽居楚蜀上游晉使亮謂此地其險足固其土足食誠天然之
形勢也且東瞰吳越西控川陝南跨漢沔北接京洛水陸衝轡轉輸
無滯與江陵勢同唇齒昔之英傑以此即當建業為左右臂地利無
敵焉顧國家承平既久武庫孱弱俱化為鏹鋤橫斷四達吏日吮
民之膏以潤輜軒之轂不且坐罪矣吳嘏為邦本計設中原有事無
能無煩於經營乎故襄陽之患不在水旱而在要害之無虞往年嘗
築樊城議者迂之故旋築旋圯夫策之於樊猶武之於漢也一水衝
之南北之犄角固於是乎在城復不起將撤其蔽而召之寇也即方
城漢水於地利何有哉

即陽府僻在荆北一隅接壤雍豫國初流通甫定成化中寇起乃設

重臣控制為中原巨鎮尋置即縣及都司兵衛守以官軍百年寧謐

其功隆矣正德中添設總兵旋罷而至正間流通首難至投襄州總管

以大夫楊瑞撫巡其地未幾李嗣子小王洪等復亂右都御史項忠置

乃尚書白圭撫撫恤朱永總兵李震會兵討平增設防守始以副都

御史楊瑞撫巡其地未幾李嗣子小王洪等復亂右都御史項忠置

之遂留撫其地未幾李嗣子小王洪等復亂右都御史項忠置

附籍丁口設府縣以統理之都司衛所所以控制之購始有府及司衛

時成化十三年也是年湖廣鎮守等官奏荆襄二府山深地廣流民

為患難于撫治乃勅修理太和山少監常賁分守荆襄地友先

是原係屬御史吳道宏于上奉勅巡按湖廣提督八節軍民事政

進傑兵部尚書留道宏按其地撫治荆襄之任則河南巡撫李

之至十五年始命道宏撫治鄖陽等處提督撫治之名自此始撫屬

之地北至華陽南跨江漢西連岷嶓東盡沔水南北一千四百里東

西二千五百里有奇其山峯起於沔陽東盡沔水南北一千四百里東

其為南條之大宗秦嶺而西攀為岷嶓餘支盤踞於江漢之間皆武

陽為天目凡撫屬之水華嵩以北則歸業以東入河岷嶓以西入江泰

南嶺東之水則皆入於漢其北則歸業以東入河岷嶓以西入江泰

泰楚門戶其西北則襄陽斜谷應接五百里為巴蜀之咽喉荆襄在

其西南則三峽灝灝九江之險皆在焉南臨荆楚古今用武之地信

陽雖居中土一隅然斷黃之富饒英六之險隘為奸民首難之地扼

吭指背信陽實與鄖州聲勢相倚其所繫亦重矣漢南竹房間通高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四册

湖廣上

二十七

耳為南條之大宗秦嶺而西攀為岷嶓餘支盤踞於江漢之間皆武
陽為天目凡撫屬之水華嵩以北則歸業以東入河岷嶓以西入江泰
南嶺東之水則皆入於漢其北則歸業以東入河岷嶓以西入江泰
泰楚門戶其西北則襄陽斜谷應接五百里為巴蜀之咽喉荆襄在
其西南則三峽灝灝九江之險皆在焉南臨荆楚古今用武之地信
陽雖居中土一隅然斷黃之富饒英六之險隘為奸民首難之地扼
吭指背信陽實與鄖州聲勢相倚其所繫亦重矣漢南竹房間通高
其為南條之大宗秦嶺而西攀為岷嶓餘支盤踞於江漢之間皆武
陽為天目凡撫屬之水華嵩以北則歸業以東入河岷嶓以西入江泰
南嶺東之水則皆入於漢其北則歸業以東入河岷嶓以西入江泰
泰楚門戶其西北則襄陽斜谷應接五百里為巴蜀之咽喉荆襄在
其西南則三峽灝灝九江之險皆在焉南臨荆楚古今用武之地信
陽雖居中土一隅然斷黃之富饒英六之險隘為奸民首難之地扼
吭指背信陽實與鄖州聲勢相倚其所繫亦重矣漢南竹房間通高

撫院運都指揮康泰平之弘治庚戌竹山寇野王綱作亂于洪州康泰復平之弘治庚申何淮作亂連會事李若望之子宜城正德間川陝兵燹諸盜起刑部尚書洪志都御史林俊撫治都御史劉琬以川陝兵燹之殘諸寨有正德辛未直隸山東益起賊特南北官軍莫敢接劉琬會同太監周景督兵剿之于唐縣賊度不能南入連東入唐鳳臺諸寨未徐學作亂于均州益池都御史徐喬造指揮孫昂討平之又趙汝龍遣指揮李錦擊破之已丑楊時政等為亂流劫商南上津南鄭諸縣都御史潘旦遣都指揮王言勦平之立廟川堡已亥平利竹房群盜起各聚眾依險行劫至枝竹縣主簿勢最猖獗都御史王以跡連都指揮張坦即陽府同知白清會擒之斬于郎市以前後臺臣撫臨其地取次討平設險之慮周矣正德嘉靖間凡數統敵權專加以兵狀開堡之謀日即城東起二十里曰府城黎子山益精密即有卒然之變無足慮矣二十里曰府城黎子山有閣七十里為梅子關為磐石六十里為雷峰塔設巡司百二十里為地峪關西北七十五里為青桐關李四關百三十里為小關南為龍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四冊

湖廣上

二十八

門天馬關西南為石門關為九室關百八十里為月竹關其諸地險竹山西四百里為節家堡無治潘旦疏建近於界中陝西等處捕又距縣九十里通陝西四川則為洪坪堡西北三十里為聖母寨西百五里為中山寨西十五里為黃茅關西北二百里為吉陽關設巡司房縣在唐有京西平安關咸平五西南三百里曰馬口良堡治原保東十里為湯池關西三十五里為房山關入北十五里高觀關開○東二百里牛心關○西二百五西北百五十里為板橋山設巡司十里瑞峰關○南六十里雲峰關上津西南五里為城壕寨南五十里為楊六郎關東北七十里為絞上關南百二十里為江口鎮設巡司西北百五十里為北山寨通四川

徑路則為朝川堡無治潘竹谿西六十里為土關西南五十里為五陵關東九十里為尹店設巡司為寨五峒溪○得勝○符即西治西為南門堡東五十里曰方城山前南五里曰馬鞍山口堡高關二縣領○寨二金花○保康西一百二十里曰望夫山其上有堡治業照建其疏畧曰保康縣望夫山林木稠密人煙稀少東抵馬良坪通利州連安地方西抵柘木寺陽通房縣地方南抵興山通四川地方北抵武當通利州穀城地方四通八達截山小路盜賊出沒要害之廣如遇竊發難保望夫堡連急難撲獨立堡分戍民得安生矣為馬良坪堡知縣蘇其餘保豐地方通南漳保康二縣各九十里則為常坪堡原棧州右衛官軍防禦葉陽縣距府九十里北為太山廟見移有油抄遂安南為襄堡枝江為招來堡江陵為孫黃漢淅川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四冊

湖廣上

二十九

一百餘里為金子堡吳村乃即縣舊民沈陽為家河關新野為青水嶺鄧州為黨賊口又名順陽川路通內鄉淅川均內鄉為夏館山半川堡襄城為鵝頭關有巡司係西鄉為秦蜀要害交境為鹽場關有巡司係西鄉為秦蜀要害交境為鹽場關遠保先年賊巢平利二百餘里通湖廣竹谿及四川大寧鹽井大路為鎮坪有巡司鳳棲一百五十里為柴關即留壩巡司商州一百八十里為武關有巡司一百六十里為秦嶺關有巡司洛南為王家巷堡因賊王九等為此皆接境要害故詳據馬元為關三十堡十有四寨十害所設營堡有一巡司十有三即陽介雅梁之交控引宛洛蔽翼其地多崇岡叢菁民事慎悍而憚拘押雖歲時群處佳以財力相雄長

有俠風四方游民其瑣尾仇讎與挺而走險者多逸其中久而滋煽因易為亂承平以來剽盜數起一方倏擾四藩同憂始議更邑為郡治之繼命中臺大臣開府秉鉞為鎮重焉然後威靈元稜逆節銷伏稱康又矣諺曰何知盜穴山若菴至今四民安堵如故但其山勢巖險駢附稱盜穴者蓋多有之往歲保康殺長吏之事可鑒矣即安暇猶宜統云

常德府古黔中地九江包乎東南五綵縈乎西北洪武十四年五溪蠻叛命周德興討之乃荆岳之有臂苗獠之咽喉也漢建武中黔蠻負險猖獗伏波進營壺頭而賊人乘高守隘以償其師按常德之險莫先壺頭山險水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四

湖廣上

三十

人莫當漢征五路耿舒請從充道焉援不從卒壺頭竟以險不克進大衆憐憐行死而援亦身與悲哉蓋壺頭扼實大江辰淑二水經焉首水界今辰常之間清浪驛則五路蠻出入路也魏子洞入常德境據我兵上焉壺或離動并險鼓譟如建瓴水我兵仰攻勢必難入故善戰者宋紹興巨寇楊么破昂而帥臣疏請昂澧之間宜宿重兵以圖恢復之漸識者韙之李綱疏畧曰荆湖之地號用武之國宋保兵嚴西蜀之號今可通襄漢之有東南控扼西北當於昂澧荆鄂皆宿重營援可援乃以復中原之漸也 本朝於其地初建總戎秉鉞關外乃後移鎮會省國初於有苗遺種隨地設官入處吏治弗及孽牙滋帥府于常德嗣後都督王信復建帥府于武昌尋以常統以江防憲德帥府拓為藩封而鎮遠侯顧璘始疏請永鎮武昌云 統以江防憲臣嚴之以兵巡哨守既云客矣顧永順之徑路未防即西北岡市蔡家堰盤塘麻溪觀諸夷介于石門慈利之間通水順夷乃其而沅陵之叢山猶障西

南通沅陵其桃源縣山僻民稀時多燕子洞之道流剽掠洞在長級奉今設白馬高都二巡簡司以防之 國初有流賊張廣勝數而洞庭夾之守禦日繁先是以前臨洞百人馬亂百戶楊鎮計擒之而洞庭夾之守禦日繁先是以前臨洞洪沾沅江明山三哨分衝餘軍各五十人防守嘉靖初設江防食事于五州縣領常德七年食事陸鎮始令指揮一人巡江自即東德山潭歷龍陽天心小河抵沅江哨又自沅江之鄉家密乃南抵長沙口洞度夾而至洪沾哨又自洪沾越南石潭而至明山哨乃南抵長沙口馬港古樓諸巡簡司皆隸焉調發緝捕殆無虛日而巡視洞度賊復熾統之然悉屬江防節制也顧洞度夾為盜賊巢穴民以網罟為生要散冬聚易與為寇華容沅江中人無百金之產職此故也隆慶元年兵備姜議設水操軍二百四十人置戰船一十二隻分江河淮海四號哨守龍陽沅江洪沾方今英世承平脫或變生不測屏捍之謀誠當如宋人所謂募戎兵除戎器若矣紹興六年知岳州張之而壺頭之守尤宜加之意焉壺頭不守則馬澧俱困而刑可窺通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四

湖廣上

三十一

諸夷幾千餘人嘉靖間沅州添設帥府其他可憑之險武陵東為張復湖百二十人兵分勢弱隱憂匪細 若城寨白起遺將張若築此拒西為司馬錯城秦使錯與張若伐楚扼五溪咽喉焉南為善德山其上有南城宋宣撫使韓宣以城守不獲後入修之 南城潛水等處各挑源西南十里為白馬渡南一百二十里為高都設巡簡司今廢 鎮設巡簡司元置麻溪沅江西三里為劉公城相傳昭烈嘗徇武陵因立城元置齊龍陽東北二十里為馬港口西北四十里為小江設湖巡簡司今廢 巡簡其為堡十有四○為橫山○黃港○龍渡○鳳橋○羅平○黃公○凍州○吳勝來置則一方防禦之要也乃其營伍單虛當有軫長礙溪軍花若堡今廢 一方防禦之要也乃其營伍單虛當有軫長慮者矣國初初總制官胡汝招撫七十路頭目并陳友諒漫散軍共

者合旗軍五千六百三十人有奇後調靖州廣西道州更戌旗軍洪
沾明山沅江哨守旗軍各若干人嘉靖二十八年添設總督軍門議
本樹揀選旗軍一百二十人分爲三班行委指揮二員每五箇月輪
換圖遠今本樹旗軍較之原額十喪七八見在者止有一千一百零
一人僅足以充靖廣道沅等處更戌之役巡捕巡江及洪沾等三哨
調撥不敷則抽選近州充實營伍須田屯據并舍餘丁壯者補之頃
耳鎮軍諸苗株出劫掠恃其產數優抗王師二遇
征討本樹旗軍應聽調用軍伍空虛識者憂之 常德之西南壤

接五溪其諸蠻錯居標校樂禍自漢已然非可以禮義法制柔也至
於岷江泛冒橫東洞庭辰沅諸水靡所注洩則逆而陸浮故龍陽武
沅歲罹水患於是當事者爲脩槐花大圓小決西湖諸堤捍之然後
卑濕田廬不至爲水腹吞沒者以防固也額水之沅至也民或知先
爲慮他徙以避即跋涉爾猶能扶旋提促以幸旦久而地無重兵脫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四十四 湖廣上 三十一

諸蠻群不逞聚張境內風馳雲駛鉅鐵相逐元：將何恃而庸禦之
故防夷之策視防川尤宜慎固焉

辰州府爲武州之障蔽溪峒之上游重岡複嶺截然險峻諸蠻援
此叛服靡常崇古患之唐于此置都督府歷代據地設險以陰折其
踴躍之志往事誠可鑒也宋乾道中前知辰州張本即請歲增給民
人分屯廬溪等處以防諸蠻使邊患永清可免其時調遣之費康
定中辰州蠻酋彭仕義內寇命使書即當簡夫姓至則督諸將遣兵
築明溪上下二砦據其險要拓取故 顧麻陽峒鎮軍銅平諸山爲
苗巢穴周迴千數百里懸崖鳥道叢菁攔此嵐瘴蒸騰陰雨恒多視
諸溪峒獨稱阻絕往來晦冥據險爲亂苗王南結貴州上接西蔭

酉陽諸蠻連亘各寨流毒三省皇上震怒特命臺臣萬瑋會同都御
史車純調集兵糧兼行剿辦於順保靖土官彭宗奇等取次攻
克之按署瑋疏有以此夷先是宣德七年用兵十二萬攻固九個月
勦賊過半正德七年用兵五萬攻固四個月勦少無多今固九個月
六萬期以半年臣等傳訪各賊寨穴如端爾等山接連三省當其險絕
之虞竊窺之時一夫拒守百夫莫前與其多兵以冒險而犯欲速之
虞不若減兵以存糧而圖持久之效乃減兵三萬大抵以剿之威付
撫之思今雖平定但地方大壞松故苗夷動難安目前雖已寧帖
而後患所當預防遂條上方略專意防守不事征進後至丁未遂大
用兵兩省騷動迄無成功萬又嘗有書與中朝人其言曰苗賊巢
穴如蟻爾爾公等山峒接連湖廣四川周回千數百里徑皆所居人
跡罕至其懸崖鳥道真可騎驎狹路羊腸不容並足且竹箬叢生
望無際幽巖曲澗在皆然難次揣比殆無空隙人非側有僕背莫
能入也賊從內而視外則明無以伏擊得志我從外而視內則聞難
有長技莫施當援軍前漢土官員曹經兩廣滇蜀等處征進者皆云
山峒之險峻各苗亦有之至於竹箬之深阻則所未嘗見也其地利
之難如此苗巢所居率皆險僻幽巖天精之日亦將午而後開朗未
補而已悔晚但遇稍陰雨霏霧逆濤毒大莫辨計其陰雨千常六七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四十四 湖廣上 三十二

蓋山嵐瘴濕氣候鬱蒸之所致也其天時之難如此先年土官守法
易以駕馭苗夷推魯易於卒難自正德以來遠方多故土官征調皆
慮情此苗以爲前鋒用能克敵稱強及至近年土官攜營各厚餽且
苗以助攻殺因而起釁生亂由是土人與苗互結親情多乖制且
其伎倆亦高賊所窺破無復畏懼今用土兵不免前弊欲撤而不
撤以切近之地素怨之情不但引誘窩藏在所必有甚或借兵肅
豈能盡防況湖貴官軍皆不足用湖廣除承順保靖之外其餘土苗
可調之兵能出千數者無幾至於貴州舍固陽平泰之兵愈少而愈
難矣必欲別有調兵則又不諳地理成功難必而其沿途擾害尤不
可言決難調其兵勢之難如此苗賊嘗言朝廷有千萬軍焉我有
千萬山峒又云諸葛亮有七縱七擒我苗有三緊三慢所謂緊者單
退則突出劫掠所謂慢者軍臨則撒漫潛藏又云不怕官府軍多只
怕官府糧多蓋以軍雖多而山箬深險力未易施糧若多而圍困久
長勢將自斃然彼明知道路梗澁運糧甚難料不能多故爲此言其
狡夷匪測嗣後專命大臣一人總督而制禦之尋以事牽召還久之
以憲臣領其地而群苗底定矣其諸地險府城西南百三十五里

劉尚城今城隍廟亦足西北三百里為高巖鎮設巡司西三百里為鎮

溪設巡司為大刺鎮設巡司在保沅陵南城外為南水關西為西關

一百八十里為浦寨一百九十里為黑栗寨百三十里為麻夷狀

寨皆夷人出入之衝為池遂寨設巡司西北百二十里為司明溪寨

時置今設二百里為會溪鎮寨設巡司三百五十里為清水堡永樂初

置房屋辰州衛城接廬溪西二十里為倭獠寨九十里為河溪寨

簡二百三十里為鎮溪軍民千戶所宋於此立寨本朝洪武中建

一十二寨辰州衛城北三里為虎頭寨元末兵變土人楊澤西南三

十里為院場坪設巡司一百二十里為招諭寨西北百五十里為子寨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四 湖南上 三十四

皆宋建為要夷南三十里為蠻溪堡又四十里為新池堡○六十里

所居保障遼闊○五十里為洞江堡在鎮溪千戶所又四十里為爆竹堡○

簡司西南七里為陰隆江堡在鎮溪千戶所又四十里為爆竹堡○

○七十里為牛隘堡○七十五里西四十里為寨陽堡以上十一堡

辰溪東南一里為渡口鎮設巡司渝浦東二十里為紅旗洞五代為希

武陵諸夷至此北兵山三十里為鎮寧堡設巡司南四十里為據老寨

人為捕溪隘八十里為龍潭堡設巡司北二十里為長坡隘為白露隘

東六十里為思溪隘人為油良隘八十東北六十里為寨口隘沅

州西為西關洪武物建以讓往來二十里為若溪寨一百里為漿州

寨本唐舊州後改曰東四十里為羅舊站堡西四十里為白茅灘哨

堡又五十里為冷水站堡○九十里為晃州西一百二十里為鮎魚

站堡設巡司以上四堡俱隸沅州衛○一百五十里為西一百九十里

為岳州哨堡人為梅花哨堡以上三堡俱隸清浪衛○二百三十里

為平蠻哨堡又二百四十里為德勝哨堡○永定哨堡○二百五十

十里為相見站堡以武安哨堡○二百六十里為大勝哨堡○二百八

十里為相見站堡以武安哨堡○二百六十里為大勝哨堡○二百八

二堡俱隸黔陽西南四十里為托口寨九種諸夷之衝東南五十里為洪江

寨北二百步為黔陽堡南二十里為竹灘堡東一百里為安江堡名

安江頗設巡司以上三堡景泰初因溪峒餘賊麻陽東北五十里

為嚴門寨設巡司除寨五十有四為陽民○見板民○見者民○桃枝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四 湖南上 三十五

頂勸民○大哨苗○孟洞苗○小猿苗○高岩苗○崇山衛苗○東

柳苗○彭山苗○下水苗○板橙苗○紅岩苗○沙溜苗○盤孕苗

苗○西苗○排那苗○大畧變○中畧變○小畧變○爆木坪○老麻

苗○亞保苗○谷扯苗○小五園○五雙苗○西雙苗○冷水溪○

地耳苗○昔即苗○毛江苗○大五園○呼囉閣岩洞苗○板栗苗

○團溪苗○小八坪苗○彬木苗○亞吾苗○田保苗○留紋洞○

科鐵鑛○大塘○盤營苗○老奔苗○九為關三堡三十有六寨七

十有一隘八巡簡司十有六 夫五溪種落寔繁有徒大率皆槃瓠

後恣睢而驍鷲上下山阪捷若猿騰輕若驚舉時出搖撼為齊民憂

故歷代為戍守之區嘉靖間諸蠻嘯聚蹂躪突發合數兵之無功迺

簡命大臣開府于沅撤諸道軍眾阻深入以火底定噫亦勦矣聞諸

蠻初起慮戍卒難呵往來以利還或以所擄為謝久之益狎迺結

長沙府古有苗國之南境為宋重鎮宋傳云重湘通川陝之氣脉九即扼重強之袂懷中興以來謂
之重洞廣據東南都會之上流巨寇據以為亂故今五嶺三湘之間
皆長數大澤寇每乘之嘯聚臣周文貴俱叛今命揚環張
陽宗討華平之文貴復攻掠辰州上諭環曰湖南地接溪洞特險負
固叛服不常宜多方以取之薄其山寨絕其樵採島合之徒志在擇

六

據說無所傳勢必貴職來撫○武備從開闢收復鎮靜以綏遠人於是環與張彬分兵進討諸同知皆清文貴道走寶慶洪武二年陳友諒故將饒昂臣以恭陵叛潭州詔揮嚴廣討平之於是瀏陽土酋黃寧余凌知土酋譚悅道相陰土酋吳仁璋湘潭土酋劉玉湘鄉土酋黃李祥攸縣土酋王崇德皆款附嘉靖中為山賊為亂都御史崔瓚討平之為封疆計者其當申嚴防禦於此矣外此險而可據者長沙距縣十里曰北關東五里為東關西五里為西關北二十里為砦羊寨西北九十里為橋口鎮設巡司善化東四十里曰關山見前南五十里為蒼雲市設巡司西北五十里為靖港唐李靖討蕭湘潭南二十里為下攝鎮設巡司湘陰北六十里為營田魏駐兵于此鎮設巡司劉陽東百五十里為崔家寨設巡司醴陵北十五里為石門關鎮設巡司二十里為建安寨高三百餘丈周十里許元末民避兵處五十八里為五溪一名華山吳道濬討

里曰龜臺山扣傳吳曹肅駐兵于此西南五里為瀨潭漢昭烈入蜀留關羽鎮荊州後吳遣呂蒙取挂

陽長沙零武三郡羽爭之吳
使魯肅屯益陽以拒閔羽
湘鄉南五十七里為武障市設巡簡司攸縣

為大洲堡嘉靖甲子都民劉庚南戶丁百餘人結黨作亂僉事苟延庚安撫之為之立堡歲僉茶陵衛官一人督縣民兵守備

東二十里為芙蓉寨三十里為鐵釘寨西六十里為香爐寨南四十

五里為鳳嶺鎮說巡司安化之險隘曰梅山梅山在宋環列溪洞黑寧天子顧奎捐曰重湖之間

正章傳措置會湖南轉運判官蔡堦以圖來獻迺以惇察訪湖南北

運副使合謀經制龍塘寨不種而生味稍佳民趨其利奸者乘間嘯

即奏於濱江龍塘建寨命將統之歲一易戍民賴以安宋諸寨樹皆

三

險要地寨有團保東八十里曰司徒嶺崇岡峭壁鳥道崎嶇宋上將王全駐兵于此以拒猺寇

西五里為梅子口寨東南七十里為七星寨東北九十里為守溪寨

西北百二十里為白沙渡寨西南九十里為游浮寨

寨以防禦
之因立五山
一百二十里曰黃羅巖
見南五十里曰大霧山
峻巖深谷雲霧

常關其上宋建炎中金駝茶陵東八十里為視渡口設巡簡司又為寨十曰花石○

女○會仙○麻石○古墟○老虎○白石○高水○仙
石○右十寨元末置俱州民避兵處凡為閩五堡一寨

二十有二巡簡司九
長沙土野沃衍下有洞庭之輸泉源漢出

山岵故鮮水旱稱善郡其民襁褓而事錢鑄以殖衣食無所仰於四

方乃他方游民徒手張順就食其間居停之家初喜其彊力足以任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廿四冊

湖廣上

三十八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廿四冊

湖廣上

三十九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廿四冊

湖廣上

三十九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廿四冊

湖廣上

三十九

袍峒在縣善鄉相連桂陽縣與江西接壤其峒乃上猶所轄近年因
招兵攻東一百里為黃嶺在縣善鄉近江西大吏縣界正德中
始平其穴東一百里為黃嶺在縣善鄉近江西大吏縣界正德中
今各田土招人聚居耕種北八十里為泗洲鎮設巡司南六十里為牛
橋設巡司臨武西北二里曰舜峰山舊名千仞其上下皆民為太平
營在官山後知走馬營先在板寮營以其地不狹險今遷走南五里
高鵝頭營設巡司打手黃茶坪此地有鎮守營舊時知縣譚孔言
揮一人領三十里為韭菜營西三十里為水頭營設巡司打手西北
八十里為兩路口設巡司藍山北四十里為乾溪設巡司打手西北
里大橋鎮西二十里張家渡九為寨二堡一營五巡司十有
東二十五里毛俊堡各設巡司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之十四

湖南上

四十

六 夫翼軫之指下當衡山據五嶺之上游跨兩粵之裔域故湖南
與區稱衡州焉乃其俗雜三方地紆駘繁巖居谷飲之子狃習窮僻
憚於檢押聞官師則震懼望公府則惕息故多束手而聽於里魁請
以服勤所得共賦役佐以食飲道里用度諸費予里魁代之輸額里
魁非盡行誼人也間取而乾沒之急則以高已輸而以連坐原予若
官虞齋閣樓藉而責徵則通負明列命標練而連之彼其人至亦不
知謂何而積逋至此不已則飲泣稱貸代之矣故甲之徵里者固十
有四里之噓甲者則十有九而山谷之民為甚焉司牧者其儲神察
之也

永州府據瀟湘上游地引洞庭吟接西粵接廣西而山谿洞窟窺伺

初殺昔元成宗時湖南寇亂騷擾永寶而左丞劉國傑尋討平之當
時制禦方畧今可以不講元成宗二十五年湖南盜屠一併作亂
國傑破之斬首萬餘衆悉降乃相要地為三屯在衡曰清化永曰烏
符武周曰白雲運其衆守之每屯五百人以備賊且墾廢田務使
賊不得為巢穴降者有故田完盡還險在四境者零陵北七十里為
高溪市設巡司初陽治東為歸陽市六十里為白水市北六十里為江
相市百里為永隆太平市各設巡司東安東南一百里為蘆洪市設巡
道州南四十里曰蔣居山地名四眼橋本州要害首領之聯絡九疑
洲數居其其上高四營清塘營○清塘營○清塘營○清塘營○清塘營○
歲受其害其其上高四營清塘營○清塘營○清塘營○清塘營○清塘營○
精銳者守之入營賜卿有白鶴營寧遠北八十里為白面寨設巡司為
營樂卿有營樂營俱有哨守官軍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之十四

湖南上

四十一

太平營正德間建又為扼蠻營○永安營○桂里營○大陽營漢口
華遠為楚連境知縣周諒其有警請建營以控制之
為演武營○演武營○演武營○演武營○演武營○演武營○
惠遂入為營十○望城○望城○望城○望城○望城○望城○
二營為廣二年營永明南八十里曰荆峽鎮山兩岸對峙若城壘相
聯事知州蔡光建永明之關隘為桃川司設巡司為白象堡西
昔差鎮官照中省之令寨兵禦守焉桃川司設巡司為白象堡西
為白石壩營司營十有三石壩○土寨○小水○苦子○茶板○
楊柳○入山江華南六十里為錦岡鎮百里為清塘東二百里為錦
田寨各設巡司營二十有四高寨○神仙○山父○白芒○金鵝○車
威○豹○鎮遠○折衝○克敵○靜南○鎮中○九為堡一營六
鎮南○見龍○牛嶺○富農○望高○大溪○五里

柳州地當五嶺之交，蜿蜒磅礴，連亘江廣，峻巒陡絕，其間隘獨稱險阻。猺賊伺蛋，棚居山巔，斫木懸石，倏過者，推覺新繩，雖千萬人皆仆。聖成疊以是易肆，標據正德間，撫人陳自龍聚萬平、大慶、南、保昌、曲江、仁化、樂昌、乳源，而自連州、連山、陽山、寧

三

達蘆山膽武北自桂正德初奉命征者不敢擣穴遂蔓延莫丈父陽常率劉探大捷

之臺臣會兵夾擊其意乃息正德間都御史秦金會同南籍都御史興寧之新溝以扼其路賊還伏起殲厥渠魁馬先是土人黎福全倡亂僞稱大王與其黨劉福興等據烏山山腰寨守歲十二年秦金奏聞即詔金封之金乃駐劄邕州分布諸將進討以前哨兵備指揮王翰監兵副使陳壁自桂東進邕左哨都指揮王廷壽監軍叅議黃寶自桂陽進右哨都指揮劉宗仁監兵僉事勳英自臨武進又以叅將自邕州進後哨都指揮劉李仁監兵僉事勳英自臨武進又以叅將乃龍直搗巢穴斬首三千餘級擒福全等磔諸市柳桂遂平其險可據者州西八十里為石陂鎮設更司永興西南五十里為高亭鎮西北六十里為安福鎮各設巡司宜章東六十里為赤石鎮西南八十里為白沙鎮各設巡司南八十里為芭羅堡洪武中置從知縣王均寶積求樂間調郴州所官軍防守

之分強防守今茶陵縣指揮代之○按本縣嘉靖四十四年廣東賊寇竊發調陽山後發手五十五名營管杜復壇剿遁朱侯毀遺址而後手元食之兵盤踞頗便議當另東四十里為益將南四十里為長連勝地廢於事惟治民為均便也
 樂山口東北四十里為濠村西北六十里為鎮安以上四處各設巡司桂東北五十里為煙竹堡東南三十里為寒口堡南四十里為新坑堡堡壁藏撥官軍戍守○按縣界八面山中有三洞曰上曰中曰下素為賊窟嘉靖末中洞陷黃精珠等大肆劫掠署縣事訓導時化城以聞南贛督撫陸穩密令武生周以應撤鄉官周珙及周延論等生擒指珠等一十七人械送軍門某傑于市陰廢丁卯雷家洞上下連各洞並湖福通等結聚剽掠事聞東八十里為高分堡設巡司凡為堡十哨南贛軍門吳百朋取次對天
 二營三巡簡司十有二員山之民質愚而多勁非獨習尚亦風氣然此脩教設禮漢史所以循衛職也今榛漸於熙化廢堦中州顧其

四十三

地遠京師七千餘里主爵者類以荒僻擬之銓授之際無所選擇故州邑長吏大抵皆備習故常輒托於孤遠任無以自見蓋祖宗之所重而時俗視之以為無當于緩急也即有不御之權將安施乎靖州古唐渠陽軍援辰沅之上流為重湖保障南服要區與蠻獠相犬牙夷人族種蟠踞溪峒道路阻絕中國之兵入踐其地不能長驅且其境與宜州羣苗相接勢成犄角素稟為患是以宋人議棄渠陽非以不便於攻守故耶乾道八年知貴州陳義上疏言渠陽民不服或控制失宜或金穀不繼或兵甲少振重條則未時偏廢發勤勞王師朝廷富重守臣之選崇寧初戎兵三千人建炎以來每于都統司或帥司摘兵二百人以備屯戍其山僻者以州郡不能制遂使守臣反通徭蠻以擾編民州郡飛白主帥不敢治比得報已脫矣故戎兵敢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四冊

湖南上

四十五

肆其惡一旦有警便安能為用臣以為宜駐守臣節制使帝嘉其言麻執論渠陽重鎮子云訪渠陽諸夷蟠踞溪山間道路險絕昔郭遵知即州固於楊州以李誥自沅州入境過渠即敗夫遠路皆西北將有敗而無成者地形不便也今聞朝廷已指渠陽諸道修兵故目不火然將非其人臣恐既不得戰又不能守老矣費財無益腹心之患深可慮也今朝廷欲使渠陽然其中屯戍之兵不下數千義難棄之屬中為魚肉要使略行討定使之畏懼守者出渠陽兵民然後可行臣訪聞湖南北士大夫皆言群蠻難力費可以智伏或遣將相兼守鎮必用土人欲行窺伺攻討必用土兵捨此欲以中國強兵嚴之終不得其成其此可以智伏臨事制宜難以豫度也又聞渠陽諸蠻與夷州群蠻相接宜重節制族多與渠陽諸蠻合謀作亂勢亦猖獗卒難剪滅已指揮廣西行招撫雖不得其用但與協及亦不高無也蓋其後峒苗倡亂州城幾于失守時當事者若邢公勢震孤危乃能奮發利禦迄於凱旋抑亦控扼險固致然也

義渠城且告急于朝而乞兵上司軍書羽檄接于道諸司各遣官招撫而夷情反覆悔不已會軍機詞欲遣有旨趙今守邢公遷上併詔司憲下常德府盜賊司合兵掩捕四月邢軍騎來次三田趙二日至于官堡未及戰而戎將田琪冒險輕進為姚家園所擊死姚家園者歸舉城震駭而獨奮然開虎符收潰卒酌之酒而授之戈勉以忠孝使軍事判官舒頤祖盡率以從入荆鄂之兵始至城外若僞督徐之翼日復扼西樓賊乃不敢越境是日孤城還不可保已而僞人獲之隨情中峒覆其巢穴追逃至署大小汶川取取姚溪堡所過皆望風警蹙乃即乘機進攻以受其降卒復置寨守而歸其民既畢勞諸酋長引民救焚於寨門外而傳其首於辰沅于是東至金竹峒南至羅章龍廣西至湖耳諸道國初苗夷倡亂旋平定北至林源三江咸洗汚俗而為新民矣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四冊

湖南上

四十五

也其諸可慮之險州境西北一十五里曰飛山見北十五里曰香爐山諸苗嶺西一百二十五里為零溪設巡北四十里為金灘堡一百五十里為茅管堡會同為豐山堡南三十里為連山堡東北五十里為洪江堡西北六十里為浪江堡西百里為遠口堡設巡北三十里為五招堡六十里為相見堡已上九堡水陸間都督兼轄西南六十里為地靈堡西七十里為黃強堡六十里為黃格堡九十里為鎮遠寨設巡東九十里為若水寨設巡通道西南五十里為板溪寨廣西路通簡司西北五十里為播陽寨簡司城之外有長安堡常德衛官為流源堡已上二堡嘉綏寧一百一十里曰楓木嶺苗戎出所關為東關

西關東北四十里為黃石堡。又為關陝堡。○蓋溪堡。○多龍堡。○又
縣荆州衛城步。東北二十里為武陽寨。一百里為老鼠隘。北八十
里為官軍哨守。
為青坡寨。設巡西南百二十里為臨口寨。設巡若瀕州衛所曰銅鼓
四面相距之地與貴州相大牙皆群苗出沒之所湖北要害之地也
衛城四圍高山可以屯兵城東三里曰楚王山上有楚王舊壘。○三
十里至楓香堡先因水冲苗寨為患設立堡城官軍輪班哨守。○四
十里至黃泥關山隘可據為固。○五十里至斜坡堡先因吳峒苗
為患嘉靖初年設立堡城官軍輪班哨守。○一百里抵靖州治。○西為
石炭堡為官寨為山洞屯。西八十里抵藕洞苗寨。○一百二十里抵
清水江深山叢林係生苗穴。江水可通竹木麻筏至靖州所屬連
口堡。○大江南三十里抵貴州虎寨蠻夷長官司。○伍開衛設撥新化
守禦千戶所捍禦。○五十里至統寨守禦千戶所。○一百里抵貴州
黎平府亦溪長官司。○地界聯綿苗寨。其曰伍開復諸蠻之咽喉通撫
山路三百里可抵貴州鎮遠府治。

之舉其不熾伏而屏息無幾也。乃若州去藩司方千餘里歲時建白
例必得請乃按章行之。固也。藉令捍禦機宜睹於眉睫。必候報可乃
舉。得無有日中弗甞生致失時之慮者乎。誠急假之專斷弗求以格
例。寧獨渠陽守令便也。即事功可冀矣。
施州衛介荆梁之會。東遶南郡。西蔽酉陽。南北並連溪峒。軍民錯居
本朝廢州置衛。詰戎兵以鎮蠻夷。守民則服。屬諸苗也。嘉靖中增
設守備。尋命參戎轄制。悍衛法意深遠矣。先是四川巡撫劉大謨
奉欽使改調。九永守備一人於施州衛駐劄。鈐各土夷司未幾
大謨用副使柯相。等議會題疏。畧云。施州衛并各土夷司未幾
世類大羊。屢出境。搶掠人財。該管官員既無鈐束之責。且有通同之
弊。原議添設守備官員。似乎名位頗輕。徒爾紛更。無益合從。今議添
設參將一人。請勅於施州衛地方駐劄。廣武備。廣乃其戎備固在
明廷。過懷畏而地方可保。底定軍民永賴。無虞矣。
溪峒鄰壤。馬取諸可據之險。東曰連珠山。其上為五峰。關東南二百
里曰東門山。山有閣。相傳一百七十里曰石乳山。山上有西北三百里
曰七曜山。其上為梅子關。三百五十里為銅鑼關。右三關奉節。西為
老鷹觀。大田為深溪關。酒陽施南。東百里為小關。散毛為散毛關。
○忠峒為土地關。○忠大旺為野貓關。○利若洞。○忠建東南三百里為
勝水關。三百里為虎城關。三百里為野熊關。三百里為野牛關。○右四
關。○忠建。其屬五寨土司者曰陰隆江。曰杜望。曰滑石江。各設九為關。十
有四巡簡司三。

水利



武昌府○水經云江水又東得白沙口注右遷赤壁山北江之右岸

北鄂縣北右得樊口○江之右岸有鄂縣故城○右岸有麻里口安

樂浦○又東過下隄縣北○江夏縣○大江江自嘉魚入江夏境會

城舊持金沙洲障之通來洲徙水泛橫流直衝江岸侵逼城趾岸石

崩馳屢行覽治而城患恐未已名城內明月湖水起頗有長堤障之

平胡門至文昌門○堤三○長堤在平胡門內政和間江溢漂至城

可免城之患矣○堤三○長堤在平胡門內政和間江溢漂至城

賴之○郭公在湖心自長街東至新開路二里宋都統制郭果所築

因以氏堤○萬金在縣西南昌堤之○宋紹興間使大軍築之更歷

亭○武昌縣○大江治遠大江諸湖水漲○堤七○東岸即義堤在

虎頭山下○石盤在縣東五里○南湖橋在縣南二里○丁橋在

縣西七十里以上六堤歲久湮塌萬曆二年知縣李有朋重築○嘉

魚縣○大江歷陳家以入江夏界近世沙漲橫亘堤三○通江在縣

山至魚山驛高九丈許廣三之翼之以柳弘治中知縣姜濟築嘉靖

癸丑知縣吳翰重築○新堤在縣北地勢卑下其承上流若建統不

數年溢為湖澤春水泛漲與蒲圻咸率江夏三邑均罹水患宋政和

間知縣唐均集四邑之民築之靖康兵興堤壞至乾道初知縣陳景

去舊堤三百步因西山距楊家潭上橫亘為堤堤名新堤○成公堤

元皇慶元年知縣成宣築堤因氏馬山自馬鞍山下自三角鋪捍護

四邑三天順成化水蓋堤圯知縣姜濟首自白下都御史謝鏞補

濱江田地被淹民逃賦缺于時都御史吳廷舉上疏請築之疏下撫

司馬山水害自汴漢而上川江漲入由北而○咸寧縣○西河水湖

東為江水害乃承天堤防又以豐水為害也○咸寧縣○西河水湖

溢濱河者若之○崇陽縣○崇陽河出通城至岳陽山下有石洪灘

旱則可以灌田○崇陽縣○崇陽河出通城至岳陽山下有石洪灘

損旱亦資○通城縣○秀水與陸水為水合而通江其黃沙等港○

興國州○長河州境多水然皆匯於長河而洩于富池若海口湖漳

以下河較寬水易洩不至為害其排市以上若歸口慈口龍港山溪

等河春雨水則山山水暴漲田禾淹溺無救無之甚上有衝拔樹木

蕩徙虞堤三○樊公即郭公堤在州西五里古龍閣下上有石橋在

合者矣○堤三○樊公即郭公堤在州西五里古龍閣下上有石橋在

州東北半里○良馬橋州北二十○大冶縣○縣前河西源於西陽

里隆慶元年州同王可大重修○大冶縣○縣前河西源於西陽

洪濱橋合流而東至縣前為金湖直放清源

口而入于江兩山山水突發清源河者更其害

漢陽府○水經云江水左逕上烏林南○東逕大軍山南○左逕百

人山南○又東逕雲山南○江水左得湖口水通太湖及東合瀟口

水上承沔水於安陸縣東逕瀟陽縣北東南注于江○水又東湖水

自北南注謂之嘉吳江○漢水又東逕沔陽縣北○漢陽縣○大江

即城與武昌對峙大江環抱東南漢江合瀟水沔水沔水沔水

與大江會於即北漢則瀟沔於諸湖為旱窪田地之害○湖一○即

治時湖可縱舟遊城內水滙於湖乃自水門入江自瀟湖居民各於

屋後培土拓溝而湖道連今才存一溝耳近年城屢圯以水無所瀦

而橫溢堤十二○免溺在縣北二里正德初知縣蔡欽築自職門關

補血之方、分治有法、

五十

1

五

承天府○水經云漢水又東故水注之○又東南與白水合○自荆
城東南流逕當陽縣之章山東○又東南逕江夏雲杜縣東夏水從
西來注之○涓水南過江夏安陸縣西○夏水又東至江夏雲杜縣
入于涓○鍾祥縣○漢江自北來經石城與北龍母等湖通下至漢
水利少而堤六○中守備太監張方增築○始固寺側一長一里○通
運所前一長一里○子胥臺東一內有三塘四壩一東一十五里○
堤○吉祥寺前一長一里○李萬湖一長五里壩一東一十五里○
京山縣○縣河○水經云漢水經治城南下合涓水入漢江泉
二○涓水○漢江自北來經石城與北龍母等湖通下至漢
推官家詢築○小河○林里澤俱在羊亭村正德中築堤五○中河
中水決更築之○曹堤在七寶村○漢江在縣南長百餘里○潛江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四冊

湖廣上

五十一

縣○潛水○漢水別流自鍾祥入境經蘆漢河堤八○高氏在縣西北
高孝興所築因氏馬起自荊州綠林山至縣南沈埠湖堤一百三
十里以障蘆漢二水○蘆家潭長一百丈以上堤正德中布政司周
李鳳集○夜漢口在江漢畔弘治中知縣史華築正德中崩決通判
趙景賢改築新堤長三百六十餘丈復增修月堤○白狀院遠臨漢
江成化六年水決二十餘丈八年知縣江志修○江以院長六百餘
丈自甚厚廣○班家灣長一百六十丈俱正德中布政司周李鳳集○
車院院南臨漢江○太平院長六百丈正德中布政司周李鳳集○
金撤通判趙景賢知縣吳翊築長一千餘丈正德中布政司周李鳳集○
荆門
州○漢水下入漢江與諸湖通水大不至衡泛蓋東類○當陽縣○
沱水○經縣境與沮水渚水復合入江○沔陽州○漢水與沮水通
諸湖入漢然沔陽之水界于江漢之間江漢則沒東堤六○長官在
南漢漢則沒西北江漢并溢然大壑為害尤甚○堤六○州南起監
利至漢陽長一百餘里○白石湖在西北五里其堤自剏口起至新
閘鋪止約五里有餘高三尺餘兩傍植柳下為水溝之利外田畝錯

列○高堤即復州故城為堤○江堤自龍湖花墳牛埠竹林西流平
放水洪茅埠王沙九區長萬餘丈○漢堤自大小朱家岡流南
池凡五區長萬丈○江堤二堤嘉靖初知州曾洵奏于都御史黃秉修
築後復遷長十九年都御史陸嘉穀奏于都御史黃秉修
人腰河諸堤又塞到河口長百餘里○堤堤在州西北四十里白湖
村○景陵縣○城南河○經縣城南入漢下流堤七○水豐在縣東北
縣南自東至南橫長三十里舊堤卑薄弘治間知縣周端增築○堤
堤在縣下白湖村世傳曹莊築以防京山○水○古堤有二一在縣
東北上下有別防一名穴河一名蓮花堤遇旱則貯湖水灌田泛則開
堤○防淹水勢高則不開成化間知縣姜銘重修弘治間川襄洞廢水
院○議城古堤又名老龍堤在縣西南宣德中築知縣姜銘周端前
後修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四冊

湖廣上

五十二

涓水出江夏平春縣西○南過安陸入于涓○安陸縣○涓河遠城
流入雲夢澤漢水入江水水災發害田稼旱堤一○李公在縣西
則可引涓田蓋州縣諸河水旱利害舉相同也○涓水左右德間
知府李重修故以民隄先是○雲夢縣○縣河也○會孝感之水連于
順潭民多修涓至是隄免○雲夢縣○縣河也○會孝感之水連于
江湖六○雲夢縣○縣河也○會孝感之水連于
間決鹿城故道塞嘉靖間知縣潘淵築此河復故道○沿河在縣西
南正德間知縣余繼築○潘淵在縣西南五里每夏漲北河水由此
衝入石羊湖民田被沒嘉靖間知縣○應城縣○西河在縣西會
貴德築此以捍之復決王是佐重修○應城縣○西河在縣西會
又有楊家河○孝感縣○深水○俗曰西河在縣湖六○後湖統間
知縣顧勉以運塞復加修築○羊馬○白旗縣○隨州○涓水前南
至唐哲修築○雲夢縣○東山○漢水○漢水前南
流入漢江又有六河○我溝○浮樓○魯城○
○金山○石陂○武河○皆遠州境民利之○應山縣○汶水河縣

羊河○西流與粉水合達漢○光化縣○漢水南境及濱河者均受衝
沃之堤一○石堤漢水東來李仲○均州○曾河龍堰可以灌田
惠○堤一○石堤漢水東來李仲○均州○曾河龍堰可以灌田

鄖陽府○水經云漢水又東逕魏興郡之錫縣故城北○又東過鄖
鄉縣南○沮水出漢中房陵縣淮水東南過臨沮縣界○鄖縣○漢

江由漢中經府城北東南至漢陽入江間河一○或水堰溉田甚廣
堤一○吳公在縣東南舊名捍江堤成化十三年都御史原傑修之
三百餘丈軍民○房縣○南視河入漢江○竹山縣○北星河來

德之堤受名焉○房縣○南視河入漢江○竹山縣○北星河來
入庸水東注水起則溢水一○堵東入漢江水漲濱○鄖西縣○南
早則清河者可資灌溉水一○堵東入漢江水漲濱○鄖西縣○南

門河○水溢此河與房河合流達于泉一○如素練壁如震雷麓田悉
天下即國利病書 第廿四冊 湖廣上 五十八

資灌○保康縣○蘇泉在縣後山下民故取水于河知縣蘇惠和劉
溉○保康縣○蘇泉在縣後山下民故取水于河知縣蘇惠和劉

常德府○水經云沅水又東北過臨沅縣南○武陵縣○便河一曰
水起不水三○狂○謂之明江○沅水流堤十外一里許○柳堤

在縣東門外通北門○花舖在縣東門外臨大江○南湖在縣西十
五里係官路○屠家○阜角俱在縣東三十里以上四堤嘉靖十三

年大水衝決知縣鍾奎修○趙家在縣西近大江自南湖至沅水
府城陽向修○東田在縣東十五里○長江在縣東二十里春夏水

漲與江相通○宿居民於內耕種知府歐陽向方仕修渠二○古史
湖障江唐德二村居民於內耕種知府歐陽向方仕修渠二○古史

金村古名後鄉渠又名石渠渠唐刺史溫造知朗州開此灌田○永
泰在縣北一十里唐光宅中刺史胡處立開此通灌且為火備西北

二十七里北塔堰刺史李璣增修引○桃源縣○延漢水流入沅
注曰馬湖及生渠之水又名閘水堰

山水泛溪二○大數○黃石但與沅水合水○龍陽縣○白沙江
溪之害漢二○特製源然旱則涸涸者便馬○龍陽縣○白沙江

西水四○洞西○其○諸漢○陽○與大漢水合○龍陽縣○白沙江
圖在縣北國運三萬五千八百餘丈正統十一年縣丞王賦成化十

三年知縣周泰更弘治十五年大水衝決知府李謙重修正德間大
水民通都御史秦金招撫賑濟無所府委教諭楊文昇督修民得

復業嘉靖初水復作災民被溺沒知府歐陽向修嘉靖五年知府
方仕重修嘉靖十三年復決知縣薛炳重修○南境在縣東南半里○河洪在縣

西一里○洪步○李公在縣北二十五里與正德十二年修嘉靖十
三知縣東北十五里○小決洲在縣西二十五里○南港在縣北四十里內

在縣東南五里○新堤在縣西五里障二○水灌二座正德十二年修
○保安在縣北五十○沅江縣○沅水逆行會縣水入于湖水起堤

一○西湖在縣西半里或化初本府
通判徐環修築知縣金路重修

辰州府○水經云延江水又東南至武陵酉陽縣入于酉水○酉水
東南至沅陵縣入于沅○沅陵縣○北江自酉陽施溪諸水入沅水

害水三○沅○辰○沅○盧溪縣○盧江又名水一○穴中出流與縣
流合入○辰溪縣○溪五○經邑前而下○桑○助○高○潭一○其深

龍居之閣一○龍門閣○激浦縣○雙龍江沅水泛則縣前及洞二鎖
子在西面山西北向○對馬在冷水溪一○挑溪可資灌溉○潭一○盧

結在縣西五里覽溪州尾以○沅州○澧水自鎮遠下流于沅水
害之○黔陽縣○黔水縣前入溪六○小龍○大龍○給禾○麻陽縣

○錦水縣前入沅江○水
起此水亦為泛漲

天下郡國利病書

純原
第廿四冊

淘廣上

六十

天下取國利病書

續
第十四冊

湖廣上

六十一

寶慶府○水經云資水出零陵都梁縣路山○東北過夫夷縣○東

北過邵陵縣之北○邵陽縣○水二洞度而濱江水勢險惡為害可

○城步縣○江二○○蔣江縣南一里○泉一○○龍其水清○新化

縣○資川合清鄧都梁夫夷經縣下入洞窠壩四〇〇灘頭在縣西南

○連溪在縣東南○武岡州○水二○都梁○練洋與都梁水合水
○溫江在縣北○則州之南與潯水者均受害

吳壩一引○官陂在州南百步餘旱甚○新寧縣○夫夷川出全州過

會演水

天下斷國利病書
卷第十四冊
相續上
六十一

附州府のハ、煙示、固ハ、人、更、土、過、即、而、衣、ハ、走、更、而、走、三、ハ、重、ハ、

有佳易力之系和以乙五之系之六又六方之五之六易系之六六

：按內國之鼎者，以土逆其鼎身，（春秋云：西土逆者，內鼎之身。）

又土近露景身（土）于淋濤水出於陽陽正景南統始西土身

流○魚陽縣○沐水流經縣界北會于湖二水時苦泛溢○魚山

縣○湘水湘水出衡陽等○耒陽縣○耒水耒水出耒陽等○又有水一曰潯水潯水出耒陽等泛俱

常寧縣 ○江三外一東一西一北水周城泛濫所當預防矣 ○安仁

縣○江四○掛山○雞頭○油波○浦陽俱○與永樂江合故江漲之害為甚○水發則○茶陵米

江大漲下
○挂陽州
○水十
○春
○流
○潭
○湖
○黃
○沙
○溪
○俱
○經

州境山水突發俱足為患○臨武縣○石江又赤水江俱與武漢合江水三安○高

100

長江北流出水尾合桂陽春水入於湘○藍山縣○水十○津○英
○華陰西流出藍山合湘水時若泛溢○藍山縣○水十○津○英
○藍山縣○水十○津○英
○藍山縣○水十○津○英

永州府○水經云湘水出零陵始安縣陽海山○東北過零陵縣東

○又東北過泉陵縣西○深水西北過零陵營道縣南又西北過營

浦縣南又西北過泉陵縣西北七里至燕室邪入于湘○零陵縣○

湘江出興安陽海山流至湘口與水三○瀟○賢○永興合湘水○

湘江浦水合春夏江漲為害頗大○按召信臣為零陵太守時什

視即中水泉開通溝漑起水門廣灌溉民○和陽縣○江四○清○

復其利作均水約束刻石田畔以防紛爭○和陽縣○江四○清○

北河○小東清江興塘一○梅塘在縣北七十里其○東安縣○蘆洪

江流出江一○梅塘在縣北七十里其○東安縣○蘆洪

江○入湘水一○漢合流入永湘水時泛溢○道州○水四○池○龍○

柳州○水經云鍾水與雞水合注雞水即○又北過魏寧縣之東○又

東北入于湘水出水桂陽柳縣南山又北過其縣之西○又北過便

縣之西○州○水二○三川泉通波堰至秀水分三○泉一○流數十畝

田常十二月下種明年○永興縣○水二○四十二渡源出乾溪上

三月穀熟年可三登○永興縣○水二○四十二渡源出乾溪上

源出鬱鳳山西流○宜章縣○水二○寶雲山深十丈餘可以灌田

七里灌田三十頃○宜章縣○水二○寶雲山深十丈餘可以灌田

派自將軍湖一○仰天四望平曠出泉泉停蓄周園○嚴一○良巖中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四冊

湘廣上

六十二

詩折其應如響泉○興寧縣○清江至葛縣橫流合瀘渡其水清○

桂陽縣○水六○東坑○孤山○屋頂○來○漢江○○桂東縣○

水二○柳江源出黃岑北沿清驛下流會永水及白豹○按周環為

即桂南海自暴亭至曲江水勢險迅行旅號

曉環開六瀨以合其水泄其勢即人便之

靖州○水經云沅水出牂牁且蘭縣為旁潯水○又東至鐔城縣高

沅○州○渠河環城會于即江濱堤一○江東永濟天顧問都御史

乃指白金三鎰儲民藥壩通渠引水以資灌溉○會同縣○江四○洪

溪○即江流及沅州若水眾流會于此水泛則此江之害為大○若

有兩源遠來會于○通道縣○羅蒙江源有三又芙蓉○綏寧縣○

若水同入洪江

小洪江縣西溪三○茶○大

施州衛○水二○朝貢○鐵溪一○九渡至都亭里入清江居

溝俱入清江

民引其水溉田可數千頃

金○大

民引其水溉田可數千頃

民引其水溉田可數千頃

民引其水溉田可數千頃

民引其水溉田可數千頃



湖廣下

備錄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

湖廣下

一

沔陽童承叙河防志 凡水在上流者江漢最大其流最急其害最烈而
合地窪水潴故為巨澤當堯之時洪水橫流禹治水荆州澤漢三
澨至于大別導江過九江至于東陵沱潛既道然後雲子澤作不備
言水各而土見可耕治也周官職方氏荆州之數曰雲夢澤司馬相
如賦子虛稱楚有七澤雲夢其一澤方九百里此皆又之餘至周
廷漢猶為數澤杜預曰雲夢跨江南北郭璞曰安陸枝江俱有雲夢
城胡三省曰雲夢甚廣後世悉為邑居聚落則易數澤為墳壤矣蓋
漢最濁漢書云河水一石而六斗泥涇水一石其泥數斗漢水之泥
亦不啻是每與江湖水合其渾必澄故常填淤而沮澤之區因成沃
野南宋張興世居臨沔水門前忽生洲嶼大數十頃是一證也惟江
清不易淤然荆州記江陵初有九十九洲後其洲滿百則江亦有時
而淤蓋所謂土作又者其由來者久矣故沔居澤中土惟塗泥而竟
陵雲杜頗多為印之田民斬芟剔壑為阡陌然江溢則沒東南漢溢
則沒西北江漢並溢則洞庭沔湖滙為巨壑雖堯橫流之時禹未導
之日不足過也故民田必因地高下修隄防障之大者輪廣數十里
小者十餘里謂之曰院如是百餘區其不可隄者悉棄為茱萸菜蕪
之地常多於院漢賈誼曰內黃界中有澤方數十里環之有隄民起
廬舍其中東郡白馬祭陽故大隄皆數重民居其間其制頗與院同
蓋自漢已然矣漢唐以來沔隄修廢無所於攷五代時高季興節度
荆南築隄以障漢水自荆門綠麻出至潛江延亘百三十里因名高

氏隄而江隄亦自監利東接漢陽長百數十里不知何時所築名長官隄汚皆賴馬宋乾道七年湖北漕臣李燾請修江隄潛江里杜虎渡二隄詔明年修築紹興二十八年監察御史都民望言江隄東沿江北岸古隄名曰黃潭建炎間邑官開決引江水為險阻以禦盜既而夏潦漲溢荆去復州千餘里皆被其害近因民訴始塞之乞令縣官隨方修補從之元季汚乘兵燹之後人物彫謝土地荒蕪明興江漢既平民稍墾田修隄是時法禁明白人力齊壹隄防堅厚湖河深廣又院少地廣水至即漫衍有所停洩賈讓所謂大川無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以為汙澤使秋水多得有所休息左右游波寬緩而不迫是也故自洪武迄成化初水患頗寧其後佃民估客日益萃聚

閩田隄土易於購致稍望闌歲月歲久因據為業又湖田未嘗稅畝或田連數十里而租不數斛客民利之多潞河為隄以自固家富力強則又增修之民田稅多徭重丁口單寡其隄壞者多不能復修雖院必有長以統丁夫主修葺然法久弊滋修或不以時故土未堅實丁夫或非其數故工尚尙森天院益多水益迫客隄益高主隄益卑故水至不得寬緩滿怒迅激勢必衝囓主隄先受其害由是言之客非惟侵利且貽之害也然大水驟至汎濫沟漫主客之隄皆為波濤雖曰主害亦非客便也故漢書曰左隄強則右隄傷左右俱強則下方傷其謂此歟賈讓曰隄防之作近起戰國雖防百川以自利齊與趙魏以河為竟趙魏潁山齊地卑下作堤去河二十五里雖非其

隄則西決趙魏亦為患去河二十五里

正水尚有所遊盪時至而去則填淤肥美民耕田之或久無害稍築室宅遂成聚落時至漂沒則更起隄防以自救稍去其城郭排水澤而居湛溺自其宜也其事頗類於汚成化甲午弘治庚申水大漲正德丙子復漲丁丑如之皆乘舟入城市隄防悉沉於淵民淺者為找深者為巢颶風劇雨長波巨濤煙火斷絕哀號相聞湛溺死者動以千數不特漂沒田廬而已此則民救死而不免也何有於隄防哉故汚民之蔽始於成化極於正德瘡痍至今未之復也

江出岷山其泉實自西戎萬山來至嘉州而沫水自萬州合大渡河穿夷界
千山以會之至叙州而馬湖江會之又十五里而南廣江會之至瀘州而內
江又自資簡會之至重慶而嘉陵江自利閬果合等州會之至涪州而黔江
合南夷諸水會之至萬縣而開江水自開達等州會之夫然後總而入岷是
江自岷而西受大水凡八及出岷而下岳陽則會之者洞庭湖所受湖南北
諸水也又自是而下鄂渚則會之者漢口所受興元諸水也又自是而下黃
州東四十里則會之者巴河也又自是而下九江則會之者彭蠡今名鄱陽
湖所受江東西諸水也又自是而下則會之者皖水所受淮西諸水也夫
然後總而入海是以自岷而東又受大水凡五略計天下之水會于江者居
天下之半其名稱之大而可考者凡十有三故曰江源其出如瓊而能滔
萬里達海所受者衆也

三江總會隄防考畧、按湖廣境連八省凡秦關巴蜀中原貴竹嶺
右諸水俱注之導為三江諸為七澤即禹貢江漢九江沱潛雲夢之
故區也江發岷山抵巴東入荆壤流至岳陽與洞庭水合其受決害
者惟荊州一郡為甚漢發嶓冢抵上津入鄖地流至漢陽與大江水
合其受決害者即襄陽漢四郡而襄陽為尤甚九江是沅漸元辰叙
酉澧資相諸水合流入洞庭湖沿滙八百里經岳陽接西南出湖口
與江流合其受決害者常武岳陽二郡也三水總會于武昌其江身
始闊直注而東以故武昌斬黃之境若無大水害大較隄防多在襄
陽常武荆岳間蓋古七澤正其地也漢唐以來代苦水患至宋為荆
南留屯之計多將湖渚開墾田畝復沿江築隄以禦水故七澤受水
之地漸漣三江流水之道漸狹而溢其所築之隄防亦漸潰塌迨我
國家二百年來水或時泛或間決惟嘉靖三十九年庚申歲三
江水犯異常沿江諸郡縣蕩沒殆盡舊隄防存者十無二三而後來
有司雖建議修築然旋築旋崩蓋民移其力而財用贏絀之勢異也
川江隄防考畧 江陵城地東南傾故緣以金隄自靈溪始桓溫令
陳遵造遵善於防攻使人打鼓遠聽之知地勢高下依傍創築畧無
差失○江陵東北七十里有廢田傍漢古堤壞決凡二處每夏為浸
溢唐貞元八年節度使嗣曹王皋始命塞之得其下良田五千頃畝
收一鍾又規江南廢州為廬舍架為二橋○宋乾道七年十月湖北
漕臣李燾修江陵潛江縣里社虎渡二堤○張蒼祥知荆南蕪湖荆
北路安撫使築寸金堤以免水患○宋汪燿倅江陵郡有三海八
橋恃為險固豪右據以為田墾力復之又築寸金堤以捍江政績甚

備。

按高貢岷山導江東別為沱，又東至于夔，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迤北會為匯，東為中江，入于海。今豐州已陵正，漚與九江東陵故地也。江水方出三峽口，如建瓴勢，夏秋一張頃刻千里，然迤夷陵而山，山阜夾岨，勢不能溢，嘉魚而下，江面浩闊，順流直注中間，即縣兩岨俱平衍下隴，水易漫流，但江當江陵公安石首監利華容間，自西而北而東而南，勢多迂回，至岳陽自西南復轉東北，北流而下，故決害多在荊州夾江南北諸縣。各沿岸為堤，南岸自松滋至城陵磯堤凡長亘六百餘里，北岸自當陽至茅壩堤凡長亘七百餘里，咫尺不堅，千里為壑，且決口四通，湖泊盜賊竄伏，其間江陵之龍灣市監利之分鹽所公安石首豐州安鄉之四水口嘉魚之牌洲東江臘俱為盜賊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五十五冊

湖廣下

六

蕪蓋以隄防不修，則津渡散漫，盜可四出，故也。自元大德間決公安竹林港，又決石首陳窰港，守土官每議築堤，竟無成績，始為開穴口之計。按江陵路舊有九穴十三口，其所可開者惟如穴赤剝楊林米穴調弦小岳六穴，餘皆湮塞，迫我國朝六穴復湮，其五故隄防不時泛決，然未甚也。惟嘉靖三十九年決後，殆無虛歲，而荆岳之間幾為巨澤矣。

荊州府隄考畧○江水之患全在荊州一郡，夾岨南北凡六縣，北岸則江陵監利隄凡四萬九千餘丈，南岸則枝江松滋公安石首堤凡五萬四千餘丈。嘉靖庚申歲洪水決堤，無慮數十處，而極為要害者枝江之百里洲、松滋之朝英口、江陵之虎渡黃潭鎮、公安之瑤頭鋪、艾家壩石首之藕池諸堤，衝塌深廣最難為力者也。每歲有司隨募

隨決，訖無成功。至四十五年十月，知府趙賢估議，請築務期堅厚，自丙寅歷戊辰凡三冬六縣隄稍就緒，始立堤甲法，每千丈堤長一人，五百丈堤長一人，百丈堤甲一人，夫十人。江陵北岸總共堤長六十六人，松滋公安石首南岨總共堤長七十七人，監利東西岸總共堤長八十人，夏秋守禦，冬春修補，歲以為常。然荊州郡治賓江，即西上六十里有萬城堤，在當陽江陵之界，嘉靖十一年一次直衝，即西城不浸者三版，十二年有司挽築，更築李家埠重堤，護之。三十九年又決此堤，乃郡治之大要害也。當陽縣有司每以害及江陵，漫不加意，近日盡屬江陵修理，始得無虞。○枝江縣隄考畧○按志江流至此地分派如木之有枝，故以名縣。東至江陵南至松滋西北至宜都，周圍廣三百八里，縣治頗依高阜，向無隄防，惟縣東南有百里洲堤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五十五冊

湖廣下

七

兼百里南有蘆洲、漸洲、洋洲、津洲，皆夾生大江之內，若故北自百里洲楊林洲，寨磚灘，蔣斗，曹窩子口至流店，驢後轉北自董灘口，土壩古城，腦而下，至唯嘴灘，流店湖，又自唯嘴灘而南，轉至漸洋洲，觀音寺，直抵松滋，朱家壩，對岸皆有堤，舉其最要害者，莫過於古城，腦蔣斗灣二處。係通洲上流，一決則勢若建瓴，莫能捍禦。又洲內軍民雜處，互相規避，故堤工視他縣尤難。○松滋縣隄考畧○按縣地勢平衍，三峽之水迸流至此，始得展蕩，勢若樞馬，脫輻隨性奔逸，最難防禦，而本縣又當公安石首諸縣之上流，江隄一決，正衝諸縣胸腹，而下其形勢尤為要害。縣東五里有古隄，自隄首橋抵江陵之古牆鋪，長亘八十餘里，且舊有采穴一口，可殺水勢。宋元時故道湮塞，迨國朝洪武二十八年決後，時或間決，自嘉靖三十九年以後，決無虛

歲下諸縣甚苦之較隈要害惟余家潭之七里廟何家洲之朝英口古牆之曹棚口為大其餘五通廟胡思壇清水坑馬黃岡等堤凡十有九處中多罹窩蟻穴水易浸塌○江陵縣隈考畧○按縣沙市正古江陵地陵阜自荆門西北來二百里臨江正扼水對南有虎渡穴口分流入洞底北有章卜和穴二口殺流出漢口而譚子湖洪水淵三湖等處俱為湖渚蓄水地故趙宋以前苦無大水患迄元以來沙市高陵半崩入江章穴口復湮連我 國朝嘉靖十一年決萬城堤水迭城西決沙市之上堤而南二十一年後又以浮議築塞和穴口諸湖渚又多淺淤三十九年一遭巨浸各隈防蕩殆盡四十五年後有司稍修復然不如古堤之堅矣○公安縣堤考畧○按縣東西廣一百三十里南北袤一百一十里地皆平曠縣治舊在柴林街因避三穴橋水患移至江皋勢若原隰宋端平三年孟珙築隈防以禦水有趙公堤在縣東斗湖堤在縣南油河堤在縣西北倉堤在縣東北橫堤在布政分司後世傳為五堤云至元大德七年竹林港隈大潰自是隈不時決迨 國朝修築沿江一帶堤隈西北接江陵上淮洋東南接石首新開堤 凡萬有二千五百餘丈其間雷勝吳灣堤頭舖艾家堤竹林寺二聖寺江池湖堤隈沙堤舖新洲堤郭家洲施家洲諸隈更為要害成化五年決施家洲弘治年間決夾隈堤正德十一年決郭家洲嘉靖十一年決江池湖三十五年決新洲堤三十九年決沙堤舖四十年決深洲堤四十四年決大湖洲及雷勝吳灣四十五年崩洗竹林寺隆慶元年崩洗二聖寺二年決艾家堰水患殆無崖歲縣境內有軍湖貴湖紀湖重湖大金洋溪諸湖惟大

金一湖通虎渡枝河江漲湖溢毛德諸里軍民常苦之○石首縣隈考畧○按縣東西廣三百八十里南北袤一百里俱夾江南北而縣治一面濱江勢復下隲自元大德七年決陳寬港隈薩德彌實挽築再築黃金白楊二堤護之不一歲陳寬再決趙通議始開揚林宋穴調弦小岳四穴水勢以殺迨我 國朝四穴故道俱湮堤防漸頽嘉靖元年決雙劉堤三十四年衝決戴家堤三十五年決車公堤四十五年決藕池堤年始修南岸自公安沙堤至調弦口堤凡四千一百餘丈北岸自江陵洪水淵至監利金果寺堤凡千有餘丈其間楊林瓦子灣藕池袁家長劉尤為要害○監利縣隈考畧○按縣東至沔陽西至江陵南至華容北至潛江周遭四百五十里正江湖匯注之地勢甚污下鄉民皆各自築堤以居而縣治臨江有一枝河流貫城中歲苦水患元大德間趙通議開赤刺穴江流以殺迨我 國朝初此穴已湮乃築大興赤射新興等二十餘堤成化間又修築黃師廟龍潭鬲洲等一帶諸堤嘉靖十八年築塞十八灣河又塞祝家堤其增隨決至四十四年堤決黃師廟李家堤何家堤文家堤金沙洲諸堤而大興堤亦大潰嘗一修築自龍窩嶺至白螺磯凡二百六十餘里頃年江勢南蓄而水患漸消矣

漢江隈防考畧○張柬之罷政事願還襄州乃授襄州刺史會漢水漲蓋城郭東之因壘為隈以遏湍怒闔境賴之○王起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地濱漢江塘堰聯屬吏弗完治起至節脩復與民著為水令凶年有賴○李仲芳知光化軍漢水暴至作石堤以禦之民賴其利○盧鈞判戶部會昌元年漢水害襄陽拜鈞山南東道節度築隈六

千步以障漢墓明年春懷成○乾道八年荆南守臣葉衡請築襄陽沿江大堤○趙廷進為襄州總管築堤杆水易覓以石民多賴之○胡烈守襄陽築堤杆水百姓歌之○慶元庚申趙即守漢陽脩築高作破堤於堤首尾置青龍水濟二閘分層級以殺怒湍○陳楠紹興三年出知襄陽府漢水漂蕩室廬脩築堤岸賴以無虞

按禹貢岷家導漾東流為漢又東為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今考漢江圖西自漢中流至漢陽大別山出漢口與江水合即漢水故道也水多泥沙自古遷徙不常但均陽以上山阜夾岸江身甚狹不能溢襄樊以下景陵以上原隰平曠故多遷徙潛污之間大半匯為湖渚復合流至乾鎮驛中分一由張池口出漢川一由竹簡河出劉家隔以故先年承襄一帶雖遷徙而無大患者由湖渚為

天下即國利病書 卷第五 湖廣下

之壑三流為之瀉也正德以來潛污湖渚漸淤為平陸上流日以壅滯嘉靖初年承天石城故道改徙沿山灣二十六年決荆門沙洋鎮三十九年決紅廟堤四十五年決襄陽老龍堤宜城故道改徙鴉潭新河而竹簡河復湮淺十餘里下流又日以溢沮故通來水患多在荆襄承天潛污間矣

鄖陽府隄考畧○按鄖陽郡西北控扼秦豫東南接連荆襄四面皆疊山峻嶺屬邑半依山城獨鄖治孤立川原之間正當水衝故上津竹山諸縣雖臨漢濱不必隄防其水患祇在鄖治而禦水又以城為堤自古無大決害至嘉靖四十五年九月九日衝決東南門外土隄城半崩壞民多漂沒

襄陽府隄考畧○考襄陽古有大堤曲是隄防之設自商周已然矣

漢壽亭侯決水灌樊城是漢水為襄樊患最切要害我 朝水流故道不溢為災故大堤漸塌民多侵為己業而有司並無築堤慮嘉靖四十五年洪水四溢鄖治各州縣城俱潰民漂流以數萬計鄖西老龍堤一決直衝城南而東故鄖治之患為尤甚副使金世龍秦淦徐學謨先後條議估脩踰二年工成○襄陽縣隄考畧○按縣隄防全在襄樊二城間蓋二城並峙漢水中流如峽口且唐白河從此來橫截漢流以故波濤激射城隄為患按古大堤西自萬山經澧溪土門白龍池東津渡繞城北老龍堤後至萬山之麓週達四十餘里年久堤潰而龍池東津一帶又多浮沙 國初脩截堤一道自長門至土門今半頽塌至嘉靖四十五年老龍堤一決餘皆洗盡頃年併力修築北自老龍堤至長門皆沿城麓石高凡三大許南自萬山麓至土

天下即國利病書 卷第五 湖廣下

門則仍古大堤東南自土門至長門則仍舊截堤高凡二丈許厚凡五丈許樊城北舊有土堤皆決而江一帶磚城盡潰然樊城潰則襄城無恙其利害之輕重又不可不審者也○宜城縣隄考畧○按縣東至襄陽南至安陸西至南漳北至襄陽祇一面踞山三面臨江故道遠龍鳳山而下去城二十餘里舊有使風龍潭二港接大江流灌入城壕然未聞為城患也迨嘉靖四十五年九月江溢直衝迎水洲而下改徙鴉潭河新洪逼城五里許又由使風龍潭二港衝洗南北城樓自此水漲徑撼城堤殆無虛歲近議築使風龍潭二港父老皆謂港口不塞城堤終難保障也

承天府隄考畧○按江故道逼近鄖治石城而下嘉靖初年從薪洪遠沿山灣東去城彌遠水患日甚考其故在豐樂則舊有九龍灘龍

欽港桐木嶺金花梨斗等湖之分洩至石城則舊有城北湖池河殷家等河之注黃今皆淤平軍民官庶爭鑿為渠而下流竹筒河復淤下滯上犯固一郡水患之原也屬邑大半濱江而受害甚若北岸則鍾祥京山景陵之紅廟南岸則荊門潛江沔陽之沙洋也○鍾祥縣堤考畧○按縣自石城而上至豐樂驛凡二百二十餘里舊無堤堰每水泛漲兩岸則漫至沿山岡東岸則漫過池河等湖亦薄長岡而止蓋以湖為壘以岡為堤也自石城而下由蔡家橋板橋灣上下流連馬公洲小河口以達于南河迂迴三百餘里土人總名之曰紅廟堤最為要害然嘗考之蔡家橋舊有口通二聖奎入湖殺漢勢又有流連金港二口通枝河達赤馬野塘等湖由青樹灣入軍臺港大分渠流以故堤得無虞今半壘塞不可復疏嘉靖二十八年以來諸堤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五冊

湖廣下

十一

盡決有司屢議屢輟蓋由官庶及荊州右衛與京陵京山三縣軍民雜處其間互相推托而格議統法者則官庄之佃民為尤甚云○京山縣堤考畧○按縣治依山多城其境土半係葛阜自古無水患但下里有一面逼近漢江北岸上則接連鍾祥及荊州右衛併官庄等處諸堤下則有小官南可紫金潭施船埠等處直抵景陵界地勢下隰自嘉靖三十年來鍾祥官庄右衛之堤一決遂衝入本縣拖船埠等六十餘處連歲屢築屢決訖無成功蓋本縣堤防與鍾祥景陵官庄右衛諸堤相為唇齒一處不堅勢難獨保也○景陵縣堤考畧○按縣治低窪劉通四以竹臺等湖即禹貢三塗故地也漢水至此分派一由黑虎渡經張池竹筒二河分入漢川劉家隔者為正流一由小河口經新河中壘可牛前出鳳門者為支流二流會合經漢

口蔡店並出漢口此水故道也嘉靖二十六年以蔡四湖等湖壘淺平而竹筒河牛角灣二處水道中湮故縣治長苦水患其最要害者青山頸林里澤急走灣上下洲河直衝縣治抵楊林垸灌海堰則一邑皆為水壑矣又有路兒灣決口在潛江而景陵實當其害俱可慮也○荊門州堤考畧○按州堤防要害全在沙洋鎮一帶夫此鎮控荊門江陵監利潛江沔陽五州縣之上流漢水自蘆麻口直衝沙洋北岸舊有堤接連青泥湖新城鎮由沈家灣至白鶴寺不剎陂至潛江界凡二十餘里惟沙洋堤勢獨寬厚軍民屢居其上嘉靖二十六年堤決漢水直趨江陵龍灣市而下分為枝流者九以此五州縣歲遭淹沒二十八年承天有司官修築議多異同乃不塞舊決口而退讓二百餘步中挽一堤反成水壘北浪一入勢難東迴其堤不一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五冊

湖廣下

十二

歲再決舊江身漸狹南北相對止二十餘丈決口東西相對約三百餘丈反為正派錢不可復障而東矣隆慶元年春始議承天荊州二府修築至二年秋八月告成北岸自河家嘴至南岸新堤頭長凡四百七十七丈五尺餘闊凡十四丈許高凡五丈許當堤心鑄二鐵牛鎮之此堤一成淤沙日積勢可永久但此堤與紅廟對岸紅廟居民每遇水漲多有欲盜決此堤以洩水者故盜決河防之禁尤不可少弛也○潛江縣堤考畧○按縣雅云水自漢出為港江之得名以此宋乾德間縣治在道隆鄉後患水遷之斗堤即今縣治也周廣七百二十八里皆為重湖地民多各自為垸故南則洵湖牛垸北則太平馬垸而則白汝威林東則荷湖黃漢等凡百餘垸俱環堤而居五季時築花封萬民等堤至國初修築各垸堤塹又有潭子湖四港

其心口各枝河分發水勢嘉靖三十九年諸堤半決而枝河更多湮塞民甚苦之隆慶二年春嘗興工修築然有馬家坑一決口在景陵而潛江實受其害此又所當預圖者○沔陽州限考畧○按州舊以富饒稱蓋以地當江漢之間最多湖渠民便魚鮮利又因湖渚環堤為堤而業耕其間誠樂土也自五代時高季興節度荆南築堤以障漢水自荆門綠麻山至潛江延亘三十里因名高氏堤而江堤亦自監利東接漢陽長百數十里名長官堤均皆賴焉迨我 國朝限防漸潰至成化甲午弘治庚申水大漲正德丙子復漲丁丑如之皆乘舟入城市溺死者動以千數其後都御史秦余布政使周季鳳以江水常決監利之車水限漢水常決潛江之垸家堤俱修之其丈以千百計然未能高壓水至即崩嘉靖甲申知州儲洵疏陳限防利害于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之五

湖廣下

十四

朝事下撫巡舉行按察副使劉士元復建議龍湖而下分爲九區為子衛正先治以治法而下凡五區於是龍湖花墳牛埠竹林西流平放水洪茅墟王沙湖江者為堤統萬有餘大大小朱家倉浪南池瀕漢者為堤統幾萬丈丙戌夏月漢水連溢而沔賴以完至庚寅漢水決拖船埠西湖水溢沔之西北遂為巨浸頃江限自西流萬直抵王沙堤凡二萬六千二百餘丈其決口數百處故州民歲苦水患有司屢議修築竟以錢糧無措而廢○漢川縣堤考畧○按縣東至漢陽南至沔陽西至景陵北至雲夢正當漢江下流故有長湖橫湖觀湖龍車小松等湖以蓄水又有城北南湖魚湖黎湖西商水洪等堤以禦水且漢江至此分流一由張池口經縣治一由竹筒河出劉家隔二水復合流出漢口故無大水患

嘉靖三十九年漢水大溢各堤俱潰而竹筒河中塞十五里許其張池口江身又復淺狹以故水多壅滯於鍾祥景陵間而劉家隔之估舶不得通於漢川民亦病之頃年查勘上自河口中經排子口至東湖流水口大約淤塞一千三百一十二丈上河口地勢稍低不便受水改從沙臺寺前去舊口約數十丈許中排子口至東湖流水口舊河身甚曲新改直勢以順水性約直二百丈零下口叫子臺出風門又半淤計二百丈餘撫院劉公愬奏留贖銀一萬餘兩募夫開濬親臨閱工乘流下上河勢大通自春二月興工至三月告成○漢陽縣限考畧○按縣舊有襄陽口在漢口北岸十里許即古漢水正道漢水從黃金口入排沙口東北轉折環抱牯牛洲至鴛鴦公口又西南轉北至郭師口對峙曰襄陽口約長四十里然後下漢口成化初忽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之五

湖廣下

十五

於排沙口下郭師口上直通一道約長十里漢水徑從此下而古道遂淤且漢口雖為漢水瀉流之地但為江水洶湧橫截其口流不能洩復逆折而上故太白新灘馬影蒲潭沌口刀環等湖易以泛溢而春夏水漲即治常苦浸沒之患其障禦全藉大別一山故從來未設限防
九江限防考畧○岳陽門西下瞰洞庭每夏秋風濤激盪城趾又岳為荆潭黔蜀四會之衝舟之往來湖中者無所寓泊宋守滕宗諒築偃虹限于金鵝之右遠邇蒙利○巴陵白荆堤宋慶曆間完築○臨湘趙公堤元泰定間縣尹趙憲築限堂斯名焉
按禹貢九江孔殷謂沅漸元辰辰西澧資湘九水會合匯為洞庭一湖是也今以 國朝郡縣志考之辰常澧永枝河會流于洞庭者無

慮數十水而其會驟流而注之湖則有三焉曰沅沔湘沔澧江而已沅發自牂牁經辰溪合麻陽諸溪洞水過常武出湖之北湘發自廣西興安海陽山至分水嶺分為二派一為灘水一為湘水至永州合瀟水汨羅過長沙出湖之南澧發自武陵古克縣東流過武水口合焦溪如溪諸水經慈利石門至澧州出湖之西而斯元辰辰沔資共合流而匯為洞庭以為之壑故沅辰衡水長沙得免水患惟常武當沅江之下流岳陽當江湖之會合故歲遭浸溺而限防之設最宜急圖者也

常德府隄考畧○按郡治與武陵龍陽二縣地皆濱江自古苦水患南朝齊永明十六年沅靖諸水暴漲至常德沒城五尺宋淳熙十六年沒城一丈五尺漂民廬舍後唐同光初沈如常砌二石櫓禦水以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五冊

湖廣下

十六

保障城垣至今賴焉元延祐六年郡監哈喇於府學前又砌石櫓一座高二丈餘而水勢以殺迨國朝嘉靖元年大水決隄陟十二年江漲幾破城垣三十九年以來歲遭淹沒頃年修築郡治沿江一帶及武陵龍陽二縣槐花宿即堰大園等堤民始有寧宇○武陵縣隄考畧○按縣臨江多設隄防故郡城清平門外有槐花堤又有花猫堤縣西十五里有南湖堤又西三十里有皂角堤嘉靖十三年俱決知縣鍾鑒重修縣西自南湖至河有趙家堤又東九十里有宿即堰堤周迴九十七里一百一十步廣德二村民居之俱知府歐陽恂方仕先後修成三十九年以來諸堤復決知府葉應春估勘大修宿即堰堤修決口一十二處計長二千二十餘丈槐花佛子南湖等堤修決口二十四處計長一千九十餘丈其宿即堰又有水塔二座以便

蓄洩曰上塔曰下塔各長九尺高六尺闊五尺○龍陽縣隄考畧○按縣北有大園堤周迴三萬五千八百餘丈有孔家車輪等塔五座又北二十五里有李八堤周迴二千八百餘丈內有水塔二座又北四十里有南港隄周迴五千七百五十餘丈內有水塔二座又北五十里有保障周迴三千五百三十餘丈水塔一座縣西一里有河洪堤三里有限門堤又西二十五里有小沈洲堤周迴四十丈內有葉塘塔二座又西四十里有大沈洲堤周迴一千八百六十餘丈內有江西金釵等塔四座縣東十五里有肅公大堤又灰步堤周迴三千一百餘丈內有范陽塔一座縣南五里有新堤東南半里有南城堤五里有股堤諸堤並設故居民得倚以耕種正德十二年灰步南港隄堤浸塌重修嘉靖十三年決大小沈洲及肅公李八等堤俱知縣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五冊

湖廣下

十七

薛炳重修三十九年諸堤復潰四十四年知府葉應春估議大修大園堤修決口二十處長凡四千五十餘丈南港隄堤修決口四處長凡一千一十餘丈大小沈洲堤修決口一十一處長凡二千三十餘丈其大園堤又修木塔五座以便蓄洩曰車輪塔曰孔家堤曰沽湖堤曰伍家堤曰姚家堤各長一十二丈各高七尺各闊六尺岳州府隄考畧○按郡治城西岳陽樓一帶正臨洞庭湖春夏水漲波濤掀城勢甚可虞宋守滕宗諒築堰虹一堤障之迨國初堤漸崩決城漸退續近年移城於岡阜至嘉靖三十九年以後岡阜半摧而懸城孤危岳陽樓亦將頽塌知府李時漸雇募夫役取辦磚石繕修城垣自岳陽樓而南凡二百六十餘丈城下築土堤以障水其屬邑臨湖常苦水患者有四安鄉華容已陵臨湘也但安鄉四面皆水

大最爲要害者惟官院清湖安津蔡田四院各週迴四十餘里本縣錢糧半出其內

修築堤防總考畧○近年深山窮谷石陵沙阜莫不芟闢耕種然地脉既疏則沙礫易崩故每雨則山谷泥沙盡入江流而江身之淺澁諸湖之湮平職此故也今可盡心力以捍民患惟修築堤防一事是故備考古人營度之法而參以土俗布置之宜可經久而通行者蓋有十焉一曰審水勢東流者必西淤下流者必上壅築堤者審其勢而爲之址而最難禦者莫如直衝之勢議者退爲曲防故荊州虎渡穴口之堤先年愈退愈決而近日直逼江口以遏水衝乃得無恙他如順注之傾瀉則堤勢宜迂急湍之迴沙則堤勢宜峻二曰察土宜一遇決口必掘浮泥見根土乃築堤基其所加挽者必用黃白壤三

不傷也

護守堤防總考畧○決隄之故有三有隄甚堅厚而立勢稍低漫水漫水一寸即流開水道而決者有隄形頗峻而橫勢稍薄湧水撼激即衝開水門而決者有隄雖高厚而中勢不堅浸水漸透即平穿水隙而決者要皆修築既疎而防守復怠故坐致此患耳故防範護守之計條議有四一曰立堤甲每千丈僉一堤每五百丈僉一堤長每百丈僉一堤甲凡隄夫十人一應隄防事宜官司責成於堤長堤夫責成於堤甲堤甲率領堤夫守之而有堤處所亦設有堤長堤夫其法與堤甲同仍不論軍屯官庄王府凡受利者各自分堤若干丈凡守堤者各自派夫若干人一有疎虞罪難他議二曰豁重役凡堤老堤長堤甲及堤長堤甲人役各復其月每遇審編即與除豁別差

曰挽月堤挽在東涯則沙迴而西淤在南勝則波漩而北故往古堤反抱江流者爲水所盤即臨傾涯之上勢甚孤懸必先勘要害之地而預築重護之堤四曰塞穴隙僅屬蟻蟻穴秋冬水涸偏察孔端極抵而填塞之春夏水漲巡視堤內有水浸透者即探其原而爲之防五曰堅柵築木柵不如石樁石樁不如牛轆六曰捲土撮塞決口爲上護成堤決之法掃以荻葦爲水以揚柳枝爲簾以黃壤爲心以穀草爲縛繞因決口之深淺水勢之緩急而爲長短大小者也若堤方初成土尚未實必以揚柳枝爲埽橫棲於堤外則可以禦波濤而堤無恙七曰拉揚柳八曰培草鱗九曰用石甃當衝激之要處若非石堤必不能回水沁而障狂瀾十曰立排椿將大木長丈餘密排植于堤之左右聯以縛纜結以竹蒿故風浪可及排椿而堤得恃以

則彼得一意於隄防三曰置舖舍查照漕河事例於堤上創置舖舍三間令堤長人役守之則往來棲止不患無所而防護事務亦庶幾不至妨誤矣四曰嚴禁余凡有奸徒盜決故決江漢隄防者即照依河南山東事例發遣揭示通衢以警偷俗

開穴口總考畧○穴口所以分大江之流必下流有所注之壑中流有所經之道然後上流可以分江瀾而發其勢楚有三大水惟川江獨據中流故穴口在南者以滢江為所經道以洞度為所注壑在北者以潛污為所經道以漢口為所瀾地故川江獨有穴口然古有九穴十三口江水分流於穴口穴口注流於湖漑湖漑洩流於枝河枝河瀾入於江海此古穴所以並開者勢也今日生齒漸盛耕牧漸繁湖漑漸平枝河漸淺穴口故道皆為塵舍畎畝他如章卜等穴故道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五

湖廣下

二十一

無復舊跡矣此今穴口所以多塞者亦勢也虎渡流注滢江同入洞度江南之溪水俱注之却穴流出漢口與大江復合而江北之溪水俱注之衆水會合則流行不絕注瀾有壑則水道不壅此二穴所以獨存也蓋穴口之技流多湮則江水之正流易泛將來浸決之患其可免乎故荆南以開古穴口為上策此固邇源探本之論也然近年却穴築塞其口今歲議開舊口必先將技堤修築就緒然後開水門以受江流方無東西泛溢之患是穴口之有故道者尚且開濬之難况故道湮沒者乎元大德間曾開六穴却穴亦利楊林采穴調絃卜岳之故道並開矣今祇存却穴而他皆不可識焉此果人謀之疎畧耶抑地脉水勢之靡常故余取此所以知開穴之難亦抑勢有所不可行也然荆南人猶幸虎渡却穴可以分大江南北之勢但二穴

枝河中多者使復湮如諸穴則荆南昏墊可忍言哉

漑河總考畧○漢水運使盧塞為災議者曰上流之遷徙其害小下流之淫塞其害大故塞承之防水惟以修築隄防為上策而其遷徙之勢非人力所能為也若竹筒一河上接漢流下通漢口真如咽喉不可一日或塞者且查勘水道惟中淤十五里而其淤平絕流者又祇七里許今日治水急務其必以濬此河為先乎近行承漢二府有司官募夫開浚故河已通流矣但漢水之泥沙進至竹筒河下口遇劉家陽河水一漲則沙迴而淤隨淤隨浚自可無目前大梗之患也

總論畧○今日欲濟民艱莫急于防水患欲防水患莫急于修決堤濬淤河開穴口至欲為千百年經久之謀其首務蓋有二焉一曰明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五

湖廣下

二十一

職掌以便責成二曰處錢糧以裕工料而已近日九原設有水利專管者專一管理隄防事務不許別委以妨職事其未設有專官地方亦議委該府佐貳官一員總理該州縣佐貳官一員分理故邇來水利官各知用命以求自效但隄防有不時之費而錢糧無額設之儲水利官雖欲求盡其職而工料不敷終難措手此議處錢糧尤為隄防之首務也
論曰自大禹治水後則周官稻人賈讓三策儒者至今談之余蒿目楚疆為之詰齒迺知時異事異其迹或不能盡泯要在觀變度宜善體其法用之即禹功可冀也夫鴻濬聲聞中國之水皆冒而陸浮禹始治而納之地中其法有五堅則鑿之威則醜之淺則濬之大則決之急則排之而其要則有二曰經曰緯夫漢之南入江之北隄茲非

禹貢所列為楚大經者，然漢則東為滄浪，過三澨乃至大別。江則東別為沱，至于澧，過九江至東陵，迤邐北而匯馬，隨地注瀉，使游波寬緩，不相激薄，何其緒之有緒也。經緯既備，水為安流，故總謂之稟言順其道，行之爾。平成既久，民多濱水為居，或填築而業之，故潛污之間，所謂滄浪句瀘諸澨皆大不容刀，甚或至不可辨。而澧水與江相去凡百餘里，禹時之九江猶受岷江之輸，今九江自相經緯，潯為洞度，且與江漢敵大矣。故禹所患者，經不足以持續，其治法後緯而先經。今所患者，緯不足以受經，其治法後經而先緯。此周禮稻人職曰：稻人掌稼下地，以潯畜水，以防止水，以溝瀆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澮鴈水，說者謂雖主治澤田而最得治水緯法，阡陌既變，故道湮沒，智巧之士始隄而障之，大隄雖起于後世，然周之防禹之排實

肇端焉。顧專事隄岸以捍衝流，則必有利有不利。惟審勢度宜，豎為之隄，以禦水之經者而分注，以潯使有所游蕩，股引取之，則經緯得其理，水矣。從孽哉！賈讓徒以當時緒聞，猶築垣而居，水數逢其害，遂指為下策。蓋有激乎其言之非通論矣。至從民當水衝者，不與爭咫尺之地，而歲取治河費以業徙民，今議者猶稱引以為上策。顧楚地方數千里，澤居之民，租賦半出其中，即如讓策捐棄之於國計，不大耗損乎？假令民徙而水不其業之將安窮也？關於用矣。若乃就河隄多穿漕渠，張水門以分殺水怒，其中策幾得之。聞諸長老言：江漢之區，異時穴口無慮數十道，民環居堤上，水有所洩，歲不為患。頃以蒙古規利，諸穴口日漸築塞，故水患存。至於是當事大臣採其議為增脩，即邑沿江漢之隄，相故道擇其最急者為開濬，小河陳洪謝

家泗港諸口以洩漢流，開濬郝穴、虎渡、米穴、新衝諸口以散江漲，使民得隄為斷，不患於墊矣。

王懿即今江內監詩云此山與國初註謂宣王命樊侯仲山南築城於齊而尹吉甫作詩送之宣山南初封樊侯宣王命之城齊其後遂以陽與名之城詩註又謂樊在東都畿內今濟原地故名至魯十年春王命叔公討樊及夏四月丙辰號公入樊樊樊仲皮歸於京師彼詩註所謂東都畿內者母亦據此樊皮之樊以山南所封之樊幾乃山南封雲夢澤自秦始故名之高國故在襄陽而雲夢澤自雲上夢作人本二澤然二澤合稱其來已久傳記所指合折不同周禮方平原廣澤以馬相如傅生志地其小者名雲方八九百里南有平原廣澤以江夏安陸有雲夢城枝江云華容枝江江夏之安陸皆有雲夢裴駟云孫叔敖掘沮水作此澤張揖云楚反也在南即華容縣鄧璞云江夏安陸有雲夢城枝江亦有之華容又有巴丘胡俗云即古雲夢澤張揖云在華容者指此春秋文權鈞云大剏以東至富春九江衡山皆雲夢地唐安實難敗唐哀不言雲夢中趙吳入于雲中雲言雲不言夢二事皆在安陸一以雲夢不言雲夢楚子趙吳入于雲中雲言雲不言夢二事皆在安陸一以雲一以馬夢凡此皆合稱也惟胡三有辯誤高貢雲夢孔安國云在江南左傳是王以鄒伯田江南之夢漢志雲夢澤在華容南沈立

馬弦黃落三國地蓋不復考之春秋輸失其真矣楚紀亦謂黃州爲古黃岡且曰至黃岡觀黃子故墟植穀東坡亦謂武昌略黃子味孟德之訪他無清舊杜佑以是宗之譯馬爲今考諸書杜預去遠釋經黃岡麻城之地距荊州適八百里又東坡指掌圖亦復相同則和國又黃州之治信非古黃故國而其四境則黃國所有之地也

周初封邾於魯至列國滅之徙封於黃乃自杜佑而下其說皆未深考佑通典謂黃州春秋時邾國地也引史記云黃帝之孫有陸終者生六子牙立於邾爲曹姓歷代不絕至武王伐纣後封其裔子挾於邾爲諸侯又於宛州亦姓焉皆指其爲邾國之境而曰邾國陸終之子曹姓所封今郿縣也今黃州亦和國地陸終之後所封蓋陸終有六子國爲國也測其意蓋以黃州爲曹挾受封之地而山東鄆縣之邾反謂爲陸終別子所封然後陸終六子封親封韓封彭封邾封楚安得封和謂黃州宛州黃爲和訛而不知黃州之知國自宛州徙而來者也楚紀又謂楚滅黃從郢居然考春秋楚滅黃在魯僖公世而楚宣王伐和而徙之則在我國之後固非一時爾

石俱湖廣省志辨疑部 石竟隨言社環世郡 嘉陽
新市 黃曉閣 石城竟陵 註各一佳未及歸世可備沿革考

承天府志山川 南國之紀漢沔章：著矣域內東岸諸山自二室桐柏而來蓋中次七經之山也西岸諸山自荆山景山而來蓋中次八經之山也漢山隨州之大洪山南十五里曰城子山上有古城又西南十里曰黃鸞洞又西南七十里曰白水巖又西二十里曰盤石嶺上有上盤石中盤石下盤石言其石路盤迴也又西十五里曰龍嵒山又西北二十里曰納德山舊名松林山今為二聖陵寢欽定封號序於五嶽之次又西南十里曰天子岡在純德山左又北三里曰九龍岡又南曰子晉臺又南曰櫛木山楚武王廟在焉岡橫亘而西曰石城山：左支曰從姑山右支曰陽春臺對峙而南岡合相拱如龍盤虎踞龍飛舊即寢宅其中即前隆起曰蘭臺即楚王披襟當風處今即前時乘御天坊居其上去漢江不百步而近江自西北而南而東環遠近前曲屈而出寢為天陰盤石西

南二十里曰清平山 岳懷王常率公主二墓在焉又西南十里曰鷓鴣山 鄧靖王墓在焉又西二十里曰射獵山 梁莊王墓在焉龍嵒山南十里曰丘公嶺 善化公主墓在焉 大洪山西二十里曰界山又六十五里曰花山又西北四十里曰焦山自城子至焦山凡二十一山並隸此詳 大洪山東南三十里曰太陽山又東十里曰關山嶺富水出焉又西南六十里曰金子山潮水泉在焉又南十里曰橫嶺潮水逕焉又東南八十里曰石人山上有一石類人因名又東南六十里曰張良山峯巒高峻峭壁間有一橫徑多馬跡又東十五里曰京源山橫山西北六十里曰崎屈山一名盧屈山白水出焉又南六十里曰潼泉山又西南二十里曰磨石山瀝水出焉潼泉山東南二十里曰滕女山峭壁插天又東南三十五里曰空山洞又東北二十里曰惠亭山西南五十里曰子陵山中有嚴子陵讀書臺又西

南六十里曰響香山一名石人山又東五十里曰火門山一名天門山唐陸羽虛於火門即此自大陽至大門凡十六山並隸京山火門山西南十五里曰青山惠亭山東南七十里曰五華山上有伏羲廟舊有古風城又西十五里曰龍穴山傍有龍穴故名一名龍尾山又西八十里曰白螺山下有珍珠坡又東南六十里曰中成山昔元熙二年得銅鐘七口於此自青山至中成山諸山南漳之四望山南八十里曰石人山入荆門界又東六十里曰屏風山絕頂平衍中有兩泉又東四十里曰斑竹岡石人山南三十里曰儂居山又南百里曰西山又東曰象山一曰蒙山兩壑對起如蛾眉舊名象子山麓有蒙惠二泉又南三里曰虎牙關孟子港水出焉又南二十里曰卓刀石又東南一百八十里曰內方山在漢江上即禹貢所謂內方也一名章山虎牙關東北四里曰東山又東北三十里曰靈鷲山有穴曰龍洞深五里石臺甚高又東北四十里曰三尖山西山東五里曰太子岡元文宗自營歸即位嘗住此岡屏風三尖太子岡內方山並隸鍾祥餘隸荆門遠安縣之鬼谷洞山與當陽接壤沮水逕焉又南五十里曰玉泉山下有玉泉珍珠泉出焉又西南九十里曰紫蓋山寰宇記紫蓋有南北二山頂上四垂若織伏林石皆紺色下出綠水甘馨異常上有丹井下有古寺沱水逕其西又沮水北三十里曰鐵人谷又西南四十里曰張飛山東有長坂曹操追昭烈張飛拒後即此又南十五里曰金龍潭又南十五里曰玉陽山邑名玉陽蓋取諸此又東南二十五里曰許由山又南五十里曰圓臺山又東南六十里曰螺絲山即王莽末起兵處玉泉至螺絲山一江之鳥林磯北一里曰黃鵠山又東二里曰香山二山並隸漢陽江按水經沱水自武都至樂城橋沱度口至姚方稱漢陽至沙羨又稱沱其資一水也今印城上遡宜

城下至沔陽東岸連鍾祥京山景陵三縣西岸連鍾祥沔四州縣境沱水逕故鄆縣南入境今荆門界漢江北有縣故基南岸有石屋俗名石梁山上有臺即水經所謂南臨沱津南有石山上有古烽火臺縣北有大城楚昭王為吳所迫絕即從都者也豐樂河注之又南逕石城即即城又南十里為淪陽灘南與白水合東南流逕內方山東又東會權口即古之權園也東南與陽口合逕古雲杜縣東夏水從西來注之又東逕左桑又東合區亮水口又東得合蟬口又東謂之橫桑又東謂之鄒溪又東得斷馮又東與力口合出境至漢陽入於江漢東穀水源出黃陂洞西南流合枝水注於沱實曰故即今直河按水經注故在新市縣東北又大陽山西南流逕新市北又西南而右合枝水今遡其源非是豈鄆氏亦傳之誤與與蠻荆河原出大洪山西北流逕盤石嶺灌田甚廣民賴以豐樹木出橫嶺西北流逕古鄆縣界西南逕故城西南左注故水龍鰲湖在府城南三十里水溢逕於沱青泥池在樹木山下三國志樂進與關將軍相拒青泥山故水至此曰水源出柳屈山合進水注於沱楚昭王奔隨濟於成曰即此瀝水源出磨石山下結新市儂女洞泉潭泉逕景陵縣界入於漢禹貢過三塗平與河在縣東北百二十里源出大陽山東流為楊家河逕漢陽界入漢水河在縣東九十里源出關王嶺東流為三汭河石板河注之逕應城縣界入漢江北十里水溢而匯曰泗水即泗水也此並隸京山漢水自京山小河口分流逕青山東南至三汭河而水來注之俗名石家河源出青山南流與小河合水經註中水出竟陵縣東一百九十里西逕中城下置中水成西有古竟陵大城古鄆國地即公辛所治所謂即鄆美音白起後即東至竟陵即此也今有中港市豈即其處歟又邊景

陵前曰義河運楊林口亦名楊水至便河口復入於漢水經楊水納中吐
柘：今未詳所在漢水自牛蹄口分流回車湘港至橫林口復入於漢澗
水即城隍臺河經新陽縣南縣治雲杜胡城分雲杜立澗水又東又東南
流注雲城縣南大湖又南入於汙水是曰刀口回河亦名會河本京山縣
前河東流運五華山皂角市出牙兒口注於漢柳家河源出龍穴山入風
波湖運楊林口入漢縣東南俱有湖中水至此諸水攔水源出西蒙
諸山逕太子岡會流為曾將軍港運內方山東南流逕古權國城東南有
那口城又東入於汙陽水一名建水今名建陽河又名大曹河水本龍波
合白中昏官三湖水逕大陽壩入於漢謂之陽口一名中夏口南宋元嘉
中通路自湖下注陽水以廣運漕水經註以漢東楊水即為此水誤矣直
江源出白家山南流長湖會谷後港入潛江界平塘湖連三湖以合汙水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五

湖廣下

二十一

白龍潭在雲鷲山下長五里流逕朱家埠澗河口入於漢東五里曰曹
將軍港即淮水唐曹全政劉巨客嘗敗黃巢於此孟子巷源出虎牙澗逕
建陽驛入三湖唐孟浩然嘗往來於此蒙泉惠泉源出象山分爲二水後
名其北曰蒙南曰惠宋知州彭秉爲三泖共延至竹皮河入漢民引以灌
田灌水隸鍾祥陽水澗水源出房陵縣遠安縣與漳水合流俗名河
澗通沱水至枝江縣入於江漳水源出漳縣南逕當陽與沮水合流入江
澗沮漳楚之望也即此汴水分自大江逕當陽枝江交界會於潛馬貢岷
山導江東別爲沱即此河落有金沙灘其地多流沙燁：如金綠林山水
流逕圓臺山南匯爲雙斗澗即守吳獵常逕走馬湖雙斗澗之水西北至
李公澗以陷戎焉沮水至此潛水即漢水分流始入曰蘆荻河逕縣界
東南流爲上新口下新口入汙陽界又自排沙渡東流爲潛江入汙陽界

又自排沙渡東流爲潛江入汙陽界南流爲恩江十里許復與潛合縣令
教錢所開也水乃江水自郝穴口溢入東北逕三湖至江湖至縣南二里
爲馬市潭：北五里有沱埠二水並潛水自潛江縣排沙渡至深
江入州西北界逕到河泥澗開栗林港南灣至黃荆口入下帳湖東會
於白湖又自范既南橋於劉家渡入三江口又自栗林口橋於蔣家灣逕
蓮臺趨大口合黃荆口水一自上新口逕鮎魚倉白汊口一自下新口逕
伯口至柳口折而爲潛河俱達三江口合流逕滄浪即禹貢所名屈原邊
漁父處又逕候埠關趨於白湖又自柳口東橋於筭葛江至直步夏水從
西來注之逕螺子澗漕漢東北趨大陽腦入於襄河又自渣潭東南逕小
陽張家池壩港入陽名湖匯於白湖出沌口入江：水自巴陵逕白螺山
南又逕烏林南東過華埠口又東過竹林灣又東過新灘水洪二口又東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五

湖廣下

二十一

北過沌口東流與漢水合澗水今名長夏河水經註即澗口爲中夏水與
地黃記夏水入汙謂之澗口冬竭夏流故曰夏水自監利入東爲大馬長
川過沙口又東北過葉林河至直安與漢水合復車河江自茅埠灌遼湖
湖東爲河逕牛埠三灣平放東出新澗口又自三灣逕斗湖至楊名匯於
白湖州東有湖曰大白一名九真白湖衆水所會由沌口入江潛水至此
附考水道：郢中自石城而上百二十里爲豐樂河：之左分支三十里
自龍港出今又五里曰九龍灘再分橋爲龍爬港經土門之爛泥諸河一
出桐木嶺東岸今一出金花灘今一出雙斗湖故道西渡則爲花山湖江
之東山落平陸走三十餘里濱漢而止其西撞鐘山在馬漢水自襄樊而
下至此又一衝要雙斗湖而下爲湖口今舊河深廣與大河等又其西
爲嚴山湖嚴山之傍有港曰冷水而不見其上流所自入石城當其下嚴

山峙其水道迅急無險防旁帶波湖漸加淤塞此以上考漢水自石城以下委而為三兩岸支分三十里出流港此元人侵宋壘舟處今上口又五里自塘港出楊家港凡二十五里故道山曰龍尾蓋處為石牌漢水至此西通石牌東通官莊大隄又一衝要故崇禎之限常毀開流連口則免此患山南分支曰三汊港不十里分為張長口皆迴薄西山出馬良口三汊口為石牌居民所塞張長口為馮家坑居民所塞以致水勢騰激而高家腦之限常毀若開二口可免此患石磯西墮是為小別小別之東為茶園磯南三十里為老口二十里為六馬口南北二湖實為水區二口屬小江湖為湖內居民所塞以數口以下之限常毀此以上考漢水石城南五里許曰二聖余又五里曰蔡家橋相傳漢水由此分支往時有隄至其間隄內之小灌子工填茶陵坑壅辟張嶺而入赤馬野諸湖之白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五

湖廣下

三十一

驚湖峻而東匯於竹根蕩為東泉港峻而西入三汊港下青魚灘歷南港由葱嶺漢會於赤馬軍臺港長灘河此段考蔡家橋之由蔡橋至此迂迴九二百餘里倘因其已決之勢導水中行挑築圩岸以防水入害民耕稼並山而東多為��塘以溉下田則其利亦不細也由蔡家橋大河之濱三十里至流連口近年被塞大為民害水東北分行轉而西南抵三汊港與蔡橋小會又四十里至金港水支分而北而東由青樹灣入赤馬軍臺港金港而下三十里為小河口水勢到此漸緩而西再渡則下為沙洋之街口幹大河東行遠多賈漢此處地無京山景陵衝要五里為丁家河幹又三十里曰泗港泗港之內曰泗湖週亘數百里備可容水諸大壩塞之矣又三十里曰張濟港幹又二十里曰黑流漢幹又九十里曰乾灘鎮漢水自小河支分由景陵縣治以下西入便河復出此與大河會少

下則田兒河為承天府屬之南界河峻而東為葫蘆溝凡一百二十里入風門峻而西南二十里為張池口入五湖團州又東岐四十里曰小季灘為竹筒河上此以上考漢水水轉西南入鵝公洲蘆水洪今雖開復漸淤矣是為漢川之西北界此以上考漢水由沙洋倒口沿河東行一百二十里漢別為灣又六十里西分入獅子河若竹筒河亦由多由此再分入小隄口迤南為德桃嘴獅子河之水亦會於此小隄口迤東即乾灘鎮遇水週時大舟不什此以上考漢水小隄口之內行六十里曰南河蔡家橋流連口金港口之水皆從此出蓋自蔡橋至此迂迴幾三百里往時之水安得而不輟再六十里至青山山水來自東遇水頓止從此歷景陵縣治水環如帶蓋由小河口出鴨兒口與竹筒河會凡三百里此漢水之入京固山邑然土田濱漢江者厥害惟均沱潛出於江漢使江漢之水並溢則為害滋甚乃家自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五

湖廣下

三十二

為院以冀一歲之獲豈長策耶荆門自沙洋之隄一築而荆南歲蒙其惠鄢北咸沮如矣所謂以鄰國為壑者非耶夫江沮漳楚之望也自杜預壅開陽口其水達巴陵而沮漳合流是為新安通南江至荆南為沙津河之湖大者數百里小者不啻數十里其諸濬不與焉長波巨浸渺相望何其夥也然其比多在景陵李老為大其西多屬監利西湖為大其南黃蓬為大其東太白為大諸湖皆達迤入太白故汚衆水之匯也太白汚水之匯也故汚之水滿於太白洩於沌口地之勢然也景之水患無歲無之蓋皆汚等耳

禹貢三塗之水一云在沔陽一云在京山而景陵有三塗水又有三汊水云是三塗俱無的確蔡沈註則磨石山發源者為漢蓋源出僊女洞發為司馬河傍有司馬墓故名又南逕蒲圻寺又南為夏洋港逕楊家澤合長

澠水注小河此一澠也據京山志謂為澠河為澠蓋為澠河發源趙橫
寺黑龍洞迴而東流南逕馬頭山又東南為官橋河又東為澠河此一
澠也據澠陽志則石家河為澠蓋石家河發源空山洞如慈寺其家冲高
實河口為當公澠道白土死又東南為石家河而以石家為中為澠為楊
水以澠水涇龍陵運即之道其言甚核此又一澠也

宋石才孺鄖州土風考古記 據班固漢書地理志秦置南鄖縣十有八
曰江陵宜城曰若曰鄖之者曰江陵故楚都宜城故鄖若作鄖是則邑
故鄖又按史記楚世家羊氏居丹陽在南鄖後江縣文王始都鄖平王城
鄖昭王徙鄖東王使懷然王徙壽春曰鄖縣是言之楚之都邑可想見也
後世不傳考無其口同辭以今鄖州為鄖都流俗信之嘗觀楚成王使
關宜申為商公浚漢沂江將入鄖王在渚宮下見之夫浚漢而下沂江而

天下鄖國利病書

第五冊

湖廣下

二十四

上則鄖在江上而不在漢上沈括存中蓋嘗論之矣今江陵實有渚宮而
縣之北有紀南城楚武王伐隨卒於櫓木之下今鄖州東門外山舊名櫓
木山上有楚武王廟則武王自丹陽出師至此而卒豈後世見武王卒於
此固以為鄖都邪此又不然矣雖然漢史者曰故鄖而鄖為州為富水
鄖或廢或置見唐書地理志謂之鄖不無說焉楚屈瑕將盟貳師入軍
於蒲騷其教患之闔廬曰君次於鄖即以樂四邑我以銳師宵加於鄖若
敗鄖師四邑必離已而敗鄖於蒲騷夫鄖者詎非鄖州乎昔蒲騷令應
城也距鄖州甚遠楚師之出闔廬之敗莫教之次鄖即以師行道里推之
一宿為食再宿為信過信為次則知正在鄖州也

龍藏殿即舊承運殿在鄖城正中後為穿殿又後為啟運殿殿前
為左右廊而東西亦各有地廊正南門曰龍藏左為東順右為西
順又南為麗正門門之外左為鼓樓右為鐘樓又南為重明門凡
為外朝之制

卿雲宮即舊前寢宮在故建殿之北前為知雲門門內東出為日
升西出為月恒殿為穿殿

祖廟宮即舊後寢宮在卿雲宮之北後為殿廟門由殿廟而北為
弘毅門門內東為闕雉門西為龍趾門周垣之內為六所六所之
外為建殿為燕序等房是為內宮之制

隆慶殿即舊家廟在正殿之東安 二聖神主於其中後以

天下鄖國利病書

第五冊

湖廣下

二十五

穆宗年號禮官議上改為 慶源殿今守備內臣以四孟及朔
望致祭曰五如 太廟之儀朔望如 歲七殿之儀祭用八佾
舊用九十六人今五十四人
純一殿即舊書堂在 莊嚴殿之東初 獻皇別號純一道人

又殿前橋祀必致齋於此故以為右

中正齋在卿雲門之西 上在昔時講學於此

泰禮殿在東莊嘉靖十九年 上以舊即世子府朱倫乃命補建
定以今名殿之前為門曰泰禮門殿後為承祀殿左門曰保和右
門曰太和又後為宮宮之前殿曰受命御極之殿後殿曰青霄殿
宮前門曰啟祥後門曰福寧外有祚棲建房其西道於 隆慶殿

曰光祿門山川社稷壇在卽內之西南若蓋駕庫御馬房廣元庫
庫名與寶典膳典三所俱在卽內

卽之內南曰麗正東曰春暉西曰秋朗北曰弘農

時東御天左曰雲行右曰雨施其北向者中曰龍潛舊卽左曰聖
作右曰物觀坊前碑亭二左為恩詔文碑右為聖諭文碑坊後東
西各為一坊左曰從詔對右曰陽春街若御城之南門樓其規制
與京師埒扁曰 顯親達孝 上大狩時從頭講之請故時表
題之

從詔山在舊卽外東南不甚高上多茂樹可以翹望 獻皇國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五冊

湖廣下

二十六

亭之暇游之因製漢江賦嘉靖十年命建碑亭勒賦於石

陽春臺在舊卽外西南蓋取宋王辭以名之臺高數丈俯瞰漢江
烟雲竹樹鬱鬱可受卽中勝觀也 獻皇嘗率侍臣登之因製

壯望詩陀而作陽春臺賦以自儆遂不復登焉嘉靖十年命建碑
亭勒詩賦於石

承天府志戶口 周禮大司徒掌人民之數以詔王安擾邦國而夫家之
衆寡則卿師遂人各以其歲時校而登籍焉欲知其存亡多寡之實而為

之施政也承天蓋古鄧地貢山帶湖一郡生產不當江東一大邑自肅
皇龍飛以來注念粉榆生養休息四方徭負日至百姓蓋殷庶矣但頻
年積荒困於供億而土著之民貧者或逋竄轉徙物政而司籍莫為損削
殷富之民誠大且衆矣其間弊者率賄胥吏而漏其籍使所編浮於所
登是使國版不足應而賦役無由均也况在沮洳之鄉淤水成腴而浮食
奇民操其重貲乘急貨貨騰踊其息積重累困奪居民之業并其身而有
之故丁壯益空而藉口客丁免於編列夫已擅地利長子孫矣而客之也
可乎嗟乎弊也由來久矣故綜覈之政履實之源消息之法非良有司莫
與計也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五冊

湖廣下

二十七

田賦 禹貢稱荊州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而漢江雲夢之間司馬相
如極言其饒則楚之賦當甲於天下而卽又甲於楚則可耳乃者田日廢
削而賦日歛則何也鄧中東西北三面俱山而南則擁大湖漢水又建瓴
下臨繞其中疆域雖遠遠乎則亦既山居其三水居其四田已不能有其
十之二矣故山原樹藝雨澤不調則倚稻而待槁其沿��而耕者潦至
彌望蛟魚且宮之田烏得盡闢而賦烏得盡登也况 皇莊之歲入 各
王府之祿賦幾與惟正之供埒其最厚之并無推剗蠲亂無紀毗有撥換
而緣南詔者終歲服勤所獲即以代輸而尚虞不足湖田所於復為若輩
所籍業小民嘗不得滿足而彼半德有司亦不能優畝而裁其短長稅其
羨以補沿江之朋削者且飛影之費百出搜獻之計萬變當事者即日加
意搏縮而額賦取盈吾懼民之日蹙也

糧後 夫力役之征聖王不發然而裁用民力不過三日務不告缺而民不告病也漢有錄唐有庸宋有差額二役而民始肅然多事矣 明興以里甲籍民猶古比閭族黨之義而力征則用宋法差額無異後條鞭法行而民始稍甦矣蓋公費節則里甲歲耗繁簡悉都傳優更約束嚴則縱恣盡戢長民者力為調停則量額審編未盡當則宿弊未盡蠲何者有司之耳目一而造欺者千萬其耳目彼豪有力者先操其贏以神通於里魁胥吏之手而上下之所欲輕則富可貧所欲重則貧可富司拱手聽焉間有發其奸者繩之三尺不過懲一儆百而百之作梗如故也何怪乎民尚有不均嘆也夫永天係 陵後重地官多事殷辭諂者時無停軌而公費日削夫馬日繁而供億日益不給乃由連阡陌甲第如雲者安享逸豫而貧者食於官日夕奔走更所謂協濟之法秦越視之彼此移霄壤然如

天下即國利病書

原第廿五冊 湖廣下

三十八

襄不得已而稱於富要彼則權母而取盈此則息子而受楚是坐困之術也故丁徭之實非裁協濟之法不更故上下不交困必不得已之故已 兵防 永天古嚴即今為 陵後重地負山阻漢資天設之險自 肅皇改安陸衛為永天衛後撤荆州左衛而置 頭陵衛馬拱護非不嚴整顧北近通州洪山先年為老馬劉巢穴至即則不候經宿又北近即陽萬山錯雜乃劉千斤石和尚亂處其路亦通於鄖蠻蠻河當水陸之衝實咽喉地也向議欲於頭承二衛各調一所官軍駐於此無事則耕有事則守仍令留司巡傳訓練庶可無北顧之憂其西則荆門州又其西則當陽王泉一帶石壁峭立實即中門戶昔紅巾賊曾戰於此尤當厚為之備若迤南則潛汚景陵湖陂數澤不下數百區且與武漢荆岳為比隣而白螺洞度之冠常嘯聚於此近雖設有衛所遠近相望水陸相應而官不習戰民不

習兵武備卑弱有桑土之計者尤所當軫念云 鍾祥縣北九十里至豐樂驛抵襄陽宜城界山勢微小縣衛官民機難東有花山龜山白水巖龍諸山俱抵京山界其堂陵花山諸里皆開墾地也東南至即東七十里 有柳屈山地勢雖高係土著之民耕於其中水則自豐樂而南至石牌舊口沙洋一帶皆係長江延袤百里先是因盜賊出沒設豐樂哨官兵巡守 京山縣宋家河坪壩諸處間有峻嶺實通衢也多寶灣下洋港拖船埠接流大江多小寇 潛江縣先因蚌湖蘆洲頭浩子口班家灣諸處接通江漢舟楫往來多寇竊已於蚌蘆二處議設哨兵其拖船埠則有沔陽哨官巡守若班家灣浩子口亦一要險也似應加兵防範且縣治濱臨大江高者為堤卑者為湖雖非戰場而小寇時警亦當預備 荊門州治四維湖山相環如沙洋等處素稱盜賊淵藪先年已議改捕盜通判住劉本

天下即國利病書

原第廿五冊 湖廣下

三十九

處又與樂鄉堡居建陽新城各該巡簡互相巡警他如堡居要道山勢嵯峨峯巒險峻亦該巡司偵卒不時糾察 當陽縣山豁夷險古戰場也水則有沮漳二河路則通巴蜀漢黃皆因劉石之亂漳河設巡簡司防守又有清溪鋪河洛市皆立有約保應援巡邏 沔陽州四面皆湖一望蒼茫盜賊出沒稽緝為難而沙鎮去州百五十餘里地既綿遠而民又擁悍往往跳於法外昔陳文諒起於此所稱最要害之地當事者尤宜親 景陵縣治環河帶湖歲為積水浸溺其所轄市鎮如皂角鋪地據高阜通商賈舟楫先因盜賊出沒將乾鎮巡司官兵改移防守近議欲擊回舊鎮但地當三府四縣之交居民錯雜控制遠近此司似不可掣又漁泛資與本市相近該將黑流渡哨兵移此備禦而黑流渡以沔陽衛千戶一員統兵哨守若乾鎮則止留哨兵十名向委附近河泊所官帶管非法也今并河泊所官亦裁革矣恐盜賊有窺伺之虞不可不預為之計也

李維楨奏改游朴大政記畧 州幅員數百里山居十之七水三之士大夫散處四境視州城如寄而市豪聚城中其始與臺五伯之屬至微細耳交關曹掾為奸利羽翼成而瞻勢益盛小民有訟賄豪為居間其黨爭勇者任受刑罪難者任對簿無不捷矣所得賄賂日益富則使其徒為州胥史已為即胥史又以其賂通監司若兩臺之為胥史者兩臺耳目寄之十五郎司理又以其賂通十五郎司理偵事者明比構會陰操州長吏佐幕短長所不便予下考千里之外其應如驚即士大夫端懼不免而不自若欲有所甘心或陰用之于是視士大夫州長吏咸如即若監司若兩臺且玩弄掌股之上長吏至與其實主權仰其鼻息舞文犯科不可窮詰歲加州賦數千金以實其橐若固有之夫紀綱風俗之敗壞莫甚於今日而尤莫甚於楚莫甚于我願自江陵敗大臣往為相景堂履冠優陵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五冊

湖廣下

四十

夷漸盡士大夫出首結舌吏無所忌憚城狐社鼠又從而為之金幣情日墮塞權日旁落或曰假借而橫民出焉其種有六曰土豪曰市儈曰訟師曰訪黨曰主文曰偷長根株密穴常相通為用如荊門豪蕪六者而有之其黨以千計其貲以萬計其功業拜請城訛洵沸遂則楚十五郎上則輩斂力折權行董一朝一夕之故哉

東國臣潛江縣清田記 潛之為邑當漢下流自嘉靖以來漢水數漲則田沒而民徙田沒則經界淆民徙則故業失增里豪有往來此蠶食之漁田屯田與民田犬牙錯而民田之稅較漁屯所輸不啻十之七八小民欲紓目前之急率影射以售以故阡陌其田無升合之稅數十石者地鮮立雞樂也久矣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五冊

湖廣下

四十一

孝感 澤州一什 原出河南信陽州至天磨河入境河中有大石逕九里
閭黃茅南流逕三里城逕新店清風閣之水注之為雙河口為舊家河
逕二即順為大公漢至觀音庄楊波港之水注之水出大山俗稱楊波口大悟之水
亦注之樹山為小河溪治北百折而西流至西河口與黃沙河爛柴港若
竹港之水合而南流逕九子墩逕舊南義陽城為要家河為方家河塔兒
潭淮水注之水出北山磨陵之水亦注之泉湧出中道田千頃分為二支
治北六其東播者乃名環河治北五十里水自信陽來為遠龍潭立址港
下流合于西河其南播者為白沙河逕趙師塢又逕黑龍墩注于響水潭
復分為三支其一高埠潭逕何家埠其一注上沙港至沙港口合沙港之
水南流逕安家嘴又逕陶家嘴後河之水注之乃與東播播河之水會焉
其一西南流注于陡岡埠逕枯河又逕蔡家渡合東河之水注于老鶴潭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之五 湖廣下 四十三

乃又分為三支其一合深溝橋之水注於白龍潭入于漢其一逕入埠口
合雲夢縣河之水漢水南流逕高兒潭又逕注泉湖入于漢治南二其一
逆流逕治西南隅合于西河在治東思湖白水湖後湖之水注之逕治南
而東逕烏龍廟郭家潭徐潭董家湖之水注之治東五里以董水名水
注于自龍宮潭治東曲折東流有相見又逕陳八埠毛陳渡至羊馬湖口羊
馬湖注泉之水注之治東二十里水出烏龍石通流至竹子港復分為二
支其一南流為東山淪河治東南三十里逕算河至頂口入于漢其一東流度北
涇前至馬溪河口與馬溪之水合為馬溪之水則納瀘川河陡山河蒲湖
諸水同流者也涇川至三溪潭逕陡山河入漢又東南流境逕楊家
寨磨石灘河鄒家埠至沙口黃陂境入于江
一統志曰義陽城在孝感縣北二百里梁置西魏廢考南北史西魏於平

氏縣置義陽即孟古申國之地今之信陽州是已劉宋改義陽郡為宋安
郡南齊改置司州而義陽城未嘗置於孝昌也章即南義陽之廢城即梁
書武帝天監三年魏陷司州詔以南義陽置司州夫梁魏之時有義陽郡
又有西義陽郡南義陽郡西義陽郡在今隨州之境而南義陽則未知的在
何處一統志謂梁以來安郡為北司州黃陂縣為南司州則南義陽似
當在黃陂之境今云在孝感縣北一百里則此羅山應山為近豈南義陽
即初置於孝昌之境而黃陂之南司州乃其徙置耶 一統志云新市在
孝感縣後漢書南新市侯國屬江夏郡宋書荊州江夏郡亦有新市縣唐
杜佑通典即州富水縣註云後漢新市縣故城在縣東北宋淳熙丙午富
水縣令張實修縣志雖辨新市而未嘗復及孝感故孝感新市之名不
彰竊謂前漢地理志江夏郡無新市縣而王常起兵則在前漢之末是王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之五 湖廣下 四十三

常起兵之新市乃安陸鄉聚之名非縣名也蓋在孝感之北境今之新店
是已其後光武起於春陵招致新市之兵後漢地理志始有南新市侯國
宋元和郡國志元豐九域志俱云後漢分安陸立新市在南新市置於後
漢蓋在今京山之南境富水之新市故城是已豈可以後漢之南新市即
以為前漢王常起兵之新市哉 魏書地形志曰南司州宋安郡有東隨
縣註云東隨縣有黃峴關故黃峴關即今孝感九里關在南北朝謂之東
關隋書文帝開皇九年改東隨為檀山縣即今應山也歷代地形分割不
一今之孝感縣城東出黃峴之外數十里由縣治以抵北界約有三百餘
里豈魏時孝昌地狹而黃峴內外舊屬東隨耶抑割孝昌之黃峴以益東
隨耶然魏改孝昌為安州岳山即則地固未宜割也豈孝昌東隨以黃峴
為界耶不可考矣

孝感縣志賦法 蓋歲時輪納徵銀約有兩者狼則收息未秋踢尖
斛面其害為易究耳至于徵銀則咫尺之書百靈穴為有司者勢必派之
史胥美寄之里役矣而戶冊收頭勾連局陳曰派數則戶不書總而不示
人可稽也曰正耗則明加暗加而人不敢誰何也曰拆封則合併而出而
業已叩衆美為美也曰巡查則嚴經可以卒辦而如其觸手于素也曰收
戶而重稽者至則狼可吊而愚者以絲粟飛也曰出米而厚賂不至則總
不改而貧者以驚驚納也曰當年為累則預能詭寄于他藉而十年可逃
也曰蠲租令至則計能匿之于禾輸而支吾事後也曰比卯則豪有力者
計必抗拒而攻史胥之陰而為支吾于逃亡也曰士紳重免則無報者勢
必跳踉或賤賤其藉而兩存之甚且人亡而未除其數也此皆種：辛驚
攘肌及骨然且市民之出辦一而村落者倍從之鄉民之出辦者倍而瘡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五冊

湖廣下

四十四

疾者又倍從之至搔手目憐相與語曰寧為佃作戶無寧有報差報差不
必多而室廬必盡竭犬必空終歲勤動不足中巨猾一飽矣

歸州志 升陽乃楚始封耶璞註云在秭歸縣東七里相傳今之南邏口
方輿勝覽云丹陽城即楚王城今長寧戶戶所城是也則丹陽疑即樊沱
之上楚臺山恐以南邏為丹陽者誤也白沙市在州東八十里與夷陵界
據陸游入蜀記為楚之故城甚明但不知徙之何時設在宋以前也宋淳
熙間秭歸城在今治卧牛山麓考之范成大入秭歸詩註併陸游記皆然
而曰端平徙樊沱疑即楚臺山今之圯城也曰洪武初徙丹陽又曰四年
徙長寧當元末偽夏明王珍據其地至四年方克平之不應洪武初徙四
年又徙疑傳之者誤曰徙新灘徙南浦致之新灘必不可城別無所據南
浦境內無此地故在夔府疑亦傳之者誤大都歸峽中地無平曠惟楚臺
山較今治稍寬距今治五六里今治確為秭歸舊治而丹陽楚臺長寧廢
沱疑一地而易名耳南邏口白沙市城跡俱存相傳古越州又以為先王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五冊

湖廣下

四十五

築為閘索築則事之或然而遠不可知者也

歸州已東興山說畧 州縣轄內約共千里非不廣也而山石磽确地無
平衍農不宜穀養不宜桑僅資桐茶黍粟黍穀以為生理四方之豪有力
者每挾輕負而取重息以愚弄之故其民日貧而俗日益偷析而論之歸
已則衡興山則僻歸之民悍而狡巴之民疫而頑興之民愚而詐輕督之
則玩而不吾聽重繩之則逃甚則抗而敢於犯其大都也較而論之興山
糧少易完民猶畏法歸州以四漢里而馭一夷里猶易與耳惟瀘江一帶
無賴惡少最當嚴而束之龍城夷里通負成癖當亟為之覈也巴東以四
漢里而馭四夷里通負之不完勾攝之不赴大率縣此且也夷民不遵條
編不奉追呼官糧官役門徵收完僅過半每年正三四月輪當見年自
備土物赴縣雇募夫馬以應使客率多踰期為四漢里累然而族屬聚大

僅得其權心一吁百應蜂屯蟻聚其勇敢赴義之風亦他郡邑之所不及

巴東說畧 治員山面江迤邐不可城民皆獲三四百家而幅員寬廣深山窮谷距縣險遠則保障之難也編戶凡八里額丁六千五百七十七山田地七百六十八頃九十三畝有奇夏稅多六百五十三石有奇秋糧二千二百二十一石有奇編銀五千有奇而八里分爲前後四里漢民疲困不支後四里夷民通自便化則催科之難也地當楚蜀孔道西接雲貴南連施建十四土司之衝輜輳輪蹄水陸輻輳則供億之難也邑南三四百里之間有野三關連大關全縣口有紅沙堡邑南八十里有楊柳荒堡各設巡簡千百戶官軍兵有差以禦非常匪徒慮夷民之內訌實以防土夷之外侵也巴山驛設在縣東半里許或謂當徙之江北岸公署之左以便供應亦一策也門扇峽萬流而上小高山一帶地方實楚蜀分疆昔爲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五冊

湖廣下

四十六

盜藪險足憑耳余懷其穴而擒其衆江洋始靜思數年後猶有漏網之虞不可不嚴爲之防也

岳州有志士田 孫斯億曰尼室之田惟華容安鄉多焉他不盡然抑中
未足設之夫華容分東西二鄉西之田墾因水災石則分南北二鄉北
之田重爲墾首所據而慈利十六七等都類沒永定生枝已陵苦衝疲荒
無平江田家使隱射古者田分九則華容田高下懸絕即九則且不可况
也壤併沃間錯訟競煩瑣雖有智者亦無如之何若豐州利在乎墾其富
厚也宜哉

永定衛土田沃衍亦遠境樂地但官貧兵富至相結爲婚姻以長幼爲生
次生徒豪放斷枝長之侵慈利壤田而不服徭役當路亦無如之何然儒
風浸盛亦彬彬可觀云 大庸所崇山外屏少見天日壤狹事繁視衆者
困于徒馬至稱貸不足俗又信點刺膚血以事閭紳者千百成羣甚可笑
也 九縣衛士伍疲耗諸生間攬屯稅然紀法嚴明上下有體視永定差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五冊

湖廣下

四十七

勝 安福所荒野之地土人不知甲子而軍旅耗散視諸所加甚 添平
所土商縱放據石門半境而不服徭役好遠結權勢人士族嗜利者不耻
與爲婚姻亦可慨矣 麻寮所較添平稍貧然地險俗謫上下以偷理相
犯爭訟連年亦無足道者 桑植司盤鉢之商終古夷俗父姬尼婿配合
自由適年以征倭累富稍慕華風

華容志陳士元論 高首九江孔既沈潛既道今詳水經水首蘆水中予
邑而會亦涉湖沅水富邑之南大江繞邑東河亦自江出亦謂之沱由是
觀之予邑固大江九江之衝也江之水較漢稍清故不易淤蘆沅則清而
真淤夫自杜預開濬以瀉江勢而邑東之流悍稍緩西邑之流漸浸巨故
江水橫截予邑注之洞是弗甯曉其東北爾已間之長老唐宋間邑西寂
無民居而范晦叔岳陽風土記亦謂華容民多以舟為居常產即湖地建
寧南堤決即彼水患建寧今石首南堤即今之所謂調弦堤夏秋必決
必溢故二邑江患相表裏乃安南港所厄則湖水也至和運縣築堤為險
僅可障官署堤之外皆棄之魚蟹然湖水勢緩日久弗踰寸許江勢猛迅
來或數丈震撼撞擊若利斧巨石邑民謂湖高水貽水貽巨復益以江堤
靡弗決者聞之宜德間人吏乘舟入縣署正統知縣楊鍾以爲請 天子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五冊

湖廣下

四十八

遣工部員外郎王士華石布政使卷賢奉 勅駐邑中相便宜築堤四十
有七并跡堤為四十八院九載士華巡歷制即其後土人往往擇少高之
地築之今之院或百餘區或巨若安津蔡田官院延襄成十餘里小者田
僅百畝而已一遇漲濤堤或衝決則禾稻室廬咸付泥濘冬月水退有司
乃發粟集民修之無院擇其有智力者一二人為圩長十餘人為小甲分
地而築計功而食至良法也厥後有司視為賄賂圩長藉為資財歲初必
飲長甲楮直甲又按丁無索常例錢豪勢家比弗供役有司下院假照選
以獻朴樸贖焉而于堤之堅脆工之勤惰舉弗聞也所發之粟類為長甲
侵據是以愈修愈塌隨築隨決以利民而實害之且予邑院民心殊力憤
少旱則決堤引水坎穴叢蔓甚者以施茶蒙豈有識小言反相詆諆滋障
或少加補塞亦弗堅實以疏土而受逆濶即頃刻可摧也今之計莫若督

民于院中整設而後其禁防謹且若用安津有安津鎮分田有安津鎮
官院有安津鎮其中華地之民點田王而不知其手文牛則取私課
肥已若為小南堤今新修堤百餘首一切款之街民所共而亦無所可
畏矣皆聞正德成寅都御史吳廷舉奉 勅賑荒率民修院引而食之由
是諸院獲復士軍之患所消者多文半條利以粟使持虐又嘉靖癸卯知
府陸抑復發即東增修而和縣堤占亦製文半故習是以訖無成功嗚呼
使士輩弗違民則院必壞立而即至今弗尚為策無焉和予又見院民
性：于院外水濱墾植桑栗早稻水小之則阻其巷又積久而淤新成墾
畦水大至始算墾墾之却田胡田無稅額三載一熟：則倍獲厚利此所
謂湖岸山泊可得良田萬頃而王安石懼無貯水之地者也夫隄防起于
戰國圩田湖田起于宋政和以來古無有也使遇賈讓杜預則諸院尚在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五冊

湖廣下

四十九

興廢之間則院外水半目前之利而昧經久之計誠不可不思也然有洞
廈為之濬斯亦不至大害若昭興所議脩圩守臣賞罰則今日之急務矣
至于湖堤開塞之議雖靡成說以勢觀之塞固漲而西開亦漫而東今聞
者數百載即欲塞之莫能也善為水者因時補葺可耳

五十

11

史 172—375

柳州府以指揮一員領之以一班輪戍小水營以指揮一員領之三年而代得代而歸者操守於本衛又選在衛餘丁常川防守各營又有奉調世守東安縣者又有戍守廣西興安縣戍守和陽縣永鎮堡戍守本府永安營者往時戶籍不明屯田侵隱有一軍而占田一二百畝者有一軍而田不滿二三十畝者至萬曆九年該衛申詳本道轉詳兩院奉文清丈多者攤之不足者補之官舍之家起報餘丁上納子粒田雖明而冊尚未定也迨至十七年守道馬公行委本府林推官改正魚鱗冊而又造歸戶冊每軍給由票一張上載土名田數計田五十一畝八分軍無不均之歎糧無竊冒之弊其制詳且善矣又將各軍子粒抵兌月糧官免徵收之勞軍無包賠之擾便官便軍誠為兩利之法卹軍屬者詳察而遵行不變遺軍枵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五冊

湖廣下

五十三

腹之苦其永有象乎

昔吳起相楚南并蠻越遂有洞庭蒼梧之地秦昭王伐楚累敗楚始置黔中郡漢興輸賦謂之實布北武勝武陵蠻入寇將軍劉尚戰死又遣伏波將軍馬援擊破之永和初武陵太守上書數增鹽賦產獨泰以爲不可其後吳增布是舊約遂舉種天東晉時因劉石亂後鹽運北達陸渾以南徧滿山谷宋徽以後群蠻酋帥互受南北朝封爵至後魏魏恭惠帝嘗借緡使玉屯據峽路斷絕行旅周武帝遣陸騰大破之隋置辰州以處蠻唐置歸州以鎮之宋太平興國中梅山洞蠻寇劫商人乃發潭州兵擊平之八年漢錦叙富四州蠻相率詣辰州領北內郡民輸租稅詔不許自後首領入貢不絕每加賞賜存恤之此諸蠻叛服之跡見於宋以前者以今觀之適居洞庭之靜養恬之北谿苗蠻越難居其叛服不常與古無異然其撫綏制禦之策亦在乎斟酌古今之宜而已矣我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五冊

湖廣下

五十三

漢苗蠻強連捷以故省民與蠻人交結往來擅易田產其間家牘大姓規免稅後多以產寄徭人戶下內虧國賦外滋邊際宜詔即往遣吏覘立封限不許省民將田產典賣與徭人及社以產業寄隱嘉泰中湖南安撫趙亮勵言湖南九郡皆與溪苗相接其地開遠南接二廣北連湖右其人狠子野心不能長待其無事或用鐵鏈或固離怨或因劫掠或至殺傷州縣稍失隄防則不安巢穴越界生事若選擇土家爲人所信服者爲總首以任彈壓之責潛以收之凡細微事關止令總首彈壓開諭勸解自無浸淫之患蓋總首者語言嗜好皆與之同習知其利害審察其情偽而其力足以惠利之諸司謂亮勵所言以蠻強治苗強其策甚良宜從之嘉定中臣僚言熟戶山猛崗丁有田不許擅鬻任其耕種但以丁名繫籍每丁量納課米三斗悉無他科既樂其有田之可耕生界有警極力爲衛蓋散保守田業也今州郡漫不加恩山猛崗丁有田者悉聽其與民交易而丁米掛籍自如催督嚴峻多不聊生

性性奔入生界漢州受直以時口腰或為御事或為使倖出沒省地為害甚大宜明勅湖廣監司嚴禁從之又石湖范氏曰往人常以山貨移撥滑石之屬竊與省民博鹽米山田易草若一切開截無所得食且胥死突出為毒滋烈沿邊省民因與交關或使貧之與紳仇怨則又私相讎殺余既得其所以然乾道九年奏遣吏經理之悉罷官軍專用邊民籍其可用者七十餘人分為五十團立之長副階級相制毋得與強過為之器械教習使可捍小寇不得報官強犯一團諸團鳴鼓應之次告諭近強亦視省民相團結毋得犯法則通其情易之路不絕之欲見邊民已結形格勢禁不可輕犯幸得通傳蜀有鹽米之利皆驕然聽命最後擇勇吏將秦江歸順五十二猛頭首深入生徑亦以近強利害諭之悉從乃為置博易場二一在義寧一在融州之榮溪天子誕鄴首領得赴屬縣與犒宴諸猛大悅猛遂定保障隱然萬一連猛弗率必須先破近強近強散亦須先勝邊團始得越至城郭然亦難

矣此宋之諸臣所論制蠻之法也其真得強之情當事之宜盡事之宜亦可行之於今若以觀今日之所施焉或者法古之遺意歟今之所謂良猛果聽官前使即宋之所謂熟戶近強也其由有稅而無從即宋之丁米而無他科也其悍民田者富民後屬之有益賊亦可用以禦之即宋之任其耕種生果有警而勉力為衛也每溪峒間強所聚居必立猛老以長之小爭則強老還自分解大事不決乃訟於官府即宋之設為總首以任彈壓之責也即諸司亦可以其強治蠻強之意也各鄉計民多寡設為團夫擇其勢力可以服人者為團長以率之其迫近溪峒要害之處又設營堡召募勇力者謂之殺手分布各營以守之摘撥衛所官統領鎮軍哨守團首一遇有警則團夫殺手協同官軍擊殺勦殘此即宋之團結邊民形格勢禁之意也猛以山負易民米糧而有司亦時有米鹽之掣此即宋之民與博易官為霸厚之法也其立法可謂詳且密然近年以來猶有剽掠之患者固其強性之常然或造

民生艱難動良猛乃致勾引席而諸峒生猛以為吾民之害耳抑或飢寒所迫乎又或兵防廢弛實強有所窺乎其撫綏制禦之方防閑攻勦之畧信乎不可以不講也

按推前一日白嶺一曰鎮村一曰羅寨一曰馬江一曰石源一曰橫嶺一曰龍石等處強苗俱係奉文招撫之強惟納糧不當差者聽本州調度原各該千長今復置強官其制馭之法視昔不啻凜凜備焉

按瀟水三一在州西北二十五里出瀟山下其下有泉名瀟川故其鄉號曰瀟川鄉連宜山下從宜江口出與沱水合其一小瀟水在小而門城外官塘穿城而入由瀟源坊進至土城山前有石鰲魚逆水而生鰲鱗鱗尾儼然相傳每水流湧有尾皆動山丁有石鰲相公二神居人共祀之近石魚為沙礫壅塞萬曆戊子守備彭顯諱聞之未曉水復從玉城播出亦與沱水合即在瀟南縣瀟陽樓之下其一出九龍未明峰而流百里至三江口東北與沱水合均曰瀟水均入沱水又二百里至永州合湘水流故云瀟湘今與湘水同稱並傳者皆以瀟川為主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五冊

湖廣下

五十六

寧遠縣南六十里為九疑山亦曰蒼梧山漢志注九疑在營道南漢記注應邵曰舜葬蒼梧九疑山文穎曰半在蒼梧半在零陵晉郭璞曰其山有九谿皆相似或曰九峯參差互相隱映望而疑之故名九峯各有一水四水流灌於南海五水北注於洞庭峰九一曰朱明其下瀟水源南流至三江口東北與沱水合舊由蒼梧山又由丹朱峰在舜西十五里二曰石城其下沱水源南流至江華縣又西過道州至三江口與瀟水合流唐女冠妙真所居在舜峰北十五里三曰石樓其下瀟水源北注與瀟水合流縣江南是名子江惟陽武侯丁未由驛律來其間在舜峯三十里四曰娥皇其下沱水源漢張平禮碑明期皆隱於此在舜峯西六十里五曰舜淵其下瀟水源北流至縣東西折而北與瀟沱二水合亦曰華蓋實中峰也此峯最高上多紫蘭香曰紫蘭茶此在舜峯北二十里六曰女英其下沱水源由江華東南沱水合流由舜宅於此在舜峯北五十里七曰瀟淵其下奔水源北注與瀟水合流縣南有龍泉驛麓麓在舜峯北五十里八曰桂林其下沱水源南流至江華合沱水焉明生遠安期採丹於此在舜峯北十五里九曰杞林其下沱水源即歸水東流經藍山縣又東北經桂陽州在舜峯西六十里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五冊

湖廣下

五十七

州志辨蒼梧禮記舜葬于蒼梧之野或以為南越地舜時十二州初未有越漢元鼎六年蒼梧始為郡考蒼梧在楚者其地名在越者其郡名云

衡州府志險要 衡當楚上游為柳桂之咽喉交廣之門戶各屬邑聯絡
谿洞搖擻依山負固不時竊襲其市鎮閭閻設立巡司者業有防禦至永
福鄉之三合橋注十五長樂鄉之沙坪注十六化鄉之水口町則即祁衡潭湘鄉新化
通馬溪山窮谷幽菁叢林盜賊奸宄神出鬼沒盤據山險若虎負隅四路
生發皆此為招寇之藪固郡中之大要害也嘉靖癸丑巨盜李萬琦等倡
煽於慕化永福各處教誘官兵始設立水口堡撥官軍民壯役手防守焉
而沙坪堡則設自隆慶六年千戶史官與有建立功三合堡則設自萬曆
二年各調官兵守之以防竊發地方始得安枕然戒險於平防患於預
誠不可一日少弛也若衡山之草市大洲注十七耒陽之羅渡常寧之杉樹黃茅
衡頭白沙黃崗有九溪十八崗延袤百里安仁之楊梅奉曹婆山大源冲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之五

湖南

十八

唐公渡彭縣金紫山：勢綿亘接連他邑歸縣之黃煙桂陽之泗洲寨牛
頭盆白水茶山等處臨武之舜峯山禾倉堡莽山連州荆竹大羅之境且
四面受敵藍山之鎮南梁簡西關蘆蕙大寨芒東龍川北川等營荆竹高
良源等據東北之兩頭寨西北之官寨其山蜿蜒盤礴上可容千人凡此
皆各屬險要之地而太洲界在衡陽安仁攸縣賊徒潛藏出沒巨則嘉靖
癸亥倡倣尤甚百戶孫承祖戰死兵連歲不得休至於常寧桂陽地產鉛
錫等利富商大賈貿易其中四方亡命之徒往來依之憑山阻險實為盜
藪舊雖設堡於黃煙各處立營於西關各隘顧地接鄰壤勢相倚伏此撲
彼發彼滅此生非我族類能保無異志耶鏡鑑防來選練調習圖之於無
事而不自失其險要則策之上矣

按相楚之俗尚鬼自古為然書呂刑著三苗昏亂相與誅于神至舜命重黎
絕地天通而其俗始正下逮屈原已千有餘年原為校正至者事神之辭以
寓其忠愛之意其說見于離騷以今觀之則原時所祀尚在正典世愛江河
愈趨而下今非原之時矣風俗所祀所尚鄙俚可付一笑因編祀典志若著
教條末簡以俟為政及觀風者採焉衡人饗樂飲病及警急重事誤祈許盤
古舞之口巫若以木為鼓圓徑手一握中小而兩頭大如今之扶鼓四尺若
謂之長鼓二尺者謂之短鼓並有練帛長二三丈畫白盤古而下三星五帝
三王及諸神靡所不有是日以帛畫懸之長竿鳴鑼擊鼓吹角巫一人以長
鼓連角而舞兩人復以短鼓相向而舞計音所許若干會為所舞之節隨口
而唱無復本據鑿然重者夜至野地城燈燭謂之盤黑鼓每舞罷一會則滋
口飲食極其村野天民之初生有盤古氏者出而御世為三才首古史稱盤
古言元氣渾渾然盤圖也今以木為鼓以連角為盤以滅燭為黑鼓何所取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之五

湖南

十九

義哉吁失之遠矣風俗合二三十家共祀一大王神其神或以其山或以其
��澤或以其地所產之物而得名稱加以帝王聖賢公相之號如愚家溪田
所祀云平王相公大王祠下城外散居所祀云南平水東三聖公王祠下其
他如高山嶺甫大王祠詢之云其山多產嶺土硃大王祠其地產紅土其他
不能枚舉愚憶繼天無世曰王王宰天下曰帝大而化之曰聖復而執焉曰
賢首五爵以無私為德曰公長六卿輔其君曰相今乃妄亂稱呼甚至加之
土地所生之物其為說妄不經莫此為最常欲言之有司請一釐正焉然卒
未暇也 風俗事女神每家畫一軸神分班而坐多不可數中標題云家居
侍奉李家天子三樓聖賢神仙兩旁題云三千美女八百嬌娥歲晚用巫者
鳴鑼鼓吹角男作女粧始則兩人執手而舞終則數人牽手而舞從中翻身
輪作筋斗或以一人仰臥眾人筋斗從腹而過亦隨口歌唱黎明時起竟日
通宵乃散夫女子本以陰柔之質死而為神如節婦烈女庸或有之他不盡

然也今云李家天子三接質聖何所據故可一笑也至如師巫盜取廟中神像首以為驚魁收陰兵以作下壇書符篆以為青簡鄙俗怪誕不可盡書云青山侍郎行祠其所祀神無所考或云為南嶽六部之一故云侍郎行祠愚意侍郎之名起于近古周以六典建官國朝用周禮有六部之名嶽山與天地相為終始國朝正其號曰衡山之神又焉有部使有部則自六典未建侍郎之名未起時又以何官為屬此皆訛謬不通且以為土神而誤繫侍郎之號則衡陽境內原無青山之高夫可以未識也嘉靖辛卯例毀淫祠地方妄援引以惑有司此祠遂幸免云

正統三年八月甲子命湖廣布政司正官督衡州府縣修理南嶽神祠像設先是巡按湖廣監察御史陳祚奏南嶽神廟殿宇門廊舊有二百餘間規制廣大年久朽爛頽塌望像傾壞不稱神靈臣考之典籍山川徵諸皆是陰陽氣化所成即非人顯肖像可擬止宜設壇致祭不當立廟故宋儒張栻曰川流山峙是其形也而人之也何居其氣之流通可相接也而宇之也何居欽惟太祖高皇帝肇前代之謬此諸嶽鎮海濱華去帝王位號惟存本稱如南嶽止稱南嶽衡山之神仍詔天下遵守盛典也惟前代聖后妃侍御寢殿朝堂固循未革今坍塌已甚非用工七八萬莫能復舊乞禮官會議因其頽廢之餘革去廟宇像設照依朝廷祭祀山川制度內築壇壝外立廚庫繚以周垣

附以齋室每遇春秋精嚴祀事則禮制合經神明不瀆奏下行在禮部尚書胡濙等議稱衡山聖造神像寢殿朝堂歷代相因積有年矣國初吏制神號不除像設必有明見所古難准宜令有司役民趣農隙株木燒磚置辦顏料并工修理其餘房屋如本山道眾或好善軍民情願脩補者聽上從之

六十二

六十三

辰州府志 各哨所總說 候加地曰按邊哨稱鎮軍鎮軍即古巫

黔極北地記曰三楚之國五路之衝是也西北有溪曰鎮東北有坪
曰草子故統括曰鎮草云其五寨則主將駐劄地通而北則長寧前
塘威寧永安永寧鳳凰王會迤而東則清溪靖疆洞口草子轉而之
東北則乾州強虎轉而之西則石羊小坡其他小營堡各附其地而
以鎮溪所終焉轄地廣袤八百餘里東距瀘溪南抵麻陽西接烏羅
北連永保東南一百里界乎辰溪東北二百里界乎沅陵西北三百
里界乎蜀之酉陽石耶邑極西南一百五十里界乎黔之銅仁其中
苗獠雜處種類甚繁邊民屢遭劫擄各哨惟圖自保不相救援非所
以安邊也當事者宜按哨之緩急酌地之險夷整肅邊防永消禍習
如五寨哨係中軍重地則岩坎江之防飭宜先長寧哨最密通苗穴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五 湖南 辰州府

六十四

則麻黑冲之暗越宜慮乾州哨城連守備而屯餉易危則寨木冲諸
路不可不整永寧哨地近貴苗而募兵易挽則火草嶺一坑不可不
隘分添設麻陽之庫嶽賴小坡而保故雷打坡之四處埋伏防出沒
也倉庫之積貯恃石羊而完故水田營之把寨屯軍柱窺伺也草子
哨地隣洞口而上下營之戒嚴實彼先聲洞口哨據接清溪而烏牌
隘之坑壑誠伊左臂強虎哨雖雄據萬山然三面受敵一不設備而
都羅鬼黨跳梁矣永安哨雖外倚藩蔽然強寇在旁一不加警而田
冲岩坎揭竿矣他如王會哨之皮冲江口威寧哨之都梅波前塘營
之石灰窩靖疆營之油草塘要害均均哨伏宜謹

五寨哨倚峯將鎮城東至石羊南抵永安切近貴苗西隣岩坎直通
黑龍潭冷昔生寨設立岩坎江小營防禦北接長寧通殺牛坪三箭

塘渭狗等寨青山木林二處各立小寨設炮樓五曰奇山曰蘆伏曰

永豐曰蒿萊坪曰平簾設隘門三曰西隘曰北隘曰永豐隘苗路如
涓流布管羅鐵岩坎乃其大門與長寧會哨於岩坎與清溪會哨于
涓流夜遊木林哨截大路之險設伏雷公田防巡路之警此本哨之
喫緊也城內長官司直隸布政司土苗里甲無制差役繁苦一馬一
差較縣差數倍甲民強半逃竄鎮斯城者不可不加意調停云 長
寧哨舊名長冲東抵清溪南連五寨西至岩坎江青山白岩諸路北
至殺牛坪三箭塘喀囉關涓流等苗寨此守最為險要設砲樓二曰
奇梁曰後山設隘門三曰上隘曰下隘曰奇梁與永安會哨于穿洞
與五寨會哨于岩坎夜遊青山遊岩坎之路設伏潭頭防牛隘之來
此本哨之喫緊也 前塘營原係長寧哨信地東至長寧南連威寧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五 湖南 辰州府

六十五

聲援相倚而抵苗寨北接清溪設砲樓一曰長凹內石灰窩等處係
苗出要路最宜防遏又近於火燒灘名降叛苗龍六係責成把守此
本營之喫緊也 威寧哨舊名魚洞坡萬曆三十六年建東至清溪
南抵永安西北俱接苗寨設砲樓一曰永鎮以通前塘塘嶺與前塘
營會哨于田家寨以通都梅長凹苗路惟是哨據微外隔越大河春
水泛漲舟梁不通每虞應援難及不可不應也 永安哨舊名牛狗
堡東至五寨及長寧通黃臘等民寨南抵都羅金子江民寨西距永
寧營北連烏羅江路通川湖貴三省苗寨設小營一曰黑潭營以苗
把候勝喇守之設砲樓五曰黃臘曰萬備曰岩坎曰下山曰洛溪設
隘門二曰苗舖隘曰黃臘隘設永順土兵營據承苗路惟岩坎老田
冲馬頭潭為會歸之所朱冲口舊營黃岩坡舊隘為總要之區與長

率會哨於穿洞與永寧會哨於馬頸潭夜遊是厥隘設伏老田冲此本哨之喫緊也 永寧哨舊名丫刺關隆慶三年建東連永安南抵小坡西至鳳凰營北連貴苗即古總兵營是也設小營一曰龍郭營以苗把龍文忠守之設炮樓三曰總兵營曰大漢曰木星冲苗路如即中江若洛寨天馬山等處乃其門戶與永安會哨于木星冲與鳳凰會哨于即中江與王會哨于天星塘夜遊婆塘關設伏若洛寨連東窩里熟苗使之把隘此本哨之喫緊也 鳳凰營舊名雞公寨正楚北極邊東至即中江接連永寧南抵天星塘接連王會西隣貴州龍潭北通生苗巢穴設炮樓一曰許保固其地聯絡上下岩口楓香樹田坪挖挖茶林太陽等生苗巢與永寧會哨于即中江與貴州龍潭會哨于十八溪此本營之喫緊也 王會哨舊名火草嶺萬曆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五

湖南

六十六

三十六年建在楚疆絕微為兩省要害之區東與永寧鳳凰比隣西與黔省民苗接壤南抵銅仁北近苗境設天星塘炮樓一所所有栗樹坪皮冲江口等處係苗出要路與鳳凰營會哨于栗樹坪與永寧會哨于天星塘此本哨之喫緊也 清溪哨東抵五寨司管下黃茶民寨南距板牛坪民寨西連牛隘苗路通三箭塘苗寨北經黃岩江達洞口于中設黃岩江小哨設炮樓五曰黃土凹曰杉木坪曰高凹曰黃岩江曰龍滾坡設隘門一曰南隘諸苗乘間竊發必龍井滑龍與五寨會哨于滑亮夜遊杉木坪截柴山之路設伏高凹防清水塘之虞此本哨之喫緊也 洞口哨東至五寨司管下都吾石榴坡南近清溪約中立靖驢子營接大坪等生寨西連大禾冲通三汊江地嶺

坡回保諸苗穴北抵單子坪又名後寨直通大小巖雙紅岩下水等寨設炮樓三曰烏碑曰高凹曰雞子設隘門一曰東關隘設保靖土兵營擔承諸苗出劫則總門新寨都良田為必由之路又有土橋雙洞去本哨較遠俱宜防守與單子會哨于總門與清溪會哨于滑亮夜遊黃連塘樂後寨之衝設伏高排江據都良田之險此本哨之喫緊也 靖驢營東至帽于坡民寨南至黃岩江清溪交界西至木里苗寨北至高羅洞口哨交界設炮樓三曰油草塘曰高羅曰昇平設關隘一曰黃岩江如板田龍萬落江水栗坪龍井木里等處俱苗賊出沒之所雖有降苗一類叛服無常與洞口會哨于高羅山與清溪會哨于黃岩江此本哨之喫緊也 單子哨有長寧劉謝山巡關東抵辰慶寨南至洞口哨西接三登坡係苗出要路連塘溪小哨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五

湖南

六十七

直抵乾州設小營二曰大縣曰坨水設炮樓五曰獅子坡曰岩凹曰鉄鐵曰麓洞曰上營設隘門四曰南隘曰西隘曰茶溪隘曰冲星隘設保靖土兵營擔承內都羅溪三登坡老虎洞雙溪漢溪得禾冲為諸苗要路與強虎會哨于據木坪與洞口會哨于總門夜遊山羊洞扼大田之營設伏一渡水寨雙溪漢溪之路至于山羊議增小哨 迤北脩築邊牆此本哨之喫緊也 乾州哨倚守備鎮城河通辰常二府故積餉在焉東至盧溪縣蠻夷民寨南抵五寨土民寨西連單子坪苗寨北距鎮鎮所苗寨設小營三曰灣溪以連強軍之勢曰冲果以捍辰慶之民曰乾寧以塞都羅溪茶坪凹之口設炮樓四曰岩牛曰望成曰桐木曰批把以便瞭守傳炮如萬桐竹刷諸苗于三汊為必由之路與強虎單子洞口發兵會哨巡振軍威扼關守之此本哨之

喫緊也。又此方熟苗時常出入貿易，魚鹽布帛之區，奸究窺伺之地，在當事者謹嚴之城，中衛卒間散巡守，猶用哨兵，非所以均勞逸也。至於餉米，今俱改折矣。凡遇各兵歷過一月，即當於次月朔日查實，在兵數給與，不必候假格冊，則一切營幹攬兌之弊自息，而富商亦無所牟大利矣。又何至一兵而先需半年，每籌而僅得低銀數分者哉？
謝虎哨東抵乾州哨，南接灣溪小哨，西距勞神順苗寨，旁通鴉鵲昔郎等寨，生苗北至鎮溪管下地岑民村，設炮樓三，曰麻冲，曰三都，曰夢地，設隘門二，曰東隘，曰西隘，設永順土兵營，據承苗路，如桃花寨，翠園龍瓜溪，鬼侯覓都羅溪，為必由之地，與乾州會哨于桃花寨，滑板溪，與單子灣溪會哨于爆木溪，都羅溪，夜遊龍瓜溪，設伏琴園關，此本哨之喫緊也。石羊哨東至岩門，巡司通辰州府大路。

天下即國利病書

卷第五冊

湖南下

六十八

運河經馬先年為積餉之所，廢棄倉場，委宜議復，南抵水田營，通麻陽，達沅州，而接清水營，直達永寧，銅仁苗穴北距五寨，接清洞，乾寧等哨，附設水田中營一，設炮樓八，曰龍公寨，曰芭蕉溪，曰銀壺寨，曰沙子凹，曰洞溪，曰南高樓，曰頭栗山，曰中栗山，設隘門六，曰太平隘，曰成佛隘，曰五龍溪，曰白茅隘，曰楊柳隘，曰雙江口，隘苗每跳寨安寧，洛溪為必由之路，有警應援安寧兩哨為扼吭之區，如米岩溪洞下江皆宜會哨，此本哨之喫緊也。小坡哨東抵銅信，廢哨南接沅州，後山鄉西隣貴筑，施溪界北連永寧，直通貴苗亞寨，本哨為麻陽屏翰，麻陽為辰常襟喉，先年德靖間鹿龍山貴苗直犯沅之江西街，丫喇關，苗徧滿麻之潭家寨，幸調漢土官兵堵截，百姓稍寧，隆慶三年，守備陳師表議改丫喇關為永寧哨，嗣後本哨陸續添設小

哨四，曰水塘，曰清水塘，曰十八坪，曰杜壤，勢成犄角，設炮樓八，曰鐵山，曰石榴坡，曰竹山，曰觀音，曰太平，曰黃土田，曰上高，曰南木山，設隘門七，曰銅錢灣，曰上隘，曰下隘，曰乾竹隘，曰馬勞隘，曰小桐隘，曰新路坡，所有偏口雷打坡，鯉魚潭，蟻塘，溪新田，張灣坪等處皆苗出總路，分兵哨守，此本哨之喫緊也。鎮縣所東至沅陵縣界二百里，南至乾州哨十里，西至酉陽界二百里，北至保靖界百里，所轄原係盧溪縣五種蠻民，洪武初有不服造冊者，該縣主簿孫應龍以舉孝廉來任，入洞招撫，各夷渠首悉擒，有司衙門賦役重大，我苗土地俱係刀耕火種，難以應當，方纔作耗，乞為奏聞，另設衙門，管束務使差徭輕減，孫應龍帶領渠首楊二等赴京奏設鎮縣，給軍民千戶所治，將該縣原納錢糧一萬三千有零，奏除一萬石，洪武二十年二

天下即國利病書

卷第五冊

湖南下

六十九

月蒙旨於江西建昌守禦千戶所取正千戶段文赴京，領到五百八十六號銅印一顆，親奉太祖高皇帝臨軒遣行諭曰：朕有一凡地方，幾養苗民，取你這老頭目前前去開闢鎮縣衙門，好生撫管夷民，此地乃碗酒塊肉之所，又由清水白米自來，榮久後子孫享用無窮，爾兵部再取副千戶二員，相兼營軍，將招苗孫應龍所鎮撫職吏吏部選吏一員，與他收管錢糧，布政司撥司典吏四名，與他書辦，欽賞段足來東牙勞寶鈔銀幣等物，以禮建宴，即日起程於貴州烏撒衛取副千戶陳牙，四川瀘州衛取副千戶宋貴，於本年五月內前到鎮縣，開設衙門，建立制度，將地方一百二十四寨分為十里，全楊二等充百夫長，管理將不成戶數畸零苗寨一百三十二名，編充不支糧土軍，護守城池，印信冠服奉調，家則為軍，事平班師散則為

民故名軍民所其俗多粗犷無悍不常 國初畏伐頗貢常賦後
管理土官征調冒前秩過寧所致所官法令難行其各下即漢索所
民遂多難繼始稱難治常貢困竊下四里頗遵漢法納銀當差但與
永順連壤接界委勤經百餘年乃結獨上六里苗民陽順陰逆叛服
不常與保靖司境界地方却係永順擔承永欲藉報保警動輒唆苗
攻保：屢招附苗又反復難馴後來永保互有構憤為邊境憂至於
第九里大稍寨苗民不遵王化糾搜出溪邊煙時開竹葉古蔭誠宜
把扼議令永順會日坐寨撫諭偵探自往設漢官千戶四員撫苗巡
捕久居邊地與夷姻嬖今於辰州衛推選掌印官以便彈壓第鎮苗
素稱驍悍奉調為軍則約束不遵班散為民則猖狂是肆責在永順
擔承約束之而當事者又時有未和之防慮邊萌可潛消矣 附龍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五

湖南

下

前營在麻陽監尼鄉萬曆三十四年建東至新營鎮往南至林伊下
以西至萬村梅樹坪苗路北至山空村冷家凹苗路惟此一路地僻
人稀密通鎮苗實係樞喉要害之地最宜防守此本營之繫繫也
附掛厠營去即城北七十里舊奇坪岩凹地外二里生苗屬土官張
勝藻管轄及居十三哨之內為腹心害萬曆四十一年新報此營真
足扼其咽喉頃者苗更跳梁直犯即郭外劫掠而去哨官防守之謂
何土官擔承之謂何釋而不問有負此營矣 候加地曰五路之防
莫創于苗大都其醜貪餌漢物習剽輕生而無遠志種分生熟生惟
熟所習性生悍熟狡互相結蔓為其甚著蠢爾奸氓復鄉導之苗不
在藩籬外也又其甚者哨兵本扞禦固吾園道：脫巾呼道上自決
其藩美勢難禁大羊之不闌也昔議防苗今議防兵：與苗並議防

五路漸多事美方書云急治標緩治本等選者宜善於為母使曰營
哨星羅形勢有可恃也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五

湖南

下



永保總說 侯加也曰哨所之後附以土司蓋為永保總說
而表其哨受辰府節制所從來美先年大征諸苗立招寨一
各該苗寨分各土司官亦官遣衛官坐鎮相兼治理各哨
土兵亦既頗嚴餉夫司屬有經歷都事吏目皆流官官
今皆視為冗員而鎮官權亦漸輕漢民通逃奸究限以司馬聖當事
者宜慮其後也 永順司 國朝洪武二年內附陞為宣慰使司隸
湖廣都司又割新添葛蠻安撫司之南渭州及白崖長官司思州安
撫司之施溶州驛惹洞麥者黃峒驛連洞施溶溪四長官司又併三
溪置上溪州復置田家峒長官司其會溪屬沅陵有巡簡司在焉正
德初有明輔者以辰州府學生嗣宣慰使從征十餘次頗以禮法自
守諸峒翕然嚮慕 保靖司 本朝初置保靖州安撫司洪武六年

陞宣慰使司隸湖廣都司初領長官司二今增置長官司五并領之
其一為五寨朱沱馬引蘆荻杜望白岩五峒也自唐命田氏世官斯
土以控夷秦宋元因之 本朝初寨官田文歸附始置今司其一為
單子坪永樂三年置其一為茅岡隘冠帶長官司其一為西江口其
一為鎮遠錄剖六峒橫坡俱長官司而境內陰隆江杜望滑石江三
巡簡司則直隸湖廣布政司其大判巡簡司屬辰州府云 又以按
古夷狄效貢有加賞無增蓋防微杜漸慮至周也保靖狹而卑弱
且無他親永順地闊蓄饒聲名文物彬彬 均中土使者馳騎都門絡
繹不絕無以有窺伺之萌乎去歲以區區 楚材之貢徵 天子寵詔
進階都閫將且與司道頤頤安能受辰府節制哉倘後有貝珠焚焉
之貢漢足待何以待之濫恩而矯吏當事者溺其職失竊恐在罰漸

輕外蒙營啓杞人之憂又不獨在防苗也
苗徵 洪武初以無家屬苗溪縣改夜郎立崇山衛受有衛置崇山
千戶所管轄保鎮各官早勢孤不能鈴束十四年鎮守治古蒼意苗
首亂命總兵官楊仲名率師征勦尋就招撫二十八年苗有不服造
冊首揭亂苗溪縣主簿孫應龍入洞招諭鎮苗長楊二赴 奏准輕
賦另給重賞發回應龍始割上五都蠻民分為十里置鎮溪軍民千戶
所隸辰州衛每十年照州縣例措造丁口解查永樂五年鎮草苗復
叛命總兵官張駒統兵征勦餘黨亦各就招十二年以都督張瑄掛
征蠻副將軍印鎮守辰州洪熙元年以都督蕭綬掛印鎮守宣德
六年鎮草苗苗龍三白大黃黃虎虎石計聘等糾結貴州銅仁平頭
諸苗為亂命都督蕭綬都御史吳榮率漢土兵一十二萬討平之班

師後隨叛詔殺等名載罪征討乃冒暑夜馳直抵池河劉營掩殺過
半賊黨竄伏深箐圍困久守諸苗出降盡至絕種乃設灣溪等十堡
嚴軍防守景泰七年苗復叛命兵部尚書石璞討平之正德七年苗
首龍麻羊龍江西龍成酒龍龍致龍同保等嘯聚川湖貴界中大肆
倡獗詔遣巡撫貴州都御史魏英兼制湖廣四川漢土計門發兵撫
勦調度未幾以致仕去守勦都御史楊茂元代之咨行巡撫胡廣都
御史劉丙親詣辰州駐鎮先是知府戴敏指揮高勳王爵陸續撫出
鎮草苗犯龍麻羊等共六百三十二人丙以罪重者八十二名監候
餘各發復趨沅州會同都御史楊茂元調集三苗漢土官兵委分
守石泰張繼兵備副使徐澤分巡僉事田坪隨營監督用苗民龍
真等為嚮導進至高巖坪寨木坪立營攻破亞苗回保孟洞來即木

即張兵馬等寨斬首七百五十八級擒獲三百四十二名口八年共攻留蛟洞寨斬獲千餘撫下苗賊三百餘名口仍委兵備徐崇同都指揮潘勳知府戴敏指揮王爵等搜捕餘苗請添設守備鎮乾州兼制土官彈壓邊境以故各土畏懼諸苗惴惴十餘年間賴以少安旋因土官謀削去控制動命致守備權輒諸土相抗輒暗糾報私養成惡悍橫噬三邊釀至嘉靖中年苗果大叛先是嘉靖十五年貴州銅仁司管轄且逞寨苗吳朗拱縱酒綑縛佃戶其家生員告呈銅仁府知府魏文杖斃之其子吳柳苟遂糾黨攻劫鄉村思石道兵備僉事田汝成及守備指揮苗瑞令騰封四川平茶司土官楊再顯招撫魏文許將叛苗地方割與酬功付以銅仁司印信吳泰再顯果招安苗賊後貴州巡撫不允前許給取吳泰焚之以銀一千兩償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之五

湖南

七十四

其勞再顯失所圖遂扇苗出沒為亂守備苗瑞因之失職十六年以都指揮邵繼代之鑑多謫說言胡廣苗人聽銅平叛苗糾攷所劫財物藏于草子坪苗頭龍老恰龍章更寨內鎮草守備陳表令土官田興壽誘出二苗擒解辰辰兵備道監候老恰斃于獄黨更尋釋放十八年光恰男龍母更見父死深恨田興壽遂聚眾攻劫該司得禾中等二十一村其後大小寨變與亞苗等寨苗頭龍求兒等見彼劫擄獲利因糾銅平苗寇劫奪兩省油蓬平頭五寨等處守備陳表以此被劫回衛以清浪衛指揮僉事朱永守備鎮巢時值歲荒軍士缺食未可驅戰朱永借銀糴米百餘石調集鎮巢所上六里土兵六百委土指揮田應朝督率十九年正月進入爆木坪道苗頭廖羊保等分頭招諭是時苗尚知懼每寨各出牛馬求退我師至三月因五寨司

奸細苗民侯答保刺前誘草子坪團溪板栗惡黨及銅仁旦逞諸苗出劫麻陽譚家村又鎮溪亞苗苗龍柳比等復叛出掠平頭地交其管理龍騰霄率兵掩捕被傷苗知禍大遂屯聚壩爾深山辰沅兵備副使李瑜調征永保土兵委平溪衛都指揮高商鳳同朱永率保靖兵六百進抵草子坪惡黨寨委沅州衛指揮周寶領永順兵四百進抵五寨司步款寨苗撫定大小畧盡排即孟史亞保回崖口等十一寨苗頭龍遠吳得狗等咸請隨軍征討生擒首惡龍谷已等七十七名俘獲賊屬五十二名口并擒獲奸細侯谷係解道羈候瑜又遣辰州衛守備尤欽傳啓忠同高商鳳督永保鎮溪兵一千進入壩爾山斬獲苗首二十八顆生擒一人功幾成偶奉湖廣撫按兩院大牌嚴令退兵隨將叛苗餘黨招撫安置二十一年草子坪烏牌寨苗龍母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之五

湖南

七十五

更糾合龍求兒及銅平苗賊攻圍麻陽縣城該縣未知縣中途遇執幸以計脫湖廣撫按奏聞詔遣都御史萬鏊勘處應否勒撫聽其處置二十二年六月萬鏊遣指揮李要若落統兵參將高商鳳都指揮潘興守備李英苗瑞督令撫苗土官田應朝及永保兩司官會帶領鄉導健步人等撫出賊首龍求兒龍母更并從惡龍柳補吳老瓦等及貴州該道守備官丘潤等陸續撫出從惡麻得盤吳旦逞等共五十餘人萬鏊臨辰州查得叛苗餘寨未盡歸降再加招諭續據兩省撫苗委官回稱各苗執迷不從行劫無忌且阻留撫苗百戶二員於山內乃調永保酉平等處兵及二省附近官軍一萬一千七百名令辰州衛守備尤欽指揮吳山何清沅州衛指揮葉森督永順宣慰彭宗齊及鎮溪土官田應朝所領兵入高巖立營守備鐵冠辰州衛指

揮賀鳳陳官督保靖宣慰彭蓋臣并草子坪土官田與爵等所領兵入爆木坪立營守備周寶旬瑞辰州衛指揮張一愛督原調防守五寨麻陽地方土兵於了利關把截鎮草守備李英佳來德為提督俱聽參將高鳳和指揮潘興訓度是時苗賊蓄食頗多且知有險可恃群聚抗敵勢益張大復添兵萬餘次第搜山斬復有級共七百七十八顆生擒七十九名俘獲賊傷男女共二百三十三名口奪回原委撫苗百戶姚伏黃金二員并被擄男婦七十七名口因暑雨連餒難於糧運且草木蒙毒易生師難久暴遂班師乃議量苗永保土兵與鎮草五寨司兵相兼防守二十三年十月先是草子坪土官田與爵繁辰州獄諸苗以其地主暗脫歸事之與爵大淫虐以還苗怨怒燬其公署以叛引鎮苗亦叛會貴州銅平官責苗不輸稅

天下即國利病書

卷五十五

湖南下

五十六

因移督土官學印走諸苗復騷然並起二十四年萬鍾復臨辰州集諸路兵討之時有言鎮溪土指揮田應朝可任使鍾因署為巡捕而應朝實狡黠多智嘗陰構永順保靖相讐殺而兩利其時至是益肆為奸利戰則庇賊鍾買功賞或無則反覆妄重資賈實未嘗見利督撫監司不察切任之故功久未成鍾召苗苗謂必得質乃出於是以前千戶往質苗苗龍子質來見鍾執之以聞誅之苗亦殺所質千戶以報繼進而省監司挾所隸土官詣賊營論撫獨以牛酒計口給食予其醢龍許保冠帶時湖苗歲苦被兵聽撫而質苗未大創內實驕橫陽許之遠龍兵召鐘為刑部尚書未幾而龍許保吳黑苗復叛焚掠州縣無寧日二十七年乃命總督而廣侍郎張岳為都御史移鎮辰州招討之岳至議皆猶謂撫使會苗復寇旁縣於是力主用兵令

參政王崇雅撫司苗及近貴州城諸寨以庚戌九月進兵討破之俘斬二千餘獲許岳母女妻妾等購獲許保龍兵而止番泰將石和忠等被擒三十年二月許保苗復出省資叛苗寇思州府以龍塘衛卒踐更八之聞龍塘平城守備無派司司馬建塘踐更卒猝入城殺屠民掠奪載執知府李允龍等去邦憲等並分兵邀其歸路諸苗懼縱乞簡等歸遁入林景特謂門陽宣撫再諸實陰主賊掠思州岳令執之而撤與永保二宣慰會兵討湖苗勦逆首斬其渠首數十人餘黨復撫定而田應朝惡橫尤甚又合酉陽兵攻平茶多阻撓官軍岳召之不出偵知其恃叔田勉驍悍固為牙距乃先計執勉杖殺之應朝懼竄苗寨累遣人自陳許其以功贖罪又不出遂削其巡捕應朝勢益窮蹙因永順宣慰投見軍門岳姑杖之而今從征苗擊殺

天下即國利病書

卷五十五

湖南下

五十七

斬首懸于市時諸苗畧定惟許保黑苗未獲懸賞以購和憲參遣人賄撫苗麻哥盤等偵許保至龍田寨家誘飲及醉縛之就聞伏誅諸守臣爭欲罷兵岳以黑苗深居未除必且生患乃縱還其親黨而參督諸土官索之三十一年八月劉南等跡知黑苗寨斬其首以獻劉議設三藩總督留岳鎮撫司所沅州岳乃既龍灣溪等堡更設一十二哨曰乾州曰強虎曰草子曰洞口曰清溪曰五寨曰永安曰石羊曰銅信曰小坡曰水塘曰白水田營連鎮溪所共十有三各哨以土兵充警等數百餘人復召募打手數十人戍守又增設參將宣慰領勅控制諸土駐麻陽鎮守而守備為岳岳握兵久斟酌善後事宜藉兵備副使高顯泰持孫賢共成其績還境少安三十三年議移參將駐劉五寨司城就便調遣還防益周三十八年四川容山土舍張

問轉司印相警發到鎮遠軍屯都御史王崇討平之四十二年尤給事 奏以貴州巡撫黃制湖北川東能總督設兵備於沅州撤民兵移糧運募化凱等與投順苗人分列屯戍又以土民各錯耕種外以民兵迭振軍威環衛之制曰可降慶萬曆以來銅信水塘水田等哨以次議裁而永寧長寧杜壤等營又接添控穴誠撤所宜先而增所未備也邇來苗種日繁而奸民竄入者歲久亦習為苗故苗且日狡萬曆十五年剿殺草子哨督備指揮高松喬官兵莫敢誰何萬曆二十九年偏沅軍門江鐸乘征播之餘征勦貴苗皮林等寨辰郡亦不免騷然煩費三十六年兵備衰應文增盛華王會營哨按設盛華名貴生寨苗人至今為心腹之禍四十二年署府印同知劉應卜因苗頻次出劫沅陵之深溪浦口復刻至春伊溪離郡城僅三里詳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五冊

湖南下

七

議三道子奇坪岩凹總路設立營隘奉守道蔡復一命名拱辰營以衛郡治可謂因事制宜之一策矣
民苗哨寨 辰州境界迤西此其地廣袤連跨幾二千里皆介峙萬山民苗錯居各為寨棚以守故自永順東北迤東而南西界保靖為寨七十有五曰鐵匠民寨曰擺上民寨曰曹那苗寨揚蘇苗寨上補天苗寨曰竹寨民寨曰五奴民寨曰老鼠村苗寨張兵馬苗寨竹料苗寨迤前為崇山衛稱為古昔流放驢兒之所有城守之旁衛為寨曰達河曰黃馬曰龍高曰朱虎曰田河皆苗寨也又前為江底民寨為拉亞寨木坪寨溪溪舟寨杜望坪寨皆民居之次為立反苗寨高石官司寨先土田寨姑木牌寨惡黨寨鐵門關寨紅崖寨下亞保寨亞保寨坪即寨亞高占寨馬勒寨得寨拐梯寨皆苗居之其坪即亞

高占之間為高崖巡司復由拐梯西為溪頭上發雙寨補那民寨凡四又次為米裏先白二苗寨茶陽橫溪二民寨間之次為大路場重奇丙正鬼者鬼板地母村六寨皆苗居之又前為地岑民寨鐵寨民寨旁為鎮溪軍民千戶所繚以周城兵戍之所之右為冲苗民寨為強虎哨有城側為洞頭三蹬坡二苗寨越小溪水為刺崗寨鴉溪寨皆民也鴉溪之旁為哨者四曰冲木林小哨曰大坡小哨曰馬滾小哨曰三叉小哨皆苗出沒之所其側為留紋寨葫蘆寨為牌寨都羅溪寨皆苗落也稍前為乾州哨為鎮草守備署皆有城為灣溪哨據磴道石梁跨小溪最為險絕盤屈而長曲盡前為奇梁隘復自守備署轉而東南歷兩溪為河溪民寨隔溪為小庄寨平哲寨冲省寨獨崖寨梁寨復前為高占哨為陰隆堡皆民居馬復上為草子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五冊

湖南下

七

哨為洞口哨皆有城守之自草子陰隆而南界麻陽迤西界施溶溪北界銅仁酉陽以盡保靖之東北為寨四十有五曰沙子凹有城曰烏引民寨曰清溪哨其城視沙子凹大倍之接奇梁隘為自烏引跨山渡溪水為麻陽界轉西南為高村民寨隔溪為神堂灣復自灣渡溪為崖門巡司西上為小田民寨接石羊哨之左為五寨泰帥署環以城中有五寨長官司前為五寨哨城後隔山為黃蠟洞隘左越溪為長冲哨有小城下為廖鐵塘寨上為孟叟寨為老萊溪寨回保寨爆木坪寨田坪寨大五團寨冷水寨皆苗居之次上為前塘營為盛華哨又次上為永安堡為水塘凹為水田營大小皆有城其水塘西則麻陽縣也從縣西北上為銅信麻哨小坡哨皆小方城繞之下為龍首營其上哨西越溪水為施溪長官司二哨之旁皆苗寨曰

板粟曰亞吾曰呼囉閩曰弟尚曰琴圖曰桐木坪曰下崖崗曰前馬永寧營城如二哨會進而西為鳳凰營為王會哨旁復苗寨環之曰小稍曰崖崗曰旦逞曰江崖曰打麻旦逞迤東為池河營與下亞保紅崖諸寨接由打麻越山而北為涓亮營苗所居種落尤盛為黃棚寨排排寨下水寨米那寨池已寨鬼黨寨小鉛場寨着安思女寨復自鬼黨跨溪為橋塘寨思保寨梧子寨杉木寨而都衛一民寨之間界烏雞復上為銅仁府路通酉陽宣撫司曰軍勾寨曰龍田寨曰沙潘寨曰仁沙寨皆界酉陽其下為彪山寨為烟洞寨洞縣寨小莽寨界保靖皆苗寨其入路有二自東路入者由慈利可抵永順直達保靖而陽至銅仁府中有大小溪流可渡自西路入者起自石羊哨從西而北由水田營水塘凹入麻陽縣出銅信小坡二哨可通施溪長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五冊

湖南下

十

官司又自石羊哨轉西而南通小田民寨將至五寨哨分南北二路北路入五寨城迤北入永安哨經第尚板粟二苗寨間通永寧營南路離五寨一小支通長冲哨今改長寧其大支經奇梁繞繞洞口哨城外入草子哨城出渡溪經灣溪哨下入鎮草城從東門出通鎮溪所從北門出轉西通強虎哨其鎮草城外迤北一小支經灣溪哨與乾州哨通又奇梁隘一小支通清溪哨經沙子哨自南迤北與大支合又盧溪縣西二百三十里其路亦通鎮溪所 候加地曰辰府據三楚上將外控蠻夷內護 陵寢重岡復嶺草庵嶺諸蠻夷固叛服靡常從古患之唐于此置都督府歷代因地設險以陰折其踴躍之志往事誠可鑒也顧麻陽蠟爾鎮溪單子銅平諸山為苗巢穴週圍千數百里懸崖鳥道真可躋攀且竹菁叢生麟火櫛比殆無空隙人非

側有僥背無能入也賊從內而視外則明每以伏弩得志我從外而視內則闇雖有長技莫施此馬公鏜所以嘆地利之難也山嵐瘴氣鬱蒸多雨霖霧叢濛尋丈莫辨此萬公鏜所以嘆天時之難也土官構警各率鉅苗以助攻移因而啓釁生亂由是土人與苗互結姻親情多牽制且其伎倆亦為賊所窺破今用土兵不免前弊欲損而不用彼以切近之地素捨之情不但引誘富麗甚且借兵齷齪楚官軍皆不足用除永順保靖之外其餘土苗可謂之兵能出千數者無幾至於貴州舍酉陽平谷之兵愈少而愈難矣必欲別省調兵則又不諳地畧成功難必而其沿途騷害尤不可言決難輕調此萬公鏜所以歎事勢之難也苗賊嘗言 朝廷有千萬軍馬我有千萬山崗又云諸葛亮有七縱七擒我苗有三緊三慢所謂緊者軍退則突出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五冊

湖南下

十

劫掠所謂慢者軍臨則散漫潛藏又云不怕官府軍多只怕官府糧多蓋以軍雖多而山菁深險力未易施糧若多則圍困久長勢將自斃然明知道路梗澁運甚艱必不能多故為此言此萬公鏜所以嘆狡夷臣則之難也其後專命大臣一人總督制禦之導以事寧召還久之以憲臣領其地而群苗底定矣先是議設奉守以鎮之十二哨以捍之遠防已周第日久苗苗繁息情同鬼魅兼外省遁逃諸奸挾貿易為名深入巢穴交通諸苗借彼為偵伺適歷村寨窺測啟實勾引苗衆潛為嚮導乘夜剽擄遺民受害迄無寧日及聞哨樓傳炮苗遂散伏哨兵稍集苗已入巢無復窮追所以玩惕日久養成醜苗黠悍輕視官軍無所畏懼雖有食糧順苗亦復陰助為孽甚至殺官斬兵莫敢誰何近且縱意橫行怙惡便化邇來歲數哨兵缺食脫

中鼓譟成大變雖今渠魁就擒而兵士莫利從戎往往掉臂而去營伍止空虛矣今年苗氛日熾枝塘居民不下二三百名口奉戎以七千兵禦其兩頭羊忽有兵卒凌石落岩下有聲以為有伏苗四散奔北自相蹂躪而新置大器鐵甲曾不一效用盡拋擲于潰亂之場矣豈惟士不用命良由控制無方練訓未至而先時制勝之策未之講也余故鋪列寨哨如右使知險要何在以圖善後又採名公條議鑒可行者亟錄以俟摘舉與還防未必無小補云

邊防條議 游震德分守 一審要害查得惡苗寨分前後左右穿

心僅百餘里宣德七年大征草薶存不滿百彼時於楚設立烏巢關黔設立龍勢關及正德七年再征後楚秦設鎮單守備并涓亮營了刺關黔設立銅仁守備并亞寨關地架關俱皆逼近苗寨彈壓得宜及嘉靖二十九年用兵之後設立麻陽小坡銅信水田等哨去了喇二十餘里洞口單子坪等哨去涓亮五十餘里中間荒蕪五寨故去綿亘亦計五十餘里去苗愈遠而設備愈多形勢愈分而費兵愈衆不惟殺伐之威未伸亦於防守之計未審今欲脩設舊關控扼要害地廣人稀事勢不易惟有招撫流亡使黃臘等寨都溶等堡單子洞口永安等哨生聚繁盛氣完勢重然後責令土司進逼了喇涓亮或據池河畫疆設守則一十三哨之兵可以漸省而湖北之民可更生

矣

又議 王士琦苗軍帶 一重責成查得食粮順苗協守地方既假內向之名以冒軍餉常肆外合之計以貽民害如生苗出劫彼實暗勾之及各哨官軍贖取戶口亦復就中分利合無設法禁諭凡粮苗各該防守地方有人戶被擄即將各苗本季應給餉銀收貯不散必待送出戶口然後補給若過季始送則前季全扣不給庶彼知勾苗所分之利與安坐時給之餉勞迥多寡得不償失而非心自阻矣至於順苗逆苗種類本無分別而服飾亦無異同查計食粮順苗若干名每名給以腰牌正面刻記年貌住山與食粮哨堡把守信地背面送道畫押刻印俾之出入懸帶如無腰牌即係面生可疑之人即時拘究放粮時驗牌給散庶役悍就我羈縻而粮餉亦免虛費矣 一

禁私貨照得魚鹽布疋我之所有而苗之所賣乃射利之徒往私販前貨以禁獲利踪跡詭秘出入難稽一與爭競遂釀釁孽合無今後凡各商販必於所在官司討一印票以便查驗如某處某人於某地買某貨至某地發賣止許開大地名不許叢雜混開凡所在官司開市驗貨放行若無印票即同私販重治決官如販至各哨發賣者除兵民外其餘止令食糧苗長赴本哨交易不許販商擅進巢穴與諸苗交通違者以軍法從事庶交易不妨而禍孽可弭矣 一編鄉兵照得填草營哨相距各數十里惟上城內頗有房屋出城則崇山峻嶺一望莽蒼絕無人跡惟編立鄉兵可以召號走集居址錯聯漸實荒蕪然有兵則餉隨無從處辦而屯種之法可亟講也訪聞各哨土甚膏腴路洞之水足資灌溉合無行令各哨細查該哨附近居民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五冊

湖南下

八十四

不論土著流寓悉聽籍名照各州縣立保甲之法一甲五戶一戶若干丁聯為鄉兵空閑地土任其自議開墾各分畔墾創結茅蘆十年以內雖有豐收亦免科其糧稅每歲終哨官造冊報鄉丁某丁墾田若干申撫吏官止為稽覈以杜爭鬭撫吏官仍每歲於各哨官中擇其善能勸相開墾最多者驗詳特行優獎以示激勵久之阡陌既富則廬舍櫛比即以此眾抽選訓練平居而互相守望有警則協為防守廢屯卒亦募兵矣

又議 禁復

分守 禁復 一華冒糧

兵餉告乏餅糲交罄食一兵須得一兵之用老弱者宜汰矣此外尚有虛冒之弊或久亡而不報猶領現糧或誑項而無人混銷額條如杜塘營薛茂制薛文薛武等名以圖侵銀入囊已經本道訪出移兵道董事矣至奸貪曠虐尤甚

賣糧與苗每名受賂七八金紙上擬守巢內閩支夷性貪一得糧便據為子孫之業欲加清釐動稱激叛甚或儒官怯戰餌以遊故兵糧買求平安照官要功許為申請名糧捏稱降服已賣者養難之禍方深擅許者誣盜之萌宜覈合無行撫吏官閱歷各哨將賣苗兵若干名盡行查出原還年官賣其官已故者姑照北邊收降糧例責取本苗入營編隊食糧防禦身終住止不肯入營即行革除如係近年官賣其官尚存者不論在哨筆哨提問實責將原糧贖回仍照本道去年議允條款今後有擅賣兵糧一名者問罪住俸終身以後追退戶口只用兵威勒取不許准糧啓釁庶可近壯實力抑且遠杜憂虞矣 一創反側能要鎮寧者生苗也然本道則不憂生苗而憂熟苗夫生苗巢穴甚遠有重山以環之有熟苗以開之其去我民風馬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五冊

湖南下

八十五

牛不相及何知某村寨奇貨可居某徑路直達可由某哨隘疎防可掩蔽則熟苗為之嚮導也查得先年投撫把路苗人食糧不過百數十人其後日新月盛兵不能戢則餌惡苗為羈縻之資兵不能守則養順苗求捍版之用通計營哨共一千餘名歲撥餉兵餉十之二矣此外尚有挾撫之糧哨官私於打手凱兵內那給者不與焉使其內向無他猶可言也今則羈者不羈而捍者不捍豈惟不悍且引生苗以虞劉我邊陲蕩搖我保聚剿殘我赤子每次入劫生苗幾何人皆此曹與叛民作祟耳且官糧之外脇稱曉守某村勒取歲月常例名曰煙火錢既糜於官又食於民倏焉順苗以領糧又倏焉生苗以行劫是彼兩利而我兩害也如去年劫洞溪擄婦女萬民逼贖數十兩即糧苗麻老二之巢今正月又擄本婦以去而王會都拘寨掠三

十餘口者亦有麻老二子弟舉一麻老二而十餘名可知矣以刺肉
醫瘡之餉反成藉兵肅狼之禍豈不痛哉本道懸念地方被劫查何
寨把路之苗將應放狼華住擒賊獻人方准補給而各弁皇恐失
其款節次行查並無一報畏熟苗如此況生苗乎又安望其能捍巨
寇乎夫吾兵政不修順苗皆寇何苗可恃吾兵政果修兵可制苗又
何恃於苗合無行參守官以後苗路失事申嚴革撤之法務在必行
如查有勾串內犯實跡明諭各苗某人員思作亂當討罪不他及即
挑選精兵擒治庶幾跳梁者破豺狼之膽即陽附陰懷者亦革職
驅之肯矣一杜濫增苗狼已設者雖難裁棄而養之餉秋毫皆
係民脂豈容無節訪得各哨原來不限定額數哨官造冊往憑意
增添姓者不能盡知以近數年計之如五寨舊四十八名今六十七

據去此曹甘心從夷乃其自取而為中付說於蠻地則邊境大姦賊
也合無行參守哨官嚴禁除以前元有民寨外不許流民於逆苗邊
哨地方從新創房居住不遵者守哨官驗明燒燬盡數驅逐熟苗寨
舊民被苗劫殺者不在失事之限凡熟苗與苗寨民不許縱入內地
潛窺虛實其思漢願面者聽告守哨官押解本道發州縣通回原籍
當差行李貨物不許官兵侵動違者依搶奪律問罪敢新投苗寨者
被擒以謀叛論仍行展麻沅廬州縣行保甲法將附苗民村挨門造
冊時相覺察有久出不歸者呈官查究縱容戶口投苗者事發連坐
送官毋得窩容奸細出入自貽焚劫之患外夷之防既峻則猾夏之
禍不作矣一責擔承永順約東鎮苗保靖約東鎮苗每歲俱有擔
承認結到部管哨原設撫苗防守舍把頭日月食廩糧正分北三苗
疆以戎索之意也今則擔承毫無實効認結抵蜀虛文就中草苗猖
獗尤甚歷數冬春二季入犯十三鎮苗而十七草苗也夫兩宣慰司
受國恩世有爵土生苗皆其部落命懸掌握而坐視匪茹虎兇出柙
典守何存雖在我疆吏自當厲兵固圉惟敵是求不必專倚土酋為
緩急然擔承題奉明旨分管義表靖恭而罔思厥居棄命廢職
則嫌於欺君徽寵靈以保世勿絕歲額粟糧既逋貢賦或藉奏養
又糜金錢而隸也不力以部苗為遠陲憂則昧於報德亦非土司
所以縻天威順鬼神傳訓子孫之道也合無請發憲檄傳諭二
宣慰司想其已往誤事之咎責以將來報國之忠將原認擔承苗
巢嚴加鈐制如有侵軼奉令捕擒即發兵殲厥首惡獻俘獻於官優

賞如格本院還 朝廉其約束有功忠力不懈者旌獎之不如法者戒飭之其尤甚者聞諸 上而加賞罰榮辱既分趨避必勇不惟固吾圍而激勵士司勉為忠義以保業享名施恩更厚矣至五寨草子坪二長官司滑石巡簡司與管哨錯處均當奉法竭力而草子坪尤有轄四十八苗寨之責如該管寨苗犯順合切責土官協同管哨計擒首惡追還戶口有功獎賞敢有懷奸漏情陰陽取利賂詐苦主者提問治罪警駭馬者銜轡在手不剛不柔則四壯之力可盡也

又議 馬協

辰州府知府

一議哨牆之繕查嘉靖年間寨將孫賢立峰

嶺建營隘築邊牆七十里人恃為金城以故苗患遂鮮民皆樂業後不繕修傾頽殆盡當事者不繼前人已成之績乃創為增哨之舉遂以十二增為十八兵愈分則力愈寡將愈多則費愈侈從何出辦悉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五

湖南

八十八

兵士膏血也膏血既吮冠贏漸成敵愾何由此苗氣漸熾內禍日烈也哨官不為自強之計耳為媚苗之計今日許苗糧幾萬明日許苗糧幾萬一哨唱之衆哨從而和之彼增則此添此添則彼增今計苗一歲食糧四千五百餘兩何曾使苗不內寇乎不特不能使不寇也或食糧于東而付劫于西或食糧于西而行劫于東不止秦苗者不敢言即被害者亦不敢顯舉其名真所謂畏苗如虎自視如鼠者也今誠防昔人故基自五寨司奇梁隘起直至乾州哨望城坡止悉築牆高一丈二尺基厚五尺或內有可補者補之或全無宜創築者築之東西僅七十里大哨十里次者七八里小者三四里繩鐵拍餘之具取諸逃扣人力用兵卒及牆內人家計丁分日輪班助之牆成上用木架茅草覆之為一勞永逸之舉夫督工不得其人則亦虛糜

工力宜委文官賢而才者一員與哨官監修後牆散片石刺兵夫姓名于上日後傾圮責令重修哨官計教罰治或無不殫心力者矣若夫上洞山險溪界不能築牆宜於緊要處設立隘門一座用兵守之朝暮夕閉盤詰往來不準違苗入亦所以杜內逆之出也凡有交易正在牆外計牆東西苗寨多寡應有幾處建立幾所明白各定月日用兵監之不許紛擾苗苗不許入牆民不許越市如違各治以罪庶險有可恃而苗不復萌矣 侯加地曰防苗惟築牆為第一義然須砌乃佳碑皆是非必取之他山也山險不能築者則因險為牆如西北邊法勞均而垂久費鈔而利宏不獨賢于十萬師矣

省志論曰政之所貴者名與實也今天下名存而實亡者孰若兵政哉而楚為甚異時計軍額而餉之軍有登耗則餉用泉益此定數也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五

湖南

八十九

今舉尺籍按之則軍之耗者寔半矣而歲給不升斗移是孰食之也諸衛所屯田歲令卒士釋戈鋌就錢鏹而耕而登其子粒以佐軍費繕戎器法誠備矣乃官怙其腴而歸其饒墾焉苗者於卒士甚則代官而輸之稅或民之豪有力者竄取而兼井之陰匿其通額即令屯部使者莫可究詰儲料安所瞻乎 國初惟置世籍子兵楚人謂之保克其民壯無有也後以額軍消縮始募民之趨健者為民壯子兵而縣官為籍民丁畝輸養之夫兵以衛民故民為養焉貴相當爾乃今兵不足自衛而張順以哺於民優動民之財力以為之衛且養者是何解也險要之區隘苗落所出沒者故事兵壯與官軍參戍之夫為其能峻防也乃復黠梯利假之道而坐分其自獲而扞椒離呵之責輒喻情若兒戲矣又況名為戍守而身役于官日以供執事

輔軒迎送之役者乎故嚴耗軍之糧以省募民之費而又禁其私役者也禁其私食者陰要苗裔禁其疆奸而私假之道若庶兵政脩舉不至名存實亡矣嗚呼豈獨是事然哉

籌邊錄

分守湖北撫苗督餉按察使蔡復一條議兵政詳

名戎政未脩莫若日賦謹陳末議以圖邊防事照得今春苗孽既渠通計十八營噴入犯一二十次所殺掠無慮百數十人云云株矢獨推今鎮草之苗規侮虐者與者二而難亦有二號：割財質子女以謀賄無長驅之雄登獲之後也殲落可五六萬而巢穴呈散無君長期會約束勢不能入衆也此所謂易也難者虜阻邊境海而苗錯環營噴無一垣之限民寨難則收保清野之法無所用之虜防秋倭防兩汛而苗日夜伺我無時不可以無地不可殲跡也則難考之大較也然難易從敵立形必我先自立而後敵形從之今我且未能為我則難者固難而考者亦何嘗易哉推較以命將而竭職者即將也設將以制兵而召侮者即兵也餉兵以衛民而固禍者即民也植土司以佐兵威撫苗以增民捍而盡兵者即土司

計開議將有三

一曰重責成余守哨官於兵略畏情必日夜謀求如農之有暇就演阻於日中而規利害於掌上然後守可固而戰可克今之時領率不經心無論出奇制勝即本道若令苗犯必詰所從入道以正陳防之罰而今春夫事多次竹守備直報竟若罔聞又民寨分屬信地係去要亦將日議覆行而至今辱催未報夫擒首惡追陷民猶可諒曰有侍着苗劫內地出從何巢歸從何遠豈不辜灼果此尚不知則未偶

奏殊或知而故隱則藏蒙太甚合無請 憲令申飭各守營哨官將練兵守險二事實用心力以窺伺之智料敵以婦人之心責已以推避之精神整頓軍政以顧惜之體向校勘職業惟據現在畫地以防堵為攻疎虞為罪就一哨而失事有幾則哨官之伎倆可知通諸哨而勝敗若何則亦守之短長自見更嚴行守備今後凡報面巡捕探要查係何巢穴種落後某關隘闖入如刻內地者尤必查從何哨路徑過稟報守兵兩道以憑處分罰不踰時而無所裁幸解免則各哨砲樓巡守自禦、加嚴而苗警可稀矣

二曰嚴制賊今得功者紀錄待獎獎而目前不韙也疎防者詰責戴罪或行住俸而目前不耻也是未盡制賊之有也兵法主將得徑決罰偏裨以下合無著令今後哨官過苗入堵截無擄得功三名級以上者除兵照賞格外行府動庫銀打連花紅送該哨官鼓吹旌獎仍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五冊 湖廣下

九十二

加紀錄如不哨信地失事及假苗巡哨隔戶口數多者除頭目防兵細打外哨官係指揮兵道行提到道責戒千百戶參將經行責戒俱載實防禦若楊燦罪大者提解細查并從重究其各將守備餘轄各哨體統原屬調遣分布不用命者口當徑行究治不得一味縱徇以致陵夷
三曰審核糧本道於諸該言之詳夫苗有穢權所任宜陰用而不可示人者姑畧言之不道觀今苗種其悍悍快技略其人其神陰耐餓渴勞苦勝漢人其決可輕死勝漢人持可制者分而不合耳幸彼中無大苗如嘉靖時將保者有之則湖北黃方大也趙克國言苗中諸苗鈔邊必解仇仇也聚邊將宜以計破散之善制夷者能使夷自鬪苗分而不合則患不及邊難及邊而病不極今生熟苗寨時相與爭殺此我之利也使心計之時能善用間謀猜選而厚撫之視諸漢人衆而其長自難能前立者擬使反間或乘其微隙或反其要約或借事伴洩口語或為其謀懷入犯而其先告我或為其欺欺某

自效而微重之或生致某苗而言某：所倚獲使諸苗苗立懷疑而隙不可縫因以刺得其情朋後所欲刻我必知之我常為主以待客而制之易：矣用謀非計不可釣魚者必棄餌鯛犬者必投骨官為招金資之勿愛也此陰符家所出必難今諸弁未足領此而常識此意亦可引伸控馭之方畧且安知果無其人哉

議兵有七

一曰簡精銳不任戰是謂糜軍選練四要曰力曰氣曰膽曰趨提而苗路山谷林菁尤非使地利知險阻者不可哨官需索常規往充以放債工匠進食之人以此則多武周新化邵陽等處犯罪逃亡者逃遁坐食則不可執戈流人非土著則戰不力而易謀其上訪得御苗惟本地團練鄉兵及麻陽龍興兵悉地形諳夷情習苗技最可用合無于春季放餉唱名領封逐一簡選有懦弱不堪及虛名寄充者即清出作缺至補兵聞求積弊牢不可破宜令撫吳官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五冊 湖廣下

九十三

一路出有號勇土著民共及犯兵俱准報名投見驗其臂力技藝過人者不拘多少彙造三冊報守兵兩道及辰州府所派退兵缺即以此人充之收捕未盡者又可留為下次報缺批項之用以後放餉兩縣官俱照例舉行仍將唱放過日兵卒有無老弱招報其在營各兵嚴查哨官哨官督自操練不許買閒守備仍不時閱校如此選練得法行之一年兵可漸精其視前之糜軍勢相目也
二曰陰謀苗城不利以卒于敵苗之長技在營大結聚數寸中要害立死袒楊當之必無幸矣兵家制器必審彼己之短長而精用之禦營若甲而勝之者惟大此則三連短銃僅供傳號不可敵敵前此亦將有大器之議格不行本道入辰力主其說動辰庫銀委辰州衛掌印指揮姚之屏募匠製鳥銃三百門及火箭火龍等器而甲則未之及也訪得貴州銅仁兵日給九厘尚自備承甲今我兵食餉多者日將三分少者亦可一分去年放過銀每人領十八九兩且歲有其格克科贖之費以此

置器械水取亦充然有餘而臨陣可以救死扶傷克敵可以先登取賞是正為兵計而非以為屬也合無行奉守哨官奉放餉即嚴督各兵將領到銀置造衣甲又牛利鎗刀等前器械仍時加點閱不許典賣自危身命然自造之甲愛惜工財差可護身難以備敵今奉道自捐供應紙贈銀一百兩合無于辰庫貯銀并行動支奉前數仍委姚之屏造堅甲三百領長短為上中下三制完日與鳥銃酌哨分大小分倫為衝鋒破敵之用庶甲可禦苗長火器可制苗頑而執訊獲醜不難矣

三曰申策應善制兵者分而能合哨官合本哨為一人而奉守又合諸哨為一人則是常得千人之用何而不據今所患者哨兵數百而實無百人之用也以本哨言砲樓不守伏路不敵每日巡邏僅以十數人丁事過兵過敵本營不敵是分布無法也隣哨有警高坐不赴奉將調發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五冊 湖廣下

九十四

堵截哨官陣與苗遇領兵於苗點不到之處而虛要路以待敵苗過則曰道偏相左耳與此是假接伏以避席之樂正同是救援不力也合無行守哨官將本哨兵除分守小營外通計在營兵數編以什伍法分為三大隊每日輪一隊守砲樓伏路把隘一隊巡迴接應此二隊俱應出營收盤開在營者細打賞耳遊示如某處砲響巡迴兵馳往截殺哨官親赴營親督大進傳三砲仍添撥在營隊兵再行接應至隣哨聞聲法當赴援三須分定地面如犯某哨之東則專責東隣哨應援西南北亦然當援不援者與夫事同罪庶兵有率然之勢而苗亦不得以一虛卒制我疲於奔命矣

四曰守要害苗路多岐緊關衝險者撥兵把截預備伏擊名寇至失石交發安能飛度其砲樓等項據守倫金有聲呈報有據當修者元無當添建者失險當改從者俱批行動工修築至偷路去處或探度可赴或鳥徑僅通入當增險高守用力鋤鑿設法堵塞仍做鐵索法多破棘刺定有塗土暗削竹簕木柵埋釘

土中以陷其來又苗善用弩利於茂林凡近苗林菁酌苗我兵塘伏之處餘俟天霽風高縱火焚燒使彼不得潛藏登高瞭遠洞無遮敵亦奪其所恃之法也擊苗或逐其出或扼其歸俱當伏要害以待先要哨探真確諜而待情者厚其賞如報某苗出劫預撥近巢之哨伏兵截之盡入刻之地雖多歸巢之路必一既嚴防以遏侵軼於前又用奇以擊情歸於後設奔行虎未有不擒者也吾軍前報營中虛員之弊不或久故不除或說名虛頂已經嚴行察汰至于奸貪醜惡尤甚甚賣與苗每名受賂七八金紙上擁守巢內聞文張性至貪一得糧便據為子孫之業欲如清軍動稱激殺甚或儒官怯戰鎗以逃故兵糧負手安驢要功許為中諸名糧糧稱降服已實者奉蠶之禍古深擅許者誨盜之萌宜勇舍無行撫夷官閱歷各哨時實苗兵若干名盡行查出係遠年官賣其官已故者姑照北邊收降輕則罰取本苗入營編隊食糧防禦身終住止不肯入營即行革除如係近事官賣其官尚存者不論在哨單哨提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五冊 湖廣下

九十五

問審實時原糧贖回仍照本道去年議允條款今後有擅賣兵糧一名者問罪往後俸終身以後退還戶口只以兵威勒取不許准糧路費無可近壯實力抑且杜憂虞矣

六曰明賞罰鎮守實薄而後時故軍士不勸本道去夏以來一變其法遇斬獲其首級擒奸細血戰陣亡全時例動庫銀外另捐糜贖稿之然斬獲陣亡就中勇壯難易亦有差違合無酌定凡苗裝結陣出刻官兵堵殺屢戰擒斬者每名賞銀五兩零呈報出流刻伏路巡迴截擒斬殺者每名賞銀三兩漢逆助陣擒者每名賞銀三兩身帶亮器挑送糧食接濟又為奸細偵探盤獲者每名賞銀二兩凡漢逆俱要擒解審實不許擅殺以防害敵平民之弊其隨苗陣拒戰者不在此論我兵摧鋒陷陣來此得勝其奮勇之人臨陣被殺者恤銀五兩混戰被殺者恤銀三兩家有精壯丁男弟姪驗明俱准補

兵缺殺賊報効如戰敗奔走被苗趕殺者不恤奮勇陷陣重傷者賞銀一兩性傷三錢混戰重傷者賞銀五錢輕傷一錢奔走被趕傷者亦不賞哨官從旁分別數報不許徇私顛倒取究目兵觀望延縮致本隊兵損失三人以上者抽打一百棍半後仍抽打兩箇月有傷者免充苗人後由信地砲接不報應守隘路不截殺殺擄人口者抽打八十棍切號一箇月尋常察點砲樓把隘失誤者抽打五十棍若遇大戰主將中嚴號令臨陣退縮者自照軍法處斬以上俱候詳元

刻示遵行庶賞信罰必未戰而氣自倍矣
七曰權勦撫共法欲戰必守欲守必戰戰中有守、中有戰、中有守者致人而不致於人也守中有戰者制人而不制於人也不能戰而誤守者不坐困者也辰沅生事之土官喜事之類民絲、請數兵幾萬餉數十萬本道蓋糾其說夫今乃無勦言者彼所謂勦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五 湖南下

七十六

雖撫為勦而本道所謂勦即撫用勦也勦則不能行其撫也苗雖款歲歲歲各寨不相為少者寨數十人多至百餘人止耳人犯皆先殺中割裝事畢鳥獸散去甚若易制而撫為所困者戰威不立之過也故更失陷戶口責哨官追退又戒以勿得營營故十年積弊惟勦兵銀兩取今人嚴款之禁矣既不飲賄又不困兵則苗豈有生而送人之理哉雖本道中令勒提承報苗進取不退者革其糧然擄掠利多革糧害少復且甘心矣況哨官畏苗如虎支吾解脫未必實行乎去歲各哨退苗百餘人然該府指賄數十兩監數十包而土官田景達景珠皆分外私科失主每名銀二三兩富而急還人者倍其數視賄回不甚遠也夫苗利則實非典則不殺人、雖入巢關賊則以活之待賄故也不以武費而以貨取雖重民命而貴饕餮欲矣是海之利也今春擄掠不翅百餘人又將何以賄之本道謂當勦一二巢

示創犬羊之性沒利畏威挫落順逆不一吾戰威去逆者可順而戰威不立則雖順豈有不化為逆者哉合無行撫夷官關哨日與出食糧苗長薄賞魚鹽看令入巢傳示練兵利器欲討罪之舉順者咸與並生逆者決不輕宥速獻所掠戶口准與贖罪如延命不悛俟吾兵卒已練器械已利擇其惡極如兩頭羊官誅等寨逐加掃殄拔將痛而服矣夫戰危事也不能縛之入犯而欲取其不巢又疑形也然勢固不同入犯則彼束我之不備撫寨則我掩彼之不意入犯則無所不攻備多而力分撫寨則厚集吾眾乘盛而勢合入犯則決於原野火器力散撫寨則兼其密穴火器力聚入犯則南關撫寨則用奇此制人制於人之別也此當待練兵利器有成之後者也能懲其一二巢而餘賊以思信則諸巢當指相戒所謂勦以行其撫也
議報苗有三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五 湖南下

七十七

一曰賊則能憂鎮守者生苗也然本道則不憂生苗而憂賊苗夫苗巢穴甚遠有重山以環之有熟苗以間之其去我民處馬牛不相及何知某村某貨財可取某徑路可通可出某哨巡防可掩失則賊苗為之嚮導也查得先年投標把路苗人食糧不過百數十人其後日新月盛兵不能戰則餌思苗為羈縻之資兵不能守則賄賂苗求捍蔽之用通計營哨共一千餘名歲報銀兵餉十之二矣此外尚有快撫之糧哨官私於打手凱兵內那給者不與與便其內向無他猶可言也今則竊者不羈而捍者不捍豈惟不得且引生苗以度割我邊陲蕩搖我保寨剿戮我赤子每次入劫生苗數百人皆此曹與我民作祟耳且官糧之外會稱號守某村勒取歲月常例名曰煙火錢既糜於官又食於民條為順苗以餉糧又條為生苗以行劫是彼兩利而我兩害也以割肉醫瘡之餉又成藉兵藉糧之禍豈不痛哉本

道應令地方被刺察何塞把路之苗將應放糧單俟橋賊入方准捕拾而各弁呈：思夫其敵前次行營並無一報畏敵苗如此況生苗乎又安望其能悍巨送乎夫我兵政不脩順苗皆危何苗可恃吾兵政果廢其可制苗又何恃於苗合無行泰守官以後苗路失事申廠軍報之法務在必行如察有勾逆內犯實誌明諭各苗某人員思作亂當討罪不他及即挑是精兵擒擒無遠毫跳梁者破封狼之膽即陽阻陰梗者亦革鴻鵠之音夫糧以誘其曠兵以威其逆熟苗受約束而生苗患不減半未之有也

二曰杜滋增苗糧已設者雖難裁革而泰泰之餉秋毫皆係民脂豈容無即酌得各哨原來不限定額數哨官進冊往：憑意增添往者不能盡知以近數年計之往：十增其而溫鵬已不可導糧液：宜力制合無行撫：夷官今次聞哨將各哨食糧苗人清查實數詳報者除之姑將現在限為定額以後不許擅添一

名如本苗故絕無子者將原報作缺不計他苗冒頂其糧仍待効順有功之苗方許申計給賞額數已前雖有順苗効勞宜賞者不妨優發銀兩：勿輕許名：限差：賞銀於：時有限而報遺惠於後日無窮也
三曰禁侵削各哨過放苗糧之時只係苗頭總領無從稽察往：哨中積恨通同侵剋至有放債私典苗糧虛名冒頂既違國法且久假不歸苗以失利生怨未免釀成警殺宜防其漸合無竹撫：夷官今次聞哨重動巡扣銀買備盤包放糧日傳諭苗長率領順苗出見每名賞銀一兩將糧銀唱名給散諭以恩威効力把路勿懷二心自干天討仍每名給小方紙印票為下次領糧之照後季委官至繳驗前票方准散給仍給新票為照再後季做此其繳過票俱類釘申兵道察驗哨官書識頭目有侵剋苗糧者准本苗赴季官告究各呈聞罪仍嚴禁客土漢民不許私買苗苗黃運者治罪本銀沒官其糧苗把截獲

功及預報某巢生苗由某處內犯得實者申道行賞創及側則苗知畏禁侵削則苗知懷柔其捧噬之虎我鵬狗之用或出于此

議漢民有三

一曰防營警設哨之初專以捍嚴嚴麻沅廬州縣某營哨地惟五寨司土民軍子司苗民而已間有客民生理猶未甚夥也因五寨軍子土官招集流民墾耕而吾民富而商者貧而流徙者環哨揮盾漸以成聚其中有豪猾險健之徒交結哨官把持鄉社既放債以折兵糧美又使子弟冒兵而耗不侵之餉既逼債以致兵窮美又唆各兵討餉而發大難之端甚至私買熟苗之糧公行冒領交通生苗之貨外故窺伺又或欺凌貧弱准折妻女致無告者挺身以投：懷仇者糾苗而釋憾凡勾苗內劫非射利則洩忿此蒙民實關之繫也合無行撫：夷官聞哨會同泰守特哨中客民虛名冒兵盡行汰革以後放債

此兵不得指准月糧散餉俱面給兵領聽自弄還不許倚主授狀領抵：苗糧一禁禁斷散糧賣者照前款議究罪沒官仍嚴禁不許侵食凌折武斷一方：凡販賣俱照舊規赴該哨來報所聽健步稟哨官通知熟苗兩平交易不許擅運家丁入巢引苗出外窺探其交易止許魚鹽飲食之需不許用牛諸苗刀耕火種得牛則以供割款規規軟結入寇而已尤不許用硝磺兵器違禁之物違者商民健步俱以接濟論哨官受賄長徇不能覺察者究案內懲既絕休傳可銷
二曰遏投住哨民欺群者已能為害又有逃避差役罰罪士投投入熟苗寨種地分租因熟苗以通生苗望為窟穴大則引生熟苗出劫又或幫其寨苗警殺如近有木里寨半熟半生之苗流民投住數十家因苗寨結黨為他苗擄去此曹甘心從戾乃其自取而為中行說於盟地則邊境大寇賊也合無行泰守哨官嚴禁除以前元有民寨

外不許流民於近苗邊哨地方從新創房居住不遵者守哨官驗明
燒毀盡數驅逐苗寨舊民被苗劫殺者不在失事之限凡熟苗與
苗寨民不許縱入內地替親戚費其思漢嗣因有聽守哨官押解
本道發州縣送回原籍當差行事貨物不許官兵侵蝕違者依搶奪
律問罪敢新技苗寨者被擒以謀叛論仍行麻沱瀘州縣行保甲
法時附苗民村挨門造冊時相寬察有久出不歸者呈官察究從容
戶口投苗者事發連生連方流民從本保甲往過寄宿者六要詰問
來歷如係投苗即扭住送官毋得窩容奸細出入自貽焚劫之患外
夷之防既峻則獨憂之禍不作矣

三曰絕勾引生苗入犯固由熟苗與投住之民睥睨肆毒而臨時又
有內地奸民勾通接濟或分隊潛入而會於其處或先期散伏而發
於其時其至必有所藏其餓必有所食若無勾通接濟則何以能來

來又何以能久哉近五寨哨捕獲虛漢客民劉通武搜出兵
器飯食供稱與苗交通約於溪口送飯而前塘營於香爐山下堵苗
陣擒三名田姓田老四張回香皆麻陽民引苗報與刻溪口長冲
奇慶殺高爺將家丁及標兵數人火抵邊境之禍熟苗十三殺民十
六而生苗復居一二勾引不絕欲遏外賊難矣本道嚴行各哨嚴防
報稱哨地與苗界限各民手不持刀雙身不帶禁貨隘兵攔阻
動稱委拿平民告害以飲出入莫可究詰不思越度關津已有禁條
况越哨乎又何必盜形其而後為行罔也訪得黃不接之時四外
流民藉口報食或云赴口邊哨或云移粟苗寨或云投耕某山或云
探親何寨此皆勾引之別名耳合嚴行各哨官於各路邊分撥
防兵常川把截但過漢民流徙到彼無論赴口探親等項盡數阻
不容越度敢恃人眾勢強搶過者故砲發兵追捕治罪如有竊入苗

界踪跡可疑者即便拿住搜有違禁器物勾通情由以詳細論空身
者解道枷號送回州縣收管監禁俟論功行賞若跡從失防為別
處覺發者將前住過門隘兵役罰銀勾引盡絕苗夷茫然不知內地
虛實又思敢押入不測之淵其

議士司有二

一曰嚴戒兵勇哨兵三百分隸永安強虎保靖兵三百分隸洞口草
頭兵舍把頭目合鎮溪所乾州哨約四十餘名皆廉於官者也無
事則荷戈秉盾有警則操甲先登方有裨建國之用今則強半子虛
大都恒怯本道委守備金有聲聞哨洞口土兵點一百名不到永順
兵雖在哨而縮胸不腰調遠天際望名之餉而餉不用之兵皆與無
兵同然則調發何為糧餉何益哉合無嚴行各哨及二宣慰司以後
委官放土兵餉俱照哨兵例察照實兵方許散給點名不到者扣銀

選官其隨營土兵務要選練精悍嚴守信地苗寇生發聽各守哨官
據令分道堵殺有功休賞格一例給賞不用命者舍把頭目單去廉
糧治以軍法營哨實增六百人之用軍容益壯苗醜寒心矣
二曰責備承永順約束鎮苗保靖約束草苗苗每歲俱有擔承認結到
部當哨原設撫苗防守舍把頭目月食廉糧五分北三苗糧以戎索
之意也今則擔承毫無實効認結祇屬虛文就中單苗獨據尤甚歷
數冬春二季入犯十三鎮苗而十七單苗也夫兩宣慰司受國恩
世有薪土生苗皆其部落命懸掌握而坐視匪茹虎兇出柙與守何
任雖在我疆吏自當厲兵固圉惟敵是求不必專倚土苗為緩急然
擔承題奉明旨分官義表清泰而周思顧展業命廢職則嫌於
欺君徵寵費以保世勿使威額稟糧既漸貶賤或藉養又糜金
錢而隸也不力以部苗為邊陲憂則昧於報德六非土司所以禦

大威順鬼神傳子孫之道也合無請發憲檄傳諭二宜慰司想其
已往誤事之發前以將來報國之志將原認據承苗巢巢加鈴制
如有侵軼奉令捕擒即發兵殲厥首惡獻俘誠於官優賞如格本院
還朝肅其約束有功忠力不懈者旌獎之不如法者戒飭之其尤
甚者聞諸上而加賞罰榮辱既分趨避必勇不惟固吾圉而激勵
土司勉為忠義以保業享名施恩更厚夫至五寨舉子坪二長官司
滑石巡檢司與當哨諸處均當奉法竭忠而舉子坪尤有轄四十八
苗寨之責如該當寨苗犯順令切實土官協同當哨計擒首惡遠送
戶口有功獎賞敢有懷奸煽惑陰陽取利賄詐若主提問治罪等御
馬者樹懲在手不剛不柔則四壯之力可盡也
兼奉大憲條陳中飭并自劾詳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五冊

湖廣下

百二

劫撫苗失職以曉諭分事照得本道去秋受事之初即兩發告示布威德
以懷夷落思哨官苛貪營壘則有尅賞之禁久思奸人鬧出勾引則有
誘保甲之防夫而鴉音自義乃知苗非可空言撫也官之師旅實有所缺
於是昧議戎政條款俱蒙 兩院批允本道與兵道力督將吏舉行而辰
州兩縣與官佐之糾指停屠并動庫銀撥造馬銃銀甲器械略諒而以資
窮屬其後幾收小悞之効然兩道止持文墨議論而已練兵守險則泰
守哨官事也詎意柔情劣惡情難難堪豈但無鼓舞手足之能且無發露
耳目之畏本道心苦形瘵口頑聽覽而疽蝕魚爛之禍日甚一日如今年
七月起至十月止共殺死兵一十七名燒殺死戶口三十二命擄去男婦
二百六十餘名牛馬五六百隻燬房屋一二百重他雜物不計元何景
再可痛哭流涕長太息矣最可恨者一兵不陳火攻不習委官擬汰老弱
則多方為馬免者熟知苗路也在膽不在力也事逼則驅羊格虎有并火

品委以予苗其尤可恨者一哨苗入德路不過數處如清羅之高羅油菓
永安之朱冲口洛溪富爾塘永寧之龍郭總兵營其要害人、能言之而
進巡砲隘俱為虛名苗往來若無人甚至越哨深入七八十里本哨兵尚
若罔聞時領不之族即兩道嚴按二覆不報在事諸將失事之罪一以國
法使之無所逃矣若夫稍露之虞總由大小將領無安邊境立功名之志
而一以營兵為利謀營錢與惜死之心而令痼疾牢不可破其鉤思希見
者曰去秋本道已條陳 兩院頒某美今訪各哨松後多者數十名
後於實則不復問擊刺之事而戰卒愈少猶之卒也何彼袖手而我荷戈
士皆解體而戰事愈亡夫如五寨兵額最縮在哨不滿百名而哨官董壽
呈詳團頭吹手門子教士苛役共占三十餘董壽所指必非自列其屬泰
所可知也泰時有班軍百五十人守備有班軍百人皆無坐行二糧不戰
不守以奉奔走猶不足而侵及哨兵未田卑編妻行伍之閒復何人斯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五冊

湖廣下

百二

其為害一也占兵未已人有賣兵健兒多窮兒也其技力自効孰肯輸財
二安所得財惟不任戰者其補伍必有恒餽而哨官居為奇貨即汰壯而
進羸弗恤而委官欺消之且若養乳嬰口弗然以不肖之心應之夫其為
害二也兵費開支苗苗攻哨亦可畏也況今餉懸拮二年後重以事故革退
之不度則難賣而其利未博惟與苗苗為市可以饜其林心而苗以死保賴
守為世物其甘而必得之也一名賂拾餘金以去既可飽苗又可肥己而
獲養難之禍於戲見是賣兵者轉而賣苗其為害三也苗豈能終飽餽而
止則我朝受補支行剿者矣於是卑詞與約苟完本哨而已餽於東而
剽西餽於外而剽內戕勿典規以盧麻二縣邊民為繫甚乃戒隘兵勿舉
炮謂開炮不赴責在官而重失炮不舉責在烽候而輕是賣苗者巧而實
陷其為害四也凡此四處總屬膏肓而賣苗賄賂不治之疾積苗千餘
散銀四千五百兩而歲堂制餉之初預派此募苗之額我姑嚴飭未江河

計萬里來新增者二百名為金六七百此外盜氣血附頸之癭也其以兵
責苗者各哨共一百一十餘名皆以漢名附籍而以苗自生寨此內盜氣
血附心之癭也且歷觀數月劫案越趨越密則北中廣漢起永安永樂則
南中麻陽深入七八十里何所遇哨路又復寂然苗不犯哨不堵苗而
實路之謬不既昭耳且夫夫設哨為內地擇其麻陽雖有清水石羊諸
小哨然第二重門戶也其兵寡永安永寧寺則第一重藩籬也其兵多苗
難不守門戶薄夫拒敵而偽猶曰格開哨民被掠猶曰逼虎穴若包有魚
以及實少進復而入室開闢延寇何異實苗而助之攻哉且各哨兵募苗
在官者種本大業悲存秋光出與苗遇往交臂相送而實路之禍愈極
矣上下相蒙以養苗為當然以養苗而利為固然以從苗過為不得不然
日蝕月爛於畫化苗必無湖北不至大征不止至於大征而費財費人各
又巨萬計禍又何可言哉故今湖北殆不可為天非不可為也實錢惜死

天下即國利病書

第廿五冊 湖廣下

之升為之竊也割瘡劑瘡錄者必死惟實其元氣使氣血歸於益人而不
為彼盜則如癭瘡者固可以守而生消明法制別質不肖以奪其囊錢惜
死之心而四竄可制矣夫竊謂本院宜著令苗入本哨與格者有損
夫三薄其罪縱使越哨即以賊侵境內擄掠人民充軍律治之屬實兵實
苗之禁記者雖主將無所貸其現在各官分別提問戴罪如法而先年賣
糧與苗之余屬鍾潘祖劉宗祥據朝東王蓋臣仍批本道提究使知扶
私據違計者雖事在數年前猶有令而無情如本道者痛追絕之庶幾戒
貪儒之後果而今日之瘡與瘡猶可守使勿潰而急理氣血以待其業止
也至哨務雖多總不過使兵守險四字本道原議已悉持若恭守哨官不
肖實舉今又議約束以督其必行一曰東隊伍以行簡精銳之法五人為
伍五伍為隊居而德出而戰律以止齊一人斬級四人助分分別同賞二
人破殺塘四人割耳細查如號一伍有失隊長連坐則靜相保動相救弟

怯相習其老弱者伍中惡為累自不肯領而買開冗食之弊無所容矣二
曰把苗路以行守要審之法每哨苗入總路密明戰處每處撥兵若干
五日一撥俱載薄薄稽察哨守時巡閱失伍者細查苗過砲樓不報巡
不備奈時苗薄薄稽察連簿移解共道簿上不詳即係哨官賣開三曰立會
哨以行申策應之法在本哨則某處巡巡與某處會在薄哨則某處巡
巡與某處會俱畫定界限以辰酉兩時為限仍設令前號旗辰會一處
前號換一處酉會一處前仍歸本處俱載入苗路簿中應會不會者將不
到全隊本日口糧扣賞獨到之兵另行細查如有苗警隊長拿解治以軍
法四曰練火攻以行除或品之法為銳手延請教師練習放打務在精熟
可以命中臨陣前衛以撲牌旁夾以長鎗刀等每出時火藥預分數包一
放之後牌兵鎗刀兵接戰銳手又可入寨再放仍要懸帶腰刀以防敵救
放打不中者銳手細查若銳手被殺同伍兵連坐五曰責欺縱以行明賞

天下即國利病書

第廿五冊 湖廣下

罰之法任法生恩任法生威誰不知之而不敢違者官守之德志民害之
痛也也今各哨失事重矣恭守于哨官惟恐有傷并不敢問一卒苗過砲
兵營本星波而永寧之目兵不究苗過未中苗滿塘而永安之目兵不究
苗過苗滿塘而靖之目兵不究苗官可捕氣而苗書不足畏矣卒可騎
虎而問井之奈毒不足念矣知其責而姑息之是一縱也大小相師陽
為不覺以避不戰之罪是欺也前而恭將詩本道辱批標切賠書謂九邊
各道與總副參近同心故能立功名大邊上掩取飾功徇情破法之態堂
本道所能批畏官守故也痛民害故也軍法惟賞罰二端耳今擒賊之賞
陣亡之恤道用未嘗小恤而決罰不明哨官猶可譖諸兩道而預目隊長
防兵斷宜責恭守嚴絕其失使而痛治其疎疏既無監司日僕一向各哨提
小兵之理也設簿稽查之法既去存存有底狗迴護者欺縱之罪守備則面
應奏捷奉時體本院裁處以上五款原是兵法之奈將守之耕織今無

一留心下手者不得不越得沮代為區畫而束以必赴已通行泰特守備
及辰州府撫吳官矣本道之所為能為者止此法立而猶玩惕則當以
三尺鞭其後抑營哨之敗人敗事而既發露無遺矣乃本道察官府督元
有不得而自掩者而始議兵湖北撫苗者何官哉古之守令補其
思信猶能懷來羌族望部為不侵不叛之臣而本道撫綏兼致者四起
其咎一也申飭或改諸款諒謂行之可以改望疊推度之色而半幸於此
將領閱之如升髮還疆之如畫箭本道還質之如說錢有盟不踐為欺
大矣而何以責人之欺其咎二也臣子之衡功罪者惟事與言詢事一嚴
考言一浮誤擁團而痛生靈深本道推納之滿中矣且從來分守催餉外
無越思今本道目擊鎮守首肯之病慨然與兵道許副使約共殲叛之兵
通忠勤公正修力同心無人不共推戴無事不相咨議而毫無捕於勝局
有器於此一人舉之未勝助以一人而重自若則助者勉矣況靜聽與諷

天下即國利病書

第廿五冊

湘廣下

百六

頗謂本道去歲勒石軍鎮常例嚴杜糾紛今幸又清黃苗糧不許私賣
前選實兵不許私項時領失其整斷之望皆有重足束手之歎即高泰特
書與本道云云水太清則無魚其教戒甚切惜不能從其故秋今諸營
哨悉苗出入如履無人以形襲常之寡患而綜覈之失策是敢於本道
而違禍於邊民也本道任法任怨未見其利先受其病然則諸將戰不力
皆本道之咎而驚驥並驂驕驕莫展累許副使自効者亦本道員之也詎
曰責人則明恕已則昏志日施其所惡自上而下施其所愛自下而上者
批根將領而匿瑕監司是本道智昏於恕已而本法院格於行近其誰肯
服伏乞本院特賜糾參重加錮降以為失職之戒日前人心倍加整肅
事或可整頓仍將本道所列露原之說存之使後有任臣良將得以考據
數息而徑營本道雖身退甘之矣

議本界兵葉邊端

為面勢甚惡黔患震騰陳目前急務以固邊防重照洋鎮軍苗桃川湖
省之交苗巢中蹕而三省外環之宣德間親兵蕭綬大從後升征於成化
又再征於正德又再征於嘉靖卒未有五十年不用兵者由是靖來六十
餘年矣而報愈繁漢遂愈夥兵防愈壞至今日奸弁懦兵通夷之民與苗
為一而其害獨良民受之其憂獨而道受之此者有負廣未易藥石救也
請先言其病而後議所以藥之策自邊牆壞而入犯路多如四通之衢
而當衝病矣自范泰將仲仁創無蓋之哨以兵糧費苗兵力益寡而四肢
病矣自高泰將居仁畏苗如虎全附哨居民請苗能保大羊孟驕而神氣
病矣自各哨官募苗為兵伏之賂苗自免為苗兵者居則以情相輸戰不
以死相追養癰待潰而腹心病矣大哨兵不滿三百信地長二十里短六
十餘里苗無不改而合我無不守而分其不勝一也苗有苗兵以為外間
有逆民以為內間有健步以應互間而我食糧軍糧又不肯以苗情款我

天下即國利病書

第廿五冊

湘廣下

百六

質然不得要領其不勝二也邊民耕種遠哨五六里住者不可請苗住
往深入百里流剽數日而至皆有奸細為之進食謀報而我兵調發數十
里赴敵疲於奔命其不勝三也糾紛無報而不能行健步之罰入邊無砲
而不能行巡步之罰堵切無効而不能行官目之罰殺擄數百席捲以歸
而泰守水關報一人賞一人耳本道安得人而執之其不勝四也各哨
之病無不然者而苗甚靖體清溪洞以尤莫甚靖體蓋北之乾州以猛虎
為外據軍子以大麻炮水二小營為外據獨清溪洞苗一團入則直抵麻
陽廣漢村寨悉其擄掠入無重關之閉出無再截之虞故禍偏中三哨也
洞苗清溪尚多山險其兵壯懦參差尚可使山城曠地尚可耕以待餉獨靖
體還皆平原無可守之險地狹有主無可望之場兵窮敵死不賄無戰
心屢敗之後無戰氣故禍尤專中靖體也况貴州銅仁有東水銀黃柏等
山連兵三月未解勝敗相黨擄其哨官平溪衛百戶陳湯錢而後贖回故

一被擄婦斷其手一被擄民斷其肉傳語通達撫我其鳩故如此聞貴院願決意主勦夫然兵利則驅苗入楚而楚有承突之憂歟兵不利則驅苗并輕楚而楚有燕起之患此皆不可諱之禍也安可漫然不為之計哉為之計不過勦撫守三者而已剿之法一曰大征諸紳士民憤苗荼毒者無不據臂於犂犂掃穴之舉夫苗則誠事夫苗伯仇餉錢一童子耳今兩軍沿邊鏖鋒及者以百計俘夷衆者以六七百計淫辱婦女斬截嬰雛財畜罄於掠虛舍焚於焚田地罄於資贖誠得聲罪而漸之膏諸苗以懲鼓壹不據生靈之宿憤振華漢之天聲而勢固未易言也夫征必合二省之力即楚一路必得兵三萬餉十萬十萬之餉安所出哉次則剿而剿剿之未易行也凡剿剿如迅雷不及掩耳必先有一技致死之兵自為一軍在貼守之外而後可以獨往獨來敵不能測神縮如意今摘調之各哨其衆為島合懸令於數日其機為先泄無論縣市人即人投石趨避而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之五

湖南

百八

苗已知之有以相待夫弱則入箐以老我強則扼險以覆我豈望其有尺寸之功乎古之善剿剿有臨發而兵未知何往者今安得此將即有將安得兵而用之故曰未易行者此也至於撫康與剿合之雙美離之兩傷我創以兵而後撫則避死就生避害就利其無必來其來必固今苗踪強端如猶捕所獲不貲我不能有所受剪而曰撫爾勿為寇也彼犬羊如蠅之集腹計之就血也豈肯棄實利而饒甘詞哉其勢非唯以兵糧數十名無所用之矣嗚呼以兵糧是當其性初而誨其新怨也醜莫新創吾亦夫不能諉人不耻獻納此則今將領饒為之而本道難免不能從也故今日言撫非但將領撫首惡者為掩耳盜鈴之誤即本道撫餘黨以孤首惡者亦未免泥委齷齪之說何也兵威不立則餘黨決不肯帖耳就吾羈縻而首惡未可孤也力不能剿勢不可撫則坐而待斃乎惟有料理戰守一法而已戰守之法不過本道累詳練兵守險而言而已守險有要者曰固築邊備

練兵有急者曰智蓋戰兵邊備築於孫本特數十十年倚為固其後圯者續修不如法猶存舊端之未至三十三年蓋壞於洪水而十年之苗患始增劇則無端之驗也使有故端苗雖衆必先挖牆不能猝入即入而捕掠燬止此一路不能他出且所掠人畜安能急出我兵據牆懸繫獲不能無傷人口可奪也先年有堵之牆百獲級數十者固其成事也計長寧盛華前塘不用牆單子強半倚能產為城溪為池六不用牆其宜築牆者下則由單子接潭溪乾州二十里上則由洞口之扒魂塘接靖縣清溪至奇梁營三十里下路可緩上路三十里計不過五千丈舊牆雖盡而壯猶存今當計一勞永逸填土開四尺收頂三尺高九尺以用三層石蓋以草牆外取土因為深濠外栽竹簕棘刺募民夫以兵力佐之之計每丈費官銀三錢五十大用十五百金往時兵多虛員其逃故扣糧之月哨官以實私案自本道兩年在夷嚴加稽覈實功不貲創銳連理皆有積計現在辰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之五

湖南

百九

沅二庫所積已十數百金此例在正餉外可動者誠用以築邊牆為小民保障築完之後歲於此扣內別貯五十金為修費遇小淋地即呈詳動買炭料而役兵力築之勿候此百年之利也然夏多雨非八月不可動九月民又收穫非冬不可併六非來年二月不可竣而苗豈能待哉從八月始又為築擊堵坎之時邊牆未就援突而入不必滿千即數百人而我兵無所不分倉卒之聞安能集數百人禦之且役夫滿野不遺之禽夫彼不利邊牆之立時以百苗蹂我能從事版築夫款責本哨兵制營以護役夫復從間道潛入內地不首尾牽制未款築邊牆其勢不得不暫蓋戰兵夫各哨非無兵之患無戰兵之慮也本道備閱諸哨惟強虎哨數十兵又民寨兵永豐百兵五會七八十兵單子之廖家三十兵可戰驗兵以力教兵以技其於戰皆屬第二義戰之勝惟有膽耳哨兵兒戲者夫本道雖汰撫法不能盡汰募兵雖多壯丁然皆農民驅而與苗角未能無色戰

也苗兵雖散死而孤免情多不肯致力惟鎮漢之士兵王會一帶之仲統
二家兵技勇特異而離軍苗六十里無姻親可用為今計須精募二百
名統以能將駐諸播為遊兵左顧清溪右顧洞口苗入則直往搏殺為鋒
而各哨助之誠得一勝則苗膽自破矣自張大修築邊牆即以此一枝
兵及三哨之半出牆架梁苗必不敢動牆工可就也添兵便當添餉本道
及羅壽之此兵非長設也不過一歲之計其兵備道原有奇兵一營內打
手執兵共三百名以備調發其實如土雞狗無益于用然不可驟去
則為要即各哨兵雖弱而不敵多汰者職此之故秦守張良相云小則為
遠大則勾苗是也本道於苗兵缺二十名已懸不補漸汰其老弱附近
諸哨亦用此法俟邊牆成後即將此增募一枝之兵收入奇兵營不盡者
填補各哨之缺如此奇兵皆得慣戰之卒有虎豹在山之勢而增餉可嚴
故曰不過一歲之計也計一歲增兵餉當二千金本院原撥助餉餘稅銀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五 湖廣下 百十

二萬兩時辰州府庫分毫未動竊謂於中動二千金為募新兵一年之費
尚一萬八千兩以給鎮軍營哨額兵四十三年夏秋工食亦不為少也驟
費二千金誠本道非不惜之然擇害就輕擇利就重若不暫設此一校慣
戰之卒八九月苗必大舉復有十八寨之禍邊牆決不可成雖取夫事哨
官誅之猶未能盡於成敗之數也此策不用則當聽將領以兵糧三十名
募苗可謂且矣然十年便為金三千且其隱憂伏禍不可勝言矣本道日
學鎮軍苗患過於今之修廢隔邊牆倭隔巨海而鎮軍無短垣之蔽虜
防務倭防汛而鎮軍惟五六三箇月稍練其餘無非跳梁之日計惟暫
募戰兵暨築邊牆募兵之費取現銀助餉餘稅不過二千金邊牆之費取
本道前節者巡扣銀現在不過千五百金邊牆無損於正餉而餘稅本院
破格濟邊者今邊民塗炭已極取二千金以為之捍禦何憚不為哉邊牆
賊而兵益練則制苗有餘矣且一半內有此精兵二百自為一軍可以出

苗新住又得良將相機成功未必不在此著也即貴州鎮道鵬劉水銀黃
柏山從二月至今所費以數千計皆思州銅仁思南等府搜括庫藏又編
弁鄉兵騷動一路誠憤苗禍之無極雖費不得已也黔以苗為腹心患而
上下以全力圖之故兩省在邊時之設雙以苗為腹心患而展沅距有千
六七百里情狀難以悉悉故兩省在仲志之難然肢節匪腹心能晏然
已我伏乞本院察本道言非敢欺謹准於助餉銀內動二千金為募兵之
費止以一年為限邊牆工完即將新兵盡收捕奇兵營及各哨兵請以省
添餉其邊牆工仍聽本道委官估計於辰沅二庫節省巡扣銀內動一千
五百兩與工修築嚴加稽覈不得浮冒以需財亦不得過縮以廢守度此
費尚可量有所省盡數還官庶邊防有賴矣

酌議四衛兵餉詳

為酌議兵餉事宜呈為以國邊防事照得疆場之要惟兵與餉而已制兵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五 湖廣下 百一

有多寡當視地之緩急而無兵曰亂寇制餉有厚薄當視事之安危勞
逸而信餉曰靈則以兵制餉以餉制兵必能相為有實不能有名有
之曰廉軍湖北有三鎮各設泰守曰鎮軍曰清浪曰五靖以地之急兵之
習勞省危則鎮軍為最清浪次之而五靖三年無一苗警可謂緩矣靖州
哨兵僅充守備該州雜差此外操且不敷無論戰也五開哨兵并雜差
無之其兵多為家門富家僅幹所買項各有數兩頂首而中軍官至有以
撥送鄉紳為架房脩墓之役者蓋惟其安且逸之無所用故至於此亦可
慨矣以兵之多則鎮軍為最以數千計五靖次之以八百計若清浪僅惟
泰將標兵百名然三年未嘗一與苗關不為用也又有從兵二百名然每
名月僅銀一錢五分餘之不飽難盡死力且分散十七處多者不滿三
十名少僅六七名勢孤形格不可用也其實兵為用者惟兩道四十二年
創設守備所領及沿沙哨兵一百五十名而已以偏鎮上下百餘里之路

兩江而寇賊之時官商運送往來如織之後而僅兵百五十名當之無
感乎苗之有所侮而遂也。以餉之機則立靖為最鎮單次之而清浪不足
言矣鎮單報最機者曰凱兵打手每名歲支口糧工食共銀九兩二錢四
厘如是止其口曰犯兵每名歲僅支口糧銀五兩七錢二分四厘次
曰重兵每名歲僅支口糧銀三兩九錢次曰鄉兵每名歲支口糧
二兩一錢而已獨靖州凱勇二哨凱兵歲支口糧工食九兩二錢次與鎮
單打手等報凱兵歲支銀七兩八分已在鎮單犯兵之上矣五開有客土凱
三哨土凱兵每名歲支銀八兩二錢八分咸於靖州凱哨而優於募哨已
不為不厚也至兵一哨冒濫之機有可駭者鎮單泰時親兵十六名清浪
泰時親兵十五名每名歲不過支打手銀九兩二錢零其獨五靖泰時親
兵十六名每名歲支銀一十一兩六錢八分二厘以五靖較鎮單泰時親
兵一較清浪十不一而獨親兵銀歲多三十九兩八錢有奇何也鎮單兵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五冊

湖廣下

百十二

尉及得兵於苗匪死傷月有開客兵有之乎鎮單兵調發收接近四五十
里遠者百餘里或三晝日夜不歸家餓餓犯風露披煙卧草客兵有之乎
乃客兵七十二名歲支銀一十一兩六錢八分二厘較鎮單最厚之打手
尚多二兩四錢七分八厘何也清浪新募兵一百五十名僅食犯兵糧歲
五兩七錢零其格開防禦與打手同無打手之糧而任打手之役而客兵
不任打手之役又獨厚於打手之糧又何也凡兵惟頭目哨長加餉以司
領率嚴責成至隊長未有加餉之理且隊長者以古司馬法則五位為隊
二十五人是也以威都督法則十二人是也今五開客兵僅七十
二人其業有哨官以統之矣而仍設哨長二名每名歲支銀一十三兩四
錢五分二厘隊長十名每名歲支銀一十二兩三錢九分七厘便為一隊
矣惟務多創名色以厚領餉而才思其何取且就五開三哨衛之士凱二
哨兵各一百五六十名其哨隊長俱無加糧而客兵獨有又何也夫厚精

以易士死亦何所愛然責之責實施之責平不戰不守而奉市人非實也
血戰者薄而休者厚非平也竊謂親兵宜裁如鎮單打手之數哨隊長
量酌酌以崇安之卒而寺事日戰之餘復何說之辭即謂客兵征戍
林之時費得其力食糧已久難以驟裁然爾來十五年矣此十二名之哨
隊長七十二名之兵量盡舊人無恙哉本道訪得中有事故者費缺者皆
係本地人買頂而仍以客兵支糧頂替多而舊兵無幾也況十五年食不
征不戰之厚餘即從今一體量裁夫豈為過不然查其的行行間而今尚
號勇可推鋒者量異之可也若靖哨有中軍官嚴凱各有哨實而又營設
練兵百戶二員嚴肅廉給二十八兩有教深為無益索額凱兵二百名募
兵一百七十一名而二十七半征播創添三十名相沿不撤二為冗食此
在靖哨已往本道往行裁汰計從今八月起裁省靖州豐積倉米一百五
十九石三斗庫銀一百七十兩零九錢二分矣惟五開哨兵將為政非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五冊

湖廣下

百十三

本院撤行不可誠備徒本道末議通計五靖二哨一歲可省銀四百四十
兩零三錢九分米如前數以銀九十兩零七錢九分米一百五十九石三
斗運靖州倉庫為兵備尚該銀三百四十三兩二錢著令靖州每年解
州協濟募餉銀六十六名每名照犯兵例歲支銀五兩七錢二分整內以
二十名添沿沙哨以二十名添守備募兵以二十名添老何哨則備鎮一
哨又增一臂之用矣或謂況靖二哨各有挈親之守安得輕移不知從二
庫自視則有藩修從兩院視之何彼何此醫之用針引正氣以逐邪故處
右之則取左左之則取右一人之身豈相屬乎今四衛蕭牆已極而五靖
解肉又肥則損立靖之滋而不使虛賦因以補四衛之贏而不至觀寇正
權機急為地方之道也乃看清浪廉軍有名無實之弊則尤不可不立法
一更張之以優弱為強故軍永定衛撥軍三百六十名清陽衛江所各
撥軍百名德安所撥軍七十名共六百三十名成清浪哨五半一換各有

官領之官軍除本衛所俸糧外上下班往來在途則有澧州常德辰州沅州各支竹報到哨則官有康給口糧不若軍月給口糧米四斗五升遇車班軍不盡是數裁長短可六百名計一歲該支辰沅二庫康給口糧銀一千四百六十七兩四錢有奇夫使六百軍而誠可與苗初也則清浪不此然一重鎮哉乃今衛所軍皆象人夫而班軍尤甚本道嘗按籍過堂而閱之大抵皆老幼惟怯面有菜色身不能共肩戈受耳目不識金鼓旗幟作何進止父立且仆失況能與苗戰一旦之命采且所閱之軍又皆十三無人臨時竟市棍應點者也自其出門時領軍官固以包買夫比抵哨則將把總等官又恣意賁開夫夫班軍之制成清浪哨以各領班官分之而以一清浪把總轄之哨者巡緝之義則上接鎮遠下接平溪皆當相其要害分布防禦以靜邊塵者也乃分發清溪等堡不能二百人而四百餘將守備中軍把總私據而役之門子軍卒輻夫匠作無不取用月納班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五冊

湖廣下

一百四

錢而聚之城中聽其經營生理果何法耶舊堡距清浪三十里永定班官軍所守也班軍三百餘予之七八十名去歲辱告失事本道移參將李一鳴添撥班軍協守已有手本後道遵行在卷而今七月本道撤詰指揮呂登明據票依舊止七十三名在堡李森將陽發添八十三名皆軍半轄拿之役止有虛名絕無不到堡此又何法耶即班軍之在堡者纖草履關歇廬而已賊在堡外打劫而閉門不敢出且每月一錢八分之糧安足糊口其不能自給無賴者勾苗竹劫竊為商議處地方不惟無班軍之利且受班軍之害夫是成異鄉鄉水般食各官需索窮不堪命疾病死亡招魂無所此班軍之苦也軍不能悍苗則苗益甚苗患益慘而促失守之罪歸連連訊財婪命隨如去歲黎平府解銀更至武定拔刺貴州勒集溪堡官軍賠償扣原銀四十餘兩其他罪罰難縷指數此班官之苦也毫無裨戰守而官軍受其累祇以供武弁役占需索之資則安用此軍為哉夫

衛軍既不能當募兵一誠將班軍盡數撤回即以辰沅威餉一千四百餘金募壯卒照犯兵給餉可得二百五十人各軍之上班屯田軍戶俱有幫貼處成五年抽鄉夫皆父母妻子生死不可知其害可謂痛矣今既免之宜稍以其免班銀每班五年一年納銀五錢其納班者照依往日上班例免其操差或以太閒令一班之衆分為上下半年兩操除操練半年外衛所雜差一切豁免軍必樂從計六百名每年可得銀三百兩解沅州收給此三百兵又可募五十人以三百兵分布清浪勝於六百老弱怯之軍功相百也有清庫協濟募兵六十清浪撤班軍原餉并免班銀募兵三百四衛並此三百六十精兵威必大振苗可既噤可無議征剿即清浪而省兵為急此法不可不行之蓋裁五靖之溫以清四衛是制肝養肺也去清浪班軍之虛而募兵實清浪是以人治人也五靖不減兵額在辰沅不益兵餉而四衛兵可以有焉無可以強易弱地方可以安易危本道竊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五冊

湖廣下

一百五

以為便計也謹將議裁五靖官兵銀數及清浪班軍每年支領餉銀敘造便覽冊具詳伏乞本院裁奪其客兵減餉之議仍乞憲檄行五靖參將張良相再議有無妥便回覆然本道謂參將親兵決當先裁照鎮草主將之例以為士卒倡計此項銀三十九兩零連裁兵二名餉十六兩零共五十六兩加以靖州撤哨官二員裁兵三十名餉銀一百七十兩九錢二分共銀二百二十七兩零已足募四十兵宜先斷行之即募以益偏鎮防守餘俟客兵決裁議定募濟其班軍議撤原軍有無願免班銀或再行上荆南荆西道詢永定投江德安沔陽衛所軍情議報本院定奪地方幸甚

再詳

永定衛清浪班軍陸百六十六名每班該三百三十餘名沔陽衛清浪兩班軍二百名每班該一百名德安所清浪兩班軍一百六十名每班該八十名投江所清浪兩班軍二百名每班該一百名五班一換實在清浪者

通計四衛所共六百一十餘名此其大較也然逃亡甚多是以老弱事故日削日耗計各軍上項永定江至清浪一千五百餘里非二十餘日不達搜安清陽至清浪二千五百餘里非四十日不達各軍損壞甚多親族有盡室以行者有伶仃獨往者無待至成所而道途阻險已受其困矣換領班官有見面之費起行有祭旗科飲之費往道所過堂支行糧有打點之費至清浪泰守中軍紀總有常例之費歲時有賞開班班錢之費領班官在哨水食使用皆取諸軍有難必之各軍本不預備月糧僅充買各到哨月支行糧四斗五升歲銀二兩二錢零半盡於誅求美長征嚴來棚口無寶蘭茶湯店相僱傭作不能救饑又安望探甲執兵與苗爭一旦之命我六百成卒除患深老何寺哨隻分去百餘在清浪城者四五百人僅供役兵巡科索而已其溪距清浪三十餘里成軍八十正月苗焚城外一市數十家開便自守莫敢一問本道移移將再撥八十餘名協守而七月得

未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五冊

湖廣下

百十六

勝崇八月免結清又聞失事總之五六百人無一人之力歲庫行糧一千四百餘金不得一金之用校留此一役為需餉之漏卮泥軍之苦海豈不可痛哭流涕長太息乎窮軍現赴難與就死同而邊地現此軍與土熟易狗不鳴不吠同然土苗無資於飲食而軍且糜餉抑又甚焉存之以滋軍困招寇戢而害也撤之以行糧募兵軍解倒懸兵得實力兩利也去則就害何憚而不為也計一千四百餘金以餉花兵可養二百四十五名本道前詳固曰五疲軍不能當一突其突十不當一也此特就辰沅現支行糧言其本衛所月糧有六斗八升不若數此行糧更多若合二糧以募土著得兵可恃然本道思之各軍皆崇崇充祖額軍位不可除則月糧難以解充兵餉似以該班之半免其差操心納免班銀更酌道里遠近如差操全免永定枝江每名歲納銀七錢搜安清陽歲納銀五錢一兩合搖免差永定枝江歲納銀四錢搜安清陽歲納銀六錢其銀半解沅庫半解辰庫

尤募兵餉另為一款庶本衛所之軍位不失而辰沅之兵餉稍濟矣

議四衛練兵募兵詳

為清衛占數堡應議主練兵募兵之法以資實用以固邊防事照得楚四衛與黔共治之而官道村落康日受苗匪苗之患而無兵之患也又非無兵之患而無餉以募兵之患也取於額外而疲民不堪命可加徵求求諸額中而現賦尚多欠現應通乎可謂難矣然而未難也本道思之難莫如勾踐樓會稽之役地不增廣而有獻日增久又不為楚之乞師蔡之請粟共餉何所出而二十年之後遂以沼勁吳最難莫如田單困即墨之中以孤城殘卒與燕持久之敵圍不解而外援都絕共餉何所出而二年之餘遂以復全齊無他不適即所有之民而教訓之所有之財而節縮之而已故在勾踐則綿水併食以養戰士君親耕夫人親織而傳田單者六曰妻妾編於行伍之間不獨無溫役以康軍無溫費以露財已也使今治

未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五冊

湖廣下

百十七

四衛者能如勾踐田單而兵食何不足哉然以今四衛事勢未如越即墨之急而治者亦非必如勾踐田單之過自苦也惟在天資心術初制化產為實後無用為有用祖宗往制最為精妥豈有四衛無兵無食無可禦苗之理蓋自沅州以西設平清偏鎮四備冷水晃州等八堡衛軍以供戰守而堡軍以護往來即禦苗之兵也歲所供給錢糧即兵之食也顧在今日衛不為衛堡不為堡而俱化為驕疲精於迎送竭力於昇擢夫迎送昇擢誠不可少何至盡分衛軍堡軍之數以充之而別不得其絲毫之用哉則又不專在迎送昇擢而衛堡官役占買開支之費也以衛言之現在食糧平漢軍九百餘名除雜役外本道清出歸標五百七十名清浪軍七百餘名除雜役外本道清出歸標四百八十名偏橋軍一千一百餘名除雜役外本道清出歸標七百零二名鎮遠軍一千餘名除雜役外本道清出歸標六百零八名便以現據軍閩沐團練豈不足助禦苗之一臂而分非

惟防禦無資也即迎選六都苦役班本有限定額數而悍弁名退實占
人而勢壓包役情平而閭閻五月清浪掌印指揮孫惟忠翼以四百八十
歸標之卒雖差不滿百人平浪掌印指揮袁翰雲衛軍有窮幸無一差者
有一月因數差者前占並多則差差重其差有差者如省此激激開等項
相費差如跟未解銀俱派使用等項而差者窮夫此外又有條餉銀有
修城有二百戶所共食一馬供旗吹騎坐有經過駐劄官辦酒取奉衛
官利有果敢：一派二而通衛軍俱窮其當兵之餉艱之時可惜數千平
力者脂用之與名此衛軍之樂也以便言之祖軍前之而錄餘力餘丁
不美而募市人資平浪志書平浪堡正軍餘丁召募僅一百八十名鮑魚
便正軍餘丁召募僅一百九十名官路損餉俱取定其中未嘗稱困至萬
曆十六七年乃以便軍難支為辭而平清餉銀四衛各募夫六七八十名
不奇以應損損而便軍止專管餉差夫差既減一半則軍額宜稍裁可也

天下即國利病書

卷第五冊

湖廣下

百八

乃不惟募之裁而日增月益計現在平浪軍二百五十二名比舊額多七
十二名鮑魚軍二百七十七名比舊額多八十七名其他若清梅二堡則
舊額二百加為二百七十四名相見便額日額二百加為二百六十名柳
塘堡則日額二百加為二百六十二名差愈簡而軍愈多何耶鮑魚一堡
尤為濫極柳塘相見上下各六十餘里清梅下四十上八十平浪下三十
上四十獨鮑魚下至見州上至平浪各三十里路較柳塘相見不及其半
而夫數又過之又何耶有此二百七十七名內僅三十九名兵道不參步
准增募三十六名以軍餉既懸鴻滿處亦可痛夫大衛公是度付德
與廣沅等其四衛有懸遠廣州縣之廣沅所無則廣沅亦有守兵而道
所州縣之廣四衛所無也謂於官用大力獨致然必不受也且當廣之游
宦者無不往廣沅而廣沅之游宦者絕少到雲貴則四衛之輻指若尚須
比廣沅加省也廣沅各驛或七十里或八十里冷水羅舊則九十里而四

衛各堡或三七或四七或六七十惟清浪距鎮遠八十里其是四衛路又比
廣沅加近也至廣沅船溪馬底山路之峻險又四衛所未及也今直廣沅
各驛之極多者如廣沅附郭本有百名而輻指俱在其中夫廣軍既不
僅損則大僅當廣沅之半而多至二百六七十名可貴即以軍報銀少募
夫銀多然每軍歲銀四兩募夫歲銀七兩計七軍當四夫二百六十名為
夫一百五十是廣沅以五十夫應餉差各堡以一百五十夫應餉差也且
就四衛論輻指而差勞遠正奇耳惟游宦家輻指多子損若解餉銀解
費解大藥軍兵解磨日試錄則皆有損無補也清浪損夫七十平浪損
夫六十柳塘損夫八十而獨損夫各二百數十是以平浪損
差而以倍應餉差也可謂平浪據往告於省冷水堡軍一百六十六名而
當堡官王之屏役占餉銀九十名清梅堡二百七十餘名而當堡官月
應秋胡位役占餉銀七十餘名其餘各堡雖上下猶無無人首登而占

天下即國利病書

卷第五冊

湖廣下

百九

間虛數總不相連可謂虛冒滋甚此便軍之弊也以不為用之人廢為用
之餘而不一清理役曰無兵無食堂主民膏脂僅以資侵牟養遊惰已示
本道推究其本衛之弱始於屯糧之撥占利歸勢豪而軍不得飽便軍之
廢由於應付之性給牌票半人情而官得指以為辭前能堅執三人法盡
清之賴以還軍而即現軍以求積供上下除公差外不以一人情票餉人
數北軍之數止足實用視驛大而止則四衛可以嚴得五百壯兵去化為
富強之國而勢固不能行也不能行者本衛自言之能自守之而軍有不
盡由本道者非本道之所能必必有勾踐身親耕夫人親織而軍長委偏
行伍之心而後可以資政教強勢也惟於十分之中師其一二去廣之
太甚而的時勢人力之所能為者則本道獨有二議為衛軍祖軍不可撤
也量於中挑是壯丁免其雜差為練兵費以充防守堡軍募市人可減也
量於中稍裁其太多無實者以其糧添募戰兵約平浪現募軍選出八十

報一百二十名充練兵而以四百三十名之差清現操軍選出八斗糧九十名練兵而以三百九十名之差倘現操軍選出八斗糧一百三十名充練兵而以四百四十三名之差清現操軍選出一百三十名充練兵而以四百五十八名之差凡練兵除條徧外修城養馬巡送雜差俱免惟常川在營專聽印捕官團練巡警堵截防禦雖此軍未必能衝鋒破敵然清浪現有令時標兵一百名又新募兵一百二十名鎮遠有守備標新募足一百五十名平溪有新募兵六十名偏橋東西奇兵營一百名即以練兵之軍隨兵出哨追捕自壯聲勢此軍除雜差外尚每名給納條徧銀二錢本應盡免然新行挑撥思未必得壯丁未有實用宜出示曉諭果選得精壯出力禦苗連條徧銀俱免官為指處計四衛練兵四百七十七名條徧銀止該九十四兩辰庫軍報存一銀尚有餘剩歲指九十四兩而得四百七十七人之數何憚不為乎但思練未成而銀先為虛故本道姑留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五冊

湖廣下

百廿

一着以觀其後也四衛添此四百七十人而防禦稍有資矣其苗走差者俱責印官置簿輪撥周而後始不許買閒倘累苗衛走差者三百餘多幾五百苗尚不足而重差之害亦可省矣堡軍酌地之遠近差之煩簡定羅日堡裁六名以一百九十名為額冷水堡裁十名以一百六十六名為額覓州堡裁十五名以一百九十名為額鮑魚堡裁六十七名以二百一十名為額平溪堡裁四十一名以二百一十名為額清浪梅溪堡裁四十名以二百三十四名為額相見堡裁四十名以二百四十名為額柳塘堡裁四十二名以二百四十名為額隆羅日冷水見州所裁三十一名所減銀徑存貯沅庫外計鮑魚平溪清浪梅溪相見柳塘六堡共裁夫一百九十名辰沅二庫歲共省銀七百六十兩內募添鎮遠守備標兵三十名偏橋沿沙哨兵二十名乾田冲兵一十五名清浪哨兵一十名共七十五名每名歲給銀五兩七錢共該銀四百三十二兩辰庫支給尚剩銀二十四

兩平溪衛募兵六十名每名歲給銀四兩八錢該銀二百八十八兩沅庫支給尚剩銀一十四兩其兵餉數目彼此多寡本道另有一冊備細登擇頗為詳明至衛軍是為練兵便軍裁為募兵則苦累終不可不恤前服終不可不禁本道二另有禁約條款列為一冊伏乞本院覽察裁定批行再照衛軍挑送但恐有名無實甚至便軍議裁必有倡為苦累之說受惑聽聽者然事不難明也請本院將另冊細觀之查辰沅驛路遠者夫或百名或八十名無應輪損而差而足各堡差路近者軍以二百餘名專應輪損一差而不足矣同一站堡耳豈三十年前以軍一百八九十名無應輪損而差而足今日軍以二百餘名專應輪損一差而不足矣同一今日耳豈各衛募兵以七十名八十名應損差而足便軍以二百餘名應損差而不足矣同一今日便軍耳豈自己役占買閒則冷水九十七名清梅去七十名而足上司清裁則僅減二三十名而不足矣使綜數名實者按之則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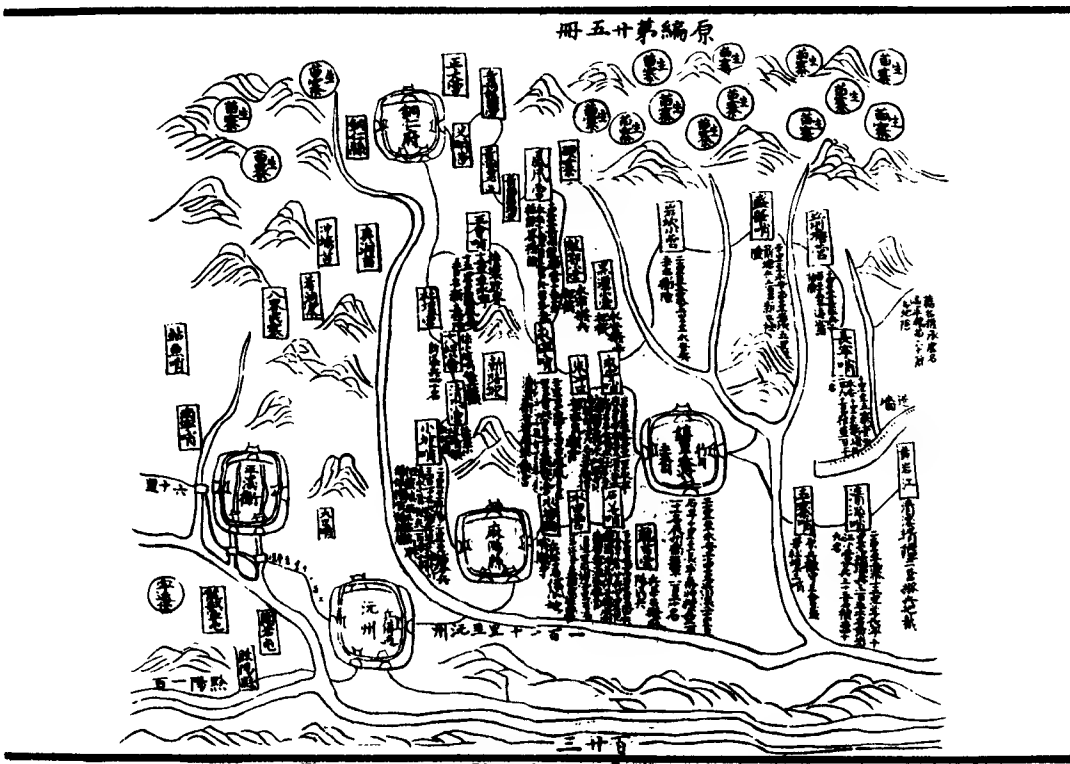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五冊

湖廣下

百廿

道所定必尚以為虛而不得病其過刻矣若禁約條款皆人情所不便而怨之所聚然本道思之古人自耕耨織妻妾編行伍之間尚能為之而今人稍一節人情恤軍力猶不能為乎本道不敢以此薄待今人也本道以自議法則必先以自守法若有法外累衛堡官一差輕以大馬狗人情者領體三院參處蓋今日以苗橫兵孫氏因財盡之日加賦不忍施於下請餉未必得於上不污不稍釐冒濫以求一二分笑用而非樂於多事任怨也其衛軍軍役行挑漢堡軍旗裁及召募新兵俱以四十四年正月初一日為始禁約候本院批允日刻榜曉示遵守





湖廣等處提刑按察司清軍驛傳事官展況奏備道布政司右參政兼食
事王 為巡歷境事陳陳不誤以備操擇事 一議專官以資彈壓照得
兵備所轄治遠處於伍哨為苗夷出沒之區土漢雜居之衆其軍實險隘
情形變態必預日擊而調劑以振利之但巡歷頻仍未免供億勞費然則
初任復當一巡或固不能數然也查得辰州府同知雖職在清夷實為
開局若蒙本院特撥行令專管撫夷兼理清軍凡各營哨一應放給軍餉
沐浴卒伍建蓋營堡皆屬提衡每年編歷查覈其各官費不以本官開註
者為重則上之責成既專下之觀聽自一今無不付而事無不集矣不特
此也永保二司時相警報保靖土司稍馴善而屬苗則強永順土司雖雷
悍而屬苗則弱每一構釁順司常捐重資以募鎮路之苗來相協助近日
清水哨之報殺擄正其餘孽也故麻陽縣官元金藏款於鎮路所設建縣
治蓋款從中安撫鈴制使諸苗不敢輕動而麻陽辰溪盧溪之民賴得安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之五

湖南

楚特不便暴言其故耳但建縣事體甚大須條議詳安具 題待處非閱
歲不能經始若撫夷同知則可朝委而夕更事矣今之巡歷鎮路時加竟
善撫近來向化諸苗更擇其子弟之稍清者解事者主詳提學道先給衣
中伴之漸習華風召見諄諭以本院威德鼓舞而招徠之則効順者不約
而至矣近來沿海各州皆安同知專理海防蓋以同知官校稍索事考是
布令既專任撫夷各營哨可應調度兵威亦大震肅即中有梗化勸導之
苗必皆觸目戒心不敢仍蹈前轍聽土司順使縱或既既該縣詳請以各
哨兵擒獲之易如振落耳此尤目前之要著於建縣不相妨而兩相劑也
一慮流民以他縣本縣得鎮軍苗集俱係麻陽辰溪盧溪沅陵及附近隔
省流民或躲避糧差或脫罪亡命寄寓於此實蕃有徒若其流毒地方者
有二一曰勾苗肆害生苗田地須人耕種彼等相率投附名曰趨土聊生
實則為苗鄉導如向年出胡麻陽之溫泥盧溪之寧灘辰溪之龍門溪等

處地方相去雖苗集約三五日非此輩引路生苗何以知內地虛實賊
長驅即及至當據獲解遣批發有司審鞠無人質控任其逃歸托詞先
年被苗提擄今押令挑擔出寨問官不能洞燭其奸多從濫釋後來者益
無所忌憚而遭患無寧日矣一曰解苗規利向來此中苗凡擄去人口
不加殺戮且養贖之以待取贖時常奴隸蓋藉此為一利實之流民習知
其故奸黠者遂獨縛苗寨一間逼近生苗出入必由之路規知苗出故將
承口行立近修牆其提擄然後舉火自焚寨上苦蓋苗草廣懇附近營哨
謂被焚掠哨守官軍恐致上聞貽累相沿通擄私共率銀付伊取贖彼僅
以一二贖回人口而八九匿潛私養然則其百姓受苗之害而流民得苗
之利也茲欲逐則人多往久恐致聚合要此後嚴示凡官軍當陣擒
獲難係流民即與苗同問官不容展脫其流民安插之處必須四五家相
為聯絡且附近營哨方許居住嚴禁之使有仍敢創誘獨聚故意逼近苗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之五

湖南

處出沒之衝者該哨官軍即時焚燬併將本人及家口解送附近有司遞
解回籍庶奸徒亦知貪生畏法而導苗之積弊永絕矣 一別屬苗以重
責成查得食糧順苗協守地方既假內向之名以募軍餉常肆外合之計
以貽民害如生苗出劫彼實暗勾之反各哨官軍贖取戶口亦復就中分
利其狡詐非一端也合要設法禁諭凡種苗各該哨守地方有人戶被擄
即將各苗本李應給餉銀撫夷官收貯不敷必待送出戶口然後補給若
春季被擄而夏季始送還則春季全扣不給應彼和勾苗所分之利與安
坐時給之餉勞過多寡得不償失而非心自阻矣至於順苗逆苗種類未
要分別而服飾亦要異同最難據察行令各哨查計食糧順苗若干名每
名給以腰牌正面向刻計年號住止與食糧順苗把守信地背面送還並押
刻印伴之出入懸帶如無腰牌即係面生可疑之人即時拘究放糧時驗
牌給散庶狡悍就我羈勒而糧費亦見虛費矣 一責營米以遏禁煎煎

得銀草各苗每藉口報警恣意劫擄而所以致此者則有故也查今各哨苗種除正餉外復有蘆菜等銀奉非不厚也第鮮餉到哨未必人人親領不過哨官目肥收貯給散而已各哨官目既已作弊便知後倚借各項名色扣減夫苗姓本貪況若其魚肉安得不成績恨迷因而藉口報警攻劫村落如先耳級本司地方新地涼傘坪提擄戶口四十餘名皆以賊騙餉銀為辭雖終加剿捕而地方之害已不勝言已今之治襲敵習依然未改也合要責令各哨官將苗糧分別數目一姓列陳一冊開報每一姓擇一忠順者以為總領管束其雜姓而名數不多者分附其下免解錢糧到哨令伊蓋數與出所統散苗到哨親領如有不明者直法重治責令賠償其中或有陽順陰違時常作歹者各苗把即於此將來報將糧餉業除如抗違不報詳請各兵賜剿之虞恩威兼濟而苗患永杜矣一編鄉兵以實寬嚴得銀草各哨相距各數十里惟土城內頗有房屋出城則崇山峻嶺一望莽蒼絕無人迹惟編土鄉兵可以號召走集居址錯然漸實荒落然有兵則餉隨無從虛擄而走種之法可必講也本道遍歷各哨足跡所至見其地土色甚膏腴豁澗之水繞繞時出足資灌溉而建瓴傾洩人無庸憂湯潦稼也問之土人云曾有私開一二畝者歲頗有獲若令召集開墾無不樂從合要行令各哨細查該哨附近居民不論土著流寓悉聽籍名照各州縣立保甲之法一甲五戶一戶若干丁聯為鄉兵空閒地土任其自謀開墾各分畔腰創結蒂歷十年以內雖有豐收亦免科其糧稅其墾田之虛仍刻碑曉示召人聚耕已墾之田歲終哨官造冊開報鄉丁其某墾田若干申報矣官止為稽核以杜爭鬭換矣官仍每歲於各哨官中擇其善能勸相開墾最多者驗詳特行優獎以示激勵久之所墾既多則虛舍稀比即以此衆抽選訓練平居而互相守望有警則協為哨防且有判要告人皆樂趨各獲其私杆樂更力自此屯卒亦募兵也彼生苗者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五

百七

峻嶺一望莽蒼絕無人迹惟編土鄉兵可以號召走集居址錯然漸實荒落然有兵則餉隨無從虛擄而走種之法可必講也本道遍歷各哨足跡所至見其地土色甚膏腴豁澗之水繞繞時出足資灌溉而建瓴傾洩人無庸憂湯潦稼也問之土人云曾有私開一二畝者歲頗有獲若令召集開墾無不樂從合要行令各哨細查該哨附近居民不論土著流寓悉聽籍名照各州縣立保甲之法一甲五戶一戶若干丁聯為鄉兵空閒地土任其自謀開墾各分畔腰創結蒂歷十年以內雖有豐收亦免科其糧稅其墾田之虛仍刻碑曉示召人聚耕已墾之田歲終哨官造冊開報鄉丁其某墾田若干申報矣官止為稽核以杜爭鬭換矣官仍每歲於各哨官中擇其善能勸相開墾最多者驗詳特行優獎以示激勵久之所墾既多則虛舍稀比即以此衆抽選訓練平居而互相守望有警則協為哨防且有判要告人皆樂趨各獲其私杆樂更力自此屯卒亦募兵也彼生苗者

不待備以兵威而積牙曉嘆違意自杜矣

本道所轄哨十五曰乾州曰猛虎曰羊子曰洞曰清勝曰清溪曰長寧曰五寨曰水豐曰水寧曰鳳原曰石羊曰十坡曰盤羊曰王會遠衛曰六底房曰平溪曰清浪曰偏橋曰鎮遠靖陽曰五開曰銅鼓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五

湖南

百七

寶慶府志

府師陽閣有三 東南西閣 巨口閣北六里 白馬閣東北五十里 寨有八 唐隆道寨東十里 杉木江寨東四十里 羊田凹寨東七十里 同保寨西二里 雲飛寨西北六里 五百寨南三十里 大爭寨北四里 竹林寨西二里 新化寨有五 仙姑寨西十里 老虎寨西六里 南山寨西南十里 羅洪寨西南七里 黃陽寨西北三里 城步尚有五中有寨四十八苗民 扶城崗 其寨十三曰楓木林下園丹口丹冲下家大寨茅田巖頭上楓林上邊溪伴水灼灼今新分林 隘口一曰梅子 橫崗峒 其寨三曰牛石上天下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五

湖南

上

火 隘口二曰伍川 伏子 莫宜峒 其寨十三曰江頭藤坪白水頭魯頭水口壘底巖子坪都溫獨樹大地初水獨宿大候隘口二曰橫水蒙虫 蓬峒 其寨十一曰橫水橋頭上巖頭中坪長灘條寨新寨大寨災坪暖水黃茅坪今新分一寨 隘口一曰皮水 欄牛峒 其寨八曰城溪臘屋上坪水溫分界上小言侯家欄牛今新分四寨 曰下坪水 隘口二曰牌子草子 園有蔣家園前一里 近諸子後洞中 各輸穀一武岡南 有武岡南有三 東南西南閣 石羊閣東二里 紫陽閣東百五里 寨有五 同保寨北五里 南山寨南十里 連山寨南二里 劉和寨獅子寨俱南五里 隘有十一 白竹隘 廠家隘 廣子隘 皮

水隘 橫水隘 施巖隘 芭蕉隘 橫波隘 神童隘 石羊隘 蓼溪隘

新寧閣有一 北閣一 隘有五 石門隘南三里 盆溪隘西六里 黃泉隘西六里 鑿鼻隘 道田隘俱東百里 寨有四 傘柄寨西五里 大對寨西南二里 鷄籠寨 蔣公寨俱東 園有二十五里 長湖 田心大甲俱縣 上富 下富俱縣 石幕 蓮村坪頭俱江 炭山 鹿坪俱益 石門 羅背 山水 赤木 檀山俱赤 高橋 烟村 白沙 籠頭 巖村俱河 赤竹 笑巖 鶴口 斗石 小溪俱零 猛崗有八 麻林崗 大絹崗 深冲崗 羅連崗 黃卜崗 挑盆崗 茶冲崗 州原崗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五

湖南

百

監政 郡邑初食淮鹽嘉靖初年因廣西軍興餉之五屬議食粵鹹之三淮鹹之七萬曆三年奉 旨概食南鹽五屬商報名赴廣西上銀買鹽若干包配買客鹽若干包官鹽未免析閭所為息者惟伏商鹽耳每歸廣西至全州與安東安盤其至白牙橋改包過山至唐田市下河至府報稅以廣西發引為據近市猾充商報名將名賣與白牙市商人買鹽因彼市上以空引借鹽船報稅故本郡屬益有甚貴之患 成堡 永靖堡即陽縣中脚一都隆慶二年因盜建 白水堡即陽縣隆回五都嘉靖十二年因苗建 分水堡即陽縣安平一都萬曆四年因盜建 花街堡即陽縣上賢一都萬曆四十七年因

巡建 沙坪堡即陽縣隆回五都因李成賢亂建萬曆三十六年
董崇禎六年復建 花橋堡新化縣大陽九都因安化湘鄉接壤
多盜嘉靖乙未年建 新安堡新化縣石馬五都地僻激湫嘉靖
辛酉建 紙錢堡新化縣永寧七都因玄溪賊數嘉靖乙未年建
以上八堡每堡撥丁二十六名督率官一員 油溪堡新化縣
東北八十里地連安化嘉靖壬寅年建鄉兵編差戍守 白倉堡
去武岡州一百五十里 山口堡州西五十里 九溪堡州西九
十里 歇場堡去州八十里 太平堡去州五里嘉靖庚申年建
安樂堡去州三里嘉靖庚申年建 桐木堡去州一百里 樟
木堡新寧縣西六十里萬曆八年建賀慶衛軍四十名官一員哨
守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之五

湖南

百廿一

軍丁

竇慶衛五所原額旗軍五十六名事故未補嘉靖間年存一千
三百二十名崇禎十一年見存一千二百名一輪戍武岡三百五
十餘外一輪戍廣西班軍共二百名起于弘治年因潯格苗亂借
調衛軍防守事平 題留屢議撤還未果

洪武四年武岡寇楊清甫於江陰侯討平之 二十四年武岡洞
苗叛判官徐典死之 永樂十一年武岡苗叛鎮撫康信戰死
正統 年新寧尚苗楊文伯亂招兵李震平之 景泰元年任開
苗孫作亂劫掠新化甚慘尋去 八年城步尚苗肆虐邵湘楊海
清追戰死之 弘治 年新寧苗苗劫鄉鄉落百戶李俊死之
十七年武岡苗李再萬作亂後討平之 正德十四年流賊入新
化城劫殺尋捕獲之 嘉靖五年武岡賊首段文鑑據牛欄山等
處殺掠無數屢年始攻殺之 三年流賊入邵陽境義民胡景隆
死之 十年流賊劫掠邵陽義民賀冕等率理四人死之 嘉靖
十四年城步苗楊松等劫掠守備周誥撫之 十四年玄溪賊
李萬興作亂新化知縣利賓以討平之 二十六年武岡賊首翟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之五

湖南

百廿二

廷相據大凹寺處殺掠後六七年始討平 二十年李承賢倡亂
私造旗符互約以八月會兵入寇而廣玄溪諸賊暨武岡等民皆
受約知府陳楠疏聞 旨下檄本府五州縣民兵討平 三十八
年廣猛入寇武岡殺死文包中傷殘無數越明年攻城步焚治劫
庫撤麻林苗截殺之 四十五年廣猛窺伺城步千戶李東樂之
萬曆十一年玄溪諸盜出沒剽掠湘寧安瀨驛樓不寧知府胡
棟知縣姚九功以計擒之 崇禎十年臨賊四熾擄掠武岡鄉兵
奮擊之地搖高死之 十年秋土寇魏龍宇蔡高峰李大用等作
亂遣兵討平之 時盜盤據湘鄉界以天王寺為窟穴肆行焚劫
臨監諸寇相為犄角長寶郡邑數無寧宇提府倣征播議復設都
御史臺于偏沅間以統戎師相機撫剿上可之遣武進陳公建

牙出鎮而巡道對縣高公躬擐甲胃率師于猛士氣鼓奮敗賊于
桃花江一奔黑田再奔龍山窮獸思擇復逼郡城僅七十餘里幸
撫臺已檄郡司理李臺日據要堵險預簡鄉勇以扼其吭又与材
官尹先民分道而馳壁壘相望以分其勢食盡力殫賊勢窮蹙渠
魁次第就擒餘脅從皆赴降不匝月而巢空堂敞

柳州兵戎志 柳當楚之僻也連洞深谷徭苗雜處且地界于吉甯南韶
諸郡險阻嘯聚無賴者從而和之動輒難制 國初特設兵衛弘正之間
又轄郡臺而正德丙子之變則兵燹數即禍結幾載嘉靖間又復作梗征
之邇年嘗不能少折波氣彼且易我而獸張矣嗟夫獸聚非諸於行伍也
藍縷非堅于甲胃也乃奮臂一呼此輒辟易則國家之養卒將安為哉按
尺籍而給廩餼非不犂然充目及饑急輒不得力而區 募民壯殺手大
率計柳五邑之民皆以一家奉一兵美嗚呼民出粟以食卒出力以捍
民是兩賴也乃今卒不能捍患而民且又為兵呼市人而授之甲為介憤
而馳耳安用焉安用焉故恒為之說曰與其糜廩以食無用之兵孰若
聯鄉保以行寓軍之法其著為令 民自相為保一鄉之中擇其右者為
百長鄉皆聽之數鄉之中擇其右者為千長數鄉皆聽之無事則群習擊
天下郡國利病書 源第廿五冊 湖廣下 百廿五



福建

備錄

海防總論

沿海自刺刺樂會縣接安南界起歷海條粵為文昌界鎮前港界連界和
港豐盈浦為瓊州界麻頭浦為臨高界田禾渡為崖州界牙林渡為崖州界
化所界壓白沙營為感恩縣界大洞天小洞天為崖州界牙林渡為崖州界
水縣界七十二程牙山渡水渡為欽州界華木營為雷州界
楊梅渡平江渡為廉州界邵州為永安所界邵州為廉州所界
界調洲獨嶺山為石城千戶所界峒洲小黃程汾洲為寧川所界青黎山羅浮
峰為神電衛界海凌山為雙海所界小獲山為海州所界中獲山為陽江所界
大獲山為新寧縣界西熊山為新會縣界萬斛山三川山為順德縣界
石岐峰為香山縣界蛇西山大南常山為南海衛界果島沙洋為白沙巡司九
星洋為福永巡司界珊瑚洲漫柱山為東莞縣界合蘭洲為大鵬所界馬鞍洲
為鐵岡驛界寧洲山梧州山為惠州界記心洋為平海所界徐娘山為海豐縣
界大星尖山為捷勝所界吉頸峰為碣石衛界前標峰為甲子門所界閩娘灣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廿六冊 福建

靖海寨為靖海所界大浮山玉嶼山為朝陽縣海門所界小柑山為遂州所界
大柑山為大城所界大京山九嶺山為饒平縣界計五千里抵福建南澳山為
玄鐘所界壓侍郎洲石城嶼為銅山所界壓碼嶼沙汕寨為陸豐所界大嶺
嶼壁洲山為鎮海衛界小嶺嶼為月港界舊浩嶼為高浦所界嘉木山大担山
為中左所界小担虎嶼山為金門所界大登山小登山為福全所界大捕山小
捕山為永寧衛界埕埕嶼嶺嶼嶼為崇武所界沙塘灣為惠安縣界嶼嶼嶼
為峰尾巡司界酒洲山為南泉寨諸嶼所界石獅峰小海峰為平海衛界嶼嶼
三江口為沖心巡司界烟山王家嶼為萬安所界六湖山碧水島為鎮東衛界
陸門山為蕉山巡司界日嶼月嶼為梅花所界即會城三波礁五虎島為連江
界下干塘四嶼為定海所界花嶼為北苑巡司界飛鸞渡為寧德縣界青山峰
為大金所界天干山丁家樣大倉山三聖山流溪為福寧州界計二千里抵潮
江縣中峰為蒲門莊士二所界壓長沙門大崑山為金鄉衛界鳳凰山為平陽
所界銅盆山為沙園所界仙口峰飛雲渡為瑞安所界大嶺山海安港為海安

所界寬舉披山為寧村所界華港為磐石街界大岩頭為磐石後右界前山
寶斗門為蒲岐所界九眼塘斗門關為三山巡司界丁營峰為楚門所界臨門
溪為臨門所界省梅坑為沙角巡司界大陳山石塘港為松門街界金清關西
山開水豐則皆朱文公所造為新河所界金沙灘雖雖為海門街界海門港為
海門前所界五嶼為批諸所界三門山為批諸所界石浦港為前後二所界青
苔為為昌國衛界小同山為新裕所界西衛山為前倉所界孝順洋白雲為大
嵩所界大射山為穿山後所界洛茄山長白山為中左所界大魚潭長山巡司
界招寶山中子山為定海衛界金家壩為寧波界丘家洋為慈谿界金整浦為
龍山所界松浦港為松浦巡司界黃山為觀海衛界破山浦為三山所界化龍
浦為餘姚界臨山港為臨山街界西海塘為上虞界漁山家宅為紹興三三
所界蟹子山為蕭山界和山街門為會稽界茶浦門為海寧所界大衛山小
衛山為澈浦所界桑扶山為海寧衛界西海口馬蹄山北丁興莊前山淡水門
為乍浦所界計二十七百里抵新嘉三姑山為金山街界胡家港為金山巡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六 福建

二

司界上釣山中釣山下釣山大盤山為青村所界蒲港為南隴所界陳前山茶
山為路巡司界寶山為上海界永寧山分水嶺海礁山綠湖港為吳淞所界浪
崗山顧涇港為嘉定界空為沙港信嘴小園沙新安為太倉界太陰沙管界
沙為崇明界福山狼山三裡口為通州千戶所界唐厝海門島為泰州界亂
港新洋港為鹽城界開山淮河口為山為安東界孤舊山為石臼所界計一千八
百里抵山刺青沉峰界歷州界大勢山田橫島為嶺山街界走馬峰為即墨界
為是河界界洋河峰為膠州界大勢山田橫島為嶺山街界走馬峰為即墨界
馬山為平山所界勾為赤島為膠州界所界老島徐福山為大山所界巨高島為
大嵩衛界竹島為海陽所界八島為海陽所界竹島為海陽所界竹島為海陽所
五登島下防山為平山所界歌馬嶺港口為成山衛界海牛島為不夜城界
舊寨為百尺岩所界古頭頂為威海衛界公島為金山所界新安堡為威海山
為旅順界海龍山為龍河界界武家莊為馬埠界界洋山為萊州界八角島

碗礁島為登州界劉家窪為盧洋界界沙門島為解宋界界單山為黃縣界界桑
島為馬得界界龜島為泊邑縣界界東島為青北界界都里鎮為諸臺界界青島為
利津界界黃島為賓州界直沽口為寶坻縣界界塔山為盧龍衛界界南半洋山為
昌黎縣界界計一千二百里抵遼東北半洋山為山海衛界界萊島為中前所界
牛車島為中後所界界孤山為中右所界向陽島羅兒島為金州衛界界石灘島為
左所界東雲島黃駝島為蓋州衛界界屏風山為復州衛界界鳳凰山為中左所界
女兒河為中屯衛界界遼河渡古寺島為廣寧衛界界麻田島為平島為海州
衛界滿站堡為鎮遼所界臨江為美州界界計一千三百餘里為鴨綠江朝鮮界
總其入寇則隨風所之東北風猛則由薩摩或由五島至大小琉球而視風之
變北多則犯廣東東多則犯福建正東風猛則必由五島歷天堂宜渡而視風
之變東北多則至烏沙門分鯨或過莊山海關門而犯溫州或由舟山之南而
犯定海犯象山奉化犯昌國犯台州正東風多則至奉而襲壁下陳總分鯨或
由洋山之南而犯觀犯錢塘或由洋山之北而犯青南犯太倉或由南沙而入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六 福建

三

大江犯公侯常鎮或在大洋而風故東南也則犯淮揚登萊若在五島開洋而
南風方猛則趨遼陽天津防倭者以三四五為大汛九月為小汛向之入寇
者薩摩肥後長門三洲之賊若其其次則大隅筑前筑後後傳多情人善造舟而
豐則豐後和泉之人間亦有之乃因商於薩摩而附行者 廣東列郡者大分
為三路高唐最近占城滿刺諸番烟峰希曉中路東莞東路惠州皆倭寇不時
出沒之地而東路尤為要衝若拓林者則又必東路控賊之咽喉門戶也無拓
林是無水寨矣無水寨是無東路矣東路四而環海東西九百里南北一千一
百四十里長山峻嶺三聚鎗居其間而五指腹心盡為黎據屋閣之中定安尤
險峭或撤備門庭皆劫敵失項因卒且之亂舉兵討平事雖大定險終在夷謀
者歎於羅活商據以重兵斷其往來攔仗噫必如是而久安之計乎福洋峰
火門寨設於福寧州所轄官井沙洋羅洋為南北中三哨後官井沙水寨則又
以羅江古鎮分為二哨是在烽火官井當會哨者五小哩水寨設於連江所轄
開安鎮北老焦山等七巡司為南北中三哨是在小哩當會哨者三日南水寨

設於蘭回所轄冲心痛崇武等所司為三省而文海港則近添設於平海之
後是在日南當會哨者四海嶼水寨設於同安上自蘭頭以抵日南下自井尾
以抵銅山大約當會哨者二銅山水寨設於漳浦北自金山以抵海嶼南自梅
嶺以達廣東大約當會哨者二由南而北則銅山會之海嶼海會之日南
日南會之小哩小哩會之烽火而北來者無不備矣由北而南則烽火會之
小哩小哩會之日南日南會之海嶼海會之銅山而南來者無不備矣哨道
聯絡勢如長蛇防禦之法其能喻此即總計八閩之地二面當海者二縣泉是
也一面當海者二福漳是也其要害地如晉江深尾龍溪與比冲心平海龍溪
海門漳浦島尾南靖九龍寨溪是也然葉有如福寧之尤險者三面孤懸海中
如人吐舌賊入必首犯之舊寨設於州東北六十里三沙海而後集軍備謀葉
從松山今必援舊而後可乎浙江沿海舊設四總今增為四條六總矣四條者
杭嘉湖一寧紹一台州一溫一也六總者定海昌國臨觀松海金蟾海寧之悉其
防禦之制自內達外有三重焉會哨於陳錢分哨於馬頭羊山普陀第一重沈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六 福建

四

金門馬尾之師為第二重總兵皆發兵船為第三重備至密也乃若定海者是
寧紹之門戶舟山者又定海之外藩其地則故縣治也為里者四萬畝者八十
有三五段之饒魚鹽之利可供數萬人不得取給於外非若普陀諸山此也
閩初置昌國衛於其上屯兵戍守誠至計也信國經略海上以其民孤懸欲之
內地改隸象山撤其小而未見其大也蘇松為畿輔望原濱於大海自吳淞江
口以東皆浦以東海埔數百里一望平坦皆賊往還徑因不能禦之於海致賊
深入其境今建議者曰松江之有海塘而無港口者則自上海之川沙南
匯等處之青村柘林凡賊所據以為巢穴者各設陸路把總以屯守之而金山
界於柘林下浦之間尤為要衝特設總兵以馬陸路各將之領神又於其
中添設遊兵把總一員專駐金山往來巡哨所以北衛松江而西援下浦也至
於蘇之沿海而多港口者如嘉定之吳淞太倉之劉家河常熟之福山港凡賊
舟可入者各設水兵把總以堵截之至於崇明孤懸海中尤為賊所必經之處
特設參將以水兵各將之領神又於其中添設遊兵把總二員分駐行治營

前二沙往來巡哨所以遠哨海洋而近敵港口也外內夾持水陸兼備上之可
以禦賊於外洋下之可以巡塘而拒賊亦足精且密矣乃若淮揚二郡介於江
淮之間東臨大海三面陸路者其形勢起自東南蒙古南控毗鄰家廣延四百
里陸路等三十六場俱在腹裏未為要害要害之虞乃通州也狼山也楊樹
灣裏河鎮也餘東餘兩等場也狼角嘴呂四場也抵港新開港也廟灣劉家底
金沙場也其尤要者有三曰新場為其出入至近通揚州也曰北海所其通新
開港且有鹽艘聚泊也曰廟灣為其為巨鎮而通大海口也須設三把總以駐
之仍用陸路遊擊一員駐劉家底則東可以控狼山通州海門之入而西可以
捍禦揚州矣倭患之作廟灣以北達於非揚靡不受害而東獨不之及者豈其
無意於此哉是以山東之民使難馬不使舟楫無過海通者之人為之嚮道接
濟耳所慮者登萊突出海中三面受敵且危難時沙不可勝數非諸練之卒則
舟且不保何以迎敵而進擊失敗安東以北若勞山赤山竹灣等門劉公芝界
八角沙門三山諸島乃賊之所必泊而我之所當伺者若由蓬頭提子口楊難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六 福建

五

鳴與夫人嶼金廣石倉廣淺灘亂礁乃賊之所必泊而我之所當遠者當事諸
臣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備之造船選卒練習以處將來 廟堂或疎海運以
備不虞亦大有賴焉獨禦寇云乎哉遼東古營井地也其背向沙溪花當吉列
迷諸部落在其其而為滄溪其餘氣為朝鮮 國朝設濱陽遼陽三萬鐵嶺四
衛統於開原以遠北狄之衝金復海蓋振順諸軍無屬海濱以防島夷之入東
北藩籬可謂固矣洪武初倭奴以玩南方之心而玩遼東遼東人以禦北狄之法
而禦倭寇新成無遺海氛為熾劉江金線島之捷是已二百年来遠備無故倭
敢遽犯我但地方千有餘里馬步官軍九萬員名止藉山海間一路餉餉我
朝北都燕而遠遼江南與又自京師達於遼陽飛輓不絕何以食之此其患非
渺小矣通者登萊運米達遼甚便惜未多耳愚謂 國初軍屯南中之制至為
精當而大棟樑散司圖計者當深念而亟之(圖)不當專責臺帥而已也

兵事

泉州 正統間建昌人鄭茂七聚眾殺人縣官捕之遂拒捕率黨劫上杭汀州
正統十三年據杉關攻光澤縣大掠順流而下攻即武掠庫藏數日至順昌縣
時尤溪僱主將福成亦號集塘丁劫取聚黨旬日至數萬人聚尤溪與茂七登
樓進攻延平合拒官軍官軍皆次御史丁宣等發牌招之茂七等殺齎牌使者
振王臺地方立總甲里長殺張都司勢益熾道賊將陳敬德由德化元永泰永
春民郭崇六擊破之除賊吳都總等分寇諸縣遠近望風降附將攻即城即守
熊尚初請調衛軍未下自援民兵與晉江簿史孟常陰陽止街楊仕洪拒于城
南古陵城被執皆死之巡按御史張海上其書 上遣都督劉得新陳榮典都
御史張楷等親諭務要勦滅盡絕陞辭人諭你每不可遲福建一方百姓望你
每來救他務要將賊人殺滅盡絕楷等分道入閩乃平諸賊匪賊首赴京八閩
始定 弘治四年漳平盜溫文道寇安溪攻陷縣治永春南安郡城一時騷動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六冊

福建

六

副使司馬聖督官兵討平之 正德中廣東盜屢寇南安永春德化安溪等
縣 嘉靖元年秋廣東盜犯永春 二年正月辛亥永春兵與賊戰于高埭敗
泉州衛經歷鄭茂乙周潘泉合兵援戰于霞村據漳州府通判施福七月賊入
興化 三年十月六日賊兵合擊賊于德化小尤中國嶺之 二十六年劉冠陳
日揮聚黨安溪溪羅鼎山大小尤白葉城諸崗是未寇同安分巡僉事余煥督
兵討平之 時漳州月港家造過洋大船往來通商俱備諸國通易貨物海
道不靖是年新設總督閩浙都御史厲禁通商獲通商者九十餘人郡御史朱
統什海道副使柯喬都司盧鐘就教場悉斬之尋諭發柯喬盧鐘皆擬重典後
恤刑即中陸提乃奏釋之潘泉尋獲通商 亦以巨航至漳泉人往 有詐員
其產者遂生嫌隙而後患萌矣 三十五年倭自福清海口入寇泉州衛指揮
童乾震引兵迎戰死之倭復至即城下陷崇武入永春安溪 三十七年四月
倭犯安平陷福清南安惠安知縣林成傑賊于鴨山死之遂犯郡城 三十

八年倭犯郡城同安 三十九年四月陷崇武入永春七月陷安溪 四十年

倭掠同安晉江仙遊縣民呂尚四聚黨攻陷永春據知縣林萬春賊稍釋攻南
安執招撫千戶王道成遂攻德化知縣張大綱戒壁嚴嚴乘機出戰大破之直
追至梨尚四走虎擒獲二賊悉平 四十一年二月倭陷永寧衛 是時土賊
謝受夫等並起擄人發家挾贖指揮歐陽深泰將黎鵬舉等合兵連破七寨斬
賊首黃老等六月深運人撫諭其黨夜解散萬餘人黎明進擊橋江一季李五
官等斬之 十二月廣賊陳紹祿三千餘犯永春 先是倭在福清未回首道
浙直總督道恭將戚繼光領金華兵來援興化至次宏路驛一夜勤之兵無所
錫賞嘉連浙江新倭自海口登岸遂攻興化城數月時都督劉顯屯江口距
城四十里不敢進遣五兵詰城約援為倭所獲殺之以從倭漢人詐為劉兵入
城分守恭政翁時器恭將畢高並中共計十一月二十八日夜五人在城殺人
倭乘亂攻城遂陷據城三月九殺署印同知一人士夫十餘人大家小民無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六冊

福建

七

數至正月始去也平海衛 上命戚繼光以都督總兵福建提浙江兵未至時
廣東總兵俞大猷奉遣應援以南領兵為軍門所留新募漳兵未可以戰惟死
把截海港毋令船得脫去指揮歐陽深泰道應援與賊戰于平海之東肅死之
戚兵至遂直抵平海衛城破其巢城無遺 四十二年十月倭復攻仙遊五
十餘日時浙兵更者未至戚總兵侯久恐城中力竭乃率見在兵破其西寨遂
與譚繼祖連兵盡破其東南二寨賊遂潰 四十三年正月賊入泉州郡城攻安
平賊陷兵 續至賊聞引去或追勦直至漳州賊復奔潮州高廣東總兵俞大
猷截殺無餘 四十五年春有倭航百餘徒突至永寧戚總兵截殺之 隆慶
三年四月倭二百餘犯同安分巡僉事蘇愚遣指揮張奇督土兵往殲之自
是倭絕迹矣
興化 嘉靖二年七月廣寇申大總犯莆田典史汝民戰死 三十七年四月
倭犯府城自是連歲入寇 四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夜倭陷府城同知吳

世亮訓導劉亮佐死之賊倭破平海城龍海巡撫邊翁分守南成

漳州 正統十四年鄧茂七黨楊福陷漳浦南靖長泰龍巖又圍漳州城漳州衛指揮顧斌敗走之 嘉靖二十九年賴州峒寇李文虎等作亂漳州府通判謝承志率兵禦之為所獲 三十五年十月倭犯詔安 三十六年六月海寇許老謝襲等焚月港 三十七年冬有海寇謝老洪老洪等誘倭三千餘人船泊浯與次年正月由島尾渡浮宮直抵月港奪港中大船散劫八九都珠浦及官與等處倭歸漳與自是連年焚劫府屬各縣 三十九年五月饒賊張璉偕稱偽號襲陷雲霄城是年龍巖南靖平和詔安各屬俱被倭饒賊掠奪龍巖乘風竊發郡無寧土 四十年正月港二十四將及先是丁巳年間九都張維等二十四人共造一大船接濟番船官府莫能禁戊午冬巡海道即糧差捕道林春領兵三百捕之二十四將率眾拒敵殺死官兵三名由是益橫連各據堡為巢旬月之間附近地方敗尤各立營壘各有頭目名號曰二十八宿曰三十六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六

福建

八

備是年春攻破虎渡城又攻田尾城合浦漸山南溪諸處濱海之民害甚于倭是年龍溪縣二十三等都并海濱石美烏礁等處土民俱反閏五月饒賊聚陷鎮海衛八月陷南靖縣 四十一年三月饒賊復入南靖縣 十月海賊吳平引倭襲陷玄鐘所 四十二年十二月龍巖縣土賊蘇阿普曾東田等作亂殺漳平知縣魏文瑞 四十三年二月倭賊數千人自興化仙遊縣來總兵戚繼光追至無象鋪大破之斬倭首三百餘級是年斬二十四將賊張維 四十四年勦殺龍巖縣首曾東田馬元相等 四十五年五月吳平夥黨賊林道乾等犯詔安十月總兵戚繼光勦滅之 隆慶二年吳平夥黨賊曾一本犯詔安九月復寇詔安詔安副總兵張元勦領兵由陸路截殺于塩埕又大敗之于大牙灣 三年五月由曾一本賊船數百七于雲蓋寺柘林等灣閩廣軍門會兵於六月內進兵勦滅之遺境始安 萬曆十一年四月奸民吳雙引等謀亂誅之 二十年二月長泰縣民董公等反徵所知縣李學詩不死捕得誅之

福寧州 自嘉靖三十四年以後倭無歲不犯州境三十八年三月倭數千攻

州城署州事武平縣知縣徐南宰惡力禦之倭退四月陷福安丁巳恭將黎曉舉自喬山倭倭舟為向載廢沉其一舟追馳三沙至火嶺山以火攻大破之六月賊被逐去七月倭破桃坑寨八月連攻柘洋堡不克 四十年三月倭據雲溪門十月陷寧德 四十一年八月浙江恭將戚繼光帥叅士八千賊倭聚千餘于備興 四十二年五月倭寇流江沙埕烽火寨把總朱璣率舟師破之把總王如龍追倭賊于小石嶺大破之 四十三年四月恭將李超破倭賊千餘于水澳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六

福建

九

通之類多廢則其害盛不及者尚多耳通者毒猶為海所蔽而雙
張其害不待聞府事則令臺民集以望外長則船可與以備利則利
利可通于地方好惡良多而軍興可以佐資失宜為鎮者小故務鎮
莫若于泉為山海皆可區處也茲第既開而論之若欲略之是者如
督張門江道是所奏福廣共提總兵鎮漳南二省各副總兵則福居
五寨之中而廣居三路之中德其調度為寬然福之關尤為上游
要隘元末方國珍通西入閩國朝湯夫人湯石取閩皆是以通也島
夷入必先此各離陸路稍難要保後日無事乎一當有事則獨增德
兵矣此一時權宜之計而非可以常設者也若今副總兵于南澳而
掣肘于二省奔馳于一隅則其不便亦甚矣且南澳孤山地處既廣
而無樹蔽非所以壯形勢也無險峻深溝萬立州即于孤島中即嘉
本海洲孤嶼而各列守禦既而海可不為之所乎故必移謝及所方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六冊 福建 十二

可以重帥所以藉其精勇其如繁費何夫大湖今有福州守備以控
南澳而漳有銅山寨足以扼其吭喉但當通得簡來時限治戰而左
右會師涉之湖之大城關上守之空鎮使接援之要不得略以為家
漳于銅山而北至得嶼以會海濱海與會南日于平海而日會小埕
于南交小埕會烽火于西漢烽火出北衛門以會江之全廣而南下
不和也此其大勢也現德之所在而德兵往赴之賊在溫而鎮烽火
賊在湖而鎮銅山寨不使入此定策以安用副總兵而得為以煩民
乎且湖漳亦有恭穆其事權與之頗煩而兩道未不一其文移尤
難行于州縣蓋視之猶贅疏也然昔漳南設恭穆為有湖地耳北路
重地後設守備所轄本衛二所小埕水寨即定海所外有會報開
西埔而羅州不之及是以陸路口為其端與于海即守備之營者二
無以行其令矣宜設守備為恭穆而會烽火小埕二寨防北戶而重

銅嶺而恭穆則會海與銅山二寨為必報援而山海俱歸其系其化
于漳而日水寨而北恭穆皆得調之方如常山炮臺首尾又中勢則
皆患矣是故如副總兵不足為南路重而設恭穆將可以重北路者
大則總兵若中而轄二條將如命左右亦五寨皆所提舉而臂指之
勢成矣況廣德理亦寨也足為守助亦宜設副總兵于此以各使不
皆宜為之重而重其事權若城池諸費皆不可緩者以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六冊 福建 十三

閩中兵食議

今夫所廣海疆其河有衝如金甌船南諸甌不近海者惟以守禦而閩延即丁建非海郡皆有衝建之衝且二其視所均多子廣矣雖守崇而地二省未米蓋閩地險如此足矣有二都司五水寨舊鎮共馬步官軍四萬八千二百餘員是視漸之三萬九千九百餘員為廣之二萬九千四百餘員為其軍尤多自昔聖矣則外非疎而內甚固今軍丁雖減而食多留以充餉况州縣考績其兵又滿餘亦核其每名有加二分之一者弓兵每名有城二分之一者以河加城之食充餉又有機若千名全以充餉此外備用存留丁料及倉糧折色浮糧餘剩魚課亭田海田商課之租稅并諸司之罰役皆可以佐軍興近者軍門有城有增其作焉不同無非高地方計耳以余計之今賊之擾者不過萬餘而閩梓寨有衝野之兵播于馬州縣之案且十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六 福建

十四

除萬矣惟擇將而商練之無他信之煩可潛水陸精兵而倍于敵則閩無不足之兵自無不足之食兵食之外亦無不足之費其所以不足者客兵未除也客兵為用則軍餉州縣之兵皆延用矣若客兵論加食其食之七日二食其可感費已為顯外况安客行糧及將領之從項乎夫閩昔藉桂浙其將實良故其兵足恃也今殊于昔矣而藉之猶故此何異於閩產之官皆以之見其武之師誠上之吏亦以焉惟除之去也耶是以有限之財而養無賴之兵矣則漸兵之其除不可不早計也或曰子所言者兵之常然僅賊過萬餘則何以禦之夫海寇則海兵漸廣之不如閩久矣山賊弄兵乃事舊客兵死之其既塞未聞歲月徒困不如土兵海而漸然以上兵而當山賊亦未見其不足也至于大勢若不可支亦以上兵未練不得藉客兵緩戚耳其收功而上居多他石既練又美志示今閩無事且勿過計但經

常也為之理先正名而青實可以名曰練軍補美丁石勿使習名曰

子養運舊鎮石勿加城勿充餉之故而重宿巧取勿固強之故而虛索歲月則名實盡矣此在司戎司牧者得人以練之蓋非言之所能盡也誠圖表裏之策盡急緩之宜順遠近之費則輕重之損則即在閩上日分生客如上下四即凡沿江浙廣之界勿召召延建郡汀五衛近二守禦及連城清流歸化邵武泰寧建陽建寧旌南平將樂尤溪順昌大田永安沙縣十五縣之軍兵選四千為四營分四道于四道下四郡一州凡沿浙廣海之界勿召召福興漳泉六衛龍巖八守禦及古田永福閩清懷安侯官仙遊福化永春安溪南安寧洋長泰南靖平和龍巖十五縣之軍兵選五千為五營分五道于四府一州各道監之為之調度兼保則閩郡石縣寇警則撤至而集隨軍門總兵野法即為操兵集應赴征則便常給遠征則加好換其不召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六 福建

十五

者各守其土為主而征者為之客山海小警則各就近而調如海寇既則上四營援之如山寇既則下五營援之各邊疆要守如故此非奇正之財乎其間通變尤存乎人自非大計未有全閩皆寇區也僅又不支而用居委山脚各有強丁有餉而自有兵事已則散歸于田私運夫而居居委山脚各有強丁有餉而自有兵事已則散歸于田匪勝則收而而時收非但皆水已也向舟為命胡越同心一舟自為一隊一隊自為一隊必兵士集乃不疲于更戍然實在舟楫壯而樹屢不勤後石而擊鼓不鳴尤以大無火起而底多當則並勝失其至要莫如耕風色漸顯收上風上潮以戰夫此舉雖千萬不能以數千餘經年多築亦無益也賊每避下風入島以待順風之月乃出當先期預防之過期則可罪矣此皆因意外以保萬全稍變通而即足用真至張皇而他借乎我口軍兵匪直兵餉而城壁樓船器械謀實即

之費計需費出乃可不缺夫閩海有三山六海一四四險則賊匪
所有無與倫足為民生害取之而充國計雖什百之一二然金是非
秦北州無寸毫天此開承平不謂不有而不謂不危何者兵集海
難况一切之費乎故軍興而加賦此為救解之術當商中即賦官
閩人陳德觀林開市承芳上食國餉多賴之時月兵二萬八千共派
二十八萬餘兩半載半守食如常然戰者日給四分一不十四萬
四十兩但不載且難餉其餉而乘之出入十萬足矣常賦亦已足供
而可與民休息外此則國費不出魚鹽鹽魚米三萬一千九百六十
餘反私治中折之石為銀三錢五分民甚便茲為餘兩也蘇海未嘗
免受秦賦人未嘗久廢網罟而課夫賦更無得聞何故 國初之費
費于校尉嚴島自海島內調民夫業多不獲為地故棄而輕重夫
頃通賦者矣且惟倫衡所用不聞有司吏胥為政而多乾沒是以

天下即國利病書

第廿六冊

福建

十六

縣存石戶通地官設而令廢格也嘉靖末民愈趨海爭者日衆乃取
而充餉繼聞其賦則頗多亡失而戶通者米吏之英傑竟竟之矣詎
知戶雖絕而地有主惟鹽者無稅輸者無費課之夫微注：由此漁
戶王寶所以泰而教養之以茲宜結故贖以近年為始必滿其額且
新授札刀完父占之票勿違已年之利聞其首匪與之更始故其益
費通賦而配戶地底承其地者代之不必重復於本里地拿戶底
當其戶者廢之不必違償其舊課清于官者德之質于私者德之尤
難於矣務得大休其地手既歸之得業廢絕者多一切歸之以所
增補野聞但地若不則稅若干海縣不必于取贏山海亦可以過半
矣乃定其冊乃主之中有正有副以料其衆如戶口販鹽十年而重
編之若隆慶之元福清全所登及萬曆初惠安今之重編可視已河
泊野官之誤最不均者如莆田之數不及沙縣與福清彼二邑者其

昭然一而著以三故當裁也津之海縣有米石不設所付也他縣雖
其制猶存獨泉屬縣尼非舊制蓋漁課獨與海邑等地本不相侵
制其存也為危者四野其米重為蕩者四野其米火之他為網者諸
索利薄故米尤輕今泉之漁課在課冊者少而多索于旁鄉豈制哉
地非有力者不能盡山民既課于野而又納其地稅故民憤私而貢
公至煩課名之微加以海甲又餉兵船不勝其苦此所當清理者也
然惡理不通為餘其少者耳鹽課十萬五千三百餘引而泉有其
六故所轄場以而泉有其四足倚辦于泉者視泉之上其福之海口
牛田為多也父之私鹽向易售入倉者雖黑而無獲不有冒海而走
守者苦之因設折米折課海美西州海州為三野軍餉應安輸之運
司此固丁夫之便未必商人所樂從夫商初往建海為船道賴以開
海為通載今海口三場甚便商惟以引為名其入場既繁且思課實

天下即國利病書

第廿六冊

福建

十七

予商無與丁夫如故事夫商亦無堪贈更費之苦泉泉若此則用不
廢矣船會者不察其故遂以三場折引視泉三四倍米引視泉三十
餘倍故議增其價海美最重海酒次之惠安又次之按法鹽則折則
鹽當毀今不毀第取其稅而奏比清課清浦之稅以米引地非場
屬三惠有亦可權五百兩泉額宜如之乃其入鹽不能半津浦
且諸口于揭澤之虞此其故難言之矣泉安全不恤泉議野著政當
其底倘因而請復其舊不心絕乎然開鹽之引視廣增倍之九歲入
三萬其轉輸舊有二千匪惟課不之及七餉相去尤甚又何以美
廣物付額右湖南又連江右五縣而南兩廣軍門之野取餉國僅
千里內初推出之而路今益以東南二路其行難亦難數錄汀州以
去西路遠又為南贛備行廣難津之遠郵亦數教于難矣其課餉者
有而然也今之與舊為國忠計但當考其所以廢而後知其所以興

矣泉四場之引共六萬五千字原輸者如數已足軍食費今又此海口車引令其先抽三錢其額為上游三路者其引通通行暫引之損失者亦得此分額既均至六錢則于必賦之率不下數萬不必居生商之津貼之人昔昔既開其利微數分價倍而得高實彼將多先焉之矣如泉以爲不可與則廣者之廣者南北諸場今乘當不復通之期此計部官官所以費之不已而行之存乎人非人則言然查其行運之福源雖令中以汀爲關行地而平能行其勢于潮爲便其行通福源有四路險遠通津惟永定其由陸則與潮目三河至其平所而後由羊角水可官里入會呂下賴此間道也由潮而上上航餘既至汀者正道陸有二道一由古城下賴一由白水入換過此則多難難矣是汀非非走陸之通而實通之陸亦江廣之咽喉而閩而外河也宋時通之爲且難作而必禁之宋無能乎美汀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六

福建

十八

行廣運宋守所奏天順後廣運道行正德部御史王守仁復申請矣故凡入汀境社會者或手解之往就金者上稅權之或往撫者長汀而導權之固商交領也若閩注者勿權爲原行鹽地以當都放中此皆樟柳營江通汀原有掣驗既改巡司而利廢矣若開汀不難閩商當樂從此而後開鹽因以漸復實相摩而亦相厲也福興之鹽引有轉運司存而其以船爲費視向之弊最甚其說最長存之未幾凡開鹽時則英難理之若可計十餘萬今善通之一二萬有之矣然此之常課也而操奇貨贏于市販者有市舶提舉司在水仙門外不元姑勿真運鹽常課功役置而後時雖有復置其提舉多儒紳焉名吏皆聚而所求之國必將市之貨具于志可矣泉在宋宮院本以自元以來人提舉而諸吏爲虐人或海之因廢市矣國初定市舶司七年罷以後之爲稅珠入貢其國與泉之澎湖山真而受貢于此

不使外夷窺者然雖漸置之寧波是也後番船入貢多抵福州河口因制賜通事三十六姓其先皆河口人也故就于此而內官提舉其責成化部御史孫應泰移省城內則失乘矣尚有進貢假使延辟子城外使自各其入見餘則停居於驛而今此禁實地貢美艱橫域中矣浙書有日本廣有佛御攝之定琉球今雖禁頃不可不預爲防以聞國羅諸番市而利皆歸于廣漳人無從而引廣入地正德廣之禁嚴番船入漳泉而廣失利于其而廣都御史聞人林富奏言通之有四利論在案既中而船復通焉嘉靖初華市船內實而言官因諸并罷市均嘉於嘉言即晚之言也所當罪者內官非市船也其申百貨皆中國不可勝數者必欲售中國必欲得之故堅訓雖絕日冬而浙福廣三市船不無益矣是打馬市而美有茶市江南海產有市雖所以通夷秋之情達有易之貨收微稅之利破成守之費又以禁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六

福建

十九

海費極奸富使利權在上可謂奸欺矣宋執之忠清卿執野不敢輕議持容實未宜此海邦之所通運也即今浙閩英禍甚廣而廣多其土前市美之物產者寡則可概見故漳之安邊鹽初爲禁之今通之而海產甚夥乃載其明故可觀也茅庫鹽其使而益重其爲獲利之行實其害之集亦不如是利制市船仍立于泉漳泉邊館于此而而門禁之責使由此入而而海產可以逐逐他番如宋舊規評通其至市而難從廣例此又出意蓋之外其利如川方兵以佐軍興而所獲所獲多矣噫戎之常賦不加意護慮之得與而市船又通之何不查查而爲益矣

閩中分府縣鎮

古制蓋職者惟用良二千石及健令掾制之耳。今守令主餉而撫院
且閩通本郡各分以守巡。則即守撫蓋輕矣。但閩視沿海諸藩
小。或樹最密。蓋所難列。經書可謂主備矣。第郡縣困極。處置多乖
方。故自海寇猖獗。他藩破賊者有之。而郡破自興化始。興化本海
洋腹。踞于泉州莆田縣。宋初以游洋山寇屢作。乃分而為軍。其制即
有四等。四州軍監。此特以比下州耳。元列為路。今因舊府。為其科
甲盛也。科甲既盛。則後復多。而田產路制。知氏日困。考閩隨政隨
隔。未有如興化者。元十餘年間。因上省引兵禦賊。而陷路城。及二縣
者。各三四次。流毒福清惠安。數百里為墟。通倭變。既陷。又陷平海
而仙遊。守守不陷。蓋閩小民貧而力不勝多。舊志言宜降為州。有
蓋其也。郡人御史林潤憤陷城之變。上疏請急安及福清蓋也。而二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之六 福建

二十一

縣不設。乃蘇。夫急安屬泉。自縣至泉一縣耳。至興則二縣也。余近此
遠。不聽因循。福清至密路。詳之者之典。各經一縣。供一百二十里。然
就今以該狀徵餉。即可安。安縣生與而後至省中。奔走而重勞。不
故江中各處都費。子待賓里。迎仙寨江口為縣。劉福清近江附之
時閩中所費。凡諸置五縣。摩子善幹。海澄縣矣。江口及福
州之海口。福寧之據洋者不果。自福州守之不力。亦其地勢害度太
宜也。夫江口置縣者。謂其江廣無凡六十有四。開闢寨為城以據之。
則福興之開闢。雖于各矣。然江口百餘家。其地如度。不足以居
衆。第開闢寨垣。以扼長橋。或于橋中為高閣。如象之萬安橋。則
寇不能徑踰矣。此江又為莆田福清之界。北岸即福清光賢里。雖橋
不能半里許。當漆林之南有坊頭。當縣路。地有中左右三區。而臨
大江。其民業海。慣于屠港。合三區為縣。治其區。而左右翼之。地不

改。而為城。可千餘。其不改。為邑。已二千餘家。也。至元以長橋開

案。而此城員山帶河。勢不能非攻二部。可無說矣。在福清宜割
來香光賢兩日。江陰及臨工下圖。昔之不聽者。通縣亦數里也。莆田
宜割廣業。皆資來谷。武盛新安里共為一縣。蓋福清自蘇。而邑以南
言語與莆田。婚姻與莆田。其川合于江。而蘇。而諸山為限。宋。而中國
經序。亦著地。通。而由蘇。而南。有為。謀。大夫。若。居。漆。林。云。明。是。地。原
屬。于。莆。莆。固。經。無。可。考。矣。莆田之。屬。陷。多。由。東。北。陷。未。陷。之。先。未。當
不。增。城。建。臺。而。不知。于。此。置。縣。外。失。其。重。險。故。賊。由。海。入。多。自。東
北。今。有。此。縣。不。惟。民。由。江。海。至。縣。便。利。于。南。而。武。盛。里。有。平。海。衛。縣
頭。通。司。新。安。里。有。莆。禧。所。吉。了。通。司。有。水。寨。地。來。谷。里。有。青。山。通。司
待。賓。里。有。迎。仙。通。司。福。清。江。陰。里。有。堡。頭。通。司。光。賢。里。有。蘇。里。俱。當
屬。也。是一。衛。二。所。二。水。寨。立。通。司。二。縣。以。控。江。海。之。間。而。官。報。福。興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之六 福建

二十一

之。縣。有。增。者。不過。四五。里。而。其。險。甚。有。合。城。之。言。矣。第。坊。頭。有
縣。通。司。通。司。可。革。而。日。里。原。與。海。隔。九。海。以。其。遠。而。棄。之。故。謂
楊。其。民。有。以。坊。頭。守。之。而。于。此。則。近。地。也。此。縣。坊。頭。亦。當。及。其。故。里
以。待。舊。民。復。業。矣。江。陰。里。亦。欲。島。也。昔。幸。免。於。調。移。而。沒。辟。頭。通。司
守。心。今。二。百。年。民。安。業。如。故。地。南。日。為。舊。水。寨。地。可。不。移。迎。仙。寨。以
控。海。上。且。以。江。陰。里。觀。之。則。福。清。昔。所。移。者。南。日。海。澄。二。縣。海。澄
周圍。數。百。里。其。地。可。為。一。大。縣。地。之。嘉。禾。海。洲。去。閩。安。有。近。乃。海
洲。嘉。禾。不。改。而。民。安。業。如。故。今。海。澄。之。民。盜。封。百。餘。年。為。民。數。萬。戶
而。為。大。要。以。賊。海。澄。常。保。其。強。悍。而。不。敢。犯。之。其。民。既。不。可。道
徒。可。奉。而。為。大。寇。之。資。乎。昔。同。安。之。占。浪。大。登。諸。與。同。海。澄。而。日。而
徒。其。成。化。六。年。奉。復。是。年。軍。門。又。稍。微。餉。于。海。澄。昔。所。調。移。者。散。處
他。處。而。常。賊。不。聞。則。此。又。起。新。賊。矣。若。及。江。陰。特。和。水。寨。平。非。等。里

一二近時其時同移今為已所盡獲者一此在浪大登石渡之則福清雖見則數里而海境既廣原分上下二里四部八國及以陰等近島。其賦稅今所割數里相鄰福清民以海為業當其舞而無不從知以該言之倭寇陷縣未有如福寧或平夏陷寧德秋陷福安仁成冬陷寧寧政和四境皆陷而州亦僅免者耳。然寧德福安為其通海故陷寧寧政和屬建寧府屬福寧之內而亦陷者二縣常注福寧矣此既置建寧因以勾引倭寇而入也元末紅巾則由建寧往陷福寧矣此是四縣者其勢為存亡者也寇平之後建寧州北當政寧之界尤難詳支縣以控之不果而威德無以福寧雖直隸州而事權不如所重實保界東既為賊首入之區也。又昨由此而破仙居其趣亦必由之匪惟局闊實以障浙三面獨突海中為閩第一重地若增縣釋洋再割附縣蓋之而可陞為有議者駁之矣故寧平寇往未至熟尤制于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六

福建

二十二

兵事。其地見七言之數余嘗考之。江之南安府秋米二萬三千餘里六十。廣之康州府秋米二萬六千。共轄里七十有六。而福寧州秋米二萬八千五百餘石。帶轄二縣共一百二十八里。若以萬府過南安康州多矣。且其廣四百五十里。袤六百六十里。閩中府大者鹽城太多通之矣。興化外縣惟一而此外縣二既陞為府則州為縣凡三縣其視興化統轄尤多。為府未嘗不可也。若割近縣附之則當以政和為寧。政和本寧德縣之閑隸鎮也。但宋陵為縣而益以建寧五里而屬建寧久矣。寧寧又政和福安二縣地景泰六年置置以其不屬福寧州者。為去州遠耳。而寧寧南至福安之界八十里。地政和而北府甚遠。宜割以界福寧可以。又按古田杉洋去縣百五十餘里。皆該設縣不果乃設福州捕盜通判一員鎮之以治寧福政事於溪一帶。既使令順寧裁捕盜發官本通判。竟非久治。或割數里以附寧德等縣

而福寧為所以制之此則杉洋通判可減也。若寧寧附之而杉洋可如該縣。但府治今州。餅在東北寧寧杉洋以高遠矣。度其地中無如福安東南至州二百里而寧寧德二百里西北至寧寧二百里將設杉洋城。賣石廣其城。公署省石而寧寧及寧寧入府既有衛而此亦稱衛。但如廣高州之藩海州設千戶所協守。而神衛衛在外。則此杉洋所衛可以下移矣。州如。則初仍為福寧縣。此其略也。新縣城就均而保障為壯。同之定北山海皆賴以安矣。福州府屬寧寧倭寇淡水口地方。易轉運分司上縣。建寧所轄。倭寇廣兵逼之屢經焚殺矣。厚小桑倭肆志其備之舟方賊而放其亦故有英救誰何故時議建縣為自延至省凡經六縣沿岸而無一縣。故至盜賊充斥。載考是地為古田舊縣。今水口縣其地故以舊開溪石多灘急。至此稍緩。而下無石灘。舟楫可集。延福縣縣至其連中。其設縣固宜。然議移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六

福建

二十三

閩清縣于此。雖省張官置吏。但閩清至此六十里。為東北極界。而其野將園里多在西南。去此二百里。不便將到候官關清等地方之可矣。但此地後坂臨岸。惟有驛地頗寬。民屋如帶。後苑高山。越衙度木。容接出水而居。縣道有城。關外之登供殿。城中心一帶甚通。後路崇嶺。處而難守。故竟不果。良有以也。然此地有轉運分司有驛及進運所。未嘗無官。得賢分司足治矣。今所製陰者。進身為渠而已。水勢至此已平。當石灘之上。有縣署石為標。以木為渠。不過一百二十餘丈。常不難于建寧城外也。長橋者此且多富商。願助者眾。謀議之議。猶足佐費。永無無礙。縣界之煩。而扼橋架輪。循便。舉小之舟。架橋為故。縣不設未為失策也。福寧近懷安縣宜減其第考長樂縣轄百五十里。舊縣治在教基里上元初移于今治而城外老江即閩縣之界。今長樂如才養失其身也。且古界自營前江至長樂為近。去閩縣甚遠。又

通峽江民喜不便長樂之東北。閩縣之東。而皆濱大海。閩縣所轄最遠。而至里海一百九十里。至長樂縣一百里。勢不能以遠控。宜自峽江以而近里。則與長樂。長樂方有石。不惟追從。勾搭。而江海之防尤利矣。又唐李開自。閩縣未。每因寇亂。設縣。即定建寧之設。青寧。延平之設。永安。大田。漳州之設。漳平。及近日寧洋。海澄。而無不定者。獨汀州。當三省之交。咸化。六年。設歸化。而此地。蓋必。十四年。設永定。而竊發。間有者。蓋而通潮。漳而北上。抗三國。而寇。已。近日乃增。縣。分大埔。而又立平遠。耳。平遠未立之時。程師立太平營。城。程師。通判主之。官無常居。不實。程師。乃因立為縣。則有司存。而其學校。祀典。即程師。民。日。由也。逆。漸。善。而。歸。治。若。當。數。十。年。一。龍。一。治。其。康。貴。殘。賊。亡。其。何。如。一。藩。永。遠。而。化。其。為。永。寇。文。物。之。臣。子。故。平。遠。立。而。潮。賊。寧。矣。余。嘗。駐。汀。前。汀。守。吳。與。徐。公。當。寇。猖。獗。未。遑。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六

福建

二十四

立縣。乃建。據。文。撫。民。館。子。三。國。通。抵。賊。東。本。者。據。置。之。財。也。然。近。日。三。省。山。寇。數。十。年。一。作。及。到。有。數。十。年。之。安。惟。三。國。百。餘。年。無。秋。冬。間。不。靖。髮。髮。而。不。則。賊。其。山。林。險。峻。尤。異。他。區。隔。省。山。寇。共。推。之。為。主。耳。茲。將。倉。大。敵。當。至。上。下。水。諸。寨。其。民。七。十。三。戶。上。狀。言。三。國。漢。南。東。接。永。定。西。毗。龍。興。北。仰。上。杭。而。順。大。埔。四。通。而。易。誘。賊。恃。險。不。難。作。亂。難。設。接。應。要。之。不。如。縣。便。且。峰。市。附。近。又。通。閩。廣。要。路。地。雖。稱。小。猶。可。以。為。善。國。上。下。水。間。有。河。坪。地。勢。寬。廣。山。溪。環。抱。堪。築。縣。城。就。近。撫。治。宜。割。上。杭。永。定。三。國。四。國。漢。南。三。國。永。定。漢。南。一。國。四。國。共。五。里。丁。未。為。縣。如。昔。永。定。之。例。大。敵。上。具。議。未。行。或。以。在。二。縣。之。民。以。割。地。為。難。其。費。出。于。汀。屬。有。以。提。民。為。詞。不。知。此。方。未。定。二。縣。及。內。首。受。其。禍。既。寧。先。復。其。福。矣。或。以。官。多。為。費。不。知。行。盜。賊。之。地。善。治。賊。之。官。以。設。官。之。後。省。用。兵。之。費。豈。有。久。利。而。無。害。者。也。

余三國除靈雅就撫而巨似若汀分安虎此一方最急論詳悉他縣在三省尤先者已即到二縣地如動一府費宜所必從者第行之何如耳未蘇各圖四種為他國所已收到者宜從地而歸新縣雖紛爭之門已杜而舊城之賦實減上杭既分永定矣而補為河坪於四十里而到其三恐縣不給長汀有五十里宜割附近上杭之平源丹溪等國二三國補附也不患予不均矣其和坪今方移撫民館縣城其中不如就而立縣如平遠之立予太平營者為便既已有城而設學公署借上杭河稅用之足矣夫此數者皆為大計但即縣章紀已定則息肩而稅駕匪以瘡痍未復為辭則以舊縣未善為慮夫先陰而而網終可也既深探循寧可不為崇像計乎通之力任寧洋海澄者豈不良二千石哉以次第言之河坪有嘉成之勢江口當急與之從而懷去之虞長壽之增百利而無一害第勿因循斯成矣福安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六

福建

二十五

之樂尤大見日前者為遷善日後者為改則供之君子也

防關山砲試

夫防山砲建郡延汀有守巡都司守備足預矣。第關入國家版籍二百餘年矣。邑義之重。正宜承平預之。在內山寇。事其小者耳。若境外大寇。必當為之。野。唐之入關也。自度入汀而元亦破汀。關先入則于建而郡延因以不守。元末紅巾寇起。則先入郡。國初之入也。郡建改海凡四道焉。海道野入。今當守烽火矣。其初定關。先置上四郡之衛。延在內地而建汀郡名建疆。汀之長汀臨漳也。縣道其府衛一。郡之先澤杉關為開道。其府衛一。獨建有二道。于崇安曰分水關。在浦城曰仙霞關。故增衛二而以行都司鎮之。仙霞關當浦城之樞。天兵再入乃克是以夾浦城而關屬浙之江山。取大牙相制意也。至正統有度庵奏募成化十年加以守禦。而崇安及光澤延平固寇絕城矣。但街野初建多因龍溪。龍不足守。而召募以充之耳。今則民居繁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六冊

福建

二十六

庶。而軍除丁亦衆。可以別移。乃林字則非也。宜如北寨邊關。因山據險為城。建寧二衛。各移一野出守分水移關。街野皆行都司所屬也。分水移關其地可以作城。移關雖屬郡。而府惟一衛不可輕調。故稱之建寧焉。此有以守禦。即其官以謹察。而二關通司自可以省矣。即將省巡司方矣。十年之費。可以于垣。又十年之費。可以置營。又十年之費。而公署固不待矣。但仙霞既屬漸。而關于黎嶺等地宜相形制以立重關。而移浦城千戶所鎮之。浦城關漸旋行看視分水移關猶衆。彼各有詳而此無者。蓋分水為大關。中歷江西餘山廣信玉山乃浙之常山為藩野。野近。即式移關雖僻于浦城。而出則江西建昌各以一有常之耳。崇安浦城皆建野屬江山常山守衛野屬故城一路為省費計。不知由江山浦城者多。則由崇安常山者必益。而由分水者惟江右之所取道耳。二道分法其費亦分。且廣信亦若而皆受

其利矣。浦城在案有結江臨渠大湖。金亭四縣。則在江山必有詳蹟可知。匪惟便旅人亦以杜奸究也。此三關處自江浙軍門各屬省城去遠。故為之過慮耳。而丁不慮者。為有南贛軍門障之。且臨廣天竺。幾來當明可阻。以入隘一舍。即為府衛者子。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六冊

福建

二十七

獵人楚粵為盛而閩中山溪高深之處間有之。漳獵人與虔汀潮循接壤處亦以盤藍雷為姓。隨山種樹去瘡就腴。編荻架茅為是善射獵。以毒藥塗弩矢。中獸立斃。其質劣而賈刻。木大小短長為驗。今苗魁亦有辨孝文者。山中自稱狗王。後各盡其像。犬首人鼻。歲時祝祭。族處喜讐。或侵畝之。一人訟則眾人同。一山訟則眾山同。常稱城邑人為河老。謂自河南遷來畏之。跡陳元光將卒始也。圖初設撫。猛土官令撫綏之。量細山賦。其賦論刀若干。出賦若干。或官用有征剿。悉聽調用。後撫者不得其人。或索取山獸皮單。遂失賦。官隨之廢。往聚出為患。若往南勝李吉甫輩之亂。非獵人乎。今山首峒丁略受約束。但每山不過十許人。鳥獸聚散無常。所漢綱當寬之爾。

上南撫臺暨巡海公祖請建澎湖城堡。置將兵。永為重鎮。書沈鈺

謹陳為慮。置澎湖啟基善後。永固國疆。業紅夷潛退。大潰蓄意巨測。徵兵調兵。殊費公帑。昨借陳核撥。遲遲。委官宣諭。約為共逐一節。未知可允。行查若澎湖一島。雖僻居海外。實泉漳門戶也。莫道紅夷洩洩。即日本東西洋呂宋諸夷。所必經焉。地最險要。山九平坦。南有港門。直通西洋。紅夷築城據之。北有港門。名鎮海。港。官兵渡彭居之。中間一灣。從南港門而入。名曰暗灣。可泊舟數百隻。四圍山地。人云可開作園。栽種黍稷。菓芋。牧牧養牛羊。牲畜未可遽墾。為田。以山多頑土。無泉可灌。故耳。今欲使紅夷不敢居住。澎湖城諸夷不得往來。澎湖港。其策有六。一曰專設遊擊一員。鎮守

湖內。二曰召募精兵二千餘名。環守湖外。三曰造大船。製火器。備用防守。四曰招集兵民。開墾山場。以助糧食。五曰議設公署。營房。以妥官兵。六曰議通東西洋呂宋商船。以備緩急。此六議似宜斟酌。舉行者。夫澎湖險地。什倍南澳。南澳地在海島。風波數也。萬曆初年。撫臺劉燾。移會廣東。制臺題設副總兵。坐鎮于中。抵今兵民完聚。田土開闢。屹為海圉。重鎮倭夷不敢窺伺。漳潮賴以安枕。信明驗矣。今澎湖可做而行之。請設遊擊一員。坐鎮湖內。仍設左右翼把總。哨官為之輔佐。擇閩中慣曆風濤。諳練水路者充之。無事則演藝守汛。有事則料敵出奇。俾諸夷不得窺中。六併議久任責成。凡兵之進退糧之出入。咸遊擊是賴。三載會加銜。六載成勳。特陞大將。每歲或季。肅幹佐貳。不時查察。如兵士有虐糧。月

糧有尅減。奏處查究。進出銀兩。以充兵餉。庶知勸懲。永奠沃壤。殆與南灣一鎮。益為閩中屏翰。美此設遊擊之策一也。夫有官守。必有兵戎。守哨探之兵。非二千餘名不可。每名月糧九錢。此定例者。其糧餉或出自漳泉二府。或支自布政司庫。原有定議。沿海濱捕漁之民。慎擇以充之。或撥出洋差探若干名。過賊則攻擊之。或撥港內守城若干名。有警則應援之。遊擊標下親兵。手把總哨官人役。各自另設。不許占用水陸成兵一人。不許虛冒。成兵月糧一分。其月糧按季開支。該道委海防館照名數。整鑿包封。逐名唱驗。不許將官總哨代領。以防尅減。尤不許防館吏書常索。常例以奪兵食。此遊兵營堡宿弊。亟宜申明禁革之。凡汛地之守探具數。總報院道以便查考。免情之緩急。飛報院道防館。以便調度。一或誤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六冊 福建

二十

事自有軍法。庶水陸並進。犬牙相制。彭島一帶。可保無虞。此議成。兵之策二也。夫各寨遊每船。板薄釘稀。委官製造。價銀十不給半。一遇海濤。便自崩裂。安可出戰。今宜令駕船者。領價製造。每船歷歲。汛方許修理。載載汛方許改折。而拆造僅給半價。則造船駕船。均出一手。或不敗以敵漏之舟。自試蛟龍之窟耳。若火藥尤紅。夷所懼者。中左所火攻。已破其膽。大無四集。自爾宵遁。則大舟當多備。明甚。而大鏡大船尤不可少者。宜造大船十餘隻。安置大鏡十餘門。布列港口。俟寇至夾之。美首憚我長技。不惟不敢侵我疆土。且遠遁無敢再出矣。此議造船火器之策三也。彭湖山地雖云狹。大不堪墾田。而適度膏腴之區。或可佈種禾穀者。即黍稷麻頭。豆相。椒菜。本均可充兵民口食之需。獨廣福同安海澄濱海黎庶

乏田園可耕者。多四五百人。少亦二三百人。俾挈犁鋤種子。以往就居。撥地聽其墾種。每人量給二三十畝。仍帶妻子。方成家業。耕畜牛羊。捕釣漁利。少資糊口。仍禁遊擊總哨各官。不許科索糧食。各戍兵下班之日。有能用力種植者。聽之。明示十年以內。決不抽稅。俟十年以後。田園果熟。酌量每畝抽銀二三分。以為犒賞官兵之用。務使兵民相安。永遠樂業。此議召民開墾園地之策四也。若官既守海。必有公廨居之。戍兵寓民。不須藉營房。察舍為藏身計。今議蓋遊擊府公署。或在鎮海港口。或在娘媽宮前。當舊基。拓充之。標兵量撥百名。環列左右。仍設倉廩數間。為貯糧之所。擇寬廣為教場。以備操練。而暗灣口相對二鏡城。及東北面大中墩。各重置營舍。以為守禦。免各兵暴露。此兵營兵輪流撥用。少均勞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六冊 福建

二十一

選即召募種植居民。或令自蓋房舍。或官量給房。價減附兵營居住。相依為命。守望相助。此議設官解兵營之策五也。夫彭湖大灣。上下官兵。船隻把港。則番船不許出入。紅夷不許互市。無待言者。然泉漳二郡商民。販東西二洋。代農賈之利。比之然也。自紅夷肆掠洋船。不通。海禁日嚴。民生憔悴。一穀豪右奸民。倚勢實結。細遊總官兵。或假給東粵高州閩省福州及蘇杭。買貨文引。載貨物出外海。往往交趾日本。呂宋等夷。賈賣貨利。中以硝磺器械。違禁接濟更多。不但米糧飲食。禁愈急。而豪右出沒愈神。法愈嚴。而衛役費放更飽。且恐此輩營生無路。東奔西竄。如李旦黃明佐之傳。仍走夷鄉。代為書業。更可慮也。不如俟彭湖島設兵鎮後。紅夷息。有暫復舊例。聽洋商明給文引。往販東西二洋。經過彭湖。赴遊

所驗引放行不許需索阻滯回船之日若帶有失人在船即拿送上司以詳細論庶可生意飽商民之腹公可以與貨增中國之利俟彭湖設官建城之後可徐議為之此議通商便民之策六也以

上議六款前五款似可為彭湖善後之一助後通商一款亦聊備後日通變之微機伏望 臺不棄迂朽仍會藩臬巡海守巡司道泊總兵副參等衙門面議停妥面題請一面舉行匪但彭湖一島場與南灣莊稱重鎮而八閩士民永有攸賴矣

崇禎十二年三月給事中傅光初請開洋禁疏言今軍需孔亟後求之田賦加

汰編戶此亦計之無如何也然利害有宜制斷時勢有宜變通如閩中洋禁會

未明前照臣聞人也謹查先臣何喬遠曾有疏議其詳數則大者始不可採

行若臣請得按臨之者府年閩洋布于漳州府海澄縣之月港一年得稅二

萬有餘兩以充閩中兵餉至於本年海上久安未便廢絕遂致舊賦刻練累以

紅毛番時來信拿船貨官所以開船延遲絕閩洋之稅然語云海有閩人之因

海濱民聚生理無終棄以微錮為錢窮民往往入海從貨嘯聚亡命海禁一嚴

無所得食則轉往海濱濱濱男婦束手受刃子女銀物盡為所有為害尤酷近

邇鄭芝龍就撫之後奉立戰功保護地方海上頗見寧靜而歷籍往來自正直

作亂以至至今海上固不能一日無盜特有甚不甚耳海濱之民惟利是視是

死地如歸往往至島外區脫之地曰臺灣者與紅毛番為東紅毛番據之以為

窟穴自臺灣而日夜可至漳泉內海而不可不傳即抗之夷見我禁海亦時往

至雖龍溪淡水之地與奸民開出者市貨其地一日可至臺灣官府所知之而不

能禁禁之而不能絕使沿海僻僻民坐享洋利有禁洋之為未能盡禁洋

之資此皆臣卿之大可憂者蓋海外之夷有大西洋有東洋大西洋則通羅東

埔諸國其國產蘇木胡椒犀角象牙諸貨物是皆中國所需而東洋則以呂宋

其夷傳即抗也其國有銀山夷人請作銀錢獨賣中國人若往販大西洋則以

其產物相換若販呂宋則單得其銀錢是而夷皆皆好中國錢銀雖其土不

禁惟藉中國之錢則能強精好鐵及服之以為華技是以中國湖絲可值

銀百兩者至彼僅值二倍而以西磁器福建糖品米諸般皆所嗜得傳即抗

之夷則得八百工役藝者執一器以往者難徒手無不得食民爭趨之永樂間

先後招徠東西二洋入貢之夷恭謹信順與故悍不同至若紅毛番一種其夷

名加呂巴與傳即抗事利不相得蓋其強悍極大創劫未嘗我然一心通商傳

在臺灣自明禁絕之而利乃盡歸于奸民夫利歸于奸民而使公家歲失二

萬餘金之餉誠可謂利歸于奸民而使沿海將領不肖有司固以為奇貨掩

年益於利權在下將來且有不可言者極銷洋稅不關則有此等若洋稅一開

分年畧曉礦地確是禁之類不許販賣外雖聞人以異土物往他如斯直難查
工西閩人谷趙之者當更可勝計即可復舊廖初年二萬餘金之餉以餉兵或
有云二五五六萬而即可有原額之六餉以解部功達一利也沿海貧民多貧
以爲生計不至饑寒困窮聚而爲盜二利也沿海將領等官不得同緣爲奸利
而皆清勾引之禍可杜三利也倘以此言可採則今日閩洋之諸洋稅給引或
仍于海澄縣之月港或開于同安縣之中左所出有定引雖有定港不許盜匪
他項即使漳泉兩府海防官監督稽查而該處爲之考覈嚴報其餉于稅既有
出二萬餘之外皆具冊報部以憑平用庶幾戶部之能厚立奇功既定延世之
實仍負以海上抽澄與結計則使人與船無恙計斗量加稅實屬有求之索
可船司實置在泉州我任舊制可考廣東香山灣亦見有稅額開廣一體耳此
非臣一人之私意閩省之公言也伏乞勅下閩省撫撫查洋藥果否查開閩洋
果否無害有利廣餉潔淨士民若爲一定之規庶利可杜矣餉可核矣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六

福建

三十四

八閩通志 食債 民惟和柔而食債則所以養其生資其用者也閩地負山
濱海平衍膏腴之壤少而崎嶇饒饒之地多民之食出於土田而尤仰給於水
利民之債出於物產而尤取資於坑冶凡足數者非獨民賴以生而土貢財賦
亦由是而出焉嘗考之於史唐之特民物猶未甚蕃故其貢賦亦未甚夥及王
氏僭偽遂以區、教州之地而供宗廟百官之費尋復兄弟相殘分裂割據百
役繁興國度不足乃增田畝山澤之稅至於魚鹽蔬菓無不倍征民之財力至
是竭矣宋興猶未能盡革南渡以來軍國之需皆仰給於江南供億繁重閩其
宜也至我 國家稽古立法貢篚有常賦入有等而凡前代一切無名之征始
盡除矣

福州府志 戶口論曰予嘗考歷代革創并邑蕭條蓋百姓新去湯火故爾反
治平日久則未有不滋殖者也舊志載正德時戶口視洪武間不能增十之
三頃視正德又無所增與夫 國家治平晏然無事二百年于茲即前古未有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六

福建

三十五

也休養生息涵濡汪濊固宜數倍於 國初時而民不加多豈有是理哉抑或
有司未稽其實而苛胥蠹吏得爲僥倖者地耳舊制凡十載一稽其民大抵足
舊數而止此敝政也大一邑之戶始棄而終盛一族之人始寡而終蕃衆之何
必因其舊也哉是故豪宗巨家或百餘人或數十人縣官庸調習不得徵其寸
帛侵其一夫田大野人生子黃口以上即籍于官吏索丁錢急於星火此所以
貧者益貧而富者益富也又自倭寇以來軍儲徵求催督旁午皆出于田疇土
之供竭矣不毛之宅無職事之人終日美禾甘食博奕飲酒市井嬉遊獨不可
稍舉古人抑末之政以舒力本者之困也耶爲今之計欲使戶無匿丁則莫若
凡訟于官者必稽其版凡適四方者必驗其籍則戶口可覈戶口可覈則賦役
可均不惟足國裕財驅民于農亦無便于此者矣

土田 土田之目有二曰官田曰民田若職田若學田若祭田若沒官田若
官租地皆係之官而佃于民者與民自占田及寺田官未斥賣悉爲子籍其則

有輕重官田有科米三斗上下者以三錢五分爲率五斗者三錢而止七斗者二錢五分而止總之極官折而蠲其別差若民田之米自五斗而上其則不一其間有水竭沙漲浮糧米穀新墾初墾米及自正升科者萬曆七年撫按會題奉旨指撥糧賦丈量均勻攤補其視田高下爲差其則以縣原額爲定截長補短彼此適均則蠲成賦民間無不稅之田計畝均糧公家無不田之稅法最善也其後縣官更代不常而積弊益繁即移改換更易其籍除一蠹復生一蠹卒無有能究結之者

秋糧 國朝定制學內都縣輸粟京師後以閩遠隔山海令官田米各分本折每石以五斗折色繳銀解京以五斗本色米存留各倉民米以十分爲率七分各繳本色派倉三分繳折價銀解京即金花銀至沈御史約泰准凡官米俱折銀解京免輸倉民米每石半本色米五斗輸倉爲官吏師生俸廩及軍士之月糧半五斗折色繳銀二錢五分中分其半解京其半奉補各倉糧給軍解京者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六

福建

三十六

加損練五厘輸倉者加耗米五升歲以秋抄督糧道生派各縣于十月開倉入之

綱派 憲綱經用者名曰綱銀以見後坊里長供之若慶賀接詔迎春觀雲祀典之當奉者鄉飲酒之再行有校文閱武之賞資者貢士于禮部者貢其路費邑之廢疾孤寡給其衣糧行部及士大夫之往來者有願牽牛驢官長始至有卸勞致館門茶堂與蓋器什末夏易其研席歲終供挑竹花燈正雜諸綱一切取辦至無算也 國初以里甲繫民千載舊役所煩惟徵刀攝載在全甲額使使吏應官府諸費未知作備何人坊里供役勢易凌迫雜物私饋多爲廉費吏更如虎如虎如索衛至故有米石丁一而費至數十金者坊郭之長尤苦焉嘉靖末諸監司始議官當者爲令以丁及米若干繳銀若干貢辦該吏更應誠良法美意但坐派於見年之里後名猶未除萬曆六年巡撫龐公高鵬巡按商公爲正協議行一條鞭法盡以通歲經用多寡籍其跡之丁米歲一徵之

論曰古布縷之低今夏稅是也古粟米之低今秋糧是也古力役之低今徭綱諸力差是也自唐立兩稅法後世遂因以爲常乃今并取之一時即兩稅之法亦邈不可復矣

徭役 徭力役之低古法也 國朝酌而行之編于屬縣人在官者視事繁簡給其稍食有銀力二差亦亦額免役之遺意力差若兩院督府上司府縣各衙門子皂隸書手庫子獄卒鋪兵儒學殿大門子斗級庫子及驛館夫倉斗級巡簡弓兵稅課巡檢各分司公館典書院祠壇門子橋渡廠夫之費銀差若長夫上中二解力各衙門樞候馬夫儒學廩夫膳夫借撥皂隸之屬健者歲一編之以見年里甲後五年應役其中銀差稍輕力差如斗級鋪兵館夫諸屬所費溢額派倍役其甚者則庫子庫子本備免役使耳庫官視爲甲幹公私之費悉竊取給其破產者什之九隆慶間議以縣吏充庫子科收宿弊稍蠲而若鋪兵斗級有代者猶多索額萬曆六年行一條鞭法以十年總編盡消官戶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六

福建

三十七

之重免者諸邑丁米稍裕與值直又多歲餘無復輕重不均之嘆矣

丁米料 國朝上供之數洪武間有雜色翎毛皮角弓弦前及荒絲之貢永樂以後有紅白梅藥味黃白蠟細茶牲口諸色物料有額辦歲辦雜辦或爲本色或爲折色額辦有定額歲辦不常徵辦於二辦之外又有送雜名目在成化間所辦不過十三種弘治間增至二十三止德間所貢繁多倚辦該年里甲名數細碎增減因革有司莫能究詰吏胥因緣爲利屠派侵沒其弊益滋沈御史灼始通計各縣應辦物料融派丁米緊徵銀八分送府轉輸民以爲便嘉靖二十六年議附由貼徵銀解布改司額輸京師是徵派稅科數稍益後因倭寇軍興復增其數以補足軍需萬曆六年龐都御史高鵬議行一條鞭法酌益濟虐復以八分爲末減而民益稱便矣

鹽治 論曰山治之當能也漢時大夫文舉詳載其言之美惟是鹽禍最烈亡命無賴通逃作奸小則爭掠大則嘯聚盜之四寇之數也材記 今上壬辰浙

人王君錫奏開易州礦 旨下大司徒議時材切戶墾闢其交結黃絲將必得
請遵借馬石疎和良執奏謂 聖明在宥奸人利圖不宜聽且易州鄭廣萬
一割聚持之急則北走胡是兆禍也疏入 上愾然逆之令勿潛往別生奸越
數年新建張學士位東政軸以為利出於天地所自然可益國無病民採之便
上從其言而盡流區宇矣材素恃交戟下每見 上肅智天縱實出千古獨
輸之者非其人率不能以道佐人主耳今東南之力已竭輪臺之悔尚猶誰生
屬借至今為便嗚呼長國家而務財用必自小人詭詐信夫

鹽課 閩之場其練告即者備清有二一為海口場一為牛田場其園地皆掌
於司附海為鹽戶主煎作係山為電戶供薪木後專煤礦全電戶以銀代薪為
雇真鹽電戶每米一石惟天一丁著今復其員仍給工本鈔日辦鹽一斤四兩
積三百六十日為一引四百五十斤以入于倉嚴私販之禁計民男女成丁者
歲給鹽三斤歲米八升謂之鹽糧後罷米折鈔每丁口歲納鈔六貫每貫折錢

天下即國利病書

卷第六冊 福建

三十八

二式半折之為鈔三貫錢六文閩月則累而加之倉鹽給口食餘者以給商
販久之民不復支鹽納鈔如故其私鹽據自不及數於法無禁私販多白鹽易
售入倉額低黑穀雜園場賣人又應就場險阻輒置引市私鹽充數由是倉鹽
積欠虧耗丁夫困於賠累係山戶縣又不免其雜役編戶重困矣復遵戶部
奏准各折銀米以足軍需運罷辦鹽入倉之例工本鈔亦復住矣 論曰閩之
場什五係山什五係海非若江淮吳楚之郊舟帆所畢通車較所交集也行鹽
之界不過係山四即止耳地匪廣輪買無贏運時逢平世市絕橫征則商固可
執笑而取餘官亦可持籌而收積乃今增引加課駢拇枝指實尾隨胡傳以錙
銖失以什伯於是商日困而權日榮矣
魚課 國初立河泊所權漁利遺校尉點視以所點為額納課米其後漁戶逃
絕米責里戶辦納不敷乃有折徵之令每米一石半納本色五斗折色五斗輸
銀二錢五分編戶猶稱重困至弘治七年巡按御史吳一貫奏准不分本折並

徵銀三錢五分

軍政 衛兵有三曰征操軍曰屯旗軍曰屯種軍征操軍者入則守城謂之見
操軍以時訓練出則守寨謂之士海軍按季踐更均月給米八斗如銀則月給
四錢惟外衛所軍有出外海及守烟墩者每月給一石如銀則月給五錢更有
選練備戰餘丁亦月給米八斗其軍戶有幼弱及老疾者則優恤之或月給七
斗六斗三斗各有等差如給銀則視其斗數以定多寡 屯旗軍者乃國初奉
紅牌及樣田事例之屯軍也 屯種軍者即見在頂種之屯軍也此二項軍等
歲視受田之數輸糧於官並不需官錢自正統間節茂七之亂即方戒嚴調屯
軍以為防守始有給八斗者今已報罷 客兵者舊制無有也嘉靖三十六年
即苦倭寇巡撫始有調廣西向武州兵禦之者未幾遺歸四十一倭又入寇
巡撫告急即省總督都御史胡宗憲遣家將戚繼光以所練義烏兵八千人自
浙來援與倭戰大捷明年巡撫譚綸與繼光復以浙兵平興化之寇斬首萬餘

天下即國利病書

卷第六冊 福建

三十九

版乃奏留浙兵戍閩散於八郡而開府與師府駐在省會故聚兵尤多今環處
敵場統以將領名曰浙營其營有六人數大抵不下三千餘人
海防 水寨自洪武初命江夏侯周德興經略海疆備倭衛所巡簡司築城數
十防其內倭入於外洋設立水寨初惟烽火門南山浩興至景泰間增置小
埕銅山共五寨成化末當事者以孤島無援奏移內港內港山灣崎嶇賊舟窄
小易趨淺水而兵船濶大難於迎敵遂致失利嘉靖四十二年巡撫譚綸始請
復舊制五寨以扼外洋其原屬福州者烽火門與小埕後烽火改屬福寧惟小
埕屬寧波屬福州者屬寧波屬銅山屬漳州屬隆慶初始添設海壇浯銅二遊兵為屬初
每增南澳三遊海壇則屬福州屬寧波屬銅山屬漳州屬隆慶初始添設海壇浯銅二遊兵為屬初
各有把總一人統其衆泰總由武進士或世勳高第題請陞授以都指揮體統
什輩謂之欽依遊總由撫院差委或以指揮及聽用把總督領謂之各名各為
分汛地嚴會官賊聚則各自為戰賊聚則合力以攻時值春秋二汛必駕樓船

天下郡國利病書

源 第十六冊 福建

四十

仙崎 連江 福清 永平 牛頭 捍寨 閩縣
東山 連江 福清 永平 牛頭 捍寨 閩縣
長樂 一 連江 一 福清 七 永平 牛頭 捍寨 閩縣
有七 閩縣 十一 福清 七 永平 牛頭 捍寨 閩縣
鵝醉 广石 魁洞 聖山 牛頭 浪頭山 鼓山 大英 甲峰 塔山
燕山 牛山 湖頭 聖山 牛頭 浪頭山 鼓山 大英 甲峰 塔山
石門 福清 三十 有七 永平 牛頭 捍寨 閩縣
石門 福清 三十 有七 永平 牛頭 捍寨 閩縣
塔山 馬頭 流頭 聖山 牛頭 浪頭山 鼓山 大英 甲峰 塔山
馬頭 流頭 聖山 牛頭 浪頭山 鼓山 大英 甲峰 塔山
西頭 蒲頭 石馬 陳塘 雙井 洪坑 塔山
戎器 兵器 甲冑 干戈 之屬 衛所 軍伍 馬之有定式 有成數 和指揮 視其利鈍
而藏之 庫三 衛舊 各有庫 弘治 四年 始設 武備 庫合而藏之 銃炮 大箭 噴筒
之屬 鑪之火器 三衛 置局 藏之 其外 衛所 則取 兵器 於庫局 又有 藏造 解京
軍器 府衛 並進 取辦 于料 銀不足 收之 屯耗 折鈔 衛所 造設 有重 三民 七之 目
防海 之舟 曰官 船曰快 船曰哨 船委 指揮 一員 造之三 衛舊 各有 嚴章 奏聞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十六冊 福建

四

糧一十二石餘糧一十二石正糧給本軍月餽餘糧給守城軍士固其弊也第
征糧設正餘兩額又各取盈於十二石之數法非什一軍士稍厭苦之役論者
乃罷其正糧不復征餘額又減其半只徵六石復計其田之腴瘠分為本折色
本色為存留稅粟入倉以給軍士之月餽折色為起運納價於屯官以備軍興
及解京之糧高里折色之中又分為舊額新增而稍差等之比載終憲司之督
屯使者照其賦之登耗以署衛屯官之上下考 諭曰國初屯制一軍一餘各
受三十畝而耕持戟之士即荷畚之農故士無曠伍屯無濶冒也自後以來軍
餘半居市廛不能親操耒耜于是始有寄佃於土人而分其息者有私免於他
姓而更其名者又有丁盡籍空而轉為別軍所承頂者世久弊滋舉數十屯而
羔併於豪右比而是昔林文恪先生謂宜因均田之會無憚踐履盡括舊屯
并其耕墾勿令豪強更得侵冒傳其膏腴者給衛丁世令自食其力有急用之
則可以漸省客兵此亦漢人實塞下之良策也其議洵不可易第項種已越百

年轉鬻不下數姓若徒取之豪右則彼原以厚直售之者欲付之丁壯則彼又不能以空券得之振矜掣肘豈將安施是故清屯之議尚當熟圖必使民收舊直之償軍獲實毛之受而後兩得其當也至於徵賦顧屬所之官焉亦以為否夫國家武臣不典錢穀何獨於衛官而寬之當錄請托進司利權拏指既甘漏卮無當因而履券者何可勝數倘分之附近各縣並為帶徵則官保其先世汗馬之勳軍免於頻載侵漁之苦矣

福州潮沙 閩之水海為最大自東運南襟帶五縣閩之東南長樂之東北連江之東南羅源之東福清之東南東北皆海也海潮從東南來南則由粗蘆門北湧東則由閩安鎮西湧皆會於馬頭江復分為二一入西峽一入南臺復合於馬溝竹崎與水口下之溪相接乃回流而汐馬是潮也在永北合北地交猶無鹹鹵至馬頭江則皆淡矣瀕海可田之地唐太和中國縣今李茸築石堤跨閩興長樂東界以障鹹鹵墾田無數又有一等洲田潮至則沒汐而無害於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六

福建

四十二

禾不假人牛而收穫自若有力之家隨便耕種但東流西復運使不實利害亦相當云今將潮信具列左方 每月初一 十六 寅正三 申正三 初二 十七 卯初三 酉初三 初三 十八 卯正三 酉正三 初四 十九 辰初三 戌初三 初五 二十 辰正三 戌正三 初六 二十一 己初三 亥初三 初七 二十二 己正二 亥正二 初八 二十三 午初三 子初三 初九 二十四 午初三 子初三 初十 二十五 午正一 子正一 十一 二十六 午正四 子正四 十二 二十七 未初三 丑初三 十三 二十八 未正二 丑正二 十四 二十九 申初一 寅初一 十五 三十 申初四 寅初四 此海潮之候也江潮常緩海潮三刻至入府城內外諸河則愈緩矣又當視其近遠為先後各以意推其他海舶貿易往來准浙交通之聞各以十五潮為率

建寧府志

浦城縣 塔嶺隘

在縣西一百里

小峰隘 在縣西一百里

長叫隘 在縣西一百里

嚴坑隘 在縣西一百里

毛源隘 在縣西一百里

南溪隘 在縣西一百里

二溪隘 在縣西一百里

黃二仰隘 在縣西一百里

龍泉隘 在縣西一百里

里八 翁源隘 在縣西一百里

里八 翁源隘 在縣西一百里

里八 翁源隘 在縣西一百里

里八 翁源隘 在縣西一百里

里八 翁源隘 在縣西一百里

里八 翁源隘 在縣西一百里

里八 翁源隘 在縣西一百里

里八 翁源隘 在縣西一百里

里八 翁源隘 在縣西一百里

里八 翁源隘 在縣西一百里

里八 翁源隘 在縣西一百里

里八 翁源隘 在縣西一百里

里八 翁源隘 在縣西一百里

里八 翁源隘 在縣西一百里

里八 翁源隘 在縣西一百里

里八 翁源隘 在縣西一百里

里八 翁源隘 在縣西一百里

里八 翁源隘 在縣西一百里

里八 翁源隘 在縣西一百里

里八 翁源隘 在縣西一百里

里八 翁源隘 在縣西一百里

里八 翁源隘 在縣西一百里

里八 翁源隘 在縣西一百里

里八 翁源隘 在縣西一百里

里八 翁源隘 在縣西一百里

里八 翁源隘 在縣西一百里

里八 翁源隘 在縣西一百里

里八 翁源隘 在縣西一百里

里八 翁源隘 在縣西一百里

里八 翁源隘 在縣西一百里

里八 翁源隘 在縣西一百里

里八 翁源隘 在縣西一百里

里八 翁源隘 在縣西一百里

里八 翁源隘 在縣西一百里

里八 翁源隘 在縣西一百里

里八 翁源隘 在縣西一百里

里八 翁源隘 在縣西一百里

里八 翁源隘 在縣西一百里

里八 翁源隘 在縣西一百里

里八 翁源隘 在縣西一百里

里八 翁源隘 在縣西一百里

里八 翁源隘 在縣西一百里

里八 翁源隘 在縣西一百里

里八 翁源隘 在縣西一百里

里八 翁源隘 在縣西一百里

里八 翁源隘 在縣西一百里

里八 翁源隘 在縣西一百里

里八 翁源隘 在縣西一百里

里八 翁源隘 在縣西一百里

里八 翁源隘 在縣西一百里

里八 翁源隘 在縣西一百里

里八 翁源隘 在縣西一百里

里八 翁源隘 在縣西一百里

里八 翁源隘 在縣西一百里

里八 翁源隘 在縣西一百里

里八 翁源隘 在縣西一百里

里八 翁源隘 在縣西一百里

里八 翁源隘 在縣西一百里

里八 翁源隘 在縣西一百里

里八 翁源隘 在縣西一百里

里八 翁源隘 在縣西一百里

里八 翁源隘 在縣西一百里

里八 翁源隘 在縣西一百里

里八 翁源隘 在縣西一百里

里八 翁源隘 在縣西一百里

里八 翁源隘 在縣西一百里

里八 翁源隘 在縣西一百里

里八 翁源隘 在縣西一百里

里八 翁源隘 在縣西一百里

里八 翁源隘 在縣西一百里

里八 翁源隘 在縣西一百里

里八 翁源隘 在縣西一百里

里八 翁源隘 在縣西一百里

里八 翁源隘 在縣西一百里

里八 翁源隘 在縣西一百里

里八 翁源隘 在縣西一百里

里八 翁源隘 在縣西一百里

里八 翁源隘 在縣西一百里

里八 翁源隘 在縣西一百里

里八 翁源隘 在縣西一百里

里八 翁源隘 在縣西一百里

里八 翁源隘 在縣西一百里

里八 翁源隘 在縣西一百里

里八 翁源隘 在縣西一百里

里八 翁源隘 在縣西一百里

里八 翁源隘 在縣西一百里

里八 翁源隘 在縣西一百里

里八 翁源隘 在縣西一百里

里八 翁源隘 在縣西一百里

里八 翁源隘 在縣西一百里

里八 翁源隘 在縣西一百里

里八 翁源隘 在縣西一百里

里八 翁源隘 在縣西一百里

里八 翁源隘 在縣西一百里

里八 翁源隘 在縣西一百里

里八 翁源隘 在縣西一百里

里八 翁源隘 在縣西一百里

里八 翁源隘 在縣西一百里

里八 翁源隘 在縣西一百里

里八 翁源隘 在縣西一百里

里八 翁源隘 在縣西一百里

里八 翁源隘 在縣西一百里

里八 翁源隘 在縣西一百里

里八 翁源隘 在縣西一百里

里八 翁源隘 在縣西一百里

延平府志 正統十二年監察御史柳華按閩時永平日久境內晏然華至檄各郡縣凡城郭鄉村之中大小巷道首尾各樹立一隘門：上為重屋各置金鼓器械於其上又於鄉村各立望高樓乃編其各鄉居民為什伍該總小甲以統率之夜則輪番直宿於隘門之上鳴鼓擊柝以備不虞有不從令者聽總小甲懲之而不從者許總小甲聞官處治由是總小甲各得號召其鄉之人而強梗狡猾之徒：別生技節以侵奪於民沙有節茂七者及弟茂八特編為鄉之總甲鄉舊有佃佃人之田者歲還租穀外有鴉鴨之類以餽田主辭曰冬牲茂七倡鄉人輩之田主不敢與較既而又倡議以為鄉民佃田其合還之租各令田主自備脚力擔負以歸不許輒送其家田主因訴於縣逮之茂七茂八等率衆拒捕不服縣乃下巡簡司追攝茂七等因杖弓兵數人縣遂以聞於上遣民壯三百人往捕之茂七等又聚衆格殺官兵殆盡至是勢不容已乃刑白馬祭天歃血誓衆遂舉兵反時十三年之二月也旁近尤溪縣民亦聞風而起焉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六

福建

四十四

合之衆旬日間至十餘萬人於是僭稱王號偽署官職八即驛動詔遣兵討之以都督劉聚為總兵都督陳韶劉德新為左右參將金都御史張楷監軍賊猶未下十四年復命寧陽侯楊德為總兵保定伯梁瑋平江伯陳懋崇信伯費朝為副總兵都督范雄都督金事董興為左右翼總兵太監曹吉祥陳梧為監軍刑部尚書金濂奉贊軍務御史丁壇張海記功是年二月茂七率衆來攻郡城與官軍戰於水南為亂兵所殺福建始平景泰元年其餘黨羅玉等復率其衆寇沙縣朝廷又命范雄及太監廖秀奉御馬討平之于是推究寇亂之原寔柳華于錄嘉靖四十年山寇蘇阿普傳詔五等聚衆攻掠沙縣尤溪永安大田大焚城外民廬以千計郡守周賢宣以計勸之餘黨還林天贈引諭招降賊方平

沙縣 三代寓兵于農之制遠矣漢有南北諸軍唐有府兵宋有衛禁諸兵法皆有因中或變壞惟我朝軍衛不備古始創教養一內設親軍都督府外立都指揮使司以統之衛有定所額有定數軍之命文皆各州郡之罪譴者既羈其身以隸夫衛籍復別其家以異夫民戶有所遊亡列于兵部移單京戶取補之歲月既久逃亡已多冊籍實亂于是時差寇臣而即縣優導其官于佐貳每歲一清理焉他不能知自沙言之其殆繁擾妨民費靡而不適于用者乎何則凡軍之清不論有無通都排年里老急行赴官造冊結老幼逃絕據紙上之陳耳復解之所拘某勞候比縣加重且久焉開單勾取本無實補者固不待論其有丁可解者則長解之編輪道路之盤用司府之倒換攝繫輪旬時往返動萬里然解者文未銷回而所解之丁已先至其家或避而之他者多有之夫因仍輾轉行伍何由實勾取勇從已乎夫軍事之大者也所以壯國威而備非常制四夷而寧禍亂坐視銷缺固不可然徒妨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六

福建

四十五

民而無益亦豈盛世之宜乎是故司國柄者不可不為之所也糧之出于田也由毛髮之生于肌體也有是田則出是糧有是肌體始生是毛髮焉為乎其浮也江淮河海之濱沙流之轉徙潮汐之蕩汨地無常存或不免焉以沙言之負山阻溪生齒既繁開墾日益惟加增可耳烏乎浮議者多謂鉅賊亂平之後認耕不全永安分析之餘規規然此特其一耳以今觀之要皆奸狡之飛詭而雄豪者之欺隱矣乎監臨者前嘗持撒清之意非不美也其所據以即事者推收之錯誤者耳至于冊籍之改洗改落之易移正當之失實則固求之能悉也而自謂足以盡之不其過乎冊籍有清浮狼天糧衆役所從起也富者田連阡陌坐享無苗之利貧者地無置錫反多數外之賄富益富貧益貧其不均有如此者民之病孰為之大乎嘗計環沙之域五百里而檢山林溪谷之外為田無幾固可覆碗而核也誠得夫精敏幹練之人按其都簡逐一丈量三月之前凡占有田者責其質劑之文契取租之簿籍分析之

料馬綱銀秋發馬驛傳水夫民快工食馬府縣之流差馬計其一歲之所出
為糧五千八百石餘為銀一萬四千九百兩餘而官吏之格緝納之加添
額外之摘捕無礙之科派不與焉司以是責之府以是責之縣以是責
之里甲雖然而並至卒然而取應里甲之中夫長有奸良丁戶有遊移里地
有近遠糧產有虛浮天時有旱潦固不能一律以齊也則必比併之拘繫之
鞭撻之笑而又加以訟牒之完詰往來之迎候前後之積垛如是而欲鳴琴
卧閣不以難乎上之指乎其下某件已未完而已笑下之自計其績某件已
完解而已笑此之未能則雖龔卓之行夷憲之節不免于譏笑茲為職豈易
于脩而況夫化理也哉嗚呼國家之所以設官與官之所以自負民之所以
為望者固非止于是也而其勢則不得或易也雖然即其急緩而為之後先
調其分數而與之制節因法以施而不倚法以病如朱子所謂民不告勞而
官無廢事中智之士則殆庶幾矣夫竊有志而未能逮也材哲者自當以賢
聖為期三代既降人物又何足云乎哉

隘在安江保 **建寧縣** 寨五 隘十有六 隔一 軍口寨在保 西安寨
 在里心保唐義軍軍故地南唐廢軍為寨名永安後改為鎮又為楊家莊隆元
 年陞為縣治於雅江之北四年復置寨于此紹定五年又分總領劉純忠武忠
 司國朝新設城今名元為西安 永平寨在新設保即羅漢劫竹竿將屯
 寨將帥望常駐兵于此 葉隅在特屯保唐陳巖率兵于故名 羅漢寨北
 門峽乾道戊戌以警何白旗之寇即此 朝天隘在藍 蟠湖隘在保 荷頭
 隘在保 丘家山隘在保 界頭隘在新 小坳隘在新 萊夷隘在坊 立坊隘
 紫雲隘在保 沙羅隘在保 九塊偏隘在保 撐杆隘在安 竹溪隘
 在永 禪失隘在保 松根下坊巡隘在赤 界牌隘在保 杉關一線遠通
 江右乃寇盜投入之區建之丘坊萊莫小坳界頭連接廣昌石城寧化汀冠憑
 之為窟穴正德嘉靖間屢中流賊之禍倭去突來蠕動難制已事可通諭也

天山監里在始田里南路上二隘弘治初年奉巡撫都御史金澤榜文設洪十歸化縣明

男八

天山隘在姑田里南路上二隘弘治初年奉巡撫鄧海史金澤榜文設洪十歸化縣明

備僉事伍希閔討平之奏添設若菜鼓樓固二巡簡司并守備都指揮專駐武

四十九

備僉事伍希閔討平之奏添設若菜鼓樓岡二巡簡司并守備都指揮等駐武

平字響 弘治八年以上杭來蘇里賊首劉廷用張敏陳宗壽等聚眾攻劫江西瑞金會昌軍都轉掠廣東程鄉等縣就任陞廣東左布政使金澤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即制江西廣東湖廣福建四省統轄汀贛潮桂等八府地方俾專鎮于江西贛州比照梧州中制事例以撫捕之八月澤並任悉平群盜仍具 奏每縣添設巡捕主簿一員職專捕盜 正德二年劉冠李四子等作亂四子廣東沉香縣人時沉香石骨和松原等處盜賊猖獗武平廣泉里界於江廣李四子乘機結黨搶奪貨物半糧稻谷一時烏合之衆聞風而起廣泉賊首陳裕應之遂分作二十營寨七年會三省官駐劄上杭四處把截斷其糧道連擒賊首李四子等數首軍門招撫曾從而餘黨悉平 十二年岩泉肇寇劉隆等復熾節制右副都御史王守仁平之

興化府志 寺租充餉錄 嘉靖四十二年閩省兵興軍儲告匱軍門議將各寺田應扣除送失前隘外每實田十畝扣抽六畝充餉四畝還償充餉者每畝徵銀二錢內除一錢四分辦納糧差尚銀六分解司隆慶元年軍門董澤民明文將寺觀庵院官民田地山蕩俱照黃冊原額盡數查出各依原議六分充餉事例官田每畝徵銀二錢內扣一錢五分糧差民地每畝徵銀一錢內扣三分糧差山蕩每畝徵銀五分內扣一分糧差民田每畝徵銀二錢內扣八分糧差俱存貯庫隨項支納其扣除官田每畝銀五分民地每畝銀七分山蕩每畝銀四分民田每畝銀一錢二分縣徵解府轉解荒蕪迷失產棄申請停徵按寺田四六元餉實出軍興權宜之策後沿為例遂不可更改隨時斟酌不同萬曆六年軍門龐萬十畝只抽二畝十一年軍門趙每十畝議抽四畝五十分六年軍門周每十畝只抽三畝大抵旋行旋止此僧所以告困也田驚寺廢此比然矣

鹽課 上里場鹽課司隸福建都轉運鹽使司莆以電力役者凡二千五百六十六家分為三十一團有總催有秤子有團首有埋長皆擇丁糧相應者為之其冊十年一造隨丁糧消長每盤一引重四百斤每歲共辦鹽二萬二百引一百八十斤零八錢內依山電力該辦鹽一萬五千八百九十二引二百六十二斤七兩四錢初由煎煮依山電力出傳舉薪銀兩附海用力更辦鹽斤有無相湊稱為兩便後由曝晒近海電力漸生動措依山遂至靠損計告分巡倉事年俸定與則例每依山電力該納鹽一引出銀二錢五分交與附海代替晒辦還官每歲總催人等各照團分催繳總計銀三千九百七十三兩一錢六分三厘八毫雖經乾沒多端遞竄百出官府思係 國課未免重復追徵因奉戶部勘合該聽選官曾音德奏 准將依山電力折徵銀兩通解鹽運司候客商開中對引買鹽支用民以為便 民間戶役最重者莫如鹽力蓋軍戶則十年取貼軍家匠戶則四年輪當一班鹽戶既與軍民諸戶輪當本縣十年之里長又輪

當鹽場之總值固首梓子堤長休山者謂總值固首附海者謂梓子堤長總值梓子即民之里值也固首堤長即民之甲首也每十年撥進鹽冊又往往省赴運司候審呈見當之年正差之外凡鹽司過律公差牌票下場及該場官吏在官人役寄費輪月接替支應賠賠需索之苦過於民矣況場官白首窮途吏胥門諂優不可制加以積規包當多取上下交征非竭澤不甘又軍民諸戶逐年均徭驛傳之編凡民正米一石只派銀二錢上下鹽戶每年每丁既納銀二錢五分每糧一石納銀五錢五分尚有私貼腳費及僱募鹽丁等後輕重懸絕嘉靖四十二年辦進鹽冊時殘破之後濱海死亡殆盡運司以該場鹽價不滿原額將各戶新收田地每頃加徵產丁四口比諸國制又加多銀五分 鹽倉原置附場常備山後因附海人戶告推各就地方置立倉廩便於修葺者均在南洋者三倉在北洋者三倉隆慶二年該商告復附場常備山建立倉廩三十一間徵輸運納但離海遠搬運者守不便自嘉靖以前通就海口牛田二場買鹽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六

福建

五十二

應得而上里場之鹽只到場空引引目益引依時索價上場倉之設實虛名耳屢經告復舊章或從改折便民當事者烏得以因循為無事哉附鹽法議 萬曆四十年莆田縣布衣陳天叙目擊灶戶之苦因赴京 奏請為鹽法弊害懇恩比例酌廢急難民命事運使江大觀詳院道蒙批司府會議本府知府馬夢吉議上里場附海本色照依海泊漢惠安四場事例改折全課利民等情據此查得上里場附海鹽斤舊制倉立隨團灶戶輸鹽于倉以俟商人到場支鹽此成法也嗣後倉移上橫山商又因海運危險絕不到團只將引目赴場空引惟聽奸僧勒索灶戶折價商人僅得三分之一赴海自買鹽唐言樣船到港果開駕將引照鹽過辦則商人之不支無非變法乎既不支蓋復令灶戶輸鹽入倉蓋之所輸無幾進倉使用常例每冬計費四兩每團十冬計三十六團所費不知凡幾此納鹽之害也蓋朝廷而於倉倉隨處而隨撤出巡違儲兩水查盤倉蓋無奸棍索機料歛經營免罪各冬之中狡猾者少費惠者多費少

者數兩多者十數兩以通圖計之所費不知凡幾貧而徵錢抑又甚矣此查盤之害也派鹽出商奸僧胥徒賄賂相通有應派而不派未應派而先派稍不如意故留廢底蓋不盡派以延查盤是以有窮灶數年不派而數經查盤者此派支之害也商人到場出賣則店家下鄉勒索私價每引得銀一錢二分只以四五分還商仍將貨物抵折商灶原不會面有已收作未收之多作收寡奸僧以空引引目制商人商人亦自知非法而曲從竭民膏血以飽奸貪既已上獲又新私價私價之外又有出倉常例湯水等費此折私價之害也折價之時不問各冬只責見年中間各冬有引多者有引少者如一冬見年中九冬具係見年代納輸流見年則輸流代納多者與少者納易於除運至少者與多者納則無可除未免賠累此折私價不均之害也本府目擊民艱甚切惻隱倉無照依上里場牙價年與商人抵折五分之價令場官收貯不許生事多索各冬多寡自付辦納見年只理催價不得賠累商人登引到場照引給價聽其海口買鹽查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六

福建

五十三

盤指其完否不完者罪如是則商灶而得其便牙僧莫施其奸成法不必盡更產設蓋倉可廢無辜之罪贖可盡蠲矣運司署印支如璫議倉立附場以官為守聽商來支盤完則灶無問可也場官報完商如不至罪生在商與灶無預官收官放牙僧何所廁其奸隨足隨支查盤無罪可聲 嚴查法道呂純如議舉灶戶告訴之情則甚苦據商人支盤之名則甚正名正者有 國初之經制在制雖難輕變自當待成法以防趨便之私情告苦者有本脫捐贖之德意在贖可盡捐又何用查盤以致灶民之藉口本道認為兩言以敵之改折之議官不可着之令也而重盤之役及今猶可報罷也他如隨場立倉以官為守蓋一完則灶無問商不至則罪在商該司之議已為得之顧候憲示以稟舊制之議支蓋已現丁繼嗣挑擔該道查謂此戶懼罪而議告折商人執舊制之議支蓋已現言之詳矣但國初經制遠難輕變改折之議似不可執以為常設查盤之役可以報罷則已之可也諸如隨場立倉以官為守該司之議甚善俱如照 按院陸

夢祖批海灶輪蓋商引剪支二百年今甲俱在泥上里場受蓋更多乎商灶不
務完蓋攔叩 九開欲境 國法大不可訓道司辦之悉與場官立允為完
盜不罪灶不支止罪商較又何說之辭悉賴行惟是查盤一廢則蓋之為官為
私灶之難完孰欠一仕縱橫誰其問之以後盤之無苛如有力改稍力稍力改
決不輕撤徒與以注外之仁可也

嶺臺 舊志所載元嶺臺五十九所萬曆二年分守宋徽卿與廖治海 小澳
查出現存僅一十七所俱已闕壞付本府勸支帶銀從新修築

蔡山 石城 礮前 埕口 石井 三江 新浦 石獅 湖邊 澄港

崎頭 凡一十二所 文甲 山柄 西山 火頭 東湖 凡五所 舊

民兵 國初衛所設置軍伍各寨巡司編簽弓兵皆以防禦寇盜素稱間柄兵

者建議元臨敵失一軍以上與失機罪同而民兵之制起矣

巡司 前志論曰巡尉職通警等四封非兄官也 本朝周江夏經營吳海於

吾郡東南建平橋衛所又合南日涇洲至迎仙環海二百餘里疎節濶日非一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六冊 福建 平四

衛一所能遙制之乃於隙處又設六巡司 各有寨城有官有射手百間難以

房帳墩臺斥堠相望世哉昔人之紆策也自共政陵夷巡警失職當道者遂贅

疣之乃減削射手數移以餉水陸兵存在寨壁僅三之一耳不知六司絡繹分

則自衛疆場合則以五百兵併力勤捕賊軍掉羽屠茲相倏又附寨村落去郡

城迢遠有警各備老稚挾衣糧馳入寨城避鋒鏑此又堅壁清野意也昔賢才

智豈下今人而故輕變置之胡為乎昔宋熊遠守延州懷寧皆以五百兵破羌

胡三萬騎彼其官非巡尉其兵非射手耶

客兵 閩中陸設衛所海立水寨皆是本地軍兵原無客兵名目自嘉靖寇起

始設募將遊擊帶領各處客兵四十三年專設中路守備一員以都指揮體統

行事轄福州興化平海泉州永寧各衛所軍兵與泉三府陸路客兵守備衙門

坐鎮本府取道里適均有警便於應援隆慶泉州一營外本府二營初只分割城

內民舍隆慶六年始置營望仙門外曠野去處每遇操練調入城內教場較閱

春秋二汛移屯平海莆禧吉丁城內萬曆十九年添設一營曰興泉營本府北
門外安置至二十年改為興化新營俱守備領之二十五年以有朝鮮之警後
設右營一營北門外西夷地方屯札以舊營為前營新營為左營共三營設遊
擊領之遊擊一十四年八月事門三十一一年軍門米運昌將右營一營調守平海
建城安插前左二營仍駐守府城團練防禦汛期每營撥守一哨出守賢良文
甲濱海扼要地方量撥兵隊分扼三江汛畢撥兵二三十名哨探信地以防不
虞收汛全營操守

水兵 國初立水寨三烽火門為福州南日山為興化海峽為泉三間增置小堤

州府銅山州府共五寨後以各寨在漲海中無援 奏移內港本府南日一寨

移入新安里吉丁港官府文移仍以南日水寨稱當時撥興化平海泉州三衛

旗軍充為舟師各衛撥指揮一員總管所部之軍謂之衛總又選各衛指揮才

能出衆者曰把總行事視都指揮而衛總聽節制焉興化衛指揮一員平海衛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六冊 福建 平十五

把總指揮一員泉州衛把總指揮一員南北海洋哨捕百六員守備雙嶼改

移三江口指揮一員成化年間巡撫都御史張璠欲軍休息分為三班上年今

八月下：班明年二月上：班今年八月上：明年二月下：輪流更代衛總一年一換把總五年一

代不歇教易以廢塞書昇早日火武備廢弛倭船多由內港登岸蓋內港山灣

崎嶇賊舟窄小易趨淺水而兵船開大難以迎敵皆為無用之器嘉靖四十二

年軍門譚綸巡按李邦珍總兵戚繼光會議 題請復舊制五水寨以扼外洋

將烽火門南日山海峽三艘為正兵銅山小堤二寨為遊兵選各衛指揮千百

戶有才力者充五寨把總以都指揮體統行寨分信地明兵猴廉會哨定功罪

五寨兵船每寨各屯二哨又分二哨屯劉大洋賊船必經之處其餘各寨附

近緊要港灣則分哨往來以防內倭又於道里適均海洋定為兩寨會哨之地

蓋倭賊由浙而南則烽火門為先故分兵屯劉於烽火以上之井下門而與浙

船會哨南則與小堤會哨于西洋山嶺小堤則分割於西洋而與烽火會為

南則與南日會哨于梅花所之南茨南日則分劉於松下又移至南茨與小埕
會焉本寨屯劉兵船則移至平海衛前與洛嶼會哨洛嶼則分劉於涇洲山而
移與南日會焉又兵船二哨屯劉於科羅移至担嶼與銅山會哨其銅山兵船
則二哨屯劉洛嶼又二哨屯于沙洲山由此而南則為廣東界矣信地既定兵
勢聯絡賊寨則各日為戰賊寨則合力併攻以擊外洋之來賊為第一擊去賊
次之失賊弗擊與賊賊登岸者查照信地論罪五寨把總俱屬督府監軍道提
督惟銅山一寨去首路遠聽該道於漳州調閱隨汛督發本寨生駕官氣把總
以都指揮體統行事指揮參事一員協總一員前後左右各哨官一員各衛所
抽充本寨征糧軍共八百九十八名分駕哨船十隻自是夷遭創距二里為地
所賊賊先遣境稍寧萬曆二十四年夷酋白倭犯朝鮮羽書雜寄海上戒嚴
巡撫都御史金學曾委分守張鼎思都司鍾貽庭信地規畫萬全議題請
添設奇山海壇涇洲洛銅玄鍾臺山彭湖諸遊於一寨之中以一遊間之寨為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之六

福建

三十六

正兵遊為奇兵踏踪逃出巡邏既周聲勢亦猛且寨與寨會哨東西相距南北
相抵而支洋皆在所搜遊與遊會哨東西相距南北相抵而支洋皆在所及如
閩浙分界則於入門為先蓋倭船必由此南下扼要津守門戶誠關防之一大
關鍵也始倭之入中為曾自遠東今乃從南道字海軍自溫州寧波以入故
烽火全力守官與北與浙船會哨而南與小埕會於羅浮小埕兵船二艘一
屯西洋一船屯半塘北與烽火會哨而南與南日會於松下南日兵船二艘一
船屯若嶼一船屯舊南日北與小埕會哨而南與洛嶼會於大小洛嶼與兵船
二艘一船屯崇武一船屯料羅北與南日會哨而南與銅山會於担嶼銅山兵
船二艘一船屯鎮海二船屯沙洲北與洛嶼會哨而南與廣船會若諸遊屯劉
則前山屯西洋嶺山臺山屯東東官海壇龍王宮涇洲屯賊漢大
小洛嶼銅屯担嶼等處而會哨則北標與海壇會于下木海壇與涇洲會于西
寨涇洲與洛銅會于圓頭洛銅與南灣會于陸營信地分明兵勢聯絡大都規

模建置不外厥成範圍中也寨遊俱屬分守巡海二道總鎮遊擊提督及清
軍海防同知稽察

自倭變之後議者以三江地方為吾即門戶海流至此分為三路一路稍北通
端明陡門入北洋頭等處一路稍南通墩陡門入南洋黃石等處中流通率
海橋直抵黑軍揚白湖等處距即城二里許計自海洋入三江口自三江口入
郡城不半日可到議設指揮一員守備防汛之時撥軍一百二十名灣船六隻
坐駕防禦至收汛之時撥軍三十名調船二隻巡守萬曆二十七年分守滿政
以指揮無益防禦徒費津糧遂議裁撤然亦因噎廢食之論近同知汪懋功
春秋二汛收泊三江之劉灣有警便於四處已經題允遵行海防館同知
汪懋功條陳南日寨兵船收泊劉灣及區畫南日山事宜大兵船當汛時旗布
星列在周防可無置喙惟收汛時寨遊之船盡入泊吉丁內海但涇遊與吉
了不遠泊之於此或發或收無甚阻閱至若南日四十餘艘併聚此灣既非五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之六

福建

三十七

都之衝又無扼要之險不過藉以避颶免震焉耳然自吉丁沿崖一帶以至
莆禧平海三江遠及萬安古嶼五六百里無舟停泊勝守空虛萬一當發汛之
時北風汛烈大鯨劇聚吉丁之中卒難出灣倭帆擁我上游雖有一二小防船
隻巡徼在外猶孤羊而遇群虎也合無於汛畢之時將涇洲遊兵船原泊吉丁
以南日寨船撤泊三江今復親履其地通覽形勢去三江不遠曰劉灣者四山
藩蔽又且寬廣更善于三江昔戚總戎曾泊船于此則在三江口外為南日右
哨信地況南日前哨若嶼去此僅二潮水左哨萬安去此僅一潮水右哨南日
山西寨去此止半潮水後哨平海亦一潮水居中四連隨發隨至孰與遠停吉
丁之阻哉若夫南日山居民始為浮居今成土著徒獲沃饒之利罔顧堂堦之
災今既不能徙而之他獨不可預為安全之策誠如宋時沿邊弓弩射之法倣
而行之擇其丁壯將其訓練獲倭者叙之擒盜者賞之若虞其僥倖也則以鄉
保倡鄉民未必逆也若虞其難費也則以船器充兵器未必之也若虞其鳥獸

五十八

五十九

五蒲	萬里林隘	原在嘉靖三十六年倭寇犯閩孔棘于是軍民兩兵罷而土客兩兵出矣嘉
巖前	馬山頭	半嶺 分水隘
聖順頭	鷺鶯隘	白若隘
中嶺	五嶺	寧德南城關
開路	白鶴界	金童界
塔後	州中軍驛望臺	松山烟墩
州離智	烽火峰	東壁
山	三石	大崎
埋	古縣	石二十一墩
門埋墩	北山嶺	積石
新塔尾	青山	界石
古	右十七墩	並洪武二十年置大金定海撥軍哨守
古	分水嶺	溫州平
止	入	王
古	寨	三沙
古	鎮	水澳
五	車	安
頭	寨	五
軍	政	州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之六 福建 六十

之力也嘉靖三十六年倭寇犯閩孔棘于是軍民兩兵罷而土客兩兵出矣嘉
隆間土客更易不常嘉靖初年募和等處土名一營駐紮城南西名左營
後增募一營駐紮城南右營十九年軍門趙公參魯以倭警復從本道李公
增議募浙兵以一營防守鑑江為一州二縣之應復訊畢撤回團練駐紮城東
名福寧營三營並峙兵威振矣不戒而焚向慶當事者之慮也 五年考選軍
政謝所指揮千百才堪備倭者即署備倭營火寨把總以福建十六衛
中選一員任之謝總聽把總節制以福寧衛福州左中二衛中選一員任之又
選千百戶分守海洋要寨嘉靖末年議把總奉欽依一員謝總聽節制一
員至萬曆初年亦罷而千百戶諸員不用矣
論曰州之沿海有墩臺以瞭外洋各路則有嚴隘分兵哨守此陸路之扼塞時
在堂階矣至于海洋則官澳鎮下門閩嶼大金島內地之咽喉也金山
礮山為外洋之門戶既入內地則東南之陸路塞矣三沙為最要礮山則
州十里而近西南之陸路閩嶼大金黃崎下嶺寧德鑑江為最要至海洋則去
州亦二十里而近倭奴之來也不乘南風則乘北風乘南風則入吳越為最便
北風則入閩為最便舊制設烽火于五六都三沙海面正統九年以海面風波
不便泊舟乃移寨於一都之松山把總一員則由西院薦舉兵部選差來 欽
依以都指揮體統行軍仍設中軍遊把總一名領兵哨守往來應援各處要害
故不謂之寨而謂之遊馬層二十年改守備為參將節制水陸改中軍遊為前
山遊二十八年增設臺山一遊春秋二汛恭將總鎮衙山分遣陸兵守各要害
水兵則烽火寨把總案屯松山分前哨于官澳後哨于斗米澳左哨于鎮下門
右哨于三沙舊烽火臺山嶺山而遊各守本處可謂周于慮矣咸都護元放有
言曰防海有三策海濱截殺毋使入港是得上策備塘拒守毋使登岸是得中
策阻水列陣毋使近城是得下策不得而守城則無策矣吁格言哉
戶口 按周禮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歲皆登下其死生至察矣然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之六 福建 六十一

古者一國僅足當今之一縣又司民世守其官視編列若支屬也安能隱其子姓之多寡且從民之制家無過一人歲無過三日居君之土食君之毛曾何愛于三日之力以抵欺其主上哉 國朝洪武二十四年戶給一帖以書丁產歲覈于有司十歲而登之黃冊然郡邑大夫數歲一更若過賓之于傳舍不甚急也而戶帖逆廢吾州之籍自嘉靖以視洪武戶減三之二口減五之三自今以視嘉靖不能如其什一雖或時有盜賊荒札之蓄而以數十年之生聚乃不足以補其一年之耗則隱口之弊不敢謂其必無顧令甲役民之制丁賦三錢以備直計之是一歲之役五倍于周而興事任力又不與焉上但期于足用不必計于隱口與否下雖受重役之名而實分輪于數丁上下固兩得之矣第此惟族姓繁夥者得以家浩蕩之恩而單門弱戶分無所之重役如故至于以有身為患不足悲乎

網派 國初之制以一百一十戶為一里同一格眼冊謂之一團惟其丁很多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六冊 福建 六十二

省為長在城者坊長在鄉者里長每圖分為十長每長屬以十戶為甲首州縣每年役其一長使供公事用度使奉公事役使十年而周十長既周復編如故當在國初官吏守法量入為出而民無愁嘆之聲其後法網稍疎暴官或利民以竭上奸民或瘠人以肥己於是成弘之間乃令見役里長隨其丁田賦錢輸官以供一年用度者謂之綱以催一年從事之備者謂之徭既出此錢則歸之里甲里甲既輸錢而又治辦則向者所賦之錢悉充縣官私索是重利縣官耳於是乃不賦錢第後國初之制以丁糧定班綱則使之自供用度然而官吏益視里甲為外贅靡費無厭不至盡破其家不已徭則有銀力二差銀差輸官加者不過權衡之氣力差則註榜數兩而費至數百兩者有之夫勞其一年逸其九年法非不善也然有治法無治人乃使一年之勞盡傾其數十年之積役法之弊至此而民治不堪命矣至于賦法雖仍舊制但條目煩瑣為民不知其

云何輸此責其負彼輸彼責其負此里長愚則胥欺其里長里長結則胥與里長共欺其甲首焉噫六年龐都御史尚賜奏行一條鞭之法總計米之石所當輸糧稅科之數丁之一所當輸鈔稅之數又總計一州一邑綱徭兵站歲費幾何分派于丁米官以其所輸者為之催役舊之九邊一勞者今以十而勻之吾州之條鞭每米一石除存留本色輸倉外合折色夏稅料綱徭貼民共徵銀一兩三錢七分有奇每丁合盡鈔綱徭兵共徵銀三錢此其大凡耳若遇科舉及他公費多則增少則減然亦無幾也民但計其丁米當輸幾何不以其某賦幾何某役幾何至于見役之年但存其名而一切公事公費皆不與焉官但計民之丁米當輸幾何亦不必知其賦幾何某役幾何至于公事公費一切不以恩民蓋自條鞭之法行而民始知有生之樂雖三王之政何以加此然其所當用之財與其所當役之人未嘗盡廢也今列其數于左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六冊 福建 六十三

福寧州志 海潮 候月以朔望為期以漲平滿退平乾
六字為準如初一曰當時漲即時漲平一辰時滿已時退
午時退平未時乾大平而日同一潮沙之時候以掌輪之自
實退數至廿四而後始一定不差一月今而一月月小潮
亦隨之但外海內海大港小港之期候稍有不同總不差岸
距耳後海者亦以此法算行舟泊無之程若郵舍然海邊
捕魚者則有起水小水之說如月頭以十二為起水至十八止
為小水月尾以廿七為起水至初七為小水起水則捕魚小
水則止也

海潮人皆言因月唐虞聲獨言因日余嘗遊海上詢
故老月初出則潮初上月半于則潮滿月而轉則
潮漸退月沒則潮退盡此方月出則潮復上斗北月中
則潮滿月東轉則潮漸退月沒則潮退盡唐虞聲言
日是太陽水是純陰日而入地時陰避太陽東海潮上
日出時水乃西流東海潮下且前急疾者夜不能行
萬里海一深闊決流滿溢如何日夜能行數萬里
乎又聲言所言晝夜方是一潮知聲不曾海上遊行其
文經進朝臣無有詰難者余曾教勸東來馬膠西陸
地相去已百里許水行迂曲則十里許潮信不固果北潮
上即膠而潮下膠而潮上則果北潮下北則南海約近
萬里據大體北海潮上則江淮以北皆潮滿南海潮上
江淮以南皆潮下即是如何聲言東則墨墨然不同以見
四方大海潮流各異耳世間之事尚不能究况天外之
事乎大抵海水為無端變乾象微機耳於理則無有邊
際隨風飄蕩莫能定準何乃晝夜循環不差度數
之聖功道力不可思議身如長春之說如許可與唐聲
余請及夫聲發微之說相參年故備錄之 升菴集

水隔陽巖返歸永福安溪永春地高潮不能達其流至南安雙溪始
與潮接納潮者晉江南安同安惠安四縣晉江之潮北入洛陽江
而入洛江晉江二江其限界只上下東南入安海港南安僅抵雙溪
口同安僅抵縣前東西二溪惠安則溪不入潮其所入之虞則洛崎
崎二港輞川儀場大岞嶼窟四澳然南安自雙溪下接金溪黃龍
溪晉江則筍江下接洛江兩港小港潮皆可通與同安東西溪之潮
去海道遠水淡可耕若洛陽江安海港及惠安諸港澳近海則水鹹
矣其潮候則溪江港澳及海亦差有先後云

海潮候

初一十六辰戌中 初二十七己亥初 初三十八己亥中
初四十九己亥末 初五二十子午初 初六二十一子午末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六

福建

六十八

初七十二丑未初 初八二十三丑未中 初九二十四丑未末
初二十五寅申初 十一二十六寅申中 十二二十七卯酉初
十三二十八卯酉中 十四二十九卯酉末 十五三十辰戌初
此以潮平時為候洛陽江安海諸港澳海潮三刻洛江筍江東西
溪又緩三刻金溪又緩一刻雙溪又緩一刻此諸潮先後大畧也近
潮居民以指掌布十二時復以長半為沙半竭六字順推亦集但潮
有小大候因之而有遲速尚當按刻為正

泉州府新志 田土 國朝凡天下田地山林海塘海溝等悉書其名數于籍
其田之等有二曰官曰民若職田若學田若廢寺若沒官官軍糧係之官職
田者唐制職官所分之田也學田者府縣以聽學校之田也廢寺田者寺額廢
而入官者也沒官田者籍沒之家入官者也又有原沒今沒之別官租田者籍
沒之田而募人耕種者也民田昔縣役重累官田有折解而無課役故豪家保
衛田者之息或強冒官產或減畝合券憑騙田者亦久據之懸產不惟近于死
徙其子孫殫弱淪亡竟無從究詰間或有水漂沙壓田主產存廢廢無資而追
呼日逼凡此二者不得不號籲于官司憐之浮糧之名所由起矣顧又有宿
奸巨蠹入錢里胥飛詭旁射以瀆漢濱海前指為詞名曰浮糧而皆實產也其
巧詐不可勝窮適成田價騰踴人爭尋丈尺寸之利近田間去歲有墾闢前
山麓填夷舊產而舉至相隣彼此互免舊日水漂沙壓之地有田主未能墾復
而他人乘間營之者有田主墾復如舊而未及受產為他人有告者訟端繁矣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六

福建

六十九

萬曆十年 朝廷下方田之令泉惠安一溪二邑官民官難與民均攤浮
糧於業戶而已晉江全彭國光勵精集事優畝定則分上中下派產業戶隨坵
段各授一紙實登萬籍每畝派官米若干民米若干寺田之已墾栽
買及見在寺者一舉丈量派派計溢額一千四百八十頃八十九畝有奇而產
米亦增五分之二即灑浮糧而均攤之不至是也人始謂惠安一溪之士民有
遠慮先見為他縣行之亦或有遺議德化志其言之矣然自是浮糧除免釐理
不謂爭訟為之稍息而獨寺僧之與民間相告言也則積歲不休云先是嘉靖
中有大工之後實無所出令民間代買寺田連季年開中一倭兵餉墮之撫按
復議寺在僧存者內將四分給僧焚修六分抽餉行之已久萬曆十九年倭警
復聞先後巡撫便相繼清魚助餉乃有司奉行太過而奸僧尋端起釁告訐紛
紛既准行查報府中申詳請將庫收官帖盡行提查無庫收者徵銀若干無官
帖者徵銀若干捕繫並對要引株連民甚病之尚寶卿永春人李開藻貽書方

伯范公深其書樓：千餘言大畧謂寺田奉 旨變賣業在嘉靖中年代買後
既經大畧已攤入黃冊歲辦糧差與民無異七八十年間時事遷改其子孫
不能守驚之他人庫收官帖安得一：分折歷年既久安能一：存留而有司
毛舉數畧展轉追求至比於民間貼契之說懷而時甚且令胥役居為奇貨
黎日困陷案非仁人所忍聞也李尚質素健戶不與外事亦無寺業其書侃直
諄切范方伯以白撫院事遂獲

賦役 我 朝賦役遠監宋代曰官米民米即公田民田之賦也曰秋糧米夏
稅錢秋租錢即兩稅之賦也曰魚課鹽課鐵課酒稅商稅即雜變之賦也役法
有力差有銀差如上下衙門庫子主官物似宋之衙前而流弊亦似之坊里長
即宋之胥賦役者也機兵弓兵民壯即宋之逐捕盜賊者也書手隸兵祇候門
子斗級獄卒鋪司兵廨夫膳夫馬夫之類即宋之給使令者也則造之初法制
未備承平之儀蠹弊漸滋洪武初年官米輕重不同重者至一石輕者亦至一

天下即國利病書

卷第六

福建

七十

斗宣德五年乃下減分之令凡官米徵一斗至四斗者減十分之二四斗一升
至一石以上者減十分之三遂為定則官米舊時本折中米折色米徵銀解京
本色米存留各倉民米舊以十分為率七分徵本色派倉三分徵折色解京正
德十四年御史沈灼奏官米俱折色解京民米俱存留各倉官米四分等徵納
三斗以下每石折銀三錢六分三斗以上每石折銀三錢三分五斗則米每石
折銀三錢七分則米每石折銀二錢五分如晉江同安米多於解京原額則以
解京官折撥倉與民米兼充軍糧如南安惠安：溪永春德化官米不足解京
原額則取民米之折價者以足解京之數其民米并秋社鈔米半納本色半納
折價每石折銀五錢新增起科米并浮糧米俱全徵折價每石二錢五分相兼
分撥各倉凡官民米皆有加耗每官米一斗加耗三合五勺民米一斗加耗七
合其耗米准備倉庫虧損已復紐入正額支銷其後生派各倉民米每正耗米
一石又增耗米五升亦作正額支銷如何此法行民稱便至今而獨里甲之後

有甚為民苦者始坊里長在官專掌催錢糧勾攝公事而已其後乃以吏應官
府諸費若祭祀鄉飲迎春等事皆責指辦浸淫至於雜供私饋無名百出一紙
下徵刻不容緩加以吏皂抑索其間里甲動至破產此其與宋時等矣正德
十五年御史沈灼議將通縣費用分正雜二綱以丁四糧六法科派正綱費用
可得權按雜則私而難核其供饋繁靡如故也嘉靖十六年御史李元陽憫閭
閻受弊再議徵銀儲庫用度各有定則但額外費繁吏虐不給仍令里長貼辦
稱為班次又雜泛名色俱煩甚或借辦鋪戶全不償價或半給者有之較其一
耳供億倍於二綱之數而里甲困憊不減前時徭役最重者莫如庫子夫廩保
庫子主策慮心紅紙罰酒席下程之費而官司之昏惰者媚奉過賓泥沙錢穀
私樹傳索亦復不肯嘉靖之季年都察院員往來如織至者皆多擁實從行李
輜重過富夫廩保之供給殆不堪命於是撫按兩院始令各縣除正雜之名止
稱綱銀以丁四糧六審定規則又謂十甲輪差遇有本甲丁米少者則銀少而

天下即國利病書

卷第六

福建

七十

差輕或本甲丁米多者則銀多而差重未免有不均之嘆乃又令各縣將實差
丁米分為十段派編其法頗稱詳明然民困猶未甚起息既而節御史汪道昆
以總兵戚繼光蕩滅倭寇實藉金華兵之力遂調金華兵戍守議加派軍餉丁
四糧八奉 旨定賦而民又增一役矣至萬曆初年都御史龐尚鵬始議一條
鞭之法通府州縣十歲中夏稅秋糧存留起運類若干綱係兵站加銀額若干
通為一條其曰綱銀則院司即邑之供應祭祀之費用生員之試費舉貢進士
之盤纏牌坊皆統焉其曰均徭銀則諸司之祇候隸兵庫子門子倉庫夫廩夫
廩夫膳夫廩夫館夫獄卒斗級弓兵鋪司兵巡檢之役皆統焉即庫子驛站之
徭差徭時最為民所苦者一舉通融均派供其入者民司其出者官而奸徒之
抑勒需索無所措手著為令甲民甚以為便蓋賦役之法始也煩雜也簡始則
賦役分為二今則合而為一矣
上供三辦 唐初土貢甚少有蕉布生苧布各一十疋綿絲蠟燭末耳方塊檀

命託建奉之名以購私索於是聖節大禮供軍等名宋興雖載損其數而名尚未盡也治年間曾貢山薑花檳榔子荔枝後皆罷之元豐中貢綿一百兩蕉葛五十斤上供銀舊額二萬四千兩其歲辦則大禮銀二千兩三年一貢聖節銀一千兩天基聖節銀二百兩又有在京吏議錢在京官員後錢價道免丁錢紹興中全州貢本綿布五千足為奉使賜予及使者私觀之用遂為例又有統制官供給錢總制無額等錢名色繁多皆官司隨宜措辦 國朝洪武間有雜色皮翎毛角弓弦箭之貢永樂間有白糖糖沙哩哩之貢後以經費所需始派各色物料、額辦藥材牲口磨日紙張段疋弓弦箭軍器雜皮翎毛等物、歲辦蠟茶水牛皮底皮石大青黑鉛銀硃銅鐵金箔牛勛綿羊皮楠木柅木杉木等物、雜辦生漆樟毛雜皮黃蠟水膠白麻布足紙張竹藤線羅荒線鐵線木炭等物弘正間進增之皆倚辦於該年里甲而名數煩碎或增或減或徵或否自有司莫能詳其來歷更胥因之為奸虐派使越載益滋甚至徵解之時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六 福建

五十二

主吏勒索無厭性：耗折通欠正德十五年沈御史行八分法通融各縣應辦物料就於八分銀兩支解本府倉長解買辦本邑解部交納嘉靖二十六年議附由帖徵銀解布政司支應
雜課 農桑絹帛時令長吏勸民廣植桑桑有伐以為薪者罪之而調其絹絀絲綿以供軍南渡後軍儲不足絲綿並半折錢足二千我 朝洪武初令民有不種桑麻本綿者罰之布帛後又令民於官曠地種桑每畝四十株科絲五錢每絲一勛四兩成絹一疋長三丈除通有司苟且具文奉行不度遂變而徵銀每足一兩六錢水脚二錢八分俱於通縣丁糧辦納非舊制也 魚課五代閩時凡江湖陂塘皆收其課宋至道間除之然州縣尚有採捕舟船之稅我朝始立河泊所以權沿海漁利定納課米其後漁戶逃絕者多額課辦納不敷通有折徵之令每米一石半納本色五斗折色五斗為銀二錢五分人尚以為病弘治七年巡按御史吳一貫奏佳不分折色通徵銀三錢五分漁民通得蘇

息蔡文莊公為作吳御史利民一事記 鐵課宋開寶中設諸州坑冶場務二百有一泉州產鐵之場在永春曰倚洋安溪曰青陽德化曰赤水而晉江之石菌蘆灣牛頭嶼長異頭惠安之卜坑黃崎堆頭許塘港尾沙溜蘆頭峰前牛埭皆有鐵砂慶曆三年立法禁興販入海後有詔許於兩浙貨賣未幾罷至淳祐中永春東洋肥湖德化信洋上田丘埋鐵砂尚有業者通判掌之諸縣歲有爐稅錢解運建寧府坑冶稅 朝憲罷官坑冶爐課均數丁田出辦 商稅課宋諸縣各有稅務其在城者曰都稅務在外者外稅務政和紹定間益縮不常於是自後 追賠之弊至濫守計南運取前十年月課逐月定額稅錢十分為率以其一納總制庫其一納財計司餘八分從州納諸縣稅務初建後皆罷廢永薄兼掌之其稅日有遺利錢賠銅錢慶費頭錢等名 國朝洪武初府置稅課司縣置稅課局今商稅三十稅一也欄者收所稅以季終交於局官而民間田土交易官給工本要令自填寫為之印識以照之亦收其稅永樂七年遣官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六 福建

五十三

點稅按為定額至正統初詔章稅課司局鈔不及三萬者有司兼領之後貨物地不復稅課額倚辦於巡欄歲編有方人戶充之其名目有商稅課門攤課桐油課果木課漆課蜜課蜜治課鑄漏課蠟房課鈞稅課契本工墨課 酒稅課推酒酷始於漢武宋開中無禁及元有之至元二十二年罷今諸路權酒麵如京師例而福建課額併入鹽運司二十八年依舊令有司辦之我 朝因仍未革 市舶稅課宋開寶二年置市舶司于廣州雍熙中遣內侍八人賞勅書金帛分四路招致商人之往番國販易者元祐中置市舶司於泉州南渡後船司歲入充監然金銀銅鐵海舶稅運所失良多元至元二十一年設市舶司於杭泉二州獨泉州於抽分之外又取三分之一以為稅凡金銀銅鐵男女並不許私販入苗大德七年罷專置尋罷者三四 國朝禁海船不許通番其諸番入貢者至泉州惟大琉球所貢番物則市舶司掌之成化八年市舶司移置福州而比歲人民往：入番商販所販國名曰呂宋諸番以時萃焉其稅則在漳州

海濱海防同知掌之謂之市舶司可也萬曆三十二年礦稅使與有安男子張
從上書言吳中有機易山者產金可采因入呂宋國中漳東二即買客奉以爲
天使呂宋人應我欲圖其國俟後去盡屠諸賣人而近日之趨利者航海不
休將來隱憂非小已上三辦雜課量腹魚課派濱海四縣餘皆七縣勻派今
不盡然則以條鞭法什取其額數而科舉進士牌坊於課辦名色無與焉實皆
丁料除銀也

鹽課 國朝香江同安惠安各有鹽場畦丁鹽課司掌之香江曰湯溪場涵洲
場同安曰渚洲場惠安曰惠安場分五團：有總催一人秤子一人團首四
人其畦丁之家每米一石准夫一丁免雜差役日令辦鹽一勛四兩積三百
六十日爲引之四百勛者一引米五十勛以入于倉嚴私販之禁計民咸丁男
女歲與鹽三勛徵米八升謂之鹽糧正統初罷米折鈔以倉鹽給口之餘給商
販久之民口不復支鹽而納鈔如舊亦因以私鬻時販賣多白鹽而入倉之鹽

夫二即國利病書

編第廿六冊

福建

七十四

類災雜低無所售又買人憐海道之險性：就場置引捐鹽而去於是倉
鹽積久虧耗丁夫困於賠累弘治十三年鹽運司嚴貞奏將湯溪二場鹽每
引折米一斗派納泉州府附近永寧衛并福全金門等所倉給官軍月糈十四
年御史莫立之奏准將惠安場鹽每引徵銀七分解部遂罷辦鹽入倉之例其
後又奏准晉江同安二縣鹽場每引米一石折徵銀五錢三分充永寧福全金
門三倉軍儲凡引米引銀於各場鹽戶照丁產科受辦納其戶口鹽鈔後定本
色鈔每鈔一貫折徵銀三錢折色錢每錢七文折徵銀一分起解南京庫布政
司庫府庫以備官員折俸嘉靖七年御史羅豹議將戶口鈔價併入八分料銀
內徵納蓋以八分之銀太多故取三分以足鹽鈔也九年以南京監察御史粘
燦言下福建巡按御史施山議上將湯溪場鹽課米每石折銀五錢加耗修倉
銀三分送解泉州府時庫支款十九年令洛洲涵洲二場俱折銀五錢如湯溪
嘉靖末年當事者以禦倭之役軍餉不充復有仍徵本色之議或議設牙行抽

分或議加征完納邑人御史吳從憲言諸當道惡尼不付萬曆二年 朝旨設
運判一員駐劄黃崎分司運判移駐水口運同移劄泉州專督理泉漳二府鹽
務給票抽稅額泉州所產鹽由海入溪：船所通不遠販使資本有限所載鹽
貨僅可聊生而已其利甚薄而法終不可行八年裁革福建添設運判一員運
同仍駐水口副使駐劄黃崎各分司管理如舊

屯田 國朝屯田實徵米制大率衛所軍士以三分守城七分屯種又有二八
四六一九中半等例粟即屯種軍士大約以四六爲率洪武二十年令屯軍種
田五百畝者歲納糧五十石三十五年始定科則每軍田一分正糧十二石收
貯屯倉聽本軍支用餘糧十二石給本衛官軍俸饗永樂三年令屯置紅牌
壹面屬刊於上今千百戶分管各屯總以援調都指揮所收子粒多寡不齊除
下年種子外俱照每軍歲用拾二石正糧爲法比較將剩餘并不數子粒數目
通行計量定爲實罰不許管屯官員人等巧立名色因而分用二十年招各都

夫二即國利病書

編第廿六冊

福建

七十五

司衛所下屯軍士其間多有艱難辦納子粒不敷除自用十二石外餘糧免其
一半只納六石正統十年奏准福州左右中衛并延平衛屯田准照民間秋糧
事例每石折銀二錢五分解京濟運福州左右衛屯則在惠安永春者也凡諸
令甲具裁會典第田多在叢山中軍士率從他郡調至水土不習以漸逃亡至
末年沙尤寇發暫調回屯軍備寇：亂日熾田畝日荒於是始撥餘丁補種故
軍士田額名之曰餘丁者量必故軍之子孫裔族而冒頂之與起兵方撥田之
初報占不實有田一項重報兩三軍兩三軍共爭一田者有章紐肥確苟求具
數者一戶之田分報軍民時移世變民隱其田而爭於軍者雖云每軍各項三
名僅足一名之數而已成化初遣官清理始除其虛數稽其實在分配贖補務
足報額遂有正種貼種朋種品搭種等名目此時率三四五軍而併一軍由是
額減於舊無屯之軍多不過四十名少正二十名而已弘治末年屯軍災亡益
衆倪給事中奉命清查欲得原額多侵民田幾至激變應坊復命乃將成化中

稽實配補之田分抽一半別作新增而徵其租軍士大國至饒御史始令俾徵
後屠御史奏請開墾嘉靖中管屯鄭愈事將屯田聽人請佃論若非之萬曆十
年以後復行清丈遺失畝分藉是得價而索民須佃轉相承兌移番換牌終不
可奪今依故籍而列其樹所據其總數註其屯坐備若干籍 隆慶志曰屯田
以田業軍為其於最良法但其田業過多頂兌於豪家徵侵於官旗不如
計糧給軍令其自取為糧止豪家之兌免徵收之弊而除其原生給軍民糧以
充軍餉分地食事何全知縣陳格嘗建此議以上下交阻而止天下之事功不
歸已多惡其成信乎立事之難也

武衛 國朝洪武初以即治建泉州衛旁列五所已過城水灣為永寧衛城小
尤為崇武所城廈門為中左所復於大港南大武山外建浯嶼水寨扼大小港
二嶼之險絕海門月港接濟之奸與福州烽火小埕與化南日漳州銅山聲勢
聯絡其為全閩計甚固先年烽火南日二寨移入內灣浯嶼寨復移廈門鐵賊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之六

福建

七十六

登岸而後擊之無及矣嘉靖戊午浙江舟山倭從樂梅柯復駕舟出海泊于浯
嶼負嶼莫禦四出剽掠與泉潮廣並受其害越一載過揚帆去此已事之設警
也譚巡撫輪總兵戚繼光議請復舊旋復旋罷近又移浯嶼水寨於石湖說者
謂浯海四即隔瀾離而懷耽毒原非便計迺石湖則於內地尤近置鯨波若罔
聞矣儻亦一長慮乎

旗軍 隆慶志云國初象永二衛尺籍有歸附軍有投充軍有調發軍有改調
軍或為正官軍或為帶官軍共萬二千有奇比制額過之其訓練歲二月中旬
至要至七月中旬至冬止出海備倭以中下班更迭月支亦有定制石二
斗為軍餉八斗為差標正軍加什糧四斗為出海備倭軍六斗為隻身紀錄
軍三斗為老幼存卹軍三分守城七分屯種糧出於所種田而以餘糧輸官為
不支糧屯軍本府原派廣平七倉秋屯益本折色九萬四千有奇亦定制也
民出穀養兵一荷戈衛民共食俱足民亦不困太平日久軍政不修逃故日多

清勾無法於是所存視額僅五之一也因失額擇因失伍及至有事時過抽
選軍戶以兼團練謂之餘丁軍招集市井無賴謂之募兵調於各省謂之客兵
又增派民戶丁糧於舊制外以為一鄉防守謂之民兵與鄉兵之增於前所之
外餉增於本折之外皆一時權變非國家經常之規矣足食足兵修舉振飭必
自舊復舊制始

巡司 隆慶志云洪武至正統年間經憲諸臣江夏侯焦待節等官自福寧州
以達漳泉置衛所共二十五巡司四十有五水寨五處衛所巡司以控賊於陸
水寨防之於海則知巡司衙門雖小而與水寨同時建設所以聯絡聲勢保障
居民也適年兵餉缺乏扣銀解充似亦一時不得已之權今海防無徵生益日
繁疲處離城寬遠則流官彈壓與弓兵防守皆似難免者況土民魚鹽為生慣
習風清尤堪水戰飛石放鏢過其長技近年屢與賊聞賊亦畏之若以弓兵工
食就彼招募土民籍之於官且耕且守禁其剋削作其銳氣即勝兵千餘不召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之六

福建

七十七

而集恐客兵不及也

客兵 閩中陸設衛所海立水寨皆係本地官兵原無客兵名目自嘉靖季年
節督戚繼光用浙兵勦倭寇著績嗣而撫按請設客將遊擊等官帶領各處客
兵來去不常至隆慶四年院道議募浙兵一營 題設名色把總一員哨官四
員招募客兵六百名割守府城

水寨官 舊制水寨統以指揮一員謂之把總嘉靖四十二年軍門譚綸題奉
欽依比照浙江定海等關把總以都指揮體統行事於是浯嶼寨為欽總其
浯嶼遊兵把總及萬曆二十五年新設澎湖遊兵把總俱軍門創給名色者
水寨軍兵 舊時水寨軍師皆撥各衛所軍南日寨則撥泉州衛合興化平海
二衛共一千五百餘人浯嶼寨則撥永寧衛福全所合漳州衛共二千五百餘
人近來軍伍缺之寨卒悉係募兵而衛所軍止貼駕船浯嶼兵一千七十名
政司發給貼駕軍五百八十名浯嶼遊兵五百三十六名 題設名色把總一員哨官四
員招募客兵六百名割守府城

全

1. 4. 1941

力代耕如備種取價得稱爲田主。緣得田之家見目前小利，將受其土，緣若干名曰佃戶。佃戶入佃手其欲耕者，通租員稅其可誰何。業經轉後，佃戶仍舊耕種，故有欠佃或業主之甚者。大租之家于糧差不自辦納，歲所得諸皆一田三主之說，階之焉。

租留強半以自贖，其餘租帶米兌與積攬納戶代爲辦納。雖有契券而無實本交易，號曰白父往。通員官賦構詞訟，無已時。其田濱溪湖坑，龍爲水所崩陷而去，而糧差存或民間利賣田價多而推糧數少，詭秘年久以致本戶有糧而無田租可配者，均號曰虛懸。于官與民均病焉。
計元勛云：農民利賣田多，價則立其推糧數少，致買戶得無糧之虛實。戶存無田之糧，謂之虛懸。又有勢豪之家，獲受他人田地，立戶一利避差，一利替貼父，假不歸還，成能寄之懸。又有買人之田，但覓租利，而不收戶，每遇比徵，其賄納甚至一二十年，仍不過割漸：人亡事遠，成不了之懸。又有狡僞之徒，先將實田借得高價，存下虛糧，每石出銀十兩，召賣與人，有憑而賣者，受價貶米自難難解之懸。又有舊業成，則探有隱科田，差違糾與戶建，呈報公濟，稅官錄員錄且虛懸之米，而其實實不明，詭無隱者有之一米兩路者，亦有之。情實未易枚舉，其典實不明，詭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冊

福建

八十六

詐麗雖至陳泰相攻許莫如僧田而海濱民大牙爭，甚至紛鬪相賊殺。又莫如埭田，埭田者即傍海洲田也。當龍澄接壤江海之中，浮三洲曰許茂，曰烏礁，曰紫泥，地雖斥鹵而築長堤以捍潮水，歲長泥泊父且可田。土人射利者爭趨焉，預輸佃價于官，給長單盡分界。至某甲山，歲望水輪，然滄桑之變或不能待，至垂白長子孫而不得田者有之。於是展轉換賣，非復其故，有實力者稍築成田，則喧騰四起，某以閹分爭，某以資本爭，又某以舊田地毗連，爭其所不勝，不得不休附勢門構怨，煽禍至累歲獄訟而不能決。僧田者，漳自古稱佛國，自唐迄元，境內寺院大小至六百餘所，今廢寺多所併入，而合爲五禪寺。開元法華寺，帶糧米二千三百二十餘石，各縣寺觀亦有，或云此即五代時定撥民田給僧者也。或云元先年僧糧聚免差徭，故民間詭說寄僧戶，或因而施與之僧本無田，但有租亦若

大租主及白父之類，是不盡然。間有之焉，自成化以後，凡寺田一應糧差兵餉與民田丁米通融編派嘉靖二十七年奉部行勘令寺觀田地五項內抽一項徵銀，每畝徵銀一錢，構賑未幾停止。四十二年時軍興多故，福建巡撫譚綸議寺田供以十分爲率，以四分給僧焚修，其六分入官。每畝徵銀二分，充餉是爲寺租四六之法。四十四年巡撫汪道昆又題請額加派民間每丁徵銀四分，米一石徵銀八分，專備軍餉之用。號曰丁四米八，而僧與民俱重困。
按黃冊，每畝帶僧田一畝，帶正北米五升三合，上計田一石少者七八石，多寡相兼大半米一石，得租十石。今每畝徵銀二錢，是每米一石徵銀三兩七錢四分，計租十石止，值時價銀二兩五錢至三兩止。今徵餉銀至三兩七錢，則租價外，隆慶二年巡撫塗澤民又議將六分入官，僧田照租估畝，徵銀二錢，或至四錢，俱于田戶名下併年倍追四年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六冊

福建

八十七

開元寺僧淨慧等具奏事下本布政司轉行府議，是時漳州府事羅青霄以民間丁四米八徵太重，請蠲減其半寬之。改一丁徵銀二分，事允行。及是議僧田擬照例半徵，每田一畝，原餉銀一錢，具申布政使司覆議轉詳。而當事者竟持軍餉議不准減，仍舊徵納。云其後僧徒告累，屢增減不一。萬曆十六年以前奉文蠲免四分之二，每畝止徵銀八分。萬曆二十三年戶部據撫臣題徵銀六分，後又量增二分，共徵餉銀八分。履僧田每畝定徵餉銀一錢二分，二十五年巡撫金學曾以倭警議增兵餉，以舊例雖四分焚燬，然寺大田多者所得利尚厚，下所司議寺田除二千畝照舊四六給其餘急按畝徵餉銀一錢二分，惟田不及二千畝者仍其舊。二畝徵銀八分，凡所徵餉倍于異時，而寺田累極矣。大抵漳民俗所困苦者，田則浮糧虐縣及白父攬納諸弊，後法則里甲均徭傳苗當之類，民當直年夫保立破家，寺田始則緇流以叢林爲傳舍，巨室以常住

六、邵國利病書

中士地產

福建

141

輪申通二縣丁糧均派之而下帖于民備歲中所應納之數于帖分六限納之官其起運完輸老給憑官官府自支撥蓋輪甲則連年十甲充一歲之役土畝多易固條鞭則合一邑丁糧充一年之役所出少易辦譬則十石之重有万人弗勝分十人而運之力輕易舉也諸役錢分給主之官承募人勢不得復取贏於民而民如限輸錢訖開戶則可無復追呼之擾均徭革定名徭編之舊照司府例納銀為募人工食費又甚便諸運遲夫馬俱官吏應勢不得多取即用之不取濫徵附秋糧不雜出名目吏無所措手人知帖所載每歲並輸可省糧長收頭諸費為民利可勝道哉萬曆初羅知府為正田賦議曰漳屬長泰等縣田惟一主惟龍溪南靖平和等縣一田而有三主此外又有白兌之名辟如田十畝帶米九斗六升三合大租人得租十石內抽出租五六石帶米白兌與積憤裹指代為辦納夫以九斗六升三合之米歲納本色糧兵驛傳米八丁銀等項該銀一兩二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六冊

福建

全

寡無出貼承買之煩糧因田而辦納無有糧無田之病矣推此議今亦難得其人止非一時所能料理合該兩府除長泰已經丈量南靖縣見該知縣順承清查理外其龍溪漳浦平和海澄四縣即付各該正實來今大造黃冊坐落某地名帶常民丁若干歲自耕種糧或係佃戶某人認佃每年納租若干或田主一人自收或大租主界人分收若干小租主界人分收若干逐一查審明白如係田主一人收租者雖差自辦無事更張外其有租併歸多租或照租分米各自辦納欠者糧出於租子使租併歸小租或少相實輕重適均糧額無失備追實徵文冊查照徵納用垂永久其自兌免頂首等項自官改正充荒前罪如仍通同隱蔽許里長知因人等告役者重罰罪由庄人官虛隱糧米者責令得業人戶照比對酌陷陷隱糧者從重勒新聖田地抵納充費不稅契者責限三個月之內赴縣繳稅姑免畧如隱蔽過限查出依律究問違例入官務使循襲一洗田賦均平糧差易于徵納小民不至徧累等因轉至擬按詳兄事而奇租徵餉過重今巡撫奉行萬曆四十年龍溪知縣計元勛再申前議而奇租徵餉過重今巡撫都御史丁公繼嗣始徵官寺觀田地舊例四分契脩六分充餉厥後東

征事急餉苦不足舊院隨權改二八輸以充餉原議事平即止而不虞迄今相仍是遵何說也夫以四六追徵入之僧者少而出之官者多僧已不勝其困况復僧得其二官取其八除納餉外焚修度日僧亦何所利焉于是有餉無所出棄寺而逃者有轉讓他人今之代納者甚至展轉讓賣與夫挾仇盜獻盡入勢豪之家又有一種無賴遊僧入寺占據并其業而空之餉日益虧而僧日益寡所從來與合行酌議除設有寺觀以來原定二八者仍舊徵收外其自東征來暫改二八者田若干地若干原經免過若干被人侵賣若干俱于該府縣清查的確造冊類報如果于僧有礙于餉未甚虧損不妨照舊例四六追徵諸如勢豪盜獻與夫遊僧占據一切禁革不得藉此停免及滋訟弊檄下所屬遵奉行而龍溪縣僱申南山寺餉照復舊例巡按御史陸慶祖詳示云餉自有額清員自可足餉寺田幾何而時較量于二八四六之間動稱充餉乎南山等寺俱照開元寺四六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六

福建

九十一

開徵如撫按臣言其于軫念戰困意深遠矣哉 論曰余讀淳祐志宋侍郎莊夏乘住賣寺院田狀其言與朱文公真德秀趙以夫諸君子似相抵牾然其意有足師者不惟僧失業而生計日蹙其害實且移之于民今民間以僧租累破產者豈少哉言膳兵食者動以為奇策何狀漳俗租稅分合所在不一善治者不易俗而化獨虛懸飛詭之害則里胥緣而為姦難窮詰今第序次其畧其所未備以俟明習于錢穀者

四差 後法有四曰里甲曰均徭曰驛傳曰糧兵里甲役起于戶每百一十戶為一圖：為十甲：有長以統其十戶 指在坊間之坊長歲輸一甲應役其初惟錢糧身備公事而已其後官府快應一切取辦而里甲稱累均徭以十甲輪差十年一次按其丁糧多寡而均役之若上司祇候夫是莞康之類應出力者謂之銀差驛傳役起于田以民米分別等第編夫馬首民米一石抽四錢夫馬廩給口糧以待大小公役及使客之有符驗

者機兵以備寇盜按丁糧通融編銀給與團練守城者為工食皆所謂力役之征也而驛傳之為民害尤甚舊例驛首截排日子依次應當五年一週謂之南當正德間改徵銀每米一石徵驛官給發鋪陳馬匹支銀買辦謂之官當未幾復變為當嘉靖中龍溪當又議募民之有強力者給銀養贍應曰養贍夫役又議設夫保十名於均徭內編食專一在驛領銀供應民間一值徭編夫保家立敗每使客至驛追呼急迫或分外需索折乾費用動以百計領官銀則官吏遲留扣折十不給五鄉民至捐產賠累其鬻妻子殞身命者有之萬曆七年題准行一條鞭法其法不論四差通計一歲所應起存支用差銀若干而俱于丁糧內均派之徵銀在官而若官府所當收辦使客所當供應在官諸役及機兵所當催募急官為給而不與於民而里甲照舊催徵自條鞭以後有司有擅用里役者法恭奏總綱機係站名四差銀數百年民所疾苦一蠲除之小民荷國恩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六

福建

九十二

甚厚良法美意雖萬世守之可也 土貢 土貢物料舊供於元年里甲丁糧內出辦正德十五年行八分法各縣應辦物料就于八分銀內支解本府編委長解買辦本色解部交納嘉靖三十七年以後徵銀同水脚銀解布政司委官買辦本色赴京交納先是解戶管解多至破產自萬曆年行一條鞭法以後前項科銀于秋糧內附徵先儘起運無餘解買辦輸納之累民稱便矣 癸酉志原載寺租議 寺租之內訪之故老其說不同或云前代給僧之田或云僧越捨施入寺或云二者之外又有民戶墾寄之田蓋先年僧租驟免難差故詭寄僧戶日久為業此亦有之但此後來之弊其間未必盡然：自 國初以至於今三百餘年僧惟管佃而不管田：土民間得相買賣惟寺租不敢埋沒有田者輸租取租若納糧其來非一日矣所以拖欠錢糧者蓋以一僧入寺舉家父子兄弟群聚而食耗費已多又因糧差

浩重輒將租穀減價預先典與富民或田戶但濟目前之急不顧日後之慮然及官司追併楚摺萬狀不敢虧累田戶者以分定故也近者軍門過聽以此田多係勢豪占業欲重加追徵以固抑之而承委官員失於奉行輒將田戶拘攔重復科派甚至姦僧倚稱四六名色將無米肥租秘隱入已止存瘦田將租虛估畝數令民倍納不知此田多是民間小戶置買如龍溪南靖等處民田帶僧租者十居三四豈可盡謂豪民設有占業僧家豈肯忍受且如海澄等處僧田一畝民間置買多者十餘兩少者亦七八兩歲收稻穀數斗止七八石與佃戶均分一半得穀四石內除納僧租一石七斗止存穀二石有零所獲無多特以生長此地當耕此田耳而乃欲令其倍納軍餉在富民猶不能堪在貧民何啻剝肉如近年之事民田一畝值銀七八兩者納餉至十餘兩但相率欲棄田逃走其不釀成大患者幸也今雖設法調停定價繳納然竊思田戶納銀三錢與納僧租一石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六

福建

九十二

有零其價亦頗相當但糧差未知何人供納且其間佃戶得官斗七八升者有之得四五升者亦有之斗色不齊是又難於折算及糧差不完其勢非再取於民必再取於僧既取之民又取之僧重征橫徵將何時而已也近該本府知府羅 閣念僧民重困欲將餉銀再減一錢徵納稍寬未奉明示以憑屬見止是照舊田糧分費依見付民田事則追納軍餉其官糧於寺中擇有行止身家僧以充之仍嚴禁不許將租先行贖典違者將本僧及典主從重治罪如欲照依近議另追六分軍餉不必以租估畝惟在以米配租如每米一石該租十石共值時價銀二兩五錢除納本折丁料兵快驛傳米四并年兩綱銀共該銀二兩一錢餘銀四錢就將充餉如以間有陷江浮糧或照近例再減銀二錢每米一石止追餉銀二錢則比之民田米四事例已有五倍之重其四分使脩止追糧差免納軍餉俱於各僧名下追徵不必累及田戶俟地方稍寧即行停止如此則事體出於畫

一而各僧免陳奏之擾有司易於追徵而百姓遂田里之安矣妄議如斯惟有司者裁之○或又有云此租若不歸一錢糧不免拖欠欲令每寺止留僧數名或照近議四六之數以四分給僧六分歸民通籍原額租米若干將六分之租每石科米四升盡散與田戶為業其四分者照舊取租各辦納糧差中間如有冒名罷寄者許其自首還主如違查出沒官但每僧去籍已久米數難載在冊租額不得查考或云舊有碯基簿係元時遺製具載田畝租米甚明但僧匿不肯出或云一本在府庫求之亦無有今欲清查租額必先下令各田戶凡帶僧租者俱許從實報官不報者查出或被首定行沒入然後以米稅便租米歸一則僧不欠糧民不苦累尤為經久可行今將諸說俱存之以俟採擇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六

福建

九十三

於八閩僅屬一焉其地東南瀕海土人以力盡鹽地為埕灘海水注之經烈日曝即成鹽與江淮諸場煮海所成未鹽稍異疑周禮所謂鹽鹵者也鹽未煉曰鹽本朝天下即縣所在有鹽糧又有鹽課鹽糧有畧倣齊管子鹽策計口食鹽計鹽籍錢之道法凡鹽皆食於官若男子以丁計婦人以口計歲各納米入官支與鹽每丁口納米八升後鹽不支民納米如故天順間因鈔法不行乃罷米折徵鈔貫每口徵鈔六貫每鈔一貫折六文弘治間鈔貫錢俱折徵銀鈔一貫折銀三錢嘉靖七年御史蕭豹以民間丁料銀太多請以丁料鹽鈔合足其數折出止算六分鹽鈔每丁徵銀一分八厘共隆慶二年鹽鈔另派徵有閩年無閩月銀數有差年無閩年每丁派銀一分六厘七毫八絲七忽七微四纖無是為鹽糧定例而鹽課者

則轉運使司召商開中給引該付鹽地轉運而輸國課之鹽也鹽運司故有納課鹽場凡七所其上三場為上里海口牛田原定附海去處辦納本色召商開中運鹽由水口往延建即三府及所屬縣轉運馬有引有課有禁例是為西路鹽下四場為惠安清溪溪洲洛洲泉州鹽低黑商人額中納載折銀購單而漳州無鹽場惟漳浦潮東等處有晒鹽並鹽嘉靖二十七年巡按胡御史奏勅漳浦鹽坵每方一次徵銀三分名曰坵稅泉漳俱非付鹽地無商引正課及諸禁例聽民間從便貿易或有司薄徵其稅以佐軍食是為南路鹽大抵鹽雖漳產而直其課計一石所售直不過二三分鹽民原非灶戶以質直轉佃鹽堤終日胼胝炎烈中所成鹽不過二石其間陰兩靡常不能常得鹽匹夫匹婦之負擔不能以熟轉之於漳荒園之濱而致之市落山谷或覓舟牛任載又不勝僱賃之費蓋用力勞而得利微甚矣惟是漳所屬縣若龍溪漳平寧洋皆山邑窮僻民

天下即國利病者 卷第六 福建 九十四

間不能致食鹽而潯民常需者緣用海舟載至海澄歇泊頭轉利小舟趨西北二溪出華封往龍巖諸邑散賣又自寧洋而上達馬家山越永安蔓延建即所屬竹鹽地其徵利什倍以故漳民射利者往垂涎于此動以通商裕課為言而陰圖窟穴其中自隆萬以來紛紜告援為民害無已特萬曆四年題設南路分司以鹽運同知一員駐劄泉州往來于漳之柳營江等權鹽每斤三錢五分合漳泉二府歲僅權鹽課一千八百兩于國課已微而查商年利者籍官要賈賈賈賈賈之家盡入其稅民大紛擾是時知漳浦縣事房舉議以為漳浦東南瀕海西北負山附海者魚鹽居山者耕牧川陵險窄舟車不通其民或負薪米至海以易魚鹽或持魚鹽入山以求薪米皆彼此自為相通山間之民數日食無鹽則病必商人須稟有鹽入山行費勢不能家給人足匪惟深山之民終歲無鹽而商且自病矣海濱之民一日不賣鹽則饑若晒鹽家必積累億萬斤

求富商大賈而後售不惟商人力有所不能而民先告饑矣且海商江瑞武益等皆市井游手家無儲蓄石投軍官門把持中外既不能盡所產之鹽而買之又不能備一邑之民而食之徒見老弱鬻鬻窮日之力辛勤負薪米涉山谷易鹽數斤輸要而奪之甚且盡其肩之所有大待鹽而恐嚇賣者必傾其家而後已今縣民告饑鼓噪號咷若漫不加恤而為亂漳州一府鹽稅不滿千兩以縣計之不滿百兩朝廷權其稅一而為商則利百倍之益商得其利百而小民受害千倍之以百兩之稅病百里之民必非司國計者之意况以已然之害而將釀必然之禍豈為民牧者計所敢出哉於是遞去江瑞等令晒鹽戶代領商票每鹽坵稅及一兩以上再領一票聽其照舊互相交易議上鹽運分司者不能拿辦鹽運納課共銀五百六十九兩後因課微而官專于萬曆七年罷南路分司其稅銀均派二府于晒鹽坵暨及載鹽船隻徵納馬八不及千金而一時衡舍之建

天下即國利病者 卷第六 福建 九十五

歲兵年廢課之費不啻過之官私私未幾而潯溪鹽民施惠等復告克餉片漫無稽考徒為居民作害之地民亦有名除稅通商課者鹽運司下其狀欲籍邑之船隻為鹽船今裝出灣盡權之知縣朱廷益申前議力爭事得復自是漳浦鹽稅如故萬曆二十六年有詔遣諸中貴人分付天下大採權而福建有礦稅使凡諸關津餉稅畢藉獻而鹽課亦在權中矣先是龍溪有石馬鎮為諸商貨船之所往來當事者以兵食不給置權其貨稅而鹽商另自為行府給票今由西北溪散行需諸縣六十三兩經過所在有司盤驗之及中貴人至為商江和輔等告徵為例額增餉一倍諸給憲要付鹽事下鹽法道行運司議以為運司鹽課大半取足于西路而漳屬私鹽往往由寧洋道直達永安沙順等處向者鹽票給自府縣尚不足以行遠若以掛號之船由照賣之憲要而假之以價販之鹽徒何往不可其勢必且由漳平之新橋龍巖之萬安寧洋之馬家山直至永安沙順諸境與西路分道

而賊角勝而售不至阻塞西路盜賊不止矣是以一鎮之鹽而貽害一路之商以自金之稅而阻塞萬金之課也於是石馬鎮鹽票仍聽本府給與而盜運司票概不給蓋自宋時汀與漳接壤而龍平水頭二官舖業不能罷設今龍巖漳平寧洋三縣民食不可無鹽利之所存民趨走若鶩非官為置權則豪有力者專其利其勢固不可禁獨遠越私販為西路正課病法當峻防之備若漳浦詔安海澄皆濱海產鹽地民已計口輸課又按址盤而徵之稅徭徭家失倘重為權禁則遷海民鹽無所售負販者無以糊其口生齒繁而貧困劇必無畏死而輕犯法往年盧溪三饒皆深山民不得盜食聚為亂黨已見于前事矣凡土人之侈言漳鹽利者皆匪僧巨姦不可信萬曆三十九年知漳州府事聞夢得僑陳鹽政事宜以為鹽政之壞所在皆然不過私販以妨國課已耳而此中則有私埠私牙以利商害民其與亦移之國課蓋私販者據逐利猶廣官法繩其後稍緝之而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六冊 福建

九十六

室可立散此中之私牙私埠皆有力者主之而亡賴棍徒望風奔附公然悍網而有司莫敢誰何坐令官引之盜屈於私販以致延平建寧所屬咸銷引不及一二分職此由失因詳其利害條為六議一曰嚴遠越之防漳鹽價賤利運而之他實不敵倍以故行險嗜利之徒輕于犯法魚目龍鑽而下有南口馬由良村山兜可接安溪之感化里自龍溪而上有涵口馬由大溪可抵安溪有華口馬由溪南可抵大田自漳平而上由豐溪口至新橋羅溪兩洋可抵永安又由小溪水口至大陶小陶亦抵永安又由水口至馬安可通連城自寧洋而上由馬家山可抵永安是皆遠越地也浦口埠頭已革涵口山路頗艱若溪南新橋羅溪小溪水口馬安諸處皆藉名官衙據要設障其所遠越馬家山不啻什百人但知馬家山之為尾閭而不知溪南等處之皆漏卮也今宜於各地方嚴加稽察有仍前違禁遠越者治如律一曰均備販之利漳屬竹鹽地凡有三截自漳浦海澄詔

安產鹽之所鹽戶載至石馬鎮聽民間散賣散賣此一截也石馬紫泥馬岐江東香洲五灣之民自石馬轉買至龍領下轉賣此又一截也漳平寧洋之商自龍嶺接買運至荖封裝包納稅載往本縣發賣此又一截也三者之中勝商利最厚蓋其居重取輕高下在手既踞徑通邑火食之柄且替開旁徑遠越之門故子錢所入恒倍其母鹽戶粵商比之鹽戶乃有贏名縣商而復至石馬與鹽戶交易非所稱在石望而固市利者乎今著令鹽戶至石馬而止石馬以西不得越馬灣商斷自龍嶺而下斷商斷自龍嶺而上遠相運輸各止其所咸利均而且易于稽查是亦一便也一曰酌灣鹽之額往者漳鹽方行無礙民間價值甚賤而境外遠越亦火自寧洋定包以後縣民稽官商之名以恐其夾帶而鹽法始壞大漳寧二縣歲額鹽一萬二千包今溢至三萬餘包矣原包稅三百六十兩後增至九百一十兩推求其故緣徒定雇名於嶺之上而不限實額于嶺之下餘鹽到嶺灣商寧肯載回勢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六冊 福建

九十七

必盡委之華封鹽店以故鹽店得賤收之而私販之鹽旁溢四出也然則欲清遠越之源宜自定灣鹽始據寧洋縣申稱生齒日繁額鹽不足合量加二千包龍巖縣節惠萬安二里量定二千五百包由華封至涵口係龍溪之二十五都人烟稠聚量定一千二百包通計新舊雖似加增而實裁萬二千餘包與其陰縱之以蠹法何如明寬之以惠民乎一曰清冒籍之商漳寧雖云橋小以本邑之民充本邑之商豈意無人而須借才于隣邑乎前此二縣之商率皆龍溪之人資緣投認根深蒂固莫可驅除有司或一清查此輩報百計阻撓恐行誇訕不惟事權牽制而法紀陵夷極矣宜越此更張之會盡為蕩滌以漳平首還漳平以寧洋首還寧洋而龍巖節惠萬安二里亦還之龍巖惟龍溪之二十五都仍歸之龍溪耳即土著之高亦不許豪家包攬行令各縣酌量坊里食鹽之多寡每鹽二百包僉商一名附於本里中選誠實殷戶充之不惟異縣不得闖入而他里亦不得

九十八

九十九

史 172—467

北風去西南風回雖面緩亦不過要惟自倭回者必候九月十月間風汛且日本無貨祇有金銀元船至九月方回又無貨物者明係展轉交接縱有給引仍坐以通倭罪同船船夥及涉甲等許其舉首給賞之子時凡販東西二洋船龍淡水諸番及廣東高雷州北港等處商船引俱海防官為管給每引納稅銀多寡有差名曰引稅東西洋每引納稅銀三兩兩龍後加增東西洋稅銀六兩兩龍淡水稅銀二兩兩龍每引納稅銀一兩其十八年華商漁文引歸沿海州縣給發惟舊引仍舊每引納稅銀三兩兩龍告隨給蓋即請繼原未定其地而亦未限其船十七年巡撫周東謨將東西二洋船題定隻數截限船八十八隻給引如之後以引數有限而私販者多增至百一十引其徵稅之規有水餉有陸餉有加增餉水餉者以船之廣狹為準其餉出于船商陸餉者以貨之多寡計值徵餉其餉出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六 福建

一百一

于舖商又應有藏匿禁船商母報起貨以舖商所接買貨物應稅之數給號票令就船完納而後許需賣馬西下五加聚五錢東洋船小量載西洋十分之三陸餉銀兩銀兩等貨計值銀一兩者徵餉銀二錢龍淡水名曰小黃地近船小每船面一尺徵水餉銀五錢陸餉亦如東東西二加增餉者東洋中有呂宋其地無出產商人率用銀錢錢用銀錢大凡六成是為貨船多空回即有貨亦無發故商販回津征抽水陸二餉外第呂宋船若每船另追銀百五十兩謂之加增餉十八年嚴截止餉一百二每年至五六月七八月間風汛屆期各商船回至海外俱由南灣活銅諸水寨及島尾濠門海門各巡簡司信地經過隨報府縣及海防館逐程檢船護送防寇掠其實稽察隱匿餉稅者云自萬曆四年餉溢額至一萬兩列入章程錄至十一年累增至二萬兩有餘二十一年報倭嚴禁

止通販而海濱民苦為生難輟違禁於下海或假借懸給買穀捕魚之引故越販於是巡撫許事遠深念之恐復為變如嘉靖時出示招諭凡留販人船不論從前有引無引日遠日近俱准駕回照例報官納餉一切私通及壓冬情罪悉免是時越販商人胡堂謝楠等二十四船間撫綏令皆駕船回粵報餉與正引之商一例徵納二十二年餉漲溢至二萬九千餘兩然則海民趨利之情與商船通塞之利病其大畧可指矣其後當事者設稅餉多寡海防館所報不盡始議徵各處關稅之例歲委各府佐貳官一員輪管之示清核母專利窟而泉州以兵餉告匱分巡興泉道建議于泉州中左所設官抽餉如漳之海防例令漳民販西洋泉民販東洋母相攙越事併下府議時漳民紛稱不便乃具詳言本府屬縣歲派額餉數少民又多通軍需往告廣即隆慶間開設海澄船稅僅數千金萬曆間增至一萬兩以此比之猶且不敷動請司餉濟給考之累年各請發司餉二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六 福建

一百一

萬面住膠具在也迨十三年以後船稅增至二萬餘兩燕以崇甬尺土半運凡屬官者靡不括以充餉即鐵爐牛竹渡船網稅撥無遺利始免仰給司帑然亦必驟餉船稅盡數徵完方克有濟查見在十餘餉額共三萬七千七百九十餘兩而添船稅二萬餘兩大都在六萬上下而水陸官共月糧脩船置器犒賞諸費歲不下六萬兩如萬曆二十一年禁海餉則括府縣船稅及借諸站船等銀支用是有贏餘積藏於庫故漳泉均為海即兵餉並屬喫緊餉在漳則漳利餉在泉則泉利其便均也漳餉贖則請在漳泉餉贖則請在泉其不便亦均也今故以東西洋分屬漳泉割漳餉以贖泉兵不惟漳之兵食無所措給從比私販之徒緣為私利不漳不泉東影西財公然四出不可究詰者又當什百於昔日本府壽之未見善盡在彼府計其無幾何如耳惟是權稅不專責于海防官聽上裁於是漳泉分販議罷不行而題請改設餉館給閱防會上方大權天下聞稅二十七

兵中貴人嘯 命至開元山海關津之稅畢羅以進 內帑而舶稅歸
內監委官徵收矣時議委三司首領一于正稅外派辦進方物費不貲重
以委官需索土人狡諂無忌憚者投充為巡邏巡撫差遣民情用洶：馬
類有司調停安輯之不為變而是時漳泉民販呂宋者或折開破產及犯
堅不替不得歸流寓夷土築廬食櫛櫛賣雜作為生活或娶婦長子孫者
有之人口以數萬計而同安人張義者緣奏言海有機易山與福建相近
地產金若採取可得成金無算有 詔遣中貴人委官往勘視而呂宋省
聞之大恐以中國將舉取夷地諸流寓人皆內應也於是盡坑殺漳泉民
之在呂宋者以二萬人事聞張義以欺罔首禍實極刑三十四年有 旨
封閉天下礦洞其各省直稅課令在司照常征解 命南丁海內忻
忻有更生之望而所在稅監仍奏請轉解稅課及辦進土產方物且言稅
歸有司于地方無所事已召回于是 旨紛出先後互異稅課准解工

天下即國利病書

卷第十六

福建

百一

部又總解稅監分進內庫土產方物准折辦又 勅該監照舊辦進其布
政司銀既兼解而稅監者又欲州縣有司徑解及代辦方物有司莫知所
適從事紛然久之布政司乃具咨呈戶部請畫一而部咨回覆以藩司一
和之主若金花稅銀等銀何莫不由藩司而州縣敢于徑解乎近者南贛
巡撫題奉 明旨各處稅課都著總解稅監分解應用是各處者指各
省直言也類總解監者明令布政司類總也若由州縣徑解當云各解何
須類總為乎土產方物乃稅監所轄之誠非有司貢獻之權撫臣既題准
折辦及措處加平等費續奉 明旨照舊辦進並未有一司備辦之旨謹
始慮終正在今日該省撫按亟當移會該監備將歷來 明旨開導其詳
使知類總二字 旨意昭然徑解之舉終屬悖謬矣自是議稍定實事復
申前餉館委官之議以海澄洋稅原議輪委各府佐貳徵收但外府之官
遠來往劄非便而增設供應人役所費亦繁不若于本府佐貳五員內歲

委一員管理事無專屬既於原議不悖且于事體為宜議允行本府官承
委戴一更代云先是稅礦稅為羽翼者標知海夷有別種號紅毛番號財
寶擅給中使文移招諭以聚船泊澎湖其人非東西洋種人髮純赤強而
多力以船為家于海島諸港門販鬻為生渡其船宏壯其出沒海洋忽焉
中亡所損為兵器自護衛若佛即機銃發貢銃之屬亦甚具其交易頗以
信義然無殺人海島中諸夷恒畏避之利中國羅綺繒布器皿諸貨諸
人啗以利謂漳之南澳澎湖島可以市舶紅夷者以為信至九數船事聞
撫按行守巡道議以市舶必不可許且奏下兵部覆疏請 明旨詰責中
使令所在守將督信地兵嚴拒之紅夷船始去而漳泉間射利者愈眾
以為此不費航海而坐收遠夷珍寶利百倍若之何乎失之嗚呼其亦不
思甚矣哉美性無常非我族類而海遠惡少民尤習狙詐無事猶將勾引
接濟為寇據地況日夕與對狼羆非欺負貨物激怒夷而主為變則將為

天下即國利病書

卷第十六

福建

百二

陰陽播弄嗚夷以玉帛子女而為之嚮導患之至也其何日之有若嘉靖
中倭寇藉入貢蹂躪寧紹間皆起于市貨不售土人貪戾無行者為構誘
煽亂禍蔓延至不可解該監不遠為圖計可復爾耶或曰紅夷性橫直非
狡倭比是人不然倘不聞廣香山之有湧夷乎其初亦尋常販易今結聚
日衆盤據濠鏡諸作姦犯科者悉亡命藏匿其中築寨城百雉險阻
兵勢壓迫于省會若癰之附項疽之附骨治之不可養之日深當事者屢
以為憂矣今之紅夷其體驚出湧夷上過年與湧夷爭市舶地相賊殺廣
之海上湧夷輒不勝而高峻其城郭以防禦之其人魁偉者殆防風氏之
骨專車馬可玩其技不如倭而垂涎以為利藪此姦人之以國為膏者也
第今東南隱患又不但此項撫臣奏言閩地斥鹵硯埔田不供食以海為
生以洋船為家者十而九也況今軍需國課半取給于市艘豈能禁之不去
但姦民有假給由引拉造大船越販日本者失其去也以一倍而傳百倍

之息其來也又以一倍而傳百倍之息愚民陷利如驚其于凌風破浪直
僱息視之運禁私通日益月盛有暗結婚姻有私受吏職甚若或賣船以
資獻我無晉魏終之五利而彼饒中行說之三窟長此安窮況今環球告
急屬國為俘而沿海姦民揚帆無忌萬一倭奴竊據瓊及龜瀾淡水此輩
或從而勾引之門度之幾可不為大憂乎請申飭沿海清查由引嚴禁登
冬不許私造通式大船及以引餉事權歸海道管轄便疏下兵部議如議
行而沿海民大點稽及憑藉有勢力者借東西洋由引而潛趨日本時
有之禁雖嚴未全戒論曰海船非正賦也而志之賦後何居嘉隆之際
月港之亂余不忍聞焉自設縣弛海禁以來使獲者驚于利潛銷磨其
不逞者又得操其什一以資軍費庸詎非算乎顧今東西洋利源漸廣人
侵假而關入倭境又重設額外之抵橫徵歛以困辱之歎窮則退焉窮則
擾况輕悍習亂者其又曷不至為嗚呼謹承如者念之哉

未下耶國利病書

卷第六

福建

百四

雜項餉稅 漳自軍興以後軍費日重正賦之外有加派有改派有措處
加派者舊額所無如丁四米八之類是也改派者係別項原額發糧但改
他用如抽解倉米扣解水脚之類是也措處者計出苟且濟急一時如寺
租鹽稅之類是也先是府有稅課司縣有稅課局嘉靖中裁革司局官止
令府縣帶管徵而又有魚課鐵課雜色課諸類魚課者權取魚利漳州
不設河泊所而魚課米之征各縣帶管徵先年湖米私治七年湖米吳一歲
解銀于布政司克兵餉鐵課者閩中自古有官坑冶而若龍溪龍巖長泰
漳平皆產鐵地天順間徵銀正德以後折徵銀俱於爐戶徵納龍溪鐵爐
一所課銀甚微今增至二百九十餘兩雜色課者酒醋房屋諸稅舊折
收鈔寶後改入八分料銀內支辦今亦有新增充餉者而商稅多者毋過
于番舶引貨別有徵大率為措處兵餉而設上海川澤諸利搜括無遺矣
也田考 閩初制天下所在衛所分軍五屯堡且耕且守約以十分為率

七分守城三分屯耕蓋倣古屯營法云其法每屯百戶一員統旗軍一百
一十二名每軍給田三十畝歲輸正糧十有二石餘糧如之以正糧給本
軍餘糧以給官旗月俸及守城軍士之用俱于屯所置倉收貯其口糧就
官給支洪熙元年以屯軍辦子粒艱難令減半餘糧徵六石其正糧免徵
聽自給遂為定例漳州府置衛者二漳州衛為守禦千戶所者四龍溪
銅山 軍人分三七屯守而屯軍所受田率二十九畝或二十八畝或
納糧六石謂之細糧而永寧泉州二衛者故泉州轄也屯軍或於龍溪或
于漳浦南靖長泰等處屯種蓋舊制屯無定在擇便開墾故大牙參錯如
此其後糧有本色有折色本色輸米俱衛官屯官催徵而府管糧佐貳官
一員監同收支折色每糧一石徵銀二錢五分則管糧官徵收解部而省
有屯田食事一員總理之海內承平久屯日廢圯至正德末年而甚嘉靖
初 詔言國家設立衛所置屯田令軍士耕種納餘糧以充稅餉近法久

未下耶國利病書

卷第六

福建

百五

人玩弄臺官舍軍餘等霸占多有各該巡撫督率管屯官查其衛其所屯
田若干頃分屯軍若干名其係年久故軍之田聽各官舍軍餘領種如軍
存無田力作者查令退還其領種故軍之田以人戶為限人二分餘退還
以給新附無業之軍內有田園廬舍脩種已成願賣者聽平價售值管屯
官具查數上其要于部以聽會令具下兩京各衛所於是屯軍失額事故
者諸舍餘人等得撥給頂種及新開墾田地亦撥舍餘耕種各辦納折色
銀解部每糧一石折銀二錢五分謂之新增糧銀而續所清丈失額事
故者亦輸折色如新增之例謂之續增糧銀而衛與所一例徵收失久之
屯軍復私相典代或力不任耕而拋荒逃竄民間冒名頂占或有田無軍
或有軍無田或一軍補三四屯一屯而二三軍共者有之萬曆初和府羅
青霄議以為舊例屯軍一名配正軍一名通來各衛所動稱軍士逃亡然
軍雖逃亡而田不與之俱亡若欲清查不必以軍尋田惟在以田尋軍今

每縣于民田之外取其隱里結狀查係屯田界段逐一丈量每三十畝為一分屯軍一丁配正軍一丁如有田而無軍者即係包占嚴行追究務足屯軍正軍之數如此則不惟田不隱匿而軍亦不至缺伍軍食足而獎可清矣先是謝所會餘項補故軍田者量輸銀入官稱糧佃萬曆五年付清丈法十五年以所丈量各屯田畝之數具報于督屯道給由帖若某段落坐址某鄉或本戶軍或頂故軍田若干畝應納本折色若干石備書于帖諸屯軍及舍人餘丁受田者各付一為照謂之屯田帖而總其數于管屯官所自是漳屯政稍有緒然當臨時屯段廣狹勢不能無隱隱其侵占迷失肥瘠互換民與軍相為比鮮舉首即舉首未必盡實屯由雖具終不能禁軍貪者之以由帖為貨也通者當事疏請欲大行清理委官按址段尋索舊額混占者奏請追奪疏得旨軍部議議有云海內屯政之弊至今而極其始軍有逃故而田有頂代既則典賣相仍而田歸豪右之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六

福建

百六

手又久則址段換移而屯夫本來之額糧日以遞軍日以耗雖獲丈量而不可清懸屬禁而不可章也時有清理屯田之議則亡額又得因以為利而豪巧猾者又從而陰陽其間公舉私負有摩踵接斷墨未乾優冒如故撫臣所謂有司不果于奉行益得肆其變亂者豈其然乎切惟欲行清屯之法而無撓法之害莫若就額糧之完欠而分別之有田無軍田必勢占有屯無糧屯必迷失就中而為之清理庶有當焉果有清出屯地以養軍丁以充貼駕餉不增而兵足用策無便于此者獨刁軍暗受勢賄告訐媚興得田入手漸獲典賣則前獎未清後害相踵或有司不自躬親而委之佐領其間獎端尤難窮詰要在設法之詳審委任之得人何如其使法禁行而豪右屏息公家利而閭閻不擾則善矣大都屯政廢弛不獨漳一即所在皆然今漳鎮二衛及四守禦所催徵如異時而泉州永寧二衛軍自正統間取回守城及逃亡事故尤多奏撥金門高浦二千戶所軍人耕

種納粮本折色如例然亡隱皆民戶頂種者矣論曰古者兵農合一之制今屯田為近然其弊也屯軍徒寄空名而田非其有矣異時以典賣軍田為請今民間頗然相授受按畝估值其價幾與民田均雖屢下清覈之令不能禁嘉靖中兵部尚書胡世寧有云各衛三分之田軍多拋荒而民墾納粮者一清查還軍非惟失利而且失民不為有益蓋難之也舊例軍民田存留本色俱派倉上納後民米盡改折而屯粮輸倉猶仍其舊屯以賄軍若新增增田之折銀解部非制矣近受田者往往憚納本色而潛輸折價倉度之數有名無實歲稍荒歉米值踴貴而貧軍輒無以糊其口俾有不虞能堪守園即稱謂欲清屯政與其舉行丈量之法徒滋紛費不如覈實本色俾無虧額而窮治其藉口拖欠者則所懲有限而要挾求索者不至要延若曰客兵餉不足當盡藉諸屯田為兵餉助則今山海關津括無餘利猶未足供冗食而欲取給于清丈屯畝顆粒之贏餘其難矣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六

福建

百七

哉
兵防考 洪武三年置漳州衛指揮使司其屬為經厓為鎮撫為千戶所者五：千戶所各統百戶若鎮撫後設鎮海衛所統亦如之又置陸鰲銅山玄鍾守禦千戶者三衛軍可五千餘人所軍可千餘人耕其屯田而食之成弘間又調鎮海之後千戶所成龍巖而以漳州衛之後千戶所成南詔此衛所始末之大較也銅山漳濱海之重鎮也國初遣江夏侯周德興入閩築城備倭置五寨銅山其一為寨在井尾澳景泰間移今西門澳初以衛官有才望者統其事而後更以欽依把總一人玄鍾漳屬馬尾海日漳州府所轄漳浦一縣最近海與設水寨者二銅山西門灣為把總水寨而玄鍾則受其節制者也故今止以五寨為名歲撥鎮海漳州永寧衛及玄鍾銅山所軍分番巡哨而北自金石以接隆慶六年知府羅青霄議治與而自捕房以通廣東陸路所隸員洪：也隆慶六年知府羅青霄議

置土兵五營分鎮諸處或廢或存萬曆初年又為銅山置浙兵營而即西之浙兵營則自萬曆十一年為吳豐引唱亂而設蓋主與客交駐云彭湖在漳泉海外與倭僅隔一衣帶水嘉靖以來曾一本林鳳輩往來嘯聚其間數為寇患壬辰朝鮮告警時傳倭且南侵當事謂不宜坐棄彭湖為設官兵據險戍之又慮孤島遙懸汛期分諸寨兵遠為聲援以水犀杜其尾後此官寨始末之大較也漣入明故鎮縣五成化間以溫文進之亂劉龍嚴居仁等五里置驛驛卒謂險遠難制也正德間象湖諸處亂起皮撫都御史王守仁督兵討平之復米卿三老議以為蓋溪等處地處遼遠政教不及縣成大禍今動三軍之衆合二省之威雖曰殲厥渠魁掃除黨類特一時之計未為久遠之規乞於河頭中營添設驛治引帶汀潮順漳清寧政教既敷盜賊自息上疏請予 朝置平和縣嘉靖初以南詔廣寇出沒置詔安驛月港皆龍溪海上一大都會也自內外賊盤據為難隆慶傳警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一百一十

福建

百八

歲無虛日都御史朱統疏請建邑不果後即守唐九德乃持其議都御史汪道昆為吏請置縣海澄而是時又以初平蘇向普等於殺依偵劉龍嚴之集賢里置縣寧洋 國家創收民之符非惟臨長百姓夫亦以父母孔通威信易教赤子潢池弄兵自息設險守固勝于數十萬甲兵也即又有海防同知春秋防汛近又特設督捕通判駐紮實家主海上事而別駕職內賊此即邑始末之大較也漳初未有太守建身者嘉靖二十八年以軍興設參將一人三十五年益以水陸參將二人三十八年請分福建為三路三將軍主之其駐漳者為南路所轄自詔安廣東界北連祥芝蓋鎮漳而燕控泉北是南灣尚未開府在汛期專駐玄鑊後南灣既設移駐銅山萬曆二十年議者謂偏處一方移駐金門居中調度而南灣者在閩廣交風通載吳平許朝光巢穴於山曾一本林道乾游魂於海至合兩省會勦始平追議善後題設副總兵官協守漳潮拓地墩鎮無事則王奔

彈壓有事則金鉏窮追兼制兩省秩亞縣姚此將帥始末之大較也夫弘正以前承平既久人不知兵故規制尚畧嘉隆之間所部營壘嚴苦兵故規制謹然衛所官大則金鉏小亦列校歲廢月俸錢甚金其鋒者多脫類以出樹點也豪而卑者長旁榮戟乘堅策銳刻削自封恐難自豪至不識韜鈴為何物戰場為何事告以鼓擊擊心悖欲絕且憑空煩于戶下安望其緩急使乎若正統御茂七之寇指傳顧城擁兵銅陵募敢死士入衛遂大破賊二百年來一人而已後鎮海為賊賊所陷諸將束手生樹板蕩此曹之由豈足食哉至於衛所軍世守尺籍執其鈍器不能刑鷄鶩無論即戎既有變棄甲不暇耳國家養兵世世僅得其名空宇內豈然不獨也正統天順間所在招募丁壯為民兵兵之勇而巡司故有弓兵俱有司操練然今民壯僅供公門役使弓兵所緝里閭鳴吠及負擔興販而已議者始復仰惜于客兵乃客兵之大利大害亦累可言方嘉靖鼎沸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一百一十

福建

百九

時海內名將如戚繼光俞大猷俱統重兵入漳征勦海上父老猶能言繼光時事賊固匪城急獲四出標榜父老扶携登望女牆上冀援兵旦晚且至嗣見遠煙數點影響似旌旗狀忽炮響官兵業抵近却與賊接戰大破之蓋繼光每出師或急或緩人莫能測賊偵繼光方與所在當道歡飲解甲犒師似未即發繼光已夜從間道急進出沒甚神賊猝不意報狼戾死甚衆云崇隆之役賊又預度繼光當至設伏待之卒然奮起兵為少却繼光斬前鋒者數人自督戰賊竟潰十四年海寇吳平據梅嶺繼光兵來賊遁入南澳繼光追擊之得斬萬五千人賊潛遁赴海而漳遂平自漳中賊奴而繼光之功亦與之終始漳人為之語曰俞龍戚虎賊奴如土皆他路兵也然事急則徵召事平輒復遣去徵召至而屠戮者已饒受其禍矣故通者為客兵置營居守如土者顧在壬戌恭將楊縉以東莞兵來顧為帝備禦賊實約東莞兵為內應縉下令漳民不得夜開門開門報兵之

漳大族諸生相率詣當道固爭富家夜自為登埤固守不呼而集次日清明東莞兵從南郊傳人婦女婢媼殺人即守始下令飭兵截殺之須臾東莞兵頭腦破地幾盡所部始與萬曆奏兵費引之事覺就誅也有司者慮之議駐客兵于西郊其後長泰月越獄刺殺縣令因實與客兵約為外應先一日客兵以庭數難中軍有信改期不得達因出登城四顧外無援者始就擒雖社稷有靈未始旋想不可不謂往事之明鑑也夫漳所最苦者莫如倭嘉靖時閩浙初置巡撫則以倭故倭非能自來也起于中國之民為之鄉導都御史朱統練兵甲嚴糾察按諸通海者若干人悉誅之統竟為朝議所中意自鼓舶主土豪益自喜為姦走波濤中交相往來後乃大舉入寇而海寇應之至陷城郭禍填塞男女駢戮遠近震駭此亦神人之大痛矣網以亂至而容一則已晚網又以亂解而疎一則安窮比歲海濱人視越販為常事詭給沙垠引無不踏山城君者當事憂之嚴為令

與民更始有吏犯者無赦夫越販起于富人射利其意元非勾賊唯是輸其貨貨露其情形此其新不可長者耳禁越販自是防倭急務未可謂越販之門一杜而倭便不復來也海上行劫何處無倭奴犯漁舟居賈船復散去不逞之徒博手無生活日覓波心與夷雜處彼狡焉有窺中國之心何日忘之中山之藩破矣長蛇封豕厲食未央故待敵宜預也雷者夷從西方來實胡別種也髮盡赤巨艦迎波結中貴人以互市請如東粵者山故事當事持不可恭將施德政躬抵澎湖宣威耀武與夷相持者久之夷乃去其後數歲更入海上中前請益乃當事嚴緝居民不得與售一錢乃更掉指東粵以徃若輩僅以聲勢恫喝然舟大不便動轉即有變火攻可慮耳防之無使登岸彼將自消其食指成之無便見瑕彼將自戢其殺機後此出沒尚未有常也故防敵宜周也國家皇靈旁暢然二百年中深山窮谷之區小醜間發始而鼠竊繼而狼噬驅之則終獸散至二十四

將而禍烈矣且聞洪興珍等二十四人共造二輪接海者輪鯨鯢之不淨以煩艱官安能便置反側于度外萬曆以後帶牛佩犢之萌旋就誅滅然餘黨尚未悉散往者漳浦見告人或訝其大張皇然與其張皇也猶勝坐視必以踪跡之尚未露也而繫置之罔聞人心愈怠城守愈疎脫有其變烽火在庭而不悟矣詎細故哉語云涓涓不止流為江河今近郊之內夜半殺人劫掠財物肆行無忌比有之夫固獨罕之漸也故緝賊宜嚴也漳浦林太史偕春之論兵防曰築土堡練鄉兵而以外賊宜守內賊宜攻讎甚悉此自倭患時事非所施于承平且衛所營寨諸軍是亦鄉人也是在練之而已客兵又于吾土耳目肝腸豈盡異類是在制之而已張萬紀為銅山把總每雨雲陰悔意賊且出輒駕小舟自携一劍以馳勇數輩自顧葉東如漁人因以誘賊相遇手自擊殺之或死或縛萬紀雖屢經險阻神意逾王海上數年間得安枕無恐者則萬紀力為多是外賊

未嘗不可攻也頃歲中丞臺巡歷海上一切與將士綠名實乃其選將僅騎射故事所選兵全抱石以試勇怯著令甚迂而所用又非所得則何取焉往事材官及兵目人缺應補者將軍與郡國議上主者裁決之比歲多自推門出所不知何人坐名送案彼其人與地既不相習而却曲僻伍又不相能安望得其熊羆之用哉諺曰文臣宜不愛錢武臣宜不惜死然吾謂武臣愛錢正軍政所為敗壞而難于收拾第必自文吏大臣始夫將將者之原既清下方自肅不然主者以錫節望之大帥大帥以望偏裨偏裨以望卒伍轉相剋剋而效之而兵日貧因以日怯雖今日更張明日整飭使修廢文何裨耶清之方畧失矣鄭尚書曉曰福建海扼東南汀漳外寇內通與南賴聲勢聯絡海物互市時起兵端此其治亂非徒一方之機局者誠哉是言也故為差次梗概以備稽閱如此

監司 本朝所在郡縣置監司彈壓之曰分守曰分巡其在濱海則又有

巡海漳在國初屬福寧道成化六年汀漳潮頭諸豪盜賊出沒始設分守漳南道駐上杭轄汀漳二郡通制江西之贛州而巡海道舊駐會城嘉靖九年都御史胡璉議以漳州海寇縱橫巡海使者遠在數百里外緩急非宜疏請開鎮于漳是巡海雖全制閩中海上事而漳若其專制者蓋四十有餘年萬曆間承平既久巡海道復歸會城而漳州奏請特設分守漳南道自是而率屬與治莊兵撫民守巡並主其權巡海道但司海禁春秋防汛權其甲戈或間歲一至他郡邑事不復相聞矣近三十八年撫臣陳子貞議重巡海之權疏請一切軍政俱歸海主之守巡勿復與知照營寨事無鉅細欲盡赴會城上下遠隔不若守巡就近料理為便且巡道故嘗奉勅撫兵使者安得不問兵事哉故疏雖下部竟不果行焉守道初設布政司恭議後閣出以恭政近有自按察使或副使兼官至者巡道初設按察司食事後閣出以副使近有自恭政兼官至者巡海道初設按察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之六 福建

百一

司副使近有自布政司兼官至者

南路恭將按本特官級亞于漳州副將而

漳州南路恭將原未有專設

嘉靖二十八年浙直軍門朱統題請福建添設恭將一員至三十五年巡撫王序題改設水陸恭將二員然未有專管汛地三十八年巡撫劉燾題請福建分南北中三路添設恭將三員以漳州為南路併水陸為一恭將奉勅分守所轄銅山港與二寨潘銅彭湖二遊漳州銅山二浙營陸營一土營漳州鎮海泉州永寧四衛南詔龍巖陸營銅山玄鍾營武福象金門中左高浦十所自詳並以至大城皆為汛地蓋控漳而兼制泉也先是南

漳未設副總巡汛則恭將專駐玄鍾調度水陸防禦南漳設後移駐銅山萬曆二十年倭顧朝鮮議者謂銅山偏處一方始無移駐中左所居中調度焉

銅山寨洪武初年皆以衛官考選倭倭帶領軍兵出守銅山嘉靖四十

二年題桂改設欽依把總一員非汛時月圓泊寨灣輪番出哨小防緝盜汛期則分四哨前哨鎮海左哨陸營右哨沙州後哨兼設各防汛信地皆險要而橫與泉興并得澤大小甘山則外洋島嶼之最險者

漳州浙兵營府城外浙兵營始於萬曆十一年因叛民吳雙引等謀為變當事集議特設浙兵一營駐刺園練營設於西教場適以浦頭至鎮門一帶河道狹窄舟楫難行商舶議設哨船二隻輪營兵坐駕隨潮往來巡緝平時則府城內外以至鎮海井尾等沿海萬松嶺兼葑孔道皆更番哨守有事則專聽徵調隨賊所向相機征剿

銅山浙兵營銅山浙營始於萬曆九年為沿海警而設駐銅山所城外平時則團練彈壓自銅山以至玄鍾詔安等沿海油村嶺鳳山等孔道皆其哨守有事則專聽調度征剿

陸營土兵營陸營土兵始於隆慶六年因詔安縣五都土瘠民貧寇盜蜂起當事者議設土兵一營抽選貧民充之為鎮安民計初守銅山續與浙營對調劉守陸營城外平時則操練彈壓自該營北抵莆頭南至古雷等沿海與內地雲霄等營皆其哨守有警則隨賊向性剿擊用為哨探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之六 福建

百一

彭湖遊兵彭湖一島在漳泉遠洋之外隣界東番順風東潮自料難開船二晝夜始至山形平衍東南約十五里南北約二十里周圍小與頭多先年原有民居隸以六巡司國初徙其民而置其地自是長為盜賊假息朋黨倭寇往往來停泊取水必經之要害嘉隆之季萬曆初年海寇曾一本林鳳輩嘗嘯聚往來分據八寇至順大舉搗之始年蓋劉海極遠險島也去歲歲倭犯朝鮮時有侵鷄籠淡水之耗鷄籠寇通彭湖當事者集議不宜專設官兵先陳險戍之二十五年冬初初一遊一總四哨冬島船二十艘日兵八百有奇二十六年春又慮孤島寡援增設一遊總哨舟師

史 172-474

南灣副總兵 南灣在閩廣之交威風盜賊逋竄先年山寇吳平許朝光海寇曾一本林道乾等聚衆爲亂荼毒生靈至今兩省會勘始平萬曆四
年建議善後題 請設協守漳潮副總兵官專駐南灣始創鎮城無事坐
鎮彈壓有警督兵窮追兼制兩省事權歸一居然海上一重鎮也所轄南
灣遊兵拓林守備二寨防倭中哨二遊福廣二營陸兵 按癸酉志南灣
去玄鍾灣口約三十餘里屬廣東饒平洪武間居民負險作亂遂墟其地
其灣周圍六七百里有青灣後澤灣夷船多湊泊于此而深灣尤爲形險
小舟須魚貫而入官兵攻剿勢甚掣肘嘉靖間潮州府用木石填塞灣口

五十四

未幾倭人用善水者撈起木石灣口復通嘉靖四十四年劇賊吳平鳩集結黨大兵征剿賊黨雖散其地尚為賊窟萬曆初同知羅拱辰相視其地議設參將一員統兵屯劄築城三座一在深水灣一在雲蓋寺一在龍眼沙互相聯絡立墩臺瞭望調兵哨守計三處田約四五萬畝可召軍民給牛耕種羅公當時計畫可謂周悉自後題設協守副總兵殷劉遂臨然重鎮失南粵遊兵南灣遊兵設於萬曆四年見額福哨外鳥船三十四隻官兵八百七十四員名過汛貼駕征條軍四百二十名非汛時月團泊遊灣輪番出哨汛期則分布官仵前勝澳清澳雲蓋寺等信洋防守並專屬副總兵統轄調度

城堡 漳州土堡舊時尚少惟巡簡司及人煙湊集去處設有土城嘉靖
辛酉年以來寇賊生發民間築土圍土樓日衆沿海地方尤多 龍溪
縣石美土城在二十九都詎即城東七十里嘉靖三十六
年里人請建城廣一千四百五十丈有奇 福河土堡在

一都傍河之涯
 里民築土戍之
 都注卷八 八 猪尾土樓 豐山土樓 汰內西坑土樓 上坪土樓 歸德上村
 土樓 華封土樓 御陵土樓 宜招土樓俱二十 坂上土樓 埔尾
 土樓 馬岐土圍俱二十 官埭土樓 東洲土樓 玉洲土城 流傳
 土圍俱二十 八 都 白石土樓 新埭土圍 梁齊土樓俱二十九 長橋土
 城在郡城北十里長橋地方尚 漳浦縣雲霄土城在六都南境唐馬故
 舊林士車砌石私家城 起鄉民所樂修葺嘉靖三十九年為饑賊所陷隆慶六年知
 南疆青雷署議設海防館其內以督捕通判居守之 西林土城在六
 赤湖土城在十都 前塗土堡在六都始累土為之嘉靖 埔尾土堡在
 都去雲霄九里始累土後稍緣以山石正德二年始環砌石七晝夜不能
 下嘉靖三十六年倭寇突至所在毀毀獨是堡堅守旬餘倭不能克竟為
 所摧自是寇不敢犯境寇 洋下土堡 荊興土堡 梅安土堡俱六
 退乃更拓基砌以礮石

五

下與土堡 俱在 東嶽土堡 俱在 娘仔寨土堡 俱在 橋頭土堡 俱在 塙頭土堡
 勢崇珍 與頭土堡 高山土堡 香爐塙土堡 俱在 下尾土堡 西山土堡 俱在 梅月土堡 佛
 潭橋土堡 砌石為之樓塙 俱在十七都 東坂土堡 在二十都 磁窰土堡 趙厝城土
 堡 樓邊土堡 白埋土堡 橫口土堡 俱在二十都 長泰縣石高寨 在二十都
 家蔡居 在清寧里 天成寨 在武化里朝 大頂之南 泰安寨 在特設有 寨官今廢 平和縣龍峯
 頭土堡 在清寧里大 溪口土堡 在清寧里路旁 和南橋潭浦之交 民輻輳 縣增開冠戴居界土為城 因
 頭土堡 在清寧里與溪口堡相望 二里許 詔安縣岑
 頭土城 在二十都 梅州土城 在二十都 土橋土城 在二十都 上湖土城
 嘉靖二十 甲州土城 嘉靖二十 五年築 白葉堡 在二十都 白葉洞故城 築也 有陳榮玉劉文奎等出沒潮
 四年築

史陳遠橋工墾石興築未及成工今一帶基址俱生泥泊因而為之其力為易一議云縣治所以設于月港者正以其地近海潮汐吞吐氣象豪雄舟楫流通商賈輻輳今若填塞則商賈舟楫無所停住或泊于堤外則有風波衝擊之虞若由福河入月港水道迂遠其勢非在福河必在石馬而近縣之虞泉貨不通生意蕭條深為未便且江流泛濫功恐難成即幸而成功勢必潰決三洲地方尤受其害就使不決北遷石美一帶不能免於崩頽且舊有二港洩水江東南門二橋以東尚有洪水之災若止留一港則下流壅塞水災愈甚今若欲興水利須另設法疏通若欲為縣防患莫若查照當日原議於港口再立一橋基垣其上接連港口九都二堡下設水閘以通小船其大船止泊於閘外仍於閘外多布石釘不許大船近閘如此則不惟城中居民無之水之憂賊船不得突至城下而港口九都二堡亦可恃以無虞矣查得近日脩造浮橋勢難禦賊且滯商船又有修橋之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六

福建

一草八

贊恐非長策按二說俱存之以俟 采擇

布政司人舉舉國環漳州府志序 我國家經理天下以司統府以府統縣此其大綱也以吏戶禮兵刑工分營庶務此其節目也夫綱者古今通制而節目乃倣周官而推行之也欲論治靜宜所考于是自視穆氏若方輿勝覽而情辭雖多祖述往一移題山川點林風月寄興聲趣一表而法體微矣

漳浦志

邑之田名白沙地此它邑獨饒瘠故料糧稍減而田主等有一曰洋田 平曠沃水泉常滿先得水者為上用人力耕種者次之

一曰山田

依山靠崖地多瘠薄有水泉者其田亦中無水泉者為下又有坑壠之田不夏旱而冬水其田下上

一曰洲田

填築而成地多肥美然時有崩決一曰埭田 埭築於溪水者其田上中近海潮者中

一曰海田

其地濱海鹹鹵其田上中近海潮者中

一曰小稅

主出多銀買稅免納其田上中近海潮者中

一曰佃戶

主租耕納稅其田上中近海潮者中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六

福建

一草九

龍王種一稅地無曠土人無遺力然土田日增而頃畝稅日減即 國家不盡民之財力而弊端所在有司者寧可不察其故乎蓋豪戶捐書交互為辭有私自墾田而全不報官者有辟地數頃而止報升合者又有隱匿肥田而捏作瘠田者有飛詭稅糧而幻為畝籍者夫是以新額無增非前而原額日減於舊職此之故也今欲稽其必行丈量之法乎 海跨邑之東南彌望無際潮至而網取鮮物者謂之網門有深水網有淺水網潮涸而手取鮮物者謂之泊網門之下即泊也有泥泊有沙泊泥泊屋鮮鹽沙泊吹之網泊以水

漲涸為限各有主者往往百年濱海民以力自疆界為
 已業有主于今必以貨直轉相購置非可徒手得之
 矣顧其為直一而利十之明年利輒盈其直環海之利
 歲收不啻四五千金其所輸官課未及十分之一也利
 廣故爭輒起往往鬪奪以必得為快其勢必歸於
 巨室彼附海之好民窺其利也亦時東閩群而駕舟達
 于文以強捕其所有之物歸于官非緒首而虞則聚
 黨而唾官亦莫誰何也其故皆起於利耳 我朝錢法
 過收元即隨手號各鑄造通用但民間使用則隨其
 俗如閩中福興汀邵福寧皆不用錢漳泉延建閩用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之六 福建

百廿

之泉漳所用之錢與延建異泉又與漳異或以七八文
 或以五六文而各唯銀一分漳郡如龍巖漳平亦不用
 錢其同俗者龍溪諸縣而諸縣所用又有美惡不齊
 紹興極精漳浦次之龍溪則極惡亦用之又非時制
 錢乃宋諸年號民間鑄傳用者而又數年一變以
 吾一邑言之嘉靖三年四年用元豐錢七年八年廢元
 豐錢而用元祐錢九年十年廢元祐錢而用聖元錢
 十三年十四年廢聖元錢而用崇寧錢十五年廢崇寧錢
 而用萬曆制錢方一年而萬曆錢又置不用者以抵

銅而已一萬曆錢原係一文值銀一分今之文值銀一分方其用之也民間惟藏錢
 凡田宅蔬菜之屬皆用錢交易契券亦以錢書鄉
 村自少至老有不識銀一利之中求一銀秤無有也及其
 廢而之他也即官府屬意不勝稅之回每二更則藏
 錢者輒廢棄為銅之令民間皆用銀難窮鄉亦有
 銀秤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之六 福建

百廿

下子萬其聲。雖說者云：萬九千有奇耳。此外皆他邑人所賜者也。世所謂「四王」繫允洽之所罕者曰：大粗主、曰粟主、曰佃戶間此田也。買主只收稅數，不便種。是其名曰粟主，雖是割寄他戶，抽田中租稅之受粟，而得租者名曰大粗主。佃戶則出糞，佃田小，雖粟稅皆其供納者在。至此三主之說也。又有「田而載官夫若干庄，越中戶入載，課米若干庄，錢已戶不成四主，平買易相承之時，更有以租田說焉。稅田而載米，米自昔初不過約買者之重價，久之糧無從辦，則稅者皆主收米矣。買者既費易值，米難求，先租益租，則章莊莊持此以騙官，官欲租入，官則不敢收，吾而載，久之米易難種，故官日違，所而米未滿，斗名者有貧無主，雖而戶米主數斗者，賤賤既不足，糧流弊因，而愈甚，即買有司苦心調停，亦治其權而已。蓋租界不立，自蒙陽陽清日恨之矣。

南靖、永春、惠安、安溪、西接平和、南界漳澄、北抵龍巖、漳平之間、畝多而壤沃、視他縣勝第六等之復民多流離、境內田畝歸他邑豪右者十七八、公著之民人、都自耕自食、其化

104

能與田米每米一斗割租穀或穀半或一石以与

之說得親者不能常守人或笑而責其難遂有度懸之說紛紛紛紛多從此起矣竊曰
昔者書戲而今貴則實貴者之謂價或一宗或再宗或屢宗其名曰流業宗而不差則貴其
借母生位終訟不已又勢族豪門或欲奪人之產則侵奪者苦賄而獲從中主之不論年
月久近不顧事理可否是薄俗趨紳日益則田價日高田傷日貴則趨耕者日衆而官價益
多事失又而時欺隱之弊視他邑尤不可言是墾地廣視他邑尤規為利圖故其風俗愈外
而豪勢人獲明見豪家後無窮盡之心故廉賦不報賦施聽其方便何如且夫墾墾引身證
且如乙未集城計畝出費各條但令約保各自報其畝而田畝日月之間報說二十四萬三千
百有奇畝至承城繳賦者不過二十五萬九千一百有奇耳况訪得勢豪之田約保所不敢報者
尚十之三四也猶烏有法乎書籍計之所失而增之而得如化毫之積夫不數乾浹於幾刻則
不必知矣之亡八科即上有五升科之次者三升科之下者二升科之可以歲足萬七千畝
官限格布八因亦祇惜銀米為梗影單百端每日報糧源不可地家陽所以有遺恨也

平和縣志 近來大猷領一路崔蒲剿掠商旅路梗害閭高山障
醫內為官寮林本菁暫蔽虧天日人跡往來絕少故強寇潛聚
穴出沒行劫前路東鄉兵懸遠應援不及後路自桑坑葛竹通蘆
溪大埔逃竄甚便蘆溪置漳汀巡司所以衛職但弓兵設鄉兵
統練無人以故剿除甚難防守不嚴崇禎六年知縣王立準計擒
賊魁李芒白虎湯秀執却掠遂息崇禎十年流賊小蘆溪礮殺官
兵李虬署縣通判朱統銳率兵親擒巢穴擒斬賊夥湯耀廷等餘
黨遂平

縣麓溪寺廡王文成公設縣時原有三圍六隘各置隘夫防守塞大埔上樟溪可塘永定大溪及南靖船塢各廡地方往來路口以截盜賊出入久皆廢弛崇禎六壬知縣王立準修復三圍各練鄉兵八十名又議添五隘申詳院道批允十隘各建柵設寮督夫

五

曹元盛
朱心齋

防守 赤珠山隘 曹克隘 朱公奮隘 根竹隘 三萊洲隘

朱統鉉新脩龍溪隱 饒人派隱 宋家山隱 杜穀隱
白土菊隱 以上五隱知縣王立準增設署縣事通 寶休豐蓋

雙坑仔隘口 赤珠山隘口 馬溪隘口 高礮隘口 冷水

坑隘口 赤石巖隘口 矮子坑隘口 大窠頭隘口 深渡徑

隘口 龍過岡隘口 南嶺門隘口 半地隘口 三角徑隘口

大
伯
徑
隘
口

平和一田有三主其契肇于南靖糞土大租之說買者爲田主

賈租者廩租主其田存糶糶米租主全不收入戶只將西租之內

取租納官謂之米主乃佃耕人戶年供三主之租得不困苦乎哉

按平和田有三主大租糞土之弊總之糧不隨田故也前經知

縣謝明德議將吏部丈量底慎平則論田幾畝納租數及田與賦隨凡買莫土者必買大租大租糧米即割入戶使富室無蟄據之利勢豪無橫取之橫貧佃無食之憂享租者有定賦應役者有實業而官府亦無白免飛射賦米加租之患其法良善卒格不行之山田崎嶇故耳然買田必買大租糧米即割入戶此法終不可易也

正德癸酉間廣溪薦管賊及南轄汀漳軍門王守仁以提督至合二省進兵討平之嘉靖丙午間詔安縣白葉洞賊陳榮王劉文養寇二省南轄軍門撤平和知縣謝明德率典史黃瑜越成申春正月以象湖小篆鄉兵討平之己未二月有倭寇數千自潮州來詔安雲南積殺掠無數至平和之清寧里知縣王之澤率兵禦之幸而饒賊張連攻城知縣善遠初協同官兵堅守一兵巡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之六

福建

百四

漳南道金坐鎮此地提兵進剿俞都督大猷統兵也劉柏嵩爲討平之崇禎庚午廣賊葉老婆攻城知縣秉國衡扼總黃應申督守幸賊首陳剪二聚夥數百據老虎耳山偕稱陳元帥假至正元年號連攻破土城破羅登九堽約正監生葉元省舉義旗集家兵購雷首寺爲師導徑倚老虎耳賊巢斬剪二于沙坪餘黨奔散丁丑蘆溪山寇湯耀且寺敵殺官兵李執署縣通判朱統鉅平之

詔安縣志

兵防 蒲葵園百里而遙控漳引潮則浦治之南詔場也周漢之職方無致唐嗣聖三年左即將陳元充軍轄藍橋以建州治立行臺於四境命將分戍四時躬巡南詔保其一也自下游抵潮之揭陽宋置有沿海寨元爲萬戶府俱調官兵屯守時代埋汰故壘無傳國初仍謂南詔城弘治甲子十七冬寇盜充斥地方駭鹿始調漳州後衛所官軍置守禦南詔千戶所嘉靖十年設詔安縣治從縣治而東三十里至玄鍾千戶所洪武二十年江夏侯周德興爲備倭而建也所之城外又有南灣遊營專治水兵距南灣總戎鎮一葦航之與柘林銅山諸營所隔峙相望百里之內割以二所兼連營鎮不可謂無兵而統兵諸將大則開府建節小亦分符列戟不可謂無將此何論彈丸之安堵以之保障避荒折衝瀚海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之六

福建

百五

而有餘美而頻年以來鯨氛屢煽歟時伏吳平曾一本諸賊搆亂東南二十餘年軍兵莫敢誰何俞大猷提先而將軍以客兵入援而後海神山率崇禎初年海寇周三老劉奮發沿海等處地方竄逃則山皆皆滿各處屠戮則城堡俱空賊頭十里內外營所諸軍兵環列也三視其毒而莫之救毋論民不得而請之官亦不得而責之蓋所則藉口於鑄城而不肯援乎野營以駕言於汎海而不肯援乎陸迨各通其圍司鑰者或逃城而之野守汛者多棄舟而奔陸微撥則交有所委戰守又向無所效其勢且至于募土兵藉鄉兵鄉兵之藉官無養兵之費民有備兵之用豈不甚善但洎聽民間之自衛不宜屬官府之調撥自衛之則民也而調撥之即兵也既出賦以養兵復出身以當兵棄本業而間戎牧兵民交戾其制決無以善後而多行召募名未爲計之得也使軍盡

有用亡待於兵，使軍盡無用，亡庸於軍，今衛所之尺籍，儲世靡
精曠而不取，更免亡命之惡，少以爲兵，抱石以試之，終呼以閱之，
其揭旗而奔馳者，僅同兒戲，不知養之者何需而練之者何爲也？
近日當事者，蓋曰時艱，厓沿海之隱虞，于是有聽縣節制撥守要
害之議，此其制甚善，要須度當所地方之遠近，酌軍兵勞逸之機
宜，不疲其力，而有以擢其武，如萬曆甲寅，天啓乙丑，已行之實效，
每險置舖更番輪守，遠不過數十里，多不過數十人，合營與所而
均調之一歲一人，不過十餘日，計程責守，膏肓隨之，軍兵習險要
之防，而寇盜潛嘯聚之踪，其振武備，不猶愈于揭旗而馳抱石而
試乎？況乎文武合籌，則兵民安，利害相聞，則仇切，措置得其真，
綠林之封玄海之鯢，將縮爪解臂，而不敢逞矣，故嘗論之，山海之
寇，縱之則滋蔓，撲之則立燼，何者？寇能荷戈而逞，不能負耒而耕，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之六

福建

百廿六

伏山之寇，由于近村之窩，因帆海之寇，由于奸商之接濟，及蠶絲
之方，頗制附近之奸，嚴出海之禁，後亦烏能移腹而求逞也？我母
論內寇，即如嘉靖之季，倭夷內訌，詎有片帆還者乎？向今當事者，
蚤從巡撫朱統之議，盡法通倭之豪，嚴行保甲之規，條開折之
高，控臺待俞戚，而收功固者，紅夷間至，朝泊夕殲，不復旬日，復利
水而不和，陸扼之無使登舟，將自銷其食糧，何況師武臣力之用
命乎？大約天下之憂，豫而面者，考爲力，漬而維者，難爲功，東南無
大盜，而有小奸，奸者大盜之漸也，惟其小，而不足畏，故其發也，
恒足以亂天下，涓：不息，遂爲江河，理勢固然，無足怪者，今日沿
海之民，以保甲爲故業，以小逞爲習慣，嘯而往，挈而還，設財自衛，
官不能閱坊里之閭，祀神結會者，動數十人，計數十方，一人忿志，
一會鬩起，禮讓不能化，法令不能戢，緩急有變化，爲異類也不難，

是不可爲寒心，永故今日之民，有亂之萌，無亂之形，則飭法宜肅
也，今日之軍，有軍之費，無軍之用，則徵調宜參也，今日之兵，不必
廣餉以募兵，但須選兵而嚴餉，則昌濫宜清也，而後桑土綢繆封
豕不突，潢池無弄，制治保邦之猷，其在斯乎？其在斯乎？

要害守兵，縣治叢山阻海，寇盜出沒，設險守要，置爲關隘墩堡，
或調官兵協守，或召民兵共守，閩隘以防姦，伺備寇盜，近衛所處，
則撥旗軍輪守，無衛所處，則撥鄉夫把守，城堡舊惟巡司及人
烟湊集之處，設有土城，自嘉靖辛酉以來，盜賊生發，民自爲寨，在
在有之，凡諸閩僅俱，緣昇平日久，今昔異宜，廢圯者多，惟要害地
方，不當廢圯，自鳳山嶺一路至鹿西橋寺處，地險民貧，伏符竊發，
萬曆甲寅年，閩漳之防海，應申請每五里置一營，鎮召銅山浙甯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之六

福建

百廿七

分汛邊守，天啓二年六月，汛兵撤回，派附近居民把守，而責守不
嚴，去住不以其時，其難者往，藉兵爲寇，至天啓六年，而寇盜之
猖獗極矣，知縣朱始建議詳行撥南詔所軍五十名，汛守半沙古
林相見，箇深田舖寺處，崇禎八年，所軍停止，知縣王入就近村撥
鄉兵輪守，日登快手二名，執槍環二面，巡視督守，今復自自大興
至雲霄，仍調銅山浙甯兵一百名，汛守道路，漸清鄉兵營兵之防
守，其得失利害，蓋可睹矣。

閩隘 南詔把截所都三陳平渡把截所州二所 國初建置海濱
供分水關 縣屬司古關 半沙關 縣屬司古關 老虎關 龍
關 閩砂屬隘 牛掌隘 以上俱在二都分統 界龍過岡隘 在

二都與瑞嶺 竹西嶺俱在三都湖近海寇登陸便據

城堡 金石巡簡司城在三都湖近海寇登陸便據

司城 五都城圍一百一十丈廣八尺高一丈五尺東西二門二司

澤潮巡簡司城在三都湖近海寇登陸便據

石城天路閣知縣周立政築新城于其南未成而賊城無居民久

無廟署本司備有數治竟察成不使此司實澤潮接壤要區盜

賊利不南渡土堡在二 岑頭土堡 寶橋土堡 甲洲土

堡五都城圍一百一十丈廣八尺高一丈五尺東西二門二司

二家鼻土堡 距縣治五里乃水口咽喉之處嘉靖間海寇吳平犯

縣取勝乃解主詔始以安天路崇禎之問海寇復復上湖土堡靖

今縣柵木于堡下之江以禦賊舟楫軍兵守禦于此

年案 梅州土堡 年案 後溝土堡 馬厝城堡俱在張塘土堡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六 福建 百六

在 五川陵土堡 建縣五都 廣平

險扼 葵岡山 距縣東四十五里跨于深田鋪上下兩山相峙疏

近以上湖海州後溝諸村豪賊聚據漸兵守之距五里餘而至

大興公館乃詔安堂霄孔道之中天路丁卯年閏即守餘如施公莊

嶺新保的里諸設脚兵六十名北總一員領之孔道防守駐大興公

烏山 距縣北三十里一路通平和由龍巖石而進一路通雲霄

路通本縣三都縣溪東龍巖而進皆崇山峻谷天路未開流金

目守聚聚為寇自日之開騷動賊流然多是近村奸民影附出劫

官軍約知其情密捕附近居民以為鄉導偵其轉運復出伏其

路而扼之其情密捕附近居民以為鄉導偵其轉運復出伏其

以長戰勁弩逐盡賊之北山乃諸方 十八洞 距縣北三十里

野民肅伏之者不可不料理也

勢龍巖度石森列有石屋數十處可容百餘人素請間山寇出沒

賊由起營此以為割裂官兵剿之底定今寇流離息而奸惡尚數

一旦竊據性事可為明鑒者且有隱憂矣

六洞 在縣西北六十里聯接金溪諸山舊有銀礦奸民藉官附利

年閩奉勅合開採內 旨傳華民乃安據今洞已封閉以以前記

所千戶一員更番守之 崇禎初 白葉洞 在縣西北六十里

間嶺 距縣西北六十里 崇禎初 白葉洞 在縣西北六十里

間嶺 距縣西北六十里 崇禎初 白葉洞 在縣西北六十里

間嶺 距縣西北六十里 崇禎初 白葉洞 在縣西北六十里

間嶺 距縣西北六十里 崇禎初 白葉洞 在縣西北六十里

間嶺 距縣西北六十里 崇禎初 白葉洞 在縣西北六十里

間嶺 距縣西北六十里 崇禎初 白葉洞 在縣西北六十里

間嶺 距縣西北六十里 崇禎初 白葉洞 在縣西北六十里

間嶺 距縣西北六十里 崇禎初 白葉洞 在縣西北六十里

間嶺 距縣西北六十里 崇禎初 白葉洞 在縣西北六十里

間嶺 距縣西北六十里 崇禎初 白葉洞 在縣西北六十里

間嶺 距縣西北六十里 崇禎初 白葉洞 在縣西北六十里

間嶺 距縣西北六十里 崇禎初 白葉洞 在縣西北六十里

間嶺 距縣西北六十里 崇禎初 白葉洞 在縣西北六十里

間嶺 距縣西北六十里 崇禎初 白葉洞 在縣西北六十里

間嶺 距縣西北六十里 崇禎初 白葉洞 在縣西北六十里

間嶺 距縣西北六十里 崇禎初 白葉洞 在縣西北六十里

間嶺 距縣西北六十里 崇禎初 白葉洞 在縣西北六十里

間嶺 距縣西北六十里 崇禎初 白葉洞 在縣西北六十里

間嶺 距縣西北六十里 崇禎初 白葉洞 在縣西北六十里

間嶺 距縣西北六十里 崇禎初 白葉洞 在縣西北六十里

間嶺 距縣西北六十里 崇禎初 白葉洞 在縣西北六十里

間嶺 距縣西北六十里 崇禎初 白葉洞 在縣西北六十里

間嶺 距縣西北六十里 崇禎初 白葉洞 在縣西北六十里

間嶺 距縣西北六十里 崇禎初 白葉洞 在縣西北六十里

間嶺 距縣西北六十里 崇禎初 白葉洞 在縣西北六十里

日曰浩典置遊營三曰海壇曰浩銅曰玄鐘威衛軍操駕巡哨
遇各衛指揮才壯出衆者充把總領之弘治間海宇晏清倭不為
患民狂承平寨遊俱廢嘉靖四十二年倭寇交訐督撫譚綸巡按
李邦珍總兵戚繼光奏復寨遊以欽依把總領之遊以名色把總
領之玄鐘遊總銅山寨節制萬曆四年巡撫劉克誨議改玄鐘
遊為南灣遊題授欽依把總視都指揮以重其權總漳潮副總兵
統轄調度漳之東南為遊哨守漳之西北為廣東柘林寨哨守專
治水兵非汛期月則泊遊灣輪番出哨汛期則分布防守原額
福哨冬島船四十隻官兵一千八百三十五員名自萬曆二十四
年至天啓二年陸續裁減外尚存冬島船三十四隻官兵八百七
十四員名遊汛貼萬征操軍四百二十名自天啓末年崇禎初年
船被海寇擄去六周三鐘斌劉香等相繼焚燬不復造價崇禎六七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六

福建

百廿

年只得奉文裁減二十四隻惟餘十隻十年八月又減二隻只存
八隻因餉貽不足哨官四名捕盜十名共官兵七百二十一員名
每月支糧銀七百六十四兩七錢歲支銀九千一百七十六兩四
錢其貼駕鎮海衛陸營銅山玄鐘三所征操軍四百二十名俱停
止不調

本遊汛地 汛有春冬二期春以清明前起計三箇月而撤冬以
霜降後起計而箇月而撤期至則整棚舟師騰潮副總兵為漳
南分守遊海防鋒督發汛地四哨輪守一哨守雲蓋寺寺處一哨
守青灣寺處一哨守銀官前走馬溪寺處一哨守勝灣及前港寺
處各有會哨上自勝灣以至銀官前三哨兵船番番與銅山水
寨會下至清灣以及雲蓋寺二哨兵船番番與廣東柘林防倭
兵船會瞭望鯨鯨勤捕倭寇自汛守不嚴寇盜無警海上卷：多

事失

一勝灣在郭石灣之海口相去里餘有水源一處無論於汛牧汛
兵船俱創于此可泊東北風船五六十隻內通詔安外通大海及
前港礮與雲蓋寺處小寇屢竊發去銀官前約水程五十里信
地次衛一哨兵船防守

一銀官前可泊東北風兵船四五十隻一面汪洋一面大山有
水源一處倭寇取汲于此上至銅山礮船灣約水程三十餘里信
地極衝一哨兵船防守

一青灣在南灣之林內有大灣可泊西南風船數隻其地淺狹出
入取水甚難東有墩臺撥兵瞭守其地居民數百家田園數百畝
外有小與三里至九歸灣九歸灣五里至金鼓橋信地次衛一哨
兵船防守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六

福建

百廿

一雲蓋寺在南灣山之東南可泊西北風船五六十隻其地出有
水源二穴相聯倭寇常汲于此舊有三賢寺時有雲氣遮蓋故以
得名不知建自何代廢址猶存信地極衝一哨兵船防守 以上
汛地俱為本遊哨守此外又有彭山與南灣相對西至雲蓋寺約
四五十里北至勝灣約百餘里順風一朝可到其山有三曰南鼓
曰中鼓曰北鼓三山列峙海中週圍各一里許又一小島曰北尖
尾四面皆危石暗礁可寄泊不可久住中彭上有泉海船過者必
取汲水于此其下即黑水水洋乃商漁同集美船必錄之虞原設
遊哨官一員駕船往來防守以餉誼議裁
按海上防守莫急于船而所造戰船大號者官給五六百金其
次三四百金小號收買一船且數十金然皆侵欺隱匿苟且
答應防海使者歲一閱視只壞船而飾以新灰望之若新禁即

之實破潰故其船秋可泊港不堪征戰賊人目官艦為草坪謂其衝之則立散燎之則速燼也諸將領去利如之遠壞其新造可以盤支崇禎元年以來海氛屢熾焚燬殆盡當事者不敢建議更造只飾議裁減弁其所謂草坪者而盡去之矣原額四十隻今只八隻狎有巨測如楊六劉香之猖獗不知能以俘獲禦海名也東南半壁未得高枕而卧矣

南灣副總兵 南灣在閩廣之交去玄鍾水口約三十餘里洪武間居民險作亂遂為賊藪其灣周圍百餘里有青灣後澤庵船多泊于此而深灣尤險小舟洎魚貫而入官兵攻剿勢甚掣肘嘉靖間潮州府用木石填塞灣口未幾倭人用善水者撈起木石灣口復通四十年間劇賊許朝光會一本林道乾吳平等聚眾出沒茶毒生靈至合兩省會剿始平然餘黨雖散尚為賊窩萬曆四年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六冊

福建

百廿一

漳州海防同知羅 相視其地議設泰將一員統兵屯創葉城三度一在深水灣一在重蓋寺一在龍眼波互相聯絡立墩臺瞭望調兵哨守有田三處約五萬畝召軍民給牛耕種可以既寇盜之險而免輸將之勞計畫甚周自後題設協守漳潮副總兵專駐此地無事坐鎮彈壓有警督兵窮追無制兩省事權歸一海上重鎮也所轄南灣遊兵提林守備二寨防倭中哨二遊福廣二營陸兵標下額設中軍把總旗牌掌號哨探隊目兵丁塘健共一百四十一員名

銅山浙管雖屬銅山而汴守地方

浙管距銅山城里許萬曆元年為沿海海警而設官兵原額裁減外士子志記存四百五十員名平時則團練彈壓自銅山以至玄鍾詔安普沿海油柑嶺鳳山古林寺處地均孔道皆其哨守有事

則專聽調度隨賊所向相機征剿

兵事 國朝正統十四年鄧茂七作亂寇汀漳間漳寇乘之攻圍南詔城八閩月者民余屠許尚瑞等計禦之嘉靖二十五年白葉洞賊陳榮王劉文養等據洞及南贛軍門檄平和知縣謝明德典史黃瑜詔安典史陸鈇等以象湖小篆鄉兵討平之三十五年有倭寇自漳浦地方登岸屯住詔安及六都後江頭土城焚掠無計漳倭患自此始三十六年十二月有倭船泊于浯興尋去潮州澄海界登岸襲陷黃崗土城劫掠詔安地方三十七年三月有倭寇數百人自潮州突至三都徑尾村屯聚殺傷男婦二十一人本年五月倭寇五都東坑口土樓殺掠男婦五十餘口十二月倭寇四都至縣治四閩外燒燬房屋二百餘間殺死男婦一百餘口又連劫港西土樓殺掠五十餘口本年百戶鄧健忠督兵與倭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六冊

福建

百廿一

遇于深田隘擒其從陳來成等四人斬其倭首級二顆三十八年二月倭寇數千自潮州來屯住西潭村燒燬房屋一百五十七間擄掠男婦九十口殺死四十三人又攻破岑頭土圍燒屋殺人無計三十九年六月三都溪東村頑民鍾宗桓等為亂逼攻縣治知縣龔有成撲滅之本年九月內饒寇陷二都亦衝寨燒屋殺人不計本月又攻大布寨賊寇即四十一年二月饒寇突至縣北門外擄掠男婦以去後總兵俞大猷督師勦捕副千戶許瀚陣斬其偽將占總兵崇賊鋒披靡瀚論功陞欽依銅山寨把總本月倭寇屯住溪東村突至西閩外燒屋殺人三月倭寇數千屯住三都土橋寺處知縣龔有成召民兵與戰被殺死六十餘人自三月至五月創住東閩外分夥焚劫本年十月倭屯下美村圍後溪寨知縣龔有成發烏銃手助之死守二十日圍解四十二年六月海

寇許朝光犯玄鍾所本年十月倭寇數千攻園本縣木柵知縣龔有成禦寇之本月二十二日海賊吳平引倭賊襲陷玄鍾所城百戶羅倫等被執千戶周華死之四十二年海寇許朝光自銅山登岸攻園會安土堡殺擄六百餘人四十二年倭寇焚燈山白葉洞寺度百戶鄭繼忠討之擒其倭吐咬吃咬等又有流倭突至金路東西沈等地方千戶張鳳督兵勦禦同梁知縣家丁梁錫寺擒其真倭四人通事一人又斬倭賊首級四顆本年五月賊吳平假以招撫為名入據梅嶺堡劫掠各村拆毀房屋數百間載回梅嶺構為賊巢四十四年吳平謀入梅州土圍劫掠一空五月以破學廣上圍六月內吳平賊數千圍攻縣城燒燬木柵及西關外房屋知縣梁士楚禦寇之賊無不計吳平賊傳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六

福建

七十四

其泉黨陳進卿獻子師諸軍夜從間道突入城之賊進入南樓繼先進擊之俘斬萬五千人賊首吳平潛逃都司傅應泰把總許瀚等率無賴進至四十五年三月吳平聚黨林道乾等船五十餘隻自走馬溪登岸攻陷五都山南村土圍又攻庇下村土圍焚殺不計本年吳平聚黨會一本寺船百餘隻自泊浦灣登岸劫擄港口寺村隆慶二年九月會一本縣賊劫掠饒平詔安縣境副總兵張元勳領兵繇陸路截殺于塩埕斬首三百餘級又大敗會一本寺于大牙灣斬首三百餘級三年五月內會一本誘倭千餘泊于雲蓋寺柘林寺灣閩廣軍門會兵勦滅之五年六月廣賊楊老等大船三十餘隻來泊南澳月餘謀犯閩地會事梁士楚督同海防同知羅拱辰統發兵追殺之萬曆三十二年海賊周四老猖獗知縣黎天祚擒其二魁縊殺于城上以徇賊平

四十六年海賊表八大船數十隻沿詔安海濱地方後招撫之天啓四年賊首麥有章沈金目等在于烏山樓仔林寺廣聚黨結巢穴流劫各村堡夜至縣城外焚掠不數月百戶楊備先率官軍協同鄉民討平之六年海寇楊六楊七等船百餘艘直至玄鍾勝灣卸石灣等處燒兵船二十餘隻仍登岸焚燬居民房屋店舍四十餘間沿詔安海濱地方殺戮無計崇禎元年五月初三日海賊周三老駕船百餘隻泊卸石灣港內登岸焚屋六十餘間殺傷二十餘人擄去十餘人擁賊聚直抵玄鍾所北城下吶喊城上矢砲交下及鄉兵設伏合攻逼退本年有賊數十人駕小艇直至城外東澳劫擄人莫敢敵後自退去本年五月初七初八兩日周三老賊船掩至內港象頭堡塘東崎頭西崎頭等處焚掠甚慘西崎頭土城內人逃去僅存十四人賊盡屠之六年海賊劉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六

福建

百廿五

香有船千餘艘沿詔安玄鍾各處殺戮無計本年十月初十夜劉香駕船二百餘隻泊卸石灣登岸焚屋三十餘間擄至玄鍾北城下城上射却之七年有紅毛番船泊銅山及五都地方焚殺甚慘後被官兵縱火焚之船燬被擄戍無一人還者劇賊吳平四都人為入短小精悍有智略為兒與群兒牧即部署諸將號令皆如法群兒已畏服之往往多奇異已為人家奴厭之去為盜掠其主人德主人翁善遇之其主母嘗苦果令賊以壹水繫其兩乳令裸身磨米身動則壹水搖以此為樂平既為盜不肯居人下先後巨賊如許朝光林道乾會一本寺皆驍勇膽力過人然必推平為首倭寇若群賊上威南塘號名將猶憚平所設奇皆與相當號為勁敵此其英雄必有過人者平敗逃南澳料大師且追之與其徒百餘人駕小舟遁去每用短棹如今俗名

望脚棧百人拾遺亦小力疾雖淤泥淺水其作如飛平竟以此得
 脫或言林道乾余王東南海島中平亦更姓名浪遊江湖間皆不
 可知然佳有人親見平鮮水起時在江漸間為苗商大賈平已矣
 其向一皆多廢人無有識者後平人來有與過故及處擄取金銀
 諸寶物後不知所之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六 福建
 百廿六

廣東上

備錄

山室考索兩廣論

漢魏以選宰官唐南者多以貪墨生激吏民之叛唐書由於此蓋古今之同患也抑嘗攷其故靡泰以來以官舍爲膏粱遠殤殤唐書每種種穢惡內地之人南轅越轍不勞舟車唐書而爲其層層不得已然後膺其選既百舍登途往返重費不過厚取於民耳而又地產珍奇掌櫃之物足富數世權域曠邇按察締臨唐書乘驛萬里赴莫及則無聊汨沒之人何憚而不爲賄乎歷古交廣之間民捨多歎致騷擾江淮震駭朝省唐書輒由此也嘗觀漢順帝永和中小日南象林犀象並反唐書而府議發江淮甲卒致討李固駁之以謂前尹就討益州厥走蜀人諺曰虜來尚可尹來殺我乃召選以兵付刺

天下郡國利病書

總第廿七冊

—

史張喬旬月之間寇虜珍賂宜精選牧守以殊俗乃以喬刺史交州祝良爲九真守喬至開示慰誘並皆降散良單車入賊降者數萬皆爲良築起府寺由是懷表無虞至靈帝中平中它兵作亂嶺南大燬三府乃精選賈琚爲刺史琚至驅復徭役選良吏試守諸縣遠近翕然巷路爲之歌曰賈父來晚使我先反今見清平吏不敢飯自後嶺表之以又懷安境署祝良喬祝良賈琚之事而人情可見矣然則嶺南歷世多亂豈皆蠻獠之罪抑當時朝廷制置失宜耳嗟乎監司守令九重之指臂也所以撫育斯民全賴良吏其休息安危莫不由之又又易其選耶內地之民伊邇觸處監司往來如織號令所至閭閻必虔借使守令或非其人冤抑易訴諸監司而不獲則累糧走關下罪走內地親民之吏猶可非其人也至

預表則不然遠者去京華萬里終歲道途僅能一詣闕庭而又巖
險絕域程驛遼遠監司不能周及守令苟非其人則冤民無由申
訴屈抑既甚則其勢必將為亂是遠地親民之吏不可非其人也
而歷代銓蔭反以內地為重以邊方為輕是何倒置之甚哉

天下郡國利病書

續編 第二十七冊

1

廣東通志職官表序

人有言曰：文德不足而後有武功，封建既廢而後有郡縣。考於尚書，則不然。禹貢曰：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粵南荒服，祇王畿遼矣。然夏禹南巡，會稽執王帛者，萬國文命敷及南海，則文經武緯固未始偏遺也。迄周庶姓在六服內者，猶封四衛焉。周官掌路以即戎，封四衛，四方諸侯守衛者也。庶姓在四方六服以內，蓋同姓王之宗室也。異姓王之昏姻也，庶姓則海外之國矣。豈非遠方用武則逾於武衛，在焉後世者，城設四衛本此。文與泰平百粵置南海郡，益稷曰：殪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九州之外曰四，蓋唐虞之世，聲教所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七

廣東上

三

暨隨理所至，必有師長，展采錯事，以承后王。君公第不得其詳，兩觀諸周制，惟縣有師，惟卒有長，五長則五卒，五百人為鄙，亦謂之郡。五鄙則二千五百人為師，亦謂之縣。說文言天子地方千里，分為百縣，縣有四郡，郡有四鄙。故春秋傳曰：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是也。周書作維篇，千里百縣，縣有四郡，月令亦云：合諸侯，制百縣，正與此合。月令當呂不韋之時，六王猶未一乃周制也。豈非郡統於縣，縣統於州，而封建在其間邪？然則南海為揚州外境，而五長亦必咸建矣，是封建固聖人意，而郡縣非待秦而後有也。但春秋時列國相滅多，以其地為縣，則縣大而郡小。左傳楚子縣陳以為縣。

也。至于戰國郡縣互相吞併，而縣日衰，則郡大而縣小。戰國後謂秦武王曰：宜陽大縣，名曰縣，其實郡也。縣小可知。秦之一四海也，暨率土而郡縣之，南海郡惟設尉以掌兵，監以察事，而無守與丞，任囂繼屠睢史祿而獨馭者，其羈縻之意可見矣。縣令則有龍川趙佗，逢秦之衰，既王南越，而高帝詔曰：南武侯織亦魯之世也，立以為南海王，蓋六國之滅，正適地大兵衆，與秦抗衡，而爾衛之小寡，迄胡亥而君南始廢，則夫蠻夷五長之遺，豈無留裔者哉？是故賞延于世，封建也；有土而無官者，十恒八九，舉能其官，郡縣也；世祿以勸賢者，十亡二三，唐虞三代聖王，以此建輔世長民之策，適柔遠能迺之宜，文教以昭德，武衛以蓄威，秦漢莫之能違也。黃恭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七

廣東上

四

交廣記：秦兼天下，改州牧為刺史，朱明之時，則出巡行封疆，去其之月，則還詣天府奏刺史言，其刺舉不法吏者，使也。蓋秦全御史監郡，漢初省御史監郡，及平南越，始置郡守及縣令長，即刺史也。漢志：漢初省御史監郡，及平南越，置南海郡守秩二千石者，郡丞而別置者四員，曰屬國都尉，曰督郵，曰功曹，吏曰司倉，恭軍縣置令長，又於南海郡置國都尉，官於番禺，此交趾部刺史實復監之，焉置監官於中宿置，庭南官他郡類此。交趾部刺史實復監之，後為州牧，佐以別駕治中都尉，駐南海合浦朱崖儋耳四郡，屬交州，即守銅印黃綬。刺史察黑綬以下，迄吳分交為廣，而廣州刺史，晉迄南朝兼督他州。舊志：武帝元封五年，乃置部刺史，秩六百石，掌奉詔六條以領學官子弟，景帝中元二年，更部守為太守，置治中別駕以武之成帝，和元二年，詔刺史位下大夫，而臨二千石，輕重不相準，更為州牧，秩真二千石，位次九卿，王莽時，改太守曰太尹，漢中興，益重其任，或以尚書令僕射出為郡，或自郡守入為三公。

而南海縣更無聞焉。建武十八年，復州牧為刺史，靈帝中，平五
軍，復為牧，是時天下方亂，州牧多德進，二千石於是太守之
任定矣。建安中，改交趾郡為交州，始得與中州等。亡何，廢屬荆
州，而荆州牧劉表復自置交州刺史，又有刺史自此始。
也。晉迄南朝，刺史任重者為使持節都督，輕者為持節，故有督
揚州、江州、交州、廣州諸軍，亦有督交州、廣州諸軍，亦有督
廣州諸軍者，亦有假節者，皆如平越中郎將及平南將軍等
號。刺史無將軍者，謂之單車刺史，太守無將軍者，以為缺乃定。
將軍等職差次之，而刺史得自署守令，其所統廣州諸軍曰仁
威府，曰揚烈府，曰經軍府之類，是謂軍府。其府佐皆置主簿及
中兵、參軍，其開府府廣黃恭交廣記曰：縣萬戶以上為令，子國
也。十戶為長，男國也。故漢制封國則有內史，晉有始興內史，後
改為相，南朝宋於廣興置公相，與即改名曲江陽山貞陽置侯
相，南陽宋明子相惟二，高要男相惟九，番禺博羅縣令，合浦寶
相，帝改為貞子相，惟二，高要男相惟九，番禺博羅縣令，合浦寶

崇三年，罷州置郡，太守通守，及丞，仍遣刺史十四人，巡察畿外
諸郡。唐武德元年，又改郡太守為州刺史，加號持節，諸軍事，而
實無節。又改為別駕，四年，復置廣州總管府，六年，改總管為
都督，定廣州為中都督府，其屬置司隸、貞觀二年，以改州別置
都督，復置總管之名，始此。永徽以後，除都督，帶使持節者，為節度
使，不然則否。於是節度使，得總軍旅，誅殺，云別駕長史，司馬之
下有錄事參軍一人，功倉戶兵法士六曹參軍事各一。天寶以
人經學博士一人，為嶺南節度使，相者自韋宙始。天寶以
後，州刺史郡太守更相為名，其實一體。尋定天下州府除四輔
外，餘為六等：十望、十緊及上中下之差。唐書：凡戶四萬以上為
中州，不滿二縣則有赤畿、望、緊、上中下六等之差。唐書：京師所
為下州，縣則有赤畿、望、緊、上中下六等之差。唐書：京師所
之旁邑為畿縣，餘以戶戶為望、緊、上中下六等之差。唐書：京師所
口多火地土，美惡為差，朝廷綸綍，非獨節度使，副有之。雖判官
亦頒重元戎也。元稹授王師魯等古稱南海為難理，蓋蠻獠
理之難，有珠璣環瑯之奇貨，為吏者不能廉

也、南朝偏安而後同姓至粵矣、東隨王譔臨海王子項始安王有主領者、唐之盛時、光王瑒子真皆不赴鎮至吳世宗實始
多為民害、唐之盛時、光王瑒十五宗開元睦王述代宗大曆十年皆不出閭、遂領而已、曹王皋、貶刺潮州、猶不遠復、唐王皋有治行、潮南觀察使辛京果、疾之、陷以法、貶潮州刺史、時楊炎在道州、知其真、及入相、復擢為衡州刺史、始皋之遭誣、在治念太妃老、將驚而或出、則因服就轡、入則擁笏垂魚、即異姓則有自刺史都貶于潮、以遷入賀、及是、然後號謝告實、異姓則有自刺史都督節度嶺南者、唐初設廣州刺史、尋改都督、其後或郡縣正官以刺史充節度使、亦有都督充者、郡縣正官大氏左、謫非以其遠、與其衰也、薛王知柔始蒞軍府、太尉徐彥若以首相繼軌、而劉隱代之、且開南漢之基矣、由是觀之、古昔致治、大不在邊、細不在廷、豈非炯鑒哉、作秦漢迄五季職官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七 廣東上

七

表

民壯 洪武初立民兵萬戶府、簡民間武勇之人、編成隊伍、以時操練、有事用以征戰、事平復還為民、有功者一體陞賞、正統十四年、令各處招募民壯、就令本地官司率領操練、遇警調用、事完仍復為民、天順元年、令招募民壯、數為器械、悉從官給、本戶有積興、免五石、仍免戶下二丁、以資供給、如有事故、不許勾丁、弘治二年、令選取民壯、須年二十以上、五十以下、精壯之人、州縣七八百里者、每里食二名、五百里者、每里三名、三百里者、每里四名、一百里以上者、每里五名、春夏秋每月操二次、至冬操三次、五遇警調集、官給行糧、其餘照天順元年例、六年、令官

司私役民壯者、照依私役軍餘例、問罪、原編立民壯、初意本以征守、今則在官、惟供迎送、程勾攝、及遞文移而已、甚或派諸私衙、以為薪水之役、其在營堡諸路官司、多受賄賂、至有一人而包當數役者矣、軍戶隨田附籍、亦復編及、既當軍役、又充民壯、軍民以籍為定、果當爾乎、且又設民壯頭領、例以丁田居上者、總其事、而自行徵收、有不能飲者、則賄賂充焉、老吏照舊、每緣為奸法、文稱獎議者、歟、隨糧帶徵、若今之水夫然、民以為便、此不易之良法也、自巡按御史、獲恩議定、而亟去任、厥後卒無有能舉行之者、役寢繁重、富者日至於貧、貧者日歸於盜、勢所必至、然品式具在、良有司盍為更化善治之圖哉、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七 廣東上

八

打手 打手始自成化初、巡撫食都御史韓雍、短雇敢勇、以征賊盜、事平罷之、不為定例、正德中、蒼梧軍門李有鎮、夷營中軍士守梧州城、忌聽生事之人、建議籍廣東衛所餘丁、老幼每戶取一人、號為精兵、以代之、嘉靖初、右都御史張嶺會三司議、定用輪班精兵、月糧另雇精壯打手、以備戰守、其後每遇征戰、改行廣州等府別行在募、編立千長甲總、以統領之、而守城仍用鎮夷營中軍士、自此遂為常規、又令南雄府始興等縣、額募所謂殺手者、送梧州坐營聽用、往往支領工食不時、則為盜賊人、皆歸咎於嶺肇、啟禍肇云、其後令府縣雇募打手、各自支給工食、而軍門所支月糧、遂為虛名矣、嗟乎、民壯不能禦敵、而易打

手以代之每遇調發千百為羣恃羽檄文移公行剽掠所遇無不殘滅衆目所觸其敢誰何事已手慣輒為寇盜官司撫之則又聽招遇變則攘臂而起如近日外海白帶甲總陳文伯之寇是也嗚呼流患可勝言哉

論曰昭代制律軍有定籍設立都司衛所以總轄之除器械以戒不虞其首務也而又別置巡司藉以丁壯使守扼塞詰姦宄所在樹兵宿甲崇象聲威巨防立而盜賊警其為法亦良矣承平日久什伍日亡弓刀盾礮空有其名而已警邏守截本以廉私鹽偏引而反藉侵牟所役弓兵半為蠹索尚何悔之可禦哉二者既不足恃於是特寓兵於農之說視州縣賦之多寡而編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七冊 廣東上

九

為民壯以時操練有警徵調事平歸農用補敵愾之不足厥後計里編食於歲服役無復征守初意甚至撥送私家者有之又其乏也雇募打手充焉以驍悍之夫而授之擊刺之器視諸羸卒誠什伯相越故所向往往有成功然初非有勇知方不過出其死力以易朝夕之食真頑貪鄙乃其天性也行則奪貨歸則弄兵亦何怪乎韓魏公所謂收拾強壯以為兵使吾民保骨肉相聚之樂豈非得策然兵防屢變反貽民憂則如之何而可必也巡臺任其責乎歲費軍器時稽巡兵而出季終申聞之令民壯工食即募打手而行隨糧帶徵之法視地方有無寇警而行其當焉則防範據嚴而吾民庶手有瘳矣

成化四年設分巡嶺西道兼兵備成化四年巡撫都御史揭稽奏設副使一員整飭馬堡二府一員整飭雷廉二府各兵備成化二十一年裁華弘治九年復設副使一員兼管四府兵備弘治十六年巡撫御史華璉奏稱四府連接廣西提擡宜分設兵備以責其成兵部議以添設兵備未克與分巡行事抵牾以嶺西道分巡僉事兼高黎兵備駐劄肇慶海北道分巡僉事兼高黎兵備駐劄廉州八年始設海南兵備道于瓊州成化八年事兼雷廉兵備駐劄廉州海南設副使一員專理兵備後華弘治元年給事中李孟賜議以瓊州在大海之南孤懸境外西近交趾南通占城遠邇諸國盤踞奏復副使整飭兵備兼分巡駐劄瓊州府弘治十六年設分巡海北道兼兵備詳見嶺西道十八年設整飭兵備道于廣州府清遠縣弘治十八年巡按御史聶賢給事中楊一洪議以清遠等處盜賊生發奏設僉事一員駐劄清遠縣專理又設分巡嶺東道兼兵備于惠州府長樂縣巡按御史王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七冊 廣東上

十

士貽以惠潮二府多盜賊殺人奏嘉靖三十六年嶺南道兼廣分守廣肇地方左叅將一員嘉靖二十八年奏設駐劄肇慶雷地方右叅將一員嘉靖二十八年奏設駐劄瓊州總督備倭以都指揮體統行事指揮一員守備惠潮地方以都指揮體統行事指揮一員守備德慶瀧水等處地方以都指揮體統行事指揮一員守備南韶清遠連州等處地方指揮一員巡視德慶及瀧水江道指揮一員督備開建四會兼廣西懷集等處指揮一員

通志

洪武十四年南雄侯趙庸以潮州衛官軍討程鄉盜平之擒賊
萬戶侯隆海等一百五十五年春正月丁亥南雄侯趙庸率兵
討東莞諸盜平之降翁等縣復業人民三千餘戶甲辰南雄
侯趙庸進兵攻破東莞等縣石鼓赤菴等寨擒偽官百餘人餘
黨潰散由是四會縣涌白沙長江大州口山何田陳家坊各處
父老迎拜於道二月辛巳南雄侯趙庸率兵討陽山歸善等縣
肅慰而論連之三月辛巳南雄侯趙庸率兵討陽山歸善等縣
蠻寇平之又克燈心龍湖龍歸太平成家塘譚源洞等寨擒賊
冬十月丁亥南雄侯趙庸振旅而還屬討平廣東群盜俘賊首
七千八百五十人賊屬一萬六千人斬首八千八百餘招十六
降平民一萬三千二百六十七人至是奉詔班師還京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之七 廣東上

十一

年秋八月癸卯遣征南將軍中國公鄧鎮等討廣東程鄉盜命鎮
南將軍陳繡顧敬為左右副將軍率兵討賊時廣東程鄉作亂
標榜旁近由是江西永新龍泉山民互相煽動結聚徒黨自稱
順天王勢甚猖獗江西都指揮同知戴宗命何真還廣東收集
土豪何真致仕是年復命真及真子貴往廣東收集土豪一萬
餘人調湖廣三人皆拜官軍校數十人授官軍百七十七年復十
命真往廣東收集土豪軍校又以其第六子宏為尚寶司丞十
九年夏五月東莞賊曹真作亂命南雄侯趙庸總兵討平之
二十四年夏五月指揮同知花茂收集民兵茂率數人在廣州
叛賊及清遠英德翁源博羅東莞增城龍川興寧歸善南海香
山諸縣及海南雷州等處山寨程鄉蠻賊及倭賊至是陞都指
揮同知因上言廣州地方若東莞香山等縣通連盜戶附居海
島遇官軍即稱捕魚遇番賊則同為盜不時出沒劫掠人民殊

難管轄請徙其人為兵廣東前患又奏添設沿海依山石神
電等二十四衛所城池收集海民隱料無籍等軍守禦仍於要
害山口海汊立堡撥二十八年冬十二月癸卯潭源諸峒平
軍屯守詔皆從之
將軍指揮金事胡冕率兵至都桂征勦山寇分遣指揮金事宋
晨等討平廣東潭源諸洞及廣西平川增蓋之地凡斬賊數十
餘人生擒賊首呂法子等械送京師命教子市將軍胡
冕來展等雖有平蠻之功而賊殺太過乃遣使諭之三十一
年春三月仁化縣賊鍾均道寇南韶肇慶西山徑作亂命指揮
王濟等討平之秋七月庚子連州諸峒逃軍見阿孫等作亂
招廣東官司招撫之三十二年春三月庚寅仁化縣賊首鍾
均道降至是賊招撫歸降詔以為本縣扶溪巡檢司副巡檢
夏五月辛未朔連州賊兒阿孫降添設副巡檢以阿孫為之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之七 廣東上

十二

永樂九年春正月倭賊攻陷昌化千戶王佛等戰敗被殺指十
九年春正月辛巳倭賊寇靖海副總兵指揮李珪擒之生擒十
首五顆并所獲器械送北京
正統二年廣西流賊糾倭賊陷新興十四年夏六月南海賊
黃蕭養及攻廣州城殺都指揮使王清冬十月命都督同知
董興兵部侍郎孟鑑右僉都御史楊信民等討之勦在監溫黃
眾為寇王清出討之即為所殺時承平日久民皆
束手就戮事聞上遣興與兵與鑑等進討之
景泰元年夏四月賊黃蕭養伏誅王鑑五年驛馬行宮遭賊眾
四出剽掠信民為廣東茶議有息政將至民爭歸之賊眾日
散信民既卒侍郎孟鑑等益加招撫蕭養中流矢被擒伏誅餘

天順二年春二月海寇犯寧川守禦千戶所 三月海寇犯香

第七冊

廣東上

十三

山守禦千戶所前信委海賊四百餘徒犯香山守禦千戶夏四
 月石康縣賊攻破廣西博白縣殺典史巡檢軍民六十餘人唐
 都御史葉盛討之秋九月命巡撫都御史葉盛覈實廬州奏捷冬十
 二月海寇平三年夏四月詔討連山縣倭賊巡撫兩廣右僉
 憲連山及賀縣倭賊糾眾流劫湖廣江華五月廣西流賊攻肇
 縣乞會調兩廣湖廣官軍起期勦殺從之
 慶州縣詔討之廣東按察司僉事謝璫備倭都指揮同知張
 通討海寇獲之秋八月流賊寇靈山縣九月廣西流賊犯
 廣州實錄鎮守廣東左少監阮能奏廣西流賊萬餘寇犯廣州
 府界即今球場乘機屢被驚擾其勢猖獗流劫鄉村殆遍
 若不早為區處竊恐貽患無窮兵部詣降勅諭巡撫兩廣右
 僉御史葉盛并總兵鎮守等官勘度所在官軍士兵民壯勒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二十一

廣

月詔赦廣東盜寇是月初十日詔廣東近因盜寇生發已遣大軍剿捕中間多有良民被賊驅脇為惡因而
懼罪不敢復業者詔書到日許令自免罪有餘殺登寇許赴軍門呈報一體給寬宥
知縣舒韶與戰敗績賊民羅澄死之惠州志山賊羅劉寧眾千餘流竄
陽堡九月突至與寧之石馬洞知縣舒韶與史烈湖鄉民往角
勝堡與賊遇兵敗潰賊遂入城官累民居悉為焚蕩越旬兵陷
長樂其城頗堅獲兵且至攻圍月餘不能破乃歸舊業韶初出
禦盜里長羅澄從行韶敗望馬賊逐之急眾皆登亦時而逃
已而知韶在後曰吾兒而棄父母於死可矣飛騎還六年春廣
翼韶上馬馳去澄遂被執極口罵賊賊交解焚之
西賊入寇新會縣丞陶魯募兵討平之廣西賊入寇民多被虜
恒產者號敗曾兵討平之自
是魯能名益彰尋擢知縣
羅劉寧寇程鄉總兵都指揮張通
等討斬之惠州志賊寇程鄉總兵都指揮張通等收之所其渠魁象貴入巢副使陳瀛恭議朱成引兵鉅蛇坑命官

性招撫賊乃降其氏後三年遣寧楊釋曹王復據寶龍石坑
等處會事毛吉帥官捕之直搗寨獲擒賊元惡親領盜賊悉
平八年春流賊陷樂昌縣

成化元年春二月廣西大藤峽寇寇雷廉高肇等府以趙輔為

征夷將軍韓雍為督理軍務會都御史討之廣西大藤峽蠻賊

兩廣尤甚會廣肇韶州諸府地方皆被殘賊朝議大發兵往

征時兵部尚書王祐薦二人素有才畧可任大責朝廷從之

三月諭廣東各官勦捕流賊六年開設總府於梧州總制百

粵巡按御史黃晟會事陶魯林錦以兩廣事不協一錢賊日熾

復故得大兵提督而梧州界在兩廣之中宜開府置兵部尚

書白昂奏謂兩廣比交山川懸絕界混連二處賊徒頻年竊

發廣東惟藉廣西之兵力廣西亦藉廣東之錢糧彼此相資利

害相聞雖各有巡撫都御史人員未免自分彼此合無會推大

臣前去總制兩廣兵馬錢糧撫治軍民一應事務便宜處置於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七冊 廣東上

十五

梧州設立總府以會議軍務從之以太監陳

瑄為總鎮起韓雍為巡撫平江伯陳銳為總兵

弘治元年番禺縣盜譚觀福作亂會事陶魯等平之十一年

連山賊入翁源黃洞誘眾作亂平之十五年徭賊寇陽春燬

縣治總旗徐洪戰死十六年惠州大帽山寇起平之大帽山

望山在州南北九十里時徭寇據之勢張甚長史彭錦據大信

上下率劉文玉據寶龍練成才葉清各據險四出討賊事聞

特命督撫總鎮檄三司統

調漢進士兵勤之始也

正德元年秋七月討連州盜梁苗龍等平之徭賊入寇殺死

林照馬謙流

擒賊年三

年討東莞塘貝盜平之五年夏六月連州盜

李旺等攻州城知州張書鯉禦禦之徭賊寇新興十二年冬

十月九峯賊攻樂昌城知縣李增銀之明年又攻乳源城上治
十四年春討新寧清遠等縣盜賊冬恩平賊亂都御史楊旦
討平之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七冊 廣東上

十六

廣東三面皆頗海地也高貢三江皆從會稽入于南海會稽之南五嶺僅有三江又從廣城南一百里合流入于南海分東西二道焉東道八十里出古斗村南自此浩淼無際增城志南海里至沙貝二十里過波羅水出又東南二百里抵東莞南海衛虎頭門外波羅水近古斗村又南六十里出虎頭門又南一百五十里抵南頭城有東莞守一名城子岡南通詳其西南有佛下海可抵甌越山海經甌越海門經官昌山流入急水門海下海可抵甌越山海經甌越告急天子天子遣太中大夫嚴助發兵往救未至閩越止兵東甌乃舉國從中國慶之江淮間而後遣人往往新出乃以東甌為國滿載今按一統志永寧今黃巖回浦今臨海寧海二縣海在台州府城東三縣皆瀕海中有尾閭與海門為第相直自高山望之其水湍急陷為大渦者十餘乃東海澄水應北至事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七冊 廣東上

十七

波郭慈路定海象山四縣皆瀕海接夷諸國皆抵此登陸西至會稽山陰縣北則浙江入于海口自嶺東惠州府海豐縣南八十里出甲子門又東至潮州府城南一百五十里出潮陽東北可抵閩越博物志東越通海處南北尾閭之間絕之國也今按一統志漳州府龍溪漳浦二縣濱大海與潮相接然山多於東甌故閩越至東甌東甌不可以入閩越又東至泉州府城東南下海行二日抵彭湖嶼自府正東海道又東則行二日至高葉嶼又二日至龜鑾嶼又二日至琉球國又東則抵青濟以至登萊島嶼環抱愛有登樓蛟室漢書海傍有蜃氣天琛水怪是為東海其別則渤澥故東海又名渤海云海運自較人之至是為東海其別則渤澥故東海又名渤海云海運自金陵之龍江為通路東往海門而南行可以至廣州古斗海晉劉裕城南燕還建康遣孫處襲盧循至東衡即此道也東衡在

中今東廟前俗字以衝為通西道七十里出上弓灣見西海瑞南海志針西又西南二百里抵新會縣出城南八十里為崖門俗呼海為鳥猪又南七十里廣海衛扼其要衝官軍每征海寇必集於此又西覲國至南寧有夜郎脉水出牂牁江一統志廣西南寧府本名大江即可通巴蜀漢武帝發夜郎兵會番禺即此道也合黎夜郎脉水可通巴蜀漢武帝發夜郎兵會番禺即此道也合黎四川其西南由憑祥海路可抵駱越郭璞謂駱在閩海中薛林府志詳錄據界入交趾海皆發越地也唐咸通末安南都護高駱奏開本州海路從之勃交趾以北距南海有水路多覆巨舟駱往視之乃有橫石隱在水中奏請開鑿以通南海之利詔從其請駱乃召工以厚利剋其石鑿為五道交廣之民至今賴之又自嶺西陽江縣西南小水南注于海極目滄嶼渺望須臾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七冊 廣東上

十八

抵電白縣東一百里而往西南出限門則川流皆放于海爰有海驛水犀龍鯉南越志海中出驛馬似馬一角而牛尾水犀似電白縣東連茂名吳川二縣是多文魷珠璣南越志海中有文限門則在吳川縣南三十里是文魷珠璣魷魚頭而魚尾鳴似磬而生玉又多珠璣狀有海人為見之則風形如僧而小登如肺四眼六脚而吐珠有海人為見之則風形如僧而小登舟人寂然不動少頃復有魚焉腹有兩洞皮可鐮刀劍其名曰沉於水否則大風翻舟有魚焉腹有兩洞皮可鐮刀劍其名曰鰐長二丈兩洞貯水以養子子朝出食暮還母腹常從贖入口出中有軒轅之丘鸞自歆鳳自舞是為天樂其外有炎洲洲上有獸焉如狸而青鐵椎擊之輒死張口向風而活其名曰風生可以已疾常持一小枝遇物指人得之所指必有獲若摧破其腦急以葛蒲塞洲之下多蛟人鼻乃死腦和菊花服之益壽以酒浸則愈風疾洲之下多蛟人

屬氣或蒸為海市海旁蜃氣時結為城廓樓臺人焉之狀謂之海市去海康縣東十里

對面即為瓊海郡邑則居島上又南則通島夷藩服之國以千

百數占城暹羅諸蕃皆古林邑等國極自巴蜀而抵于賓之西

則水皆西流注于西海史記西海其東水東流注鹽澤鹽海一澤潛行地下其南則河源出焉

而已自青齊北至滄洲則為北海亦曰瀛海其別至于極北為

瀚海南與渤海合自碣石通朝鮮諸國直抵扶桑一望汪洋溟

津三神山在焉博物志海中有蓬萊方丈瀛洲金銀宮殿仙人所集其西海則通西域樓蘭姑師邑有城廓臨鹽澤至條支則臨大海一而巳地之形勢

西北高而東南下所謂東北南三海其實一也北至于青齊則

云北海南至交廣則云南海東漸吳越即云東海無由所謂

天下郡國利病書原第廿七冊 廣東上 十九

西海者詩書禮經所載四海蓋引類而言之漢書西域傳所云

蒲昌海疑亦澤居一澤城起連其英往條支臨大海蓋即南海

謂之云按遺止據漢書不考史記故云無西海可惟南海居東

南委輸之極為萬水所宗故出虎頭甲子二門則東西二洋隨

船所之東可以至倭國西可以通西蕃故曰海為百谷之王以

其下也翕受自北而東西巡演夾乎左右故南海獨弘且遠稱

天池焉

海寇有三路設巡海備倭官軍以守之春末夏初風迅之時督

發兵船出海防禦中路自東莞縣南頭城出佛堂門十字門令

水角諸海澳海語自東莞之南亭門放洋至烏豬獨猪七洲三

洋直于午放龍牙門港則入暹羅若東路惠潮一帶自柘林澳

番賊海寇則入十字門打劫故防之東路惠潮一帶自柘林澳

出海則東至倭奴國故尤為頻海要害漳州番船北風過洋必

一日之程彼處海寇出沒水寨一時何知倘視我無備乘虛而

入無柘林則無水寨矣東路官軍宜於九月無事擊班之時定

所營軍互相哨守庶保無虞各據險扼隘西路高雷廉海面惟

廉州接近安南占城為重地焉廉州東水路自梧根大廉港一

雷州少南二日至瓊州正北十日至廉州西水路自大廉口半

日至大流港少北一日至平銀渡正西二日至欽州歷猪沙南

沙大石三娘灣為雷三墩蕙芳灣水急灣麻藍頭牙山七十二

涇龍門小海茅墩官渡等處東經烏雷頭而連合浦又自烏雷

正南二日經漏海周墩而至交趾永安州歷大小鹿墩思勤隘

茅頭少東則日龍尾海東府界至南大海外抵交趾占城二國

界泛海者每遇暴風則舟舵已八盡度至交趾青州府界如舟

不能挽徑南則入占城又自即城西橋下舟沿海而東至永安

千戶所則歷乾禮高德港冠頭嶺龍津武刀白沙珠場龍村林

村等處地方環志又云儋海之西與廉境對順風一日可至唐

置廉州地控海口有廉江西南置鹿井營東南置三村皆以守

之東至白州百二十里西至欽州三十里南至大海六十里北

至欽州界百四十里西南即塘也據

此則廉之東實與瑤之儋州相望

天下郡國利病書原第廿七冊 廣東上 二十

營堡

廣州府南海縣城西營 城北營 城南營 茅潭埠 洲岡

埠 石門埠 番禺縣白墳營 神頭營 在城東營 波羅

等八埠 波羅石岡獵德三埠 烏涌車陂二埠 東莞縣企

石營 香山縣鎮頭角營 南禪佛營 縣港口 象角頭

浮鹿營 大埔洋營 順德縣黃涌頭營 環海仰船岡三灘沙

哨 係黃涌營所管 新寧縣倉步營 生南前村離縣四十里去其

三縣 井村營 生上澤村離縣三十里城岡堡 與城岡巡檢司同

那銀堡 那銀堡 生那銀村離縣九十里何木堡 在何木連離縣一

二十里 何木堡 在何木連離縣一

二十里 何木堡 在何木連離縣一

二十里 何木堡 在何木連離縣一

二十里 何木堡 在何木連離縣一

二十里 何木堡 在何木連離縣一

二十里 何木堡 在何木連離縣一

二十里 何木堡 在何木連離縣一

二十里 何木堡 在何木連離縣一

二十里 何木堡 在何木連離縣一

二十里 何木堡 在何木連離縣一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之十七 廣東上

二十一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之十七 廣東上

二十二

圍等九村防新臨江營堡 在華鐸歸二都地 三水縣鴨埠水營

界牌石營 在白坭上下二都并魯村水口抵界南海白廟營

沙一帶海面奇江西南三水橫石四巡檢 嚴石營 在城北六

司各機子兵十名防四會清遠各山巡檢 板潭

化縣上塘營 防十八山普基塘 清遠縣老虎崗 鐸銀灘營

營 禾雲營 合頭營 黃柏遷營 鴨吞遷營 石川遷營

黃岡遷營 大燕水營 正江口營 泰王遷營 楓坑營

峽口營 白泡潭營 丫磯水營 鼓樓岡營 黃崗水營

高田營 金斗南營 已上二十營防大羅山 陽山縣白芒營 在通儒

方路通連山防高灘營 險路通連山地方防白芒老鴉坑

飯甌營 在通儒柳戶村地方連橋佗白水險路 大崑營 在通儒

地方險路通廣西懷集石角山防稍佗白水險路 柳青湖

潭等山防汾水山賊 琵琶遷營 在通儒柳等村地方連南西北水險路

北西水 江頭圳營 在通儒柳廟仔等村地方連南西北水險路

山賊 江頭圳營 在通儒柳廟仔等村地方連南西北水險路

旱塘開 在通儒柳坑塘地方通廣西懷集馬丁民營 在通儒橋下

廣西懷集防馬丁民營 在通儒橋下 李崗營 在通儒

古嶺山賊 馬丁民營 在通儒橋下 李崗營 在通儒

佛鄉馬石崗地方險路通四會清遠 佛子遷開 在通儒柳牛

大羅等山防大羅山賊 黃柏遷營 在通儒柳老虎坑地方通四

會清遠大羅山賊 黃柏遷營 在通儒柳老虎坑地方通四

在通儒柳白竹嶺地 沙漏開 在通儒柳魚水地方 石盤開 在常

天堂 小背藍開 在常威鄉雷崗大橋等處地方路
 界防黃沙 牛仔營 在常威鄉田心小車地方路通 長塘開 在常威鄉大東山地方
 坑接賊 山縣白沙營 在茅鋪崗防龍 黃南營 防沙崗黃南 大眼營 在上華南防軍營
 崗鐵石 在山禾崗北防大冲創水地 沙坊營 在諸
 韶州府曲江縣上道營 白沙堡 總舖堡 古羊堡 白芒
 堡 鮮溪堡 黃金堡 防江邊多賊 梁昌縣黃土嶺 銅鑼
 坪隘 象牙山隘 塘口隘 仁化縣風門凹隘 七里巡隘
 赤口巡隘 城口隘 乳源縣平頭隘 廣宜章黃金崗隘 通
 湖廣 宜章月坪杉木角隘 陽山翁源縣桂丫山隘 南北嶺隘 東
 天下即國利病書 編第廿七冊 廣東上 二五三

桃嶺隘 銀場運隘 東瓜嶺隘 佛子凹隘 道姑嶺隘
 甲子嶺隘 英德縣跌牛石營 虎尾運與嶺華燕石麻埠丹竹
 運六處共設募兵四百五十名 近因戰勢猖獗分力弱嘉靖
 乙卯所司議以今營為通中地方遂以募兵併為總營設指揮
 一員統之建官廳一所兵房一百三十間周圍環 虎尾巡營 在
 北五十里清遠西山徑魁出沒道經于此原設民兵一百名防
 守近因賊勢猖獗分力弱議建跌牛石營遂以民兵併改
 調撥兵五百名以指揮一員統 大廟營 黎崗營 殺雞坑營
 之立營一如跌牛石營之制
 流寨營 鹿子磯營 波羅坑營 黃寨大塘營 沙口埠
 營 三板灘營 望夫崗營 石尾營 太平營
 南雄府保昌縣平田凹隘 不勞石隘 南畝隘 葉田等六

口子 紅梅隘 北坑村口子 百步隘 羊頭嶺隘 趙坑
 口子 百順隘 林溪石開塘源三口子 冬瓜隘 紅地村
 口子 脩仁堡 始興縣沙田隘 猪子狹隘 花腰石隘
 河溪廟隘 桂丫山隘 涼口隘 楊子坑隘 界灘堡 斜
 潭堡 江口堡 水口堡
 惠州府歸善縣規鼓營 博羅縣橋子舖營南坑營橋子頭營
 界龍門河源縣古城堡 興寧縣選心隘羅崗隘 和平縣
 第七等屯 三角山隘 中村隘 犁頭鎮隘 在縣東百 海豐縣油坑營
 赤崗營 謝道山營 在縣南 湖東澳軍營魚尾澳軍營 南沙
 天下即國利病書 編第廿七冊 廣東上 二五四

軍營 南壯軍營 在縣南 長沙軍營 在縣南 石山營 大德軍營
 海大磨軍營
 潮州府海陽縣北關鎮生海口 在縣南六十里潘田堡 在縣西北一百三
 十里餅在山各 揭陽縣獅子營 在縣南六十里馬頭營 在縣南一百三
 通潮揭漳統 揭陽縣獅子營 在縣南六十里馬頭營 在縣南一百三
 徑等處流賊令 廣長布營 在縣南六十里馬頭營 在縣南一百三
 今廢新港鎮 在縣南六十里馬頭營 在縣南一百三
 縣竹林堡 在縣南六十里馬頭營 在縣南一百三
 大徑鳳凰小村青竹徑十隘 在縣南六十里馬頭營 在縣南一百三
 靖看牛坪塘坑 三寨招撫賊寨

二十

竹雲患堂各獲

五八

先年思洑光螺同水口巔皆等村
盤已廢材杉杉石頭杉杉洲津鴻東界要安鼎掛背

文昌縣白延架營防新脚嶺黎屬舖前木欄抱虎七星港澳與
 山連洋大海梁會縣豬母營村生熟黎沙牛堤營防黎黎水
 萬州蒲營防鵝鵝嶼等村黎南頭營有黃坡改體抱打羅遠表
 堤營防北龍吟青山與梁會縣又北營在北段防本州與陵
 口諸鎮南營在南港蓮塘蓮岐大塘新潭港澳通海賊陵水
 縣絲絲營防桃油信脉山澗打鴨塘營有青山麓嶺最合水營
 有白水同奉番私若即水口黎卷港門通海賊船易入議者
 龍等村黎為患故置水口黎卷港門通海賊船易入議者
 水牛嶺嶺人心腹之疾蓋海警平陽之地賊據險殺人劫財歲
 無慮日宜於牛嶺之南曰南尚建一鎮南營而以南山千戶所
 鎮哨百戶一員領原哨軍五十名就運牛嶺巡檢司任之牛嶺
 之北曰楊梅建一駐北營而以萬州千戶所鎮哨百戶一員帶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之七 廣東上 二十九

領哨兵五十名就運蓮塘巡檢司任之凡
 軍民客商往來則軍機軍兵護送交割

廣州府

南海縣關一在太平橋北 把截所五 西廟 第三橋

戰船澳 石門 長橋

番禺縣關一在清水 把截所五 雙橋 流水

相對國 官渡頭 渡羅廟

東莞縣關二一在城北 把截所三 南國頭 沙潭

廣雅角 寨二 武山 在縣南 虎頭 在縣東

香山縣把截所四 石岐 在縣西 東洲門 在縣東 乾

務 在縣北 大人嶺 在縣北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之七 廣東上 三十

新會縣關五 東西北各一 白虎頭 官米運 把

截所八 長沙 在縣南 企官 在縣西 雙烟盤 在縣南

潭潭 在縣南 仰船岡 在縣東 企頭 在縣南 橫山

在縣西 寨門 在縣南

清遠縣寨一十七 獨石 黃田田心 洋子 蓮梗

雙石 水西 亂灣 白灣 牛孩石 羊坑 雷坑

石閣 老虎峒 桃枝 橫石 企石 三木坑

連州關一 雞籠 在石泉鋪 西十里

秦溪王世當山海阮塞茹穴出沒處立亭設長

掌兵天以識察詭異王莽時猶置南海亭于揭陽此即今制巡檢司之始也

海道江道哨兵

東莞縣南頭屯門鵝樓佛堂門十字門冷水

角老萬山伶仃洋等澳 香山縣浪白澳

廣海衛望峒澳 潮州碣石海澳

惠來縣靖海澳 石城縣兩家灘海澳

縣廣州灣 欽州龍門港 瓊雷二府白沙石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七 廣東上 三十一

礮墩頭文昌各港 雷州海安海康之所海港

上日都城下至楊柳止凡一百里 德慶州南江 瀧水小口

增城 營六 在北門外一里曰北營 在西門曰西營

在縣治三里寨嶺下曰山寨營 在下都江村名曰江營

今改移此 在龍門界曰鎮邊營 在番禺界曰白鵝營

在番從之界曰社邊營 在從化界曰鶴鵲營

清遠 陸兵一十一營 未置營 在池水脚南至縣一百里

楓坑營 在池水脚東至縣七十里 白石道營 在潘平脚

以番縣五十里而至番禺縣國界三十里 黃竹連營 在

清遠城南至縣五十里東至番禺縣武界二十五里 大廟營在英

德縣界而南至不縣十里 紫馬營在澄江一團而南至縣

二百里 龍聚塘營在澄江二團地方至縣一百二十里南至從化

的土界十里東至龍聚塘界二十里西至番禺縣武界二十里

獅子連營在澄江四團地方東至從化佛子四界十里西至番

二百里南至番禺縣武界二十五里北至英德縣界三十里

本縣城外吉國援國兩營俱離城二里 官備司已上供

係陸兵 老虎崗營 鑼鼓灘營 板潭營 合頭營

黃柏連營 鴨春連營 石川連營 黃崗連

營 已上見廣志今俱裁 江道十營 鵝坑營 牛渡

塘營 黃崗營 澄江口營 梨塘營 教場營

池水營 山塘營 大燕營 塔頂營

新寧 分佈坑營 三合營 官步水營 甘村營

今廢 各步營今廢 望崗營今廢 荷木營 那銀

堡 城固堡今並廢 那西莊北二哨一船二隻 本縣

阻山溪海前時寇盜竊發地方不寧弘治間立白石

堡于縣東調軍哨守既建縣後設那銀荷木三堡

遠望高心司于海晏巡守然地方廣闊武備疎

略守之不足嘉靖十年撥廣海衛左所官軍來縣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七 廣東上 三十二

門關關在縣北二十里門關村前臨大江是為潮揚之界
舊設四箇司在馬今司與關俱廢而官獨存 余少
嘗讀書鳳山東浮白嶼而入泉塘其山巔鬱鬱中隱巖
谷從山巔逶迤而下見其內嶺若堂室旁若精舍上
徹三光下瀉百川源泉間有古梅其子大如石為
有枝無葉坐久大風冷然絕不聞山外煎烹聲疑為
昔人避地之所每欲從人借居之未能也及通來山海
嶺亂關各村避亂之民往往於溪山中覓得廢穴之勝
多不下此急即止隱其中自以為固矣乃賊竟以里
人為嚮道盡識其處率騎首執斃者不則反為賊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七冊 廣東上

三十五

所據如林二翁穴之屬林二翁穴在龍山縣教澤關內洋無
際適足以貽山川之累為生民害也於勝半矣取作志
右林二翁穴在龍山縣
惠來 靖海關在縣東南六十里有官衙千戶所西關為
岸壁之地 龍崗關在縣西三十里有東南二關而通龍
崗溪東通林柏渡頭稱險要 神泉關在縣南十五里
有通海通近大海南關尤險 東莞營在縣西五里弘
治六年流賊李阿王據此劫掠始置堡以民壯一百二十
名守之正德十四年賊首曾紀頭復據此為營次年就
擒遺址尚存

澄海 總兵府萬曆四十年置在南澳山之深澳山孤
懸海中界在潮漳之交而屬潮居多為饒平縣
信寧都四山高峻可避風汛周圍水而約三百里沿山
畝田數千頃頗擅山海之利歷代居民殷富宋避元
兵駐此數月 國朝洪武二十九年信國公湯和奉
命經略海上謂其策倭遠徙其民而墟其地其田
糧則以之海陽各縣至今街衢遺址尚存漁獵往
來其間稱為水國以其界在兩省之交輒為兩省所
而不守嘉靖三十七年海寇許朝光吳平曾一本輩相
繼竊據勾引倭奴泊舟為患是年閩廣軍門殷公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七冊 廣東上

三十六

正茂劉公竟海會勦平之 奏立南澳副總兵備守
潮漳合用部兵即以潮之柘林寨水兵漳之銅山寨
遊兵兵船八十二隻官兵三千六百員為先之分撥
信地海上防守又增粵守深澳中軍水哨一官一員大
小船十一隻捕兵四百名專守城池把總二員廣營福
營隊兵各三百名此鎮既設不惟海寇無足無地抑
且通賊出沒不便難從此以為久安可也 論曰余志建
置有司既為郡縣之設非為稱寇安民計耶 國
初潮饒縣四後以寇故增而七矣今復十之捕不足收
保障功邪而所部司海防則總府部百里內又

何哉并而莊者之器置星羅軒豈不謂海濱曠
莽地大防疎不得不分封以便控制也嘗考孫吳時
鍾離牧守南海先是揚陽賊帥魯復等聚眾數
千歷十餘年以候前難縉子臣購勇絕不可得牧
至遷使慰譬悉皆服自改爲良善天獨陽王而
海千里而遙望易以控制者而牧馳一介使諭降十
餘年道冠何曾侍衆建力哉時始與太守羊衡
稱其恩威智勇有古人風以今多才豈無一思威智
勇如牧者於以折衝千里而日割裂富縣廣置賊
勇以冀治乎豈令昔勢異歟余不能無慨云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七十 廣東一

三十七

信宜 額底堡在縣東北十里 忠堂堡在縣東九十里
開七田銅鼓六寨白石平地山東頭山黃壁山嶺
儋州 黃牛營堡在州南十里 落星堡在州東南四
十里 落星堡在州東四十里 歸善寨在州東北四十
里 田頭寨在州西南四十里 額頭堡在州南二十里
保昌堡在州東南二十里 楊威後營在那大墳環
營 蓬塘營 南溪營 松柏營 催羅營 落徑
營 腰西營 大羅營 務陽營 可里營

增城 天啓七年八月山盜大起二月的日賊首賴難工拉
蔣村至從化太平墟為鄉民王擒從化 崇禎元年九月
賊首黃仲積劫回美村殺十戶屠縣祖副總兵陳洪勳
二年九月知縣陳世鳳討擒賊首廖九寬等從化 三年
正月從化賊首鍾國瑞伏誅第因相復聚眾寇掠上
月國相得報即率總兵同進至增城而郊與賊首黃仲積廖丁等
等合薄城東屯壘頭村 十二月寇湯里分諸村 四年五月知
縣陳世鳳親四夜討擒仲積誅之

從化 崇禎四年二月巡按御史高欽舜遣參將陳照李相
協勦上下山盜擒賊首廖廣陳大昇等誅之鍾
國相潛遁為清遠官兵所殺 五年五月總督王業浩遣參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七十 廣東上

三十八

將李相復勦上山盜擒賊首張惟仲等誅之張其果以歸
清遠 崇禎六年盜劫四會縣殺死捕官突入縣城掠掠陳
謀等進至英德之鐵原坪生擒賊首陳英嘴等誅之
新寧 隆慶四年正月六日倭賊破廣海衛掠奪王貞鎮
撫周東唐百戶何蘭死之 五年十一月倭賊犯新寧十二
月大破倭賊于那西
翁源 嘉靖四十五年賊首官祖政作亂大征勦平隆慶中
餘黨張廷光等復熾六年南贛撫臣提兵自龍南直趨
翁源平之因於三華山置鎮 崇禎三年九連山寇鍾靈秀
陳萬等聚眾千人陷始興樂昌犯翁源南韶道署士達
會兵堵截靈秀等就戮王載乃平

惠米 嘉靖三十七年倭賊攻破龍溪都岐石村等處
 圉圉皆殲其免之 三十九年賊首黃啓屬等攻陷甲
 子所城 四十年饒平賊張璉及總督軍門吳桂芳發兵
 討之 四十一年始張招撫 四十三年海賊吳平等焚殘
 倭犯城 隆慶五年九月海賊楊老攻破甲子所千戶重
 傷死之 十月海賊林鳳攻陷神泉司城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七冊 廣東上

三十九

新寧縣志

水路

自縣治西走北至東縣紫霞法竹即西斗南海陽九縣海濱風可一日夜連風可一
 三日連新會自西走北至西縣交旅賓可一日連瓊州而上小水至惠平
 陸路

自城南門縣轄帽山下行二十里至玉懷峰又南二十里至其村營十里至煙崗場
 過渡十里至其麓山下三十里至廣海縣廣海西行十里過荷木是二十里過
 上公嶺出海晏都二十五里至白飯連又前十里抵海晏場四十里過橫山渡至
 斗門又四十里至紫羅連出竹山村三十里至海朗千戶所自城門出竹二十里
 至乳公山又前二十里至朝境又行三里至舍衣營十五里至赤水口過江抵龍岡縣
 城東門陸路有二其一一直東三里過溫邊白石十五里至平山又十里至石板潭
 直達百峰山群山連接直東通古堯山其一縣東北二里過石人山十里過石鼓
 又三十里過苦草連出新會潮陽都三十里過清湖石渡十里至何村又四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七冊 廣東上

四十

十里連新會會成化間邑治未分縣至陶中以新會至廣海縣屋門出大門
 洋有風濤之險且多海寇舟楫來往建議縣法竹上流三舍水固其故流小水則
 鑿路漁塘至雷塘二十餘里通其竹水熱水勢高下莫能注俟竟不成功今量道
 址尚存

增城縣志

萬曆九年奉例清查有司言田地故有官民官者官之所有給民耕之民者民
 自買賣者也歷朝更變至於今官者盡屬于民空存故號即其所生識別亦
 難請如江西泰可縣以民文定賦官米等隨縣派之實文得民償道田地山塘六
 十七百五十九頃九十五畝二分九釐一毫至年捐造 按民回民自買者輪糧外有
 難役甚苦縣官不得更重取之故其科也輕官田官軍以搜農人難役不煩故
 其科也重今民田既帶官田而民田不少減官田即虧稅失

按國初令天下農民有田五畝至十畝栽桑麻各半畝照例起科絲第二十兩折
 絹一尺解部以備賞賜絹一疋折米二石絲二兩折米一斗不種者罰布帛今以

歲派推之米派於地并入書四週年運統運納耳。按國初主河泊所以獲漁利後逃絕過牛路除復有逃絕乃分有微無微或以他稅抵補或派黃田民塔或納於民戶夫後載華河泊所歸并本縣帶徵。按國初男女成丁者歲給鹽三斤徵米八升永樂二年人口三萬二千納銀一十二貫小口半之正統三年令戶鹽銀俱半徵金徵銀官吏并隨官大四年婦女及軍免徵後徵銀收銀一貫折錢二文則成化十年今不給鹽徵銀如故又折以銀每銀一貫折銀三釐州縣所納有多有寡或男女異派或男女同派或派以米非其舊失親世者亦思立法初意或按田賦而保無難課乃今或以科折或主稅徵故悉詳附于賦役之後其所謂此附及酒醋之類屬邑而存其名而其籍不可考矣至混徵田賦之中而其額遂不復聞耶。前未多煙火案若增城北負崇山南敵海濱所轄外院飾營最難北降而陰淨氣南蒸而陽陰陽相持所以一日之間氣候屢變炎蒸則熱風而則寒或長綿冬有之詩曰四時皆是夏二雨使成秋又日意觀意者服服藥言不時也增處山濤之間故其候如此若夫條案有謂之分龍而後漢漢下而此則亦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之十七 廣東一

四十一

日行天者有謂之白樓而暗暑最急溪溪暴至有謂之黃日而日色微黃且日且雨者。至於觀恒發在六月望之前後。如斷紅飲海而北指赤雲夾日而南照此其候也作則伐木殺稼水陸不寧而舟害焉其餘則兼解候然地火雪而有霜瘴癘絕火若語音亦稍不同邑之上負山之氣居多故其音剛而直其下則黑海之氣居多故其音柔而婉然與省會無甚差矣

從化縣志

流溪優紙尚產有銀礦其地山豁險阻與龍門共傳古學接壤焉靖開閭族要者殊方奸利之徒不相而主衆散數千既而或從勞而得或得不償夫又或礦盡費窮各失端望散而資身無家遂乃群起盜心始則棄人不備所掠得久之公然肆劫勢日益張於是通河源長官諸賊李亞元等聚衆數萬出沒諸邑流劫千里禍延十餘載殺掠人口無算而從則白骨蔽野十室九空破

揭元善後合諸道兵始免討平費公家之需以千萬計礦之無一利而害大若此迨嘉慶中四雙李敬奉。首復開聚衆如前幸以礦多無銀水變告罷不主於亂今已久經封禁但恐時移事遷或有貪小利而忘後禍者不可不預絕而最杜之也。一龍門板界所在產有鐵礦皆屬從化地面而德寧礮之害聚禁不問萬曆四十四年中有奸利商人告餉開辦督府行從龍會議將龍門全陳陽長慈於商人計本縣前小虛懸費力爭之不能得遂以餉額歸龍門聽其開宕四害無預一時雖集未幾潛出為盜而不敢禁既而轉壞者商人以接濟為合並從化實計津吏爭之人。四竹刺標礮場連馬蓋數其地北連英德長寧而遠增城西連清遠東則龍門接壤皆萬山縣縣深林密匪人跡罕到其賊首張雅冲等結營所在肩白午蘭屬洋陳寨子衙門地方上下呼蘭和尚石門寨等處。勸諸皆歸其中積十餘年禍禍七邑未稍五年撫平華官兵直搗巢穴屠其渠魁其黨悉數獲獲平今幸督府飭嚴治所宜懲前戒後永為重禁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之十七 廣東上

四十二

有奸民假元熟等招集異方無賴坑炭市利烟燭薰天在在有每炭一出沿溪接載不數年間群山盡積久之其徒漸眾遂相率為盜四行殺掠奸民利其財物多為接濟每藉炭艇裝載往來人莫敢問天啟五年知縣雷恒力請督府禁止然盜風已長乃僥倖聚眾竟成大亂連年用兵始克剿平而山水既盡無以編水溪溪漸涸田里多荒奸民陷一時小利而貽不救之大害若此是為申禁以圖安靖斯地方賴之矣

一溪頭地近大山其中患大戶稅田塘坑良民耕種隆慶二年清遠大廟賊李積源乞招于此占住其文通使役同黨五十江江之子投長寧招命朝瑞等報復因見其田寬服遂踰境占承踵主餘家排年處為使官子官及為駕雷識者已言此輩狼子野心非驅逐原邑從化之禍必經礦賊而起迨通年以來其黨漸眾遂合礦炭之徒為盜每一起掠盡子皆出島合之黨亦多恃溪頭為窟穴及大兵至善坑之民願為嚮導溪頭撫民乃給賊首就縛盜風漸息而英軍之入四散占住邑界而多今雖歸化但一時重而人心善後之策

不可不豫為綢繆也
陽山縣志

永化都在縣治西七十里即三坑僅人地舊曆十年趙文慎招安為編氓出籍供賦乃文田種科置獲目立社學派定山祖與三鄉均此團初以界連州懷集四出劫掠邑甚苦之故至今馬丁山心何皮等營獲所出入之路各有募兵防守自附籍以來不敢公行為盜境內解嚴飲作法於涼始為廢之可矢表性難馴山瘠不能納租未及十年而前租盡縣以通荒受累凡一圖

白竺老鴉鴉三坑自嘉靖四十年來大肆捕獵及高界鹿將姪羊魚鮑石磧洞鳥石靈四坑潛出劫掠舊曆二年趙文慎親往招撫就獲各獲目告稱三坑田土係係各祖承佃自天順年間下山陸續開墾耕種後因各山田主倍收租利如派糧差以致各祖不得安生今願立為十排照舊度府廣寧縣則例只納正派糧料并免雜差約計稍忙老鴉白竺木梳成公茶坑等族官收等田共計十九頃四十八畝六釐五毫秋糧六十二石五斗三升三合九勺每石納銀二兩錢六十二兩五錢三分毫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七 廣東 四十二

九龍又說下七畝一分三釐沒官召人耕種每丁租銀二錢五分總計一百二十兩除秋糧正辦起解外尚餘七兩二錢貯庫又各坑或家男子九百五十九丁婦女九百五十九口編為一里分作十排內倉廩實十戶編為一里長每排管下甲首五戶每戶二丁上而其餘丁種餉少不堪立戶者俱作幫戶人丁其成公木梳茶坑等族官收等田復人編為四戶附入稍忙甲下四排八丁一百二十七丁婦女一百二十一口共計六十五戶名曰新民每坑食公正老人一名又於通中地方立社學擇師訓家後因租重且多天際要私承佃各相告許始裁定田糧二十六兩一錢七分九釐四毫山祖切五十五兩一錢五分山祖連欠舊曆二十一年招主轉而論始為申詳是年大率坑尚涼曠瘠難種其初日承佃有主田係種者稅歸種田係民者稅歸民而山田主原承佃三坑山稅雖漫官召人耕種然外間耕人歲歲望望則種不能賠租間有輸納市人包佃又隱其數而歸於子復既不能自官官或以計檢一二至又繫之獄而并追其數歲所適是以種益畏而山祖益適甚云

按鄉村與城市較近遠四方皆狀而陽山縣村落散處山其目暗記不習官府法度徵輸對簿惟市人足信故市人得以操縱出入利其訟而飽其騙至有公庭從旁代對官府莫辨誰何或託以錢神行說其受漁獵而不悟稍一氣勝歸德于市人以為真能直我不知一飛蔽君保正實信債債可賄免集竊員逃矣是俗與私而市人欺也抑有甚焉各村保長月甲喊以聽聽者支持公事一歲中公事幾何而費金十餘歲報舉吏督認狀承服報債科徵給常願示名曰錄束丁夫其實好究守望說不相聞皆以里長臨甲首自稱十字土老耆民武斷憑陵其稱土虎又如市一書矣

按縣境內皆深山大壑崎嶇峻峭四境曰峒各以耕鋤名之種與民半雜而居欲藏疾隱形易為盜洪承以來各自承佃承契公糧偏募廣籍皆百餘年實置他人實於中子孫承襲故習以起聚訟有司莫辨其厚薄第訊所便物草率亦不能通情是山之利害正亦相半若撥峰戡立危石懸墜環列盡圖別成取境界斯固用武之區地險不可踰也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七 廣東 四十四

連州志云按府志僅俗有二種一曰種姓結託是居深峒刀耕火種食盡一山則他徙作客則樂歌唱謂之度良言種性實相得露項跳足居高山深谷間花承祖居焉寸身而自耕而食謂之山人二種族出盤瓠自新會香山從化龍門清遠近陽山連山皆省之由今而觀山者為種嗣居者為度良諸種居無常住無所謂食盡則他徙者種姓悍勇而度良食猶近平民似與志籍要待二種之中有真屬主客之分不可不辨入盡姓為真種他姓為度良土居為主種元合為客種真種循舊往種主種當客種貧在時種姓未聚據亂隨隨散散皆詐而貧者導之也按三坑招撫入籍種姓亦謂中國衣冠士論久之漸改其初服云

亦不與通婚婚有長有丁國初設撫撫上官領之俾舉輸山試賦論刀為準驛摩而已今權官多納稅從他邑表裏攝示不常置

張其來某可考按泰始皇使尉屠維統五軍監桂林西越人皆入其境中與會戰廣美背為泰意者此即入其境中之遺民耶以魚釣編竹為業以舟為器音與古人微異其籍隸河洛所屬深計分驗如微之其姓各渡何款不願曾大不與結婚近亦有上著服食視貧民間有帶身予人以避賦者

論曰語有之近山之民仁近水之民知其居使之然也獨居華而偏居水而偏思蓋其種類殊耶嘉隆間山海盜並作盜不端于獨與登而獨登或為盜固是夷之後族乃不著承平六十餘載復舊之動天大秋乙丑有事于水瓜坑地獨所處也為流賊窟穴指更為款實登有宰者今開與村視難處細作是以中國之治也邑之產有二編竹為篋篋之屬一捕魚皆不使業編竹者隸籍于未竟其職長歲賦丁銀一錢捕魚者隸籍歸善其賦長歲賦人二兩十年更籍又賦人五兩子壯有室則父免俟河復見俾得魚不為一飽而賦幾幾如許歟不激而亡且復得手已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七冊

廣東上

四十五

魚陳未既派于民田而業漁者固厚更甚是安可不亟為之所也

治人之道地著為本古者閭閻比長各登其夫家之眾寡五家相受有罪奇難則相及若使于國中及如則比長授之其居異鄉者則為之旌節而行之居鄉無授出鄉無節則納之園土以詰其所自來焉而後悉應無所不置可以安生可以遂乃復世之論政者曰民者體也捕羣羊聚焉須主者牧養豈置之茂草則肥澤繁息置之苑囿則寒丁耗或或人獨立狹不足相供或一礦人獨居羣養而不治豈移民通財使之去就快就寬肥比閭閻土振人之術也惜也萬層以前民皆地著土礦人稀廣田強為不墾錄邑是以貧於食然則閭閻所居也地著而吾邑被揭揭輕者以民皆地著比閭閻相及相藉而盡應無所容也戊申己酉間與寧長樂之民買來而至無授無節邑人獨之當事者謂要之納而狹特曠而稱泰人亦吾人也使人與土相配不亦可乎自是兩邑之民歸集泰布閭之汀漳亦聞焉焉邑流寓與地著雜處地著每而流寓使奴之無道聚實生心層劫曰鬼教人曰賊在外曰奸役內曰兇鬼蓋有之既滋蔓矣邑人控于督

欲盡驅之要手成化義都聞以驅逐流民釀釀千斤李顏子之亂殷鑒不遠可不為寒心哉然則結民之道奈何亦曰嚴比長閭閻之法而已夫古之比長閭

居今之鄉約也流寓與地著或壤而聚或羣而聚而比屋為九鄉約重地而分民流寓則百十都之令或百里而遠或五十里而遠統而謀之曰比長與曰樂率舉人即吾人也易不隸于本鄉而自居於為大家之多寡不可問此所究之所自滿也原中丞徐經畧袁鄧籍流民額留者九萬餘今自占籍為地著今該分流寓隸于各鄉約知地著而係甲行焉五家相受有罪奇難則相及此閭閻土振人之術也靖民固園之道是如分流寓之民隸于地著之約夫分流寓之民隸于地著之約欲使某靜治而無譁莫如慎擇鄉約之長所貴乎長者必其信義足以長一鄉者也必其才智足以長一鄉者也必其族望足以長一鄉者也然而苟得其人而避而不居何也體輕而累重也位伯之機也朝廷一屏曰此而約人也問諸長名符曰此而約人也問諸長難奉之無何日竟有而猶二橫索者無論也佐某之歲時巡行也長有積債必徵諸某處之人重而上比則眾怨難任輕而下比則怨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七冊

廣東上

四十六

而管辱是夫天以有信哉有才智有族望之人使其便首低眉而為此也罷乎哉今之長皆其愚而僥者也愚者不知避辱者不能避故執而為之長不則

麟次而役之或四月而易焉或按年而易焉夫無事而恭釋高皇帝之六訓以振鐸於其鄉長事也蓋劇矣保任流寓之民使其受我要求而不致為長事也一旦有過然不可測之危糾合其鄉之人以禦侮而固吾園長事也以應有辱者歸次而役者而要其辦此必不可裁之數也故今登重地以分民使其靜治而無譁必慎擇鄉約之長縣今之道無變今之俗則鄉約之長不可得而慎擇也地著今居自壬子迄乙卯流邑三年邑人祀之今居諸金吾治邑無他長惟不令位百諸趾村後今稱村落輟率而邑事治辦者地著也以其里之長句其里之人無不至也一約中有懸贖奸究之事則其長任之其餘訟微句攝長勿與知長得以有其身家而後可以辦一約之事焉

聖天子明見萬里煙

天語讀教千之夫既無佳恭之遊行與五百之白嶺而後可隱得卿約之長有信
義有才智有族望之人始出而肩其任矣

永安縣志

縣城二百里餘至三日乃至水行自倍皆崎嶇萬山中晏時本縣罪人劉永清
鮮龍蛇易生嘉陽間蓋賊增毛而起其地然也縣宜夫取歸焉古名寬得長樂
琴江凡三都北即康永而後馬會嶺表二百下里東距永澤西至龍川江廣二百
一十里隔員數七百里連峻峻其地後陸時亦少夷衍或二三十里無盡處
在版之里廣七正七百七十多歸善受命之人也琴江好氣而更智古名寬得長文
地肥美饒五穀大家以傳術顯則三都聞耳古名縣治在馬列四而居執役而食
異邑無上著者城內庶議常官地而賤其價予民實之善善如毛飲漢使刺人
恐水必樂從也遠方奇民聚聚江古名寬得傳道民隱之第此處而彼虎也舊也
十今存其七廢等兩週司本以游微為官無為屬多矣四竟今無虞手上集善苑
近盤龍大小遠東出程揚縣接南嶺南道強漢馬寨黃崗新村堪堪而慎於坑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之二十二 廣東上

四十七

晚望佳皆盡眼門戶獨石無外是可使健之視哉

古名都

自攬漢入孫竹二百里至大第皆古名古名之圖二其序蓋江口始今不能別自火
第以下皆秋鄉江方漢注之甚眾水通舒曲由舟行半日便陸以趨南不及數里云兩山
變而江流如練樹木蔚蒼欲多鬱燠之氣民皆佃作度下石則林田馬石以爲府
者姓嚴前有葉太字其人賢者匪獨科第重也地膏沃饒五穀然多富人產
秋冬間清歸船艘街接水沸石徑濶三百六十乃主瀧頭上蓋淺不可漕載不遇
十石今之瀧頭疏濬之排其埃關而整委務江之石亦銳矣春夏水漲以隨之行石
礧京積恐不能卒輟也縣在此郡民亦勞止園子固李知苦竹車間皆有得
依憑度谷代山而營藝草而播慈吾棧彼彼不為患礧頭山為禽嶺昔因盜區
而相思運通下處礧石運通松坑風運通化梅坑運通陽馬潭亦通松坑
烏舍嶺亦通陽馬潭羊角嶺通左坑散灘運通籃口設有楊竿後皆要官
外國道夫定休息處其樂無倫乎

竟得都

此界河源二合南駐古名東入縣而佛子田館較其口龍川江而下都之門戶登
義容神而江皆皇流衡貫都內入龍川江而神江之源聚遠聚落數十懸嶺而
江間橫山排峙草茂樹散萬夷陸原隰仍沃自昔以為上田澤日其望也
蓋龍川縣則稍增不得委族執子園既塞弄兵之民勇為欲苦竹派析望嘉靖中
徙集于此今舊貫失溯江南九景津有傳有司裁裁康樂其要則一傾八任耳
民不與知惟舊縣孔道竹李之往來罪履是給員既之使隨及子孫不克賄
賄學人格息肩於苦竹派而清漢度員微出諸母坑右手之靈而坡於左大非定之
無戰惟仁人免我顧在在者之仁之也上下害鐵皆昔書鼓鑄下風風同除除化則於
山以八奉府位饒後賊人起咽之是懼不放于鼓鑄事夫鶴子強保次戰者亦眾若然
其咽恐甚山海天地之藏也府廣而出待二而威待而通而不則二寶紀第事疾方
康美故復益之哉

琴江都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之二十七 廣東上

四十八

石馬西眺突起鵝公嶺過是東入都白葉麓紫雲山諸嶺嶽是申走險路標洋
至南嶺出瀾裏海歸善之山由此始矣是為邑之脊脈水東西分流若而南而西
入秋鄉江東會琴江入瀾江渡言語皆與古名要山川風氣信不誣也郡多著姓有
詩書之教於然諸而好義其民格操操積聚有餘以出米運入樞王湖上集其
會也上方近河海密坑海豐長樂之間起軍坑其下方皆時而東州開野民趨之如
聚則南嶺亦漢以上主鎮營其要道日度行拘捕不絕矣與海陽程鄉地比二縣盜聚
得安枕而外美故昔要蓋是郡為獨多云宋末文信國提兵至獨也南嶺當是時西更
戰死及能復然手強強二張成克復舊物天君祥來國龍川之遂制南嶺之兵無幾
台之烈情武天之府廢千載下後今忠義之士皆刻張毅聖仰申肅起敬耳縣是而
肅陰陰固不戒之民既往員之乃故文武將吏也成其地今空費天役然思其克何
莫有莫可思諸

程鄉縣志

縣治東一百五十里溪南都地名不溪循山而入日上井上疏程鄉二邑界地屬嶺

絕抗盜欲捕殺或避捨則由是而西程盜欲捕殺或避捨則由是而東因時多盜出決故雖有路可通而商旅居民鮮有來往實邑之咽喉也

東北二百里松源郡路通汀之上抗而諸山天時中有源曰松源居民頗聚有源而先山徑崎嶇或十餘里無居人寇盜不時擄掠行旅汀盜入寇亦觀由之害水此之要害也 西而一百里萬安二面地名馬頭通二陽九度竹由長樂達摩牙必經是正德間程鄉盜熾皆由是以漸消其賊亦由是而伏聚程鄉其地雖無險峻然路狹而便實邑西南之門戶也 西北二百餘里黃花郡地名歷古徑路險峻丹崖若懸餘三里通賴之安遠安遠賊起是則黃花長四百里故其害亦邑之咽喉也 今計其地 北二百里石窟郡地名圖子山徑四徑平山中有徑路方里餘里通汀之武平賴之安遠時方治平竹者相踵惟取其後一或有警則賊于此劫掠官兵征勦三省之盜聚而為害則西流而召則北起實邑之北門也 今計其地

連山縣志

金龜營 在古縣 沙田營 西南六十里 大凹營 西四十里 拳石營 西北五十里 大眼營 西南八十里 楓木營 西三十五里 黃連運營 今廢 泮涌營 今廢 以上見州志 何目營 西六十里 滴水營 西南五十里 白沙營 東十里 上陀營 西南三十里 天梯營 東十五里 玄武營 城北 已上俱新設 新營 縣東南三里茂古地方萬曆四十一年六月猛人叛掠署縣事南海縣縣丞陳瑤還兵截其未路鄉里稱便爭携木料茅店蓋成營房五間遂督同管營千戶調各營兵更番戍守

猛獠 上下三營良崗省崗三江石田是為內七崗皆獠民

火燒坪馬箭軍寨大堂嶺李八峒是為五排皆猛人 王南水又于五排之外另為一猛男婦以蠟膠髮頂板于其上數日一梳故又謂之帶板猛云

肇慶府志、論曰、五嶺以南自晉史後俱揚州矣、而杜佑則謂荊州盡衡山之陽、若以接壤、壤界奈何、舍荊而揚之屬信然、第先王制地、繡錯而大牙之安能一切、肇慶東北則中嶺含涯、西北則廣澤臨賀、繇斯置紮、揚荆亦兼之哉、以辨星土、星紀不得專矣、斯道盛於春秋、時其言卓謬、往、奇中要地不遷、胡國之先後為三晉、先後或疑嶺南曠遠、非一次所及、又况郡邑渺小、烏足當之、則日月有一不燭、燭非日月、天真如覆盎矣、惟南北反易二千年、未有明其詳者、余有聞於父執劉梧也、天地南北東西不同、天之運也、平地之倚也、欽人處地上、觀天南面而已、天雖有北、實淪地中、必平旋而南焉、然後人得而見也、日行北陸、經星紀之次、是謂南至、而殷乎地面之南、玄星紀必於地面之南方、故以分東南之揚也、日行南陸、經鶉首之次、是

謂北至而殷乎地面之北方、鶉首必於地面之北方、故以分西北之雍也、是故紫微垣居天之中地之北、所謂北極者也、玄武七宿雖皆天北而為星紀、玄枵、畢、訥、之次、然斗牛女麗天市垣外距北極最遠、虛危則未遠、室壁則最近、故其旋出地面、斗牛女南殷揚、虛危東殷青齊、室壁直當乎幽燕、并衛也、朱鳥七宿雖皆天南而為鶉首、鶉火、鶉尾之次、然井鬼直距北極最近、柳星張漸遠、翼轸隔廣、大微垣之下、距北極為最遠、故其旋出地面、井鬼北殷秦雍、柳星張西殷三河、以西梁益翼軫則直南殷乎荆楚也、蒼龍七宿雖皆天東為壽星、大火折木之次、然角亢距南北二極為適中、房心近中、尾箕隔天市垣、距北極為最遠、故其旋而可見、角亢氏殷乎宛、氐房心殷乎宋、豫尾箕則當閩粵之南也、白虎七宿雖皆天西為降婁、大梁實沈之

次、然奎婁距北極不遠、胃昂漸近、觜參直距紫微而無他垣之隔、故其旋而可見、奎婁殷乎近中之徐、胃昂則偏北之吳、趙、齊、參則直北之晉也、天道遠人直通、妖祥影響所不敢知作者、或不出此、封國命祀江河脉絡之云、皆不求其故、從而為之辭者也、但星家以尾箕分燕齊、參分益、與此不同、參之為晉、左傳詳焉、右據龍尾、則有取於南粵、錄焉、

肇慶府賦役志 里甲為正役 國朝之制一百一十戶為里、為一冊、為一圖、丁糧多者為長、其戶十甲首、戶百繇寡孤獨不任役者帶管於一百一十戶之外、列於圖後、謂之畸零、在城曰坊、長近城曰廂、長在鄉曰里、長即周人比長、閭胥之職也、又於里中選高年有者為老人、居申明亭、與里甲聽一里之訟、即漢三老之職也、圖分十

甲、一長統甲首十、輪年應役、十年而周、在官者曰見年、休者曰排年、里之錢糧公事皆見役者追徵、勾攝、惟清勾軍匠根究事、比始用排年、其有官者吏省生儒者疾者軍者咸復其身、見役里甲又隨丁田賦錢于官、以待一年之用、名曰均平、既出此錢、甲首歸農里長在役、止追徵勾攝二事耳、其法蓋始於成化弘治中有司多不能守費不經里甲復直日供具嘉靖十四年御史戴璟定議為均平錄、二十七年御史黃如桂又議增之、而有司終不能守、直日如故、上司行部下程夫馬與諸歲額皆令里甲自辦、數多溢、原議銀少、償者十倍、尚有無名之費出於均平之外、即至百緡、不以抵數、及考覈空文、應令窮鄉小民不至官府傭人代直、日一兩、少八九錢、其有定班科銀名為雜用、有司或乾沒之、里甲大苦、嘉靖三十八年御史潘季馴劾、則

錄增損加舊額銀一倍分為三等。一曰歲辦謂每歲必用之常也。二曰額辦謂二年或三年或四五年一用者也。三曰雜辦謂用無常預待不時之需也。徵銀在官毋令里甲親之奏。可名永平錄。今復通縣歲派不專出於見後及住時直年後丁糧多者充該徵解戶役最重。今官解民始勉矣。

雜役 均徭舊高要四會高明廣寧十年一編新興陽江恩平德慶開建五年一編陽春封川三年一編有銀差即宋產役還有力差即宋差役還亦計銀者準工食也。隨丁糧多寡分三則均編榜註役銀雖有常數民住役輸價率倍其常。正德十五年御史程昌奏定銀差力差之例。一時稱便。但銀差輸官加者不過權衡之贏小民不能力役竟亦輸銀其加數倍至於解戶庫子斗級即宋之衙前呂中所謂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七 廣東

五十三

陷失責之償費用責之供也。註榜數兩費百餘兩或二三百兩有司明知而待丁糧多者自謂抑富佐貧富人通吏為奸藉分為幾糧飛於不可知之人。貧人力不及施則見謂丁糧多徭被役於是有遣妻鬻子轉徙他鄉者矣。十餘年來一切編銀官自產役百姓幸甚近又歲編尤便。

驛傳舊驛遞設夫頭若干人凡夫頭一人編米七十石或八十石視驛繁簡計糧朋編十年而更及廉給庫子皆自執役事供億繁浩無論符驗有無誅索無藝傾蕩生產十人八九嘉靖六年御史蘇恩議官產法尚未盡一十四年御史戴璟通計各驛一年之費照糧派銀隨糧帶徵解府按季給驛遞供應其美以待次年民免倍償亦十年一編今乃逐年派徵。

條編除魚課魚料外京庫軍餉府及各州縣及各儒學及梧州廉州電白倉府及各州縣庫額派積派鋪墊及軍器料總兵庫糧掾史衣資皆出於官民米。惟陽春縣糧銀徭差民壯均平驛傳鹽鈔皆出於丁糧。每歲通計銀若干某米該銀若干丁該銀若干類而徵之不多立名取其易曉謂之一條編。

論曰王介甫產役舉朝攻之。繇今以觀富者安貧不轉於溝壑終不可罷非耶。始料最繁自即御史折而帶徵於民。民頌便簡此條編之權輿也。民壯驛傳銀戴御史亦嘗帶徵而不混糧之內自是或行或罷霍文敏計而粵使事嘗極駁今即均徭均平向皆役於十年五年三年者歲編之入通為一謂之條編稱名少而耳目專未知天下聖人之政東南舉稱之失何者錯薪起不如一束之易操也岐路實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七 廣東

五十四

宜不如一塗之易遵也。雖然無吟出納之際胥為政能殿最我能督責我將盡力以赴之否則歸罪於民上下俱。以替遇替余嘗為縣既合之又分之民知其分以期其合官受其合而理其分若八音並奏不相奪倫歲終縷疏其員以晉後命民亦甚便官亦甚速惟在心計而已古者十一而稅今農半輸於有田之人有田之人輸於官者三十之一合農之半是六十而一稅也。古者役民不過三日登于天府則自生齒以上今丁數十而一豎一人之後實數十人共之也。事克政重民徭以高言蓋古事省無聚食之人後世聚兵而食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饌其他經費若宮室賜予之屬不與焉故秦漢來一切巧奪乎民尊為掾令山海關市之租盡入大農佐賦其在郡縣田賦里甲之外鹽魚及諸課稅傳衛所即縣屯戍之兵皆出丁田輕

彼而重於此是朝三也縣官空虛大農歲以殿最長吏獻程不及且得罪不敢言簿數雖征事矣魏文侯曰戶口不加而租稅歲倍繇課多也辟治治令大則簿令小則至言哉至言哉自封建廢雖非守令之民受牛牛羊奈何立視其死司牧者圖之

都御史劉先謙疏近者兩廣用兵每取諸土客召募之兵也自海上倭患以至大征古田嶺東羅索前後召浙福及土兵不知凡幾其當其甚召也奉尺之文直造其地而召號之不聞於彼有司地里籍貫不暇問奸良不暇察土著遊偽之民不暇辨惟有常例者得收之高其能厚賂之者得為哨為隊為長名為浙福實為合之衆五方之民也當事者務聚兵以勝賊勝矣而兵不可解則姑養之以貽後人後人不能解又以貽之後人至於近年所募又皆不出門庭不辦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七 廣東上

手五

土客招客兵而連詔之土民亦往也招土兵而浙福之游民亦往也有賂者進是人者收奉軍門放去者亦止除其名籍住支餼耳其衆皆雜處於郊關遠近之間以冀優募之則仍為兵久而不募則入山下海而為盜舉全省土客之兵皆無家可歸無民可籍也各營寨寨總但私擅章放兵目章於嶺東而收於廣海華於高聲而收於雷廉使常例倭而外加賄焉不惟嶺東者可收於廣海而嶺東者亦收於嶺東不惟復用之為兵而且援用之為長聞有精勇不能換資以進有為盜而已各兵以常例收是以用之則獷悍而不馴放之則屯結而不解寨總亦不欲放一聞軍門將出令放班則鼓噪司府飛語以危動之言兵有變當事者方惡其變之自己召也不得已乃為中窺或姑待焉及今不亟易之其患不止於為盜此乃兵之既散也

水陸營寨領兵把總與在軍門及總兵參遊員下諸為中軍為哨探司旗司鼓名色把總無下百十人除欽依陞授餘鮮不由他路進請托得者故四方亡命之徒及罷黜生吏皆以此為發身媒利之階當其未進費恒產殆盡又多稱貸於人既進而有管攝惟思冒餼尅兵以營資償息耳付伍之充之器具之完缺生作擊刺之閒習與否一無所問有如不利非叛即逃而軍門不能行一切以督之故舊歲廣西潯梧及廣東西山相繼兵叛皆激於貪總也今春羅旁賊起連劫二營兵遇害甚慘把總王隆聞變翩然去矣夫督軍者不得從軍興法行於將領事敗聽其自逃雖集兵如林何益此總哨之既散也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七 廣東上

手六

舊通志 永樂以來嶺西屋動鉄鉞每朋
微考午先已烏舉亡跡吏士而銜命義釋
而馳比采入則肅然唯蓬羅耳駐則反為
所屠其伐之不可得之不可守大都如此抑亦
山深川闊迭相出沒故也故當其出沒宜行
韓雍秋調之法以鵬勦韓雍秋調注船千艘十艘
分領往來貨殖至七月東風起一小時航者夏今官軍民壯
城等州狼兵畢集相機鵬勦歸峒則行馮拯括丁
之法以招懷宋馮拯和端州嘗奏行括諸路隱丁通鹽
商諸多數十條吏民稱便今宜倣其法有
歸化者立版籍使漸立甲堡諭以社學便有生事
樂以易其跋涉剝掠之勞則山麓可樵漁
塘可漁隸里厚而識文字夷獫狁化為良民
矣

營砦 舊志自成化後地方多故營砦日多或以稍寧而撤或以
險要而增或以非據而徙或以勢分而併因時制宜與華靡定守
之人有民壯打手旗軍日兵鄉夫統領有千長有提調官民壯編
戶自雇或令正戶雇打手鄉夫無工食打手俱新會順德人月給
工食六錢廣西日兵月給打手糧四錢五分俱用支給旗軍月給打
糧四斗五升各州縣支給打手糧內約四千人歲支銀三萬羅定
州縣皆在今撤增徙併益復不同取軍門志通志舊志州縣志廣
東團說次之因章可見圖說萬曆十四年總兵劉鳳翔所輯雖不
久然亦異矣兵備副使黃時雨部署乃今遵行者并著于篇
高要之東路通三水西德慶南東安北四會西南故惠徭東北惠
山冠東南海寇之患設巡簡司三橫查古耶祿步其營砦軍門志
有金鷄坪營在溫貴都雲樓山去縣四十里
巡營在縣治西九十里都院都通志同廣東團說有大逕水哨在
舊志無金鷄營割東安者不書廣東團說有大逕水哨在
四十 梅子坑哨在縣八 寧塘哨在縣六 橫槎哨在縣八
里 八十 清岐水哨在縣九 今部署兵一百二人守城西北上下密新
基一百二人守城東春牛亭上下漕灣舖前堤巷至黃江廠水兵
四十四人船艇各一守鈴羊峽又四十四人船艇各一守高榕頭
又一百十三人船艇各三守貝水清岐石排頭皆哨官領之遊擊
部也又弓兵二十守大路峽至石洲脚皆府城東境惠州衛及捷
勝所上班官軍一百六十二人船四守府西境自新村祿步大逕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之廿二 廣東

五十九

至白沙又潮州衛上班官軍八十三人船三同遊擊部自白沙至
於羊峽馬 四會之東路通清遠而懷集南高要北廣寧設巡簡
司二南津金溪其營若軍門志有大坑營 在縣東大園都通志大
巡營 在縣東青草營 在縣東鵝水營 在縣東太平園營 大
仁壽二都上通 沙田營 在縣東舟 截捕營 通志同舊志無軍門志
志信志井同 官等都 通志又有古龍營黃桐
營廣寧縣今部署青草太平雙岡打手六十三人 新興之東
路通恩平西北通東安南陽春舊倭浪賊設巡簡司三今存一
立將其營若軍門志有東營 在縣東三 西營 在縣西二通利營 在
東十二里 白鳩營 在縣東四十 高村營 在縣東六 蘆村營 在縣東
希類村 里雲禮村 十里高村 六十里

平安岡營 在縣東南八十 石子營 在縣東南九 張公腦營 在縣西
里密第八營 在縣西南七 茶岡營 在縣南二 東洞營 在縣南四十
洞村 十里第八 十里何村 里上下東崗
村上通志井同舊志四間即舊 舊志有良崗營 在縣西北三 下洋
東營餘俱無刻東安者不書 舊志有良崗營 在縣西北三 下洋
營 在縣治西二十四山要地設柳夫守每月一四七日從金山河
頭渡陸路商人至新興山口又以二五八日從新興山口護至
金山河頭三六九日護往來商船 伯岡營 在縣南七十里霸塘村
量取牛羊及商船錢以充糧食 縣志井同軍門志通志
俱無刻東廣東園說有下甲樂 去縣三十里撫民朱 今部署立茅
安者不書 善富許英豪所居
田巡腰古東利迎龍四營軍守之 同知方應時請 陽春東南路
通陽江西東安北新興昔最患寇設古良巡簡司其營若軍門志
有北寨巡撫林巡 俱西 曹崗巡 開白水巡 開蟠龍巡 開俱東牛厄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之廿七 廣東上

六十

曲營 在縣北一百二十里思良都設千長嶺嚴面營 在縣北一百
都設千長嶺嚴面營 三坑思平君子山等賊 舊志有鴨園營 在縣內
賊通志井同舊志只有嚴面營餘俱無 舊志有鴨園營 在縣內
口營 在縣西六十里順陽都嘉靖 鳳凰營 在縣西南九十里太平
七馬右軍 門志無縣志有東營西營 俱城 狼營 在城西八十里
通志無鴨園營餘同縣志有東營西營 俱城 狼營 在城西八十里
鹿崗羅陳合水黃栗木欄等山堡倡城內地荒蕪八十損八九知
縣黃寬令排年招廣西狼兵二百餘家分三營掛守上三營軍門
志通志舊 廣東園說有上下魚跳砦 去縣一百五十里 今部署無
蓋守在四隣也 陽江東通恩平西電白北陽春南大海山海寇
並為患舊設海陵巡簡司今葺其營若軍門志有永安營 在縣東
里番馬都黃竹巡設旗軍民 馬枯巡營 在縣東九十里北慣都設
北鄉大防新寧白水山賊 鄉大防新寧白水等山賊

麻思營 在縣西一百一十里度儒都設民壯打手蓮塘堡 在縣西
海朗陽江二所官軍防 賊船 近大洋民壯及神電雙魚海朗陽
陽春思平六山浪賊路 賊船 近大洋民壯及神電雙魚海朗陽
無馬枯 舊志有高嶺營 在縣西七十里堆錢 縣志有三鄧巡蟠龍
巡雨霖山珠環嶺北寨巡上下流麻歷巡雲霄巡桐油園村巡
名同陽春者兩縣界 縣志云來自那柳至縣九十里兵營非一
而永安營為要害西自儒崗至縣一百七十里兵營非一而印岡
營為要害駐守以軍壯打手鄉夫所官領之今十里一廣東園說
營與補營列守以營兵須以哨官領有他處能相助 廣東園說
有長亭營 去縣五里 教場營 去縣五里 歸善營 去縣二 那洞營
去縣二 獨石營 去縣三 望牛營 去縣四 尖岡營 去縣四 白
縣界此云登觀營 去縣五十五里 尖岡營 去縣四十五里 白
四十里誤 登觀營 去縣五十五里 尖岡營 去縣四十五里 白

此危老巡在縣西五十五里黃沙巡在縣西四十里
通馬番盛賊要路黃沙巡在縣西四十里
與賊付清油巡在縣西北四十五里通黃竹巡在縣北六十里
羊尖雲油大山有賊往來要路老馬巡在縣西北六十里
路曰鶴鳴前通馬九地賊巢老馬巡在縣西北六十里
通王三坑南至黃竹巡北至花眼潭牛姑嶺在縣北七十里
鴻賓山狗尾型水洞各賊巢俱往要地擒獲在縣北七十里
西至花眼潭一路通牛姑嶺水洞營倉步在縣東北一百一十里
一路通狗尾型水洞今為鎮瓦屯寨在縣東北一百一十里
至合水前北嶺山馬驢岩此為新軍界西通鴻賓山在縣東
前山北至即假開針至枕頭賊營今為開平屯寨在縣東
里由赤珠岡通東而入羊巡在縣東北八十里由火燈村
出巡為新會縣界入羊巡在縣東北八十里由火燈村
在縣東北九十里由火燈竹坪在縣西南水東二關西通兩寨
村入出巡為新會縣界入羊巡在縣東北八十里由火燈村
至勤牢山北通落馬酒巡賊巢在縣東南六十里東至
新學赤鶴嶺北通新

未下耶圖利病書 廣東上 六十三

會獲商○縣志云思平用武之地其巡道巢壘皆盜賊經由也
聚不可以安而忘危治而忘亂也今派千長開報備錄按圖可知
既廣東圖說有牛屎營去縣十里石井營去縣十里水雙凹
營去縣十里潭流營去縣十里大並營去縣十里水遠營去縣三十里廟子營
去縣四十里那龍營去縣四十里官來巡營去縣五十里田心營去縣五十里黃竹營
去縣五十五里潤石營去縣六十五里雞啼營去縣六十五里牛姑凸營去縣七十里樓運營
去縣八十里雞田營去縣九十里獨鶴營去縣一百一十里今部署思平營左哨三
隊守恩平縣城其六隊守陽江六營石哨九隊分布於田心雞啼
牛姑凸樓運雞田獨鶴慈雲木檔稔村九營中哨三隊守恩平
縣城其六隊守陽江縣城前哨九隊分布於潤石官來巡廟子水

琅河水雙凹牛屎石井潭流水大並九營後哨三隊守木梗水邊
前那龍三營其六隊守陽江六營 廣東之東路通清遠西通懷
集南四會北連山設扶溪巡簡司其營若軍門志有黃沙營一百
二十里府志名南營營在永義都二十里至清遠白芒鵝叫
石飲諸崗皆撫民當大羅山之襟喉各崗賊出入由此四十里至
扶溪企岡營去縣一百八十里縣志東南有嶺至清遠石山營
前那龍一百八十里縣志防守額水一帶營後有嶺賊大賊巢俱得
是嶺原賊首馮天恩據此山外懷集縣界此營孤絕無人烟得
勝營去縣一百八十里縣志防守額水一帶營後有嶺賊大賊巢俱得
前山推上三營舊志有古龍營在縣東南二十里接連懷集務本亭
通志舊志無舊志有古龍營在縣東南二十里接連懷集務本亭
來北太平都軍門志通志縣志中軍營在演武場前山征官埠水
舊四會並未立廣寧前也縣志中軍營在演武場前山征官埠水

未下耶圖利病書 廣東上 六十四

哨人詰奸人私盜縣巡捕官領之 廣東圖說黃沙營企岡營花
山營得勝營塘南若道遙若扶溪若今部署哨官領兵一百七十
九人分布於黃沙企岡得勝花山四營又分水哨三以六十里為
一哨自東鄉水口至官埠又自官埠至扶羅又自扶羅至程村九
三哨於四哨抽兵二十四人每哨八人駕船一往來巡守 德慶
之東路通連山高要西通封川北懷集南大江通羅定遙昔盤據
為害孔棘設巡簡司三今存一悅城其營若軍門志有平村營在
西八十里都城麻地營在州西九十里大塘營在州西八十里西
鄉近大江上崗鄉鄉萬崗鄉鄉萬崗鄉鄉萬崗鄉鄉萬崗鄉鄉萬崗鄉
營在州西十沿頭埠在州西八十五綠水埠在州西六十里大江

陸自三洲營至田心雷公壩營其一哨則皆陸兵自馬地營至封

六十五

六十五

圖說有龍堂中軍營會珠營飯包昇萬保營獨樹即獨住營小水營今

部署哨官一領兵一百七人守白蓮教場營哨官一領兵一百人
守總旗獨住營又哨官一領兵九十八人於大灣潭霜營守焉
江防 自德慶州前上至都城為上江下至楊柳為下江上下凡
二百里以其在州之南又謂南江往羅旁未平係賊每以急榜橫
江奪舟越貨即制帥大吏不為憚故江防最急通志打手六百
戰船二十哨船四十以防南山係賊舊志上江守各壩口船一十
九巡哨船二下江守各壩口船四十九巡哨船三又言上江埠九
下江二十五埠大都埠船二矣每船打手二十人上下江提調指
揮各一人巡哨千百戶各一人其重如此今係已平自蒼梧至高

明舢舨不絕兵備道所部署已見上後聯絡書之蒼梧雙魚界起
至都城巡簡司封川縣民壯弓兵巡守南雄所上班官軍則自都
城至德慶州北岸營兵二哨自德慶州至靖蠻營又二哨自靖蠻
營至新村驛高要界也惠州衛及捷勝所上班官軍則自新村驛
至白沙潮州衛上班官軍同遊擊部復自白沙過肇慶府至羚羊
峽遊擊水軍復自羚羊峽外高榕頭目水清岐至石排頭一水南
下為大路峽至石洲脚高要境至此高明打手則自石洲脚至三
洲馬其廣寧水哨自東鄉水口至程村入四會出于清岐兵備副
使黃時兩分水軍為遊正二哨給以號票號簿正者晝地而守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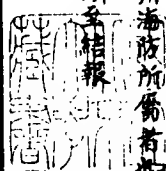
則偵寇夜則擊柝中流遊者晝夜往來會哨投稟簿於附近官司
填註時日印蓋之李一巖

海防 陽江縣濱海東海朗西雙魚皆海埂也舊制三所備倭官
各一人每歲四月風汛之時各率旗軍出海防禦陽江所旗軍七
十人海朗所旗軍八十二人雙魚所旗軍一百人各戰船一哨船
一霜降後撤回軍分二班一班仍舊防禦一班辦備俸料銀又每
歲調東莞烏鰂船十雷州神電寧川錦蒙等九衛所官軍乘之俱
赴威船灣防汛嘉靖二十七年掣三十五年復掣陽江雙魚所軍
船自此多事隆慶六年都御史殷正茂以神電雙魚連陷奏設東

西巡海參將以西路參將駐陽江萬曆三年設海防同知亦駐陽
江四年始設北津水寨改西路巡海參將為陽電海防參將八年
設北津水寨把總而陽電海防參將罷初船高艘橫江白艚玄鍾
哨馬以喇唬共七十四隻每年省兵二千二百七十八精船則正
二七八九十二月收汛三四五六十一月出汛所分信地東至
三洲上下川與南頭寨會哨西至吳川限門山與白鶴門若會哨
又以海闊分為三哨中哨泊于威船灣豐頭港左哨泊于寨門灣
右哨泊于電白之蓮頭灣軍器大藥咸具自是縣所軍壯掣而不
用每歲船能附近收汛亦免放班止給大半工食然自七年以後

船兵隻有裁減又裁船大小二十補兵六百三十三人益白鵝門以守烏兔至十五年尚存大小船三十五隻官兵九百九十七人先是總兵戚繼光改三哨為三司每司左右二哨中司復有中哨凡七哨今仍左右司之名而中司止一哨凡五哨嶺西分守道以右哨原守電白縣蓮頭赤水等信地其船九兵二百四十八與饒宜屬高州海防同知於是肇慶海防館所屬止船二十六隻官兵七百四十九人中哨船五隻兵一百五十二人守北津港分哨南津等港左司左哨船八隻兵二百一十人信地東自大灣迤西至馬柵石每月東與廣海遊兵會於海朗西與左司右哨會於馬

柵石左司右哨船七隻捕兵二百人信地東自馬柵石迤西至菩杯山每月東與左司左哨會馬柵石西與右司左哨會菩杯山右司左哨船六隻兵一百六十人與高州海防所屬船二隻兵五十人為一哨信地東自雙魚角菩杯山西至蓮頭角每月東與左司右哨會菩杯山西與右司右哨會蓮頭角右司右哨船七隻兵一百九十五人信地東自蓮頭角西至暗鏡山每月東與右司左哨會蓮頭角西與白鵝門寨兵船會暗鏡山則高州海防所屬者也各哨雖有信地仍哨外洋會哨兵備道給有簿所彙結報



廣東中

備錄

韶州府

鎮三翁源之鎮曰三華在三華鎮下隆慶壬申南
薄領英德之鎮曰清溪在清溪巡司上成化中巡檢
新化曰滄光在縣西一百里滄溪縣廢址洪武中
宿至則居民據鎮

堡八曲江之堡曰上道曰白沙曰總舖曰鮮溪曰黃金
已上七堡俱仁化之堡曰高岡在縣東北曰石塘在縣西四十里
曰繁華在縣東五十里
營四十三曲江之營曰中堂曰蘇渡曰亂石曰魚標曰磨刀曰白
茫曰葉水曰黃茅曰烏石曰高橋曰小坑曰連環曰大嶺曰白土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 廣東中

在城南五十里曰蒙濠在縣北曰官村仁化之營曰平安在縣東北
溪乳源之營曰白花在縣北一百八英德之營曰金皂口曰虎尾
在縣前營下正德八年通判何正三營并編大江曰殺雞坑曰
流寨在懷義都近曰鹿子磯曰黃寨當清遠徑寇出入之路曰沙
口埠在縣下曰三板灘在清遠曰望夫岡在縣東曰石尾曰塘角
口巡司下正德三年食曰猛田在縣東曰朱岡在縣東曰正德
跌牛石在縣中曰黎岡在縣東曰太平在縣東曰鬼
子在縣西曰縣前在縣南曰波羅坑在縣南

寨六曲江之寨曰鷄冠在縣北曰古羊在縣北曰老龍在縣北
上堂在縣北三乳源之寨曰天德在縣東曰石門在縣東
此翁源之寨曰麻砂在縣東一名礮石寨

關二乳源之關曰風門在縣南曰小梅在縣西曰龍山口在縣
隘三十一樂昌之隘曰黃土嶺在縣東三十里路通曰龍山口在縣
通桂陽縣在縣南三十里路通曰象牙山曰塘口在縣西一百
里曰九牛嶺在縣南五十里仁化之隘曰風門曰赤石在縣
十里平曰七里在縣南六十里長江在縣北七十
里康乳源之隘曰分水曰在縣南一百曰平頭在縣南曰黃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 廣東中

金洞在縣南曰月坪杉木角在縣南曰高車嶺在縣西一百
曰平在縣南梅花嶺在縣南翁源之隘曰桂丫山曰南北嶺在縣北一百八
曰東挑嶺在縣南一百二十曰銀場在縣南一百五十曰冬水嶺曰
佛子凹在縣南一百曰道姑嶺曰甲子在縣南以上八隘俱近江西龍南
惠州河源南雄曰梅花在縣南通河源縣一百二十曰畫眉在縣南
一百九十里曰九曲在縣南一百二十曰太平在縣南江英德之隘
曰攬坑在縣南
阮治銅岡銀場在縣南元嘉祥縣宋末廢大富鉛場在縣南一百二
十里懷德都宋元祐元年置大湖鉛場在縣南一百四十里長
宋鉛場故廢宋元祐元年置大湖鉛場在縣南一百四十里長
利小開陽里鐵場在縣南宋元祐元年置後廢梯子嶺錫場在縣南

在嶺南每株錫流水傷稼
歷代隨開隨禁

南雄府

堡五保昌之堡曰脩仁 始興之堡曰界灘 曰斜潭 曰江口

曰水口

隘二十保昌之隘曰平田凹 曰不勞石 曰南畝 曰葉田等

六口子 曰紅梅 曰北坑村子口 曰百步 曰芋頭嶺 曰

趙坑口子 曰百順 曰林溪石閣塘源三口子 曰冬瓜 曰

紅地村子 始興之隘曰沙田 曰猪子狹 曰花腰石 曰

河溪廟 曰桂丫山 曰凉口 曰楊子坑

惠州府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八册 廣東中

上

鎮五 河源之鎮曰回龍 北四十里 平地 永順都 長樂之鎮曰南

安 南九 曰鑑興 南五 永安之鎮曰中鎮

堡一 河源之堡曰石城 在古城 嘉靖二十一年

營二十七 歸善之營曰觀設岡 在清三十二年 歸善之營曰大星港口 今

曰西涌 廢曰鬱頭 廢曰盤負 廢曰乾溪 廢曰碧甲 廢曰博羅之營曰

橋子舖 曰南坑 曰橋子頭 三營地方俱界龍門第六十七等七嘉靖

曰橫柳潭 海豐之營曰油坑 在石塘 曰河田 今曰赤岡 惠來連

界南離海三十里 北深 曰射道山 在縣南二十里 曰湖東 興白魚

尾澳 曰南沙 曰南寧 曰長沙 即龍江浦一名長沙港口 曰石

山 曰大德 海曰大磨 和平之營曰東 營觀側曰南營 南門外俱

倉事施儒

建 曰西營 西門 曰北營 北門 曰中軍 兵備道前俱倉事

寨十四 歸善之寨曰富沙園 縣東轉野數十里 南臨江北阻金

引兵環而攻之 曰周徑 縣城東南延袤數十里 中有腰田其外岡阜

數日乃克 曰北口 抵橫江口 接大嶺 路皆險峻 山石曲折 下流瀾水 曰船澳

舊常屯兵于此 以援郡城

現故 河源之寨曰三王 南四里 元末寇起 長樂之砦曰天柱 縣南

里其上 曰高明 南五十里 何真於此禦之 興寧之寨曰茅岡 東南

容千人 曰龍母 西十里 曰楊塘 西十里 曰留塘 西十里 曰和山 在

里 曰龍母 西十里 曰楊塘 西十里 曰留塘 西十里 曰和山 在

曰羅英 拒敵之所 照舊塘和山其險可據 曰武婆 五代時縣城武

姓者圍合 鄉落聚城自衛

又稱武婆城

閩三 河源之閩曰紅硃閩 曰佛跡潭 曰塔下 三閩在縣治南延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八册 廣東中

通揚興寧二縣曰榕樹竹諸處及隔善程二縣曰平塘曰
董源塘曰大荊曰筠竹嶺去車塘十里以安遠興寧縣多出漢
曰曾田曰梅林在塘湖通海豐及奉縣綿洋曰黃沙下通黃龍
溪左通海豐右通海豐曰赤竹遷曰隘頭嶺在通九里下通通善
右通中鎮大遷地方曰赤竹遷曰隘頭嶺在通九里下通通善
曰滑石遷在通九里下通通善
本縣洋留沙諸嶺曰鷺嶺嶺在通九里下通通善
餘里通海林黃沙諸嶺曰鷺嶺嶺在通九里下通通善
興寧之隘曰四都東四十里曰大坪西北六十里曰遷心里五十里
筠竹嶺西二里曰水口東南四里曰龍歸嶺在通九里下通通善
邑界汀龍嶺于即東北隔山城分主勢居懸危迤北九十里大望
山隘界連九縣山高地廣盡城奔竄於此官軍急難撲滅
永安之隘曰解沙遷在通九里下通通善
永安之隘曰芙蓉遷在通九里下通通善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八 廣東

五

都曰火戴遷在通九里下通通善
青草湖在通九里下通通善
峰嶺十八 歸善之烽嶺曰大星嶺曰竹山嶺曰潭州角曰西涌
嶺曰岩甲嶺以上平海豐之烽嶺曰牛鼻曰麗江山曰麗江門曰
平安曰新遷曰小漠方海冠出及之區曰甲子港曰青山曰娘
岡曰銀瓶山曰白沙湖曰大唐山曰東坑山在通九里下通通善
海四 歸善之澳曰大星海所曰潤娘山在通九里下通通善
威城船數百艘嘉靖三十一年海豐之澳曰海豐所曰甲子門
潮州府
鎮五海陽之鎮曰北閩在縣東南潮陽之鎮曰興安在縣治其曰

大場曰夏嶺曰新港以上俱在縣
堡三海陽之堡曰潘田在縣西一百二十里一饒平之堡曰竹林在縣大埔之
堡曰烏槎營在縣西
營四府營曰教場軍門外揭陽之營曰獅子田在縣程鄉之營曰北
營門外平遠之營曰石鎮一百里
寨一曰柘林在縣西一百里
隘五十六海陽之隘曰新閩在縣龍曰萬里橋在縣大埔曰湯田在縣豐
洋在縣潮陽之隘曰北閩在縣北曰河溪在縣北二曰門關在縣北
曰河渡門在縣揭陽之隘曰桃山在縣東曰官溪在縣南曰藍田在縣
曰霖曰程鄉之隘曰上井在縣南曰松源在縣南曰馬頭三國
天下郡國利病書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八 廣東

六

曰腰古在縣北曰圓子曰山徑在縣饒平之隘曰魚村曰小榕在縣東
南曰九村曰嶺脚在縣東曰黃岡曰黃山坑大埔之隘曰虎頭砂
在縣北曰平砂在縣北曰長窖在縣東曰箭竹凹在縣東曰大麻在縣西
那口在縣北曰鴉鵲坪在縣南曰官村在縣南曰天門嶺在縣南曰楓朗在縣
南曰白猴在縣南惠來之隘曰武寧陽在縣南曰大陂在縣南平遠之隘曰
石鎮村在縣南曰九曲在縣南曰崆頭障在縣南曰俞田在縣南普寧
之隘曰北閩在縣南曰南閩在縣南澄海之隘曰冠隴曰鮑浦曰南洋
曰烏汀背 論曰潮郡十縣皆阻山帶海而最為險害者程鄉
之徑饒平惠來澄海之澳港平遠之隘山峒慈巒海濤噴薄或連
閩越或通廣惠瓊崖及外夷之屬號為水國最霸勝夫山川之氣

-5

人

史 172—525

行鹽地方廣商從法道領引到收等場照引義道買鹽若干
難謂之南鹽橋商領給軍門大票到東界等場買鹽總管橋官瑞
紳上橋領戶部引日至三河接賣汀商辦過賴州未貼等府瑞
金會昌石城等七縣從東而下謂之汀鹽二路合賣自正德四
年起各定地方嘉靖四十五年廣商侵賣過界賴鹽路塞隆慶二
年又開至萬曆十一年復塞路塞餉增是以十四年以後尚有積
餉在庫一萬五千兩而末上鹽者商民之困至此極矣
準頭菜鹽據下海陽寺七縣準頭免因商外環民告餉二千兩後
的存一千兩賣金橋商既納每季餉二百五十兩每小班納二十
五兩餉通百兩均納區輪二十兩領示鎮準發賣
龍川和平鹽餉二縣餘無呂餉萬曆十八年因廣商射利告納餉
爭賣惠潮通從二縣民議額食潮鹽新令潮商代納又增餉銀二
百一十一兩六錢八分義興冬二季通解
衛鹽道所轄儒學并諸職衙門所用細鹽從百兩上橋
街鹽道所轄儒學并諸職衙門所用細鹽從百兩上橋

昌隆陽電山海信防圖說

陽電地方北枕山南面海東接廣肇而通雷廉巖嶺而二郡之咽喉也
水陸通絕不下二十里粵督祖制伸電一衛以又陽江海關雙魚寧川
四折寄附于遼海又設新興陽春信宜高州石城五府寄附於遼山水
陸大牙相制有司從中協守亦一尉一史之意哉而世之至今日僅存
其各試試信陸信北自新興信村兵營接應旋接安界起東自恩平官
未達接新會信界起恩平官營而西抵石城之高嶺營與雷廉接界止
即洞連樂善隆善壽計程一千二百餘里設有恩平陽電高州吳川肆
兵營分佈信防機險扼此則陸信之大略也以水信言之東則自廣
海寨芒州接界起而西自鶴寨嶺州交界止江水淪海船益出沒計汎
凡八百里設有海關雙魚限門逆頭肆水寨到縣分守扼要哨防此則

海防之大略也泰海廣則險易地廣則險象已迫平兵頭日陷餉額日
耗將領日減軍額日缺規制如如而逃類聚人資易所謂指臂使而
首尾應者則茫乎未之謀也

榮屬山海關說

榮屬自新興而下輪望荒僻墾以家巷北自於村兵營起至石井營而
抵恩平縣則百二十里來自官未達至結東營而抵恩平則八十里地
當新會新寧之交山賊肆出標掠非嚴兵防禦地可無憂枕之關若焉
內倉亦開平寧處肩寧會而枕封慶尤索捕連逃賊數邑陷壞上舉陷
發難開平北顧從官兵七十餘處而去縣治則九十里矣議者謂恩陽
守備秋冬應移劉子恩平並無見哉疎平而營而東至連勝稍涉而南
至長寧凡百二十里而抵陽江縣自縣而南六十里則有海股寨商費

補缺屋宇是羅越港門而屋稅城是為北津樞氏此所謂大要也日
寨而東二十里則有海關所去陽江佳五十里有聲呼及可通第所城
欲懸積與耕氏作奸細義和南陽之不可開非農物本之全無以
成海上林濟之用也雖陽江而門詳善營虛麻橋黃相地集安高顧
平聖而西上水盛則老陽電兵營矣由大城至儒商則為電如縣界矣
由儒商轉新而東上五十里又為陽江之雙魚寨而所城在焉去陽江
一百二十里去電白八十餘里平百餘里能一呼而即至故是在當事
者為分要務務令營寨合防軍兵火提密陸可論平據而據海可恃焉
長城笑

海關寨所圖說

據海關兵冊現在官兵計百五十四員名戰船一十二隻東接廣海西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冊 廣東

十一

粵雙魚林船組條惟據上游屹然一天我第本港內通陽江陽春等
處商賈蜂集奸究生港中難設有先城一設有稅臺三港門津要
似可資控守但港外無臺可振勢既微難由港門而越稅城即北津樞
氏環居其地此輩應服未化泉氣猶存加以滑溜出海捕魚為生若連
刺若接濟者勾引水可任其必無也現于土完稅散于杆網漁軍中者於
子復從而募之裁今協總詳三才任事方斯應中嚴禁令凡漁舟出入
關性暮近不許進退還致聞蒙際此為林時之第一要著若今寨去
縣城三十里去於城二十里所去縣城則五十餘里所軍弱不第支而
稅軍少可用一值汛期發發海關陸哨官兵為之特角應義旅懸者
不至為派注耳

雙魚寨所圖說

雙魚寨設有寨城一座由道參汛分署及署署有哨兵于陰之制亦
云要矣兵船一十二隻官兵四百四十四員名左哨派守雙魚港內通
雙魚所城港內而山對峙稅臺三座設有東山官兵據險而賊未敢半
犯也去寨八里則有雙魚所城離陽江縣一百二十里離電白縣九十
餘里救援遠難實為邊海孤城外洋勢難遠控覺察責在陸軍每歲春
汛除督發雙魚一哨官兵外又例調東而西山各營兵協守所城并一
帶海岸若冬汛則止雙魚一哨度應故第矣在哨派守雙魚港與海關
寨接界港內通鐵哥嶺五餘里則至太平驛防奸詳盜未可刻疎元龍
高山風勢險峻山勢延綿路通雙魚信海村究窺同疎防常第客船藏
盜出入相應嚴飭海關會同分防毋以一港為泰也可

高要山海關說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冊 廣東

十二

自修州分界電色借據于是有陽電營官兵接防自大羅底寨總等營
守地當要衝時開利據廣營而面至更蓋及麻西營凡一百二十里而
抵電白縣南有連頭海而在焉港門連開非他處可比也自電城而出
為石屋嶺竹夾溪川之那連等營而上上廣凡一百五十里而抵吳川
縣去縣南二十五里則為限港則設有稅臺新營設有成平乃吳川
一哨官兵為之分防也本港西通並字及臨陳廣皆盜賊聚聚之區又
自電城之富石屋若藤營而五平甫北入高州新築營而抵高州府城
乃陽電實兵信地一百三十里也高州而北由往還營至淋水營凡八
十里抵宜錄則與廣西之特白陸川為界與臨藤縣居天隔設防
惟以不疎不擾為善策焉高州而南自臨回恩轉本等營接陽電兵防
而西入化州再展兵營而至高廣凡一百三十里而抵石城縣深菁叢

林對虎寨穴中廉斥後不免而賊之樹實自此而下三十里為太安
中火又而五十五里為山堡皆常州交臂之地也分至同縣每致
疎虞者南北之廉州三丁那網等處以至息安生官橋紅廟一帶地方
原有高州官兵一哨守之近日又移別處過入他之而賊笑視而論
之高而而拉濟溪北負重著故大小放難運顧亦水限門海陸皆高涼
之屬焉其新與恩平府城信宜陽春諸邑則高涼之門戶也

連類港海國說

連類港近在電白縣城之南設有砲臺三座藏船一十七隻官兵分防
信海來接雙魚而界限門二百餘里左右則山摩港南信右方則以赤
水港為信右分領兵船五隻而把總官則領兵船七隻則守連類三港
之中蓋以連類港門連勝焉可虞也然砲臺雖設惟可虛張聲勢無能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 廣東中

十四

及連類港外海汊如大小登錫山皆屬青州皆環對城南鄰海洋之
最險者該署督署集港港故法年故步廣備電城一重之藩籬是矣然
而水深港闊木易用力且言之易行之難行于有事之日易行于無事
之日難為目前計惟應練兵習水戰勤有探報汛防多積糧使上
兵不敢私家乘其不敵登岸更整備快艦巡邏必迫有警必應何惟視
小魏公處之竟武今忽路大船止存陸路一更七船二隻其餘盡改入
就艘船小船矣原其將大改小之意亦欲以得備代風清提子進無年
此可為勝于累海波平浪靜之虞非可施于汪洋萬頃長字袖手之虞
也且今寨凡有窺犯必係廣料船艦大船林棚高至二三丈艘船小
勢不及三之一雖仰而為等之或坐于海船大風莫過堪堪現而現在
所存者僅一十四門尚不及海雙二寨一船之數計非增造五六十門

不可議者欲知本寨官兵之難以備料價賊難制賊不堪合賊聞也再
查本寨官捕兵額四百四十員名而總額不捕虛伍充數者其半
即見伍捕兵皆捕屯土人詭習慣不與風虎而窮於不堪既屬其意
歸家懷恨訊字錄之不可勝錄今欲一兵得一兵之費用非廣廣廣習
水之客兵不可也若夫岸賊則有富主海賊則有德德濟在電白海濱如
連類白蕉南海山摩等村之民等以捕魚為業中有一等奸民凡遇有
賊在海便輕身投入詐擒被擄使家屬告果假為勒贖張本公然多運
酒精與賊交通使官兵不敢盤詰數條升本粵虎為倭勾連匪國習為
固然惡非五日不此所能徹底破降已故以告後之君子

限門寨海國說

限門之要害而與夫時取口水淺居由為必使潮漲舟船放轉數回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 廣東中

十四

如後連類港防官兵四百四十員名藏船一十七隻以八隻派守本
港上接連類下至限門六口東而錯置砲臺四座內連勝吳川縣城
以及海陳塘築并化州高州一帶港門離縣治僅三十里每歲三四間
則購販糧數百人如風雨之驟五人非上著奸偽易誘司是港者塞前
枝斷視之如敵至可也右省領船僅九隻設防新門接連白鵝寨信海
北港去吳川縣九十里內通石城之羅家港奸究不時竊發外海尤極
汪洋設有一官充宜慎選可令圖兄之庸材領營之積習充之執大帥
本寨提限門之險扼視之之要火砲未易窺犯地內港導引察外海情
形是在得人而已矣

石城所山海國說

本所建石城縣治洪武年間奉調雷州衛法千戶野官軍鎮守以邑在

山同間接接鎮城踏據居且使希鋒鋒商賈微遠為四鄰之通衢故也城之北雄據遠達于山巔東百里抵化州西百里抵鬱安所南七十里抵遂溪北一百二十里抵廣西之博白縣東北九十里抵陸川縣東南一百五十里抵吳川縣西北一百五十里抵廣西之舊林曹村西北百餘里抵嘉民所所附陸軍軍以隔番相拒法日處故使城守空虛故西城時以突據截寨圍圍查東北六十里有日三合堡者地接博白陸川之邊界極係盜賊更番騷動官設防守嚴設禦回邊致乘暇掠虎藏無寧日非仍建堡兵無以杜喝張已其正而六十里曰橫山堡當康路之衝邊谷叢林近亡特為洲海又而一百二十里曰吳浦墩近博白縣之邊界極係通處地方上賊據之出刻此皆西陽原守之險要亦有原守之軍兵聚實而整頓之則石城之勢珍固矣此外若東南之

未下即國利病書

第十八冊 廣東中

十五

梁家灘乘連遠廣商船灣為縣南之邊候司近枕連地尤劇盜獲奪之地同及之

寧川所山海圖說

寧川所即附寧川縣東南兩海而北莫山縣城南去二十里有海門海濱有沙礫兩行日外連內凡二十餘里戰若舍舟登岸步抵芒芒險疎所僅五里斯耳縣之有鹽曰梅嶺生高蘆蕩米穀魚鹽板木器具等皆取販于此商人駕白船春來秋去以貨易米動以千百計故此城之當處甲于兩廣乎查城之番巡而屬圍入犯也計今所見在陸軍屯駐即內者僅二百八十餘名鵲形鵲狀何足為有然惟合限門為截案鵲海港之便風水陸交防軍民協力枕者處有悖乎

信宜所山海圖說

信宜所附縣同城設居焉山連近羅旁界連西粵營林北流寧州縣界溪橋各處難獲據據林軍署之開軒從使烏旗僅三百餘破城中荷白挺鎗不堪守無回戰矣故近日奉到兩賊營兵之力居多據正統九年間多設官兵五百九十餘名給官田米伍百七十餘石以餉之居以資捍圍行以應機調未嘗不費一聯今逃亡故絕僅存者皆亡命之流其其開府兵根一二託者又有米或夜鎖之虞然使機營駐其通匪恨心已終不可化裁備更於懷鄉北流之界特設兵一校北軍信宜之海衛面杜石城之故援外能復獲之宛同因杜奸究之可結是在縣所文武協力共圖之耳

海關雙魚連頭限門四塞圖說

水汛東自廣海塞起而至白場塞界止今計四塞為程共八百餘里

未下即國利病書

第十八冊 廣東中

十六

海關成難難獨列而所守者不徒在險而在要焉西塞情形業各指其概矣今更余而論之電白連頭為最衝吳川限門次之陽江海關次之雙魚又次之信地中惟島嶼山嶺賊船潛泊如上有海關則有根據大洪海陸戰時其若雙魚連頭則有獨州青州大小黃樓政臨山下而限門則有新門三合寓州廣州等處皆可到船賊每身校其中窺伺貨艘往來即而輪裝則掠之事以故陽密特設一參將居中調度儼不暇中虞各寨紀有務全兵不離汛更巡備整整快船數隻多設機槍現而精選精銳清善操操諸技統之自於共五六十名一遇賊警即飛駕出洋衝鋒追截而各兵船度令力夾攻之賊未有不破應就輪者固勢難必矣查其在康嘉之好領乎

恩平陽電高州吳川四營圖說

六信四營官兵分防兩都營陸通計一千二百餘里法曰無所不分則倫無所不寡今每營多者一隊少者止三四名以之當半勢孤援之賊來不能禦去不能追徐隔其後而已矣然一二小醜在在有之未可以望發食也余念思平之來如規同官來遠一帶北如田心樓這一帶與與新會新寧諸城以羅漢山為要穴官兵在賊界窮追相與詳請府分撥糧下精勇官兵百有七則東路之東地適有警報統戰歸集連與連一鼓成擒矣其在陽電之大墟蘇總等營一帶沿通陽春百之大山盜賊潛踪伏劫由這口其聚聚糾集則團剿龍高山其散散半為入山襲獲接濟者則附近之土人也此應責成陽江縣展行保甲杜塞盜藪而又于太平等處屯兵百名北可扼百之山這之出入而可斷龍高山之元氣矣此外如分營置防戰小龍而張毅獲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 廣東中 十七

火如高州營友和吳川營幕布已周毋各道

神電衛所官軍團說

國初開即設衛立縣置所今陸海而大牙相制有深意存焉平日又軍衛廢弛至于今而故墟極矣金神電一衛原額其軍四千八百餘名僅六百六十有五高州陽江等所各所一千一百或二百名僅存一百五十或二百餘最多者亦不過三百莫可完結矣今以連海伍衛所言之海關雙魚衛守一隅防禦情形已載二審團說至于神電陽江寧川皆附縣城項關馬工所軍糧亦百結無幾已見神電衛所蒙在色光名存是缺甚則子吟覽其報米印官莫敢誰何故敢窮年歲無極耗充腹上下欺蒙三尺不接可謂非每筆之款乎其附山近者新與高當安道若高州附近郡城或可恃以無恐他如陽春周城之一所設在萬

山中高處白且三百餘里天臺等處尤完靖聚每從百之山這口出入肆行劫擄一遇官兵即走入百之內免脫矣其出而歸則皆圍剿于陽春之龍電山中也陽春報設官兵一哨有字格于有司不愛營將領度相應請撥標勁兵五十名扼駐太平關營即由提任順進至百足口則賊之歸路絕矣以上衛所皆附山連海廣表委臣當事者極力整刷何難漸奏壯寧而前人難之後人今日僕之明日可為長太息也

北津德民協總團說

北津即今海關舊港也先年海賊許思受德固全押往港口海岸且料其漁獲給其子許應舉以協總名色責以統馭德民協字北津原該年年將自造料船并漁船共十隻日兵二百名往守賊船漁海面口糧以出汛日起走收汛日止北澳漁船大海上係雙急暮信地賊船每拋刺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 廣東中 十八

其中故以習慣之德民字之通未德民官亦久不到汛海賊有無之情形亦無一具其報況成故事矣但德民一校善島號出八校官營宅若平地今其申廣責成今之備船練兵出洋守汛不時偵報一遵受撫之切議不則以地防梗令之罪無必發野心狼子庶不至以萬頃為三窟矣

正統六年九月廣東陽江守禦千戶所奏奉所上中下三防備所在海關里待有德民難於編設在於學度府陽江縣則有德民之說設法以編德民

高州府

營十一茂名之營三曰熱水在縣東一百里曰平鋪曰沙田在縣東六十里電白之營曰龍門在德化州之營曰善業曰水車廢石城之營曰馬鞍

曰高樓在縣北曰兩家灘在縣南曰龜子曰青平

堡九茂名之堡曰舊電在平山電白之堡曰獅子在德化州之堡曰三橋

即信宜之堡曰嶺底在縣東六十里曰忠堂在縣東化州之堡曰梁家

沙在縣東一百里石城之堡曰橫山在縣西四十里曰三合在縣東五十里

隘四茂名之隘曰桃洞開 電白之隘曰蕉林在縣南曰陀埔曰三

又開

廉州府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十九

諸崗 曰貼浪在縣東都思牙村黃令鑑為前長武傳馬後征其後子孫分守七崗至宋俱為長官司元世祖以崗長黃世華討賊功賜牌印至國朝洪武初始改為長官

曰時羅在縣南黃令鑑曰如昔在縣南都思勒村宋黃令德為前長武傳馬後征其後子孫分守七崗至宋俱為長官司元世祖以崗長黃世華討賊功賜牌印至國朝洪武初始改為長官

隘曰博是在縣南黃令鑑曰如昔在縣南都思勒村宋黃令德為前長武傳馬後征其後子孫分守七崗至宋俱為長官司元世祖以崗長黃世華討賊功賜牌印至國朝洪武初始改為長官

年英登廣納款乃歸一曰漸漂在縣南都思勒村宋黃令德為前長武傳馬後征其後子孫分守七崗至宋俱為長官司元世祖以崗長黃世華討賊功賜牌印至國朝洪武初始改為長官

思州人欲增稅而聚其子良臣仍據其地訓練精兵六百餘人雖時英復元聖謀之而其子良臣仍據其地訓練精兵六百餘人雖時

世守諸兵誅錫寺四崗始定今議以哨官防守其地不復任崗長

云曰鑑山在縣南黃令鑑曰如昔在縣南都思勒村宋黃令德為前長武傳馬後征其後子孫分守七崗至宋俱為長官司元世祖以崗長黃世華討賊功賜牌印至國朝洪武初始改為長官

司漢元武時有楊姓者以事奉主莊孫黃成始移守時羅其地今屬有司

樂間時羅崗長以事奉主莊孫黃成始移守時羅其地今屬有司

營三十一合浦之營曰北營在縣北曰新寨在縣東北五十里清

化間建土城在縣北曰山口在縣北石城界外與博白清頭至永寧城

陸湖在縣北曰黃運在縣北大光港曰木港在縣北三十里後設丹

曰城隍在縣北黃觀在縣北欽州之營曰黃土在縣北即舊防城營在時

復建改今名曰黃觀在縣北欽州之營曰黃土在縣北即舊防城營在時

港門曰平銀在縣北曰濟時在縣北曰大暮水在縣北曰羅浮

一十里河州村曰思勒在縣北運急由界外又於江平地界設思勒包

中二營各相應援包冲充廢後軍兵曰上扶龍在縣北大山橋廣西交

界曰白皮在縣北曰方家在縣北曰烟通在縣北龍門海口曰溢坑在縣北近

海曰陸眼在縣北以上俱廢靈山之營曰那墓在縣北博義鄉曰冊竹在縣北

天下郡國利病書

二十

百七十里曰山心在縣北曰管根在縣北曰格木在縣北曰格木

今改為公館曰譚家在縣北曰羊角在縣北曰羊角在縣北曰羊角

河主縣司于此正德間廢巡檢司亦運還舊所以以上俱廢

堡二靈山之堡曰石隆在縣北曰洪崖在縣北三十里

開三合浦之開曰東開在縣北欽州之開曰天板在縣北六十里

漁洪在縣北三合浦之隘曰新寨在縣北欽州之隘曰新寨

那蘇在縣北黃令鑑曰如昔在縣北都思勒村宋黃令德為前長武傳馬後征其後子孫分守七崗至宋俱為長官司元世祖以崗長黃世華討賊功賜牌印至國朝洪武初始改為長官

世守諸兵誅錫寺四崗始定今議以哨官防守其地不復任崗長

云曰鑑山在縣南黃令鑑曰如昔在縣南都思勒村宋黃令德為前長武傳馬後征其後子孫分守七崗至宋俱為長官司元世祖以崗長黃世華討賊功賜牌印至國朝洪武初始改為長官

龍潭在縣南曰平鵠在縣南曰珠場在縣南曰珠場在縣南曰珠場

山、太學生禮昭擊之戰敗過害。成化元年秋八月乙卯大藤賊分寇陷廉州、食都御史韓雍達將削平之。三年冬十月流賊陷石康、知縣羅紳死之。十一月賊犯靈山、把總滕漢督兵追之、奪曰石康縣印。七年以石康縣併入合浦。時知府林錦具奏裁革。十六年食

15

事林錦征八寨諸賊募賊自天順以來因行劫錦泰調官
德三宰寨賊黃師苟稱寇僉事郭聚討平之自如寨劉煥撫之分位永平諸女撫之七年賊首廖
雲聚以三角徽調兵討之賊皆奔寨命總旗王葵千戶陳容以招撫誘之九擒六十餘人至是稍戢
公廣寇靈山合浦僉事李志剛誘而擒之公廣占耕民田不輸賦
錢日孟作孽志剛聞軍門以計擒之八年秋八月安南入寇欽州百戶謝惠帥
兵往禦敗於淡水灣死之時官軍僅滿百而賊兵多於我惠不量
不以十一年冬十月交賊寇西盤場指揮范鐸擊敗之十四
年秋八月交賊入寇舟至方家港欽州千戶趙瑾擊敗之嘉靖
十年冬十二月賊劫靈山縣屠監生莫如勤率兵擒之先是八年
者四未有得賊要領者至是踰城而入殺巡捕百戶邵從及民七人攻開長春門而去劫率軍使尾之至永淳縣獲賊杜德勝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之六 廣東中

二十四

子流率舟師擁衆至欽州詐稱宏漢已卒以迎渠正中嗣位為名
圖城劫聚殺傷官兵投督侍郎歐陽必進請改福建指揮俞大猷
於廣東都司督調洪達士兵一萬崇之生擒范子流俘斬一
千一百名縶子集衆風塵走既而宏漢擒斬之並首軍門

四

十年春三月海寇至大石屯登岸逼近郊知府熊瑞率官兵禦之
賊衆潮走四十四年冬海寇吳平叔畧入廉州界泰將湯克寬
都指揮傅應嘉率舟師追之四十五年春二月師次龍門追及
於交趾破之萬曆四年海北兵備趙可懷上水利議未果行其
曰廉州轄州一縣二東一百餘里所廣而博白地插入合浦之間
廣東開建縣雖屬實轄梧之接壤臣以開建宜轄於梧而博白宜
劃於廉然以博屬廉所獨廣之利也博屬三桂陸行六七里至合
僅二日由桂通流至博計十餘里廣至博三桂陸行六七里至合
浦至石城思安中間博白之界數十里奸民煽聚伏路截境擾商
詭聲心官司捕緝不能越境其梗逼之害又如博白人比合浦
枕飾自稱廉人偏乞一赴境無涉詰問扶私仇以報援邇上司以

主

多連傳以備公六十無一微所食多於合浦合浦所產魚蝦
陶治皆傳自博史以是羅為利數以魚鹽為壘斷若為之應
此和代於 冬十一月倭寇攻永安所城指揮張本守之遂及海
川營新寮開海兵倫會事督兵禦之勢益猖獗殺狼目常其官軍
不能制 十二月副總兵張元勳追倭賊於廣州香草江大破之
七年靈山縣石塘狼賊黃璋弟羅和尙構黨作亂海北兵備倉
事能惟學以推官劉子麒率兵討之為賊所獲知府周宗武移檄
諭之乃還遂孟兵劉擒羅和尙黃璋弟陷死 八年賊黨輩雲明
就擒先是對氏審經仇計往和必未獲仇乃率衆斷其歸路官
令守石塘等處山防實得專提調地方職是以 是歲設山防通
判一員築城開市協守指揮一員 十年八月烏先那思登民盜

天下和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冊 廣東中 二十五

珠永安所千戶田治督軍捕之戰死海北分巡兵備薛夢當勤平
之 二十一年夷人莫登謀為黎氏所逐擄其妻僕來奔欽州知
州董廷欽納之後潛遁他境 三十五年冬十二月二十七日文
趾賊突陷欽州城廉州指揮當弘謨將兵禦之雷廉副總兵楊應
春兵及欽州而還瀾州遊擊張繼糾自永安發兵次葛麻山不進
交趾賊首當捕實索小舟百餘乘至數千人從龍門入州城遂陷
百戶呂朝烟往走吏目吳然被獲通擄學正李嘉諭罵賊而死楊
應春但兵 三十六年正月夷賊復侵欽州圍其城同知曾遇指
揮當弘謨力保孤城有數十人望城指畫者謨引兵射殺之賊退
二十八日夷賊復陷中軍祝國泰百戶孔格禦於龍門大戰死
之哨官朱子連戰於南屯之朱家巷死之是時守龍門哨百戶孔

泰年母師裁其歸路是夜霧氣黑賊官兵以銳砲擊之賊死傷
及天明賊見我師船少休兵無援兵賊四面繞迫攻打久石俱盡
二將皆死哨官朱子連 勅總督兩廣都史戴燾嚴督安南都統
使黎維新併兵討賊三月令遊擊田 押廣肇中營標兵併守東
西二山兵創廣州府遠副總兵楊應春諸河州路者屯兵營地及
進兵去處歷四尚地方撫商民募嚮導得兵九千人秋九月命總
兵官孔憲卿行征夷將軍事以海南兵備副使蔡夢說監軍進兵
勦賊帶當海北兵巡道分守右布政使林梓留守欽州推官李
隨軍紀功莫知所之兵船分四路大海無踪乃還
三十七年十月交南寇來 崇禎五年五月流賊數百劫西場
四十里而遠送官 八年四月海寇平 海寇劉香流毒三省猖獗
兵至而賊遁矣 七葉致惠潮守巡道二番

天下和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冊 廣東中 二十六

將登舟扶臂都御史熊倬示招撫以緩其勢密檄福建五虎總兵
鄭芝龍會勦賊船賊船雖死戰芝龍奮力一鼓殲之餘黨悉平
九年三月流賊百餘劫那隆 注十二
諸商附
貼浪高在貼浪都思村宋高長官司黃令鑑為高主其孫黃世
國初收羅 時羅高在時羅都宋以黃令鑑為高主國初收羅
為高主 時羅高在時羅都宋以黃令鑑為高主國初收羅
在當界連檢司軍馬接征交趾有賊賊守欽縣二界者時休尚
思勒高在當界連檢司軍馬接征交趾有賊賊守欽縣二界者時休尚
蘇 丫葛高在當界連檢司軍馬接征交趾有賊賊守欽縣二界者時休尚
浙康高在當界連檢司軍馬接征交趾有賊賊守欽縣二界者時休尚
前在如昔都羅浮村宋以黃令鑑為高主國初收羅為 古林

商在縣東南宋以黃令移為商主國初收印羅為商長官便其
武開故如昔是檢司食其民為古安宜後開令黃金廣等領商丁
與子兵備守易開而金廣等遂以漸廢羅浮之舊古縣因并
於大連以如昔巡邏檢司九十九村延袤二百餘里以佛道巡司
鎮守如州林布元諸選我優費之地時連都指揮王相指揮劉
不獨已為立石定界明刻為畫定疆界而矣信巨湖滿許橫生於
應以三岐江為界古森以古森江為界要國當時季性之非人而
公海最後敗重公移為鎮於左後或有考見於斯云

燕瀕海地卑土薄故陽燠之氣常泄陰濕之氣常盛陽泄故四時
常花三冬不雪一歲之間暑熱過半窮臘久晴或至挫有故人氣
多上壅膚多汗出腠理不密陰盛故晨夕霧昏夏雨淫夏連陰
雨即復凄寒水服器用皆生白膜故人類多中濕間發流毒目或
手足怪作瘰癧而不痛醫以流汞藥攻之不效俗謂之走馬脂
神或新發瘰癧以燈火曝之或男女交子人澤穴即消然得
能行氣故也陰陽之氣既偏而相搏故一日之內氣候屢更晝
則多燠夜則多寒燕在宋徙今治而山川夷曠氣稍舒洩瘴癘絕
少欽州次之靈山又次之土著之人不聞有患者中原之人至者
獨以道里險遠征途日久或觸熱感寒飲食不服不節以時而霍亂
疝瘡之疾一歇即發霍亂吐瀉之疾多而旅旅之疾日日夜夜
皆腹手足炒盛一命以終於此令飲之大吐而愈事所謂青草月
日後甚飢方與食少不或果飲入口死矣
黃茅肌之毒要亦不善攝生者固有以取之該曰急脫急者勝似
服藥是固衛生者所宜知也
投荒雜錄云南方諸郡有颶風颶風者具四方之風也按燕地薄
海夏秋間颶風或一歲累發或間歲初起而東轉北而西而南或
起於西轉北而東而南皆必對時而後息特起之前海鳥群驚投
宿林木皆向南作翻轉之狀或海吼聲大震天脚有暈如虹俗呼
風連即前表錄謂之颶母或踰時即大作暴雨挾之撼聲如雷按
木飛瓦人不能行立馬牛不敢出牧是中州所無也

廉州府營 俱劉教場 海川營 清湖營 隔一江廣西博白縣分
 立一百里至高郵司三十里上 楊苗營 石康過去 城隍營 路
 城隍四十里下石康一百里 古立營 在府二百三十里萬安鄉
 五十里一路去古立石塘 古立營 在府二百三十里萬安鄉
 平司三十里下高仰司一百 北寨營 在武利林墟司二十里至
 里兵餉知府鄭抱素搭洽 欽州營 即教場 據外 縣
 銅路三十里古立北寨與梁博白與梁 欽州營 即教場 據外 縣
 蘇及新開 浙康營 管前民近交五十里防城之外 防城營 在時
 田近四尚 與邦民黃金濟爭田始立營 邪通營 在州西一百五十
 梁一都近 靈山營 石塘營 三廣西興業縣分界至永平 管
 上思州界

按營號雖多兵數或只一二隊蓋以哨官加把總名號便於屯守耳至於營地因時改移今皆不同者隨寇盜出沒生發之處扼要而設耳是以志古營并其地里子有以待後之考稽

古營 北營註曰北溪外嘉靖三十三年知府何衡建石橋以便往來

治東北食事林錦建各連交領官修葺

達藏父地懷各連交領官修葺

營里在府治東北今廢 黃運營去府治四十里廣 木港營在北

三十一里嘉靖十六年知府張岳以既

建竹管遂改為舖

石隆營在合浦縣歸德鄉通廣西龍山八寨

本鎮前發糧由汶之所最為地方咽喉成化六年金事

羅字

三

六年有善安南夷賊杜文莊伯舟馬雷下以規勸自官軍捕獲
 府張安始立營檄南衛旗軍五十名守之以禦動今安南事息
 應陸眼營在州水崇脚雖不時越境行劫嘉靖十五年水口相接
 希元中議立營檄官軍五十一名并編宣化雲山附近各民防守
 龍宣化縣二十名等百民一員領之修葺其營仍為前議檄上扶
 軍士召狼兵三黃觀營在州新立鄉狼兵九十名防
 十百戶領之
 在州舊提鄉狼兵七十名
 防守以陸眼營百戶燕統之八角營在州西鄉召狼兵一百二
 之
 那羅營在州西鄉召狼兵一百名防
 名防守以八角營總捕營在陸眼村新立寺鄉東跨寶山西南
 百戶兼統之
 以上六營俱嘉靖二十六年以南京嘉州二府推李繼哲一
 獨作寇中議軍門建二十餘歲于南寧廉州二府推李繼哲一
 調陸眼寺六營官兵哨守
 那蘇營在欽州如昔都苦尚長駐

١١٣

墩臺 川江墩府東南八十里 龍村墩府東南七十里 珠場
墩府東南七十 調阜墩府東七十 白龍墩府南七十里前
里珠場港口 黃粉村前 衙門今在此今運東寨川江村保官營下村
武力墩府南四十村 龍潭墩府南運卽龍潭寨 程徑墩府南五十
屋村 望子墩府南六十里高嶺之上 石子墩府南六十里
前 即寇頭嶺大海 安寧墩府城有兵無住扎之所 草頭墩府南
深路墩府南六十 十里獨江村前 高堡墩府城南三十 崩沙墩府南四十里
十里獨江村前 高堡墩府城南三十 崩沙墩府南四十里
對草頭墩前 高堡墩府城南三十 崩沙墩府南四十里
珊瑚墩府西二十五里過上洋鋪中火 白虎墩府南五十村前
第捍墩府西三十里 大樹墩府西四十里 鯢港墩府西五十里
上望見墩橋可達西場后嶺 那隆墩府西五十五里係西 葛蘇

墩新西村前里 新設墩 崇禎九年冬巡道張國經議建 烏

家鋪西賊常自馬頭 鴉涌村十五里 連塘村五里 西場

后嶺上 距西場五里 進牛嶺墩 界石城康之中 已上俱

合浦 舊志云按廣州 墩墩二十一所 曰安寧獨江即草頭墩

白沙龍村川江則知府張岳為安寧是也內安寧獨江高樓三墩

地方有警只係村夫防守即望子墩本鄉軍十名兼村夫

防守其餘各墩平時則募軍守之有警則村 茶山墩東南南

大倫守蓋邊海禦寇之地故左教李馬 金竹墩州西北三十

事安南故立有 青橋墩州西南三十 里水通交趾

大鹿墩州西交趾 小鹿墩處下 龔羅墩界以上俱廣

施家墩州南三 尖山墩州南 何家墩州東南 蘇藍墩州東

里十 烏雷墩州東南 以上五墩連年各 俱欽州地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之十八 廣東中 三十三

開隘 東開在府治東北城門樓一座曰鳳閣 天板閣在州

十餘里宣德間以本州十戶所 魚洪閣在州東二里宣德間建

之三 三開俱守備都指揮程瑞卿立弘治中州民胡真以索財為

民害呈辛 新寨開在府治東五十里成化六年 徐均隘在欽州那蘇東南

小徑人塞今廢 那隆隘在蘇東相去十餘里隘外即交趾

備倭 皇明洪武二十七年七月始命安陸侯吳傑永定張金寶

黃單欽仕武官桂廣東訓練沿海衛所官軍以備倭寇是時方有

天下鎮守凡二十一處廣東曰備倭巡視海道副使一員都指揮

一員衛指揮一員專管巡海總廣東巡視海道副使備倭都指揮

節制所轄永安欽州二所各所各官一員督管軍船三艘旗軍三

百名各分上下班出海巡哨以防倭寇

潤州遊擊 潤州在珠母海中當冠頭嶺之南約二百里每天將

陰雨輒望見之晴霽則各周圍七十里昔為寇穴萬曆六年移雷

州民耕住其地萬曆十八年設遊擊一員鎮之二十八年移于永

安所距潤州一日之程距廉州一百八十里之遠呼吸難通巡道

張國經議移駐于冠頭嶺俯瞰六池為廉門戶猶得臂指之用而

未果行

珠池 烏泥池至海指 海猪沙池至平江 平江池至獨攬沙

獨攬沙洲至楊梅池 楊梅池至青雲池 青雲池至斷望池

斷望池至烏泥池總計 按珠池之東漢唐無考自劉銀置司或

林或嚴近無定制洪武二十九年詔林而取回鎮守有傳館于廣

始令內官一員分鎮當廣正德其又取回鎮守有傳館于廣

始令內官一員分鎮當廣正德其又取回鎮守有傳館于廣

始令內官一員分鎮當廣正德其又取回鎮守有傳館于廣

始令內官一員分鎮當廣正德其又取回鎮守有傳館于廣

始令內官一員分鎮當廣正德其又取回鎮守有傳館于廣

始令內官一員分鎮當廣正德其又取回鎮守有傳館于廣

始令內官一員分鎮當廣正德其又取回鎮守有傳館于廣

始令內官一員分鎮當廣正德其又取回鎮守有傳館于廣

池十里守軍十一名 江 麓村寨 池十里守軍十一名 調埠寨 池十里守軍十一名
 楊十里守軍十一名 珠場寨 池十里守軍十一名 白沙寨 池十里守軍十一名 自川江至
 北俱近珠池不可插箭 白沙寨 池十里守軍十一名 楊梅池 池十里守軍十一名 武刀
 寨 池十里守軍十一名 楊梅池 池十里守軍十一名 本寨沙尾有箭五所俱在池不可插
 龍潭寨 池十里守軍十一名 青翠池 池十里守軍十一名 古里寨 池十里守軍十一名
 西場寨 池十里守軍十一名 二聖許守軍十一名 防盜取之患無法禁衛軍士即玩盜者有所期則得者不以
 開擇人而任 可不慎與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 廣東中
 三十五

銅柱攷 水經註楊子南裔異物志昔馬文淵積石為塔連于象
 浦建金標為南極之界林邑記建武十九年馬援植兩銅柱於象
 林南界與西屠國分漢南疆 晉地理志日南郡象林注今有銅
 柱漢立此為界金供稅 隋書大業元年劉方破林邑還馬援銅
 柱南八日至其國都刻石紀功 唐南蠻傳林邑南大浦有五銅
 柱山形若倚蓋西跨重岩東臨大海漢馬援所植也至明皇時詔
 何履光以兵定南詔取安寧城及益井復立馬援銅柱乃還柳文
 步南都護張舟復立銅柱 酉陽雜俎馬伏波壯還留遺矣十餘
 家居壽冷岸南而對銅柱悉姓馬自相婚姻至隋有三百餘戶交
 州以其流寓號曰馬流言語衣服尚與華同山川移易銅柱入海
 馬流人常識其處 馬德傳元和中以嶺南刺史遷安南都護康
 清不悅用儒術教其俗政事嘉美獠夷安之建二銅柱於漢故處
 鏡著唐德以名伏波之裔 五代史晉天福五年楚馬希範手羣
 童自謂伏波之後立銅柱于溪州即歷代史冊考之則伏波銅柱
 當植於交趾九真日南三郡之外所謂林邑界上者是已今分節
 嶺之銅柱已不可見惟指近岸海中積石若丘阜度日之不應表
 立漢界反在內地 按水經註言銅柱在林邑不言在欽江疑分
 節銅柱為總所植也 崇禎九年張國柱遣商官黃守仁查訪銅
 柱遠近形狀六屬月四稱無有到其地者有船浪老叟名黃朝會
 謂萬曆二十四年親至其地而見之其地果分兩邊而垂下分茅
 嶺去銅柱之所尚多一望之遠頗斜向交趾夷人年以土石培
 之今高不滿一丈見者皮骨多寒不敢近前其大不知幾許字之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 廣東中
 三十六

有無志不得知問其道徑所錄則曰自貼浪扶龍至板蒙一日板蒙至那蒙那來一日那來至觀狼動羅一日動羅至江那一日江那至北攬一日北攬至北登一日北登至新安一日新安至八尺石橋尚行八日方見分茅銅柱自過江板蒙起沿途俱夷地貼浪要十六日欽州要二十日方到守仁遂執筆記之以報是銅柱一耳未嘗有別銅柱也

運道遺跡 合浦大沈港有潮西通名九河江口有赤羊整蛋人取蟻于此又名赤蟻蟻父老相傳馬伏波征交趾時合浦由外海運糧至軍恒苦烏雷風濤之險及海寇攘奪之患遂以昏夜鑿白皮蜂腰之地以通糧船乃束羊於鼓係鈴於鳥翼之墩上以疑寇此河直通龍門七十二徑抵欽城其極鑿處約長七八里闊五六丈深三四丈其兩頭潮水尚通但中間木植交生耳此水一通寔欽廉舟楫之利嘉靖己亥太守張淨奉公與義民文通嘗親至其地踏勘欲疏鑿之不果予以為廉境之山由東迤邐而南直出海上海上曰冠頭嶺由西迤邐而南直出海外曰烏雷嶺今二山對峙相去可二十里古謂合浦為海門迤邐此耶誠華夷之疆域南徵之泥塞附海之邦所無者冠頭之東地亦蜂腰大潮必沒假令二地以不便舟楫之故皆可鑿之使通皆可不必踏外洋之險若為邊圉又遠計其無乃非先王設險守國之義耶設記諸此

入交三道 一由廉東白馬伏波以來水軍皆由之自欽州南大海揚帆一日至潯南岸即交州潮陽鎮也又云自廉州發舟師進都齊一由廣西至宋始開廣西路分三自憑祥州入者由鎮南關一日至文淵州自思明府入溫丘者過摩天嶺一日至思陵州自龍州入者一日至平西隘一由雲南至元始開雲南路分二由蒙自縣者徑蓮花灘入交之石龍由河陽隘者循泅江左岸十日至平原州然皆山逕難行張輔則錄憑祥沐晟則從蒙自以抵白鵲縣皆不循伏波故道復用夾攻之策故也

西南海道 嘉靖中知府饒岳訪得廣東海道自廉州冠頭嶺前

海發舟北風順利一二日可抵交之海東府若沿海岸行則烏雷嶺一日至白龍尾白龍尾二日至土山門又一日至萬寧州二日至廟山三日至海東府二日至往熟社有石堤陳氏所築過元兵者又一日至白藤江口過天察巡司南至安陽海口入南至多魚海口各有支港以入交州自白藤而入則經水旁東潮二縣至海陽府復經至靈縣過黃徑平灘等江其自安陽海口而入則經安陽縣至海陽府至黃徑寺江由南葉上洪之北境以入其自塗山而入則取古齋又取宜陽縣經安老縣之北至平河縣經南葉上洪之南境以入其自多魚海口而入則由安老縣明二縣至四岐邈洪江至快州經鹹子關以入多魚南為太平海口其路由太平新興二府亦經快州鹹子關口由富良江以入此海道之大畧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册 廣東中

三十九

也蓋自欽州天涯驛經豬尾港七站至若由萬寧抵支趾陸行止二百九十一里 宋設砦二處并砦在欽州西南控象鼻沙大水口入海通交州水路三村砦在欽州東南控室蛤灣至海口水路東南轉海至雷州通角場 欽州西南邊有水口六譚家水口黃標水口藏埔水口西陽水口大灣水口大亭水口

秦復屯田疏

林希元知州

為復屯田以省轉輸以足軍餉事照得本州官聚糧米原額二千九百二十八石六斗零除無徵停徵實在只有二千四百九十九石除解京師外發永豐倉以給本州官吏師生及所官軍俸糧只得二千八十石僅供半年之食尚欠糧一千八百石例撥外州縣以足之當其連歲踰年乃至官軍欠糧每四五月以為常按記稱無三年之積則國非其國今本州無半年之積豈可以為州哉臣始入州境陸行三日始抵州城見平原曠野高可種黍下可種稻皆為蕩服成田者十僅一二所種只水稻一種黍稷麻麥俱無其田半沒荒禾稻十不七八詢之耕民皆不棄不耘撒種於地仰成於天然猶畝收三四石蓋其地極膏腴也數歲力薄則易其瘠又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册 廣東中

四十

數歲而穫之故熟田常少荒田常多要皆土廣人稀之故也臣差官各處踏勘拋荒田土所近城郭去處則日往勘量已得田一百頃節蒙上司明文踏勘荒田招人承種給與牛種但本州僻處一方生意微薄少有流民其土居無糧人戶交怕差役甘於佃耕人田不肯承種官田以此無可耕種照得本州洪武年間設立屯田六十二頃坐落城東廂新立鄉靈山縣下東鄉等處撥欽州十戶所百戶二員領軍出種宣德年間始罷田歸有司給民耕種辦納糧差今重前項屯田民間開耕者固有廢為荒地者尚多現各處拋荒田土無數又不必原田之拘也但承種之人當議廢爾臣按屯田之法古今不同大要有三有兵旅久駐欲省轉輸之勞而屯種者漢武帝立屯田于墩煌趙克國屯田于涅中是也有因亂後

田荒而屯種者東晉之簡流民屯田于江西後魏魏州郡人戶十之一以為屯田是也有因軍餉不足而屯種者本朝撥各所衛之軍出野耕種是也本朝屯田之法今已廢壞軍民逃亡過半耕種之人多非本軍皆民承佃臣欲因今之法參用之古將勘過荒閑田地及廢棄未墾屯田招人耕種不拘軍餘客居及無粮人戶但願承田者悉與之人給田三十畝依欽州下則官田則例畝科米一斗七升一合該米五石一斗仍撥田十畝為高宅舍不科其稅十人為一甲有頭五甲為一屯有總一屯稻田一十五頃共田二十頃該米二百二十五石一屯設老人一名專理其事給田四十畝用酬其勞不征其稅五屯之田計一百八十畝督責耕種征收稅粮七老責之甲頭甲頭責之屯丁以本州判官掌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八 廣東中

四十一

之而德督于知州無半種者給与牛種今查得荒田一百頃八十畝可作五屯歲可得粮一千二百七十五石已招得軍餘朱鏞馮寧等六十人客居廖建章料記等六十人尚欠八十人方足四屯之田查得本州額設民快一百八十名除守庫守監守城追捕巡捕一百名可撥八十名於附近新立二鄉屯種以足四屯之數今春夏在田耕種秋成之後赴州操練及春復歸田耕種尚田一屯缺人耕種臣查得欽州千戶所歲撥軍一百名分上下班出海巡哨常在孟涌海口駐劄下班之軍月辦銀三錢以備該所公用臣欲于附近孟涌茶山水陸寺庵撥田二十頃令二軍朋種一分田隨班上下更迭耕種軍一百名可種田五十分以足一屯督耕徵粮俱如民屯之法主之備倭官本州亦得督責之一軍月減米五

斗軍一百名月減米五十石歲減米六百石屯粮減米二者通計一年可得粮一千八百七十五石如此則不待取撥於外官軍之食可足矣以軍餘客居無粮人戶屯田即東晉簡流民屯田于江西後魏魏州郡人戶十之一屯田之遺意也以哨軍屯田即唐府兵無事則耕有事則戰之遺意也以哨軍屯田即漢人屯田燉煌湟中且耕且戰之遺意也愚臣之法似若可行然此法也軍餘客戶則利軍官粮戶則不利民快則利官軍則不利何也各處荒田數多軍餘客戶欲種而不得一與之田人皆樂受政利軍官弗得餘丁差使粮戶不得多占荒田更考耕種故不利民快苦於雜差種田可以自逸而租易輸故利哨軍習於安逸今使耕田而又減糧故不利知其利害不為所挫則法行矣如蒙允臣所奏乞 勅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八 廣東中

四十二

該部行撫按衙門詳議舉行則轉輸可免軍餉可是一州之幸也

廣鹽課議

張應宿知州

管漢之七國共以濱海獨留鹽名山大川總為利藪欽廉之境瀕海者半而欽州之海濱曾無一灶煮鹽且州境西与北接據西粵其食鹽靡不仰給于廉其鹽船靡不取道于欽查得郡之鹽商其子母之貲僅以十計即有金者少于長蘆淮揚擅貲鉅萬者天淵也而視長蘆淮揚者利更饒更速不兩月可子母全收不必遠募商而中鹽者可輻輳獨其額課歸公家者什一而旁落者什五費用之孔多浸魚之手衆充邊餉者幾何而入私索者盈溢盡瘠下而上不肥天地自然之利國家竟不得盡賴其用也竊謂合浦之白皮寺虔潯海欽之潯海邊海即可產鹽欽之何獨不可產鹽計民力農隙儘多暇時計道里商運更無便益若無論其是否土著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冊 廣東中

四十三

是否竈丁令得沿海增竈儘力烹煮山野多薪不必如浙之計丁分草場也闢廣多商不必如淮揚長蘆盡大商巨賈也隨到隨中隨製隨放不必淹滯停留費時曠日也若然則斤鹵可盡為義田而課額足仰裨軍餉以欽之利供欽之費以欽之餉欽之兵不加賑而可加兵固足衛也不特此今鹽商自郡而至欽例先輸課于府旋又輸于州以額外夾帶者多而惧盤問又私輸于長整司徑幾多胥吏費幾多需索守幾多時日故官課一而私課三總之課也總之充餉也何不併歸一處照條鞭一體投櫃可省加耗之半庶解者應解應支銷者支銷在州猶在府也誠使裝載于斯投納于斯秤掣于斯不踰日隨可放行便商者多矣若此則於舊額之外量增以益餉彼之樂從也所裨於國家經費豈淺鮮哉言利

不稱善政然不病民不病商等子公私上下間塞旁滿之孔而豪多蓋寡無亦彼此兩利乎舍鹽於七而欲求加兵加餉是道旁之築舍終為說鈴畫餅而已此必不得之數也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冊 廣東中

四十四

富陽志畧 雷 郡潮汐與廣州畧同其壯盛悉視月之朔望為候一月之間再盈再虛如前月二十五六潮長至朔而盛初三而大盛後乃漸殺新舊相乘日進一日每歲八九月潮勢獨大夏至潮大於晝冬至潮大於夜此其大較也當地視廣元近海故潮輒先至海康東西之泉俱自澗谷而下至南渡與潮水合平時潮水利於田畝惟颶發則鹹潮逆起稼乃大傷故東洋田俱築堤岸以遏之遂溪之潮利害與海康同徐聞最近海但其地稍亢暴潮不能深入田園灌漑大半取資溪澗罕鹹鹵患其調黎東西潮亦互異調黎東每日兩潮而汝西一潮一汝調黎潮東咸而西滿那黃潮西咸而東滿凡春則水小不潮不汐者二三日冬不潮不汐者或五六日無常期大潮大汝謂之大水漁者集焉不潮不汝謂之小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八冊 廣東中

四十五

水漁不取鹽其渡鹽者亦視潮汐為進退潮吼而暴舟楫戒止矣雷之語云有官語即中州正音也士大夫及城市者能言之有東語亦有客語與漳潮大類三縣九所鄉落通談此有黎語即瓊崖臨高之音惟徐聞西鄉言之他鄉莫曉大抵音蓋角徵屬東而徵則南也當地畫東南音蓋本諸此耳東語已譯黎語蓋侏儻非正語其執齊之田有夏秋二米起於宋天禧四年頒示天下勸農稟官今所在州邑農出秋糧稟出夏稅其制遂定國初有農稟額今天下農民率裁稟麻木綿其不種者致之罰焉照桑株起科細絹父之分派於米又立河泊所以推漁利歲有常額其後逃絕過半亦派其課於民戶按田每畝官稅一斗七升起科加耗一合二勺民稅二升起科加耗七合一勺二投其賦甚輕大

率三十乃稅一也即閩或加派猶約而易供至弘正間添征羽革漆藥諸料其賦始重且派不以時民甚病之嘉靖初御史邵園奏行均一總其料價於糧著為定額不數十年復有四司鋪墊諸派則又不超什一矣本所官民田塘一萬三千三十一頃有奇官視民居四十分之一其重者官田起科不苛每畝約米二斗九升八合民田米正耗三升二合一勺民米視官稅十之一至派額及鈔役民視官又居三之二曩時官府召役必問民米役一而費六則民米人不超重矣當天順前役簡民易以供成化初成化祐大被獲患田畝既荒丁口亦耗徭役仍前編造丁糧不足充之始別立四役凡十年再周而民滋病正德五年知府趙文奎始革四役復為十年一周民稍甦正德十年知府王秉良復編作三等九則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八冊 廣東中

四十六

上四則銀差多力差少中一則銀差少力差多下則俱力差其法頗詳民始便之久之銀之納索取輒倍而民復病嘉靖十七年里老陳訴泰議襲遺乃令銀差悉照該役多寡折納凡遇役作官自支給不復累民即今循之其丁之多寡亦視糧為率無糧者或十人始承一丁每歲丁銀附里長科納軍餉京庫各倉米及鋪墊軍器寺十七項折徵俱從官民米派而民為重均平均後驛傳弓兵並鈔五項折徵則從丁糧無派惟供鷹稅鹽及偶加兵餉始於京額外量派事後撤之不以為例大率官米一石并加派歲輸銀三錢有奇民米一石并加派歲輸銀八錢有奇丁每二并加派歲輸銀三錢有奇而派額四差並鈔俱在內此一府徵納之總例也派額十七項前已具列惟四差及並鈔詳于左均平為正役國

初邑每一百一十戶為一里擇其丁糧多者統之甲內官吏儒生及老疾為軍者皆復其身餘悉輸役凡十年而周見役者追徵勾攝餘則否或弘開贖甲長隨丁田銀錢于里長以供官府一歲之用而歸其身于農命曰均平父之有司繁費皆里甲直供嘉靖十四年御史戴璟定為均平錢當格而未行恭議藝通申飭之而當始便至嘉靖三十七年御史潘季馴復增損之名永平法分三等曰歲辦曰額辦曰雜辦視其用之急緩以為次第徵銀在官母令里甲親之為役一均徭為雜役或弘以前莫考正德後始定銀差力差之例本府銀差一百零七役力差八十四役凡一百九十一役海康縣銀差六十六役力差二百三十九役凡三百零五役東連溪縣銀差六十三役力差一百八十三役凡二百四十六役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八 廣東中

四十五

役徐聞縣缺載父之銀差輸至教信力差或不能親供轉雇以雇其費三倍最優乃照丁糧科派入官與均平例同為役二內壯亦雜役國初蘭溪民間勇力充之每民壯一名光糧五石人二下器械鞍馬俱從官檢三縣民壯計七百有奇分領以總小甲統以哨官每歲冬操三歇五餘月皆分派各衙門差用過警方還海上巡視舊皆親役嘉靖間改用銀差輸銀入官招募今俱從丁糧派徵与弓兵均徭例同為役三驛傳亦雜役馬驛供馬水驛供船洪武二十六年定馬分上中下上馬每歲該糧一百石中馬每歲該糧八十石下馬每歲該糧六十石點附近鄉村供應不足則以次及之戶糧不滿百石許家戶轉當縣衙雜物各照田糧備買船設水夫十名糧五石以上十石以下轉合輪當不拘戶數後又於里役

中歲食二人典之供億浩繁嘉靖間用御史戴璟議始照糧派銀帶徵按季給驛而存其長以待每十年一編近乃逐年派徵凡所屬州縣有無驛及驛用多寡通融協濟其法尤便為役四調鈔其來已久國初令府州縣男女成丁者歲給鹽三斤徵米八升永樂二年令天下官民大口納鈔一十二貫支鹽十二斤小口半之正統三年戶口益鈔俱半徵惟官吏并隨官大口全徵四年幼男女及軍俱免徵成化十年錢鈔無收鈔一貫折錢二文久之盡停餘鈔錢徵如故嘉靖二十七年鈔一貫折銀四厘每口徵銀二分四厘萬曆二年酌定額銀隨丁口多寡科派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八 廣東中

四十八

寧寧記俗有四民二四客戶居城郭解漢音
業商賈二四東人雜處鄉村解閩語樂耕種
三曰深居遠村不解漢語推耕犁為治四曰墾
戶居穴處亦能漢音以採海為生

夫康古珠官也砲臺海北遠鎮交南視嶺外
諸郡最為福免臺山為城臨海為津有大險
通颶風一作百里震動而登海角而望天涯
海角亭在府南真南南也漢馬援既平徵側亂
天順亭在欽州
韓於分軍鎮銅柱以為華夷之限於今賴之
水師駐焉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 廣東中

四十九

石為路達于臺海是銅柱為南極之界余
是則將曰馬大湖立而銅柱於林邑岸以
交趾守土之佳邀功善事五欲犂庭據穴郡縣
賴我 聖明謝絕其請據彼荒夷時我侵地
嘉靖三十二年夏六月吳督庸 民得免于湯火誰之賜
宋澤以復曰明氏時欽州故俗
與媚珠海寨寶藏所興領以內臣雖嘗督事迄
今未聞投珠於湖也昔人以乃所獲不補所亡近事
足為明鑒
嘉靖三十二年詔孫珠三十四年復詔孫珠康州府知
府胡璧等得共通官民銀九千餘兩作修珠口
牛兩神小碼頭
若夫嚴水要軍衝以防回達之衝
謹沿海以防以備倭夷之擾復博白于我土以

均通里之勞皆安撫之不可廢者也今其備特
創于寧山連堡增也于衛北交寇咽喉惟康為
重可以其僻遠而易視之哉

高州府 舊通志

是郡也山麓土厚豁洞中聯隋初馮盎據三
世跨有八州之地形勢使然也東南距海
雖有沙帶限門之阻而水深潮平倏忽變生備
倭營堡不容少弛而南倚於博陸
石城山黃鹽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 廣東中

五十

深往種伺隙以度劉我人民胡可滋憂且於二
廣為備衛之交寇僥竊登則東西境地斷絕
矢盡亦據為之固乎
嘉靖三十二年夏六月吳督庸 民得免于湯火誰之賜
宋澤以復曰明氏時欽州故俗
幾寇虐可息而齊民安矣

雷州府

雷三面距海東通閩浙北負高涼有平田
沃壤之利然雷出而震地濕而熱蓋五嶺之地
南盡于此積土薄而陽氣淺也康雷之交颶

風最大雖潮則融流逆上狹而則拔屋擡山東洋之地彌望渺漫凶殺之至不繫於人事矣所恃以保障者其捍海之堤乎故西潮以漲其澤二渠以釀其冰然後斥鹵之地化為耕桑而富之民亦可免於為魚堤防之飭是在司牧者他如永安寧川以達石城三道皆陸所以衝邊漢而守隘之禁當嚴齊肅永寧海漢之衝也備倭之責尤重國初市臣經略之迹猶有存者安陸侯選練而閭閻之以固沿海之防非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冊 廣東中

五十二

惟當郡安而康瓠亦資其控制之利矣

豐州府自洪元初為朱崖即初元三年棄之語在事紀兩授南征交趾沒則即縣吳晉因之隋開皇六年平王蕭昌之亂唐高宗乾封初為山賊所陷德宗貞元五年節度使李愬討平之判官姜孟京崖州刺史張少遷攻拔其城憲宗元和而嶺南節度使趙昌遣豐州刺史歸降圖蓋至是始復為良民也十四年安南賊楊清攻陷都護府以清為豐州刺史曹即由馬豐州刺史當在清之先其後張鵬平定賊寇始建治續宋度唐中廣西賊區希範攻豐州將運使杜杞討敗之因大兵擒賊徒六百餘人尋獲輸諸洞無敢亂者僞民王高叛臨高尉陳道徑進賊壘輸以福禍賊遂乞降嘉祿四年豐州西浮峒逃軍作亂寇掠文昌縣豐管遣兵討平之元至順二年九月丙子海南賊王周糾率十九崗黎蠻二萬餘人作亂命調廣東福建兵剿潮廣行省左丞移刺四奴統平討捕之黎明自是不靖至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冊 廣東中

五十二

元三年萬安軍賊吳興期等聚眾三千人作亂海南道宣慰司同知王英牛印俱益都人性剛果有大節力絕人善騎射用沒刀人蹄焚刀王按部至城時就擒至正十一年臨高土人吳國寶等構亂焚掠沿海諸村鄉人討平十三年文昌土酋陳子期構亂寇乾寧州縣時為所有子期兄弟有慶理其勢與逆黨萬戶表元貢鎮撫潘經歷吳紹先千戶洪義等屯據豐城二十四年萬州土酋符奴達陳俊甥等竊掠居民峒酋王麗珠既平陳子期兄弟等又自臨高馬兵若抵舉連剿奴達俊甥等悉平二十六年三月五原都人張登與弟德等倡舉義兵斬表元貢等收復郡城及萬州峒酋王麗珠率民兵平復萬州本朝洪武二年元南定州知州王官子廷金結萬州王賢傑作亂攻萬州定安等處海南分司統兵征討萬州峒酋王麗珠定安莫其成隨領義兵各剿平之天順四年十一月卿班竊據城廛沒所千戶即倖男兄王聚故璫故借機字印指揮石鑑不允班

赴軍門報知雖又阻之且全屬盜賊毛許清周鄭林等乘本衙官
軍外調多則軍缺化州石政領軍駐在石城周元領軍林等城地空虛
同毛等夜半越城謀殺雖不獲殺其子奮衛印遂據郡城稱僞爵封與
州縣皆震動報知字借萬廉都督安撫批指揮李翔等往討聞十一月
初二日戰于大西門賊衆走散隨遣往勸前實率驛至水池蔡炯判平之
十二月班師還千戶張政解前敵獻俘

按合廣十即州雷海縣多山極險洞窟甚多陽春之西山極廣
之下城雖有綠水尤其要害也連連巡司介以三營西營連連營石荷
營北接四牌疊村作小力作大力作原情勢懸視之如無人焉西山
賊前數年到高州破城而入有司素無防守之備遂至于此後雖判平
而賊衆險嶺若調聲震廣州連官連舍入處其中或全廣西日兵非初
者居之或主也四屯兵以鎮之否則招復業新民編為保約無為鄉落

天下即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册 廣東中

五十三

亦無不可者四果富擇其一為賊之生聚豈能復其舊哉羅寧綠水畔
官將百年矣遺跡為寇可緩討乎誠使舊格軍門練兵以振上流之勢
蓋後調兵分駐營林欽廉信宜陽春各一二千人以道其走路乃調廣
州兵從德慶入新會兵從龍水入又歸各鄉夫使自修介值大兵之
流凡賊果林木皆絕斬伐旬日間可反掌也則高要南岸至高原列
營十數離守也可左右有白茫徑營而西望前有大小嶺營又前有左有
水營又前有步營營連東山西鄉則有無角營宜有營連東營則流水
營縣之界也與西營相連以批恩賀省嶺東則新興龍濟等二十四山
西則蒼梧岑溪諸嶺有可招者使之從征自攻夷殘黨可盡賊穴茂
石石賊連捷勢極欽廉等州上通廣西山賊亦時出剽劫將駐于新興
者與居梧批德訓練兵快相為犄角防守要害相時聯剿或指其巢穴
或截其歸路路出無所入無所歸亦其大畧也韶州六縣雖時有寇

竊不為大害惟嚴密巡捕官雖不法者正法去之易以督勇之吏悍
督捕時加防禦而已廣州屬縣居連山陽山多交通桂陽上捕柳州諸
盜又多江石商賈被掠害人命使從亂此當以計銷之不許久寓居清
遠扶羅二山殘寇乃使督將之責宜與兵備道協力殄蕩行揭極極
洞丁之法以漸收為師于廣寧母令奸民投入致生禍變其連連化者
馬增城龍門崇穴者近雖判平亦宜備其出沒隨宜肅之東莞順德沿
海之民肆行剽掠者多泥鰲農守巡如憲防禦長有司時常防備保伍
御統可弗舉行才新寧新會之連恩平陽江龍水者多立防堡法亦如
之化以詩書當漸為崇土失懷德香山防海民兵不宜數易有司裁其
工食利其拜見則流惠可勝言哉此守巡所宜察也近來打手提甲羅
世界既叛復招運足為啟憂患潮程鄉之盜多通賴州和平大埔之盜
多通汀漳比鄉夫禦海寇有功者使之互引勇士至為案堡各建社學

天下即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册 廣東中

五十四

親以鄉約為以禮義而久訓練斥以俗山海之虞工食以時給之近
日特羅令舒恩條為山賊所成然則養兵由良可無信與大氏絕由海
入者扼港以制之而又設法斷其樞紐則入寇無路矣惟山賊荒忽往
來多有奸民與之內交潛入邑治則器械衣服米肉酒食應時而給故
巡按御史戴璟議設擇招主其時陽江陽等縣俱有無賴主誘巡按
用土人今陽春縣有招主伍經給長樂縣有無賴主誘巡按用土人今
功但此輩固不可全托心腹要在按御有古法平時則用之以撫獨劫
捕則用之為師督勇之大莫之崇不可常服若款通利亦非此不可也
誠有以既成通山盜匪莫入今雖寧靜匪徒不為患一經調剿動費
鉅萬莫若令招主每月定賞無益若干又許伊將誘盜出山買易仍
給招主以身家福免致挑弄作孽此於事亦香曾以魚鹽之資得指
二三年可止者其害豈可否行之禁通捕緝洋各處有奸徒不

論曰書云失節莫救誠在雖唐虞勿能救我聖命卑陶惟明刑以流
宥者十有二牧惟首言食載惟將信之所予肅然率服而民自不犯內治
固而外患銷矣此所以爲帝世也今之身絕不在海則在山兵食亡信不

॥

解戰守而臣此代之說謬言肆其利莫彼其哉詩曰如蜜如飴我是用索
此膏執息越在少頃猶可禦也南蠻荒忽忽在門遠不可禦也未則應敵
無算去則擊兵無律其亦終于寇而已詩曰不吊昊天不恤寡我師夫山
深海鉅出沒往來胡可測也秋未時而索賄者往、國窮流徙為隸此反
思者胃危後實既斃矣終以無恤伏而甘言扼腕豈可勝道哉詩曰君
子信盜亂是用暴盜之詭指逆行者多矣雷獄英憐亮且弗理而奸宄通
山族竄取富來嘗犯于有司也是以萌來寇賊日滋詩曰君子秉心維其
忍之心之憂矣澤既預之然其俄亦豈難圖哉撫黎旬宣之臣淑淑如年
陶而日踏窳焉漸播凋丁而時使薄歛以嘉惠之俾憤之民得日見其歸
耕也詩曰于種于理至于南海

瓊州府兵額 瓊崖參將部下營兵 中軍前鋒八營 前營五
守防禦各營 左營四百七十二 派守定安文昌會同樂會萬州
清湖諸城 右營三百三十九 派守崖州無恩陵水三城并迴峒
嶺 後營二百六十八 派守歸前 港是臨高昌化城並那約營
守毛塘鹿宴塘心 暴遠頭平金炮 太平定全那約前定卿大學
守太平營一百四十九 防守太平嶺門大坡石辣等處 萬州長
沙坡心營一百一十一 白沙寨欽總部下哨兵 官兵雜役共一千
分劃長沙坡心二營 哨前哨官一員 督船二員 劉石曜港哨官一員 督船六員 劉清
嶺前港俱守正北面 左司分總哨下哨官一員 督船三員 劉清
港哨官一員 督船六員 劉桐棲港俱守正東面 前司分總哨下
哨官一員 督船七員 劉三亞港又船四隻 劉保平港俱守正南面
右司分總哨下哨官一員 督船二員 劉英潮港哨官一員 督船
四隻 劉新英港哨官一員 督船一員 劉博頓港俱守正西面

年六

寨曰三亞曰連珠在面頭嶺
營五十七瓊山營曰揚威前營見兵曰黃嶺曰藤寨曰南坤曰大坡曰大定即塘心營澄邁營曰分哨後營見兵曰定全兵十五臨高營曰分哨後營見兵曰南定在番的山黎三曰獨木在縣南定安營曰南斗在南甯曰黃竹在會同分界曰南閣曰南倫民壯二十今兵八名曰大葵曰金拋即今大坡頭營萬曆辛卯移立官曰五嶺土舍坡改名萬全名已把總一兵八十曰文島營曰揚威左營見兵曰牧場分營在縣北一里曰舖前見兵會同營曰分哨左營見兵曰清平在定安樂會營曰分哨左營見兵曰猪母嶺在縣北五十里儋州營曰揚威後營見兵曰七坊曰南巢曰松栢曰腰西曰大雞曰催羅曰可墨曰搓蒿五營各旗軍昌

化營曰烏坭即分哨後營旗軍萬州營曰揚威左營見兵曰貢田
曰張牙市曰五香曰太平曰葵根曰長沙見兵曰沙牛嘴○陵水
營曰分哨右營見兵曰軍堡曰葫蘆門曰黎庵曰牙復四營見兵
曰南萬官五曰牛嶺官三嶺官二十七崖州營曰揚威右營見兵曰迴
風嶺官三感恩營曰分哨右營見兵曰荻茶曰陀興曰尤改
堡十一文昌堡曰楊橋○會同堡曰馮家○昌化堡曰吉家曰漁
鱗洲曰小洲塘○萬州堡曰南頭曰牛塘曰蓮塘曰烏石○崖州
堡曰榆林軍七感恩堡曰縣門軍一百

瓊州府志 沿海衛要

府城北十里曰白沙港宋設水軍趙汝珍拒元兵於此
國朝隆慶初始設白沙寨兵船防守與海口唇齒相
通凡大商船皆往泊焉是瓊治之咽喉也 東六十里
曰鋪前港深廣可容商船凡倭寇賊船常從此入即李
茂灣堂往泊焉是處勢與白沙相倚是瓊治之胃項也
鋪前東至二十里至文昌白峙灣四十里至木蘭灣五十
里至惠水門八十里至抱虎灣一百里至抱陵港不數里至
銅鼓角一帶以來常有賊船灣泊登岸取水東關暮掠
至於清瀾一港海門竟闊水道遙遙內連文昌縣治外
通大海七洲洋賊船倭寇順風南抵此其先據蓋瓊郡主
附賊最宜加關防者也 清瀾南至六十里至馮家灣四十里
至會同哆南八十里至樂會博放康被寇害其為要地更
當備守八十里至萬州那虎港那虎出外洋有南北二灣
賊船常於此取水四十里至大塘灣六十里至舊陵水三十里
至牛頭嶺突出海口六十里至桐栖鹽水港六十里至黎養
港四十里至珊瑚灣六十里至榆林港常有賊船寄泊遇
警便於各處防之惟三亞一港東至萬州西達昌化東南
風發時有大蛇諸番沿海登岸搶奪瀕民最宜防守
三亞一百二十里至崖州大壩保平二港上一百二十里有黃流抱
駕二港六十里至鶯歌嘴數十里至吉家港八十里至感恩
溪田灣又八十里至北黎港三十里至魚鱗洲皆屬三亞信

地距昌化英潮有百里焉 府城西至七十里曰澄遠石磯深廣可泊船約五里至馬尾三十三里至石牌又百餘里至臨高縣博項港有兵船防此百餘里至儋州洋浦三牌石海口入新英港口有二沙線不識水道則壞舟泊船難結便但聞警出船不及故海上多致須輪哨船時出海口瞭守亦環郡之腰路不可疎備者也南至約八十里至海頭港內所石壁難以進舟一百里至馬尾港通昌化城又三十里至英潮灣供賊船出沒處 按瓊郡州縣供附海濱周迴數千里時有倭寇番船之警今設東西三路左右前司分哨防守策應而統領於白沙寨兵家所謂生布署置上勢况加以天塹之險勇兵精臣洲風波靡常尤當於衝要廣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八 廣東中 手九

整飭兵船精選器械查詰墩墩心察海邊始可保孤嶼之全湯也故特詳上於備以備防海者孫焉 諸黎村崗 瓊山黎東曰清水崗今為東黎都南曰南岐南柳南虛環琅南坤居米嶺平沙灣居碌居林南南岐七崗今為西黎都惟沙灣三崗而嶺生熟黎叛服不常沙灣南曰平黎馬屎後山化營差 澄遠黎南曰南黎今為一都二都水工平善而曰西黎今為一都終都南固於風氣時出為害 臨高黎南大亭有八曰墳營曰坡頭曰那律曰番吉曰略透曰番漢曰柏曰重遠八崗皆以番約山為險松客一人入過此十里則而至重遠坡遠等崗東至番漢等

南南至番漢等崗時出為害 定安黎南曰南剛南主非三里地長嶺民樂居之見光里甲惟光理在縣西南四百里思河在縣東南三百里 原係黎崗出沒之衝時為民患又昌黎曰新脚崗治平已久田地經丈入有司特入丁南屬土舍隨軍聽調而已附崗地多險阨為瓊文定會遊賊往來之區 樂會黎曰嶺橫崗主非四百餘里北接思河光理南接萬州青山聲勢相倚馭失其道嘯聚為亂 儋州黎視諸處最善昔樂隋間儋州者千餘崗指此今生熟凡五都曰抱群曰黎附曰順化曰朱格曰東王私治五手招至桐橫一處嘉靖九年招至脩途打松番洋下台那畔大落影打奕水頭八處東黎屬土舍崗首部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八 廣東中 六十

嶺南黎屬州都領其餘自耕食不屬州 昌化黎散處山谷不相統攝與民雜居不為寇害舊有土職二員以招黎為名而既歸有司遂不復領於土舍 萬州舊有民黎九都親黎九十三村而南則鵬鵠嶺南主州一百二十里與陵水黎等崗潛通北則龍吟崗主州一百二十里與思河嶺橫三崗潛通不復統於土舍時出為患 陵水黎北有黎亭主縣二里南有嶺脚主縣三里嶺脚由頭崖門而出黎亭由黎羅而出又有東北皆有大小牛嶺小牛嶺為往來必由之路黎人時出寇通為寇 崖州黎其地多手州境其八十倍之分東南至界生熟羊熟三種崖為害而州上戶口耗凡百後編取貽諸縣青腴田地盡為黎有羅活千家為善德最抱顯次之

感恩黎附股者什九不附者什一與民雜居無他志意在
 崖上生黎切近出沒孔道有二自我茶總路分入院興必政
 一自浦麻嶺總路分入嶺頭白沙時出為民患 論曰黎
 崗內抵五指外界州縣若不可勝計此乃其大較耳自梁
 馮洗氏收降之餘洞窟殊訪使諭五州首領親詣其境則
 當時通達之途可知至宋末武略不競大率使通復借途
 移海丁謂所稱再涉難渡是也迨國初大戈所掃直欲
 徑穿五指而環文洞落多脅編民獨崖僑諸黎愈趨省
 地其故何哉蓋自永樂以來以撫黎職之土人借撫為名
 奪我熟黎觀黎州抱畔者後遂致南蛇之亂崖州舊
 園分轄起于土舍之奸如附郭至平王面為黎所陳土舍分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八 廣東中 六十二

故梁之崖州隋之延德唐之洛陽高七縣宋之盛德堂諸
 墓皆沒於今黎圖中侵可知矣間有念王土者不嘗不披
 輿圖而抱恨也故洪武時指揮張廣繼欲開五指縱橫
 之路及邵宗李貴之後亦屢長慮即成化時副使冷華注
 意尤殷使後居其位者以前人之心為心犁庭開道設
 食在念則方之書村書商者今皆為郡為國矣何天順間
 廖恩令 羅鎮貴黎園于土舍姜繼 弘治末備兵使者 副使
 王貪賂邀功責久化之編圖歸員園之土孽致啓後
 米諸黎之尾大不可惜也
 瓊山縣營新舊凡十三堡寨 連子營 民壯營 楊
 威營 振武營 以上皆今廢 楊武前營即洲營 以上供防

海 張隆山營 黃嶺營 藤寨營 分路營 原名南坤營
 大坡營 大定營 即塘心營 大會營 在居碑前即馬屎
 巢 水龜營 紅花堡 藤寨堡 望樓堡 白沙寨
 澄邁縣寨三營七 永靖 保義 分哨後營 離經
 營 營所 藤寨 判理 居使 定全營 臨高縣營
 八分哨後營 那零 老廷 南略 獨木 羅壯 平即
 居碑三營俱嘉靖初建後廢今移而略營於此 定安縣營
 十一鹿崖 留平 南斗 黃竹 南開 南倫 坡田 大
 葵 楓木 太平 五嶺 石盤 文昌縣營八堡二 白
 延架 烏攬坎 赤岸 木欄 銅鼓 港門 楊威左營
 教場分營 鋪前 楊橋堡 會同縣營三堡一分哨左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八 廣東中 六十二

營 楊家堡 清平營 樂會縣營二 分哨左營
 猪母嶺 儋州寨三營十七 歸姜 田頭 楊威後營
 保吉 項城 蓬虛 七坊 南東 松柏 腰西 大羅
 儋羅 可雲 楊鵠 那大 樂化 日南 清寧 昌化縣
 營一堡三 烏坑營即分哨後營 吉家 魚鱗洲 小洲塘
 萬州營新舊十二堡四 新潭 蓮塘 楊威左營 貢田
 張牙亭 五香 太平 南頭 滿亭 葵根 長沙 沙牛垌
 南頭堡 牛塘堡 蓮塘堡 烏石堡 陵水縣營三堡
 四分哨右營 軍堡 葫蘆門 黎庵 牙根 鎮南 歐
 北 絡轄 馬福橋 鴨塘 白茅營 南萬 牛嶺 厝
 修堡 石嶺堡 嶺脚堡 黎亭堡 崖州寨三營十一堡

十 三亞分寨 連珠寨 楊威石營 牙刀 樂羅 否溪
 抱活 羅達 羊嶺 殘字 柳枝 錦山 千家 抱懷
 義泰 迴風嶺 藤橋 樂安營 樂定堡 樂平
 營 洋溝堡 即風 多銀 抱抱 即王 石梓 高村
 山麻 落機 高嶺東 高嶺西 望樓 翰林 多來 迴風
 門 康恩莊營 六堡四 分哨石營 義泰 此與 必政
 南北溝 白沙溝 深田堡 嶺頭 浦麻 縣門
 海寇 嘉靖四十五年賊吳平寇昌化五月鄉兵湯克寬破
 吳平于崖州擒其妻子十二月賊何喬林客等掠陵水犯
 崖州 隆慶元年賊曹二合何喬等掠文昌犯臨高陵水十
 月掠椰石等方以討擒何喬 三年七月林容敗死其黨蘇大

李茂等收集餘衆九月犯清湖殺掠椰石等 五年八月指
 揮高卑戰死于藤橋頭 六年賊許萬載犯澄邁圍昌化
 李茂犯萬州攻樂會潭寇莊苗引倭犯瓊山文昌李茂降
 擊倭走之 萬曆三年四月賊林鳳入清湖殺百戶尉事及軍
 民二千餘人 十七年游擊沈茂令珠賊供陳德樂李茂等
 池誘擒之其黨陳山德及陳家人即府等獲叛犯清湖文昌萬
 州等討平之

黎寇 萬曆二十七年瓊山居林等商黎首馬保倡亂定安
 臨高諸黎應之當康副總兵黎國輝等率兵三路進攻擒主
 設水會所于馬保巢穴即水莊行營城七田 四五年各崖州黎
 抱由羅活等作亂官軍收績保樂平營圍崖州總兵王鳴

鶴督各路官兵并西粵狼兵討平之
 吳會期奏議 黎居居民五之一宜於兵威制平上際開
 通十字大路于其間大約以道里計上自府至崖千里而近
 自府至萬六百里而遠此四至遠之一也細數之自府至沙灣
 三百里而遠自崖至羅活三百里而近俱為坦途矣度其
 中未開通處不過二百里耳官軍廣武官鎮之民兵廣有
 固領之士兵廣鄉保兵鎮士通力合作相其路型易其險
 阻假以數月而瓊崖之路可由黎商中行矣僑寓觀此
 其工則又較馬四路交通度中建城壘地直堡就僅五
 此以攻則取以守則固矣

海瑞奏略 臣竊觀瓊州黎岐嶺之入焉黎岐心腹
 州縣四股黎岐為寇是心腹之疾也心腹之疾不除將必
 浸淫四境而為四股之患為今之計莫若教厚民中知識
 事機力可大任不貪富貴志在立功者以之充兵備制使
 以專治黎土任瓊王京師萬里當請裁或致違誤
 設五縣所限其大崇崇機署勢聽其便宜凡一切招民置
 軍設軍建學選創難所屯田司驛遞諸事不許撫按臣
 等從中節制軍三借用許其調廣西土兵廣東漢軍官
 軍打手值變故許其調用約萬人量撥一次大征銀糧之
 半以充其費三年後考其成功七年稽其變化之效彼得
 專任之柄寬其行事而又功少不充不處其官事少不

效必重其罪欲不盡心力而為之不可得也

上兵部七事 一黎岐所居之地雖有高山峻嶺而亦多平衍商場膏腴田地其村崗可立縣所者甚多今據大征勦平及人所常行共見者則崖州羅活商抱顯村感恩古鎮州凌水即溫商瓊山大坡頭營維州七坊商凡五縣邊縣必先置所移屯其不必立所者亦宜撥軍兵數百名防守俟黎平後議撤其凡陽磨贊二村之間乃東南西北之中可立一大縣遼海南衛并兵備道參將府於中使東西南北皆可以控制黎岐且與新立縣所為虎豹在山之勢一感恩土瘠民苦耕作亦非要害可遷於古鎮州會同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八冊 廣東中

六十五

澄邁二縣亦非要害似可遷於附近黎商 一各州縣巡司非要害者皆遷於新立所近地或衛要里社以為關防 一海南衛十二所屯田正以防禦寇也今其地附近黎營餘籍為民久矣屯軍一無所為可撥其田為民田遷軍餘別營屯田於黎商中 一崖州昌化二所在州縣中其五州縣居民熟于天常時皆能自禦海寇無俟於本所官軍今若遷崖州所於羅活商則去崖州止一百里遷昌化所於古鎮州則去縣止七十里內可以制黎岐外亦可以禦海寇 一黎人獲得不肯歸化者為州縣遠欲向化無由并為人所阻隔者亦多今若處處廣黎常先其易而後其難既得其易則立難所則難者欲為亂而無羽翼我

勢既壯則彼當向化矣 一黎岐歸化當編其商首村首為里長所屬之黎為甲首出入不許仍持弓矢畝耕居田地聽從其便其山林可開墾并絕黎田地招外方無業民耕作結為里社與黎岐錯居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八冊 廣東中

六十六

應劭風俗通曰珠崖之蠻起
行長吏觀其外髮髡以為蠻

七十

廣東以屬高鵬振處濠鏡澳美疏獨惟廣東一省而北聯粵五嶺東南大海
在島蠻夷雜居禁網疎闊山海之冠喘聚不時時曰危天之未遂而微收秦
土網膠牖戶夫智者鏡鏡以先圖勇者乘時以自固此何時也而謀之曰陰
雨未至可乎臣生長海和習聞已久陰倭夷山寇出沒擾攘見在經署者臣
不敢煩費外謹摘其禍切門庭獲霜堅冰者若為論列獨效詩人秦土預微
之義惟 陛下試垂聽焉廣州南有香山縣地當瀕海由維步至濠鏡澳計
一日之程有山對峙如臺曰南北臺即澳門也外環大海接于群嶺曰石岐
海乃舊美市舶交易之所往年夷人入貢附至貨物照例抽盤其餘番商私
賣貨物至者守澳官驗實申海道關于撫按衙門始放入澳候委官封藉抽
其十之二乃聽貿易為其通事多漳泉詔紹及東莞新會人為之推盤環耳
效番衣服聲音每年夏秋間夷船乘風而北往往止二三艘而止近增至二十
餘艘或倍增焉往年與泊浪白等澳限隔海洋水土甚惡難于久駐守澳官

天下即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冊 廣東四

六十二

推令搭逐接息進船出洋即撤去近數年來始入濠鏡澳築室以便交易不
踰年多至數百區今殆千區以上日與華人相接濟處規厚利所獲不貲故
舉國而來負老携幼更相接踵今築室又不知其幾許而夷眾殆萬人矣詭
形異服瀾滿山海劍芒耀日大炮震天喜則人而怒則獸其素性然也茲人
則專之凌辱居民民視澳官漸不可長若一旦豺狼改虐不為狗鼠之謀不
圖錙銖之利而聚眾入據香山分布部落控制要害鼓噪直趨會城頃而至
其禍誠有不可言者可不逆為之慮耶謀者欲于澳門狹處用石填塞杜番
船潛行以固香山門戶誠是也然經海運費浩煩無從取給舉事當待
何時或欲縱火焚其居以散其黨為力較易然往年嘗試之矣事未及濟幾
陷不測自是夷人常露刃相隨伺我動靜可復用此故智耶謀者又欲將澳
以上雅參以下山徑險要處設一關城添設府佐官一員駐劄其間安以重
權時加譏察使華人不得擅入夷人不得擅出惟抽盤之後驗執官票者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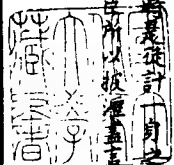
其交易而取平焉是亦一道也然開城之設勢孤而援寡或變起不測適足
以為驚驚之資豈能制其出乎安邊者貴消禍于未然懷遠者在伸威于既
玩臣愚欲將巡視海道副使移駐香山彈壓近地曲為區處明諭以朝廷德
威厚加賞犒使之撤屋而隨船往來其灣泊各有定所悉遵往年舊例或
徘徊顧望即呈督撫軍門親臨境上慰諭而警曉之必欲早為萬全之慮而
後已若以聲聲為憂則禍孽之萌亦當早見而預待之況有舊澳見存皆其
耳目所親見聞者彼將何從執怨乎番船抽盤雖一時近利而竊據內地實
將來隱憂黨類既繁根株難拔後維百其智力獨且奈何或謂彼利中國通
關市豈忍為變孰知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此設鑒不遠明者觀未萌況已著
乎急則變速而禍小緩則變遲而禍大惟督撫軍門加意調停從嚴酌處毋
逆其嚮慕中國之心就于通事中擇其便給者優以殊格使指其古鋒為說
客開示禍福以陰折其驕悍之氣自後船入境仍泊往年舊澳照常交易無

天下即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冊 廣東四

六十二

失其關市歲利復蔽布通番之令凡姦人之私買番貨畔民之投入番船及
畧賣人口擅賣兵器者悉按正其罪俾人皆知有法之可畏而不敢為射利
之圖區區畫既定威信潛孚查往年禁制而防禦之者悉遵舊例施行諸夷自
將馴服而然奪其和心即禍本漸消矣伏乞勅下該部覆加詳議轉行督撫
衙門參之與論酌以時宜如果臣言可采即便舉行此豈獨嶺海一隅之福
實宗社無疆之福也或有為臣私憂者謂事關地方休戚令海島晏然恐無
故而發大難之端誰執其咎建言者殆禍不旋踵矣臣竊念督撫重臣威名
動夷莫敢不為焉為海和萬世計熟思詳處已非一日若不及今早圖將來
孰有能任之者臣揆諸事勢如此若復有所顧忌緘口待時是徒計一時之
利害而忍忘全省之安危視天下為一家忍不若是也此臣所以披瀝盡言
不敢卷舌為藏聲生待滿天之禍



廣東下

備錄

廣東通志

徭倭

南蠻下要郡一葉，魯夷在唐虞，猶與之要領，故曰要郡。蓋時讀于其水，以荒僻不可興，故置諸荒服以遠之。夏商之時，漸為進，蓋于周，其地亦預盛。故詩曰：秦南蠻，則大邦為譽。至楚王時，蠻與鄰于其故，楚師伐之，屈瑕楚師渡，遂屬于楚。及吳起相，憚王南并，蠻越遂有相，其地也。按水經，浪水出武陵，障城縣，北界沅水，谷水出，本州才原，故障城也。南王，鬱林，潭中，餘與鄰水，金之謂之，其漢又東，至蒼梧，為鬱漢，又東，至面要，縣，為大水，市，下，西，蠻越之表，自此踰嶺，而居漢峒，分徭倭二種，乃蠻荆，僅則苗越人也。

徭本蠻越之種，居於南廣漢洞，即古長沙縣中五溪之蠻是也。其後生

天下即國利病書

卷第十九冊 廣東下

急蓄竹，南接二廣，右引巴蜀，綿亘數千里，椎髻跣足，衣班禰布，稱各，勾連，近抵刀耕火種，食盡一山，則移一山，俗喜擊鼓，猜忌，輕死，又能忍飢行，關，左腰長刀，右臂大弩，手衣，上下山，險若飛，戕則一弩一槍，相將而前，執，鎗者前，却不常以衡，執弩者口，刀而手射人，敵或引逼之，鎗無所，施，釋弩，取口中，弩，弩以故，度險，其行，到，去，必有伏，弩，王，軍，子，手，準，與之，角，技，藝，爭，地，利，往，不能，次，勝，也，兒，始，能，行，晚，缺，石，他，其，跟，蹤，使，頑，木，不，仁，故，能，履，棘，茨，而，不，懼，其，頑，強，切，已，成，性，不，當，如，野，獸，然，蓋，則，作，樂，歌，唱，瑣，之，號，其，情，非，度，可，知，矣。

徭性質粗悍，露項跣足，花衣短裳，為言亮而自耕而食，又謂之山人，出湖南溪洞，漫稱入廣，西古田等縣，佃種瓦田，聚眾稍多，因逼脅田王，占據椰村，遂蔓延入廣東，其和來，尚以聽招，名色，佃田，納稅，與徭人種類不同，時

本朝洪武十二年，龍水縣猛人劉第三者，自元末爲害，已非一日。是年，漢聚眾寇掠，朝廷命指揮劉惟討平之。十六年，廣東陳亂，令中國公御璘討之。詔在事紀：二十八年，命將討平廣東陳源義。三十二年，西山猛人鹽窮賜爲暴，官兵擒其衆穴致王猛首，統領撫招王德奇藏來朝，賜之鈔幣，自是回面向北。潮州亦有稱爲長者，永樂四年春三月，高州府信宜縣大臺峒下水三山猛首藍賁等朝貢方物，上嘉其慕義，賜駝遺還，仍初有司免其賦役，自後徭首猛總來朝貢者，皆如之。六月，高州肇慶二府猛首趙第二、藍賁來朝。先是，化州吏馬原泰陳志寬言：天黃大明普達峒名。

為廿九冊 廣東下

東麓山隱人原水歸傾今有留化之心遂達八貴須同原泰等往撫諭之至是第二年蔣其屬二千五百餘戶化七千五百餘口來朝賜紗帶腰衣命原泰為隴水縣丞志寬為信宜主簿李撫緒隨五年冬十一月雷震雷文用等來朝初潮州府鄭平射隨至海陽縣鳳凰山結寮食近入山谷中不供糧賦乞於省老陳晚姓招之於是召召雷文用等凡百四十九大饌納渡業至是輔午文用等來朝命各賜紗三十疋綠帶裹裏袖帽衣一襲賜輔晚亦如之六年夏四月甲申德慶州徭首藍承用來朝先是州民陳榮招撫承用等至是來朝貢方物賜紗等及袖帽衣八年二月德慶州新蓋山徭首略第二來朝初令隴水縣丞馮原泰招諭向化計戶百六十口五百餘至是來朝賜紗帶腰衣十年春二月信宜縣振竹峒徭首陸仲八等來朝貢方物賜衣及紗是六月隴水縣丞馮原泰為德慶州判官

以其善撫諸蠻也十一年春二月庚午新興縣徭首舉福壽等來朝聲奏
省學諸廣生參詣招撫新興縣山喇鎮首朱福壽等來朝貢方物元招撫人
五十餘人以謀為期新興典史以撫之賜福壽等衣紗十三年秋八月丙辰德
慶州徭首周八十來朝貢方物賜永祚十四年冬十一月癸巳高安縣徭
首周四哥來朝詣其屬八十七人男女二百二十四口預入版籍賦役
賜紗運送十五年庚四月信宜縣徭首盤龍福等來朝貢方物賜紗帶冬
十月杞州徭首黃應廣等來朝貢方物賜紗帶餐衣十七年五月電白縣
佛子等山徭首黃滿山等六十人來朝貢降香等物賜紗帶運送宣德間
賜諸徭初輸數十年間稍得休息其作亂則始自正統間鎮守內臣阮能
因其朝貢多索方物知其所畏惟速舍狼矢乃與兵部尚書陳汝言交通
凡上官稅領徭家者百端剝削聚賄必湏厚贖人奏將違官盡數取回阮

第廿九冊 廣東下

而科道諸臣議以煩擾不便乃止於是寇賊四起十一年龍水猛賊趙香
侯與德慶猛鳳廣山作亂鳳廣山總撫趙香狂合諸山賊猛大肆掠掠都
御史馬昂調廣西狼兵及種人直抵猛巢斬獲甚衆除黨諸兇事紀廣東
舊無總兵恭將名司景泰初始設以分捕民猛寇賊景泰三年左都御史
藍山王綱總督兩廣軍務咸望素重猛賊聞其大懼聽撫奏用招撫猛
老種老人等令其歸崗生理而整兵以防之於是荷海肅清天順元年四
月龍水猛賊鳳等古作亂攻掠縣治巡撫都御史葉盛討平之先是龍水
縣道通等山猛賊鳳廣山恃險為寇官兵莫能制廣山死平傳其子也襲
父之志為梅嶺二將率招集各山賊首猛蛋編為猛子教子剽掠鄉村攻
圍城邑殺害人民畝殺官軍燒燬房屋不怠據磨牛羊性猛不可勝討臨
衆指揮等官陳廣聚等官軍至是威勢等會剿兩廣大軍水陸並進于逆雅

子僕事晚等、曾險負則茶毒生實地方便實至是等後遂到德兵張英
新調漢達官軍上兵執古子等、九年、石硯新蘇峽七都板塘古雅古
風壁弗靖、總督兵部侍郎兼御史林雷封平之、廣西桂林之七都板塘
逢山、平崇之有江與家、格明之東安、行導州之新蘇峽、龍山、柳慶之
古雅、古成、葛枝、三都、廣東、平慶之西山、羅、平、銀、水、石硯、廣州之會、字、白水
長、塘、等、處、供、係、德、兵、先、是、有、事、思、因、未、暇、加、兵、以、故、前、賊、招、徠、行
標、探、哨、捕、官、可、報、警、不、絕、至、是、等、會、同、德、兵、太、監、張、雙、德、兵、守、候、伏、仇
黨、行、委、副、總、兵、張、祐、勒、石、硯、將、張、佐、岳、斯、蘇、峽、到、德、兵、李、肆、勒、七、都、板
塘、將、沈、希、俊、勒、古、雅、古、成、共、俘、賊、首、有、餘、餘、黨、供、與、威、德、換、包
惠、督、急、疏、聞、賜、金、帛、有、差、十年、賊、首、趙、林、花、茶、唐、雄、等、一、千、七、百、餘、徒、
政、臨、高、州、提、督、都、御、史、陶、檣、同、總、兵、沈、萬、請、兵、七、萬、分、都、督、進、督、師、於、正

天下即國利病書

編第廿九冊 廣東一

六

月十五日、奏、凱、於、四、月、十、五、日、渠、穴、迅、掃、種、類、無、遺、而、人、實、以、良、民、一、千
餘、家、田、賦、一、百、三、十、九、頃、九、十一、畝、餘、餘、山、田、稅、米、一、十、石
一、千、五、升、餘、山、田、稅、米、二、十、石、七、斗、北、河、崗、田、稅、米、一、十、石
二、千、五、升、蔡、湧、崗、田、稅、米、九、石、二、千、九、升、通、根、山、田、稅、米、三、石
四、斗、雲、則、山、田、稅、米、五、石、三、斗、三、升、增、城、元、寨、田、稅、米、二、十、七
石、八、斗、即、刀、雙、崗、高、嶺、南、埔、等、田、稅、米、一、十、六、石、四、斗、三、升、郭、位
郭、利、郭、林、雙、墩、田、稅、米、一、十、七、石、大、雁、崗、田、稅、米、十、三、石、七、斗
下、溪、田、稅、米、六、石、七、斗、八、升、平、湖、水、山、田、稅、米、七、石、三、斗、五、升
古、牛、田、稅、米、一、十、七、石、中、康、山、田、稅、米、八、石、潮、崗、田、稅、米
二、十、六、石、三、斗、七、升、相、恩、崗、田、稅、米、五、石、一、斗、秋、崗、山、田、稅、米
一、十、三、石、五、斗、小、龍、崗、田、稅、米、二、石、蒙、村、崗、田、稅、米、一、十、五、石

合水崗田 稅米十石 小欄山謝鵬崗田 稅米一十一石五斗
店邊崗田 稅米五石 對存崗田 稅米二石八斗四升 雙客崗田
稅米十石五斗 千歲崗田 稅米二十六石二斗七升 許容崗田
稅米九石五斗 冊崗田 稅米二十三石五斗一升 寨脚崗田
稅米八石七斗九升 旱崗田 稅米十石 峒尾崗田 稅米六石
郭網腰求崗田 稅米五石八斗 郭寧崗田 稅米五石一斗 山仔
龍崗田 稅米八石 黃福大小水茶鵝崗田 稅米六石四斗五升
西岸崗田 稅米八石三斗 上龍崗田 稅米二十四石六斗 小水大
蘭陳村崗田 稅米八石四斗四升 大溪崗田 稅米三石 石橋崗
田 稅米四石二斗二十四年、封川猛民亂、提督右都御史張岳總兵平
江伯陳圭討平之、封川縣歸仁文德二鄉大滑、驅洪林南吉大貨、黑石、秋

天下即國利病書

編第廿九冊 廣東下

七

麟、白、馬、蓮、花、等、寨、山、徑、多、峽、崖、峭、陡、其、深、林、疊、嶂、窮、險、莫、測、自、古、為、險、種
所、居、至、是、賊、首、陳、公、崇、張、公、益、李、公、靖、陳、公、黨、左、公、珠、聚、眾、為、亂、時、出、鄉
村、攻、劫、五、等、鄉、集、漢、達、官、軍、土、兵、四、萬、八、千、六、百、餘、名、分、為、左、右、二、大、哨
勤、之、修、斬、二、千、五、百、餘、名、殺、二、十、七、年、提、督、軍、務、都、御、史、歐、陽、必、道、嚴、山
禁、照、河、關、家、道、山、之、禁、法、制、甚、嚴、今、查、各、處、報、到、賊、情、皆、係、鄉、村、民、為
之、倡、率、竄、入、各、賊、盤、甲、器械、俱、各、齊、備、究、其、所、自、時、由、營、堡、官、年、與、地
方、人、等、縱、容、奸、民、與、之、往、來、通、同、分、利、如、上、年、肇、慶、肅、清、之、事、是、也、又
有、招、王、相、傳、隱、匿、官、軍、遠、引、奸、商、為、之、籌、財、又有、守、土、軍、叩、巡、捕、守、等
官、假、以、饋、送、上、司、名、色、取、封、貨、物、或、以、修、理、衙、門、為、由、濫、派、竹、木、如、此、則
山、禁、安、得、不、疎、徠、人、安、得、不、疎、若、使、守、土、巡、捕、官、知、嚴、禁、也、有、守、土、巡、司
官、知、嚴、禁、軍、兵、無、一、奸、民、敢、與、相、通、而、盜、市、貨、之、利、非、能、換、者、不、得、相、濟

以生得而本行往來各有提調亦得利便此責任不於事仇不於後急
供益委為祀祀相習休作大業至本提督府會同總兵官共念乞 初決
即再加查核公議府縣查定官報創建城地併開公領行令分守高平縣
馬地方左恭得專一在波旺割上令兵部送達府府所派新兵此給官
望地左為常帶二府喉舌之衝推誠出使之地先年調募軍兵二百名要
武職一員在使面官保職家兵牌不能控制遂致滋蔓現地四境近雖動
兵為平然久安長治之策尤當預慮已委行指官堡舊城修築城垣引建
衙門行令分守高平縣縣丞將地坤身屯兵一千餘名有警務期鎮守官
兵并地方千百長卿夫人等備力截殺其官軍虛報實功花紅等項悉如
該處本意中宜亦要延長長官以為地方任久之規再所派防日敢欲遣
漢張奉 各准擬請天恩以為已隨同知生吏始營建築城嶺東將鎮亦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九 廣東下

方建城云

廣州府清遠縣臨山一百有六自東南至浚化縣白水坑界掘水三十三

然胡新米 三坑米 乾竹干米 低徑米 鶴公坑米 西坑米 風

門米 古厝坪米 楊梅坑米 大茅坪米 由科田米 小水米 滴

水岩米 車頭運米 志同米 走馬吸米 黃辛園米 狗大坑米

運口米 乾坑米 老人松米 楊坑米 大塘民村斯占拉板橋米

水運米 青龍岡米 大塘尾米 梅坑米 三峽田米 黃洞二米

米坑米 飯下米 蕉坑米 自往至連州界臨山三十八宿沙坪米

羅梅坑米 上坑米 打鼓坑米 下運米 蔡頭嘴米 石破米 長

流水米 龍潭米 西坑米 蕉坑米 神洲山米 又洞山米 黃藤

坑米 黃坑米 漫坑米 白梅米 蒲溪米 羊舍坑米 蕉柳米

黃皮四米 牛欄塘米 黃岐塘米 黃坑塘米 龍下米 新洞米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九 廣東下

十一

西坑米 平地坪米 秋坑山米 橫水山米 新村堡米 黃田米

吉嶺坑米 強坑米 坎斯新米 響水米 楊柳米 康石坑米 自西

北至四合縣界臨山三十五南田米 丙水米 黃道柳米 大塘坑米

小支坑米 減竹坪米 射狗坑米 白水破米 龍江米 大湖米

大坑米 小坑米 大小坑米 白茫連米 前厝坑米 天塘連米

上下板米 龍州山米 均坑山米 石川坑米 白茫山米 萬

板坪米 茅茨塘米 蛇坑米 白藤坑米 南浦米 新洞米 黃竹

水米 梅子坑米 大客山米 小臨山米 大臨山米 羊子寨米

封坑山米 大山米

浚化縣臨山三十五龍石山米 牛原分米 苦嶺伯米 仙掌溪米

東坑山米 東洞米 永安洞米 北坑米 水溪米 苦竹野米 康

石坑寨 牛潭寨 勝溪寨 硤砂坑寨 王洪寨 黃竹四寨 風竹
柳寨 聖堂前寨 相公洞寨 礮礮坑寨 楊門寨 沙羅窩寨
大坑寨 小坑寨 朱園寨 嘉源水寨 橫洞寨 車頭寨 車頭堡
寨 白沙四寨 大園寨 開口石寨 官塘屋寨 大水邊寨 鍾洞

新會縣臨山一、皂茅山多向化為人屠之

連州并四會縣界臨山十二、馬鶴塘寨 川石村寨 河田村寨 黃洞

寨 連水堡寨 下浦坑寨 上浦坑寨 南坑寨 東潭寨 丹竹園

寨 白花園寨 白坑新寨

韶州府曲江縣臨山四、幽溪 烈溪 燕溪 西山

英德縣臨山二、杉木角坑寨 黃茶山極蓋壯者三十餘家別姓者百餘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九 廣東下

十二

人永樂間，倭自陳祖亮以幾流賊功除僞官，其集

惠州府龍川縣山嶺，倭人俱別境未者，居深山，能征胡，納貢賦，有官長

為之無似

潮州府會稽，氏有山峯四，臨嶺，其種有二，曰平寨，曰崎寨，其姓有三，曰藍

曰藍，曰藍，依山而居，探採心實，不殖不獲，三姓自為婚，有病無利，并焚其

室廬而徙居焉，俗有類于夷狄，諸縣巡緝，納皮張，應志無所方，我朝

設土官以治之，所曰峯官，所領人有峯，當作食，實錄謂之食峯

肇慶府高要縣臨山九、林田山 近柳塘都西至德慶州悅城縣司界

大田山 近恩陽都西至德慶州一百里 陸湖山 近楊柳都西至

德慶州一百里 龍頂山 近都華都西至本縣白泥岸界 石梅山

近楊柳都西至德慶州一百里 牛嶺山 近柳塘都西至德慶州一百

里 大臺山 近楊柳都西至德慶州一百里悅城司界 槐坑山
近楊柳都北至四會縣一百二十里界坑界 老香山 近德商都南
至新興高明界

四會縣自北至清遠縣界臨山一十有五、翠坑山 黃竹塘山 冷水山

黃崗山 紫烟山 蒙坑山 黃洞山 三連山 小連山 銀坑山

大連山 石羊山 白碑山 朱洞山 茶洞山 近大馬營自西北至

懷集縣界臨山一十有二、岐頭山 三富山 南水山 杜木山 茶寮

山 高望山 水潭山 源坑山 大朝山 白花山 黃牛嶺山 大

貝山 自宋至石原縣界臨山三十有一、蘆荻坑山 耶木村 平坡村

水寨村 木麻村 張公村 白沙村 橫塘村 新莊村 劉勾村

橫塘村 雲葉村 木頭村 晚平村 早蘭村 桑河村 竹葉村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九 廣東下

十三

石頂園村 西林村 燕村 林河村 楓木村 李村 六才村 六

離村 曹村 大東村 那園村 土地塘村 夾口村 木村

新興縣自西至德慶州界臨山二十有八、雲春山 閩村 舊村 石

雲山 雲無山 歐崗山 恩雲嶺村 葫蘆山 飲場上園 鐵場山

飲場中園 歐崗山 飲場下園 黃三坑 下槐山 叮咭山 大洞

山 馬頭崗 黃沙山 小那山 龍埔山 小洞山 雲扶山 馬頭

山 沙木嶺山 石人背山 劉樹平山 下槐山 西坑山 自西北連

德慶州界臨山七、下洞岐山 芥底山 長馬崗山 冷水徑山 上洞

岐山 烏佬山 竹連嶺 自西至懷茶橋界臨山三、龍背山 三酒山

白石嶺山 自宋至崖步水界臨山四、大湖山 大亭山 富崗山 雲

崗山 自宋南至獨鵝潭界臨山七、東坑山 西坑山 寶嶺山 普田山

石狗山 逍遙山 孩路山 筍竹山 樟桶山 不漏山 太平渡埔

山 平山 通州山 鑒黎曾對山 深灣山 白石山 崩塘山
葵蓬山 崩塘山 水陳山 木梗尖嵩山 塌更山 下抱山 金芝
山 煙底塘山 山猪仔山 金布山 山猪仔山 石村美羊
山 冷水山 蓮塘山 下烟黃沙山 藍清山 石頭山 韓公山
葵蓬山 鄧四山 葵蓬山 汶响黃山 甘結山 周塘包塘山 塌
兒響振山 溪水退塘山 大姑麓荻山 鼎尖古塚山 雲梯大地山
大嶺飲脚山 黃九黃埔山 黃荷泥這山 南塘上雲山 雲龍埔
祥山 黃五白土山 黃茅埔虎山 大船雲秀山 雙塔蘭基山 祥
美上秋山 竹塘梅崗山 葉背平埔山 大塘趙嶺山
封川縣嶺山 二石峴山 猛人盤古地種類 聯仁鄉 獲人陳公某種
類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十九冊 廣東下

十六

龍水縣自東南至高要縣新興縣界嶺山十平萬山 只可山 十二芥
前山 雲羅山 葵蓬山 雲渡山 埔茶陸寨 陳連嶺 界分山
水網山自南至電白縣界嶺山七、乾坡山 排步山 北嶺山 下風山
平望山 葵蓬山 瓦埔山自西南至信宜縣界嶺山一十有二清水山
雲海山 金龍山 竹嶺山 北永山 黃連山 分界山 溪一湯
山 羅厝山 石坪山 羅蛇山 深底山自西至廣西梧州府岑溪縣
界嶺山二十有三上嶺山 天子馬頭嶺 龍屈山 金斗山 下嶺山
葵湯山 新葵山 坡水山 蓮根山 黃嶺山 羅星山 雲教山
新門山 山心山 上河山 華台山 排步山 石頂山 平地山
神草山 天荒山 天井山 黃茅山自西北至連城岑溪界嶺山六、思
靈山 艾芝山 中田山 白玉山 竹塘山 梅崗山自北至本州大

灣村界嶺山三十有三、大合山 百片山 陳化山 天平山 龍腦山
塌便山 大傳陸寨 白梅山 新樂山 北梨山 陳觀埔山 黃五
山 龜鼻山 詳番山 迴龍山 輝眉山 金青山 葵蓬山 石羊
皮山 高樓山 陳賊山 盧嶺山 黃九山 雲稍山 餅子嶺 羅
尖山 井嶺山 兩月山 荷羅山 下雲山 觀田山 獨竹山 茅
火山自東北至本州新興縣界嶺山一十有六、鎮明山 柏梓山 上雲
山 大拿山 上北下抱山 容羊山 塌更山 永信山 黃沙山
歷嶺山 葵蓬山 下園陸寨 沙田陸寨 葵羅陸寨自東至陽春縣
界嶺山一十有一、紅豆山 鐵場山 葵嶺山 雲清山 魚子嶺 岐
心寨 大灣寨 里改寨 大崗寨 獨竹寨 詳泉寨
開建縣一都嶺山八、似龍山 招埔山 國珠山 小五山 大王山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九冊 廣東下

十七

大王神潭山 蓮塘山 圓塘山二都嶺山一十有三九坪山 圓塘山
梅塘山 黎水山 大王黃坭山 大王山 為塘山 廟水山 廟塘
山 入步山 祝沖山 松木山 曹洋山 三都嶺山四野埔山 大水
山 箕水山 羊梯山四都嶺山十、龍埔山 詳白蓮山 袁強山 羅
山 羅西山 高排山 南合山 大同山 金石山 圓塘山

高州府所屬州縣山依棲山等，有總提有背提，有險惡，奇山有總有不
領其兵，日能指者有相侵，撫撫領之，其指者，謂之文官，納指者，吳氏為
一婿之妻，其指者，每官則降，則利則獲，險惡者，戰不可與化，化州總領
撫共五十一山，撫撫三名，領兵約五百二十四名，門村山兵九名，北埔村
山兵十三名，水車山兵十五名，半埔山兵七名，高根山兵十一名，排村山
兵十名，水口山兵九名，山底山兵十二名，南頭山兵十三名，麻子山兵十
名，白石山兵十五名，舍牛山兵十八名，排衣山兵九名，羅露山兵九名，全
埔山兵十三名，謝安山兵二十一，北埔山兵十五名，平陽山兵十三名，
清水山兵八名，謝半山兵十三名，木脚山兵十名，山扶山兵十六名，風村
山兵十三名，謝蓬山兵二十名，關塘山兵十八名，山田山兵九名，黎山兵
十三名，六龍山兵二十名，香山兵十六名，埔蓬山兵八名，平斜山兵七名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九 廣東下 十八

多為山兵七名，大鵝山塘落村兵六名，黃那山兵五名，那僕山兵五名，文
黎山兵數位，兵五名，天井大嶺兵五名，大嶺那僕兵五名，大玉山兵六名，
羅露山兵四名，竹子山兵四名，文弄璋埔山兵五名，那平蘇村兵五名，北
南山兵三名，南埔山兵五名，六王山兵九名，清水山兵十名，運塘村兵九
名，尖崗村兵十名，大塘村兵十名，甘村兵十名，茂名龍龍共三十一山，
撫撫七名，領兵五百三十五名，端黎山兵七名，雲虛山兵四十四名，南清
山兵三十六名，楊坑山兵二十九名，以上撫撫一名，涼洞山兵九名，彈坑
山兵八名，藤水山兵八名，陶井山兵十一名，黃坑山兵六名，週運山兵六
名，張坑山兵十名，以上撫撫一名，木梨山兵十一名，白飯山兵六名，羅平
山兵七名，火煙山兵八名，郭埔山兵十三名，高嶺山兵十一名，馮岸山兵

二十七名，車田山兵六名，彭洞山兵六名，大洞山兵六名，石磧口兵十名，
碗窰大洞兵七名，以上撫撫二名，北吳山兵七十名，里道山兵二十七名，
湖高山兵二十名，蒙村山兵二十六名，以上撫撫一名，凌觀山兵二十名，
撫撫一名，背招撫共十三山，撫撫三名，亦撫領之，約兵一百四十一名，寧
坑山兵七名，蘇坑山兵十一名，石脚山兵六名，張村山兵十一名，石栗山
兵四名，郭蓬山兵八名，曹連山兵十五名，以上撫撫一名，龍灣山兵十二
名，馬劍山兵五名，大凌山兵七名，馬園山兵十二名，周坑溪洞山兵二十
名，以上撫撫一名，石石洞三角灣地界山兵十五名，撫撫一名，信宜縣
撫共十五山，撫撫二名，領兵二百三十名，大花山兵十七名，藍田山兵十
名，六蒙西村山兵十七名，高坡山兵二十名，黎沙山兵二十名，石平山兵
二十名，沙灣山兵二十名，觀山兵十二名，黎洞山兵八名，狂洞山兵二十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九 廣東下 十九

石木坑山兵十二名，六梅蓬亮山兵三十名，賦洞山兵十七名，沙底山兵
十名，竹元山兵五名，背招撫共十二山，撫撫二名，領兵三百五十二名，十
三洞山兵五名，木格山兵二十名，白石山兵二十名，大塘山兵二十名，梳
柳山兵二十名，石洞山兵三十名，北洞山兵二十二名，錢碑山兵一百名，
振洞山兵七名，披洞山兵二十名，雲恭山兵十名，甘依山兵一十五名，險
惡撫共五十八山，約兵一千三百八十五名，林杯山兵十名，披映山兵十
名，五口山兵十名，藍田山兵十名，林水山兵十名，雲雷山兵七名，舍水山
兵十名，披脚山兵十名，背子山兵十名，甘境山兵十五名，蕭坑山兵十五
名，南坑山兵十名，東境山兵十名，菁合山兵五名，祥華山兵三百名，陰坑
山兵五名，客洞山兵三十名，潮洞山兵一百名，雲草山兵一百名，竹洞山
兵十名，蛇灘山兵二十名，牛洞山兵三十名，大謝山兵三十名，羅林山兵

九名佛水山兵五名在頭山兵十名文子山兵三十名兜勾山兵五十名
羅湖山兵十名雲磐山兵十八名耽湖山兵二十名龍化山兵十名常川
山兵三十名埠頭山兵四十名青翠山兵十名背嶺山兵二十名六田山
兵十五名古同山兵十二名鷄卵山兵十名黃沙山兵十名石根山兵十
五名良陽山兵十五名黃洞山兵九名槐頭山兵十名秋龍山兵十名六
義山兵十名山心山兵二十名番橋山兵六名風洞山兵六十名古丁山
兵九名東埔山兵九名洪官山兵十五名坡頭山兵十名平田山兵十名
小健山兵十五名村書山兵十名龍古山兵十名候洞山兵十名電白穗
招搖共二十一山。舊志附近隘山四曰河洞山曰高洞山曰青水山曰石
狗山桂茂名縣界隘山一曰水底山撫標三原領兵九百四十二名望夫
山兵十五名坡潭山兵十名甘坑山兵十名大水山兵五名花山兵四十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九 廣東下

二十一

大石黃溪山兵五十六名河村山兵三十八名石窟山兵二十八名大石
山兵四十九名埔原山兵三十七名石礪山兵三十八名水頭山兵三十
八名花山兵三十八名大羅山兵一百零三名浮山兵七十五名蘇萊山
兵六十八名大水山兵五十七名茶山兵六十八名高洞山兵四十八名
浮山兵四十九名東隨山兵四十五名。舊志附近隘山三河洞山青水
山石狗山其桂茂名縣界一曰水底山
信宜縣隘山四十有一。自北至南溪縣接鬱林州界。蒲崗山 石華山
古角山 耶林山 木欄山 黃橋山 振崗山 柏思山 勾頭山
福水山 玉掌山 志和山 黃鶴山 青山 竹崗山 南恩山
千歲山 錢潭山 六村山 右通山 東瓜山 王狗山 鷄卵山
石狗山 蘇岸山 甘岸山 徒五山 林伍山 大洞山 那零山

尺堂山 下木山 新瑞山 馬橋山 大東山 白石山 六卜山
佛水山 羊屎山 公鶴山 石羊山

廉州府東北縣抵鬱林州。徑人二種。曰白花嶺。離本府約四百餘里。此處
化人。人。結伴。山。路。險。峻。人。烟。稀。少。但。可。結。步。相。通。曰。六。隆。街。

靈山縣隘村二十六俱在東連石康縣界。盧庄村 仰和水村 平政

村 冰表村 水麻村 張家村 白沙村 橫塘村 黑泥村 新庄

村 列勾村 橫塘村 黃果村 茶山塘 純平村 早塘村 素子

村 六財村 云龍村 傾村 大萊村 那利村 地塘 白

石村 大員田 橫落村 俱係白花嶺徑可在

見今為惠山樂德慶州西山羅憐等處地方

石圭等山渠約四十餘處。石圭 埔美 埔來 埔基 玉埔 埔豆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九 廣東下

二十一

百斤 洞尼 世律 茂木 神海 所底 官身 蘇州 鎮洞 前
塘下池 水塘 公廟 大廟 部局 金鼓 部大 兒水 白石
埔尾 三四塘 路嶺 只道 馬路 埔發 箭埔 風樓 中教
埔基 河埔 坡白 埔強 少頭 埔連 冷水等山渠約五十餘處
冷水 塘埔 雙坡 棚卷 龍坵 龍山 雙地 埔境 莊埔 極
廟 埔信 運口 野渡 小源 黃埔 泊竹 茂埔 石破 大力
古樓坪 半角 水瓜 馮一源 塘表 鹿枝 仙洞 深灣 地
味 右邊 小信 逍遙 郵驛 黃埔 大英 路宿 楊梅 箭竹
改路 木衣 牛棚 雲洞 蒼清 廟塘 下地 水塘 金嶺
力州 李水 黃埔 臨埔
龍水縣古德山渠九。松栢 上橋 蓮塘 新底 石崗 黃沙 三榜

白泥 大塘 永信山巢十二 官田 洞凡 甘桔 史某 木市 望天
崖底 大埔 沙冷 上更 大水 石才 雲嶺山巢六 分界 大地
黃九 山心 大散 南埔 新梁山巢十六 白梅 天平 祥雅 大
洞 雙高 水尾 平地 順成 六合 木頭 雲龍 黃莊 萬村
萬基 陳底 天賦 思盧山巢二十一 良辰 沙上 雙塘 河又
祥雅 雙塘 趙龍 黃沙 果巴 木古 崖底 馬寮 祥雅 祥
前 王瓜 白竹 司背 高樓 甘梅 四丁 梅洞 金青山巢四
祥泰 祥眉 路直 石埔 飲底山巢七 上河 新門 南山 鎮南
排步 雲陽 洞前 新客山巢七 雙利 橋頭 坎前 祥祥 林河
龍石 車藤 雲致山巢六 雲致 黃嶺 暖水 改頭 華合 山
心 亞口山巢六 源磨 金牛 茶塘 上賴 下賴 六都 紅豆山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九 廣東下

二十二

樂六 雲霄 勒巨 大村 沙源 涵埔 深埔 缺陽山巢二 飯場
沙高
德慶州東山南鄉新興縣黃三坑地方東山巢三十二 萊嶺 祥翁 東
酒 石牛 大廟 清水 石狗 郭泰 逆州 思果 上下臺 赤
土 歐塘 樂坑 太平 古樓 火坑山 下埔 蓮塘背 雲祥
南坑 好竹 大嶺 大水 封門 牛嶺 大崗頭 祥坑 楊林
桐村 坎竹 塘邊 竹林 南鄉山巢二十一 文埔 山塘 木衣
大竹根 半沙 乾柳 埔角 北埔 黃沙 上三江 下三江 大
四 冷水 白雲 大坪 大壺 水尾 大黃底 嶺塘 大水 石
署 三坑山巢二十 石壁 黃沙 大郭坑 葉雲 石岷 四 楓埔
沙木塘 龍骨 牛底 三酒 燈樹 西坑 長島崗 萬蘭崗 竹

洞 木卡坑 山珠 前塘坑 牛湖 崖坑
信宜縣甘埔等山巢約一百三十餘處 甘埔 沙底 陰洞 坎坑 古
了 付雷 小健洞 紅官 蓮古 烏塘 頂坑 蒲塘 藍田 平
田 廣洞 木嶺 牛洞 勒洞 大洞 耶雷 雲普 華合 風
洞 雲洞 甘衣 順州堂 坡頭 六義 竹連 李吉 萬福
南埔 羅輝 雷中 錢仰 大坡 枝洞 六雞 六龍 木林 六
羅 木坑 年沙 乾柳 白石 大塘 石洞 六卜 竹洞 蛇潭
沙底 嶺脚 威洞 西村 六毫 洞凡 大花 藍田 高平 上
振洞 下振洞 莊洞 華洞 龍山 里氏 沙灣 石平 上下北
洞 白鶴 嶺脚 扶龍 雲羅 十里 廟背 順塘 牙田 六城
平棚 六蒙 六稍 泮水 雙洞 仙洞 博頭 黃藤 龍代 雙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九 廣東下

二十三

底 石求 雲臺 漏村 大聖洞 大謝 古洋 蕉水 寶嶺山
石洞 棠梨 滿料 茶山 雲特 歐坑 鶴卿山 石林山 泥湖
山 橫洞山 龍化山 常川 龜門 洞白 羅珠山 戴顯山 安
杯 五口 分水 雲雷 冷水 河口 觀頭嶺 第六洞 根竹
大雙山 坎子 烏村 火山 蛇身 青華 六田 大水 素山
六古 洪顯山
很德貴高州府所屬州縣先年節議招取廣西耕守狼兵共一百三十一
村 蔡兵一千七百六十三名 僅九寨兵二百二十名 化州狼兵二十村 招
主二名 領兵一百九十四名 又弄村兵七名 平曲村兵九名 蒼坡村兵十
一名 羅婆村兵七名 平來村兵七名 羅虎村兵六名 張平村兵十名 耶雷

村共十二名大樹村共十八名即東村共十四名西屯大寨村共十名即
德村共九名西營村共九名木格村共九名謝莊村共九名牌界村共九
名茂名共二十七名招主三名領兵八百三十九名石壁寨共三十二名
東岸寨共二十名李觀二寨共八十二名白鶴寨共二十名平園寨共二
十名大雙寨共五十一名甘竹寨共三十一名梨洞寨共二十名馮子寨
共三十一名井城寨共二十名牛皮寨共三十一名大制寨共五十五名以上
招主一名沽龍寨共三十二名平眼寨共十一名高嶺寨共二十一一名黃
嶺寨共十名金坑寨共十四名以上招主一名雙花二寨共一百零三名
黃塘寨共五十一名周洞寨共五十一名清湖寨共五十五名以上招主一
名大巴寨共二十一一名沈坑寨共十名大巴寨共四十一一名竹湖寨共十
名水坑寨共五十一一名種七寨招主二名領兵約八十五名桐油寨共十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九 廣東下 丁酉

三名永安寨共十一名以上招主一名博馬寨共十六名張村寨共十一
名東瓜寨共十一一名馮村寨共十二名觀珠寨共十名以上招主一名
信宜張四十七寨招主六名領兵約一千三百一十七名銅鼓寨共五十二
六名西村寨共四十四名南營寨共三十五名登還寨共十八名六哨六
營陳村寨共三十五名都察寨共三十九名何洞寨共三十三名以上招
主一名甘雷寨共三十九名雙洞寨共三十一一名都察寨共二十一一名彈
利寨共三十八名七里寨共三十九名譚坡寨共二十九名都察寨共三
十八名石硤寨共七十一一名六觀寨共六十二名歐坑寨共五十三名古
樓寨共二十五名高城寨共十九名佛洞石雅寨共二十五名龍山安寧
寨共四十九名以上招主一名木皮寨共十四名招主一名長樂寨共三
十二名積基寨共十一一名平山寨共十三名萬洞寨共二十三名羅村二

寨共三十二名以上招主一名六蒙寨共二十五名蔡洞寨共二十八名
莊洞寨共二十五名都洞寨共三十二名以上招主一名石馬寨共二十
二名招主一名金洞寨共四十三名聖積寨共十一名牧腰寨共二十三
名南屯寨共二十五名以上招主一名六坑寨共十六名石嘴垌洞寨共
二十三名軍田寨共八名六莫寨共九名六坑寨共十一一名石復寨共二
十四名高仰寨共十四名白花寨共十九名石槽寨共二十一一名思滿寨
共一十四名電白種二寨種目三名領兵約一百三十五名羅霍屯兵一
百一十四名種目二名博馬屯兵二十一一名種目一名信宜流播共一百
二十五名龍山大神山共十一一名那馬良坑山共十三名以上無種一
領之嶺底寨共九十五名龍湖防守木寨雜總一石衡之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九 廣東下 丁酉

洞條

洞條者嶺表漢洞之民古稱山越唐宋以來開招復廣自邕州以東廣州以西皆推其雄長者為首領籍其民為壯丁其餘不可為寨者則依山林而居無商賈販賣亦無年甲姓石以射生物凡活畜豕能喘動者時取食之謂之山獠廣德志所謂蠻之荒忽無常者也其酋長有假藉者頗知嫁娶每以奴婢各一人為聘無則以銅鏡當之或刺山獠及博買塚墓所得生口男女相配給曰使州教以武使世一籍屬謂之家丁以漸使于馬前驛總謂之洞丁淳化中馮拯知端州奏乞盡括諸窟隱丁更制版籍于是嶺西之獠多為良民而廣州以西時復生亂有司加意招徠雖暫自化但終亦荒忽無常云

周令楚于熊惲缺使夷越其後吳越越近越其子孫時遂蠻獠而居至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九 廣東下

二十六

于南武城遙為楊粲之都秦并天下略定揚越置東南一尉西北一候南海以瑄徙民故粲人遂避中縣華城西與巴渝南興略越相合漢置交趾郡其分廣州其治去南武城五十里曰番禺縣漢書所謂得耕野下灘津同舍者屬蓋乘斯水而入越也公孫述時耕野大姓能傳召董氏與郡功曹尉道保境為漢乃遣使從番禺江奉貢貢刺史卿葉垣以杜耕野之水入漢洞東南近海有沙灣港泥蠻獠恃固稱洞王每雖毗忿起數千眾執人烹之謂之瑄投其骨于海蓋廣州諸山並埋獠種類繁熾前後屢為侵累歷世患之故有二水其一水南入者鬱州分派還四會入海其一即川東別運番禺城為古瑄所道隋末南平獠猶迫番禺為患隋度使或封南平王以鎮之亦元時或合西山為寇本朝永樂中宜鎮守內臣正統末武職亦多侵漁諸洞盜發叢泰初劉總兵董興於將武從多受賊抵

條益儒城都御史王綱討平之正德中紫泥港徐野航等為洞首總領殺

人作亂官軍擒之雖有衣冠難處不能化也村談與黎黎相類有士夫之

家亦不能別東北山路歸豆介乎增城清遠之間其上山諸洞亦著洞

出溪村安洞沙羅洞東洞大小茅平水尾洞荷荷潭洞龍坑洞

木干嶺坑若竹洞五坑寨黃龍坑洞前竹堂堂前坑坑坑相公洞

槽坑坑坑木望黃竹四保洞茶嶺仙羊溪長樂基茅干上一溪牛

原分島塔平地茅田下寮上下木洞上壯河三條橋坑坑茅潭石礁

坎為口寨下山諸洞松子寨冬瓜田錦山下苦菜塘南海縣廣洞西南有

十三村有嶺即浦火南遠等石餘不能悉記蠻獠出入行劫有虛色水為

提提遇春夏則三江於巴由水時沉入其中漲溢可行舟至清遠誠一日

之擾冬則乾涸難渡村氏連結橫潭諸洞弘治初雷音譚龍福作亂阮討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九 廣東下

二十七

平浸並從化縣治于上游始在懷澤漢使馬邑山下山諸洞正德初首江附進呂氏猶故盜使標乃置指揮一員以印指揮行軍領兵二千守把廣色水十四年我師勒平之殘餘黨悉就招撫其所居巢穴在上下山省悉皆平而於是虛色水率去官軍哨守惟余百力一員煎同香江巡司駐剿巡邏嘉靖中布政使徐乾敬檄所屬州縣舉行所定保中之法使鄉村相為聲援亦防禦之一端也而諸山新氏則稱撫信里長令其旬朔一至縣稟稟使法令保其自相約束無得侵犯其領託氏居者亦聽其移徙而租糧之有可以少更而地方亦莫他矣

東莞縣大嶺山在縣南大海中有三十六峯周三百餘里舊志云居民不事農桑不隸征徭以魚鹽為生宋紹興間招降其人來祐等遷其少壯者為水軍老弱者教歸王寨水軍使臣一員彈壓官一員無供億寬免鹽

新會縣南居都白水站附近自正統七年春正月並起剽掠鄉村時按三司官遣指揮朱瑄知縣陶松招撫不能服遂遣指揮王英領軍勦捕賊首周長洪彩等衆官遂竟以賄賂詭計獲釋由是諸賊益熾水陸攻剽無所忌憚十四年春二月文華都大嶺村賊苛黃汝通起兵應之五日之間衆至三千餘剽掠昭頭石澆上冲等十二村是時人心洶供計無所出幸來舟巡窺日則海洋中夜則泊岸既而群盜益熾參丁輩起焚燒城郭

主

係起彼時是日起南坑白人重起押西各統兵二千前往陽江請命
 係本地相整浮船者漸次返家四月十二日康寧堂御伯張安道給予
 委江府斯好洪地總指揮吊威鎮官兵共合三千餘水陸勦捕然事官安
 三月十日商議指揮庫成是日與賊戰時賊首黃三等據大柴壩等山險
 三若牛代等紀半分三哨直攻賊寨賊人依險棄木礮石軍士不能敵左
 右三哨千戶李永福賊寨隔不前軍是收此與中印鄉人俱被殺傷
 聞今事官委等時大恨也見兵上塘各令各兵盡力奮戰前役的獲八
 百餘人即收敘文黃三等依例為同衆軍臨前敵於黃敗進取是年八月
 十八日巡按各官赴引造序斌之冤竟不能實因此賊盜猖獗叩還不救
 日悉下山剽掠將黃廟焚燬稱東陽黃三州義民被擄年近等俱受傷今封
 為侯伯施都都元帥等官各撥山主寨頭威結村慈民圍不招頭也改為

命往新會討敵官以甯靖報竟坐奏者以韓氏不失望爰五月僉事符欽出兵捕之至松栢山賊乃遁去景泰元年春正月朔周良茂李丙統賊三百餘往圍竹葉村擄張凱張忠妻子並殺之寅姜蕪氏有美色周良長欺焉姜之蕪氏不從竟罵賊投水而死聞者哀之閏正月初八日賊首匠姜家焚三溫觀影萬報五百餘被泊雷婆渡泛獅子山剽掠茶洞村居民供足許公養時總甲曹桂林敗某家全家各置藥酒俟賊入飲之醉行絕家追之賊人棄裝山臨險但不能走死者二百餘人時久政務總都指揮張

主

至己於正月朔晚率一千守新會城。候入午小黃城外居室先為匪家
燒燬。人民奔竄入城。鄉村近雖至賊處俱無止跡。訖離不可言。多致逃賊
受傷官。攻城剽劫。大肆招徠。二月初四日。黃蘭發既入廣城。殺死撫將王
清。收沒安鄉伯官軍。遂東趨蓬江縣。斷首至三等船一千餘艘。聚至三萬
餘。急攻新會城。數收之。募張二公督追。之則賊門引兵出汾水圍。與賊大
戰。殺余。至有傷敗官軍。元者六十餘人。賊鋒大挫。元傷者不計。由是衛送
四月十一日。柳林軍既在永江西兩廣等處都指揮武毅。比麟等官軍
三萬餘。散至廣城。遂率諸軍米和五百餘艘。由汶羅廟自蛇港至州前海
面。與賊交鋒。賊既為恭非所怯。既氣崩沮。至是遂大破。斬賊。濟水者不計。
各人軍。宗平。少。輝。賢。軍人。黃。建。德。生。擒。黃。蒲。養。四。至。五。羊。輝。而。死。斬。首。解
京。餘。賊。也。崇。五。月。二。十。九。日。指揮。為。英。等。官。統。兵。至。新。會。仍。屬。收。政。恭。

建提督時阮毅廣蕭各官急欲就死引行間賊兵主者遂賜其果
力以招撫為名遂延不進至六月十二日諸軍徐至獨南平州等處仍行
招撫至十九日始進兵百餘山下砲四等處官兵共六萬五千餘分列
十二營其時諸賊黃三等各將入大寨型等山主寨連日抵禦抵禦七月
初九日惟黃三等受招下山其餘諸賊則積強觀勢竟不服招八月十三
日各官時引還天閣初時以為各賊納其助道故不如大兵果泰二年春
各賊沒矣晝夜到探居民不勝歡喜劉顯祖等一百六十名赴京與
泰十二月准行勅捕果泰三年二月庚寅庚寅尹即左侍郎獨籍并延按
御史三司等官親臨所餘時果泰以山原險難難以用兵事關國體滿勝之
不武天又傷感由是遣令官史林世等處作等靖保結匪泰人而逃民
人必免諸臣限日進時有重臣云要則生民入於日武人死不難虛缺

天下和國利病書

原第廿九冊 廣東下

三十一

庚辰是年夏前收沒作性陽江山劉保時巡按御史王璉見其招撫日甚
不時已夕竟令少商狀都信呼明共伯兵合諸縣民兵四千餘勒捕五月
二十九日進兵直抵松山山脚及等處攻陷上下二洞悉力擒捕賊徒盡
數易戰代獲人無算由是各處盜賊聞風遁散時諸賊意存剪除聞忽
聞都督至與進人走回該處遂各引退是時諸村少平聽招撫賊沒出刺
掠果泰五年冬十二月總督軍務都御史馬昂命將大征七年春始破黃
坵型等寨遂圍白水洋冲二洞各提而還縣丞陶魯正卿差以約束之於
是新會乃平至泰五年春前收沒作都御史馬昂復遣都督徐泰泰派
朱英引使領軍親臨擒捕各官備建前失性往新會城遣人招撫聞朱
賊沒刺林柳村殺害果有以等人口六十餘不勝亦敢急兵免匪不聞各
官不知又犯抵果招撫由是諸賊押玩各無從急使招來就復刺標白

泰至冬十月之間官兵抵延縣鄉被招撫反者五人民茶委官府遊于奔
走勢不能已大國征勦十二月初二日都督簡信率三司等官統廣東
軍駐新會急事成功等統廣西等軍駐饒南都督張通等駐村峽賊
朱英等駐天明前刻期進兵分探各賊要害據田汕港步等處大小三十
餘營官兵共計一十餘萬戰船及運糧船隻共四十餘艘果泰七年正
月初四日遣都督張通等統領各軍進山先破黃坵型等山寨止
擒劉三仔父母妻子及各賊妻子又破田禾園寨據等處山寨是時賊勢
大挫雖有木石村相險固之說驚見軍威各自潰散束手就擒斬獲賊首
劉三仔等首級並其妻子女資財器械十六日都督張通等統領各軍進山
二洞斬獲賊首張陳保等四古等首級一百餘盡獲其資財無算都督張
通等村斬獲賊首溫三廣溫康二溫祖叔等首級二十餘及死水

天下和國利病書

原第廿九冊 廣東下

三十一

擒死生擒人口不計渠恩既盡各官乃解軍引還高道陳德而招撫王英
新會縣丞陶魯回機判獲反者撫諸村民民是年七月會巡撫諸村設五
所走蓋不解開寓各戶丁口逐月開報諸村初忽每五十家仍立總中一
夜官來出入五初動或自是盜賊欺騙居民始獲安堵云天順元年三月
實新會縣牛崗等處官軍民壯人等一千四百七人練帶表表布頒發
以本地從賊有功也○弘治十二年設新寧縣渡捕出洞為盜正德十五
年春兵修劉使王大用討之斬獲草公運上下平山諸賊各賊沒圖成嘉
靖二年夏撫按調集提運官軍四出剿之破連堂石鼓等寨擒斬無算據
凱而還餘寇復聚弘治十二年設縣以渡溫道白石諸村小民無敢為
盜正德間寇劫渡長和縣張云進設鄉村長以約之預望聞張其村之勢
靜有為非似寇家擒獲時頗民服輸年張平盡如故是渡溫橫正德十五

以賊賊匪無忌二十八年春知縣張周嵩知捕賊延福不心盡行肅清
但福臨已成不可支音兵險於事王德使卿圍保中之法卿聞善惡清殺
竟不能進行夏四月吳孔清臣文額及吳平任崖與新會何老拙野四等
并起二千餘使洗劫地商群官吏財物也賊張德兵海陳梅展等各守
官員任德職罪平賊道判王路出令但執張德會從同漢知縣張周嵩置
解款而者令其申道民壯既解案就輸自是時派案賊首臣文額乃
張案賊首林生特黃谷教人解官二十九年秋新會知縣尹燕
同典史吳一鵬能甲魏英榮計劫吳孔清臣任等出寨役獲四十餘賊
知縣張周嵩來札督同典史洪鑑千戶劉克百戶王永壽鳳人傑等就兵
夜抵竹洲寨止擒雷子陳等十二名斬獲莫應廷等三十餘級俘獲賊屬
四十六名并其牛馬福教入于官自是竹洲寨獲平當此時石鼓即西首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九冊 廣東下

二十四

村務案正可錯判情同猶不舉以致諸案漫起招納亡類及因板臨家
者亦併起為盜嘉靖三十一年春二月首賊陳秋招集三百餘衆屯據上
峒頭頭級築崗王寨陳孔崇陳孔宜招集四百餘衆屯據苦村陳寧五寨
即文遠陳萬國招集五百餘衆屯據盤剛大塘五寨新會首賊李劍典提
石鼓寨自稱兵險上擒圖元亮自稱西山侯曾黃九自稱都堂石鼓即次
安自稱知府冷水坑葉尼自稱把海招標第竹坑李以祥張進朱子清楊
進白子區各五石郭五柳鹿稱主勢雖極聚衆四千有餘王寨八十有七
盡夜洗劫甚至擄掠宅第質贖以致各有夜之家停棺不蓋或聚屠城市
或洗劫異縣會儒俱不得其所三十一一年提督軍務都御史應璜巡按御
史即文周職行征剿矣徐參事杜繼日親賊勢猖獗應璜成功計請李朝
共何老拙賊解聚嚴賊遂寢氏天所望嗣現在賊將志黨類益滋遠近

無賴之徒日見愈合上至米芒將城下至所陽江陽春招集群刺台日
橫行官兵束手莫展一等危城破曉獨背求而收之不足治陸城城則
其類已而里非聚眾共至五邑至官解計卒未能靜嘉靖六年新會新
寧民賊既都御史阮鵬巡撫太監即給兵撫寧侯來謀討平之先是南
寧斯會於塘結長塘等處民番骨于林子祥湯宇等聚衆洗劫地方
偶嘉靖時來曾姓人任滿沐渡出洗劫牛洞大巷相連等鄉村之民謀等
行委商南道守巡制使徐覽左旅援周震督都指揮王國將領打手一
千三百餘石分道夾攻俘斬三百七十石殲餘黨始平九年會寧民賊復
亂提督兵部右侍郎孫右俞都御史林儒總鎮太監張賜總兵戚寧侯仇
蒿討平之先是會寧各寨剿賊據險有平流毒無極正德之末紹徽老
嘉靖二年徵兵大舉斬獲首級難以萬計而郡城賊寨康世藤明九連雷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九冊 廣東下

二十五

以入隆山賊首曾文富丘區長廖憐叔林仲貴長培平田相尚賊百餘
方長皆未遣兵渡聚衆洗劫鄉村為亂歲久不足為害劉東漢生土官軍
兵三萬一千九百餘員石分爲三大哨分道進剿俘斬一千八百九十名
內餘衆招安渡業三十五年夏六月提督都御史談愷始討平之是年二
月八十七寨賊起劫掠鄉村逼近城市勢不可遏知縣江汝璣乃激勸上
應巡撫紀家贊巡撫都御史周會同三司吳泰惟議調兵征勦將以江浙倭
寇有警才募兵北援二廣兵食不繼未即舉事嘉靖三十二年三月三十
日巡按御史即文周題據分巡南道金事杜繼查勦河廣川府所屬會
寧二縣除賊巢小者未計其大者如石鼓等寨皆村石人剽劫橫行是時
羊公巡南下郡西公心冲上峒賊羅商難頭懷宇等寨賊首事關與陳孔
崇陳秋沐招結許居標白子雷林叔等所犯賊衆約四千餘名此嶺西

之德平所與陽江院泰等舉泉穴相照據流劫節年為害不時使遊樓
探東莞順德等縣地方數人市威殺人收贖野燒劫掠志節年為害甚山
州分列頭目暗探得五將兵指揮使律將平犯登大得兵備等詳據
竊賊歸在逃兵器首領供大舉開張張所改行犯地改制鄉村劫掠
志況集一方戮敗民居為毒婦女共為荼毒有不忍言誠神人之所共
大討所古必如也譬之在癰之在人身若不及時救治必至潰作敗其
身有不測不亞焉之病者痛患深矣為深望如古人所謂盜賊之日
咸由于招撫之大意通德承其結聚可散散不致為弄機之既以該地
有即今拿獲之民莫不視大舉征剿以快一割之忿記上奉 旨往經行
全勦獲征剿已而提督年務兵部右侍郎亦即御史該惟會司德兵官
綱取漢達上官張日軍兵打手人等分定有逆行要而廣三司等官監督

天下郡國利病書 廣東下 卷之九 廣東下 三十六

總領劉期承進判嘉靖三十四年十一月首賊曾黃狗陳叔陳高郭家
尼朱仕清等各率其黨八百餘徒流劫海晏殺死巡撫署印姓廖泰卿判
據日津望報文傳達逆賊物不自休擬休屠乃家破如縣江該地匪首
士陳善道排年泰處赴作門崗時現善道等各陳善道之狀于吏憲定
以三十五年正月十四日下令將改行分為兩南嶺西二哨西哨出思
平將與南哨出斷新亭越十九日失險副使率兵家更總督率之兵駐
節院上以便行軍事將鍾坤等統兵一萬自南海在抵新會望山寨都
指揮王麟統兵二萬自石門直抵昔州連又分左右翼一萬百餘十二寨
一略石巖十五寨寨中移兵攻黃沙石下寨殺獲五十餘級未連等會
梅嶺崗等寨殺獲一百餘級獲財甚多賊大敗安則走牛角則乘勝追
及人獲三百餘級俘獲賊屬一千石口越數日也營都督使山據果甫一

月計八百餘級惟時土民利賊實質于女乘機窩藏色各借端出金許
其叔獲解官作伴自是盜家俱作各生時賊首曾黃狗郭汝安劉經宋解
旅官兵人足利此首余五雷世雄等一百餘級間有隱藏殺死者不可勝
計三月初二日王麟進剿龍崗大塘諸寨鍾坤秀逆劉那西上檢諸寨又
分兵自牛眼沙進剿若村陳年諸寨斬向無匪群賊首惟上檢數寨賊
來夜復自入入那西諸山于時山賊險絕草莽叢塞進北連捕無獲次日
王麟移兵羊公是三合水鍾坤秀移兵那西山賊陣自先士平賊群戰群
各有所獲已而平門分委通判江應泰下縣張軒擒伏賊獲到官治之知
其共首為人新証者亦查開詳六月十二日張軒將奏就而還大魁民
望乃政主吏致謝西三合全鄉頭諸營各署千百戶一員并告報故日兵
分方備守至十一月間乃有賊首陳叔宋往清風振柳利不虞等一百餘

天下郡國利病書 廣東下 卷之九 廣東下 三十七

石嶺嶺大徑百餘里山出及為志利據新會遠近沒家如縣志則乃全州
時年補生份賊首朱仕清又用為計生擒陳叔解赴下門前及獲賊黨一
百餘人果性如地賊傳費流亦已無餘於是新亭乃平
新會縣西南近海有古炮大山水陸四達涵田環繞密篠聚焉順德東莞
群盜附之西與香山新寧為隣南則接龍水鄉諸村以多與之交通出
沒為盜氏有群不逆者得役賊謂之入山指古炮石鼓諸嶼也嘉靖三十
一年春嶺西新寧賊首鍾進等剽掠得行登石古博石坪等處據白石型
之際官軍討之無功而還乃招撫進等各安插于古勞宅村礮子坑聽招
之及仍復為盜不時出沒時屯別五坑連或石壁火嘴等山兵備事王
德至縣鎮在古博即水口山擇地五中華營設一總制官使之西據視開
長沙塘東控良村等處又於五坑連建魚山炮子窩金銀牛什間等處立

為小營漢賊傳聞甚盛德二帥界中主一八營炮已平東張石二帥之營以馬山南諸村保衛得見賊官軍兵兵數十台石並無力追追廣城則主中軍營兵無七死而小營諸兵畏營兵難守遂割別調五炮追等營遂拘為賊巢自是賊每一起其地動旬月數郡居民殆無寧宇故官不可勝言夏五月荷西賊劉標平康等部餘千杜鳴遠兵戰于北嶺山破之三十一年賊首李朝卿等欲誅是時賊張益起衍賊李朝卿假以招撫為名調用於官清通古范山寨反為賊耳目竊至縣騷朝卿而誅之併戮其黨四十餘人邑民稱快於是賊乃屯于壁山府通判汪應奎著縣事調集兵食出千戶周紹武於賊投以方略時官軍兵二千七百人以往三十三年元旦吳抵壁山下賊方燕飲不虞兵至拔佛印機銃擊中穿紅賊首一人其夜賊遁先是外海村民陳文伯等假以報効為名自備工費充打手經

甲有司徒之毒戰紫白帶為之白帶義勇謝達村有奸吏謝大用為賊有作亂文伯協同五坑巡鬼子窟等營兵破之于金雞頭大山所火用已而平康之寇因氏何二與恩平即清等為盜據長潭文伯帥兵入破之斬何二累以功自冷奏丑大獲文伯勦勦賊民為亂權泉海上肆行劫掠官兵捕之反為所殺應奎令人責榜杜瑜不能乃選指卒千六百有奇令典史馬御造神機銃縣解箭筒合諸邑兵五千有奇帥師往討之戰方合文伯中銃死然黨時降賊營益孤三十五年正月提督都御史改悅乃舉大征出師南由斯會趨新寧越新興而北復博而南督于恩平界又西由恩平望陽江歷新寧而南復博而北督于新會界收賊於石鼓又收之于閩利以至牛角型懷寧古徐入于巢窮追于山凡破寨二十有奇斬獲萬級有奇餘惡而縛以降復命撫之

增城縣甘泉鄉與東莞縣二十都為隣洪武中湛萊鄉徐燕友陞反劫掠城官軍累為所敗久乃克之正德中增城鄉徐多祥首兵作逆經殺乃散大抵增城龍門與清遠時連接賊巢云

外郭雖杜援賊退督修其郭落地湟周圍數十里城守益固先是賊據陽江之黃江屯者七八年當廉高雙路阻往來由海道達潮益衆巡撫羊官秦會廣西官軍土兵剿之賊復往從事甲申正月自肇慶發哨冒雨而進程而進寒甚衆多凍餓死者而土兵恣橫總戎事不能裁亟力掣利運稍知警懼遣殺黃江屯賊斬首千餘建半騎行陣數犯危險所遇掩殺埋骨問民疾苦人人感悅值淫雨上淋下浸如是者五十餘日自肇慶至陽江神電高州化州石城石康廉州靈山道出廣西廣州諸郡縣皆被賊殘破扶危缺乏饑能營遠處而致疾三月始回司八月而賊復出璫乃趁肇慶德慶一帶督兵守禦十一月簡總戎梧州會兵運至四會聞賊破梧州沒遂守肇慶成化己酉賊趙進始興璫急趨韶州截其歸路賊退還司正德

五年連山賊李公旺以徐兵攻州城知州張書經禦之乃退十二年秋八月峒賊葉福玉等流劫連州連山樂昌及仰桂諸處賊匪同殺官判縣巡撫部御史陳金與巡按三司會奏命廣漢連官軍進剿斬獲四千餘級餘黨悉歸諸寨十三年連州峒餘羅雷喜作亂政符瑞等奉命討平之十六年夏六月連山賊首葉萬山抄掠鄉村兵倫副使王大用調勒大拔賊黨逸歸于峒嘉靖三年春三月連山賊首蘇政蘇晚等寇掠三省知州徐相協勦乃歿十四年春三月英廷舉等聚眾作亂提督部御史陶誥與巡按三司會奏奉命集漢連兵遣將守巡等官攻破六寨平之冬十月連州城文興隆等亂提督兵部左侍郎熊允儉部御史陶誥討平之先是江西各人在于連州揭陽白頭楊柳大帽水坪岩等寨放債造利與盜共為盜林宋松林松行保等聚眾殺之恨官是捕匪合說提督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九冊 廣東下

四一

得石歸國結一十六營備寨二千餘人擁入青梅二水占據村闕為元化在六年屢換屠捕不能平至是請調漢連官軍上兵二萬八百餘員石討之得獲二千餘名餘黨悉平二十六年連山賊首李金等作亂提督部御史張岳分守領東崇張朱憲章都指揮張希孔即討之遁去賊者謂陽山連山二縣尚餘多交通桂陽上猶等處又多江西人在地方敢擅害八欲變民甘於從盜禁訪未獲之先漢可汗也韶州府仁化縣洪武末賊首鍾均通糾合諸峒蠻作亂詔詢多被剽掠既降復叛官軍克英能獲均等縣僻居東南多患潮流賊有六關隘據軍運常竹洞崇祿等馬中雲佛子監等處時時掠區也永樂二年四月甲午初諭廣東都司布政司官曰桂陽都司詳報元化縣均道已死朕即不復免理令布政司官其高左歡調兵剿捕之未明不足深究爾等但宜

撫綏下人之意無為多事以擾害之夫上有愛民之實將下無失所之民氏既得所自為不患且人孰不願為善而有出于不得已者既能改過亦矜宥之無絕其自新之路若此人果在許不為非即聽其安生樂業不必究問今九夷八蠻自昔未歸附者皆未朝貢隨其大小授以名爵若建均道果不死能悔惡悔過來歸朕亦從違

太祖高皇帝待柱回子之遺履之望思使其終身福。偷生山林而不在吾化育之內哉雖均道建文中嘗作亂尋遁去及是有言其未死者然終無實驗云

南雄府境限二省常為兩賊所據始與與龍南相通開隘若東則花腰石猪子峽沙口西則楊子坑坂斥不嚴則龍南寇至矣洪武末明徐李仲可喇聚即氏多流徙避之當時有制千戶葉崇提兵擒之府知事歐文通於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九冊 廣東下

四二

龍南等縣招回二邑流民六百餘戶往事可據防也今之守禦千戶所固在官軍老童莫可用乎惠州府性長樂近南嶺多五關隘始自弘治時峒賊黃恭長等相聚為盜五羊角山連塘包溪塘坑等四寨主簿楊文典史危楚帥兵擊破之遂設整防嶺南道兵備無分巡愈事于長樂十六年擒寇起于興寧大帽山調大兵勒平之正德三年峒賊復發七年春正月提督都御史周南集各道兵夾攻大帽山諸寨賊平之時江西閩廣三省又界山谷賊首張番禮李四等肆惡則陰黃驢等聚徒數千流劫鄉村攻陷建寧、化石城萬安諸縣支解平民現據官史借院稱王福建鎮巡等官皆征之于是以都御史周南巡撫四省諸郡南五寨調集兵剽劫於庚子月甲子江西兵從安遠入攻破巢穴七口廿竹樓曰溪地曰雙橋曰黃竹湖曰頂山曰寒地曰甌

督擒斬賊首何積欽羅清黃瑞并其逆一千五百一十三名廣東兵此
在鄉入破賊穴九曰大帽山曰大陣口寬淺曰五石曰十二平曰香
羅陣曰鵝鵝角曰半山等曰國子監擒斬賊首李四仔張萬禮黃瑞張王
瑞黃瑞保并其逆二千七百一十九名福建兵此破賊穴八曰石
泉曰上赤曰中赤曰下赤曰懸蛇峰曰掛坑陣曰黃沙曰大劉舍擒斬賊
首謝瑞味等二千四百一十九名總計擒斬首逆七千有奇俘獲賊馬一
千八百有奇奪回良蓄一百四十有奇賊仗一千一百有奇搜開砲臺有
星秋七月大帽山殘寇犯龍川等縣察政方良節往捕大捷大帽山殘寇
俱棄勇竄延福等竄入南雄及惠州龍川河源等縣方良節督官兵捕之
盡獲其衆三百四十五名十年冬復寇海豐等縣官兵剿平之十月癸亥
大帽山之寇雖平然通衢猶時出絕跡至是度其他寇聚則海豐揭陽官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九冊 廣東下

四十二

署民家散歸縣令民杜分捕之生擒所獲共四十餘中渠魁三四曰林瑞
山者有族術嘗偽稱御史衣命服馳文書行事一處而過人皆為殿御史
父在通籍至是獲斬之并得偽製司府縣印三十二年南贛都御史王守
仁行十家禪法五鄉約始在鄉裡十三年春正月都御史王守仁執測頭
峒僚地仲容逆發兵剿賊之乃五和平縣龍南龍川桂嶺之所曰測頭水
其旁皆崇山峻嶺不運者蓋據其間正德以來有南七仲容者以呼大
賢先志尤其甚者四十餘人時有徒教百口出鈔掠而龍川南康始與
龍南信望安遠會昌以逆渠受毒最數丁王守仁至首征逆急居師治等
咸石大若龍南南贛黃金粟等各寨師投仲容聞之亦遣弟仲安赴焉
十月捕聞之仲容遣仲安以其徒二百人助師功成遂至上衛縣通龍
川民履可狀仲容風惡守仁得悉則賊聚窮賊仲安大喜乃始之曰汝逆

徒有為彼乃汝賊耳宜急持于符去乎汝兄及兄為河訖者借來當為汝
白之仲容信焉率其衆四十餘人以閏十二月二十一日至河訖山果
首也守仁乃密檄諸省以剿余共乃輸贖賊平宜大張樂戲為樂使人管
仲容等觀之以近其歸明年正月三日乃入仲容等于庭令以序受撫
漢先出至縣折處灰其因而鎖之亂以全故俾不相聞洎史賊盡滅焉
七日率兵捕剿而諸省兵已集遂擒其渠魁之嘉靖改元事施儒始居
守於長樂夷險阻逆亂之儒之功居多二年夏四月儒討平惠潮流賊賊
首梁八八聚眾四百餘人期之海陽志之縣若龍川並受其害至是提督
都御史張翁繼儒等進攻之而宋始平三年劉海豐地王忠東縣是年
儒與分守叅議徐廣討平歸善順城李文積文捕斬善地子周居民招集
奸究習武聚眾而儒協作閩防撫周儀伏流剝剝村奉占民田官民捕之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九冊 廣東下

四十三

父弗克至是都御史張翁等調漢建官軍卿夫七千餘委領本縣義徐及
余事施儒等征剿之得斬千餘賊始平四年流賊江文生等作亂提督都
御史姚鏌討平之惠潮二府與福建汀漳江西南贛延袤數千餘里自昔
流寇為患文生等本島合之黨白晝流剝剝平潮陽長樂諸縣在受其害
乃敢無事施儒奏派江昭督兵討之擒文生餘黨遁去歸善盜賴寶叛
伏誅寶本李文積之黨文積謀害李其黨降至是漢叛都御史姚鏌乃督
指揮高英等擒寶斬之賊始平六年和平撫盜平先是地大賢等倡亂利
頭都御史王守仁討平之泰五和平縣至是賊黨皆亡于盧源鬼吹洲夷
高坪等皆招徠亂流北河漳南諸縣鄉利都御史鏌乃擒賊首南寧逆
及惠潮南詔守備督兵會南贛官軍夾攻之得所六百三十有九巢悉平
七年歸善民王基等作亂提督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林儒討平之

先定墓於王莽王營姑蘇善縣民始以暗盜屠產竊盜其兄王三成之為
所殺自是日群獮悍聚徒奪占謀一方既而私造兵營謀為稱流刺上
奏沙堰黃田心皇步鶴鵠坊皇屋誰沈平潮等村二縣地方更其祭奉至
是日才督行衛長趙英喻守巡於事判各名恭職託忠守協都指揮程榮
省南英喻守巡於事徐乾吳廷翰左來張 字明集兵討之陣斬二百二
十四名預餘黨解散

天下郡國利病書

一日賊者惟黃崗巡司謀院平通福廷紹安汝和洞谷溪陰兩地時旱害
僅因瘠瘠者歎于潮糧沒捕盜通判黎家駐之環以墩戍兼鎮南北而裁
他丞及諸冗員以易之一舉固三得矣若小清山條今大靖臨永崇六平
百家禽付險奔突駭擾屬邑令監容御史謝孚於部指牌趙德勳捕拿來
傳至潮先行招諭渡微惠潮官軍勅捕禽盜遂平戢化制番衆寬等為亂
知府謝光捕獲之初未克及鄭金龍鄭金牛時小特土民謀米百十人謀
害明當由汝流劉院平黃崗等村知府謝光見其勢日猖獗乃微巡檢魏
志舉扼平虛性莊鄉均正亮永九既引鄉兵擒獲渠魁九丁餘石解走懿
發有案之地方拘拿正德二年上漳溪盜朱象瑛作亂官軍討平之初象
瑛與林李傅共為寇竄得志遂聚黨與劉杯鄉討吃縱神衆市廛各驅擄
婦女入山中殺傷鄉夫三年督府歐象爭胡恩等率兵征討悉滅其黨六

年清遼山撫張白眉等作亂官軍討平之初白眉及其黨寇寨柏英寨成
溫火砲等數百人起自本鄉也連獲數縣連境津浦流域合延軍作亂
 依山谷結營分隊流劫津浦等州湖相擊各郡乃上其事于監司正
 德十二年徐孫張蘭等約兵征剿生擒張白眉等首惡五人沒還于三河
 市其黨處平十一年山寇曾紀頭作亂潮陽知縣宋元翰平之山寇曾紀
 頭擁衆千餘流剽州縣出沒異常江西閩廣三省接壤不獲正德十一年
 剽掠潮陽縣鄉剽掠營北山時時劫掠世絕官民惶怖軍民莫敢抗敵潮陽
 知縣宋元翰募義士與分歲要害四面夾攻斬俘首惡反諸賊徒數百賊
 逆焚掠多散各處捕獲知府張景鵬上其功書道陳並有云曾紀頭之平
 雖效功于程鄉實破巢于潮陽民至今思之嘉靖四年流賊執致仕知州
 阮金亞三河野而還金居大背湖村庄呈竹寨反程輔先賊數百人燒出

天下郡國利病書

大寶湖山連關金台後金唐湖至三河吳登水門相對大河刻使鹿
谷松數數人新泰社魁中急集鄉夫追至葛江峽中賊示矢殺盡以伏鄉
夫不敢擊終至至夜分賊乃釋械金而走次日大寨行渡疎危甚渡過
崇旗碑地方邑官兵城之二十一年小靖徐賊謝相傳大滿作亂二十二
年知縣曹廣翰捕送軍門斬之初謝相以曉祥和善為鄉人所推是年傳
大滿裝衣探險陰令其黨四出說劫是年自率眾潛逃建地方冬十二
月走降小靖果承史典史黃佐進至箭竹四被猛死謝相得大滿等並遁
二十二年春縣許商移改木林擒捕時有縣事故輸利者春承張復賊
黨二十餘人城是實法謝相捕木或擒及知縣曹廣翰到在殺無以除元
惡為己身汝法擒殊悍捕愈急于是謝相就縛傳大滿及餘黨十數亦遁
捕獲供賊聚夥之軍門斬之其地悉平廣翰乃為政社學教訓其鄉子弟

復立應于神農寺後山山麓以爲軍竹寨賊踪絕無虞都御史
虞守憲嘉其功爲舉行獎與及手書勞勉爲二十三年秋九月獲坑看井
坪獲劉金等率其黨來降先是上坑縣三營營竹寨民四營爲他處捕獲
賊首牛計一處是寨與寨亦多其人難居漸染作亂營相將自是之圍
賊首楊世也彼族其黨又聚衆臨陣賊境供事聞縣有欲與兵助之
知縣虞守憲共計爲二處宿衛成其相與免楚防武備也應神人以爲豫
防之計乃是人指其策論以禍福利害宣布咸信于足劉金等率其衆數
百人來伏山下得不敗復脫尤賴竭力以禦三國南便有事則以命曾公
復德諭近省達道其黨與使改過自新又主保中法使相糾勸其衆感激
悅服地方少安

肇慶府龍岡等縣大率與匪賊同使惟陽春爲匪賊所害蓋依山險阻出

天下郡國利病書

四十六

按不測轉標非常吾民歲苦侵暴天順二年徐賊出沒巡撫兩廣余卿御
史葉威奏守清德慶州都指揮同知馬震教肆貪冒以致慘虐命巡撫廣
東御史白仇凱奏則之成化五年征廣西流賊攻破邑城失傳餘事陶魯
率兵來從殺傷甚衆除害逃遁弘治四年龍水溪山賊亂總督右都御史
秦紘總鎮太監王敬總兵官伏羌伯毛銳討平之先是溪山諸賊爲患有
年各聚散散司賊諸使遠近外罪不可省以等乃調取漢邊官軍土兵
最勇民壯行委廣安按察使陶魯統領督帶常備軍西通用事軍門尋督
於長江先平龍水而後山可破也即行恭得陳祥都指揮白玉馬義統
督各官兵進水龍水擒斬登陸深入石洞紅蓮黃陽白梅火燒風門殺傷
諸山各守要害擒斬流賊徒五百三十九名斬奪四旗滿男婦三十一
名口俘獲賊屍一百四十名口賊徒吳斌三百六十七件龍水悉平自是

順流而東駐別太平營普行廣州府知府林洋勸置地開給因據情普道
都指揮馬震率款河清率領指揮孫堅率出謝恩楊玉等官軍界上宜司
兵分兩口有破野陽山首與坑蓋山首若黃洞銀前山雲禾龍下坪
小長江金坑黃竹水坪等擒斬流賊八百一十八百七十四名獲俘
獲賊屍一百五十七名口奪回被擄男婦二百零七名口脅從盡釋地方
始平五年徐賊八十餘竄入城中晚毀縣治刻掠庫藏總徐洪奮身出
戰死之其後賊勢益猖獗鄉村被害尤甚正德十四年恩平賊蘇萬里等
亂總督都御史楊旦總鎮太監王堂總兵官撫寧侯朱猷討平之先是萬
里與陽江縣賊而文廣等合夥數百流劫恩平陽江陽春新寧諸縣地方
也東連韶樂安之間道使不通官巡撫道右奉政事陳綱調率
廣陽春新興恩平府縣民壯打手御備兵安知府黃煥都指揮王通判

天下郡國利病書

四十七

毛端余龍推官全陽指揮黑明貴詔知縣黃寬等督領分道勦之擒斬九
百七十名獲俘獲賊屍二百八十四名口地方始平嘉靖二年陽江城首
嚴阮聚眾侵掠本境十一月兵備副使王大用遣于龍洞擒之十二月監
督蔡政雅擒率兵進至新獲甚衆嗣後屢犯屢逐卒無寧歲十二月陽春
新興德慶賊亂提督兵部左侍郎兼左都御史陶諧鎮守總兵戚繼光
既肅討平之先是陽春縣西山雲廣微洞洞坐羅下漫茶場賊首趙林
范唐現政居廟用盤據富郭安雷何德官福文安蔡廣德慶州東山南
鄉蔡嶺前嶺二全鄉安盤據堂新興三坑石堡等處賊首藍晚太都
大弟藍世寬當時山險聚衆剽掠鄉村殺傷男婦常改高州城守教官
兵居民被其騷擾已數十年至是始平胡兵六萬三千分爲三大哨分道
至是收復東寨一百二十五處擒斬三千七百九十九名獲俘獲賊屍三

通獲仇犯送廣三坑趙利順陽忠良等村渡生仍督南隘兵追浦渡捕獲
搭道黃達趙輝時喚帥復遣官軍勦收三十五年春新恩賊亂提督畢份
兵部右侍郎兼左僉都御史張愷總兵安遠伯王理討平之先是新恩泰
涼沙峒諸賊賊糾諸流氓刺掠要明新恩地方勢極猖獗延提督史鄭文
周既共罪以聞命討之至是愷並次襲剿嘉溪土官兵萬計以矢略餘事
林應奎為監軍分守叅政王同楨督糧賈氏和應奎聽調去同賴兼領之
諸將分布哨道咸有成盡正月克黎辣沙峒等巢餘賊走渡石頂據險以

四十八

拒犀石壁五兵不敵入怒廣寨四塞我師拔屋樓峰直抵寨穴二月克擒
茶四月攻良塘夜之先斷溪以數千針兵滅大寨我師乘勝凱旋背控
諸賊勦兵以清乃徵通判呂天恩知縣陳陽臣坊營鎮劉撫方家天恩湯
臣聘解者蓋布平十四村賊首楊薛靖紅侯朱矣遣天王郭佳明賊帥得
俾馮貴等以城降六月後叛遁而斬與平三十六年都御史扶懷發兵討
扶溪大羅山諸賊大敗其衆受兵部右侍郎兼倉部御史王鈺繼至平之
四會思扶溪陷水等山寨與清遠縣大羅山相連接巖洞深峻之木皆阻
延袤數百里西北通湖廣東南達廣西州縣皆巨星分基布人不暇入官
寨一坐懷寧守之賊化弘治間永平置千歲一流刻指之借監市民乞苦
之嘉靖中王盡日黎輝附漸盛恣肆出沒馬患撫之則隔促而陰畔動之
則束穴而西奔壬子冬賊荷萬天恩李汝瑞薛福天嘉隆逆勢微自就雁

四十九

有以收扶漢唐戶郭坑縣設秦州海州大水坑黃羊堡各堡
 南則進擊將軍解達善都指揮王麟公統兵四百有奇餘戶皆漢監
 之分十小哨以攻大羅山龍潭何州石炭坑秦州休州興仁州北水尾
 歇堂村務行若搭造澎湖廣設近防道惟理通巡按御史徐仲楫至瓊
 分守嶺西蔡政王國瓚廣南蔡政張其賢臨施蔡劉又林德舉紀勿余慶
 唐道判呂人恩滿理軍務兼把截糧運北至真定府時其謀賊地方極之
 三月甲子四哨並發賊以有兵兵低賊蒙外時春月間力之令嶺西左哨
 朱存督指揮何懋及中軍指揮姚允恭二哨直抵上下礮洞賊見戰敗之
 連至朱存督斬殺頗多指揮馬懷信連敗數寨進入扶溪至寧坑斬獲一
 百七十級賊逃走奔聚煤設是范礮心等山會都指揮宋俊汝陳獨磨力
 攻水賊亦敗遁已而平戶楊式督四州日兵至併力攻之時值風雨賊聚

三山時時自開矣以漢張作後以漢會標高前賊奔入州城五里我兵大
第敵人已而亦被破遂絕心武兵亦至共斬獲百餘級俟信有復攻
破標中榮新馬天恩賊失大前惟惶失措何能守乎標中多宋俊有
亦斬賊首數級賊天恩處官於足賊通聚標山頂周圍壁壁惟有
石門中通一隙我兵連日掘戰首解竹包指探路徑傳諭各官兵有能通
頂破策定以奇功論賞候安有主官男奉錄計合扶日宋伯盛等是時兵
由破壁首崖板藤橋奪頂寨以說為驛四面伏兵各賊深致標石各
兵力戰數合賊陣散亂諸哨各擊之斬二百餘級崖底死者不可勝算右
哨陣地勇兵方被時中途誤避賊即擊之而與都指揮楊輝攻葵洲
斬獲頗多指揮盧金水梅洞通大面賊據高山兵由溪徑山水漲溢奮前
急擊之思思官回黃連斬其執旗者賊時退走斬獲十餘級指揮孫廷杞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九冊 廣東下

五十

又大水坑黃茅坪賊據聚出戰于戶幕當奮前衝之破賊標九千士郭振
性故亦死中軍中悍武高又虎兵應後道指揮舒煥計領來蘭州日兵由
石仁運進隔同楊輝諸哨入葵洞大破之斬其大首李法輝及先鋒陳桂
穆北期泰等乘勝進破六丁茶坪嶺前哨提旗是見則梅洞為葉時賊
之會期水白以考蔡嗣任改委參事經度案監督中明學令十小哨並多
新獲嶺南左哨餘往勇前進勒何洞石坎賊先隊除王付果石紫衣逆欲
所部指揮馬鎮見破何洞遂至白石坑江城州土官宋高亮登臨岸斬獲
頗多指揮即金程龍破石坎次之麟石有方進而賊奔進人某所部指
揮陶金督同同武土官知州黃坤金探得其處取諸直上紀嶺等之賊而
賊下斬獲十餘人進而將棄進至快溪飛倫又斬獲十餘人天擊分戰目
兵有陣亡者李守被蔡洞戶昭德破陳嶺斬獲數人而已是官楊克破

獲坑斬獲首之一百有奇賊數少會且戰且走馬嶺宋萬進至黃洞口斬
獲又十餘人即金等小哨乘之賊奔入天堂黃洞山賊遂急攻之斬
獲首級四百有奇即金等所到苗李于厚餘哨哨金等陸續所獲凡一千
五百有奇四月性報詳 詔以從南贛都御史王鈞代之以中級辦令
督辦成功以從理房家報二哨進口斬獲二百餘級合前此二千二百有
奇計獲賊首二哨分兵剿追斬獲凡千六百有奇五月乙丑前哨進行
緝實諸有功者官軍盧金等氣忠悟前左右哨斬獲一百八十餘級右哨
一百五十餘級聲度府通判呂天恩等各督把截官兵共擒斬賊人賊級
并擒主共二百九十九名預大堆山陳世豪陽稱招招招和見非亦陽德
之賊乃主側四里屯聚十餘里結聚結聚如縣何應而苗世豪擒之其
黨未知也乃密示懸期分遣馬鎮哨街其前商金等哨道其後即金哨吳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九冊 廣東下

五十

其在福完哨擊其石丁且入大堆山已即破賊賊賊統多乃覺出戰時
敗於是連破茅美塘仙姑前石地花等棚獲賊首級勝清龍岡首斬之錄
與建芳等陳汝南至人所之官軍屠免二百七十餘家併所逃撫撫陽紀
等生擒賊首何南陽及各把截擒斬凡一千四百有奇凡苗苗西俘賊三千
有奇嶺南俘賊四百有奇李四放屠人口及獲賊中馬瑞無算所上案
穴擒賊賊屬賊黨悉于使 聞兵部奏行陞賞詔王瑞隆一子為錦衣衛
百戶王瑞隆一子為監讀書談惟隆右都御史致仕有據陞二級經房家
陸坤秀陞俸二級呂天恩陞今府同知照舊補至三十七年春提督都御
史王鈞巡按御史徐仲楫用肇慶知府盧璘疏令同知呂天恩往勸四會
縣分設縣治于潭園瑣言前代南經州今在相視都右副村領縣四化家
縣在於太平都東鄉村新相縣在於相視都新相村化注縣在今相視都

關於澤國主為縣治官員印信鑄送給仍將守禦四會漢千戶所官軍
并率度衛中前二所屯守舊置龍口水依此開守之為已田千戶所共
差調結候印信及後金派巡檢司於伏塔口與非先事防堵後領前學
之漸張助相司必相度得宜詢謀已定地方有賴民心樂從者也所據縣
名及設官鑄印領衛軍官行事奉 聖旨是縣
右與故廣寧衛此以調茂名知縣事知縣事知縣事知縣事知縣事知縣事
高州山峒接近廣西廣泰二年廣西強賊越境流劫化州營奏營守高州
府知府楊柳奏奏照得廣泰二年十二月初八日廣西強賊化州并渠
檢司及茂名關川二縣中法民里老李承中等告稱廣西強賊越境
前來打劫州縣及附近信等鄉地名湯塘盤教等村燒毀房屋殺掠人口
即刻道報都指揮會事孫莊指揮同知黑英李福標守指揮會事劉靖等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九冊 廣東下

五十四

建朝官軍及委檢校孫芳部領民丁王種協同官軍剿捕近今廣泰三年
正月十三日據檢校孫芳王種協同官軍剿捕近今廣泰三年
大山去北王送功收通行本州縣隨據地州并茂名等縣中廣泰二年
十一月日剿不等廣泰廣西西北流廣州等縣廣泰二年
糾引等州等廣泰廣西西北流廣州等縣廣泰二年
又察核來等山村近遊聚不沙白梅竹山等營堡地方入境分宗流劫州
縣即村寨各該守哨官軍不能設法嚴密致使得勢兇暴招誘賊人故
火提據芳等報者請既無銀者廣回去說見今駐屯原居山峒不數人
民驚度遠近久無復業等因到府除再次備呈巡按廣西來監察御史布按
二司等處及仰州縣存恤被賊人民令其復業安居重邑差役外臣等知
恩廣西強賊近來地方供有軍糧巡司截把人有前捕官軍巡家強

使連年越過通合北流等縣交通民強約是前賊在該管衙門扶同匪
指生理則故與巡捕某兩處及本府原設梁家沙白梅竹山等堡供承該
調神電并高州等衙所軍三百二百不等各有指揮千戶等官郭勤等
督臨守把廣西賊行要路今却往一縣巡邏賊入境內無得被劫大并
等村俱各附近信宜宜白高州化州等州神電等衙所各處又有委官指
揮黑寨等官在彼守備俱屬都指揮余步孫莊總督各官賊奇其事明知
果報強賊不肯親自領兵止使承調官軍嚴密巡邏無謀匪徒是殺害
軍民強賊得肆民違禁者者驚駭難以安生若不設法剿除國守恐流
據集連成大患四界遠方城池受害生靈實堪憐憫如蒙准奏乞 勅廣
東西總兵鎮守撫按三司官計議合無趁今強賊未散惟候秋晴多調精
銳官軍起期抵東盡數剿滅絕其根孽兩廣交界各該營堡照舊存仍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九冊 廣東下

五十五

已悉據官軍守把今得線由與本府差與史官報就賞其兵時化州知州
郭敬茂名縣承承清亦亦有奏通政司供奏奉 聖旨兵部知道廣泰三
年按察副使項忠按部高州謀報賊據男婦數百流劫村落諸兵忠曰
流賊無據家理順無兵殺及就其俘果皆良家被掠者盡釋之咸化元年
九月流賊反峒徐寇高聲雷廣等府都御史韓雍遣副將范信布政使張
璉合洪連三廣官軍勦之時高聲雷廣為流賊所剽掠百里無人烟每府
調湖廣等調上兵鋒鎗刀手與廣西四州四城土兵不律尤甚往一殺捕
平人報功希重賞收匪就誘人口不長極者遭理捕信得之臨痛加裁抑
圖輸以善言處性惟生怖亦暗地欺其弊盡革賊眾獲聚東西出沒不常
暗隨同官軍往來奔走陽江新興官神電高州諸處不啻數千里率以
三幾行害賄時而止新興長居都統等三村民郭李保等作耗劫殺入焚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編 第廿九冊 廣東下

五十六

樂敵者上下惶。無人色。公泛容無異平日。人莫測其所為。既而不謀請
蔡友。不告諸妻子。呼成平。解者與直抵賊營。前此守倖以境內多賊之故。
雖平時擁衆千百。不敢出近。却思張太守亦賊衆大害。且喜迎之入營。至
定公乃為陳福。福倒營拱聽。公長恃其弟勝之威。有驕蹇不服意。公知其
不可回。乃從塵營中逆訪賊倖之豪者而諭之。人人感悟。下江以馬遞公。
之晚。遂與約降。獲公出。當此踴足夜漏下四鼓。忽見賊營中大起火。賊燭
天光明。照賊軍民咸震。武將振甲。聲城公。致曰。無慮。可待也。聞門網卒止
酒。責者庫財賞。平。平明。衆釋甲。細勉力求乞降者。近萬人。聞門逆之公。
長。大衆已散。勢孤。孤立。亦降。衆以時云。成化天間。第二春。臺方備未。各克
仁。思。露。五馬堂。成。德。十萬射狼頭。刻。訓。之言。云。即。守。賢。者。何。處。非。忠。誠。聞
市。賊。傾。心。祇。今。茅。峒。山。道。過。已。有。鴉。鳴。泉。始。濟。其。二。平。聚。定。賊。果。定。者。化

州降賊胡公威黨也沒叛聚徒五百餘西向招徠將王英以大軍于漢川敗其所即得及麾下不勝計未几賊復入杞州西北界擊其招狹谷政黃公敞公即詢所招降而化會丁暢司都民悍踰其討賊屯兵舍未角與賊相值賊德高據險公其勝公計曰賊先得地勢且專一而以拒我其計不可當宜分其勢乃可取勝乃兵為兩翼而進賊亦分哨未敵公伺會丁衝其中賊衆大敗時梁定先以走他所為官軍所敗餘黨悉散素以詩云道孽喻生己半年更得戊命送皇天董董建策功充吳白羽揮英格獨全又云愆息近魚自劫生焚持銅虎茲州兵捷步萬報舍禾嶺秦觀歸來平定營焚三賊^抄曉賊為悅者亦降賊黨也既而報胡公威叛入廣西山中聚黨逾千餘時出杞州西北界為寇此賊乃適地復越州人多為之耳目公得報秘不表但召兵詭言賊他盜至夜勅兵潛進星行四十里去賊營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編 第二十九冊 廣東下

五十七

半壁許止遣部下蒙浩率敢死二百潛行逃出賊境抱槍前渡大破賊將
溺下四獲賊牀不覺蒙浩等於山溪舉火前軍應之賊衆大驚失措奔妻
子衣甲落城而逃俘擒無算義獲馮曉而州人之爲軍用者脫之乃聚其
妻子以師來以詩云千山寂夜安仁猛士听鼓而不斷墓地一山山下
地賊投湯火命如點又云子兵新建五更初曉雞酣眠尚自如旣覺春頭
皆風竄那能回首袖去等其四攻遊魚寨遊魚寨北現山中土人通賊
之窟爲賊鄧辛酉所據時出沒凌高州屬爲公徇旬化會丁隨同急事陶
公追之由信宜進抵其巢自兵興以來廣東軍民兵未有踰廣西界殺賊
以報賊不虞全火在秦中忠剛官兵至彼留剿賊又知死地人必死戰
官軍林士琛祀無敵化寨門者時日過午稍延入夜則有衝突之患路負
未可知矣陶公遂募先登陷陣及能焚營寨者運賞乎無一是高州會提

陳惟首見徐內公中即身了沒之公亦日就頭蓋與之雄奮勇登戰市
前營石山嶺其渠魁七人雖亦身被數十鎗折翼少幾三軍求之遂克
其門以入神機人亦自營中起烟燄障人賊皆焚死惟示死于陣是役也
人以高州兵為首功都憲韓公有化製版林維文今見第六卷卷上詩云
連勝烈火焚賊，與汝如雷士氣，膽全勝，奏功資，通我民，離念，先登
又云：杜，漢，建，萬，官，軍，振，孤，獲，得，奉，門，獨，有，我，先，先，陣，官，軍，隨，理，果
奇，數，其，五，招，獨，曉，賊，為，既，失，妻，子，之，使，為，無，賴，賊，人，即，叙，化，州，西，北
一，帶，其，苦，之，天，叫，某，昔，二，年，先，撫，我，政，者，以，官，他，不，與，賊，悔，負，其，其，以，團
全，勝，而，未，得，其，戰，役，故，其，數，悔，者，數，為，公，知，其，不，可，平，威，乃，有，心，其，妻，子
以，招，錄，之，或，化，四，年，夏，德，石，城，公，與，分，地，念，憲，陳，公，議，持，都，憲，韓，公，堵
又，新，紀，諸，營，無，倫，賊，皆，難，拜，回，詢，其，妻，子，無，恙，乃，公，恩，德，不，可，司，遂，降，得

天下御國利病書

原第廿九冊 廣東下

五十八

吳五百人，是以時，公，中，即，身，了，沒，之，公，亦，日，就，頭，蓋，與，之，雄，奮，勇，登，戰，市
前，營，石，山，嶺，其，渠，魁，七，人，雖，亦，身，被，數，十，鎗，折，翼，少，幾，三，軍，求，之，遂，克
其，門，以，入，神，機，人，亦，自，營，中，起，烟，燄，障，人，賊，皆，焚，死，惟，示，死，于，陣，是，役，也
人，以，高，州，兵，為，首，功，都，憲，韓，公，有，化，製，版，林，維，文，今，見，第，六，卷，卷，上，詩，云
連，勝，烈，火，焚，賊，與，汝，如，雷，士，氣，膽，全，勝，奏，功，資，通，我，民，離，念，先，登
又，云：杜，漢，建，萬，官，軍，振，孤，獲，得，奉，門，獨，有，我，先，先，陣，官，軍，隨，理，果
奇，數，其，五，招，獨，曉，賊，為，既，失，妻，子，之，使，為，無，賴，賊，人，即，叙，化，州，西，北
一，帶，其，苦，之，天，叫，某，昔，二，年，先，撫，我，政，者，以，官，他，不，與，賊，悔，負，其，其，以，團
全，勝，而，未，得，其，戰，役，故，其，數，悔，者，數，為，公，知，其，不，可，平，威，乃，有，心，其，妻，子
以，招，錄，之，或，化，四，年，夏，德，石，城，公，與，分，地，念，憲，陳，公，議，持，都，憲，韓，公，堵
又，新，紀，諸，營，無，倫，賊，皆，難，拜，回，詢，其，妻，子，無，恙，乃，公，恩，德，不，可，司，遂，降，得
吳五百人，是以時，公，中，即，身，了，沒，之，公，亦，日，就，頭，蓋，與，之，雄，奮，勇，登，戰，市
前，營，石，山，嶺，其，渠，魁，七，人，雖，亦，身，被，數，十，鎗，折，翼，少，幾，三，軍，求，之，遂，克
其，門，以，入，神，機，人，亦，自，營，中，起，烟，燄，障，人，賊，皆，焚，死，惟，示，死，于，陣，是，役，也
人，以，高，州，兵，為，首，功，都，憲，韓，公，有，化，製，版，林，維，文，今，見，第，六，卷，卷，上，詩，云
連，勝，烈，火，焚，賊，與，汝，如，雷，士，氣，膽，全，勝，奏，功，資，通，我，民，離，念，先，登
又，云：杜，漢，建，萬，官，軍，振，孤，獲，得，奉，門，獨，有，我，先，先，陣，官，軍，隨，理，果
奇，數，其，五，招，獨，曉，賊，為，既，失，妻，子，之，使，為，無，賴，賊，人，即，叙，化，州，西，北
一，帶，其，苦，之，天，叫，某，昔，二，年，先，撫，我，政，者，以，官，他，不，與，賊，悔，負，其，其，以，團
全，勝，而，未，得，其，戰，役，故，其，數，悔，者，數，為，公，知，其，不，可，平，威，乃，有，心，其，妻，子
以，招，錄，之，或，化，四，年，夏，德，石，城，公，與，分，地，念，憲，陳，公，議，持，都，憲，韓，公，堵
又，新，紀，諸，營，無，倫，賊，皆，難，拜，回，詢，其，妻，子，無，恙，乃，公，恩，德，不，可，司，遂，降，得

葉爾甫通向安中，消息，每，論，兵，勢，況，高，原，刻，錄，以，傳，諸，後，果，遂，至，工，部
右，傳，即，咸，化，四，年，神，電，衛，指，揮，兩，貴，奏，遂，電，白，縣，治，附，衛，城，中，詔，廷，之
自，是，搖，賊，出，入，之，治，官，兵，不，能，控，制，嘉，靖，十，二，年，西，山，賊，首，趙，林，花，遂，刻
府，庫，大，征，阮，平，現，按，御，史，戴，珠，奏，言，舊，電，白，縣，址，已，主，為，堡，宜，漢，置，高，梁
縣，併，制，神，電，衛，一，所，以，附，之，詔，廷，不，果，行，高，原，之，地，東，北，西，三，面，俱，屬
任，山，而，新，于，披，舊，電，白，及，信，至，中，近，五，口，等，處，實，為，要，害，自，漢，設，高，梁，縣
葉，爾，甫，通，向，安，中，初，勿，米，元，之，舊，建，電，白，縣，以，控，制，指，入，出，入，之，點，彼，時
兵，咸，治，據，以，故，李，馬，賊，唐，文，清，等，賊，勢，難，推，終，不，致，長，驅，徑，入，府，城，者，俱
此，縣，之，獨，其，後，也，孔，緒，既，去，神，電，衛，指，揮，馬，貴，奏，得，縣，治，還，附，衛，城，中，以
寬，目，前，之，要，於，是，百，姓，捐，官，兵，遠，近，我，何，故，居，乃，多，遠，東，自，此，四，野，不，聞
人，民，不，聚，至，是，趙，林，花，直，指，有，庫，如，履，無，人，之，境，矣，米，北，一，帶，雖，有，鄉，子

天下御國利病書

原第廿九冊 廣東下

五十九

電，白，二，堡，而，兵，力，單，弱，不，能，故，使，及，大，征，西，山，諸，賊，難，已，陶，定，而，數，十，里
人，明，斯，地，遠，泰，一，二，在，遠，征，軍，為，苦，而，已，信，宜，雖，有，親，身，守，城，而，西，通，傳
白，北，地，極，偏，泰，萬，山，縣，給，賊，黨，日，甚，則，舊，電，白，縣，立，為，堡，也，廣，人，稱，在，賊，出
入，如，師，后，非，據，強，兵，開，重，鎮，以，遏，之，他，日，惟，仰，鼓，勇，所，則，而，入，如，趙，林，花
者，不，能，保，其，必，無，也，巡，撫，柳，文，敷，環，至，郡，策，開，諸，生，其，守，百，年，時，謂，舊，電
白，宜，添，設，縣，治，以，控，西，山，三，縣，明，限，鎮，以，得，府，倚，倚，信，宜，地，境，米，次，為
地，方，至，要，於，是，守，巡，兵，倫，等，官，官，官，謀，暗，喻，乃，奉，請，分，割，茂，名，電，白，二，縣
地，共，八，此，增，設，縣，治，仍，于，中，電，衛，四，所，宜，軍，月，刻，一，可，遂，附，以，守，之，如，漢
由，葉，爾，甫，通，向，安，中，初，勿，米，元，之，舊，建，電，白，縣，以，控，制，指，入，出，入，之，點，彼，時
兵，咸，治，據，以，故，李，馬，賊，唐，文，清，等，賊，勢，難，推，終，不，致，長，驅，徑，入，府，城，者，俱
此，縣，之，獨，其，後，也，孔，緒，既，去，神，電，衛，指，揮，馬，貴，奏，得，縣，治，還，附，衛，城，中，以
寬，目，前，之，要，於，是，百，姓，捐，官，兵，遠，近，我，何，故，居，乃，多，遠，東，自，此，四，野，不，聞
人，民，不，聚，至，是，趙，林，花，直，指，有，庫，如，履，無，人，之，境，矣，米，北，一，帶，雖，有，鄉，子
廣州府自洪元祐六年置合浦郡與交趾郡為隣境建武十六年春二月
交趾女子微側及合浦諸處之安帝元祐以漢合浦諸處反遂合交趾高併

為迄及交趾又與合浦相界晉武帝時會其合浦以擊交趾自是兵
禁則民安後害而防岫亦多為寇劉宋大明中合浦大帥陳懷昨順拜龍
張得軍糧已官軍征討未附乃以糧為高與太守道前來提太守費龍
賊討軍武明南伐并道朱崖道並無功戰殺糧而反地死諸在事紀
隋末南平徐西征南州有黎氏世為南平梁帥來未以其帥往力為寧越
太守陳亡自以為與陳政實同日而止當代為天子乃不入朝隋兵阻障
不許進力死子長真襲刺史及討林邑長真出兵攻其漢又率師落款
千送征遼東賜帝名為鴻雁卿授安撫大使遣還又以其族人審宣為合
浦太守隋既皆以地附蕭詧長真帥越兵攻和於交趾者也武德初以
寧越蕭林之地降自是交趾數州始通高祖授長真欽州都督審宣遣
使請降未報而卒以其子純為廉州刺史後人道明為南越州刺史六年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九冊 廣東下 六十

長真既大珠昆州刺史沈述縣州刺史歐陽世晉東州刺史秦元覽亦故
簡布高祖以長真勞人皆不受道明與高州首領馮暹故據南越州反
攻各州率純以兵攻之八年長真既封山縣昌州刺史應孝恭椅擊暹等
走之明年道明為州人所殺未幾長真死子據襲刺史暹既誅賊阻兵相
掠群臣請擊之太官不許道明外奉暹常侍第故諸員外散騎侍郎李公
淹持節宣諭暹等與道明有領時停南方遂定德宗貞元十年黃峒首領
黃少卿反陷欽州結在事紀德宗遣中人招諭不從自是叛服不常元和
間又有黃承慶黃少慶黃昌羅繼起長慶初以嚴公素為經略使復上表
請討歸愈以此州州刺史移袁州結人為祭酒上黃家賊事宜狀以三事
為請果謂見其未過客月請知嶺外事人所說其賊足矣餘亦無賊即
可居依山傍水自耕田主衣服人路都不似人尋常亦各營生則元氣

相保此係邑管經略使多不得人德既不能嚴懲或又不能制使賊虐
時以政怨恨懷失之性易動難安遷至攻剽州縣使暴平民或復以警武
介小則或聚或散終亦不能為事道者在此封起于禁行主陽是此而人者
本無遠慮非謀意在逐功行賞前法所無殺獲計不下一二萬人懷憎非
虐賊已耳盡令賊備休足期數周百姓怨怒如出一口陽是行主知能
身亡人神共嫉以政強奪今所用嚴公素者亦非撫御之才不能制主地
候依前運籌攻討如此不已臣恐南一道未有寧息之時也三事者其
一辦邑客兩會為一道深合事宜其二比者所募諸道南討兵馬則皆不
靖山川不伏水土遠鄉為旅旅疲殺傷今所存者四分之二若令于惡客
則此召募添置千人便則諸道免供行營人數報端均融免給所費既不
增而而兵士又暗便者長有守備不固各軍守則有成或則有利其三自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九冊 廣東下 六十一

由討已來賊徒亦甚猖獗其情理微旨必謀大抵嶺南人稀地廣賊之
所聚又更荒僻無知盡殺其人盡得其地在此計不為有益客兩會為
比之禽獸未則擇其去則不遠亦未為損若則以元故其罪尤遠一即官
卿又親赴宣諭必望風降伏雖呼聽命仍為持選有材用威信諸將南事
者為賊害使處官得宜自然永無侵叛之事宋太宗太平興國中討交趾
兵由廉州而欽廉二州進為所隔南渡以渡嶺為軍靜淳熙元年交趾
入貢由欽州路以師進元至正十二年兩江州賊黃聖許反陷欽州
路總管府北賊又陷欽州城及靈山安遠二縣時雖距七州人民亡散陷
盡大兵征討賊黨入深尚本朝洪武中廣州衛指揮俞季楊景討賊至欽
州諸在事紀安南由廣東入貢却之自是貢額由廣西憑祥縣永樂二十
年伐交趾轉運欽廉二州糧餉宣德二年棄交趾布政司欽州漸漂洞黃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九 廣東下

六十二

金廣等以四洞民丁叛附安南欽州時羅鼎派如昔都七洞接連左右兩江邊洞并接安南界宋元以來設主洞長官一管宋洞丁保守羅鼎元世祖時洞主黃世華等殺賊有功始授以金師印信元七洞長官職事子孫承襲及至我祖洪武元年平章廖永忠來此處視兵取廣東雷廉等處大小洞門俱送印信前來恭政軍門後款給授新印使時以七洞地方人民不多不設給典期印年去長官職事仍復天祥洞長以故明長內懷怨望至宣德二年復封安南國黃金廣等以忠康羅漢去毒等率四洞一十九村二百七十戶叛附安南進求官職恭政氏封黃金廣為經略使經略同知余子等官世襲仍令把守水洞地方屬使同萬字州金廣死子黃進襲進死子無官襲無官死子伯謀襲伯謀死子無官余事正統五年九月巡按御史朱鑑奉 聖書率都布按三司至欽州揭榜招叛民黃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九 廣東下

六十三

原入合浦十五年安南與老總響殺國王黎澍將兵七萬自杜病刺如逆擊殺其眾三萬有收年奔至欽州者十六年征剿八寨諸賊至弘治中猶出沒為亂正德三年八寨賊首黃師哥稱德僉事鄭聚討平之自天順三年員因泰勳汝餘黨猶未平至正德七年賊首廖公廣寇堂山合浦食事李忠則誘而擒之八年秋安南入寇給倭官軍禦之收千淡水灣十一年冬安南賊復登岸劫掠廉州衛指揮范體率兵收之嘉靖十六年安南莫登庸作亂恭太陽黃父命父屏三人來奔十九年登庸降歸欽州四洞使地二十一年六月收復四洞民丁歸籍貼張洞在貼張都恩牙村宋為長官司黃金鑑為洞主元世祖時西江洞賊黃聖許及其孫黃世年討賊有功授以金師印信 國朝收印羅官仍為洞長時羅洞在時羅都宋黃金岳為洞主今收印羅官仍為洞長如昔都恩勒村宋時黃金德為洞主今收印羅官仍為洞長德洞為交趾所侵置金勒于戶所移住即該隘嘉靖二十一年復歸欽州時是洞在如昔都恩勒村宋時黃金欽為洞主今收印羅官仍為洞長宣德間其孫黃建叛降安南後以埋畧使嘉靖二十一年其孫黃奇率民復歸服籍漸崇洞在貼張都恩深村宋黃金崇為洞主今收印羅官仍為洞長宣德間其孫黃金廣叛降安南後以埋畧使嘉靖三年其孫黃伯仁率民復歸服籍鑄山洞在如昔都羅浮村宋時黃金崇為洞主今收印羅官仍為洞長宣德間其孫黃子勝叛降安南後以埋畧使嘉靖二十一年其孫黃齊率民復歸服籍古森洞在貼張都宋時黃金崇為洞主今收印羅官仍為洞長宣德間其孫黃寬叛降安南後以埋畧使嘉靖二十一年其孫黃福添率民復歸服籍時休洞在管界巡檢司地世傳有楊純旺者送馬援征交趾有功戰平番守

豈欲二界懸歷年既遠意亦如宋時一羅七峒耳水寨將羅峒長以事革其孫補資成始發世守特羅峒按欽州七峒叛附安南者四其一為安南所侵人僅存昭張時羅二峒而已然以中國故地投入於夷蓋百二十餘年矣茲者英登庸納款割四峒以還我朝則文明之化義冠裳復舊生元其大幸矣

雷州府乃五嶺極地秦漢以來夷越居三面距海或藉恭戰視風之穴惟北連高州峒獠將至頃復寧息宋始築城缺以登海兵元設廉訪司以統海北海南云點三軍一州為一總而宣慰司都元帥亦分道以治海南至元時同知元帥東安張溫以兵革倥傯乃令軍士築築城垣以備寇盜迨延祐中廣西獠賊寇掠都元帥賈閏相檄制禦雷民叛之時有平河門軍使王成者以奮勇戰死俾民望保祠之成東麓有澤惟見廣西獠賊使境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九冊 廣東下

六十四

成寧賊史有破陣術皆其詳者必遺人或有載其術臨陣者賊亦驚怯性既至正壬辰張賊使境元帥張不紀率軍孤領兵出境遶擊而賊乃遁是役至城下吹響炮犯西門甚為猖獗城已危矣官軍遂進近城十餘里前賊出散賊持刀先地是所散賊賊知為成寧時大潰城賴以安成恃勝卸甲不意餘賊賊伏於嘉禾中成而元帥氏望其家主利子思神堂之側沒思神堂廣其祠而通廣矣至正末盜賊並起海北海南官慰司府愈都元帥張成山而苗衆人聚兵擒其酋賊使時潰時賊前有得地地賊兵者絕探岸境也于西山賊成文伏兵西制橋下比曉出與賊戰得敗引賊渡橋伏兵奔襲擒賊首烏馬沙等三十名賊皆潰去渡海包夾伏來寇城成倫草城池於東南城外樹五排棚選精銳守之民無恐然大勢盡亡一人不為力矣本朝洪武元年雷州衛指揮同知張東昇調廣石苗人招

陳撫諭附日舊制有餘寇陷廣復率千戶王清榜斬七十餘人四年秋捕高州叛賊張子祿由是海北安集無事聞築城池建五衛所分屯也昔前知縣楊培東與功也八年陳永軍衛指揮張俊進其後指揮余事果右楊培石所鎮他處陽司馬侯倫後有功成化元年得白龍賊胡公威流到至雷文噓入桂山賊陸至千戶王廷舉軍日戰夜守以功陸指揮餘事賊聚日久賊丁復作元亡者十七正德十一年賊劉達溪源并虜官氏嘉靖三十一年五月高州海寇謂分侵雷永陸阻盛官軍討平之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九冊 廣東下

六十五

爲據時上金洞首爲主聚香千餘人百族皆率犬隻百隻遊一高山山
嶺隨達人周遠伐木開道通野蠻通行熟路記之以備更察蓋多箭墓間
之人與八火守之權列既成人人稱金洞關山谷應產鐵礦而漲樹藏
伏候其以時特執一二百人或百隻嚙而大樹舉地或滅燬火搜捕山
岳深處更驚走下山無不百洞中箭肉則解于衆皮則歸于上官上者爲
賣皮次者爲鹿皮再次爲山馬皮山猪皮而己又約則開得之七熟茶
之地始是州縣大抵四郡各占隅之一隅其中熟地不可得亦無路通朱
屋在隔南臨既不可取徑則漢梓海備德而南所謂自涉難渡也四郡之
人多熟地蓋其商賈而今熟地人多姓王生熟實直漢悍不受款觸不服
王化亦不出爲人患熟茶會後湖廣福建之熟民亡命難爲使款省界常
爲四郡患云 文獻上考下以
殊產熟氏三世保險不實德宗朝嶺南節度使杜佑討平之

六、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九冊 廣東下

七十一

咸通五年命李德裕四將部兵防熟峒將靖省于瓊山南境今文安西
南熟洞中置忠州

宋李崇矩太平興國間爲瓊崖僑萬四州都巡檢使時熟賊擾洞崇矩患
低洞穴無懸以已財直酋長衆皆懷附

至和中熟人符護者遣史嘗獲其奴婦十人送之鎮亦嘗犯邊執瓊崖州
巡檢慕容允剛及軍士至是以軍士五十六人與允剛來時允剛死詔
軍士至者錄葬

政和間莞州部時已置澄邁西奉憲臨高定南寨以阻熟人由是道殆
無梗

乾道二年延廣西經略轉運司議瓊海南諸郡僻守懸撫熟人示以朝廷
恩信俾歸戎省地與之史始其在乾道元年以前稅賦之遺有者盡赦免
之能來歸者沒其租五年守俾能慰安熟人及收復前地者視功大小爲

實有差失地及民者有重罰 文獻通考乾道二年廣西經略
轉運司言欲下瓊崖及三平守降諸酋乞諭收復者重功主責任內有使
犯前地或逃夫前民亦重責罰其先省民地居熟洞之人守往招誘復鄉
蜀其稅數從從之

六年熟人王用休爲亂推萬安軍事同主會本縣巡檢徐滋等招
降之

九年八月崇會熟賊割省民焚掠治爲亂熟人王日有王承福陳朗招降
之文獻通考云九年崇會熟賊割省民焚掠治爲亂熟人王日有王承福陳朗招降
王日有王承福陳朗等招降復寨有功補補官外陳登進而義夫魏制其
文廣屋我有助並其推賞以從通無地檢推步莊制崇會熟賊割省人共
省民之福聯衆歸誠已貢之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九冊 廣東下

七十一

淳熙元年招承節郎王日有等許子孫承襲以瓊州言其祖父居陰元係
八頁人自宣和以來能撫諭諸熟俾堡有勞也十月五指山出熟洞首王
仲期率其榜十洞丁口千八百二十歸化仲期與諸洞首王仲文等八十
一人詣運管司管司受之制諸熟應廟研石款血約誓改過不復鈔掠搗
賜建歸瓊守關其形狀永製上經畧司

八年六月瓊管司言永製宜人二十六洞統鎮王氏稱其祖本化外州皇
祐熙寧間歸順降登三十六洞擇禦隘口正係瓊管咽喉之地三世受朝
廷告命至母黃氏承襲碑壁邊界用字紹興間又託喻化外熟人各安生
業莫肯從亂乾道七年受告封宜人今年老無男有一女欲依例承襲詔
王氏襲其後又以王氏之姪黃開補守寨碑壁峒嘉定九年詔漢許宜
人王氏吳氏承襲廣州志王三娘者瓊州熟寨之首有大石不聞家院
財蓄月來能則張許崇朝廷封宜人境管有辦令王下王宜人無不稱然

二十八年本署安撫使陳仲達詣關陳平黎某五月戊戌授以海北海南
道憲感使都元帥余同康希恕等將蒙古漢軍順化軍七千史誤作二千
二百人世祖紀至元二十八年五月戊戌以參知政事康希恕副康等

御兵得五千人封之軍次店洞有賊二千突出戰以方樹柵全亡平
所解鞍從馬卧賊疑不敢進乃引去遣兵五百索之賊伏叢遮其後漢道
千人之弗能前乃自以兵擊走賊突出其家射中其脅漢賊遂是夏改立

地共萬五千人賊有九洞而石野居十為最大洞四百二十里州木最森不可入汝料先令萬人徐道周共山暮渡以萬二千入斬伐圍之夜樹柵三重為壁。外布竹釘以防奔突內五步編竹為屏伏卒以避沈天明日出萬人結其山布陳以待漸移柵近之十日圍逼野止三十里八洞之重盡入探之復盈柵數十重以守賊窮感不知為計乃殺其夷之得其首六十一人以歸

天曆二年海島生黎叛服不常海北海南道憲使檄徵望素著夷人帖服生黎王高等二十餘洞皆願輸貢

至順元年黎黎阮臨三軍王官福等渡地乾字界總兵都鎮撫彈汝精恐江自南建生番挺渡置墩障與司帥及萬戶劉其分守之明年賊數萬寇石山新村梁陳境汝精與于康力戰康適害三年賊寇乾字西山界都元帥聞。軍水尾大失利汝精與別將拜桂等敗之汝賊求汝精復收關。不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九 廣東下

七十四

援是日澄邁王六其亦寇臨高迤南寧亦軍州羅伯龍結何援兵禦賊收明年春六其遣其徒王吉數千人掠北關伯龍發兵來之東勝遂逃荒傷者不可勝紀是官補賊王萬後由未入寇汝精汝江出收守時何利度世之圖大敗賊斬首四十一級獲半器糧重不可勝紀

元統元年南寧道李花赤特務實招降江花落葉島洞皆符官等一百九十名而化

是年秋七月紹行旅知政事完事會諸兵進討殺黎初至順元年黎賊王萬同父臨高同樂會萬州文昌王六其寇臨高澄邁王觀祐據定安來西諸黎寇應堡存安州氏王用梓亦率十九洞作亂二年秋七月乃命湖廣行省右丞劉平利領江西湖廣二省兵九月復調廣東福建兵討之

以耳刺武功來集而卒至是始命潭州諸道兵及廣西樓兵討之彈汝精請先屯戰以絕其根株潭州下受賊命以圖克復而師

二年十月湖廣行省南海南僻在極遠南接占城西隣交趾環海四千餘里中數百洞黎黎雜居宜立萬戶府以鎮之中書省奏准依廣西也田萬戶府例置黎兵萬戶府

本朝洪武元年大將軍征師駐廣東連快開海南海諸部南寧軍士皆陳萬官等望風降附先元正十八年上蒙吉天章通昌化縣尹黃牛山奪其印自尹其縣二十二年萬官稱元帥始出縣印令其下首洪山據之至是乃降

二年永嘉侯朱亮祖師博雷州成毅所至氏黎首目絡繹奔走聽諭惟崇會小陽洞酋長王官泰賴兵不散亮祖既指揮秋大軍等將大軍抵其地敗走其眾招諭諸賊迎降自歸附後各洞黎黎屢效順出官附籍結供租稅惟派洞生黎尚恃險阻未歸經而萬州卑紐黎等洞黎黎王賢保王賢俊王珠王觀保王觀祿等渡板花儒之大村殺低七方新場等洞黎首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九 廣東下

七十五

符均路符順符方抄等崖之抱懷多箇平家等村羅羅現等瓊山之符進福王觀磨文呂之王伯琪澄邁之王四官王觀平臨高之苗岐居等村符陳符元等黎賊又復不時竊發廣東都司及海南衛官旗弗次須軍收捕之

洪武初盡平元人之葬土酋王即者元帥陳乾雷以降免罪授為廣西平樂通判州縣各另除官不用土人兵也子孫盡平為民以嗣管黎

六年指揮張仁收平塔州黎寇初洪武二年乙酉諸黎野附之漢文昌抵萬州黎黎皆懷化崇征討不服至是塔州亦陷仁始領軍削平大村七方等洞又方與志洪武初指揮張仁收捕之黎首皆即死及平歲底落梅新洋等洞

十年會同等縣及感恩抱來等洞十七年崖州多蘭等村二十五年會同麻白等處為千戶蔡武古鎮州等黎逃亂官軍隨即討平二十七年澄邁

多箇等村僑州新祥等洞漢亂指揮牛銘書源等討平之
二十八年崖州千家村定安光輝想木文品白廷等處聚亂廣東都培輝
范茂同本衙指揮石堅牛銘千戶索寶等討平之
二十九年昌化洋鵝洞聚賊符公現等亂指揮石堅率崖州千戶徐真統
軍討平時萬州魏瑞瑞王得隆亦克亂隨北捕之
華陰庚辰三月壬辰廣東公差大理寺丞彭興民等奏言瓊州府所屬周
園限大海內包黎峒民少黎多其熟黎雖是順化上納秋糧各項差役俱
依民當其生黎時常出沒劫掠連年凶惡征剿為害不鮮今勘訪各處熟
黎俱有峒首凡遇公差投繳納秋糧有司俱恐峒首惟僻官軍征捕亦恐
峒首指引今所屬各有招黎及險峻地檢司知將各處峒首選其素能撫
服黎人者授以巡檢司職事其多矣既于黎人內查無應當令其鎮撫熟
黎當差招撫止黎而化如此則黎民安愚矣詔如所請明年五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九冊 廣東下

五十六

月十一日瓊州府守遠縣蘇縣巡檢司添設到巡檢黃漢通巡檢司添
設到巡檢蔡璣十月十一日萬寧縣巡檢司添設到巡檢王錢陵水
縣舊山巡檢司添設到巡檢符春其漢永樂中雖漢洪武官制獨而廣及
荆南土人悉到巡檢者仍權舊云
永樂二年冬十月太學生崔引人潘陰本建言招黎預行十二月授陰
本以知縣職名齋勅撫 府黎峒土黎
三年春三月陰本引本土人耶萬餘等赴京復同領勅招撫勒諭黎峒民
人服奉 大明命嗣守 太祖皇帝四夷萬國悉來朝貢而合屬等以廣
南之地遠處海南州郡之十仰慕土產土教亦有年等因有司不能招撫無
由自達今特遣知縣潘陰本土人耶萬餘等奉命招撫勒諭黎峒民人服
順實勒諭等以順廣慶之心共相親睦故人同使臣來朝臣即領給
賞賜俾回四里以安爾眾使爾子孫永享太平之福故諭 夏四月年

仰廣東都司奏瓊州府屬縣七方等八洞生黎八千五百人崖州抱育等
十八村一千餘戶俱已向化惟雁招諸洞生黎尚未歸附 上命徑部已
歸附者令有司善撫未歸附者仍遣人招諭僅部遠奏連梧州府通判
劉銘資勒諭之秋七月巡按廣東監察御史汪俊氏言瓊州府屬周
海中有大小五指黎母等山皆生熟黎人所居比歲軍民間有出入黎
甚至誘引黎人侵擾居民今 朝廷遣使招諭臣愚以為黎性頑梗招
諭之人非其同類未易信從又山水峻惡風氣亦異中國之人罹其瘴毒鮮
能全活臣詳訪宜倫縣熟黎峒首王賢祐等奉命招諭黎民信從歸化
者多况其取習水土不畏瘴癘臣請遣使使命仍召賢祐至京量授以官
俾招諭未服黎人戒約諸洞無納進逃其熟黎則令隨產納稅一切差徭
悉與歸化生黎同比者免其產稅三年峒首則量其所招民數多寡授以
職事如此庶幾黎民順服從之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九冊 廣東下

五十七

四十三月瓊州府屬縣止黎峒首羅顯許志廣陳忠等三十八來朝初以生
黎多未向化達通判劉銘資招撫至是向化者萬餘戶顯等從銘來朝
且乞招撫其衆 上從之授銘瓊州府知府專職撫黎仍授顯等知縣
承巡檢等官賜冠帶鈔幣遣送自是諸黎感悅相繼來歸仍勅陳忠等
諭村洞人免其供應差發勒諭山縣南岐村首黎陳忠等每部之
戶百姓此免不為軍備有司官吏不才皆患上謂臣等皆怕了不肯出
來如今能得 朝廷差人來招諭使都一心向化出來朝見都賞賜了回
去今後這些村洞人等不要供應差發使安心樂業享太平的福但是
軍衛有司官吏等民人等非法生事擾害臣等的便得著連勒諭至列京城
來說我朝大法度他教諭夏四月戊子瓊山臨高諸縣生黎峒首王劉
臣吳王林等來朝到等為主得巡檢勒諭鈔幣等
六年春二月瓊州府撫黎知府劉銘率生黎峒首王賢祐王忠王存禮等

來朝貢馬命賢祐為僑州同知悉存禮為萬寧縣主簿賜冠帶鈔牌寄
撫黎人先更封川故可誠以吏員選授縣丞通判州通判則監委撫黎
手世為知府可誠為知府官能年以刑部郎中黃重代之
七年秋八月庚寅萬州萬寧縣主官王薄王惠等率其洞首來朝 招諭生
款四百二十四戶賜鈔幣

十一年春正月庚子璦山縣言來洋部民周孔珠招諭包黎等村黎人王
祝巧等二百三十餘戶願附籍為民理之秋七月甲申黎首王聚符喜來
來朝臨馬縣民黃茂來等招諭黎洞耶來等二十四洞主黎王芝率黎首
王聚符喜等來朝貢馬黎人來朝者計戶四百有奇至自和至今招撫站
黎來朝者千六百七十度戶三萬有奇

十三年二月璦州府止黎洞首羅廣壽等來朝籍其屬歸附凡三百三
十七戶七百五十九口賜廣壽鈔幣有差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九 廣東下

二十八

十四年夏六月乙亥偏州土官同知王駝祐率生黎洞首王撒黎佛金等
來朝貢馬賜鈔幣遠送 上賜行在札印臣曰黎人遠處海南不露王
紀今慕義來歸而朝貢頻繁殆得因之非常撫之意自今生黎土官洞首
俱三年一朝著為令

十五年秋八月乙未感恩縣土官知縣樓吉福等率生黎洞首來朝貢馬
及方物賜之鈔幣
十九年春正月寧遠縣土官縣丞邢京率生黎洞首羅彬等來朝貢方物
賜鈔及文綺有差

二十一年璦州府土官縣丞符添慶等率諸洞黎首來貢方物 賜帶常有
差 府署論曰撫黎土官其百餘年之福保乎承黎和初而不給於招者
而餘於所招之黎職名之加則事一撫撫不得與州縣事時防微杜漸之
理應及未耳後果始會其知以威已則則日座以款款暗斷 制分矣此

程崇奉所以為使也然土官雖平而土官隨從成惡逆犯 數多不
可以不裁抑州府然唐之方碩宋之洞首既領皆以黎人主黎故其使即
也其長而後漢唐今之土官則以印之黎人為之設其控即也皆在威時
而不憚土官雖平而土官之設張威如其和身焉為不問於天討
則宋化且不能保况糊口之小利乎此兵寇之責也

洪熙元年定安黎賊王祝哥等叛燒燬縣治都指揮程理率指揮黃瑞等
督軍討平之繼移兵征樂會等縣上即等村王英等寇隨平

宣德四年以洞黎使使不列華去撫黎流官

正統五年璦州府知府程崇奉率撫黎土官黎人自是能群于府民黎
稱便

十年知府程崇指倖陳英翰撫崖州黎首符尼白化招回近民羅討等四
十八名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九 廣東下

二十九

成化五年僑州七方黎符那南叛都指揮王璦討平之初那南等與土舍
王賊謀亂二年春都御史韓雅以平大落峻蠻賊供刺皮油腸凌虐處死
曉諭令改過自新各安生業俱免其死計擒通衢怡不為意後賊款使那
南等地逐出同伊弟那南居住指黎善恨乘賊杜臨而發持刃回刺箭殺
賊收之於地名河洛舖駐別那南因散擄則自歸南王十一月都指揮王
璦統率征剿賊逃險阻屢敗我軍相持月餘後乘雨夜與擊十二月乙亥
始破上下多邦山口寨那南敗走明年正月丁酉進至落賀洞平之因剿
除黑要花等洞符英等三月壬午擒之戊申班師

八年著都指揮王璦委指揮李泰督萬州樂會統軍招撫馬龍等太平等
六十七村州生黎巴旺巴高五百八十七名化

十一年璦州府官洞黎首那推亂兵倫副使徐榮都指揮李祐洪連官
軍及黎兵機快進討平法最整土舍龍龍領兵未達斬于軍門成周王道

乾嘉元年即出利州街馬路而葬十一月至戊戌歲完明年二月甲子

十二年劉使徐集都督李祐招撫千家村古鎮州縣城守即王等

向化
二十二年授州府通判丘瑞同防李泰招撫加支等封黎即允等一百四十四村向化

弘治三年陵水縣教等同陳陳即等作亂冬十月兵備劉使徐集將姚英說漢達官軍進討中夜抵化山十一月丙辰至大佛山與賊對敵平之已亥班師

十五年冬十二月倭寇僞附南紀平南僞者七方賊也屯化福土各王賊散併七方散符即南之免官軍平後其經符即月者率南紀父孫定款等諸賊皆出州供役後孫者爾惡其美已且供所部或故之十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九 廣東下

八十

四年七月丁未以官役刑禁事倭南紀等離叛即月不獲賊因刻役作比刻箭傳傳連諸州縣數同風害居間七月丙申據長滿餘州諸捕作局連連城國守八月丙辰圍昌化千戶王詔大開門受賊賊恨不敢攻鄉海連離者得入依附九月丙戌分兵攻臨高捕獲賊匪丁危止丁亥都督揮港賊聞急奮援賊大敗而退諸寨未幾平賊獲匪出十二月庚子有軍抵儋州都督揮河清駐劄于州之保古抵古無中夜為賊所劫兵不遇列戰賊遂劉信遇害死者不可勝計自是賊威益厲賊為之驚動並是伏范伯毛說以面廣起兵說漢達官軍張士兵十萬至信甲子賊合營師聚將馬登等用命分軍進擊破其中堅丙寅南紀獨擁精銳出敵指揮周連奮戰數家人周賀周紀斬賊將先鋒二人氣奪小劫南紀中箭赴水死餘黨以次削平州縣大安
正德二年崖州千家村洞黎寇橫為害三月甲子劉使三俾親領德昌崖

陣上兵封之賊名望奔竄無敢禦者遂焚其宅而歸初方洞無河崖次日乘退軍門者無敢彈而共求盡釋之州境大安民為之祠報祀之

七年春兵備劉使唐璽征萬州黎賊初傳賊符南紀聚萬州諸賊所屬

漢協既平萬本經巡師赴臨平龍吟等洞黎即那志巴等漢出至弘治中于教督督指標谷泰漢愈據寨會經橫新對陵水黎亭嶺脚等黎舍

應勢日昌賊勢府因被官民王斯等奏聞至是始委璽總官平快黎等兵約五千征剿三月辰未進指標王璽等四點分進期黎舍會哨于中地

州瑞為土舍四賊多屯居于黎舍橫洞壘口村大連山麓乃故導西哨指標趙榮由曲故難兵地賊賊俱之金哨因受兵走出然黎長沙村巡

追不進東南二哨指標高煥周世英千戶王詔等是日亦止連營于地名太平村隨征指標陳振入竟空村見賊賊先馳陣偵偵獲旗王佐吳朝京等乘遇害既夕賊乘劫民兵等皆殺傷數多快等逐擊往南山先出惟北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九 廣東下

八十一

哨指標王璽如期抵會所見賊空寨焚之時璽駐劄于地名張牙市聞太平營為賊所劫遂散師而歸唐璽曾論曰噫吁嘻賊連年肆也然時賊少快者以大軍之未至也今而此舉今不能用之於得即矣蓋賊于賊生雖夜露而往而愈無所忌矣賊居不拒之為急也今言黎患多弊存于弘治末年之傳兵者由此觀之則所以積大而難治之者豈始彼之罪哉
嘉靖元年督府鵬勳羅活洞群黎督理風屏窺有官執事功者緝賊所在新督部下竊搜賊情起裝殺我軍數十人甲冑器械皆為賊所得自是賊知軍弱始無忌憚自是鵬剿逐不足恃
二年乙丑賊符南紀從子崇仁又能爭五起兵離殺目而南紀諸黎陰助作逆兵備劉使胡朝二入黎賊命倭州同知顧玠撫之事率玠善事督府德為已功奏聞除理二級將權南安府通判海程餘錄其靖而符賊

廷廷符崇仁曾之能事主起兵雖改日而為治黎陰陽作逆各通科官
莊其地士民皆受危歷明通其故余答曰可徐候之未幾崇仁之龍事男
相繼中即即未見普達之除知二府已獲黎賊故委問曰崇仁文龍何不
親至來賊然曰上司收復正康余答曰小事行得保回安生象飲然曰謝
即士民聞之駭然曰此半電報即洩曰我民失余不答既而聞賊縱聚因
二百人州人咸實我寬大之度使黎家兄之盡圖首犯天曰我軍寬素
歡笑余隨查該州根根無是納示喻黎老老出長計請海通明示黎家
事相告已事保其王余喻之口事當徐此當先保各從完報次保其王
何如答曰端已而得清廷黎供便回前此土官每石報銀八九或余款
收其心先中是上司將以州黎根根品投已微無微均照索價二錢五分微
款示各黎供便自赴納司其來野人無輸籍共石氏編置十甲辦報除
排年外每排王主知數備辦小甲各二名又總置總甲黎老各二名共有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九 廣東下 八十二

自餘人則守兵頭日各有事無手自事不預其王矣日入復向有司余
察賊賊其情即將諸首悉五十餘名解王省做二千里外相繼守死人志
清自后為密洞黎開風向化亦告報賊賊差送州倉積存聽微報解准
作本州官俸俸報數取地方平安余后後後事而後竟有加倍二吸思命
改本下而已辦官南安矣
十三年三月雙山縣沙灣居林等洞集苗黎福二作亂夜刻守兵營殺死
典史千百戶各一員并殺傷兵士甚眾知府蕭晚聞于餘府都御史陶鑑
總兵戚繼光侯萬會巡按御史戴璟微同詣司助處於是晚謀諸兵倫副
使游建政探虜黎黎果賊成解三案乃全經歷顏吉縣派高明督土舍
許承宣招降番苗出房者皆生免厚賞授以方畧俾誘渠苗設伏擒之建
遂將捕押王守臣集兵七月分哨抵其群賊遁乃焚其聚落奪其糧倉
也兵被捕通時黎黎沈滋軍亦乘機乃下撫令群賊頭月朔赴道聽令九

月夜即聯福二于即市除崇志平 雙州特志

十八年萬州縣屬平洞大抵村黎苗即紅那黃叔姓事曰叔不勝乃投陵
水軍堡村產千戶萬人黎為報怨入陳率兵以捕獵為名襲大抵村盡奪
其妻孥資產而有之黎苗憤憤糾合黎得嶺脚二洞陳任等攻刺使水賊
九十云村探奔殆盡惟存附郭港坡一村賊屢命攻知州黎吳屢敗之人
陳頗有謀勇用計燒吳履罪去士論大拂吳訴究人保亦被逮何樂而死
於是賊益猖獗

二十年崖陵即溫黎苗陳那紅等糾結萬崖諸黎構亂州邑屠掠村
民絕陵水縣待黎苗通有事安南未達也官軍半月以前虛多致討北哨
至既招又剿阮降人珠、又漢招威信不立賊不復聽招惟肆掠掠海南
衛指揮急事張世廷帥兵禦之戰於多崩河兵敗被掠都御史蔡經奏請
征討 命下會師十萬與安遠侯柳珣雷陽全黎政周輝選餉九月分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九 廣東下 八十三

兵為三哨黎將程鑒所部四萬五千人為中哨黎政張岳監之黎將董廷
玉所部三萬一千人為左哨劉使陳茂義監之都指揮武臺所部二萬六
千人為右哨金事商大節監之黎將劉經提餘兵設伏張美中左二哨先
進賊偽進設伏戰頗不利大節持重武臺引兵在黎聯左哨渡已而分
界候其失石少息乃起距爭先擊大敗之賊潰所破洞二百七十有奇
新五千五百餘級黎黎黎黎山頭而還十二月凱報官軍頗而傷折右哨頗
先捷聞建德為其部高嘉瑞加太保
二十八年崖州止強石松等村黎苗即紅那黃叔姓等作亂判官黃本
靜科索無厭等遂逼崖州圍感思先是崖陵那紅諸黎苗平而知州葉
應時部御史歐陽必建總兵平江伯陳圭奏請討之受命朝而廣張德漢
連官軍十萬除令副總兵沈希儀督守巡兵衛等官分三大哨直抵崖穴
俘斬首級五千三百有奇悉剿平之

三十七年分巡海南道詳涉踪跡准了雷州峒黎始無忌憚三十九年分巡復至黎乃復寧

環山村則凡一百二十六

居碌村 居碌村 居碌南集村 牛皮三家村 加品村 新茅村
加印村 新寨村 加西抵及下村 死陀村 南吉平北村 南陀村
羅竹村 南托村 黃螺村 林雷村 晚虎周款村 浮頭村 三
家村 宋茅村 水尾村 加地村 加黃興村 平共村 荷信村
上下江村 南細村 加林村 黃厚村 三家村 孫鳴村 姓社
大社村 苗陀村 包沃村 低灰村 天秀村 多富村 黎東村
萬寨村 聖茅村 虎北村 南盤村 南厚村 南以峒 龜谷村
南盤居取村 下水坡村 大嶺村 南款村 盧迪回頭村 恭螺村
蘇寨村 南坤村 南陀村 白頭進走村 潘心村 居元村 項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九冊 廣東下

八十四

平洞 廟平洞 葛枝村 陶美村 黃泥村 莫村 羊坡村 白嶺
村 水脚根村 葛枝村 專村 大始村 木城根村 瑞南村 羅
村 山口村 潘香村 北岸村 苦藤村 沙伴村 淮款村 葛枝
柳扶南村 鴨塘村 萬牛村 瓦屋村 石井村 蘇村 沙坡村
巡捕村 龍款村 獨田村 雷村 東街村 款款村 塘口村 葛
葛村 南柳村 尖雷村 張村 龍人村 石北村 晚塘村 嶺上
村 水沁白石村 山口村 張村 大木根村 加款村 宋寨村
胡洪村 聖茅村 江邊加款村 深茂村 雷六村 居依村 口近
新村 山口村 山深村 坎尾村 黃竹村 岑村 大富村 馮家
丁寨村 周村 多別村 李八村 南鼓多加村 黃家大
峒村
登遠村 峒凡一百三十七

標都村 潘呂村 新村 陶弄村 大小白石村 居遠村 環頭村

上田村 居款村 四九村 山坡村 米地表村 黑路村 相忠根
村 白水母村 東西嶺村 甘舖村 加忽村 睦村 舊村 潘水
村 大嶺村 落峒村 宿路村 石橋村 居白村 落咀村 泰魯
石嶺村 大田村 檀木村 南羅村 居洞村 赤坑村 聚雅村
居眼村 下水村 坎茶村 牛富村 內紋村 羊坡村 崖村 落
血村 潘徑村 居鳳村 居宜村 求池村 觀邊村 八溫村 南
坡村 大塘村 脚貓村 十五寨一村 潘初村 毛巴村 遠龍村
潘坑村 宋觀村 宋觀新村 大江村 竹根東村 北平村 居岸
村 第蘭村 北盤中康村 大小居慶村 黎敏村 下水村 居洪
村 潘振村 南茂村 溪石村 須下村 大小嶺村 刈克村 大
小居茂村 葛枝根村 莊茅村 山呂村 山尾村 尾嶺岸村 阮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九冊 廣東下

八十五

北村 石嶺上村 南道上水村 細霜村 潘元村 黎村 通龍村
上貨村 南盤村 加休村 嶺邊村 南定村 溪口村 聯泗小村
八龍坡村 及慶村 和勾村 提滿村 元遠村 麻德其村 樓亭
村 耶即村 冲湖村 枕頭村 雷人村 惟村 舊午村 番那村
番奴村 雅達村 番多羅村 雅色村 雅父村 雅漢村 雅達村
輝涌上下村 人無慈村 元溪村 天洋村 波路村 黎祿村 番
寨村 番使乍田村 番佛村 泛泥村 番定村 大耶永村 續坡
江村 居兩村 甘肅村 居洞群村 高嶺村
臨高村 峒凡二百三十九
南道大村 南道小村 姑堤村 南道村 曉歇大村 雲貝村 廣
歇小村 石石村 薛華村 羅便江頭村 提把村 南順村 提南
村 番任村 潘英村 延遠村 捕板村 重和村 陳和村 潘慶

大郎村 北藤村 叶降村 飲萬村 黑石村 中心村 南春村
坤官村 黎秋村 青溪村 夢細村 保和村 廣院村 南渡村
南川村 長安村 石生村 馬連村 大坡村 大村 大水村
黎封村 平山村 水干村 山村 居內村
又昌村 洞凡三十五
改底村 雷珠村 白壇村 荔枝、 黃冲除改村 麻改村 莫家
村 新廟村 招根英村 山馬村 新廟尾村 沙嘴曹家英村 多
碧村 多客尹村 多餘村 楊村 郭村 苦竹村 白沙村 大瑞
村 溪渡長田村 買車村 水西大改村 許村 何展村 黃家瑞
村 向仙村 唐來村 大寨村 李村 荔枝英寨村 油荷寨廟村
項棉村 買陳村 下寨蓋藤村
樂會村 洞凡五十三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九 廣東下 八十八

蝦樓上村 源雲前村 雲源後村 源樓上村 葵樓下村 石松村
上北村 下北村 加學上村 加學下村 三合村 寶額南村 寶
額北村 小郎村 雙尾村 雙頭村 黎新村 石盤東村 石盤南
村 許洪村 油梅村 新寨東村 新寨西村 蘇陳村 南林村
官梅村 竹根小村 大郎村 從橫大村 墨石村 竹根大村 皮
沙村 清安村 及吳村 羅溪村 宿城村 羅梅村 上橋村 下
橋村 新寨大村 新寨小村 上石村 南茅村 大水村 小水
村 加應村 荖果村 新對東村 新對西村 加石上村 加石下
村 黎慶村 永口村
儒州村 洞凡二百九
煙黃洞 達河洞 黃即洞 過甘洞 過水洞 大羅村 牛頭村
水尾村 寶好村 過洋村 那江村 坤雄村 和橋村 甘根村

允博村 落福村 苗村 那光村 安即村 黃塚村 黃樓村 過
茶村 蓋洋村 慶包村 羅不村 考確村 打金村 可卜村 保
把村 華妹村 義邦村 義南村 義加村 義麥村 可妙村 可
邦村 上過洋洞 下過洋洞 連邦洞 連來洞 同橫洞 山口洞
過邦洞 夫底洞 新洋洞 過彈大刺洞 火卷富洞 富益洞
星番村 荔羅村 徒板村 落勿村 落蘭村 英家村 松羊村
徒羅村 大小落美村 墟坊村 連邦村 留坡村 落香村 南村
那羅村 和來村 過院村 徒邦村 徒秋村 南井村 浮表村
落苗村 落深村 大落賢村 小落賢村 星樓村 甘符村 槐坪
村 南羊洞 那板洞 落白洞 那橫洞 雲果洞 那瑞村 難皮
那連村 那南村 富真村 那餘村 那橫富村 那順村 橫樓村
那父奎村 南新村 小廣三村 那橫大村 那橫小村 橫樓村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九 廣東下 八十九

惟德村 劉溪村 擇雅村 曹叔那靖村 惟風上村 惟風下村
惟風中村 曹暖上村 曹暖中村 曹暖下村 那學大村 那學村
南端州村 惟勿村 富濁上村 富濁下村 富濁中村 富賢大
村 富賢小村 富寧村 甘多村 那茶村 富寧村 漢寧村 漢
加重伯那對村 漢加重伯那六村 漢加重伯那橫村 漢加重伯那
路村 漢加重伯那白吾村 漢加重伯那橫村 漢加重伯那賢村
富鑽村 富居村 臨忠村 白吾大村 白吾小村 番登大村 番
登小村 增溪村 銀村 把高村 落陳村 徐實村 那佛村 那
廟村 南院村 南勞村 茅溪村 順白村 義勾村 義神村 小
頭小尾村 雲眉村 慶波村 過仰村 義引夏村 義雅村 車同
村 過邦村 義橫村 浮來村 義工村 恆治村 活不配村 那
古洞 達茂村 保平洞 富雅村 橫村 布曹村 那納白沙村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九 廣東下

九十一

萬州村峒九十三

龍亭村 居芳村 黃旗村 德家村 坡頭村 四馬村 番根村
芒芒村 竹絲村 參寨村 妻蛋村 白邑上村 白邑下村 李院
村 字院小村 墳立村 牙蛋村 牙巴村 墳立村 潘即白村
那根村 白邑村 番花村 那打烟機村 那整村 浮徒村 白邑
村 符花村 番墳村 千張村 那參村 番奴村 番陳村 伍孝
村 牙南村 南介岩崗村 那南白村 麻江珠村 墳餘村 小當
慢村 落竹村 那班村 番洞村 那班白村 泛化村 唐恩即村
會目村 番谷村 義沙村 番文村 番論村 牙段村 同僕村
那村 那隨村 退介岡村 剛平村 千斬村 那吉村 留即村
小儒屏村 符岩村 那响村 半學村 平石村 窮頭村 居引村
南頭村 加村 半林村 郭村 陳婆村 青塘村 居林村

馬化村峒九十三

義高村 義探村 居炭村 陀外村 唐庵村 居伴掌村 那連村
陀蛋村 義淡村 居喝村 包油村 盤盤村 那慎村 包橋村
義吟村 義娘村 陀查村 哥炭村 徒葉村 無龍村 南保村
義義村 和血村 群白村 義表村 徐雅村 義倫村 廣香村
義旺村 義子村 上下協村 義拿村 義玉村

拔蓮打村 多坤村 白姑村 番羅村 會瑞村 那吉村 那油村
牙西村 牙番村 牙雁村 晚吉村 石村 惟國村 白勿村
牙成村 白平村 坎陶村 白鳳村 油虎村 達院村 起清村
羊茶山 牙秋村 牙麻村 靖不勿村 通三村 葉骨村 南寧村
正前落竹村 番洋村 義德村 妻把雅查村 潘便村 潘開村
馬瑞村 妻玉村 瑞珠村 麻奴村 那便村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九 廣東下

九十二

廣州村峒九十二

來村 良豐村 黃旗村 羅園村 加升村 正站村 多果村 羅
何村 黑梅村 多梅村 加開村 加訓村 振、村 葉信村 頂
對村 抱班村 石板村 抱勤村 抱好村 多併村 金昇村 多
開村 南溪村 抱升村 抱前村 抱後村 枕機村 抱正村 龍
嶺村 抱也村 抱前村 大排康村 黃侯村 第志力村 抱即村
小排康村 多果村 抱祥村 佛樓村 侯到村 返款村 抱到
村 大化侯村 小龍村 多傑村 多於村 多聯村 抱改村 抱
陸村 多港一村 蓬家一村 滴晏布打村 龍村 浮村 南村
日村 連村 阮村 乾村 碩村 講相村 翁作村 布即二村
多頭村 瑞學村 而蓮村 布即下村 基休村 羅侯村 葉補村
信母村 多進村 那打村 芝龍村 多永村 南頭村
野寺村

加村 橋頭村 北大水村 善提村 高石寨村 北嶺脚村 番
風村 加族村 南對村 排補村 木元村 西大水村 百佳村
大南村 新付 石水村 西廟村 香徑村

陵水村峒九十三

多龍村 港晏村 多文村 港英村 羅四村 潘侯村 艾村 多
壯村 加錢村 多賢村 潘油村 正站村 多麗村 州守村 低
富村 多美村 加除村 加包村 多珠村 七帶村 劉泰村 五
指村 保坎村 保白村 羅信村 彭福村 北羅村 低
岐村 潘灣村
廣州村峒九十二
羅酒洞 龍潭村 瑞臨呼村 大要村 長沙村 南立村 蔡香村
唐村 木牌皮村 太平村 提底村 大五村 潘村 湖南村 水

感恩村四十一

感恩村 佛蘭村 武頭村 耶連村 安陸村 陀時村 雅也村
 陀手村 北近村 也結村 姓有村 抱白村 大定村 抱連村
 陀牙村 雅換村 安祥村 我勤村 抱美村 陀橫村 抱陀村
 北那村 北吉村 也連村 陀果村 北道村 抱萬村 地厘村
 大進解村 陀賴村 符若村 陀連村 滿源村 陀茂村 曾吸村
 陀烈村 也連村 小抱村 解村 漢一村 我領村 抱連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九 廣東下

九十二

瓊州府萬州失條名曰岐人即隋志所謂也也有二種遠近
 化者為生岐近借黎國稱知萬原者為熟岐舊志其岐本
 音讀同曾以此往北近掠上黎土其地極遠漢唐自王桐
 守村同根之生岐性皆無畏強賊先依高古夷而無姓
 言成書教以子矢以所傳人口亦利而繁之樹令其子老弱
 射中老父大悅每有以大林時反皆女固聚用貳貳官之
 男子著短衫名

為泰補腰前及兩脇掩不至膝而從便露其其臂腋耳以銀環
 用牛骨為簪檢之簪以熟毛婦士亦著簪捕下圖花慢警者
 為奴茅屋居地開門在山頭內為水拔居之雖地二三尺下
 類男女未配者隨處所通又曰黎歌所為城城利箭始蘇為
 為蠻木弓竹箭無刃刀柄長尺餘弓首不揮手能父子
 如事出利謂之討討黎不遇風日單行露宿高履險步履步
 天下郡國利病書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九 廣東下

九十三

如或生習荒忌類如此說者謂比之奇數而能言此之序限而有美者
 也永樂三年設土官稅之波平弘治中始為冠正德七年按察副使唐
 討之敗績嘉靖以來肆行殺掠至今不靖漢唐亦元至國初此條皆自
 耕與氏立年則或潛近預區而已永樂三年設土官稅之波平弘治中
 舍後以生并弘治十五年倭寇賊亂始設七府起為七十七年殺掠
 播悍公泰正德初將捕播悍王現禦之勢稍沮七年則使唐進官俾
 之以土舍泄賊敗噴由是賊勢愈熾戰現百戶李廷機總小旗作
 宋善等二十四人而逃村莊西白己預香振心小使賴北自領脚
 里黎共數十餘村人亡財盡掠無所可却乃長驅東南陸達丁丁
 土龍等村橫行無忌黎民有王走岐王策王祐王即王即王即
 屬街臨前此賊出新牛與之借藉最為猖獗王走岐等潛遁消
 入徧以酒食謂之脫存自謂百戶名邑人口被掠者托為憤之
 每口取牛

提促親爲恭親之博也久矣自止廢德招牌附以入祿籍則無與共土
官之所爲也其後土官益多生衆未附已竊悍戶以肥己變詐百端反
招生黎爲寇人知永樂初諸陰本倡爲禍首故璉臺意是害陰本沒以
無功伏株籍諸實跡則無有也與其授以知縣祿豈若授以副巡檢之

九十四

易戰哉也。沒能為賊所聚之選者。定安楊地密入堡嶺。始知分有二種。生聚之外。立營之中。募代不化者。為賊所聚。所悞者。此也。生此種者。由受抵崖。不過三百餘步。自倍達萬。不過二日。餘程。候使三八月。微元分矣。四面開示。信義。誠必能。送來。此關。可立。樹門。此送。印。黎。賊。矢。惟。崖。黎。最。強。者。曰。羅。活。曰。抱。省。曰。多。潤。曰。千。家。而。寇。通。官。道。為。誘。聚。門。戶。者。千。家。也。戎。化。丁。未。征。千。家。村。及。使。水。嶺。脚。崗。之。陳。邦。祥。征。汝。黎。人。憐。惻。兒。罕。即。絕。而。罕。坎。砂。其。懸。跌。無。此。詔。哨。守。等。官。則。又。復。霍。固。等。之。何。怪。其。未。久。復。叛。也。正。德。丁。卯。千。家。羅。活。等。村。復。橫。兵。憲。王。樞。撫。檄。勸。賞。其。惡。愈。肆。及。范。山。三。傳。至。洞。知。其。非。調。遣。呂。崖。官。罕。黎。兵。賜。剿。千。家。村。不。費。牛。果。不。道。寸。鐵。數。日。即。歸。隨。船。亭。洞。進。入。界。者。擒。斬。解。賊。解。賊。黎。莫。敢。追。今。賊。死。既。多。乃。下。撫。定。之。自。是。崖。之。封。內。牛。馬。被。野。盜。賊。紀。跡。此。崖。民。所以。報。德。五。洞。者。也。弘。治。十。六。年。晏。山。主。事。韓。俊。奏。言。去。

土合峒首主州縣也所置峒在外俾民雜處在中防司開闢五指山十
字道驛編主史中禁待子天嘉靖十九年工部郎中吳會朝沒言之參
居良氏五之一宜於兵武前平之際開通十字人殆于其司大約以由
里計之自有治至于崖州千里而近自崖州至於萬州六百里而近此
四至徑一之大凡七細數之自府治至于沙灣三百里而遠自崖州至
于羅合三百里而近俱有控扼近矣復其中未開通處不過二百里耳夫
某官年爲武官領之民兵屬有司領之士兵屬御營統領之邊力合作
用其地堅易其險阻足以敵月而遠崖之路可由蔡州中行矣俾馬祀
此其工則人稅局四殆交達度中建城量地五壁祀壁主也時義以攻
則取以守則國矣二十八年督府都御史歐陽必進奏荆崖州昌化感
思地方吏科給事中鄭廷鵠上言 稟自開郡以來迄今蓋千六百餘年
無歲不遭黎黎之虐然未有如今日之慘者也蓋大荒山嶺峒其千之

九
十
五

州縣文憑之外碑是缺無外也。字體原係張祥家突至度創我人
就臨我官軍是我有內憂也。其地彼局而我下彼有暇而我此困其勢
敗乘而我救彼無外患而我內使則州縣之兵罪了。今命何日而有
患者安化之地哉。止長地方竊竊之故老司之租人開其出必之
時人快救失以一常百無不應。張而倒者天立力宿寢實身則林中故
余為父故我軍至有賄賂歡歡而止。滿故前日傷亂不遏止。新名品結
我其勢高張今建昌化感思之。燒其黨日熾若進兵非調休月募打了
加王救萬人不可在開成功在勇關。按在然克提雖難經卷為上使省
步今書則除張惠書見二人舉焉。元王元事伊黎。及十月沒師又明年
七月孫八募來書。安人明年春利石在指發。泰山而道中間能二起走
故而現不亂乎。以成功討須提失。但元愛格得則乘之。猶能泰置也。四
有主安會同二縣。至今水城文物稱為名邑。此以知其可保界也。又

前嘉靖十九年春賊沒後而後請兵討之明年大設師使十二月直破其巢崖州諸洞無復不至未嘗不大捷也但步即入中洞剿數多誠有加前各官所當討賊者見賊巢遠度平即可討可守故建州縣招集前民以絕其日之患然一時大議遂爾敗或故聚賊一聞兵出相率歸巢安臥於前賊聚於後官軍無從而不敢守故也數其不為今日再舉之害其可得乎此以知其不絕之害也故往不慮成功之不早惟志圖擒之未周不慮竟捷之無日惟志經久之無術何也聚賊其有限賊其無窮其險可突使以激於有司殺人無數遂以肆行矣恐爾今天武之出戰力同心一旦大軍臨之勢如破竹但願先事要在區區後事要在經營深以前車為戒始不蹈後日之悔也何謂機圖三事實察地方大勢南出崖州西出感思西北出昌化北抵凡陽黎岐東連即海嶺二州然二州實為州被水之衝地形外險內實但與賊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九冊 廣東下

九十七

若故文其意其合二州以提截是亦不為計常九分奇矣由使水以使之制彼二州之賊自敢不暇就大矣查據崖州城寨穴使其黨漢於其穴分於兩翼知神既自相提截而風雲之下志于擒也此其所當圖也其一也前奉人云元惡即黎子已入凡陽據集賊賊此或有之但恐其有據集或即即強前之賊也蓋此賊十九年陷我軍不敢日有活賊即即前崖州微納百牛陷省賊營即傳箭九所也亦其與之構福通賊之失此賊據福黎岐以多方以我我教古福感以聚聚賊逆之心皆未可知此其所當圖者二也黎賊唐無奸細其有怒動靜出於所陷上舍故守守之福皆上舍謀成之黎將附州縣百計阻扼有司天黎心多方以我我成福變之走世作機若使黎寧我軍遂通之也陰謀以我我成化時之王通龍前歲之符文龍是也防往之術不可不謹又其軍典制所貴不捷而首功之數不可預定此則用兵之

事所當圖者三也何謂經畧三事一曰一營永建之計夫墾人與此賊共此土也故年一征故年一征雖往先捷所傷多矣天地之心豈非有量若則以經畧置之在彼易介難而為不冠冠兵有限于今中武之化也賊賊之頃賴賴黎新氏定以約未因其勢而利其之多與官禁挾子失使不得渡為張永之態則先辭之世而後有黎我尚未有反且征者賊若徒得而乘之不復經營如前歲所為反派今日之禍則與矣勅求終無守則真大憂也二曰牧方政土之功臣按崖州與地本自數百里也故西一百五十里有隋延德縣址東南一百三十里有唐臨川縣址東五十里有唐蒲屯縣址西一百里有漢梁縣址感思東北七十里有三鎮州址崖州縣有鎮字縣址今俱在賊中所常候沒者也况又有德安之膏牧千家羅活之稅又招集之使賴建州縣因以屯田且附且守務盡其居而東南其訊又由崖活唐新開路以達安定由德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九冊 廣東下

九十七

覆沿溪水而下達于昌化道距四遠崖州縣里既定豈不為國家增拓地哉三曰久任責成之道漢建武十七年而後既平前所至即立城即興水利修建封溪諸縣人申明漢律傳為萬得軍故事至二十年秋始遂首安之術于額東之餘威震憐山松建泰得府于德震縣縣州縣亦如焉援故事治賊即興水利修泰便宜事皆以安人心其斯附之民高有英志者設法遠從之或于海北地方屯田或于附近衛所入任如漢提潘山當七千餘口於江夏以永絕福本徐承仁明之長惠忠之師泰番大任以公其事其度幾于墮入萬世福仰在此一舉臣得罪疎遠以言為賊知而不言罪也况初臣鄉土聞見且真言而不詳亦非也故敢干冒 天威伏望勅下兵部再行詳議此皆撫按者之所當深長思也故詳錄之然峒中蠻州邑外列民難番獨之異夷分生惡之殊其情狀當咨訪而周知也熟察洪武初年婦附報籍在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廿九冊 廣東下

九十八

不淨時能即來如合熱黎雖屬有司官子孫毋得占管仍回州縣差
弘治十七年又檄作校化其中多有壯者亦能自知之使樂爲校化得
免差徭其隴州爲黎館共生黎無異然其間一半爲良民一半樂爲
校化遂致謀害相殺則致攻州陷縣大任之徵誤及方面可爲永黎也
熱黎以粟刺生黎岐人也狀履魏臨呼屠林忠河羅塔等三十六峒益
探五指黎登梁山之中不時出沒剽掠附近村分實爲腹心之疾而以
起黎爲藩籬有王合峒首以食求之爭久玩愒反以黎岐爲利如弘治
年間符亮始作耗損失官軍屢費錢糧鉅萬自漢近黎州縣弗敢掠探
而萬州特甚有被害民蕭傑王璽等奉行查勘屢平未見犯報臣等
詢有識士夫及老成涉歷之人皆謂其地南北約七百餘里東西四百
餘里創立黎峒者永樂四年赴京相見蒙宥仍勅黎首歸
備安生業業時招主見勅諭全不爲已乃招生業歸取怕各家

天下郡國利病書

續編 第十九冊 廣東下

九十九

之以幹業。隨則乘悅。祿自此始矣。正統年間。羊官子孫如臨高王帽。祖因養不得乃假官生縣立萬人。也哉。猶禁行歌。舞不執事。急事針至。裁死。得州劉。乃數殺。田表水西等村。延接韓。雅。骨村間。喻以故。御。同。知。王。健。著。珠。崖。錄。本。在。柳。土。舍。沒。塔。之。土。舍。洞。首。備。威。督。南。乾。之。稿。可。不。決。去。之。威。應。成。化。年。間。感。患。土。舍。委。鑑。賄。隔。知。縣。罪。鉅。枉。得。還。發。氏。人。符。道。報。等。三。十六。村。縣。與。官。用。因。而。故。焉。高。古。樣。休。到。底。刺。掠。御。村。受。害。沒。家。妻。倫。劉。史。徐。公。撤。回。村。洞。狂。除。強。使。前。弊。始。除。積。今。數。十。年。來。貪。橫。之。心。非。獨。羊。官。子。孫。幸。起。奸。刀。見。土。舍。間。有。畏。弱。竊。據。欺。黎。運。自。主。弄。角。祿。有。本。洞。首。今。乘。威。欺。壓。而。爭。雄。長。者。有。本。叔。孫。今。有。主。自。立。而。稱。洞。首。者。或。聚。首。指。藉。州。縣。而。所。主。積。恨。莫。已。言。以。此。互。相。侵。奪。或。引。誘。出。沒。使。其。罪。坐。野。立。或。左。道。擊。殺。彈。其。判。政。事。收。違。意。由。斯。驟。大。非。獨。一。藩。而已。皆。因此。輩。來。悅。祿。禍。復。演。秦。利。之。狀。也。必。行。查。其。自。

祖迄今所揭而造冊以審之行意上舍明旨伊丈祖所相黎人村峒並
各有服管者若丁背則不服者若其人也才抵於何人交界其村峒
亦係情願服從依差與黎某村峒原係黎某村峒原係黎某村峒原係
代不向化黎改各令時常率出官如官托許其斯理若有漏也舊
占他人村峒在內者迄今各要自改正待其有功通達藉以換魚鹽
而改重以冠帶給之近時探有陽春峒其峒在五指下東南為仰中黎
居以千計自不為惡而南有潘他香根竹茂竹擁暗陳反黎西南有萬家
羅活傍岸應恩等村東有恩河等峒東南有改換新允等峒北至定安
東南出馬州使水西北至梧州桂林六日惟西至昌化中阻大沃須得
後乃解附之相通之人入自恩河使六日前牛路頗崎嶇渡愈入愈折
政黎敢來情雖罕理其旁呼為百姓明者乃天順間那賊餘黨潛住生
息甚繁據聞未語比以捕剿耕作由此紀之則無險阻丁知矣必須翻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九 廣東下

一百

此政恰守法循規開辦黎政各安生理不刊利割之授不乎勾引之謀
則受崖底其靖矣不然則湛城之封而蛇何其危也湛城原州街情機
陷中阻廣東都督府黎某村峒原係黎某村峒原係黎某村峒原係
其下官有謀者共議私治十四年夏六月設郡梧州七方峒黎政等而
就珠殺以首等即月占奪地方據黨反亂封前傳約三州十縣黎政各
皆約前有時父者有親里成故以為向背方因反而梧州府感恩昌
化臨高三縣人民死者十七八間閭戾燹地數百里澄遠定安其害
于之受州西界一千餘里道路不通海南幾危是秋九月賊領兵討賊
則理當見其然不信而或行此近至澄遠西界將通臨高縣主張賊首
南於全州賊黨符即即即會本縣賊黨王林王細等分領賊兵
合萬餘剽掠未收本縣即即即兵數千已至城下攻西北門盡陷約王
林等攻東門門兵數千亦出到街悍張調領兵與知縣林秀倫等以

元守寇在胡夕登山人民大半陷沒遂海者無歸逃生扶老携幼得救
水死據報時是遠官軍不滿三千渡軍未至永府有供已而賊勢自
倍遠傳令止軍令于平黎大作二日張孫開城營所在紀平失事者領
奇兵由開道直侵廉程晚奪臨馬賊先而反這出信賊之沒地名平藍
協賊老營呈報守營者百餘賊賊方攻城遂聞開城賊欲討相賀以為
黨與之來相應也攻城甚急已而聞官軍來賊聲者知老營已破官軍
扼其歸路遂製家退散未營均潰賊曰賊言在死也且彼家我軍未可
逆敵觀賊大來一退勢止不復能止宜欲固却出其半而中逆殺之取賊
滅。賊在此一舉賊軍士如今已乃躬率精銳衝斷賊陣而二賊前渡
不渡相顧漢連官軍從而推之又復斬首七百餘級城內軍復出乘其
渡賊大潰散走相失軍民兵倫獲不盡亡臣野中卿氏荷鋤督提
督賊無算連六七日解功不絕生擒賊首等即即而即即者先將象德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九 廣東下

一百

死尸率與竄去作大據前項赴給賊使中道聞風棄去逃走前引
賊已入者舉時會氣逆縮觀型成敗者皆賴出聽招撫而攻州賊首符
向院亦遂解圍歸守寨穴賊以二千精兵破強賊萬家放局臨一縣番
陷之賊全萬家盡死之命賊風四達三州十縣莫不引頸望治無何以
因書夜兼程時之陷而後復冒而苦戰賊以死海而軍民連近相中
知夜見賊前賊聞知人復康。紛是夜事難言矣嘉靖甲午之役黎福
二已虜千戶杜賊百戶楊崇林得土舍誘其峒前功決不可成也群則
大潰附于湯炮以制之皆良劑也可盡棄哉

海餘凡浮海自東西二洋而來者皆謂是也南有八蠻曰天竺曰暹羅曰佛
 佬曰波羅曰穿脚曰暹羅曰暹羅凡此八者自有尼眼以來名勝
 不知其幾變矣周官設象胥掌之其語言可譯而知也然其名稱之變文
 不能詳惟漢明帝時天竺浮屠胡法始入中國其俗捨身焚尸謂之茶毘
 至今僧學佛者猶然小民火葬改之華風壞矣永平十七年浮屠佛佬等
 闕貢獻由元帝先此乘朱崖改傳耳漢為出先今則已屬瓊州時中國人
 居之穀石文物化於華矣無復履肩鑲頰之狀而西北賁胡有驢耳垂環
 而至者山海經傳耳之國在大荒北住於野馬子貢教北海諸中郭璞注
 云其人耳大下垂垂在肩上有上朱崖腰其耳亦以微之也惟佬乃永昌徽
 外夷其人長三尺而諸番黑小所或克貢物而喉首等種大抵皆海餘也
 日南徽外占城以至西域默德那國其教專以事天為本而無像設其徒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九冊 廣東下

百二

有三十歲凡三千六百餘卷其書休勞行有篆草楷三法今西洋諸國皆
 用之又有陰陽星歷之類其地雖接天竺而與佛異俗重殺非同罰殺者
 不食不食不食之曰色日杖門今懷聖寺有番塔創自唐時輪囷直
 上比十六丈五尺每日禮拜者之也然亦有占城諸國人雜其間多蒲及
 海性漸與華人結姻或取科第余請諸官越臺之下胡賁雖居番地而
 史則謂焉番海餘云按史番番有海餘雖居其後者猶姓漢曰番人
 本占城之貴人也既浮海而進風清憐子及後乃請于其主願番中國以
 通往來之貨主許焉前事實賴給其家歲益久定居城中屋宇少侈靡踰
 集使者方俗招徠以華圖計且以其非番國人不知其富虎有傳益
 張而大信感甲一時趨然主于先名仲廣余年甫十歲嘗游海今為載其
 教履履接保觀見萬難且不能悉舉矣然猶吳而可記者亦不一因錄之
 以示傳焉餘性尚危而好學年居終日相與膜拜祈禱有堂焉以記名如

中國之佛而無像設稱謂多牙亦美能悅竟不知何神也堂中有碑高
 義教丈上時刻其書如家籍是為家土拜者皆佛之旦數會實不至七著
 用金銀為巨塔各懸交梁長為一繞以番番教以水臨坐者皆實石于
 塔下不用口此為佛手惟以湖而己群以左手覆取袍而浴之漫入于堂
 以謝居無波屋有柱高百餘尺下瞰通衢者坐之以中金為版能抵蔽
 其下泰廟雖然有少樓上雕鏤金碧莫可名狀有池水方廣比數丈亦
 以中金通甃則為甲葉而鋪於台額今州郡公宴僚籍之為而大之凡用
 銀銀數萬中堂有四柱皆沉水香高貫于林曲房使衛不給也嘗有數柱
 欲非于初始可以其非常有恐其莫致不之許亦亦下沒有窄狹波高
 入雲表式度不凡電塔環以甍為大址崇而增之外圍而加灰棉聖之如
 銀筆下有一門松級以上由其中而高轉焉如投標外不漫見其梯磴每
 數十級一實歲四五月節將來群僚入于塔出于寶明時時序以新南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九冊 廣東下

百三

以亦祇有妙絕頂有金雞生能以代州給今七共一足間諸廣人始前一
 政密期需深時為盜所收跡捕無有會市有屋人常積金銀和訊之良足
 同其所以致口條家素教人其間其若子接梁上三宿而王塔表髮林隱
 于鏡書狀夜疎以剛欲為錯斷而後之重不可多致故止得其一足又聞
 其所以下曰予之登也換二兩蓋去其病虎得之固天大風鼓以為翼乃
 墜平地無傷也蓋雖得而其足平不能補以至今他日即以戲事勞宴之
 迎得甚設家人惟觀余亦在見其婢金如真主與卑無道殊戲者見得
 坐上以示其惟人曰此其常也漫三日以今為酒饌曉羊以謝大德曰如
 例龍屬孽奇味不知名時可食迺無同槽故熟羊亦珍皮色如黃金酒
 醉而甘幾與屋窗無辨獨好作河魚疾以驅多而性寒故也余漫北群見
 蘇守王君與翁諸郎言其偏己不如累月池邊得度云咸化四年都御史
 韓雅修寺以所建建官插牌阿都刺等十七家居之番言阿都刺為泥刺

平昔所以也連官本家古人雜領邑自此始

番商者諸番夷市舶交易所領也自唐設結好使于廣州自是商人主戶遂亦不絕詎珠香多寓海濱汚治之地集室縣城以長子孫使客至者姓。詭異形諸吟詠宋時商戶雖備服飾金珠羅綺器用皆金銀器皿有凌雲土著者經略帥府嚴懲之華人有投充番戶者必誅無赦淳化五年二月癸卯南海商人獻吉司布蓋海外蠻國及徑。國王帶上於北苑居近臣觀之天聖沒器滿益顯彰前任廣州者謂之番長因立番長司大官國舶主蕭希容屢有詔賜黃金準其功貢之直禁網罕聞夷人隨商網翔城市至有雲嫗賣菜。荒錄在番禺瑞午間街中喧噪稱苦之乃雲嫗荷山。其州舊富家婢女為婦男業者或抽金簪解耳環償其直慨寧中其使幸押陀羅授懷化將軍乞統番苗長司公事詔廣州裁廢其後辦番戶他。龍川。志廣州商有投于戶部者曰番商幸押陀羅者居廣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九 廣東

百四

州數十年大案實數百萬本獲一香奴過海筆養其子子陀羅近歲遂番為其國主所俘所養子遂王其家今有二人在京師各持數千緡皆養子所遺也此於法為戶絕理以告李公擇此而為面狀而通在告即官留子曰陀羅家賢如此不可大也子呼而詢之曰陀羅死番國焉有報果廣州即曰否傳聞耳陀羅養子所生父母所養父母有在者即曰無有也法番戶絕必於本州縣法何故告于戶部曰戶部於賦賦無所不治曰此三項皆違法故姑以此三不當告你汝其人未服告之曰汝不服可出詣御史臺面告番人其人乃伏并召養子所養二人謂之曰此本不預汝事所以召汝者恐人妄指械汝耳亦責汝建之然即中終以為故乎視之曰彼所告者皆法所禁不斯于廣州而斯于戶部者自知難行故假戶部之重以動州縣耳即中乃已遂立番坊夷人有居墾官者五番氏所長尼蘇墾管夷人實動物凡他物并出並別立捕之入箴竹中焚焚破竹而良項

年在廣州番坊販賣多用糖蜜屬有魚翅雞甘香而腥臭自若也惟地第一味可養生公至北房日供乳粥一匙其味似淡以生油不可入口喻之使去油不能可喻今以他器所油使自酌用之乃許自後毛汁淡粥大半南貨多賊北貨多賊以失及付各人食甘中州及咸市人食淡五味中只若不可食洪武初令番商止禁舶所不許入咸通番者有屬禁正德中始有夷人私集室於灣澳者以便交易每房一間更替值至數百金嘉靖三十五年海道副使汪柝乃主客網客紀以廣人及徽聚等商為之三十

八年海寇犯潮始禁番商及夷人毋得入廣州城但賦在廣州之南居梧鬱林合浦等浦高涼五郡中央地方數千里村落長即時在山險不用王法自古及今民俗愈惡惟知貪利無有仁義道理不愛骨肉而貪貨貨及牛犢居見貴人有財物及水牛者便以其子易之大或鬻婦兄亦賣弟父子別業父貧乃有賣身於子者有負其家債不持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九 廣東

百五

選者其子于弟愚者謂曰我為汝取錢汝當善須墜我耳而折野等報數寸徑到債家門下謂曰你負我錢不肯還我因食野等死於門下其家便稱冤宗族人家集其家曰汝不還我錢而殺我子弟今當擊汝債家怒恨因以牛犢財物謝之數十倍死家乃自投死去不以為恨利本以為得解言警則至死不取家資銅鼓時初成德于庭中置酒以招同類來者有聚富子女以金銀為大奴執以叩鼓曰道主人為納鼓奴風俗好殺多構讐怨至相攻擊嗚呼此鼓集衆到者知雲有是鼓者極為豪強雖馬都老群情難服本于萬事附從於誤自稱雲貴大長老及他人倚乎所尊者為劍老也古語云此入稱都老云所異於受洞者以雅于諸蛋故也然人能賊之但人則質直尚信諸蛋則勇敢自立時重暗輕死惟富為雄集居崖廬盡力農事大抵輕悍易怒以受辱解忿遂即相鬪占序荷之南其州七十其二十二隸南南等處有長四十餘分四角。各區即然南南等處為大

月大府始至四月必使其堂及同起居謝宇地不得仰質以為祀歲時必
道有則水水土物大府時或通過其府、神必成旅左降乃右為乃大和
而修辭近于即先至大府即人係給神宇屏若得地入拜庭之為者大府
與之為謀至一至亦乃教改旅以有主見道位既存時與拜不許乃止處
若小侯之事大府有大事必而後行謀府知府離府遠者至三千里懸隔
山海使必數月而後能至其地惟惟易怒以交其南州時岸大府多刑罰
凱威一日即數千里遠不見蹤跡控仰失所依怙阻絕抗黨機事失以待
得吏控捕于降以相和應非之域雖不可從就奸則人怒則就故幸薄其
征入前而統日時有所遺漏不究功之食食以已子至給不可治乃州
難而奮伺之盡根株痛斷乃止其海外難圖若沈浮羅流求毛人夷皇之
州林邑扶南真視子陀利之屬東南聯大地以萬教或時及制制有重
制賈人舶走海中若嶺南神得其人則一逼盡治不相寇盜賊報無風無

未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九冊 廣東下

百六

之灾水旱屬毒之志外國之貨珠香象犀玳瑁奇物溢于中國不可勝用
故選即常重於他鎮非有文武威風和太休可從信者則不幸往有事
是慶三年二月以工部尚書鄭公為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性踐其位鄭
公常以節操振陽人神君景德懷德河南戶華州刺史皆有功德可稱通
入朝金吾侍衛散騎常侍工部侍郎尚書家屬官人無數而之宅衛屋
以居可謂貴而能貧為仁者不富之說也及是命朝廷莫不悅得行公卿
大夫士皆能詩書咸相與而詩以美朝廷以慰南之行思饋必以未字者
所死仗威政而末鮮疾也自為以西人漸貴至或帶紫綬市投荒錄南
海斯州人皆呼為美婦裝每不以反投流水中就水以沐以承膏滋其
髮至五六月始水熟民直兒常于市復取承膏塗之至未歲又可鬻也自
魏因以南海每種流水上為園玉堂園諸廣州為縣皆有民民縣云
前民亡失荒園公也在東處諸縣則賦性取之結之則云海之淡水十

有荇藻之屬風沙稍為其根庫三五尺因墜為圓以捕蔬夜為人所益、
之百里外若浮致也婦女不知蒸績惟治庖厨投荒錄嶺南但恨不教
女子針線紡績但教之善處厨治醃醃或青之則謂曰我女裁袍補襪則
然不食若伶治水蛇黃楊一條七條一條開者絕則村市多有屠蟹解
牛批蒸餅南海解牛多但解之者甚屠非解牛于大水執刀殺之曰
某時津汝判田不得某時來汝渡水不即行今何以死即斬之反作安
則無論男婦皆能軍云

莫德者自到南五溪而來居嶺海間曰山民蓋蠻貊之道種本獵獲之
類而無酋長隨溪谷辟廬所山為業有探捕而無賦役自為生理不屬于
官亦不屬于州首故名莫德也省西海北人呼為白衣山于欽廉邇來亦
有墾田輸稅于官稍入編戶者蓋教化之漸被也

至戶者以舟楫為宅捕魚為業或編蓬瀾水而居謂之水欄兒水色則如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九冊 廣東下

百七

有龍故又曰龍戶齊民則自為豪家晉時廣州南岸周旋六十餘里不實
服者五萬餘戶時蛋蛋推居番番肉瑣上既自磨以來計丁輸課于官洪
武初編戶主里長屬河泊所歲收漁課然同姓鄉配無冠履祀貌還禽不
請文字不自記年歲此其異也東莞增城新會香山以至惠州尤多惠州
左桑長人每家家里其種不可知考之本始豈使尉屠維化五單藍綠
鑿河通連教西既王遊入暗入蓋簿中與禽獸履其背為泰意者此即葦
薄之遺民耳亦蘇子瞻有蛋蛋而之句今在歸善者皆土著服食與平
民類婚姻亦各與下戶相通但其籍則繁河泊所所在與宰者則編屬縣下
六都五共中甲首甲以領矣蛋蛋據嶺南河泊局四家民乃水居者也其
船大葉衣不蓋盾針身細眼又且代賊逃亡者欲蛋蛋長每據課則通同
謀入據價立計日行利每歲一文明日二文又明日四文雖至百文猶不
能已於是每、為蛋蛋推原由旅八里民罪之惡也嘉靖中知府李紀已

設法嚴禁 潮州志潮州人有姓吳蘇何古以南番屬地種其
家神宮地像了見世，以奇為居無土者不事耕織惟捕魚菜以供
食不通土人俗獨與東河海在，有之本縣舊立一戶園而直河內所轄
之歲輸銀珠米洪武二十四年籍其戶為南番里甲輸糧之外惟供稻粟
不事他役至嘉靖則少廣中近年亦漸知書或墜附籍與良民同編亦
有取科第者然學門多為勢家所奪蓋氏亦行刻益番里少得來覽布
衡新舍金里門王寺獨與番番租一大凡小為一甲官軍王即凡小併為
一姓 魚鮮不受即與官軍盤之則有過番王事此文近日清查土索所
占皆追出在官道明番番有刀者絕領他日必于後寇可占矣
盧亭亦四座除在廣州城東南百里以株藤編為業男女皆惟結于頂婦
女許人及嫁始結臂帶相傳為盧循遺種故名縣依託狀水中數月此其
吳於否而類于魚者也月山裝改番或盧循去數入唐其下之番以逃居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九 廣東下

百八

海島上之無所得衣食生于海皆身謂之盧亭番下海捕魚充其
人能于水中伏三四月不死蓋化為魚類也其捕魚使人張網則數人下
水引群魚入番內既入引繩示之則舉番皆其人以上亦有被大魚吞者
正德中香山縣獲一人寫以為其執以赴官將以上聞或藏之曰此盧亭
也蓋其人入水時偏值颶風不能起岸將數月登香山見番以為己地乃
生其中焉人所獲而復言話不通久之曉獲捕之信焉
西人本林邑蠻隨漢而渡流寓劉姓隨漢來附者也始十戶後孳衍至
三百皆姓馬其人強悍散居峒窟中歲歲時至軍府德令撫撫不與
同群自為一種今亦不可復辨矣唐韓愈討衡時龍戶某上日為人未謂
元三也
高要島嶼之蠻能數人者也南海郡之西南安南都統司之北某洲廣
州記在昔與今南寧鎮南關古嶺于產國土苗子耕耕而食之謂之宜弟

味奇則以遺其石，意而賞其婦娶妻美則讓其兄其國有烏蠻雅馬其
改國廢于漢建武中氏各為族常取單羽探珠為產又能織布可以為
帷幔以羊飲水口中進數如故當交廣之界他出通關伺候二州行旅有
半迎單者概出擊之利得入食之不貪其財貨也地有橡厚十餘寸破以
作弓長四尺除名孤等削竹為矢以銅為絃長八寸以射急疾不比用也
地有毒藥以傳失金入則捷皮規未見瘡預晒之開肌肉便皆壞爛頃更
而死尋問此藥云取諸瘴有毒蠻者合看管中爆之既爛因取其許日煎
之如封肉在其云地則裂外則不裂裂也為斷人使以肉為散粗又取其
鵝膽破之以飲酒也其同候行人小有失單出射之若人無故者使止以
火燭燦之若人有伴相故不容得賣力不能盡去者使取手足以
去尤以人手足掌強為跡吳以始長老世傳人耶家合聚傳里懸死人中
雷四面向生等銅鼓歌舞飲酒稍就制食之春月方田尤好出索人會得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九 廣東下

百九

之以聚田神共渡稍更族類同姓有為人所殺則居處伺殺主不問是與
非通人便殺以為肉食也楊孚紀之志為南蠻異物云
鬼奴者番國黑小所也廣中番人多畜鬼奴紀有方寸可負數百斤言語嗜
慾不通性得不逃從亦謂之野人其色黑如墨唇紅齒白髮紫而黃有犯
社土海外諸山中食生物探時與火食飼之累日洞世謂之換腸此或
病死者不死即可食富能曉人言而自不能言有一種近海者入水眼不
眠謂之鬼奴奴唐時貴家大族多畜之永樂四年安羅國來王西王各遣
使來朝以黑小所充貢物海路圓月黃睛性嗜木葉如猿猴近烟火
波目尤出是羅番番嶺海隨在皆有之以刀耕火種為名者也衣服言語
漸同存氏然性甚狡獪每田熟報稅與里番為奸里番亦悉依之近海則
通番入峒則通猛凡田婢曠場有利者皆糾合為患以欺官府其害惜于
甲兵廣惠肅廉羅共毒孽而事不戢者里番祀之也按周官土訓掌通地

圖以昭地事道地恩以解地物而原其生以昭地求竭昔有而今無似利而實害者皆為地惡也之歸善海豐廣之泛化香山皆有銀礦奮雲相集惡少從托里骨假為文移開礦水銀因行剽掠如香山縣常都難相利銀洞角守務產銀取上供屬廣州宜福場大觀中廣東廉訪使黃烈奏言礦內首級數甚而浮化之人以納官為名散毀民田騷動邀取罷官稟場令官封之違禁者株連三百千人無敢業者正德中明倫表民勾引勢家糾集逆叛及白水賊徒偽捏 朝旨執照乃開礦採煎村民而得拒之其後力不能勝盡被屠戮而法其妻女使供炊爨每歲得銀漸至千餘兩嘉靖中依舊跡已盡敗徙乃散其地為大秦石亦供盡矣過東海恩滋多時此害也又南三窟山低海洋舊園有四三百餘頃地其膏腴王松香美甲子一方在亦為黃字上下二園元時海寇劉進據之洪武初屬黃葉舊居民吳進添通番為元二十六年都指揮范茂奏討平之遂遷其餘黨

天二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九冊 廣東下

百十

詔產其地除田稅水不許州歲令官軍千人防守正德中南海黎家以新會崖死形占亡今之使附之招合僉僉立為十里聚米並判嘉靖十五年該都出排曉為已業已而有錢博者索進番船傳阻占會與僉僉謂叫偽王又崇興里州分上下兩管業知縣鄧運中明上司大軍除田時官歲收租稅歸兩海舊里排與通僉僉仍復使探辦番海恩大為民害焉誦訓掌道方志以昭觀事掌道方恩以昭辟忌以知地俗謂毒蟲之類時為方恩同官廣氏常除毒蟲以攻蛇蝎之毒州攻之其福之來久矣粵地山林川澤之阻虎作兇噬雖或害人然毒莫如胡蔓蓋蔓如葉也者胡蔓草也葉如茶其花黃而小一葉入口百竅潰血人無復生通奉品葉金威花葉異常不獨野外僻邑內在、有之竟民得取以毒人則招恨焉毒并狀其狀物也或有私怨者故之叩水一口則賜王斷或與人開實事于官以范其地以人命者有之知縣鄧驗展為禁約乃少復云葉也者惡民

造盡國利取百毒置經年視獨存者能隱形與人而禍清志載其法五月五日聚百種毒大者至蛇小者至鼠含置器中令自相咬餘一種存者而之蛇則曰蛇毒鼠則曰鼠毒行以殺人因食入人體內食其五臟死則其產移人蠱主之家三年不殺人則舊者自歸其弊累世子孫相傳不絕亦有隨女子嫁而凡屋宇淨無塵垢者即其地所為也又名挑生於飲食中魚肉果菜皆可挑人入其害者胸腹攪痛十日其盡能動腫脹如癰九孔流血而死初中蠱時黑星不腫易以白粉其甘如陽治之以解毒藥雄麻丸在背胸急宜飲麻油及食寒冬瓜生或田鼠差驗後旬衛生方治胡曼草毒急取把即木出鴉子細研和以清油蜂口灌之乃中其毒毒挑生在上者肥盤半鐵投在熱茶內候溶化服之以難挑攪喉令吐其下兩者鬱金末二錢飯湯調下即湧出至下麻藥當宜尋小民實酒中飲後昏不知人解時時被奪去煎醒送不危亦忌物也惡始奮奮而釋民致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九冊 廣東下

百十一

之是在有司如急禁治而已、飛頭療者嶺南溪洞中往、有飛頭者故有飛頭老于之號頭將飛一日前頭有飛頭項如紅綾長寸遂肩守之其人及夜枕如病頭忽生翼脫身而去乃於岸泥岸蟹卵之類食將曉飛逐如夢覺其腹實矢一口占城有尸頭蓋者本是婦人但無瞳人為其婦此家人同寢夜亦飛頭而去食人穢物飛回復合其體即殆如知而封固其項或移移別處則死矣人有病者臨窆時遺之妖氣入腹必死此婦人亦罕有民間有而不報官者罪及一家番人戲之觸弄其頭必有生死之恨蓋即飛頭也又有鑒齒花面白粉赤粉之屬不可勝記論曰但尸其猶有撲撲之風乎重葬前謹信約毫髮弗與雖士人不遇也使撫得其通則盡入收圖久矣始也土者奸究投官與縣抗衡雖盡革去而其子孫猶共惡屬獨曰吾百姓也染其風者亦汝使下尸如奴隸然碑

不得與齊民處此米崖錄載抑土金實根本之論也昔者商大節嘗為予言藝領之役深入其阻不用窩巢則清越為道曠若無人少駐待炊箭沒葉出其後如而雖復建亦莫能禦遂謀諸土金使探錫乃行故獨不肯得全師而歸由此觀之可蓋早哉擇而用之招諭有功兼攻官之必如洪武末年止授副巡檢則受制州縣雖奸究無所售矣今也彼雖弗售而州縣非人嚴刑峻罰肆其聚寶或為應策甘口以腹削膏脂者有之或為飢狼喜吻以血人于牙者有之趨事異志日逐二馬虛慙影間即使撤止雷陽惟呈手冊而入卷暗匿焉雖有張弛平反未之或運也迨其臨滿災與秋終此族內地且然而別珠崖之荒于故藝領之畔貪戾救之也嗟乎難雲可化也彼何人斯不可化也誠令長吏時徧則文趾至今一藩司也安顧避危又冀畔之有

海寇

本朝洪武四年五月海寇鍾福全李夫人等寇海晏下川等地廣州左衛金事楊景追捕至陽江平之福全僞稱總兵與李夫人徐仙茹等敗于海晏下川大傳文符等地景即同捕獲范懷率舟師勒捕至陽江海陵山并上川寬門門運賊船二百餘艘敗之十四年海寇阮隆作亂邑人蕭子明捕之海陽縣三阮賊首阮隆起程解縣萬安都人蕭子明蒙民共追捕之二十年海寇周三作亂邑人蕭子明討平之至是縣首周三寇程解縣吳都指揮即兵駐於境縣官遣子明領民兵協力討平之又黃香山曹必長於永樂間聚眾山海剽掠陽人民死討平之二十六年八月命安陸侯吳傑永定侯張金率致仕武官往廣東剿掠海衛所官以備倭寇永樂七年四月海賊阮高寇劉長藝林庄二巡司焚解倉毀茶棚而去地海制總兵李廷選雷州衛官軍追擊敗之復賊船二十七艘止擒賊萬男

師一百六十八人八月冬十二月倭寇陷廉州救拔王翰元之九年三月倭寇攻陷昌化殺千戶王傳命劉總兵擒押李廷等討之廣東都府俾使司奏比倭賊攻陷昌化千戶王傳等戰敗被殺軍士死七甚眾賊中人口倉糧軍器皆被劫掠而劉總兵李廷又南海衛所道領兵擒押千百戶徐茂等初不嚴兵備賊至又不收倭賊去亦不追為罪當死上曰此不可有姑令擒獲賊首如寇不復時斷十九年正月辛巳廷於潮州靖海邊遇倭賊與戰殺賊眾生擒十五人斬首五顆并所獲器械悉送北京戊子兵部言廣東都府李瑞捕倭失機已就逮上令廷能幹官往率兵能倭二月辛丑命都督僉事劉原克總兵官都督僉事梁鑑都指揮使薛山為副率原調廣東都司所屬官軍五千入地捕倭寇正統十二年海寇陳萬字作亂潮陽知縣劉洪樂之漳州海寇陳萬字及劉潮陽知縣劉洪興修城打寨十四年八月海賊延黃蕭泰攻廣州城不克渡蕭泰伏誅

蘇民罹其害者故年如月崇元王封平之正德二年海寇朱衣其作亂官
軍城之上津漢以昔木東英林傳聚眾剽掠大埔縣鄉村以破神泉市泰
聞總督周繼嗣飭參將黃輝振知府等官往剿外城地方有年五年海
寇陳玉良等作亂安遠侯柳文討平之賊首陳王長洪世以張士節等嘯
聚山林程鄉縣化石窟等鄉被寇官軍遠征柳文等督兵討
平之六年海寇李四仔等作亂都御史林廷選討平之賊首李四仔黃錫
張月紅等聚石窟長化板等鄉寇亂汀漳惠潮正德七年嶺南右都鄉
史林廷選總兵官吳廷侯柳文總鎮太監張志等督兵討平之十二年海
寇黃白著等作亂平之清遠都督張獻忠督兵討平之十二年海
寇建漳地方分二省奏開巡外府副兵故守廷張獻忠創會參黃輝振
征剿地方始寧嘉靖元年海寇丘泥金作亂平之丘泥金能平人嘉靖元
年作亂詔劉海陽卿村捕盜通判周其討平之二年福建賊流刺惠潮提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九冊 廣東下

百六

新都御史張嶺德與太監韓慶總兵官撫寧侯朱洪討平之先是福建上
杭賊首江小范等率眾燒掠劫掠分防江西南安連廣來往鄉無賴果八
以黃嵩山劉原等流劫漳泉官軍收復劫掠鄉等鄉即村等處鄉等鄉
黃深達土官日共打于二千餘名委建寧都督李崇勳來分及會事施
伯右谷派孫德守備都指揮楊忠分道於福建官兵更以得斬五百餘名
前此多雄并五年海寇曾阿三作亂平之曾阿三三姓鄉人寇掠海陽數年
嘉靖初年知府張景陽平之十年海賊黃嵩山等亂提督兵部侍郎即燕石
飭都御史林南總兵官伏仇高討平之嵩山與黎國璽等來就縣民乘
船出海自集湖島雷米開闢亡今也據海洋委自招浙東而二鄉海鄉
村居民高船屋被其害至是當年嚴督海道副使江良材嶺南守巡左家
議王賴副使楊通處分于右家議前督守備都指揮王蘭分守雷島高
掌處將將縣縣督備倭都指揮陸松樹兵船分道巡地賊失攻傳所育

送二百餘名戰勇山等戰于市海通始年十一年海賊薛折桂等亂提督
兵部侍郎即燕石總兵官陶瑞總兵官侯仇高撫平之折桂與陳即瑞
曾本虎內應等時來犯等縣民先是從黃嵩山等出海為盜嵩山於嶺南
桂等邀交阻抗曾本虎殺之而折桂等復回聚黨沿海剽掠非敢官兵為
是日賊至是諸等所煮海通副使楊通派兵擒拿事莫相親領官兵得斬首
送五十九名陶瑞倫周廣等戰于市而折桂等降首送禁禁物船隻入
官時運督沒被擄一千七百餘家海通始清 三十三年提督西廣兵部侍郎
即紀泉督總兵官征蠻將軍定西侯將討平廣東海賊先是賊首何亞
八郎宗興等督從傳文振國糾合番船首來廣東外洋及沿海鄉村肆行
剽掠殺虜人財掠掠官兵既往福建是等處收納賊亡數千餘同陳文沈老
王劉王五峰等王直松岩漢即徐松及王武等分案流劫浙江嘉興寧紹
白浪一帶地方均受其害亞八等勿入遼向廣東地方有到軍門行巡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九冊 廣東下

百七

海副使江柏委指揮王坤里王陽等統領兵船分東西兩路往剿捕王師
擒獲何亞八等于廣海三州縣共一百一十九名斬級二十六顆溺水斃
死不計餘黨駕船逃走四散刻掠斬殺百餘人陳文伯等乘機起擒數千
餘隨即擒賊撫其脅從三百餘人而徐松等又自福建流劫突至於
廣又為黑孟陽所破斬徐松於海其各道下巡兵格等官督併官兵陸續
于潮州松林洲洲島嶼諸鄉會雷等海而擒斬賊黨共計一千二百餘
名俘獲賊船屬會回被擄人口各有差何亞八郎宗興等文武陳時陳等供
解軍門明于市海盜始平初海南相有元比前仇殺洋性逐時數事之且
降其神給亞八欲寇廣州城提督令二重于擒其人不降亞八留計傳傳
乃降其一死于亞八大船斷即有併既二重于殺之其意知其必敗夫此
行所居大船包以中羊用備官軍備擊及是始殺每聞聲必脫奔漢漢天
明不審及夫亞八以馬所建賊徒得探而歸遂至其收亞八未見人三十

七年正月壬午倭酋自潭派入揭陽縣知縣官軍擊敗之復攻刻院平縣
被黃崗氏擒獲解都御史王訪至潮州調集漢軍兵打手御史劉使林
德聚念多經房家發得鍾坤秀知府李存各帥印大敗其衆俘獲無算
倭酋之走先是去靖王手信犯犯津梁往二百人真係十一之發信
浙是者之使前前裝而難解向後以視之無從依不斷其真係者
自前日戰難同行進各宿此其思也賊人王直歸立奉旨始為倭犯
流犯率浙浙破黃崗黃其館家以無報怨遂至等招殺私大掠焚殺甚
情總制集潮黃劄力手及廣州打手擊敗之直遂就擒共堂毛左許老等
遁入香山至是犯潮州大船一十三艘其徒八百餘人入都時潭派漢
者也安入揭陽縣大家并村到射人房屋盡燬至連州千戶所巡捕城
撫入城中殺死百戶李曰等等報至海直到使林德聚此能潮州提督都
御史王訪調集漢軍連兵并募廣州新會順德打手來王知府春著豫集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九冊 廣東下

百八

卿大禦之及金事經房家將鍾坤秀就督官兵至共擒斬其倭使共
一百七十名前卿大二功后多派兵沿途巡捕官目不離制禦振聲
而已十月甲子倭賊三百餘徒自其各登岸攻刻院北塔等村大肆
焚掠官軍據指楊道發從化官軍斬殺其倭去不得代功獲因代功
改死報聞廣城戒嚴三司往討軍門移鎮已而寇集海豐縣洋樹土拔
倭行劫洋尾四村焚掠男婦死者數千人民多陷野想聚者未多方禦之
民得以無恙已而倭酋帥家千餘自漳州突入饒平縣攻刻院黃岡氏破
其城入居之方家坤亨及春著卿大夫官兵協力擒斬一百四十六名
三十八年二月適軍門駐潮州軍威大震慶府同知呂天恩與在松陽
謀陷海卿大時費官倫斬其多寇自饒平間道逃揭陽縣圍其城房家以
其故之寇暗收之南洋河卿大夫等斬其首金中者一人其衆大敗俘
賊無算會房家報金事賊延險代之制禦來縣每戰皆從黃岡鎮圍聚

者悉出進走還間於是軍門逆師若得奏以坤秀就印守之三十八年十
月乙丑倭寇復入潮陽縣縣將鍾坤秀會提督劉使張子弘嶺東分守蔡
議馮卓漢事殷廷倫就督官兵禦之屢敗其衆會提督王鈞擢南京都
察院右都御史兵部侍郎鄭綱代為提督印微官軍嚴討三十九年二月
海道副使鄭維城至四月殺逆倫報能嶺東分巡金事齋遇至又獲敗之
倭賊先在福建和平路安二縣共統平黃岡鎮界也報時守得鍾坤秀
領軍湖南甘州官報其善日兵一千九百餘人指揮陳路領軍四州報
報官報其善日兵一千九百餘人指揮陳路領軍四州報
七月倭報漸進會委百戶朱鐵頭募兵五百人鎮撫羅萬骸領團練打手
三百人備守供以指彈滿良強統之漢調倫倭指彈萬骸即領官軍及鎮
撫余威領募兵共七百餘人防守黃岡鎮賊通行各縣諭令小民歸併大
村避其父子丁夫互相指守其附郭人民俱移入城內仍行饒平大埔各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九冊 廣東下

百九

集卿大聖官部領把賊要道派兵於是有犯金事延倫即治以軍法所至
肅然十月乙丑遂州所報倭船二艘約賊三百餘人巡潮陽海口饒和登
岸到探伐岡村水哨倭指彈陳敬等所派賊二艘十一月庚午又有倭
賊千餘乘船由河渡嘉門登岸同海賊許老等三百餘徒攻海門所
城官軍用砲斬其倭賊數多至中門兵莫善等進至石解水陸並進併
除敵人擊敗之賊遁還和甲丙子許老等自海門所至潮陽縣南縣范
柳卿等率兵往御大倫新十九名類併接濟陳起林世儀四名拿四被虜
二十餘名口賊遁回和甲今夢丁丑又有賊三千餘徒分三哨進院中分
水圍至黃岡鎮城外高供及府衙署印通判蕭聖源指揮李崇和照照
林震率兵截捕已卯賊屯于南洋河良佐統日兵黃良黃善分為二
哨千戶黃善等領各募兵打手合為一哨南洋三灣諸鄉兵又協助之
斬三十八名頭會獲接濟三名併破店人口匪徒為獲等物乃獲船而奔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九冊 廣東下

百廿

天下郡國利病書

源
第十一冊
廣東下

算

樓東莞南頭城古之屯門缺乃中隔也縣有烏船船師子弟兵者東西二隘防守莫不用之舊城每歲春未夏初風迅之期通行督夜沿海衙衛所照捕巡徭倭等官軍出塘防禦倭寇由無巡之選動支布政司軍餉銀五千兩給東莞縣衙領支用在募南頭船承西鄉等處脫勇兵夫與駕船渡並共乙午五百名查取烏船船每年三十艘分撥一牛名爲船二十艘分兵於南頭海澳及佛堂門伶仃洋等處又募五百名駕船十艘往高雷廉等處緊關海澳候他各博倭官員即領防禦巡緝每月支給工食銀六錢四絲五年于預選處分開支若非預選不給也

2-618

居民被害甚慘嘉靖五年潮州府揭陽縣始營民兵城之是寇非
外更七海濱獨信寧都黃芒諸村七馬僻遠居民倭寇剽掠行舟
巡荒尤甚嘗報敵官軍勢甚猖獗方議大征分巡愈少而潮至乃行招
撫之令撤知縣羅凱凱姓剛毅之直壯學主保的得具于事十餘人聚
于邑庠就延海表盡賊日消然海賊常劫前延昌失街獲大半時潮陽
之士若也則漳人尤以程毅為名而奸民曰之為市暗結軍哨以叩其
之而土著豪強利其貨物交通敵黨豈能盡察哉中瑞佛堂門十字金
水角老萬山修竹洋池門為海澳最多故用六百石東路縣始拓要
官而海豐長沙兩石等處亦宜設辦故用三百石而龍巖馬耕耕故用
二百石若倭寇有警增募四百名以足一千五百之改潮州民壯工食
了本省軍餉支給失大惟選三百名餘否守城有警則雇備二百名以
足原額五百之數每精船四艘一官稅之每月更增做南京操江事休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九冊 廣東下

百廿一

將三縣兵船抽歸定中使船水手數以接期近以之法凡兵船兵弓
射等時必常時演習使之出入往來如神海道官最加比練以行貨身
仍通行各縣自今沿海居民各丁其柳編主艦甲兵船中刻刻不稍
入數惟其船之多寡一依十門牌內編序應當船上各懸字號若無字
號者長則鳴鑼追逐倘倭官母等帶兵壯下仰查照船小甲及捕魚
船取執照以索張而有微稽連河縣中生事奸騙者俱行嚴究凡沿海
居民量地直上起蓋嚴樓互相防守一遇有警首及聚處凡捕魚小船
各在水港不許駕出外洋若違出外回者地方官治以接濟之罪發
至八月海賊數十艘已寇揭陽矣鄉夫迫殺自姚山至大井僅賊十餘
而破虜男婦多溺死蓋兵非素養不待地利故也兵法四道之死地而
渡存又曰無恃其不來恃者有以特之打手張兵虛名而已為精銳于
勇兵皆自中點首倘何炮子羊兵微寸養仔共商做酌准海盜徒而

無對陣則利之奈何在八此時新然春初蓋因寇其自欺之點也知
此點不亦及公之用之東能地利是也指陣王陣今廿八或身勿動
洋謬卿夫今在求踏屢勝真倭南洋謬卿夫所言實水正如薛信水
陣言之死地而沒有者不惟介舉似此為寇河賊取能往取勝此未
藉所用之兵也此時所宜素養者也編辦定中更番作息無事則隨宜
農商以養其財聽用則時使休閑以養其力有警則聚給工食推升視
酒以養其氣而威惠相濟粉得其心有不戰而勝矣此經畫之上計
也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九冊 廣東下

百廿一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廿九冊 廣東下

百廿四

而不足處價值雖當加意如何以此思諸於是戶部尚書面陳呈以特清道便店六柱是趣擬撥官百方購之工回書品舊例國家省厥費辦非因修築什排漢等何為欲之其費訪取異品每以以三五斤進用已堪光燭一斤八兩進之深龍涎香士蘇門答剌國西有龍涎噴呼而出里大洋之中尋龍文獻其七是以馬國八督獨不舟伺採之舟如龍形浮海面人於其中隨風上下信風乘龍是之亦不吝也每一融僅其國金銀一百九十二枚據中國細銀九二文嘉清三十四年下戶部取香而配通布京師不得下廣東藩司據貴紳文奎臺司集議整價每兩銀一十二百兩僅得十一兩上進內驗不同姑存之未取貴翁即文存至廣州英屬馬那引的野有一兩三錢上之黑褐色密地斷密地一夫人照上六兩四角色細細狀云黑者採在水白者採在山皆是不價等自密地山而再上是在英界得十七兩二錢五分次半進入內雖驗足其計皆用自後美船開上供稍稍秋來至始定價每一兩僅售金龍涎之為用也入香合和能似欲腦香清氣難數十年香味仍在得其真者和香焚香之聲烟氣不

聚涎床有二三品。以泥水口。涉砂口。魚食泥水。刺乾于水。而喜水者。何能出取之。涉砂口。數懷半。大氣涉砂中。無食。刺化。養於涉砂。惟泥水。不可入。吾聞。大言。魚食。下有二三種。海常有花若木。天葵。春夏間。盛開。花多。海大魚。吞之。若腹中。先食。龍以花。咽入。大即。振鬣。頸項。向上。吐沫。乾結。可開。惟養者。不。佳。

六年，吳邦超因功於閩廣兩浙設三卡船，不從督理。其事亦以奉制事權。閩省違害以浙江多欲設設獲難開廣二船向來而廣南者船直達有下禁全易行。福建市船爭歸福州惟琉球入貢一開江之白航海商販客由海禁止於通商者，給引又為據此皆沿海居民常事，出力懲違，販客利權久弊成歸為茹盜費已非一日。今總督凌雲其議船下番船泊，一駐海邊掛號驗其又書天尺，審其貨物當出海回籍之候，照數盤驗，不許夾帶零星貨物，心極福建則思開一謂漳州澳船須全赴官卡給船牌，又引并將貨物登記，二謂梁津商船無可辦查要行該省司衛大小船隻編刻字號，每船十隻立一中長給文憑，載三謂沿海居民間有通賊接濟宜在深中互相稽查，如一家接濟則九家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廿九冊 廣東下

百廿五

振宣祇有容德則凡家建立其中保長子竹重慶四鎮南日山寨新移吉丁巡司之處適里不切應接不及須移里平海衛南哨澳地及人便築度臣竊近日劇賊林進乾林鳳等過此出外而漏天逮更有懸帶軍票託名販賣勾通計謀傷送引入收買軍物藉端安而誣盜糧爲叛逆而懸缺用誠有如於德二臣所言者乞伏勒下聞廣該地方官查照前議詳酌施行得旨海禁事宜著該部核撥官會議詳定欽此

七年五月刑部題廣東珠池之盜有司法無律例繫以強盜生之似屬過重今該提履盜珠賊犯係比常人盜官物係賊論罪免刑仍分爲三等據犯拒捕者爲一等不論人太多寡珠之輕重不分初犯再犯者從從遠戍若殺傷人爲首者斬雖不曾拒捕但獲至二十人以上去珠值銀二十兩以上者爲三等不分初犯再犯爲首者遠戍爲從者枷號二月照罪發落人及數而珠未及數者亦坐此例若其人與珠俱不及數或珠雖及數而人未及數者爲三等爲首者初犯枷三月照罪發落若假以盜珠爲由在海劫客商船隻或登岸劫人財物者各依強盜論依擬者爲人

沈懷遠南越志珠有九品大五分以上至一寸八分分為八品
有光移一邊水平似覆釜者名瑞珠瑞珠之次為走珠走珠之
次為滑珠滑珠之次為礪珠礪珠之次為官兩珠官兩珠
之次為規珠規珠之次為容符珠 南方草木狀凡珠一
小平形似覆釜第一珠母肉正白人民以薰養食之 徐表南
方草木狀凡珠珠常三月用五牲祈禱若祠祭有失則風擺海
水或有大魚在舛左右自舛珠長二寸半在漲海中其一寸二
分其光色一旁小平形似覆釜為第一瑞珠凡三品其一寸二
分雖有光色形不圓正為第二滑珠凡三品 萬震南州異物
志合浦有民善撿珠兒年十餘便教入水求珠官禁民撿珠
巧盜者蹲水底剖舛得舛珠舛之而出 雜記珠池居海中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九 廣東下

百廿六

人沒而得舛剖珠蓋鑿丁皆居海舛中撿珠以大船深池以石
懸大舛別以小繩繫諸腰腰沒水舛珠氣迫則舛繩絕舛動舛人
覺乃絞舛人緣大舛上前志所載如此閩永樂初尚沒水舛人
多莫沙魚腹或止繩繫手足存耳因議以鐵為舛取之所得尚
少最後得今法木柱板口兩角隊石用本地山麻繩絞作兜如
簍狀繩繫船兩旁惟來風行舟兜重則舛滿取法無踰此矣
五金之礦生於山川重復高峯峻嶺之間其發之初唯於頑石
中隱見礦脈微如毫髮有識礦者得之鑿取煎試其礦色樣不
同精麤亦異礦中得銀多少不定或一羅重二十五斤得銀多
至三二兩少或三四錢礦脈深淺不可測有地面方發而遽絕
者有深入數丈而絕者有甚微又而方闊者有礦脈中絕而鑿

取不已復見鹽者此名為過壁有方撿於此忽然不現而復
發於尋丈之間者謂之蝦蟇跳大率坑匠保礦如蟲蠹木或深
數丈或數十丈數百丈隨其淺深斷絕方止舊取礦揭尖狀及
鐵鎚獨力擊之凡數十下僅浮一片今不用鎚尖惟燒煤得礦
石不拘多少撿入碓坊舂碓極細是謂礦末次以大桶盛水投
礦末於中攪數百次謂之攪粘凡桶中之粘分三等浮於面者
謂之細粘桶中者謂之粗粘沉於底者謂之麤礦肉若細粘與
梅沙用尖底淘盆浮於桶中且淘且汰隨去麤留取其精
英者其麤礦肉則用一木盤如小舟然淘汰亦如前法大率欲
淘去石末存其真礦以桶盛貯瑾璣星是謂是謂礦肉次用
米糊搜撿圓如拳大排於炭上更以炭一尺許覆之自旦發火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九 廣東下

百廿七

至申時佳火候冷名密團次用罈銀礱熾炭投鉛於爐中候化
即投密團入爐用鞴鼓扇不停手蓋鉛性脆收銀盡歸爐底獨
有淨厚於面九數次爐鉤出熾火掠出爐面淨煮煉既熟良文
以水滅之則銀鉛為一是謂鉛乾次就地用上等爐灰視鉛乾
大小作一淺灰窠置鉛乾於灰窠內用炭圍壘側扇火不住手
初銀鉛混融然於灰窠之內望弘面有煙雲之氣飛又不定又
之稍散則雪花騰湧雪花既盡湛然澄澈又少頃其色自一邊
先變渾色是謂窠翻乃銀之皆煙雲雪花乃鉛氣未散之狀鉛
性最灰故用灰以捕鉛鉛既入灰唯銀獨存自辰至午方見盡
銀鉛入於灰坩乃生藥中藥密陀僧也
採銅法先用大片柴不計段數裝壘有礦之地發火燒一夜令

礦脉系脆次日火氣稍歇作匠方可入身動起尖抹打凡一人一日之力可得礦二十斤或二十四斤每三十餘斤為一小籠雖礦之出銅多少不等大率一籠可得銅一斤每坪銅一打用礦二百五十餘炭七百餘柴一千七百段顧工人八百餘用柴炭粧盤燒兩次共六日六夜烈火亘天夜則山谷如晝銅在礦中既經烈火皆成菜葉頭出於礦面火愈熾則鎔液成駝候冷以鐵錐擊碎入大旋風爐連烹三日三夜方見成銅名曰生烹有生烹動銅者必碓磨為末淘去麤濁留精英團成大塊再用前項烈火名曰燒害次將碎連燒五火計七日七夜又依前動大旋風爐連烹日晝夜是謂成銀者麤濁既出漸見銅體矣次將銀碎用柴炭連燒八日八夜依前再入大旋風爐連烹兩

天下即國利病書 卷十九 廣東下 夏大

日兩夜方見生銅擊碎依前入大旋風爐煉如昨眼之法以鉛為母陰浮於面外淨銅入爐底如水即於爐前通口鋪細沙以下印雕字作度州某是銅印於砂上旋以砂壅印剝銅汁入砂壅即是銅磚上各有印文每歲解發赴梓亭寨前再以銅入爐煉成水不留纖毫滓難以此表徵約酌銅入銅磚模匣中每半各有絲窠如京鎔面是謂十分淨銅發納饒州永平盤應副諸大半坪銅所費不貲坑戶染於採銀而憚於採銅銅礦色樣甚多坪煉火次亦各有異有以礦石竟燒成者有以礦石碓磨為末如銀礦燒害者得銅之艱現銀蓋數倍云

廣西

備錄

全州志

全在粵西，極警矣。然非王兵國也。成籍日裁，編民協防。疏曰：打手，打手，庶募不皆土著之民，受直則數有，應敵則勦。舊五百零五名，今省其半，勢小單弱。且虎鄉通白面諸匪，先年時見侵侮。西延七里半多流寓，今雖帖然，性易煽而競，細利議者欲移州俸一員于今巡檢司以資彈壓。巡檢改移義寧界，比桑土之蓄資在得人而已。灌陽之寇，密通恭城北鄉，且與南江涼勢江東寨青水諸峒巢近。故時，剽掠然，遂至必由東鄉入唐黃過閭川，以經平原臺塘大畔源，乃尋山徑肆害於灌百里，曠去，裹糧有限，寇來去無置足之地，不過栖息草莽，跡跡易露，則亦易追襲。彼安敢長驅數犯哉。聞之洪武被邑未有強種也。永樂間，邑人薛昌黃東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之三 廣西

一

仲業始招致二三耕作，無敢寇害。自正德乙亥賊入獨鰲，其徒占據連繁而恭城田主潘欽策廣為招集，湖北諸種幾遍臺塘灌之。富人又引占田種菜，校役散布田間，名則藉力耕種，實陰通群寇。為害不細。今耕作既久，林窮漸盡，山泉曠土，徧布藍種，民廢山澤之利，結廬侯守，遠近相望，無復昔日梟獍之慮。

峒寨 宋峒凡三十有一，曰小車曰小地曰白竹曰水昶曰小喉曰麓石曰茶坪曰半嶺曰侃塘曰大水曰滑溪曰上下白石曰蟾蜍曰湛底曰扶水曰梅子根曰樓子曰水尾曰姑油曰黃墩宅曰俸水曰大木曰龍塘曰雄江曰歌陂曰盆田曰蕭源曰大小李曰橫溪曰大小藏曰石家寨凡七曰硤石曰磨石曰獲源曰長島曰祿塘曰香煙曰羊狀營堡 國朝營二曰西關外營 防守打手四

十一 北關外營 在城北二里防守 堡十二 曰板山堡 在城西防

守 擊軍八名 烈水堡 在城南八十五里防守 里山堡 在城南防

手十四名 打魯塘堡 在城南八十里防守 手十二名 石塘堡 在城南五

二名 蓮塘堡 在城南八十里防守 手九名 源口堡 在城西四十五里

山口堡 在城北八十里防守 白塘堡 在城西六十里楊梅堡 在

西二百里防守 鎮湘堡 在城北六十五里防守 羅口堡 在城

十五里防守 灌陽營二曰東關外營 在縣城東一里防

營 在縣城西一里防守 四曰獅子堡 在縣城西二十里三峯堡 在

城南五里防守 新安堡 在縣城西六十里栗木底堡 在縣城東六

八名 新設寨五 岩寨 月山寨 春立寨 掛子寨 李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之三 廣西

二

公寨 堡十 杉木堡 峯山堡 仁山堡 江東堡 傳山堡

板橋堡 赤岩堡 文村堡 官庄堡 木老堡 內峯山板

種落蕃衍遂驅屠殆氏雄踞其境今雖就撫綏然鄙野狼戾難以

一

原編 第三十冊 廣西

四

禁戢差役勿肆侵漁而各武職衙門亦無致多方需索騷擾則庶

予可保百年無事也若重懲十里積年包收錢糧之弊勿聽衙役
緝訪民間大小事情此二者最為要緊 小民向不遇荒歉無
歉欠錢糧者當清其契數與數伊何催徵時十里亦差一總催此
十總催者赤手而借重債賄官賄戶吏賄差頭而得票計一人所
費二十餘金十人共費二百餘金倍利償債約有四百餘金矣至
于排年有包收里長有侵匿皆公家物也小民完納十分有加五
在內者有加倍在內者俱為包收者自飽而因以飽總催及至正
項完納時總催又侵收為戶吏又侵收為其在庫者庫吏又侵收
為且有那借為倉庫而上層索而下所餘幾何宜歷年之拖欠不
完清此源頭催徵無難事矣 四里向有酒規承應官府白米老
酒雞鵝魚鴨及查盤禮官府備酒備項程各項老人於秋收時先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三十冊 廣西

五

期科派米把約有二百八十餘兩而承值學齋捕衛不為夫日
用口腹所需幾如累山小民煩費無為奸人藉口漁獵手余刊示
各里各戶給給永杜賒擾後之君子有同心焉 又愚獲見
官府一涉詞訟差人執票拘提匪不放出於是差人恣行漁肉飽
其欲而歸間有與承行吏剖分者官票則置之高閣矣官府少察
則擬一罪名送官府原被干証無一至焉官受其汚名差飽其鯨
腹永俗往來如此司土者須於此留意以上三則皆平常無甚奇
異然推誠而力行之亦未必無補於地方云馬光識

梧州府志 郡事

宣德二年以都督山雲克總兵鎮蒼梧 景泰二年寇燬梧州城 四
年總督都御史王翔撤廣東食事李觀智撫五七龍山諸賊平之 天
順二年夏四月石康賊陷博白縣 緝典史巡閱及軍民六十餘人擄男
四 年藤縣民胡趙成作亂伏誅 成先遣兵有回造故備某大藤峽守
家寨巡閱巡撫葉盛督兵在泰特花信分巡各處 緝典史巡閱及軍民六十餘人擄男
復都督指揮陳璘指揮張錦王銘等進討擒斬成等逆副使雷燬北流
縣城 六年寇燬博白縣城總督都御史葉盛請設帥府於梧州 廣西
府不相統攝蓋請建帥府命廷臣將軍總鎮梧州 七年大藤賊陷梧
州城蒼梧鄉紳布政使宋欽卷戰死之 大藤寇何敬陷陸川城 成
化元年左僉都御史韓雍征夷將軍都督趙輔將軍都督和男等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三十一冊 廣西

六

調兩京江湖漢運兵討倭大猷克之 萬曆中倭寇猖獗大猷作亂聚至
林博白信宜與安馬年未省督廣所至五城起斬江左各縣歸類為左
都都御史督軍討之至全州擊陽南而延而賊斬大猷指揮李英等
四人軍威大振先破修仁等寨至力山擒斬八十餘人十月至梧州等處
倭為左右二軍分十三道進以千戶李慶清率將孫震建破石門追
將孫等開府而振廣以督諸軍以十二月刊布發火攻連破石門追
屋慶等利竹等寨賊逃九層樓樓賊五棚以抗水砲石而下海失
如兩難度死士利山開路發火前焚其營棚崖震天地日色晝冥賊大
驚潰散後大猷等擒大小商寨九百餘首四千有奇俘男女三萬餘而
進陸東死者無算群賊望風皆散先是破中頂有大藤峽二兩崖諸賊
幾欲曰大藤峽至是斷之改新藤峽刻石山頂以記功明年二月賊
師奏設東鄉等九巡司以土人李月等為副巡司又設武靖州于碧灘
以上隆州和州岑鐸掌州軍設藤縣五七千戶所李慶清所募土人率
仲英世 二年大藤賊鄭昂攻陷容縣二縣總督韓雍四面集兵追捕
之昂伏誅 四年始設總督府于梧州起復韓雍鎮之 十六
年鬱林州木頭寺洞蠻賊叛總督都御史宋英總兵官平江伯陳鏡討

天一
都國利病書

原第三十冊 廣西

六

夫六即國利病言

原第三十冊 廣西

—

2 4

2 4

調入
使王洋督諸軍以明年二月各前進勢如破竹克松鷲古城城頭龍塘等處仔細嚴秀跡即明瑞八百有奇餘黨悉定

尚兵戍守金甌大崗營共三百名或守官徑賊出入之區通項

閩府江陸路所一從青林龍石驛賊出後稍設賊平三院會議開闢陸路以應往來倉梧河江二道處理其責自登拾抵招平

崇治通遙橋建三公
紀業埔翁竹此卷

大崗營兵梁一貴寺侶識尋伏誅二十四年

岑溪七山強寇亂兵備戴公耀討之時公備兵各提會岑溪張趙宗亮李連緒六十三山諸謀作亂

督周陳公檄徵各路精兵計千之捷聞上大使權公巡撫西粵尋督兵部尚書無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追許兩廣昨思明代目陸續勾引邪匪至解陽宮劫娶妻氏勒換欽州被殺首逆戮一月間擒斬無算元虎脫獲重懲

憲成心匠則議請國初禦重彈壓

後商官禁互市上皆嘉悅從之

昭平窮竹下抵封川思滿南至平南白馬車自藤縣江口界至北流省設哨堡歲久現弛守迫朱東光議設四隻軍兵巡邏委官統領

二十八年添設羅山營抽兵防守上蘇縣羅山嶺路過三十等六十三山諸強雖屠盜賊出沒

保長門牌之法

營鎮 梧州府 守城營 茶山 靖寧 蒼梧縣 大塘營 府江
哨 沙斗營 七山鎮 藤縣 藤江哨 神塘營 安靜營 浪口
營 容縣 六雲鎮 巡江哨 北門營 西山水源守營 岑溪縣
北社鎮 奇營 大崗營 連城軍營 懷集縣 金鷺營 九
里鎮 松岡營 鬱林州 左哨 右哨 中哨 博白縣 縣東營
界排營 坡心營 蘇立營 東莞營 圓珠營 北流縣 六靜
營 大車堡 導廟營 陸川縣 六潭營 左哨 右哨 中哨
陸潭哨 興業縣 興平營 西營 橋墟營
目兵 按舉志學土司 兵故精勁每遇警徵之 國家亦不愛名器今
冒之錫以鼓舞其心自總督王父成公始議更番戍守之法除戍桂柳

外戌格者四千名皆由泗城歸順都康思明遷隆向武奉議上林安平
忠川龍英太平恩城永承等土司各有差等一平一戌週而後始萬曆
十七年總督劉題減一千名三十二年總督戴題減一千名四十五年
左江通詳允抽四百名防守上思州地方糧食仍在梧州府支解四十
八年總督許議全撤尋復議調今戌格正數止一千六百名每年不到
者常三四百名所從來遠矣其差等則有散兵馬士鎗兵步下丁兵步
下鎗兵腰牌兵弩手馬銃手火兵散手旗手有戰馬有先鋒小頭目有
官族大頭目而總坐營司統之年時不隨操每操則于官兵外執一竿
排站名曰擺圖每五日大小頭目赴道叩首以其出自土司故曰土兵
以其有頭目官之曰目兵又以其多狼人亦曰狼兵其糧賞每月糧銀
大小頭目散各折銀一錢九分七厘五毫每季犒賞大頭目每名八錢

小頭目每名一錢散兵每名五分每季犒賞大頭目每名一錢小頭目
散兵每名三分俱于府貯餉銀支給其安插地方昔年散處郡城外
各山蕪水濱今住大教場垣外自蓋茅屋數名共一間去則焚訖其自
萬曆三十二年題減一千名即于各土司前數內三分減一而左江道
所議抽四百名即于每年戌格日兵過南潯時揀去本道近日所點乃
歸順都康土兵其歸順大頭目則岑康黃金桂都康大頭目則馮士剛
與各小頭目皆戎裝通漢語其兵則有姓名者少無姓者有以番父永
為姓者多番父永亦上駟中駟下駟之義歸順有番父無永都康有父
永無番不通漢語通漢語者非真夷也其馬一匹則抵兵三名其器械
有鎗有刀有弩有牌有銃無虛甲方箭空拳者居多其摘室虛親戚
遠來窮年外處而月餉無幾殷厚精壯者多不樂從其來也或以老弱

具數或以犬馬抵數或不能足全數或不如期至或至中途稱病而逸
至格則正數已耗註名後或逸去或稱病或稱死或在前次之額留者
長成或在本地之額代者暫點或告不服水土或稱營工鄉間或稱打
柴山中其或有收率過半者有為盜者有橫行者居常不聽點輒諱
而去其數有最難言公欲為更新調停之法別有說焉

班軍 按成化間督臣韓開府梧州始議調撥廣東廣州等衛所官軍
一萬員名戌格派廣韶肇三府屬糧五萬石解指以備行糧嘉靖間因
惠州海寇詭留碭石等衛所官軍三千九百餘員名無以歲久消耗巡
七日多萬曆二十四年廣州等衛所戌格官軍止三千零五十五名分
春秋二班官雙月支本色米九斗軍四斗五升官單月支折色銀三錢
六分軍一錢八分俱于折糧銀內支給手終犒賞官每員三錢軍每名

一錢俱軍餉銀支給二十五萬御史章議免戌格臣兵獲稱兩廣相為
唇齒格郡實為咽喉論一統大同之誼則東西疆為一鎮戍守莫非王
土論輔車相依之勢則梧鎮之捍禦既周東省之藩籬自固論事體緩
急之宜則東省兵防已密無庸撤回梧州所軍虛弱不得不藉東軍選
以仍舊為便近來成兵俱奉督院解發多寡不一至萬曆三十九年尚
近三千名除三百名戌封川德慶外餘俱戌格美尊以總督張議撤封
川德慶成軍募兵防守遂減調四百餘名四十一一年以留守城池復減
調廣州等衛每班二百名今每班尚存旗軍八百有奇奉督院牌撥大
畧半守梧鎮半守江道而所撥堡軍數或先班後班少原無常額
余姑以天啓二年秋班見數志之

陳熙韶曰自兵以文成始班軍以募發始當手作法慮自深長年來

石田 為諸山通中各案以出沒之往七星 馬鹿 以上各商狂動
兵耕 鬱林州土狼 李四山 石洞 牛欄 地佛 六壞 白梅
在州治東北依大容山去州四十里在北流 博白縣狂圍鼓 零青
縣界去縣止二十里先年乃為狂動稍寧
占鵝 山子 縣界去縣二十里西抵廣東南州府界 北流縣狂圍 鵝
兎坡 南標 茆田 那留 沙洞 龍塘 大羅 安樂 黃稍
志宇 相思 古荷 俱在縣治南其茆田那留沙洞龍塘向化 陸川縣土
狼 文龍 四賀 俱在縣治北其沙洞龍塘向化 陸川縣土
業縣土狼黃峽 芋象峽 雙頭嶺 俱在縣治南其沙洞龍塘向化 陸川縣土
與德鄉二面近廣東本鎮商標嶺與鬱林縣界 陸川縣土
裝境坊止隔一嶺先年已經狂動近與陸川縣界 陸川縣土
梅強有三種曰盤龍曰戴板曰平地獲惟一種深山者不問在坎崗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三十 廣西 十五

者與民雜居狼則因正德間流賊叔掠調狼人征勦鄉民流徙廢畝
荒蕪遂使狼耕其地一藉其輸納一藉其戕害蒼藤岑容康北等山
多狂獲鬱林陸川多土狼中國有向化輸糧者要在御得其道阻詐
作使宜有他良
廠稅 拾州盤鹽廠每季委官輪收上下水客高監稅雜稅每年
額銀惟監稅無定不入額內其雜稅額銀春季定二千六百八十兩零
五錢六分四厘夏季定二千二百二十七兩零二分七厘秋季定三千
六百二十七兩九錢六分三厘冬季定四千四百五十五兩八錢二分
五厘共額銀一萬二千九百九十一兩三錢七分九厘俱貯梧州府庫
專備梧州鎮兵食其廠貨貴賤定有則例
鹽政 按自宋熙寧間初置梧州商稅與廢靡常 國朝正德十六年

置鹽監廠于梧州迄于嘉靖今例已減其三之一舊志不載余持采之
較今于貴猶為寬政矣然猶自美舟車權子母也夫鹽政則經國長利
適以私販公行課額浸失昨年引滯而不來者約一萬五千虧餉且一
萬三千有奇概舉歷年將不下數十萬矣蓋奸借東餉之名漁西郡之
利三百餘餉其護身之符也北流兩埠其奉食之窟也近當事裁
餉裁埠至詳且嚴而奸商猾胥猶不免掩耳盜鈴何也一舉而振刷之
在當事者留意焉耳 謝君忠曰郡州縣十始蒼藤岑容北流行梧鹽
而懷集鬱林博白陸川興業俱食東鹽然皆赴蒼梧道掛號而後發則
猶然梧鹽也後來議認引認餉又議增引增餉於是立化州埠立北流
埠已又北流併化州為一埠奸商告訐曰新月異而梧之鹽額詘而餉
額亦詘矣夫梧屬仰梧餉而不行梧鹽非計也况得慶南太皆仰梧餉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三十 廣西 十六

而不行梧鹽尤非計也今日便書無如聽各處分引行鹽而總歸其餉
於梧則不問化鹽廉鹽欽鹽皆梧之鹽亦不問舊餉新餉增餉皆梧之
餉要在當事者從國家起見不從區域起見司鹽者兩粵視若一俸行
鹽者六府協為一心而后可然而難言之矣

大學衍義補遺云石兩江地方二三十里其所轄兵無慮十數萬今設為府者四州者三十有七其府州正官皆以土人為之而佐貳幕職皆用流官故今百餘年間未聞有也堅僥掠者而所以為州縣官者皆是不屑土官管束之人猶難州縣則者其間雖或有司第管及設土官巡檢者然流官無權復知其不久而輕玩之而所謂土巡檢者實非力薄不足以相制且愚以為今日制取馴服之策莫急於立土官請用左右兩江之例而撤去大設立軍衛之意蓋左右兩江府州之設專以其地居之一綏且所謂撤去大設立軍衛之意者最達官而分其儲也凡今種種與編民雜居州縣之間但彼依山箐以居耳今宜特設內外大臣躬臨其地召集其酋豪諭以朝廷恩威將授以賞如左右兩江土官例俾其子孫世享之意有能率其種類五百名以上內附者即授以知州之職四百名以下量授同知判官吏目等賞其實不拘名數亦如衛所之制既授其授詞不須勅實官給以冠服遣官屬以驛從鼓樂送歸所居俾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三十冊 廣西

十七

其擇地立為治所合衆邀成之既成其奏請印俾推其中一人為衆所信服者令印則從矣朝廷爵命必知所感慕而其同類咸尊敬之有不伏者復伐國威任力除之不難矣待久成俗後皆慕華風習禮教而知投繯之為非況衆設其官勢分力敵可足相制不能為亂而其中不能無自相爭訟者須至中上司展朝廷則國家之勢益尊不勞兵戈而一方安靖矣然所慮為後日愚者地界不明異時不能無爭耳宜乘其初即遣官會同土酋分立地界或以溪間或以山泉就於界上立石為識大書深刻于上曰某至某為界有司界至某為土官界其中民地皆深入其境者即以外地無徵者與民為之隨其廣狹不復丈量其土苗所領地就俾其認納稅糧定為額數日後不得有所加增如此處愛民養其水無患矣

水經浪水出武陵鍾城縣北界沅水谷南至鬱林鍾中縣與鄰水合又東至蒼梧猛陵縣為鬱溪又東至高要縣為大水又東至南海番禺縣西分為二其一南入於海其一又東過縣東南入於海員水又東南一千五百里入南海今按一統志考之辰水出三嵎山南流為沅水谷則在鍾城縣北後為黔陽縣移溪城一曰郎溪自黔陽南流至鍾中縣今之沅川也鄰水則沅水也其還靈川縣東北為浪江入離水南歷鍾中注于沅水合繡江水又東至藤縣北古之猛陵也合鬱溪亂流還廣信縣是為鐘江俗呼藤江大氏浪水出自鍾城往往以鐘名之鐘又訛為潯耳鬱溪又合桂水為梧州大江東流至廣州番禺縣西其一南注入於海者鬱水分浪南注即今之鬱水靈洲乃南江也其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三十冊 廣西

十八

一又東別逕番禺城下去廣州城南五十里漢建安末交州移治于此吳分交州為廣州亦治于此漢書所謂浮牂柯下濊津會番禺蓋乘斯水而入越者也今之沙灣紫泥港是矣浪水又東還懷化縣入于海則今之石門江合流溪諸水入海者也其餘又東至龍川縣東江為浪水屈北入員水而浪水枝津衍注自番禺東歷增城縣合增江又逕博羅縣西界龍川左思賦所謂目龍川而帶堀也員水如練東歷揭陽縣注于海此三江合浪水之始終也浪與根同水歷地將崖岸之義世訛作浪又訛作郎皆非蓋三江合一大浸連空廣州呼為西水以其自廣西至故云然至必以春夏之交運盛暑而後消消則高要岐江旋東為大水者留溫鴻塘皆有魚翅羅其中人悉取之有鉅至數

十斤者家累數百金而南海下流連于新會香山東莞通潮之衝澳子高下為泥塗竹蕩其內者皆得辦焉雨水退盡蟹亦退殺拾之如上芥然諺云雨水漫浸魚蟹滿盤蓋澤國之利皆由浪水不可不知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三十冊 廣西

十九



雲南貴州

備錄

形勢

雲南雖稱荒服而綢繆防禦不可不周者以滇黔與楚蜀輻輳中底坐之勢也說者謂雲南山川形勢東以曲靖為關以雷孟為蔽南以元江為關以車里為蔽西以永昌為關以蒙川為蔽北以鶴慶為關以麗江為蔽又云雲南要害之處有三東南八百老撾交趾諸蠻以元江臨江為鎖鑰西南緬甸諸蠻以蒼越永昌順寧為咽喉西北吐蕃以麗江永寧北勝為扼塞識此三要可以籌雲南矣元史言雲南之地東至晉安路之橫山其西至緬地之江頭城凡三千九百里南至臨安之鹿澹江北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之四

一

至羅、斯之大渡河凡四千里其遼東西二十郡大抵以直也而分南北所畫為跡者則在兩江東北為金沙西南為蘭溪先儒以為即禹貢梁州之黑水也司馬遷史記稱滇池旁地腴饒已蜀民或功出商賈取其犛馬焚僮僇牛以此巴蜀殷富而范蔚宗後漢書亦稱滇池河上平敞有鹽池田漁之饒金銀富庶之富人倍豪汰居官者皆富及累世由是觀之漢固非瘠土也唐天寶以後蒙氏以一隅之力果抗王師此即財力確富之一驗今山川形勢與古不殊休息勞徠墾田積粟使其民咸饒裕之信是在良有司矣

沿革

漢置益州郡領縣真池雙柏連然俞元較昌昆澤葉榆律高不常雲南萬唐南古勝休來唯等共二十四屬越雋郡縣遂久靖始共二屬牂牁郡縣宜南等共四

東漢仍為益州領縣勝休律高昆澤連然等共十七永昌郡領縣哀牢博南等共八

蜀漢改置郡建寧雲南與古共三

晉置寧州領郡雲南與古建寧永昌共四屬縣雲平鐔封漢興新定談柔修雲冷丘永壽雍南南浩等共四十五太康以後改置郡益州晉寧平夷共三

宋仍為寧州領郡建寧晉寧牂牁西河東河陽雲南與古梁水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之四

二

守共十如同梁談柔萬安新定新興萬壽晉寧丹南成昌建寧雲南雲平西安句町南興梁水西隨新封鐔封等共五十二

南齊為寧州領郡建寧梁水建寧晉寧興寧西阿平樂永昌等共十四屬縣同梁新定晉寧梁水建寧南梁水西隨鐔封永豐益雲遂安臨江

雙柏雲平都陽晉寧新成昌西中南興新豐益雲安寧永安聖鄉西城等共七十二

晉宋齊梁州所領郡邑皆不止此今止錄在今境內者

唐置雲南郡領姚城瀘南長明共三

元置雲南諸路行中書省為路中慶威楚武定鶴慶雲遠麗江孟傑普安數江無定建昌德昌會川廣西元江大理柔遠茫市鎮康鎮西平緬麗川木邦孟定蒙兀等共三十七府仁德柏興共二屬府北勝永昌

騰衝共三 川嵩盟開南威遠順浪永寧通安蘭巨津羅雄建安瀘
禮里閣印部隆委昌德威龍普濟武安恭恭理麻龍等共五十四
縣楊林計司威楚南甸易龍石龍臨西芳華通氣文水石梁龍山普舍
研和邑市為美歸厚中瀘沾閣盟金等共四十七
皇明改置布政司領府十二雲南大理臨安楚雄激以蒙化廣西景東
廣南順永永寧鎮沅軍民府八永昌曲靖鶴慶姚安尋甸武定元江麗
江武定今去州三北勝雲州勝改新化今改屬長官司一者與甸
其屬廣府二宣慰司六宣撫司三州四長官司二

滇志

國朝置雲南布政司治于昆明城括二十郡左右分畫左曰迤東右曰迤西外
以大江東北曰金沙西南曰蘭滄金沙自北入東海蘭滄自南入南海幅員不
越萬里官軍從大將軍南下及五方之人或以戍或以從或以僑寓不歸是曰
漢人並生夷地是曰夷人夷有二種居黑水之裡曰蠻居黑水之表曰僰蠻
郡縣焚蕩窮瘁總計夷漢人三之夷人七之又分計兩夷蠻人三之蠻人七
之天所以限華夷也

大事考 洪武初段寶遣段良奉表歸款 五年遣翰林侍詔王禕八年遣中
書省奉和政事吳雲先後招諭雲南不下死之 詔謚禕忠文宣忠節建祠春
秋並祀 十四年命賴川侯傅友德為征南將軍永昌侯藍玉西平侯沐英為
副將軍帥師征雲南平之 十五年改行省為雲南等處承宣布政使司領諸
府州縣司置都指揮使司領諸衛所置提刑按察司分巡安普臨元金滄洱澁

四道兼察諸府州縣司衛所 十六年以雲南所屬烏撒烏家芒部三府隸與
四川布政司 征南將軍傅友德等送故元雲南右丞觀音保泰放軍里不花
及酋長段世等至京師各賜衣服命觀音保為金齒指揮使賜名李觀以段寶
二孫為武昌衛門副鎮撫賜名歸仁歸義 命長興侯耿炳文詔諭賴川侯
傅友德等班師留西平侯沐英鎮守雲南 十七年諭平雲南功進封傅友德
顏國公永昌侯藍玉西平侯沐英等 予誥券世襲餘各陞賞 十九年雲南
左布政使張統奏請中監商人照舊納米教于金齒詔從之 二月命傅友德
耿炳文再征雲南貴州諸蠻平之 二十一年麓川百夷思倫發反西平侯沐
英遣都督馬誠督兵禦之賊大敗尋遣人訴奏護罪其下詔通政司經歷楊大
用齎勅往諭有之 六月永川諸蠻叛命顏國公傅友德為征南將軍西平侯
沐英為定侯陳桓為左右副將軍帥師討平之 六月趙州土酋阿資叛命友
德英等討之梁望平長阿資遣奔普安土官普旦與資俱降 二十二年會都

御史黃政從征雲南還次晉安遇寇及其子琬皆死之 二十三年置景東蒙
化二衛 二十四年阿資復叛平毛將軍何福率兵討之阿資降 二十五年
六月丁卯西平侯沐英卒十月追封黔寧王謚昭靖子春龍鎮守雲南 二
十八年阿資復叛沐春討之 三十年平緬蠻刀輪孟叛遂宣慰使思倫發
發至京其訴詔還沐春何福徐海率兵討之擒刀輪孟正法令思倫發仍長平
緬 永樂元年車里宣慰司刀道答入寇據威遠州知州西平侯沐晟請討之
上命先行撫諭迨答悔懼歸州官及入貢方物謝罪釋之 三年二月寧遠
州土官刀吉罕奏安南侵奪猛慢等七寨命禮部遣使諭之 四月勅西平侯
沐晟伐安南 雲南西南諸夷大小古剌等部落入朝進貢 詔置宣慰司二
長官司五統之 六年平安南降其郡四十有八封沐晟黔國公世襲 宣德
七年八百人甸土官刀之雅入貢請討波勒不許 九年勅都督沐昂督黔
國以馭蠻夷 正統二年馬龍他即甸蠻為梗都督沐昂討平之 十月麓川

夫一即國利病書

原第廿冊

實貴

五

夷思任發叛掠騰衝南甸 四年遣刑部主事楊華往諭思任發不聽 閏
二月命黔國公沐晟率都督沐昂方攻討麓川次路江方改戰死之沐晟帥師
還至楚維辛 詔追封沐晟定遠王諡忠敬方改謚忠毅 六年思任發遣使
入謝太監王振力主討議時劉球諫不聽 命定西伯將貴為征夷將軍兵
部尚書王驥提督軍務征麓川太監吉祥監督軍務侍郎徐瑞督軍餉 十一
月總兵將貴等大破麓川思任發遁 總兵將貴遣指揮萬誠等率兵擊敗蠻
賊常即羅于維摩州宣諭南富州土官僕即沈政 七年論平麓川功進封
將貴定西侯王驥靖遠伯陞郎中侯建為禮部右侍郎楊華為刑部右侍郎
十月思任發復叛以定西侯將貴靖遠伯王驥兼兵部尚書提督軍務征麓
川緬甸 八年二月靖遠伯王驥等至金盞大敗緬人于蠻江思任發復遁
九年四月督麓川軍餉左金都御史程富還京賜白金綵綬陞左副都御史
五月命侍郎楊華兼資雲南軍務 十月巡撫侍郎楊華遣使入緬詰問思任

發事緬人懼函任發首以獻 十二年十月麓川思任發子思繼發思上發據
孟養以叛 十三年命靖遠伯王驥督軍務都督官黎為總兵張凱田禮為副
率兵討之 十一月靖遠伯王驥等督兵破思繼發于孟養塞河西縣學教諭
詹英勦驍老師賁財賄賄賄賄 召驍遠乃班師 麓川事西志所載略有異
事是年驍遠王驥專攻道御史王驥統東南兵十五萬征麓川思任發
逃遁其妻妾家屬王驥悉擒之 四年明兵入雲南明人獲思任發子
又明年靖遠伯王驥以驍師帥會諸道復征麓川詹英勦之乃已玩其誘意以陷
於權驍遠西近地仁南氏去昔 成化十二年更置臨安瀾滄金騰曲靖四兵
備道 十四年罷驍遠司廣西土官知府設流官 十九年命食都御史程宗樞
諭本邦設猛密安撫司 弘治五年詔查錄開平王曾孫常復于臨安成所授
南京錦衣衛指揮使 五月麓川夷苗思繼因集罕乞法構兵巡按御史張奉
檄諭各土漢兵臨思繼境取還乞法權驍遠械其首領者三十餘人 七年置

夫一即國利病書

原第廿冊

實貴

六

賓川州 正德二年雲南屬夷阿本叛巡撫吳文度率兵討平之 嘉靖元年
敗金齒指揮使司為永昌軍民府仍置永昌衛改騰衝指揮使司為騰越州仍
置騰衝衛 添設大理府府首補通判駐白崖 七年武定尋甸土酋煽亂兵部
尚書伍文定討平之 九年十一月大學士張璁請革雲南鎮守內臣從之
十六年勅雲南鎮巡會討安南 二十三年添設姚安府督捕通判駐赤石崖
二十四年添設洱海府備 三十年元江那繼殺姪那憲奪其印巡撫石蘭
率兵征討左布政使徐繼死之 四十五年巡按御史劉思賢請罷臨元奉將
設守備從之 武定土酋鳳離祖叛 命巡撫兵部尚書呂光洵發兵討賊
賜之銀 兵備食事張澤率募司兵與賊戰敗績賊執澤以歸 巡撫尚書呂
光洵視師境上兵備奉政廢以廢副使楊守營陸續來於等分道追剿屢敗之
賊渡江遁 賊勢孤張澤率募歸食事張澤不許 賊以兵逼原執兵備食事
張澤不屈死之 官兵渡江追賊于七州地界逆賊繼祖為其下所殺餘衆悉

隆慶三年添設鄧州流官知州 四年復設臨元恭將龍守備 勅雲南巡撫都御史兼制建昌畢節地方 五年黔國公沐朝弼以病具疏求致仕請以其子沐昌祚都督對掛印代鎮從之 六年巡撫鄧應龍論黔國公沐朝弼奉 旨建問章任安置南京以其子沐昌祚襲黔國公鎮守雲南 萬曆元年十一月巡撫都御史鄧應龍勸平賊索善慶典冠羅華等 二年二月迷家樹樓等賊叛劫不已應龍會昌祚并發兵剿勦悉平 五年黔南復賊叛巡撫王凝會鎮守沐昌祚撫定之 九年龍臨元恭將復設守備 十一年冬十月龍南岳鳳耿曹罕度勾緬叛巡撫劉世曾御史重裕會黔國公沐昌祚疏遣恭將劉顯鄧子龍討之 十一月莽應理會孟養猛亞車里八百等共併衆入犯巡撫劉世曾遣恭將鄧子龍破之擒罕度子莽枝花遊擊劉銀槍安鳳及子景烏子龍川獻俘京師 十三年論平岳罕功加巡撫劉世曾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照舊巡撫沐昌祚加太子太保各晉一子 添設金騰恭將姚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一冊

雲貴

七

開守備龍順家恭將改設守備龍臨元守備復設恭將 十五年羅雄苗若離崇叛 撫鎮劉世曾沐昌祚賜勦新繼崇羅雄平改設流官賜州名羅平所名定雄 羅平除黨董仲文等復叛官兵進勦平之 密堵送達二城久歸順遠西思威思化思順以兵優之按察使李材遊擊劉天保束勝助兵斬千餘級巡撫劉世曾以捷聞帝陞材右食都御史巡撫鄧陽 巡按御史蘇鄭疏論遠西功多保屍抵級 命建材天津等下詔撤削巡撫劉世曾籍 言武選之難如編九難之難也言治不通選棄之口傳宣任意多變約其詞將官以有功為奇貨又不防其與也李公以理學鳴似無此舉動而蘇公抗疏數千言如蘇者數人矣 神宗怒不測一切技疏如不問每歲夏秋歲歲移西曹諸司等陳中書有部或飛語入 十六年裁銀場道分衛四守道改分巡安普道為兵巡安普道 勅臨元恭將兼治需平守備事 十九年丁丑白改典普鹿春等叛撫鎮吳定沐昌祚討平之題設新平縣 改新化州隸臨安府 二十年

特旨增資金一千兩 二十一年設鹽哈守備 二十二年緬賊構黨復入寇巡撫陳用賓遣總兵官黃興修文進雅國藥之 築八關二堡于三宣要害及緬并議之田 復增資金一千兩 二十四年猛卯苗多亨勾緬構亂巡撫陳用賓檄本邦軍欽滅之築平麓城議屯田 四月黔國公沐昌祚致仕以子敷為都督兼事鎮守 二十五年二月順寧土酋猛尼瑞與大候奉被構殺巡撫陳用賓以奏政李先著同副使印以仁勸處先著議撫以仁徑擊擊更瑞平之因請改順寧府為流官大候州為流郡 賜名雲州先著錄其被誣建繁兒于獄 二十六年九月順大餘孽至彝猛思賢等復叛撫鎮陳用賓等再討平之奏以順寧府改隸金騰道 猛密婦罕烘率孫思禮內附置芒市遮緬濟道兵送思禮歸仍長其地 二十八年英堵十三寨莽元等復叛再討平之順大始定 命雲南撫鎮協討播首楊應龍巡撫陳用賓移鎮曲靖都督沐叔穆鎮雲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一冊

雲貴

八

益用賓叙還奉時謝崇爵會廣南知府黃宇督中軍張討指揮沐榮等率兵至烏江與賊戰勝之賊衆數萬徒至我兵敗奔半渡橋折臂陣官何天慶甘靖方朝宗楊王王彥儒俱陣亡全軍衆馬盡沒總督李化龍論崇爵罪以賜劬斬之 二十九年太監楊榮奏開賓并於猛密巡撫陳用賓上疏爭之至三十三年奉 旨封閑 五月論順大功陳用賓晉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沐叔晉右都督各陞一子 三十年三月思陀司長官司土舍校額等糾合僥兵殺獲印土舍李奉華攻劫納更納樓二土司官兵剿平之 六月築順寧石甸所城 三十一年九月建雲州城 三十二年緬攻猛密徵兵于思彝恭將王廷光止彝母發彝從之縛獻其使緬怒攻彝 敗死都司王萬年救之不及酋長思華據其地 崇泰間探官張國臣被殺疏 聞不報 三十三年巡撫陳用賓遣副將陳寅擒緬目多罕復蠻莫果思正牙竹忠隨為思懷奪據樹忠奔于蠻酒 九月遣恭將張名世討平舍勒母寨夷賊即其地建城 十二月緬犯

本邦副將陳寶等不救本邦失機論罷之 三十四年正月指揮賈世勳轉
光大等園內監府從外舉火入殺太監楊榮焚燒府第輦重獲其從後繼樹投
井已死者百數十人 自榮入漢百姓被其害者什之九夫伍不什一其指揮
一時不無委曲因得因即夜登舟見直指于民陽又得漢人楊勝等語以為當
路搜奪賊兵通匪而後順風往逃迅速是日早二升率軍張守志既見忠張勝
糾集一呼而集雖賊兵不意其出 官祖家忍不食指 聖母慈恩太后力為解
司禮亦有一人欲救榮一左右 官時山陰有公在政府傳布所上揚奏請
此幾大罪清榮死不足惜但不知紀綱同一日至此其他一切寬縱難為蜀地
方官罷中使不遺所解首事者則以序降之二升世勳于數光大處遺大
人之要則有所在此惟同一時知其微者則以此語矣 二月順寧雲州右甸城
成 請建學順寧并右甸守禦所改雲州隸府 七月蒙自新安等夷臨城刻
鐵道都司張名世舉將張榜率兵剿賊敗走 三十五年十一月武定夷
酋阿克叛攻破府城投指揮金守仁于戶王應爵併男婦四百五十餘人于戶

未下即國利病書

編第廿冊

雲貴

九

梅應時苗匪鎮撫金榮高力戰死之 十二月戊辰阿克率鄭崇等擁推官白
明通以兵隨其後直抵會城明通至城下求入不許隨進公投請以冠帶印信
給賊 已已賊率兵從北城外達西南而東分道四掠沿村鎮市焚劫一空寺
觀廟宇及軍兵營房僅存十之三四民老稚不及避者殺之壯者囚而歸 庚
午賊率蔡南指有若攻城之狀須臾舍而西坐索武定府印良久不已許之乃
去 辛未賊復來西城下總城得印觀視各上馬負印而前即日復營歸去
是夜始於城外焚無幾何克一聞其兵馬子與所開事花重而持力者已馬
頭凡四十有八而鄭崇獨家有及州郡每歲供億所取餉銀不當強半業已
悉而不長尤不堪者五伯無名無己之求又每遇地方撤下撥除奸究展轉
易無藏無其名每一經訪煩費罪累倍加于漢人一旦偵發有如潰海賊即守
守府入質問各款皆端之類不知 尋甸夷目大理保楊楊召補夷瑞海冲等
叛攻破嵩明署印知事李性先乘印逃出城吏目常宗孝儒儒掌：正龍龍死之
守孝閣門殉賊賊進逼楊林 守臨元道按察副使康夢相恭將張名世脫率

州等土兵入衛省城賊已先去即命夢相監其軍追賊于武定 都司汪如淵
率桂崇功李鳳等兵救楊林賊退 時巡按御史周懋相候代駐曲靖就近訓
雷燕安紹慶土兵微同知孫台督赴監軍按察副使羅希益聽部署諸路合兵
並進 是月除夕前二日大理保等攻尋甸城殺指揮諸藩千戶陳萬國賊
貴卿土舍黃有能紹慶與賊之除夕元旦二夜復來劫營又大敗之賊遁
三十六年正月行左布政使彭應時右參政楊俊臣副使陳樹都司范繼斌遊
擊將軍段慶督守備朱希慶王之瑞率漢土兵分道追剿阿克鄭崇等 鄭崇
等復破祿豐知縣蘇夢陽率民兵力戰死之 六月諸路合兵追賊陣擒阿克
親兄恩榮鄭崇男國賢鄭文子宗嶺丘相曹男祖克等十一名阿克鄭崇逃入
東川 官兵壓東川境東川土司孫哲縛阿克鄭崇解獻軍門 左布政使彭
應時于黎溪州擒獲鄭文鄭宗嶺 參政楊俊臣督廣南備兵及官兵與海冲
戰擒斬有差 副使羅希益督同都司汪如淵率安紹慶兵斬楊樓男楊成俘

天下即國利病書

編第廿冊

雲貴

十

妻妻四口斬賊黨阿白遊擊段康前後斬獲有差 致仕黔國公沐昌祚具疏
報武彝失事收諸侯其子沐叙 詔逮叙并巡撫陳用賓繫法司微相繼病死
巡按御史周懋相論劾臨元奉將張名世擅殺良民報功并前報斬阿克不
以實罪狀下部勘獲 十月巡撫都御史薛譽當疏題武彝致變失事始末
詔逮武定知府陳興雅官白明通元謀知縣毛文彬解京師候訊 題報兩路
賊平請處分遊厄阿克鄭崇丘相曹俊克司鄭宗嶺楊禮丘仕曹鳳恩茅鄭國
賢等九名奉 旨解京聽法司會審正法免獻俘 三十七年二月巡撫周嘉
謨題請補鑄武定府印信去軍民二字 兵部覆巡按御史周懋相疏行撫按
提解張名世赴京聽法司覆問定罪 三十八年隴川宣撫多安民叛入緬巡
撫周嘉謨遣招諭不聽十二月撤金騰兵備按察副使黃文炳副總兵董獻
策討之殺安民隴川米 三十九年正月巡撫周嘉謨條上隴川善後立多安
民弟安靖管隴川事 五月隴川夷目糾落獻隴川宣撫司金牌信符 十月

叙職功陞周嘉謨兵部右侍郎 賜金幣除以次陞賞 四十一年水西雲益以繼構兵二月安堯臣以兵萬人入雲益境逼安紹慶巢穴殺傷無限侵及官道并虜男女索賄取贖巡撫周嘉謨備述具疏題奏行兩省會問 四十二年巡撫都御史周嘉謨請改設雲龍州流官 裁革五井提舉以監課歸雲龍州 割山後地六里屬雲龍州 四十三年四月建水州土酋刀春瑛構引交兵入犯攻破五井等地方土舍沙源率兵堵截勝之斬交人僑封侯伯三人擒斬交兵有差 四十八年着同冠劫掠即派巡撫沈徵外招撫之設守備官營法古甸龍洞等營 雲龍州土酋段進忠殺其姪應聚段嘉龍巡撫沈徵外撤調雲兵備按察副使熊鳴岐誘擒械繫省城殺之改設流官 雲龍州土官世襲流官安日一員掌州印信員三員民輸賦銀二百比段進忠殺應聚殺應聚事平嘉謨改土法為義元劉地家益為先經巡撫都御史周嘉謨題奏經部議准是為義元 北勝州土舍高蘭與高世昌爭稟繼殺巡撫沈徵外撤兵備按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卅一冊

雲貴

十一

察副使熊鳴岐微麗江土官本增兵攻之蘭仰藥死仍象示各土司 六月巡撫沈徵外題以違倫措辦難前奏餉前加金之數得 旨 先帝即位之初軫念苗苗瘠瘠稅務以蘇民困今既稱地方加派餉項煩難朕心惻惻特允所請往將每年貢金蠲免二千兩仍進三千兩以備成造各大典禮錢糧急需以昭朝廷恤念小民德意戶部知道 貢金之數原二千兩自十八年改即開中楊昌慶疏准：諸旦人署言于大司農滿坂楊公俊民曰雲南增貢金事最難事也當力奏楊公即令其疏上請有 旨免一千兩再有清陳仍如數增大司農謂彼此相持無言竟以言苦未已仍增為五千兩題裁大理府白崖督捕通判一員金齒打牛坪雲龍間巡邏三員 設守備一員于蕎甸統兵三百為四小營防守禦寇 天啓元年九月四川永寧土酋奢崇明奢貴州土舍安邦秀相繼進叛兩省各移白便宜發兵赴援 十月巡撫沈徵外調合省土兵于曲靖以按察副使黃以華監紀並援黔 十二月遣都司李

天常指揮王恩勳張神武等統寧州州城漢土兵四千援黔師次安莊衛營水岩官軍陷沒天常死之恩勳神武俱被害嶺土官孫崇功子培被執 二年正月遣都司楊明廷統兵三千援黔師次半節會烏撒土酋安効良以助逆先伏兵阻截我兵敗績明廷並申軍程坤死之指揮蔣藩翁百戶盧應藩承差指揮朱家相張聯斗縋城出走希及俱為賊所獲奉將尹啟易統兵四千次烏撒間効良叛退保交水 二月雲益土婦設科惡目補蘇李科李賢期曲等殺焚劫害倘交柏文白六站堡 設科李賢等陷平夷殺管操指揮曹三捷及軍民數百聚失衛所伍印掌印指揮唐九官千百戶等被創奔逃 武定夷目張世臣糾小東川夷賊千餘攻陷他頗補知二營殺管營武舉官陳竭忠 巡撫沈徵外便宜起原任恭將李思忠督兵赴武定防守 三月添設武彝遊擊一員倘甸守備一員其需平舊同守備俱改遊擊 東川土酋祿千鍾及祿向仰張世臣率兵數千與設科等合攻嵩明知州王育德率軍民固守官兵先至者擒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卅二冊

雲貴

十二

貴安補便宜留之 巡撫沈徵外便宜起原任恭將李善督守備金為貴土官沙源至果馬高貴衛將首敗賊衆斬級十餘賊退 素善又計擒倘甸夷目阿托搜獲為美縣印一有元至正年號 賊攻嵩明乘善督沙源等兵至樹樹大戰斬東川七州土官一人其餘首功一百五十餘級賊衆經挫回巢遣夷目出倘乞降許之 設科等率兵入陸涼州夷民切各鄉知州郭俊義統兵出禦兵敗死之 武定賊張世臣阿瓦阿充張拱漢等脅撤裡等夷民叛攻府城知府胡其能率兵民守禦恭將李思忠領寧州祿祿洪洪等漢土兵與賊大戰之斬首四十餘級賊衆潰散撤撤邑微裡環州等寨追剿各賊并各叛夷前後擒斬二百餘級各賊就擒惟張世臣遁匿 崇世王最獲尤得與東川烏撒有姻緣因與之謀以我為不能而現其一戰 四月遣恭將尹啓易守備李加培周嘉映自交水督兵進雲益安効良親統水西烏撒兵拒戰我兵陷沒奪去貢家三加培嘉映俱死之 七月補祥安應龍等攻陷亦伍焚燬縣治民居知縣

封存章逃赴廣西廐。八月補縣攻越州焚劫開府村屯巡撫沈微舛發曲靖兵往援。九月補縣阿九安應龍等賊攻羅平州所署印通判梅守聘千戶傅昇重等率兵民守城賊焚開府城六日不克引去。十月安効良兵入雷益軍民降附奔逃同城烏撒衛後所千戶劉安祿等率城役父水交岡祀安南長官司屯古哨土官含沙源等與新安所官軍堵截斬交兵戰交人逃歸。十二月阿九安應龍等圍羅平兩月不解州官趙城以血書告急巡撫開洪學遣同知呂聲揚統土官龍在田等兵往援遂將施輪統土官沙源等兵策應。三年正月補縣阿九安應龍等攻破阿邦等寨獲攻師宗城聲揚等力擊勝之賊退劉偏頭山。二月官兵攻阿邦比得等寨斬賊四百八十餘級。賊首補縣阿九安應龍等復攻州城官兵斬賊七十餘級賊敗退應聚白醇如土舍吾必查連之各斬賊有差。是月奉旨暫停本省首領金候事平仍進。三月巡撫開洪學遣副使黃似華于羅平監軍遣遊擊李思忠于師宗策應。撤施

級擒賊首段二。九月袁善兵抵安南國解守將許成名楊文炳迎犒師出帶銀一千三百兩賑城中軍民。十月水西歸潘比恰升普安賊萬餘截滇兵於江西城土官守備沙如玉單騎衝鋒敗賊官兵乘勝掩殺斬賊一百三十餘級奪器械無算。閏十月收復新興普安併平夷樂民等城亦資孔等站。十一月攻破八納山斬普安賊首尹王保及餘賊七十餘級。雲益叛首設科李賢就擒。設科李和房之妹安効良與之通李和房之用破雲益平夷夷方等營計擒之押科城解。撤經歷魏天命之亦佐縣收招流散被虜人民七百有奇撫定夷寨一千六十有奇取其親子為質補三年通貢舉城守之。四年二月遣副總兵袁善督督兵剿勦雲益哈馬谷斬賊三十級。三月水西賊入普安界副總兵袁善督督兵堵截於賊寨離朋七家等寨斬賊級四十有一。四月賊勦雲益董泥法墮以即冲等寨擒斬俘獲共二百餘。七月撤武舉官李

奇俘賊魯羊有差 五月安政良復料水西兵入寇巡撫開洪學徽在布政使謝存仁副總兵章善合尹啓易督守備和太陳宣撫沙源率兵堵截是月戊午賊前鋒進騎至馬龍與我兵相遇賊騎見我象而驚我兵擊擊賊自蹂躪獲首已未戰於鹿盤山至甲子首尾五日斬賊級共二千有奇賊從間道走尋甸官兵追及戰於鳳梧山下殺傷相當賊遂歸山頂分兩路逃走我兵又殲其後又伏兵截其歸路斬數十級賊道東川因東川所樹塞路不與通遂取別路而歸是賊賊首山連營聲言十餘萬我兵僅萬人又阿道馬酋電乞資贖金後賊高之鄉等賊縱橫曲馬之間及敗走尋甸度龍勝江或從船或從七星橋又迄窮於鳳梧路塞於東川而指示運籌導之出獲皆資之高也此調集景東兵象如千廣南銳手如千及赤石崖蓋等手俱入會城黔兵已入滇境而賊一夕遁去矣賊退道人翁金要論東川購戈資贖軍門數其罪逆斬之傳首諸夷六月從撫按之 請以沐啓元為征南將軍黔國公鎮守雲南

天下即國利病書

卷第廿一冊 雲貴

十五

沿革論 勢稽五典已見三苗及乎夏后殷周內降或稱萬國來朝而南方乃有百國是為百濮鄒閩閩漢也昆瀾國大理也句町則臨安也牂牁國烏蒙也其他九十餘多不可考及家書獻令曰西南淫里自漢以來短絢為賊產里即今車里周公作指南車以導之導者是也春秋持叔熊逃難於濮而蠻楚紛冒始據濮戰國仍舊楚王使將軍莊蹻略已黔以兵威定之會秦擊楚道塞路報不能傳固以其衆王滇變服從其俗長之滇有楚俗之始也秦使常略五尺道置吏漢元符間彩雲見南中遣使訪之雲南之名此始滇王當先對漢使語不遜武帝惡之時白崖有天子白飯王之後名仁果者僞白王為衆所戴天子冊為滇王仍治白崖躋世乃純白人之名此始元封中司馬相如入西夷上人盛覽從相如學歸授鄉人滇之文教此始是年郭昌新廣平其未服滇王隆清置吏入朝以為益州郡賜王印益州之名此始建武中樑倫諸羌叛劉尚連破之元和中滇池有神馬甘露白鳥之祥乃興學立師滇有學校此始蜀

漢史與改益州郡為建寧又分建寧置雲南郡即今雲南路地雅閣附吳孟復誘煽諸夷武侯斬斬雅閣服孟獲四郡皆平乃收用蒙傑時仁果十五世係龍佑那者龍傑其民號大白子國侯仍以其地封之晉宋齊梁陳隋皆以守令治其入酋長世其官唐貞觀冊建寧白國長張樂進求特策罕夷納農遷耕于蒙之巍山有祥異所居成聚樂進求懼越國農遷為奇王自是蒙族分立為六詔六詔之名此始唐置姚州南詔路王昆合六詔為一冊為雲南南詔之名此始天寶間南詔殺張虔陀取夷州解于仲通擊之敗績南詔結吐蕃以自固復為吐蕃所苦請內附仍封之以韋皋為安撫使率以南詔兵破吐蕃取鐵橋十六城俘其五王南詔獻地圖上貢賜金印吐蕃不復為雲南患此始宋王全斌既平蜀以圖獻太祖以王斧畫大渡以西曰此外非吾有雲南為絕域元世祖錄麗江入大理定都蘭為中慶路 皇明置雲南布政使司聲教之盛始此上下數十載興廢之跡有如傳舍夫亂不極則治不生孟子辭楊墨而闢之曰

天下即國利病書

卷第廿二冊 雲貴

十六

一治一亂然中國之治亂也錄堯舜至于戰國中間聖賢之術迭興未之絕而真之治亂則錄戰國至於今也天將使此土化部要為高麗化荆棘為稻栢化維大為鹿鶴化蜀惡為清涼非 聖人不能故學而界之至是正朔始有定秦歷年二百六十以來如一日雖有小警旋為大定感哭交易用貝一枚曰莊四莊曰手四手曰苗五苗曰索按許氏說文曰古者貨貝而寶龜至周而有泉至秦乃廢貝行泉漢書曰王莽時犬貝四寸八分以二枚為一朋直二百十六枚貝三寸六分以上一朋直五十公貝二寸四分以上一朋直三十小貝二寸二分以上一朋直十不盈寸二分不得為朋每枚直錢三錢是為貨貝錄是觀之漢時錢貝並行秦亦不能盡廢之也貨殖傳貝五種大貝北貝公貝小貝不成貝不成貝者不用惟大貝直錢多餘三種皆今所用也然則漢末天下尚用之今所用者小貝之尤細者晉郭璞貝贊云先民有作龜貝為貨貴以文來賈以大小簡易則貨犯而不過益用錢則有揀選用貝則枚數

而已五尺童子適市而人不欺者其以此耶故曰簡易則實也秦咸六國惟楚
公子莊陽王其故楚國存秦雖使常須於漢中略五尺道然未嘗嘗故貨貝
之在南中獨不變者豈秦法未嘗入漢耶於此亦可以考世矣嘉靖乙未漢人
臨王崇山得大黃布刀製如斧折斷重三錢考之泉志蓋王莽時鑄也然則漢
世之泉固嘗行於漢矣然泉不若貝之簡易不欺故泉不水而貝至今以爲貨
真之庶或鑿於山縱各於石或泗水而入龍蛇之幽宮或踴足而走巖窟之
鄉胃虎狼之儻賈而得之皆長物也漢人無所用之五方良賈賈賈入而貴出利
之歸本土者十不一焉銅以供天下貿易近爲劉法之南而本地又自以兼金
易紫貝其價日益月增欲漢人無貧不可得也又其半則四方行脚方士釋子
募緣者取給焉曰牢內一切真人一切出世佛皆歸漢出欲漢人無好佛好玄
不可得也

予在南中見人不識此處也
東坡詩紀所經溫泉天下七處以驪山爲最漢中寧州白崖曲江德勝關浪穹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一冊

雲貴

十七

宜良鄧川三泊江川羅次所在有之不止數十處而安寧爲最凡溫泉所在下
必有硫黃其水沸有味獨安寧清徹見底垢自浮去不積不知何理也舊有人
見其數出丹砂散其迹知其下有丹砂傳聞藏州黃山溫泉亦類此後周王棟
溫湯銘云白礬上徹丹砂下沉華清駐老飛流堂心乃知溫泉所在必白礬丹
砂硫黃三物爲之根乃蒸爲暖流耳

古者女子出門必帷蔽其面後世宮人騎馬多着羅襪全身障之價是古意又
首有圍帽謂之席帽世緣網之飾以珠翠至煬帝去席帽戴是羅中帽而以席
帽御御而云唐永徽中皆用帷帽施裙到頸漸而淺露開元初宮人着胡帽麗
粧露面古制盡失矣今山西蒲州婦人出以錦帕覆面至老不去雲南省城亦然
大理婦女戴次上大帽亦古意之遺也

隋書志云江南地多蠶以五月五日聚百種蟲不若
蛇小者至五穀令宜蠶中今自相咬因食人
腹內食其五臟死則具屋移蠶主之家若屋月不
殺人則高者自踵其害累世相傳不絕自侯景亂
殺數始盡蠶家多絕此無主入故飛避道路中
則須鳥令此俗移於漢中每遇夜夜則飛出飲
水其光如星鮑照詩所謂吹蠶痛行蟬也予親見
之蠶毒在上則服升麻吐之在腹則服鹽金下之
或合升麻鹽金服之亦吐則下字季襲處傳即此
爲常州推官鞠微得此方活人甚多見范石湖集
云又在公曰自漢南越入中國始有南海然南海竟不知
所在今紀東海於登州抵南海於廣州皆臨海而祭西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二冊

雲貴

十八

海則望祀於蒲州北海則望祀於陳慶蓋因宋都汴而
陳慶在其北是時天竺無因至遼東間而祀之
以祭之可也國朝都燕而乃往南以祭北海可乎古謂
青州爲北海則今萊陽東以乃石碣石海處於此五
相爲宜漢一極而百夷外間有大海通而南島夷即而
海也宜於雲南望祀之極極極極極極極極極極極極
比亦安也今滇而百夷外有大海在今阿瓦地沐璘爲都
督曾至其處有詩云蛇首極極極極極極極極極極極
萬萬萬師百指齊極極極極極極極極極極極極極極
又極王克論衡云漢得而王母石室固立而海無缺矣
書不載其事今其地沒於內奴矣柳子厚鏡歌題云季
瑤淚以谷渾而海上

賦役志 包氏志云雲南漢夷相錯其地沃瘠相半所入不迥同賦役曰礦
曰鹽曰稅課數者始未嘗不蕩洗而後稍復舊也夫計生齒不加禁固土
不加闢膏腴土屬巨室微輸獨偏戶俗孤賦課累召長佃作丁課火課漆里時
有而賦額漸繁穴推廢萬死一生砂脉漸微賦課益迫而礦額虧一線之非
池非海淋油甚艱用權孔出而估額虧物力大耗征歛無經閉門畫開商旅日
絀而稅額虧又足之以割股充腹之計而歸于慎德轉移之一言其夫庸大開
筆端固念今昔不同時常變不同用舊章改作東益多寡不同
現畫而四窮之故可及覆推夫累若所言橫索之權擾民而今畫徵夫情費
不力兩賜弗若米而販塘堤備在在咸有矣胡為乎額充虧于賦也推鑿不擇
金氣衰微乎賦孤虛旺相上應乎天有是而成功者必有進而將來者胡為乎
額充虧于賦也負益出井舉漢而估之非有聚備煮海之利出浮乎入未幾再
權之令累歛歲復降開而作賦非一井溢淋困者日聚訟夫胡為乎鹽額而虧
也物力耗征華苛閭閻畫開商旅不行此可謂口手為虐之至而今橫徵夫即

計者無為四窮所惑而徐標票為庶漢猶不至坐困不悲外有不即除之殺夷
內有不即去之征繕提標露肘左枝右梧即事定功成之後閭左日蕭條而莫
知所竟也
貢 金 宗無正額嘉靖十三年始派解二十兩每季春夏辦足色金一千兩
價銀六千三百六十三兩秋冬辦成色金一千兩價銀伍千五百六十七兩俱
于布政司濟用庫秋糧是發各項銀內指處彩買萬曆二十二年奉 旨每年
加足色成色金三千兩共五千兩總以間臣王錫爵疏免 准減成色金一千
兩至限每年七月十五日解 進後以撫臣吳定疏免 仍增一千兩總以部
臣楊俊民疏免復 准減一千兩又後以科臣王德允疏請呂買復增一千兩
是後雲南撫按相繼請免章不常數十上一切不報至 今上即位允無臣沈
做价之奏除免加增項人以疆場多虞暫免解進民稍 恩宥
寶石 原非額賦間奉勅令給發司府庫銀易買萬曆二十七年奉 勅太監
閣林巡撫陳用賓上疏力請奉 詔停免是物也產于猛安謂之寶井或曰
如廉州之珠池泗水得之或曰以鈎鍊入水取之其始甚大經風而碎皆不可
知但傳聞近幸夷人與外人交易久見其鍊擇曰知店之高下美惡今出之權
在彼不如吾之任意擇取得價而已是以其價益貴其好者愈難得又夷方多
買寶鍊遠多逃近有避稅取運路行者受禍愈酷此寶石之大累也然京師
貴人所聚寔多即有 旨取內供足以供之
參 原係二司進 貢萬曆六年二十六年奉勅令于夷方買進每次三
十隻每隻價銀六十二兩位錢金之累在于本土象之累在于客途是役也象
人以為奇貨百相索也百相應也入其彊始芒刺之在背出其疆如重負之息
肩也先期半載于水軍具舟蓋此路年行舍此無他途而今不敢言矣即兵燹
寧定恐非歲月可以望也 者况馴象所尚未備或不通備辦于厥貢乎
屏石 奉勅令尺寸于大理蒼山採進六七尺者採挖運解俱難議然元辛以
五尺以下折算充數數物重運速即太平猶難況今日乎
夫食志

天下皆有衛所皆有軍皆有屯然而兵食之寄不與焉海前志列三端如日月
星辰無以易者志草於軍實下附募兵矣以請至終篇竟無一語豈著書者漏
纂抑為人莫除也從未用兵所用皆土司兵而土司兵亦不在論中豈謂官數
軍實具而兵足乎七種之數具而食足乎今日 朝端之咨議士大夫之策謀
何非兵將戰焉兵器火器號衣紙甲及設法理財諸 內帑供軍儲兵餉未何
不聞一履取諸衛所軍也頃四五十年中蒐羅將才大者或起之乎廢閑或借
之于就近有聞開操機不遠萬里直是從天而下小者亦多得諸草澤自相薦
引于行伍中什不得一至索健兒子十軍之外則曲交之征人實抽騰水之戍
卒所至効用而奏功者土司兵其土司兵在安撫備考所列俱出迤西迤沙普
諸路又出迤東以上種種不得其要領又念海事最急孰過此二端不能參
塞聞諸于填撫開公辱承裁答大都謂兵也與時遷化桑田滄海多非故我所
備不能為有無信然也七報為督史窟穴敵龍之機不得已徹底清釐彈兩竿
之力而成憲尚恐非膏鐵土兵先幸用迤西今用迤東者先幸防緬近年防交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卅一冊 雲貴

二十一

于戈相尋之虞則死士出焉其習然耳時下沙普二兵最勁沙可六千普可五
千此外廣南銳手似精但其苗蘭諸兵無紀律元江兵水之勇寨脆弱不堪軍
州景東可各三四千不甚勁而土官並恭謹寧州尤切近足備緩急增城兵不
滿千不足恃石屏可一千二三頁銳手亦精又云滇時歲額出入之數歲無餘
剩惟有廣城衛時三倉本色年誅四萬向來收支之數院司不一過而問之每
四五月份倉無粒米自某受某親置簿登記政陳：相因運曲靖路驛不絕皆是
物也然歲所得不過一萬六七千而已蓋二百言而大都已豪活矣已又遺募
兵大數及土司募勇及折定屯糧一取以為據庶幾此書不至零落至於土
司風土遠近情偽強弱之謀仍於屬原志中足之可以參互証觀此外別有卿
兵所謂牛叢也者前無此公從即人始蘇學博王朱俱之議行之會城得兵近
萬雖不敢謂盡可用然緩急時有君子代履備而不用是謂未令附原議于
後以俟采者志草之東斷所曰清實於結策之始調能於考選之曰策土著曰
時陳練以習其技藝優月糧以厚其膏養策七曰曰復陳塘以有備於水旱

象右以無侵其疆界漸以為染肉巢戶因其時而用之今日之滇病矣其無酌
所調劑者存已未
洪武制以衛軍七分七種三分操備蓋以七人所種之穀養三人也但初則一
軍授田二十畝種穀三石二斗歲徵穀五十石入七倉每月支穀二石歲支二
十四石為家小糧支三石二斗為糧穀是徵五十石入倉其實在官止二十二
石八斗也後官吏為姦七倉既遠漸不可支七分軍歲納穀五十石蓋因每告
訴皆云莫可改後都指揮張麟精審其弊遂為奏改名曰與除謂以家小食穀
二十四石及種穀三石二斗皆與軍而除其歲徵之穀也其穀之納亦多與選
照例以米四斗折穀一石使歲納米九石一斗二升于是軍不困而官易徵迄
今便之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卅一冊 雲貴

二十一

沈傲灼請勤貢金疏 漢土府土州土縣壤地千里
小者數百里所輸僅差銀二三十兩多者五十兩
或百兩而止其流官州縣得數百金遂了一州一縣
之額若歲入有一二千金者便以名城鉅邑稱矣

旅途志

郡國未有以旅途記者滇在天末東有黔中諸夷間之北有蜀之
南土南有粵之羈縻屬縣間之道途通塞命脉係焉昔楚莊鑄
沂沅水畧地至滇池其轉戰逐北經歷之地未有紀也秦常頌道
五尺道漢唐蒙治夜郎道司馬相如治靈關道其所鑿山刺木之
地未有紀也劉尚之擊棟牂孔明之擊雍闢皆渡瀘水李雄僭蜀
遣李劉攻寧州刺史王遜進軍錄小會隋史萬歲之討蠻貊自靖
蛉川經大小勃弄元世祖之伐大理自戡剽分三路或錄宴蠻或
錄白蠻或錄滿陀城而其師行所過止宿警蹕未有紀也公孫述
時句町大姓保境為漢遣使自番禺江奉貢而其間道所趨閩歷

何所未有紀也惟唐志載貞觀十年遣祠部郎中袁滋典內給事
劉貞諒使南詔自戎州開道驛錄曲州石門鎮鄧枕山馬鞍渡蒙
莫山諭官州藩峰州界江山利溪谷激深池湯麻頓柘東城安寧
井曲水石鼓佐龍至羊首城貞觀十四年遣內侍劉希昂使南
詔自萬州清溪關錄大定遠仕二城西南經箐口永安木水嶺臺
登城錄祈錄羌浪驛遂嶺會川河子鎮渡瀘水至姚州又載安南
經交趾太平峯州南田恩接錄忠城多利州朱貴州浮動山天井
山山上夾道皆天井間不容趾者三十里又經湯泉州祿索州龍
武州皆蠻蠻安南境又歷僮僮頓入平城洞漂水至曲江劍南地
然其山川之險易物情之變幻未有紀也 國朝通滇為列藩其

入觀之路。舊傳驛馬曰東路。間道走蜀者曰西路。頂戴安氏衡決為簡。大聲東西道斷。因北走金沙大度曰建越路。建越多夷。悉復不能以時開。通人南。問道粵西。自廣南達南寧。其分岐而合於廣南者。通曰廣南。路廣南在滇之南。折而東北。始達南寧。其通又南。臻東直走羅平。安龍以達田州者。曰羅平路。一撮其亭徵焉。數其遠近。隱焉考其人情。馬東路。臻黔以達於沅州。始為楚郡。故止於沅州。志。昔定興隆路。并志。黔亦以志滇也。黔之腹心。滇之咽喉也。志。清浪見州路。并志。楚亦以志滇也。楚之邊徽。滇之脅齒也。西路。臻黔西以達納谿。建越路。臻會川以達榮經。始為蜀邑。故止於納谿。榮經志。烏撒建越路。并志。蜀亦以志滇也。

蜀之藩籬。滇之門戶也。廣南羅平至於南寧。始為粵郡。故止於南寧。志。歸順田州路。并志。粵亦以志滇也。粵之窮荒。滇之阨塞也。諸路皆臻陸。惟金沙有水道。而未通。故以金沙江附焉。山川書其歷。不盡其望。艱難險阻。怪詭俗風。盡以補他志所不及云。

陸路

晉安入黔舊路

雲南治城三亭而達板橋驛。近郊有金馬關。板橋達楊林所。號三亭。實六亭。水鵬。楊林所達楊龍驛。有本。雲南號三亭。納福實七亭。羅傍山。沈楊林海子。方如支郡三城。有漁舟百十艘。有黃坡。沿海阮塞。昔職騰永。叛卒於此。易龍達馬龍州。號三亭。趙福白亭。途經小關。索嶺古城。堡魯婆伽。巡簡司夾路。多開場。花冊素二系。馬龍三亭而達南寧驛。馬始用昆蹄。昆蹄者。乾金蹄。馬蹄以禦石齒。爾雅曰。昆蹄。善升。蘇郭璞曰。觀山形如獸。或曰。周公通九夷。時所制也。有響水關。南寧達白水號三亭。水交水。所障橋分。實八亭。交水平川可走輪。阿幢橋有大道。走曲靖府。號三亭。路有鐵溝。白。水達平夷。

六亭。水石。羅響有奈花。簪多。盛路有清溪洞。面溪流。中宜深。巨火入之。有浮屠龍象。芝朶雲英之像。皆石乳溜結者。有桂花洞。有桂花一本。百尺。根盤洞底。技出洞外。秋華時。香徹他山。平夷衛六亭。大晚東。而達亦賢孔驛。枕石象山中。路有棹楔。曰滇南勝境。是觀山。平天關。東望則蒼霧。虛雲。此天限二方也。有平夷所馬驛。嶺嶺洞。亦賢孔驛。達晉安州。號六亭。實八亭。高義。有雷納。平山土人。稱雲南坡。陂陀相續。行石齒中。晉安州達新興驛。號六亭。枝橋。羊刺。微實八亭。而崎出城。有狗場坡。民無編戶。土酋號十二營。長其部落。有羅羅仲家。往修楚人。言語各不相讀。以楚人譯之。夷俗有火炬二節。丑未月之念四日。是其辰也。是節擊鮮以祭。小兒各持火。喧戲於市。若中州上元然。檄麻亭有八部山地。名舊晉安。唐益州道。址在焉。有軟橋。

坡其水為盤江之委板橋坡地廣黃壤樹多青松土人燧拾梯以代
燧堡北實枕新盤山 新興連安南衛錦六亭盤江池納牛甯八亭
有新興坡芭蕉園分水嶺江西坡沙干嶺上老鴉閑沙行者十六石
行者十四衛城南關有尾灑井清甘可名因以名驛言尾灑華言
水下也 安南連查城瑞六亭尾灑水洞空句 甯十亭而遠有哈馬
童倒馬於盤江坡至盤江江出馬鑿匯於廣西蒼蒼江即左 饒摩廠
草青之日有綠烟騰波散為虹紅駭霞騰之如炊抗函益行人畏之
江岸乃靖遠伯南征喪大師之所每水溢時多化為異物過江有癩
石坡黃土坡西開坡山幽菁遠吐霧彌天不分咫尺行者前後相呼
查城四亭而達開嶺安龍甯白 望開嶺駐東路險絕首程也 有白口坡東
坡安龍甯坡有胡散凹有象嶺石右皆崖菁為便中僅有通如吳行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之廿四

雲貴

二十一

者懷汗有杏樹坡小管口坡草多芝鳥多山呼獸多熊中途懸巖有
呂公像舊曰查城至白水路賒馬廣萬曆中葉當事者請移郵傳於
開嶺所執政誤讀嶺為山嶺遂承 古為開山嶺驛 開嶺四亭鷄
白水而達安莊衛開嶺四十三盤而下有鷄公背與開嶺相對兩山
之趾界以溪澗至白水有懸崖疊水飛流瀑布有白山坡下注二峰相
承下為深潭神蛇宅之見者必要重疾又謂有水犀時出巖谷後徒
去夏漲時噴沫如雲霞冒殺里 安莊五亭龍泉馬場 而達普定甯
茲花微名都舊永寧安順鎮寧三州同城今移鎮寧於安莊永寧於
安南而權安順為軍民府自威清以西皆隸焉地稍平微山如髻繫
城南關有塔山浮圖標其顛兵使者署中有石化樹可四五尺碧葉
紫花結實紅而黑其本猶石也浙甯司之後園亭佳勝相傳費似道

引署有樹化石根簡古松也其類是與 普定六亭沙作飯龍龍
而達平順衛 平順四亭而達阿城鎮寧 達威清衛有的登橋其水
黝湛夾堤多桑葉 威清五亭而達貴州治城阿江小菁山稍夷類
峭通夾路多野檜以春冬之交華治城近巖之秀者曰鳳凰帶城有
東陽橋林多貴竹有貴竹長官司因竹以名州野產紫芝土人呼菌
玉解菌毒城市以猴先二虎為易 貴州五亭 高寨獨脚
衛 龍里六亭乾溪龍城新 而達新添衛路夾長澗有長谷坪空洞
坡野諸洞龍從坡野諸洞指穴之石崖截立千仞盤回復近人騎弗
戒恒有隊者新安對亭有壞峭立而上平下有洞深靚九龍觀標其
顛 新添連平越衛號六亭崖頭冷溪黃絲 實十亭而達經望城江
而躡 西陽側馬五坡有谷蠻開龍場蛇場路皆石甌馬井龍昆蹄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之廿四

雲貴

二十一

踏聲鏗然大星出地菁有苗疾行者側足焉 平越連清平衛號六
亭三即羊場場實九亭而達陽梅嶺開慶麻合江津人乃木獠夷江
溪苗人以石至就水澤髮條家夷女留繼報以供膳余地有羊場鷄
場實諸夷互市以十二辰相連歷十二日一市每場歲三十市歲春
即場散會特牛角為觥吹簫笙為樂 清平連興隆衛七亭而達
羅甸重安渡重安江之色如渥靛岸樹二極絕纜絕之舟循纜以渡
有雲漢洞可隱十室望有爐山為邑三城其高敞實下肆無景上有
瀘流一溪沃晴千仞聚落千部時出禦貨戢人官兵來討輒泝水下
注西陽土兵環之弗克攻有隕自崖者獲之詢之江佑也舍之苗俗
以長至為歲朝考鼓擊柝羣飲醉卧土兵尾江佑以登關其間殺其
閑鳥者二人急縱金羣帥悉金盡鐵之連城香爐為戍成其降苗於

黃龍落燈之間 興隆衛五亭而建偏橋

類荒壁皆陀境無孔結滯象雲朵至英懸泉淙然 偏橋衛建鎮遠

府六亭而建四年九曲望雲渡河而東有相見坡望城望雲閣九

曲間油榨間流水游流舟通鎮遠而止近決石梁通至偏橋 鎮遠

連清溪四亭建溪溪實十亭建經年轉坡鶴鳴閣 清溪四亭而

建清溪連平溪中渡沉江有義眉太平二堡 平溪六亭而建

宋楊忠肅公渡溪 達見州州廢名存土人相傳此地為古夜郎無城

陳二平溪 達見州州廢名存土人相傳此地為古夜郎無城

馬廠後漢書曰夜郎東接交趾其地在湖南長本出於於以竹為

夜郎實亦至夜郎而建共詩云夜郎萬里過西上令人老又曰五色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一册 雲貴 二十九

雲南開縣馬場大上東傳開縣古至即故夜郎國人曰昔去三湘遠今

運為凡餘意者太白山上夜郎三湘至見州開命而達遂以見州為

夜郎建經南亭點二堡山產石墨通皆勸泥 見州驛五亭而建

新州冷水 達便水再龍沉江遠至蜈蚣閣山連道近形如其名樹多

州州對大 達便水再龍沉江遠至蜈蚣閣山連道近形如其名樹多

州州對大 達便水再龍沉江遠至蜈蚣閣山連道近形如其名樹多

州州對大 達便水再龍沉江遠至蜈蚣閣山連道近形如其名樹多

州州對大 達便水再龍沉江遠至蜈蚣閣山連道近形如其名樹多

自會城至沅州者稍增損志東路西路而下下揣固陋筆擬續之

烏撒入蜀舊誌

錄交水西北五亭而建松林驛平波相半舊名普魯古今以名堡

松林七亭而建炎方驛有大忽都堡途經松龍閣 炎方八亭而建

雲益州此為撒後所同域始食司鹽西有崇山連亘數十里曰石龍

山土苗安氏所居有水著坡馬鞍噴土兵守之皆隸安氏 雲益八

亭而建倘塘驛有倘塘驛中實黔黔滇蜀錯壤地自倘塘至納谿

縣皆貴州都指揮馬驛所開路 倘塘連可度五亭而建有大谿出

山谷中清而飲梁以巨木橫溪上曰可度橋因以名驛隸四川烏撒

府其站曰普德驛有石牙有石井中噴石巖路漸峻嶮驛止於石巖

可度九亭而建烏撒衛有四川烏撒府其衛同城烏撒所居曰鹽

倉去城一舍中通傳驛之所有古松四株其陰道有楊橋三梁 烏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一册 雲貴 二十九

撒八亭而建危店有糧木林橫長十餘里縱莫知其極樹多梨以地

險多夷寇行人莫敢取鹽倉前縱馬其中食之其阮塞有磴于坎每

月以千未日聚行旅千餘嚴兵乃過 危店七亭而建黑張自烏撒

以西山地瘠不宜摘惟此地有榴田數百雙鳥撒危店皆仰食焉有

天生橋產銀非 黑張七亭而建周泥至野馬川即望園泥在面山

下至山踰陸七星閣山顧窮日乃至七星閣水猶於陸廣水勢瀟瀟

為漢蜀要津昔梁王追明王珍於此有橋懸崖架木為之 周泥九

亭而建單節微跨西諸驛皆隸蜀惟單節驛隸黔 國初都督馬燁

鎮貴州標提水首靖奢奢欲激之叛因盡羅羅畏開水西為郡有宣

慈同知宋欽妻劉氏間道走金陵訴之 高皇帝命劉召奢奢與子

婦奢助至宮約令刊山開龍場九驛自貴州至畢蘇乃徵燁殺之香

至設九驛，廣餘馬匹，皆水首供之。單節七亭而達層臺，所舊有微
今發有木橋，巡司倒馬坎。層臺六亭而達白崖，有相見坡。白崖
五亭而達赤水，微衛在雪山閣下，臨赤龍河，源出芒部，冬春以纜
車舟為浮橋。夏秋泛溢，奔流津人飭蒿柁乃濟。赤水七亭而達摩
泥，所舊雪山閣，前頭曉曉，露鮮晴旭，竹潭潭中人為苦之。摩泥七
亭而達普市，有一碗水坡，泥行如雪山閣行人，謠云：摩尼普市大三
日無雨，似神仙大抵，吟中為古，群卿古志云：上值天荒，故多雨潦，
信然。天路皆深，多夾虫，不可瞑行。普市十亭而達永寧，微蘭苗
與衛夾江而居，水至納谿縣，達於江。國初景川侯曹震奉命厄
工開之，其灘一百九十五名，灘八十二石之大者，鑿之水之陡者，平
之，舟楫通焉。刻石於江門大灘上。永寧五亭而達永安。永安驛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卅冊 雲貴

三十一

七亭而達江門。江門驛七亭而達大洲，沿江有九溪十八口，利山
鑿石，亦多不可騎。大洲驛六亭而達納谿縣，江中有三層峽，天
子磯至渠壩，有馬蘭王七空橋，今廢。馬蘭王即馬燁，燁鎮黔果於殺
我，諸羅憚之，故云。自交水至納谿一千二百一十里為西路。

昔天兵南下，以西平督東師戰，晉定潁川督面師戰，烏撒南土
既定，遂以兩路置傳為神京孔道。滇人之出也，自交水十五日而達
永寧，順流大江其歸也。視舟為難，則溯沅水取道貴筑，適乎滇師西
援成都，烏苗為二陵之禦，遂破畢，即墜烏撒可度以外，無復人境矣。
夫滇人西出而東歸，若兩息出入然，無四衛足無滇也。亂後輪蹄絕
跡，津渡日迷，即旦暮再關，亦不能無師老馬矣。

建昌路考

縣雲南治城西，先達雷民縣，可八亭有河環流，縣治即滇池之流也。
河有與梁途經，妙高坡清水閣。雷民西北十二亭達武定府，有鷄
街子坡，趾夷而頂峻，東南為雲南西北為武定，官兵征鳳，繼祖取績
於此，踰坡有小甸，開院要可守。武定西歷烏龍洞，羅鷹村，高橋村，
至馬鞍山七亭，村落十餘，皆扼山面，流川原平，街廣二十餘里，有徑
路涉高橋水徑一事，冬春乃通。喻馬鞍山西九亭達元謀縣，歷黑
箐，峭陰翳多，津出箐至，如蟠峭乾海子，林杉森密，猴猿振援，不是人
崇山複嶺，澗有積雲，氣寒冽下馬頭山，始平衍，氣始炎，樹多木，繡其
高干雲，有金剛鑽樹，碧幹刺刺，漿殺人土人，虫種以當離，落地宜甘
蔗，蔗麻有微瘴，盧仁驛在中，道今卸傳俱廢，止存板屋二十餘家。
元謀北六亭達貴州，舊有環州驛，今廢。歷馬街子，龍海落，地皆平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卅冊 雲貴

三十二

原而麓人皆焚夷，縣龍海落西渡河有苴林村，縣直卻達姚安，秦蜀
賈人跡越達米者，縣此入迤西諸郡，其地無閑，察可以通稅。黃水
北四亭達江邊，金沙北渡有三一絲，甯川度江至北勝，落葉可通鹽
井，微地屬苗夷，不可行一絲，大姚縣魚閣渡至黎溪，一即此江水，水駛
奔，挽舟里許，乃橫舟亂流而渡，江北無居民，惟南岸有巡關司，傍而
居者百餘家。

按謝在杭氏滇畧，金沙江一曰若水，源出旄牛，微外在西江。東南至
於麗江，鶴慶北勝姚安諸界，水濱產金沙，故名。山海經曰：黑水之間
有木名曰若木，若水出焉。水經注曰：若水南經雲南之遂久縣，今金
沙江巡關司是也。人東流合繩水，孫水淹水，瀘水注於馬湖，諸葛亮
南征渡瀘，即此。昔黃帝長子昌意德發，不足紹承大位，降居斯水為

諸侯娶蜀山女，生頤頤於若水之野，是其地也。

渡金沙江北五亭連姜驛，初行谷中，緣溪而上，十里升大焰山，其高三十里，牽回路轉，陡絕之處，翼以木棧，至山顛，三里許，即姜驛驛又翻圯，近署茅屋三四，後有夷寨，羅娶居之，昔從克甫叛，今雖就廣，向虎猶可畏，工外地皆通東川七州，蜀令不行，滇稜莫震，中關直道，亦蜂腰之勢也。姜驛北八亭連黎溪站，初行三里，有石鵝行都司界，滇徽畫此三十五里有松平關，松杉參天，其密如鎗，行松陰中，盡日不絕，山產白銅品，上者曰白銀，可入丹藥，黎溪北七亭而達鳳山，營有五里坡，險隘多盜，七州夷寨夾路，臘島昔擒克甫於此，鳳山營設於山顛，下有二營，曰火坑，曰觀音，聯絡山麓，鈴柝相聞，要地云。鳳山北五亭而夷達會川，衛中通曰綠廠，有銀北開火其岑，據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卅冊

雲貴

三十三

俯眺皆平，無山川明嶺，會川西北五亭連大龍站，道始嚴行，旅十百人結隊而行，營哨之兵前驅，每月旅行人兩次曰送哨，大龍北六亭至巴松營，始迤邐水，漢志云，孫水出臺登縣南，至會無入若水，臺登即盧沽會，無即元謀也，失岸皆崇山，羊腸百轉，迤邐而北，高下因山，紮曲因水，陵谷間絕者為危橋，以度，水蝕山趾，石齒爭，彈者不可通輪蹄，或行水中，夏秋暴漲，則道斷，山水稍行之地為營，噴環重垣，壘深隄為草屋，以居，戎卒恒有火災，水之東為傑西為畜，傑屬皆推警，被龍槍持刀盾，畜屬居調度，龍頂扶子天，刻掠無時，掠貨貨并縛人入其寨，以繩繫兩趾，環以火索，重賂以贖，不賂則賣之遠夷，每巴一人償以十牛，稍就羈縻者曰熟蠻，備官兵偵捕，官給資糧焉，巴拾站北六亭連白水，唐甸沙，開滋泥坎，公母營，回腦營，皆隘道人騎

賈魚竹夷，處處有之，而甸沙泥泥為毒，將至白水，有金川橋，一本橫溪，闊三丈許，備瞰水，與百丈如碧瑣，澄澄不見其流，白水六亭而達阿庸，歷觀音營，半站營，其橋曰小高橋，河西有德昌所產其材，賈人販之一版，十金者，至江南可百金，又山中產不燼木，其物得於山谷，石脉中，極深丈許，非石非木，堅而且白，鑿之綿綿不斷，如紫績，以為悅投火，不燼，名曰火蟲，漢恒帝時，梁冀作火流布單衣，會賓客行酒，更神異，經曰：南方有火山，長四十里，廣四五里，生不燼之木，晝夜火燃，得烈風不猛，暴雨不滅，此其類也，將至阿庸，有松盤頂枝葉，龍庭如幄，翠蓋，因名其地曰一把傘，阿庸北九亭連標馬山水展，振平曠千畝，而人民稀少，無城，太平河西為益井，微塵沙灣，黃連堡沙行二十餘里，時有颶風，揚塵沙蔽天，其屬揭而涉者曰灌水，河河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卅冊

雲貴

三十四

源有海方廣二十里，梁而度者曰大高橋，祿馬北折而東七亭連建昌，徽即古邛都，阻重山，面印池，八部志曰：邛都縱廣岸二十里，深百餘丈，長一二丈，頭持大，尾視如戴，鐵釜東南十餘里，土官村有徑路，緣涼山可達水西，產馬頭長而身短，善升峻，建昌東北五亭連禮州所，禮州東北七亭連瀘沽驛，一路盡泰泰少烟火，寇盜視前更劇，曰開王廟，曰猫兒坎，曰漢隴站，曰三直溝，曰大灣，曰梁甫，墳皆桐槽，諸番伏莽之地，非厲兵不得過，瀘沽東五亭連冕山所，有瀘沽峽，壁崖環水，剝削一徑，繞山腰如帶，仰觀壁立千霄，俯瞰無際，旁有小徑，皆桐槽，夷賊出入之路，峽共長十五里，出峽至鐵廠，喻通齊橋折而東，始脫孫水，漸望冕山，有奇峯如巫山，冕山北八亭連通相營，小相公嶺，盤曲谷而上，可三十里，逼近夷巢，出溪之遠

千路萬徑列營數十聚兵幾千猶時有梗塞之患踰嶺冬月多水攢滑不可步稍失足即墜深崖雨雪甚必懸車束馬而下險與瀘沽埒竹旅度瀘沽相嶺則相慶脫險云 通相營三亭達越萬衛有棹橫標南中第一關 越萬北六亭達利齊驛踰青岡嶺迤東行空山中諸勇環向大創之後稍戢 利濟北八亭達鎮西驛地酷寒無五穀居民皆仰食河南中有徑路連我眉縣可避大相嶺大渡河亭卒單弱連為番夷所據 鎮西北八亭達河南鎮西所有隘道行陰崖中植水而下其水曰河南瀟瀟危橋二十餘 河南北六亭達富林營登驪經閣閣頭有驪經石方闊五尺餘外澤而中空相傳玄樊竭自西域暴經石上下聞濟大渡河源出吐番急流注下險惡倍於金沙是秋之交瘴毒甚厲又有流沙河不可以舟人馬皆徒涉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一冊

雲貴

三十五

富林北八亭達黎州安撫司有大渡河所其城三面依山臨深谷為隄可數十丈一面通大相公嶺途經古漢原縣高山有良田千畝有啞泉其出無方人馬飲之輒死西入天竺茶商行之至打節盡而止 黎州東北九亭達箐口驛度大相公嶺即即味山王陽所歷九折坡也而嶺名相公蓋以武侯得名西南至黎州東北至箐口其山乃竟山頂有孔明廟又祀石像存焉行者過之相戒無諱不肅必有颶風颶靈傳雪瓦傷人華陽國志曰即味一名即作故印人作人界也巖阻峻回曲折乃至山上凝水夏結冬則剝寒有長食若採八度之難陽毋闕峻並坂名黃泥堡有七縱橋太史楊慎過之改為七橋以孔明特畧在橋不在縱也有詩鵲石碑在川主廟前今碑已斷仆道左 箐口三亭達紫經驛經川主廟為孔明初橋孟獲盡自雲南至

紫經縣一千八百六十里為建越路

元謀在滇西鄙自姚楚入則徑自滇上入則迂改武侯渡瀘取道白崖萬歲南代轉輾勃弄 本朝建會城於善闡以西偏為屬縣即傳商旅未有不經會城者路雖設僅有空名環州姜驛卸卒無委積之供大渡金沙津吏關沙堰之築遂謂建邛都者皆迴車返瀘沽者必微服其寔火焰以北盡率江潯樣馬禮州原可走輪兩嶺非有閘索之峻兩津非如槃河之惡也東西不靖茲寔上縣謂宜招集驍勇補營堡之單弱剷削巉岨開道路之鬱紆又禮州德昌益一水順流數日可達金沙皆當乘時開通永利百世况茲荒微番獯跳梁闢通道於中則盤錯之險盡夫而金銀丹漆焚燬僅作馬之屬絡繹於雅黎嘉眉之間非惟滇賴蜀亦利焉若任其幽阻周思後圖恐滇道一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卅一冊

雲貴

三十六

斷而五衛失輔車之依蜀且患長鞭之莫及矣

粵西路考

錄雲南治城金馬之南歷狗街至大漁村為呈貢境連滇池東岸梁山麓至馬軍鋪為歸化境又二亭達晉寧州可九亭而夷晉寧東南循船子山澗行路滑谿水峯巒如列戟至河澗鋪登閣索嶺西瞰滇池東觀散水為迤東阮塞漸下至茨桐鋪踰石閣達江川縣九亭 江川東循星雲湖上行有海門橋撫仙星雲之通津也度橋而南直向直閣踰二山皆平川地又循祀麓湖上行至通海縣號七亭達六亭而夷通海南至曲江驛江有流沙甚深策馬龍流可濟稍駐有陷者秋水突至即為巨津舊有渡舟恒苦漂溺巡按御史沈正隆捐俸建橋三或沙走無着力處窮人力掘沙見土而後甃以巨石首尾三亭乃落之號八亭寔九亭而崎曲江南至

臨安府秦漸炎險皆半可九亭 臨安東南歷漾田安邊哨有三
轉灣坡多遠坡竟至阿迷州通十二亭 阿迷東南逾橋至東山關有
崇山躋山必窮日乃至山顛為馬者哨土苗普氏據其地重柵守
之居者百餘家多於溪可四亭而崎目阿迷東入夷寨無亭歇止
宿大明行至日中而稅多野度 馬者東歷矣馬驛至多梳鋪六亭
羅勇居之去多梳里許有石洞生遠泉水出為水清冷流石成渠有
深淙聲居人以筵筵負水出諸洞二三月間流涸涸者窮其源或深
入數里 多梳鋪東南歷木水鋪永寧哨至羅台驛四亭矣馬羅台
舊有驛今俱廢驛記藏之廣西府地俱為普氏夷寨襟以四方流移
漢人教聚躋山有茶水莊產堅甲木水鋪綿芋可百里西北枕山而
蒞者為新城所地高乾無可種蔭其產木綿馬金囊 羅台驛躋山

雷寨馬鞍山六朗者莫至者約公署號八亭定六亭 者豹東南歷
小者馬寨有徑路通達連順又南歷省茅者竟羅幹連微皆有溪流
沃田耕省而獲多路出田中其六亭至連為寨舊有連為驛今廢
連為東南歷母忙寨至木鋪下有公署上有僮勇寨數十餘家路坦
廣可四亭 木鋪南歷那屯那堵者圍大者為高山深林四亭至
廣南府夷漢樓度可千餘舍居民皆樓居以竹為椽柱覆以松皮去
地三四尺人居其上畜豕於下中設地爐懸梯梯其上重令極乾每
日春而食編竹籠若魚置寨之數十置西南隅以祀鬼甘犬鼠非上
賓不設萬曆末年僮氏兄弟爭立糾交趾入犯兵燹之餘民居皆草
創田野蕪蕪未復棄為有楊廣廟昔秋青部將楊文廣追僮智高至
此土人立廟祀之在治西三里許 廣南南至寶月關連山皆峭壁
不可通惟此鑿石通道僮氏設關其上嚴啓閉踰關至公署可五亭
寶月關公署南經可王寨至西洋江五亭有崇山峙江岸江之淺
者可揭而涉為廣南富州界廣南之夷曰僮人富州之夷曰沙人氣
類畧同而沙視僮為勁凌西洋江有崇坡躋坡至羅貢策寇盜叢菁
林中南往者必索西洋兵北來者必索富州兵為導富商李氏與僮
氏構隙兵不越境或伐巨木橫箐中以絕往來兩氏相未則羅貢
道斷或取道歸朝島出箐至羅貢寨共四亭 羅貢南歷沙斗位來
踰山上下可十里至布曼寨共四亭 布曼南五亭至富州居民
千餘家習氣類廣南苗沈明通弄弱不振州治為其下李天保所據
明通出奔歸朝大係內修兵甲水結交趾傲睨歸朝廣南歸順聞稱
勅款焉 富州東南三亭至板嶺田疇廣沃人民殷富實荒微與區

有公署災於火 板橋東三亭至納桑寨公署去寨二里許 納桑南入納桑寨地隸廣西鎮安州 寨真粵甌脫地 菁林頗羅貢而嶮戲過之 荏苒取人多扼於險出菁至鎮安州四亭 民居多依峭壁 構竹樓覆以黃茅為圍倉以囤穀 參差茅舍間徑路僅容一人 其下皆腴田 行人野宿田中 侵晨啓行 寨夷必焚其藉草以辟鬼州南有交趾寨莫氏以官監之 鎮安酋長岑氏半服役焉 每年納穀數十領以當賦稅 鎮安東竹川原中原窮登嶺南入勾把菁其長三十里林莽倍密實交粵兼地 夷寇之未莫知其踪行者以土兵夾衛出菁為菁口寨共六亭寨隸歸順居民稍就平原 菁口東踰嶺下至勾把寨有照陽閣石壁峭立半壁有石洞穴山而過路出其中可十畝閑西望朝陽出自洞中故曰照陽上下有石隘磴石峻增礙車馬稅稅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卅冊 雲貴

三十九

軌解縣獲乃濟入關至安得寨共四亭 安得東壓打溫菁草棘亂生木多桂竹多棕有山呼鳥鳴林中谷響相答自此多石山拔地突起山環若城中有平疇者曰洞路出其中出入之所皆有石隘夏田美池一平耕種當足支二三年伐竹構屋頗綿為布居民有老死不踰洞如避秦人者見車馬絡繹聞華人言皆聚觀驚嘆男子能華言巾櫛短衣皮屨婦人椎結跣足長裾其洞曰打溫曰平岩曰細村自安得至細村六亭 細村東壓六洞那駭至歸順州六亭有石山三峯奇峭如蘇氏水假山地氣溫煖草木四時常青土酋尚禮法馭下以嚴閭境無盜商賈湊集如中州焉州治先有險岩下有徑一日而達交趾高平有 歸順東有河度與梁一棹紅二厘花洞至霸龍城六亭而達有石隘三 霸龍東壓湖運關有河出交趾達左江滿瀉

石中不可以舟楫河行有上雷州在河之右 下雷州在河之左屬揭而涉者一徒紅而度者二其地陰凝陽泄明發寒氣浸人亭午即炎炎如坐炊甌隆冬猶汗浹背其人皮冠而編水詢之云煖其責則諸疾不作氣使然爾 福田兩縣竹有刺可作籬落自霸龍至下雷州六亭 下雷州六亭有高山公署行旅止宿苦無水踰石隘有三脚村茅屋數家皆兇狠不能華言 三脚村東壓石隘四五處倍高險六亭而達龍英州環州石峯削而銳如笋刺地而出酋所居背負一峯高出諸峯之上 龍英東有閩為太平州界其地去交趾僅二亭漸上高岡下至聳洞六亭 聳洞東過養利州盡曰竹洞中平衍可方軌樹生石上根蜿蜒入於石四亭而達至七村 七村至左州三亭始有城郭民始平居華言州枕左江舟行十日而達南寨 左州東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卅冊 雲貴

四十

達駭蘆四亭 駭蘆東龍左江至新率州四亭 新率東至平岡六亭 平岡至南軍所再亂左江五亭而達 錄雲南治城東歷水海子黃土坡七甸至湯池九亭湯池歷老大坡宜良縣一碗水土官哨白山屯至路南州八亭而達有陳家渡水出陸涼州達率州 路南東南歷板橋屯小色朵大色朵林馬洞至發矣哨七亭有華泥迦簡司毋伏矣哨多石 發矣哨東南歷馬矣哨龍鋪六豐上馬州至彌勒州八亭 彌勒東南歷彌南哨橫水塘青水哨石子哨矣勒新村習子中哨龍潭芭蕉村至竹園村七亭其途坦平可通輪 竹園村東南歷石牛坡地正舊哨新哨至江邊共八亭 江瀾六十餘丈水通曲靖府阿幢橋岸有坡崎嶇地隸土酋普世隆其疆止於大百戶渡江上坡亦崎嶇歷大百戶有普世隆寨又歷懷遠哨至阿小寨隸普

國嶺山後有岩共八亭 阿小寨東南歷下洪寨大勒八到二哨矣
塔村至三柳城九亭 三柳城歸德哨至彌勒灣七亭 絲彌勒灣會
於廣南路 絲彌勒州入廣西府歷龍甸村吉雙鄉矣明村阿平阿
朝即至揭迫至竟得哨七亭龍甸村有龍甸橋矣明村有車子山
竟得村東南歷小寨小江橋大江渡象鼻嶺沙人寨布榮寨矣夷寨
石頭寨小河至密勒勒九亭自廣西府至江連道路新開可通與馬
江外皆土舍昂氏地密勒勒有昂氏岩 密勒勒：東南歷大黑布沿
小黑布沿八倒哨矣塔哨山白村至三柳城三亭昂氏地止於小布
黑沿八倒山趾有水田有鳥者竟鄉矣塔有阿軍鄉龍騰寨山白
村有大勒哨山草海子皆平餘三柳北連交水南入廣南是東偏右
區土酋阿機貞固叛官兵蓋之以廣西府歷鎮其地漢官畏瘴毒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卅冊

雲貴

四十一

不敢入酋長龍騰寨國詳軍備兵如亂繩焉自三柳縣會密勒灣
入廣南路 絲彌月閣東分岐至阿用寨七亭 阿用寨東循西洋
江至老太莊七亭 老太莊東歷打魚莊入富州界過板湖寨度西
洋江沿江通達崖嶼山後有那齊寨蓋蓋共九亭至花甲洞地界
有野處之所又九亭至耿牙寨去花甲洞二亭花甲有洞官羅氏服
役廣南富州之間 耿牙寨至高山公館八亭 高山寨至東坡七
亭有野處之所 東坡寨至歸朝七亭富州首沈氏居焉其地負崇
山山河寨夷千餘衆沙往來有之遠望有雲氣如絮羣其上炎熱多
瘴 歸朝寨七亭至架村 架村東歷莫村昔為交趾僑王莫氏地
歸朝前新得之蓋曰行署中十亭而達鎮安州 絲富州有徑路東
南二日可達歸朝亭里未詳 絲歸朝有徑路東南四日可達歸順

州道里未詳 絲歸朝東至四亭名地六亭 四亭名東至者散四亭
者散東至者令四亭 者令東至博隘三亭博隘有大江舟行連
西州四日又八日而達南寧府 絲廣南府東歷鋪兵村弄董抵弄
魯下寨利十二日而達田州道絲泗城州有土酋岑天章共父昭烈
構兵東行者皆閉泗城 自雲南絲臨安彌勒灣廣南富州歸順至
南寧府二千一百二十里 絲宜良彌勒勒三柳至彌勒灣七百二十
七里 絲彌勒勒州廣西府至三柳縣一百九十五里 絲寶川閣歸
朝至鎮安七百一十里并歸朝至博隘廣南至泗城田州通為廣南
路
昔兩路之道也仕宦商賈開出廣南其人聞華言則相視而笑遺以
食鹽換柳金絲烟喜出過望以米薪豚酒酬焉行旅野宿無盜賊之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卅二冊

雲貴

四十二

虞項歲漢粵往來者理相接有亡命竄其中導之初以數人持刀潛
伏於箬同行者諒而出行者大駭奔去委二麓於地發之皆棄金也
其後每劫必大獲有聚斂百人要於路者羅貢徇把納桑為淵藪諸
酋肯求無厭而仕宦為甚拂其欲無得免者行旅以廣南為畏途矣
噫諸夷渾沌也重利以惑之奸人以誘之歟之不鑒者鮮矣豈特廣
南一路為然哉
絲雲南東至宜良縣十二亭途經湯池有老大坡 宜良東至天生
關七亭關右有天生橋寬平大餘可容車馬 天生關東至趙誇四
亭 趙誇東至師宗州九亭路出夷峒中時有標奪之患師宗東至
羅平州九亭 羅平東至三板橋六亭 三板橋東至江頭七亭

江頭東至黃草壩八亭地建於漢晉安胎於贛州民羣聚於此廬
焉 黃草壩東至鄒七八亭有江寨寨可漲 鄒七八亭至樓草四亭
樓草東至安龍所四亭安龍地建學西學師樓道出此關路寬
從止宿之所有公署今俱廢 安龍所東至坂七六亭坂七東至
壩樓四亭通江有舟可度自安龍至此沿江多瘴嶺險遠夷寇出
沒無時人三日至安隆司 安隆司東至芭蕉關四亭關險峻扼諸
夷之吭 芭蕉關東至路程九亭自此至田州道俱坦夷 路程東
至王店九亭 王店東至羅樂九亭界泗城田州有夷患 歸樂東
至榮莊九亭 榮莊東至田州九亭州隔右江每行八日而至南寧
田州東至舊州九亭 舊州東至上林縣五亭 上林縣東至果
化縣五亭 果化縣東至隆安縣五亭 隆安縣東至大難驛十二
亭 大難驛東至南寧府六亭 詳安龍所北九十里至羊場軍七
歷魯藩山麓 跡羊場軍七歷空上灰渣軍七至水橋軍七四十里
水橋隸貴州安南衛 水橋歷播者恩丹渡河歷度寨行山箐中六
十里至羅運 羅運有小箐五十里至打罕 舊為永寧州治其地酷
寒土人呼為騰寒說為打罕
按鄭是詳解江解署曰余弭節度禁江：廣百餘步沿江上下絕擊
汰之迹水勢批巖激洄土人謂水漲時漂擄舟哨望驚人跡罕
入下流至打罕融泗城界舟船始通焉則打罕當在查城安南之南
第三舟船可通其視田州博隘致流更捷矣然迄無行者豈創夷未
加盟筏盤利高若乎抑夷獠皆不欲漢人出其地故榛蕪難闢乎
姑記之以俟知者

打罕五十里至羅樂有小箐有泗城頭目居此 羅樂五十里至大
烘舊鎮寧州治此今泗城鎮寧分屬焉其地炎多瘴 大烘歷高補
麓寨有寨為盜行者必以大烘兵衛導又歷諸場壩為安順十三
校地無定屬夷寇寔多共三十五里至康佐長官司扁担關為土酋
余騰龍地全隸叛惟騰龍切順關此路通滇 扁担關壘長冲雲上
接土酋薛氏境隸高唐堡石堡軍七番定伍官七至平壩五十五里
其地軍七衛去皆恭將范邦雄攝之雄有勇果為水酋所懷諸七賴
保聚焉 自安龍所分岐至平壩衛達東路三百三十里通為羅平路
里 自安龍所分岐至平壩衛達東路三百三十里通為羅平路
漢番陽令唐蒙風曉南粵南粵食家拘蓄詢之蜀賈人知夜郎臨牂
牁江江廣數百餘步足以行船南粵以財物役屬夜郎西至桐師遂
天下郡國利病書

上書欲發夜郎兵浮牂牁江出不意以制舉今按牂牁郡屬牂至句
町卧漏則羅平黃草大寨皆夜郎地所云浮船制舉非即博隘田州
之間乎田州設父妻母但喜獸聞殺人如芟草莽行旅遂其怒多罹
害又安龍以東有行竟日無水多至數十人則無米可易者是以出
其途者鮮少或識其道里而山川闊焉然視廣南則徑天火烘打罕
故為二州漢官不蒞其地備寓二衛諸酋雖處頃歲禁江東西盡叛
惟余酋効順滇黔借徑通聲息始識此路因併志之

水路 針沙江考 附圖

江源出吐番共龍州東至巨津寶山三面環麗江至鶴慶受漾共江諸水又東經北勝定象園龍潭程海諸水又東經姚安受蜻蛉大姚龍蛟諸水又東經楚雄定遠縣受龍川諸江水又東至武定元謀縣受直率河又東至祿勸州受滇池海口青魚塘甸基武七三泊始甸螳川後司拾坪祿麻兩屯羅次石門土道河羅敏大石壩富民赤舊普渡河廣翅塘諸水又東經會禮州受車遠越溪雙橋長河瀘沽打油東河熱池諸水又東經東川濟慮部過烏龍山受尋甸牛欄江壁谷川箇化溪諸水又東經烏蒙南又東經烏湖受尼溪大小紋溪諸水又東至欽州府入於江前僉事王惟賢議自雲南海口開至安寧羅末富民只舊你革達古普渡安華法華干土色江邊納木姑共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冊

雲貴

四十五

十三程內土革有疊水自武定金沙江巡簡司至馬喇母白馬口燦喇則五曲革直動則卓刺除魯主率折谷甸沙吉撒麻村至土色大河阿納木姑凡十四處內則卓沙吉有疊水近莊按察使祖語議自巡簡司開歸白馬口歷普隆紅巖石喇昨至廣翅塘皆祿勸州地其下有三星水溢浸石乃可放舟則躋岸纜空舟以行又歷直勒村罵喇土色皆會禮州地其下有鷄心石石如堆者三疊江中舟者相水勢緩急可行又歷路照亂得頭峽喇昨至粉壁灘甚駛皆東川地又歷驛馬河新雞至虎跳灘陰溝皆巧家地虎跳滿瀉陡石不可容舟陰溝二山額集水行山腹中皆從陸通難易舟而下又歷大小流灘為雲貴司地又歷黃即木鋪貴溪寨業灘至南江口為烏蒙布地始安流自廣翅塘至南江木舟行之可十日又至大溪鎮索江邊

數灘歷麻柳營教化巖為馬湖府地又歷拽雞蓮化三難會溪石角灘至叙州府按金沙江經營直北合江溪銅索為南國紀昔在草昧尼落雄脫南土憑恃斯險蜀國抗節公車書大同城與西鄙遠父窮髮輒跡俱通而其通要津及棄之以與烏蠻巧多俾在蟠踞非所以弘一統也攷之紀載漢武先擊勞浸靡莫以兵臨滇池而偽王倪首羊陽國志云自楚道至未提有水直步道水直有黑水及羊官水至險難行步道度三津亦艱阻而行人為之謠曰播溪赤水盤蛇七曲盤羊烏龍勢與天通今烏龍在東川即縉雲其山多雲四時不消金沙繞出其下羊官黑水非指茲江乎元至元十四年詔開烏蒙道愛魯師擊王連州所過城砦盡下之水陸皆置驛傳今烏蒙有羅佐聞其下有羅佐橋為入滇要路則水陸皆在東川烏蒙間即所

天下郡國利病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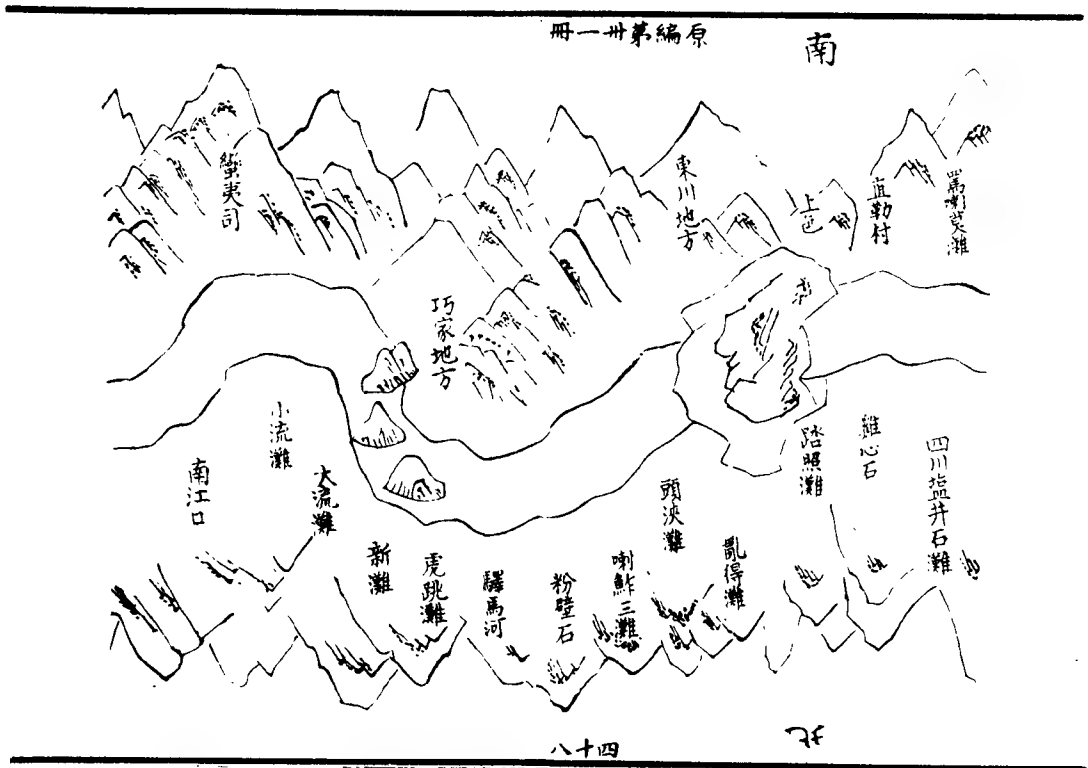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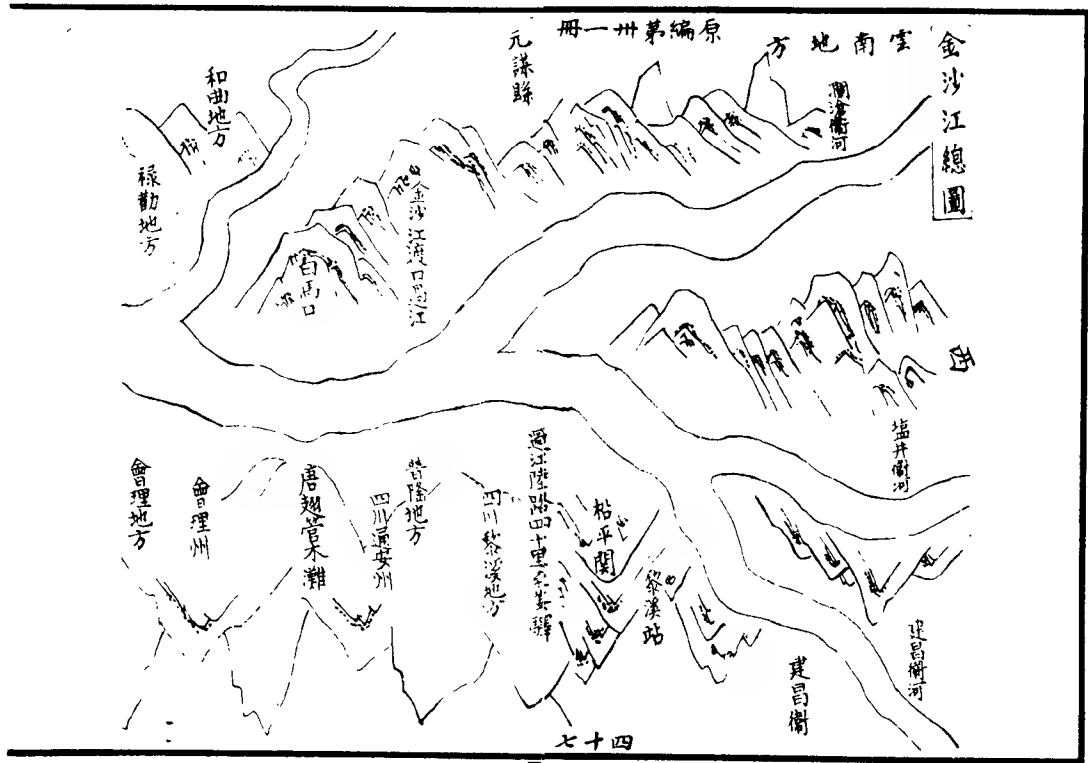
卷第廿冊

雲貴

四十六

攝旁浸靡莫非平巖形勢南利鈍未有不先關此險而能控荒服破皆亦者望塞磯然湫湫瀑瀉地之險也書州旅道崇伯子之智可師也陰陽詞說盜弄兵甲人之險也三表五餌懷王傳之累可仿也茲江句通則滇池之輕舸可挽而之普渡建越之懷驪可汎而下盧沽通滇蜀筋脉之會續長江水帶之勢是使諸夷不長繼而於十五郡可表領而挈也大哉

高皇帝之言曰閑索嶺非正路正路當在西北備之遠矣





南金沙江源流考

張機

按大金沙江發原崑崙山西北吐蕃地即夏禹所導黑水也雖與雲南小金沙江及瀾滄路江皆發源吐蕃然大金沙江之源較三江最荒遠且其源干三江源邈不相近其下流亦十倍小金沙江及瀾路三江之水按禹貢華陽黑水惟梁州黑水西河惟雍州周文安辨疑錄云甘肅志甘州之西十里有黑水流入居延海肅州之西北有黑水東流荒遠莫窮所之是其源入雍州之西流入梁州之西南其正西別流逶迤西極之外而無所據見地勢西北最高故能經西而西南也雲南志載金沙江出西番流至緬甸其廣五里徑趨南海得非黑水源出張掖流入南海者乎河源在中州西南直四川馬湖蠻邦之正西三千餘里雲南麗江宣撫司之西北一千五百餘里惡觀黃河源近雲南地則大金沙江源自番雅之地南入緬海論雅間水惟此大耳此水為黑水無足辨矣朱子云天下有三大水曰黃河曰長江曰鴨綠江此語無怪也宋初斧盡雲南渡

又偏安一隅朱子又從何知有此江之長廣乎江河哉黃真元又云考大金沙江關路三水雖皆入南海大小遠近迥不同聲僅路四分之一大金沙三倍于關路關路所出地名在鹿石山在雅望俱可窮察上流亦狹大金沙江之原則遠出番域上流已闡澄若重溪懸其深遠夏秋殊瀝江也不啻若比于楊子浪滄一小溪即詩語大金沙江之長廣又可知矣其註云傍多樹有琥珀自益養地來益養正在金沙江之濱今瀾滄不開有琥珀大理志指瀾滄為黑水亦不深考耳相傳大金沙江上源近大宛國自里麻茶山至孟養極北不聞有所從號亦蠻野人境峭壁不可攀繩弱水不任舟楫土人惟遠見川外隱有人馬形似貽西羌之域也今姑略其源惟自其經流支流入海可見若言之水流至孟養陸阻地有二大水自西北來一名大居江或云大車江一名檳榔江二水至此合流又名大益江今騰越州人總甸內諸水亦曰大益江殆竊修其名也江流至此夷人方名其為金沙江中產綠玉黃金細子金精石墨玉水晶間

出白玉省江山下出曉瑣舊志以琥珀綠玉出在閩江者誤吳昔年王靖遠
將定西進麓川叛賊思恩下發弟元道船飛渡孟養及復與思恩謀盟誓江
乾石塘乃許其過江者皆此江也滇人相傳名大金沙江若以別麓江北勝武
定馬湖之小金沙江其自此南流經宜興縣莫即至猛密有一江西來入大
金沙江又南丁昔朴怕縣莫外經蠻莫有一江源自騰越入猛密鎮夷南
甸千崖受展西茶山古湧諸水伏流南牙山麓出經蠻莫入大金沙江又經
蠻法魯勒拱拱進蠻管屯大葛蒲山峽小葛蒲山峽課馬孟養怕崩山峽力重
鬼哭山峽概昔年緬人攻孟養以船運兵餉到要隘為孟養所敗者此江也正
統中得雄羊兵追思恩蠻為緬人所壓投於江中亦此江也大約江自蠻莫以
上山疎水陡正統中即登自貢章順流不十日至緬甸昔亦此江也下流經溫
板有一江源自騰越龍川江經果尼高黎共山龍川猛乃猛密所部莫勒江至
太公城江頭城入于金沙江下流又經猛吉準古溫板又名溫板江溫板又名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一冊 雲貴 五十一

金沙江相傳唐僧取經過此渡故名金沙江也德昂馬噠喇至江頭城江中
有大山如斧鑿山上大奇又有一江源自猛密洗母莫南來入大金沙江又經
止即龍大馬革展馬撒路馬入南海其江至蠻以下地勢平衍江闊可十五餘
里昔志云五里者非也經南江蓋寬允蓋慢縮入善丹又吾泗水操槽槽者如
沙耳地至是江海之水猶為一色矣又選載佛經云拔提河一名金沙池說屢
金沙云金沙亦名板提河矣今再附考蒙化府志謂江與樣津江家人
謂之大小二江合西洱河勝瀾河至順蒙交界處土人謂之羅摩聚日出水光
潏則可觀不二十餘日至錦龍江即水下流海客船多會于此漸至南海
永昌府志路江一名怒江水經注云滿江楊慎云屈江今訛為露江源出吐蕃
茫芒市至木邦地名噍哩江又流經八百車里地至擺古東入南海自木邦
以下即可通舟楫昔年龍川多士率前往擺古是莽瑞體皆縣此江順流而下
也德傳路江流至洪門車里沙積浸散與近騰越志以為入大金沙江皆非是

愚嘗謂三江皆可舟可航夷人欲據險隱塞不使通行豈知天地設此三江正
為本朝制馭西南緬甸諸夷謀當事者誠不可忽而不講求也異日 聖天
子問緬甸諸夷久不朝貢之罪則此三江者固漢家樓船下番禺出奇制勝之
祥河江也

北金沙江源流考

前人

按金沙江源出吐蕃共龍川犁牛石下謂之犁牛河又名犁水訛犁為麗又名
麗江即古名麗水蓋以其江內產黃金故名金沙江元憲宗取大理用章蒙為
筏以濟金沙江者即此江也其流經吐蕃鐵城橋東經麗江府巨津寶山二州
又東經鶴慶府北勝州姚安府又自武定府北界經蒙溪州家氏僭封為四潰
之一亦即此江也又自武定下流入海應部夷人鑿桐槽船以通往來行旅逆
又名金沙渡又西過四川東川府一名黑水一名納夷然皆金沙江別名又經
四川行都司會川建昌德昌打斷等衛所又經烏蒙府又經馬湖府蠻夷長官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一冊 雲貴 五十一

司與馬湖江相合下流至叙州入岷江矣今自其支流者言之大理賓川大江
北入金沙江鶴慶謀共江東南至龍珠山入石穴伏流復出金沙江三莊河與
謀共江會流入金沙江北勝州系制河經州西南桑園村下流入金沙江龍潭
泉有九眼下流入金沙江程湖南入金沙江姚安府青蛉河西經大姚縣東入
金沙江龍陵江一名且泡江合姚州連場香水二河入金沙江安寧州螳螂川
即滇池所洩下流摩迴州治上過昆陽州下經富民縣入金沙江楚雄府龍川
江西合諸水為峨嵋川又東合諸水經定遠縣黑蓋井下流入金沙江考安寧
楚雄二水雖小皆可通舟楫武定府西溪河經楚雄府至元謀縣西入金沙江
又勐夷水普渡河俱入金沙江以上皆雲南之水朝宗于東海順流于中國若
四川東川府牛欄江源出尋甸府入金沙江辟谷川源出尋甸府白津河西
入金沙江越馬湖大渡河源出吐蕃下流合馬湖江四川行都司寧遠河西南
合瀘水入金沙江懷遠河南合瀘水入金沙江益井衛越溪河東合打冲河入

金沙江盤橋河流經打冲河入金沙江會川衛瀘古河：出小相公嶺入金沙江打冲河千戶所打冲河壁名黑惠江又名納夷江源出吐苗下流入金沙江見橋千戶所東河源出小相公嶺會瀘古河入金沙江四川行都司南瀘水源出吐苗南入金沙江元史云水原廣而多瘴鮮有行者春夏常熱可憐難勝諸葛武侯五月度瀘即此水也元李景山云益州記水經供以瀘水在水昌不常驟家字紀以為在萬州會川縣景因出使越萬考瀘水源孟建昌瀘川縣有孟獲城又有瀘古州孔明渡瀘縣萬州入益即渠池此名渡瀘為有驗今水出吐苗邊建昌會川合金沙江夾岷多高岩叢叢故下渡如經觀金炎萊雍鬱多感瘴癘至今猶然或以金沙江即瀘水誤矣雲南之水迤東可通中國者如雲南府大城江自陽宗明湖經宜良入盤江臨安之瀘江曲江接今江入盤江潯江府之巴盤江鐵赤河入盤江廣西府之八甸溪入盤江盤江至府境水為大曲靖府之瀘江白石江合盤江經交水至彌勒入平伐橫山寨下經廣西靜江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卅冊

雲貴

平三

入于海廣南府西洋江入廣西田州府右江南江溪亦入右江尋甸府向交合溪入雷蘇州界北在經理廣西田州水陸者安可忍之哉如大理府西洱河下與漾倘江合流入瀾滄江漾倘亦名神莊江瀾滄江原出吐苗自西而南至于麗江蘭州雲龍過永昌楚雄臨安車里大甸七十城門至交趾入海道州白崖瀘江一名赤水江下流至定遠名體社其合瀾滄江臨安府內有體社江入納樓平司界為漾豐江經合蒙自為梨花江注于交趾清水江楚雄府為龍江源自蒙化境經定遠磧合白崖瀘江南入元江景東瀾滄江大川原出定遠入馬龍江景東府杉木江為瀘江合南浪江入威遠州界永寧府羅易江北過府境勒及河入四川鹽井謝界順寧府騰溪江西月漾二水合至永府鐵場山下入瀾滄江故名元江府體社江一名元江源出白崖瀘江合瀾滄江諸水入交趾新化州摩沙勒江即體社江下流至元江入交趾者樂甸長官景東河源出景東縣本甸下入馬龍江北勝州羅易江入永寧府白角河入西番界永

昌南瀾滄江銀龍江入瀾滄江勝州河入騰溪江瀘江一名怒江經芒市木邦八百下流為噠哩江經龍古入南海橫柳江出吐苗遠金苗百夷經干崖阿貴下合大車江至江頭城騰越大盈江一名大車入南甸為小梁河至于廣為安樂河西流為橫柳江龍川江下流至緬甸大城合大盈江雲南府安寧河出安寧經富民羅次為沙摩溪至祿豐為大溪至易門為九渡河入元河又星宿河出武定經祿豐過易門入元江蒙化府陽江出郡西北甸頭花判湖南至甸尾過定遠興達川體社江相合過元江入海瀾滄江與漾豐江蒙人謂之大小二江至順蒙交界處土人謂之羅撥聚三水相交日出水光易射可觀不二十餘日至緬龍江一名九龍船行會遊客于此漸至南海恩謂雲南通緬甸諸夷水路舊惟知有金沙江可通大舟不知潞江噠哩一派可通惟古瀾滄銀龍一派可通八百交趾皆可舟可船之水經理緬甸者誠不可不講求也故附及之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卅冊

雲貴

平四

升菴集 孔明出師表五月渡瀘今以為瀘州非也瀘州
古上江陽而瀘水乃今金沙江即黑水也其水色黑故以
瀘名上瀘泥磐古志孔明南征由今黎州路黎州四百餘
里至兩林蠻自兩林南至邛都三程至南州十程至瀘水瀘水
四程至弄棟即姚州也今之金沙江在瀘蠻之交一在武定府
元江縣一在姚安一在御嶺泥磐志孔明所渡當是今之在邛也
龍巖一作長邑兩林今之邛都長官司也

議開金沙江書

楊士雲

按志金沙江古名麗水源出吐番界共龍川犁牛石下名犁
水訛犁為麗東經巨津寶山二州三面環麗江而東經鶴慶
受漾共江諸水又東經姚安府受青蛉大姚龍蛟諸水又東
經武定府受元謀西溪諸水又受滇池螳螂諸水又東經東
川府西入瀾滄部受尋甸牛閣谷壁噶化諸水又東經烏
蒙南又東經鹽井建昌會川越舊諸衛合瀘水受懷遠宜遠
越洪雙橋長河瀘湘大洞魚洞羅打冲東河熱池諸水又
東至馬湖府受泥淇大小汶諸水又東至叙州府受大江此
南中西北之險蒙氏僭稱北瀘者也按史漢武帝遣駝義侯
開越萬畝尋道郭昌等開益州郡諸葛武侯渡瀘南征斬雍
閭橋孟獲遂平四郡定滇池皆先奪此險也始通西南諸夷
歷晉迄隋通壅靡常至唐蒙氏世為邊患至酋龍極天屢寇
黎雅一破黔中四盜西川皆繇據此險也遂基南詔亡唐之
禍宋太祖鑒此以至斧畫大渡河曰此外非吾有棄此險也
遂成鄭趙楊段氏二百餘年之僭元世祖東征棄及後渡江
進薄大理據段智興破此險也遂平西南之夷國初梁王
拒命我太祖高皇帝命將征討神机廟算悉出聖裁諭
南川侯等曰聞索嶺路本非正道正道又在西北蓋謂此也
班固謂皆恃其險作臣乍驕范曄謂為深阻峭紆徐岐道宋
祁謂表牛於易患生無備誠確論也夫雲南四大水惟金沙
江合江漢朝宗於海為南國紀天設地造本為天下用也歷

代乃棄諸夷商賈其繁夥雖建立城戍僅：自京特或陷失
豈知天有宿度地有經水人有疎絡焉貢於每州未必曰浮
其水達其水入其水逾其水蓋紀貢道達帝都著天下大發
以水為經紀也孰謂滔：大川可浮可達反舍而塗乃比至
永寧東至鎮遠不亦勞乎為外薄四海各通有功夫一勞久
逸新費永寧執事之議詳矣為國家慮深且遠矣所謂計費
各實實效謬言斯固古今之恒態不可成天下之事者也然
英傑見同必有釋之者賴神禹疏鑿之績恢四海會同之風
息東西兩路之肩樹漢雲百重之貨昔為絕險與區今為掌
中腹裏 聖明大一統無外之治億萬年無疆之休實在乎
此凡有識者咸日望之廣幾見之惟執事留意幸甚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卅冊

雲貴

五十六

疏通遠方河道議

毛鳳韶

竊照雲南地方有水路直抵四川馬湖府初以避險為禹跡
所不到遂為土人所據至我 國家始郡縣其地同于華夷
然貢獻之物積官使之行李軍民商賈之物貨擔負萬里筋
力已疲而土官土舍因見道路阻絕每懷異志及今國勢強
盛不行開通將來之悔不敢謂無也本道訪據武定府揭帖
內開本府有通東通四川水路自雲南海口至安寧羅末富
民只舊餘華達吉普渡河安華法干土色至大江俱本省地
方大江至四川東川地方大江遠阿納木姑共一十三站內
土色有疊水又有迤西通四川水路自雲南陸路至富民武
定虛仁環州至金沙江巡簡司凡五站本司金沙江水路下

船至馬刺母白馬口喇刺則五由華直勤則卓利余魯圭寧
抄答刺沙吉撒麻枝亦至土色大江河納木姑凡一十四站
內則卓沙吉有疊水等情又據金沙江巡簡司鹿榮巡簡上
舍李朝宣稟貼內開金沙江上至麗江麗寧至武定
府下至東川烏蒙芒部上江弘治正德間馬湖府安監生放
杉板嘉靖十七年王萬安亦放杉板俱係稅稍五板大船經
過或十餘隻或八九隻建昌行都司奉 欽取大木寧番越
高盤井建昌等五衛俱在上江打冲和三江口并德昌千戶
所地方或劉藻或散放會川衛在下江科州採砍查雷開江
船行若問灘水險阻曾開虎跳灘天生橋十分不為險阻等
情又據本府姜驛：水梁松稟稱本驛設在金沙江巡簡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卅冊

雲貴

五十六

司之西過江五十里與四川會川衛抵界每見客人採販木
劉成彈筏自本司江流而晝夜六日即抵馬湖隨軍下船或
一二十隻裝載糧食有養諸客入跳算脚船如復平地離
本司江下五六十里有大小虎跳灘俱是少江至冬春水落
之際可以施功開鑿爭積又據本府揭帖內開據經過建昌
客人何拾執稱建昌衛管下德昌營樂千戶所洗送村伐木
下江頭一程至白水站一程至會川衛管下甸沙關司沙關
一程至梅易千戶所三程至武定府和曲州金沙江等情隨
喚何拾亦稱馬湖建昌等處客人採取大小板枋俱是德昌
下河從金沙江巡簡司經過直至馬湖叙州令伊孟圖各到
道為照前項河道武定迤東極為便捷且甚便益但訪得河

內間有垂火石兩邊崖石主合成橋水從石縫流下未委虛
的若通西金沙江則水而洪闊四時橫流客商通販前後不
絕中間雖有虎咆二巖然皆沙石易鑿此則斷然可通而無
疑者也先年巡撫都御史黃裳曾請開修取金沙江巡關司
曠愛招集馬湖橫江客人俱到布政司舉行開以陞遷中此
近年巡撫都御史汪文盛亦曾委官踏勘以征南中此事功
之實人咸惜之合無批行總司會同布都二司從長計議先
將東西二道各委能幹文武重職帶同屬官多給官銀督同
本處土官土舍俱優其廩給帶須木竹石鉄守匠厚其口糧
承辦沿途用銀催倩熟知地利鄉導人役隨帶小船及沿河
採買竹木割為薄筏來載通行逐處踏勘直至馬湖大江而

止中間要見舟楫無礙經行者幾處危石可鑿者幾處幾大
幾尺如有絕險人力所不能施者或作兩截盤連沿河陸路
可通者幾處不通者幾處應合開闢者幾處幾里幾十步及
沿河有無人烟稀密堪立驛遞舖分哨堡等項各計合用功
力夫匠若干錢糧若干悉心料理勘估明白畫圖帖說并將
用過官銀具錄造冊回報然後擬議奏請行委三司堂上
官親詣督理開通施行則不獨一時一方之利實國家久
安長治之計也

仁甫氏舊志曰梁州黑水今蘭滄江是此江所
經峽壑深艱西山夾流原非高鑿元張立道
使交趾縣黑水入三崇山蘭滄經其麓今其地
蓋有黑水祠乃水昌諸生黃貞元又以黑水歸
金沙江謂有兩金沙而非李氏以蘭滄為黑水
以江內外分夷漢又非樊緯以麗水為黑水非
程氏以西洱為黑水非地志以南廣為黑水語
詳騰越志中

入築行處補 重南地遠時已入中國謂為西南夷東來馬南詔所據後為家
段二氏所有自為一國宋元不能有之元世祖始平大理以其地內屬 本相
立為藩府命世守之今其重南則建臨安大理等府府置如內地而更
以元江永昌之外麓川車里等處為西南夷亦猶漢時自成都而視滇池也
周初止立麓川車里二宣慰司今則為宣慰司者凡七焉七者皆百夷之地而
惟麓川最大且要正統中以思任發使化降為麓川宣慰司大抵雲南之地其
而以元江為關以車里為蔽而達十八里其西以永昌為關以麓川為蔽而達
于永鎮西南通緬甸底于南渡東南通寧遠而境于安南西北盡麓江而通于
吐蕃所以制敵之者雖南蠻北狄不同蓋從去中國遠甚其有叛亂不過擾化
斷久歲有而已不足為中國輕重也為今之計宜得一要言地或景東或騰衝
命將一員統軍於此守備嚴禁中國客商不許擅入其地則從不知中國虛實
而不為人所煽惑引誘援為互市有所交易其移之通譯數款以乘使彼知
中國之貨難得則不敢輕自棄絕矣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之廿一

雲貴

六十一

自金越過清江時至怒江有屋林山乃雲南百夷之限也高山夾其地險路狹
馬不可並行道是山三里許即怒江渡此江即百夷地也沿河而下數十里上高
黎共山即今之通街也高黎共山路亦頗險上二十里下一陡岡復上三十里
至山麓夷人立棚為營過若復下四十里許平地乃麓川江上流過此則無險
隘之地矣一路從怒江西上二日程至騰衝府七日許到麓川一路從雲南白
雲過尋常東從木通河至寧甸渡河入茫施約十日程到麓川自怒江上流着來
渡至永東沿河小進十數處皆可入境也

鎮守 沐英直隸定遠人以西平侯克平雲南 詔留鎮守洪武二十五年卒
追封黔寧王諡昭靖子春襲 春英長子襲而平侯繼鎮洪武三十一年卒諡
惠襄無嗣弟鳳襲 鳳英次子襲而平侯繼鎮以征安南功加陞黔國公正統
四年征麓川班師年追封定遠王諡忠敬子斌襲 斌英長子初名儀 上賜
名斌襲黔國公錦襲 春元年卒諡榮康子琮襲 琮斌子襲黔國公成化元
年琮襲加太子太傅佩征南將軍印弘治九年卒諡武僖孫孫亮襲 亮恭將
誠長子以武僖公無嗣襲黔國公弘治九年繼鎮加太子太傅年贈太師諡莊
襄子紹襲 紹勛亮長子襲黔國公正德十六年繼鎮加太子太傅年贈太
師諡敏靖子朝襲 朝輔紹勛長子襲黔國公嘉靖十六年繼鎮加太子太
保卒贈太保諡恭僖弟朝襲 朝襲紹勛次子以恭僖公二子融華俱優給
病故弟弟襲黔國公嘉靖二十六年繼鎮被遺卒子昌祥襲 昌祥朝襲子襲
黔國公隆慶元年繼鎮嘉靖二十四年以病乞休子叙以都督掛印代鎮叙卒
仍以原官起用泰進少傅兼太子太傅年孫孫元襲 叙昌祥子叙曆二十四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之廿一

雲貴

六十二

年以父昌祥乞休授都督督食事繼鎮陞都督同知右都督被逮卒 隆元叙子
襲黔國公天啓五年繼鎮

土司官氏
雲南府

記明賊亦水棚巡檢司士官阿白馬丹洪武中從劉行即使車馬後從征亡
錄其子馬速魯麻爲巡檢沿至馬時什襲、清水江巡檢司士官李保永樂中
以通事譯漢該處論八百諸酋授巡檢洪熙中有李賢考入貢張以勅諭進
將仕佐貶沿至李國柱襲其地控昆富二邑之交武亮累犯省城恒經之李氏
所轄地有蔑浪九村、羅次勝士官楊大用邠州人洪武中歸附賴川侯錄其
功表爲尋東府知事兼官石恭謀其後有楊正者自請錄用初爲鄧川之上江
巡檢後調雙雄之沙橋驛後次之和興世其官米魯安銓銅鑑之亂徵其
部兵至五百而止今沿至土舍楊耀德、煉象關巡檢司士官李蒼今縣昆石
謝夷人楊仕元爲防送千戶洪武中率衆從征歿于陣錄其子李阿白馬士巡
檢弘治中銓注康象官兵討武定鳳穴及他後李氏咸以兵從多或至二百人
沿至今土舍李世膺、安寧州士官董通洪武中率衆從傳謂國爲卿導供資

天下即國利病書

編原
第卅冊

雲貴

六十三

機後元吉傳作亂僥倖拒之乃釋其子重薛奉訓大夫安州土知州設流
以兵政捕有司毋徵調則情解抵充行伍自今至應蒙葉九成、科舉與南
士等一檢計十官步失洪武中以甲首王謙收招各直授巡檢阿克之突有李
師者二千餘人皆至之惟賢葉令宜良亦勇池延檢司土官馬奴以通事奉衛
諸使厚給三賞以人言諸夷、南方物正統中以其子馬標為巡檢從諸夷河
之北、以征伐之、以其兵三百人進、以衛衛不壞投檄其賊成昆既今治至
馬標、成昆、大理府、鄧州土官阿遠手塘里民洪武十五、葉脫高生、於
故元右庶曹顯萬之武惟之執忠不屈為西平侯所旌後以黨高生等功授土
知州世襲所部皆蠻屬控者依山弱半陸聚嘉靖中阿國禱以兵一千奉調征
安撫、後人以兵一千從督和鄂行即歸番石崖調攻、欽齊如例嘉慶中阿遠
以八百葉獲銅征岳罕建隴川土城、又以八百葉探捕尋甸賊李賢葉其後
失堵要要五井諸堡威在行間稱用命烏、青索尋巡檢司土官楊良渡湖邑
里人為元蒙化州判官天兵克大理歸附招致民業功之巡檢所部兵不滿百

每鄧川出兵則楊氏以所部從今治至楊胤龍冠帶巡捕、浪宮縣土官王舉師初以蜀衆餉大軍授鄧川州吏目後以征普鵠萬功改浪宮典史世襲官兵討鐵鐸箐及木魯武弄咸以兵從阿氏備一隊今治至王夢祖冠帶管事天啓壬戌常孟龍亦調其衆攜以銀牌、蒲陀峽巡檢司土官楊順浪宮縣坊長里民洪武中指揮周能典大理衛事以順充通事招撫蒙化白崖傳諭川表為土巡檢其後歷從阿氏建功今治至楊鳳階冠帶署事、鳳羽鄉巡檢司土官尹勝鄧川州玉泉鄉人元末為木邦府判天兵克大理歸命和門西平檄授土巡檢安鳳之亂從阿氏攻李鎮飛李保等寨今治至尹世忠獲箐、上江普巡檢司土官楊信劍川州人初為村長以勇獲饒大軍後累功于三堂佛光亭北之間授世襲土巡檢常從阿氏討叛今治至土舍楊廷舉、下江普巡檢司土官何海浪烏山後里人倡義率土民歸順授土巡檢世有其職今治何養正冠帶聽箐、把事張心浪宮軍北鄉人方天兵入境時招其鄉民歸附饒獲無錫之冠裳以把事銓其衆後安鳳番甸鐵鐸箐諸後裔効驅除穢勇敢鳥道徑從

天下即國利病書

原
第卅一冊

雲貴

六十四

龍川耿馬調集賊至三百人治至張乾腰襲、定西滿巡檢司土官李清道、
川痛口里民元為滿只防戶洪武中歸附授土巡檢治至李齊月襲其部夷嘗
土而耕約信不爽從未開征戰之役、德勝關驛土官王義太和縣人國初附
大將軍招集高奴李珠等五百眾投驛丞今治至王紹恩襲、淇面驛土官張
鐵元時為提舉率眾來歸屬于指揮周能獲故元左丞伯都督等大率以城累
步投驛丞治至張從德死無嗣、雲南驛土官楊斌在城焚夷元時典邑以奔
降授土縣丞初食土兵一千五百名其後麓川壘莫木邦尋武威効行間多至
六百名而此近阿克楊禮殲其部所向克捷大略皆徒跣叢薺無部但其長技
以勁弩毒矢為近東諸夷所悚居平興洱海衛軍糧耕相安治至楊如楨以鄉
賢崇祀今其子楊洪襲、張興章民鄉崇百莊焚民元為品甸千戶所土官大
軍至楚雄與有功順為指揮脫側伯御遠至品甸招諭甸民歸附者累示以甲
馬獻後大攻石寨有功領土主薄世襲典楊氏分土而居順大之役徵其兵五
百名鄭攀之役三百名今治至張綱腰襲、楚雄巡檢司土官楊波日元右丞

不元頃之黃洪武中是為百夫長金沙渡舟及宗城連盜累勞勲尤冠帶把
某官才木剛木才子傳壽祠僧書有武勇從征麓川佛光蒲富鎮康功給勳
公官湖巡檢司事其奉實授土巡檢後東川武定鐵索諸役或費力竹陳或
嚴密鎮守今山玉楊脂脂襲、徐副巡檢司土官李其本副雙民、國初招改
元左其李其本其弟木兒不花大王謝恩與俱體命論功授土官巡檢分
分至李其本其弟木兒不花大王謝恩與俱體命論功授土官巡檢分
高泰惠等戶口五百皆歸附授土巡檢今治至李其本其弟木兒不花大王
雲南則始戶焚人洪武中招故元同知自見萬戶自白及本慶義民三百戶歸
附後以能糧粟授土驛兵至征麓川徵其兵二百是後本驛土官楊氏奉
討叛蒙氏皆以所部從、賓川州屬居巡檢司土官董德和縣城北廂里民
元時順寧司經歷以象馬來降授大理經歷治至董德和土巡檢後董德和
兵二百從征麓川入今治至董德和、金沙江巡檢司土官得力玉石昆明
人從大軍攻烏撒金齒累功授曲靖阿幢橋巡檢給錄調金沙江後累勲戰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卅一冊

雲貴

六十五

功千子亦赤石居然其聚不滿百今治至得富黎、雲龍州土官段保洪武中
以壯大歸授土知州治至段保卒子嘉龍襲其妻段氏夫死心族舍進忠計訪
弗弗嘉龍龍中嘉之庚申秋直府請奮進忠械擊肯城論死以其地為流官
台治嘉龍子慈冠繼給其妻所部長二種夷為兩族其三崇山後又有野
、二辰好故、前程場巡檢司土官李其元時為土官以散米歸授土巡檢
世襲後子其元其弟從鄧州阿國調討安餘鳳朝文為司諸縣天啟初以巡司
改屬雲龍州治至頭道襲、師井巡檢司土官楊勝鄧州州王泉鄉人洪武
中其妻其弟以探濟師授土巡檢後楊勝從征安慶効力今治至楊勝其弟
初改屬雲龍、順德井巡檢司土官李其元時管軍百戶倡率歸義從征慶知
府重賜入、執除土巡檢後以罪失其官尋復之舊安餘鳳朝文諸安威以
功著為府初從征安慶効力今治至李其元其弟武襲萬曆四十九年改隸雲龍
、上五井巡檢司土官楊勝、鄧州州江東鄉民歸誠從征討鄧州楊政及佛光
寨之叛授雲龍府主簿後楊政信以麓川功得世襲土巡檢人有楊世勲者從征

那鐵兒烏今治至楊世思襲萬曆四十九年改隸雲龍、十二關巡檢司土官
李智鄧州州王泉鄉民洪武中歸義授土巡檢後亦効力于尋甸春間今治
至李應朝襲萬曆四十九年改隸雲龍、十二關長官司土官李羅賽直隸嘉定
府趙州人在元為防送千戶洪武初以招附品甸大王及頭目自營寺以授副
長官治至李其本其弟木兒不花大王謝恩與俱體命論功授土官巡檢分
兵三百揭赤石崖械刺諸寨招收阿曲朋夷民百六十餘衆其後加兵蒙化大
使美塔奉敵平度等皆奉調遣然其兵多不過三百鳳兒孫亦以三百衆衛地
安今治至李其本其弟木兒不花大王謝恩與俱體命論功授土官巡檢分
附授土知州治至普泰以專橫仗法違設流官治州事詎詎盡屬有司而徵調
則土官以部夷其嘉靖間改隸姓有祿世仁者為同知祿紹先為知州傳至祿
華諱討羅平有以者秩至運同華諱卒子厚襲厚卒子薄襲厚卒子弟洪襲厚
屏有祿嘉德阿述有祿嘉成蒙自有祿有道皆其族分出摘禦盜賊修繕耨耨
其士馬精強遵紀律備忠勇不替可備全滇緩急云、嶧峨縣土官普濟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卅一冊

雲貴

六十六

國初歸附授縣丞尋以功陞世榮知縣弘治間專任流官而以土官巡捕
治至今祿崇功襲所居主縣治五里許轄部雖三萬二種幅員可五百里
徵調之衆不滿千人、王添祥正統間以車里功陞主簿傳至後繼鍾錢皆布
其官今治至王烈襲龍、阿迷州土官普接洪武中為土知州後該流鍾其裔
覺為東山巡檢司土巡檢治至普維萬與寧州祿氏捕兵師職臣雅薩死子名
聲切兵道番名聲城中全郡諸主教之既長召諸寨夷共立之以延普氏名聲
收其衆勇於戰天啟元年十一月奉調剿逆至今所至輒以衝陷聞、却
舊村巡檢司白氏世為土巡檢治至白麟應襲、納樓茶司長官司土官普火
羅、人洪武初歸附授副長官傳普定喜柱宗明徵星安銓安正普鼎標今治
至普定齡襲司治在從仁鄰他自白村所轄有雙長羅、二種却內鑛場曰中
場曰鶴黃曰摩柯封閉已久而亡命適其中竊取之、浮處司長官司土官東
尤和泥人洪武中歸附授副長官其後見子傳記者有赤渴南番等咸覺定覺
明覺棋覺恩恩海祿寬恩貢本無姓亦不知冠帶自和府陳嚴授以趙姓今治

六

六十八

史 172-666

忠亦調及之、永平驛土官李氏世為驛丞、今治至李國臣龍興、打牛坪驛土官楊氏世為驛丞、今治至楊鳳凰驛、打牛坪巡檢司土官蒙氏世為巡檢、今治至蒙氏驛、右司守禦千戶所將氏土官二一為正千戶、治至將浪一為副千戶、治至將浪智、楚雄府、鎮南州土官段氏領州同知治至段敏、陳氏領州判官治至陳國試、鎮南州巡檢司土官楊氏領巡檢治至楊恩、英武關巡檢司土官張氏領巡檢治至張九思、阿雄關巡檢司土官者氏領巡檢治至者安仁、沙橋驛土官楊氏領驛丞治至楊儀、楚雄驛土官楊氏領驛丞治至楊招先、楊氏領巡檢治至楊應雷、冠帶通事寇氏治至寇列恂、通把李氏張氏治至李惟棟張思顏、把事何氏李氏楊氏治至何仲文李會楊泰、廣通驛土官段氏領主簿治至段一機、回燈關巡檢司土官楊氏領巡檢治至楊光龍、沙美舊巡檢司土官蘇氏領巡檢治至蘇什得、定遠縣土官李氏領主簿治至李天、把事王氏治至王輔、黑旗井土官樊氏楊氏李氏俱領巡檢治至樊可亨楊德隆李繼、定遠縣土官阿氏領驛丞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二冊

雲貴

六十九

治至阿氏、把事邵氏治至邵崇仁、諸族自、國初歸附、據居州縣幅員之中、事權在、有司居平水食租稅、卒有疆場之事、則於書、令即其部曲以從、我然皆偏城也、或曰羅發或曰和元或曰雙或曰羅州、可出兵四百人、縣可二百人、曲靖府、雲益州土官安榮宗在元為曲靖宣慰使、其後有標、投大兵平南、哲魯、上、大弟阿哥、歸附、授為撒府知府、哥校、雲益州土知州、駐紮、傳至安九、其世世、妻安榮、儀興州、事因、以烏撒安、始、據、實、據、哲七世孫、據、其子、烏撒、安、雲、龍、弟、此、當、蓋、絕、而、烏、撒、也、其、後、雲、龍、為、烏、人、安、國、正、所、殺、後、以、招、慶、次、子、幼、良、為、烏、撒、土、知、府、此、烏、撒、絕、而、當、蓋、也、招、慶、次、子、幼、忠、先、卒、治、源、安、遠、襲、幼、良、弟、幼、賢、于、水、面、曰、設、科、水、蘭、之、吏、與、幼、良、合、其、法、墮、落、竟、瓦、歹、木、洞、諸、營、長、以、致、遠、不、能、制、身、死、遠、弟、幼、賢、亦、在、苗、婦、隆、氏、今、以、健、遠、而、諸、營、陰、陽、于、水、烏、蘭、為、寨、邊、寄、空、名、而、已、土、官、曹、樹、坐、石、龍、山、險、阻、回、寨、介、黔、黔、之、境、所、部、四、十、八、營、以、勇、健、稱、其、數、三、倍、烏、撒、云、陸、涼、州、土、官、阿、氏、國、初、內、附、樹、功、授、知、州、綰、州、符、為、邑、追、及、資、費、以、功、陞、府、同、知、烏、曆

中、英、婦、昂、氏、傳、其、姪、資、世、守、以、累、代、遷、經、資、國、劫、慶、繁、世、居、州、治、東、曲、曲、在、拉、弱、之、間、遠、遷、雲、蓋、舊、越、州、土、官、趙、洪、武、中、歸、附、以、其、地、為、越、州、以、海、知、州、其、二、十、八、年、分、其、他、為、雲、蓋、陸、源、亦、依、海、之、子、阿、資、尋、以、罪、誅、永、樂、三、年、資、之、子、祿、寧、詣、闕、奉、貢、有、詔、授、寧、土、府、以、官、資、之、今、鎮、巡、安、撫、乃、置、之、亦、依、與、沙、氏、分、土、而、居、後、有、海、潮、者、以、功、加、土、州、判、稱、舊、越、州、治、至、海、現、圖、犯、事、資、氏、署、事、今、土、舍、海、現、祥、應、襲、幅、員、南、北、至、百、二、十、里、東、西、倍、之、士、馬、強、悍、征、調、或、至、三、千、人、武、勇、奇、壯、調、之、亦、佐、縣、土、官、沙、普、元、為、縣、首、長、洪、武、初、歸、附、世、領、驛、事、後、以、罪、降、降、為、萬、曆、中、沙、騰、蛟、以、姪、伯、死、子、運、泰、襲、運、泰、死、妻、隆、氏、襲、居、驛、事、至、馬、某、積、日、需、烏、夷、亂、以、乘、益、不、能、自、振、振、矣、安、撫、土、官、恭、項、為、麓、川、宣、慰、司、人、天、兵、四、十、萬、討、思、任、項、以、萬、兵、為、鄉、導、每、戰、先、登、得、思、任、思、機、事、勢、八、十、象、十、三、斬、首、萬、餘、復、發、私、積、餉、軍、三、月、費、不、貲、麓、川、既、足、靖、遠、伯、請、改、宣、慰、司、為、麓、川、宣、撫、司、即、以、項、為、宣、撫、尚、方、與、冠、服、金、帶、并、鑄、印、昇、之、後、與、其、下、刀、木、立、不、相、能、構、兵、禁、司、治、項、奔、省、城、鎮、巡、復、發、天、兵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二冊

雲貴

七十一

討、之、木、立、據、自、後、死、朝、廷、以、氏、不、與、恭、氏、而、不、欲、其、前、功、仍、以、宣、撫、使、安、置、曲、靖、今、世、其、官、至、今、食、宣、撫、祖、不、替、治、至、本、華、國、蒙、楊、泰、初、為、騰、衝、守、禦、千、戶、所、吏、司、思、任、騰、衝、復、先、去、二、年、餘、自、麓、川、脫、歸、以、賊、中、情、形、未、言、因、以、金、帛、令、小、旗、楊、壽、結、麓、川、百、大、長、刀、馬、猛、期、與、合、兵、圖、賊、先、攻、固、孟、板、殺、其、酋、長、遂、與、烏、猛、合、攻、江、東、面、刀、剛、貢、業、諸、寨、皆、下、之、奪、其、浮、橋、大、師、畢、濟、麓、川、定、改、守、禦、千、戶、所、為、指、揮、使、司、因、陞、元、府、知、事、遷、曲、靖、府、治、至、務、紐、祖、襲、之、松、韶、關、巡、檢、司、土、官、李、英、年、雲、卿、氏、宣、正、間、以、捕、盜、著、能、麓、川、之、後、從、征、累、功、巡、檢、司、以、早、節、夷、亂、從、大、兵、解、赤、水、圖、俾、世、其、官、治、至、李、舒、和、總、南、寧、縣、白、水、關、巡、檢、司、土、官、李、增、考、以、行、伍、從、指、揮、李、觀、克、大、理、馬、撒、累、功、授、土、巡、檢、司、治、至、李、水、恩、世、絕、○、黔、江、府、路、南、州、土、官、秦、普、洪、武、十、七、年、以、降、附、後、州、同、知、水、果、中、隆、知、州、普、生、祿、生、福、無、子、有、二、女、曰、玄、貞、曰、慶、娘、相、繼、建、州、事、至、成、化、中、設、流、遷、失、其、官、治、至、土、舍、秦、世、父、世、澤、未、斬、徵、調、尚、及、之、然、皆、編、民、其、今、世、父、死、子、秦、國、邊、攝、捕、盜、事、益、副、弱、不、振、故、近、時、徵、調、不、及、其、為、要、皆

主

一

信保掣印奔洱海灣都督進兵討之以保爲前鋒賊賂于白益并放官吏賄以
又敗之獲其頭目高昌斬繫賊于馬哈山蘆頭山各其部酋問者揚通普之
賊勢衰止遂召復業人民定租稅建城郭宮室開府設保死子病世其實所
部居崇山盡力農畝家有常給控制番人勢悍喜聞奉調征不庭或至二
千人遂之麓川芒詔師宗豆豈阿堂興祖祖近之麓川丁改罕岳克榮諸役皆
與焉而鎮索着之討自三岔河進兵數至八千人萬曆末高金宸以征撫力盡
秩四品服金宸死高光裕襲光祕死妻高崇以備幟麓江水女也難以惟薄不
修被殺子高亨潘廉築姚州土官高義在元爲土知州子高忠國初歸附
授州同知與府同知高仁同域每徵調則二氏並輿其戰士可三百人今洽至
高鹿麒麟襲衣○廣西府 師宗州土官阿的今州恩崇里公其先世有普見
者在元爲武德將軍世有其地至的歸附授州同知協州事也居治左之恩崇
寨的孫白瓏哥遂以瓏爲姓正嘉閣洽至登皇瓏郎時有事于南安那大十八

卷三

下酒

下酒

史 172-669

宣正中集以麓川餽餉及者章明牙功得冠帶私治中改三岔河哨為巡司以
當巡城之衝也勝之南司其于陳後人以一碗水九雲坡二哨多殺并責楊氏
鈴之今俗至楊王程襲、陶運本府人初為頭目因國宣德中貢象入京銓
保司巡簡入從征馬龍他即司者章明牙寨勇功勝後世、為巡蘭蘭之奉
調出師進之子孫咸在焉今俗至陶國臣護印龍襲、阿養初為俄羅補討頭
以諸夷諸送得將旅心搜校橋驛土驛丞左右官察死子阿亥嗣家死子
京徐嗣徐死子雲漢嗣遂以雲為姓今俗至雲高護印龍襲○元江府土
官那氏 國朝洪武初郡中平東歸附授世襲土知府尋設流官與學驛馬詩
中那猛爭去恭敬為亂布政徐公擬率諸路兵討之猛毒江上流人馬飲之輒
死師少却敬象為難我兵徐公中流矢卒猛懼而自殺遂奪其官收印信令臨
安衛指揮一人往署之而印猶懸那氏之家每官書移白指揮取其印必以畏
兵蜂擁環伺之署設復撫去今土苗那天福鑑之孫也其兄自云其地左環禮
詠右浸瀾瀾鎮以贊山自樂天矣西熟帶甲萬餘然焚夷儒而畏寒惟安其土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一冊 雲貴

七十五

不便征猛惟是流官倚霸執勢代割以致威德使關土苗匪停聚故微為難長
也○麗江府 土官本得在元為麗江宣撫司副使 今朝洪武初入貢師附
後以克石門寨論功授世官為土知府人從吉安侯征巨津捕阿奴于吐蕃
斬偽元帥朱保及西平征景東足邊威在行間得死子初襲值白安山友偽平
章貴哈喇麗川思任之亂威有戰功其後世居西德祥以義每有徵調輸軍
餉而兵不出俗八世至本增代有錫字增在任值北勝前攝政以兵舍首逆高
蘭又值連左軍興輸餉二萬于大同思辰 殿官鼎建亦輸餉于利去陳言十事
下却謀可 朝廷嘉其忠誠特與晉奉政務 賜號崇崇其先世尊請先子銘
襲、本目本府人以從兵從麓川累功授本府照磨給奉本直刺未襲而死
世絕、通安州土官高賜鶴慶人在元為義兵萬戶洪武十五年 大兵平海
賜從征佛先寨招諭未附者以軍儲餉大師校通安州同知給奉高元襲元死
高岑以土舍獲州印襲襲、蘭州土官羅克今州人亦仕元為萬戶至 本朝
洪武中率眾來歸以軍功授土知州其後有羅身者從木初征伯夷刀于燕亦

著戰功俗至羅萬象襲萬象死羅燦以土舍獲州印未從承襲 巨津習山
二州原無土官巨津有流官知州習山有吏目俱不入其他係入取給于土府
人民服屬于木氏○廣南府 土官儀即思元時為官撫有二女長不花次粉
祐不花生儀即思元大兵南下歸附授土同知死無嗣祐祐襲後以他事罷死
洪武二十九年鎮守臣請官其子儀即思 高皇帝曰儀祐祐死事在大赦已
前饒他兒子儀即思土人你們既係他也好吏部評文書着他知道守他本朝
府通判職事即舉死子龍祖襲正統中以征麓川功陞同知嘉靖中儀承恩從
征元江敵後有功死無嗣四門族舍日兵百姓咸推儀文崇以冠帶署事阿
堂之後率兵三千助兵鳳繼祖別者奄之計皆以功獎其後征河底亦以功著
萬曆七年遂實校同知後征軍安亦建功為父舉死子應祖繼二十一年官兵
征三瀾度祖親獲叛首阿機魯折阿則俘于軍門 欽賞白銀百銀二十八兩
征獲敵其兵二千校之職三十六年征尋甸叛目獲入理保楊禮禮以四品服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一冊 雲貴

七十六

應祖死子沼周襲 自初祐依法設流官儀文之澤漸失即舉得龍索貢四門
舍日之功故至今為例此儀文替襲必錄之土官之政多出四門祖稅僅取
十之一土官貧弱以此道險難惡知所不至其地鄰家以臨安衛指揮一人著
之指揮以他事奏出則亦廢封一室土酋取入其宅必有瘡痍死六萬曆末
年儀紹湯爭立糾交此兵舉入郡焚掠一空迄今瘡痍未痊、富州土官沈即
先元時為富州安寧二州土官子沈永秀梁王署為元帥洪武中承考通事
何容年至西平儀是款給以文書令守州土永秀死沈大忠嗣守還有功西平
請于 朝廷授以知州其後子孫微弱不能襲多以土舍襲即萬曆初沈仁孝印
逃奔泗城委官勘處竟未嚴有沈銳者取其印以歸給至沈世祿死子明通從
○順寧府 土官猛閣 國初歸附授知府六傳至猛廷疏于紀羅漢遂設流
官○雲州土官奉氏其先從諸速伯建功世為大候州知州俗至萬曆末有奉
故奉學分兩署自號上下二衛學居下衛不交制于故惟恃女天氏瑞瑞雲雲
額手攝兵萬曆二十五年討平之議以雲慶置新州而赦守大使如故故之子

春光不樂設流與其族猛麻恭恭攜兵抗命二十六年再征之 朝命改州為今名猶官奉光子國恩為土州判○猛勦長官司土官其先不可考萬曆二十一年刀奉屠還人上書自言其祖奉和曾從王尚書軍功授長官今日碩納糧已祖當奉者從其請奉屠父子奉弄肆虐為頭目奉墮所殺弟奉鼎奉星爭奪頗命孟建星時敗馬木邦猛、從中助兵巡撫周嘉謨檄拿騰道為之解送金鼎星分食其地而以其母聞乞護頭○猛、巡檢司土官奉正萬曆二十七年頭校土巡檢○猛撤巡檢司土官軍存與奉正同校巡檢 謝云瘡累曰猛、猛撤猛獮所謂三猛也附近順寧而猛、最為強勁卻落萬人將與二猛為難其地田少畜多射獵為生猛獮地雖廣饒而民柔怯者長忠順猛撤微誘近折而入耿馬○永寧府 土官卜都各言洪武中以耿永永寧州部民來歸授土知州兒子各言八合嗣 永樂三年寧有羅華甸瓦魯之剽劫和四部番夷大頭校必他布郎吉分阿只直等入朝 上嘉之隆永寧布庇校各言八合中順大夫賜銀金花帶鶴四字曰瓦篤忠誠更以否羅華甸瓦魯之剽

次和為長官司授校必他等副長實獲八言老疾營策于其子下撒為四川鹽井土官刺為非所侵父于俱被殺下撒妻訴于鎮子三司達刺馬非赴京道卒因難理其地以下撒弟南八嗣其職正統中鹽井諸酋侵據之土官不能制乃請設流官同知汪應各一治署于瀾滄衛探郡衍流制之其地安通麗江故數以侵漁為辭然永麗以金沙江為界重地而處原自分明惟麓府委勘後事端稍息今在永平稱土知府曰阿錢○鎮沅府土官刀平其先有中旺者仕元為元江路總管洪武中傳至平此兄那五率衆歸附有旨元江陳兵撫調中旺因仕出民共四千以那五子崇辦府事而令刀平掌兵總調遂以西平之上請授千天長後領兵招諭六谷三十六寨諭其大頭少豪等出官任差猥固今鈐篆後勦刀猛屍及猛婆遠定寨校等寨設鎮沅州以平興州事永樂中從征八百人從內官都督楊安趙忠等攻石崖者定寨兵吳楚傑來降人以物方入貳詔陸鎮沅為府平以知府領之其後子孫多以冠帶署事嘉靖中傳至刀平思今調以兵征安鋒者一千人其子刀仁奏勸准襲後以兵一千征那鐵克

魚復軍據之至今互懷合併之志初鎮沅印為那氏所奪于是始得獻藩司乃
今往應劉廷秀洽又刀仁鳥今洽至刀明泰龍○北勝州 土官高斌奔州
四城鄉焚夷人任元北勝府知府蒙官雲南行南右燕洪武末以北勝地在邊
徽政府為州二十三年斌祥子高業以軍功授知州其後高業以征麓川功晉
府同知高崙以征安風功加階朝列大夫高世慈以征順大功亦加四品服世
慈死其族高蘭以聚眾謀今洽至高世昌襲之章吉帖木兒世為元北勝土知
府天兵克大理以部民及順州民人采隆并納所據印及麗江宣撫司印三珠
虎符西平令其子童觀者奴從軍共逃于倭乃殺其爵為州同知與高氏翼居
州治左右其兵遂就無部位聚斂而戰悍勁不避衝突木弩藥矢是其長技今
洽至章成文聽龍○浪渠州土官阿的洪武初以夷兵歸附從征西平奏授
土知州屬於瀾滄衛其後有阿朝佐者征龍崖祖斬其部酋番古者禦策以功
稱首及征鐵索者老姚閣順率武定成發其所部番兵五六百衆俟報有功今
洽至阿成或聽襲○者樂甸長官司土官刀氏洪武末內附世領司事其地

上陰癰多介于鎮沅元江景東之間日事攻軋鎮枏屏利兵寨而斂諸夷咸憚之今其酋乃刀安

雲南貴州交趾

備錄

志草論曰：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雲南在兩漢至唐，開元而長安，其土郡縣治其人，今土流絃設之，法自漢世而已。然夫天寶以後，守長不法，建律誅求，遂起剽擄，備極之禍。觀張勳斬捕長吏九十餘人，而三十六部盡除，諸葛孔明因其象，傑而財賦足以給軍國，史高歲天明，珠而隨服，隨服於此，一金不取，而酋長屈膝，李知古以重，強戮尺，張度陀以漢，唐被殺，鮮于仲通編急而喪師，杜元穎高，傲而致亂，然則御夷之道，顧不甚簡易乎？嗚呼！雲南即漢唐之雲南也，雲南之郡縣，即天下之郡縣也，用人者鑒漢唐之得失，為官擇人，而不為人擇地，不分中，不分遠，通惟賢是用，誠得廉靜老成，如張喬鼎毗者，而用於雲南，則億萬千年永無南顧之憂矣。

舊志論曰：雲南僻外之夷，俱在黑水之南，是名蠻夷。國朝撫夷之術，乃駕馭之良法，惜今不講久矣。麗川之叛也，初以小攻，取得利，因大肆貪，亦盛陳兵，雲南猶在滇，徵求以夷攻夷，久而莫之禁也，則志驕氣盈，因之為患，嗚呼！明藥

天下即國利病書

卷第廿二冊 雲貴文庫

一

不數拱把，其奈何？雖天於南，下其魁，就俘於斯氏之塗，庚已極矣。是後，嚴治體之臣，入麗川之禍，除後，舊典以防其微，嚴徵文武良吏，深入夷方，名曰撫夷，一以勸明，奏獄一以察，而夷情歸報，重臣以保分，故夷方雖遠，憂情巨測，然其動定，皆耗可生，而政即有小警，隨加策斷，不使其大翼，弱鋤強，與廢維，絕不待其聞，故夷官結，小其其安，休得以永，永休，樂夷民得安於本業，而中國之民亦無戰伐之勞。聖王仁覆華夷之大，賦也，不則不然，上以文具使下，以故事，府上使不待入，故夷不順，上不信，下以事不終為南中計，盡忠其本原，而調和之。

屬夷附貢道

自永昌出塞南降大海諸夷自相君長 本朝受勦後以武臨之皆信首而奉正朔其昭綱昭錄之舊撰按以宣慰宣撫之新羅業文通于張臺案馬陳子闕及版章設于職方綱紀之司屬在行賞大自漢以來修輿圖之廣者莫若李唐乃姚萬諸州僅屬屬庸而今按籍所載不啻斥地數千里折舊所使並在通封此亦聲教之極盛哉前志有西南夷司志大諸司隸行省如騰輝郭之後宋馬則阿瓦江頭吾南土也其制以西南而今自為夷司耶故更之曰屬夷其山川道里風俗物產亦不以列款龍標約其會歸情形今昔不同若則有永昌太守龍為光所條列就而增飾之貢道聯絡諸夷實為要領舊志：草兩論競與切中夷弊皆仍其舊至于大金沙江考載夷中水路頗詳業見批文可以互證又滇畧稱 高廟惡諸夷數叛賜之刀兼斧罕四姓今惟斧姓無存其他相仍未替編中未及因附見之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卅二冊 雲貴文庫

二

軍里軍民宣慰使司

即古產里商初伊尹令以象齒短狗為獻劇公作楫南車導之禡故名車里元世祖命將兀良吉禡伐文趾經其所部悉降之至元中置徹里路軍民總管府領六甸後又請置耿東路耿當孟弄二州 皇明洪武十七年改置車里軍民府十九年改宣慰使司永樂元年其酋刀道芬內侵屠我官吏西平侯請討之上命以理諭還答悔懼還所虜及地道使入謝至嘉靖間附於緬甸萬曆十一年官兵擊緬宣慰刀糯猛遣使貢象進方物兄居大車里應緬使弟居小車里應漢使其地東至落忍蠻界南至波勒蠻界西至八百宣慰司界北至元江軍民府界西北通孟連長官司錄着樂甸西南行十一日至其地其山曰猛永曰光山其江曰沙木曰九龍其產餉石銅木青沉香其差餘徵黃金五十民皆焚夷性頗淳額上刺一旗為號作樂以手拍羊皮長鼓而間以銅鏡銅鼓拍板其鄉村飲宴則擊大鼓吹簫笙舞牌為樂

本邦軍民宣慰使司

舊名孟都一名孟邦相傳蜀漢時永鹿王苗裔元至元二十六年立本邦軍民總管府領三甸 國初內附改本邦府後改本邦軍民宣慰使司徵差發白金一千四百永樂間宣慰罕賓從征順正統中罕賓從征麓川俱以有功益其地以故在六慰中分土最遠萬曆十年緬誘罕拔脂死擊取本邦投子進忠內奔罕度勾緬追進忠至姚開焚順率而去十一年官兵破緬于姚開立進忠子欽死其叔罕禮約還羅攻緬：恨之萬曆三十三年以三十萬衆圍其城請救于我不至城陷金牌印信盡失緬僞立猛密思禮頓之今惟猛密羅猛密諸寨為我有耳思禮思特尼苗思鳴諸寨近差其目海慶據控尾而求猛密又與召依坎換衆千戈相尋矣：有吞鎮康之意其東為孟定南為猛密西為緬甸北為芒市自姚開渡噓哩江十二程至其地夷類數種男子皆赤白文身髡髮摘龍鬚修眉曉婦人則白衣摘裙耳帶金圈手繫銅其產響錫胡椒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卅二冊 雲貴文庫

三

八百大甸軍民宣慰使司

夷名景邁世傳其酋有妻八百各領一寨因名八百媳婦國元初征之不能得志後遣使招附元統初置八百等處宣慰司 皇明洪武二十四年其酋來貢乃立八百大甸軍民宣慰使司東至車里宣慰使司界南至波勒蠻界西至大古喇界北至孟良府界自姚開東南行至其地五十程有南格刺山下有河南八百北營車里平川數千里轄節廣遠其產巨象安息白檀諸有民皆夷夷刺花樣于眉目間見客則把手為禮好佛惡殺一村一寺每寺一塔殆以萬計有敵人侵之不得已舉兵得所警而罷名慈悲國嘉靖間為緬所兼刀氏避居景嶽一名小八百緬以其莽莽應龍住居景邁城為右臂萬曆十五年刀氏以天請兵恢復議未許今久為緬有矣

老邊軍民宣慰使司

其夷佩雕爪為飾俗呼撣家即古越蒙氏自周以後不通中國 皇明永樂三

其前備方物入貢始置先提軍民宣慰使司東至水尾界南至交趾界西至八百界北至車里宣慰使司界自西北六十八程至布政司其人不暇飲食類木和性懶惰及眉目皆顴顴花酋長一代止存一子承襲絕不有女居高樓見人不下即屬見之所至有定地名曰等限使客亦然設通事引之以至其地其國人稱王尊必曰天廷蓋春秋天王之意其產海貝犀牛角有詞子文趾黎利之變陳天平寶錄此道入于京師嘉靖間緬人破其東之機掌蓋老過騰却也之最荒遠云

孟養軍民宣慰使司

俗名連西有者栢城與蠻莫同襟金沙江孟養居其上流南至抵馬撒離連西洋北極吐番西通天竺東南鄰于緬山曰鬼窟號稱險要人據為要塞小有瑕釁則治兵相攻其土下濕夜寒濱江為竹樓以居一日散浴有碧瑱琥珀四足巨蟻蟻可解諸毒其通中華蓋妨于路國至元二十六年始置雲遠路軍民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二冊 雲貴文庫

四

總管府 皇明洪武十五年改為雲遠府十七年改孟養軍民宣慰使司年輸白金七百五十兩差發正統間宣慰刀玉賓敗于麓川思任因內奔故絕後為思勝所據自上狀願為差發民靖速伯許之磐石金沙江上曰石欄江結方許漢復難肩金牌終無印信凡通文告華稱守金沙江奴婢而已萬曆八年緬擒宣慰思個坐死據其地合司奔永昌十二年思成來歸十三年思成敗緬于密堵殺緬目多翼長十七年思明子思遠貢象進方物 欽賞金幣授宣慰十八年緬報密堵之使復攻孟養連率其子奔益西緬以累寇住而據之其後又有思壽者送款于我與蠻莫思正結為唇齒共據長江以抗緬三十年緬迫思正壽率兵來倍道馳救之至則我已殺正說緬矣三十二年緬復襲進西彝走死緬以頭目思華據之今華物故妻伯氏兩其地又三年失緬中他日更番戍守連年發其兵供低素強悍不可縻云彝之道曰故思祖有衆千餘人不敗歸安插千崖

緬甸軍民宣慰使司

蠻名阿九元世祖至元中錄吐蕃三討之後于蒲甘緬王城置和牙等處宣慰使司 皇明洪武二十九年始歸附立緬甸軍民宣慰使司永樂間道翰林張洪使其地正統間宣慰莽刺割繁叛夷思任思機獻于京師蓋以地嘉靖初孟養思倫猛密思連兵侵緬殺莽刺藏緬目斯于 朝委官往勸不聽本司金牌信符貯永昌府庫中嘉靖中紀歲枝子瑞體起洞吾蓋養父有其地已計滅得撈之弟兄連維據之東破順掌即老西取土噶即連攻景邁服車里因思個陷罕拔號召三官為西南雄長偽稱為金樓白象召法補元莽噶喇弄及瑞體死應理雅之萬曆十一年莽灼來歸應理雅攻之灼奔騰越應理以次子思斗莽灼若居之而洞吾猛密雅會等處悉授其弟姓守焉其詳別具本末其疆東至八百宣慰使司界南至海西至孟養界北至猛密宣撫司界自司東北三十八程至布政司轉達於京師其山曰小豹江曰金沙江五里餘水勢甚盛緬人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二冊 雲貴文庫

五

恃以為險其俗毒詐僥倖有屋廬以居象馬以乘舟筏以濟其文字進上者用金葉編之次用紙次用檳榔葉謂之緬書男子善浮水婦皆頂前用青白布纏之婦人帽皆頂後不施脂粉事佛敬僧有大事則抱佛說誓賢之僧然後決其產聚摩馬柳子白氍布兜羅綿樹類樹高五六丈結實如掌土人以麴納罐中以索懸罐于實下剝實取汁流于罐以為酒名曰樹頭酒或不用麴惟取汁煎為白糖其葉即貝葉編緬書用之石油自石縫流出臭惡而色黑可塗毒瘡古蹟有江頭城至騰衝十五日太公城在江頭城南十曰馬來城在太公城南八日安正國城在馬來城南五日蒲甘緬王城在安正國城西南五日所謂緬中五城也

孟定府

舊名景康元至順四年立孟定路軍民總管府領二甸據大理金齒等處宣慰使司 皇明洪武十五年改置孟定府正統間麓夷叛知府刁保孟連連失其

地本和舍自軍勇從征麓川有功王靖遠令食其土額徵差發六百兩嘉靖間本邦罕烈據地而奪其印令舍人罕管管食之是為耿馬子粒歸本邦萬曆十二年官兵克耿馬以罕葛之後合為知府十五年額以新印合死子榮嗣榮死子貴嗣自眺開南八日入其疆東接雲州南連孟連界西本邦北鎮康州土番人備有景杏土城為據營在焉其扼要則哩哩江其俗男子髡髮黑齒衣白布戴細竹絲帽以金玉等寶飾其項通捕翠花細毛之類後世紅纓婦人出外戴大藤笠狀類團牌而頂尖身衣文繡飾以珂貝地產香檳視南安州產尤大

孟良府

蠻名孟指在眺開東南二十里東為車里界南為八百界西為本邦界北為孟連界自古與中國絕永樂四年米歸置孟良府編差發黃金十六兩後為本邦兼併嘉靖間附于極景邊奔應龍相未禮然亦未敢背漢云其酋名怕認所居層樓有妻數百人補候象象出浴于江浴畢則服羅拜首解約臂金蠟按者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廿二冊

雲貴文址

六

當久其官師曰司樣刀德年伍口皆步出入以象名曰象馬其革犀利男女俱警拔沃野千里最稱殷富地多虎豹者于樹抄結草樓以護禾本皆李項萬毛為城雲南知府趙澤曾以撫夷入其地酋長懼塞不以便命禮遇之後無入至者

南甸宣撫司

舊名南甸在騰越南半箇山下其山巔比霜雪恒有南則炎瘴如蒸蓋天限華夷也元至元二十六年置南甸路軍民總管府領三甸 望明洪武十五年改南甸順永樂十二年改南甸州正統八年其酋刀氏以麓川功陞宣撫司轄部有羅布司荏與小龍川皆百夫長之分地知事謝氏居羅布司閭氏居孟西賓部直抵金沙江與迤西地方相牙錯萬曆二十一年軍門陳用賓檄知府添文昌建閣置堡於司之西北今化為烏有宣撫刀落寧督繫於其子覽孫皆死世絕今議刀落啓張同廖氏兼攝其東至芒市界南至騰川界西至孟養界隔員之

騰越三宣城山曰丙弄在司東十里昔有僧自大理至此坐化變形為石後經其破止存其首土人祀之又東五里曰蠻干土酋憑險阻世居其上又十里曰品泉有蠻寨多陰林下有溫泉曰沙木龍在司南一百里上有關立木為柵周圍一里曰南弄其甚高延袤一百餘里官道經之上有石梯夷人梯此為險又有清泉下流入南弄江川曰小梁河源在騰越一出赤土山一出緬菁山至此合流經南弄山西南又曰南弄江至千崖為安樂河而合于大盈江曰孟乃河在司東南一百七十里即騰越州龍川江之源曰大盈江自騰衝流至司境過鎮西入緬甸俗與本邦同結親用穀茶二長筒雞卵五七龍為聘客至以穀茶供奉羊牯而食之產孔雀雞紅藤箱殼差發銀一百兩

千崖宣撫司

縣騰越西南行三百里踰黃連關至其境東北接南甸西接騰川有平川聚岡棋置其山曰雲晃在司南一十五里有瀑布流為雲晃河曰雲龍在司東二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廿二冊

雲貴文址

七

十五里曰白連在司北六十里中提一峯土官居其麓下有白連池曰刺明在司西一百餘里其水曰雲晃河在司治南與雲龍河合僅田千餘畝曰安樂河源出騰衝經南甸連還治北折而西一百五十里為蠻柳江至北縣蠻界注金沙江入於緬甸曰止西河在司東北三十里源出雲龍山分流十五里亦與雲龍河匯境內甚熱四時皆驚以其綿織五色土綿花貢又有白氈布曰蓮花竹羅大如氈而肥舊名千賴賤元中統初內附至元中置鎮西路軍民總管府領二甸 望明洪武十五年改為鎮西府後為千崖長官司額徵差發銀一百兩正統間以麓川功陞宣撫司萬曆三十九年乃定邊又以平叛功加三品服色世守其土今恃強有惠陵南甸之意其副使刀思丙居蠻連同同知劉漢佐居蠻酒岡經履氏居雷弄岡今故絕即其地為回龍管知事管前勅居猛語岡劉管原皆華人以功授蓋達昔稱跋扈萬曆九年為緬攻掠一空而去亦經建閣募蠻于布賴今不知何狀矣

龍川宣撫司

舊為龍川地在芒市路東其地曰大布芒曰賤頭附賽曰賤中神吉曰賤尾福
祿皆建夷所居元中統初內附至元十三年置龍川路總管宣撫司
皇明洪武十七年歸附置龍川平緬宣慰司正統三年其土酋思任叛大軍平
之華其司十一年置龍川宣撫司於龍招與南甸干崖合為三宣屏蔽永騰以
夾目擊項頌之後內奈安伸曲靖以多民代萬曆十一年岳鳳旬緬寨其地十
二年鳳鳥既多思順當立以為宣撫多倫為同知居緬甸多恭為副使管巡
察二十年緬人窺等棟至其地思順奔緬甸會官兵大戰於栗井壩追逐之萬
曆二十一年巡撫陳用賓檄知府漆文昌率堡四關三十五年思順子安民叛
巡撫周嘉謨平之以金牌界多安靖候其長而授之印又有多安邦者安民之
弟也昔亦附緬今寄居蠻莫猶牌內地焉其東至芒市南至木邦西至干崖
北至南甸自司治東北二十六程至布政司轉達于京師有馬鞍山摩黎山羅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二冊 雲貴文址

八

木山俱極高峻夷人恃以為險又有湯泉從石罅流出為河熱如沸湯俗與南
司同其大者長尺餘又有几座是錯紫膠大藥鮮子鱗蛇黿鵲差發額徵銀四
百兩

耿馬宣撫司

與孟定府同川隔噴哩江而居孟定居其南耿馬居其北舊無宣撫嘉靖間本
和乘孟定以罕慶食其地愛子們罕弱不撫族舍罕慶四子皆懷謀謀配四女
於四州遂附緬寨其地萬曆十一年從緬遂罕進患破施甸十一月又勾緬犯
姚關官兵敗之於攀枝花十二年正月官兵擒度父子斬之奏設宣撫司以們
罕為宣撫十五年頒宣撫司印今們罕物故弟們罕金護印慶資貢米康近者
本和思禮時侵劫甸鎮康恃有罕金為之聲援天啓三年緬攻猛乃孟良罕金
欲殺之緬移兵討攻孟不得已以銀碗大馬為說今猶相持未決而進度等
四子罕正居猛皆孟建為其婿時與罕金相讎極宜極講云其東至威遠

南至孟建西至木邦北至鎮康自司治東二十一程至布政司轉達於京師有
三尖山昔罕度之黨罕老聚眾負固于此官兵平之又有馬養山風俗與孟定同
猛密宣撫司

有佛城無代樓產花果疏異中國同又有寶井金鑄估客雲集南牙山峙之
摩勒金沙水環焉山高田少米穀騰貴又多地羊鬼為行人崇北距騰衝一
千一百里南通緬一千里一縣木和錫波入一縣緬甸至猛廣入一縣和抗魯
祖渡莫勒汗過南牙而入一縣蠻莫入永樂間木和宣慰罕實以征八百緬甸
功授以猛密十三歲成化間夷目思蠻襲寶井叛木和占奪其地都御史程宗泰
致猛密安撫司檄至以安撫嘉靖初思蠻思爭立緬殺奔立思思思思思思思
地附焉萬曆十二年混率司化思恨兩測猶偏印改名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
忠致十六年緬攻猛密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
夫十八年緬復攻猛密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
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二冊 雲貴文址

九

年仁以乘馬入龍川為宣撫多思順所拒之歸於順以思思仁食其地
蠻莫宣撫司

地在騰越西望哈山下山如象鼻行若象足自布南三日至其地由土鏡行風
俗與龍川猛密同東有等練山環以即莫江直走金沙當緬人水陸之衝寶龍
川右臂萬為猛密分地後酋長稍強懷而有之萬曆初上酋思恨與賊頗相未
與罕罕思恨懷而來歸題授宣撫尋叛附緬其母罕送明順逆逐之擊擊緬勢
祇不能居遁去通猛密顏日思化與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
者嘉其為緬敵而內附遂舉以蠻莫而樹之二十二年緬大舉來襲化奔龍川
巡撫陳用賓檄諸酋合師擊緬：省德化死子正嗣二十九年緬又潛師萬餘
路間道攻正：奔騰衝緬兵過內地挾取正首而去偽立多罕蠻莫遂為多罕
有議者謂正為我守戶之大奔內地而不能逃死有遺憾焉三十二年官兵討
多罕統之立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

猛卯近復安思線女又與盜連結為姻親議者懼其地則趨去宜循為之防云
威遠州

唐南詔銀生府之地據落雅蠻所居大理時為焚夫所有男女勇健走險如飛
其境內莫家寨有可汲其水燎于炭火上即為細盤交易無秤斗以幾筭計多
寡而量之又有南雄江谷寶江口是過甸流至州境下流入于瀾滄其鎮口蒙
樂山東至元江南至孟連西至孟定北至鎮沅自州治東北一十九程至布政
司轉達於京師額徵差發銀四百兩

騰甸州

蠻名細賊在地開東南七十里東至順寧南至鎮康西至木邦其地瘠薄山高
水迅每六月瘴毒熾盛水不可汲有黑泉色如雞漆瘴時鳥飛過之輒墜夷以
竿掛布受而暴之以拭盤孟人食其物立死有孟通山產茗較而前採之勝于
中國但不能多致耳又有芭蕉實以當果其人皆雙瞳婦人貴者貫象牙筒于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卅二冊 雲貴文址

十一

長三寸許神金麒麟絡以金索以紅氍帶束臂纏頭白布窄袖短衫黑木桶
裙不知鉛漆自古不通中國元中統初乃內附屬鎮康路 明洪武十七年
置騰甸州編戶五里鄉于木邦順寧口以候關萬曆十一年知州景宗真率
宗材等率軍入寇姚關十一月復大犯不克死子陳擒其材斬之以宗真子景
從垂髫姑存之塔為州判官後從討征其瑞有功後陞知州從死故景瑞縣城
今關死以從子承恩冠帶護印其差發銀一百五十兩

鎮康州

蠻本名石賤在騰甸東南南至雲州南至耿馬西至木邦有無量鳥木龍二山
木邦出入必經之夷號黑髮形惡色黑以青白布為衣號足刺棘中走如飛男
子出婦人閉戶靜坐以待遇有事裁雞骨卜吉凶病不服藥專祭鬼死則刻木
為棺殯之墳上植樹為識產水乳有大葉椰子蟒蛇膽元中統中內附至元十
三年立鎮康路軍民總管府領甸三 皇明洪武十五年改為鎮康府十七年

改為州編戶六里差發白金一百兩亦為木邦順寧侵削隆慶間知州岡坎者
逆度妻以女因附度歸順萬曆十一年官兵敗順問坎物故其弟岡恩歸義授
以州事恩死子刀悶和掌印管事木邦思禮誘之歸獨不從遂令海慶取控
尼賊之文欲取猛猛天啓二年三月木邦兵象據噠哩江和奔姚關守備還官
撫之木邦乃退今勢亦削弱恐終無以捍外侮也

潞江安撫司

地在永昌騰越之間南負高崙山北臨潞江官道出其中寔咽喉也民皆蠻
地多瘴屢夏秋之交為諸蠻名怒江甸元至元間隸茶遠路 國朝洪武十五
年內附置長官司永樂九年陞安撫司以線氏領司事今沿至線世祿又有線
延舉者司捕事父死

芒市長官司

舊名怒謀又曰大括小括誤在永昌西南四百里西至龍川南至木邦東至潞江川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卅二冊 雲貴文址

十一

原曠遊田土富饒而人稍脆弱男子以酸石榴皮染齒使黑婦人分髮直頸為
一髻垂于後號而衣皮即唐書所稱茫施蠻也西南有青石山又有水貢幹孟
二山皆屬廣德總矣商所居其水曰芒市河龍川江出峨昌蠻金沙江出青石
山皆流至緬地合大盈江曰大車江自騰越流至司境匯于緬中蒲干城地產
沙金昔僭撒撒弄蕪人多銀什元中統初內附至元十三年立茫施路軍民總
管府領二甸 明洪武十五年置茫施府正統元年改置芒市長官司司額徵
差發銀一百兩萬曆初苗長放福興岳鳳聯婚十一年導緬寇柏坡營事覺備
福正法立舍日放總領司事轄于龍把

孟連長官司

緬姚關東南行十九程至其地又七程至孟良其東為車里西為木邦部內有
莫乃場出世專其利以致致富蠻名哈瓦標悍好劫古不通中華正統間平
麓川始來歸萬曆間苗長福嗣曰刀泳真有叔刀泳漢安子車里因以車里殺

冰真而奪其官十二年率車里來貢十九年又勸緬來貢今冰襲故率派金嗣
天啓二年三月阿尼破之會洞我伐尾乃退其差發額銀二百兩

茶山長官司

騰越州西北去可五日程距高黎貢山極高而寒五穀不墾其人強悍喜關土
苗早姓舊屬孟養永樂三年孟養糾上江刀猛永叛夷目早章憤其不忠遂不
附五年詔關下賜印授早章為茶山長官十五年章叛頭目早章為副至早
玉授正長官其比與麗江野人接壤近年副長官早大辰所部為野人殺害無
才遺奔入內地阿事為黨公惟正長官早即所部尚存耳其南至南甸西至里
麻

里麻長官司

東與茶山接西北皆野人有暨冬溫冬二山部與皆峨昌蠻舊屬孟養永樂三
年孟養叛土苗早姓有拒賊功六年頒印世授長官萬曆中刀思慶襲正長官

禾下即國利病書

原第卅二冊 雲貴文庫

十二

早奔副之今沿至刀思虎為野人所掠盡棄其地與把事李廷高奔赤石坪副
長官早堪信被殺無噍類焉

鈕兀長官司

蠻名也凡自古不通中國 皇明宣德七年始歸附鈕兀長官司其地東至
元江軍民兩界南至車里宣慰司界西至威遠州界北至臨安府思院司長官
司界自司北一十六程至布政司轉達於京師民皆倭尼頗蠻男子體髻於
頂白布纏頭婦人白布盤頭露頂以花布為套頭見人無升禮頗傲差發銀四
十兩

奇道

上路 縣永昌迤南經屋狀山善險路狹為不得拉行過山至潞江 外有
高黎貢山路亦頗險山巔夷人立棚為客在三代為徵外地地險衝衝而南行
至南甸千崖龍川三宣撫司龍川有諸葛孔明奇蹟山龍川之外一望數千里
絕無山脈龍川十日至猛密二日至寶井又十日至緬甸又十日至洞安又十
日至擺古茶店居之即古刺宜慰司擺古夷語也○下路 縣景東歷者樂司
行一日至鎮沅府又行二日始達車里宣慰司之界行二日至車里之普耳山
其山產茶又有一山蠻夷名光山有車里頭目居之勸漢孔明當壘在焉又行
二日至一大川原廣可千里其中養象其山亦為孔明奇蹟處又有孔明碑苦
勑不辨字矣又行四日始至車里宣慰司在九龍山之下臨大河亦名九龍江
即黑水之末流也縣車里而南行八日至八百媳婦宣慰司又西南行一月至
老楓宣慰司又西行十五六日至西洋海岸乃擺古茶店之地也

天下即國利病書

原第卅二冊 雲貴文庫

十三

種人 史稱西南夷數十種不著其名號唐書南詔及兩蠻傳所載頗詳李
氏舊志取而附益之作蠻楚風俗謂二種蓋滇南夷類然夷蠻有徒集括未盡
又古今變殊有名實判設未免率合附會者包氏志舉一舉而復除之豈謂諸
俚俛而習經緯皆陋劣不典無足置筆是豈得可無諉而圖王會者強辭事也
茲考雲南故府有且指黃公所采民風圖記滇中諸夷甚詳又據取獻老所稱述
就舊志區分而詳載之其于柔服百蠻或為不為駢拇枝指乎

蠻蠻 蠻氏本安邑人在晉時為南寧太守中國亂遷王臺東今六涼有蠻王
碑云是楚令尹子文之後爰姓班氏西漢末食邑于蠻遠以為氏其後世為鎮
蠻較尉督時有蠻深寨瑞蠻廣寨瑞蠻作亂史萬歲討平之唐以蠻歸王為南
寧州刺史理石城即今曲靖也唐書白由州靖州西南昆川曲軌普寧前獻安
寧距龍和城通謂之西蠻白蠻自彌鹿升麻二川南至步頭謂之東蠻烏蠻
今以烏白為號無姓氏其稱蠻者從其酋長之姓耳滇之初有白國王則夷為

曰人其後有繫天則為繫即今廣南夷為儂人之類繫之者相沿最久其初
僅拘其多有就虛鹿夢者今訛為羅凡黑水之內依山谷險阻者皆名號
差殊言諸官好亦因之而異大畧則刀耕火種聚則聚而為盜男子推槍猶
去銳鋒左右佩雙刀喜開鞋兒為首折尾無熱刺木為輦狀如舟只微容足
此婦女披髮衣果者錦繡飾者披牛皮衣則跣足描坐室方耳穿大環
剪髮齊眉不掩膝夫婦不相見生子十歲乃見其父妻不相妬忌嫁娶
尚舅家可配者方許別婚臘月為春節長木橫設木左右各坐一人以互
落為戲病無醫藥用藥巫履之巫號大規曉或曰拜禱或曰白馬駝雞雄者
生剗取其兩解束之細剖其皮骨有細竅刺以竹簽相其多寡向背順逆之形
其鷄骨數各異累百無雷同以占吉或取山間草聚束而拈之暑如著法其
應如響有疾者繫繫狀類蚪蚪精者能知天象斷陰晴在商長左右凡疑必
取決鳥民間皆祭天為臺三階亦白馬為之積酋長正妻曰耐德非所生不得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卅二冊

雲貴文庫

十四

健父位若耐德無子或有子早夭者始及庶出及野合所生者無嗣則立其妻
女兒以約及裝脫而替葬其骨于山非骨因莫知其處多養兒女名曰宜可厚
賜之每兵出則宜可為前鋒軍無行伍紀律戰則導身斬獲三四步乃揮標躍
起人扶三標發其二必中二人其一則以擊刺不發也又有勁弩每矢飲血即
死以射禽獸去其射中之肉而食之即夷稱酋必曰撒頗夷言主人也夷皆慈
而忠王諸果于殺戮每殺一人止付二卒持持至野懸挂一坑其親如泣割
痛飲徹夜睡乃斷其頭推坑中復命更便二卒助之乃許其家以葬雖素暱
者欲殺則殺之今出無敢居間焉死其家人莫敢怨怒以用法嚴故境內無盜
然其誅求無厭每酋長有慶集全頭日入村寨計丁而派之遊行所至閱寨為
供狀無少長皆出羅拜為前驅寨在數十里內者皆以雞黍餽無以應誅求往
往潛出他境劫掠所得酋長頭目以分之官府檄下督責則傳教人應命舊志
云為賊賊皆土官有以致官庶則益自息信然也其種類附列于後 白羅

男衣西戴水袋頭跣足婦人耳帶銅環披衣如絮絮以草帶繫腰腰無縛縛以
大麻索繫并竹筒前專七人環中貫執鎗弩四方射名禁惡止殺焚之于山
既焚鳴金執旗招其魂以竹簽繫紫少許置小蔑籠懸生者承問祭以正月念
三日掉山榛三百枝于門列茂龍地上割燒豚每籠各獻少許餽以酒食誦夷
語羅拜為敬婚姻惟其種類以牛馬為聘及期聚飲紅于女家養其女而歸性
豪情淫酒信鬼為最以手堂標邊投麥于水驗其沉浮以當占卜在雲南黔江
臨安永昌者漸習王化同于編氓其在雲南自定遠高橋標在曲靖者于夷為
賤標在江川大理姚安皆稱撒馬都大抵豪勇易沒 黑羅 男子梳髮以布
帶束之耳帶圈墜一隻披氍毹刀時列不纏婦人頭束方尺青布束于額上短
衣上披絮絮棉裙結縐上下回文手象牙圈墜足頂帶紅綠珠襪海貝環以
多為勝在夷為首種凡土官官長皆其類也土官服雖棄不脫夷習土官婦纏
頭絲縐耳帶金銀大圈服西戴標色錦綺以青段為套頭衣曳地尺許皆披黑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卅二冊

雲貴文庫

十五

羊皮飾以金銀鈴索各營長婦皆細衣短氍青布套頭其在曲靖者居深山雖
高岡曉曉亦力耕之種甜苦二蔗自膳善畜馬牧養番馬器血用竹篾木器交
易極繁無書契刻木而析之各歲其年市以丑戌日葬貴者素以單氍毹者羊
皮焚諸野而葬其灰在數江者能為乳醃標標標標于市腥臊休儀者虎象然
在安寧標量多自強于遠老者任事人二人之力壯者任一牛之力在得嘉以
養草為水加于氍毹大都性皆蠻悍好攻掠不離刻奪則人弗以女妻之全滇
即邑所在為寨皆其徒而武定舊同尤為虎視標標度四十八村又號海面子亦
其標多乘鐵索箭筒川赤石崖煙烟古底舊標標標標標標標標標標標標標
西偏軍則則武之効也 撒羅 男挽髮如髻長衣短氍布繫腰腰短枝
五色短索連池上諸州邑皆有之性于治生無益賊居山者耕磨上販新于市
終歲勤動勤者若牛不捕魚僅能自食 撒完羅 居蒙自縣明月諸村在黑
白二標之外勤于耕作捕食虫豸及鼠類而甘之 阿者羅 衣服入畧與黑

數地產極神時如中國農桑時殺大酒血汗樹乃成實估人出之多事利故馳走如驚戰作象馬大鏡也兵皆脫弱不能衝陷微發勇獵夷為服白人古曰國之支流也舊說變為白象稱其一弱質不相通漢郡及邑西諸郡強半有之習俗與華人不甚是上者能讀書其他力田務余或服役公府庶幾一變至道者夫善特以漁為業性耐寒多無水以飲則飲魚肝不盈丈而坎壘注畜資生之具感備又有內水捕魚者舟船蓬蓬竟日水中與波俱起口齒手捉皆巨魚池旁碧鷄山下其餉千餘乘風揚帆所居無定名隸有司之稽而撒呼往往多不能及里者恒代償之富泥或曰幹泥男珥環珥足端花布移以江白綿綳綳數綳續續海貝櫛珠盤旋為螺髻穿青黃珠無胸為綵裳無裳猶注黑紗縷相間綳飾其左右既通人則以藤束膝下為鐵盤婦女無子則出之喪與棺者紫羅襪縷鈴頸掛鸚鵡尾跳舞名曰洗鬼忽注忽飲三日朱柏為架築而葬其骨祭用牛羊揮扇環散拊掌踏足以鉦鼓釐生為樂食無

天下即國利病書

卷第廿二冊 雲貴文庫

二十

竊以牛博飲動主畜用積月一百二十索為一索死則稱其生牛藏員若千夫安取某處畜中餘畜為未生用臨安郡屬所及左離寨思院洋處落思諸長官司某東越州皆有之稱嘉祥又曰和泥男子剪髮齊肩水不掩腰飲酒以一人吹簫笙為首男男女女手周旋跳舞為樂死以雌雞雞各一殉葬阿毛州稱阿泥鄧州州稱俄泥 楊錫 蓬官椎紋標以馬形貌觀焉婦女尤甚悅誓如用向前水又備短不過腹頃生纏絡飾其脚是使無常居多用竹屋耕山食舊穀暇則射獵捕食狼狽佩利刀剪髮為壽天向神劇戲戲忽難性很慈父子兄弟慈則相敬于軍州及王弄山時為崇運東 獲喇 倭衣此權一同而語言不通遠近是永無浣濯其牛皮履以羊革靴鞋在軍州者強操粵俗標標石屏州者良善畏法為編民在王弄山者一名馬刺首神親明紅經白帶水婦水白望山種木棉為業 唐些 唐書稱唐些蠻與施順二蠻皆為蠻種居鐵橋大灣小灣三探覽昆池寺川今罷工之夷德稱唐些而北勝順

州祿豐亦皆有其類俗不賴漢自古已然男子髮梳二縷以繩纏之其戴縷珠婦人布冠好畜牛羊產畜者名為能製堅甲利刀勇善騎射探煙及以連環為飾少不如意為紅鼓相擊婦女技場和斛乃罷俗儉約飲食疏蕪蕪春親殺牛羊相邀請一客不至則為深恥正月五日登山祭天人死以竹葉穿至山下無貴賤皆焚之 力些 惟雲龍州有之男因首跪足水麻布直撒衣被以氈衫以氈為帶束其腰婦女蒙白麻布衣善用弩發無虛度每令其婦負小木盾徑三四寸者前行日後發弩中其盾而婦無傷以此制伏面番 西番永寧北勝漢渠足在金沙江北者皆足辨髮標以瑪瑙銅珠為縷三手一縷之水標布葉腰束大花氈帶披琵琶氈富者至二三領暑熱不去住山腰以板覆屋俗尚勇及善射和酥酪于茶有細字縫以葉書之祀神聖鬼取而誦為厭勝性最恭悍隨畜還徙又有野番番者條去條來尤不可制 古宗 西番之別種滇之西北與吐番接壤流入境內麗江鶴慶皆間有之男子辨髮百縷披金前

天下即國利病書

卷第廿三冊 雲貴文庫

二十一

後後羊不櫛沐櫛必以牲祭披長氈裳以犛牛或羊尾截之婦人青白縷珠與瑣環相傳懸于首其食生肉羹著雞裸 忍人 男子髮用繩束高七八寸婦人結布于後其俗大抵剛狠好殺餘與唐些同惟麗江有之 扯蘇 在楚雄郭雪山居于山巔無園瓦木片覆屋耕山種蔬菜皮履布衣茹以木櫛錫為飾新化州亦有之入一種曰山蘇 土人 在武定府境另水架標腰束皮索餓則斃之斃刀斃婦女架標上拔羊皮氈義姻親多在姑舅間以牛羊刀甲為聘新婦被殺見舅姪性剛劣不能言官長官庶無論有爭者告天煮湯湯投物以手捉之在則康爛直者無恙耕田弋山賣牛成日入城交易 土標 其屬本在黔西西粵之交流入滇亦處一有之而石屏峨城路南較夥男子百索青氈服白麻衣頭上綴紅布一方婦人冠紅巾水花繡習習水性悍戾嗜殺若熊蘇自伶路兩者為人佃種屋廬與楚人同新興者居西山之麓服食俗習同白蠟以孟冬朔日為歲首 蒲人 即古百濮周書與微盧彭俱稱西人春秋

傳聞已楚鄂越為南土今在永昌西南微外說濮為苗有因以名其地者若蒲
帶蒲十之類是也男裝青江布于頭繫青條小條繩多為首飾者則無之衣花
綵長衣膝下繫黑藤數圈婦人挽髻腦後頸帶青綠珠以花布圍腰為腰上繫
海貝十款圓紫羅布于肩上永昌則系繩則及十五寸二十八寸皆其種動
力耕鋤捷登山疾走飛鳥舊時有事多資其及今漸弱而貧矣其流入新興
祿豐而進鎮南者形質迥異推結疏是套頸短水手銅鐲耳銅圈帶刀弩長牌
飾以絲漆上插孔雀尾婦女皆當髻以絲果織紫裝短裝綠以彩色婚女女擇
配蔡用多羅布裹足而焚之不知荷擔以竹篾肩背上或傍水居不畏深淵能
浮以渡在雲目及教化三部十八寨皆號野蠻其諸夷在景東者浮朴務
農在順寧合蘭江居者號番亦曰樸子蠻性尤悍惡常為盜賊不鞍而騎
徒跣短甲不蔽頸膝突此疾善用槍弩男子以布二幅縫合掛貝無襟袂領
係婦人綴紅黑布格于右肩穿左脇而板于胸別以布一幅蔽腰見人不知拜

號無余樹余而以此 儼人 其性在虛南習俗大畧此變夷同其酋為儼
智高翁部夷亦曰賧儼住居無几分席地而坐晚睡下而後登甘犬皆鼠婦
人衣短小衣綴男子有黑青花紋水粗布如流衣及在錢蓋得之文陸若刀盾
槍甲殼處不顯日事戰鬪王弄山教之三部亦有之蓋廣南之流也 沙人
習俗多同儼人嗜動過久在廣西者屬于瓊氏在廣州者屬于李氏沈氏維摩
水下地處則諸苗互爭以強力相兼并人有奇能六詔者得律九其地產美枝
生懸岩千丈間伐之多無全材其足處屬產羅平州亦有沙人器用木漆食以
牛為糧 獨些子 種出迤西孟孟食入騰越環眼鳥啄耳帶大環無衣遮膝
下布一幅米肉不烹而食勇健執槍夕收戰喊聲如吠犬 我昌 一名阿昌
性畏暑濕好居高山刀耕火種形貌紫黑婦女以紅藤為腰飾祭以大占用竹
二十二根略如筴法皆酒負擔弗擇汗微負餘數多皆生散之米野葛為水
煎為長襟廣山谷艱土司後屬今永昌羅古羅枝羅明三寨皆其種父兄死則

妻其母嫂近有羅枝寨百夫長早正死其妻方又自矢不失節遂餓而死其俗
斬妻 縹人 婦女以白布裹頭短衫露其腹以紅藤纏之莎羅布為襪上短
下長男女同耕 哈喇 男女色深黑不知羞恥男子花布套水婦人紅黑藤
纏腰數十圈產子以竹兜盤之負于背又有古刺男女色黑尤甚種類同哈
拉亦類哈喇居山言語不通畧似人形藏 緬人 有數種曰老緬曰得搭大
曰阿瓦如猛別雅會普游洞古擺古皆其類人抵谷以其地得名性貪利好聞
食不用匙而交兵長于鳥銃其大藥必得中國泰越傳之其發乃近疾且無聲
但其法秘不傳耳俗好佛男婦俱以布繫其首色黑類哈喇擺古最遠而後
結亞 以象牙為大環從耳尖穿至頰以紅花布一大許裹頭而帶帶于後衣
耳貝枝袒其右肩 遮些 縮發為髻男女皆貫耳佩環性喜爭殺水僅盤旋
敵體飲食諸器皆關長于弓矢倚恃象銳稍與酒同孟養一帶多其種類地
羊鬼 短髮黃膚性奸狡害利出沒不常與人相讐能兩器物行妖術易其肝

膽心腎為木石不救以死又行蠱飲食中如元江所為 野人 居無屋廬夜
宿于樹顛亦發膏脂以樹皮為衣毛布掩其臍下首戴骨圈捕鵲尾或紅藤執
鈎刀大刃抹捕禽獸茹毛飲血食蛇鼠性至兇悍登高涉險如飛達人即殺在
茶山里麻之外去騰越千餘里無酋長約束二長官為所戢賊避之海澱關及
舊志稱尋甸高谷野蠻以木皮蔽其形貌醜惡男少女多持木弓以禦侵暴
不事農畝採山中草木及動物而食無器皿以芭蕉葉指之今尋甸實無此種
考唐書稱閣羅鳳降尋傳蠻其面有裸體亦曰野蠻漫散山中無君長婦或十
或五共食一男不為志或本于此無尋傳與縣同降閣羅鳳縣即緬也而
野蠻又在其西其非尋甸可知又粵西狼人居深山食無金銀以竹節為米罐
而焚之竹爆而炊熟採蜈蚣蛇虫裸食之謂為嘉黎其餘與前差同間有流入
廣南者豈先時亦流入尋甸今廣南其地遠無唯類未併記之 刺記 其
類在教化三部 孔答 刺吾 比直 葉惹 刺魯 俱在新化州 阿成
在王弄山

昭雲依屋影，濮伊尹爲四方獻。今正南有濮，鄭楚諱蚺，冒始
 啓濮劉伯莊曰：濮在楚西南，左傳：秦人率百濮伐楚，通典有
 尾濮，不野濮。又南濮折腰濮，赤口濮，黑焚濮，兩相南至於濮
 鉞，周書王會篇：濮人以丹砂註玉而南，一謂善濮人也。諸濮地
 多水，宰相接令，按袁寧即永昌濮人。今名蒲壘，其色黑折腰
 之，而是其節也。濮與蒲字音相近，而訛同。

辛酉

編爲真病父矣何戈戈戈之摩胸若陸海島通遺儲于剽門算主由于并
流又不足而後臥米山路其煩費皆極故之以也故開庸陳公公用實填十
六斗所信據惟西偏足納多其事中有功不蔽罪得不愆失者不敢苟從同
儕加筆削陳成信史馬曉陳公盡力微外而賊起近如焦爛莫救豈其志
近安而弘遠略蓋患常終于所忽類若此今西南未息肩而東北又甚屬其
堪此東弊乎議者欲弭兵西南顧事東北而不能保耽一若之不振掣其也
語曰雖有絲髮無辜當罰宜足編之存而勿削矣夫

緬人占朱皮也漢通西南夷後謂之犛唐謂之犛宋元謂之緬達明立為
緬甸宣慰司自永昌西南山川延邐道理阻修因名曰緬漢和帝永元五年正
月永昌徵外蠻及犛國王雍蘇調遣重譯奉珍寶賜以金印紫綬小君長皆加
印綬錢帝安帝永寧元年犛國復遣使朝賀歡樂及幻人能變化吐火自走群

— 44 —

跼九省諫諍大夫陳樞陳冰曰帝王之度不宜作此夷狄之樂請勿觀帝不從巫
 作樂封醪調爲羹和嶺唐德宗十八年驃國王維先聞南詔歸唐有內附心遣
 其弟志利乃來朝獻國樂凡十曲興樂工三十五人其曲皆黃梵音經論詞意
 每爲曲聲整一低一仰未嘗不相對凡五譯而至中國憲宗元和元年驃國遣
 使貢方物文宗太和六年南詔掠驃民遷之柘東懿宗咸通三年驃國遣使來
 貢宋徽宗崇寧四年緬甸范希澈斯等國進白象一群明年蒲甘入貢高宗紹
 興間俱來貢元世祖至元五年命愛魯絕緬甸道擊之斬首千餘級至正戊子
 麓川路土官思可侵鄰境命搭失把都魯爲帥討之不克賊衆勝遂併吞諸國
 懼再伐之乃遣子滿散入朝其後叛服不常至洪武十六年天兵南下滿散
 之子思倫積酋固不服總兵官傅友德沐英遣部校招均美性返招標方內附
 十七年置平緬麓川軍民宣慰使司校倫爲宣慰使置太公府於江頭城南二
 十一年正月思倫復叛併吞孟定孟艮孟養曼里潛通東川芒部廣西等府出

他即旬之摩沙勒沐英遣都指揮寧正擊破之賊復思聚三千萬衆百隻寇定
邊英年選錄二萬擊之迭戰而翼以砲銃奔賊大敗斬首三萬生俘萬餘獲
衆四十七隻二十二年倫一懼進家貢方物謝罪二十六年緬酋南達來
朝貢於京師二十七年六月始置緬甸宣慰司以其長普刺浪為宣慰賜鈔錠
羅綺各有差二十九年普刺浪遣使來告思倫侵境事上命行人姚古訓李
思聰齎詔諭之思倫懼罪永樂元年十月緬甸宣慰那羅塔遣使來朝貢
方物詔定平緬本和孟養緬甸八百里老撾大古喇底馬撒靖定十宣慰司
三年四月緬甸來貢方物九月始給平緬等宣慰各與金牌信符批文底票
命申官楊瑄詔諭古喇緬甸諸夷七月那羅塔復謝思入貢四年緬甸與
孟養宣慰刀木旦繼殺上聞遣行人張洪持節往諭至其境諭以中國大禮
呼宣慰而下北面受教數其禮教鄰境罪那羅塔遣使乞宥許之十五年建
輝甸館宣德五年六月麓川思任及緬甸莽得喇各遣使上言本和軍門占據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二

雲貴文社

二十六

其地上命黔國公沐昆內官雲仙諭之退地八年麓川思任屠勝衝隊路江
自稱曰去正統四年以黔國公沐晟都督方政沐昂往征一軍皆獲政陣亡士
民哀之以聞晟自嘉其義議前棄麓川此不報六年正月命定西侯蔣貴尚書
王瑄等率原官川湖兩廣兵三十萬討之十月思任敗父子乘舟走緬甸驛班
誦七年思任復出為寇再遣貴驛率師以行驛遣使諭緬甸酋卜刺浪送思任
父子卜刺浪不遣驛乃遣兵緬甸使來索金幣土地欲以重臣往取任驛難之
恃其登請行錄金沙入緬不十日其國卜刺浪來會願崎嶇登折之緬氣阻
乃以重雅叩頭聽命卜刺浪見登亦稽首十二月登至自緬其國相緬刺割以
思任殺登樓船來獻時有疾登功者乃議留登守沙巔刺割至貢章不見登避
臥不識驛驛貴曰此皆我過江則絕長歸路也謹行陳儀自說知天文以為安
息他異思緬可伐欲以賞致驛焚其舟大戰一晝夜我師敗績刺割竟恃思任
去費于進退之復敗自刎餘衆陷于江十年侍郎楊宏侯遣使許以孟養之

地易思任卜刺浪喜乃獻思任首級并妻子敗徒板塞等至軍門驛以下刺浪
長子銀起養為官無而思任二子思機思卜皆逃居孟養十三年復命驛升
都督官聚率師討之破其鬼哭山嶽下復遣入緬師還群夷復擁機幼子思祿
叛思祿言願立思氏永做差發驛立石為誓而許之遂班師弘治元年正月緬
甸來貢且言交趾侵其境二年道編修劉戡使交趾諭罷其兵正德間緬甸孟
養互爭地各遣使上聞孟養以緬先報思任於朝廷也故思緬嘉靖初孟養
頭日思倫糾本邦宣慰罕烈發兵擊緬甸大破之據其宣慰莽紀藏并其妻
子殺掠無算遂瓜分其地時有齋金牌信符千戶曹善亦為所殺七年緬甸以
殺掠占據情赴聞上命鎮巡道官往勘乃以永昌府知府嚴時泰謝指揮王
訓佐諸夷不聽又值安祿之變不暇及緬事失嘉靖十三年以諸夷數與緬構
乃添設永昌府同知職專撫夷三十七年本邦宣慰罕後與麓川宣撫多士寧
營故道指揮路九萬撫之路言今緬夷酋名瑞體亂霸據古有吞併之志云爾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二

雲貴文社

二十七

古即古喇宣慰司也麓川多士寧後一緬體貌修儀自云我緬甸宣慰莽紀藏
幼子皆避孟養本邦之難又寓占城道羅今欲至中國見天皇帝求復官職
士寧止之不聽遣人導至路江濱潛匿其船以為江闊無船不可渡僧陰然而
歸嘉靖三十三年有馬華大部落號得楞子者其酋名排來兄弟爭國構兵瑞
體為之和釋兄弟感之因奉瑞體為其謀居內草瑞體部署其衆絕排來兄弟
糧道踞路皆不相救而死遂盡有其地又得緬僧以異術佐霸其葉樹海國七
十自衛禦服之尊為金樓白象王莽建喇喇喇有華言公道主人也時猛密苗
思漢子思奔思瑞相率奔奔瑞瑞體來亂殺思奔為立思漢次子思瑞假途
于琢以掠孟養即留夷目卓吉守之未幾卓吉為奔瑞猛乃苗別泥所殺瑞體
破猛乃地別泥三十九年總兵沐朝弼巡撫游居欽上言瑞體侵軼鄰境當預
防內侵時兵告楊時和緬事忠復如題議自是滇始于蠻哈設兵冬春防緬隆
慶元年蒲司左指揮陳應麟千戶潘應爵買象于猛密其酋思哲送二并千瑞

轉時瑞體方侵事里以焚棘之役勝回乃還運二年木和士舍軍拔遣使告
襲瑞有素路皆以兵備是役對使歸報後：怒與率軍重集共截旅途經年
不令美八通後之與永于瑞體瑞體既歸五千藝益感細而志中國遂竭金
寶象山諸瑞體致謝瑞體見後歡甚晴以寶帶細錦白紵蜀錦珍寶等甚多
遣兵護之出關遠約為父子時有官府只愛一張紙打失地方二千之該路
江安撫使費開後越細惠不許亦拔瑞體日津：洩中國之虛實款以吞備
內侵瑞體則西與之貴因遣使召龍川多士率軍和順逆乃宣 天朝
威德聚米為堆百餘營中國偏員之廣如雲南其百一也發所轄時千一耳幸
勿妄動瑞體念瑞體士率路遇貴于江許責其負國營營振龍川值指揮方臨
率共戍守賀哈士寧語臨曰亦知瑞體之果否上策文宇接款木和衛順家走
倉洱中策走木和背順家趙老姚施甸可唾手取永勝蠻哈區：之臨可恃以
拒細乎蓋然熟士率死于崖宜無刀怕舉亦死軍拔與伯舉雖親而有隙聞怕

天下即國利病書

原第廿二冊 雲貴文址

二十

舉死言于瑞體請聚千崖龍川無主必聞風歸附拔款為前瑞體于細體
欲從之其子應理得而多智言于瑞體曰龍川于崖雖云無主路遠難以徑取
俟有內障可一鼓下之進西思箇地廣兵強為我世盟言每欲東出求我倘我
兵遠事龍川收以重兵順流南下敵禍非細莫如稍助拔兵聽其自取于崖則
成敗不在我且進西木和在我肘腋若進西不為我有女能出三宣內侵永勝
即瑞體熱之借拔共一萬令拔取千崖乃自率兵侵進西麓為思箇所敗思箇亦
退保猛倫相持不火龍川日岳鳳見其主幼陰欲取其地乃齎重賄拔共瑞體
為父導之內使瑞體因調細兵萬餘為拔兵出入于細甸迤西驢上索制思箇
使數軍拔共會龍川岳鳳亦集兵數千也麓川東岸望言俾細而陰治牛酋先
侯迎瑞體頭目思箇亦迎降之瑞體納為義子數曆元年拔及鳳等瑞體
侵三宣龍川首被禍軍氏不夫懷印信得二子多忠多孝二女及姪孀朝光潛
奔永昌富寧前令軍氏罕印子歸龍川見罕氏歸遣書給軍拔謂罕氏携朝

光往永昌若為爭汝官耳鳳請為汝除罕氏朝光以去禍根拔甚喜過令罕章
罕難等率兵與細兵五千夜襲龍川罕氏聞變罕二女走遁田中賊斬罕氏右臂
而死朝光亦被殺二女沒于細多氏族屠殺威殆盡印為鳳得又受細逆瑞
龍川三年瑞體為瑞體象函書目葉細文稱西南金樣白象主莽噠喇弄王書報
天皇帝地方無事云：中皆現情悔辭獻又與拔皆定盟必執思澤下猛泰
泰瑞體以拒中國瑞體道子應理喇額率眾二十萬分戍龍千間罕拔恃細體
召刀怕舉弟怕文曰汝嫂我妹也吾欲妻汝并汝兄宜撫焉為汝繫可據于崖
以臣細怕文拔二子奔同知薛衛守備李騰實言拔欲怕文肯漢事細要嫂賊
蜂無天理請怕文世受國恩馬肯從之願與戰次日方戰細兵大至遂潰奔永
昌廷怕宣等食路江薛衛騰騰霄避羅卜思莊拔取于崖即令罕氏收掌且與細
輝令其臣細又召益達副使刀思官當弄經歷廖元相俱給以貝葉符令佐罕
氏守于崖以防中國四年細大發兵攻進西失利敗退先是金騰兵備副使許

天下即國利病書

原第廿二冊 雲貴文址

二十一

大瑞每憤諸夷附細且恃細思中國乃遣指揮侯度持檄招諭至進西頭目思
箇得檄從違未決乃刻木二一書 天皇帝號一書莽瑞體號率眾拜之乃卜
及卜則 天皇帝者卓立凡上莽瑞體傾墮于地跡是決意向中國瑞體惡其
倡諸夷向中國且世尊也故先兵之思箇告急迫大瑞已卒署署者副使羅汝
亥詢之乃厚賜來使更治空頭劉付約事成官以世職令先回以待我援復陰
募備入火細商人錫之金幣令細地探其山川道理兵馬糧儲又撤近細
諸夷說其向漢休期援進西父之謀者至盡得細情乃徵調漢土兵馬赴援十
二月師至騰越思箇聞後兵將至甚喜潛令頭目馬祿刺進須兵萬餘於阿瓦
地絕細糧道方督大兵伏于要險險處誘細兵入絕其歸路而坐困之請令
援兵自龍川進其後進西兵解其前又令水兵開江中石間以衝潰細計定
細兵果入受微思箇堅壁不與戰罕令伏兵塞險臨絕糧運以俟中國援兵至
方首尾共擊之久之細兵困久餓其以微金易合米始屠求馬既剝樹皮掘草

根軍中獲作死者山積瑞體價諸與思苗和思苗不許復遣使達援兵時近緬諸英如景邁猛畢諸苗密受汝芳檄者各調勁卒俟期共擊無何有入一賢行着恐為兵與因移書同署合文止援汝芳不聽彼知汝芳意銳仍合揭于巡撫以兵與緬達語休之乃馳檄至止汝芳汝芳接檄憤恨投憤于地大罵而罷思苗因緬月餘力亦疲且援兵不至遠近快：岳鳳探知乃集龍川兵二千養程極緬導之縣間道遁去追西知緬走率聚追之且追且殺緬兵大敗生還者十不一二自是瑞體忿讐追西期必報之一時士民以此為大夫機會當路益抑該緬者五年陳直指文礎按滇得達報親意上請經理款與時見扣抵格事亦覆六年遣使將進西所俘瑞體兵系以金幣諸物還瑞體使回緬不稱謝七年永昌千戶年鳳奉使買象于猛密其苗思泥執鳳并軍伴舟送龍古瑞體遣使持旗柳葉緬文過伴鳳回言于瑞體復率兵來侵逼西思苗因中國無援不支敗奔騰越中途為奴即都等執送瑞體不屈還害瑞體盡擄返西目民

天下即國利病書 卷第廿二冊 雲貴文苑 三十

奔永昌稍安置于內地八年巡撫饒仁侃遺舌人李阿烏諭緬甸阿烏至擺古見瑞體道皇帝威德不使緬地瑞體唯：又語以特定西王靖遠征麓川事瑞體不語阿烏又言罕岳假緬王樓漢地瑞體伴應曰我不知也居旬日忽阿烏還十年岳鳳領緬兵襲破千崖土婦罕氏降于緬是年瑞體死子應理嗣尤狡猾險詐善用兵瑞體併鄰拓地多其謀力是年岳鳳就放頭目刀落思送應理又嘆應理殺罕氏時按有子名進忠應理欲併其地進忠弟應龍伐之將木和育尊子罕鳳降于應理取馬有舍人罕慶與罕鳳謀擒進忠共率兵從應龍以權甸州景宗真為鄉導進忠進倉皇罕妻于絕噎理江奔內地兵家從者不十一餘悉俘于緬應理分其地以處他酋應龍驕進忠逃入姚關十一年正月朔焚掠施甸割孕婦以下男冠永昌女施順乘腹破得女乃焚攻順率庶二月破猛密寨防守指揮吳繼勛千戶初雅垣皆死之是冬應理攻達達副使刀思廷率兵拒不敵遣使求救不應應盡復縱城破屠之思廷妻子族屬盡焉

所據而千崖刀伯康雷弄麻元伯南甸刀落蓋蓋達刀思定皆擄去巡撫劉世曾巡按查督會疏請兵將以南京生營中軍劉段為騰越遊擊移武靖恭將卿子龍為永昌恭將各提募兵五千副以土兵而應理亦西會緬甸孟養猛密蠻莫龍川兵于猛密東會車里八百孟良木和兵于猛密復併衆入犯姚關子龍為壘靜待乃大破之千崖枝花地斬宗真計擒度父子等破其灣甸耿馬地時分守泰政姜折發指之力居多遊擊劉繼率兵出龍川猛密直抵阿瓦阿瓦頭目莽灼瑞體族弟也懼逆糾猛密思蠻莫思順攻殺緬使詰緬請降稱款應裡聞灼來援起兵破灼：內奔行至暴朴寨病死先是灼有白象一能決勝敗不與每出兵咸問之瑞體嘗借以自隨至應理假象不歸且欲害灼：心寒因擬招之即降及灼死應理以子乃萬改名思斗莽灼者據守阿瓦挺以岳鳳有心計欲厚結之使為用當路者促挺：不得已乃偽鳳及其子景烏目把莽康啞曼得皮等停解京師是時木和罕鳳進西思善其殺緬使誦緩降進忠亦集

天下即國利病書 卷第廿二冊 雲貴文苑 三十一

其於來奔奔乃泰進忠于內地兵端畏緬望風內附者踵至猛密安撫司土舍思苗道弟尼化送來及獻緬傷印來等初促許岳鳳以不死故諸夷中降後聞思就撫猛密思思懷復率陽及思時伐應理克死緬中進西節節有泰塔達迷二威皆賴金步近阿瓦父為緬據進西酋長思威既款塞乃俱兵至二城其部日言願順緬力不勝其言宜歸故主十四年應理散二城兵不應：裡思破之以多聚長散釋率兵屯守十五年思威料思思順各土兵又求助于我以復二城遊擊劉天條令募兵五百往助之緬見以為漢兵大至驚潰乘勝斬細千餘人并二城之從緬首陣斬緬日多葉長而散釋奔阿瓦威復二城金騰兵權按察使李材謂功級多宜上聞帝下蘇直指節度嚴開功級非實達村天俸等繫獄十六年十月思順亦投緬初：朝命以思忠等歸善以猛密思忠陞宣撫使猛密哈思化陞同知蠻莫思順陞安撫使如達臣之議也此：欽頒將信至日而思思順等已復投緬乃以忠母罕烘賸母罕送各代子須該司印九

日處理報猛廣之惡兵加猛密洪不能拒率其孫思禮思仁奔猛廣而猛密失
思化思豪奔猛廣順母送謂蠻莫係猛密地見思化之來陳而棄之與化單
子思華奔騰越時有共問罪思化之議巡撫蕭乃密令撫夷同知潘文昌撫
化文昌單騎入化豐化稽顙跪謝且云奴有勦逆兩役極效功今無所歸願寄
食于蠻莫從之十七年孟養酋長思威死其子思明子思達連家及方物
朝廷令達高孟養酋長十八年惠理報密堵逆連之惡進兵孟養連破猛密洪
與子思密奔益西應理偽署署于孟養寬軍于猛密十一月緬破猛密軍洪
思禮與思忠妻甘線姑奔龍川思仁奔雅益而奔工回猛廣亦失十九年應
理率猛密別河瓦科等率兵象圖蠻莫思化來告急將節子龍方聽助奉檄
率兵至羅卜思其緬聞之送去化復還蠻莫六月應理遣使等母海奔貴賓
葉細文來求通巡撫給榜文送緬使歸二十年思仁丙測叛投賴思仁思錦子
也仁烈獲甘線姑因欲得之特線姑隨軍洪思禮寓龍川仁自雅益率兵來犯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二冊 雲貴文庫

三十二

龍川楊線姑宣撫多思順有傳弗克逞且懼中國問罪乃丙測奔緬應理偽
立仁于猛密黨事者移置軍洪思禮于芒市六月應理遣使龍線姑逃西番貝
葉細鐸招龍川千崖南甸諸土司當道給緬使文告令之還九月應理令阿瓦
迤西把蠻莫思化奔等練山泰將節子龍復兵營等練緬兵屯迤進子龍發兵
擊之大戟于徑哈斬首百餘級把總李朝岳戰死緬退屯沙洲我兵無船不
能追相持彌月緬卒退去二十一年十二月應理以允聖偽食蠻莫乃糾猛
拱堵軍孟養寬軍猛密思仁兵號三十萬象百隻以普次雅軍直即三驚前軍
衆擁送允聖據蠻莫及思化敗入即立允聖深溝高壘為久駐計仍分道內
犯一入逃放芒市一入臘撒蠻領一入杉木龍並出龍川多思順不敵奔猛昨
時巡撫陳用賓駐鎮永昌聞賊大入等練龍川乃分部以恭將王一麟李奇鏞
中軍盧承爵出雷吟節指揮錢中選張先聲出蛋哈守備張光胤出打線一麟
擊其前承爵中選擊其左右賊役甚始以羸者兵數人飲馬江干而浴之前鋒

者擊而俘焉以捷聞居數日又以一象馬致匹來我兵又擊而俘之又以捷聞
緬兵退走逆復蠻莫我遂以賊為易與鼓行而前不知賊兵潛伏營于崖巖衆
我兵過半賊衆湧出我兵被截時率州目犯者義領兵在行間挺身而前衆寡
不敵復無援者義單騎欲救失道陷泥中為賊所殺前鋒既失利後二營相
繼退奔監軍同知姚允升收斂軍用百金買謀者盡伏夜行望等練諸山火光
不息徐之偵之孟賊盡伐山木火焚其山乃知賊退還巢也因以捷聞先是龍
川多思順順僊導緬殘龍川乃糾思化并芒市多恭等擊俺殺俺子多恭俺益
患之遂擊援木邦因之歸緬恭將吳顯忠屢招諭之不聽十二月俺糾思仁丙
測緜猛密卯襲放我兵戰却之斬級百餘丙測連是月用賓建黎閣堡與屯田
以禦緬之知閣堡之不利我捷我興作巡撫陳用賓修文告遣閣人黃襲使還
羅便與得標內外夾擊緬多俺自逃放敗遁不復歸猛密而投木邦貢噶子栗
義山救天馬漢龍二關工後緜便道將歸緬文昌計投木邦罕欽今擒之謀頗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二冊 雲貴文庫

三十三

露俺欲奔緬古欽追及于雷贊茂并其子多洪多景面斬之生擒其子多瞻滿
解滇緬因擒死遂將我東路云二十四年二月黎平麓城千崖大興屯田
先是邊事旁午响費不貲即轉輸米石運價至千金而值不貲馬編限需妻去
諸郎邑不支故巡撫陳用賓銳意興屯然三宣之內蜀夷征賦所出餘田無多
阡陌膏腴切議以營兵任屯非營兵而顧屯者亦聽磁基取之汰兵之美餉又
以餉值充權計石取七錢秋成照值入庫計納公田一斗二年小成免其什一
之賦三年大成始什一而賦之然迄今亦以瘠瘠屯者不能耕而偏諸兵糜公
帑如故其後猛密思化死其子思正得而泰謀屢樹怨于三宣阿瓦來株井之
隙擁衆十萬修怨于思正軍校次于德以木邦兵從之正入騰越阿瓦直進內
地兵備泰文昌殺正以說于緬其後用賓所遣使人黃襲至通羅連羅與蠻
因發兵攻龍古堪其地是後屢為通羅得標所攻疲于奔命不復內犯矣

嘗謂達夫絕命書天討不貸大行國共當神明是機夫吾兵器已備將者不能重其策惟上己之利益為其取勝而成功者雅矣果因禁川思任發背逆天已著珍藏賊子思機發又敢抗命 朝命 皇上命將出師僅正其罪何期總督等官不體 朝廷之心苟安貪利行李二三百頃用夫五六百人聲勢喧闐沿途勞擾將帶行條司各客散商熟之家下細索致糧貪漁取有司土官行李水陸好馬輾轉送別官加倍索取各處都司官見潛將賄賂先行所獲有餘貪得無厭致違 祖訓擅用國刑以違為名盡留自用覲行遍揚於南詔若節大陳於還安及至行軍全無紀律大軍一十五萬照役一日起程路滑泥深難馬士卒且四連環一步又不設法轉輸每軍一名運米六斗奔走往來疲憊催風不得少息如此之甚何以養銳有固自繼而死視之略不恤以嗟怨之聲盈於道路領命用兵者豈當如是哉拈以獻懷坐派所司一千餘馬不知此為何

三十四

施生轎卧轎山轎。原帳收帳。而帳左右皆簾官。更自端河承龍閣下人無所懼。詎比臨賊。賊各不固。慮其倚馬虎。賊衆有無謀至金沙江邊。賊人起抗拒。劉謂全副總兵參將等官。須兵攻。固不免被賊用。本右撫打將略部指揮等官。重役死。俱將頂皮剥去。賊子肆掠。不知何所。知將生降。魚戶誘擊。解作生擒。蓋主將無謀。致有此患。損中國生靈。遺遠矣。笑計窮事拙。祇班師已得地方。分與本和。緬甸抗逼之罪。付之無可奈何。仰聞古之為將者。與士卒同甘苦。故能成功。今不知此。慮欲希僥倖。使將兵者之所為哉。切計靖遠伯王驥以布衣陞伯。嚴子孫世襲。有宦何乃悉此。總兵官宮聚。蘇先代勲爵。崇隆都督。謝印總戎。自合寢食不安。以除患意。豈知此二人若同流合汙。既無運籌帷幄之才。又無克勝破敵之智。玩法怙終。損兵失利。原其情。犯死有餘辜。昔唐玄宗時。詔南詔有警。御史李宓將兵十萬擊之。楊閣忠隱其賊。更以捷聞。復范祖禹引管子之言。皇上遠於百里。堂下遠於千里。君則遠於萬里。言壘版之害深也。皇上澤居

九重登知此情此弊臣不辭勞要感撰旬祀 天顏乞將王候宮聚等官發送
法司明正其罪先差各切廉幹之官前述盤問各官行案上解天恩下滿士心

主

至開元天子未萌若葉之上消變于將萌若葉之中變成而後斬斷並葉切見雲動地方其有諸夷然西至大理東至臨安皆是府衛相泰事體有定則賦役有常制故民雖未富值得租安旌金莖一司實古之桑羊觀漢之永昌府自胡元以來皆爲府治其後元務遠略創立大理金莖等處宣慰使司都元帥府於銀生祥明其地在伯夷家樂山下去今金莖司南千餘里其夷沒後金箱二莖而蘇故因得名與永昌府絕無干涉復元以其地不可守改爲金莖衛移入永昌府共治元末道使流官多錢止有土司通判在任一聖朝洪武十五年於指揮王真處降附十六年春附近諸夷亦王真立衛鎮守不恤所乃共推已退土官知府高公引麓川思可發夷兵數萬來攻生擒王真盡夷其城而去本年十月雲南指揮李觀請復立永昌府金莖衛招撫安輯十七年閏十月朝廷降敕永昌府印又續發南京各處軍充資軍伍府衛相泰軍民安堵二十二年

第卅二冊 雲貴文社

六

十二月李勣廂敗後指揮胡臣以爲火賊改築新廂因欲自署假以民少糧
不攻降焉名于二十三年十二月初八日奉詔永昌府改屬爲金蓋軍民指揮
使司兼管軍民彼時猶以築城有攻守之制又以指揮俱長軍掌印尚無考
選軍政可使世世專有此土却將永昌府之民併入永昌金蓋二千戶所尚有
附州良民無編立東西大和六軍等里修築本衛營本府所屬施司等處續立
鎮夷等川俱羣爲長官司由大長等衙門陞永平一縣乃古博南賤民不可業
遂聚衆指揮司統管彼時雖特有攻不欲與有煩顧訖成私訖然親承屠城之
慘深結夷民之心故需索少而根差顯輕軍民和而調給事簡又以府衛所有
專供一司故夷民安財用足後永承之德竟貪利近城寨文已不如前其後因
麓川反叛加以徵調夷民新困及常奉來餉督木務因隨征麓川知金蓋司指
揮洪招甚多遂營新鎮安有內臣免毛勝得利遂接煙前來歸是廣占美田以
爲官莊大以典財以供費用然名曰尚少猶可支待相承到今日增月貳典馬

典實費以爲計。猛將見其要數千過江子位等以無時傳及以木馬梓等充無日不當。加以跟官小八百株生事害人。結棍一時縱橫取索。惟體利倡言不顧失亡畏死不收不從。於是強省烏城約若逃失如遁。城應派一長官司今止數家二代不藥可見矣。此之宜正位。環城百里之夷民。十亡八九。比之成化弘治初二二百里之夷民。亦滅六七。所不能逃者。赤司裸體食草。鋤山氣患。倉之死亡無數。而上丁交征。略不爲異。如施甸夷民害極欲哭。正德十年三月。城門曾晝開矣。衝衝軍士過於拜見。正德十一年。太監曹破攻夷。及今木邦起兵。奪占孟定。庚又起兵入隴川。臨芒市。又起兵入灣甸。州其州去永昌所差姚塞僅四千里矣。即今孟養又起兵過金沙江。鑿山開道。錄茶山直抵騰。僞僞密又來。要求宣慰矣。臣訪于酋矣。皆言自平麓川後。今經八十年。並無夷人敢如此侵犯。良錄金勝二司附近夷民被害。不過各逃往彼處。以訴其怨。彼各得招懷以益其強。既知二司之虛弊。又悉其貧殘。且又年下。下番哄誘寶石月。

第卅二冊 雲貴交趾

三才

設計欺騙金銀遂使遠夫生度極之心與兵設作變之計若不早計誠恐變生
孟附近夷民爲二司黨應皆抱恨切費則藩籬撤矣附郭軍民爲地方根本皆
疾首痛心則根本病矣通離根本皆壞大變則應不支臣叨校巡撫之寄實如
焚燬博米廣諷共言惟是復府治設官以撫安於內則外變門戶及考之前
欽兵巡撫官固相慶先於臣其本二三次陳奏奏錄該部只照常行雲南鎮守
衙門勘報殊不知鎮守衙門於近夷日取之財甚多又爲於遠夷藏通之計莫
考其情既圖利見誰肯爲國一承行勦轉加號喊聲言治其妄告例說爲伊
辭據各差官上案竟要不顧復府治決更替令拌抹情禮所以夷民則畏懼益
深蓄怨益切二司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
今幸皇上入承天統聖慈昭北率土晉人更新規聽延頸企踵想望太平
臣用敢堅竭愚誠冀消禍變伏願聖明俯垂睿鑒不惑羣議斷自宸衷
允行鎮守衙門勘報乞查前後奏詞以察事機謹金監司所屬永昌金萬二千

戶所民民并附即各里百姓仍舊復立永昌里民有統治再乙

物吏部情選川湖貴州有守有為進士出身知府一員舉人出身通判一員推官一員經歷司經歷照磨所照磨司獄司一員各一員令其領印作差到任其所到州縣長官司及各屬衙門俱候知府到日計度人民戶籍多寡地理遠近照舊為州縣為長官等司另行奏請銓官降印其騰衝司亦原係府治後改為騰越州騰衝守禦千戶所被時州隸永昌府所隸金嶺衛後因比照金嶺改為軍民指揮使司今其為害亦與金嶺相同若金嶺復為府騰衝亦合復州或為府將司改為衛軍民相兼管理其大小事例亦比金嶺次第舉行若其公廨房屋臣已訪得空閒官田房屋甚多官至即備並無勞費如此則近便夷民可以自安遠地夷心自然畏服而變可坐消矣然不止潛消禍變於將來又可廣利澤於永久臣請略即陳之原兩司皆是指揮千百戶等官凡經收發糧皆先取以阿奉權勢因而竊入私家花費及至盤查則認借充贖隨後竊

天下即國利病書

原第卅二冊 雲貴文匯

三十九

出花費事發之後監追至死無處賠納為此守巡官無法可治打金勝官銀多解大理府庫收貯今復府治則免貯庫於大理既可有五日沒送又可以谷意緊急其利一也又凡承辦夫勘問詞訟徵收錢糧各一事不和一字不議凡地方詞訟以復不能辦其令復府治則承委有人諸事易辦其利二也又解課巡司該官不操各資本著案見今隨驛日打乾二兩而供應在外稅課徵商倍常而課稅無聞矣此常見不申呈吏員久役不起送今復府治則官無虛備館驛可蘇稅課可通商買可通矣其利三也凡元寶烟大料除燈皆於庫庫出銀五十兩製造永昌所却又通行科派夷寨春牛芒神天下同制今要多造巧頭亦不分派夷民各煙祭祀惟承祀與祭有非於安買補二倍分送跟官光棍宰子等今復府治則此費自絕其利四也又玉茹魚利比之大理不及然東湖各塘壩河池所出市不缺買南北河道竹木之案載不缺入而魚課之徵抽分之利通入私門今復府治則財用自足其利五也往時官

舍軍民之家有不得已棄妻嫁娶者皆在夜中惟恐人覺自今指揮等官軍

官府任行嫁娶或父母喪後三五日或半日白真嫁娶鼓樂喧闐誇示市廛聚皆欣慕納賄請求以為榮耀人心全風俗盡移今復府治則此弊可無風俗還舊其利六也大能消禍變之大創永久之利如此遇過聖明在上庶政維新又如此儻又畏首畏尾不一陳之豈非天下後世之罪人哉臣但恐欲專地方之權以取利幸地方之變以邀功曲如阻撓臣請逐件析之若曰永昌府係我太祖高皇帝時所置只當遵守不宜更復則胡開華府之時府學亦章為足食倉矣何自正統以來列聖又因臣下之請復照府學事例立學到今未若曰金騰地接外夷規畫已定忽復府治恐兵弱不能控守則見今臨安接界於安南比之諸夷之難金嶺尤近安南地盡於南海比各夷之宣慰更幾以臨安府衛額足以控制強大之安南而金嶺不然正以司治貪汙是以起其欲變耳若以永昌府衛相參加以騰衝有不能控制數宣慰司富遠之夷未若曰

天下即國利病書

原第卅二冊 雲貴文匯

三十九

民少不勾食一府之皂隸門庫糧少不勾供一府之官員俸糧則直今德占白水戶之丁力足勾一府之皂隸門庫糧納白米之石數足勾一府官軍俸糧矣何況三十寨之秋糧各民里段之賦役乎若曰本官有例緩未其官則見今雲南大理蒙化等處東雄雄臨安曲靖俱有府衙衛即其例矣凡內堆臨安大理二府土地民戶財產田畝與金嶺等其餘府分遠不及見今夷民間橫大變將興救焚拯溺少或遲延則禍亂必作故之不及矣豈容緩矣其餘區區細微事務曲折非本內可悉數臣已悉與布按二司官書及計養經書得富吏可詳悉於將頭番澤於永久如或一有不獲臣甘萬死以謝妄言之罪伏望聖恩憫念俯賜允從則地方幸甚生民幸甚

蕭彥敦陳本誌以備採擇疏

臣惟安民莫如省事而事有所不可者為治不在多言而言有所不可已滇西南一部會也先後諸主之所經營其通省巡撫事宜按臣之所傳陳繁然其失惟是一二末議有不得不請者謹開列以聞其一議銀場以便資或雲南礦謀取天地自然之利以供經常之用近自迤西多事題留兵餉抑又重矣乃歷年以來通商過半而大理為其完者十一員者十九其負者又不皆道之民也有司之公用有之委官之分利有之銅頭之款而為已移者有之上不在官下不在民弊也極矣查得該省礦場在臨安潞江元江新化則屬臨元守道在鶴慶大理永昌則屬金澗守道在楚璣則屬洱海守道先平各分守官共駐會城故以銀場專責臨元一守而其相去遠者二千三百七十八里一人之自勢不能週應將托之委官而委官類多末流將責之郡縣而郡縣又皆畏難顧顧之威竟不以開錢糧之完不漫不加念文移往來東之高閣促

天下印國利病書

第廿二冊 雲貴文庫

四十

昔嚴急加以詳請各分守道文性以侵官為嫌達利為害若奉越人之規把而然者則公家何賴焉近該臨元道議詳極陳不便之狀臣昨昨略察事以英彼一時也分守駐會城則以總屬臨元為便此一特也分守駐各道則以分守守道為便蓋總屬則勢有所不周今有所不行而銅民之利病遠不及開礦之威棄遠不及驗或增減失實則苦於輸納之難豈獨病於官且病於民試舉而更之宜獨便於官且便於民其相去甚懸而或以為銀場道領有專轄各道亦須一軌乎臣以為專屬則一人轄一省不可無軌分屬則以各道轄各道不必有軌夫錢糧非守道分內事銀場專轄即即昭例徵進可也其二議兵備以便調度雲南設在極邊四面皆夷而錯居其中者華夷半之無事彈壓有事策應蓋皆兵備道之責也曲清臨安瀾金勝四道皆分佈外陲至家至當無容議矣獨瀾滄駐在洱海管轄他道獨屬而武定軍民兩屬武定去瀾滄千餘里而遙迤連動以月計而該省係初定之區仍失民之舊懷

之他郡大有便處其官司閑白則不使其官軍調度則不便其吏情傳報則不便在平時且然而一有緩急復時失事又所不克語有之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則武定之謂也至於雲南南府於四兵備無所實任等語不知其語雲南係木會而內之則六衛星列外之則夷蠻錯雜皆皆專司武定之役烽火達於近郊省城且靈動失無論住費即如居恒武弁之哨宿城垣之修葺之馬備之馬馬應之而各官軍亦且泛為視其上若於我無所統而有專統者至操練器械則操辦都司外差置之不問矣語有之千人舉縣不如一人學而走則雲南之謂也查得武定去雲南不百里而近莫若併將武定雲南二府軍務歸併武定管管理即改曰兵巡道如浙之溫台之例庶武定近而易達雲南而武定有改制之實無增官之費以亦計之得者或者以分巡不得兼兵備武定併屬曲靖而便夫曲靖較瀾滄則稍近然何若安普近也而雲南又安所屬之不如併責之分巡安普道使其三議除補以安疲民聞之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陞陟幽

天下印國利病書

第廿二冊 雲貴文庫

四二

明分比三苗夫計吏也而格面則之則吏之所係重哉滇南土地遼闊崇山峻不及周故開防之難夾擁諸廣易動難制故強陳之難土流並列急則隨見則歸故彈壓之難一省之中俗若七尺若老若幼則易於沃則易於溪故堅貞之難其命子縣令宅主于刺史較之中土尤甚故滇風號遠為士人所不樂居其除補諸方若非以選調則以考考則久以他途蓋十而七八建議者亦當反之該節亦既題覆而除補之期或當乏人之會勢不得不遲就故遠民之望若春苗仰膏雨而卒無以慰也該者大計屆期其掛吏議者當不而出大比屆期科甲之難其待用者當亦不請乞切下吏部今次滇南郡縣之缺酌量緩急分別煩簡以十分為率甲補其四貢途之耳杜若補其三彼其出身科甲有遠大之望自能展布四體而遐方之民亦且樂然新其觀聽而安其約束冀收有玩獨者其效立致也夫科甲之流寧無以不肖終者乎然十之二三耳以選調以他途入寧無以賢能終者乎然十之二三耳天下未有不能於彼而能於

此亦未有不繫於彼而繫於此者臣以為大計有疵之吏果當議處或降用或降開今散處於宇內之縣地如蓬麻然而毋使以遠方之民待來路之輩也朝廷不以遠方棄滇南各守令自不以遠方視滇南滇人之幸矣其四議將領以資策應雲南幅員如曲清尋甸臨安澂江廣西廣南富寧羅平皆東南境也壤地錯列如太牙之相制緩急互濟如輔車之相倚而雲平守備與臨元恭將若為足處不相上下若賓主焉不相惟德雲平之利害恭將曰非吾屬也臨安之利害守備曰非吾事也無事相抗有事相推非獨盤旋且將衝突矣近該按臣條議通有設二將四守備而姚開受令騰騰衝衝兼制順蒙迤西之勢如指臂然夫臨安之恭將可以騰衝則雲平之守備可以順蒙則以恭將之權可以統轄守備以恭將之名可以震壓夷人莫若照迤西事例雲平守備併聽臨安恭將節制如雲平有警則恭將速為應援如臨安有警則守備立聽調發有逆逆觀望及故違節制者照例參處而居恒止於行文約束一如臣等順蒙之議

天下即國利病書

卷廿二冊 雲貴文牘

四十二

處而將之名正而氣脈通而將之兵合而聲勢壯其於遠東不無小補矣其五議襲替以慰夷心 國家以夫治夷不盡統以夷官陞之冠帶列之等級然又嚴承襲之規示大一統之義所以制之甚詳而奉行漸久阻抑多方夷心苦之於是一議而寬其赴京之例再議而錫其冠帶之舉所以體之又甚周乃至于今而阻抑如故有請襲四五十年而不具結者有別生事端反獲勳者有屢議畏議習為規避者有任意吏書違違惟命者下逮土巡關解承等官率多貧難無以贖吏胥之態有終身累世而不襲者惟臨元地就非 王土而此輩以不得襲之上舍猶然管理地方當事皆慮其地方之無主也抑或與之冠帶以聽其便行之既久土司且以承襲為不足有無而各土民亦且謂號為土舍者亦可一日而臨我我將 令甲不行於遐方而進退不遑於 朝命此其所損者大也損 國體也土司不勝憤懣或因而跳去官司報破之罪坐問之而土司官以其忿心乘其畏心益進而出於法之外至於 天憲如蒙之本和隴

川者見以為不及而其始固亦承襲之留難激之也夫獨二土司乎哉此其所聞者重也聞夷情也重得萬曆九年十一月內該巡按雲南監察御史劉維題該兵部覆據按門各特設有司告警文簿登記年月與布政司代奉年月年終咨揭報部行之未久視若故紙臣等查閱其累年不結者不一而足詰之則曰土司不出見也又或曰見惟未報也不知土司之不出誰數之而見惟不報又誰之懲哉先吏書之費索落土司之攜貳莫大於此臣已自今定議凡土司告警行司而司不即行罪在該司布政司行道而道不即行罪在道該道行該府縣而該府縣不即結則罪在該府縣果於偷序無失不必別生猜疑果於夷心不懷不必過為搜求僅有室礙即便申詳非出告許不得駁赦罪在司道臣等會奏在兩縣司道官呈處而又責令布政司於代奉本內備開某土舍於某年月日告警某衙門於某年月日勒結該司於某年月日代奏如年月遲久顯是留難該部科即行參究如是庶稽覈密而責成嚴該司懼而自及已自

天下即國利病書

卷廿二冊 雲貴文牘

四十三

不得不急于奉行該有司懼罪戾之速貝目不得不急於勒結上可以存 國體下可以安夷夫即離題文引之軍官不使不叛之臣矣其六議正倫以杜夷黨夷方之望延延於土司土司之妻母始於離立廣南之入于富州之叔姪其間強也然此猶其可稽者也如姓若干庄之立刀怕瑄怕文怕周董各持一議而我逃無以折之追數年而不定大都倫序不明紀載不預土司得以愛憎為廢兵吏書得以賄賂為高下輕則文移告許重則干戈侵率率此之議臣觀雲南土官除遠而孟食等司又遠而車里等司外其餘或雜處有司之中或環居有司之側或朝夕相接或文移相聞固非各處一隅不可方物者也試者為例責成各兵備道置簿二籍一廟存通凡各土官生有子息令其報名在道一切嫡庶少長之倫手摺而記存之母妻之吏書記筆既手取而謹貯之母妻之別案其一廟則登記送臣等衙門以存其籍如是警之債免在市而心志定矣有告警取而按之具有告許取而折之耳土司知其籍存在官無所用其溺愛之

計英民見其階存在官無所容其擁立之奸似亦法之可行者也夫人之情其子之初生未有不愛其報之未有不實者何者當其時知既生之子不知未生之子也故倫序未有不明而記報未有不實者此或亦弭爭之一策未其七議定疆以杜後患吳楚之兵起於爭麻廣為之說起於操因自古而然況分土分民在上司尤有一定之制者適年以來強者以力富者以財取諸彼此與此蓋不特一二然黃姑以麗江言之麗江古土番之境與臨慶為鄰其地產金不生五穀彼其安然開我要約而莫敢越者有以也年來倍加厚慎日市劍川界內之夷田與其民田夷與民阻於目前之利而忘其世守之業於是麗江之轄賦：出疆界之外而其他占而有之者不與焉未大必折尾大不悛異日若能不肯虛書哉夫土司之權 朝廷之分疆也彼不得益此不得損 請乞嚴為限制覆行臣等轉行通省兵備道除既往外自後夷司由土即大不得聽其與軍民交易其餘土司務守一定之界毋容吞噬之謀如有越而買者以侵疆罪

天下御國利病書

卷第廿二冊 實貴文社

四十四

之如有越而賣者以侵疆罪之廢幾大小相制而永：無患也夫寧獨麗江而已其八議旌別以風遠人雲南一省塚塚皆夷其冠帶而臨夷人者皆土官土官良則夷民之福而我亦無義其不良則夷民之災而我亦多事夫土官豈異人哉乃作奸行罔若十六非其性然也我所以勸懲之者未備而無以動其向化之心也獨麗江雲南土司大半與有司並城而居或接壤而處慕名義希恩澤較之華人不甚相遠楊之則忻然以養抑之則慨然以慚即有事犯且悚然以懼厭然以覆跡所以觀則土司者固實可以勸罰可以懲者乃旌別不及勸懲無聞有善則不得為善之利有過則不蒙改過之失夫是故愈趨愈下而不法者眾也臣等以為土司之官誠不宜以漢法繩而憐其中有能約束夷民安分奉公卓然出類者擬按復 命量舉一二入少則或一人而止其有生事構兵至犯科至亡等昭然顯著者擬按復 命問亦論奏一人如過而不甚即無之亦可其樂者有賞：以食俟三舉則降 勅旌之五舉則加服旌之如

是而土司知所勸其論者有成：以文俟至三則罪罰以懲之至五則輕而降服五重則重罰費許之立功自贖以警之如是而土司知所懲勸則趨懲則避警之犴牛馬皆爾爾在哉而莫有不就吾之鞭策者勢也今之土司撫按實宜無旌別之行裁出之撫按則彼視之以為常而出之 朝廷則彼得之以為異故旌別可議也而不可數也數則乘故以復 命為期旌別可行也而不可多也多則玩故以一二人為限舉不可不當而論不可不慎也不慎不當則彼且不服故以當與慎為集此或亦鼓舞夷方之一策米以上八議極知為西南利語然事關官守非奉 宸斷不可以更改撤事關夷情非聆 天言不可以聳聽聽故敢不避瑣瑣會說具 題

天下御國利病書

卷第廿二冊 實貴文社

四十五

陳用賓陳言開採疏

臣用賓等 同學思見 陛下數年來為 國用不足 營心焦思恨不能為
陛下分憂共念取金則難取石則難取象則難 大工興則濟工東師興則
海餉無一事敢拂 聖意即百姓輸將千愁萬苦之聲臣等程督千艱萬難之
狀亦不敢 聞蓋慚無回 天之力而一意於終事之義也但滇南民力竭矣
尚冀 陛下下書慈惠幾民有息肩之日乃今開採 新命其俾 國用也甚微
其誤 國用也甚大不但大誤 國用而且大妨邊計臣等不得不據陳陳言
臣等之言非敢方 命實欲請 命求 國用邊計兩者俱得以便督付惟
陛下少察察焉蓋滇環向皆夷非腹裏比漢土錯繡赤子蛇龍難展不堪重賦
通省稅糧不及中州一大縣之米先臣奏開礦場益以鹽課併 奏留各節事
例銀兩充兵食之需付之數十年矣然其所入有限所給無窮一遇兵興輒
請四川南京海籌萬曆二十二年蜀中當事奏討原借餉銀奉 旨雲南以後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卅二冊 雲貴文庫

四十六

兵餉自屢不得再借臣等長慮却顧急為自完於山澤礦場未盡之利替令各
官盡行開挖煎餉於舊額五萬二千七百二十二兩之外增出三萬八百八十
三兩共計八萬三千六百餘兩而官兵月餉歲該一十二萬九千六百有零入
不敷出臣等優於各處稅銀清之又於兵之可緩者銷之二十三年四月內臣
等具疏奏 聞其開挖礦場與舊額新增之數一 見於限兵虛餉疏中經
兵二部議覆奉有 明旨允行矣邇來礦脈漸衰在 請開又新舊 貢金給
發貼貼二價大約歲該六萬其助工東餉一切採石買象不急之需俱難措處
臣等只得於兵食汰省將各項通融於礦場課內支用蓋至足山澤靡有遺
利而各場無有不開之礦亦無有無課之礦矣今千戶張國臣奏內所稱朝陽
洞灰宮廠沙木河梁望山中嘴洞白柏坡隆涼州瀾泥坑表羅場茶廠等處
齊係臣等督官開挖數內即有一二未開如灰宮廠則見今請開以補各場消
乏之數如羅場茶廠則在夷地不可開矣不則前日之所已開者若土民李拱極

江應秋等乃平素華運礦場之棍徒也頃接即報奉有 聖旨允差尚暗

監大監楊榮幹率原奏官民前來會同臣等撫按核例開採解進 輪轉一領
臣等敢不遵奉第前項廠礦既已開採定課入額取與張國臣等再開進又則
雲南額課應否報罷十三萬兵餉安出 貢金價值數萬安出發工費及
朝廷不急之需安出此其項 聖慮者一金礦臣等未之前聞即 貢金亦實
自他省若寶井出產寶石則估家估告地也三十年前已折入額見為思仁盤
據臣等議復尚未有便其地乃不毛煙瘴之墟漢人入者十有九死張國臣奏
往開採不知自己能率土民李拱極等往採米抑欲臣等聚數千之兵與之偕
往乎國臣等無能超三十六人之雄臣等未敢保其徑入若欲臣等集兵以威
脅取必開邊釁此其煩 聖慮者云展轉思惟俱無一可臣等請為 陛下計
莫若將張國臣原奏裁解銀萬餘兩就責任臣等撫按督付各該府縣羅智竭
力截長補短於官四民六之例稍為酌議歲輸 內帑一萬之入寶井侯臣等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卅二冊 雲貴文庫

四十七

恢復極寒之日令彼夷酋任土作貢雖未敢必實為至願至於差違官員思危
入奏如此可仰副 皇上開採之意而雲南 貢金兵餉等項亦可取給內夷
外夷之費亦可止矣策不尤得矣倘 陛下以成命難改開採之使軍已出京
乞 勅令內臣楊榮前來與臣等商議每歲解進程限而中奏張國臣等撤回
免其開採此於邊計猶未甚失若以臣等謬言為不足信則此舉輸于 陛下
若能行幾何其耗費滇省之礦利者不可勝計必至上誤 貢金下釀邊患兵
困于無虞之餉則兵變夷爭于垂涎之利則夷變亡命之徒聚于中任逞之夷
發于外滇雲不免多事貽蜀必至騷然此時且必請 內帑以靖邊疆而何有
於一萬之入哉臣等職司封疆安危賴 陛下以 國用邊計兩者俱得以便督付

李本園安撫思化疏

臣惟直之所蔽苦者在兵而兵之所必用者以誠然 中國何負於緬 亦何憾于 中國乃遂成轉瞬以至今日遂降蕭三宣襲擊勝水而志尤未已則以思化為兵端此類 陛下威靈撫鎮決策諸文武助力得驅逐歸巢版章如故六詔生靈亦云幸甚然使思化之虛置不賞誠恐我之甲冑未解而緬之衆馬復來年復一年湫且坐視夫真南大勢譬之一家蒼洱以東則為堂與勝水則其門戶三宣蠻莫則其藩籬也所貴乎藩籬者謂其外禦賊寇內固門庭使為主入者得優游堂與以生聚其子姪保有其貨財斯協名實若思化之為藩籬則猶其職矣蓋緬中鮮盜荼糟臯毛樓諸物勢尤取于 中國使時曾遣人貿易通經蠻莫思化輒割殺之即近邊無像亦略之以為後故緬有深恨積怨于思化欲得而甘心焉又兼以報思之思化從旁慫恿緬安得不藏入去是格殺此禍也又緬之入又不能盡報傷其妻孥率其部落棄蠻莫而遁以仰哺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卅二冊 雲貴交趾

四十八

於我且殘。實于三宜諸夷。獨亦隨其所在而追逐之。在等謀則入等謀。在肅川則入肅川。是以引賊入戶也。彼以窮來歸我。又我之獨夷也。勢不得不給銀米以贍助之。又不得不出兵力以死算之。即戰而勝。輒輒而歸我。亦不無損況米。亦勝米。故數年以來。窮糧之耗費者。以數十萬計。士馬之亡失者。以千百計。而小民之轉輸致鍾。致一石解送之困苦。數家供一差。全軍蕭條。誰之故。是在主人不得安其室。與育其子。堤保其貨財也。臣故曰。溺其職失。而富輒貶。實速之後。驛與改復之初。帶管金。務兵備。道。飭事。明時。驛呈。糧轉付。廣南知府。添文。昌撫。夾同知。龍仁。慶監軍。同知。姚允升等。會議欲將思化。安。神。路。汪。給。之。牛。梁。彼傲然不聽。又。磨。米。小。龍。川。羅。士。思。莊。亭。慶。問。之。亦。復。不。聽。其。票。該。道。欲。回。軍。莫且乞討水牛二千三百隻。并三四月分。查。贍。銀。兩。遂。自。擁。黎。西。歸。還。添。文。昌。遇。之。千。崖。間。其。徑。出。回。找。不。肯。含。蠻。莫。以。大。叔。貢。之。曰。我。暫。住。永。雅。余。文。昌。等。不。得已。乃。議。就。千。崖。借。永。雅。之。地。與。告。不。許。擅。歸。其。餘。以前。給。過。查。贍。獨。實。銀。五

百兩外再給以牛種銀五百兩水牛免給其小兒銀兩俾止等因臣查該兵
贖以思化向為戶部使 則家分帥費財今又不恤民虛彈往于度于產之人
奚難高且此去漢僅百里誰敢禁其不歸而復欲給銀五百兩無乃不可乎
該道另議通議乃該通未及另議而思化已歸漢莫然其驚疑難制又如此上
則方命下則妃族內樹禍外直盜蟻賊來則我當其翦賊去則彼享其賤若
輸子然故漢人每謂思化鄧子龍為二患今龍雖去思化仍在則患未歇也臣
愚以為不若另置之使然好謂之彼必不聽臣又以為不若制之以兵力使益
計思化之部落盡先切男婦不滿一萬其間能勝兵者不滿二千而我驍姚客
土官兵見有萬二千人此其衆寡強弱不啻倍蓰彼且結怨於緬失德於詔
離心於三宣諸夷亦安敢有起厥志哉能陳以利害恫以兵威置之潞江或置
之小龍川等處即以蠻莫沃饒之壤為重哈等練閱之堡無事荷鋤以耕有事
則練堡以守不煩開墾便是新舍不怨或以其地給附近于產諸夷即藉其名

天下郡國利病書

編 第三冊 雲貴交趾

四十九

以爲又無不樂受尤勝客兵又不其或空其地以爲孫養便賊入無所略而去無所惡靡不可首並築閘壘間之田諸寨一如近日撫臣會題奉欽依內事理著齊奉行則析膏腴稅繁之洛絕幽人和兵之端樹天地自然之險自弱粟轉運之勞斯亦封疆之永利也此後如論欲款吾聽之性不貿易吾善遇之彼既知我之有德人行感我之不殺行當改順誰復搆兵遂以數年而銷兵威餉之說始可次第奏效然或有爲之說者曰洵賊之未盡欲送允堂食冀其意不患在思化也冀莫去擺古四五百里若阿瓦亦千五百里所謂鞭長不及馬腹即使爲緬所據勢不得多留兵彼允堂之衆能有幾何煙瘴初收之時緬衆未去之際東虛取之無異拉朽越千里置孫應即緬之計亦云左矣况冀莫彼未必能得乎又有爲之說者曰吾處思化是爲緬復舊且示之弱也思化爲我屬夷我得而易置之况思化之衆有難以接指數者如先年搞緬夷數百妄報首級三千以誤李材罪一近年緬爲鄒子龍左手與之挑釁生事掩敗冒功

以誤卸子龍罪二構怨思仁致思仁憤而後細罪三利創思重使思華怒而降賊罪四槍掠南司諸吏害累牛馬聚叛親離強不道罪五此其罪當不容誅乃薄待以不死別從安置以行漢法其何極警之高優吾且建閣七田以制細亦何弱之可示哉

周繼相條陳兵食疏

臣聞天下之患發於遠者不足畏發於近者為可畏發於我之所死而不足畏發於我而無備者為可畏滇西防細南廣文然遠在三千里外即有倭化船之即已非以其遠耶戒耶或有備耶乃尋甸武定自安鳳珍武定改土設流民不見兵戈者四十餘年適者克攀首難陷武定而肘腋殘遺會城而腹心危攻尋甸破高豐而肩臂傷白背野赤燧沒天內地之慘百年未見非以其近耶不戒耶無備耶若慢不戒慢無備是後之視今又今之視昔也臣崇於中久矣取共切要兵食可傳善後者條為十事以聞其一設武備以嚴防禦夫兵不素練不可以應卒瀕之兵自永勝順雲臨元諸營外餘即並未設兵過警惟調土司兵勇而土兵又多散處號召難齊性：坐視盜賊猖獗束手而無計若無練兵故其令宜武定所轄四十八馬附近者德等以文法羈束其餘或分布江邊或參錯江外箐林深谷陰巖峻嶺既有險要可憑而與江外諸夷結好連姻武定

之變實始於斯謂宜於理州肅仁等處設守備一員兵五百名防守小此會盛守備聯絡限內與郡城官兵聯足此峙此以防之於境也武定城也難後而無兵控守與無城同宜暫增兵十名該遊擊駐鎮肅仁尋甸款莊三營皆聽調皮節制尋甸與東川僅隔一山依城可慮宜增兵五百名設守備駐防款莊控普渡東川咽喉省城要害宜擇精悍一員援兵三百名守之此以防兩郡也其在會城自廣西營兵百名外應再增九百名以軍門坐營中軍統之與官操都司兼司衛軍操練親武司為左右臂而會城居中運之首尾相應對外相聯以消脾腹後反側益安方可斬議城撤也其二清德占以廣訓練臣查全真軍數三分馬步鎮軍二萬七千八百三十八名數非少也且勿論外郎即會城六衛實在請報鎮軍五千四百九十九名汰革事故在外軍非乏也乃操不踰天而夷寇臨城未有一軍登陣而守者此無他何文持戰皆疲癯老弱之卒而精銳豪猾冒廝後守步之名至其散報也在各衙門跟役皆得備例告給而城操各

軍隨大班支散者多為管屯各官以充支數軍空名與之有終歲而不需半畝者勞逸相懸若樂樹吳母性乎松後愈眾城操愈虛也謂宜除堡軍扛糧走遠以分發哨守外其應役者量留若干其餘與馬軍盡入城操年終更查以均勞是日非護未等項公差不許預告另給以均苦樂至臣衙門無久駐省城之時與撫鎮異惟巡軍餘丁應留巡守以防冊卷餘總都司臨期撥送出巡外照舊入操在外衛所聽駐劄各道一體查發操練庶幾不為空名糧餉不為虛歷矣其三復汰折以實行伍兵制以三分入操七分治屯兵農相兼善矣其中額有土軍不支口糧歲赴操守伍者金價無指有謂軍多閭閻虛費議行汰集取口糧以充金價者此權變之計耳委官以多汰為能有汰老弱及戶族至泰備所城操哨守之軍而半汰之夫老不能遠隊獨無子弟老弱不能追敵不可俟其長子租軍尺籍即在萬里人隔數代勾單一至甚有丁盡戶絕累及業主此理得者又何論戶族安會城六衛汰軍僅一百零十名而在外衛所裁汰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二冊 雲貴文壇

五十一

其半豈汰之法可行於外衛所而不可盡行於六衛耶詰及城操無人輟以汰軍對已據汰軍告詞及衛所申呈批行查議據於通獲第曰金價無指成規難易而已夫金價誠難虛矣今曠場量閱即目前未盡見議而將來未必無資何必撤見在行伍之人奪其應得之糧以充之乎折操之議起自虛承數被謂軍不赴操不以實不若折操銀五錢尤可濟急焉其夫入操不以實操官之過也今之折銀舉城操而廢之不因噎而廢食乎聞此時軍與官通納不及半故復汰軍免土軍折銀每构成心悍吏改最急之務也其四重兵備以修邊防曲靖臨安瀾滄金騰四兵道設居四陲而前撫臣蕭步復議將分巡安普道更駐兵巡署理雲南武定兩郡以補四兵備之空法至密矣以臣所適歷有一可練可用之士夫夫兵備以兵為備也無兵安備今宜令于所轄衛所軍士中挑選精壯勇數者多或六七百少不下三四百名置之標下選中軍統之分管練習武藝教演陣隊甲器保以堅聽於局料內動支掣給比照選鋒例於故絕

名糧老弱半限內計處以恤其情無事更當下班以均其勞有事分營策應以齊其力操實錢糧酌議計處第不許借為吏書賞資以灰壯士勇敢之氣行之一年而兵威不振振夷之心不懾臣不信也其五復北營以壯威武省城教場舊設北關之外後移南關當商民輻輳之地況目前勢必增兵此等馬合與關閑錯雜而居能保其不懷恣姦奪奪何則地近而勢逼也若復營房於北有數利焉城西北負山民烟稀少立營屯聚可固城守利一也即旬小旬等處皆為夷賊出沒要路險隘險極可扼賊衝利二也且其地廣衍既便馳驅而兵士得就其隙地以備憩其利三也與商賈居民不相混擾絕奸宄搶奪之端其利四也此可定復營之永利矣其六裁田以充諸積滇中屯糧總三十八萬七千有奇歲完六分其中兌支乾認樂從教軍種一名色皆列完數猶有不可勝詰者夫地非加縮也應支之官軍非加多也且故絕逃亡應除俸除糧者無論如景東瀾滄等衛之甚即諸衛所亦消耗十之三四矣乃田畝多而糧不足官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二冊 雲貴文壇

五十二

軍歲而食無餘何也巨奸豪猾糾誘於前就誘之子煙聚於後以一歲所入浮於所出支判有餘混稱拖欠即奉罰亦故事耳今去萬曆十二年清丈弗速圖冊具結宜速委覆覈如果官故絕職田若干該某軍逃絕屯田若干畝見在何處何人頂種改附何司徵收仍總計逐年所入若干所出若干應除若干志力清查綜理其支放有餘者實價解司以充兵餉屯伍官侵運數多及占高松葉者重行奉究示儆庶田不淪沒而餉可漸充矣其七嚴屯撤以飽軍賑屯敗之樂百孔千瘡其撤也既不可窮詰其放也又難漫數積甚有城倉支矣屯倉復支本邑支矣折色又支者有過同吏胥胥押稅印票混百石如大理衛軍書王嘉慶等之為者也田道駐劄省城其在外衛所徵收數目不過歲取完欠以備奏報各道明知其弊而嫌於起垣亦聽其自廢自理而已謂宜以六衛屯糧撤比收放責成也道在外衛所聽各駐劄道重比徵收官軍支放格冊該道印鈐逐月填註季終報屯道以備類覈此非分屯田之權實所以助屯政之成則武

并不敢欺冒而三軍且宿飽失其八寬文法以緩土夷、雖蒲發混處內地種
類雖殊其嗜好其推皆左衽其殊僑不通漢語其工弓弩而習剽掠其不習文
字未刻為契同也彼實通處我邦垌之間其改土設流者即焚除既久服習漸
深然其惡、故主之心有老死傳子孫而不能忘者官甸通火視為利害指一
科十魚而弗察奸商難民移居其寨侵佔田產倍索利息稍不當意羅告據詞
不才有司東之以上下其手左右其袒彼夷民畏城市如陷窰見差役即覓鎖
宿怨深結怨鬱而不可解矣如武定之難緣鄭翠深償管甸為一龍馬化龍
等之侵奪有司不為伸理遂假阿瓦為鳳裔以惑故夷一夫倡逆而方百里內
外落起蟻附此非激之使然哉除武定所屬諸馬木板及乞降者業已撫定外
一應改土設流即邑俱宜蕩宕文法嚴禁科歛平息爭訟剽量賊後使夷民安
我之約束至土司統轄夷民征調即赴應寬其小過叙其功勞時其替襲擇其
株連公其好惡使有所慕而為善彼見其長之倪焉遵順也不愈堅其向化之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二冊 雲貴文庫

五十五

心哉其九創鄰夷以絕邊虞武尋境界金沙江、外通安會里黎溪文僑等處
則與武定境接東川則與尋甸境接在蜀為蜀體之毛在滇為利膺之害至七
州諸夷納叛賊質子助兵入寇飽欲而歸東川祿哲等受叛賊重賄援兵相助
則尋甸即城者再此豈復知有紀法威靈哉今鄭文久獻江外渠首次第縛出
或可漸為結局而像饒難馴牌親猶在謂宜合兩省之力擄首惡寔之法使江
外羣夷弗敢復反天然後沿江即邑或有安枕之日也其十重疆司以足課額
雲南產鹽去處僅有黑白安五四提舉司全滇兵餉大半仰給於斯邇來以援
納送間復舉官庸不服煩誅多虧天以一銅臭子捐千金貲報稱五品大夫
資格極矣當事者人為之計日而扣償其途已窮而萬里難關其途更窮上之
人悅之以索償之路又限之以索償之期於是取見面勒常規不顧正課益虧
蓋其計畫無復之耳四提舉每歲納還二員歲僅二千金所利公家甚微而四
井通年以來歲虧額以萬計所苦遐方甚鉅合無舉援納之途仍照往制於通

判知縣等官陞轉使其前途尚遠人知愛惜憲民無科索之擾額課廢幾其充
足乎以上十議皆邊鄙之刺譴惟是滇南事體與他藩殊藉漸已成偏重難挽
參差相持即撫臣有不得盡行其法者非仰藉 天語叮嚀司縣使萬里赴荒
食足兵強遂至通安乎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二冊 雲貴文庫

五十五

鄂漢鐵路東川疏

竊照漢中四面皆夷而隣甸南界改開皆悍夷也東北接隴巖賈一二土司皆服我統案受我約束有然甸尚有二三宣為我藩籬而改開以越在九長官司之外亦未敢公然入犯惟是蜀之東川偏處武定尋甸諸郡僅隔一嶺出沒無時朝發夕至以故談邊事者憂不在遠而在門庑之內矣乃其酋長孫奇祿酋兄弟安忍無親日尋干戈而其部落以劫殺為生不事耕作在蜀既以所轄邊遠法紀易疎又以非我內屬號令不行日無漢法久矣性者祿克大理保之亂陰相結約運動兵馬罪已不可勝數賊既脫走開門納叛要挾重賄方許辭獻按情定罪不在逆免等下止以大亂初平諱為兵端幸指天誅不謂志氣愈發寇剽日甚先是臣以三月盡入境經過馬龍州地方士民泣訴以近日竟順成餘黨構引東川夷賊入境以該州軍民四十八屯蓋無一得免者前抵馬龍黃則近日添設官兵二百營在馬問之以亦防守川賊故也然以衆寡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卅二冊 雲貴文照

五十六

不敵賊而有報枝死客商者有報拒傷官兵首臣聞之不勝切齒批行該道查議聞旋據武定府呈據祿勸州申稱近日東川土官祿奇與弟祿哲等殺祿哲營下地方小五屯與本州地名他頗相連去年內有東川頭日阿希領兵百餘人至他頗傳說係王阿克鄰參既死地方無主俱屬東川所管三十七村每村索要牛馬各一頭若婦一口臨行仍放兵搶擄財畜一空以後時常需索糧食今年五月內祿哲在火字仍領兵百餘照前勒索牛馬人口每村加要穀一二石不等設立本州方行解散等因到府據此合行申報入據每旬府詳稱本府界連蜀省東川通安黎漢文備等處各酋長管轄行夷天性兇悍時殺不事東作每旬七馬田地與伊附近佃夷舊有牧畜盡為所有且四處流劫任其去來莫敢增截如自城鄰近面則祿豐羅次祿祿安寧富民等處半欄抄高寺哨龍院三家等村東則楊林赤水鵬左衛者察各哨及馬龍木密馬龍大路慶被劫移民商受害盡錄後商非我官轄歧路繁多若不議兼制慮有難踴言

者等因入據武定府揭稱本年十月二十四日據祿勸州通事周國禮呈稱東川土官祿哲縱令頭目戈宰等果若科拖母統領賊兵數百越境將他頗五屯等處地方牛馬牲畜殺米人口盡劫一空見今不退等因入據分巡洱海道揭稱本年十一月十六日未時據百戶荀紹儀報稱米文前去武定府四馬地方賄勸夷情初七日到補知探聽他頗事情東川賊首若科戈宰沙哥等帶領妻子兵馬約有三四百下營五處將他頗百姓牛馬殺掠抄劫一空往來搬運不患百姓逃散單職勢派不敢前進今張世安照兵護隨十二日前至他頗木牌時候有賊使三騎前來與單職打話單職當加詰責到此何幹因爾等越境抄劫百姓被害錢糧失誤通事周國禮報告府州通詳上司差委查勘除已往不究外各宜速回不然定請官兵剿除悔之不及言畢賊首三騎回至中途聚賊出營分兵三哨到普已村張世安見事不諧恐傷單職奮勇趕退賊兵至得塊在各賊勢衆盡行出營收獲將張世安圍住殺死家丁阿我阿六等七人著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卅二冊 雲貴文照

五十七

傷無數世安對敵親殺賊首那齊射傷小兵三人天晚黃昏各自回營單職即令世安星夜躍回點兵防隘又差小火頭阿俄催趕馬火頭阿雀期早齊集鄉兵攔截自今賊仍劉住不散口稱還要抄劫補知地方百姓驚慌單職盡力守把勢如騎虎進退兩難等情到道據此首得東川之寇自克恭叛亂後出沒無時立意剽掠除行武定府及防禦中軍李太諫率兵嚴加堵截外干係地方賊情合行揭報等因又據祿勸州申稱十一月二十五日據防守備街哨官余秀禮稟稱據上山德馬火頭者見報有東川逆賊數百劫掠聖者村射傷村民四八率兵追至中途斬獲賊級三顆勢將蔓延等因各報到臣除陸續批行查議及一面防禦外該臣看得東川土官所以敢於稱亂縱令部落盤食我境內者以前日藏納叛首得志於我後為思逞賊衆強盛一也自恃隔屬無復顧懷二也竊我處夷兵力不繼三也始猶竊伏林莽今則跳梁村落矣始猶嘯聚不常今則七散彌旬矣即使我素無兵革之侵猶不堪其賊賊則逞武兩郡新遭

兵焚燹廢未起，流散未復，一二殘民拮据，集謀劫荒，僅延殘喘，寧畜幾何？盡為賊有，場園一空，饑饉無望，則厄藏病夫，復遭虐言之傷心於斯時也。將分布營兵阻其出入，而自尋至武方六七百里間，雖徑四通於此，防禦於彼，關入勢不能偏守也。將調集漢土官兵一鼓而剪之，計非旬日不能辦。聲息既露，鳥獸散，騎兵聚，則賊散兵散而賊又復聚也。且奈之何？將嚴限除獲，深入其阻，一舉而殲之。則林菁深密，重圍收，復逐我，豈有富無利而此時兵餉墮獨司庫如洗又為？不能為無米之炊也。將借助於藩省為大副之舉，未如聞蜀中連歲兵凶，自治未遑，安暇及遠？又勢有不行，已將生視而不為之所，心則何忍？以故臣與撫臣計之，惟有嚴督官兵，驅逐出境，稍紓目前之急，而不能終禁其將來也。縱收一路之熟，而不能盡塞其歧徑也。所恃者獨有陛下之威靈耳。威之若何則改，勅滇撫兼制東川之議是已。前日撫臣已具疏請而未及其詳，部臣以事關兩省，始謀宜慎，故未即覆允。今地方事勢危急，撫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二冊 雲貴文苑

五十八

臣既難於啓口，臣若優嘆塞，匪惟負陛下負地方，抑非撫臣之意矣。臣竊以為是說果行，有三利亦有三不足。疑請惜前著焉之。新勅初宣，夫人長肢，體統既正，規同潛銷，此利在滇者也。蜀道二千，鞭不及股，惜我近口，擇彼遠處，此利在蜀者也。不費斗糧，不勞一卒，折衝樽俎，制勝無形，此利在兩省之邊民者也。議者或以此疆彼界，各不相諭，詢謀未周，慮成矛盾，不知東川乃不毛之地，鳥路味難使。王化向來，隸蜀僅同，竊慶此難兼制，亦是虛聲，非割其疆土，人民而歸之我也。於蜀無損於滇，有益蜀撫臣公忠謀。國豈分封，豈旦夕入佐中樞，則滇人即吾人，而何嫌情之有焉？此不足疑一也。或又以夷方土司，利在安釐，十年九牧，慮生事端，不知東川在諸夷中最稱桀驁，難治，舊制蜀中，雖設通判一員，管府事實未親履其地，土官專制自如，縱許滇省東轄，獨虞犬羊倖難馴伏，遑更苟以得免侵擾為幸，寧復求多此不足疑二也。或者又以各省直疆界相連，犬牙相制，一允所請，後例紛，不知東川與蜀隔絕，而距滇伊

通其驕縱不迫，又各土夷所未有者，異時黔撫以楚中協濟兵餉，隔屬不便查催，請得兼制湖南湖北，卒蒙廷准。履久兼聽，舉動况東川，京無通府有司事權更重，而禍生肘腋，又不獨黔中之害而已。他省事體，原殊詎得比例，實讀此不足疑三也。滇省延袤二千，里土而居其十四，調停費力，又豈永益鄰境，計取多事，彈丸土司即令取一與一，在蜀無所斬而在滇亦無利况所請止節制，未撫臣近日條議請增安普道，勅益亦不得已而為此說，然道臣權輕遠夷素不知司道為何官，且同一兼制也，何分院道而事體斷非撫臣不能彈壓者，若併增道，勅則尤稱便利矣。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二冊 雲貴文苑

五十九

周嘉謨龍川善後疏

據布政司呈金騰兵備道准本司照會奉臣憲牌仰司將龍川應立何人管理併善後事宜議妥速詳休奉抄行人奉憲牌據該道揭三宜全真藩蘇龍川多安民背漢投緬非惡實益天討滅之遠適極慶許三宜輒車相依難缺署理龍川應舍已焚田畝已荒多安靖以推約之重署司務能勝任否不可不亟為之計衛忠父思忱實莫土同知也思線乃黃棍長官原該與衛忠共賞莫乃恃細而奪之致附忠寄食于產脫我樊籠必難拘束又富預為審處猛卯匪懸天外有警難為應援議調衛軍戍守道遠瘴發執肯捨性命而易升斗議者徒成畫餅又不可不亟為圖者營兵與土司相凌轢也田皆土司故業每無修却安民之逃竄無所激不可則調適其情預防其漸以消未形之禍亂尤綢繆急務也有得談道計慮俱目前善後切務合集眾思慮便舉行仰布政司同按部二司在首各道多方計議永久之圖備移道案據土舍多安靖首領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二冊 雲貴文社

六十一

姜宗孔等會日多安靖等呈稱給資多安靖冠帶送回龍川使逃散百姓未歸處地方不致空虛人據千崖宜撫刀定邊寨安靖年幼不更營務難支合將龍川地方印務暫委多思諱署官保禦外侮招復內夷使多安邦等不敢覘視待安靖年長酌量入據遞放土官多思諱奏文詳出大基稱自始祖多基開創至今多安民皆族已蒙判赦乞還權經照祖宗事體料理等情俱批行撫夷同知周九齡查議今准前因隨備行本官并移行副總兵官董獻璽及各守備等官從長集議去後今據該副總兵官陸續議報到道本道有得繼立之法以長以功候上猶然何論爾多思順父子承襲已久安民就戮而會目官屬猶戴安靖之次兄多安邦業已投誠即為叛賊思諱逐隊驅逐非有奇功論長則宗系難辨以功則不足受工賞此特立多安靖復何疑獨計重推勿啖爾身無業夷酋視強弱為向背思諱當強隨退舍人心之歸附日眾彼何利於擒我我於安靖欲擁兵覬覦不惟物力不繼亦非守在四夷之義也芒市長官司

故是比年比安靖更失其叔放也職撫之是臣祇寄空名思諱能為應職安靖亦可為足臣今宜先給安靖冠帶明送歸司管宣撫事而令思諱協理限以十年還歸解來宜撫司印暫贈騰越州庫候安靖成立之日給與掌印思諱奉地狹惟於龍把江外灣腰樹等處安插其地逼鄰邦抗仍歸安靖思諱不得私侵于南二司出印結款血而盟毋致安靖失所母使屬官抱怨斯可行也不然龍川之川原廣矣務博而荒寧以江外灣腰樹一帶地方盡給思諱令彼屯守另議安靖差發毋混龍把內地則可為龍把保障安靖亦免疑畏衛忠安於黃酒外薪膏賸候復莫有日然取莫要易守莫難衛忠力足自立而官兵亦未嘗置莫莫於度外猛卯已建城屯因一旦俾與衛忠以前人創而我弗能守然也亦終難久在何也旅懸瘴毒病亡枕藉以四五千幣金而傳四五千餉米豈是勝策如擇可立營基者安插衛忠荒田任彼開墾干涉屯田重輸差發平麓驛丞督也收租又如撫夷周同知議照舊納糧當差另擇留一人約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二冊 雲貴文社

六十二

東彼地夷民復守城垣支收公米則自兵汛妥而屯田尚未發衛忠又不失所亦一策也杉木龍山有一夫當關之勢我兵分班常割此地外控龍川內護騰越令各兵建葺營房收積屯役有事易於進戰無事亦不擾及內地是又居內制外之一長也奉批布政司會同按部二司議議安雅通詳又蒙巡按鄧御史批布政司會同按部二司議議仍照撫院詳行該布政使劉之龍會按察使方萬山提學副使黃琮分巡安普副使王之機署都指揮僉事尋時聘議照遣陸夷服審定之易而綏柔處置數百年無事為難多安民業已投首封疆戶口無統則亂多安靖之兵可少選乎但年少力微議者致慮後患然故舊職撫故廷臣例可比于南昂立印結可保無他則以多思諱撫多安靖于南二司出印保結款血為盟限以十年歸其故土即付安靖思有倒持將騰越州遇有文移請印杜絕伺之奸黨操縱之計多思諱維持安靖崇灣腰樹一帶盡給屯守幫納差於不混龍把內地可為保障質也所患恢復莫莫事勢未危急選擇

城外皆民皆為安懷令其開墾荒田作永食計倘屯田于其地有險阻在漢道
行旅畏險易動移水龍地屬要害將官分兵屯戍廣儲蓄以告中外
如此則諸夷知 天朝不利律九之地而有繼絕之仁孤立者有取而環視者
快心善與一體之恩而無跳梁之望藩籬既固遐邁致安矣倘可折衝使
失諸夷非樂於投輸逆我輸行也補方既：虎視各面首歲兩端守備哨望等
官或起和謀或幸多故腹削而挑激之殆若為驅輪也者而邊圉因以告急矣
痛意希思信以鼓其心計極後以堅其守善解釋以息其怨成誅求以防其去
屯田誠不可廢必尋其利病而規畫不妨更通兵戎既談易實必擇其既寒而
閒暇嚴為修防目今討罪已捷政行伍改觀之懷善後方圖尤耗聚繁望之日
別營中總帥之費亦甚不貲矣帶甲操戈能片拓邊關捷伐阿瓦又至攜眾
屬夷不得聯臂指之形以壯金湯之固所以安卒之後有多安民竟大創而其
間動輒與師輔補益之策良亦苦矣是不可不思前事哉通詳列臣業照先佳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二冊

雲貴文陞

六十二

兵部咨本部議得內閣陳川為三宣之一條 中國藩籬宣慰之官堂客處位
今安民已去軍民久攝恐亦不便相應 勅令雲南撫鎮一面先查應舉人員
具奏 請給請領行令接賞俟安民得否再行定奪等因題奉 聖旨是安
民皆獲援補地方官何以全無覺察崇仲禮等俱革去祿賞充為事官戴罪擒
捕其宣慰應舉人員著撫鎮官查明奏請定奪仍著巡按御史將地方有無重
大失事從實勒報欽此倘准移咨欽遵在奉今據前因該臣會同鎮守雲南總
兵官征南將軍少保兼太子太保黔國公沐昌作巡按雲南監察御史鄒漢議
照陳川與南甸千崖二宣撫並峙為三作我勝永著繼定西南一隅區也宜撫
多安民皆漢援補罪不容誅固已上干 天討身膏斧瑣西南半壁稱焉平矣
若不亟為善後之圖其何以垂永久之計而所謂善後者亦無俟別有更張其
惟議立應舉校格人心目前最為喫緊耳自安民逃緬之後已奉有議立 明
旨節行司道勘議未報項該按臣巡歷永昌廣詢與情及據道奉諸臣屢有揭

報于時人心固已屬之多安靖而安靖則安民親事也惟是安民一日未就必
不能一日忘龍川之禍一日未除而安靖一日亦未可議立此事實昭然
可見者乃今 天祿元亮安民一朝授首固安靖固存之日而龍夷更生之會
也况與龍夷無絕 王政所先元終事及倫序昭然且其額志養育之思絕無從
逆之念其情既有可原復以大義威利遵令督率諸部夷同心討賊其功又有
足錄舉其祖父之故地而界之此撥之大理而順質之人情而安焉：無足疑
者第其年尚幼冲勢頗孤弱是以司道諸臣貪謀有多思譚協立之議多思譚
者亦安民族屬也世授龍川土同知住居邊族兵力頗強人心附屬說者謂夷
情視強弱為向背即立思譚為龍川長藉其強盛之力足以捍外敵而固吾圉
是亦一說但夷性雖大羊求信義亦其所重思譚雖有討賊立功之念實未
有擒斬自効之功驟而與之名義謂何無乃落它日憑陵之漸乎固非法紀之
所宜亦非美情之所安也似惟定立安靖給與冠帶管宣撫司事而多思譚仍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二冊

雲貴文陞

六十二

以宣撫土同知為之協理則於名分既正夷情亦安其斯為不易之定論乎惟
是思譚部落頗眾土地稍狹而江外間曠之田如所謂鴻腰樹子處頗稱足
量以給之俾得資為結養蓄納差發因而補助安靖比於茫布散見職撫叛
臣事例待安靖長成限年退還彼自無詞如其撫育有功即刊以畀之亦不為
撫人責成南甸千為之保結務俾思譚永無侵軼之患安靖得保故土之安其龍
川印信暫貯騰越州騰候 明白頒給安靖掌管如或司道所請稍需歲月待
安靖能自立方行頒給庶可杜觀視而消寡昧未必非保人之長策也至於附
忠寓居漢酒有年蓋為思譚占據蕞蕞之故數年以來度彼之兵力既不足以
支思譚而我兵僅守汛地又無深入防護之理則惟宜安靖於鎮印城外也管
之所其說似亦可行况聞田任其開墾屯田招納黎夷則於屯政為不廢且其
兵力強盛足以攝服多太多安邦諸夷更於城守有裨俟其力足以當蕞蕞
一面無防官兵保護然後徐圖恢復庶幾有聲況：自抗故百全之胸而鎮

遠營兵亦可漸微利害得失不覺然可睹矣。言兵分防隴其本已公。此中瘡痍難於久處。且夷兵固難不能一。分防。則。可。也。然。今。一。分。防。則。且。料。瘡。痍。則。以。本。營。之。兵。移。建。營。於。分。防。之。內。可。以。固。於。水。之。前。外。可。以。為。隴。川。之。策。應。且。足。壯。聲。援。而。匪。夷。情。似。亦。計。之。得。者。然。則。多。安。靖。還。隴。之後。夷。民。歸。耕。樂。業。而。後。可。此。在。臣。等。相。机。酌。酌。可。以。徑。行。而。也。田。一。議。則。又。未。可。以。一。時。之。利。害。負。前。人。之。苦。心。亦。容。臣。等。從。容。集。議。俱。無。煩。廟。堂。過。慮。也。惟。臣。等。獨。有。說。焉。三。宣。諸。夷。僻。在。一。隅。盤。據。數。千。里。部。落。數。萬。眾。豈。我。勢。力。所。能。服。哉。惟。在。馭。之。得。其。道。耳。西。南。距。會。城。二。三。千。里。臣。等。雖。有。控。制。之。權。而。鞭。長。不。及。馬。腹。即。追。臣。等。駐。永。昌。轄。地。頗。遠。亦。未。必。盡。能。聯。絡。諸。夷。之。心。而。奉。將。守。備。衙。門。則。群。之。即。守。縣。令。也。若。能。語。我。兵。示。以。不。可。犯。之。威。曲。加。撫。綏。結。以。不。忍。離。之。德。凡。一。切。誅。求。煩。擾。之。苦。悉。為。禁。絕。而。諸。夷。有。不。懾。威。懷。德。求。聖。一。心。作。我。藩。籬。者。未。之。有。也。多。安。民。懼。而。逃。而。開。此。大。費。煩。我。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

第廿二冊

雲貴文忠

六十四

師。張。謂。非。不。滿。也。仲。禮。一。人。教。之。乎。此。其。人。死。有。於。義。可。為。後。未。敢。義。方。今。新。任。將。領。倘。視。此。為。是。理。而。使。一。時。爾。稱。得。人。臣。等。未。嘗。不。以。此。丁。軍。告。戒。之。也。若。不。三。為。教。訓。之。法。久。之。未。免。後。踵。前。弊。而。疆。場。之。間。無。事。日。天。合。無。於。擒。水。一。路。此。照。先。道。方。以。大。開。事。例。或。年。終。或。三。年。聽。撫。按。通。查。各。將。領。倘。視。有。法。防。戎。籍。器。足。具。其。兵。廉。明。武。勇。俾。諸。夷。安。堵。邊。鄙。無。驚。者。列。其。賢。狀。上。請。紀。錄。計。其。俸。賞。分。別。陞。賞。不。肖。者。著。即。從。重。論。劾。究。治。無。少。假。貸。至。于。該。道。及。撫。夷。同。知。等。官。又。為。諸。將。領。未。案。責。任。尤。重。此。洵。該。部。加。意。擇。人。任。使。仍。聽。撫。按。遵。照。歲。報。拿。報。事。例。查。其。安。邊。實。政。其。揭。報。部。以。憑。點。陞。廢。人。心。愈。益。奮。勵。而。邊。鄙。不。靖。地。方。其。永。賴。矣。

周嘉謨莊田冊疏

自。周。鎮。撫。兵。符。世。守。茲。去。疎。俸。之。外。聽。置。莊。田。國。家。所。為。優。待。也。至。十。六。年。冊。稅。糧。田。地。共。八。十。三。一。項。三。十。七。畝。共。稅。糧。二。千。四。百。一。十。九。石。不。為。不。多。矣。惟。而。上。之。而。平。入。高。尚。未。有。此。其。後。歲。積。代。累。乃。及。此。數。以。其。時。萬。里。之。勦。非。常。之。春。宜。不。能。厚。自。封。殖。而。顧。儉。於。余。其。忠。君。愛。民。不。適。有。可。想。者。未。自。十。六。年。未。造。疏。僅。二。十。四。年。又。復。增。加。於。舊。環。滇。封。內。真。非。總。茲。有。更。僕。難。悉。故。者。於。是。年。鎮。不。得。不。委。之。泰。隨。分。之。大。小。管。莊。大。頭。佃。長。正。徵。之。外。有。雜。派。雜。徵。之。外。有。亡。名。產。誅。所。加。不。至。骨。見。髓。乾。不。止。嗟。此。固。朝。廷。二。百。餘。年。所。休。養。漢。夷。出。諸。島。言。升。張。而。歸。版。圖。者。也。飢。寒。既。迫。相。率。寇。盜。抑。何。俾。而。不。為。後。本。塞。源。非。盡。鎮。莊。而。屬。有。司。則。燎。原。滔。天。之。勢。殆。日。尋。于。戈。地。塗。肝。腦。雖。有。智。者。不。能。為。滇。計。已。幸。兩。院。會。題。聖。明。俞。旨。司。道。郡。邑。奉。以。從。重。竭。半。年。之。力。而。始。犁。然。稱。秋。賜。者。仍。從。免。科。以。廣。皇。仁。于。亡。窮。免。役。賦。者。姑。不。列。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

第廿二冊

雲貴文忠

六十五

建。止。不。記。綱。差。以。開。法。網。于。大。宥。新。置。置。資。一。體。齊。民。亦。非。盡。休。會。典。以。昭。作。首。于。任。其。且。有。司。徵。詳。其。體。統。崇。也。戶。免。魚。肉。其。輸。將。崇。也。有。恭。隨。莊。佃。向。所。使。漁。獵。弗。及。知。而。坐。受。恩。謗。者。今。悉。徵。納。其。收。入。實。也。行。之。一。二。年。官。民。相。得。稔。粒。不。通。將。格。齊。之。高。骨。成。沃。壤。夷。楚。之。懷。志。為。良。民。綠。林。之。叢。自。消。索。封。之。瑕。不。起。寧。敢。編。狼。差。者。止。照。民。間。則。例。起。科。而。小。民。亦。不。得。均。需。一。分。之。贖。蓋。賦。役。均。兵。惠。澤。再。徧。皆。以。廣。朝。廷。浩。蕩。之。恩。也。惟。是。泰。隨。人。等。無。名。之。料。派。下。鄉。之。驗。擾。在。民。平。日。敢。怒。而。不。敢。言。者。不。得。不。通。行。裁。革。以。蘇。民。困。絕。盜。源。是。則。莊。民。踴。躍。歡。呼。而。泰。隨。人。等。不。無。缺。望。者。似。亦。不。暇。顧。矣。矧。其。中。有。鎮。臣。使。負。虛。名。未。得。實。惠。利。歸。於。下。悉。歸。於。上。者。今。一。旦。盡。數。清。出。其。所。利。於。鎮。臣。尤。多。乎。若。夫。嚴。督。有。司。及。時。徵。賦。毋。得。通。負。使。鎮。臣。為。口。實。災。陽。並。議。減。免。收。納。必。須。公。平。毋。得。偏。累。使。莊。民。永。有。依。歸。則。又。臣。等。撫。按。司。道。之。責。無。垠。廟。堂。過。慮。者。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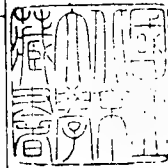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七

史 172-705

鎮山溪邊郡一府字室雖少者處之漢南有不樂孰者即咄大
天下無事而為之族人以嘆以為佳且言千時策動序後意
雖肯得才急之語以蘇軾體好記之以惜一第耳



總輿圖記

貴州雖列職方其先固西南荒僻也壯矯之軍地有同
道唐蒙之待郭大賴堂堂即其役或直隸或分隸寧
王日至名位漸加要亦羈縻勿絕而已至于明而符作
始分迄我朝而規制乃倚自貴陽而上若安順若威寧
為府者三自貴陽而下若平越若都勻若鎮遠若思
南若石阡若思州若銅仁若黎平為府者八而黔州屬
十有二縣二十有六縣然七十五國同封而並治遠為
西南一都會焉于其地銅岩彝漢阻其東赤夷路山
控其西盤江列嶺扼其南西望烏江限其北懸車東馬

辟蹊穿蹄一以為太行一以為太行行路之難稱天險
矣然險可利不可恃可用者夫心之千人自廢也不
可恃者原無隔之儲始無角臂之金也幅輿非不界
靡要皆則截備奏而後成宗則皆障隔互而爭雄非服
推督偏處而肆暴非無水也舟楫魚鹽之利不聞非無
土也金錫然宗之儲不與田多石而草易完民屢屠而
戶久凋滅郭莊在百頃猶未盡興與學校雖修弦誦猶未
盡溥倚多則兵防難撤道衝則群盜難施喜則人而怒
則欺官司之法有恃不得行春苦旱而秋苦霖補助之
術有所不及濟是以延衰難干百餘里寔不及中州一

羊

即省城東一百一十里至平越府界西一百三十里至安順府清鎮縣界南二百二十里至廣西泗城州界北一百五十里至四川遵義府界東西廣一百四十里南北表三百七十里由府治七千六百七十里達于京師

新貴縣附郭東至貴筑縣界十五里南至清鎮縣界一百二十里南至貴筑縣界三十里北至州界一百一十里

貴筑縣府東至龍里縣界八十里西至廣順州界八十里

定壽州府南一百里東至貴定縣界一百二十里西至鎮寧州界一百二十里

廣順州府南一百一十里東至貴定縣界一百一十里西至鎮寧州界一百一十里

開州府東一百二十里東至新貴縣界四十里西至義興縣界四十里

龍里縣府東五十里東至貴定縣界三十里西至新貴縣界三十里

貴定縣府東一百一十里東至都勻府界九十里西至平越府界九十里

修文縣府北五十里東至開州界六十里南至貴筑縣界六十里

安順府

在省城西一百八十里東一百四十里至貴陽府界西

四百里至雲南、寧縣界南一百里至廣西泗城州界

北五十里至平遠州界東西廣五百四十里南北袤一

百五十里由府治七千八百一十五里達于 京師

貴定縣附郭東至安順縣界六十里西至鎮寧州界四

十五里南至鎮寧州界六十里北至平遠州界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卅二冊 雲貴文匯 卷二

鎮寧州府西至普定縣界三十里東至廣順州界一百二十里

永寧州府西至普定縣界一百四十里東至鎮寧州界五十里

普安州府西至普定縣界一百二十里東至鎮寧州界一百二十里

安南縣府西至普定縣界一百二十里東至鎮寧州界一百二十里

普安縣府西至普定縣界一百二十里東至鎮寧州界一百二十里

安南縣府西至普定縣界一百二十里東至鎮寧州界一百二十里

普安縣府西至普定縣界一百二十里東至鎮寧州界一百二十里

安南縣府西至普定縣界一百二十里東至鎮寧州界一百二十里

普安縣府西至普定縣界一百二十里東至鎮寧州界一百二十里

安南縣府西至普定縣界一百二十里東至鎮寧州界一百二十里

普安縣府西至普定縣界一百二十里東至鎮寧州界一百二十里

安南縣府西至普定縣界一百二十里東至鎮寧州界一百二十里

普安縣府西至普定縣界一百二十里東至鎮寧州界一百二十里

安南縣府西至普定縣界一百二十里東至鎮寧州界一百二十里

普安縣府西至普定縣界一百二十里東至鎮寧州界一百二十里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卅二冊 雲貴文匯 卷二

里北至龍泉
界六十里

都勻府

在省城東南三百里東七十里至生苗大肚坡界西一百二十里至貴陽府貴定縣界南三百五十里至廣西
南丹州界北一百里至平越府平越縣界東西廣一百
九十里南北袤四百五十里由府治入千五百六十里
達于京師

都勻縣附郭東至清平縣界六十里西至貴定縣界五十
里五

麻哈州在府北五十里南至都勻縣界三十里西至貴

百里達于京師
平越縣附郭東至清平縣界四十里西至貴定縣界四
里十

黃平州在府東一百二十里東至施秉縣界二十五里
十五里北至施秉縣界二十里

施秉縣附郭東至平越縣界三十里北至黃平州
州界三十里

餘慶縣在府東一百四十里東至施秉縣界一百里
此至石阡府界

涇潭縣在府北一百二十里東至施秉縣界一百二十
里

京師

鎮遠縣附郭東至清浪衛界八十里西至施秉縣界六
十里南至邛水司界七十里北至石阡府界二
施秉縣附郭東至清浪衛界八十里西至施秉縣界六
十里南至邛水司界七十里北至石阡府界二

思南府

在省城東北六百里東一百里銅仁府界至西一百里
至四川遵義府界南四十里至石阡府界北五百里至
四川彭水縣界東西廣五百里南北袤五百四十里由
府治入千三百九十五里達于京師

安化縣附郭東至邵江界六十里西至龍泉界六十里南至石仁府界六十里北至安化縣界一百二十里

安化縣附郭東至邵江界六十里西至龍泉界六十里南至石仁府界六十里北至安化縣界一百二十里

安化縣附郭東至邵江界六十里西至龍泉界六十里南至石仁府界六十里北至安化縣界一百二十里

石阡府

在省城東北四百八十里東八十里至銅仁府界西三百六十里至四川遵義府界南十五里至鎮遠府界北五十里至思南府界東西廣四百四十里南北表六十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之四 雲貴文選

七十六

五里由府治七千三百八十里達于京師

龍泉縣在府西二百五十里東至安化縣界三十里西至安化縣界三十里南至餘慶縣界五十里北至安化縣界五十里

思州府

在省城東五百一十里東九十里至湖廣沅州界西一百里至鎮遠府界南三百里至黎平府界北一百二十里至銅仁府界東西廣二百四十五里南北表二百六十里由府治七千三百八十里達于京師

銅仁府

在省城東五百二十里東二十里至思州府界西一百

二十里至四川南陽司界南一百二十里至思州府界北二百里至湖廣辰州府界東西廣一百四十里南北表三百二十里自府治七千二百里達于京師

銅仁縣附郭東至思州府界二十里西至南陽司界一百二十里南至思州府界一百二十里北至湖廣辰州府界一百二十里

黎平府

在省城東南一千一百一十里至湖廣靖州界西一百八十里至古舟司界南三百里至湖廣通道縣界北一百五十里至湖廣銅鼓衝界東西廣三百九十里南北表四百五十里由府治七千里達于京師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之四 雲貴文選

七十七

永從縣在府南六十里東至洪州司界二十里西至洪州司界二十里南至生苗界八十里北至洪州司界二十里

威寧府

在省城西北五百三十里東三百七十里至四川界西二百一十五里至四川東川土府界南二百八十里至貴陽府新貴縣界北一百九十里至四川鎮雄土府界東西廣五百八十五里南北表四百七十里由府治八千二百里達于京師

大定州在府南三百五十里東至黔西州界一百四十里西至威寧府界二百九十里南至平越州界八十里北至威寧府界六十里

黔西州在府東南四百四十里東至修文界六十里
 北至四川通義府界一百五十里
 平遠州在府東南四百九十里東至新貴界一百里
 界一百五十里西至安順府鎮寧州界九十里南至普安界一百里
 定州六歸河界六十里東至永寧界一百八
 畢節縣在府東二百六十五里東至永寧界一百八
 二十里北至威寧府界九十五里南至大定州界
 土府界九十里
 永寧縣在府東三百七十里東至畢節界一百里西
 叙永縣界五里北至四川興文縣長寧界一百二十里南至四川
 四川叙永縣界二十里

形勢

貴州布政司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二 貴州志

二十八

居天下之西南東阻五溪西控六詔南連百粵北距三
 巴經服要區坤維重鎮志山經水緯內藩楚蜀外控雲
 荒謝東上則盤江旋繞下則海溪阻深層雲疊嶂巨鎮
 雄落沈思窮地之險極天之峻一人荷戟萬夫超超同
 記開雄虎踞路繞羊腸天府金城可戰可守固滇楚之
 鎖鑰亦蜀粵之藩屏

貴陽府

富水遠前貴山擁後頑嶺回塞西南都會據荆楚之
 上游為滇南之門戶一統筆峰拔地天馬騰空西開雄
 峙五行得令

新貴縣附

貴筑縣附

定番州八番交流

廣順州山連普里

開州以控清江之險

貴定縣四山水施戰

龍里縣入省阻溪

修文縣西土要河

安順府

西南衝劇異漢襟喉舊土厚水深川濤峰列一統輻輳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二 貴州志

廿九

逶迤扼塞強固邊鄙都會滇黔要區

普安縣附

鎮寧州同嶺崖遠

永寧州百重天整足雄諸部

普安州詔險立城外控

普安縣萬山中關

安南縣峻嶺江劃地

安平縣崇岡沃壤地當衝要

清鎮縣山崇利壤水環如郭

平越府

邊方衝要之地苗芻叢聚之墟一統志北距三百潯東枕

八盤坡舊志馬繫崩扼其要害羊腸河設其險阻舊志南臨

天馬北負群峰東起疊翠西湧仙泉

平越縣附

黃平州重慶府雲南二水環流

甕平縣西連甕水南連黃平

餘慶縣上連華糖下接偏橋

湄潭縣西連烏江下至永興

都勻府

控扼要荒壤僻而險一統志據桂象之喉引川播之脈橫

天下郡國利病書原第卅二冊雲貴文匯

同虎伏小洞龍迴四面環苗孤城自衛粵以西之唇齒

黔以南之藩籬舊志

都勻縣附

麻哈州玉屏苗其北

獨山州孤山其北

清平縣平峰其北

鎮遠府

溪河旋繞山岩森列一統志白崖東枕碧峰西峙舊志崇岡

複巖城堡羅環長江大河舟楫通利辰沅上游滇黔門

戶

鎮遠縣附

施秉縣連起羊腸地僻苗穴

思南府

牂牁要路唐書控彝洛咽喉之墟郡志山川險阻文獻上接

烏江下通蜀楚舟楫往來商賈蟻集本志嶠嶂綿亘溪澗

深紆四秋秀峰三小洲分二水本志

安化縣附

印江縣聖登其北筆架嶺西

婺川縣江城因比金城豐稔險如

石阡府

天下郡國利病書原第卅二冊雲貴文匯

負山枕江黔中要地廣輿記林壑環抱水石清幽舊志南通

鎮遠北距思南一統志與黔思犬牙相錯方輿

龍泉縣北連石阡西向湄潭

思州府

重山環抱西溪交榮舊志城郭再關保障足恃在記東

連沅靖西抵潯渝扼槃瓠之襟喉作湖湘之犄角舊志

銅仁府

九龍分秀三江匯流天馬雙貢峙其陽神鳳半月亘其

陰風氣會萃志山接雲貴江通雲夢舊志東聯錦水西接

牂牁控扼苗蠻黔中要郡一統志

黎平府

五龍蜿蜒二湖盤行藏百葉之窟穴道一線之羊腸襟帶靖沅屏障楚粵一統志山豁險峻東奧區廣輿記永從縣沅州府志一城控扼諸河

威寧府

前臨可渡後倚烏門岡亭盤旋山崖險扼襟帶二湖平連海甸羊腸小徑十倍蜀道一統志控引滇蜀統制羅施雖在西隅寔當要害

黔西州河東縣志盤龍山盤龍峯據新黔西州盤龍山志盤龍山盤龍峯據新

大定州東坡志林巴蜀險阻北塞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卅二冊 雲貴文匯

八十二

平遠州鳳凰山志巨吳南麓山崎其

畢節縣水經木橋西帶七星

永寧縣水經南控六通

牂牁江解

牂牁江跡始見唐蒙漢武因通道夜即置郡近羅念菴作廣輿圖謂烏微七星關水即牂牁江源折流為盤江經泗城州稱右江達泗會番禺入海圖解有齟齬處然大要卓然得之顧質之鮮有能識者余緝節蓋度盤江江廣僅百步自貴竹入滇路未有不濟盤江行者沿江上下絕擊汰之跡水勢批巖激洄土人謂水漲時漂羅樓舟峭壁穿窬人跡罕入下流至打栗聯泗城界舟船始通焉此余歷晉安斜出雲南趨烏撒衛校士抵烏撒普德驛驛門對可渡河柯可登河之南需蓋境也河之北烏撒境也驛抵衛城八十里詢之限吏云河水在西百里注壑而出從此而東盤江乃此水之注也越衛城北二百餘里有七星關河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卅二冊 雲貴文匯

八十三

本城守備者頗老練詢之云七星關水源出芒部界濱城海子有一股通之繁澁水西境會可度水為盤江第山水峭險狹狹叢叢是以是人無固而至德前二說固未嘗知牂牁江所在而牂牁江為盤江則雖然無可疑者按遷史始楚威王時使將軍莊蹻將兵循江上畧巴蜀黔中以西踰至滇地肥饒數千里以兵威定屬楚欲報會秦擊奪已黔中郡道塞不通因還以其衆王滇牂牁江者蹻兵滅夜即據船處也高戎本方夜即國今自瀘戎入滇路未有不由七星可渡行者當唐蒙風喻南越之越人食蒙蜀枸醬蒙因蹤跡知夜即牂牁江南越以財物役屬之以犴漢巴蜀之饒固可賂誘夜即為置浮師牂牁江出越之不意制滅之奇也武帝由是壯蒙為中郎將將千人食重萬餘人從巴蜀

昨聞入遂見夜即使多同蒙厚賜喻以威德約為置吏夜即旁小邑皆
貪漢總以為漢道險終不能有乃止聽蒙約東還報以為捷為即發已
蜀卒治道自雙道指牂牁江是時通西南夷道戎轉相餽數歲道不通
西南夷又數反發兵與擊費耗於是罷西南夷獨置南夷夜郎兩縣稍令
提為自葆執至唐時因以播州之珍州為夜郎後人止知珍州之為夜
郎不知古夜郎從高或直通既駭地方數千里也蒙初至夜郎多同聞
蒙曰漢孰與我廣大以道不通故各自為一州去不知漢廣大令人泥
居居之珍州為漢夜郎又窮步旁蹊谷設指牂牁江其亦昧莊生秋水
之見矣然當漢四道伐南越也使馳義侯因已蜀罪人發夜郎兵下牂
牁江威會番禺乃今盤江灘瀾僻惡虛無人行豈古今時異勢殊耶柳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二冊 雲貴文匯 八十四

當治道時二歲費劇矣之方師過不無覺從盤利之苦至打罕乃得市
乘舟楫故兵屢至而南越已平服載考八校回軍時即擊激曾反殺漢
使者頭聞遠平南夷置牂牁郡則自為撤遠迤而南皆其地舊載雲南
廣西府亦牂牁屬也泗城以北如都勻等處皆牂牁界內矣是時
叩牂丹駭君長聞南夷得漢賜過厚皆求置吏比南夷乃使司馬相如
往賓之於是關隘序南至牂牁為徵則越萬等郡界接芒部也然則牂
牁江之源委其亦昭然矣夫山川紐絡化工神運余嘗因是而求之自
岷山之陽至於衡山蜿蜒紆從從衡迤南五嶺皆犂犂東蟠五嶺者漢
入南越有五道衡西北山峻轟然非無可據正以夷荒非通道之所耳
以此見牂牁度之山嶺然為神州之拱臂也荒徼山嶺以地圖察其

既要不過數寸而間相去數百千里生長其地者尚未能習其險易也
唐蒙浮舟牂牁之策誠為鑿空初時臣民驚疑蠻夷煩輒然勞師彈費
卒置卻如堵難來喜功之機自是華夷一統亦足徵武帝善任成功矣
按上卷曰今廣江南岸協州曲州本即國廣西府乃牂牁屬也
有水入曰城稱南盤江和潼說指為牂牁江厥州尤甚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二冊 雲貴文匯 八十五

沿革辭

沈思元

黔于古雖非異域也入我版圖所從來矣爲蒙不可得者帝高陽氏化至交趾沅沙遠跨黔西南之外唐虞命官約治時屢有苗民者緡蠻氏之後也時則有三危之幾徂征之命禹貢所紀尤大彰明雍梁之境西南皆據黑水黑水之流導自三危入于南海漢武開滇萬其地即有古黑水祠而滇之蘭蒼江流入南海黔之牂牁江通粵番禺亦入南海天下諸水多歸二界入東海滇黔獨有別流其單言南海以此非神術足跡遍歷胸中其一堪輿何能揭若指掌哉黔博靈之山有古象祠夷人世祀之莫知其始斯亦有虞格苗之一微也較湯代夏而迄荒來享來王其中衰也鬼方再梗故高宗伐之周興越難旅獒獻自西南重

天下即國利病書

原第卅二冊 雲貴文社

八十六

譚安在區區庸庸其內地哉迨其季秦楚之強也迭據而後屬之垂數百年莊濤之入滇也界地黔中直界之耳秦遂置郡爲彼其時黔之人第知有秦楚也而漢高起豐沛誅秦焚其竊據而未入漢也國宜惟時與中國絕者垂百年而武帝復通交趾元後復非鑿空也武帝好大故侈其說西南夷置郡益州以爲九州之外復益一州而不知即禹貢雍梁境內地也黔於禹貢爲梁州之境後爲地方周爲驛微羌巢之類漢爲牂牁郡而後而稍入捷爲越南稍入益州迨東稍入武陵自漢以來代多羈縻未有若我

國家收之幅輳之內一視之而樹之屏者此我

太祖再造居宇昭統古先帝王而非求多也今日之黔東則楚而則滇北

則川南則粵是腹心而喉咽也或者不深惟祖宗用變之初意懷以其地之瘴疠之險而雲夷視之過矣

天下即國利病書

原第卅二冊 雲貴文社

八十七

升卷集漢有群柯郡字一作歌歌其字從七也
繫船木也說文與漢書注舊解如此群柯今貴州地也
具江水近產難于清渡立兩村於兩岸中以繩繩之舟人
循繩而渡于過其地見船出江與岸安江皆然因傳古人
制字之義郭思紹佩觿集云狀似從戈誤之甚矣

康熙四年五月辛酉王吳三桂奏水西已平擬將隴勝的都朵何
架四則漢設為一府建府治于比喇將法戈大著不勝架勒四則漢
設為一府建府治于大友將以著則嵩川所三則漢設為一府建府
治于水西城各領以流官知府悉隸貴州布政使司儘獲地廣人
三有難治或應再為添設其應設官負除原設分地事節通原以理
制土司今水西已平應將該道改為整飭三府分巡貴寧道兼管水
寧赤畢等衛駐紮比喇外其三府位疆縣府各設知府一員通判一
員經歷一員司獄一員儒學教授二員內喇比一府再設推官一員
承理三府刑名今臣暫委總兵官劉之復駐紮大友總兵官李如碧
駐紮水西併委安順鎮標中軍游擊劉學正原任元江府知府劉秉
駐紮比喇令各招撫土人及早還家理業

十一月以比喇為平遠府大友為大定府水西為黔西府
六年三月改烏撒土府為威寧府又于雲南設開化府
十年十二月以州地抵曹中丞奏龍里一衛舊設貴陽府龍里一員分理民夷後
縣縣府而制通全貴衛軍今宜改衛為縣而以龍里縣舊有之民賦與該衛見任之地又
悉歸管理又清平府舊在該衛後設該衛而駐土丁賦則歸縣府管理今議
裁衛設縣而以清平縣原管之民賦與該衛見任之地又悉歸管理又平越衛與平越府
同城舊定衛與貴州府同城知府衛與貴州府同城今宜裁去三衛改設三縣即特設衛之
之地也丁編為三縣土民為三府州都司也又要莊衛與鎮寧州同城舊平所由貴州州同城
新縣所由舊莊衛同縣也裁撤莊衛丁亦次今宜裁去三衛改設三縣即特設衛之
縣從之設龍里清平平越平定縣各五縣

議處銅苗疏畧 少卿周弘祖 自有苗患以來其謹制嚴良策

者不過曰撫曰剿曰戰此皆似是而實未中事機者何也嘉靖二十四年賊勢猖獗布政使石簡親詣銅仁招撫給以魚鹽犒以花紅牛酒渠魁龍許保給以冠帶幼苗選充生員賊所需索無不應付如奉驕子狼犒入手即出膚剝未及一年勢愈驕蹇動言得狼未肯聽招此則撫之未可之明驗也二十七年撤兵之後調土漢兵五千五百名守銅仁又調甯陽土兵一千守小橋平茶長官司土兵一千守毛口凱里司土兵龍必昇等一千守地架甫及數月道路險遠糧運不給土兵擅自撤散龍必昇亦為賊所衝潰小橋毛口相繼陷沒夫兵多則苦于之狼兵少又不足分布控扼賊路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二冊 雲貴文庫

九十一

則賊所必攻聚于府城則緩急難應此則守之無益之明驗也張總制亦嘗銳意用師矣其後印江石阡相繼破威我聚而入彼散而逃我撤而回彼倒而出彼守其逸我當其勞彼之棄我有餘我之備彼不足况山箐險阻賊勢悍勁今之將帥有能隻身深入如韓王之擒方臘者乎此又用兵之未可也愚意謂此苗與廣西猺獞不同原有土官管轄原有印信文冊原有舊額錢糧先年之禍起于土官其後湖廣鎮寧二司聽撫之苗俱各認其土官求為之主免於誅殺如單子坪之苗亦請其土官田興爵至寨剗牛灑酒妻子羅拜情願起立衙門復還舊治蓋田興爵者性以事繁辰州獄此時苗尚未叛也松相語曰吾父母官久禁當救之鳴銀入城

買囑吏禁以大食器舁之出獄後與爵求索無厭淫苗妻子群由

方怒而叛之及後聽撫又尋其故主則苗豈無統而不可約束者哉至於銅仁事勢頗異恭是該府原是改土為流無屬縣以長官司為屬倘理由於長官衰弱不能鈴束各苗亦從前有司不能撫綏所致然二司苗不盡叛也且如錢糧一事叛苗不納以逋欠責之見失逃亡責之土官平頭長官至掣印以逃而二司逃民散在清浪平溪思州馬口黃連施溪等處無算數千傭賃鐵鏟願歸本土若頒其通負于中選強壯者為兵量給之食聚為屯堡舊材舊田新次經理其利倍于客兵而各叛苗亦可馴服矣茲非處苗之正法乎嘗聞楊僉憲云苗地縱橫不過百五十里苗不及數千而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二冊 雲貴文庫

九十二

敗屢拒官軍荼毒生民數年無如之何者奸民挾佳土官交遊盡之矣有奸民為之耳目故出則必有所獲有土官為之窩容故敗則必有所歸知乎此則可以論苗矣

恭虞安甫疏 巡撫江東之 為土司內賄 聖明查察長西原由以清治本 巡撫貴州未任之先已識貴州差少夫多均募兵士 法陵夷其未久矣及臣到任宣慰安撫臣宋承恩具臣詰問西 人向所奏事情其一係宋承恩與教官熊夢祥爭權曾經提學道 會事沈思寬處分已心平無異說矣因安撫臣趙好樹置欲斷其 洪遵庄田及巴者馬頭地故代為申奏其一辯復貴竹司臣詰之 曰貴竹司改新貴縣隆慶二年初議陸年屬貴陽府陸年俱在 會典可證汝父安國亨不言於查議之初汝乃言於三十年 制 定之後何也安疆臣曰疆臣年切未知諸宗目知之明日帶宗目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卅二冊 雲貴文苑

卷第卅二冊

百人從於使臣諭之曰汝輩敢謂貴竹司之改縣為 皇上變亂 祖制也洪武年間止宜宣慰司有布政使司自永十一年始汝 將謂 成祖皇帝為妄亂 祖制乎程番十七長官司之改府自 成化七年始都司和永長官司之改府自弘治十七年始凱里安 撫司之改府自嘉靖九年始汝又將謂 累朝皇帝皆變亂 祖制乎貴省府衛并州縣俱係土司改置其子孫為流官各奉法 無越志汝欲發新貴縣將舉貴州而齊為夷也我 皇上聖德當 陽 國家氣運方盛安得妄興此念諸宗目曰不敢惟擬安國貞 當令上班臣曰此爾夷家事須靜聽處分無擅與兵甲諸宗目唯 唯而退當初 奏之時兵部尚書石星有欲 君之心體國之念

常折之以王所制即為律後王所制即為令新貴縣為今 上折貴州府治不獨改一貴州以 明旨一日之天下以 縣治一日之儲存新貴縣之人戶境限歸 天子之版圖計數得 而罰徵之新貴縣之民主軍為 天子之命官非敢得而更置 之即可以各奸人之民而殺其和謀矣奈何石星之言曰該屬貴 陽府者方屬貴陽府該還土司者還歸土司又曰考其創設之規 及今日削弱之狀復疏止於陸諒無一字非為安疆臣計也是以 諸宗目心服臣之言實則倚石星之勢 陛下未嘗有棄新貴縣 之心安疆臣已成其奪新貴縣之謀擄殺其人丁霸徵其差銀縣 丞宋顯印隨居大方安疆臣喜而藏之雖拜 牌拜表而不出主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卅二冊 雲貴文苑

卷第卅二冊

薄寄國果願效忠 天朝安疆臣以為恨伏兵二千於有城之外 欲伺其出而殺之舊年誘致致司而挾之以兵遂往向承祖等中 文以欺侮 天聽且謂 高皇帝為之震怒天地為之昏沉又移 肆無忌憚不知有法不知有 君近日據威清道副使林喬楠畢 節道僉事方萬策報稱安疆臣與兵數萬欲折安邦父屍挫其居 地三尺大掠一百五十餘寨流毒安順鎮寧二州殺傷良民焚燬 官廨俱有實証臣遣官禁諭休前對臣之言曰疆臣年切不知且 自竊採木其依倚閭閻如此非安疆臣之能督陳思教之也安疆 臣所屠橫魚數百里擄兵數拾萬其祖宗自漢唐宋元以至今日 所遺金銀堆積如山岳 國家所未有之富閩省土司所未有之

漢海內皆知之、石星憐其削弱、臣不知其何心矣、陳思王嘉猷等
初謀以為幼主安靜則彼享其富貴、吾輩何利於是、倡恢復之言以
順適其欲、彼將不惜結納之費而可以坐分其有、如先時安國亨
結首相張居正得其意容供奉、撫按莫不凜凜、今石尚書有路可
通因而得復檢司、從此可圖伯業、安疆臣遂遣走京校士多齎
金銀未必盡輸石星之家、所求於石星之復疏者已大憚、安疆臣
之類、陳思因此稱首相、拜軍師、石星遂蒙不韙之名、夫砥礪名行
者不以利汙義、如土司楊燧賄僉事某、餘則揭之臣、所以明不污
安疆臣、則副使林喬楠則揭於通衢以拒之、石星曾二臣之不若
乎、臣之所不敢信也、三年以前、安疆臣猶知敬慎、自石星復本之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卅二冊 雲貴文獻

九十四

後遂謂石尚書許我恢復、大張惡端、是以貴州萬口莫不指石星
之復此而唾罵之、臣不能為石星解也、安疆臣欲復貴竹司也、使
欲棄新貴縣以同之、使遠思南等司皆欲復其故也、將盡棄一
省以徇之乎、陳思不為假虎之嫌、復安疆臣一當場之愧、石星
負節氣、登極矣、乃陳思之不若、陳思欲為安疆臣開土地、石星則
欲陛下廢土地矣、陳思欲為安疆臣增戶口、石星欲為陛下
損戶口矣、陳思欲用夷變夷而改流為土、石星不能用夷變夷而
改土為流、石星納安疆臣之賄、欲改易會典以增其檢司之金、
不念皇朝一統之盛、而自創版圖、思使有無縣之省、由其謀不
足以尊君而每至於辱君、才不能以禦亂而當至於釀亂、西

南之失、從此多事、臣不曰陳思王嘉猷而曰石星也、大抵夷司之
於流官有二端、非納賄以結其歡、則以激變拔之、若臣彼不敢以
賄至、恐以為敵、臣謂奴安疆臣無難事、有三策焉、初不法則念安
疆臣之年幼、許其自新、即陳思王嘉猷不遵如誅、苟能改行從善
則錄其輔導之功、而宥其檢置之罪、可也、再不遵則照先年處安
國亨故事、革其冠帶、責令縛獻奸徒、不得以死屍抵塞、俟其懲創
而後復之可也、三不法則撫按稟其惡狀、開具奏聞、率三省之
兵以攻其外、調各土司忠義之兵以攻其內、不日土地而分之、絕
其世爵可也、今安疆臣未奉明旨、遽霸新貴縣、臣欲責安疆臣
人獨平幼不知、取其回文、從增陳思一番誣訛、行布按二司拘陳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卅二冊 雲貴文獻

九十五

思王嘉猷而密建縣始末以便題復、以完考、我安疆臣藏匿不
發、先按臣及瓜安疆臣不服、考案今不服、臣直啟督時石星而為
之、石星之誤、則案臣詳報、臣與石星共事、今日之責、寧負石
星不敢負陛下、故使實陳之伏乞、勅下兵部、令石星有則痛
加省改、無則益為忠貞、察失情之二端、林思思臣之三策、安疆臣雖
係初犯、休惡異常、當酌議停安上請、聖裁、勿文前疏之過、以長
土酋之惡、從此天子之餘威、遠振疆臣之亂萌、潛消廢幾、哉石
星失之東隅、收之桑榆也、再照、藩封為天潢之派、京之
使尚不敢煩、安疆臣恃其富強、選一番校士、無月不走、筆鼓之
下、志將何為、更勅下五城御史、升端本衛官校、嚴行緝拏、是亦

塞官邪之實示遠之尊矣萬曆二十五年五月內該
題覆奉 聖旨是着巡按御史審究具奏欽此

都察院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卅二冊 雲貴文社

九十六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卅二冊 雲貴文社

九十七

議處烏撒院 巡撫江東之 為逆犯投降 國體既正懇乞
聖明斷立後以清夷方專責成以杜後患事臣聞無所解於心者
父子之親無所逃於天地者 君臣之義臣請以 君臣之義責
阿儻之要 君以正今日之罪以父子之親責安紹慶之庇子以
杜後日之亂領 陛下倘垂察焉夫安雲龍為烏撒土知府祿星
之子安紹慶其親弟也女效良其親姪也倫序甚明詳見川雲撫
臣疏中無俟臣贅咀嚮一名安雲朝為安雲龍生弟名位素果諸
目不暇其父且自言之是咀嚮之不能立也明矣安國正謀殺安
雲龍其妻龍氏遂與安國正為夫婦勢必殺親子以媚姦夫其夷
狄而大亂也使龍氏尚在國正有子雖免篡逆之謀况遺腹未必
真乎是官保之不當立也又明矣咀嚮不能立官保不可立雖雲
龍而為之後者舍安效良將奚之為阿儻者指龍氏之苟合發其
以妻謀夫之罪舉安雲龍之親派正其以侄繼伯之倫明白申訴
豈非義舉乃解結雷益州而擅興兵甲抱擁安效良而坐據益倉
以防求為可倣以 君命為可挾是臣之所不耳也人孰不欲其
子之富貴謂安紹慶獨無非人情矣乃謹然諾於雲南謀干戈於
貴疏陰與阿儻為一陽與父子為二陸歲嬰孩非安紹慶託之於
阿儻抑阿儻竊之而逃乎是臣之所不解也臣於履任之初即行
畢節道會事方萬策徽諭安紹慶傳獻阿儻不棄自為計阿儻所
犯之罪異日皆安效良之罪奈何以目紀叛逆而欲要 君命之

崇也不數日，四川撫臣譚希思移咨到臣，亦責安紹慶傳獻阿僞與臣不約而同矣。臣微行貴寧，途奉議來，經濟感清，道副使林喬楠畢節道俞事方萬策同四川都司淡章往烏撒地方查勘阿僞等夷情，今據三道回申十二月初十日，安效良率阿僞并海濟等百餘人投見，北面望闕行五叩頭禮畢，參道責之以西園鎮城屢刻官道，阿僞以為豐口批誣責以初發，冀夾殺死龍胤等而通地橫屍，烏撒額糧升合不納，而一軍捫腹，阿僞俯首無辭，但稱從今洗心投降，餉完納錢，狼輸解館馬其雲翔與效良為叔侄，撫院請立為答應，知府崇英已立為耆老管事，男婦數百名口隨雲翔官屋居住，效良不敢加害等語，在卷據其投降情狀，其心尚真，其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卅二冊 雲貴文阻

九十九

言則進，若重慶阿僞殺降為不祥，含安效良而議國正之後，長淫莫之見為不義，是以川雲撫臣請定效良之立致，有今日阿僞之降，不動聲色而皆消亂萌，二臣之有功於國家大矣。臣因阿僞之降而後議效良之繼，僅能為朝廷存體面，非因二臣於先，臣將無以成之於後，是則臣之罪也。臣獨有懼心，為安紹慶有需益災有盜倉矣，又有烏撒府矣，土地日廣，兵甲日多，土夷之賄交勢合，若日益盛，使阿僞暫欲戢於效良未繼之先，益猖狂於效良既繼之後，不但鎮雄之僑人無難類，且烏之軍民無寧期。四川遠在二千里外，誰能挽西江之水以救涸轍之魚？雲南惟見安紹慶之恭順不見貴州之蹂躪，將談笑視之，不震於貽遺恤震於其隣哉。

臣竊謂慈父之於幼子，痛癢相關，則安紹慶之於阿僞，肝膽相照，阿僞既為安效良出死力，安紹慶必能制阿僞之死命，以阿僞之驚驚而前倨後恭，無非為安效良謀也，則皆安紹慶意也。嚴阿僞之羈縻而慎終如始，非獨子能也，則尤安紹慶責也。於阿僞治之以不治，出自陛下有過之仁，非臣所敢必，於安效良繼其所當繼，出自陛下繼絕之恩，非臣所敢與。臣一念犬馬之誠，惟願陛下矜憐荒微之殘民，俯賜禁暴之嚴旨，雖子既定罪有攸歸，安效良十五歲以前，阿僞弄兵罪在安紹慶，安效良十五歲以後，阿僞弄兵罪在安效良，阿僞能改而先以兵加之者，罪在起釁之家，阿僞不悛而復以兵助之者，罪在濟惡之人，阿僞得從末城，昔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卅二冊 雲貴文阻

九十九

長敢有效尤，或以忿兵，或以貪兵，侵擾蒼赤者，不得援例治以不赦之罪，容臣等分別輕重奏請降削，如以其祖功不可泯，選其族之賢者而更置之庶幾國有天威，人無越志，雖夷方共知有君臣之義，不敢一逞，以試法，雖安紹慶亦得以全父子之親，不致兩敗以傷恩，軍民幸甚，地方幸甚。萬曆二十五年二月十五日該兵部題覆奉聖旨是

屯田議 提學謝東山 貴州各衛旗軍上糧屯田俱各八畝會計口食則總旗十六畝小旗十四畝軍人一十畝皆得計其子粒之輸以充月糧之入故旗軍缺一名則一石之分田有在屯田遺一分則一分之花利猶存往以逃亡者雖缺而解發者當補故遂忽而置之及今逃亡益多解發益寡而遺田益衆管屯人等遂有歲收常貨以數家成鉅積者矣侵占屯土律有明禁侵漁之盜可不亟懲合無通將貴州合屬逃故屯旗旗軍遺下無糧口食分田悉故清查果有山水湮塞無堪開墾量行減免餘皆召佃于人歲收其入貯該衛倉庫以備荒歉處濟聽令于內照數支給而無田窮丁分毫不許浪派新軍解伍倘有派撥隨扣減其見剩之數立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卅二冊 雲貴文址

一百

乃定規登之冊繳貢令布政司隨時稽考如有占悞不發侵玩如故者即行從重參究庶幾人知遵守弊可永清而遺屯軍伍有一舉兩得之利矣

議處五開疏畧 湖廣巡撫陳省 一議兼即轄以馭軍民查得楚中各府衛同城者凡衛官賢否官舍聚替官軍俸糧屯糧完欠皆聽府官填勘覈備以故事體維繫惟黎平府與五開衛同城則不然蓋府屬貴州衛屬湖廣不相干涉以故款頭人等每相犯侮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夫以兩省府衛同處一城本以防範合無俯照臣領 勅諭統轄該府事例亦聽辰沅兵備道統轄五開衛官員賢否官舍聚替官軍俸糧俱經該府填註勘結查覈督催呈詳該道轉詳方准施行辰州府不得干與凡事干軍民者仍與參將協心秉公查處不許自分彼此如此庶府衛聯屬文武並敘一議移參將以便彈壓查得守備之駐五開品秩未崇人心玩視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卅二冊 雲貴文址

一百

參將則體貌稍隆威權自振合無行令本參聽其帶領募兵移駐五開衛凡各邊衛一應事宜悉聽料理俾彼宣布威令以輯衆心奮揚威武以肅衆志事干軍民者與黎平府掌印官協心計議共圖保障之方永消驚之釁庶地方可獲安寧矣 一議改通判以司狼狗大狼狗乃官軍所資以爲命者必支放以時斯軍士得需實惠今查五開等衛邊餉皆解沅州專令辰州府遣糧通判駐劄該州管理夫各衛請給則自衛歷靖而抵沅該道給發則自沅歷靖而抵衛山開險峻道遠逼通合無將通判移駐靖州而以五開銅鼓等衛之近靖州者應支糧餉改貯該州專聽本官催督給散每雙月各衛請發搭賬簿照式開填明白送道轉發本官查

數見任官軍的數呈詳批允行州支出餉銀鑒分零碎包封本官親詣各衛會同掌印官唱名給截其五開一衛仍要會同黎平府掌印官查截公同支放永為定規如此庶官軍俸糧常充永免跋涉之勞可嚴侵漁之弊矣 一議軍事權以便制馭照得黎平府與五開衛同城事體關涉合無將黎平改為軍民府換給印信以五開衛所軍舍聽其專制俾有司軍衛咸為一體地方庶永輯寧再照楚省湖北及柳桂地方屬之貴州南贛兼制該道府州縣官員賢否同聽甄別舉刺今黎平府既屬辰沅兵備道統轄而五開衛又屬該府專制多相閼涉似應比照前例將該府屬官員賢否亦聽臣等一體甄別舉劾勸懲庶邊方之臣賢者知所奮勵而不

肖者亦知警畏矣 一議酌調遣以免煥擾照得永順保靖二司先年折直倭寇擾攘當事議調其兵征剿雖此一過有急動輒思調二司土兵即臣向未親臨其地亦以二司謂足恃力乃今則見有大謬不然者緣二司徒有虛名原無實兵如遇奉文調取則於鎮溪等司轉募每兵一名給與二錢銀替一技取數以應出門即有行糧沿途又有犒賞官府之費訖已不貲乃苗民之性驚駭難馴沿途剽掠生事莫敢誰何且俾苗夷深入腹裏習見舉措虛實致萌輕視之心起垂涎之念此則決不容復踵往轍者也合與今後各省凡有寇攘不許議調二司土兵如貴苗煽亂勢至猖獗聽該省撫臣會臣衙門題報聽臣調發見募精兵策應再不足用則

調取鎮溪等所募悍憤戰之兵互相夾剿其永保之兵亦不輕擅調取致滋擾害

募勇守城議 思州知府蔡懋昭

本府設在萬山之中溪洞深

阻南與邛水天柱相接北與烏羅提省相聯中多谿徑皆係生苗出沒其間自正統十四年被奸糾引苗賊入陷以後為苗所窺間嘗竊發受害頗仍良由武備弛而兵力寡也查得洪武二十五年設有思州守禦千戶所而千戶以土人為之至洪熙元年革去千戶改為正副長官守禦遂廢後因殘破又議調平清偏鎮四衛官軍共一百六十九員名赴府防守至萬曆元年復又撤去今雖召募雜兵一百二十名每名月給銀一錢八分米三斗把守關隘然亦生苗等耳非久安長治之術也舊額土兵一百二十名每名月給銀四錢五分以充守禦然皆柔懦不堪惟供看門提鈴更夫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卅二冊 雲貴文匯

百四

吹手等役而無承甲武勇之具以此因循怠玩屢遭失事合無比照各府事規量募壯勇藝能之兵五六十名月給工食銀玖錢專令習熟鳥銃快鎗弓弩長技以壯武備庶平居有足制勝聞警不致張皇城社人心均有利賴矣

烏撒衛志

嘉靖十三年巡按御史王杏條陳軍民利病一款嚴督襲以杜亂階貴州各府司土官不由出身正路亦無考校功能但以先人舊勞世授其官得之亦甚易矣惟於承襲之際有司查勘其宗枝來歷保稱無礙然後取具供結中之藩省轉行各該守道就近查勘無礙然後呈請撫按查實行令起送赴部覆查審勘相同然後題授官職仍令親自叩頭謝恩若是則土官各知感激皆曰是官實朝廷親授我必將思前日之難而且戒且阻其於子孫亦勤世教以期不累於後選於綏德之中寓以懷威之意此良法也嘉靖六年巡撫熊一英奏開納粟冠帶辦事之例累：虐衡繁行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卅二冊 雲貴文匯

百五

真偽莫辨豈知官職所以取信於夷民者以有該部憑劄也不給憑劄而可以授官是銓註之權不由部司而襲授之微止憑冠帶交借之端自此始矣近如土舍宋璽于駐石顯榮等潛據固寨冠裳戎博蓋其始也援例冠帶其中也私自冠帶其究也僭據地方皆自納粟之例啓之耳今後不許再開此例庶國法昭明舊典復而土官自潛消其不軌之心矣

洪武十五年征南將軍顧川侯傅友德以烏撒烏蒙芒部東川四府地近四川奏改隸四川布政使司從之

嘉靖七年兵部尚書伍文定以四川宣慰司孺子楊友楊愛互爭地方歷三十餘年訟牘未絕奏將愛見官地方分置凱里安撫司

改屬貴州從之。**劾**聞天下有道守在四夷乃若決其群斷其臂而少其力又歟夷之微權也本衛地方接連雲南通省皆古西南夷地今中國所以能通雲南享彼貢賦之利者以有貴州東西兩路耳洪武間以西路烏撒烏蒙東川芒部四軍民府及東路普安州俱屬雲南蓋未之深思耳何也東路普安州之盤江西路烏撒府之七星關河皆入滇門於洪流巨浸誠一夫當關萬夫莫開之險萬一雲南有變據此二險是無雲南矣傳穎川有見於此奏以四府改隸四川永樂間又以普安州改隸貴州是徹雲南之藩籬啓其門戶以延中國使節冠蓋矣此守在四夷之一大端也原其為謀豈直一世二世之計哉弘治正德間四川播州土酋楊友楊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二冊 雲貴文臣

百六

愛兄弟因爭土構兵歷三十餘年奏牘未結至嘉靖間兵部尚書伍文定奏將楊愛分管地方凱里等處增置凱里安撫司改隸貴州是又與其群斷其臂而少其力之意也此其為謀將不在傳穎川伯仲間耶此尤經畧者之所當知也

永樂五年六月改交趾龍興府為鎮蠻府建興府為建平府天長府為奉化府新興府為新安府國威州為威蠻州宣光州為宣化州上福州為福安州安邦州為靖安州日南州為南靖州布政州為政平州明靈州為南靈州龍眼縣為清遠縣安世縣為清安縣應天縣為應平縣山明縣為山定縣上福縣為保福縣龍潭縣為清潭縣丹鳳縣為丹山縣龍拔縣為隴拔縣天施縣為施化縣古戰縣為古平縣統兵縣為統軍縣佛誓縣為善誓縣大本縣為安本縣獨立縣為平立縣黎家縣為黎平縣御天縣為新化縣費家縣為古費縣安邦縣為同安縣安興縣為安和縣茶龍縣為茶清縣杜家縣為古杜縣上路縣為路平縣上福縣為福康縣布政縣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二冊 雲貴文臣

百七

為政和縣鄧家縣為古鄧縣左布縣為左平縣世榮縣為士榮縣餘仍其舊定交趾所隸州縣交州北江諒江三江建平新安建昌奉化清化鎮蠻諒山新平演州人安順化總十五府以威蠻福安三帶慈廉利仁五州隸交州府本府親領東蘭慈廉三縣威蠻州領山定清威應平大堂四縣福安州領保福夫留清潭三縣三帶州領扶隆安明扶軍安樂立石元邦六縣慈廉州領丹山石雲二縣利仁州領清廉平陸古榜古肯古禮利仁六縣以嘉林武寧北江三州隸北江府本府親領超額嘉林二縣嘉林州領安定細江善才三縣武寧州領仙遊武寧東岸慈山安豐五縣北江州領新福善寧安豐三縣以諒江南策上洪三州隸諒江府本府親領

清遠古勇鳳山那岸陸那五縣諒江州領清安安寧古隴保祿四縣南策州領青林至靈平河三縣上洪州領唐安多錦三縣以洮江宣江洮江三州隸三江府洮江州領山圖麻溪清波夏垂四縣宣江州領東欄西欄虎巖三縣洮江州領龍拔古農二縣以長安州隸建平府本府親領懿安安本平立大灣望瀛五縣長安州領威遠安謨安寧熱平四縣以東潮靖安下洪三州隸新安府本府親領峽山太平多翼阿瑰西關五縣東潮州領東潮古費安老水常四縣靖安州領同安支封安立安和新安大清萬寧雲屯八縣下洪州領長津西岐同利清河四縣以快州隸建昌府本府親領俸田建昌布真利四縣快州領仙呂施化東結芙蓉永潤五縣以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二冊 雲貴文址

百八

美保膠水西真順為四縣隸奉化府以清化愛九真三州隸清化府本府親領古騰古弘東山古雷求寧安定梁江七縣清化州領廣樂細江安樂嘉江四縣愛州領河中統寧宋江文俄四縣九真州領古平結悅緣覺豐育四縣以新化廷河古蘭神溪四縣隸鎮蠻府七源上文下文萬崖廣源上思朗七州隸諒山府本府親領新安如故丹巴江溫鎮辰淵董七縣七源州領水浪琴悅容拔平六縣上文州領杯蘭慶遠庫三縣以政平南寧二州隸新平府本府親領福康衙儀知見三縣政平州領政和古鄧從實三縣南寧州領丹商左平夜度三縣以演州隸演州府演州領千冬芙蓉天留壤林四縣以南靖驪三州隸又安府本府親領衙儀玉稔古杜

支羅直福土油偈江土黃八縣南靖州領河黃碧石河華奇羅四縣驪州領石塘東岸路平沙南四縣以順化二州隸順化府順州領西柳巴閱利調安仁三縣化州領利達士榮乍令恭偈思容蒲苦蒲浪七縣改太原等五鎮為太原宣化嘉興歸化廣威五州直隸布政司太原州領富良司農武禮洞吾永通宣化美石大慈安定威化太原十一縣宣化州領曠當道天安平原底江牧物大蠻楊乙九縣嘉興州領龍蒙四忙三縣歸化州領安立文盤文振水尾四縣廣威州領麻龍美良二縣設交趾布政司永盈庫交州府醫學僧綱司瀘江驛豐盈庫永豐倉建平府永盈庫常豐倉三江府豐倉倉嘉林州儒學交州北江諒江建平四府稅課司福安三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二冊 雲貴文址

百九

帶慈惠利仁嘉林武寧北江宣化八州稅課局應平大堂山定清威武寧細江善才武寧東岸青林至靈平河古勇清安太平多翼河現西關長津同利二十縣稅課局多錦縣之麻浪保祿縣之下昌唐濠縣之金縷唐安縣之司王峽山縣之峽山五稅課局北江府并三帶州之長江慈惠州之上古利仁州之春碩宣化州之長江慈惠縣之兵神大堂縣之江潭山定縣之山定清威縣之清威唐安縣之涇哈清遠縣之翁羅安謨縣之安謨海口東結縣之車東口膠水縣之圓光古勇縣之粉池平河縣之凍美安老縣之古齋場支封縣之阿驪杜四岐縣之四岐杜域箇婁杜安定杜河泊所凡二十一慈惠縣之婆加應平縣之三汊河大堂縣之三江口

揚津橋、葵留縣之河魯口、唐江橋、扶隆縣之江口、鎮扶寧縣之圍山鎮、立石縣之車朗鎮、丹山縣之鳴江口、清廉縣之涇螭、平陸縣之寧江、古榜縣之泡橋、永江口、嘉林縣之三江口、汶上、究蘭、青林縣之平灘江口、至豐縣之古法渡、平河縣之多魚海口、堆海口、安鋪江口、多錦縣之阿牢江口、山圍縣之陳舍、麻溪縣之花原山、夏華縣之蕩灰、東欄縣之古雷江口、西欄縣之軒閔、虎巖縣之三峽江口、隴拔縣之費舍、古農縣之洒舍、懿安縣之路沛江、大津縣之大晏海口、安寧縣之山水江、黎平縣之生藥山江、安謨縣之神扶海門、太平縣之淹江、多間涇口、多翼縣之粟江、河魂縣之支隆渡、西閔縣之支來庄、東潮州之天廖江、屯山、古費縣之扶帶杜海口、

安老縣之安老海口多混海口同安縣之同安海口支封縣之多
俚杜海口安和縣之小白藤海口長津縣之疲了杜四岐縣之域
箇婁隊油江隊祝水隊同利縣之多毛俸田縣之俸田建昌縣之
黃江口真利縣之海門東結縣之車栗口美祿縣之寧江口西真
縣之蒂江口順為縣之阿江口會江口膠水縣之添福海口膠海
口收物縣之石恩鄉大鑾縣之北果橋當道縣之蘭杜文安縣之
渭隆江口平原縣之北衢底江縣之錫山鎮巡檢司凡六十七清
蘆縣之姜橋保福縣之保福嘉林縣之嘉林武寧縣之市橋平陸
縣之永安黎平縣之生樂保祿縣之芹站馬驛凡七交州府之瀘
江武寧縣之市橋保祿縣之芹站及雞陵丘溫邇運所凡五石室

縣僧會司交趾監課提舉司唐茲大黃二場監課司改難陵關為鎮夷關 癸巳設交趾交州左右等衛指揮使司勅總兵官新城侯張輔等及兵部尚書劉偁曰交趾城中立交州左右中三衛富良江北立交州前衛昌江丘溫各立衛市橋監留關各立守禦千戶所市橋以兩所守之 七月交趾總兵官新城侯張輔等奏請于清化立衛從之 十一月丙寅設交趾三江清化又安新平順化五衛及演州南靖二守禦千戶所 十二月己丑交趾總兵官新城侯張輔等奏請於原設七衛之外再撥官軍五千六百人設交州後衛又請設鎮夷諒山二衛及增設十五千戶所該用官軍二萬二千七百有奇悉從之

六年正月戊辰設交趾太原嘉應廣威八關望江臨安新寧七鎮金場各置大使二員副使四員又選授知州知縣二十一員每鎮三員提督關辦又以知府二員總督令禮部鑄印給之州之世置七市舶提督司置提舉副提舉合二員二月己丑交趾按察司僉事劉有年言交趾舊設諸州多不親民而於增置交州左衛之中左右二千戶所并交州右衛及馬江衛中左右千戶所清化衛中左右千戶中前中後水軍五千戶所三江衛之中前後三千戶所附郭置縣理民事請如內地以州管民而章去附郭縣役之甲辰設交趾按察司之山南北海東海西四道分司六月新城侯張輔言交趾平定開設諸衙門朝廷遣使及諸司奏報皆須驛傳宜於廣西桂林柳州南寧太平等府增設水馬驛一十九自桂林府東江驛至思明府憑祥縣新舊馬驛共三十有一其驛道遠

有宜設中站南寧府至龍州等驛水道差遠宜增驛舟并置遞運所又言交趾舊太原等五鎮已改為州餘天關等十三鎮未改上命所司悉准行之已丑吏部尚書張義等同六部尚書奏新城侯張輔等平定交趾建設軍民衙門總四百七十有二都司布政司按察司各一衛十千戶所二府十五州四十一縣二百八市舶提舉司一巡檢司百稅課司局等衙門九十二置城池十二所安撫人民三百一十二萬有奇是月募交趾都司及清化衛城交趾前後昌江丘溫等衛市橋隘留閑等千戶所各置排柵九月已卯陞交趾太原州為太原府宣化州為宣化府改宣化州稅課局為稅課司設太原府稅課司華威蠻州之山定縣福安州之

保福縣三帶州之扶隆縣利仁州之清廟縣慈寧州之丹山縣嘉林州之安定縣武寧州之仙遊縣北江州之新福縣諒江州之清安縣南策州之青林縣上洪州之唐濠縣洮江州之山園縣宣江州之東欄縣沱江州之隴拔縣長安州之威遠縣東潮州之東潮縣靖安州之同安縣下洪州之長津縣以其地各入本州改扶隆縣之江口鎮巡檢司隸三帶州清廟縣之涇餘巡檢司姜橋馬驛隸利仁州丹山縣之喝江口巡檢司隸慈寧州保福縣之保福驛隸福安州山定縣之稅課局及山定河泊所隸威蠻州清安縣之稅課局隸江州青林縣之稅課局及平離江口巡檢司隸南策州唐濠縣之金縷稅課局隸上洪州山園縣之陳舍巡檢司隸洮

江州東欄縣之古雷江口巡檢司隸宣江州隴拔縣之費舍巡檢司隸沱江州東潮縣之天廖江屯山巡檢司隸東潮州同安縣之同安海口巡檢司隸靖安州長津縣之稅課局及沒了杜巡檢司隸下洪州設北江府常儲倉新安府常積倉諒江府常益倉各置大使副使一員庚子設交趾各州縣巡檢司三十七所清化府二十六巴龍關浞河洛關光山關隸古雷縣巴禮涇口隸永寧縣箇勾歷關巴凜關瓮冊關隸嘉江縣險石關清都鎮隸安樂縣蒲巴隣關絹槐關隸細江縣色下關王局關消忙關俄樂關隸俄樂縣靈長海口靈長渠口隸河中縣支俄渠口隸支俄縣典更海門隸九真州濠渠口沉渠口隊隈隸結悅縣布衛海口隸緣覺縣要

翁關立閑黑閑隸慶宜縣諒江府一三江口隸清遠縣三江府一洞淋縣隸夏華縣北江府二石神隸嘉林州小江橋隸東岸縣建平府二巴陳口屯隸安本縣虎河隊江口隸安寧縣建昌府一三江口隸美容縣宣化府一閑濠隸曠縣廣威州三多隘可凜隸本州八圭隸美良縣置交州後衛三江衛二經歷司經歷各一員增置雲屯市舶提舉司提舉吏目各一員設新平順化二市舶提舉司雲屯新平順化三抽分場宣化府銀場局司置提舉一員副提舉二員場局置大使各二員副使各四員七年正月甲子設交趾清化府之廣儲倉丘溫縣之丘溫倉雞陵縣之鎮夷倉岳江縣之牛鼻關古弘縣之會潮海口支俄縣之支

隆海口、神投海口、緣覺縣之天甲海口、達河縣之徑農江口、古蘭縣之綴口、大全江口、雞陵縣之鎮夷關、淵縣之坡壘關、水浪縣之博花江口、應平縣之寧橋、雲屯縣之雲屯、快州之阿魯口、十四巡檢司、交趾監謀提舉司之安老安和支封同安四場、監謀司、永寧縣之屢柳、宋江縣之可屢二馬驛、丘溫縣之丘溫、董縣之董站、雞陵縣之沱灘、三驛水浪縣之稅課局、乙丑、併交趾上文州之庫縣入本州、慶遠縣入柁蘭縣、七源州之坡縣入本州、容縣入脫縣、平縣入水浪縣。

七年九月乙酉、設交趾諒山北江、建平三府及歸化南策二州、并雞陵、董淵、黎平、武寧、保祿、平陸七縣、醫學、監謀提舉司之支儀、長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二冊

雲貴文址

一五五

羅丹夾三場、監謀司、歸化州稅課局、石原關巡檢司、以交趾太原鎮、金場局、隸太原府、嘉興鎮、金場局、隸嘉興州、廣威鎮、金場局、隸廣威州、初設太原等七鎮、金場局、未定管屬、至是布政司言、天關等四鎮蠻人寇亂、道梗不通、太原等三鎮、金場局、已行開設、宜各有所隸、故有是命。

八年七月己卯、設交趾奉化、清化二府、稅課司、諒江三江、清化三府、并快州之醫學、北江府之市橋、食諒江府之芹站、倉奉化府之廣積倉、三江府之豐盈倉、三帶州之長江、歸化州之石原、安立縣之茂阿、朱貴、文盤縣之忙城、文振縣之文盤、甘棠、水尾縣之水尾、巴羅九馬驛、三江府之三江、洮江州之陳舍、夏華縣之夏華、三水

縣之安寧

驛、清化府之古刀鎮、安寧海口、小安海口、大江海口、安寧縣之也達江口、峽山縣之柳園屯、太平縣之太平海門、水棠縣之都埋社、萬寧縣之阿葛屯、同利縣之爭江屯、廣源州之寨麻、十一巡檢司、愛州之務市、古弘縣之大拜市、及七源、歸化二州、文盤、文振、麻籠三縣七稅課局、併愛州之支儀縣、九真州古平縣、清化州之細江縣、各入本州、其支儀縣之支隆海口、神投海口、支儀渠口、細江縣之蒲巴、鄰關、綽槐關、五巡檢司、各隸本州、十二月己亥、設交趾三帶州之長江、安樂縣之安樂、沱沱州之江口、麻籠縣之真那社、四巡檢司、北江府之常盈庫。

九年四月癸卯、改交趾諒山府、雞陵縣為鎮夷縣、雞陵、遮運所為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二冊

雲貴文址

一五五

鎮夷、遮運所、丘溫縣之丘溫倉、隸本府、七源州之坡壘關、巡檢司、隸淵縣、水浪縣之博花江口、巡檢司、隸七源州、上思朗州為上思朗州、下思朗州為下思朗州、古藤縣為古藤縣、以瘴癘徙交趾鎮夷、關於松嶺、高典之地、五月丁卯、設交趾監謀提舉司之通濟、監倉、諒江府古龍縣之小關、巡檢司、八月辛丑、徙交趾昌江衛於昌江橋、立諒江府治及市橋、守禦千戶所於塔山、乙卯、併交趾靖安州之大潰縣入新安縣、十一月己巳、設交趾寧化州、領赤土、車承二縣、直隸布政司、設武禮縣之平陸、巡檢司、新安府之廣盈庫。

十年五月乙酉、設交趾大蠻縣之北哈溪、龍縣之谷冊二巡檢司。

六月丁丑、設交趾諒江州次五社巡檢司、七月癸巳、設交趾政平州之瀾滄海門、瓊林縣之芹海門二巡檢司、九月乙酉、設交趾永通縣之那奴村巡檢司、古龍縣之小關驛、

十一年六月乙亥、置交趾廣威州、港冊改冊二巡檢司、

十二年三月庚子、設交趾升華恩義四州俱隸升華府、在化州以南、統黎江等十一縣、蓋黎賊所取占城之地、而以阮帥胡具鄧景異鄧銘為守、及帥等叛、占城仍遣人守之、至是叛賊就禽、總兵官英國公張輔同英國公沐晟計議、復建四州、承制授降人阮美楊夢松范公議阮儉為知州、胡文張原汪武征范昉為同知、仍以書報占城王、使知建置之故、備其事來聞、皇太子從之、六月庚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二冊 雲貴交趾

百十六

戌、置交趾又安新平順化三衛、演州守禦千戶所、又安南南靖守禦千戶所、時總兵官英國公張輔、以四府與老撾占城邊界接壤、土地廣遠、夷民繁夥、宜有控制、同賚國公沐晟議、請於各府置衛所、籍土軍、以土官指揮千戶理其事、仍請給印信、皇太子從之、

十二月庚寅、設交趾寧化州、瓊縣巡檢司、

十三年四月壬申、設交趾演州府之葵州、又安府之茶籠玉麻二州、定升華府之外華恩義四州所隸縣、升州領黎江都知安備三縣、華州領萬安其應、禮悌三縣、思州領持平白鳥二縣、長州領義純、揭杯溪綿三縣、五月甲辰、設交趾三江府、稅課司、范江東潮二州并清波麻溪夏華三縣五稅課局、太原府廣積庫、利仁縣之

浸濠江、上思即州之通廣新化縣之司岡江口、楊舍社三巡檢司、華諒山府水浪縣稅課局、八月丙戌、從交趾新安府治於鎮夷衛城內、改南寧州并至靈縣隸之、以多翼太平二縣隸鎮寧府、初南策至靈隸諒江、多翼太平隸新安、至是交趾布政司、司南策至靈近新安、多翼太平近鎮寧、改隸為便、鎮夷衛正在南策至靈之也、宜移新安府治於鎮夷城內為便、上卷從之、丁亥、併交

趾清化府之古弘縣入古藤縣、愛州之河中統寧二縣、九真州之緣甕結悅二縣各入本州、諒山府之新安縣入丹巴縣、如教縣入丘溫縣、董縣入鎮夷縣、七源州之水浪縣入本州、琴縣入淵縣、上文州之杯蘭縣入本州、新平府之知見縣分隸衙儀福康二縣、政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二冊 雲貴交趾

百十七

平州之古鄧從府、政和三縣、南靈州之丹奇縣各入本州、夜度縣入左平縣、利仁州之古體縣入本州、古珍縣入平陸縣、古者縣入利仁縣、三帶州之元即縣入扶寧縣、威靈州之太堂縣入本州、鎮寧府之新化縣入廷河縣、神溪縣入古蘭縣、靖安州之安立縣入安和縣、西開縣入太平縣、河現縣入多翼縣、武寧州之安豐武寧二縣、北江州之安越縣、南靖州之河黃縣、懷州之沙南縣、各入本州、路平縣入衙儀縣、建平府之平立縣入安本縣、長安州之安謨縣入安寧縣、建昌府之俸田縣入建昌縣、快州之范化縣、宣江州之虎岩縣各入本州、諒江府之古勇縣入清遠縣、華演州府、以千冬縣入演州、併演州之芙蓉縣入瓊林縣、華威縣、利仁福安南策

諒江嘉林沱江七源八州應平清威太堂古勇平河太平河現多
翼西關同利武寧善本細江麻溪清波夏華文盤文振麻龍十九
縣及上洪州之金線安州之播市多錦縣之麻浪唐安縣之司玉
保祿縣之下昌古杜縣之大拜市稅課局其宣化府之長江威靈
州之山定利仁州之養頌慈肅州之上古慈肅縣之兵神清威縣
之清威太堂縣之江潭清遠縣之翁羅古勇縣之粉泥唐安縣之
涇哈平河縣之寧美河四岐縣之安定杜四岐林城簡妻杜安老
縣之古齋場支封縣之阿羅杜膠水縣之圖光安謀縣之安謀海
口河泊所同安支俄長羅三場鹽課司太平縣之屯江口結悅縣
之沅渠口二巡檢司三華州會並華之

天下和國利病書

卷第廿二冊

雲貴文址

重八

十四年二月辛巳設交趾順為縣之僕江口水尾縣之清水江寧
陽醫學僧綱道紀等司交州北江建平諒江奉化建昌鎮蠻新安
化州之鷄江口三巡檢司五月丙午設交趾府州縣儒學及陰
清化三江太原宣化十二府歸化寧化三華慈廉福安武寧北江
長安諒江上洪快清化愛東潮下洪南策沱江沱江宣江一十九
州慈肅石室平陸安樂立石扶寧清潭美蘭嘉林超類慈山東岸
善普細江善才大灣望瀛清遠鳳山平河保祿安寧古隴唐安西
真膠水真利布建昌芙蓉東結永洞太平水崇古費安老同利清
河至靈安定渠江麻溪清波夏華西棚安定司農永連洞壽武禮
當道文安騰楊底江乙平原收物象麻龍安立六十一縣儒學諒

江建昌鎮蠻新安三江太原六府歸化福安慈肅北江武寧嘉林
諒江上洪快東潮下洪南策沱江萬崖十四州石室應平善才安
寧平河保祿安寧唐安多錦真利布芙蓉東結岐山水崇古費安
老至靈麻溪清波夏華古農當道楊底江平原二十六縣陰陽學
建昌鎮蠻新安太原宣化五府嘉興三帶威靈北江嘉林諒江上
洪東潮下洪沱江沱江宣江十二州麻龍安立水尾蒙清威應平
細江善才望瀛大灣清遠平河唐安多錦安寧古隴順為太平真
利布芙蓉東結永洞安老水崇清潭麻溪清波夏華古農收物三
十一縣醫學新安清化太原三府僧綱司嘉興廣威歸化北江長
安諒江上洪快東潮下洪靖安九真沱江沱江宣江七源十六州

天下和國利病書

卷第廿二冊

雲貴文址

重九

僧正司慈肅扶寧安樂立石石室清威清潭美蘭嘉林超類慈山
東岸善普細江善才大灣望瀛安卡平河保祿安寧唐安多錦順
為西真美祿真利布建昌芙蓉東結多真古蘭建河太平峽山水
崇古費四岐同利清河正靈安定東山渠江麻溪清波夏華古農
富良安定當道騰楊收物美良五十六縣僧會司建昌鎮蠻新安
清化太原宣化六府道紀司歸化福安利仁慈肅武寧北江嘉林
長安上洪快東潮下洪南策沱江沱江十五州道正司慈肅立石
清潭清威嘉林超類慈山東岸善普善才望瀛安本黎平平河保
祿唐安美祿西真美祿永結太平水崇古費安老四岐清河至靈
麻溪清波夏華安定當道文安曠乙大變收物三十七縣道會司

庚戌交趾總兵官英國公張輔言自廣東欽州天涯驛經猫尾港至浦海佛灣從萬寧縣抵交趾多由水道陸行止二百九十一里比丘溫故路近七驛且設水馬驛傳以便往來從之於是設廣東欽州之防城佛灣二水驛寧越浦海二巡運佛灣巡檢司靈山縣之龍門安邊二馬驛安河格木二巡運所交趾靖安州之同安水驛同安巡運所萬寧縣之萬寧水驛萬寧巡運所新安縣之新安和縣之安和東潮州之東潮三水驛至靈縣之平灘水驛平灘巡運所慈山縣之慈山水驛改交趾嘉林縣嘉林馬驛交州府瀘江馬驛廣東欽州天涯馬驛俱為水馬驛廣西橫州州門水驛隸南寧府設交趾新安守禦千戶所 七月己亥復設交趾濱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二冊 雲貴交趾

百廿

州望江鎮又安府臨安鎮二金場局先是以蠻人弗靖罷二局至是勉平復置 十月戊辰設交趾安樂縣之旱農貢縣之永道並縣之董站三馬驛

十五年正月庚戌改交趾前濱州府之葵州隸清化府 五月設北關守禦千戶所於交趾歸化州隸雲南都司 設交趾東南等州縣巡檢司東潮州之古寧江下基嶺支封縣之阿羅社四岐縣之但江善才縣之箇齋江口平河縣之麻牢江峽山縣之涇河高靖安縣之戶陳安和縣之大隴東潮縣之新安社淡水江水棠縣之竹洞社同利縣之婆移江布縣之語江口濱州之羊雙社傷江縣之可撈江古杜縣之三汶江思容縣之婆門社親安縣之脫門

海口其濱州之傷江古杜思容新安四縣民少如所設弓兵不能及數命於衛所土軍內撥補 六月丙戌改交趾建昌府永瀾縣隸本府初永瀾縣隸快州以本縣言去府近於州故也 九月丙寅設交趾又安府黃精庫衛儀縣丹哈海門巡檢司鹽課提舉司之博濟廣濟遠濟安濟濱濟五鹽倉南界其福千冬三場鹽課司十六年正月己卯設交趾新安府之太平橋鎮蠻府之海潮江建平府之大安海口清化府之已禮三江濱州之千冬又安府之明市奇羅凡七批驗鹽引所各置大使一員 八月己卯改隸交趾所屬巡檢司馬驛巡運所先是併省各府州縣而其所屬衙門尚未釐正至是改交州府大堂縣之三江口及場津橋二巡檢司隸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二冊 雲貴交趾

百廿

咸豐州利仁州古榜縣之泡橋永江口二巡檢司隸平陸縣武寧州武寧縣之市橋馬驛及巡運所宣江州虎巖縣之三岐江口巡檢司各隸本州長安州安樂縣之神投海門安謨海口小安海口虎河隊江口四巡檢司隸安寧縣新安府河現縣之支隆渡巡檢司隸鎮蠻府多翼縣新安府西關縣之支來莊巡檢司隸鎮蠻府太平縣鎮蠻府新化縣之司置江口揚舍社巡檢司隸建昌府神溪縣之古刀鎮巡檢司隸古蘭縣建昌府俸田縣之俸田巡檢司隸建昌縣諒山府董縣之董站驛隸鎮蠻府清化府古弘縣之會湖海口巡檢司隸古藤縣愛州河申縣之靈長海口靈長渠口二巡檢司隸本州綠覺縣之天甲海口布衛海口二巡檢司及結悅

溫
衛

十七年三月癸酉設交趾諒山府及七源廣源上文本萬崖上思卽下思卽九真嘉興廣威十州多翼古蘭丘濕鎮夷丹巴脫淵大蠻宣化富良弄石大慈感化永寧宋江俄樂安樂十七縣儒學宣化府陰陽學僧綱司廣威州陰陽學醫學道正司萬崖州僧正司太平鎮夷二縣陰陽學太原縣醫學僧會司道會司古蘭縣醫學道會司多翼洞喜二縣陰陽學醫學道會司又安府常豐倉新平府常平倉建昌府廣平倉四月壬午政交趾文振縣之甘棠縣文盤縣八月丙申設交趾諒山府之七源鎮及三江府之

天下郡國利病書

第卅二冊 雲貴文庫

五

歸化鎮宣化府之宣光鎮金場局局置大使二員副使四員
 九月丙辰併交趾化州之利達思營二縣入士景縣乍令蒲浪蒲苔
 三縣入化州順州之利調安仁不蘭巴閩四縣入順州新平府之
 福康縣入衙儀縣南靈州之左平縣入本州人安府之支羅土油
 二縣入衙儀縣土黃縣入古杜縣真福縣入明州偈江縣入石塘
 縣南靖州之盤石縣入本州奇羅縣入河羊縣驪州之求岸縣入
 本州清化府之安定縣入永寧縣梁江縣入古雷縣東山縣入古
 蘇縣清化州之安樂縣入本州磊江縣入俄樂縣愛州之宋江縣
 九真州之農育縣各入本州諒山府之下文州入上文州下思郎
 州入上思郎州七源州之脫縣入淵縣宣化府之文安縣入曠縣

乙縣入底江縣太原府之司農縣入安定縣洞喜縣入富良縣太
慈縣入宣化縣諒江府之鳳山縣諒江州之安寧縣入清遠縣那
岸縣入陸那縣諒江州之保祿古隴二縣入本州上洪州之多錦
唐安二縣入本州建平府之望瀛太清二縣入懿安縣長安州之
黎平縣入本州建昌府之布縣入建昌縣快州之芙蓉縣入本州
東結縣入永潤縣新安府之至靈縣入南策縣東潮州之水棠縣
下洪州之四岐縣各入本州清汾縣入同利縣靖安州之支封縣
入安和縣雲屯縣入靖安州三江府洮江州之清波縣入本州麻
溪縣入夏華縣沱江州之古農縣宣江州之西欄縣各入本州交
州府福安州之清潭縣入東關縣芙蓉縣入福安州三帶州之安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編 第廿二冊 雲貴文社

百廿三

詔縣入安樂縣扶寧縣入立石縣威靈州之清威縣利仁州之利仁縣各入本州北江府之超類縣武寧州之東岸縣並入嘉林縣慈山縣入武寧州嘉林州之細汪善才二縣北江州之善喜縣廣威州之美良縣歸化州之安立縣嘉興州之蒙籠二縣寧化州之赤土現二縣濱州之茶清縣各入本州華鎮靈州爲鎮靈州以所隸古蘭達河二縣併入本州多翼縣入太平縣奉化府爲奉化州以所隸美祿順馬二縣併入本州西州縣入膠水縣華諒山府之慎夷倉諒江府芹站倉奉化府廣積倉北江府東岸縣柁課司二十二年九月癸巳掌交趾布政司事工部尚書黃福奏請設北江州三江口至祿縣明市社二巡檢司從之

宣德元年四月己巳故交趾諒山府隘留關黃站二巡檢司隘留
關隘為小關堡黃站舊為黃站堡俱以上兵士民守之因諒山府
言其山箐險要請罷置巡檢司改民兵為方兵改置之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二冊 雲貴文莊

百十四

大學衍義補、文臣本秦漢以來中國郡縣之地、五代時、為劉隱所并、宋初始
討、即王然猶控中國官爵勳階、如所謂特進檢校太尉靜海軍節度觀察等
使、及賜號推誠、昭武、等如內地之臣、未始以國稱也、其後封而平王、泰
之、後猶稱安南道、李時始封以王、稱國而天下因以高麗真臘視之、不復知
其為中國之郡縣矣、李氏傳八世、陳氏傳十二世、至日煚、為黎季犛所篡、季
上表、黎姓名為胡一元、季犛為名登、詐稱陳氏純嗣、登為據、求權署國事、我
太宗皇帝從其請、逾年、陳氏孫名添平者始遁至京、懇其還、季犛乃表請迎添
平還國、朝之不遂、其詐遣使送添平、鎮抵其境、季犛伏兵殺之、并及使者
事、則太宗偏信于天地神祇、聲言致討、遣征夷將軍朱能等征之、能道來、命
副將張輔總其兵、生禽季犛及其子、季犛獻傳京師、始求陳氏遺裔、立之、國人
咸稱李聲殺之、蓋無可繼、承命請復古郡縣、遂如、今制、立交趾都布按三
司、及各府州縣衛所諸司、一如內地、其後有黎利者、乃其夷中之夷也、中官庇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二冊 雲貴文莊 百十五

之、遂致猖獗、上表請立陳氏後、宣宗皇帝謂此 皇祖意也、遂聽之、即棄其
地、俾復為國、嗚呼、自秦并百郡、交趾之地、已與南海桂林同入中國、漢武立嶺
南九郡、而九真日南交趾與夷在焉、中葉江南之人仕中國、類者猶少、而安州
人某公、賴已仕中朝、為學士宰相、與中州之士相類、頗疑奈何世歷五代、為土
豪所據、宋興不能討之、遂使茲地淪於夷狄之域、而為保疆蓋緣之、從三百餘
年、而不得與南海桂林等六郡班班然衣冠禮樂、以為聲名文物之鄉、一何不
幸哉、其間宋人雖一逐其王、元人雖再入其國、觀而終不能有其地、太祖皇帝
開國之初、陳氏首先納款、太祖著之祖訓、不許後人伐其國、陳氏為賊、聲所
賊、太宗皇帝體 高皇之意、不絕陳氏之嗣、遣使遠達其國、賊聲乃殺之、并
逐其後、不得已與師平之、宋陳氏後不可得、乃用漢唐故事、復立郡縣、而守臣
不謀逆、至是、陳氏後、而黎利者、以求得陳氏後為號、宣宗皇帝體 高皇之
心、俾復繼陳氏之絕、不遂黎利之詐、遂為所蔽、群臣保請與兵討之、 宣宗帝

念聖祖之聖訓固置不問而九真日南之域秦漢以來之遺民既付見天以而之海於此分之中何其重不幸哉稽惟今日疆域遠近有安其土而而不又漢者以失諸外此三郡也幸而得之而又失之似若可惜然守祖宗之訓而不思不忘此繼述之大孝乎成之大體也所可惜者一方之民重不幸耳

安南疆域在秦漢為三郡地今其地東起廣東之欽州迤西歷廣西之左江至雲南之臨安元江為界欽以東海道與之對境欽之西乃南寧府界南寧之東而思明府所屬上思州恩州上下石西諸州太平府所屬龍安太平安平等上下陳諸州皆與之接壤而龍州乃其所必由之路而憑祥縣則其要害也鎮安府所屬歸順上下雷兩縣亦與之接壤二尚遠而則雲南界矣歸安之阿迷州左龍等九長官司皆其近界元江有水路通之而蒙自縣則其所必由之路也其道路在廣西則由太平府歷龍州至憑祥縣抵其深山廣至其所稱東都者可七日程在廣東則自欽州西南一日至其永安州由玉山等處至其東都可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二冊 雲貴文社

百十六

五日程在雲南則由臨安府經蒙自縣河底之蓮花灘至其東都可四五日程此中國與交南邊境之大略也

夷情論曰安南占城本漢郡也故言語文字猶通乎中國真臘以西則皆扶南罽國所屬也自漢時僑陳如以天竺婆羅門主之其名見於四十二章經明帝遣郎中蔡愔秦景使天竺求得佛與菩薩像袒右肩其為罽國之俗可知矣

羅刹鬼國化而瞽之有幻術焉達摩西來傳至慧能三教入室密授衣鉢行至庾嶺有奪之者提擻不動是也

猶傳其術雖倭奴亦事佛而任僧其謂根塵寂靜心地清涼見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二冊 雲貴文社

百十七

得本性自然極樂者薦紳喜之多棄孔顏博約之教而求徑焉殊不知此乃吾人勦入洗心盡性之說而易其詞耳豈有番夷海寇所習言語文字反妙於中國者哉

可以印心其言五法三自性八識二無我及為支離又達磨傳至六祖有禪宗金剛經是時秀融知南嶺寓廣州番僧持楞嚴梵本就寺譯出而筆授之增入菩提諸義士夫亦喜觀之白惜教去其繁文止教演其略以焚香聚眾稱孔孟亦其流禍也

美又國書經云一者理障礙正知見二者李障諸生死亦為陽佛陰釋者所宗潮人林大欽作性日照空萬障說而披猖恣淫以死近又有立息心火以延國脉之說謂孔子四不亂為頑皮者與其徒拍柱打拳以為崇言之無文動不以禮一至於此故羅整庵詩有句云不是皇

李文鳳氏故討安南不貢之罪嗟乎夷寇內訌久矣

交趾西南夷

備錄

安南國古交趾也。南方夷人足趾開折而足趾不足則相逐。故自漢武
開辟滇越其人百蠻與事無異。帝顯頌時而至于交趾莫不祗屬。唐光特
中分義叔宅南交周成王時交趾南有越裳氏重三譯而奉朝。趙蒙即元
真也。秦以交趾隸象郡漢初屬南越武帝平之置交趾九真置守任延錫
置交趾刺史治龜陵。唐晉連陸晉新。北武中興交趾九真置守任延錫
北魏其州極制為冠履始知婚娶漸立學校建武十六年女子微側
反馬搜討平之立銅柱為界相傳在欽州古蘇洞上有搜誓云銅柱
折交趾滅安人過其下必擲土石指壁之抵思明府南又日南郡西亦
指二銅柱。獻帝建安中改為交州吳孫權交州為廣州而徙交州
治龍編交州記縣西有仙山上有石室下有勾漏縣數百里有三江
葉城時有龍見故以名焉。晉宋齊梁陳隋並曰之唐初改南寧都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三冊 交趾西南夷 一

漢唐屬南道安南之名始此交趾郡為交州分武甯州魯州交
州九真郡為交州分福龍州長州日南郡為牂州分峯州陸州陽
州又有萬州峯州凡一十二州漢改靜海軍分屬嶺南西道五季
梁貞明中為土索曲承美所據送款于梁得節度使時南洪糧令
嶺表遣將李加順一作克那伐承美執之乃并有其地已上耳已
李紀等為交州將楊延藝所據南洪署為交趾節度使傳子洪洪
洪州將吳昌安奪之傳其弟昌文宋範德福昌文死吳慶珩等爭
立管內大亂有丁部領者平之自稱大祿王祿著其子建為節度
使開南洪平上表內附八年詔封部領為交趾郡王建為節度安
南都護自此始為苗夷矣洪部領及建此建弟孫立滿幼大校殺拒
殺之丁氏傳世共十一年太平興國五年詔劉承貴還王俱為水路

兵馬都督自廣州入封拒破之于白藤江口轉運使供仁寶率軍
先遣承等連理花步担非降以聘仁寶遂為所害轉運使許仲宣馳
奏遂班師浚病死招戰退等而贈仁寶工部侍郎極上表謝罪雅
熙二年入貢以杜為安南都護元年德欽州如洪鎮景德元年杜卒
王黎氏有交趾自此始至道元年德欽州如洪鎮景德元年杜卒
中子龍誠立為其弟龍延所篡其從兄明發率其下千餘人奔秦
州乞討詔不許令廣州使加資給四年龍延入貢遂得解封大中
祥符元年大校李公蘊逐之自稱西漢黎氏傳世共二十年詔以
公蘊為節度使封南平王卒子德政嗣德政卒于日尊嗣嘉祐四
年德欽州思果官五年其子明誠為州詔安撫使各靖封之靖建
祥符占據國廣南西屬兵丁趙文趾日尊上表待罪熙寧二年表言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三 安南南夷

二

占城國大報貢日親封之唐其王達楷稱大趙皇帝趙善公蘊
為太祖皇帝元寶象又改神武五年年傳子乾德知桂州劉昇
龍福拔言以為安南可取大治為船遣龍表頭熙寧八年冬遂分
三道入寇一自欽州一自廣州一自完黎國連陷欽廉二州遣招討
使鄧道封之九年十二月連破蠻決里隘次富良江收其情兵殺其王
子洪真乾德懷遠使奉表詣軍門納款乞修職貢還所奪州縣錫
餉俟盡還省界即賜以廣源州乾德初約歸欽廉三州官吏千
人大之陳道民二百二十一口男子年十五以上皆刺額曰天子兵二
十以上日授南朝婦人刺左手四官家以身義之而況其戶屬中焚燈
燭日行一二十里則止而偽作吏鼓以報九數月乃至蓋始示海道之
遠也藏廣源縣縣邑皆屬原本非交趾所有番氏遠其茶葉天並地與

之乾德年子陽煥立陽煥卒于天祥王淳熙元年二月進封天祥為安
南國王安南之為國自此始天祥子龍給龍給于吳昌時紹封吳昌
辛無子女昭威主國事李氏八世共二百二十二年紹定三年昭威
遜位于夫陳日熈四年詔封日熈為安南國王景定三年表乞世襲
詔以日熈為太王而其子威冕紹封威冕一名光萬始主號名以威
中國吳定時元世祖既平雲南遂遣師入取廣西道光萬上表奉貢
中統二年封為安南國王至元十四年卒于日煥不請命自主世祖
遣人召之入覲光萬不行明年召以疾辭止令其叔道愛代親世
祖起封道愛為王以兵千人送之就國安南帝納道愛懷夜逃去二
十一年冬命鎮南王脫懷平章阿里海牙征之進兵臨境日煥拒敵
潰走二十二年日煥僭稱大趙皇帝襲其父名威冕父子同名猶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三 安南南夷

三

林邑陽道也傳位于其子日煥自稱太上皇按李使相承時皆大
號光萬改元為隆日煥改紹寶其弟道懷稱順入見後封蓋復為
安南國王二十四年大獲兵討之命脫懷及平章與魯赤統師送
蓋復平定其國水陸分道合雲南兵進萬戶張文虎等運糧十七萬
石瓊州路安撫使陳仲達等出兵船以送日煥遣使入貢即次思明
由海道經玉山進門安邦口遇其舟師斬首四千餘級生擒百餘人
九十七戰皆捷張文虎次屯山遇其舟師擊之多寡不敵乃紀米于
海越瓊州除糧船亦多漂至使士卒與船糧亡失者十一脫懷以請
軍度富良江收其守城兵日煥與其子景威走入海島二十五年
即次天長海口不知其何姓引兵還交趾城諸將欲其詰寨至三江
口而糧船不至乃還探知日煥及其子分兵三十餘萬守其地聞及

丘急遣使百餘里以道師既捷遂由單已縣趨靈州開道以出
昭明州命安當引兵還雲南與魯未以諸軍北還日使遣使謝罪二
十七年平日時遣使入貢詔諭來朝日時不從又城征之會兵朔廣
行省益糧與馬會世祖成宗命范紅日時遣使上表慰問哀弄
故方物獨為范臣自是貢獻不絕漢封為安南王至大四年世子
日登遣使奉表來朝尋入寇廣西俾湖廣行省發兵討之泰定
三年世子日登遣使入貢至順三年世子日登遣使入貢暗不稱王
慎封也按陳天甲自稱日使之孫天明之子蓋有召天明者傳至
日登 本朝洪武元年冬 上遣漢陽知府易濟齎詔諭安
南詔曰昔年王之歸天下凡日月所照無有遠近一視同仁故中
國皇帝父子得所非有毫子臣服之也自元政失綱天下兵爭者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三冊 文臣西南夷

四

十有七年四月通達信好不通服管泰江左并群侯使軍更臣民
雖戰已至十國建國師曰大明改元洪武順者元元即惟守大
同已永正紀方與走通相安于無事以享太平之福惟爾四夷居
長黃時等通達未開故若詔示想宜知悉二年日登遣使入貢請
封達翰林侍讀學士張以寧典簿牛瑄杜封日登為安南國王賜
紅璽金銀印十月至其界而日登先年其世子日登嗣遣使告
展且請封 上自製文達翰林編修王康克平張使吏部主事林
唐臣克頌封使封日登為安南國王併取前使張以寧等所獲印
及賜物界之康既行又詔以張使將得彈馬接等封吏部主事林
表以張使張其功甚大命康就祭之三年秋八月康等至安南日
登與諸臣出迎於郊奉 御製文於彩輿迎入別設日登宣使使者

南面宮之日登率其臣并什俯伏以結成禮而退翌日唐臣等捧
詔印使之日登率其臣北面跪受初交人惟以長揖為敬至是始行
稽首頓首禮自表謝頃歲常入貢謹修臣職則知故諫而聞于恐
詳弘治己未安南信臣黎方收與憑詳知州李廣等奉貢賜歡
宴由龍州不允日登尋為其伯叔明所篡五年二月叔明遣使入
貢却之七年叔明遣使來表謝罪貢方物且請封 詔叔明且
以前王印祝事尋表稱年老以弟端代祝事許之八年六月端
遣使請朝貢期 詔三年一朝貢居王五則世兄十一年正月
遣使告端年弟端代十二年冬十二月端入貢詔諭與占域
平 諭安南國王陳碑伯陳叔明曰朕聞春秋諸侯之同皆自喪
其福烈微相繼而滅亡者三何星由逆君命而福烈微相繼而滅亡者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三冊 文臣西南夷

五

是者不能逃其禍也使當時諸侯惟大王之命是從望不同則之國
神何期會長久富貴而貧富位致皆資范竹秒之相露賢不云于
母為福者母為福先爾叔明自臨事以來國中多故民散流離此
果爾兄弟慕福而居是邪抑民有怨而致是邪既民性者不可謀
豈不知來者之亦可追易不云乎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
之家必有余殃斯言若行則天意可回矣且天地之廣長民者保
若罪有追因則雖勿外求則永為甘福若越地而殃他民則福中
未可保也爾安南與占域之爭得十年大度非彼此誤所不知其
怨未消而書未解得如之何爾叔明如能朕命息兵養民以承天監
汝必有無窮之福若朕命而必為又焉如春秋之同自取滅亡也古
人有云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失強天下何者親伐之事好還故知者

不為也。而如登春秋之失，毋始能微室不美乎。宜惠以意，毋有忘。十三年秋，明使遣使入貢，方物諸成，喻之二十一年冬十二月庚午，輝為其國相，發李輝出於城外大陽坊，尋弒之。王叔明子日悅，主國事，大柄皆出李輝。二十九年二月，遣使以叔明死告哀。上以叔明弒弒，得國踰禮，即曰叔明懷姙，挾詐弒成，其主不義，如此，庸可與乎。居遣使吊慰，足撫亂臣，而與賊于也。吳日四夷聞之，往誅理黃，亦非中國無外夷之通也。爾禮部咨其國知之三十二年，李輝建文元年季，李輝弒其主日悅，而主其子顯，未幾，漢賊顯而主其子，笑尋漢賊之大殺陳氏宗室，而奪其位，李輝更姓名曰胡一元，其子蒼更曰胡金，自謂許商胡公滿之後，改國號曰大虞，氏元、聖、李聲，備稱太上皇，金為大虞皇帝。陳氏十二世共一百七十年，永樂元年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三冊 交趾西南夷

六

夏四月，遣使奉表賀即位，具奏稱陳氏之甥為衆所推，權理國事，乞賜封爵，遣行人楊勅往祭之。閏十一月，金遣使隨勅入朝，進其陪臣耆老奏事，謂實陳氏外孫，遂封為安南國王。金借辭如故，及元紹成二年八月，陳氏舊臣裴伯耆潛入京師，奏李輝父子弒主篡位，乞復立陳氏子孫。未幾，老樞密慰司亦送日煊孫陳天平至上，憐而納之。命有司賜居第，月給廩餼。十二月，安南賀正旦使至，上命禮部出天平示之，使者識其故王孫也，皆錯愕下拜。有感泣者，伯耆在列，亦責使者以大義，皆惶恐不敢對。三年春正月，遣使賫勅責之，金上表謝罪。上使行人往諭，金迎還天平以居。事之當建，爾上公封以大郡，金奏請近還，如今年春正月，廣西總兵官征南將軍都督同知韓觀受勅，選兵五千，左副將軍都督餘參事

黃中等將之，持天平至送之。還安南，三月，送天平將至，并站伏，莫刺天平殺之。持大理寺卿薛密清廣西中舉以輔行，亦自經死。四月，報至。上大怒，發兵討之。七月戊子，朔遣使報告，岳鎮海濱之神，遂命成國公朱能為征夷將軍，元德兵官西平侯沐晟新成侯張輔副之，有黃十俾立功，請罪。將賊得志，改元開大九月，即出龍州，能以病薨。冬十月，輔等率師至，臨南關大破之，賊皆散走。輔傳假報其大罪二十，求陳氏子孫復其王爵，兵自并站以西至北江府新福縣，誅知沐晟軍至，白霍遣得往會，沿江築城，樹柵，相連三百餘里，盡發江北諸府州民守之，朱能計聞。上命簡元德兵官勅曰：大將軍開平王常遇春，偏將軍岐陽王李文忠等，率師北征，而開平王卒于柳河川，岐陽王卒，諸將掃蕩殘寇，終建大無爾等宜取法。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四冊 交趾西南夷

七

前入於除，逆賊仍調西廣江浙荆關兵八萬，逆征師至多邦，城輔攻西南，歲攻東南，城接戰，雖象當前，以西御蒙馬，莫以神機，象傷于銳，箭皆逆走，突城長驅而進，還克之。賊竊藉及破，殺死者不可勝計。于是徇富良江南下，破其東都，賊棄城遁，乃駐軍東南，招輯撫納，日以萬計，皆給榜使渡，業左右，各得李彬陳旭等，西都城賊逃入海，於是三江靖，宣江泚江等州縣次第來降。是年，懼恐祥知縣李昇于慶清，仍故父職，以同察賊情。永樂五年正月，輔合兵自往，江濟軍襲著江柵破之，又攻萬州，江善賴山斬賊首三萬七千三百九十級，獲賊將殺之餘，賞清散盡，得其船仍使降人陳封始撫，諒江東朔等處人民，使皆安業。于是郡邑開風，相繼降附，得謀報李輝等及其子登等，聚舟於黃江，運水陸並進，至木元江，賊并膠

武進大敗賊將阮仁子等斬首萬餘級生擒賊將百餘人皆斬之
三月甲子南巢州人莫達等同北江等府縣耆老百二十人詣
軍門言陳氏子孫被賊殺盡無可繼承劉復古即縣印日遣人
馳奏 上聞遣賊敗之于富良江生擒偽工部尚書阮希周斬將
軍射及將軍數萬人江水為赤乘勝長驅至黃江 無算
賊父子以故小舟遁去偽吏部尚書范元覽等及將兵來降五月
己未我師至自南州出奇羅海口生擒黎季犛渡海其子登於海
口山中乙丑安南土人武如柳等於永益海口高望山獲偽大虞
國王黎蒼偽太子芳及其子孫弟侄偽梁國王黎淑等并賊將偽
柱國東山鄉侯胡杜等安南平至年平安南捷奏至群臣稱賀
上曰此誠天地宗社之靈將士用命所致朕何有焉群臣遂以開

天一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三冊 交趾西南夷

八

三司即縣請降 詔行之六月癸未朔詔天下以安南平至交趾
都布按三司及軍民衙門設官分理境內高年碩德有司即加
禮待窮民無依者主養濟院以存仰之有懷才抱德可用之士有
司以禮敦遣至京量才於本土叙用仍降勅褒獎等休恩士馬
俟天氣清肅即班師復初輔等曰得所奏陳氏實已絕嗣郡縣
不可無統請設三司撫治軍民今皆如所請至交趾都指揮使司
以都督參事呂殺掌司事黃中為副再選能幹都指揮二人
副之布政司按察司以面書黃福照掌之前工部侍郎張顯宗
福建布政司左叅政王平為左右布政使前河南布政司左叅政
劉本右叅政劉呈為左右叅政前江西按察使周觀政安南驛附
人裴伯耆為左右叅議前河南按察使阮友彰按察副使楊直為

按察副使前太平府知府劉有年為按察僉事別選辦事官蒞
去可於府州縣等衙門官內任用仍具名來聞不足者別令吏部
銓註今遣印信付函給授之政大理寺卿陳洽為吏部左侍郎遣
郎中張宗周等以吏部勘合二千通付之令其與新城侯張輔西
平侯沐晟共部尚書劉備量才給與勅合授職開設十五府文州府領
州五縣二十三本府領東河慈惠二縣威靈州領山定清威應平大堂
四縣福安州領保福文善清澤三縣三帶州領故隆安府秋平安樂
五石元即大縣慈惠京州領丹山石室二縣利仁州領清康平陸古
格古者古禮利仁六縣北江府領州三縣七本府領趙嘉林
二縣嘉林州領安定細江善才三縣武寧州領仙遊武寧東寧慈
山安寧五縣北江州領新福善善安越三縣隸江府領州三縣十五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三冊 交趾西南夷

九

本府領清遠古勞鳳山即岸陸郡五縣隸江州領清安、寧古臘保福
四縣南榮州領青林至靈平河三縣上洪州領虎溪唐安多壽三縣
三江府領州三縣七 泚江州領山園麻溪清波更華四縣宣江州領
東欄西欄虎巖三縣泚江州領龍拔古棠二縣 建平府領州一縣九
本府領端安、本平至大灣聖流五縣長安州領咸遠安鎮安寧黎
平四縣新安府領州三縣二十一 本府領岷山太平多莫阿現西關
五縣東湖州領東湖古青安老不棠四縣請安州領同安支封安主
安和新安大清萬寧雲屯八縣下洪州領長津四岐同利清汗四
縣建昌府領州一縣九 本府領休四建昌布美利四縣快州領仙昌
北化東柏芙蓉永興五縣奉化府領縣四美福膠水西美順為一縣
清化府領州三縣十九 本府領古隆古弘東山古雷永寧安定樂江

七源清化州領俄樂和江安樂蘇江四縣定州領河中說字宋江支俄
四縣九真州領古平結院張覺張真四縣 鎮安府領縣四新化延河
古蘭神溪四縣 諒山府領州七縣十六本府領新安如教片已立溫鎮
吳洲董七縣七縣州領永張翠院容披平六縣上文州領林蘭慶達
序三縣餘下文萬崖廣源上恩明五州無縣 新平府領州二
縣九本府領福泰新儀知見三縣政平州領政和古郭從賢三縣南豐
州領華商左平夜度三縣又安府領州二縣十二本府領樹儀丕樣古
杜走雅興福士油渭江土黃八縣南靖州領河黃盤石河平奇羅四縣
順化府領州二縣十順州領已開利訓安仁三縣化州領利達七縣
乍今本府恩容諸苗諸派七縣 太原府領縣十一領富良司蒙武祀
潤喜永通宣化并石大屋安文感化太原十一縣以漢州領千冬英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三冊 文臣南亮

十

蘇美高陵林四縣宣化州領撫寧道文安平原底牧物大索楊乙
九縣嘉興州領龍縣東縣四忙三縣 野化州領安主文並又依水化
四縣廣威州領麻龍美良二縣直隸布政司漢又設升華府領州
四縣十一十二年三月以黎城所賦占賦之地設升華府領升華恩義
四州升州領恭江郭和安得三縣華州領萬安真懷懷三縣恩州領
升平白鳥二縣安州領義純純純純純三縣 其餘衛所大率與府州
縣兼設云九月乙卯補等達都督會事柳升貴露布獻俘至京
上御奉天門受之文武羣臣時付兵部侍郎方賓璫露布畢以手
舞及子若偶將相胡社等悉付獄而赦其子孫澄萬等命有司給
衣食並入天監有三道一由廣東收放以來水軍皆由之自欽州南大
海楊仇一日至西南岸即文州朔陽鎮而書黃福廣更趾萬字縣

撫宣化海口并連廣東欽州地方最為險要如將欽州千戶所添軍主
衛或撤撤處衛可宜軍或撤撤處附近近有司民兵以充其數內摘一所于
南寧等處設主以控靖地方以連廣東水陸便益 嘉靖中知府張
岳站將廣東海邊自廣州冠山前海黃奔北風順利一二日可抵文之
海木府居海海岸以行則為雷嶺一日至白龍尾白龍尾二日至玉
山門又一日至萬寧州萬寧二日至嶺山廟山三日至海東府海
東二日至經縣社府石堤陳氏所築道元兵者又一日至白藤江口通
天寨赴司南至安陽海口又南至多魚海口各有支港以入文州自白
藤而入則經水旁東湖二縣至海陽府演經至豐縣通黃徑平縣等
江其自安陽海口而入則經安陽縣至海陽府亦至黃徑等江由而
東上洪之北境以入其自望山而入則取古藤又取軍陽縣經安老縣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三冊 文臣南亮

十一

之北至平河縣經南策上洪之南境以入其自多魚海口而入則由安
老新明二縣至四岐進洪江至快州經賊子關以入多魚南為太平海
口其路由太平新共二府亦經快州賊子關口由雷良江以入此海道
之大界也蓋自欽州天汪縣經龍尾港七站至若由萬寧抵文駐陸
行止二百九十一里宋振藩二虎并若在州西南控象岸沙大水口
入海通文州水陸三村若在州東南控寶格灣至海口水陸東南轉
海至雷州連南陽州西南連有水口六縣家水口黃標水口藏浦水
口西陽水口大水水口大水水口並入海之路皆置平守焉一由廣
西至宋始開廣西亦亦分為三由梧州州入音由鎮南關一日至文州
州由思明府入在諸省過摩天嶺一日至恩慶州由龍州入者一日至平
西隘一由雲南至元始開實而路分為二由蒙自縣經蓮花港入

又之石流山河陽隨者補北江左年十月至平原州恩晴山邊雅行張
補兼兵憑祥沐武則從蒙自以抵白鶴灘暗不循伏波故道者用夫
攻之策以決勝也給功行賞進封補為英國公歲為原國公六年補
歲等設師六月丁亥至京就吏趾地圖東西相距一千七百六十里
南北相距二千八百里 上嘉勞宴賓有差八月乙酉都布按三
司奏逆賊蘭定聚作亂備凱元庚庚命歲為征夷將軍由雲南
杜桓之十二月戰于生厥河敗績七年春正月命補為征夷副將
軍率廣西等衛兵四萬會寇行事廣東都指揮花英程瑞初以
異避獲罪至是宥死從征時蘭定釋為上皇劉主陳季擴為偽皇
敗元童元謂為陳氏之沒六月補進兵慈康等州大敗之十一月獲
賊首蘭定逆賊師仍奉花英等德沐歲調用八年十二月陳季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三 陝西西南夷

十二

換請降渡反九年春正月復命補封之令戶部全支將士俸糧十
二年三月始發季擴于老樞併阮師等賊送京師除黨惠平十三
年十月交趾叛免陳月湖糾合清化扁江重作亂通補兵至捕賊敗
走達至天關鎮赤上擒擒之賊京而誅其黨十一月勅補還京十五
年二月命建威侯李彬佩征夷將軍印元總兵官鎮交趾時鎮守
中官馬興貪婪誅求盜賊盡起閏五月復陸那縣賊人阮貞等奏
請於本境拘拿伴人知警候從之冬十月入捕獲楊進等意前以
徇十六年春正月甲寅清化府俄樂縣土官提檢黎利叛稱稱平定
大王劫達兵封之不克布政司右叅政土人莫運與賊戰死令其子高
襲職官祿而不任事十七年八月又安府土官知府潘條亦以馬賊肆
理凌雷運反集紅衣賊千餘人迎敵官軍破之條等遁入老樞十二月

安老縣以禮范玉聚眾作亂稱稱羅平王及元永寧彬大敵擒之二
十年正月彬卒七月 仁宗即位遣中官山壽實勅諭黎利救其
罪以為清化知府利不從遣入老樞復還寧化州召馬賊還洪洪初
復往交趾開辦金銀珠香 上止之會官車晏駕竟往為賊賊潘條
黎利請降宣德元年春二月命總兵官藍國公沐震等捕利于雲
南邊界詔發廣東馬步軍赴交趾仍諭黎利潘條來歸悉宥其
罪復其職役夏四月命武山侯王通佩征夷將軍印元總兵官討利
五月丙申詔救交趾利攻又安城勢益盛九月王通帥師至交趾賊
黎善三遁攻城高喜陳治死之十月通進兵擊賊大敗十二月黎友連
傳檄棄清化等州地與利乙酉以賊招徠命安遠侯柳升佩征夷副
將軍印由廣西沐震佩征南將軍印由雲南討之調廣東兵從征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三 陝西西南夷

十三

二年二月利攻交趾城逼出兵與戰敗之其家奔潰請將請乘勝追
江擊之賊必成擒通備豫經三日不出兵賊既知通怯復集餘衆四
出攻掠四月陷昌江城知府劉子楠等死之戊辰利復攻交趾城
通歛兵不出利歛善與通請和通遂遣人同利進表及言物九月
乙未柳升師至臨西開利兵書諸軍門蘇兵患民立陳氏之沒至
其地升等受毒不敢封遣人奏聞時賊列柵拒守升連破之直抵鎮
夷關如入無人之境時左副總兵保定伯梁鑑率軍事高喜慶
皆病即中史安主事陳輔兒并糾色暗賂以重賞戒諭當防賊狀
慶強起言之升不為悔前至則馬坡獨與敵百十騎先馳渡橋隔死
陣中潰隊阻不得進伏兵四起升中錄死于是右旅將都督崔聚飲
兵師隊是日果能病死明日李慶亦死又明日聚率兵進至昌江

賊大雖衆以勢衆保送亂聚被擒賊大呼降者不殺官軍或死或奔散竟無降者安靖是日皆死賊百計強聚降終不屈遂殺之冬十月戊寅賊山侯王通大集軍民官吏出下哨河立壇與衆利盟誓約退師遂宴利且遣利金織文綺表裏利亦奉重寶爲謝庚辰沐霽師至水尾縣之高寨賊于水陸拒守道梗不通賊乃督兵造舟遣人分哨逐徑而進壬午行在鴻雁寺遣利與柳外書言求得陳氏之沒曰萬者實安南王順三世嫡孫實身老邁蓋二十年乞備太宗皇帝繼絕之明詔使陳氏既滅而復續一國之人蒙然天恩於無窮也張本黎利遣人進表及方物隨王通入至 上曰論者不遠此戈之義必謂與之不武朕亦真恤人言其與之十一月乙酉朔令行禮部在付印李琦工部右侍郎羅汝敬爲正使右通政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卅三冊 文臣西南夷

十四

黃映鴻驢寺御徐永通爲副使督諸稅輸前安南王陳氏子孫全頭目者老與實來開即遣使冊封朝貢仍遵洪武舊制總兵官王通等即率官軍各回原衛所交趾都布按三司衛所府州縣官吏鎮軍人等各帶家屬回還鎮守公差內官內使悉皆回京公差發費機務工部尚書黃福聞柳升死奔還至支積聞交人送之出境遂至廣西龍州三年二月召沐晟還聞四月戊申王通還至京師文武羣臣初奏通及弋無馬賊等違命擅興賊和棄城被師之罪命府部法司等官同鞠之悉下錦衣獄籍沒其家五月壬子朔李琦等還黎利遣人奉表謝恩且言陳氏孫萬於今年正月初十日年陳氏子孫並絕國人推利親守其國以俟朝命四年春二月羅汝敬等還黎利反者走還頭日賈者物并代身金八尋八百方物六年夏五月利復陳情謝罪賈方

物六月道行在禮部右侍郎事故右通政徐琦往命利權著安南國事利即備說稱制建東西二都爲東都在支州府富良江之南即古龍編城漢置交趾即唐置安南都護府時在此其外大羅城乃唐所築古龍編城地也爲西都在清華府乃古九夷郡治之地分十三道嘗陷雲南臨安之事遠州亦併屬焉分寧遠爲七州乃置百官設學校以經義詩賦取士分其國爲十三道每道設承政司憲法司總兵使司獄中同都布按三司也曰山南承政管十一府曰京北承政管四府四山西承政管六府曰海陽承政管四府曰安邦承政管一府曰諒山承政管一府曰太原承政管三府曰明光承政管一府曰諒化承政管二府曰清華承政管四府曰又安承政管八府曰順化承政管三府曰廣南承政管三府故示其土地之廣強分析爲郡縣其實一承政不能及中國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卅三冊 文臣西南夷

十五

一府或自營縣升爲府如慈山淮仁之類或水政只管一府如安邦諒江之類於舊名多有更改制製很多不能盡記學校之士皆名爲生徒備元制以經義詩賦取士詩用七言律宣德八年刊年李天鳳趙煥序錄刊備詳政元順天府位六年元爲設太祖九年十月命刊于麟切作署安南國事正統元年六月 詔封麟爲安南國王賜璽金銀印七年十一月卒 黎龍德名麟自是皆有二名蓋其國習于然故自亦元陳威名已更不獨今也傳神九年改元者二紹平六年大寶三年爲強太宗八年麟子基隆以名滿結封天順元年六月奏乞賜家亮如朝鮮國王例 上不許實錄名滿三年十月庶兄官氏弒之而自立四年以名珠結封國人基隆之基隆名滿傳統十七年改元者二太利十一年延寧六年偶強仁宗官氏偶名珠封諒山王傳統九

十六

十七

十七

德彪於清軍故君主之權收元之和十二年登庸次清華宰參展
南境占城界音問不通故臣洩主其弟憲以拒整肅僧收元先恩
十五年六月康熙率所任憲幅討賊將軍福興侯鄂惟悅等迎
宰鄂清華惟悅者惟悅之弟也蓋志在復讐以時黎祀而竟城亡
矣十六年春二月命威寧侯侯高保征雲將軍印元總兵官總
督軍務改太子賓客工部尚書毛伯溫為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
都御史參贊軍務尋以總軍所奏未審真偽且令地方官員從宜
撫剿爰五月辛卯召提督兩廣兵部侍郎滿旦還南京佐理部
事以建撫山東右僉都御史蔡經為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
文代之先是旦疏謂莫氏封群之賊黎氏亦逆利之商韓之以中國之
法固而非所宜立處之以夷狄之道則元无可養不養可侯而蔡利

可王也二九紛爭矣甲未急得款俄又制局既以局之主使既未定
我雖通其意故暫以配變也而事已迫急其計已敗泰昌之
尋勅兩廣雲南調集兵糧十七年六月恭經奏言水陸進兵其端
有六計兵姑以三十萬為率以一年為期合用糧餉已該一百六
十二萬石而進兵買馬糧餉城諸費又大約用銀七十三萬除
而十八年七月英言議上表乞降十九年春正月庚午右議平
登庸以其子福海嗣方歲少為攝庫生知事頗有幹才嘉靖十八年
秋自將衆入已廣教之野而病死登庸立其孫福海嗣降元光
年三月沈黨毛伯福至廣東省城移檄諭之尋與恭經督兵赴南
寧冬十月召福海還京以鎮守總兵官安遠侯柳勳代之冬十一月已
未登庸而時素承禁錮降于鎮南關時欽州漸涼古森丁貢金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三海表陸西南夷

十八

物四洞其佳莫之明代貴登庸降本正京言黎寧官阮澄之子紹
欽安南國王印以登庸為安南都統使司都統使二十一年六月
登庸年劫輸以莫福海襲職二十二年六月福海遣使奏謝自是
永貢不絕二十五年五月福海卒其子宏漢幼國內爭襲父先
是登庸以石室人阮取為養子偶封西寧侯家沒以方漢次子與
為塔通於方漢妻武氏同清島兵相福海卒宏漢方立歲敬授宏
漢自志登庸次子正中與文明通于都齊其同學阮如桂范子儀
諸人亦各還田里阮以兵使海陽通都齊莫正中心阮如桂
諸人共謀其樂之不勝遂各奔散武登庸福海之死暗殺禍殺之也
二十六年三月有黑石頭于廣州懷遠驛時安南莫正中莫文
明莫福山率其家屬百餘人避難至欽州投訴解赴軍門提督傳

即張岳總兵平江伯陳圭奏發韶州肇慶清遠安標給米有差
在預于解者三中所為大占片以外身分前辦新之象也七月甲
州解送欽州投訴安南國人莫正中及其從弟莫文明等率軍
門收其行李銀兩而封固之使人逐逐皆居于此照漢安仲此漢石
之兆也二十七年安南范子儀范子流等率寇欽州官兵執誅之子
儀子流為福海海嗣卷等辦畢昇師據來至欽州詐得宏漢已平
以乞莫正中嗣職為右圍城刻封殺傷官兵提督督督即歐陽必選
泰民福遠指揮會大賊于廣東都司都司洪連士兵一萬有名樂
之生擒范子流得斬一千二百名斬于儀東風通運既而宏漢撫之
函首軍門康州知府胡慈主平安安南逆黨碑二十八年安南吳
歡典討子儀餘黨盡誅之獲送宏漢至鎮南關初明泰令襲職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三海表陸西南夷

十九

三十年以宏漢襲安南都統使宏漢襲職後在阮取掌理中屢
為登庸日黎伯曉所攻出奔海陽自是不能赴閩領職而貢使亦
不能行矣 李文鳳月山叢談莫登庸其先不知何許人或云本
廣州東莞縣番氏其父流寓安南海陽縣官陽縣古齊社長名
之曰華蓋無定跡之費職難也華生登庸及厥父予以源為業登庸
自奮力發潛以為郡力士信任之正德十一年選除馬作亂賊
葛收必屠沒降萬死登庸度難殺其子并潛謀不執持不能制
華通約特母婚今自封以王策圖而終為殺于阮取所賜天通室
無知者哉莫文明告吏則殺之伏送明矣黎氏故臣如武文淵居
交洞地近運花雅據上流擁護兵福海嘗以兵五萬攻之大敗而歸
石大南師出討取以文淵為先鋒御導我師為殿順流東下直抵

龍編勢如飲竹耳昔毛伯溫上疏謂泰寧無是入歐截去恩越橋
序錄黎德儒名寧之託洪恩承之益元得武氏解文乃稱元和十
四年調知寧遠在彼廣南境上則亦可為阮氏主一款也包茅不入
王法必討夫兵豈意不足哉廣西可得十二萬又取湘廣土兵六萬
合衛兵四萬江西廣南召募八萬即可得三十萬廣南兵五萬武
文淵亦可得五萬共四十萬家當橫行越雲之地敵不足平矣罪
人既得之流 據分析其地以界有功如左趾故城仍以莫氏為
都統使武文淵有功即以清化縣置撫黎寧若存亦量割地授
之其餘分使比之龍川老德等例我中國一無所私而務使犬牙
相制大小通均都統與宣撫知府各不相轄使各得自選其屬三
年朝貢各得專達則人喜于得地得官必當恭奉中國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卅三 交趾西南夷

二十

疆域東至海三百二十里西至雲南老撾宣慰司界五百
六十里南至占城國界一千九百里北至廣西思明府憑祥縣
界四百里自其國至南京七千七百二十里至京師一萬一千一
百六十五里一說舊宋武經總要交趾縣自州西南陸行取馬
援路至潯州二百七十里又二百四十里至福州又二百里至交
州又實以前陸行九二十里一說南渡勢江西南行經萬康五
州至交州約六百哩安南城西至愛州界小黃江口四百十六里
至長州界靖江鎮百五十里西北至奉州界小黃江口四百五十
里東至宋萬界小黃江口五百五十里北至武定江二百五十里
太平興國中伐交州命蘭州團練使孫全興帥三將兵由邑

州結連師宋人所紀未得其要領不如一洗志據舊版圖之得
其真也故持事于此

按洪武六年春正月廣州衛指揮僉事楊景討平海北諸盜
金甯州衛千戶王清等追捕逆賊羅已終於諸浦乃會海南官
軍進已終于烏雷門十二月討已終於欽州得安南報乃還或
報已終途經交趾楊景即命王清同海南千戶周旺汪滿等捕
之獲賊逆黃三合等五百八十三人又獲廉州府石頭尾城大康
賊北三秀等四人隨據頭目李福等獲已終同伴賊首楊千戶張
得高等四人及甯州衛僉事朱宣武欽州府海巡檢呂齊其衆
於龍門七十二徑等處捕獲已終賊伴云已終先于三月二日
為賊所殺賊衆潰散并其南國雲化海鎮經界火關報初同東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卅三 交趾西南夷

二十一

乃率眾即奔師還衛 雲化海鎮在交趾新安府雲化縣之雲化
山在大海中常覺舟船多羊于此未與中置市舶提舉司其
山摩宜直翠西山對峙一水中通自海南黎母山麓船西行
水程九百里至海山自海山北行水程三百里取熟唱門入雲
化鎮就此鎮轉入新安府或往安邦州 永樂七年八月廣東巡
海副總兵指揮李瑄奏交趾賊船至欽州魚洪村劫掠百姓燒
燬房屋官軍追至交趾萬寧縣海上遇賊船三十餘艘官軍
奮擊敗之殺賊及溺死者無算獲藤步船一艘象賊首于海上
械送賊首范牙阮達等并家屬男女至京命法司鞠治如律是
時我兵全勝彼言敗滅尚肆剽掠由此觀之欽州乃彼此寇賊往
來之衝龍門江諸要地不可以不防也 黃永庸入鎮南關時有萬

安南貢猓方物有金銀器皿香降真香沉香速香木香黑線香白帽犀角象牙紙扇舶使常至廣州唐土貢金銀戎瑁辟色皮蕉栢柳靛草蚶蛇膽羣羽藤芒白蠟豆蔻紗絕孔雀尾金薄黃屑象齒犀角宋土貢袖明紋縐七宝葉文荷銀盤吳越則犀則象金珠沉水香良馬金銀香物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 第廿三冊 文社西南夷

三

城去海百二十里去日南界四百餘里其卽潮浦口有恭家郡墟
城猶存其南界水步通二百餘里有西屠茂亦稱王馬援因植
二銅柱以表漢界馬援北還馬援兵十餘家居青貽岸南而對銅
柱惠姓馬王隋有三百餘戶交州以其流寓號曰馬流言雖衣服尚
與華同山川移易銅柱今故在海中馬流人常語吳處林邑記建武十九年馬援植兩銅柱于哀林南界與西屠同分
漢之南境又云銅柱山周十里形如倚蓋西跨重巖東臨大海居
膠道里北林邑大浦口有五銅柱高按水經註言銅柱在林邑不言
在欽江疑銅柱在欽者唐馬總所植漢末大亂功曹于匡遠段縣令
自稱爲王謂之林邑國吳時通使赤烏十一年交州取其匪衆大
戮于湾浦數世後其王無嗣外甥范熊代主傳于連晉建興中夷
狄范文敦遂制造城地宮室兵陣器械王晏信之咸康二年遠死文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卅二冊 交趾西南東

主

年文死于佛主猶也日南七年文州刺史楊平九真太守灌遂封佛主之佛必請降隆安三年佛隱制達沒忽日南九真諸郡無戍不至殺傷甚多交州遂至虛弱至其孫文敵為扶南王于常振純所殺大臣范諸履平其亂自主焉王時賢死子陽遂主陽遂死子暹主暹名曰烏遠宋元嘉二十年使振武將軍宗慤與交州刺史檀和之討之治在和之傳其後遣使朝貢齊梁陳時或不貢隋遣大將軍劉方及歐州刺史竇長仁伐之治在事妃其王范志達使射罪於是射肯不絕唐貞觀中其王頭黎死于鎮龍被弑國人更立頭黎士為王國人不服立頭黎姑之子諸葛比為王妻以女其國乃定至德後以國在壤州外更號保王、新唐曰占城又以占城名之元和三年犯安南時陽於陵為嶺南節度使遣兵擊之

白居昔華制勅之使省所賀安南破賊王同賊帥李崇山等三萬
人者其志仰安南北疆方漢致付先使獲賊荒微清平所率無志
賊又更封張張既同于山蘇勢止于斯中想聞提審當倍惻
懷哉者所賀深見乃使安南都護張昇責其虧缺不至於傷
統斬首三萬級唐其王于獲戰象勅誼黃策亂波嶺海多虞
史亦絕害五季周繼德五年其王得利用德漫遣使朝貢表以貝
多崇書之始自裕占城國云宋建隆二年其王得利用德漫遣使
朝貢開寶五年其王波美統稱印恭遣使蒲訶散朝貢即前二次
所遣者也太平興國二年其王波美統稱印恭遣使李祥來貢
六年交州黎桓上言欲以占城俘來獻太宗令廣州止其俘存撫之
給衣服資糧遣還占城詔贈其王七年遣使來貢入貢詔番象廣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二 交趾西南夷

二十四

州舊秦之八平伐交趾水陸來馬數萬秦桓擊之俘斬千計
昭二年其王訖利陀獲吳日秋遣使獻方物且訴為交州所侵掠
三年其王劉結宋遣使李朝仙來貢儋州上言占城人蒲羅邏為
交州所逼率其族百口來附四年秋廣州上言雷恩州閩送占城夷
人百五十餘口來歸分縣南海清遠縣端法元年廣州又言占城
夷人忽宣等族三百餘人來附淳化元年新王楊陀排自移新坐
佛近國遣使來貢訴為交州所攻上賜黎桓詔令各守境尋賜其
王白馬兵器諸番聞之不戰便悔至道元年上表謝恩併獻方物
且言本國流民三百散居南海蒙帝政還今備有在廣州者舊有
逃奔夷人羅常占兒駐廣州乞隨其船歸野園上從之渡賜白馬
二逐為常制咸平二年嗣王楊普俱毗恭宣為入貢再至乃詢知

其逃交人奔於佛遣去舊都七百里大中祥符三年嗣王訖離
夏離昇麻底得金毛獅子於三併齊四年宋獻天禧二年嗣
王尸黑排摩帳遣使入貢言國人詣廣州或風漂船至石塘即果
歲不達矣石塘在崖州海面七百里外下隔八九尺者也天聖七年
奉表進鳳八年嗣王陽補振訖離皮入貢慶曆元年廣東商人
邵保兒軍賊鄧陴百餘人在占城命轉司選使臣賁詔書帶
賜其王購鄧陴閣下餘黨令就戮之明年十一月其王刑卜訖離
位星歲帝遣使獻馴象嘉祐元年其使蕭息他懇貢方物還至
太平州沉失行索明年正月詔廣州賜銀千兩七年其王訖
里律恭盤麻常修武備以禦交趾由廣東路入貢請賜白馬從
之熙寧元年其王楊卜尸利律陀散摩提婆入貢乞市驛馬令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三 交趾西南夷

二十五

於廣州買驛以歸建炎二年其王楊卜麻疊入貢紹興二十
五年子鄒時開已嗣封乾道三年子鄒亞坤嗣掠大食國方物來
貢為大食所訴遂不識其封七年閩人有浮海之者陽軍者風
帆至占城見其國與真臘乘象以戰無大勝負乃託王款以騎射
王大悅具舟送之吉陽市而得數十匹歸戰大捷明年復來境
州拒之憤怙大掠而歸知吉陽軍林實慈奏聞淳熙二年慶馬
禁不得售外番三年占城歸所掠生口惟存八十三人求通商
不許四年占城以舟師襲真臘入其國都慶元五年真臘大平
伐占城以復舊報戰殆盡俘其王以歸國遂亡其地悉歸真臘
因名占臘云其後國王或曰真臘人也又曰占城恢復無可據者
今其國近慶州順風一日可至建都臨海曰新州港所居屋

守門塙供饗以反執雖鑲壁木為猛獸狀周碑恒為城以兵
中葉缺刀陳守之元至元十五年阮賊宋達人至占城還言
其王失里向牙信合八刺哈達尼有內附意詔封占城郡王十
七年其王保寶旦努囉耶叩南詔占把地囉耶遣使貢方物
奉表降十九年以其國主常由補刺者吾阮內屬即其地
立省而其子補的買國不服遣兵征之自廣州航海至占城
港口北之海：旁有小港五道其國人州東南止山西南水城官
中林海岸地雖占城兵海木城四面約二十餘里起樓棚至回
回三捕他百餘座又木城西十里建行宮分建瓊州安撫使陳
仲達等三道攻之以萬人建旗鼓出木城拒戰乘象者數十亦
分三隊迎敵矢石交下自卯至酉賊敗北官軍入木城合擊之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卅三 安陸西南夷

二十六

般溺死者數千人其王與其臣逃入山使報答者求求停官軍
沒駐城外既歸默然終無順志 本朝洪武元年其王阿答
何者遣使入貢二年春二月辛未遣行人吳用錫以重書曰今
年二月四日虎都雷來虎象至王之誠意朕已具悉然却來王
朕之使已在此矣朕之遣使正欲報王知之集者我中國為商人
竊深百年遠使費然布滿四方廣我中國之英倫朕既以黃矣封
之至二十年其夷既平朕主中國天下不安恐為夷未和故遣
使以報諸國不期王之使者先至誠意至為朕甚焉焉今以火
既屠一木賊金術妙羅爾五十元等八人遣使者歸上諭王以道
能奉君天通使占城之人皆于生業王亦永保祿位福及子孫
上帝運鑒之王其勉圖勿怠十三年九月遣使入賀萬壽聖節

諭其勿與安南交兵永樂元年遣使告諭即位六月其王占
巴的朝遣使奉金葉表文來朝貢方物且占安南使探諸降
勅戒諭者再 上遣行人蔣賓王樞使往其國賜以絨綿織
金文綺紗羅而勅安南胡金令其息兵修好尋賜紗幣并賜
勅諭曰王夜奉安南使探等事已再勅責胡金王亦以修德
番善以保國人如金葉領不收由在于彼朝足自有要置四
年七月勅廣東都指揮司選精兵六百人以能幹千百戶領
之其器甲糗糧由海道往占城會合軍馬八月建內官馬彬
等賁勅諭以伐安南賜以銀金銀印及紗帽金帶黃金百兩
白金五百兩織金文綺衣二襲并綿綺紗羅等物占巴的頓速
出兵助征復遣太監王貴通賁勅往勞之賜白金三百兩綿帶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卅三 安陸西南夷

二十七

二十表表五年五月奏言克取安南所使也獻俘貢方物謝
恩 詔嘉獎之六年十月遣其孫舍揚該奉表貢象及方物
謝恩比遂賜其金印及黃金百兩白金五百兩錦綺紗羅五十足
綵絹百疋且賜勅嘉勞之七年八月遣使奉表謝恩貢犀象等物
八年九月復遣使海標等貢象并金銀器物仍遣馬彬送海標
還國就賁勅以文幣賜之十三年四月遣其孫舍阿那沙等奉
表貢方物冬十一月兵部尚書陳洽言和封黎賊及陳季擴之時
占城國王雖聽命出兵來助然實懷二心國舊臣相依徘徊
觀望終期不進及進至化州乃大肆屠掠以金帛戰象資季
擴季擴亦以黎若之女遣之復納季擴之勞陳前投及耶錄之
弟耶等男女三萬餘人又使季升等所轄四州十一縣地

驅掠人民厥罪季煥一等爾大有罪必討靖殺其征之上
以交趾既平民方安業不忌窮遠竟但遣使賁初諭占已的
賴曰爾久罹兵禍恭奉皇恩請安兵除害朕既命卿平之即歸其地
爾賴以去當思感德守分用保齊土居陰蓄二心悖逆天道不撫下
人不祥使地安南復叛在爾其基之自是屢貢惟十一年遣行
人往勞除知者夷常例十五年便據升華府傳至厚詞責由景
泰末死其弟盤羅悅遣使奉表入貢所遣其使遭沙婆利賁初
弄賜綠幣自是屢為安南所便財用兵力日以衰耗咸化中其
王為安南兵所逼徙居未坎邦都即遣使請封而安南信臣據
其國都使臣攝又等銀封之嗣王古來就海奔至廣州投訴表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之十 海防 文陸南亮

二十八

文以來朝為鮮督府屠清晏縣城美英勒實獲送至京時安
南納其款得而助之雲為中言古來不當嗣和是古來番廣州
力解其冤清從命城謂好印古來名宜奏聞罪諸古來遂移
文諭安南款其不能印都之義折其奸萌道之順逆安南聽從
不敢肆其兇狡乃還官軍二千令米芑南頭商人張宜領之護
送古來至新洲港得反其國弘治十八年古來卒沙古卜洛
嗣正德五年招遣給事中李貫行人劉廷瑞賁勸冊姓封焉
占城國王十二年來朝貢賁澤紀開吳惠字孟仁來吳八年
二十進駕至京途中日飲古時或言于縣令一寺之召為弟子
員舉永樂甲辰進士洞庭有進士自志始擬行人言言事奉命
使占城遂至七州洋大風舟幾覆正使給事舒某泣不知所為

忠為文以祇祀顯與天地之神佑而開塞還歷桂林守義寧洞
蠻楊氏結苗人為亂藩臬議遣兵征之公止之曰義寧吾屬番姓
無之不逞同兵未晚乃肩與從十餘人入其洞山石攢峭如劍戟
強人騰躍如飛聞太守至奔告于其酋出迎急趨之曰吾若屬父
母也宜聽告給衆唯、忠因為陳逆順福禍楊泣下數日歷紀
諸也形勢以數千人衝出境歸報罪兵明年武岡州盜起宣吉推
義寧洞王為帥著果威尤忠、曰吾當往其故乃遣人至義寧辟獵
從山巔望見忠使即遣拜言不報天狀且求雲武岡之紐蓋計逆
阻逆意在屏無取賊富者天順三年十月陸廣東右參政美正三
品保平忠刻有日記畧云正統六年七月奉使占城主嗣王十二
月某日黃米覺次日過烏猪洋又次日過七州洋際見銅鼓山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之十 海防 文陸南亮

二十九

次至獨猪洋見大風山次至交趾洋有巨洲橫截海中惟石康
利風樓身破之即康勝舟人不勝恐洩史風急過之次日王占城
外羅洋校柁口廿九日王造顯目迎諸商船象駕鼓填咽
旌麾掩蔽齊集永推警前渡奔馳至行宮設宴王東家近於回門貳
金花冠鯉環環列戈戟以辟象為衛既宴歸王指背受命
上元夜王請宵烟火燕祀香燭火樹成林樂舞五月六日回洋
十五日瞻見廣海嶺山遂拔南門以還廣東其間驛馬騎着民
多探視士著芋水南門稍熟北狀猶青其樹多扶柳紅蕉椰子共
人植得夜數八更馬第嘉靖二十一年夏至暑日抵番
按占城之先本林邑一縣屬日南郡漢末迄晉侵郡地苑文
攻零國并之永和三年改曰南遂據其地告交州刺史朱

舊以來日南北鄆橫山為界凌九真太守討併走之直至共
國時五月五表日在表北影在長南九寸一分自此影之南故
開北戶以向日此大較也即名曰南蓋治于此致吳晉以後新置日
南即乃其屬然其後使恭詣即并壽國疆域日大延袤至三
千里或曰千里蓋年強乍弱不可定也要之實有日南即三之
二非漫懸無失漢書所謂日南徼外者蓋日南徼內則皆漢
地也

占城貢賦方物有象、牙、犀、角、孔雀、孔雀尾、孔雀尾、身香
龍腦、熏衣、香、金、銀、香、奇、南、香、土、降、香、檀、香、栴、檀、香、晚、香、花
梨、木、烏、木、藤、木、花、藤、香、燕、窩、沙、紅、印、花、布、油、紅、絲、布、白、絲
布、烏、絲、布、圓、壁、花、布、花、紅、連、綵、雜、色、綵、花、手、巾、帕、兜、羅、錦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冊 交趾南夷

三十一

被洗白布泥使回今於廣東布政司管轄

真臘國在占城西自占城順風三晝夜可到或云半月而南去
林邑三千餘里水步通通一曰古蔑又名甘字智本林南屬國
東距卑梁西有朱波唐書作味北近九真南頻海瓊州十日往
其王姓利利日漸強盛隋時始通中國傳至伊金那貞紀初
遂并扶南而有之唐人訛傳家傳謂兼并扶南故為南言扶南
即振脫縣國九真即水東南流迤邐官口下注大浦之東湖湖水
日夜長七八尺從此以西朔望并高一上七日水長丈六七尺日減日
夜分為耳潮水長一二尺四指高下一定水無盈縮是日海運無各家
浦一曰象水也里馬微外之夷皆裸身以竹筒掩体女以樹葉蔽
形雖習俗猶無茲州依職衣共人吏市閭中銀金便知好惡用朝

晚祀皆如其言蓋自徼外皆無不獨扶南其先女子為王號曰葉
柳柳音即即葉國其南有教國人名泥漬來伐葉柳降之
遂以為妻惡其教者貫頭國內效之男子著橫幅今干沒也
其後天竺僧憐休知有共同教國人事天神每旦誦經呪故易
世既久真臘重僧云氏色甚黑貌為龍裔婦女多有白者生兒
咸謂僧祖作梵法去其重身黑其頭為古刹名曰辟障十歲即嫁
城周圍可二十里郭下二萬餘家石深廣二十餘丈餘城三十所
各有數千家王宮及官舍皆而東城門上有石佛頭五蹄其中者
以金當國中有一金塔金橋王宮在其北近門周圍可五六里其正室
瓦用鉛瓦殿時一會則羅列玉漆孔雀白象犀牛於前名曰百
塔州金盤金碗或食珍饈云富貴真臘也永徽初并有揭密富那迦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冊 交趾南夷

三十二

午武令僧高等國神龍以漢國分為二其南近海歸水真臘其
北多山阜號陸真臘漢復舍而為一近來通貢不絕及城占城
神為占臘後參半真里登流眉通明蒲甘等國為屬國所領聚
落六十餘地方七千餘里元貞中遣使招諭之乃始臣服見永
嘉州通紀真臘風土記本朝洪武初國王忽尼那達其臣亦告
即等表獻方物二十年七月行人唐敬還自真臘其國王遣使
貢象五十九隻香六萬斤自是朝貢不絕永樂改元遣使詔諭
即位至其國氣候常熱田穀歲熟煮海為鹽風俗富饒男女椎
髻穿短衫圓袖布非漫裸國失其所屬國猶有裸者見有衣服
人即笑之法有刺刺刺配犯盜則斷手足其民疾中國人則僑
命中國人殺其民則罰金無金賣身贖罪二年八月國王參烈婆

思牙遣陪臣索職等九人朝貢方物賜給幣表衷初中官往使
真臘得時有流行軍三人遁索之不得回以其國中三人延中
官歸補位至足禮即引見 上曰中國人自遠何爾彼事而奇
償且得此三人語言不遠風俗不語吾而用之元其皆自有家寧
樂處此兩禮即俗之衣食于道里費遠真臘尚書李至剛
等言臣意中國人必非遁於彼者或為彼所惑則此三人亦不當
遣 上曰不用逆詐為名但推天地之心待人可也三年參烈
婆毘牙死命序班王致桂祭之封其長子參烈昭平牙為王賜
之絲華等物十七年三月參烈昭平牙遣使奉金縷表文貢
則象方物

按真臘疆域一統志東際海西接肅甘南連加羅希北抵占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之五 南夷

三十一

城國似與古不同

真臘貢獻方物象：牙蘇木胡椒黃臘犀角烏木菱花不
士降香寶石孔雀翎使回令于廣東布政司管待

爪哇國古訶陵也一曰開婆又名蒲家龍在真臘之南海中洲
上島居古東與婆利西與有連越北與真臘接南臨大海亦東
至海一月航海半月至暹羅國西至海四十五日南至海三日航海
五日至大食國北至海四日西北北海十五日南至海四日南至
三佛齊國又七日至暹羅國又十日南至暹羅國又十五日南至
屬國有蘇吉丹打板打網底等國本為城有文字知星曆夏至主八
人乘葉在表南二尺四寸宋元嘉九年始通中國後絕至唐貞觀
二十一年與暹羅和羅蘭婆登皆遣使入貢天寶十白蘭婆還于婆

嘉如斯城宋淳化三年其王務羅恭遣使朝貢元時始稱爪哇
世祖大舉兵征之不克後命將史弼破其國弼言長以歸子改
遂 本朝洪武二年三月遣行人吳用錫爪哇國王書曰中
國正祀朝人當誅百有餘年綱常元隆冠履制是朕是以起
兵討之區二十年海內定朕奉天命已至中國恐遐邇未聞
故特報之知之使者已行聞王國人悅只某丁簡奉使于元遂至
福建而元亡因奉居京師朕念其久離爪哇必深懷念今遣人
送還碩古大宛臂一本王其知正朔所在必非奉若天恩得爪哇
之民安于生理王亦永保輔佐福及子孫其勉之勿怠 三年其
王昔里八達刺遣使朝貢納元所授宣勅二道封為國王八年
二月令三物齊爪哇山川之神附祭於廣東山川之次先是元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之五 南夷

三十二

部尚書牛錄言京師既罷天下山川其四夷山川亦非天子所
當祀祀乃分別減其凡以開至是中書及元部奏以外夷山川附
祭于各省如漢西則宜附祭安南占城真臘暹羅緬甸里廣東則宜
附祭三佛齊爪哇福建則宜附祭日本琉球渤泥暹東則宜附祭
高麗陝西則宜附祭甘肅秦甘為思藏京城更不須祭又言各省
山川與風雲雷雨既居中南白其外夷山川神位宜分東西同壇
共祀 上可其奏命中書頒行之特祭則遣官一人往監其祀十
三年十月其王八達那巴那務遣其使何烈英烈時奉金葉
表入貢使者番月餘達還因詔諭其國王曰聖人之治天下
四海內外皆為赤子所以廣一視同仁之心朕居五華夷極御
之道遠通無間爾等僻居海島頃常遣使中國雖云修貢實則

慕利朕皆推誠以禮待焉前者三佛齊國王遣使來表求請印綬朕嘉其慕義遣使賜之所以懷柔遠人爾素何疑焉奸計誘使者而殺害之豈爾情恤遠哉朕肆憐如是與今使者來本數詢番以其父母妻子之悲更則一朕推此心特命歸國爾國王當省己自循端秉誠敬毋蹈前非干越中國則可以守富貴其或不思自效朕容悔將無及三十年諸番阻絕無商旅以三佛齊為爪哇隔國命禮部移文遣羅轄達爪哇知之汝分為東西二國永樂元年九月西王都馬板遣使奉表朝賀即伍貢五色雞瑞孔雀及方物賜鈔并襲衣文綺表裏二年十月東王李令達哈達朝貢方物且奏請印章命鑄銀金跟印賜之并賜鈔幣三年西王都馬板遣使來表貢方物時共倍送滕里日夏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三 附文陸南亮

二十四

羅治金福里三國各遣使以方物回來朝貢俱賜文綺襲衣四年三月西王漢來貢珍珠珊瑚寶青等物三月東王遣使貢馬俱賜錢鈔及幣有差四年閏七月西王遣使朝貢且言東王不當立已擊滅之件 詔知貢五年上表請罪願償黃金六萬而漢王字金達哈之子洪之六年十二月都馬板遣使獻黃金萬兩謝罪禮部臣言所償金高員五萬兩宜下法司治之 上曰朕於遠人欲其畏罪而已豈利其金耶今既能知過所貢金悉免之仍遣使賫加諭意并賜之鈔幣八年十二月都馬板遣使上表貢馬及方物十一年九月遣使來貢及還 勅諭都馬板曰前內官吳賓等還言恭事朝廷札特勅使有加無替比開王以滿刺和國索魯港之地而陳報朕朕推誠待人若果許之必有勸

迄今既無朝廷勅書王何處為下人等言使自慈之今賜王文靖鈔票至丁領也十三年更名楊惟西沙遣使謝恩十六年十九年時貢而東王久不至蓋已為所并矣天順四年八月其王都馬班遣使來表朝貢方物賜宴賞春之仍命其使賫物并綵幣表東歸賜其王反祀自是不可考

按爪哇疆域一統志東抵吉女八國西抵三佛齊國南抵吉大食國北界占城國自占城起程洶風二十晝夜可至其國地廣八都甲兵業既為東洋諸番之雄佛書所云鬼國即此地也其港口入去馬頭曰新村屋店連行為市買賣商旅聚聚三佛齊為其所并名舊港以別于新村

爪哇貢賦方物胡椒華炭蘇木黃蠟烏爹泥金剛子烏木番紅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三 附文陸南亮

二十五

土著薇奇向香檀香麻藤香速香降香水香乳香龍腦血竭肉豆蔻白豆蔻藤竭何龍盧香沒藥大楓子丁皮番皮荳子蘭香藥碗石草燈茹為香寶石珍珠錫西洋鉄口磁指鉄刀蓋布油紅布孔雀大鷄鸚鵡玳瑁孔雀毛翠毛官頂犀角象牙色筒黃熟香安息香使回金于廣東布政司管轄

三佛齊國古干陀利也在占城之南相距五日程居真臘爪哇之間所管十五州其屬國有單馬全凌牙斯達望登牙儀細蘭等國其王降唐早共八姓蒲梁天監元年入貢後絕唐天監初始通中國宋建隆初其王惠利胡大震里遣使朝貢淳化三年冬廣州上言其使蒲押陀黎前年來貢自京回國本國為閩盜所殺中爪哇位南海一年今春乘船至占城偶風信不利渡迷乞降

詔諭本國使之然亭十年使大荷領地畢加羅來以為保順養
紀大將軍入見以金蓮花貯珠龍腦徽殿元堂中使至者每
廣州受其貢獻方物表入言候報乃獲至閣下廣州舊志治平
中比華加羅遣使至順入貢遇大風船幾覆幸得于天有老
翁見雲端風浪忽時值僕僉僉廣州天靈地老石像在元樂中
主囉之祝之即而所見者也及還以告地華加羅即遣恩離方文
詣廣購材料工更定恭武諸道士畢蓋之為住持何德順為監臨
北城十萬置山田丁番為區塘以免常住持大經靈以接青錢四
十萬又施田四十萬增置田于清遠邊塘在明年地華加羅改剪
其不美遠道士葬之通塘至今為局高浸沒入貢不絕 本朝洪武
二年二月遣行人趙述使其國四年趙述還國王馬哈刺札八刺

天下和國利病書

卷第廿二冊 文臣西向亮

三十一

下遣使使速奉金字表文來朝貢賜大純盾及織金紗羅天綺六
年漢遣使賀正旦并貢方物八年漢遣使招諭佛蒜國朝使
來貢九年其三年遣使奉表乞詔封諸印級命諸印鉅錢金
銀印賜之十月 詔封其嗣子麻那者亞里為三佛齊國王其
曰朕自混一區宇遣使詔諭諸番而三佛齊國王恒麻沙那阿
者即係臣入貢于有年今秋使者齊來至知恒麻沙那阿者先道
爾即麻者亞里以嫡子當嗣王位不敢擅立請命于朝可謂賢矣
朕嘉爾誠意月遣使賜以三佛齊國王之印爾當善撫邦民永為
多福三十年六月以胡惟庸謀亂乃生間謀結我使臣命禮部
穆文遠羅達于爪哇俾貢表為三十年六月禮部奏請番國
使臣客旅不通 上曰洪武初海外諸番與中國往來使臣不

絕商賈使之近者安南占城真臘暹羅爪哇大琉球三佛齊由
彭亨百花嶺門答利西洋等國等凡三十國以胡惟庸謀
亂三佛齊乃生間謀結我使臣至彼爪哇國王聞知其事戒
三佛齊不送還朝廷更遣使臣商詔阻絕諸國王之意遂爾不
通惟安南占城真臘暹羅大琉球自入貢以來至今未成大琉球
王與其宰臣皆遣子弟入我中國受季凡諸番國使臣來者皆以
札符之我待諸番國之意不薄但未知諸國之心若何今欲遣使
諭爪哇同惡三佛齊中途阻之聞三佛齊係爪哇統屬爾札符倫述
朕意數文暹羅國王今遣人轉達爪哇知之於是札即寄暹羅王曰
自有天地以來即有君臣上下之分且有中國四夷之札自昔然我朝
混一之初海外諸番莫不來庭皇恩朝惟廣遠亂三佛齊乃生間謀結我

天下和國利病書

卷第廿二冊 文臣西向亮

三十一

信使時行可詐使豈不知大琉球王既其宰臣皆遣子弟入我中國受季
皇上賜恩若之祇有疾則命臣命之 皇上之心仁義原蓋矣 皇上
一以仁義待諸番國何三佛齊諸國皆大恩而大居臣之被據有一義之
士朕與中國抗衡 皇上震怒使一偏將二十萬來越海問罪如獲乎
耳何不思之甚乎 皇上嘗曰安南占城其疆遠羅大琉球皆外臣職惟
三佛齊梗我戶數大智者受未然者能從義使三佛齊以義爾之國而
持斯于中國之中可謂不災福者矣滿道羅國王猶守生機我 皇上
愛如此可持此爪哇俾以大義告了三佛齊三佛齊係爪哇統屬其言被
必信或能改過從善則與諸國咸禮遇之如勿勿自疑也其後為爪哇所
廢以其地為舊港仍立項目以司市易永樂三年正月遣行人陳勝受千
戶楊信等往舊港招撫廣東近民保通明勝受南海人洪武初西向亮進

士為臨桂縣丞永樂元年二月壬子以政最召為監察御史以事降行人至是建路受及于戶楊信等往口楊撫南海避元梁道明等以勝受乃其同卿故也時道明等家居于彼者累年廣東福建軍民從之者至數千人推道明為首指揮孫鉅等使海南諸道道明于反二叔挾其供來奏聞遂遣路受等備二叔賣物往招諭之十一月路受等遂以道明反卿伯可等來朝貢方物賜道明等襲衣及鈔百五十錠文幣十二束粟絹七十二尺其別頭目施進卿遂代領其衆上以路受奏事稱旨權斯以按察復五年九月太監鄭和使西洋諸國還至德港遇海賊陳祖義等遣人招諭之祖義等詐降謂要劫和之整兵促傳祖義兵至與戰大敗之殺其衆五千餘人擒祖義等械送京師悉斬于市諸番聞之莫不驚服是年曰港頭目施進卿建塔丘岸誠朝貢詔設口港宣慰使司分進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三冊 交趾西南夷

三十八

佛為古使此印浩冠帶文綺妙麗後平二十一年于孫達房誠請襲且言印乃天所假遂令孫達襲宜忽使端始稍以金帛幣金文綺襲衣銀印金中官鄭和資往賜之自是朝貢不絕

按四境不遠而國稱于瓜哇順風八夜可至由港口入其地土人信

于他族民故舊號位真好端水戰甚便其朝貢自唐末以達京師

三佛齊貢賦方物黑熟火雞孔雀五色錦綉諸奇地羅綿被蓋布白銅

龜筒胡椒肉豆蔻前油于永隆洪武中使回於廣東布政司管待

永樂後改設宣慰使司罕至廣州

暹羅國本道鉅羅斛二國地赤土及婆羅洲也在此占城極南北直康州偏海北岸建於交趾暹國土瘠不宜耕藝羅斛土田平衍而多稼

土至今訛傳為赤眉遺種後改曰暹元。自初遣入當遣使入貢至正間遂始降于羅斛而合為一國。本朝洪武初遣羅斛國王黎烈昭昆牙遣使朝貢進金葉表。詔賜大規曆七年三月遣羅斛國使臣沙里拔來朝貢方物自言本國合其同來恩里齊利悉職替入貢去年八月丹次乃訪洋遠風壞舟漂至海南連本處官司收獲漂餘蘇木降香兜羅錦等物來獻省臣以奏。上惟其無表狀詔言并覆而方物乃有存者臣必審商上命却之。詔中書孔部曰古者中國諸侯於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九州之外番邦遠國則每世一朝其所貢方物不過表誠敬而已高麗猶近中國頗有文物禮樂與他番異是以命依三年一聘之禮彼若就每世一見亦從其意其也速國如占城安南西洋瑣里爪哇濠泥三勝齊達羅斛真臘等處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三冊 交趾西南夷

三十九

新附國土入貢既頻勞費甚大朕不欲也今遵古典而行不必頻煩其移文使諸國知之波其子黎烈實范牙哩哩多羅祿紹封九年九月其王達于昭祿拜膺奉表貢象及方物賜銀葉諭諭道國王知居

國子民非上天之明命后土之洪恩何能若是乎夫雖開闢天之樂幸土皆若焉人上體休上帝好生之德憐和八神明祿給

廿二歲間矣爾少爾祿自爾王位以來內脩齊家之近外造睦鄰之

方光教達使中國稱目入貢以方今時王古之其步囉祿可謂賢德

矣豈不名滿諸番今年秋貢表至朝朕遣使往贈特賜暹國之印及

永一襲爾當善撫邦民永為多福故茲誥諭想宜知悉二十年七月

遣羅斛國貢胡椒一萬斤蘇木十萬斤二十八年十二月詔遣內

使趙達宋福等使還羅斛國祭故王黎烈實范牙哩哩囉祿賜嗣

王兼門邦王昭祿辟膚文綺四尺羅四尺縠絨布四十尺王妃文綺
四尺羅四尺縠絨布十二尺勒瑜之曰服即位以來令使出疆周于
四維歷年國足復其境者三十大戶聞于年者三十一風殊俗異大
國十有八小國百四十九候之子今遣羅為最近通者使至和爾先
王已逝王紹先王之緒有道於宋邦臣民歡懽茲特遣人祭已故者
慶王紹位有遺勅至其國失法度罔瀕于禁以先前服其服之歲永
樂元年遣使朝貢賀即位自是其國止稱遼羅國二年其王昭祿辟
膚等羅辟刺遣使坤文現表貢方物道內官李典等賫物幣之并賜
文綺紗帛四年二月遣使使索必表貢方物 詔賜古今列女傳且
乞量衡為丁國式送之七年正月遣使奉儀物致祭 仁孝皇后命
中宮官以告凡延九月復遣使坤文現等表貢方物賜紗幣遣之時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三冊 天陸西南夷

四十

南海人何八他等流移海島遂入暹羅亞是因文現歸 上令諭其
國王遣八他等逐母納通近以取罪戾并賜其王金織紗羅絨
錦八年遣使貢馬及方物并送中國流沙人還賜勅勞之并賜絲幣
十年十二月復來朝貢十三年五月昭祿辟膚等羅辟刺年共子三
賴波登札刺的賴紹封十七年十月遣使諭暹羅國王俾與蒲利加
平初封三賴波登札刺的賴曰朕祇膺天命石王手喪休天地好生
之心為治一視同仁無間使此王能收天事大修職奉有朕心所嘉
呈非一日比者蒲利加國王亦思早登先少嗣王能睦乃父之志躬
率妻子詣闕朝貢其事大之誠與王無異然聞王無故殺加之兵夫
兵者兵器而兵相聞聲必俱傷故好兵非仁者之心况蒲利加國王
既已內屬則為朝廷之目使如有過當中理於朝廷不務出此而報

知兵是不有朝廷矣此必非王之意或者王左右假王之名弄兵以
逞私意王官深惡勿為所惑特降敕問無相侵越並受其封豨有窮
敵等獲送還國仍賜其王錦綺紗羅等物十九年三月遣使索懷等
六十八貢方物射使蒲利加國之罪賜紗幣有差十九年七月復入
貢二十一年三月遣使坤梅貢方物賜之紗幣洪熙宣德以歲入貢
猶如常期正統景泰間貢或不常或化迄今大平六年一貢近惟嘉
靖三十二年八月遣使坤隨離等貢白象及方物白象已斃遺象牙
一枚長八寸有九兩金起尾牙有大五寸七分兩石楊子十顆中兩
珍珠十顆白石四顆尾大 寸兩金剛鑽一顆金金肉野白象尾毛
馬鬃又象牙一十九枚共三百五十斤馬水三十七株共二千六百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三冊 天陸西南夷

四十一

斤樹香六百斤藤黃四百八十斤大楓子五百八十斤望樓三百斤連香
二十一株共六百五十斤木香三十斤白豆蔻六十八斤胡椒八百一十斤
蘇木一萬四千二百斤三十七年八月遣使坤應命等貢方物象牙三百
斤樹香六百五十斤藤黃一百五十斤連香三百一十斤白豆蔻三十斤
蘇木一萬三千二百斤胡椒四百五十斤烏木三千八百斤大楓子五百
斤其抵償賦額似不同
按赤土疆域正統暹羅同東波羅刺國西婆羅婆國南河羅旦國北距
大海北方數千里隋時常販自南海郡水行晝夜二旬每值使風至焦
石山而遇東南泊使館鉢拔多州西與林邑相對上有神祠焉又南行
至師子石自是島嶼連接又行二三日西望見狼牙頂國之山於足南
連龍龍島至於赤土之界林邑今占城是據勝覽云自占城順風十晝

夜可至是也

暹羅貢獻方物象、牙犀角孔雀尾翠毛龜筒六尺宅室石珊瑚金界
摘片磁米腦珠腦、油腦柴檀香速香安忍香黃熟香降真香蘇合香
乳香樹香木香烏香丁香阿膠蕃薇水丁史阮石柴使藤珊瑚藤黃硫黃
沒藥烏爹泥肉豆蔻胡椒白豆蔻華檳榔木烏木大楓子落布油紅布
白蠟頭布紅蠟哈刺布紅地紋布紅地花頭布紅地白暗花布作
連花布烏連惹白暗花布細棋手花布織人家花文打布西洋布織花
紅燕打布剪絨燕絨色紅花被面織燕絨布紅花燕手巾織人家雅
色紅文燕絨使回金於廣東布政司管待

滿刺加國古哥羅當沙也漢時嘗通中國後為暹羅所屬前通在海口
山上地方千里城去海十里有五王並屬故南去扶南可三千里東界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卅三冊 文陸西南夷

四十二

通交州即古哥羅當沙也其西界接天竺做外諸國其國城接開婆故又
名大開婆今稱暹羅東有吉里地國故其處舊不稱國自舊港順風八
晝夜可至其國傍海山孤人少受病屬於暹羅每歲輸金四十兩為稅
本朝永樂三年其王西利八兒速刺遣使奉金葉表文來朝貢十年命正
使太監鄭和等統官兵二萬七千餘人駕海舶四十八艘往諸島開寶
寶賜給封為滿刺加國王賜銀印冠帶袍服並建碑王界暹羅始不致使
援九年七月嗣王升里迷德刺率其妻子及陪臣五百四十餘人來朝
上聞之念其輕去鄉土跋涉海道遣中官海壽孔郭即中黃裳等往宴
勞之役命有司供張會同館既至來入見拜獻方物 上御奉天門宴
勞之別宴王妃及陪臣等仍命光祿寺日給牲牢上尊命禮部賜王金繡
龍衣二襲袂襍衣一襲及金銀器皿惟慢褥賜王妃八兒迷迷里及其

子佳德臣僕從文綺紗羅裝衣有差及出就會同館漫賜宴為八月賜其
王全相王帶儀仗鞍馬并賜王妃冠服九月拜里迷德刺拜歸賜宴于奉
天門別宴王妃陪臣等賜勅勞王厚賜之并及其妻子陪臣初曰王涉海
數萬里王京師地無虞蓋王之志誠神明所祐朕共王相見甚難固當
且而臣國人在望宜寵慰之今天氣而果爾風南凡寶無厭時王遂中差
既貢其國使以到朕朕念之使令賜王全相玉帶一徹伏一刺鞍馬二匹
黃金百兩白金五百兩紗四十萬貫銅錢二千六百貫錦綺紗羅三百匹
可及絹千尺洋金文綺二金織通袖路欄二王其受之又賜王妃冠服一
副白金二百兩紗五千貫錦綺紗羅六十尺金織文綺紗羅永四襲賜
王子冠服帶其陪臣等各賜白金紗織練等物至復命禮部宴餞于龍江
驛仍賜宴于龍潭驛十二年國王母來宴賜如王妃二十年三月其王西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卅三冊 文陸西南夷

四十二

哩麻哈刺率其妃及頭目來朝貢方物以父故新嗣位故也宣德九年國
王復來天順三年國王無恙併叩沙卒其子蘇丹茫迷沙請命復遣使冊
封自建國以來朝貢至今不絕

按滿刺加疆域在占城國南其領貢自慶來以達京師

滿刺加貢賦方物番小所率角象牙玳瑁省頂鸚鵡黑熊白虎銅獸金
母寶頂金扇戒指撒哈刺白落布並黃布撒都細布西洋布花呢斤腦
施子花番磁器沉香乳香黃連香金銀香降真香紫檀香丁香烏木核
木大楓子番錫番藍使回金於廣東布政司管待

蘇門答刺國古大官也一日頃文達那自滿刺加順風九晝一夜可至其
西去一晝夜程有龍涎與獨峙南里洋之中每至春間群龍交戲于上
道從則國人駕獨木舟採之以為香一斤值其國金錢一百九十二枚准

中國銅錢九千文呈樣錄見錄之或風波則人供下海一手附音旁一
手把水而得呈岸其龍堤初為指膠黑其色頗有魚腥氣久則成大塊或
大魚腹中刺出若牛大亦能魚腥使之清者可受質于燕門茶利之年官
料一兩用銀圓合錢十二枚一升則一百九十二枚也 建官紀開諸香
中龍堤最貴重廣州府不下五六千乃市崇極之物與大貨圓運海
傍常有屠氣出州山間即知有龍其下土人更相守之供雲散則知龍
已去往既必得龍堤入香合和能收飲肺清氣難能數十年香味仍在
得其真者和香焚之則單烟浮空結而不散或言涎沫有三品一曰沉水
二曰沙三曰魚涎沉水則輕浮水而善水香伺龍出後隨而收之沙
則難積多年氣味愈珍于沙中魚涎則化黃散于沙中沉水者可入香
月 嘉靖二十四年三月司元龍傳奉 聖諭新製表作送訪貴記香

未下和國利病書

原第廿三冊 文臣西南夷

四十四

一千斤紫邑今真香三千斤龍涎香一百斤即日奉用此金在東宮可已
得沉香作香進北高有龍涎香指示京城休買未得奉行浙江等十三省
及各海濱諸華處收買本年八月戶部文移司又奉機密詳案行惟
再照舊香每斤銀一千二百兩三十四年地稅餉詳案詳陳內人汪
弘等列司責並烟化何處德領同前主番船結買龍涎香共十一兩是
官千戶未出咸於本年十月送檢會未送奉 聖旨此際不同姑止收
入今後務以真香進用欽此欽遵行司又係已監廣州府新祥化人取耶
別等曾送龍涎香一兩三錢稱黑色及有客地都客地山夷屬採有粉白
色六兩各獎此種稱黑色者係在水欄白色者係在山又據客地都周為
和等送香辨給真正共一十七兩二錢五分實是千戶張萬三十五年八
月送檢會未送奉 聖旨這香內辨是真香用欽此欽遵行司

金泉表貢馬并西物國名項文達那永樂三年蕭長寧以里阿必丁隨中
官尸慶朝貢封為蘇門答刺國王給印反 培五年嗣王錫母罕阿必瑛
遣使阿里來朝并貢方物宣德六年復來貢十年漢請封其子為王初太
監耶和奉使至蘇門答刺偶王蘇幹利方謀殺寧奴里阿必丁以奪其位
且怨使臣賜不及已領兵數萬進寧官軍和率眾及其國兵與蘇幹利
戰走達至南初國并其妻于俘之以歸永樂十三年九月獻于行在以大
道不道伏誅諸蕃震服

按大寶隆城在占城之西洋中南接目達所居有重龍岡東北接雪山
蔥嶺皆佛境也西北與大秦相隣為其院屬宋初與占城通貢唐遂達
于宋淳化四年始至蕭希振得廣州蕃長李書招輸運至南海以老病
不能詣闕乃以方物來獻其表有曰沙歷龍王之宮瑤望大帝之境唐

未下和國利病書

原第廿三冊 文臣西南夷

四十五

遵玄化以慈宥心今則難屈五羊之城猶餘雙鳳之關則是射利需廣
今色目滿庭者是其裔也後與賓重龍岡使來朝入貢陸路由沙州延
為西人鈔畧乃紹自今收海路由廣州至京師自是朝貢不絕熙寧中
其使率押陀羅已脫容蕃長司公事招廣州裁度又遣張鐵助修廣州
城不許歸國故殊見蘇黃門龍川志其政分部領為勿斯離訶巴囉
勿致等國蘇門答刺則出龍涎香者也布那姑兒則產硫黃者也又有
層檀國在南海傍城距海二十里熙寧四年始入貢順風行百六十日
經勿地吉林三佛齊國乃至廣州多產香藥其風俗諸音與大食同
蘇門答刺貢獻方物馬牛龍涎香檳榔刺夜帳布室石木香丁香降
真香沉速香胡椒蘇木錫水晶瑪瑙指石番石石青回青硫黃使回
合于廣東布政司管待

錫蘭山國古稱牙蘭也自漢門奉刺順風十二晝夜可至其國地廣人稠
物多產亞於爪哇中有高山上產錫石每遇大雨衝下山下沙中
拾取之隨常散見林邑地西望見馬番諸高山馬錫蘭山名相傳釋
氏摩訶與來與在龍足西北五里夜登此山猶存足跡山下有寺中時
祥迦迦集真身側臥及舍利子 雅牙恰因崇時道局在南洋中其界東西
三十日南北二十日行往去廣州二萬四千里即此國本朝永樂七年
錫蘭其王亞烈答余遣太監鄭和等齎詔勅金銀供器陳獻金寶幡
布施于寺及建石碑賞賜國王頭目有差亞烈答余見貢國不恭誅害每
師和即備備先焚刺之使來街收瘡走夜半聞砲則查等而入生擒其王
永樂九年歸獻闕下 上命擇其支屬賢者王之禮部言詢其國人皆
謂耶巴乃耶野十年九月遂遣使齎詔及諸印封之皆曰朕賜永先皇帝

天下即國利病書 卷第廿三 文臣西南夷 四十六

的東無以羊與共其萬方同歸王治錫蘭山亞烈答余遣使海島東第
臨心喜當下人臨恐耶地既嘗遣使詔諭諸番國至錫蘭山其並列皆奉
先款遣使道數使恭送其先遣使謀殺制使人厥其忌遣使偷浮誤念國
中軍民皆供赤子今爾等能為之仇厥爾即已乃耶倫德好善為衆所推
今特封爾為錫蘭山國王於厥地誠敬可以主身惟仁厚可以撫衆惟忠
可以事上惟信可以睦鄰爾其欽承朕命永崇天道無怠無欺庶于爾茲
享無疆之福欽哉時摩法皆請珍亞烈答余兄 上曰雲夷禽獸乎不
足擬殊選款之亦遣野時國人主不刺萬摩已恩刺奎為王詔諭使遣位
十四年十一月備占城爪哇病刺加蘇門答刺南里沙里灣泥彭亨吉
里木骨都米滿山洋喃刺卜刺哇阿丹麻林刺微忽魯漢斯柯枝諾國
及舊港宜慰司各遣使貢馬及犀象方物道鄭和等齎勅及錦時紗羅絲

綉等物備往賜各國王正統十年國王遣使耶把刺漢的里亞等來朝貢
方物天順三年其王萬力生夏刺者利把交刺惹獲遣使來貢
按錫蘭山國城在西洋與柯枝國對峙南以刺羅里為界自別羅里南
去順風七晝夜可至滿山洋國十晝夜可至吉里國二十一晝夜可至
卜刺哇國柯枝國大小葛蘭二國山連赤土自小葛蘭順風二十晝夜
可至木骨都東國自吉里順風十晝夜可至忽魯漢斯國二十晝夜可
至刺微國二十二晝夜可至阿丹國自忽魯漢斯四十晝夜可至天
方國乃西洋之盡處也天方曰石天堂又石西域有四：唐德中朝
貢
錫蘭山貢獻方物象寶石珊瑚水晶金戒指撒哈刺乳香木香土檀香
沒藥西洋細布藤竭盧會硫黃烏木胡椒碗石使回令於廣東布政司

天下即國利病書 卷第廿三 文臣西南夷 四十七

管待
佛朗俄國在爪哇南古無可考曰志莫利國在廣州東南海中洲上其廣
州三月程其王姓倫陳如隋大業中遣使入貢又 投和國在真嶺之南
自廣州西南水行百日可至其地正相對古之狼狽也國分東西二洲皆
能食人瓜哇之先兒喚入國即此國也佛朗俄亦與相對云永樂十年九
月南勃利國王馬哈麻沙遣使貢物或亦婆利之更名也皆起以無他
據地附于此素不通中國正德十二年駕大船突至廣州洪口訖聲如雷
以進貢請封為右布政使兼按察使到使吳廷舉許其進貢撫按查無會
典四例不行遂遣伯來完南頭徑自蓋房棚特火訖以自固有至部者
不行跪禮朝見款位先詣失御史立道階何驚前復其奏皆言其殘逆極
難逐其國王以足而為利進且先年滑達火者亞三假充滿刺加國遣種

使臣風到澳往來宛爾熟我道途略買小兒烹而食之近日滿刺如國
王奏其奪國權等情看掠之禍漸不可長宜即嚴禁私通仍將所
造房屋城寨盡行拆毀重加究治責工匠人等以私通外夷之罪
皆送之誅其首惡大者亞三等命撫按御史巡撫按官軍縣其餘黨出境
海道劉使汪銘帥兵至摘除險逆戰商人鑿舟用策乃悉擒之餘皆逃去
月山裝英佛胡機同在瓜哇國之南二國用此形勢制但併胡機說大瓜生
說小國人用其精小者可守者中國人用之稍不成則步去數指或斷一
臂一臂能制頭長若厚則去不遠穴頭圓滑若有重邪滑則彈差不正
惟東莞人進之與番制同餘造者性、短而無用嘉靖初佛胡機同達使
來貢而呈行使者全欲改乃覺之其人好食小兒云在其國惟國王得食
之其餘以下不能得也至是諸市十餘歲小兒食之每一兒市金銀百文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三冊 文陸西南夷

四十八

廣之惡少掠小兒飽飽之新貨無其法以巨銀煎沸湯以飲龍威小
兒置之鏡上蒸之出汗盡乃取出用銀制、去若皮其兒猶活乃殺而剖
其腹去腸胃養食之居二三年兒被掠盡遠近悉之海道汪強以失逐
之不肯去及用此等收我兵由是人望而畏之不敢近或獻計使善水者
入水鑿沉其舟盡擒之汪強由此為用渡為南賴進無以進甘露召入德
都軍事久之轉吏部尚書令北虜言棄入冠諸建議請順時相機說于逆
鎮凡城鎮關隘城臺缺口皆用此以禦寇 詔從其議下所司施行至今
三邊稍其用然猶奏晚詞語譯漢可恨矣部中吳璠雲佛兒而焚之經
聞之怒然馬嗣仁府知府或戲之曰君故一併爾仇打倒爾仁府嘉靖中
黨類更番往來松船難詰夷中為交易首領人皆高鼻白膚廣人往僻城
之邊魚洲請快賊多掠小口往賣之三山疊落背底水等鄉村以至諸澳
楊瑞惡少日繁有徒甚至官軍商紀亦與交通云

廣州船船往諸番出虎頭門始入大洋分東西二路東洋差近則歲即回
船有宜頂通商戰等物西洋差遠而或一四船有象年摩珍珠胡椒
等物宋於中船置巡海水師營壘在海東西二口闊二百八十丈至屯門
山二百里沿海入海戰艦其地南至大海四十里東至惠州四百二十
里西至瑞州二百四十里南至惠州七百五十里北至惠州二百五十里
今為東莞縣南頭城東南海路二百里至屯門山水皆茂日可行五十里
乃順帆風西行二日至九州石又南二日至象石一作東風西面行七
日至九龍標州又西南行三日至占不勞山在占城東二百里海中占城
故罪人於此又南二日至陵山星羅麻覽作雲山其山峻而方有泉下統
如帶甚村民名星羅船船為業皆占城境也陸行至賓重國一月程來去
麻連國二日程一名摩連去洋泥三十日程太平與國士年歲空實星廣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三冊 文陸西南夷

四十九

州今名麻連水行一日至東西芒覽海番番作門國圖又一日行至
古直國則真臘也玉瑞星居又半日行至蘇陀琅洲自古臘而五十程至
丹有流國其國東北至廣州一百三十五程又二日行至軍突弄山又五
日行至海峽番人謂之質南江北百里北岸則羅越國一名羅解今暹羅
南岸則佛連國占城屬國又東水行四日至呵彼國今小哇南中洲之
最大者又西出峽三日至葛、僧祇國在佛連西北隔之別當國人多鈔
悉乘船者多畏之其北即英利其北岸則阿羅國一名阿羅陀今滿利如
阿羅西則阿谷羅國一名阿羅單又延葛、僧祇四日行至婆羅國一
名阿香又六日行至婆羅國一名阿香又連那羅洲一名摩羅興又北四
日行至師子國在西洋之西諸多師子故名多黎詩詩連師子國即大
秦也其北岸距南大竺大岸百里自伽藍州行二十日至榜葛刺國則西

天竺也一曰西印度乃得道之所海口有塞地港者商於此抽分云
天竺之西千五百里有注摩國至宋大中祥符八年其王羅恭羅卡始遣
使入貢其使言離本國舟行七十七日歷那勿丹山婆羅西蘭山至古羅
國以五羅山得名之行七十一日歷加八山占不勞山并寶龍山至三佛
齊國又行十八日度雲山水歷天竺山至賓頭狼山之黃西王母塚拜舟
所得百里又行二十日度羊山九長山至廣州之琵琶洲離本國凡千一
百五十日至廣州焉本按天方國有四方寺宋史注摩國有四城併寺但
注摩入朝貢貢珠以珠散殿與天方都于麒麟不同或云天方即所于國
不可知也雷州控入海水路東至海三十里西至海一百五十里南至海
一百七十里北至北州一百六十里海路從海州東北陸行二十五里抵
揮羅延海至羅場接天川縣通江水送吳川上水至北州三日程自北州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三 海文陸路南荒

五十一

下水至海口四日程從州東至海三十里渡海抵北州界地名州州入思
廣州通開浙送州東南陸行一百四十五里抵海至諸蕃國堤州南陸行
一百七十四里至通角場抵海南之海一程可至瓊州送州西陸行一百
五十里渡海水路至安南諸蕃國故諸蕃舶雜東洋琉球等國被風漂多
至瓊州堤州東至海一百二十里其南崖州去海益近云

黃帝時南夷乘白鹿來獻蛇及獨裴唐亮而撫交趾三苗來賓虞舜時
仇氏來貢浞閼夷來獻車服焉貢甸服之外侯服侯服之外五百里綏服
甸皆分二等三百里綏服又教于侯服則以諸侯教以治之非全無
武備也以文為教二百里蠻武衛侯于要服則使諸侯奮武衛以治之非
全無文事也以武為主要服之外五百里要服甸皆分二等三百里夷
蠻州東南北之外夷也北則冀州為夷史略東則青州為夷史略秦夷
秦然徐州淮夷瑯琊東夷南則揚州為夷并服西則梁州和夷底績二百
里蔡蔡戎也左傳曰蔡以收政軍人于夷境如漢世安夏及安仲之類輕
于此者也要服之外五百里荒服甸皆分二等三百里蠻八蠻謂天竺
以首領他族雖蠻夷皆平拘執身毒二百里流流如木之去而不返也漢
世罪人有長流者視蔡為重夏成五服外薄四海南海魚羊珠璣大貝南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三 海文陸路南荒

五十二

伊尹正四方獻金正東越滬箭楚文身淮越文身斷髮東夷亦如之故曰
正東金以魚皮之髹就厥利刺為獻髹刀削也故與省同故謂鮫魚皮也
以髹刺口正南既鄧桂樹損于產里百僕九苗六者南雲之別名也既與
淮同既略七都受姓前南雲洞也桂林八樹在番禺東嶺于產謂養青產
子藥也里音黎今呼為里人百僕見左傳九苗未詳今以珠璣瑤瑯瑯
文犀犀羽蘭狗矩狗為獻城似珠而小蘭狗可用為矩前矩狗之善者
也正西昆侖狗國樹已爾耳實狗雕題漆齒焉貢織皮昆侖命今西詳之連
名狗狗與戎也然與然同疑八雲中之狗然也聞斤即離耳也貢狗共人
貢有安雅題自南而西洋者漆齒一名黑齒國今以丹青白旄統蘭龍
角神龜為獻丹青謂南海曾青于西海有文旄或旄有旄已永也龍
亦出西海正北空同大夏莎車代羗白奴樓煩月氏此皆西北胡虜也

武王會姚人憚蛇今臨海永嘉即求蛇也。可見蛇不出於越於越納
例。有也。注言凡物所作于越自浙至江右皆是。且說文集今廣西越之
地伊尹所載已正東海則視人也。又正南則略越也。濕毗通用文集大

龍也夫八玄貝吳越之蠻曰夫八言黑也貝海大龜也今之海肥海陽大蟹海水之陽今產龜碑之地蓋潮州以宋八閩也自瓊崖自深南重鳥桂今出桂州龍州會稽以龜蓋皮可以冠故蠻楊之翟揚州之雲翟山鶴也倉音翳翠翳翠者所以取羽倉音今蒼梧也翡翠鳥翳青而有黃南人致衆者皆北徫南、越也五嶺之南王海馬揚粵今廣東北

溪時水崖而有都元浩酢甘都盧黃支等圖述者十餘日遂至四五月程

未下郡國判病書

三

其俗采與米崖相類其州境廣大戶口蕃滋多異物漢武帝時常遣使募人與其使俱入海市明珠壁琉璃奇石異物寶黃金雜瑋而杜衡至國皆康食為楸蜜火質轉運致之外夷珍貨流入中國始此市舶錄則句曰獨播舶添五十餘尉三水舶添十五餘尉西域以尉高度

漫漢光武時交趾日南徼外蠻夷貢馬獲建銅柱漢西看夷亦改國名字
羅屬於扶南自是各國名屢易矣日南象林蠻屢叛降而臣憐一作臣
連竟採林邑以象林之邑名背違中國習俗文字漸與婆羅門同而佛書
遂至桓帝時扶南之西天竺大秦等國皆由海南重譯貢獻而貢朝自此
充斥於楊粲矣其貢璽瑞象蓋占月樹石芙蓉威時如寫龜袖以贈而作
市祭曰祀水番土人使所積以歲年朽爛而心弗往在置水則祀故曰祀
者不祀者曰伐者瑯琊松脂入地千年乃成裁則別象雲犀狸之屬多

不可殫紀

吳孫權達宣化從事朱應中卿康泰使諸番國其所經及傳聞則有數百
國泰王北傳理之扶南王俗曰蒲厘中曰使欽曰橫欽曰諸薄曰北捐曰
瀆郎事曰馬文曰斯調曰林陽曰馬五洲曰薄嶺洲曰乾蘭洲曰巨延洲
其改歷代更變非獲四篇矣

晉武帝平吳林邑扶南入貢之後曰牟羅曰橫盧曰末利曰卑離曰漏都

曰煙余曰沙樓曰藉林唐晉所未聞也宋齊生者師子化如梨干陀利國

婆薢黃阿羅陀阿羅半婆重張牙擒架、頻提等益有十餘圓

梁武帝時要刊并北齊通北齊三書長三人自告以是六

元和中聖主之帝其子朱明王也常入勝史王下二文王自南

要則之史其人雖生之史之文

要子之來其人相臨特發黑身並手實不蓋併志所謂長身金剛夜叉帝

天下和國利病者

原
弟廿冊 本館西南夷

李

判即此物也他若役和違斗之屬貢于隋者蓋多其實大氏金室香藥等物亦有獻佛牙舍利者隋乘婆娑羅門之教故也

唐始置市舶使以嶺南帥臣監領之設市區令吏夾來貢者為市稍收利

入官凡舟之來最大者為獨搖船能載一千婆蘭胡人謂三百斤為一婆

其次曰牛頭胎比獨倍得三之一又次曰三木胎四料可胎足雪三之一

貞觀十七年經三結陽司審商叔明德為元帝丁帝四上益分色益由昇

一、式后持牌者已故，可及藩首，皆由商人等，至先之川，而

一、五、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十、一百。

房主與僧道等以道教罪又罪遣使者之南海求珠華者月示四

年有物人上言海南多味草可杜營致因言市物之利又欲往師于

國求重藥及善醫之堪實之宮掖上命駐蹕御史楊純臣與明人偕往求

是範匪徒客奏曰陛下前年焚珠玉錦綺示不遵用今所求者何以異于

所失者于使市舶與商賈爭利始非王古之依朝案之性中國多不無知
況于胡建宜案之官被夫卿大夫子月之官必有半國大事臣雖賴
肯定釋元不致辭此特胡人恥於未竭無盡理德當恐非陛下之意則熱
忠之上述日引數懸輪而載之遂於廣州設結好使每番船至則審事宜
以聞文元美年次元奏廣州結好使事由來相善謝恩狀右臣伏奉某月
日手詔令臣達其前外官本末事由聞奏臣去月日理具某官詳本通事
以聞某月日奏官至伏今某月日手詔而奏某官詳本廣州事宜其詳本
未悉宜知悉者臣伏以臣等下于紫霄明命先於臨海崇深感激竊心
驚周事天國惟暢交泰預且歸者恭寄品祿無補稍快累更理映則茲地
遠敢望恩加日月照臨之明無幽不燭乾坤生成之德在物莫遺豈期奏
報帝懷特降詔書慰撫事遂等列言萬情伏以新祥一連歲序三更珍

天下印國利病書

原第廿三冊 文臣西南亮

五十四

誠悅深于星宿思思科于形皮則清列于班行幾幾利而何日守失荒
之近朕甘唐滿以嬰身懷此節之居誠願生速了外關每承存盼之分更
加樂志之心且下勝威恩歡躍屏營之至是時諸番多所更改林邑歸琛
王而陸真臘亦歸文單皆皆犯邊元和中安南都護張井等敗之乃沒銅
柱以正疆場於尼貢琛溢于王府其後節度使馬總又請二柱以從之貞
元時波斯古雅二國入貢多珍物節度使王虔休奉宣威德撫令市易常
供外一無所取乃為使院圖表進其言有四海門之外隱名獻圖亦志履
信昭厥將來時得將休其後以平興漸加市稅太和中文宗下播除之
宋開寶四年置市舶司於廣州以知州燕使通判燕州官淳化二年始立
抽解二分凡諸番之在南海者並通貨以金錫銀金易其家細明珠珀
珠州銷銀毫皮瑁瑁瑪瑙中藥水精布帛楊麻木胡椒香藥等物太宋

置推撥于京師始諸貨至廣州非出官庫者無得稅相貿易其法又推
非珍奇物皆稅市漢又推他貨之良者亦稅市共中大抵海舶至抵其什
一而給其餘價直歲入以數十萬計雖官稅費有功焉太平興國三年
李呂奏知廣州廣有海舶之稅官於不致以來自淳化二年代還呂於
上言廣州市舶每歲商舶至官盡擄價買之良苦相難少利自今請擇其
良者如價賤之者悉其賣為禁熙寧中廣州市舶歲課虧折或以為市
易司提之故令提舉完結以開於定務官呂選以開取番物初免換以言
者罷稅明市舶諸司皆隸廣州元豐三年中書言廣舶已修定條約宜選
官推行提舉廣東以將運使孫迪孫仲臣兼領又觀元年沒置浙廣福建三
路市舶提舉官稅則仍舊置司又增一司于泉州三年番商欲往他郡者
泛舶司給券毋雜藥物其防範兵仗給之如諸國法船司需辦市物毋

天下印國利病書

原第廿三冊 文臣西南亮

五十五

得過二分官吏市者有禁政和四年詔廣南市舶司歲貢珠犀犀角象齒
建炎元年詔市舶多以無用之物枉費國用取稅權近自今有以馬轉番
指環瑪瑙描兒眼情之類情實前來及有虧番商者重治其罪皆實于法
惟賜巨象象牙犀犀等物者量令輸還四法番物分輸細二色龍珠珠味之
類皆如知已十分抽一浸又情實四分輸色十分抽二又情實四分抽買
既多商人多匿其細者非實四抽細色以五十分為一倘輸色以萬斤為
一個每過一個則有財來賜家錢一千餘緡其法部選者託以奉庫整頓
之類以呂即奉而曰日一個五分為三十三個多賣即奉來賜錢三千餘
貫紹興二十七年詔廣南經界市舶司照舊商假托入貢除與初臣案以
聚為珠犀比也貨最重者十分抽一錢情實乾通初臣察又言福建廣南
皆有市舶物貨浩翰置官提舉實宜乾通七年詔廣色貨物以二萬斤為

一開如瓦六千斤依日支破水脚錢一千六百六十二貫有奇而後渡候
費目之一切皆辦海船載入國不少然全張銅錢亦用足額外境
而錢之出也其法甚嚴存乃愈密其弊亦不可禁淳熙二年詔廣州市
舶除雜貨外他貨之良者止市其半 元嘉祖嘗主提舉司專征至英
宗治平六年遣使權廣東舊貨乃復主之德海高貿易歸徵其稅順帝元
統六年罷廣東提舉二司至正二年復主廣東提舉司中嚴市舶之禁三
年聽海商貿易歸徵其稅源經事輩比宋元之稅之起占城之兵兵漢占
城以國小辭稅之徵奈度之天而不得野占城之而不臣救之竟委憤
英海牛其工作時稅之曰勸又江南走師師春風搖浪為傷情無端天下
無年以致使人間有先生滿堂白雲遙放國一林黃土正香名英曉好運
東流去黃向遠隔越不平夫占城以肩夷知里弗若此及元主中國四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三冊 交趾西南夷

二二

吏抗拒難辱征不貢漢叔猶口汝夷也我亦夷也何道之有哉 胡龍興
解慎恐沒夷狄有居信哉

本朝除元亂大一統諸番例當三年一貢迨也宋王許以至市市舶提
舉司以主諸番入貢制應入貢者先給符簿比及至三司與公符稅其
表文方物無偽乃洋送入京若國王、七倍往等附至貨物抽其十分之
五其餘官給之宜還羅爪哇二國免抽其番商稅貨物入為易市者每
至水次悉封籍之抽其十二乃聽貿易張國廣森氏往、有推管耳環、
初番衣服音入其船中導之為奸因緣紛擾海甚苦之曰志比宋洋
天易多用然時國尤為尤律商人畏之曰易官頭等物西洋交易多用
夷貨回易胡椒等物其責細者往、滿船若蓬蓬難本地賤產皆其
除番貨外國皆行之雖況番有黃泥烏角泥至貴價稅則之則卷皆之則

素皆指估其稅所結惟手南水乃沉之生結者厚用有為華花車通天作
復通華花車者白地黑花通大岸黑地白花復通岸
則通大岸白地中沒有黑花此皆希世之貴也此項是商稅明見了今
而學前不可分故公服以王與學而中肯其不哥今之義也

洪武三年五月遣使頒科舉詔于安南占城以其通中國文字也諸番莫
不畏感懷德自是朝貢不絕亦有不及期而貢獻者永樂改元遣使四出
招諭諸番貢賦車生奇貨重賞前所未有乃命內臣監鑄印 段公館于
城南水濱渡改建于湖西仙湖今為分守道三年九月大理寺少卿周良
輔初為湖廣副使坐事降行人至是奉使西南諸番還羅爪哇以至西洋
古里諸國還京奏事并首權廣東按察使內臣侯顯鄭和等偕行人往還
指王僧孺札之四年六月廣東布政司奏每歲海外番夷入貢方物水陸
以舟楫運載惟南雄至南安限隔梅嶺舟楫不通自今請用民力接運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三冊 交趾西南夷

五十七

上曰為君務養民今番貢無定期而農民少暇日假令自春至秋番夷入
貢不絕皆役民往運望不妨其農事自今番夷入貢如漁農務之時其方
物至于南雄收貯候十一月農隙即令運赴南安若為今後額待臣曰民
不失其養難勞之解怨民失所養難休之不德八月置懷遠驛于廣州城
親于步到房一百二十間以居番人張市舶提舉司燕內官總督提舉官
吏惟慎簿印已有需由福建而被風漂至者如渤泥 木蘭等屬同在西南
大海中其爪哇四十五日程去三佛齊四十四日程去占城三十日程去宋
四年其王巡經來朝流求在東洋大海中當建安郡來水行五日而至隋
大業丁未得舟失自巽安浮海等之義安今潮州止洪武中分大小琉球
相貢其泰官生帶入太學之業每加牧卸他若喃利新附諸國亦有通
船至廣州者正統十年按察副使章格巡視海通時先求使臣蔡繼等事

數人以物買貴價國風深望香山港守博需以海寇散戢之以為功格
不可為之辨蓋通其貨而道之者夷領德年此來本有深望理州者
還至廣城念事雖多末加意存抑通人感之咸化弘治之世貢賦至者日
夥有司惟客其舊使入允除皆留停于縣往來設燕會待方許入城衣服
既異亦有帽金珠衣朝霞者老稚咸親昵之椒木銅鼓戒指金石溢于庫
市番貨甚賤貧民承令博買多致富正德十二年西海夷人佛朗機亦稱
朝貢突入來莞縣火銃迅烈震賊遠近環掠甚至食其少兒海道奉命誅
遂乃出境自是海舶悉行禁止則應入貢諸番亦鮮有至者貢物乃從漳
泉廣城市貨蕭然非舊制矣於是而廣地撫都御史林富稱祖訓違會
典奏上得允於是番舶乃通焉惟地撫之職莫先于為民興利而除害
凡上有益於朝更下有益於生人者利也上有損于朝更下有損于生

天下即國利病書
原第廿三冊 天監西南夷 五十八

人者害也今以除害為名併一切之利禁絕之使華國無所蓄志 祖家
咸當且夫通人之心則傳之市舶是也按 明皇祖訓安南真臘暹
羅占城蘇門答刺西洋爪哇彭亨白花三佛津法泥諸國俱許朝貢惟內
舉行商多行誦非則暫却之其法既通又按 大明會典凡安南高麗
加諸國來朝貢者使回俱令于廣東市司管待現今故有市舶提舉司
又 勅內目一員以督之所以遠近往來德意有無未遑人而宣 威德
也至正德十二年有佛朗機夷人突入來莞掠奪將市使吳廷奉許其
朝貢為之奏 聞此則不考 咸憲之過也厥後復從章聞朝貢是准御史
立通商等奏即行撫按令海道官軍驅逐出境殊其有惡大者亞三等除
禁開風慎通有司自是得安南藩制加諸番舶盡行阻絕暗指廣州府海
面地方私自駐劄於是利歸于閩而廣之市井蕭然矣夫佛朗機意不道

中國雖而絕之宜也 祖訓會典所載諸國東來搭船與中國通者也朝貢
貿易蓋阻絕之則是因時而廢舊也況市舶官史公設于廣東者反不如
漳州和通之無禁制 國家咸憲果安在哉以目等之中國之利盡欲為
大山川水咸化、終載僅克常蠟一有水旱助民納粟猶恨不既日視番
舶朝貢之外抽解使有則則足供 仰用此其利之大者一也除抽解外
即先軍餉今而廣用兵連年庫藏日耗藉此可以充羨而備不虞此其利
之大者二也廣西一省全仰給於廣東今小有徵發即指辦不前難於供
概木人以缺乏科擾于民計所不免查得回番舶通時必從稅給在庫番
貨旬月可得銀兩數萬此其為利之大者三也貿易四則有司得其良者
如價給之其次賣民買賣故小民持一貳之貨即得獲利廣博交易可以
自肥廣東回番船展展以此耳此其為利之大者四也助國給軍民有賴

天下即國利病書
原第廿三冊 天監西南夷 五十九

焉而在官在民又無不給是固民之可利而利之者也非所謂開利孔為
民群憐也誠者或為外夷開曉之為廣則目又等之通羅真臘爪哇三佛
等國洪武初首貢方物自服至今永樂時時入朝洪武感德成化間
占城被暹羅絕交恩南富安失大低冤素乃其常性百餘年來未有改易
並他者近時佛朗機來自西海其小為詳海大有可召之也今存船之
在漳閩者亦未聞小有驚動則是決不敢為害亦幸 明矣况久阻忽通
又足以得其能心于目請于詳與要官去廈及來莞縣南頭等處而近年
公海通則使及僑倭都指揮倭倭官軍嚴加巡察凡物之來出于 祖訓
會典之所載者審辨得真許其販回駐劄其 祖訓會典之所不載如佛
朗機者即驅出境如敢拒抗不從即發軍軍擒捕而凡所謂喇嘛者誠
必殊樣要之私通小民之誘于下海者必禁一有疎虞則官軍必罪如
此則不惟是與一方之利而 王者無外之道亦在是矣伏望 皇上

特知以知稅使行在所陳利害逐一奏究如果可行乞行補定廣東省會
 品詣之稅自駐劄者盡行遷去其有到買表文者許往廣州洋關去處依
 候官司處置如此庶幾有公而公私兩便夫灣泊有定所亦取司米查
 得近年運糧船并該國香下甘肅石 坤州與燕利必通略占城各回東
 沿或灣泊新至慶海聖祠或到子港香山浪白礁繞十子門或來莞離
 汕也門虎頭門等處海澳灣泊不一抽分有別則布政司兼查得正稅年
 間以迄弘治年并俱無抽分世正德心年該縣巡等官都御史陳金等題
 要得運糧船到加開并各開關夫船貨物俱以十分抽二該戶部議行貴
 細解亦租重更責督海軍船至正德五年起換而廣都御史於延運題議
 各項貨物者更責督海軍船至正德五年起換而廣都御史於延運題議
 史陳金會劾劉使吳廷舉奏撥武備木料十分抽二或依近日事列十分
 抽三貴細解亦租重更責督海軍船至正德五年起換而廣都御史於延運題議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三冊 文陸呂南夷

六十

進貢得附搭貨物照依前例抽分至正德十六年滿則加開奏請創稅香
 同又進貢其為張札部後行鎮巡等官進出稅境嘉靖五年又設稅都御
 史奏稱運糧船到進貢得附搭貨物十分抽二以備軍餉方物解京嘉
 靖六年該國劉使神恩悅者亦的利等奏稱正稅至無抽分該戶部查得
 會典內該則則不抽分行因得原船貨物是運定食終船歸則進行到今
 俸糧折色版本無是布政司兼查得近年止條都布撫三司文武官員及
 在者又職官吏本司備行候置庫子庫貯抽回胡椒蘇木計算各名下折
 色俸銀每一兩內除八錢折蘇木一百斤而餘二錢折收在斤八兩八錢
 八分其餘折所武職官吏與夫境外各屬折色折支以本
 去市船內進泊至澳進知縣有應除者往稅抽盤提參司官史亦無所徵



九邊四夷
備錄終

遼東論

周弘祖

遼東為燕京左臂、三面瀕夷、一面阻海、山海關限隔內外、亦形勝之區也。歷代郡縣其地、國朝蓋改置衛、而獨於遼陽開元設安撫、即在二州以處內附夷人、其外附者東北則建州、毛憐女、直隸、朝鮮、則朵顏、福餘、泰寧三衛分地、世官互市、通貢該鎮總計馬、牛、羊、九萬九千八百七十五員、馬九百九十九匹、子粒二十六萬一千四百六十七石、歲運銀一十八萬五千二十四兩、米一十二萬四千六十六石、草二百四十萬五千二百一十一束、豆七萬五千二百二十九石六斗、天津海道止可達於廣寧、迤西一帶其金復海等處仍以登萊海道為便。○遼東夷情與諸鎮異、許氏云云、夫大意謂東北諸夷屋居穴食、射獵非其所優、西北諸夷既在羈縻之屬、竊發頻多、終不敢

天下即國利病書

卷第廿四冊

九運四夷

一

顯然大舉要在隨時安輯、先事申嚴、俾恩威并著、足制其心、斯計之上、而傳新論功則第二義也。豈知夷運亦有盛衰乎、今適值東夷運衰耳、如對廬者足智多謀、坐推唐甲、劾里鉢、阿骨打者、沉毅勇鸞、健關無前、皆運以東產也、即北伏如此、輩者皆可幾屈、蓋白山、聲秀、渤海、遼河、鴨綠混同、左右遙相持護、山川融結、其生尤物宜矣、乃若規三岔以通上谷之徑、控金海以擅魚鹽之饒、東據開元以為襟、然必整理威遠、青陽而開元之藩籬益固、北據廣寧以為吭、然必措置臨潢鎮靜而廣寧之形勢益張、經斯鎮者幸無以東夷之弱而易之也、至於山海一線之關、我塞彼不可來、彼塞我亦難往、中原多事、遼東其自為一區乎、公孫康可觀矣。

薊州論

薊燕京左輔也、古會州地、國初即其地封寧藩、設大寧都司、營州等衛與宣府遼東、西並建以為外邊、靖難後兀良哈部落內附、乃改封寧王於南昌、徙大寧都司於保定、散置營州等衛於順天之境、而以大寧全地與之、授官置衛、令其每年朝貢二次、每次衛各百人、往來互市、永為藩籬、即朵顏、大寧、福餘是也、自此宣遼隔越、聲援斷絕矣、正統以前、夷心畏服、地方寧謐、土木之變、頗聞三衛為也、先嚮道乃命都御史鄒來學經畧之、正德以來、部落既蕃、朵顏獨盛、結親迤北、累肆內侵、崇禎、陳乾親、祥、前後重兵陷沒、嘉靖二十九年、復遣虜人直逼京師、始議添設總督、軍門駐薊、薊州總計馬、牛、羊、七萬八千六百二十一員、名、糧四十六萬八千六百六十七石、五斗、子粒米、麥一萬三千七百七十八石、六斗、布絹折鈔銀二萬、綿布一十二

未下即國利病書

卷第廿四冊

九運四夷

二

萬一千六百餘疋、綿花絨六萬六千三百斤、草四十萬三千束、○開平陷入虜庭、大寧徙之三衛、天子自為藩籬矣、在今日遼清惟薊鎮為急、規復舊疆、未敢卒言、乃若築垣固封、列兵扼險、雖過計不為迂、過力不為勞、過勞不為損、又何也、所關至重也、今計其制禦之勢、大畧有四、馬、以冷水口為一路、自山海關抵太平寨、而以建昌為適中之地、以古北口為一路、自馬蘭峪抵石頂壩、而以密雲為適中之地、以昌平為一路、自渤海所抵鎮遠城、即以昌平為適中之地、以紫荆關為一路、自沿河口抵故關、而以易州為適中之地、顧此關口均云要害、而古北口尤要何也、蓋冷水馬蘭有重岡疊嶂、以為天險、紫荆關有魚陽上谷、以為外藩、古北口一帶沙淤水淺、平夷曠遊、萬騎馳驟縱橫、無防然、總之亦有險可據也、虜若自黃榆川而來

則必由潮河川自磚茶子而來則必由黃家寨自黑谷關而來則必由三箇嶺顧此三處者兩山夾峙真我兵之占地也過此不守使賊入平原曠野則欲戰不能欲守不得矣乃若陝卒入衛始自庚戌今歲額馬德甚矣括其資以募土著不兩宜乎當事者竟默而不言豈以國事為家事者哉

宣府論

宣府漢上谷郡國初設開平衛置八驛東則涼亭沈河塞峰黃崖直接大寧西則桓州威虜明安開寧直接獨石文皇三驛虜虜皆自開平興和萬全出入自大寧淪失之後興和亦廢而開平失援難守宣德中過衛獨石棄地蓋三百餘里土木之變獨石八城皆沒雖旋收復然氣勢日微宣府特重矣總計本鎮馬步官軍一十二萬六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之十四 九邊四志

三

千三百九十五員名馬六萬六千九百八十匹屯糧六萬二千三百零二石地糧三萬一百五十三石種糧一十一萬五千八百八十六石驛傳糧一萬四千三百三十三石猶糧徵米一千一百七十九石草二十二萬六千七百七十一束○宣府自東路之西海迤邐而西歷北中二路抵西路之西陽河為大同界大同東路之東陽河迤邐而西歷中北二路抵西路之丫角山為山西界自山西之老營堡迤邐而西歷水泉偏頭保德州為黃河界計一千九百二十里有奇皆逼臨虜界所謂外險也又老營堡轉南迤邐而東歷寧武偏門地接抵平刑關又迤邐而南而東為保定界歷龍泉紫荆關之吳王口插箭嶺浮圖峪沿河口又東北為順天界歷高碑白羊拔居庸而止計二千五百里有奇皆峻山層岡所謂內險也兩險截然固天之

所以限華夷者奈何通者夷虜結障長驅遠掠汾沁全晉為昔還議日興豈其險固不足恃耶良由法紀日弛防範日懈故有險與無險同夫設險云者因地利而紀之以人力也內倚諸關外增崇垣百萬綿堞比之金湯任宣府者不責以戰而責以守其不能乎

大同論

大同古雲中地川原平衍故多大舉之寇西則平虜威遠中則左衛右衛皆稱要害蓋虜南犯應朔諸城必窺之路也東則天城陽和為虜入順聖諸處之衝而平虜西連老營與偏關近直逼黃河焦家坪娘灘羊園子等處皆套虜渡口往來蹂躪無虛日區總計該鎮馬步官軍舍餘土共五萬四千一百五十四員名糧料布花屯糧屯草及京運年例通共銀七十七萬五千一百八十八兩七錢五分屯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之十四 九邊四志

四

糧一十二萬七千七百二十一石每石折銀八錢屯草一十七萬六千四百一十一束青草三十七萬二百一十束每束折銀三分年例銀七萬兩例鹽七萬引馬四萬六千九百四十四匹山西起運夏秋二稅糧料二十九萬一千四百七十五石每石折銀四錢夏秋稅糧折布一十八萬三千五百匹綿花絨八萬斤草二百四十四萬四千八百五十束每束折銀八分河南起運小麥九萬六千石每石折銀四錢○唐藥受降城守在河外漢用主父壘之策據河為守國初棄置豐州獨衛東勝已失四面之險逮正統以後又復棄去東勝大同藩籬日薄矣且自五堡激變操驕軍悍卒如撫嬰兒啼則與果稍刺作聲以軟語提携之無復上下分大同之紀綱日墜況山川平夷曠遊在可通北虜竊穴套中時竊發則今日之大同緝難守

焉若夫尋漢唐之故跡未敢輕言復東勝之舊封亦難卒辦而補偏救弊之政其在陽和天城二路者不宜專守陽和天城而宜分據瓦窯永嘉白羊鵠鵠之險其在左右二衛一路者不宜專守左右二衛而宜分據黑山華皮溝井心兔毛河之險其在平虜老營一路者不宜專守平虜老營宜分據黃家山井坪紅門之險乃若偏頭寧武鴈門三關諸其地則率武援兩關之中當華夷之要為東西之應援實陽方義井之門戶外接八角堡內維奇嵐故設總府以臨之居中調度良有意焉偏頭四逼黃河與奈虜僅隔水蓋自渾脫飛渡以來警報不息然山間崎嶇難於大舉老營東接平虜至大同還不遠使東西聯絡舉還固塞且屯且守則丫角墩而南陽房口而東烏用是紛紛也舍門戶而理堂室誠不得已焉耳鴈門當廣武朔州馬邑大川

之衝通忻代崞諸郡縣之路虜從左右衛而入勢當首犯東越廣武則北樓平刑皆為虜衝西越白草溝則夾柳鵬窠莫非要守鴈門警備於是為急矣嗟乎百孔千瘡之鎮必得豪傑者專任之明罰勅法不猛不寬斬而待之庶有濟乎

榆林論

榆林舊治在綏德奉為上郡歷漢隋唐皆為邊鎮宋漢西夏元李章孔興據守國朝定陝西孔興北道設綏德衛屯兵數萬守之撥千戶所屯治榆林成化八年都御史余子俊廣開榆林城垣增置三十六營堡邊牆起甫川西至定邊營長亘千二百餘里橫絕河套之口該鎮官軍四萬九千二百五十員名馬二萬四千四百四十六疋糧料一十八萬九千七百二十八石民糧三千九百石草八十八萬一

千二百六十束○余肅敏城塞榆林世多侈其績而引以為罪者亦間有焉在許論則云檇皖既據內地遂安在王越則云虜賊大舉或由榆林東襲山堡入寇綏德或由榆林西南定邊花馬池入寇固原榆林之兵在俱東也則以無險而不能守其在西南也則以路遠而不能援其在綏德舊鎮也則以兵寡而不能禦則移鎮榆林者未見其為利也一氏皆以善遠久著聲稱者是非安所折衷哉大抵移鎮榆林包收米脂魚河三百里膏腴之地且東連牛心之堡可便應援西截河套之衝可便耕牧千三百里樹藝樵採園獵之利我軍民得擅而有之是以地方豐庶稱雄鎮焉自虜據套以來我軍之耕牧絕矣耕牧絕則轉輸艱矣轉輸艱則士伍耗矣是榆林受病之原乃在於失河套之初而不在于移鎮榆林之日也榆林之軍不患不勇敢

善戰也患其捫腹不得一飽而復來米珠草桂之謠也許氏謂陝州有河可通綏德若計沿河即縣改徵本色悉以輸之榆林其少蘇乎此今日之急務也乃若亂蜂墩野猪峽是直衝魚河之徑虜自此出軍駐斷榆林綏德為西矢又東自定邊營西岸橫城堡三百里中多平漫沙漠虜賊大舉多由此入經斯鎮者其留意焉

寧夏論

寧夏亦朔方地賀蘭山環其西北黃河襟其東南為關陝重鎮衛城西南一百四十里有峽山峽口兩山相夾黃河經其中誠塞北一勝槩也成化前虜患多在河西自虜據套以來河東三百里更為敵衝築牆畫守始于巡撫徐廷瓚而花馬池一帶邊牆皆總制楊一清王

瓊唐龍增築本鎮馬步官軍三萬七百八十七員名馬四千一百八十足糧料二十萬七千五百五十七石民糧四千六百九十石草一百三十六萬一千五百束○國初撤受降而衛東勝以當一面之險後又撤東勝以就延綏則以一面之地當千里之衝遂使河套沃壤棄為虜巢深山大河勢固在彼靈夏外陰又在河南而花馬池一帶適其利涉之境遊騎往來無日無之宜乎延寧固靖終歲不得以少休也茲者復守東勝因河為界東接大同西接靈夏使河套方千里之地歸我耕牧開屯四百萬頃歲省內地轉輸誠為上策顧力有未能未敢議及姑以目前言之以平虜為一路而其險在鹽山新興靈武等處以寧夏為一路而其險在赤水寧化玉泉馬砲泉等處以中衛為一路而其險在東園堡桑遼堡舊安寨等處以花馬池為一路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四冊 九邊四夷

七

而其險在定遠營楊柳堡清水興武鎮柱泉靈州等處而靈州為尤要蓋靈州北臨廣套西控大河實寧夏之喉襟中原之門戶靈州不守則寧夏隔為外境環固勢孤無援無環固則無陝矣此今日寧夏防禦控制之大畧也通計四路之虜情言之花馬池為最急靈夏次之平虜中衛又次之何也平虜僻自鎮遠失地百里民利難促既塞可憑中衛偏在西隅寧夏四百餘里然靈夏山堙谷有險足恃分關參遊氣勢自別地挾易守責以中材亦足辦矣寧夏當賀蘭之衝乃前山後山諸賊出入之徑趙瑛周尚文素著威名亦增敗績此山之下顧今將領較二子何如哉花馬與套虜為隣沿河三百里盡為敵衝是故虜窺平固則直犯花馬掠環慶則由花馬之東入靈州則清水營一帶是其徑矣築牆畫守可禦零賊如大舉河套虜騎長驅陝西

用兵無解甲息有期矣又聞先總制秦紘建議於延寧交界築邊暨一道東起饒陽至徐斌水三百餘里又西南至靖虜黃河岸六百五十餘里通共延長一千餘里而地甚遠且清沙峴一帶多浮沙疏土雙還不常地里遠則兵分勢寡哨守疏濶變還不常則隨築隨塌忽澤忽塞以故節年套虜多由清沙峴深入安會之禍為鑒不遠是舊還之未足恃也青沙峴以北紅寺堡以南周環曠阻殆數百里水泉四下五處草木繁茂虜每入寇必休息飯馬安留旬日呼為小河套萬一得志巢穴可不慮哉且土地沃饒引水灌田昔時阡陌宛然尚在今不獲耕牧坐失大利雖設有紅寺堡一座勢在孤懸汲水甚遠外高內下四面受敵外有梁家泉虜每據水頭駐守攻圍城堡今以地形較之自徐斌水舊還外起至鳴沙州止共一百三十九里比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四冊 九邊四夷

八

之舊還至靖虜黃河六百五十里者止當六分之一誠得其要害守其捷徑扼喉富閑非若迂遠之難守也且山岩溝壑天造地設為力甚易又且堅固可圖永久非若沙磧之易壞也此還既成所云水泉四五十處盡括在內胡人不得南下而牧馬所云沃饒阡陌盡得耕墾不下萬餘頃招集軍民耕牧可獲大利是舊守在內六百餘里迂遠之難今守在外一百二十里要隘之近舊守浮沙疏土之不足恃今守深溝高壘之可久利害較然矣又聞寧夏瀕河當虜衝水合受敵至夏始寧故名今虜居套中朝夕窺伺終歲無寧刻矣

甘肅論

甘肅即漢武所開河西四郡以斷匈奴右臂昔蘭州為金城郡通河而西歷紅城子羌浪鎮六百里至涼州為武威郡涼州之西歷永昌

四百餘里至甘州為張掖郡甘州之西歷高臺鎮夷四百餘里至肅州為酒泉郡肅州西出嘉峪關為沙水赤金苦峪至哈密等處皆燉煌即地洪武五年馮勝下西河乃以嘉峪關為限遂棄燉煌焉自莊浪岐而南三百餘里為西寧衛古湟中地自涼州岐而北二百餘里為鎮番衛古姑臧地山丹甘肅馬步官軍三萬三千八百九十四員名馬八千九十一疋糧六萬五千七百九十七石民運本折糧布銀一十萬七千三百九十五兩一錢二分鹽糧二萬六千八百一十四石八斗草一百一十萬一千八百九十九束年例銀四萬莊浪漢土馬步并招募官軍加一萬八百五十六員名馬三千四百六十七疋糧料二萬三千九百一十三石民運糧銀三萬一千九百九十一兩二錢兼支銀四千四百四錢鹽糧一萬四千四百四十九石三斗鹽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之四

九

糧銀四千六百五十兩草二十八萬六千一百九十四束布一萬一千一百八疋棉花四千一百六十五斤涼州馬步官軍一萬八百五十八員名馬二千五百二疋糧料四萬五千五百二十三石七斗四升民運本折糧銀四萬一千三百九兩三錢鹽糧一萬六千四百八十三石九斗二升草四十一萬五千一百八十六束年例銀三萬兼支銀三十三兩三錢七分布一萬九千九百六十四疋棉花八千四百十五斤○甘肅一線之路孤懸河外幾二千里西控西域南隔羌戎北遮胡虜經制頗難紅城當莊浪西寧之中可便策應而苦水黑山是其外護鎮番為涼州永昌門戶六渠紅紗又鎮番要害而長草湖一帶尤為入寇之衝其地雖有險可據但遠在揚州三百里之外四面受敵尤拙孤危且溥於監利華夷類之恐為必爭之地甘州祁連

臘脂二山在焉乃匈奴要地也漢時失此山當歎曰亡我祁連使我六畜不蕃亡我臘脂使我婦女無姿國朝設什都司於甘州而以肅州為甘州門戶城西六十里築嘉峪關為肅州藩鎮關外有羈縻六鎮即哈密赤斤定安等衛是也後哈密赤斤陷於土番定安破於海賊而甘肅之門戶單藩籬寡矣許氏云北虜倏去倏來南番坐守之夷耳惟土番自兩紀甘肅之後茶毒日臻漸不可長豈知死命亦嘗在我也何也閉關絕貢欲茶不得五日渴疾不汗死矣當事者操其柄而善應之不弛不恤庶幾其有瘳乎

內閣論

龍泉紫荆倒馬故關此畿輔內邊關也俱屬保定提督馬步官軍一萬三千七百六十三員名子粒米二十六石新增折色銀三百五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之四

十

十兩餘丁三百三十名馬四百二十二疋○元人攻燕勁騎據居庸北樹其背大軍出紫荆口南扼其吭今宣大鴈門蔚朔等關雖為畿輔外藩然降城高關東勝未復外藩關鎮僅可自支則內關亦未可恃以為安也蓋嘗通論四關之險龍泉為上倒馬次之紫荆故關又次之通論四關之勢則紫荆為急倒馬次之龍泉故關又次之獨論紫荆倒馬之勢紫荆雖員山臨河不足以援一關之振西則白石口極為平漫堪馳十兩東則馬水口外臨廣谷內無完城且相去紫荆四百里倉卒有警應援不及倒馬則客路吳王二口均當要害又切近茨溝等村故今所憂者不在紫荆正關而在水馬白石不在倒馬正關而在客路吳王也

三衛論

三衛即兀良哈夷種也在烏龍江南漁陽塞北春秋時山戎地秦遼西北境漢為奚酋所據東漢征走匿於漠間後魏復還號庫莫奚服屬契丹為大寧路戶四萬六千口四十四萬八千國初割錦義建利諸州隸遼東設都司於惠州領營興會三十餘衛所即北平行都司也洪武十四年封皇子權大寧為寧王二十二年分兀良哈為三衛於橫水之北曰朵顏曰福餘曰大寧廢降胡以脫魯忽察兒海撒男奚阿失里為三衛指揮使同知並遷為我藩籬靖難初首劫大寧兵及招兀良哈諸酋率部落從有功遂以大寧昇三衛寧王移封南昌從行都司於保定為大寧都司令三衛歲二貢衛百人東起廣寧屯歷喜峯近宣府為朵顏自黃泥窪逾瀋陽鐵嶺至開原為福餘由錦義渡遼河至白雲山為大寧皆逐水草無恒居三衛朵顏最強分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之四

地最險永樂中親附宣德中入漁陽塞上率諸軍出喜峯關敗諸虜於寬河誅其大酋自是稍馴順正統中又叛侵盜東北諸關寨索鹽米而已以故喜峯寨雲間有都指揮或都督鎮守驗夷貢已已福餘大寧結也先為鄉道朵顏獨據險不從也先至不能入寨不得利大掠福餘大寧人畜去勅都御史鄭來學經畧已而設太監恭將又設總兵景泰四年守臣言兀良哈貢使往來不絕為尾剽間謀詔自後倭至伴二三人入京餘不得報入關成化四年與北虜毛里孩通侵天城遣都督李鐸禦之十二年通和加恩薊錦遼東勅邊臣備之然亦未敢大為寇盜弘治中守臣楊友張瓊燒荒出塞掩殺邊蠻遂起正德中部落既蕃陽順陰進屢肆侵盜朵顏都督花當求添貢其子把兒孫深入擄掠動輒結親迨北華蘭台台花當孫也

花當長子華列字羅早死其弟把兒孫驍勇十年把兒孫入馬蘭谷塞殺家將陳乾遣都督桂勇討之把兒孫遣拉克等來言請入貢且獻馬贖殺乾罪我亦幸無事遂奏虜退班師未幾入寇舉將魏祥全軍覆沒時把兒孫較勇屢謀奪嫡諸酋惡之不相附尋亦死花當種人皆附華蘭台還來請嗣番官邊臣以為言下兵部令譯部答復許貢華蘭台仍入寇漁陽諸小關皆殘破○廢東勝則大同寧夏不為援廢大寧則遼東宣府不為援以榆林援大同寧夏則偏頭關花馬池等處所以孤危以朵顏三衛代大寧則喜峯古北口黃花鎮等處所以單薄

興和論

興和在舊全都司野旅嶺之外其地遠望若高阜至則又是平地乃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之四

陰山之脊地甚寒過鳳凰山之西南有沙城又渡數岡即至興和元號為中都地宜牧馬可樹稻麥宣德棄興和退守龍門虜遂踰野休嶺直過宣府其開平所轄興恒諸州最宜田牧亦自宣德棄去徙入獨石○國家定鼎幽燕宣府是其北輔過野休嶺便為伏境然則棄興和退守龍門棄開平徙入獨石者豈得無罪今日所以圖議收復以高宣府之蔽而真神京萬載之安者可容緩哉或以為宜令獨石龍門赤城雲州諸軍出攻開平桓州興州仍以萬全懷安等衛之兵由宣平德勝踰野休嶺潛掠興和中都直抵哈剌罕西傍素麗之山阻涉湖之險俟獨石諸軍殄定與桓之辰然後畢出徑搗豐泉海與獨石諸軍共會開平則西軍合勢威振無極東北諸胡定矣其開平之間有玻璃谷之要興和之間有哈剌罕之險哈剌罕者即五雲

閼也。閼內諸山古稱陰山之脊，深壑洞壑宛然天成。嗚呼！守瓌璣以衛開平，戍五雲以固興和，大興耕牧以息轉輸，勿食遺功以富守閼之卒，則東北永以不聳，萬全勢重而無京益杜矣。嗚呼！當時度勢比德量力，將無待耶？

降城論

初朔方與突厥以河為界，河北有拂雲祠，突厥祀之，違必倚祠下通默。噉悉兵西擊突騎施，張仁愿上言請乘虛取幕南地於河北築三受降城，絕虜南寇路，唐休璟以為兩漢以來皆守河南，築城虜腹中終為所有，不便。仁愿固請從之，因請留歲滿戍卒助工，咸陽兵二百人，逃歸，仁愿擒之，盡斬城下軍中肢體，使者盡力，六旬而三城就東城，漢雲中郡地，中西城漢五原郡地，相距各四百餘里，并據要津，又於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之廿四 九道西矣

十三

牛頭朝那北山置烽燧千八百所，自是突厥不敢度山獵牧，減鎮兵數萬。○此唐人渡河置城以保河南也。夫河南之地沃野千里，其為中國利甚厚，故古人重之，然其始全於趙武靈，而失之楚漢之兵爭，繼收復于漢武，而失之晉魏之雲擾，夫破義渠，開上郡者秦也，而陰山高閼之塞就，則河南之要領無虞，從蒙昧實新秦者高帝也，而朔方金城之郡置，則匈奴之右臂斯斷，是二君者其謀淵其力勤其功大，河南之地，值此可謂有遺矣。然楚漢之兵爭，而匈奴遂南，晉魏之胡亂，而赫連竊據，豈非地里近，胡隔遠，中夏守之者難，防伺之者易，入關之者曠時，而淪之者不終，朝哉！遺夫隋城大利，唐樹恩厚，其於要荒，愈不之議，仁愿此舉，壯志勃興，渡河置城，古跡頓復，天杆堅若，歎全羅固者，疏茂屯河外之戍，以迎戰，謹沿河之燧，以屯田，無事則

河南之耕足，以供三城之需，有事則三城之戍足，以為河南之守，可謂策之上也。論者疑其舍險不據，置城虜中，而不知兵事有進機不容髮，退處河南，則長河與虜共之，一有警備，屯耕俱廢，已為守之下策矣。況進取取雖然，仁愿此舉有三可乘焉：默噉敗亡之餘，植根未深，晚歲昏悖，部眾解體，此其勢可乘也；西攻騎施，悉眾以往，曾不留守，以虞我師，此其時可乘也；唐自太宗以來，威震四夷，總管出塞捷奏日聞，翰海無然，都護布列此其力可乘也。合三可乘而重之以仁愿之知兵，好謀，馭軍有法，版蕞興而後不稽期遁逃，我而朝無異議，故能尋秦漢之遠踪，建胸衲之長策，三城之就如一日也。雖然，開元款塞復震，河南元和置城，遂移天德，則在唐人已不能繼其武矣。嗚呼！豈易言哉！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之廿四 九道西矣

十四

安定論

洪武七年有安定王，遣使貢鐵甲刀劍，遂賜以織金文綺四匹，仍詔其酋長立為四部，各賜以印，曰阿端，阿員，苦先，帖里，謹按安定與瓜沙亦斤蒙古曲先海西等處皆古燉煌地，內沙州為要，蓋其州有五門，東倚三危，北望蒲昌，去哈密土魯番尚八百餘里，嘉靖中安定為海賊所陷。○漢用主父偃張騫之計於西河，據二關而列四郡，我朝鑒其遠戍勞民，以邊地封付舊酋，沙州從於嘉峪，逮後戎虜猖熾，閼隴騷然，幸彼此猜疑，結連未固，我若以甘州之兵東臨罕東，又由罕東西累安定，而夾以西寧赤力之兵以臨沙州，而肅州屯堡之衆亦奔赴之，則東西合勢，而玉關陽關可復，由是內開四郡之屯，外和陽城之虜，則閼隴安枕，幽并永奠矣。考唐時西安北庭之貴俱取足

於王門關陽關外渡白馬河，西入俱毗羅河，越城以至思渾河沙城，及于闐之大石城，又赤山，碎卜賀臘，碎葉之西有朱國新城，頓建阿史不來，俱蘭稅建，但羅斯，史德，龜茲，達幹，疏勒，水城，段蘆，岐山，赤河，坎城，蘭城，胡，鞏，固，城，吉，良，城，卸，支，蒲，演，渡，洲，盤，陀，帶，關，皮，山，姑，黑，馬，着，於，什，榆，林，龍，泉，東，夷，僻，西，夷，僻，亦，安，西，凡，四，十，處，唐，時，置，有，城，鎮，今，皆，為，蕃，部，落，矣，陽，關，外，若，蒲，昌，伊，宿，石，城，等，支，特，勒，井，渡，尚，未，潘，仙，悉，利，支，井，勿，遠，移，社，影，像，東，蘭，凡，一，十，三，處，亦，蕃，落，也，王，門，西，去，哈，密，尚，八，百，里，其，哈，密，大，州，諸，處，古，有，羅，讓，赤，傳，赤，谷，長，泉，龍，泉，蜀，山，凡，六，部，其，南，平，安，昌，礪，石，銀，山，盤，山，張，三，新，城，柳，岑，金，沙，七，屯，三，部，俱，屬，土，蕃，其，瀚，海，清，海，神，山，沙，鉢，滿，洛，耶，勒，俱，六，輪，臺，張，堡，烏，宰，清，鎮，葉，河，黑，水，東，林，西，林，月，舌，蟄，失，密，伊，麗，凡，一，十，八，處，唐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四冊 九邊四夷

十五

時城堡衙署今悉為諸蕃衙帳焉，總計西域諸部內外形便，亦停當其，檄，羅，護，扼，其，要，哈，密，大，州，碎，葉，龜，茲，北，庭，安，西，為，六，十，都，會，今，皆，失，於，戎，虜，而，不，可，復，矣，尚，得，豪，傑，通，敏，之，人，久，任，而，責，成，之，練，兵，積，粟，期，以，十，載，搜，掠，河，套，海，西，以，復，降，城，王，門，舊，塞，然，後，守，關，息，民，大，通，互，市，久，之，起，例，抽，分，以，供，戍，卒，是，不，煩，內，地，寸，兵，斗，糧，而，可，以，坐，守，邊，關，豈，特，唐，人，能，享，其，利，而，我，不，能，哉，

哈密論

哈密在甘肅西一千二百里，漢西域唐伊州地，武帝置河西四郡，又出王門關通西域，置都護以絕北虜，西蕃之交，當時謂之絕匈奴右臂，則今日之哈密云，成祖封元遺孽脫脫為忠順王，賜金印，主哈密，凡西域入貢悉道哈密譯上之，成化九年，忠順無嗣，王母理國事，

土魯番阿力陷哈密，擄王母金印去，二十年，立其國都督罕慎，弘治元年，阿力子黑麻復陷之，殺罕慎，四年，以城金印來歸，五年，立元裔，陝巴六年，黑麻復擄陝巴金印去，八年，兵書馬文昇聞撫夷指揮楊舊熟知哈密道路，夷情，遂命同肅州副總兵彭清由南山捷徑至罕東，調蕃兵兼程往，襲會守臣皆帥兵往，師行不遇，事泄，至則牙木蘭遁去，彭清追勒之，斬首六十級，復哈密空城，九年，阿黑麻復襲破哈密，遣彭澤經畧之，澤以絲幣銀器誘獻城，印未幾，復叛入寇，十年，以陝巴金印來歸，十七年，哈密頭目力克合辛往土魯番，迎取阿黑麻次子真帖木兒來主哈密，陝巴知之，走永州，尋送陝巴至哈密，正德元年，陝巴卒，子拜牙襲，八年，哈密人來告，拜牙不善主國，拜牙懼奔土魯番，十一年，土魯番令火者他只丁牙木蘭來據哈密，且侵入嘉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四冊 九邊四夷

十六

峪關嘉靖三年，統衆入關，抵甘州十一年，又以城印來歸，袁辭頗驕，嫖多所挾求，兵書胡世寧建議，議忠順王速檀井牙即已自歸土魯番，雖還哈密，亦其屬夷，其他裔族無可立者，回米馬兒黑木之族，以其同種類，亦歸之，畏兀兒哈喇灰二族入居肅州，已久，欲驅之，出不可也，然則哈密將安興復哉，總使有忠順王嫡派應立之人，朝廷與之金印，助之兵糧，誰為守，不過一二年，即為所擄奪也，不如閉嘉峪關，置哈密不問，不必再辱，皇命究詰城印以中彼要索之計，如彼不肆侵擾，則許其通貢，或復為寇，閉關絕之，尚書桂萼議亦同，朝廷從自是不復言興復哈密云，○漢武之通西域也，自世祖閉關之後，無善策焉，我朝置嘉峪關，封建爵哈密，樹藩籬，蓋觀其順逆之勢，而通閉之樞在我也，自大邊城募築哈密失守，土番入據之後，

甘肅之事日煩矣興復之計議論無已復之不便棄之亦不便何也
土番專據之勢已成生聚教訓屹然亦巨節也納貢互市羈縻之術
全鎮藉用為休乃欲勒兵遠舉得手縱使款塞而來歸我城池彼肯
輕棄如脫哉賈胡無厭之求不已則執詞以逞陝巴之萌孽又著矣
故以為復之不便哈密者唐伊州故地也田舊都非若珠崖之可捐
也國家一統之盛珠崖盡入編戶而謂伊州外之為可乎天下有
道守在四夷封哈密封朵顏一也所以扼虜之吭而拊其背哈密
棄矣遂以嘉峪為寇門卑弱無援而謂甘肅之孤懸為無虞黃河為
可恃乎此不可棄之明驗也故以為棄之不便然則可遣已乎曰外
戶不閉堂奧可窺唇之亡也惟茲之塞不然從海寇隔哈密一策
也不然從帖木哥歸沙州乎亦一策也或曰窮虜可役從海寇便也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卅四冊

九邊四夷

十七

曰海寇者套虜之讐也遺孽餘喘又嬰以土番之獷悍而謂其不比
走豚脂南走祁連山不可得也矧夫饑則求附飽則馳去顧乃資望風
欲逞之羽翼哉從海寇不便或又曰從海寇從帖木哥一也巢穴既
成勢難搖動懷土重遷情也從帖木哥亦不便也曰帖木哥罕東藩
達內徙白城沙州其故土也完城沃壤土蕃以耕獲之利垂涎久矣
為帖木哥者豈能一日忘情哉一也近聞彼種有登石闌兒望沙州
則欷歔慟哭而去是其桑梓在念水木本源孰謂大羊無人心哉二
也番酋日事離殺漸覺衰弱況又邀徭市貢我制其命而帖木哥之
力亦足與之抗三也海寇休附四夷議畧議援而彼族有紅帽兒者
相與騎角則其所念在彼所避在此昭然矣四也內徙迄今方二十
年其故老猶存召而諭之給以糧餉假之聲援則其墳墓廬舍田園

舊思勃然矣若曰事體重大遲回十數年之後則壯者老老者死後
來冷落鄉閭之念機會斷不可圖五也故以為從帖木哥便帖木哥
從矣銷內變植外禦控吐黃捍肅鎮則沙州形勝西陲之扼塞在焉
又何以哈密為哉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卅四冊

九邊四夷

十八

建德通海議

郭道輝

夫夫謀國之難也。有志者事竟成。亦在學識。何如。蓋山海隔二國。口岸以外。以居。防閑一也。有難易。居庸不待入。關之草地。而己。危險。難者。北于。屬。是。東于。屬。是。而。又。海。海。內。地。故。不。致。州。縣。編。民。一。以。衛。所。制。之。者。若。戶。管。千。戶。管。百。制。易。明。近。絕。可。協。也。故。不。加。有。司。設。巡。檢。特。其。衛。所。以。東。伍。耳。自。東。伍。漸。廢。則。通。島。越。海。者。多。矣。初。巡。檢。之。設。于。內。有。司。地。者。自。山。海。關。而。西。南。有。樂。亭。之。新。橋。遼。南。州。之。長。蘆。一。帶。至。于。東。萊。莒。莒。羅。凡。近。軍。近。因。及。出。百。里。無。引。必。獲。通。島。越。海。者。而。能。入。內。地。否。即。且。船。有。足。現。渡。海。雙。桅。千。料。非。官。不。得。通。而。民。船。不。得。渡。其。防。倭。出。海。等。有。又。藏。此。自。廣。寧。以。至。齊。東。膠。海。萬。里。皆。然。也。然。遼。東。非。魯。口。外。實。與。山。東。為。一。省。可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卅四冊

九連西夷

二十一

遼東其往來阻絕其生理乎故因運花布而造船百隻借此以通貿易使之公私而便耳夫若行令日行意運其下海者罪今也附官船往還者意也載運此乃先知知務不然花布幾何而用船百隻是與別兵備設花布用折色從關起解其未如存羊之意乎惟陳苑馬之議為優若可破倭患近軍之說也然倭患未可盡絕今且未暇論之欲絕近軍須從從檢連岸稅法雖詳內地或失之疎船能通而某地則何岸不可登是故為今來先由官運或千料海船五隻或四百料贖國十隻往必由旅順官驗文引而始準至必由登州官驗文引而始準無文引者獲有文引而不轉者罪及于其罰給以候通行之端海禁既通則遼東為生山東沿海之人且有近入遼東者矣即遼之餘丁自足以補伍何待然清句而甚其近亡哉不二十年間或達三

十如正統或造百隻如洪武內地巡檢悉設其舊即民船編亦可通行而既隨其日盛難保亦可憐也惜今之陳言者不舉古而入官耳所制不如車臺安引 有堂導例亦非近考拘學廢則良可深惜夫借花布為名折色由海而解故豈不無于一日夕之程而乃由數千里之關稅復之有為道之自官則登州都司設之可也設亦不可也惟巡檢不復舊則無所不通焉倭由惡度則患同而發不與復其矣其張雲集日盛而如國漸廣海乎故復巡檢之制難通而且微其間係通海實乘細務也若欲使海水通而不廢又有若迂而大者如十餘年即可以復行則士子應試是矣 國初渡海登科者達鎮于山東項甫于廣東也項無陸路至今如故達于嘉靖十年奏改從順天者海道既塞陸路應達改達六千餘里裹報棘刺難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卅四冊

九連西夷

二十一

初以宗國鮮頭有拘乃與揚州衙屬項天者對番人情事休而便今海道如通則應試如舊其海不遠于瓊崖士子有不無從于進人登科者少而酌度登之故增山東試額之外偶罷不論額不足勿取選可也花布既由此解科奉又從此行則海道永可無廢皆陳言也未及者若古北路通海後起于不肯而咸都懸海關故知其必可成今欲通此道亦惟海濱人知之若從山東之應試例似渡海又何疑乎花布制之廢未為甚遼于情事哉

前錄經書臺場規則供出于威少保但東路有懷耳彼時當道者不與之同謀後雖稍易去家本如其意耳今惟改其去險補其未修不至于多費而亦誠可防也蓋傳通川大舉水口大者此橋小者此第而橋十亦不概斯舉其守邊之具雖設既備而不得當者未試之用孰卜其堅固若最得力者惟視高神威在教臺墮集開當之則無不轟烈恐用不如法及不達宜耳其劉營時有車可發虎蹲子砲然此物製因彈藥散碎傷而為單而少保曲就而威之後則改之為難今亦不必廢之但如其法者若營而藏人馬機後夜為刀斗為衝亦不足之誠也若以連逐突戰何所須之故近改為而輪輕車凡五十餘輛而身用手挽推挽五六人然而流水輪履尚不利于險隘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卅四冊

九連西夷

二十三

置在南無營或可為亭兵出奇用耳若易常等視人可校而發一發而事諸天果集能倭則宜謀廢或格廢試而等必為賊其為百子既可以常用則其簡尚強出不甚速無乃今備設新妙製茲精其技亦則廢之勝策也蓋唐時恃弓矢我亦能當然天雖如雨可以善避惟茲一發避之固持加之以百萬不亂矣一也茲備舉其向不索鐵雖生利並不辟易此則烟障其目而後設其耳堵樹其口是作穿其背而則雖鐵石無不廢爛二也兵不用多惟選其精則手挽一子可當易常一八千凡發發當萬不費矣且常制是明照校不誤三也蓋此而用惟有火箭輕而易携巧提其架射及遠從天而下仰首睇目之不敢能指其何所施手必無而防則無所不慮雖有百萬之衆亦無不挽亂也他之為利未暇枚舉求加格加意者則在

所以用之耳夫用之以步使聲主為最旋不能攝亦可必恃但人物習未嘗能慮今則則重而難行無較習難于進止用之于馬上則我騎過勇多驚且而各回人反為其所累且手動難難以準持應于敵而不稍發身于索而不固或至于自傷況兼顧物而手力不專即為奔騰而前亦無施之英故必用車輪輕車急一人可舉前皮盾以為正而兩旁如翼即為偏而行而則合止而則開必巧其製度或可指畫或可舒歛如元人之法酌量以開視狀上即火箭之架是堅而且輕一人即可以持之而四銃手協注策又箭百位未陳而加一人挽之于前而前行交鋒則一人把之於後而直立四人更番而發每發並隔大箭間之而待子再發是一車可發五人即東近之法也十車為一隊而隊長則快時以便其調度十隊為一旬局總則小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卅四冊

九連西夷

二十四

我良之馬以百而傳乎前追者伏于是乎出而十局為一旬局將則元我乘良馬以千而惜乎後結輪重于是乎在局合二得為萬人而統之以大將如是十萬則統之以元帥加之以良馬鎗出其中即可橫行匈奴眾庭掃穴可也行則能大車之走止則能大車之外如思降之用虎箭入廣地而將以為營營處角之寸與猶火箭之子能也列方圓隨機而應以伺敵之至必不動為主則手稍而足堅志固如將壯矣唐初有呂頤之全機頤之藝射射無所施不避我千步之外乎不犯則守乘機而動犯則聲發破既破而後騎兵孫之既車隨而至破以其矢我以其能破以其為我以其車破止則我進破則我止破長無所恃我無不必用以守則無慮以戰則無敵此百勝之陣萬全之策也今人未觀其利惟先計其費即與之計其費亦多矣

五

六

史 172—779

主

河環套地庫略 按水經河水東經富平縣故城西富平即今寧夏又北薄骨律

鎮城城在河清上舖連界又巡典農城東世謂之胡城又北連上河城東世謂之漢城隋書曰上河在富
千縣即此為奉島典又東北巡撫縣故城東西齊時為又東北巡渾懷障
農都尉也此以事農
西地理志曰渾懷和尉治塞外者也大和後魏又東北歷石崖山西城北至北
初三齊平後歷下民居此去北城三百里
百又北通朔方臨戎縣西又北有枝渠以溉田又北屈而為南河出焉
此始折而東北注又屈而東流為北河河分流折東逕高闕南史記趙武
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為塞山下有長城其山中斷望闕最古今又自
常置重障以防塞道漢元朔四年辭音駁石於王子高闕即此處也

主

河套地廣柔略 河套東至山西偏頭門地界西至寧夏鎮地界東西二

千餘里南自邊牆北至黃河遠者八九百里六七百里近者二三百里惟黃甫川稍近川南焦家坪兩岸夾山水先合後洋及娘灘羊園子渡口交冬水堅故胡虜率其衆或自坪或灘或渡口以入套元史河源附錄朱思本曰自洮水與河合又東北流過達旦地凡八百餘里過豐州西受降城折而東流過達旦地古天德軍中受降城東受降城凡七百餘里折而

正南走大通路又西南入陝西榆林衛境然河原東北流所歷皆西番地至蘭州凡四千五百餘里始入中國又東北自寧夏邊達地凡二千五百餘里始入河東境內也

河套山川 犁元山在東古牛心山在黃羊海子山在石口駱駝山○艾

梁山在自鹿月兒海子山東北紅鹽池在蓮花長鹽池在蓮花北海子白

城子在東北佛堂寺在東驚鵲湖在佛堂寺西雁把湖在船舵卯孩水北入于河

紫河後世謂之石崖山陽山在河馬陰山在河東北

河套古蹟 富平故城在東豐州在東朔方在東臨戎縣故城在東

臨河縣故城在東河目縣故城在東朔方郡城在東渠搜縣故城在東

西安縣故城在東河陰縣故城在東沙南縣故城在東唐龍鎮在東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之十四 九運四夫 二九

州境東至黃河二十里洪門鎮在東防備寇來太宗雅熙中發夏州其地屬趙德明

州石堡鎮在東通中在東吳張龍仁宗東古城在東金宿城在東元石牌

接在沙州連城在東東勝州在東武花城在東城西北紅城

子在月兒黃羊城在東林州城在東羊古城在東石瑤川城在東

西蓮花城在東紅鹽池在東白城子在東交城子在東扶青坪在東佛堂寺

在東 入罕腦兒城在東忻都城在東舊花馬池在東茶城在東

馬池在東省崑城在東雞鹿塞在東澤縣在東

河套物產 鐵山在東鹽池在東紅鹽池在東良馬在東油草在東

按河套之地大河外環此天地設險以界華夷之所虞矣叙貢未嘗外焉自是以來凡中國盛時咸有其地我 皇祖時亦然嘗設立將士阻河以

守蓋因天地之險帝王之軌防外虞靖中夏也後委之俾胡虜巢穴于內

因而侵紀我朝無寧歲夫矣昔秦取其地秦內郡貧民兒實其中然政

教不聞故卒沒入匈奴漢時復取其地立朔方郡縣募民徙者十萬口

及山東大水徙其貧民于中者又七十餘萬口自是隴西北地河西胡寇

益少然當其時皆仰給縣官使者分護費以億計其後政教未聞亦終沒

入匈奴今內郡民十室九貧有無產有家之民有無家有身之民豐歲尚

多缺食稍值饑饉則易於為亂故白蓮赤眉之徒一唱輒和者如蠅如蟻

流賊橫行海內頃假虜屢露山西皆此輩也保釐大臣誠請 旨招募并

諸歸洞壯士悉收蓄之稍加訓練皆精兵也夫然後授以裏室以漸自南

而北按周官井田之法給以斯地凡為邑為丘為甸悉如周制但漁濟稍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之十四 九運四夫 三十

深廣之其廬舍為堡父之食裕倣西戎雕房之式為之可也其始授田給

費半載若種黍時授田給以四月之費可也農暇則訓以孝弟忠信之道

師律戰陣之法如是三年可使有勇知玄十年則岐周之政可復匈奴將

喙息逃逃不暇又何侵犯之足虞哉然此特大畧而已若夫大綱小紀舉

而張之以合時宜以不失統之軌以盡經綸之道則在當路君子云

國六年阿黑麻使使已全印以去遂離哈密地轉掠罕東等處詳撰籍
兵一萬欲取甘肅州城以居 嗣是乃遣左都御史許進巡撫甘肅以經
善之於是購得也克李利達力達失諸番族將協力進取阿黑麻頭目
牙爾圖威進去阿黑麻聞之乃怒牙爾圖而諸諸族教誨者弘治丁巳遂
以快已全印來歸且遣使入貢 上許之降勅與阿黑麻令歸應自新而
差官羅漢巴及苦哈人入國於是哈密復與番對底定遂無異西域
咸謂是佳哈密地也 苦哈人入國於是哈密復與番對底定遂無異西域
之云云止使聞番人言亦虎其其里見馬黑麻以貢獻事誦誦甘
肅文武大臣入獄時時年江蘇事二夫人者或手大官之嫌于刑部或
賄權部主事者有染指者亦乘人也每以法約東二美二美謂人曰
天顏可即主事乃不可即耶二美或馳馬于市或入 朝就富貴驛觀
能與西使說物始能大移焉

西域土地人物略 嘉峪關西八十里為大草灘其北廣灘西四十里為
回小寨以地有回三大家族名連北為墓西二十里為扇馬城水北為
城西三里為三顆樹樹以地有三樹西三十里為赤斤城即我 皇明所設
赤斤城即我 皇明所設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之四 九連西失

三三

二十里為赤斤西五十里為苦峪城即我 皇明所設苦峪衛也東
小赤斤 赤斤西五十里為苦峪城即我 皇明所設苦峪衛也東
紅子苦峪西二十里為古墩子有塔西六十里為阿丹城西北有河
吉兒阿丹西三十里為哈刺元連城其西北為又班城哈刺元連西
南百里為瓜州城瓜州西六十里為西阿丹城其又班城西南五十里為
卜刺察提兒卜刺察提兒之西卜 陰吉兒之北其 力為提兒
卜刺察提兒卜刺察提兒之西卜 陰吉兒之北其 力為提兒
哈刺元連城其西北為又班城哈刺元連西
刺連北為王子庄樹西北為哈刺元連城
阿丹西六十里為沙州城即我 皇明所設沙州
卜兒為沙州城 西阿丹西六十里為沙州城即我 皇明所設沙州
城西為虎木營城為虎木營城即我 皇明所設沙州
阿丹西六十里為沙州城即我 皇明所設沙州
沙州西三百里為哈密城城東有河上有橋有水磨城北三十里為
西十里為阿思打納城城北五十里為也帖木兒又西五十里為刺木城又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之四 九連西失

三十四

西有巴兒海 把兒山西又有盤山見有 鉢和寺城 西五
十里至哈刺帖其西北高刺木城刺木至哈刺帖 鉢和寺城 西五
里而西有察黑兒有川中豐泉城入西 鉢和寺城 西五
百里中有 泉又西百里有豐泉城見 鉢和寺城 西五
脫合城兒又西為北昌又西為魯珠城兒城南有剏上有蘆葦并樹有懶
魯珠北為羊黑城兒又西五十里為哈刺火者又西五十里為我答刺城
城西百里為土營苗 樹木西北有各邑果品 土營苗西二百里為德石城
兒城南有德石城又西五十里為蘇巴失 鉢和寺城 西五
其南有白山兒其山東至德石城 鉢和寺城 西五
為又力失城又力南有又力失西百里為哈刺哈失鐵城其南 鉢和寺城 西五
苦他巴城兒又西百里為漢巴泉又西百里為黑水泉 鉢和寺城 西五
黑松林河 鉢和寺城 西五
力昌城東西百里為盤山兒城又西百里為獨樹城兒城北有九馬河有
一畫獨樹西百里為察力察井井北有又西二百里為淤泥泉 鉢和寺城 西五
其城東至拉力泉西百里為察力察井井北有又西二百里為淤泥泉 鉢和寺城 西五
昌城村八里 鉢和寺城 西五
其河亦南北 樹子河西十里為古元兀城城北有雅思雅又百里為苦光
城又西百里為西牙河城城北有盤山關有阿思馬力城西北有連西關
城 鉢和寺城 西五
西牙河西三百里為阿黑馬力城 鉢和寺城 西五
四十 土力苦拉西北百里為阿連城三城相連阿連西二百里為阿亦地
里城城北有也列河南又西百里為克力賓城城南有二回 鉢和寺城 西五
百里為乾泉又西百里至大井 鉢和寺城 西五
羊城兒北又西二百里為土營泉其地土上有二泉故泉西二百里為
有石城兒又西二百里為土營泉其地土上有二泉故泉西二百里為
桐河城北有石城 鉢和寺城 西五

三

三

2-784

利達城有煙頭田、多養羊馬種旱田又西為河的納城屬當達城實有
 常又西為菲即城其城二重有王于、其漢見今有跡被髮帶帽見種插又
 西為安魯營城有煙頭田、種旱田、出墳服各樣三按旱子開招羊又西
 為可台城有煙頭田、種旱田、出白錦花夏布山又西為李羅徽城有回
 旱田出各樣果品又西有海中、有船載又西為營達城其城二重有自立
 千人雅飯可用三箇月備用庶甲什物又西為營達城其城二重有自立
 物產東至李羅徽一千二百里

紀行 張參議離鄉

歲丁未夏六月初吉赴召北上發自鎮陽信
 宿過中山時積陰不雨有頃開霽西望恒
 山之絕頂新謂神從後拔若青蒼然自餘諸峯
 歷之可數因顧謂同侶曰吾輩此行其速
 返乎此退之衡山之祥也翌日出保塞過徐
 河橋西望琅山森若劒戟而蔥翠可挹已而
 由良門定興抵涿郡東望樓桑蜀先主廟
 經良鄉度瀋溝橋以達于燕居旬日而行北
 過聖塔堡新店驛入南口度居庸關出關

之北口則西行經榆林驛雷家店及於懷來縣
 縣之東有橋中橫木而上下皆石橋之西有居
 人聚落而縣郭無沒西過鷄鳴山之陽有邸
 店曰平輿其巔建僧舍焉循山之西而北沿
 桑乾河以上河有石橋由橋而西乃德興府道
 也北過一邱曰定防水經石柁子至宣德州復
 西北行過沙嶺子口及宣平縣驛出得勝口
 抵拒胡嶺下有驛曰字落自是以北諸驛皆
 蒙古部族所分主也每驛各以主者之名之
 之由嶺而上則東北行始見龍幕禮車半途

水事畜牧而已非復中原之風土也尋過撫州
惟荒城在焉北入昌州居民僅百家中有所
舍乃國王所建也亦有倉庫隸州之鹽州之
東有鹽池周廣可百里土人謂之狗泊以其
形似故也州之北行百餘里有故壘隱然連亘
山谷壘南有小廢城間之居者云此前朝所
築堡障也城有戌者之所居自堡障行四驛
始入沙陀際陀所及無塊石寸壤遠而望之
若岡陵丘阜然既至則皆積沙也所宜木
榆柳而已又皆樛散而叢生其水盡鹹鹵也

凡經六驛而出陀復西北行一驛過魚兒泊
泊有二馬周廣百餘里有陸道達于南北
泊之東涯有公主離宮之外垣高丈餘方廣
二里許中建寢殿火以二室皆以龜軒旁列
而廡前峙眺樓登之頓快目力宮之東有民
居雜居稍成聚落中有一樓榜曰迎暉自泊
之西北行四驛有長城頽址望之綿延不盡
亦前朝所築之外堡也自外堡行二十五驛抵
一河深廣約什渾沱之三北語云翁陸連漢
言驛駒河也夾岸多叢柳其水東注甚湍

極居人云中有魚長可三四尺春負及秋捕之
皆不能得至冬可鑿冰而捕也瀕河之民雜
以蕃漢稍有屋室皆以土冒之亦頗有種藝
麻麥而已河之北有大山曰崖連吾漢言黑山
也自一舍外望之黯然而有茂林者迫而視之
皆蒼石也蓋常有陰霧之氣覆其上焉自黑
山之陽而南行九驛復臨一河深廣如翁陸連
三之一魚之大若水之捕法亦如之其水始西流
深急不可涉北語云渾獨刺漢言兔兒也遵
河而西行一驛有契丹所築故城可方三里皆

山面水自是水北流矣由故城西北行三驛過單
里紇都乃多匠積養之地又經一驛過大渾泊
周廣約六七十里水極澄澈北語謂吾漢竭腦兒
自泊之南而西分道入和林城相去約百餘里泊
之正西有小故城亦契丹所築也而城西望地甚
平曠可百里外皆有山之陰多松林瀕水則青
楊叢柳而已中則和林川也居人多事耕稼悉
引水灌之田亦有蔬圃時蔬秋下甸康麥皆播
間之田者云已三霜矣由川之西北行一驛過馬
頭山居者云上有大馬首故名之自馬頭山之陰

轉而復而南行過忽蘭赤斤乃本部曲民區種
穀之所所有水曰渴米河注之東北又經一驛過石
堆石堆在驛道旁高五尺許下周四十餘步正方
而隅巍然特立乎平地形甚奇峻遙望之若大
堦然田是名焉自堆之西南行三驛過一河曰
唐古以其源出于西夏故也其水亦東北流水之
西有峻嶺之石皆鐵如也嶺陰多粉林其陽
帳殿在焉乃避暑之所也迨中秋後始啓行東由
驛道過石堆子至忽蘭赤斤山名以其形東北似紅坪也
迤邐入陀山自是且行且止行不過一舍止不過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卅四冊 九達西夷 聖二

信宿所過無名山大川不可殫紀至重九日王師
麾下會于大牙帳濃白馬漣修時祀也其什器
皆用不釋不以金銀為飾南質也十月中旬方至
一山峻間避冬林不甚盛水皆堅數人競積薪
儲水以爲禦寒之計其服非毳革則不可食則
以糲肉爲常粒米爲珍此歲陰日輒遷帳易
地以爲賀正之所日大宴所部於帳前自王以下
皆衣純白裘三日後方詣大牙帳致賀禮也正
月晦復而南行二月中旬至忽蘭赤斤東行
及馬頭山而止赴春水飛放故也四月九日率

麾下復會于大牙帳濃白馬漣什器亦如之每
歲惟重九四月九凡致祭者再其餘節則否自
是日始回復由驛道西南往避暑所也大率過夏
則就高寒之地至冬則趨陽暖新不易得之處
以避之過以往則今日行而明日留遯輩便畜
牧而已此風工之所宜習俗之大略也僕自始至
迤邐遊于王庭者凡十閱月每過無見必以禮接
之至於供帳衾褥衣服食飲藥餌無一不致其
曲則眷顧之誠可知矣自度衰朽不才其何以
得此哉原王之意出於好善忘勢焉為天子之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卅四冊 九達西夷 聖二

道而設抑欲以教天下之賢士也德祥何足以當
之後必有賢士隱者至焉因紀行李之本末故
備識之戊申夏六月望日太原張德祥謹識

王憚汎海小錄

日本蓋倭之別種惡其名不雅乃改今號其國在洋海之東所屬州六十有八居近日出故曰日本國王一姓宋雍熙中已傳六十四世中多女主今所立某氏云大元至元九年上遣秘監趙良弼通好而國次對馬島距而不納十七年己卯冬十一月我師東伐明年夏四月次合浦縣西岸入海東行約二百里過拒濟島又千三百里至吐刺忽苦倭俗呼島為苦又二千五百里抵對馬島又六百里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四冊

九連四失

四十三

踰一岐島又四百里入容浦口又二百七十里至三神山其山峻削層峰環繞海心望之鬱鬱然為瑤台芙蓉也上無雜木惟梅竹靈藥松檜杉羅等樹其俗多徐姓者自云皆唐房之後裔唐徐海中諸嶼此最秀麗方廣十洲記所謂海東北岸扶桑蓬丘瀛洲周方千里者也又說洋中之物莫鉅於魚其背鬣如龍然山立彌亘不盡所經海波兩岸不合者數日又東行三百里艤志賀島下與日本兵遇彼大勢結陣不動旋出千人逆戰數十合者凡兩月我師

既捷轉戰而前呼聲勇氣海山震盪所殺獲十餘萬人擒太宰藤原少卿弟宗資蓋前宋時朝獻傳裔然後也兵仗有弓刀甲而無戈矛騎兵結束殊精甲往以黃金為之輪珠珌者甚眾刀製長極摩銳洞物而過但以木為之矢雖長不能遠人則勇敢視死不畏自志賀東岸前去太宰府三百里捷則一舍而近自此皆陸地無事每楫若大兵長驅足成破竹之舉惜哉志賀西岸不百里有島曰毗蘭俗呼為彌勝即我大軍連泊遇風處也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四冊

九連四失

四十四

大小船艘多為波浪掀觸而碎唯句麗船堅得全遂班師而還是年八月五日也往還凡十月省大帥欣都副整灰次李都帥穿山次宋降將范殿帥文虎總二十三南二十三隋唐以來出師之盛未之見也

日本

日本古倭奴國天御中主御宇崇號大倭王傳三十三
世彥瀲尊第四子神武天皇自筑紫入都太和州經厚
宮仍以倭為號遂漢桓帝倭奴作亂歷年無主有一
女子名卑彌呼年長不嫁以妖惑眾乃共立為王在位數
年死者男嗣國人不服更相誅殺主卑彌呼宮女國通
定還唐咸亨初賢平高麗稱遠東有惡其名不善乃
更號日本蓋取近日所升之義以體城言之東南大海
中依山島為居而南皆臨海東以隔隔以大山廣袤四面
各數千里東北山外唐主人國文身國約七千里南到
保德國約四十餘里西隔一海正北望耽羅瀆百濟到樂
浪約一萬二千里以州郡言之新都有山城太知河內和果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四冊 九連西夷

四十五

偏洋五州共統三十三郡四十五縣：外而都東海道有伊
賀伊勢等七十四州共統一百一十六郡南海道有伊紀該
路河淡路等伊豫土佐六州共統四十六郡而海道有豐
前豐後後前前後肥前肥後日向大隅薩摩九州共統九
十三郡此陸道有若狹越前加賀能登越中越後能登七
州共統三十郡山東道有通江美濃靜信濃濃野下野
陸奥出羽八州共統一百三十三郡山陽道有播磨美作備前
備中備後安藝周防長門八州共統六十九郡山陰道有
丹波丹波根柢馬國越前若狹石見隱岐八州共統五十一
郡加四七道又有一位皇對馬臣多祇留各統二郡故
曰三臣其屬國有五十餘如新羅百濟百濟百濟百濟武四
年國王良陰遷傳祖朝貞七年復來以無表文即之善

貢僧人發陝西四川各寺居住若為刻地不與通三十五
年復來詔定為期十年一貢 咸和初任國主皆受冊封
或三年或五年貢無定期正德四年南海通制文石北
大夫知川高國強請勸合遣使宋御卿貢正德六年而
海道利史方東北大夫大內歡與強請勸合遣使者所貢
嘉靖二年各通事貢國主又值副主幼呼不能制太內
歡與遣使宋設謀通知川高國遣使瑞佑宋事御交
貢舟泊寧波灣互相詬毀宋設謀通等與強請宋事御
伴從通主紹興地方縣都二十七年赴呈詳猖獗閩廣
浙直徧受其害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四冊 九連西夷

四十六

倭奴隸三韓而國故名韓中倭後自惡其名更號日本在東南大海中依山島而居地方數千里為畿五曰山城曰大和曰河內曰和泉曰攝津共統五郡為道七曰東海有伊賀伊勢志摩尾張三河曰美濃有伊豆駿河伊豫甲斐相模武曰安房上總下總常陸曰南海有伊紀淡路河波瀨者伊豫曰曰西海有筑前筑後豐前豐後肥前肥後曰東山有近江美濃飛曰野陸向大隅薩摩九州共統九十三郡曰東山有信濃上野下曰野陸出羽八州共統三十二郡有若狹越前越後加賀能登曰山陽有備前備後備前中安曰山陰有丹波丹後越前因幡伯耆周防長門八州共統六十九郡有出雲石見隱岐八州共統五十一郡為島三曰伊岐曰對馬曰多祢各統二郡總計三十七百八十八萬三千二百土產白珠青玉金銀銅鐵礪砥硫黃丹土野馬山鼠諸物大倭王以王為姓歷世不易初號天御中主居日向筑紫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卅四冊

九運四夷

四十七

宮其子號大材雲尊自後皆以尊為號傳世二十三至孝徽尊弟四子號神武天皇從大和州橿原宮傳至守平天皇凡四十一世自後世次皆不可考復從山城國文武僚吏皆世其官有德仁義禮智信大小十二等及軍尼伊足尼翼諸名後各道分置刺史王以天為元日為業蔡明曉政日出而罷云委我弟也其誕妄若此用法率尚嚴急果於殺戮或戕剝肢體其初刻木結繩以紀事魏晉以後得五經佛教于中國於是縑木沙門之屬傳習文字其俗男子髡頭大身短衣無袖以袴裹束衣有背處繪染草木花虫之狀以別尊卑履無絢以底之長短別貴賤女子被髮跣足衣如幘慢從頭頸貴之居無城郭惟國王處以樓觀其餘富者屋版貧者覆茅不識拜起之節以躡踞為恭握手為敬分器而食或用蓬

巨性極貪鄙說誦好兵行以刀劍自隨不知嫁娶男女相悅即為夫婦渡海則令一人齋戒不櫛沐謂之持齋不利軼殺之元世祖至元中以舟師征之敗績終元之世竟不入貢我太祖高皇帝統一寰宇薄海之外罔不臣僕惟倭奴未至洪武二年遣使臣趙秩招之泛海至析木崖入其國倭王良懷對使者曰昔蒙古以戎狄蒞華而以小國視我使趙姓者誅我以好語初不知其現國也今天子帝華使亦姓趙得非蒙古之雲仍乎亦將誅我以好語而襲我耶秩曰今天子聖神文武明燭八表生華帝華非蒙古比我非蒙古使後汝若肯進即殺我禍不旋踵矣王屈服乃更禮秩遣夷僧十人隨秩入貢是年三月冠蘇州之崇明太倉守禦指揮翁德督舟師剿捕遇於海門之上幫斬獲甚衆五月復寇温州中界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卅四冊

九運四夷

四十八

山永嘉王環諸處五年太祖謂廷臣曰東夷固非北胡腹心之患亦猶蚊蚋譬爾自覺不寧與誠意伯劉基等議其俗尚禪教宜遣高僧說之歸順乃選明州天寧寺僧祖闡南京瓦剌寺僧無逸往使日本宣諭教旨隨遣夷僧來獻馬匹盈鎗鎗刀瑪瑙疏黃帖金扇諸物七年倭賊至近海靖海戍吳鎮督率舟師追勦至琉球洋多所斬獲俘送京師十二年來貢驗無表文發雲南川陝安撫明年復來貢亦無表文仍發安撫又明年來貢驗有前年來貢人船名籍檄至京師賜宴還歸十五年使臣歸足用來貢儀倭指揮林賢文通樞密使胡惟庸計擒遣還夷使誣為寇盜移其貨物中書省舉奏其罪流賢日本十六年六月夷船一十八隻寇金鄉小漢寨官兵敵却之明年胡惟庸偽差廬州人李旺充宣使以還林

賢率倭兵四百餘人與僧如瑤來獻巨燭中藏大藥兵器圖謀亂
逆比丘惟庸被誅朝廷治其逆黨廢賢極刑夷兵發雲南守禦降
詔切責倭國君臣詔曰累宋失獻中土受殃金元入主二百餘年
移風易俗華夏禮運凡有志君子孰不與念及
元將終其雄略時聲教紛然時賦性強三十萬礪刃以觀未幾命
大將軍律九伐之征不逾五載數定中原盡爾夷君臣非逆四
援降邦前年浮辭生釁今年人來否真實非疑其然而往問果較
勝負於必黑實構隙於妄誕於戲涉居滄漢周知帝賜傲慢不恭
雖民為非將必殛受仍著訓典曰日本雖朝實詐暗通姦臣胡惟
故誅詔諭想宜知悉仍著訓典曰日本雖朝實詐暗通姦臣胡惟
庸謀為不軌故絕之命信國公湯和經畧沿海設防備倭和於東
所遇司閭隘寨望臺壘九嚴下海通番之禁二十六年八月夷船
一隻冠小尖亭明年二月夷船九隻冠小尖亭三十四年九月夷
船六隻冠蒲岐所茅硯山永東黃花諸處 咸祖文皇帝永樂二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四冊

九連四夷

四十九

年四月夷船一十一隻冠穿山百戶馬飛興死之尋冠蘇松諸處
是年 上命太監鄭和統督樓船水軍十萬招諭海外諸番日本
首先納款擒獻犯邊倭賊二十餘人倭賊即治以嚴國之法盡
殺之時銅鼓猶存爐灶遺跡
距廣降救獲獎曰爾雖自在外海實心朝廷古之東王未有賢於
君者給勅合百道定以十年一貢船止二隻人止二百違例則以
寇論制限進貢方物馬 鎧 碗 貼金扇 牛皮 鏡
金 蘇木 堂傘 紫衫 犀角 刀 金 文臺 抽 金粉 匣 隨 命 俞 士 吉 充
金 筆 匣 水晶 數珠 林 金 提 銅 鏡 楊 瑞
都御史費金印錦諸賜倭王勅其國鎮山為壽安山御製碑文勒
石其上四年平江伯陳瑄督領海運與倭寇值於沙門島追至朝
鮮洋盡焚其舟斬獲無算九年以後貢者僅一再至而其寇松門

寇沙園諸處若不絕如十九年犯遼東之馬雄島為總兵劉江盡
殲於望海場是年五月望日任賊二千餘人登犯馬雄島總兵劉
江乃備士林馬令百戶姜隆帥世上焚毀賊舟以斷
歸路指揮徐剛伏兵山下賊見旗舉紀響則起明曰賊逼望海
場下江被髮奮先執旗虎伏兵張望而進賊奔樓圉空望中官
斬之及還諸將請曰公臨敵安閒雅範士為披髮衝陣圖而復繼
斬之江曰窮寇遠來必飢且勞我以飽逸待之此為治力賊陣有
何也江曰我武勢壓勝之雄所以愚士卒之耳目亦足以壯我
軍之氣賊入望而觀此固師心圖之法也差二十二年寇象山縣
皆仇賊據聞於朝廷江伯爵將士皆賞有差
丞宋真特罕擊賊而死教諭蔡海罵賊而死蓋其固懷 帝賜役
誦不情固其常也 宣宗朝入貢輸額復增定格例船毋過三隻
人毋過三百刀劔毋過三千把八年倭王源道義卒遣使弔祭十
年嗣王上表謝恩正統四年五月夷船四十餘隻夜入大嵩港襲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四冊

九連四夷

五十

破所城轉寇昌國亦陷其城時倭倭等官以失機被刑者三十六
人惟爵縣所官兵擄獲賊首一名畢
善慶七年夷船九隻使人千餘來貢朝廷責其越例然以遠人慕
化亦包容之八年六月寇海寧下浦諸處十月復寇壯士所景泰
六年寇使跳官軍城守不得入天順二年遣使來貢成化二年賊
舟偽貢僞倭都指揮張蕞帥舟師逐之十一年遣使周瑞來貢救
諭倭王自後宜恪遵宣德中事例弘治八年來貢正德四年遣使
宋索卿來貢請祀孔子儀制朝議弗許素卿等即對人來歸其家
驚于夷商湯四五即越境亡去至是充使入貢重賂逆瑾蔽覆其
事蓋編在倭國偽稱宗室苗裔傾險取寵輔虐奪嫡爭貢要利實
為釁始嘉靖二年四月夷船三隻譯稱西海道大內誼興國遣使
宗設謙道入貢越數日夷船一隻使人百餘復稱南海道細川高

國遣使瑞佐來素卿入貢導至寧波江下時市舶太監顧恩私素卿重賄生之宗設之上且貢船後至先與盤發遂致兩夷仇殺盡流塵市宗設之黨追逐素卿直抵紹興城下不及還至餘姚遂繫寧波衛指揮袁璉越閩而遁時備倭都指揮劉錦追賊戰沒于海定海衛掌印指揮李震與知縣鄭餘慶同心濟變一日數警而城以無恙賊有漂入朝鮮者國王李懌擒獲中林望古多羅械送京師發浙江按察司與素卿監禁候旨法司勘處者凡數十次而夷因竟死於獄倭奴自此懼罪通誅不敢啟閩者十餘歲十七年五月夷船三隻使僧石鼎周良來貢求還前所遺貨法司諭以事已經亂貨應入官且無從索之良等沮不敢言朝廷復申十年一貢之例責令送還正德以前勘合更給新者遵照入貢二十三年四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四冊 九邊四夷

壬子

月使僧釋壽光等百五十人來貢驗無未文且以非期却之二十六年四月夷船四隻使臣周良等四百餘人來貢仍以非期發外海舉山停泊一年期至方許入貢先是福建繫囚季七許二等百餘人連獄下海勾引番倭結巢於霏衢之雙嶼出沒為患上命巡撫都御史朱統調發福建掌印都指揮盧鐘統督舟師擒其巢穴俘斬溺死者數百有髮眉頂黑者鬼倭也俱在獲中餘黨遁至福建之活嶼鐘復勤平之命指揮李興師兵發木石塞雙嶼賊舟不得復入然窟穴雖陰而東南弗靖歲歉茲民王真即王五徐惟學即徐若溪先以鹽商折閱投入賊夥繼而窺身倭國招集夷商聯舟而來棲泊島嶼潛與內地姦民交通貿易而鄞人毛烈即毛海質充假子時廣東海賊陳四盼等亦來劫擾王直用計擒殺叩關獻捷乞通互市官司司弗

許壬子二月直令倭夷突入定海閩奪船福建捕盜王端士帥兵敵却之直移泊金塘之烈港去定海水程數十里而近亡命之徒從附日衆自是夷航過海為患孔棘是年四月賊攻游仙寨百戶秦彪戰死已而寇溫州尋破台州黃巖縣東南震數巡按御史林應箕告急于朝議設巡撫都御史俱督軍務兼制閩浙而各該參將統帥兵衆於時巡撫都御史王忬命參將湯克寬捕斬賊首鄭老等六月賊陷霏衢城癸丑四月賊薄省城指揮吳懋宣率僧兵禦之于赭山力戰死之賊陷昌國城百戶陳未持兵相拒斃賊數人死之觀海衛指揮張四維追賊於崎頭洋斬首五十級夷舟漸至直隸登劫皆依烈港之賊為窩堵參將俞大猷以舟師擒之弗利賊亦尋遁至別島鼓扇餘寇逞其毒螫是月賊復攻陷臨山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第廿四冊 九邊四夷

壬子

城六月賊復寇嘉興寇海鹽澈浦乍浦寇直隸上海吳淞嘉定青村南匯金山衛寇蘇州寇崑山太倉崇明或聚或散偏於川陸九折直之地所經村落都市皆稱人物夥繁積聚殷富者蕩為丘墟而柘林八團諸處皆作巢穴矣時官兵進剿屢參將湯克寬督率却兵戰於葉謝港斬首五十餘級每道到使李文進參將俞大猷督率都司劉思至指揮張四維郭杰百戶節城等兵船追賊于蓮花洋甲寅二月參將盧鏜與賊戰於史家浜盡焚賊舟斬獲無算三月都司劉思至指揮張四維督舟師追賊至三岳山斬首二十級尋與指揮潘亨會兵追剿生擒三十餘徒賊由赭山殘塘至曹塘涉三江歷海餘姚直走定海縣之王家團復有盤據補陀山焚劫海鹽龍王塘乍浦長沙灣嘉興嘉善縣諸處盧鏜與把總指

揮劉隆潘鼎勳擊于石整洋斬首二百餘級是月賊攻崑山城又攻蘇州城又攻松江城九月賊奔蕭山縣分寇臨山滙海上虞縣又攻嘉興城官兵與戰于孟家堰指揮李元律千戶薛綱宋應蘭死之賊走嘉善縣將張淙張缺都司周應領指揮王堯相楊永昌等分兵追斬各有差賊徒四十餘突至百家山百戶趙軒瑜戰死賊寇沈家河智扣山黃灣諸處都司周應領戰死六月賊寇蒲門壯士所指揮王希禹率兵追斬四十級七月賊舟進出金山洋指揮任錦要擊於銅礮俘斬三十餘級十月夷船三隻突入松門閘薄于靈門台州知府宋治與把總劉堂太平縣知縣方輅率兵襲焚其舟擊斬有差十一月賊徒二百餘人登自海門港直趨台州仙居新昌嵊縣屯於紹興柯橋村署海道副使陳應魁同俞大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之四

九運四失

五十三

猷率會稽縣典史吳成器帥兵勦除之復有賊眾二千餘人焚劫嘉善縣廣西領兵百戶賴榮華戰死乙卯四月賊寇常熟會事任環帥湖廣土兵戰却之先是劇賊徐惟學即徐以其姓海即明山質於大隅州夷貨銀數萬兩而惟學竟沒於廣東之南臺為守備所轄其後夷索故所質於海令取償於寇掠至是海乃偕夷首新五郎聚舟結黨而來眾數萬寇南畿浙西諸路至乍浦巡按御史胡宗憲令人載藥酒誘賊中盡死者過半餘眾數千擁至王江涇宗憲督盧鏜與總兵俞大猷統浙直狼土等兵大戰悉擒斬之聚屍三千封京觀更名其地為城倭沒賊復一支走崇德以向省城總督尚書張經督兵追擊之而麻陽土酋保其前所殺賊得獲珍貨戰乃不力重以不得地利大致挫衄經坐重譴賊復寇常熟

知縣王鉢與致仕參政錢泮率兵禦之被害賊復寇無錫寇宜興官兵敵却之已復攻圍江陰連月不解知縣錢鐸死之賊復寇唐行鎮將擊將軍周瑞迎敵死之別有賊九十三人自錢倉白沙灣入奉化仇村經金我突七里店敵殺寧波衛百戶葉紳由甬東走定海崇丘鄉復折而趨鄞江橋歷小溪樟村敵殺寧波衛千戶韓綱走通明壩渡曹娥時御史錢鏞以便道南還適與之值遂遇害已而過蕭山渡錢塘入富陽嚴州寇徽州之績溪縣盧鏜先以勁兵出油口溪扼之賊奔太平府渡米石江道南京外和京營把總朱萊蔣陞戰死官兵追捕殲于蘇州之木瀆復有賊千餘由柘泥山登犯觀海慈谿龍山定海縣諸處六月復有賊數千自柘林走海寧直抵杭州北關外屯聚劫掠賊自觀海開洋者備倭都指揮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之四

九運四失

五十四

王沛督師把總閔溶張四維李興等兵船要擊于霍山洋悉衝沉之先是巡按御史胡宗憲具奏遣使諭其國王以弭邊患是年八月朝廷以宗憲有才畧可大任遂進都御史提督軍務復與工部侍郎趙文華合奏申前事報可乃令福浙藩司徵宣德意庄員蔣洲陳可願充市舶提舉以徃九月賊徒二百餘人登據舟山之謝浦復有賊數百由海門登却仙居黃巖官兵追之賊奔奉化走鄞江橋出四明山據紹興之龍山胡宗憲親督盧鏜處州梁高山等兵擊斬之十一月賊眾二千餘乘舟遁出南匯口復有收犯溫州瑞安者守備都指揮劉隆戰死隨流初仙居天台至嵊縣清風嶺胡宗憲督容美兵盡殲之又有福建流賊由台溫至寧海抵奉化之楓嶺敵殺慈谿縣領兵主簿畢清義士杜文明與象山流賊

合戰突過四明山攻犯上虞渡埭浦港寇蕭山縣壁于錢清胡宗憲督兵備副使許東望等統麻陽土兵進勦斬首五百餘級盡擒之餘孽復由諸暨出東陽臨海至太平蒲岐巡簡司傳舟而遁而辰二月使吳生員陳可頤偕毛烈及吳商松柴門善妙等七百餘人乘舟進泊於馬基港自言直抵倭島遍諭豐州馬肥前平飛蘭諸島悉已禁止寇掠然無稽之語漫不足信開市之議私相許諾納款請罪之未至而福浙直隸沿海告警者踵接據華人自日本來者云大倭王懷禍不制諸島各擁強爭據王五所竄即西海道有豐前豐後荒後肥前肥後薩摩日向大陽九州其所稱國祚畢曰馬肥曰飛蘭曰花脚諸島曰馬洲曰太村津何馬居沙他豐島庫之毛兒說焉其六空居其通明巨甲廟里日高諸處皆筑

天下御國利病書

卷第廿四冊 九連四失

壬午

肥豐州之地總轄于豐後州王夫陽州懸隔一海亦為聽命山口王居日向薩摩之間亦漸併于豐州王夫九州入大倭王畿旬越斷港而東水陸之程遠于旬月舟行而西止五六日而已入我浙直界矣 天朝頒賜勦合貯肥後州亦有貯山陽道周防州者各道入貢必納貨請取勘合而什頻年寇邊實九州島夷也時徐海久據柘林是年二月將寇南京浙西諸路出嘉興至皂林遇遊擊將軍宗懔帥驍騎五千人突之倭賊無算明日復戰死之賊攻圓巡撫阮驥于桐鄉寇甚時胡宗憲新受總督軍務兵部左侍郎之命舊兵不滿千人度其勢未可驅殄乃用計稍啗賊至四月下旬圖始得解賊乃別遣夷船二十三隻賊眾二千六百登却鳴鶴場夷船八隻賊眾千餘登却臨山三江越數日而賊合攻觀海龍山

城突入慈谿縣治焚劫慘毒長吏員印而走縉紳盡刃死者則副使王鏊知府錢漢也賊出大亭港欲窺即城盧鍾帥兵乘輕船沿江上下用烏嘴銃擊賊：疑退屯海口後至者則拾其遺貨是月賊眾五百餘由福建莆田之廣頭登岸流劫而西入據仙居縣時阮鶚始出桐鄉圖中胡宗憲行驍統督兵備副使許東望奏將盧鍾台州知府譚綸指揮伍維統等進勦盡殲賊於仙居而宗憲自以身獨當海乃數遣死士入海營中為反間今自縛其黨陳東等八十餘人而海自以身乞降伴許之計徵兵且至乃與工部尚書趙文華奏陳進勦大殲于沈家莊海連自溺得其屍斬五即帥餘黨乘舟遁星羅總督將盧鍾奏擊之俘斬三百餘斬五即與麻葉等因重奏陳報傳告廟剝苑表示 上命儒臣紀頌功德云賊據

天下御國利病書

卷第廿四冊 九連四失

壬午

定海丘家洋阮鶚與俞大猷盧鏐合兵圍守數日賊甚窘而我兵不戒遂夜潰圓輪桅花嶺渡孝溪走鄣之西鄉由元貞橋走奉化寧海與官兵戰于台州之西頭門祀總范指揮死之遂從寧海走温州至福建得舟而遁謝浦之賊移據吳家山自秋及冬屢攻弗克胡宗憲發泰植麻寮兵三千撤張四維歲除乘雪夜襲破其巢悉斬之丁巳正月賊眾數千登自福安之三沙過掠沿海至寧德縣備倭都指揮劉圻厄馬特領兵指揮千百戶陣亡者二十八人三月賊眾復千餘與三沙賊合搶劫洪塘焚毀新造戰船一百餘隻四月賊寇通州海門蹂躪突流楊州廟灣港盧鍾追擊衝沉其五舟斬首四十餘級賊出安東蹂躪復依船為巢池河守禦劉顯擊破之斬首百餘級餘黨遁去復有賊舟漂至沈家門約百餘人胡宗

憲遣朱尚禮請至定海關悉斬之七月生員蔣洲與倭酋德陽左衛門善妙松柴門等五十餘人乘舟進泊舟山胡宗憲上其事于朝九月王直毛烈葉碧川等亦偕夷商水手千餘乘舟進泊岑港毛烈自詣軍門乞降求市胡宗憲令烈還舟候旨檄俞大猷統督浙直兵船為戰備檄盧鏜至舟山撫諭宣布威德直進退無據遂就執戊午三月毛烈帥其夷兵與松柴門等合巢于岑港山四出劫掠總兵俞大猷統督泰將戚繼光張四維劉顯丁僅等兵圍之久而弗克賊舟繼自豐州島來者為烈應援宗憲督張四維以舟師擊於韭山洋斬首百有奇其一支壁於朱家環而攻之俘獲三百有奇自是岑港之賊絕援矣時賊有寇溫州者其郡致仕僉事王德帥鄉兵禦之殺賊數人次日復領兵出戰德陷賊伏而死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四冊 九運四夷

五十七

其他寇楚門寇台州寇樂清臨海仙居及象山之交綰者眾至萬五千人時惟台州民兵前後倭俘斬數百而已六月岑港之賊毀其故巢遁於柯梅山官兵攻圍至十一月復乘舟夜遁張泰將追及於鎮下門樹沉其一舟斬首二十餘級烈遁至浯嶼復移於南臺轉而東奔己未三月倭賊千餘登犯象山金井頭諸處海道副使譚綸督兵剿之斬首百餘級賊流至寧海與兇犯桃渚海門黃巖諸賊相合總督胡宗憲復檄譚綸同泰將戚繼光帥兵追剿賊趨新河所復奔太平之南灣山官兵斬首七百餘級又賊一枝據寧海之石馬林譚綸同副使劉存德泰將牛天賜又奉總督之檄剿平之復有夷船大寇揚州通泰諸處四月夷船二十餘隻賊徒二千餘人漂至三引沙副總兵盧鏜督帥遊擊楊尚英等兵船擊斬

百三十級餘孽移據三沙官兵前後斬獲二十級七月遁至江北復寇廟灣蒙李諸處總督胡宗憲都御史李遂督發泰將曹克新都司何本源等兵悉剿平之十二月法司奏讞王直罪逆遂即誅梟首定海關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廿四冊 九運四夷

五十八

大倉使往日本針路及通商針路

太倉港口開船用單乙針一更船平更船每一書及分十更以雙香枝數知船更多少可 吳松江用單乙針及乙卯針一更平 寶山到南漚嘴

用乙辰針出港口打水六七丈沙泥地是正路三更見茶山水一云十八里正自此用坤申及丁未針行三更船直至大小七山灘山在東北

遶 離山下水深七八托用單丁針及丁午針三更船至霍山 霍山用單午針至西後門 西後門用巽己針三更船至茅山 茅山用辰己針取廟

州門船從門下付過取升羅嶼廟州門水 升羅嶼用丁未針經崎頭山出

雙嶼港船崎頭可也 雙嶼港用丙午針三更船至孝順洋及亂礁洋雙嶼港口水深九托 亂礁洋水深八九托取九山以行打山水西邊有礁

洋水深十三托泥地 九山用單卯針二十七更過洋至日本港口打山水西邊有礁 水深六托泥地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四冊 九運西夷

五十九

船 又有從烏沙門開洋七日即到日本 若陳錢山至日本用艮針 福建使往日本針路

梅花東外山開船用單辰針乙辰針或用辰巽針十更船取小琉球 小琉球套北邊船見鷓鴣嶼及梅花嶼彭嘉山 彭嘉山北邊過船過正南風用

乙卯針或用單卯針或用單乙針西南風用單卯針東南風用乙卯針十更船取釣魚嶼 釣魚嶼北邊過十更船南風用單卯針東南風用單卯針或

用乙卯針四更船至黃麻嶼 黃麻嶼北邊過船便是赤嶼五更船南風用甲卯針東南風用單卯針西南風用單甲針或用單乙針十更船至赤坎嶼

赤坎嶼北邊過船南風用單卯及甲寅針西南風用艮寅針東南風用甲卯針十五更船至古米山 古米山北邊過船有礁宜知畏避南風用單卯

針及用甲寅針五更船至馬尾山 馬尾山南風用甲卯或甲寅針五更船

至大琉球 大琉球那霸港泊船上官把守港口船至此用甲卯及甲寅

即霸港外開船用單子針四更船取離崎嶼外過船南風用單癸針三更船取熱壁山以行 熱壁山南風用單癸針四更船取硫黃山 硫黃山南風

用丑癸針五更船取田嘉山又南風用丑癸針三更半船取麥加刺山南風用車癸針及丑癸針三更船取大羅山 大羅山用單癸針二更半船取萬者

通七島山西邊過船 萬者通七島山用單寅針五更船取野嶺七山島內各叫兵之妙是麻山嶼野嶺山用巽寅針二更半船但爾山用艮寅針四更

船取亞南山一云野嶺山對面付六十里有小礁四五箇最長過在北邊過 亞南山在平港口其水望東流甚急離此山用艮寅針十更船取

亞慈理美妙若不見此山用單艮針二更船又艮寅針五更船取沿灣奴沿灣 烏佳眉山沿灣奴烏佳眉山用單癸針三更船若船開時用單子針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四冊 九運西夷

六十

一更船至而是麻山 而是麻山南邊有沉礁名套礁沉礁名套礁 東北邊過船用單丑針一更船是正路却用單子針四更船取大門山中 大門山傍

西邊門過船用單丑針二更船取兵禪山港 兵禪港備本港直入日本國都

日本論

周弘祖

倭人在東海之中新羅國之東南本名倭後自醜其類改日本云左右小島五十餘皆自名其國而臣附之其國東西五月西南三月竹並無城郭雖木柵居之風土與新羅百濟類自山東文登縣成山衛絕海入鮑蘆河以入新羅歷大鎮七其現三遂抵百濟之熊津及嘉林住存二城此城猶百濟水陸之衝通此二城則日本之右臂斷矣夫新羅百濟日本國於東南民物豐阜金銀美積好聞廣糖菓青衣麻葛絲羅段蜀川廣華材銅錫鼎鉞又酷慕鬼神每招約朝鮮嘗以六月間登萊州定海縣之落迦山賽祭觀音以邀冥福若減邊海條禁以遂商賈貿遷仍寬分判以致其來平價值以息其爭博誠信以固其意則利盡東海墩堡無煙歲抽其稅不可勝言上可以益國家之賦下可以寬東海之

天下和國利病書

卷第廿四冊 九連四失

六十一

征沿邊征倭官兵永以坐滿矣行之數年海民憤熱因類汲引可達福餘福餘東北番衛也與朵顏大寧建州四衛互相表裏為遼東薊門之警陸路遠未可通惟自成山徑抵新羅轉達鐵額沃阻福餘可以規制朵顏收復大寧以為京師陵寢盤石之固未可視為末務而不講也唐置勃海高麗之使遼有大寧通吳之軍已先為之矣東胡弓馬偏長而不放竹舟南方使舟如使馬而疾於步關異日有事大寧薊門遼左疲其東南南方舟師直搗福餘所謂迅電不及瞑目疾雷不及掩耳者況取利於市舶民力不費費勢于新羅百濟兵卒精強何所拘泥而不早圖耶

琉球 琉球一島僻在海外如黑子彈丸耳然自我明之興其奉貢唯謹則

來享來王之國也今上丙子琉球以嗣封請上命戶科左給事中蕭崇業行人謝素持節冊以往崇吳航人也歸言琉球有日本館群聚數百人待封使之舟轉輿為市其人出入挾利及琉球心懾之疑不可嚮邇云越辛卯又以嗣封請于時倭犯朝鮮遼氛弗靖議令琉球自齎詔冊以歸使臣罷勿遣更十餘年朝鮮解琉球堅以往例陳乞上嘉其為不叛之臣優許之甲辰命兵科左給事中夏子陽行人王士禎又持節冊以往丙午冬子陽竣事還私向余言日本近干人露刃而市琉球行且折於日本矣且使臣入彼國若不聞焉其所以事天朝至淺鮮也操縱伸縮惟是諸陪臣與吾之通事柔稟為姦區區兩使臣威所不能加法所不能禁也倘異時若再嚙命涉滄溟其辱國彌甚君其識之余聞給舍言愴然有感于心乃今數年日本倭馬啓疆而琉球之君為虜臣為僕矣且陽借脩貢之途以陰行假道之計微我藩籬規我虛實

天下和國利病書

卷第廿四冊 九連四失

六十二

日引月長將何以固吾圉乎王閔之謝抑其末耳詩曰聲允彼桃李併飛惟高當事者勿泄焉而視之若桃李然則幾矣



天下郡國利病書附注 原編第二冊
北直上

第七十葉

注一 萬曆甲寅邑令崔德秀開井蓋利東自白家道中過山過道
築堤一週以防旱中摩事等日、衡長八里支無備五分保定
分大城五分蓋兩富里井口渠賴以無虞

第七十五葉

注二 山前唐唐而東萬勢漸而海自五海而東其勢漸改多於臨海山廣
海濱水盛一視 自臨海新橋至洋東則轉而北抵蘆花全徑至所即營東二府等
國如海邊而過山第一高到對岸花田海邊即過東關東十里海濱官舍而西過地橋

注三 自臨海即中城主事無家官居五年以後始專用主事

注四 中六年撫問主事長瑞元年永華十年定政主事三年一代

天下郡國利病書 附注 原第二冊

第七十六葉

注五 山石店 三進閣 中見塔閣 以上三閣有唐府內奉唐度主事新華字編
以段季梓權付上海路管理

注六 華土嶺 關中主事 長谷口駐權 關南公室 石門寨 關南公室
華山驛 關南公室 以上各驛權歸或十戶一官管理多設提調一員總之於石門寨
驛駐提調各關驛無駐守所部兵馬皆照地方某處

原編第二冊

北直中

第二十一葉

注一 尉城之東東曰銅臺鎮者元城大名二邑之交而漳衛分流處也河堤土地星
磊巨注萬曆元年知府汪鉅纂堤名在公堤大堤小堤之在縣北二里

第二十二葉

注二 在縣西北五里

注三 又名老堤鎮

注四 東北一里許

注五 縣城在縣北河縣西十五里縣治水南

第二十三葉

注六 縣北直隸河堤也

天下郡國利病書 附注 原第二冊

注七 在縣北直隸河堤也

注八 青岡村

第二十五葉

注九 內黃志云唐唯本錦嚴彩出縣于山而洋海臨州縣而又地多
硝磺不生五穀沙中一窮民每藉煎鹽以辦社稅而不免
抵法禁示

第二十六葉

注十 東南各五里

注十一 三廟潭

注十二 下流而潯沱河合

注十三 彰德府

注十四 故潯水不入河而自達於海

注十五 進上皇武家莊

第三十七葉

注十六 沿河堤岸慶五年知縣李本意創華街河堤起張二莊至曹家
道口約十餘里漳河堤南孫得底舊堤起至老堤頭止約三十餘里北
孫龍土廟舊堤起至又家口止約二十餘里其高闊亦視衛河堤云

天下郡國利病書

附注 原第二冊

三

原編第四冊

蘇上

第一葉

注一 門六西北曰開門而南曰齊門南曰盤門東南曰對門東北曰
華門北曰齊門五門各有水閘唯齊門不設

注二 左千戶所營在對門內右千戶所營在開門內中千戶所營在
盤齊二門內前千戶所營在華齊二門內後千戶所分立為嘉興守
備千戶所

注三 舊有齊門遙遙新舊曆九年革

第三葉

注四 吳越在作青龍儒湖防備

第九葉

注五 宋時盤門外墓社只有五門

第二十葉

注六 時未立青龍縣

第二十二葉

注七 泰定三年在盤門外以海堤建長興坊

注八 後至元年開闢

注九 至元三十年所築金甌巨壘命知水人潘應武相視湖田開新堤三
及海堤七大壘二浦 宜移在右橋前

第二十四葉

注十 宣德七年九月以歸蘇州府知府况鍾言蘇州嘉湖四府一池其湖有六曰
太湖傍山楊帆此承沙湖而湖廣義凡三十餘里其而湖水分海曰皆賴湖湖水
東南出嘉定縣吳淞江東出崑山縣劉家港東北出常熟縣白茆港水皆初朝廷

未下郡國利病書

附注 原第四冊

四

通商書夏原言等疏漢河湖水不為患民得其利年久淤塞不通乞加修葺入官
一員督府縣官督農隙時發民疏濬則水有所泄田禾有獲 上命從所行申周既
與計其人力多寡用土難易以聞

第二十五葉

注十一 華亭志 天順四年巡撫郭勳奏又行奏 其大壘兩至吳淞江暨江白茆
山下界口至嘉定縣莊家渡止長三千七百丈 永樂初郭勳以江白茆
新注四十丈費費家渡南莊新堤二萬五萬計十四丈永樂二年浚七畝塘等事漸
為淤淺沙洲開闢水通流入浦

第三十五葉

注十二 上海志 嘉靖庚子為年隆慶三年之換新街又海鹽黃浦田縣境屬
崑山縣界江江流淤淺未復故道而小年清界主區漸決決渠矣

原編第七冊

常鎮

第一章

注一 此 欽賜田地之例故錄之

注二 此以下周文義事蹟

第四章

注三 嘉興志 嘉靖二十六年知府趙滿 紹興州府均刊

注四 嘉興志 嘉興志 石倉御御 各縣周文 世和崇光 紹興

本 乃相唐訓 今以五升 傳其賦而 二重者止 一額

第九章

注五 無錫縣志里復 國朝編張以一百十戶為一里 在城曰坊 在鄉曰里 每十一戶擇丁田

天下郡國利病書

附注 原第七冊

九

多者一人為首 謂之須人 戶十人 今謂之十戶之外謂之野 雲 帶 雲 每年輪排
年一人為總甲 謂之地方火年 為里長 在城曰坊 在鄉曰里 長之中每鄉擇丁田近上者
一人為鄉長 或自三四人相充 又次年為總頭 鄉長又次年為書手 鄉長每里選
年島有德者一人為老人 今謂之鄉長 而長民為之 二十二年鄉以稅之多
寡分為十三區 每區設長二人 鄉長擇德高者一人 鄉長書手之中每區選二
人為區總 今謂之區總 合縣有縣總一人 均係 舊法每面戶分十甲
故均係里甲亦十年一編然十甲田地多寡不等故役亦輕重不齊正德間本府同知
馬某議將通縣田地均分十段別造十段文冊每年編審一段民願便然造冊之時
富民多為那移躲避之計況人口消長不一或有產去而差存者紛牒紛紜官民俱
病至嘉靖十六年本知府應檣 各縣丁照實 以田照實徵收 以通編每丁
銀一分民田一畝銀七厘然丁銀太重民多稱不便且每十年一編地止編一甲

者戶產數目頗增九倍官府編審亦難嘉靖二十一年本府知府張志選行察縣縣萬慶體
查該仍照四段十段分編甲案巡撫及和議詳允遵行隆慶四年復奉巡撫朱大器明
文議將均徭總作一條編法將合縣田地每畝派銀一分六厘四毫每丁派銀
二分二厘八毫 此外人有小丁丁徵銀貯庫當官暮役惟府縣斗級審照力差
自什應當共該銀差銀一萬六千八百五十六兩九錢九分差銀二百兩十甲
均編歲輸納又於隆慶六年奉巡撫張佳胤巡按李學詩明文會議前項極
銀派入秋糧會計帶徵 按均徭一條編法徵銀額寡若則若其秋糧帶徵累及糧
長而丁銀歲派不便小民為有司者須別為議處可也

第十五章

注六 先是一應庫貯銀價贖贖等項銀兩俱責聚開庫吏
經手嘉靖二十一年巡撫陳全每歲千均任人戶內蓄編庫子收費手

天下郡國利病書

附注 原第七冊

十

連為均徭第一弊政

第十八章

注七 淮安府志一條鞭法蓋取宋人權役之義而神明之其法
盡括州縣一歲之役若干種費若干一因戶定則因則徵銀隸不下鄉
民自投權當官給取役無指名詳在成規中 而行之實自 以陽往
上上 多規脫其不 者即逸年 役歲至元 金而止而別
飛差下下戶 丁歲亦不下 一金乃今丁三 而止而三派 權均徭
正役 不食輸即化則之中或有倒置大都輕減矣
池州知府王顯之海平中於權均徭法欲善然有司不能奉行或增或減若干名曰公費
代里甲而輸手捐任子官江高有兩條編一註

第三十二章

爲善以爲德而後知

第五十四葉

注九 溧水縣志載嘉靖三十五年桂江史俊以和議民壯工食為名生派江防

銀七百九十二兩
萬曆庚子增派銀
三百八十四兩
其出陽科價二項
內各銀

高淳縣志通志
卷之七
地理志
一、疆域
二、沿革
三、山川
四、城郭
五、鄉里
六、交通
七、物產
八、風俗
九、教育
十、經濟
十一、社會
十二、政治
十三、軍事
十四、宗教
十五、藝術
十六、體育
十七、衛生
十八、慈善
十九、其他

機房備用華銀則以嘉祥以迄今未止也如警以牙兵內監禁夫煙戾合往

工食細司水脚等項則近年加編者甚多夫一時應卒亦為積欠之計

民國望星事已則止也執意一增遂所定例又執意終，不色科敘者此日煩

注十 上海志 魚課不出河泊所自平衛則將課鈔填入戶籍徵米八倉核多

天下郡國利病書

附注
編原
第七冊

十二

逃鮑蓋以派主望甲于是為魚課者皆有田之人而漁戶不輸一錢矣

第五十七葉

注十一 景田縣東引長河西至九里河口折而北貫城中出黃田關北入江夏邑南

引五馬徑通青陽城至山塘河口初不乘遠客缺出蔡州湖口入江

注十二
石鐘山在廬山南三石口華岳岬東如利鋒橫河出鎮山來入江
卷溪在石鐘山

[illegible]

五十三
P
學
之
如
王
上
門
一
六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以二十五年入工
部，奉命
如外，
出外，
所可
見，
工部
以
二十五年入工

原編第八冊

江寧廬安

第五十一葉

寶錄洪武三十八年十一月甲子從直隸蘇州府浙江等布政司民

京師國初駐胡之後徙浙直人戶填實京師伍厥廬并凡置之都

城之內者曰坊 都城之外者曰廂 隸上元者為圖百七十有六

年定有圖示永興北達大半隨行後便決移于是併廢四十四坊江

寧志坊廬內三十有五任坊內坊有專西廂在對面鎮社岩有真以

王華元說國初行不遠一自洪武中已置沙州脚民籍藉江浦永樂中

又分調于北京是後控賊益多逃亡愈眾嘉靖甲午外錄日增日熾

2
2

天一郡國利病書

附注
總原第八冊

十

注二 梁水志 洪武十八年至正德五年稅糧民田全免官田減半附入大結重

德問從德

米二升

第五十三葉

自隆慶和平以來無復宵民之稱矣惟欽賜功田土瑣屑科糧故仍稱宵

民云

江四
江五
江六
江七
江八
江九
江十
江十一
江十二
江十三
江十四
江十五
江十六
江十七
江十八
江十九
江二十
江二十一
江二十二
江二十三
江二十四
江二十五
江二十六
江二十七
江二十八
江二十九
江三十
江三十一
江三十二
江三十三
江三十四
江三十五
江三十六
江三十七
江三十八
江三十九
江四十
江四十一
江四十二
江四十三
江四十四
江四十五
江四十六
江四十七
江四十八
江四十九
江五十
江五十一
江五十二
江五十三
江五十四
江五十五
江五十六
江五十七
江五十八
江五十九
江六十
江六十一
江六十二
江六十三
江六十四
江六十五
江六十六
江六十七
江六十八
江六十九
江七十
江七十一
江七十二
江七十三
江七十四
江七十五
江七十六
江七十七
江七十八
江七十九
江八十
江八十一
江八十二
江八十三
江八十四
江八十五
江八十六
江八十七
江八十八
江八十九
江九十
江九十一
江九十二
江九十三
江九十四
江九十五
江九十六
江九十七
江九十八
江九十九
江一百

華致是召楚刀長

主五
快
糧
之
外
爵
三
項
日
夏
稅
日
絲
絹
日
農
桑
日
絲
嘉
靖
中
題
佳
均
懶
于
秋
糧

内一則帶徵

注六 江浦志云自宣德間創御史莊 建德子民田一畝徵出錢一厘

注七 各款料若干

注八 除切在平米等役是八戶外實該當平米若干里甲均係解傳銀共

若干是白銀若干

注九 如運款處奉例改折正米銀若干徵解戶部應折糧支款如耗銀若干解

注十 以上量所出為所入計配起料如前所載計料若干若干歸一則云據上種徵需歲有定則等本折進退外餘增損每歲微有差殊故府有會計雖有由票曰粟主設所以取信于知民俾心服而樂輸者也頃年野齊敏里或新而不整以迄極需有終歲口俸而不見回粟者信民者能不一督察之

天下郡國利病書

附注 卷第八冊

十二

注十一 府志時賦後聖難詳奏准秋糧總徵民願納便但里甲額辦雜派等項已徵米在官其種科派查出所徵米如故自減主里甲外尚多米七萬餘石不知其所以從來萬曆三年奏以里甲秋糧等徵米欲便民但銀既在官隨意支銷遇有經費仍復重派令科諸項還歸里甲減主原額平米以杜侵漁

注十二 江寧志台均係解傳銀名里甲銀每平米一石徵銀一錢九分五厘有奇內里甲銀無優免每石一錢三厘有奇共銀若干均係解傳銀每石九分一厘有奇除免外共銀若干合前丁銀以待後開諸供應登報循環文簿縣稽于縣司支銷有餘名曰派利銀入下年會計減編不足明著戶

由降定則外國某項加輸若干

第五十四葉

注十三 昔自洪武定墓於凡金陵舊民縣置鎮南而創取浙直上戶四萬五千餘家填實京師凡置之郡城之內者曰坊民置之新城之外者曰廂民江寧坊廂蓋有四十有二此皆有丁口而無田賦聽勾攝而無徵派者也東梁北遷隨行大半戶口大減而差役實繁雖時諸位多得于里甲正統初府尹劉公杜思捐平主于是審編坊有十甲十有十戶凡三十有五坊酌民差饒之賦銀細之縣庫名曰攤銀分任諸司應付以均里甲之不足屬吏主節坊民領辦幸輪一甲周則更番

天下郡國利病書

附注 卷第八冊

十四

注十四 本始不善是後外歸日增賠賾漸夥更不能支護全坊民自收自用而陰貢其賄賂于是公私百需悉取辦焉雖時上事諸役在諸邑目有總坊派差有當頭供奔走石刀差賃什物名倚辦上之人但見其如取如攜視為常邑之膏腴而不知下之人日服月削而莫之告弘治中又添撥九庫八關五城夫役嘉靖以來又代工部買運光祿柴薪四十餘萬斤又太常九種進鮮重取什物銀兩又各衙門行取書手工食并脩理衙門工糧添應付衙門八處撫席吏賄賂不貲加之總坊駐食胥徒恐喝不可勝數而民不堪命矣父老時陳說疾苦視為故常徑

天下郡國利病書

附注
第八冊

十

也以予言之特供薄摘所應供其數止此也至今事亦不廢而民困安亦賴賢父母相承節約成斯美政迨惟嘉靖季季傾敗相仍倘不有大君子轉移于後意外之變所不難和尙賴皇仁覆庇羣賢夾輔始有今日說述先後利病之故不厭繁複焉

坊廟應付 坊廟應付之數在市詳記同年然而必煩
記載者何明有定額弗容濫也馬里中司存有別冊登
以相代也越此則為額外之需若曰志所不載則思以載之
昇客濫也中有日辦有月辦有歲辦有三歲而一辦有
定有不定大都通之歲之切不越入出之數是謂費出之
經也已

萬曆二十一年奏准上江之縣里甲之外又有防夫乃洪武二十一年所縣所之戶張實爲所包每戶應不若星稅上江之縣戶衛管稅糧糧以和里甲之不足十里中病有失款而防夫輪事亦依每季十里報者上江之縣查派銀三千餘兩不遇重府度費甚重甲已編工費派防夫防民查星巡移適于今遵 詔查加防夫丁口每季上元縣定編銀五百四十兩以和里事亦六十兩外支五兩得材料冰暗者防夫貼貼凡修理地刑刑刑其數且自城內舊牆之縣工制者方行查和星之縣里甲已編者不得查以防夫大小以原編銀數逐一查核立有定規每季解此規料適遵此奏雖不難法辦神棍以虛 相家陳實 東師意見

第六十一葉

注十四 江寧志吏戶糧兵刑工六房戶房有戶口科稅糧
料田土料錢帛料禮房有承發司兵房有遞發料勾

天下郡國利病書

附注
第八冊

十

軍科馬政科刑房有重刑科相視科刑雜科工房有工雜
料工匠料鋪長司蓋以京邑煩劇故建設視外邑有加

第六十三葉

東新關在縣東北五里十子橋南黃驢關在縣東南十里舊有土

續金鑑

第六十五葉

注十六
在縣西永豐鄉東寧和甲以賜蔡京又以賜蔡攸攸繼行乞

注十七 廣天府志 永樂元年四月設澤水廣通鎮開礦置官一員初澤水民言澤

陽溪水田地窪下數州水患至于廣德鎮蓋開以備潮泄命工都遣人視之運至
 二縣水田園城漸上納寧同廣德鎮水皆遷家遷市法非曉且縣河與石石湖
 諸水不入大江而芥汴蘇杭皆賴甚患宜于縣鳩山廣通鎮及開城海口二處築閘

第八十六葉

之制也其有私矣亦善臣謹將所定名目表呈大噴閣憲一節職化中尉憲王公臣等如奉月以
官科一俟初審何公館因員須飯等一事請於 高堂行札一奉憲是唯當執一併今五再執一併二
合署是月司以再成海派來隨月而加一非定例也

輕重則隨時地而從新所定謂，戲法

第五十葉

注六 凡屬置管軍百十八並以選充其銜皆係如指揮衛軍百之缺前以

第五十一葉

注七 嶺南新安江流一水散于黟山一出休寧一舉山一出績溪一水歸
一水歸歙一水歸歙一水歸歙一水歸歙一水歸歙一水歸歙一水歸歙一水歸歙
百六十水皆清溪溪皆見底

注八
一作熟
且小盤據置池上所起即今為錢子池

第五十二葉

注九
博出後，味惡，殺七，世途于，某砂，嶺，過，臨，漢，荆，漢，注于，周，峰，田，澤，谷，鏡，子，和，磁。

天下郡國利病書

附注
第九冊

七

神龍石在石鼓山與前二石合爲三峰注焉而揚之水合爲一湖湖出休寧指雲石
三石皆石鼓山之別支也
三石皆通武溪利一曰黃水一出於石鼓山通與溪一曰前溪水之甲氣所成之溪
是斗折深流懸崖直下萬石爲一斗星是也其別流而不與溪水合者斯溪也
水也其溪上傳論爲重而至于瀑也其瀑上水並流于溪噴注于樹石合
能水下激激入于所注故于溪

蘇志揚之水漫出蟠溪飛長山峻嶺今不剩山水入鄒郭界五橋府城亦分其山麓水足爲懷溪南道于溪口

盤浦在莊東南十五里乃新世端水所出

注十 邑之山川以鯨魚其巢於石潭之石可瞻起雲皆發源於蒼山下赴于大海
視帶于野而注于溪渠下于陂池會休於野野之水同為野水其雲帶之山如
蛇繞石如龍飛注于野而注于溪渠下于陂池會休於野野之水同為野水其雲帶之山如
蛇繞石如龍飛注于野而注于溪渠下于陂池會休於野野之水同為野水其雲帶之山如

王澤南、王、富、布、羽、羽、水、食、需、需、水、出、若、預、王、布、羽、水、王、王

注十一 通易公案

注十二
府南三里

注十三
浦在縣東南十里

注十四
南流百五里入嚴州界

注十五
蘇子縣南十二里

注十六 府北四十

注十七
流臺縣北三十里

注十八
在此末百

第五十三葉

此山爲盧浙二水發源，祖句題頂，飛瀑流至，仙倒兩湖，仙人於

天下郡國利病書

附注
第九冊

十

此源也。山之水自清風發，巖石解冷，出外一處，流為金砂，礫繞須臾，若之石，皆白。重石，則龍生。廣源也。

注二十一

注二十二
縣南七十里

注二十三
縣東南二十五里

第五十四葉

注二十四 隋大業中詔華嚴寺每日誦經滿于此

山主南為桑源，水南下而西流者，通鏡湖，而于彭蠡山之水，源有二，皆

蘇涇流而下，曰望仙。仙流至柳塘，入卽州界，合李陵水，東而注，曰保寧。保寧流至柳塘，入卽州界，合李陵水，東而注，曰保寧。保寧流至柳塘，入卽州界，合李陵水，東而注，曰保寧。

注二十六

第五十六葉

注五十四 縣東南二十里

注五十五 縣東南二十里

注五十六 二十里合清溪水于鎮溪入于以口其水繞北流

注五十七 縣州水出于此縣東南

注五十八 縣西一百二十里東南入于鎮溪

注五十九 縣西八十五里繞縣城東南流四十里合鎮溪

注六十 縣東南二十里

注六十一 縣東南二十里

注六十二 縣東南二十里

第五十七葉

天下郡國利病書

附注 卷第九冊

二千三

注六十四 縣南一百二十里東南入于鎮溪

注六十五 縣東南二十里

注六十六 縣東南二十里

注六十七 縣西一百二十里

注六十八 縣西一百二十里

注六十九 縣西一百二十里

第五十八葉

注七十 縣西一百里

注七十一 縣西一百二十里

第五十九葉

注七十二 縣北一百里

注七十三 縣東南二十里

注七十四 縣東南二十里東南入于鎮溪

注七十五 縣東南二十里東南入于鎮溪

注七十六 縣東南二十里東南入于鎮溪

注七十七 縣東南二十里東南入于鎮溪

注七十八 縣東南二十里東南入于鎮溪

注七十九 縣東南二十里東南入于鎮溪

注八十 縣東南二十里東南入于鎮溪

注八十一 縣東南二十里東南入于鎮溪

注八十二 縣東南二十里東南入于鎮溪

注八十三 縣東南二十里東南入于鎮溪

注八十四 縣東南二十里東南入于鎮溪

天下郡國利病書

附注 卷第九冊

二千四

注八十五 縣東南二十里東南入于鎮溪

注八十六 縣東南二十里東南入于鎮溪

注八十七 縣東南二十里東南入于鎮溪

注八十八 縣東南二十里東南入于鎮溪

注八十九 縣東南二十里東南入于鎮溪

注九十 縣東南二十里東南入于鎮溪

注九十一 縣東南二十里東南入于鎮溪

注九十二 縣東南二十里東南入于鎮溪

注九十三 縣東南二十里東南入于鎮溪

注九十四 縣東南二十里東南入于鎮溪

注九十五 縣東南二十里東南入于鎮溪

注九十六 縣東南二十里東南入于鎮溪

東山先生

第六十二葉

123
86
7
1
1

第六十三葉

次利甘、南界

15

决裂体：南昇致

歙山

第六十四葉

私塾

格
料

平身頓首

天下郡國利病書

附注
第九冊

十五

五
四
三
二
一

即今太平鎮

小永安號

次由金口以東

第六十五葉

巡按御史虞守謙

然拘儒俗吏，泥親丁，執拘包常，碌碌使君力者，知一家以應名即

一有無聲力技能有司不問也鄉民聞有墟市民自代者別又皆乘機逐

日而利其奔走其有無臂力技能尤不暇問縱有其人又不免囿于羣

一迎烈則其東旋不振矣今之軍伍者幾希矣安望其為國殫盡也

第六十六葉

兵有衆寡陣注亦異要使疎密之間逐處行列又逐教所以而

教撥操之法每歲以季冬羣赴府巡捕舍而演之至月終郡守親臨

大閱旌別賞罰而指揮進退茲則謀帥器之體嚴以報于拱辰其嚴不
弛老讓之訓肆有方又必養其鋒銳操演之外推選操野尤則使之修飾
城池則使之械道是則剛復之術強新使則使之非此

天下郡國利病書

附注
編原
第十九冊

二六

原編第十冊

淮

第四葉

和注 吳人於松江築城穿溝東北通射陽湖而北至木口入淮今清河縣

東十里白起。

十里自龜山後至八里莊淤塞不通而有故道

本港北距瓜步沙尾圩六十里，每多敗溺，

漕路由京口渡江開河二十五里即達揚子縣自是

澤頓主憲威運錢數千萬恐又在戶部奏請上

入戰利而意者遂流人之石。

第十一葉

注三 自杜鵑嶺後河並海水下走東南此以石餘所不足漕運並通
注四 自開河外至下至海河東至西至海河長十九里以
便漕運

第十三葉

注五 淮河西流三十里曰山陽清水勢滿澤運舟多覆溺離
岳規度開故沙河自宋曰至淮陰廢鹽口凡四十里又建安北
至淮陰則五堆運舟所至貨艙上下具重載者皆卸糧而運舟
時壞失糧綱年緣此為奸潛有侵盜離岳始命辦二斗門于河
西第三堆二門相距五十步覆以度屋設懸閣橫水依潮平乃泄之建
橫橋岸上築土壘石以固其址自是弊盡平而運舟往來亦無滯矣
第三十七葉

天下郡國利病書 附注 第十一冊 二十七

原編第十一冊 淮徐 第五葉

注一 傳即丁書美記 高郵鹽在城西南四十里其故開水利者名曰大湖口
惟運舟皆注湖口水分注于湖之水東流為海河入于海此咸河在湖口以
運舟由湖口是欲注湖于海河者皆注湖入海河而山陽鹽清湖以
海河注湖通海自注湖而海河亦名海河而海河注湖為海河九十年而陳文
楊魁以黃淮交漲而閘澆水不及山鹽六邑田亢水底挑薄鹽池村陽湖等處河道
水有所決范堤乃國民寬而利

第六葉 注三 蘇東南之鹽池澤

第七葉 注四 碩項湖上

第八葉 注五 下注海

第十葉 注六 海鹽

注七 王望移臥社學記 府西北十里地名板開舊名上移板開之北有鈔關公署
一所三里許有開石下移板二關南亦稱鹽

第十一葉 注八 半運

天下郡國利病書 附注 第十一冊 未

注九 鹽水

注十 鹽池 蘇東北七十里

第十二葉

注十一 國初罷元漕運司以熟新五注一員充總兵官領浙江等十三把總都指揮
分統各衛所清運固鎮等工既府于此協以恭梓一員暨各把總都御史
一員總督其事兼巡撫鳳陽州揚州府

第十三葉

注十二 山清河揚州知一員山清河知一員山清河知一員山清河知一員
外河乃黃河河神廟在揚州府城內一里河至天字第一等水盛極揚州一里河通利
外河乃黃河河神廟在揚州府城內一里河至天字第一等水盛極揚州一里河通利
外河乃黃河河神廟在揚州府城內一里河至天字第一等水盛極揚州一里河通利
外河乃黃河河神廟在揚州府城內一里河至天字第一等水盛極揚州一里河通利

注十三 海防圖知一員管理海防事務制海防圖知一員管理海防事務

第十五葉

注十四 西湖有市在道河東岸西湖有市在道河東岸

注十五 山陽西北十五里

注十六 王家沐二堤記 高家堰堤自武家墩起至石家莊止計三十里而道高丈五千四百零五丈底廣三丈而其高則沿地形高下大都俱不下一丈許而又於大澗小澗具溝壑沿河安溝諸處龍尾堤以通存樹堤內自澗口以達軍家莊溝舊河以泄湖水使不侵田而長堤自清江浦至王廟迤東歷大花巷由西橋相家灣五抵新成道金神廟止柳浦灣六十里而近高丈八千七百九十八堤面廣四丈底廣三之高可七尺餘蜿蜒如長虹以障郡城之北

第十六葉

天下郡國利病書

附注 第十一冊

十九

注十七 河南二十里

第十七葉

注十八 中縣北五十里

第四十六葉

注十九 縣志卷之二十七

注二十 縣志卷之二十七

注二十一 縣志卷之二十七

注二十二 天啓四年六月河決徐州後連城子龍山果

注二十三 縣志卷之二十七

注二十四 縣志卷之二十七

注二十五 中西史記有敘事

注二十六 在龍山山前東縣城守備署此處作有日封制產石上

注二十七 縣志卷之二十七

注二十八 縣志卷之二十七

注二十九 縣志卷之二十七

注三十 縣志卷之二十七

注三十一 縣志卷之二十七

注三十二 縣志卷之二十七

注三十三 縣志卷之二十七

注三十四 縣志卷之二十七

注三十五 縣志卷之二十七

注三十六 縣志卷之二十七

注三十七 縣志卷之二十七

天下郡國利病書

附注 第十一冊

二十

注三十八 縣志卷之二十七

注三十九 縣志卷之二十七

注四十 縣志卷之二十七

注四十一 縣志卷之二十七

注四十二 徐州洪志 中四洪而西外洪東田東洪亦曰月河大水時

注四十三 縣志卷之二十七

注四十四 縣志卷之二十七

注四十五 縣志卷之二十七

注四十六 縣志卷之二十七

注四十七 縣志卷之二十七

注四十八 縣志卷之二十七

注四十九 縣志卷之二十七

第六十葉

注三十八 徐州洪志 天下軍運船凡十二總南京一總錦衣廣洋江陰
龍虎鎮南柳葉府軍府軍右豹龍左龍江石金吾後虎賁左留
有左共一十三衛三總旗手府軍左金吾前江陰興武漢陽應天橫
海水軍左水軍右龍虎左龍江右羽林左共一十三衛浙江總杭州前杭州
右紹興軍運台州溫州處州海寧共八衛金華衢州嚴州湖州海寧共
五所湖廣總武昌武昌左沔陽岳州荊州左荊州右襄陽新州黃
州共二十衛德安一所江西總南昌袁州贛州共三衛吉安安福永新撫
州建昌廣信鉛山饒州共八所上江總五緯建陽新安慶九江宜州南
京廣揚約龍武德留守右虎賁右共一十衛下江總五緯鎮江蘇州太
倉鎮海南寧鎮騎右羽林右留守中興七衛五緯鎮江嘉興共二所江北

天下郡國利病書

附注 總第十一冊

三十一

一總五緯淮安大河舒州徐州左衛州歸德泗州共八衛二總五緯
揚州高郵儀真滁州廬州六安共六衛通州泰州鹽城興化共四所中郵
總直隸鳳陽鳳陽中鳳陽右留守中留守左陳達長淮宿州武平河南
歸州共二十衛洪塘鎮上三所山東總臨清平山東昌濟寧兗州衛共
五衛東平濮州共二所遼洋總淮安大河高郵揚州德州德州左天津
天津左天津右通州左通州右柳武中徐州左定遠泗州長淮共二十六衛
內除山東遼洋二總運船不由本洪其餘十總則皆通洪者也

原編第十二冊

揚

第九葉

注一 西北自河口至六合入江東北自射陽湖入淮
注二 舊志江都縣西北六十里有東口近黃子湖與六合相連即漢晉自城下起東
北至射陽湖西北至東口而江淮始可通矣
第十九葉
注三 淮子河一名子河在縣東北一十里其源自儀真陳公塘來而北分
派直達曹塘次接提家河
注四 伊婁河自隋以前揚子鎮而臨江至唐時江濱始積沙而瓜洲遂故
穿此河
注五 城東 廣化八十里

天下郡國利病書

附注 總第十二冊

三十二

注六 東北二十里
注七 留湖開天順間此湖江南新衙更周阮建以開留湖水接中運湖久廢
嘉靖四年巡撫江都御史高友謙總共官務決以參梓陰奎開張奏行移
建子而政石瓜口開
注八 門石甚鉅入國朝始不行舟今開湖頗
第二十葉
注九 洪武始建
注十 東通百河而至東口
注十一 西南接又陳湖東北平屬高郵州界
注十二 有上下二塘漢書江都王是所置也
注十三 其水注之曹塘轉入下曹塘由子河東流入百河
注十四 百河與塘東平屬江都縣西平屬儀真縣

第二十一葉

注十五 南十五里

注十六 南通大山北山陽南接官河北山陽河相通入州陽州南界開皇七年楊

注十七 山陽漢大名山陽漢南接官河北山陽河相通入州陽州南界開皇七年楊

州開山陽漢以通濟州

注十八 公路浦傳伏流北往記云廣陵西一里水石公路浦東自九江來奔東海于下部

此路今莫見其處 東塘浦通鑑淮南郡廣陵侯國縣也 西與彭澤東出七里東塘入泰

舟在廣陵南楊浦東與不利自開化門出奔東塘今莫見其處

注十九 卽今廣陵南前通上水

注二十 重衣河卽今東關河也 州河 水自東關河出通濟 汴河 在縣東一十里其水

舊志 重衣河卽今東關河也 卽今東關河也 卽今東關河也 卽今東關河也 卽今東關河也

河由何家六家石壁黃沙灣以達于州 寧宜慶元五子知吳州吳洪重開新河

天下郡國利病書 附注 第十二冊 三十三

自晉家流至黃池山相對江口二十里海人便之

第二十二葉

注二十一 北北三里 東嘉慶十平分運判府知吳州有陸路黃池山塘屬水唐十一平金

人而後郡守表申德洪北山塘之水唐金人運通十二年中使後開導家山塘

注二十二 縣北三里二里二十里

注二十三 西北倚山為形楊東南一面為堤八百九十餘丈每山水發時凡三十六水皆聚

于九

注二十四 東四十里

注二十五 東二十

注二十六 東六十里

注二十七 出陸公路通官河

第二十三葉

注二十八 一塘二塘在縣東南半里共一港三塘在縣東南二里楊一港中塘五塘在

縣東南三里共一港供供或十六年北都而高草無仁議設 新塘在縣東一里崇泰五

年二都上事鄭守正 漢 麻城縣志 縣東南一里

注二十九 往來南一里路

第二十四葉

注三十 得勝河在縣西北四十里卽盛水港

注三十一 在縣西南

注三十二 弘治七年六月 高郵廣濟河知事李兵部左侍郎劉景泰凡高郵湖

船最忌西北風往來舟楫多致覆溺於秋塘內開濬一週引水竹可免風濤之

患於是處河監御史韓紳督河即中吳楊國 疏濬并置閘增築堤岸以利

舟挽往來編使焉

第二十五葉

天下郡國利病書 附注 第十二冊 三十四

注三十三 東通興化縣

注三十四 卽高郵湖其水南流供通官河凡大邑以東諸水並匯此湖入江而利漕舟不涸

注三十五 縣東南三里水東楚相顧有吳良等三湖聯連三百里東塘與初有張肇者聚

衆于此等數金人舍人臨揚州陳縣軍澤湖發交為城

注三十六 通水至河南南屬江都縣界

注三十七 海陵漢在州東北通興化縣而抵新開湖堤興化舊唐二縣亦俱有海陵漢

注三十八 北二十里

第二十六葉

注三十九 平洋塘在州西唐李吉甫書說西數千頃卽今官河岸 王琴溪

車通河 五里塘漢 丁家塘漢 小紅門漢 九里塘漢 十里塘漢 張家溝

漢 丁志塘 永定港漢 界首塘漢

注四十 南接高郵北接鹽城縣

注四十一 自丁溪場入得勝湖

注四十二 入新溪

第二十七葉

注四十三 自新溪入連昌河

注四十四 入平望湖

注四十五 西通海陵溪轉入射陽湖

注四十六 自得勝湖入連昌河

注四十七 十里自小海場入連昌河

注四十八 入海陵溪

注四十九 自塘港而出得勝湖

注五十 入海陵溪

注五十一 自中塘河入白洋河

天下郡國利病書 附注 卷第十二冊

注五十二 入平望湖

注五十三 自長安河入大陂湖

注五十四 入平望湖

注五十五 入南溪

注五十六 自海陵溪入射陽溪

注五十七 自吳家河入平望湖

注五十八 入平望湖

注五十九 自橫洋海塘入連昌河

注六十 入平望湖

注六十一 入吳家湖

注六十二 入大陂湖

注六十四 入大陂湖

注六十五 入大陂湖

注六十六 自長安河入連昌河

注六十七 自海陵溪入連昌河

注六十八 自得勝湖入連昌河

注六十九 自塘港入連昌河

注七十 入射陽湖

注七十一 一名塘湖入海陵溪

注七十二 發源泰州

注七十三 縣南

第二十八葉

天下郡國利病書 附注 卷第十二冊

注七十四 自泰州相連唐大府中禁防使李承武初築平關閘和泰州事王公祐知

昇天聖初范仲淹出而治之始力於築堤後復築之蓋石閘長一百四十三里海堤以

海元厚子能守與化諸難九郡人夫得築堤立三日能生民賴其澤也

第二十九葉

注七十五 隋大業末破金塘堤水北入海此水一海子氣及中後隔之周百二十里四

注七十六 會射陽湖

注七十七 東北四十五

注七十八 北接黃海漢東注

注七十九 西十五里而通白水塘

注八十 東南會清水湖

第三十葉

第七十四葉

注百卅二

五月修戎加卒

注百卅三

于春無得一新沙

注百卅四

四月二十九日劉劉使五卒得射道修城五死一劉得得城五城

天下郡國利病書

附注

原第十三冊

聖

原編第十三冊

河南

第十六章

注一 寧陵縣志言趙皮寨之地高河數尺寧陵而北視寨則山阜也古者為下必因川澤今湖高波勢必倍勞虞 國家億萬之資征水土不習之衆興歲月難計之功勞民傷財莫此為甚

第四十五章

注二 村歲新張輪子通為村行推招高代置而不知指萬里中者而難派于邑民又不盡給備者村一處則住五數破產

第四十六章

注三 寧陵縣志言華輪之弊曰方其穰郡邑也口繁若于買車輪若于共重

若于難民間交易不是過矣計其利則視諸五倍權才不能謝諸也夫五倍以十六兩為勸而令加十之五其文細以到日為限而貧民之徒持斷皆不

第六十三章

注四 弘道羅山和縣

第六十七章

注五 四江人彭德所推官

注六 華書記 指不水而一 華山王各縣屋為三通湖平為山有徑通東信以東書

積科華于此

第六十八章

天下郡國利病書

附注

原第十三冊

四十二

注七 勞華一百六十甲子會華

第七十八章

注八 軍伍之制每軍十名頭一旗五小旗一總旗兩總旗二百八十戶一十戶五戶所為一衛全衛制軍五千名一旗五百名總旗一百名共五千六百名為一衛

第八十四章

注九 天子行從中從官夾

注十 見獻帝紀 附亦有此官文帝獨孫后居此

注十一 見馬后傳

注十二 當移在唐前

第八十七章

注十三 自旦及夕方畢故名按董卓傳卓為何進召將兵入朝何太后使諫議

大天神錫靈詔上之卓還軍夕陽亭是夕陽亭漢已有之非始于此也

第九十七葉

注十四 鄧新水勢平緩便難易修內漸渠流既清築澗不施其

利蓋加于鄧

注十五 鈞虛湖在州東南五十里內有東西中三渠引刀河水又接柳渠等

諸水入湖 三渠在州北五十里各接嚴陵河下流毛家堰并上流中陽下

陽等四堰

注十六 州東北三十里

注十七 二十里

注十八 二十五里

第九十八葉

注十九 西平西南六十里

天下郡國利病書

附注

原編第十三冊

四十三

注二十 西平南二十

注二十一 西平東南二十里

注二十二 上蔡西南二十里

注二十三 遂平西七十里

注二十四 舞陽南七十里

注二十五 泌陽東北一百二十

注二十六 泌陽東北九十

注二十七 泌陽東北九十里

注二十八 遂平西南五十里

注二十九 上蔡西南南西北六十

注三十 確山北四十五

注三十一 南陽二十

注三十二 南陽十二

注三十三 府西南十三里

注三十四 府西南十二

注三十五 府西二十

第九十九葉

注三十六 府西北十二

注三十七 府南三里

注三十八 府西南十五

注三十九 府北郭外極其遠者平橋在府西南重

注四十 方良橋東南十八里

注四十一 確山南四十

注四十二 府西南九十

天下郡國利病書

附注

原編第十三冊

四十四

注四十三 確山東南二十五里出橫山

注四十四 府東南七十

注四十五 真陽東北五十

注四十六 真陽東北六十

注四十七 息縣東一百六十

注四十八 息縣東一百五十

注四十九 息縣東北一百四十

注五十 葛常河橋在府北二十五

注五十一 府北

注五十二 府東北六十

注五十三 則河橋在府東五里

注五十四 府北郭外

第一百葉

注五十五 府東六十

注五十六 補州南一百七十

天下郡國利病書

附注

原第十三冊

四十五

原編第十五冊

山東上

第二十二葉

注一 五代周顯德初河決宋平上橋劉凝道等相率穀以填自陽穀張

秋

第二十三葉

注二 石角河邊切花碑見山東通志

注三 王銀和石庫成治丹記

注四 徐壽土鑿母丘鎮治水碑見山東通志牟東潘安平鎮城水石前記見明史文編

第七十七葉

注五 關元寺

注六 茹存墓

第九十四葉

注七 劉莊縣志載橋碑注用竹略長二三丈高一丈五尺以上石雖以新易端實相接成時望以深測碑小大體素及首心素表徑寸或三寸許縱橫相錯指于鎮猶大槓止上頂丁大數百漸相序下河堤洶洶相石時則不可衡非竹則亦不能攔石堤河堤使若王延世元清運使費魯據碑築堤多用此注卒獲成功無石則以碑石竹則以木指石則張在人善用之耳此外尚有雲梯臺碑方兩丈大橋製龍尾諸注刻以備載治河名宦廣善而豫求之詳見嚴陽至正河防記

第六十六葉

注八 沂州知州

注九 南廟山在州南八十里

注十 鎮志在州南九十里

第六十九葉

天下郡國利病書

附注

原第十五冊

四十六

注十一 新志改為很漢

第六十三葉

注十二 大橋本中廣出縣明

第六十一葉

注十三 戶部尚書蕭子禮修廣三年疏

第六十九葉

注十四 當作富言

第六十二葉

注十五 費縣志嘉靖四十四年馮倣作

第六十五葉

注十六 馬應夢序曰戶自中下而上銀運加多所以役富也自下

上而下銀錢減少所以推貧也紹統銀四分有奇而沙縣磨鏡則量為等差所以示公也

第百七十六葉

注十七 黃河決塞不常州以瀕河百里派役丁夫新交格木一切取辦及其役里甲之差查局輸集之費視他縣為最

第百八十二葉

注十八 縣官二十四字縣官十七字

天下郡國利病書

附注

原第
十二冊

四十七

原編第十六冊

山東下

第二十葉

注一 樂安志曰淄水自臨淄入樂安地界上疎每秋夏大雨時行而西山壑之水咸萃而河渠深狹岸復善崩則恐為民病即余所見已而以采湖決築家道中凡一再徙壞民田舍不可勝計乃主決田堤順流而北幾浼城垣微楊吳三合塞之于前善今塞之于後吾邑其水居乎

第四十六葉

注二 徐當作施通州施以啟

第五十八葉

注三 衛所初建內稱出自水樂其輪班入衛處有定額則自正統己巳變起也

天下郡國利病書

附注

原第
十七冊

四十八

原編第十七冊

山西

第二葉

注一 平遙府志 今舉子注太原讀大為泰以為山西之太原非也徐統侯而周其意也直從潞北平涼之太原以出取道便易若有潞黃河而至山而之太原者誠劉向謂千里之歸非歸至之歸則所侵當在平涼之北無疑矣

注二 澤州府志 長城在州南偏橋村西拉黃河南接興縣八十里考關志秦并趙築長城于廣州築塞是時中土原皆為郡則塞大之南河保之北皆為內地也平于廣州則為塞也蓋趙肅慎書偏三胡塞長城矣廣州築塞此長城始肅慎所築與

第三葉

注三 戶耕唐并山耕南大

第五葉

注四 加浮田更紀言都中知又文帝通太原復晉陽中都之威似遷都於中都也正其曰舊地志云中都故城在汾州平遙縣西南十二里秦屬太魯郡

第二十四葉

注五 太原府志三關舊守備王都督將軍二關兵官一兵備使一總兵駐守各信地兵備理野御督撫太原府中府制不自涉邊境其皆使子孫傳傳廣入祀都都制又制自六月抄襲據守軍三千人五代州防之仍據守此等六七處皆地分兵防無所以獨重此則太原府乃設軍武兵備通政協事通易可慮通無備關局平通邊境是各信地兵備制又制至十月還太原廣以爲守焉

第二十七葉

天下郡國利病書 附注 第十七冊

四十九

注六 今書移在晉州關之據

第三十二葉

注七 方山城在水寧州北一百里唐曆二十五年以城魏 趙諸名山乃三晉步

皆一地而後不後所後晉城池

第四十一葉

注八 故陽在清源縣不在榆次

注九 元和志馬首城在壽陽縣東南十五里

第四十二葉

注十 此今泉關下文所引新上則介休縣之霍氏城也利然二廣

第六十四葉

注十一 河會晉即西澤晉在縣北四十三里

第六十六葉

注十二 州志云

第六十八葉

注十三 唐宋金石錄赤墻之關皆成兵于州蓋防禦或團練使皆爲重鎮 國朝拓境既遠邊防在晉中鴈門北似爲內地然近于唐舊稱極 曰平武諸口入北境最爲唐衝要關于此宜設兵戍此石關平定諸處 以皆皆在腹事此近邊重地倘獨不然與 又曰 國朝凡地近邊要 要害或險峻峭壁多設兵戍此州近邊通于平定多設兵戍可 限乃不設衛所防禦者蓋唐晉時全盛晉中守固唐勢入寇民亦 服身好死不作近于邊境常警備防秋民勇財士益壯非樂與 則兵防爲待亦甚急也爲設惟有民兵三百十百長領之此據官督 以守城備守乃復每平調取其平赴邊比並準諸人預預備今計 防衛衛所年難洽設推始得此民兵免調使晉中全在州控備應少

天下郡國利病書 附注 第十七冊

五十

得濟既既有對了自備軍業費用不與公帑甚爲便益其成邊

者南諸廣民兵自足免此近邊一二處並即少壯數也 石晉志

第七十九葉

注十四 運司新志 近平曠不生花唯以畦種爲事竭力流嘆不能免額

第八十二葉

注十五 解州志一

注十六 重刊解州志

第八十三葉

注十七 昔池難會洪洛渠渠高王廟之水中條山寺神壇之水合流一

處由楊家莊入渠經晉邑城北運城北而流六十里經解州北境入而流

六十里至臨晉五里湖五而運蒲州入黃河

注十八 卷之十五

注十九 唐開元中曾於此置龍池宮

第八十四葉

注二十 解州志三 河東通志

注二十一 河東通志人皆以此為龍池

第八十八葉

注二十二 解州志三

第九十葉

注二十三 以下通志新志

第九十一葉

注二十四 解州志四

注二十五 在州東南縣西二十里自蒲州歸縣境東往平陸縣界

第九十二葉

天下郡國利病書

附注 原第十七冊

卷一

注二十六 自蒲河至沙澗俱本解州志

第九十三葉

注二十七 解州志五

第九十四葉

注二十八 解州志六

第九十六葉

注二十九 由沃邑自縣封侯而沃者秦并天下沃邑為縣新更名左右邑前

漢因之而元鼎間事莊詳相卿閭南界一搜還縣閭界則今之閭

亭猶我之桐卿也湖是日韓邑仍曰田沃名隨代移以自若也後園移治

樂昌隋再遷縣北總一不離封城而田沃更記顧野王注漢書林竟

望注春秋得田沃為今閭亭則誤矣

第百廿二葉

注三十 山西望州通志

第百廿一葉

注三十一 榆林山前自沙家寺及村至太尉山公孫在焉水峪口通代州南山八十里

第百廿二葉

注三十二 北三

注三十三 咸寧口在陽和衛西北七十里東面五十步墻高一丈五

尺水磨口在天城街西北四十里南面五十八步墻高一丈五

尺四老口鶯毛口大峪口鵲鶴峪口陳家峪口馬什嶺口

小磨口石井口吳道口屋宇口小峪口紅山峪口炭

嶺口以上十三口俱隸仁縣府新志

天下郡國利病書

附注 原第十八冊

卷二

原編第十八冊

陝西上

第三十八葉

注一 相傳晉周處斬蛟于此又名嘉水河

原編第十九冊

陝西下四川

第五葉

- 注一 北四十
注二 東三十
注三 北九十
注四 東二十
注五 東七十
注六 東九十
注七 東九十
注八 南三十
注九 南五十

天下郡國利病書

附注

原第十九冊

五十三

- 注十 南五十
注十一 南九十
注十二 西三十
注十三 西三十
注十四 西四十
注十五 西五十
注十六 南四十
注十七 西五十
注十八 北三十
注十九 北二十
注二十 北四十
注二十一 北四十

注二十二

北九十

注二十三

北一百二十

注二十四

東三十

注二十五

東四十

注二十六

東六十

注二十七

南三十

注二十八

南三十

注二十九

南五十

注三十

卷尾有外地圖 南四十

注三十一

南五十

注三十二

北九十

注三十三

北六十

天下郡國利病書

附注

原第十九冊

五十四

注三十四

東六十

注三十五

北九十

注三十六

北九十

注三十七

北九十

注三十八

北九十

注三十九

北九十

注四十

北九十

注四十一

北九十

注四十二

北九十

注四十三

北九十

注四十四

北九十

注四十五

北九十

注四十六

北九十

注四十七

北九十

注四十八

北九十

注四十九

北九十

注五十

北九十

原編第廿二冊

浙江下

第一葉

注一 受鹽石：注十有八破石：注十有三

第二葉

注二 受鹽石：注五破石：注六

注三 而重開注水

第十二葉

注四 若杭州近在全城不必棄官而溫處等府屬浙上海本司委官往返動輒千更勢不可付其鹽月額報發糧及類批銷批如前法但各府如期差一有預官致被類解其先報發糧集封糧供責成府首領官與縣官逐仔細不可違錯責有

天下即國利病書

附注 原第廿二冊

五十九

所屬里于本司委官并各兩委官每次給應付一張以煩又之日而增回街之日而止計日給集三錢供給到各縣於該縣備用銀內動支出府境各關於原給銀內動支每縣不得過兩日刻有計日定價不得耽擱延滯其有致糧應在府給發者即貯府庫應縣給者即貯縣庫不致解到止申批到發其各縣原議津貼銀兩應行裁革不得重科知府軍軍小民如此行之計通浙所有可得萬金其於華藝益民不無小補矣詳而院如議通行

第四十四葉

注五 張元仲曰據曾王徐王公之議非不舉一可雖然在當時已甚難不可行至于今又數百年矣無論二千頃之膏腴民命所賴即唐金墳墓于其上若無唐千萬家若盡割而為湖是激洪水于平世也且蓄一西湖若以蓄水乎今既有兩塘有三江則糧價時時可永無患而又蓄此二千頃之水使

以道聖誌土將安用之於此而猶存三之土歸者始以備剝之備

第四十六葉

注六 劉世顯給

第四十八葉

注七 二十八洞以二十八宿為號故名應海 知府蕭良幹並水則于三江開書金木水火土五字水金木字脚 各洞盡開至木字脚開下六洞至水字脚開八洞至火字脚開至五字脚開

注八 嘉靖十六年

注九 開用巨石柱北相衡養林和灰固之其石激水則刻其書使不與水爭其下有樁其上有渠中受障水之板：橫側撐之石刻水平之準使燈開維時堤築以土其渾黃則先浚以缺維用箇簾發北山石投之而旁麓石彌縫峭格周施堤岸且堅永不得僅捕故道其近開整折來位之使水漸涇以行其財出於田而每畝料四厘計三已得費六千

天下即國利病書

附注 原第廿二冊

六十

餘而其大起於編氓

第五十三葉

注十 三十九年有民徐慶元等數個為實業家蒙門都御史胡世寧所劾胡世寧不獲償而胡世寧未出嘉靖四十一年蒙通大星理本府通判林悅即作原田文出多數入冊糧是故大星之後各民復佔成田太多是地勢漸低必洩水方可保種因大開孔惟身開以致湖水少漲漲無資一遇旱魃五鄉逆差即歸及今不集則保估之漸難不可止而五鄉之害又不可言所以王茂貞曾言今日之長相應查照舊額實行重復但念前由來實稅欠糧差已定率欲更復不與動聚之意請將嘉靖三十九年以前估糧者仍舊業業立立腰契分別開列

第五十七葉

注十一 鹽船經此必需大汛若重載當欲則百舟生困用日不得前于是增此端分導更通通官民之無而北惟寧通鹽運

注十二 在縣東十里石林樹也木時在慈惠舖側右通塘北塘明

洪武初鄧人制度建言開浚移新監山下又名鄧監山堰

注十二 餘姚下塘一名新塘亦名龍潭在東至縣四十里五江

石河：高千江又有五尺明越舟航往來而必經此塘高而難行上又候夜

潮乃行率役半始居半下至則各登岸爭先持蠟炬相持或竟夜

不事一舟過而置之夕衣服濡濕飢寒僂僂保不寒盡死力事之

當有聞而死者

第六十六葉

注十四 慈谿西北一百里澤

第七十二葉

注十五 數詳兵衛志

第七十九葉

天下郡國利病書

附注 卷第二冊

六十一

注十六 紹興府志會稽縣知縣張鑑申文 為弊之端有四則說糧絕於蓋某戶

本無田無糧也奸人賄書意新升於上明年倍之復年又倍之積至歲深存者不下十

百多則不知其所自來矣二則產去糧存富貴田者利於重價付官作民將湖作地補

糧代辦故則不知其所去矣三則三轉一關如趙甲之田本無賣出買入也冊將故為推

其一推於貧乙再推於孫丙而後還本乙或於孫丙而補糧收多或少或

於李丁而補糧收官改民去者無求而來者無辦矣四則借名脫實如本戶田糧本無

故也忽理糧數積荒誰謂告官動量通借別處補糧廢置認已實藉勘者理數田

第九十六葉

注十七 嶺西嶺嶺 沈公嶺 東華嶺 石家嶺 油嶺 羅家嶺

洞嶺 沙嶺 漫石嶺 茶茶嶺 新嶺 八十嶺 桂嶺

唐花嶺 西恩嶺 大嶺 塔嶺 龍塘嶺 小辰嶺 摩摩嶺 已

上東嶺 曉峰嶺 茅嶺 野恩嶺 謝恩嶺 寺嶺 長壽嶺 藤

坑嶺 龜家嶺 小嶺 岑江嶺 夾門嶺 清嶺 永和嶺 大周嶺

平石嶺 柯梅嶺 白水嶺 西華嶺 豐石嶺 黃泥嶺 已上西

北嶺

龍

丁家嶺 在內境一溪而一湖可抵左茅洋石塘洋龍石嶺中起

示性水 缸井嶺 金砂嶺 分水嶺 蓮花

石家嶺 城東六十里于嶺 城東三十里 刑馬嶺 在岱山上東北名茶頭

嶺代張嶺 北則為登神

天下郡國利病書

附注 卷第二冊

六十二

澤 施家灣 在城南東江濱一內嶺一故治一處北臨以舊田皆自嶺今意咸

熟而腹 白墓子 沙里墓子 沙里對峙 雲隨潮上下洶湧成浪 雲澤

光潤欲得者 撒白米易七 黑墓子 沙里墓子 石馬石嶺 反其形圓好耕滑欲

得一者 播子種撒里豆易六

嶺 烏石嶺 在東海中馬鞍山一陽端立百餘丈高可二丈餘枕海之濱表

裡一色圓巧若龍鱗然注民田皆成沃壤天邑晦冥則光陰間發故老和

注此嶺一多暴風而播撒而至者 播有三在嶺山下瞻頭一在桃花里一百十間

或播沙以爲堤或播石以爲障於龍音朕不藉人力然則海晏桑田非誕語也

徐留王祠在嶺東三十里一翁瀛俗呼為城隍頭 嶺十道西番志云徐留

王執濱洲以居其地尚存史載傳王與北走彭城武原山下以死鼓非
此海東而韓文公為衛州碑曰惟王壯烈不之彭城而之越之東陽事主
兒童于舍將下水則道曰善志或可信矣

第九十七章

注十八 本港有龍洞其神甚靈異其出入地方可得而知竹葉洞內
則龍在洞竹葉洞外則龍在外海向有一人及足入洞中云洞直通
龍門洞內供龍像得古萬曆二十六年有施姓友因大旱祈請無
雨施願舍身為一方諸雨隨至龍洞口投下結而施即浮起頃刻大面
如法

注十九 一山關在城南二里

天下郡國利病書

附注 卷第二冊

六十三

第六百六葉

注二十 在永漢東九百十里

第六百七葉

注二十一 朱村浦

注二十二 龜山在永漢東

注二十三 龜山在永漢東

注二十四 府東北門

注二十五 府東北門

注二十六 府東北門

注二十七 龜山在永漢東

注二十八 龜山

注二十九 龜山在永漢東

注三十 南次葉灣次崎頭舟行至此始出江口入海分南北
行謂之轉崎北至青鰲門而永嘉之海境盡矣

注三十一 百丈山在永漢東三十五里

注三十二 羅陽在永漢東南十五里 陶山在縣西三十里 本覺廟在縣西苦山鄉

注三十三 橫河在縣南三社鄉南通平陽萬泉鄉東連沙壩門

注三十四 由江南岸則自及門外歷郊村沙城梅頭抵瑞安界
由江北岸則自羅浮華嚴梅溪港強與掛練象浦口

天下郡國利病書

附注 卷第二冊

六十四

頭青與廣西東抵葉清界

注三十五 龜山在永漢東三十里

注三十六 龜山在永漢東

注三十七 龜山在永漢東

注三十八 仙口山在永漢東

注三十九 龜山在永漢東

第六百八葉

注四十 府東北門

注四十一 龜山在永漢東

注四十二 同上

注四十三 同上

注四十四 興清西五十

注四十五 府東南五都

注四十六 府東二十

注四十七 府東海中

注四十八 平陽西南辛

注四十九 平陽南十

注五十 平陽東十里

天下郡國利病書

附注

原第廿二冊

六十五

原編第廿三冊

江西

第五十八葉

注一 贛撫弘治八年以廣闊連界盜賊生發潘從江西巡撫一員特

勅副都御史金澤駐劄南贛後以事去數年正德元年巡撫御史嚴

泰復設巡撫六年以副都御史周而也撫十二年加巡撫南贛台都御史

王守仁提督軍務

第七十六葉

注二 虔寧鎮志缺十冊

第八十葉

注三 在興寧縣東文界

注四 議府地據白葉政府舊志等望

注五 議府地據白葉政府舊志等望

第八十一葉

注六 以水靖地方為中坪塘坑之夏並通林也

天下郡國利病書

附注

原第廿四冊

六十六

原編第廿四冊

湖廣上

第三十九葉

注一 常寧東五十里為白沙堡而三十里為黃茅堡據軍一千一百五十名民

壯一百二十名東南六十里大山有永安營界梅桂陽連石屋山六十里四竹山石

坑等處其山谷深林密則無坦途惟谷口有路上通衡陽陽洲白沙堡等處橫過天堂則

抵烟竹湖梅桂陽而直出四龍市即寧桂通衢中間四十里舍絕人煙多傳賊匪無賴

之徒倚坑盜錫嘯聚劫掠正德年間設營防禦後廢弛其址在山復離四龍市

寫連該處有警勢難排應為厯二十年復建於谷口三分之二廢去孔道隔數十

丈官與市烟火相望撥常寧所千戶一員領軍防禦

注二 屬桂陽縣

第四十葉

注三 屬舊陽縣

第四十三葉

注四 桂東要十里

第四十八葉

注五 二門俱在西

注六 縣東三里

注七 縣北

注八 成公堤句魚山水縣起至縣洲下夾口止

第四十九葉

注九 疑即通城之陸水

第五十葉

注十 東十七里

天下郡國利病書

附注 卷第四冊

六十一

第五十二葉

注十一 縣南河在縣西南下流至東陵萬壩入海江

注十二 縣南十五里

注十三 縣西五十里

第五十三葉

注十四 東南十里

注十五 東南二十里

注十六 南三十里

注十七 一作柳

注十八 南四十里

注十九 南五十里

注二十 南六十里

注二十一 西北隅

注二十二 東南二十里

注二十三 縣東

注二十四 東五里

注二十五 縣西

注二十六 州西

注二十七 一作泰

注二十八 州西

注二十九 北一百十里

注三十 一作豐

注三十一 西六十里

注三十二 大洪山下

天下郡國利病書

附注 卷第四冊

六十二

注三十三 州西南

第五十四葉

注三十四 東五十里

注三十五 東三里

注三十六 東三十里

注三十七 西四十里

注三十八 西南三十里

注三十九 西則

注四十 高沙湖在縣西北七里

注四十一 一名公安門

第五十五葉

注四十二 東南十里

注四十三	西南四十里
注四十四	一作碑址
注四十五	西南四十餘里
注四十六	西十里
注四十七	北三十里
注四十八	縣北
注四十九	縣志起自縣東五里
注五十	縣北五十里
注五十一	見水口在縣西北十里南流入漢水
第五十六葉	
注五十二	府志縣事公而九龍潭即以南津縣
注五十三	府志縣事其立有寶刻一碑世公明公州事
天下郡國利病書 附注 卷第廿四冊	
第六十九	
第五十七葉	
注五十四	東南十里
注五十五	西北三十里
注五十六	西北三十里
注五十七	南十五里
注五十八	西北三十里
注五十九	三澗泉在縣西北六十里三澗山下泉引三股中有龍洞一
日三湖水湧出高二三尺流至通濟鋪前溉田甚博	
第五十八葉	
注六十	縣南五里南門山下
注六十一	五里所在縣東五里至縣前與大河合漢水南門會漢水
注六十二	西北八十里縣北

注六十三	西門
第五十九葉	
注六十四	東十五里
注六十五	南八十里
注六十六	高崖水在縣西四百五十里
注六十七	東一里
注六十八	西十里縣界上
注六十九	西南八里
注七十	縣西
第六十葉	
注七十一	西南五里
注七十二	七十里
天下郡國利病書 附注 卷第廿四冊	
第七十	
注七十三	右縣東十里漢水轉八十里入湖
注七十四	西五里
注七十五	東五十里
注七十六	東九十里
第六十一葉	
注七十七	東十二里
第六十二葉	
注七十八	寒溪水在州西二十里源出黃岑山北流入柳春夏尤冷
注七十九	溫泉在州北二十里平地湧出如湯東流合柳水
注八十	南三里

注三十一 在角溪東南七里

注三十二 在角溪東南五里

注三十三 在角溪東南五里

第五十八葉

注三十四 西北一百里

注三十五 西北七十里

注三十六 西北七十里

注三十七 西北五十里

注三十八 在角溪東南三十里

注三十九 在角溪東南三十里

注四十 在角溪東南三十里

第七十三葉

天下郡國利病書 附注 原第廿五冊

下五

注四十一 省名 舊有二種曰天陵而西歷山連未利至廣德而南則已無諸學士

序名曰天陵而西歷山連未利至廣德而南則已無諸學士

第七十四葉

注四十二 入天生岩園地壁鉛水通縣園死者十餘之得銅仁道

平置鎮守中備以制禦之

注四十三 十二年柳桂王入其福金信龍僑號是漢大主其黨蔡福與分據高壽山驢栗

塞偽署總兵巡撫都御史奉金以聞時賴政據橫木桶同方熾與福金聲勢相倚

王守仁方奏撤湖兵夾攻於是詔以江西屬守仁柳桂屬金討之金移鎮柳州部

署諸將前軍由桂東進東水左軍由桂陽進漢黃執水右軍由柳州進紫溪後軍由

臨武進芭羅堡冠日舉舉建以右後三軍地廣賊衆分據下兵益之攻破諸寨而劉福

與等斬首二千餘級惟惡製橋金通保馬山未名爲寨據險未獲乃懸五百金購福金

諸將暨寶恩彭世獻等會兵進討抵寨下轉戰數合賊敗獲其姪等妻妾房舍傳福金及其

妻女餘寇高仲仁天仁化諸營共會廣兵搜捕斬死盡詔即其地誅福金柳桂平

第七十五葉

注四十四 湖貴間有山口路崎嶇三百餘里路居之難分隸而省其幅員廣

實相蘇羅高然各受土官米糧有戶籍納稅其屬隸漢中戶所者以黎多屬漢

口供征役

第百廿六葉

注四十五 萬曆三十八年

天下郡國利病書 附注 原第廿六冊

下四

原編第廿六冊

福建

第六葉

注一 南靖長春音山

注二 縣西北一百八十里

第九葉

注三 志云時華州阮雅士知分巡府者若與聯舉主勤阮大慈遂娶妻于子概

概殺其家丁四五人

第三十六葉

注四 漳州府城銀州里甲正德十五年此街御史沈均錫以丁四釋大巡撫討派

分三推二銀嘉靖十四年陞正都二銀名已止攝綱銀銀之名若嗣在綱一銀不

名也

第三十七葉

注五

清州志 通德 平柳 史次 明 行 分 注 各 丁 石 廣 德 八 分 以 瓦 制 野 時 廣 五 十 本
郭 合 每 丁 石 廣 德 八 分 時 廣 德 八 分 以 瓦 制 野 時 廣 五 十 本

第四十二葉

注六 通志初二十六起于平

第四十三葉

注七

平 廣 德 八 分 以 瓦 制 野 時 廣 五 十 本

注八

通 德 縣 志 七 十 里

注九

官 田 縣 志 四 十 五 里

第四十四葉

注十

河 州 志 為 十 沙 縣 人 此 語 街 史 監 見 縣 志 局 曾 長 周 教 人 為 縣 官 此 語 違 半
此 部 在 山 西 五 回

天下郡國利病書

附注 卷第廿六冊

十五

第四十七葉

注十一

十六 郡 縣 志 一 百 六 十 里

注十二

二十 郡 縣 志 一 百 六 十 里

注十三

六 郡 縣 志 五 十 里

注十四

南 五 十 五 里

注十五

三 十 二 郡 縣 志 四 十 五 里

注十六

二 十 九 郡 縣 志 四 十 五 里

注十七

五 十 一 郡 縣 志 四 十 五 里

注十八

九 郡 縣 志 四 十 五 里

注十九

二 十 七 郡 縣 志 一 百 二 十 里

注二十

三 十 郡 縣 志 一 百 二 十 里

注二十一

十 郡 縣 志 四 十 五 里

注二十二

三 十 郡 縣 志 一 百 六 十 里

注二十三

十 郡 縣 志 一 百 六 十 里

注二十四

九 郡 縣 志 四 十 五 里

注二十五

八 郡 縣 志 四 十 五 里

注二十六

二 十 五 郡 縣 志 一 百 四 十 里

注二十七

二 十 九 郡 縣 志 一 百 二 十 里

注二十八

二 十 四 郡 縣 志 一 百 二 十 里

注二十九

在 城 步 縣 志 四 十 五 里

注三十

特 注 三 條 縣 志 二 十 五 里 下 條 縣 志 三 十 里

注三十一

在 城 步 縣 志 四 十 五 里

注三十二

南 會 縣 志 四 十 五 里

注三十三

南 會 縣 志 四 十 五 里

天下郡國利病書

附注 卷第廿六冊

十六

注三十四

同上

注三十五

仁 壽 縣 志 四 十 五 里

注三十六

臨 德 縣 志 二 十 里

注三十七

義 興 縣 志 四 十 五 里

注三十八

安 仁 縣 志 四 十 五 里

注三十九

里 心 縣 志 四 十 五 里

注四十

新 德 縣 志 四 十 五 里

注四十一

同 年 縣 志 四 十 五 里

注四十二

新 德 縣 志 四 十 五 里

注四十三

新 德 縣 志 四 十 五 里

注四十四

隆 德 縣 志 四 十 五 里

注四十五

安 仁 縣 志 四 十 五 里

注四十六 永城縣東南一里
注四十七 扶溝縣東南一里

第四十八葉

注四十八 靈河縣西南一百四十里

注四十九 山右縣東南一里

注五十 陽武縣東南一里

注五十一 陽武縣東南一里

注五十二 陽武縣東南一里

注五十三 陽武縣東南一里

注五十四 陽武縣東南一里

注五十五 陽武縣東南一里

注五十六 石 補

天下郡國利病書

附注 卷第六

五十七

注五十七 陽武縣東南一里

注五十八 陽武縣東南一里

注五十九 陽武縣東南一里

注六十 陽武縣東南一里

第四十九葉

注六十一 陽武縣東南一里

注六十二 陽武縣東南一里

注六十三 陽武縣東南一里

第五十四葉

注六十四 陽武縣東南一里

第五十七葉

注六十五 陽武縣東南一里

第五十九葉

注六十六 一都州東南一里

注六十七 二都州東南一里

注六十八 五都州東南一里

注六十九 七都州東南一里

注七十 十都州東南一里

注七十一 二十都州東南一里

注七十二 三十都州東南一里

注七十三 五十都州東南一里

注七十四 七十都州東南一里

注七十五 九十都州東南一里

天下郡國利病書

附注 卷第六

五十八

注七十六 二十都州東南一里

注七十七 三十都州東南一里

注七十八 四十都州東南一里

注七十九 五十都州東南一里

注八十 六十都州東南一里

注八十一 七十都州東南一里

注八十二 八十都州東南一里

注八十三 九十都州東南一里

注八十四 一百都州東南一里

注八十五 一百一十都州東南一里

注八十六 一百二十都州東南一里

注八十七 一百三十都州東南一里

八都州東北二十里

五十二都南七、五五

六都州東一百六十里

注九十一

漳州志 夫天地間惟一氣耳海海名雖一噴遂爲五洲之府焉以考其地

潮節一日氣一變而潮漲潮落大抵以鐘月餘之論也周莘渠之海居地上則有候時
 潮國有往來氣升于北則北盛而南虛地者南候潮潮皆南趨氣升于南則南盛而北
 虛地者北候潮潮皆北趨以此地東氣潮周地論也惟所仰之形與地之氣暗有異
 矣月臨于午為長之極地本在赤道則極清月臨于子為長之極地本在赤道則極
 滿此以天論之天雖論也若西心之子午亦有潮逆者曰一即南亦有潮至至午一時時
 實則不見不實者得續論天蓋于金要道之海極遠者其得氣尤專故潮亦因之更
 海南海氣候亦近近之殊蓋非方不同而氣有極盛與若雲潮大者春夏復漲潮大者秋

附注
續編 第六冊

廿九

冬幽，地瀼字在春秋，尸清，極大常在新朝，候則天賦，尊親通四海，此者至
 遠而，辛卯末歲辛卯而後桂林，辛卯幽辛午時，幽甚此傳而載，吾珠不能為之將晚

注九十二 通志初一千六百題日亥

第七十七章

注九十一

設把總一員哨官一員以預警見在者就中張益等營各額定兵百七十五名至萬曆三十三年以餉壯新澳每營官兵定以四百五十員名為半把總一員哨官四員哨長高招一十七名哨長書記四十九名把總守丁二名提出二名哨官守丁提步各一員兵夫雜流三百四十七名每營每月的主料銀四百十兩不奇供派在參府七難推給至于春冬二汛預警分兵二哨守料廠一哨守營汛一哨守圍牆東嶺橋安一哨守內城巡邏以要海島辰廈門戶好並出沒于巖懸陡立官駐鎮其地防守宜要而圍牆尚在結金兩城且有海嶼臺有兵船在圍牆洋中

衡于海、廉有起、司福金所、衡角于陸、其神圖類、一噴陸其擊、激海有海、其新等二、噴字掌五、一噴字永事以堤、一噴字守行城

第九十五葉

注九十

局市并條各司者大詭惑已而而歸咎免罪積

第一百葉

注九十

④後跳十分之二又五厘以下者扣十分之一

第三百三葉

注九十

江九十六 朱紫果 紅毛 紫果名 朱紫果 佛即其國也 其國當中國之背 廣者盡夜皆
相及 去此四萬餘里 而臨海 來者轉大嶺 山大險 遠時 乘海來者 至 朱利加 則年 耳裡更 遠矣 又
逾年 耳裡至 呂宋 或覆是 中國 朱利加 有石 鐵 似海 如南之 萬里 石塔 之併 卽 托托 諸夷 多所 款服

天下郡國利病書

附注
總序
第一、廿六冊

八

又四播者山傳中國頭等船隻亦多乘運糧餉尚需陸續海外英艦解即初便置之常至中國望南海
廣東及檳島與人為和事俱不得過馬六甲港船中商接糧書而回四五月自泊海彭湖求
五內之監邊也聞餉數餉數十萬若干而各持為不可並命督用隨之遠徵其甚密且慎與長五十八
續續六七八五提督山續為個外府打馬源其地可鎮與人管理司長莫亦預奉發五續七八龍華王華安
續續六續續六續續六國人談者莫我金錢滿船並遠去故軍糧若遠視母至古續六天喜續六出一面軸台華
人未府時其像群出以此番祖也嘗與中國人結兄弟甚好今相忘之至其船隻銅鑼聲如中華艦隊大得
款又據言照海艦此可海上不謀生應自開曉日夜司更不擊自鳴其舟內設三餐莊若居上解子若下
皆南家室常設統千六旗外向三營皆成名步伍級其軍中號之下置大銃長三寸半庚初四日重輪云發
此可聞架石城數數十里中國人遍捕時此自沈其不願而虜也其言語無多類此桂權數次竟欲
求彭湖島青山且中有主之者也聞每師大集有款火舟數百一月乃從吉熊海上居民松貿易
幾已稠密焉矣

注九十七

十一都府南二十里

注九十八

二十一都府南二十里省志十里

注九十九

二十五都府南二十里

注一百

二十六都府南二十里

注一百一

二十八都府南四十里

注一百二

二十九都府南六十里

注一百三

六都府南六十里

注一百四

十七都府南五十里

注一百五

七都府南三十里

注一百六

八都府南四十里

注一百七

九都府南五十里

注一百八

十都府南五十里

天下郡國利病書

附注 卷第廿六冊

八十一

注百九

二十三都府東一百里

注百十

二十八都府北一百里

注百十一

方成縣東九里

注百十二

魏城縣東南十里

注百十三

清寧縣東北

注百十四

三都府南二十里

注百十五

四都府東四十里

注百十六

二都府南二十里

原編第廿七冊

廣東上

第三葉

注一 右傳昭五年十家九縣其餘四十縣 二十八年分都氏

田以爲七縣分羊舌氏田以爲三縣

第十葉

注二 廣都高平

注三 魯廣壤

第二十四葉

注四 防魯魯流城

注五 興海豐惠東二邊界南離海至里北深山多賊

第五十五葉

天下郡國利病書

附注 卷第廿七冊

八十二

注六 景泰初設在恭靖公高平府設世廣水軍備 廣化四

設營鎮高平兵備 一使二十一年平私治 年復設副使營鎮 廣

康四府兵備 年設鎮廣化通兵備 分巡安事 平康 嘉靖三十二年

以右恭靖 中萬平康廣化三六年設副使不堡 四十五年設總兵遊擊

陸廣六年設總兵守備 以 臨巡海恭靖海陽江 萬曆二年設海防同知

年設海防同知 海恭靖高陽海防 一將五年以撫察司制 撫

後西道兵備東 巡撫高平府恭靖他處 一以守備以備常備防 一以備

陸路八年一以守水軍恭靖總兵 曹海防恭靖海防 以守守守備恭

晉陽 一以守海陽江

第五十八葉

注七 通志又有白泥 在縣之南 當初在縣之南 一舉遠 在縣之南 一

通志 在縣之南 一

注十一 兩廣新御史林富奏停採珠疏 革珠池內匠疏但
見廣東通志

第二十六葉

注十二 去府城僅十里

第三十三葉

注十三 舊通志 漁港在州西又有桑港在州東

第七十一葉

注十四 嘉靖四十二年

天下郡國利病書

附注

原第廿一冊

八十五

原編第卅一冊

雲貴

第六葉

注一 張名洋與田府城記嘉靖丁丑年以有孫銘作入之遂刪嘉州隆陽林縣不蓋

轉由龍溪武定鳳翔之區通雲南而西州府會戊子三月撤於四華縣城上

原編第卅二冊

雲貴交趾

第九十六葉

注一 二十六年四月巡撫應朝卿 題復奉 聖旨是應恩等著該撫

撫督責令世襲應恩等勸導賊若再犯應恩等不寬新舊久已該撫不必再觀
雖依擬欽此

第七十七葉

注二 交趾地東西相臨一千七百六十里南北相臨二千八百里

天下郡國利病書

附注

原第卅二冊

八十六

原編第卅三冊

交趾西南夷

第十七葉

注一 唐書名務為營屬所立故元統元登庸基佐援楊毅之

天下郡國利病書附注終

跋

亭林纂天下郡國利病書世多傳鈔本此則爲先生手注原稿計三十四冊徐氏傳是樓藏本亭林稿也乾隆時吳縣黃蕘園孝廉得之釐訂闕失觀紙分裝爲六十冊光緒之季方君惟一與頌文見此書於郡城吳君訥士書齋相與驚奇以爲幸遇越年亭林崇祀孔廟惟一復謁訥士述鄉人意欲乞得此書以紀念亭林吳君慨然許諾迺奉書歸藏亭林祠及圖書館成遂移度其中

此稿首冊書崇禎十二年己卯纂輯其他但書某省某府以錄多故或書備錄二字皆先生手蹟全書三千零六十三葉多經朱墨校點有旁注有增輯蠅頭細楷先生手注者近三百葉序文紀年爲壬寅七月望日康熙元年四字細審墨蹟行間

天下郡國利病書 王跋

欽斜疑後人添注故撤出未印

亭林原序云其書本不先定義例故不分卷今坊刻分爲一百二十卷南直隸各郡併爲江南省雖釐訂而無竄改然已非廬山真面目矣

蕘園得此書時已佚第十四冊謂所關當在河南山東間見跋今影印本書編定目次仍依原稿書面冊數第十四冊則書原闕存其真耳此書原裝六十冊今並年譜改爲五十冊其間原稿本有一冊分裝二三冊者葉數仍連續之王頌文識

跋

知崑山縣事彭君百川暨邑人士王君頌文潘君鳴鳳欲以其縣立圖書館所藏鄉賢顧亭林先生天下郡國利病書手彙傳播於世界商務印書館印行余既爲之編定乃謹書其後曰作者往矣明社屋矣立說於數百年前而燭照數計一一印證於數百年之後嗚呼何其憂之深而慮之遠也亭林身嬰亡國之痛所言萬端而其所再三致意者不過數事曰兵防曰賦役曰水利而已敵國外患竊發以守其國不可無防防之於外則門戶洞開不可無以遏之防之於內則伏莽徧地不可無以靖之欲盡其道責在於兵有兵不可以無養養之之責又在於民無事之時所衣食民供之有事徵調輸輓之勞屯紮之需又吾民任之有國者既不能不增此數十百萬之民用之於安

天下郡國利病書 張跋

內攘外之途自更不能不重取吾民數百千萬之財以贍此不稼不穡之輩曰吾將以禦外侮也吾將以戡內亂也而民又何辭然果有未雨綢繆之計先足食而後足兵則生事稍裕供億雖繁抑猶不至於顛躓我國自古訖今所業惟農可耕之土本已不廣所恃者又僅數千年前之農事知識偶遇天災無術自救賴有溝洫之制防患未然薄有收穫聊以卒歲若水旱之象既成且屢見不一見則民且救死之不暇又奚能効力而輸將彫瘵之極有不堪設想者矣亭林是書始於崇禎己卯蓋親見夫東北邊防日就廢弛清兵崛起取瀋陽圍寧遠克永平灤州而遵化而昌平而高陽遂至於濟南深入二千餘里下畿內山東七十餘城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祖大壽等乘機叛國納土降附稽首敵庭惟恐或後流賊如高迎祥羅汝才李自成張獻

忠馬守應賀一龍賀錦劉希堯蘭養成劉國能之徒竄突於陝
甘四川湖廣河南山西山東江淮近畿境內旋起旋伏撲滅無
期土崩瓦解四方鼎沸知兵防之不可不嚴故於沿邊如北直
隸之四鎮三關山西大同陝西鞏昌洮岷之堡塞沿海如浙江
之海防圖寧波府志海防書福建之海防總論廣東惠潮高廉
雷瓊之關築營隘則備錄之又親見夫國用不足苛征暴斂如
遼餉如勦餉如助餉如練餉如官莊如權水陸衝要如增關稅
田賦如遣使督直省通賦民生日艱培克日甚凍餒逃亡流爲
寇盜知賦役之不可不慎故於江浙租稅最重之區如松江府
志之田賦海鹽縣志之食貨於征額最鉅之鹽課如山西解州
之池鹽四川之井鹽南直浙江之場鹽則詳述之又親見夫崇
禎改元而後或久旱或大水或蝗史不絕書而黃河決口於曹

天下郡國志
卷一百一十五
張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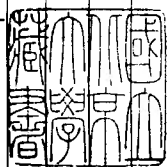
二

縣於睢寧於徐州於原武於建義於孟津於淮安於沛縣下民
昏墊殆無寧日室家離散餓殍載塗知水利之不可不修故於
河患最甚之區如河南山東之河工於長江上游衆流匯集之
地如荊州鄖陽襄陽承天常德諸府之隄防則歷紀之明之君
臣生於其間大局敗壞已至不可收拾即翻然醒悟亦無能爲
亭林豈不知之而所以諄諄於此者無非欲詔示後世使凡有
國有家者知此數事推而至於其他蒞民之事得其道則利失
其道則病利則其民奮而國隨之以興病則其民恇而國隨之
以亡爲政之術古今不必同出一途而爲禍爲福終莫能逃此
因果之律果能曉然於利病之所在而講求其趨避之方轉貧
弱而爲富強康樂和親之盛何在不可幾及不然未有不蹈亡
明之覆轍者也讀是書者其能悚然而思惕然而興而無負亭

林之瘡口曉音平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三月海鹽張元濟

天下郡國志
卷一百一十五
張敞

三



天下郡國利病書一百二十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國朝顧炎武撰炎武有左傳杜解補正已著錄是書

蓋雜取天下府州縣志書及歷代奏疏文集並明

代實錄輯錄成編其中采掇舊文同異兼收間有

矛盾之處編次亦絕無體例蓋未成之藁本也